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第一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第二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第四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第五册

中華書局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全五冊)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81 $\frac{1}{8}$ 印張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1—550冊 (150)

ISBN7—101—00745—7/I·124⑰

《古本小說叢刊》編輯委員會（以首字筆劃爲序）

- 大塚秀高 日本埼玉大學副教授
小南一郎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三慶 臺灣文化大學教授
王秋桂 臺灣大學教授
石昌渝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米列娜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
伊維德 荷蘭萊頓大學教授
伊藤漱平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教授
杜德橋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李田意 臺灣東海大學教授
李福清 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胡萬川 臺灣清華大學教授
柳存仁 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教授
浦安迪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馬幼垣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陳慶浩 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員
雷威安 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鄧紹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韓 南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古本小說叢刊》第一八輯前言

《古本小說叢刊》第十八輯收錄小說共四種：《征播奏捷傳》、《英烈志傳》殘本、《照世盃》、《艷史》。

(一)《征播奏捷傳》，六集，六卷，一百回。明棲真齋名衢逸狂演義，凌雲閣鎮宇儒生音詮。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二）佳麗書林刊本。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藏。

封面題「刻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宣慰肆猖獗，狂動干戈，卒致身夷族滅；總兵揚威武，盡搗巢穴，始貽國泰民安」，「巫峽望僊巖藏板」，「萬曆癸卯秋，佳麗書林謹按原本重鑄」。癸卯即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二）。有《刻征播奏捷傳引》，署「時龍飛萬曆昭陽闕單重光作噩哉生明，九一居主人撰」。昭陽闕單即癸卯（萬曆三十一年）。其中說：「玄真子性敏好學，……偶自出庚子征播酋楊應龍事跡始末，輯成一帙，額曰《征播奏捷傳》，屬予序。」

予公餘游閱，觀其言事論畧，皆有根由實跡，實同之蜀院發刊《平播事畧》，並秋淵野人《平西凱歌》、道聽山人《平播集》等書中來，又非托虛架空者埒。」

有《凡例》、《領目》。後者包括《歷代總目詩》、《歷朝君祚考》以及玄真子的《歷代治亂總論》。

版心題「征播奏捷傳」。

卷端題「新刻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署「清虛居吉瞻僊客考正，巫峽岩道聽野史紀略，棲真齋名衢逸狂演義，凌雲閣鎮宇儒生音詮」。

全書分爲六集、六卷。以禮、樂、射、御、書、數名集，每集一卷。目錄列有一百回，回目單句。但正文無回數，計四十九則，每則有雙句標題，相當於兩回的回目。第九十九回「逸狂贊頌平播詩」、第一百回「翰林川貴用兵議」，僅附錄「玄真子《贊平播功臣詩集》」、「玄真子自敘」及「翰林李胤昌撰《川貴用兵議》」，並無故事情節。

有「後敘」，署「棲真齋玄真子撰」。從這個署名可以看出，「玄真子」和「名

衢逸狂」實際上是同一個人。

有插圖。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正文中夾有雙行小字注釋。

文中有玄真子的詩、詞，以及「論」、「評」。「玄真子論曰：……予因據義演之」；「玄真子演至此，作詩一首吊之」。可證作者名衢逸狂即玄真子。

書末有木記云：「西蜀省院刊有《平播事略》，備載勅奏文表，風示天下。道聽子紀其耳聆目矚事之顛末，積成一帙，梓行坊中。不佞因合二書之所述事蹟，敷演其義，而以通俗命名，令人之易曉也。即未必言言中竅，事事協真，大抵皆彰善殫惡，非假設一種孟浪議論，以惑世誣民，蓋期張天威于塞外，垂大戒于域中，褫奸魄，振士氣，使世之爲土酋者，不敢正視天朝，安常守職，無蹈前車之覆轍云耳。具法眼者諒之，幸毋罪嚶聲之妄。癸卯冬，名衢逸狂白。」

此書國內無傳本。日本藏有兩部。另一部藏於尊經閣。

(二)《英烈志傳》，四卷，六十節(殘存一卷、十五節)。不題撰人。明崇

禎年間刊本。英國博物院藏。

「序一」闕。「序二」殘存一葉半，末云：「於是纂集當時之事，作《英烈傳》以垂不朽」。

目錄之後，爲「皇明開運輯畧武功名臣首錄」。

版心題「皇明英烈傳」。卷端題「全像演義皇明英烈志傳」。

上圖下文。半葉一圖。圖之兩側有標題，四、六、八言不等。

半葉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正文中有雙行小字注釋。

僅存卷一，卷一以後闕。卷一共十五節。每節不標順序數字。有「節目」，七言或八言雙句。但在目錄上，「節目」一律改爲六言單句。卷一正文十五節，而目錄僅列二十八目，漏列二目。從目錄可以看出，卷一、卷二、卷三均爲二十八目；卷四雖僅存三目，亦必爲二十八目無疑。目錄每半葉十二行，卷一、卷二、卷三的「節目」各佔十行。卷四殘存的三目佔第二葉前半葉的末行，而第三葉前半葉爲「皇明開運輯畧武功名臣首錄」，可知其間僅闕第二葉後半葉，證

明全書僅有四卷。卷一既爲十五節，則卷二、卷三、卷四亦必爲十五節，全書共計六十節。

書中引錄了瞿佑、素齋老人、東魯素齋等人的詩句。

注釋中有三處提到「舊本《英烈傳》」或「舊本」字樣。可證此本係《英烈傳》的改編本。

此本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失載。

(三)《照世盃》，四卷，四回。酌玄亭主人編次。清初酌玄亭寫刻本。日本佐伯文庫藏。

封面題「照世盃」，「諧道人批評第二種快書」，「酌元亭梓行」。

序署「吳山諧野道人載題於西湖之狎鷗亭中」。其中說：「客有語酌元主人者曰……今冬過西子湖頭，與紫陽道人、睡鄉祭酒縱談今古，各出其著述……是則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抑即紫陽道人、睡鄉祭酒之素心焉耳」。

卷端題「照世盃」，「諧道人批評第二種快書」，署「酌元亭主人編次」或「□

□亭主人編次」。版心題「照世盃」。

回目單句，七言、八言不等。每回又分爲若干段，每段另立雙句標題。但分段標題僅見於目錄，正文中無之。

圖讚四葉。半葉八行，每行二十字。有回後總評。卷一第七葉後半葉末行頭三字原闕。

序文中提及紫陽道人（丁耀亢）、睡鄉祭酒二人。睡鄉祭酒乃杜濬爲李漁的小說《無聲戲》、《連城璧》、《十二樓》作評時使用的筆名。可知此書成於李漁小說之後。

封面的「酌元亭」、序文的「酌元主人」中的「元」字，筆劃稍細，顯示出改刻的痕迹。卷端的「酌元亭主人」中的「元」字，或同此，或連同「酌」字，併剝去。可知此本原刊於順治年間，重印於康熙年間。

此本乃海內外僅存的孤本。

（四）《艷史》，八卷，四十回。明齊東野人編演，不經先生批評。崇禎年

間人瑞堂刊本。日本東京大學圖書館藏。

封面題「艷史」，「繡像批評」，「人瑞堂梓」。

有《隋煬帝艷史敘》，署「笑癡子書於咄咄居」。《艷史序》，署「崇禎辛未歲清和月，野史主人漫書於虛白堂」。辛未爲崇禎四年（一六三一）。野史主人即作者齊東野人的另一化名。《艷史題辭》，署「時崇禎辛未朱明既望，橋李友人委蛇居士識於陶陶館中」，其中說：「余友東方裔也，素饒俠烈，復富才藝，托姓借字，構《艷史》一編，蓋即隋代煬帝事而詳譜之云」。

有《艷史凡例》十三則，《隋艷史爵里姓氏》。

版心題「艷史」。卷端題「新鐫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卷一署「齊東野人編演，不經先生批評」。

演隋煬帝事。書末云：「不年餘，李世民成了帝業，躬行節儉，痛除煬帝之習，重立大唐三百年之天下，別有傳記，故不復贅」。

圖讚八十葉。前圖後讚。每回二圖，共八十幅。原闕第四十一葉至第五

十葉之圖讚。

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有行側小字評、卷後總評。闕第三回第一葉前半葉，第六回第一葉前半葉，第三十回第十四葉後半葉、第十五葉前半葉。又，底本攝影時，第二十五回第一葉前半葉頭三行與第二十四回第十八葉前半葉三行誤疊。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上旬

五 咳 堅 德 慶 職 板

宜慰肆猖獗妄動干戈卒致羣寇焚燒

刻全像音詮征播

音九六八

奏捷傳通俗演義

德在揚州武進

征播奏捷傳



刻德播奏捷傳引

粵身毒秋作而后五法明綱目
成而後人心正毒去皆以謹持
世教激揚民德也則士赫之有
跨史其年高矣故臺丘以下作
者疊出是故列國三國有志也
虎水浙有偽種之名是夏傳也

教印

家類傳書尤難撰述時有英烈忠
國無大征西等傳刊行海內蓋
孔惟一種是此漢論以感世法
民乃豮人豮者泮鬱衡茅故對語
長攻遠具每求靈侯而相亂法
古壯心勇涉江敵是以律了有

可托而後為凡以為多胸中落
蓋之素庶自亦正漢漢馬中素
世以沿華世多而條記筆札有
取故身滿志清外素也免厥寒
寒到真子性敏渾者其才以
操書了世凌駕千敵每一搦
則義理鏘也收茲嶧碑塔也

室首冊商海之蹤印之辭甚
好之淫濫之之冒必之存已
山之秋心也雲室玉笈之珠
函思柔之漏世小技指度而
策下深自出度之紅精首相
尤可跡如來新成一姓額曰
情奏極以爲序序之不餘亦
同

晚其言于海矣告有杯由矣跡
惠同三蜀後卷刊平播予了異并
缺濟路人守每凱歌道所山人
平播集尋出中子又我極虐繁
杰者增吁是集也洵足以昭宣
國憲顯揚威靈絕反前號珍
勝士豪也定世國風以主大

承承履履既城石都一鳴奔浩首

岩

龍虎至唐昭陽閣筆童支作聖

哉出明

九一居主人漢

新刻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凡例

播州方輿總覽

正

州宣慰司領長官司六安撫司二

古播川郡有吳隆衛并武孝至京九千七

里其城梁其星井其屬古夜郎唐改為其形勝重山複

嶺陡澗深林其俗淳龐慕華風惟夷地者雅髻披袒射獵信詛盟然以漢服為

貢出入背其山曰錦屏山有茂林紫霄山崑然其川湘

江流合貫珠溪其流碧玉湖水綠山青人多遊烏江大

鳥江小鳥其流寓李白唐宗室以翰

名宦楊端唐時領兵恢復州治蠻人懷服贈太師子孫

世襲其職宋時瓌价皆封侯端之十六代孫邦憲擒亂

酋追謚惠敏生子漢英征蠻有功謚忠宣迨我朝

養馬城中百萬雄兵吞日月



一覽之圖

海龍困上半朝天子鎮



征播奏捷傳 輿圖一覽

朱太祖君臨天下楊鏗率先歸附

太祖嘉之厚賜賚回籍生子昇相傳二百餘載今應龍襲

職負性剛狠貪淫暴虐招集流徒竊窺神器

聖天子聞而震怒遣將征之遂平其地而城其爵烏噫應

龍以一念之失卒致喪祖宗數百年之爵土身夷族戮

洵可哀哉世之為土酋者當鑒前車之覆而毋令後車

之催歎

播州軍民宣慰司

縣名樂源

蠻夷軍民長官

洪邊麻坡寺處

平溪上塘駱駝家寺處

水車寺處

羅家永安寺處

錫樂平寺處

六洞柔遠寺處

白泥寺處

南平恭江寺處

珍州恩寧寺處

本烟寺處

秦洞培洞寺處

洞天觀寺處

葛浪州寺處

寨埧煙黎焦溪寺處

清江中平

卓堂寺處

彭水

一江望浦

恭溪香洞

表發
白田

仁懷古磁

倒祚寺處

涪灘

副長官

烏江寺處

水固寺處

平代石月寺處

本部

下塹

寨章

橫坡

平地寨

寨芳

寨勇

本寨

本甲

上塘

寨垣

岑奔

平莫

○播州楊應龍建設關名

紫江關

余慶關

烏江關

斐山關

黃灘關

老源關

板角關

海門關

太灘關

太平關

石虎關

馬腦關

苦竹關

缺鎖關

飛虎關

飛龍關

朝天關

萬安關

○播州楊應龍建置固名

馬腦固

青蛇固

海龍固

○播州楊應龍設立所名

龍興所

忠義所

馬渡所

高岩所

宣洞所

○播州楊應龍家屬名目

楊應龍生于嘉靖壬子年
庚子歲共約四十八歲

妻張氏

張真人之女

妾田氏

女真名楊良福乳母妻秀鳳名秀

男維棟

妻

朝棟

乳母妻張氏女進學不
其為妻秀乳相秀

奇棟

妻田氏乳母姓
秀使女下秀

梁棟

妻田氏妹使婢五叔九
秀秀秀齊安

滕棟

妻田氏

應元婿高爵宋由客余秀秀相
弟張元光九共六男長孫維棟有孫

叔大虎

其餘

○播州楊應龍部將姓氏

黃七

孫時泰

趙仕登 田有秋

何漢良

李旭

陳泰 兼室

楊光麟

陳大德

郭通 何地

何邦寧

羅守明

田一鵬

子六老

尚守忠 尚意

謝朝俸

董燕

吳金

錢富

何廷

石朝貴 石德保 王志甫

姜國

吳應遠

張

讓王

穆煜

楊 珠銀

楊 清

朱敬

彭道

楊標 楊唐保

張仕 敬

羅

學

曹 礪

張漢武 戴貴

楊 畸

楊

社

袁

徐敬 夏茂

支大才

袁守綱

李可畏

田良玉

黑老虎 張守欽

蔡

袁五受

阿

賽

龔堂

楊六癡王繼先

王大賓

偽內官

張亦行潘瑄等首為元官慶

其餘步卒馬兵并貴州九股七牌紅黑脚寺苗共有十萬有餘難以具述故不錄其姓氏

○播州所出土產名目。

玊竹

文龜

班布

丹砂

犀用

椎黃

蜜

茶

靛

○附協征楊應龍宣慰司各。

余宣慰

安宣慰

諱彊臣

永順宣慰

施南等十四土司

保靖宣慰

石柱宣慰

卷之八

永寧宣慰

鎮溪衛

禮陽護衛

酉陽宣慰

桑植司

○調征楊應龍官兵名目。

浙兵

廣兵

彭兵

貴兵

新刻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領目

○歷代總目詩

三皇五帝夏商周

戰國歸秦及漢劉

吳魏晉終南北宋

隋唐五代宋元休

大明卓立乾坤曉

洪武開來日月秋

四海八方咸納慶

黎民千古頌皇猷

○歷朝君祚考

○一從混沌分天地清濁剖闢陰陽氣開天立教治乾坤

伏羲神農與黃帝運臨五帝迭相承少昊顓頊帝嚳

七十二年堯禪舜九年六一享昇平夏禹紹舜君十七

百五十八年訖商湯繼夏廿八君六百四十四年

朝三十三位殘歷年八百七十三強秦并吞惟四主四
十三年漢入關漢年四百二十六廿五帝終裂三國蜀
漢父子四十三被魏滅來為晉續晉又滅吳三國盡十
五君傳正朔運一百五十六年間南遷曾柰五胡溷當
時天下南北分南傳宋齊及梁陳共歷一百七十載四
朝二十有四君北自五胡歸元魏東魏西魏分於內東
傳北齊西後周附統無湏叙年代隋平南北但三王二
十八載沒於唐紀二十有一主二百八十九年亡梁
唐晉漢周五季共十三君多彙異五十三年附列邦大
小總歸為宋地宋十八君三百廿內附遼金被元陷元
十主年八十八一統

大明清海甸。太祖龍興應天府。三十五年號洪武。內有
建文君。四春避位。出亡。因附祖。成祖永樂。仍北遷。在
位二十有二年。仁宗洪熙。止一載。宣宗宣德。十年。烏英
宗正統。先十四。景帝七年。景泰。是天順八年。仍英宗憲
宗廿三。成化治。孝宗弘治十八。休武宗正德十六。周世
宗嘉靖四十五。穆宗隆慶六年。收自此傳來。今
萬曆永祝。皇圖億萬秋。

○歷代治亂總論

玄真子曰。天開泰運。時遭熙朝。兩順風調。五穀豐登。千
畝民康。物阜萬姓樂業。于閭閻君義臣忠。千載慶明
良之會。兵強將勇。四夷畏殺。仗之威景星慶雲。時昭回

于雲漢祥麟瑞鳳恒翔集于岡陵山川煥綺有踰畫工
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海晏河清人、齊慶康
寧世家弦戶聲、咸咏太平詩迨夫運鍾衰季世際亂
期財君萌侈心臣懷逆志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
矣烏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為不樂
舞後歌前日恣長夜之飲指鹿為馬暗藏竊位之機蚩夷時
侵且以為鼠竊狗偷而不足畏災異迭見猶以為天降
人事而不足憂百姓流離男女負戴於道路辟黎饑凍
老弱轉展於溝渠怨譴溢於下民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
天而心不求悟一旦社稷危如累卵山河勢若剖瓜須
知追悔抑亦晚矣君國者鑒之則國脉奠于泰山玄

新刻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目錄

○禮集一卷

第一回

○朱太祖定鼎金陵

第二回

○楊宣慰率先朝貢

第三回

○成祖靖難都燕京

第四回

○楊昇請兵除叛逆

第五回

○萬曆皇早朝陞殿

第六回

○張真人奏女結姻

第七回

○應龍蓋造琉璃殿

第八回

○朱敬引兵掠民財

第九回

第十回

○張真人差使議親

○楊應龍定聘完娶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楊應龍編派庖丁

○田禾盛私姦族妹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楊應龍勝日尋芳

○田玉娥倚門望景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朱敬往田家講親

○應龍娶玉娥為妾

○樂集二卷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西蜀二逆寇倡亂

○朝廷兩遣將勦除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四回

○田禾盛私會玉娥

○楊應龍逃出張氏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應龍打獵詣西庄

○玉娥矯令殺張氏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朝廷遣官拘應龍

○竒棟充身代父獄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應龍勒騙五司官

○竒棟赦轉播州城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楊七投入宣慰府

○應龍出榜招辟雄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趙仕登議立軍師

○楊應龍偽授表

○射集三卷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楊應龍遣使買鹽

○樊恭煦激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應龍計議興軍馬

○朝棟攻破偏橋城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江軍門領兵勦寇

○楊朝棟劫掠茶江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房夫人追殺首兵

○楊朝棟收軍回播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朝廷遣將征應龍

○總兵調軍往播

第四十一回

○陳總師申明軍法

第四十二回

○沅州城操練官兵

第四十三回

○驛丞官捆打蔡三

第四十四回

○三省夫運米軍營

第四十五回

○陳總兵設牌降酋

第四十六回

○馬指揮白坭被貶

○御集四卷

第四十七回

○黃七設計退官兵

第四十八回

○朝廷勅諭諸元帥

第四十九回

○馬一龍殺死仕教

第五十回

○陳總兵大戰羅浮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羅浮兵退三渡關

○楊顯父子鏖戰死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郭撫院請兵助敵

○王總兵攻破烏江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陳總師破三渡城

○楊奇兵退黃灘關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李總兵攻破黃灘

○謝朝俸率兵投降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楊朝棟定計劫營

○沐國公破老君關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陳總兵智取楊府

○劉元帥計破菱山

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楊應龍派兵

○董推官大戰楊七

○書集五卷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劉元帥暗取岩門

○吳總兵明攻石虎

第六十七回

第六十八回

○陳總兵破馬關

○楊銀失守青蛇圍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吳總兵攻苦竹關

○婁國軍走飛虎城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王總兵破取飛虎

第七十三回

○何邦寧戰死飛龍

第七十四回

○陳總兵破朝天關

○楊應龍走海龍國

第七十五回

第七十六回

○陳總兵分軍圍固

○趙仕登設計劫營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何漢良率兵劫寨

○楊大虎引眾詐降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楊應龍禱井求泉

○安宣慰乘夜送水

○數集一卷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安宣尉懷罪逃回

○楊應龍散金激將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楊應龍自縊身死

○陳總兵遣官報捷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聖天子降旨獎師

○陳總兵追祭亡魂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劉總兵武嘗設醮

○刑部官究審叛情

第八十九回

第九十回

○刑部官請旨誅逆

○聖天子准奏施刑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衆逆酋出沒受死

○司刑官監斬市曹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詔天下頒示招情

○叙功臣罷加封拜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六回

○聖天子旌獎亡將

○陳總兵奏請恤民

第九十七回

第九十八回

○改播州建設府縣

○普天下共樂昇平

第九十九回

第一百回

○逸狂贊頌平播詩附

○翰林川貴用兵議附

新刻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禮集一卷遵依原板刊行

清虛居 書瞻僊客 攷正

巫峽岩 道聽野史 紀畧

棲真齋 名衢逸狂 演義

凌雲閣 鎮宇儒生 音詮

歌曰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雅儒流功名富貴等浮雲評

騰古今事品題善惡傳往蹟難殫紀且述邇世情愚生

揮筆作新傳要使芳名燭汗青

宋太祖定鼎金陵 揚宣慰率先朝貢

詩曰

淮泗龍飛上九天 華夷一統屬明朝

旌旗捲兮干戈息

禮樂作兮教化行

允恭克讓稽舜日

都俞吁咈踐堯天

世代聖神傳寶曆

永鎮山河億萬年

○西江月

聖祖開基淮甸

即淮

文皇定鼎燕京

即北

卜年億萬過成

周華夷一統歸命文建伊周

伊尹

事業武立呂召

呂望

功勳明良際會鎮乾坤萬禩

皇明泰運

這一篇詞單贊哉

太祖高皇帝應上界金星生于淮西濠泗

即今鳳陽府

姓朱氏

世業繁榮

皇祖妣漢皇后陳氏夜夢神餽藥如丸。燁々有光。吞之既
 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誕之歲。迺元天曆戊辰。九月丁
 丑。是夕有白氣自東南貫室。黃龍覆屋。祥燄冲天。異香
 經宿不散。誕後每一歲間。家內數次夜驚。似有火發。急
 視之。惟鑿前供佛之燈。他無火焉。時胡元竊據大位。衣
 冠隳於大甌。人倫沒于腥膻。迨順帝即位。順帝名妥。暹
之長荒淫無度。暴虐不法。綱常掃地。紀度凌夷。宮闈淫
 穢。官吏貪污。橫征暴斂。財盡民窮。天變昭彰。人心思亂。
 干戈擾攘。盜賊竄起。僭王稱號者。共一十四處。福州
平樂王台州方珍閩中陳友定徐州芝麻李號
王新州徐壽輝號新王池州趙普勝秦州張士誠
王道州周伯顏潼州崔德汝南李武
倪文俊四州明王珍山東田豐孟津毛貴
 那時節

仙橋公集卷之...

...

驚散萬民流離父南子北各一天兒東母西不相顧夫
妻失却鴛鴦偶兄弟分開鴻雁群真箇是寧居太平一
日莫生離亂千朝有唐杜荀鶴題亂詩為証。

○詩曰

經亂衰翁居破村

村中何事不傷魂

因供寨木無桑柘

為藉鄉兵絕子孫

還似平寧征賦稅

未聞州縣吊孤窮

至於鷄犬皆皇散

落日空山獨倚門

是時天下兵戈極動晴雨愆期海沸山崩星飛地裂黎

民饑寒軍士疲勞直至順帝壬辰年三月間我

太祖以英武之資乾坤之器生於草萊出自畝畝提三又

之劔。以勦群雄。勞十年之功。而成大業。諸臣翊運文武。匡扶南征。北討東盪。西除穀陳。友諒於鄱陽。破張士誠於姑蘇。縛友定而收谷珍。取中原而逐北虜。山淮靖肅。遼海清平。伐蜀夏而明昇。繫頸討南梁。而元孽誅夷。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之水火。四海歸附。若江漢之朝宗。萬邦臣服。如衆星之拱極。也北辰我

太祖高皇帝。應天順人。正大君之寶位。定鼎金陵。國號大

明。建元洪武。太祖御諱元璋。其先江東句容人。皇祖考懿皇帝。始遷濠州。即今鳳陽府之中都。

○頌曰。仗黃鉞以麾征。爰振滁陽之虎旅。太祖初為郭元帥。薦授鎮撫。見

部下凌辱。遂棄握赤符而啟命。遂開建業之鴻基。彼性滁陽起兵。三國孫權建都之。名今南京是也。太祖既定天下。遂定都于此。

也。太祖既定天下。遂定都于此。推銳鋒於勁漢。陳太

翻湖飛水上之降旗。拔堅壘于強吳。張士震澤大湖

失波間之戰艦。韶璫惟給于禁庭。近習必謹。戚屬罔

知于庶慎。內令惟嚴。

自登極後四海晏然。八方寧靜。瑞氣常見。禳物累生。穀

長三穗。麥秀兩岐。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兵器銷為農器。

征旗改作酒旗。正是一統太平世界。萬姓雍熙乾坤。

却說唐朝建置四川播州宣慰司。限一百二十里東

百八十里西至瀘州合江縣界一千五百里南至貴州

養龍坑長官司界九十里北至重慶府綦江縣界三百

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六千五百里至京師九千七百

里。民習漢俗。敷龐淳。因事業射獵出入刀弩自衛。

太祖躬臨天下。獨率先來歸。願世代稱臣奉貢。

楊鏗聞我

砂崖班竹文龜班布丹

太祖嘉之厚賜賚田籍至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戶部奏播
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即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
自洪武四年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為令兼其
所有自實田賦並請徵之

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
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歸
附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為定額以徵其賦迨洪
武九年宣慰司楊鏗復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
賚甚厚至日陛辭

太祖諭之曰爾先世以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
世非難保業為難知保業為難則志不可驕欲不

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
可保世祿於永久矣楊鏗叩首謝恩即日辭朝而回不
在話下

成祖靖難都燕京

楊昇請兵除叛逆

詩曰

天生仁聖濟傾頽

宇宙清明樂雍熙

韜畧削盡胡元種

凱歌齊奏振旋師

秋晚始知塵草弱

日昇方見曙星稀

貞元運會成淳化

叛立皇輿萬世基

話說我

太祖皇帝在位三十一春傳位與嫡孫建文皇帝太祖長子

也。子踐位未幾。為洪武年。在位四年。仍稱而。

成祖文皇帝。改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御詩。太宗弟。

北京初廟號太宗。嘉靖始尊成祖。起兵靖難。續承大統。時建文。避位于外。

○頌曰。僊源毓秀。龍標早協。於瑤山瓊極。降芳鳳嚮。乍田

于伊水。訓諸王。則有文華寶鑑。永樂二年。命侍臣。暫

子者為書。以之作隆國體。則有太明帝典。永樂五年。命翰林解

縉等。于天下古今事物。之成。散在諸書。備輯于一書。

這一代皇帝。是上界北極。佑聖玄武帝君。降生凡世。統

理山河鎮衛社稷。將胡元子孫。竄匿迤北邊境者。親督

六師。分兵追討。真個是將勇兵強。威糾人。雄馬壯。

昂。殺得胡元部落。如風掃殘雲。霜凋敗葉。驅出塞。

五千餘里。依着沙漠窮荒地。面住札。土表哀求。願世傳稱臣納貢。乞求止兵。

成祖皇帝。體上天好生之德。懷聖主仁慈之衷。遂准其奏。許彼棲身沙漠。世居窮荒。年年奉貢。歲歲來朝。胡元酋長率部落拜舞謝恩而去。

成祖皇帝。即傳旨班師。只見諸將校喜孜孜。鞭敲金筓响。眾士卒笑吟吟。齊唱凱歌回。是時。即於燕京北平。建都為北京。改金陵為南京。內修外攘。分置九邊。設立鎮衛。戍守封疆。正是勦滅殘胡。羨長驅浩蕩。乾坤歸一統。且說四川播州宣慰司楊鏗。以故其子楊昇襲職於永樂七年。四月庚子。奏言所轄當科篤雍等十一寨蠻人。

梗化不服。東萊劫掠。請發兵勦之。

上勅梟曰。蠻夷反側不常。其來久矣。如遽調兵。則一方之人。並受荼毒。宜遣人撫諭。之不從。令鎮遠侯顧成經畧之。梟如。

上旨遣官賞勅。宣朝廷恩德。遂皆歸化。正是不用雉兵。驅

虎豹。但憑丹詔。服豺狼。

虎豹豺狼喻
蠻夷之人也

○萬曆皇早朝陞殿

張真人奏女結婚

詩曰

大明一統振乾坤

天下黎民享太平

四海蠻夷皆進貢

八方寧靜滅烟塵

朝中大臣過孔孟

邊庭武將賽孫臧

萬曆登基興帝業

億載千秋管兆民

却說

成祖文皇帝龍馭上賓傳位

仁宗昭皇帝

改元洪熙御諱高熾成祖皇帝長子在位一年

○頌曰撫盈成之運而恭儉宜人廣庶績之熙而寬和得衆。

仁宗傳位

宣宗章皇帝

改元宣德御諱曠基仁宗皇帝長子在位十年

○頌曰敦孝思於慈極委職守于宰衡文開太學之儀武

定宗藩之逆

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土親征討平之

宣宗傳位

英宗睿皇帝

改元正統又改天順御諱祁鎮宣宗皇帝長

為皇帝改元景泰上北還稱太上皇帝居西內

○領曰脩志書

所修凡九十年以大一統權聲洽于九

天幸將臺以作三軍勝氣衝於六合

英宗傳位

憲宗純皇帝

改元成化御諱見深英宗

○領曰成綱目續編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書修之史君道

立而師道兼存輯文華大訓成化九年御製大華

請東宮起之書父德隆而子德益茂天戈一指桂海

肅清月羽再麾荆襄庶定

憲宗傳位

聖帝握符文武赤心期報國



丹 陛 陳 情

真人執笏俯伏丹墀奏結



孝宗敬皇帝改元弘治御諱佑橿憲宗

○頌曰負元聖之資而存心潛默承大君之統而履道謙

冲開言路杜倖門遠紹虞周之治戮妖僧弘治元年

罪惡貫盈已發為民然賞賚鉅萬竄方士弘治十六年

日擁姬自娛乃械至京師斬之

廣用事道上信任方士法王佛子皆得有與出入官

禁又令撰真人柱承楨誥命及封號至十八字從言

官竄一祛晉魏之迷敵珠王者有刑濫青紫者必出

逐之

遷臣逐客收錄無遺大逆元兇誅流殆盡

孝宗傳位

孝宗傳位

武宗毅皇帝改元正德御諱厚熜孝宗

○頌曰夙居儲館已知創業艱難繼御嚴宸每謹持盈恭

儉誅權監正德五年太監劉瑾專權儲橫至是謀不

始凌劉三日有被害者爭食其肉然

而蕭瑒之禍靖。捕強宗。

正德十四年江西寧王台作反殺都御史孫燧察副史許

達南贛都御史王侍而藩國之寔銷念齊蜀之徂征仁起兵而討平之

毒流寰宇。嘆鄙饒之報捷。財罄問閭。孝協兩宮。敬承

七廟

武宗傳位

世宗肅皇帝

改元嘉靖御諱厚熹皇考與獻帝憲宗皇帝子分封湖廣安陸州弘治丁卯上生于安陸

今改為承天府武帝崩遵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迎登大位以孝宗皇帝為皇伯以武宗皇帝為皇兄祖憲宗皇帝而考與獻帝在位四十五年

○頌曰。典著明倫。王道繫萬鈞之重。箴裁敬一。

嘉靖初御製 聖

學承一貫之傳。敬協二郊。鍾球永鎮。孝孚九廟。

即祖

考與 獻也。竹帛流輝。天心克享。允符甘露。

嘉靖初年甘露降

之樣

地道載寧。重見河清。嘉清初年黃三日之瑞。

世宗傳位

穆宗莊皇帝

改元隆慶御諱載坫世宗皇帝長子在位六年

○頌曰。崇儒重道。虛已受人。屬當登極之初。肇舉禋祀之

典。革道士真人之號。

革張天師號曰提點

排斤異端。廣儒臣方

面之科。大開正學。

列聖傳膺寶曆約二百餘載。今

上皇帝登極。改元萬曆。又是一代聖明天子。怎見得有頌

為証

○頌曰。聖齡方茂。睿德日新。旱潦輒戾。憂得周公無逸之

戒。暑寒無讎。勵高帝典學之心。崇徽號於仁慈。孝思

周極隆錫類於藩服。敦睦無窮。任輔臣。則放舟楫。益
梅之訓。親儒碩。則弘晉接蕃庶之恩。賜絹有差。養老
禮追於先代。蒐羅殆盡。兵賢共奮於明時。

自我

皇上八歲登位。數十年來。四海清平。九邊寧靜。雨順風調。
時和物阜。官清政簡。國泰民安。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
含不識之歌。兵器改作民器用。旌旗不動酒旗搖。有詩
為証

○詩曰

萬曆年來樂事多
風調雨順呈祥瑞

民安物阜慶時和
海晏河清息瘴波

不持三才作一不

四野安寧無枹鼓

兆民富庶有謳歌

分明一代唐虞主

文德雍熙頌止戈

却說萬曆丙戌年一日

皇帝早朝陞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烟御柳拂旌旗。帶露宮

花迎劔戟。天香影裏玉簪珠。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綉

襖錦袍。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輦。音鳳羽扇

開白玉街前。停玉輅。隱々淨鞭三下响。層々文武兩

班齊

群臣山呼萬歲。

皇帝傳旨。有無事。捲簾退朝。說言。事出班。早奏未已。江西

廣信府龍虎山上清宮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
張真人諱出班奏曰。蓋聞男大當婚。女長須嫁。臣有
一女年方及笄。未會適人。今欲配於四川播州宣慰司
楊應龍為妻。未知

聖意若何。臣不敢擅便。理合奏聞。

皇帝聽奏曰。禮謹婚姻。先主之制。配成男女。天地之交。須
係人倫。重事實由宿世。當緣。卿既協情。即如所奏。遂着
禮部撰誥。命一道賜之。張真人叩首謝恩。出朝不題。

○應龍蓋造琉璃殿

朱敬引兵掠民財

詩曰

養子須當育鳳雛

梟雄鷲猛豈充間

夏放敬承能繼嗣

伍奢死諫賴生胥

狼心豈是傳家寶

逆子終斬讀父書

一朝狂悖干天憲

九族堪嗟盡戮屠

話分兩頭。且說四川播州宣慰司受封先朝。地方數千

餘里。帶甲百萬。雄冠一方。田土膏腴。人民殷富。真箇是

除却

大明天子外。富貴王侯第一家。自楊昇以故子孫承襲二

百餘年。即今楊應龍襲職。先年應龍祖母生得甚有姿

色。好似

秋蓮出水。絕無半點之塵。春柳迎風。自有千態之媚。

蛾眉顰眼。不弱趙飛燕嬌姿。鳳髻雲鬟。果若西月綠珠。

顏色

趙飛燕名且主漢成帝后本姓馮

一日赴京奏事襲爵

武宗

即正德皇帝

感玉墀蓮花之瑞幸烏賜以鸞輿鐵券回籍

楊氏子孫怙寵肆惡胚胎於此且應龍負性剛狠狙詐

百出襲職以來不知世受國恩包藏禍心弁髦紀汰

自號魁夷霸長生得面如傅粉目似流星身長六尺膀

潤三停胸中頗熟呂公誦手內善飛雙股劍昂々氣宇

顯金剛仗怪儀容凜々形軀呈揭帝降魔氣象自恃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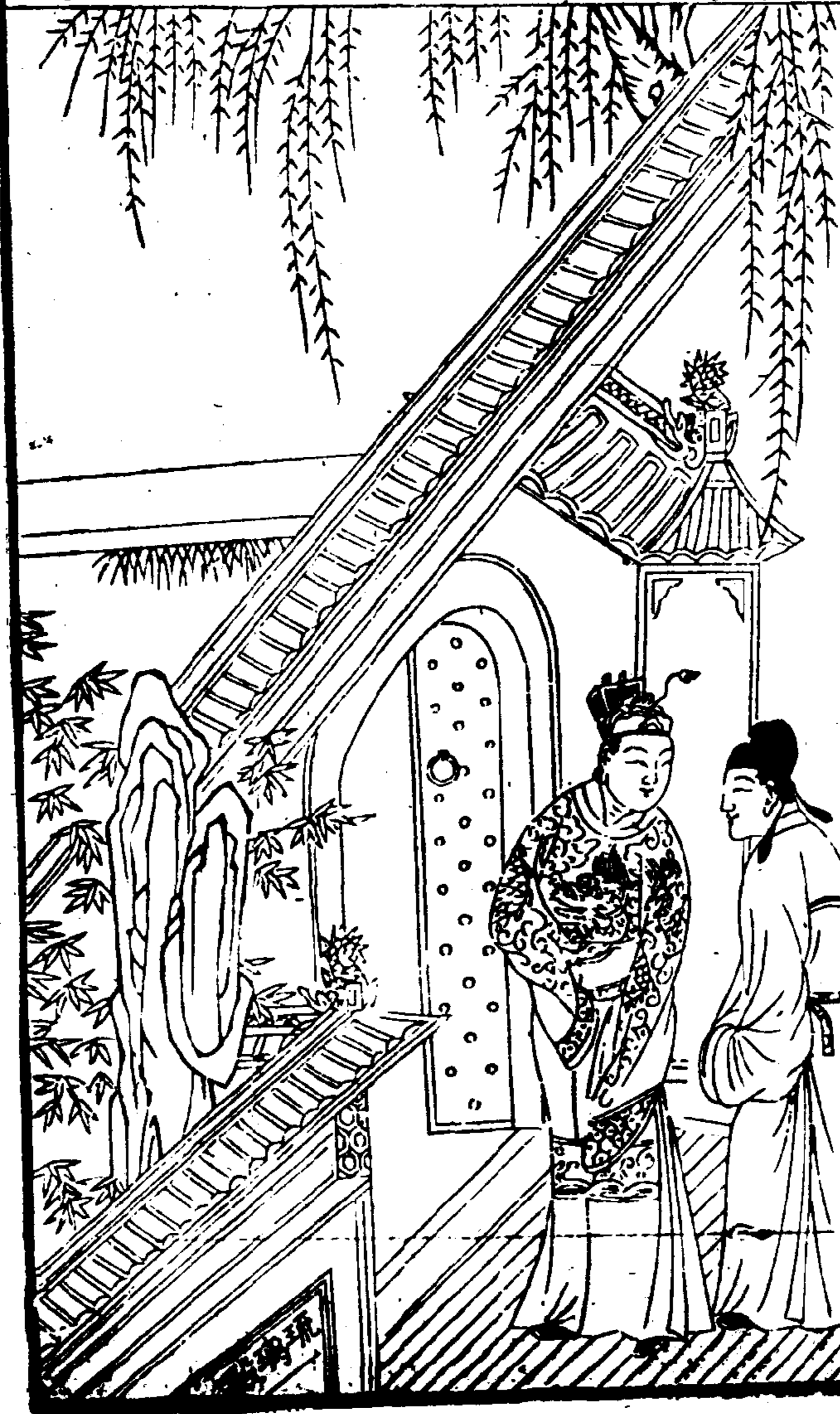
力罔知愛惜部下諸酋暗屠戮人民輕如草管偽造兩

京十三省印信招集十三省亡命流徒一日擊鼓陞堂

聚集謀夫勇士諸酋一齊叩頭呼千歲三聲已罷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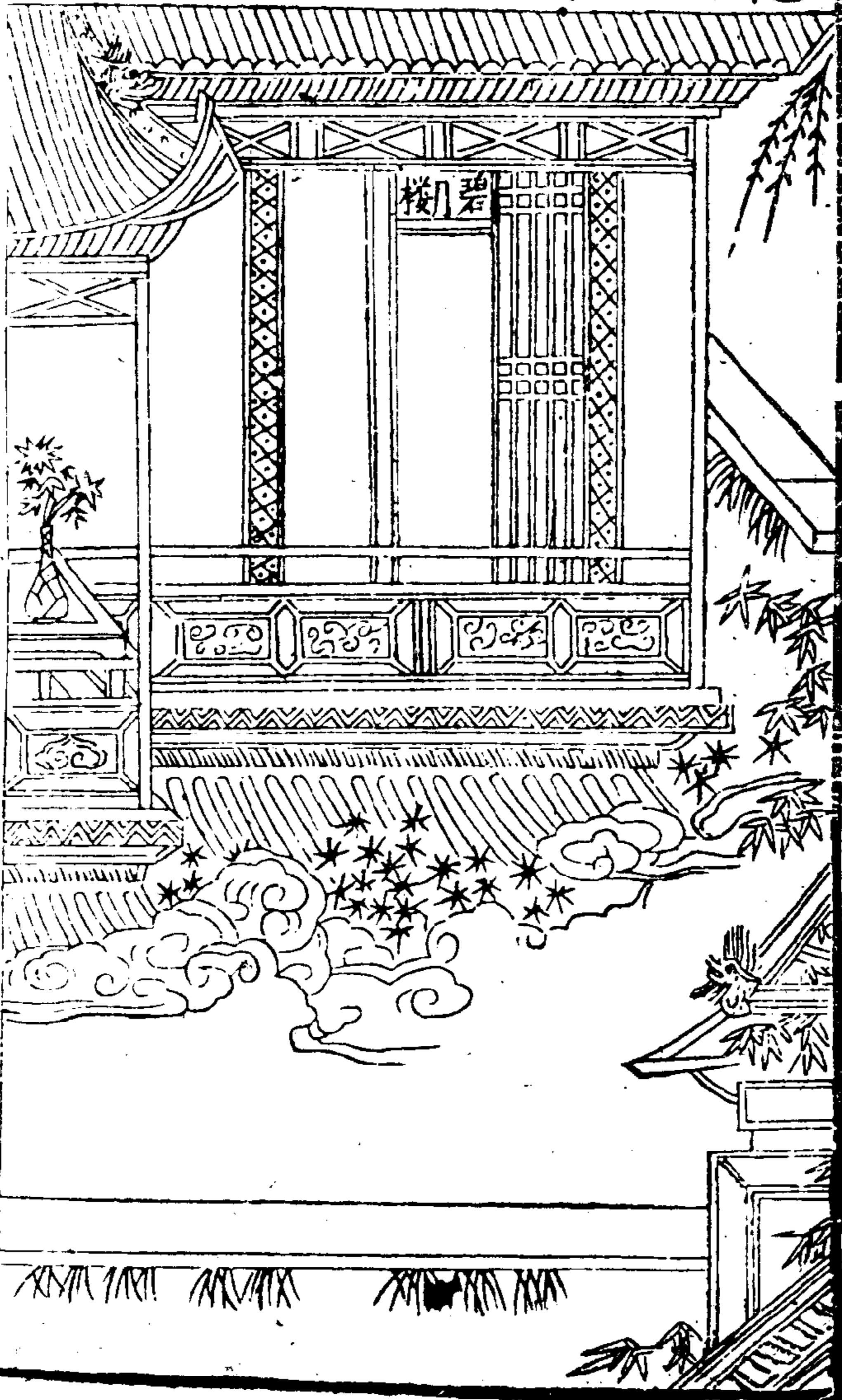
殿建琉璃畫棟朱簾撐玉宇

楊應龍益



琉 璃 大 殿 標

標 雕 龍 鳳 綺 窓 綉 戶 壓 瑤 宮



趙仕登朱敬揚清何漢良楊銀寺分列兩班應龍問曰
吾門第鄙陋卑隘不足壯觀威儀今欲鼎造琉璃大殿
以雄居止曾奈工程浩大錢糧不敷特與兄等計議有
何良策足以濟之言猶未已趙仕登挺身對曰主公富
有一國貴敵王侯惟意所為有何不足今欲建造一殿
而慮難成曷濟大事且此時府庫滿盈倉廩充實再着
人徃外標掠此來以助成功何憂不贍如此豈為架造
一殿即十殿又何難乎應龍聞言大喜曰兄計最妙深
中吾機遂着朱敬出外劫掠朱敬領命即徃演武場點
起精兵二百名逕出播州城夜聚曉行沿暗途劫掠將
居民金銀財帛首飾衣服器皿等物搶掠無算烟載而

回報知應龍。應龍不勝忻悅。曰：程途跋涉，艱苦萬端，勞動兄了。朱敵叩首道：食人之食，當事人之事，何勞之有。言訖，應龍遂使趙仕登揀擇吉日良時，興工動土。揀選已定，即令值班喚工師匠：泥水匠、土工、磚瓦匠、雕銓匠、碾玉匠、擺錫匠、描金匠、穿珠匠、釘鉸匠、木匠、鋸匠、石匠、漆匠、畫匠、銀匠、鐵匠、銅匠、篾匠、籐匠、雕鏤琢削、結搆經營，即依吉日良辰，蓋起琉璃大殿。果是壯麗齊整，光景比民家大是不同。恁見得，但見

朱門宏敞，畫棟崔嵬。琉璃瓦，五色爭光。銅獸面，雙環振響。白玉石，砌成輦路。紫石脂泥，就宮墻。金釘銀鎖，水晶簾。閑控雙鉤，翠幙綉幃。玳瑁屏，橫聯七座。香烟

拂。歎。爐。高。聳。金。猊。偃。花。影。重。羽。葆。對。番。珠。鶴。前。
 沼。內。清。泉。漱。玉。後。園。中。花。塢。藏。春。雲。母。窓。綉。閣。曉。粧。
 流。蘇。帳。寶。臺。夜。照。雖。然。不。是。神。仙。府。別。是。人。間。一。洞。
 天

殿宇蓋完。但不知應龍後來住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真人遣使議親 楊應龍定聘完娶

詩曰

世間萬事總由天 夫婦姻緣豈偶然
 月老注成雙鳳信 冰人結定百年緣
 絲牽綉幕傳青瑣 玉種藍田跨彩鸞
 莫訝洞庭嗟反目 前生不是並頭蓮

話說琉璃大殿既已蓋完。楊應龍頭帶紫金冠。身衣蟒
龍袍。腰繫白玉帶。足穿皂朝靴。張黃羅金傘。排半副。駕
輿。逕往坐琉璃大殿左右。謀夫勇士。叩頭拜賀。應龍曰。
予大殿落成。多賴衆兄鼎力。趙任登等對曰。是迺主公
洪福。某等何力之有。叙話已訖。遂着庖丁安排筵慶賀
新居。庖丁領命而太試。着大殿中排設酒席。何如。但見
珠簾高捲。綉幙低垂。珊瑚席鱗鱗得精神。玳瑁筵安
排得奇巧。金爐內漫騰燒瑞腦。玉瓶中嬌滴插
奇花。四圍環繞畫屏山。滿座重鋪錦褥子。金盤犀筋
光錯落。掩映龍鳳珍饈。銀海瓊舟影蕩。搖翻動葡萄
玉液。洒掃得乾淨。並無半點塵埃。鋪陳得齊人

整々。另是一般氣象。正是移將金谷繁華景。粧點瓊

林錦綉仙

不說應龍大殿飲宴。且講張真人辭朝回府。對夫人細

論前情。議論奏准次日。遂着葉靜悟。往言親事。靜悟領

命。兼程而行。不半月。即至播州城。宣慰府前。托門吏報

時。應龍正坐大殿。聚集諸將。忽值班李茂稟曰。今有江

西張真人。差一仙師來見。千歲應龍聞說。即交請進葉

靜悟。步入所堂。舉目一觀。只見屋宇甚是齊整。

金釘朱戶碧瓦雕簷。飛龍盤柱。戲明珠。隻鳳圍屏。鳴

瑞日紅泥墻壁。紛紛綠柳間宮。蒼翠靄樓臺。淡々祥

光籠瑞影。窓橫圭背。香風冉冉。透黃沙。簾捲鰓鬚。皓

月團之懸紫綺雖非天上神仙府實是人間富貴家
應龍見靜悟入庭即頂冠束帶前來迎接叙禮拜畢分
賓主坐定飲茶罷應龍曰敢問仙師高姓大名仙鄉何
處枉駕草庐有何見諭葉靜悟躬身答曰予乃江西人
氏姓葉名靜悟向在龍虎山上清宮從張真人修仙學
道今奉我師嚴命說有一女年方十八未曾許聘于人
今欲配與將軍充奉箕箒日前奏聞

皇上恩蒙俞允欽賜誥命故着我前來執柯作伐喻媒第
未知將軍尊意若何應龍對曰吾迺西夷鄙民今師愛
玉乃深閨艷質但恐山鷄難以匹配鸞鳳耳葉靜悟曰
今將軍富貴教王侯威名聞海宇正所謂淑女以配君

子何必過謙假地勢而相嫌乎應龍曰公且少留詰朝也明日來報是日設宴相待留宿於館舍至晚應龍即與趙仕登揚銀商議結親之事趙仕登對曰人若無婦如屋無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主公年登二十五當婚期况

聖上勅旨尤宜遵從且張真人受爵累朝門當戶對乞主公敬應承之應龍曰兄言切當真金石之論也一宿晚話次日平明應龍復設筵宴親相陪酌弄盞傳杯舉觴酌觥雖無炮鳳烹龍味實備炊金饌玉脩酒及半酣葉靜悟曰昨日所云之事將軍倘不鄙寒即賜金諾足矣何勞厚款應龍曰一葉真人鼎德二荷

皇上浩恩三勞仙師遠降敢不惟命是從容卜吉期另真
定聘之像葉靜悟曰既然如此足見將軍雅情矣飲宴
已畢靜悟辭歸應龍遂將黃金四兩白銀二錠綾段四
疋并下程儀物送靜悟而回靜悟拜謝受訖出播州
城一路奔馳至廿日方到宮中參見真人將應龍依允
親事逐一說遍真人大喜遂着庖丁排設酒席為靜悟
洗塵是日各飲得大醉而散却說楊應龍過了月餘選
定吉日置備定聘禮物即差人將金銀首飾錦綉綾羅
珍珠寶石段絹衣裳牽羊擔酒運送至真人府來約定
親迎之期真人得知遂將禮物收下即叫庖厨即厨安
排筵宴把回聘禮儀安頓停妥各賜來人

賞錢來人叩頭謝賞而回。移山越嶺，過渡搭舟，不半月，
逕至播州城內，入府回復。應龍應龍將回聘禮物收訖，
眾首隨各退散而去。不覺歲月擲梭，光陰飛矢，轉瞬之
間，又更月籥矣。張真人即依婚吉之期，打迭資粧，收拾
嫁奩，遂令小姐梳粧頭，帶鳳冠，身穿霞帔，儼若仙子臨
凡世，恰似嫦娥下界來。眾侍女簇擁上轎，駕乘輿而行。
兄弟親送前來，夜住曉行，不一月，即至播州城。宣慰府
前門吏報知，應龍應龍即出親迎入堂。正是：瑤臺仙子
入桃源，月殿姮娥俗界。夫婦拈香，擯相贊禮，口呼興拜
好詞，祝唱隨完。眾侍女扶小姐入房，夫婦飲合巹之杯，
擯相唱撒帳之語。試看所唱何詞，有牌兒名詞為証。

古來周禮定人倫洪範九疇意更深春夏秋冬分日亭
人和天地按君臣四八三十二扇扇按河岳十五
一百二十七點點叙三綱五常你看綉屏前才子
佳人渾如金菊對芙蓉畫堂中嬌賓佳客恰似龍虎
風雲會賀新郎的似群鴉噪鳳弄冰人的如寒鵲爭
梅進洞房二龍入海恋綉幃雙蝶戲梅亂恍楚漢
爭鋒忙迫賓鴻中彈喜致新郎要平么十四點
羞吞新人只斜么八不就費多少二十四氣纔能
勾天員地方如獨龍戲珠進九溪十八洞進一進雪
消春水來退一退落花紅滿地秃爪龍似蜻蜓忙點
水雙脚搗如螻蟻急撐波惟願生下小不同觀燈十

行持三才作 補正

屏開金孔雀 結就一段姻緣

楊 應 龍 諧



鸞 鳳 佳 配

得 隱 繡 笑 蓉 和 諧 百 季 配 偶



征播奏捷傳 禮集

五就乘龍蘇秦背劍為卿相將軍掛印滿堂紅
撒帳已畢應龍逐出與二舅施禮坐定細叙情誼名吐
衷曲即留二舅寬住一程回太是晚大設筵宴但見
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朱門深鎖夜迢銀燭高燒光炯
玉瓶中插幾朵奇花金爐內燒數縷蘭麝羅綺筵中
列着千般菓品金漆桌上排下百味珍饈論殺有熊
掌駝蹄腥唇豹胎龍肝鳳髓燒羊炮兔炙鵝烹鷄論
菓有香橙金橘脂柑蘋葡萄銀杏玉藕鶯嘴桃兔頭梨
龍眼荔枝黃金盞內滿泛玉液張騫使西域得黑白
黃三種葡萄國人釀
以為酒名曰王液富人
裁酒至十斛十年不改瓊漿白玉階前排列着管弦
絲竹真個是洞房花燭夜絕勝着金榜掛名時

是夕飲到更深。衆各酩酊大醉而散。却說應龍沉醉隱几而卧。衆侍女扶進房中。倒在牙床。熟睡半晌。醒後方就衾枕。小姐曰。妾勿齡枕席之事。未嘗聞之。望乞見憐。妾幸甚矣。正是。嬌花愁雨洗。弱柳怕風搖。言訖。始脫雲錦之霓裳。解香羅之翠絡。貼肉交股。倒鳳顛鸞。吐懷抱而罄至情。結同心共諧連理。露滴花心。春色動。涎浸櫻口。玉檀香。雲收雨散。應龍興逸情。飄趣濃神爽。抑遏不住。口占西江月詞一首曰。

昨夜燈花盞綻。今朝喜自天來。震男巽女喜盈腮。雲雨百年恩愛。夙世一雙修。是今生兩好無猜。春風一布嫩花開。便覺情深似海。

應龍吟畢。小姐亦口咏詩一首以答之。

○詩曰

銀河此夕鵲橋懸 牛女佳期共枕眠

繾綣百年從父命 姻緣一段實天然

尤雲帶雨情無竭 倚翠偎紅樂且堅

誓海盟山心帶綰 白頭伉儷翼綿綿

吟咏已罷。不覺紅日東升。明月西墜。各起梳洗。未知後

來如何。下回便見

○楊應龍編瓜庖丁 田禾盛私姦族妹

詩曰

為臣須秉至誠心 節義全時是可珍

耐臘竹松偏挺翠

向陽樞蓋獨舒新

忠良清耿千年誦

奸邪卑污萬古羞

獨餘皓月懸銀漢

光芒晃耀燭玄冥

話說楊應龍是夕成親。次日天明，擊鼓放砲，駕坐琉璃大殿。左右謀夫勇士，叩頭拜賀。已訖，應龍曰：「昨夕設宴，予觀餽饌器皿，音不甚精潔。今欲拿來責罰，又不知是何庖丁汝等，有何妙計能識誰人？試盍為我言之。」趙仕登俯躬屈身也對曰：「主公差矣。今庖丁約有二十餘名，鋪設酒筵，精粗污潔，悉出數人之手。安辨賢愚？那知巧拙。茲主公欲一概加法，則無辜受禍，欲加法一人而不知其名，依予愚計，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每一日庖丁一名。」

整設酒筵輪流更迭週而復始毋得混亂務要鮮潔精
賦不許污穢殷陳違者重罪如此則巧拙可知矣然臨
食候臨宴之時也又當設秀童美女吹彈歌舞于前捧觴勸
酒以取燕樂乞主公審之應龍聞說大喜道此計甚妙
兄可編派侍確注定姓名俾知道遵守如有故違定行重
治不恕即着值班張掛于外衆庖丁看見告示膽戰心驚
自後值設酒筵精潔細賦脆音美甘香比往時大是不
同怎見得但見

畫堂中酒掃得乾々淨々擺列着金碧輝煌綉屏前
打抹得精々潔々設放着珠璣燦爛簾垂綉幙座列
錦屏品竹彈絲的一隊々燕語鶯聲持觴奉酒的一行

花容粉面麝蘭風動。果然羅綺散香塵。珠翠光搖
真個笙歌叢綺席。珍饈雜進比往日。其恬笙樂和鳴。賽
太古音韻。雖然不是帝王家。只此堪為蓬閣苑。

是日應龍飲宴見酒餚精潔。品味其香比往時不同。心

中大悅。自後飲宴每與張夫人同席而飲。舉案齊眉。

事故情孚意契。睡則交股貼胸。行則揜肩執手。動靜舉止

不魯頃刻而離。出入起居未嘗須臾而忘。聲應氣求。宛

如睢鳥之闕。詩經 鳩柳媚花嬌恍若流鶯之恰。真

個夫唱婦隨。雙意美上和下睦。兩情調言夫婦情和也

按下一頭話談各旨。却說板角閣田家庄有一富翁姓

田氏。名種玉。號瑞泉。娶妻王氏。生一男一女。男名應瑞。

女喚玉娥生得甚是標致怎見得但見

花容嫋娜玉質娉婷髻橫一片烏雲眉掃半弯新月

金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玉笋纖纖翠袖半籠無

限意星眼渾如點漆酥胸真如截脂韻度若風裡海

棠花標格類雪中玉梅麝金屋美人離御苑藥宮仙

子神仙宮也蓋珠夫人統領薄太后戚下塵寰

時有族兒由未盛幼讀詩書畧通詞賦年當茂齡風流俊

雅見玉娥生得容貌超眾丰姿絕俗遂動竊玉之心頓

起偷香之念但未得辨復酬情忽時值三月景色融和

乍晴乍雨天氣未寒未暑時光這玉娥一日與侍女全

性後在園中遊玩來到花園內但見

假山真水翠竹竒花璇環碧沼傍栽楊柳綠依々森
聳青峯側畔桃花紅灼々隻々粉蝶穿花對々蜻蜒
點水梁間紫燕呢喃柳上黃鸝睨睨音縱目臺亭池
館幾多瑞草竒葩端的有四時不謝之春果然是八
節長春之景

定玉娥觀之不足觸景傷情心中不樂感春暮景俛首
沉吟而嘆曰春色惱人信有之乎嘗觀詩詞樂府古之
女子因春傷情遇秋成恨誠不謬矣吾今年已十八未
得早成佳配誠為虛度青春也嘆息久之不期禾盛從
飲酒而歸偶爾窺見遂乘醉突入園中將門緊閉玉
娥覩見兄來將衣掩面欲走禾盛曰今日相逢乃天賜

佳會也。茫茫欲何之。耶遂挽住玉娥手。強諧雲雨事。玉娥假變色言曰。大禮未行。安可赴陽臺之約。侍女在側。獨不畏衆口之金。語云衆兄何言不自揣而妄發也。未盛與不能已。乃曰。我與妹雖異父母。情屬手足。何須避嫌如此。且我思妹非一日矣。今且固辭。將何以發付我乎。乞賜勺水以活枯魚。幸甚。言罷。復強之。玉娥見未盛手姿秀雅。語辭溫柔。惹動春心。遂曲從之。乃任未盛解脫羅裙。即與茶蘼架下行雲雨之事。玉娥曰。我年幼未諧枕席之事。乞兄憐之。未盛曰。妹。你但放心。漢家自有制度。于是麾玉柄進之。少許。流紅玉娥曰。哥哥陷我矣。未盛更進。玉娥急叫曰。哥哥。何太莽撞耶。我苦死矣。未

盛笑曰不受今日此苦安能博得他日之樂乎王娥展
轉不勝禾盛懼他方怯忙按兵不舉頃臾覺王娥眉頭稍
舒復攬轡徐行只見取昏々以輕濛鼻猷々而氣息半推
半就無任支持又驚又愛多般做作柳腰進退鶯語嬌
柔始如見敵之兵終若恋花之蝶直扣玉闌春水偶從
夫上來退舍尾間腥紅偷向花間落身壓草茵之上春
生肺腑之間雨意雲情二十五弦彈夜月魂飛魄散三
十六宮都是春香汗淋漓雲鬟斜解須臾乃起禾盛以
手整玉娥之髮相許而出正是聊將荼蘼花間架權作
褒王褒王夢巫山
神女故事雲雨臺禾盛既太王娥亦同侍女而
回然禾盛之所以不畏侍女者蓋先與侍女有通也且

玉娥自與禾盛相交後恩情似漆。心意如膠。日分夜聚。早往晚來。兩下偷情。將及半月之期。四圍隣舍。都知只。瞞着玉泉夫婦。正是私奔不待父母命。偷情何須媒妁。言有詩為証。

○詩曰

水性從來是女流 私奔密約暗偷情

玉娥心愛田禾盛 淫蕩春心不自由

○楊應龍勝日尋芳 田玉娥倚門望景

詩曰

勝日尋芳迳徑穿 不期誤入武陵源

山色空濛供畫譜 水光潋灩接天浮

豁興鳶魚通上下

舒情花品闢鮮妍

翫塵隔斷非凡境

別是人間一洞天

話不更叙却說揚應龍成親以後。夫妻和好如膠似漆。一般不覺時光催箭。歲月拋梭。但見烏飛兔走。暑往寒來。兩輪日月似穿梭。四季光陰如撚指。正是窗外日先彈指過。席前花影坐間移。時當暮春清和天氣。只見百花爭艷麗。萬卉音闌芳菲。應龍一日陞殿。聚集諸將。衆酋叩頭已訖。應龍曰。韶光易過。好景難逢。當此清和時節。山明水秀。柳綠桃紅。予欲與汝等出外遊賞一番。第不知那處湖山景致清奇。足寄遊玩。趙仕登對曰。勝日尋芳。名賢樂事。今主公欲遊勝境。觀美景。板角閑田。

勝日尋芳應龍追名賢樂事

楊應龍遊



春 遇 玉 娥

倚門望景玉娥乖淑女良觀



在... 庄。隔地三里。有一碧玉湖。山水清秀。景物繁華。賽過古
西湖。絕勝蓬瀛海。是處足供遊賞。某寺頭執鞭。踵後塵
鳥。應龍聞之。大悅。于是呼衆隨從。即與趙仕登寺。往前
遊玩。應龍乘著駿馬而行。怎見得好馬。但見

耳批雙竹鬃。散五峇。展開鳳臆龍鬚。昂起豹頭虎額。
响噹。翠蹄削玉。點滴。赤汗流珠。目光青熒。夾鏡
懸肉。駛碾礪運錢動。一躍時。尾稍雲漢。橫暮過玄圃。
崕峒。一霎時。走遍神州。直趕上流星掣電。九方臯。管
教他。稱賞千金價。不枉了追求。

玄真子復題詩道這匹馬好處 詩曰

奔騰千里蕩塵埃 渡水山紫霧開

掣斷絲鞭搖玉轡

火龍飛下九天來

應龍乘着駿馬前行越仙登寺隨後不多時即到碧玉湖邊只見湖山景致甚是清竒恁見得但見

那山藏美玉地產靈芝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湖光潏灩蘭橈畫漿數千船山色融和玉砌金堆千萬戶九井玉龍噴紫霧三潭明月浸坡瓊隱
沙汀飛起几行鷗鷺悠々小浦撐回數隻漁舟紅蓼灘頭白髮翁垂釣下釣黃蘆岸口青髻童牧犢放牛橋溪處有泛菴花流紅葉浴鴛鴦浮萍藻暖浴三千頃波漾琉璃古洞前有瓊宮崖懸雨脚堆螺卷列畫屏青鬱々三百里山橫々翠春風郊野綠楊影

裏啼鶯啼夏日園林沽酒樓前堪繫馬秋光將暮看
東籬菊盞飽膈雪總消向暖處江梅破玉正是湖山
景致不同四季遊人賞玩

那應龍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但遇亭榭呼盧浮白直至紅昱
方西縱馬歸舊路行不移時即至田家庄前應龍舉目遙
觀景致忽見一女子半倚門闌生得甚是美貌怎見得
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
暈音微紅春筍手微舒嫩玉纖腰娉娜綠羅裙微露
金蓮素體躡紅繡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
初春嫩柳香肌軟映瑤臺月翠髮鬆楚岫雲

應龍一見女子遂勒馬撞近門者定睛飽視一會玉娥
見應龍近前即與侍女疾入中堂而太應龍見玉娥迴
避心懷悒快逡巡而退遂問隨行者曰適纔那女子是
誰家的隨行者吞道本村田瑞泉女也應龍聞之鎖不
住心猿繫不住意馬情思昏；懷想切；正是遊蜂一
見春花盡惹起偷香心自忙應龍情不能已遂口占一
韻以遣興云

詩曰

勝日尋芳逸興沖

忽逢仙女謫瑤宮

壽陽容額梅花點

京兆嫵眉柳葉濃

羅帶描鸞飛額粉

綉裙簇蝶襯新紅

雲坭阻絕天台徑

魚水無由得路通

應龍吟詩已訖逸興未絕復作詩一首以消遣云

○詩曰

風日晴和慢出遊

偶從庄院過嬌羞

只因臨太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肯休

應龍吟罷策馬疾行剛到府前却早東邊推出一輪明

月但見

玉鏡離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照萬里如銀素魄映

千山似水一輪新爽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團圓射暎

乾坤皎潔影橫曠野鷺獨宿之烏鴉光射平崗照雙

栖之鴻雁冰輪光輝三千里玉兔平吞四百州

應龍下馬進府趨仕登寺各退散歇息不在話下

○朱敬往田家議親 應龍娶玉娥為妾

○詩曰

酒色端能誤國邦 由來美色陷忠良

紆因妲己宗祧失 吳為西施社稷亡

自觀青春行樂處 豈知紅粉笑中鎗

應龍寵愛由氏妾 佇看傾敗受搗殃

話說應龍從遊春時遇着玉娥見其溫柔丰韻羞西子

即西施天下無雙嬌麗冰姿賽小環人間第一遂動芳心

自回府來竟日忘食而心寄花枝終宵納悶而神遊月

府思結同心帶箇效鳳鸞俦奈針無線引不能成就

是明知百年有在難禁一種相思且說張夫人見應龍
不悅廢寢忘食迺私問之曰夫君有何事關心悶不
樂試以賤妾言之應龍假設言答道予因前日遊春感
冒風寒身體畧不自在故如是耳張夫人聞之認是真
情亦未窮究頃聞頃刻之時也應龍駕坐琉璃殿左右謀
夫勇士參拜已畢分列兩班忽趙仕登越次言曰今主
公眉頭不展臉帶憂容眷念甚情關心何事望乞悉言
某等願代主公解之應龍曰予一瑣事縈繫心頭難與
卿等吐露趙仕登曰主公有何心事對某等言之有何
妨碍應龍曰日前全汝等遊春從田家庄經過見一女
子半倚門闌予問諸隨行者道本村田瑞泉女也生得

丰姿幽雅體態嬌娥不覺牽掛心頭故此憂悶耳別無
它事仕登對曰其素聞這女子琴棋書畫鼓樂笙簧盡
得其妙詩詞歌賦德容言工咸稱其奇未許聘于他人
尚籠嬌而未放今主公既有相思之念敬着人往田家
說之彼既允諾即遺禮而聘定倘若不然遂差人抬進
府來彼安敢阻撓乎應龍曰兄所言真肺腑論也第恐
張夫人阻間止泥如之柰何趙仕登曰夫乃婦之天也
天乃無上之稱也今公主欲娶一妾妾而慮夫人間阻
何懦怯如是其恐抱大丈夫之志者不若然矣愚有一
計主公可令張夫人居止西庄母令知之日後娶田氏
夫人使居東庄是時縱張夫人聞之彼亦不得常久而見

源之而來也如此則嫌隙無從生間阻亦無由存耳主
公以為何如應龍曰兄見明透非予之所及也于是令
張夫人往西庄居住而着朱敬本田家設親朱敬領命
乘馬而行不移時來到田瑞泉門首家童通報瑞泉即
出迎入廳堂叙禮已畢分賓主而坐獻茶罷朱敬遂將
楊應龍欲娶其女之事從頭說了一遍田瑞泉曰古云
嫁女望高門今楊爺迺一國人王實半朝天子富貴極
矣第恐小女容貌醜陋不堪奉侍箕箒今楊爺既不鄙
嫌小可安敢推托容擇吉日送入府來朱敬曰既承老
翁金諾容報主公擇吉行禮言已瑞泉備酒款待各盡
歡飲酒罷朱敬亂謝而回達知應龍應龍默喜自以為

得淑女而足平生願也。遂消旭日而行聘禮。定親迎之時。約星期之會。瑞泉乃依吉日。令女巧粧嬌態。綉整容。正是金冠玉飾。搔頭翠寶。髻雲堆掠。髮新試看。打扮如何。但見

髻挽烏雲。眉灣新月。肌凝瑞雪。臉襯朝霞。有沉魚落雁之姿。閉月羞花之貌。秋波滴瀝。雲髮輕盈。淡掃蛾眉。薄施朱粉。舒玉指。露春筍。纖長下香街。顯金蓮步。穩端的是儀容。嬌媚。舐態。娉婷。綺羅隊裏。生來却厭繁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女。那堪雅淡梳粧。比蒼。解語。比玉。生香。臨溪雙洛浦。對月兩嫦娥。輕移蓮步。有蓋珠宮。仙子之風。綵履湘裙。似水月殿。觀音之像。

廢寢忘食期得玉女諧伉儷

朱敬往田



朱敬往田

三十一

登山涉水遲趨田宅講婚



梳粧既罷。瑞泉遂着人送女。往應龍東庄成親。行不多
時。即至庄前。正是瑤臺仙女入苑源。月殿嫦娥臨世界。
應龍得知。遂焚紫檀寶篆之香。燃白臘銀光之燭。擯相
唱攔門之語。誦開筵之詩。言罷。眾彩女扶入中堂。締告
于天地祖宗。擯相贊禮。夫婦拈香。再拜誓海盟山。聲相
應而韻闋。意相投而情密。願百年琴瑟和鳴。結一
對鴛鴦交頸。飲合卺音謹交之杯。諧于飛之侶。是夕。華
堂開綺玳之筵。美女奏笙簧之樂。紫瑛盤高。疊駝峯。白
玉盞盈。浮蟻首。飲酒已散。應龍乃入蘭房。就枕而寢。二
人解衣脫帶。握雨携雲。但見
牙床上。放下一對鴛鴦枕兒。綉褥間鋪下兩條較錦。

錦被應龍解帶玉娥脫衣喜孜孜共枕同衾笑吟吟
追歡取樂有如宋玉遇神女同宿翠華宮好似雲英
會裴航共眠香桂館珊瑚枕上喂檀口舌送丁香錦
被窩中啟朱唇論雲說雨嬌姿玉指緊抱着才子纖
腰卽貼酥胸香汗溫佳人玉體四隻脚上下交加兩
雙手高低抱接暫時間男兒氣喘嘴瀟音盧瀟音都隻睛
噴火柰何得女子卽當眼歪斜舌唇冰冷春色包藏
錦帳中快樂不在香衾內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
更長

應龍行雲雨罷神魂飄蕩如醉如狂逐口占醉春風詞
一首以寄興云

詞曰

半吐牡丹容，旖旎誰可匹。玉天仙降下，碧雲霄來斯。
 靜室面頰類梨花，情如膠漆，盟堅金石。行來俏自生，
 睡起嬌無力，精神百媚色鮮妍。王府嬋娟，貌美如天。
漢明帝永至中，刻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遺失道路，糧食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下山得澗水飲，望見蔓菁菜從山後出，次有一盃流出，中有胡麻飯，一脣山羊脯食之，甚美，相謂曰：去人不遠，過一水也。因邀過家，又設旨酒，數仙持三五，堯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而樂。日暮，求歸甚切。女曰：乘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作樂，復送劉阮出洞，口還家。不復得路，至大康，艷質人間難覓。
 八年失二公所在，應龍吟罷，不覺金鷄三唱曉，紅日一輪明。遂各披衣而

起不在話下

○玄真子論曰語云淫聲冶色伐心斧斤蓋警人沉溺于色也應龍獲配張氏可謂得淑女而足平生願矣即復納一妾亦理之常但緣遊春偶覩田氏芳容而遽娶之失婚姻之正道也且未娶之先懸思至於忘食廢寢是迺童兒子之情態蓋非大丈夫之胸次然田氏不守女訓未嫁而先赴陽臺之約私與族兄禾盛相通媿古良女天淵之判且負性貪淫險毒不遵三從四德之規日後致張氏命喪龍泉古劍死于無辜應龍家破身亾罔守數百年之爵土胥以此肇其端矣諺曰古來敗國亾家禍大半根源起婦人信哉

之為士酋者固當深戒而四民士農工商家亦宜警惕
無踵前車之覆轍云

玄真子論罷復作詞一篇單道色之傷人甚處詞曰

花面金剛玉體魔王綺羅裝就豺豸法場斗帳牢獄
牙床柳眉刀星眼劍絳唇鎗口美舌香蛇蝎心腸
他者無不遭殃纖塵落水片雪投湯秦楚強吳越壯
為他亾早知色是傷人劍殺及世人人不防

新

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樂集二卷

遠行

清虛居

吉瞻僊客

攷正

巫峽岩

道聽野史

紀畧

棲真齋

名衢逸狂

演義

凌雲閣

鎮宇儒生

音詮

西蜀二逆寇倡亂

朝廷兩遣將勦除

詩曰

靜裏書窓看古今

發揚壯氣顯英靈

曾題流水高山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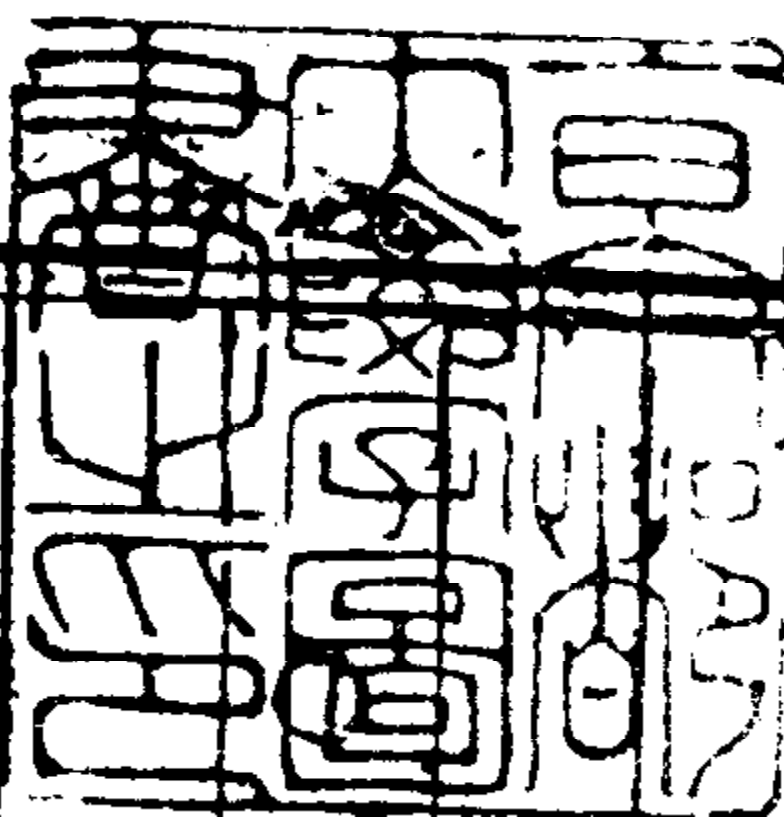
時賦陽春白雪吟

世上是非難入耳

人間名利不關心

編成一本平播傳

說與知音仔細聽



止

話講楊應龍娶了田氏。兩下情和意調，不啻如漆之投膠，無異若魚之得水。正是同心帶結，歡無極；交頸情網，愛更深。每日與田氏飲酒作樂，逕不往西庄與張夫人畧畫枕席之情。張夫人見應龍久不至庄，暗自猜曰：夫君因何事羈纏，久不來此？整日憂思，願望竟不知應龍復娶田氏。正是未識奸謀垂暗餌，一鈎吞上釣魚臺。是事按下不題。且說是歲四屬成都府北五百五川茂州屬成都府北五百五將兵將兵邊地邊地簡簡淳淳妖術五知子，倡亂擾害居民。當方守臣奏聞。

聖天子赫然震怒，即勅總兵官暨楊應龍等，前往併力勦除應龍領了。

勅旨勅命不敢稽違。即與田氏告別。田氏忙整酒筵為應。

龍餞程程祖餞行飲宴已罷。應龍遂別田氏。迤往西庄上。

來。庄童報知張夫人。張夫人大悅。即忙迎入。叙夫婦禮。

坐定。應龍遂將出征之事細說一番。張夫人曰：夫君既

是遠行，待妾畧備酒餚為壯行色。何如？應龍止之曰：夫

人不消如此。今奉

朝朝遣使不可久停。即辭別張氏。直至教場。點起精兵五

千。迤往茂州進發。一路上只見軍馬隊伍一對。整

齊。旌旗器械一件。閃爍。行不多日。即至茂

地方。傳令扎營已罷。諸路總兵官欽奉

王命。各統軍馬。陸續皆到。衆兵總會。各自安下營寨。但見

金戈耀日。赤幟遮天。步卒騎兵。連絡數十餘里。塞備天
明索戰。不題。却說妖賊五知子。正與衆將議事。忽巡卒
報曰。官兵翻江攬海而來。離城五里屯駐。不日前來攻
城。乞乞急備人馬防禦。五知子曰。不妨。吾當前往擒
之。言已。遂引兵出城迎敵。楊應龍舉鎗躍馬。直取五知
子。五知子挺戟付面交還戰。未數合。衆總兵奮力夾攻。
五知子力不能支。敗走入城。堅閉不出。我兵圍城攻擊。
城上防守甚嚴。灰瓶木石如雨。我兵用蠻牌遮架。攻打
五日。卒不能下。衆總兵無計可施。正思議間。忽道軍在
叢林中捉得一細作來。至帳前。衆總兵問曰。汝是何人。
敢這等大膽。來此打探軍情。探卒哀告曰。小的乃本處

百姓被賊強使前來乞爺、饒命衆總兵曰汝既是良
民被他強逼求此出于無奈情有可矜饒汝命罷但汝
在賊夥內必知裏面事情可備細說來探卒曰這夥音
賊中一有和尚名哈呢哆番姓甚有勇力且善行妖法
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剪紙人紙馬會使擄殺入水進
井江湖討賊野史載這僧善行妖法身能長二三餘丈
每出入古井中戰則出井來迎敗則躲入井中不出
但未知實否件、精勇誰以力敵欲攻擊城池賊衆防
守嚴緊一時難以猝破必乘機取之方能成事衆總兵
曰有何機可乘汝試說來探卒曰是處每重中秋佳節
是夜家人置酒賞月賊衆必然飲酒作樂決不准備乘
此時前去中擊城可破而賊可擒矣衆總兵聞說大喜

即分付衆軍登梯十五夜攻城迥了數日正值中秋佳節但見

銀河清耿銀河天王漏迥人穿窻斜月映寒光透戶

涼風吹夜氣雁聲嘹唳孤眠才子夢魂驚蛩韻淒涼

獨宿佳人情緒苦樵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

寒站千搥將殘千搥起盡簷間叮噹鉄馬敲碎士女

情懷銀臺上閃爍清燈偏照佳人長嘆正是人逢喜

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

却說是夜五知子正坐謂衆將曰今值中秋佳節月色

可人况寺可分付庖厨整脩酒筵慶賞明月一會亦不

華負美景良宵也衆將答曰時光易過佳節難逢當此

月色清明正是賞玩時候遂分付庖厨整酒、更酒席
完備衆各就席而坐五知子見官兵不敢近城放心飲
酒雖探卒未見回報只說私自逃去竟不猜疑乃令美
女吹彈歌舞衆皆盡歡而飲不覺酩酊大醉東倒西歪
者有之打盹音木熟睡者有之竟未會隄防分毫却說衆
緝兵與楊應龍聽了探卒之言是夕即分付白邊卒隊
軍士各設雲梯上城攻打只見城上軍卒皆睡着裡面
不見些動靜乃大開城門衆兵一擁而進但見賊衆悉
解衣卸甲鼾睡如雷果未防備衆兵一刀一箇將賊衆
盡行殺死間有酒醒者又無衣甲鞍馬不能抵敵東投
西竄北走南逃不能得脫殺到天明只見屍橫遍地無

大將登壇敬馬破梟雄之巨膽

劉總英柳



州城太戰天

天兵臨敵禡落跋扈之羸弱



浸成渠真好傷慘玄真子題詩嘆曰

靄々旌旗蔽日光 天愁地泣鬼神藏

血流河漲屍山積 尤勝垓前困楚王

賊衆勦滅既已恢復城池即日班師遣使奏捷總督官
將滅賊緣由始末具本呈進

皇王覽之大悅將各總兵官暨楊應龍并諸效勞官軍各

人陞賞有差衆官望闕叩首謝恩不在話下却說茂州

既已平定居無何時也不多柳州城宋楊文廣征蠻曾陷

用計救出逆蠻曹倫復倡逆謀攻劫郡縣守臣具本

載征蠻傳
奏聞

聖天子大怒勅令劉綽兵江領旨即前往合力

勤滅回報是時楊應龍還未歸播正在武當山

在湖廣地界當

時朱太祖討賊至此燒想祖師修行草殿後更一座今殿還之士載皇明通紀玄帝廟祖師建

設平安大醮聞

朝廷宣招不敢遲悞即統兵

家兵也

前行劉總兵奉

旨亦帶領軍兵望前進祭當日即傳下號令曰吾奉

聖天子明詔征討叛賊與民除害軍到處無得一槩騷擾

王法無親各宜遵守沿途軍民秋毫無犯正是十萬貌

貅十萬心一人號令萬人欽行至半途恰遇楊應龍軍

馬劉總兵遂與應龍叙禮通罷寒暄即統領大兵一齊

前進兵行半月之期即至柳州城地界離城三里安營

整頓隊伍預備戰逆賊曹倫探知官兵前來即頂

貫甲掛劍懸鞭躍馬領兵出城迎敵劉總兵策馬提刀
當先冲陣但見那刀

清光奪目瑞氣侵人遠看如玉沼春水近觀似瓊臺
瑞雪花紋密布鬼神見後心驚氣象從橫奸逆遇時

膽裂大阿巨闕應難比偃月關羽龍泉亦等閒

兩下鏖鏖戰數十回合未分勝敗天色已晚各自收兵
扎營次日天明楊應龍揮兵搦戰曹倫仍領兵出敵兩
兵混戰良久劉總兵恐應龍有失乃提兵出馬冲擊曹
倫攬架不住棄甲拋戈而走斬首千級我兵大勝而回
曹倫收敗殘軍兵入城閉守不出劉總兵遂與應龍計
議攻城之策曰必須如此：計議已定是夕天气昏暗月

色朦朧。遂令軍士往前舉火燒。燬城門不移時。只見簌
起一陣狂風。甚是猛烈。怎見得有詩為証。

○詩曰

無形無影透人來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八山推出白雲來

那風過處。括得火燄冲天。烟塵滿地。圍城門盡皆燒着。
怎見得大火。有詩為証。

○詩曰

濃烟撲面山川黑

烈焰飛來宇宙紅

祝融降下摩天焰

神機全仗在火攻

只見火滾烟飛。砲冲城裂。曹倫聞之。驚慌無措。唬得

茅各各駭悞。無計可逃。少頃火勢稍息。我兵齊擁入城。逢着者。身歸那世。遇着者。命喪黃泉。賊兵不能抵敵。生擒活捉者。二百有餘。殺死傷殘者。不計其數。劉總兵遂將逆賊曹倫等首級斬下。號令示衆。安撫黎民。于是數郡悉皆平定。是日設太平筵宴。劉總兵上坐。應龍前坐。其餘將官列坐兩旁。共飲之間。意氣投洽。應龍見劉總兵氣長。遂以兄稱之。酒及半酣。應龍言曰。不才欲與仁兄聯為異姓手足。語云兄弟如手足結為生死之交。效義桃園。漢劉倫開羽張飛昔在桃園但未知仁兄意下如何。劉結義為三兄弟事詳三國志總兵曰。第恐魚目不堪混珠。硃石難以比玉耳。兄既不棄。即當奉命。應龍曰。兄何過謙也。二人大喜。盡醉而散。

各自回帳歇息。不題。却說次日黎明，應龍遂買下金紙、銀錢、宰殺牛羊鷄豕，即猪也列于地上。二人焚香再拜，而該誓曰：念劉挺、楊應龍雖然異姓，結為兄弟，同心協力，救困扶危，生各異時，死願同穴。皇天后土鑒格此心，背豕忘恩，天人誅戮。誓畢，遂拜劉總兵為兄，楊應龍為弟。二人拜罷，遂即班師，遣使奏捷。

皇上覽奏，大悅，論功行賞。將劉總兵重賞超遷。也陞楊應龍陞為大將軍之職，其餘將官俱各賞賚有差。眾將接旨，悉望闕謝恩，各歸本屬去訖。楊應龍亦拜別劉總兵，而回。真箇是

天朝猛將無人敵
班師定奏凱歌歸

○玄真子贊劉將軍平蠻功德詩曰。

大將平蠻勢若波

旌旗雲擁映山河

烟塵掃蕩班師日

百萬貔貅唱凱歌

○田禾盛私會玉娥

楊應龍逐出張氏

詩曰

撩亂香雲徒自羞

滿腔心事怨難鳴

咫尺絕音懸萬里

一朝不見隔三秋

穠李天桃空自惜

碧雲新月對誰明

愁懷叠々堆山聳

遠念悠々溢澗流

話分兩頭却說田禾盛與玉娥私通將及一月之期不
意楊應龍遊春偶遇而遽娶焉正是

月明忽被雲遮掩

花香却為雨摧殘

禾盛從田氏于歸後

婦人謂曰

昏神不守舍沉病染

相思期續舊緣。銀河之路不通。冀約佳期。鴻雁之書莫寄。真箇是陰雲迷桃洞。急水擁藍橋。意欲私往楊家一會。柰門深似海。關防如城。不得其門而入。千思萬想。無計可施。何天假良緣。忽

朝廷宣應龍西征。應龍奉

旨而往。禾盛窺聞之。欣喜無限。遂整衣乘馬。逕往楊家而來。少頃。即至門首。着守門者通報去。訖却說田氏自疑。楊門心常思憶。禾盛是日正懷想間。忽報禾盛來到。田氏聞之。大喜。即歛衽迎入。叙兄妹之禮。坐定。茶罷。田氏

曰：愚妹有甚得罪，哥、父不光降幾門，今日幸蒙枉駕，使蓬蓽頓生輝矣。第未得遠迎，望乞恕罪。禾盛答曰：愚兄、父欲與妹一會，奈姐夫在家，恐生猜疑，是以久失問候。今聞姐夫奉

王命出征，而太故敢輕造耳。望賢妹心亮言罷，田氏遂令庖厨大排筵宴，白玉盤高疊奇味，紫霞杯盈酌香膠。與妹盡歡而飲。田氏即留禾盛寬住一程，而回不在話下。却說張夫人自應龍出征去後，過了月餘，始知應龍復娶田氏在西庄居住，心中便有不悅之意。欲往會田氏一面，奈天連雨，不得便行。是日天方晴霽，遂令家僮駕轎輿前來。須臾，即至東庄，令守門者通報。是時田氏正

與劉飲。酒及數巡。忽守門者報張氏夫人乘轎而到。田氏聞說。趨迎上廳。施禮罷。張夫人問田氏曰。是兒高姓貴名。誰懿戚也。田氏曰。乃愚妹兄田禾盛也。張夫人曰。既是妹。令兄予當以舅稱之。遂請見禮。畢。張氏告辭。田氏曰。賤妹之兄。即姊之兄也。殘席同飲。何妨。于是張夫人始就席而飲。舉杯交錯。酒未數行。天色將晚。但見

紅輪低垂。玉鏡將明。遙觀樵子歸來。近覩柴門半掩。僧投古寺。疎林穰。鴉飛客歇。孤村斷岸。嗷。丈夫。佳人秉燭歸房。漁人收綸罷釣。唧。亂蛩鳴腐草。宿鷺下沙汀。

張氏見天色將夜。遂辭謝而回。田氏全禾盛送至門外。復入就席。乃命婢女取巨觥。也。大杯。交相酌飲。而散時已漏傳三箭。田氏令侍女歇息。已携禾盛手往蘭房共宿。烏。二人解衣脫帶。上床而寢。貼肉交胸。鸞顛鳳倒。然以久旱之曠夫。而當清年之秀婦。雲情雨意。男興顛狂。燕語鶯聲。女力嬌怯。偎抱温存。在兄無所不至。而嬌羞傲作。在妹亦復能持矣。誠可謂曲盡人間天上之樂也。有詞為証。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羨
耳。同心帶結。將殊唇緊貼。把粉面斜偎。羅襪高靴。
肩膊上。露一弯新月。金鈿倒溜。枕頭邊。堆一朵烏。

恰鶯聲不離耳畔
甜唾口吐舌尖
楊柳腰脉
春濃櫻桃口呀
氣喘星眼
朦朧細
汗流香玉顆
酥胸蕩漾
涓露滴牡丹心
直饒匹配婚姻
趣真實
偷情滋味濃

兄妹合歡已罷時
鸞籠鳴東方
將發白矣
正是最怪
曉霞穿碧戶
偏嫌紅日透紗窗
禾盛逸興飄揚
情不能抑
因作詩一首以自遣云

○詩曰

綈羅交歡詩更歌

神魂飄越復風魔

試將問取飛瓊女

天上人間事若何

禾盛吟已田氏亦和詩一首云

○詩曰

深閨暗裏會佳期

一點芳心不自持

夜靜更闌人不識

箇中只有老天知

兄妹慶和詩罷乃各起梳洗不題却說張夫人回座以後暗自思曰前往會妹偶遇渠兄飲酒是彼之兄即我兄也不可簡慢于是遂着人請之令庖厨安排酒筵伺候家童領命逕往東庄來達知田氏田氏乃托個沾寒疾不可以風辭而勿往乃使禾盛獨行意期兄得便于相調也須臾禾盛即至西庄張夫人得知忙迎上所禮畢就席而坐禾盛便將田氏疾不能行之事告之張夫人曰妹之何見外若此也言罷遂令侍女奉杯酌酒飲

不覺應龍西征回來守門者報知張氏張夫人
聞之驚慌無措恐怕應龍致疑急趨迎接叙夫婦禮罷
應龍疾問曰是何人也汝設酒相待張氏忙答曰是乃
田妹之元禾盛也前在東庄相會今故請之應龍曰既
是田氏之兄乃吾之舅也遂見禮就席同飲禾盛見應
龍田心惶惶然如坐針氈一般遂辭謝而歸二人送至
門外應龍亦辭張氏乘馬往東庄而來田氏聞知即
迎接入所叙禮罷坐定應龍將往張氏庄上遇着田
盛飲酒之事說了一遍田氏奸淫詭詐每欲譖謗張氏
爭奪杈柄無隙可乘至是應龍告知此事遂不認爲
正色言曰妾兄素未抵門即來必先至此今既來到

卷之二

色膽如天 曩時曾偷香於下



禾盛私會

玉 娥 偷 情

惹心似火今宵續竊玉



征播奏捷傳 樂集

庄來何為竟往彼處飲酒是蓋張姊心上人也見夫
君猝至恐生疑心故假是言以蓋藏耳乞夫君詳之應
龍聞言認以為實怒罵曰可惡這海賊幹此反事玷辱
家聲遂提刀欲往殺之田氏忙止之曰夫君不須性急
適間妾言迺意度之耳還未審虛實安可遽傷其命今
且權逐出西庄另容居止日後倘識真情乃擊殺之未
為遲也應龍反嗔作喜大笑曰愛妻之言溪中理也乃
令酋長往逐之酋長領命迺往西庄來見了張夫人將
應龍分付來由逐一說遍張氏聞說默然垂淚自思為
田氏所餌也欲往辯白恐益應龍之怒反遭凌辱尋思
無奈于是收拾家私啟行同在庄男女四十餘口往清

蓮庄居焉庄曰青蓮者以地張夫人既到青蓮庄清潔
自守勤儉自持分付男職耕種女工蚕桑各分內外共
守庄村不覺光陰駒過隙歲月矢離弦看！周年零五
月矣一日獨坐無聊對缺灯也詩餘夜深納悶怨恨曰
氏之謗已也但見

蛾眉擘蹙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香肌消
白雪君非兩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

暗思欲尋自絕又恐虧損名節抱不白之冤于地下因
口占詩一首以寫怨懷云

詩曰

殘喘非為不忍心

只愁虧損我名聲

悽惶夜々聲々怨

寂寞朝々句々愴

孤坐孤房愁坎珂

一食一寐意徬徨

籲天氣噎情難訴

啼血流乾以刺卒

張夫人吟罷遂解衣而寢不在話下

○玄真子論曰。或云應龍聽信田氏毀謗之讒。遂出張氏賜族弟新

既妻者配焉。愚謂夫婦係綱常之重。兄弟關天倫之

首。棄已妻而賜弟。此禽獸之行。變夷之俗也。播州雖

屬夷地。猶習漢俗。出入還以漢服為貴。如此則亦知

禮義廉耻之道也。安有嫂配于叔。而其陷禽獸之行

者哉。即應龍可之。張氏出自名門。素知禮節。肯允從

手。但遂出另居。理或有之。且道聽山人紀畧亦是如

此子因據義演之俟具隻眼者別蒼黃云

○應龍打獵往西庄 玉娥矯令殺張氏

詩曰

萬古交馳似水流 滔、捩利足止身

長疑好事成虛事 却恐閑人是貴人

老逐少來終不失 辱隨榮後定須均

勸君莫慕誇頭角 夢裡輸贏總未真

話說楊應龍聽信田氏毀謗之說遂出張夫人遂寵愛

田氏愈甚一日駕坐琉璃大殿聚集眾將應龍謂趙仕

登曰今值深秋天氣景物蕭條予欲遊山打獵一番務

送樂懷不知兄等以為何如趙仕登俯躬對曰昔文選

出獵渭濱孔聖獵較魯地自古聖賢皆然去公有何不
可應龍然其說遂令河漢良楊清楊銀朱敬點起五千
人馬帶着弓箭旗鎗鷹鷂獵犬逕出播州城沿途打獵
而來但見

烟塵四起天日無光遍塗裡鏗騎紛紜滿山谷首見
馳驟垂髻音辨髮皂雕旗馬上雲飛鞞鞞鬃青瓏
帳營中星布長的鎗短的劔密匝：部落成群的
弓利的箭撲喇：馬蹄雜沓圍場裏鎗刀簇：不怕
那虎豹豺狼打獵時弓弩紛：射倒狀獐鹿：鹿西
風緊箜篌夜奏霜月冷鞞鼓更戾下寨處丈信音信圍
城移音營鷹鷂遍地分明同是天生種形容出處另一

般

打獵數日。不覺來到青蓮庄前。應龍遂問左右。前面那庄是誰人居住。左右答曰。前庄名曰青蓮。今乃千歲爺、張如、居住。應龍聞之。即令左右勒韁下馬。逕進庄來。張夫人正憂悶間。忽聽得庄外鑼鼓喧天。喊聲大震。正趨出蘭房。問守門者何故。只見應龍欣然步入門來。張氏急往前迎接。應龍一見張氏。遂樓抱懷笑而言曰。久別夫人。時常思念。今日相會。天假良緣。張夫人曰。不知夫君駕到。未得遠迓。望恕妾罪言畢。叙夫婦禮。坐定飲茶罷。不覺夕陽西下。皓月東升。左右報道千歲乞畢。回程。天色晚了。應龍曰。既然天色已晚。汝等且各歇息。

明早再行也。罷衆首聞命各唯，而退却。說應龍既已分付衆首歇息已罷，遂令行厨安排筵宴。是夜同張夫人而飲酒，及數巡，應龍言曰：我心昏昧，昔日誤聽人言，輕將賢妻貶逐，罪固難辭。第乃一時見錯，望賢妻慎勿介懷。張夫人曰：妾愚蠢醜陋，不堪奉侍，箕箒貶逐，分固宜耳。妾何敢怨。叙話半晌，復盡歡而飲。罷應龍遂挽張氏入房而寢。張氏不悅，曰：夫君當日聽田氏謗語，輕易將妾逐出，不容居止。此時欲尋自盡，又恐玷辱名節，敗累夫君。固此苟免偷生，安敢再面佳慶。望勿復言。妾身已不甚奉侍君矣。應龍微笑曰：是話再不必提。當日乃我誤聽信耳語云：君子不念舊惡，賢妻何必苦。寄

懷言罷。仍復強之。張氏不傲不撻。高聲罵曰。薄倖的虧
你有何面目。說出此話。不記當初逐出時耶。罵得那應
龍無言。吞應滿面羞慚。遂不辭張氏。乃令左右急起而
回。是時正乃三更時候。但見銀河清淺。月色輝煌。衆首
策馬前行。不移時。即到播州城下。巡卒聞知。即忙開了
城門。衆首徐々而進。應龍逕入府中。衆各解鞍卸甲。而
散。却說應龍進府。來至田氏房邊。只見田氏熟睡。房門
緊閉。遂喚醒田氏。開門入房。田氏曰。夫君今次出獵。何
為日上不回。而夜靜更深。乃歸也。意者有甚言有甚因乎。
因乞悉為妾言之。應龍曰。這事情不堪故齒。言之恐取
人笑。田氏曰。閨房之內。夫婦私言。外人何得聞知。但說

無妨應龍乃將打備至張氏庄上彼張氏辱罵之事說了一遍田氏聞之高聲罵曰賤潑婦敢這等大膽當面搶白夫君情理何堪夫君緣何不即殺之乃包容含羞而徒貽伊戚也應龍曰姑且容忍不與彼計較將後自有區處言畢遂同田氏上床而寢應龍從庄上飲醉遂熟睡焉田氏在床上展轉反側暗自思曰可惡這潑婦當面辱罵夫君情理難容必殺之方消此氣亦免得夫君常尋思他也于是乃披衣而起即令寨長分付曰如此寨長得令遂帶領衆兵徑往西庄上來圍圍住打開庄門拿着張夫人張夫人大駭不知其故正是半天下雨不知來頭張夫人曰汝是何人敢這等大膽

拿我做甚。寨長曰：小軍領楊爺嚴命，說夫人今日出言無狀，百般毀罵，他來情理不堪。律法難赦，令賜夫人一劍以死。盆劍者用盆與劍，如宰猪之伏也。張夫人聞言，驚得魂不附身，淚如雨傾，千思萬想，無計奈何。乃對天表白，遂伏劍而死。但見

手起處，青春喪命，劍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緊閉星眼，直挺屍橫堂上。半開檀口，溫津；頭落地中，可憐曉道。理的伶俐夫人，番做沒結果的孤魂野鬼。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紅粉不知歸何處，魂今夜落誰家。

○玄真子演至此作詩一首吊之

○詩曰

可憐粉黛女裙釵

儼若葵花向日開

誰料無情風雨濺

摧殘紅紫卧塵埃

寨長見張氏自刎而死乃將座上男女四十餘口一概戮之即飛星而回報知田氏說夫人仗劍而死庄中老幼四十餘口盡皆殺了田氏大喜遂令侍女取銀五兩賞賜寨長而去不題却說應龍因打獵勞倦更遭酒醉直睡至天明日西方醒呼田氏曰我酒醉口乾有茶討一杯來吃田氏忙喚侍女着茶來應龍接茶在手飲罷田氏即將昨晚着寨長殺死張氏并殺庄中男女事情

從頭說了一遍應龍聞之戚々不悅乃長吁一聲嘆曰
愛妻差矣張氏乃正一真人之女又受朝廷誥命愛妻
今日令人殺之頃不打緊異日朝廷知道却不留情前
來拿問將如之可田氏答曰張氏當面辱罵夫君罪不
客死即異日朝廷知道只說自害病死有何不可望夫
君寬心慎勿憂慮然應龍私心終悔但聞田氏說亦只
得點頭而已諫論既罷應龍遂着首長買辦衣衾棺槨
用王妃禮裝殮而痊塋張氏于錦屏山之陽但未知後
來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朝廷遣官拘應龍

奇棟克身代父獄

詩曰

朝廷明君豈偶然

文臣武將效才能

仁同堯受無多讓

德興商周並比肩

瑞氣藹煖飛龍閣

祥雲掩映千牛垣

恩彌宇宙乾坤外

撫滌山河億萬年

話說萬曆戊子歲楊應龍寵妾田氏矯令殺苑張夫人

之後其部下七姓采奴并內外五司土官俱抱張氏不

平之冤然猶飲恨不敢出諸口也惟頭目王太賓深疾

惡之害軍大賓常為應龍欲蓄為張氏雪仇為私約張

氏兄弟往報真人却說張氏兄弟聞妹被應龍殺了

不勝忿怒怨恨二人正計議間忽見王大賓來兄弟即

忙迎接叙禮而坐王大賓遂將約往報真人之事說

一遍張氏兄弟曰。如公肯同行。僕生死不敢忘也。遂乘
仗潛出播州。逕往廣信府來登山。涉水夜住曉行。真是辛
苦。怎見得但見。

嶠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
險道。落日趨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鷄鳴。山影將綠
柳陰漸沒。斷霞映水散紅光。暮日轉收生碧霧。溪邊
漁父歸林。太野外樵夫負重回。

在路行了月餘。來到廣信府龍虎山張真人府前。托門
後通稟。張真人即出迎接。入府施禮。罷分賓主而坐。張
氏兄弟遂入後堂拜見母親。備說前事。王大賓等亦將
應龍殺死張夫人緣由告訴。張真人真人夫婦聞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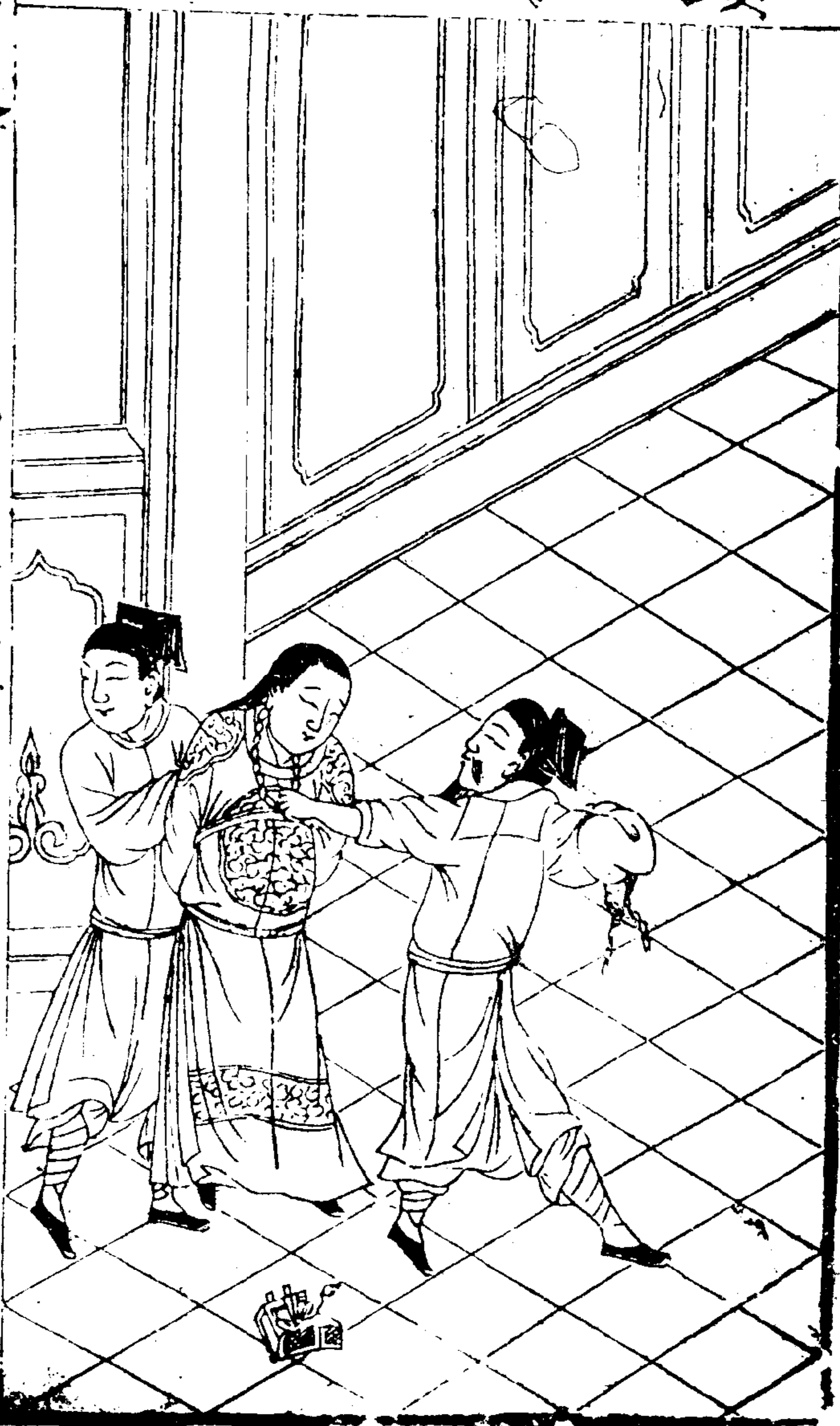
王法無私豈能赦元兇之惡

錦衣衛官



鎖 擊 應 龍 天

條有犯定難免極枯之刑



征播奏捷傳 樂集

聲大哭怒罵應尤不已王大賓見張真人夫婦痛哭不止遂撫劬之曰死者不可復生不必着氣明日往京奏聞

皇上拿他前來償命罷了張真人夫婦听得此言哭声稍息。于是分付設酒款待天賓至晚安置歇息。次日黎明張氏父兄即同王大賓等疾赴京師具奏闕下。一日皇帝陞殿但見

頭戴平天冠身穿赭黃袍腰束藍天帶手執金箱白玉圭坐着九霄龍鳳椅足穿无憂屐踏着日月瑩光嫩掌扇繞開香烟滿殿傘鞭三下响文武兩班齊

眾臣山呼手舞

皇帝方開金口。於露銀牙。鷓臚唱班。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道猶未了。當駕官啟奏曰。今有江西張真人。并播州楊應龍。部下王大賓等。具有表章奏達。

天庭乞

陛下啟重瞳觀看。

皇帝覽罷。只見奏為播州宣慰司楊應龍。逞兇肆惡。慘殺女命事。

皇帝大怒曰。這厮犯法違條。妄殺命妻張氏。罪不可赦。遂着落錦衣衛官。拿付川貴巡撫衙門。會同勘審。回報不題。

○玄真子論曰。或疑張氏係真人族女。但華夷為婚。律法

所禁真人特代為奏白之耳。愚謂既是蘇女，則真人不敢表聞朝廷，而朝廷亦不給誥命賜之。柰何輒奏而輒賜命，至是張氏為應龍所殺，真人尤奏請拘審問罪。如此，則係親女的了。予因按是篆演之，且符也。道聽山人紀畧游覽君子幸鑒別云。

却說楊應龍自殺了張氏，每日憂思，恐朝廷知道，前來拿問，遂着人往京打探消息。至是飛報應龍曰：今張氏父兄并頭目王大賓等已上本奏知

皇上。不日錦衣衛前來拿付川貴巡撫官勘問。應龍大驚，即令寨長太探張氏兄弟及王大賓等在否。寨長領命往前來探問，果然去了。遂飛星回報應龍，應龍大駭。

忙問趙仕登曰。今張氏父兄并大賓等。私自往奏朝廷。說我妄殺張氏。即今已着錦衣衛來拿。不日或到此處。愛兄有何妙策。可回復之。趙仕登曰。某有一計。主公可密遣人往沅州地界。候奏事人等回時。一併殺之。日後庶免對証。足保無事矣。應龍曰。是計大妙。即遣黑老虎蔡獎阿賽等十一人。往刺之。黑老虎等領命。逕往沅州地界。即于近城五里深林中。等候。不題。且說張氏父兄并王大賓等。既已奏准。真人遂回府。而太王大賓等亦回播州。是日正往沅州地界。經過黑老虎等見之。遂擁出圍住。將王大賓等一概殺之。正是

安排香餌魚方至

准備窩弓虎却來

黑老虎既已殺死奏事人等。正欲逃脫。走回播州。不期沅州地方黨里范正胡用撞着。即將黑老虎等十人鎖送沅州呈官。寃治堂官審出實情。後俱坐以殺人律處斬。却說應龍自這黑老虎暗殺奏事人等之後。朝夕仰望回音。竟不見到。益不知為地方所獲。是日正思慮間。忽門役報

皇上差錦衣衛指揮到。應龍聞說。頭頂千礮水足。跌萬重冰。驚太三魂。吊落七魄。忙出迎接。應龍曰。不知天使遠來。未得迎迓。罪萬。指揮曰。輕造貴府。望乞宥罪。言罷。施禮坐定。指揮遂將奉

皇命來拿問之事。說了一遍。應龍驚惶無措。方欲辯白。指

揮不容分說。即令校尉掛起。

聖旨牌來。應龍連忙跪下。校尉即取鉄鍊銅肘套鎖了。應龍無奈。將銀八百兩買囑指揮校尉脫鎖。遂分付妻子大哭而別。即同校役出播州往川貴巡撫衙門聽審。川貴巡撫等官奉

聖旨。會勘迺於松坎地方就問之。用刑具拷訊。應龍竟不招認。但言張氏自病而死。實無殺害之情。乃張氏兄弟并王火窟等。挾仇誣奏耳。撫按等官怒罵曰。汝寵愛妾殺死張氏。安得巧辯。遂批下審語曰。

正室常存。宜加伉儷。艷姿可寵。不可敬妻。今應龍寵愛侍妾田氏。殺死命妻張氏。是十載糟糠語云貧賤之交不可

不問也 頓被飛天。專寵百年。匹配死為粉黛。戮
 誅妄殺命妻。欺君罪重。寵愛偏室。倫紀序乖。難寬枉
 結之刑。且禁囹圄之獄。

衆官鞠審已罷。遂着監禁重慶府獄而請。

旨定奪烏却說庚寅歲。應龍既羈禁重慶府。田氏并子維

棟朝棟奇棟

三子具係田氏所生。後復生梁棟。棟奇棟。

聞之悲痛不已。忽一

旦奇棟對母田氏言曰。今父久拘牢獄。為子者不能致

身代罪。迺不孝也。男今欲赴訴各法司官。乞赦父回。而

不肖願身代獄。何如。田氏曰。男懷是心。實孝子也。但不

知可行得否。汝試以趙先生

奇棟曾授業于趙先生。趙先生登故林之計。謀之奇

棟領母命。遂與仕登商議曰。我父被說監禁在獄。今欲

為我父伸訴予願以身代之想漢時緹縈之女尚能救

父之命漢太倉令淳于意無子有五女意有罪當刑其

感其言赦之併除肉刑我乃堂上男子不能雪父之寃豈不愧乎

趙仕登曰賢弟既有是意足見孝情但必廣帶金銀珍

寶買喝官府打點衙門方可行之然又必着人帶金銀

赴京打幹也當事官也官員也廣內外交通始可脫獄

不然難為力矣奇棟聞言大喜曰先生之言甚善遂與

兄維棟朝棟計議乃着堂叔楊大虎往京打幹去訖奇

棟遂同楊順收拾行囊隨帶黃金百鎰白銀千錠珠玉

珍寶等物拜別母兄逕往重慶府來打通當事官員衙

不多日即至重慶府尋下歇店次日天明乃將金銀賂

賄各法司官。至日即往法司衙門。具下訴詞曰

訴狀人楊奇棟。訴為懇恩超拔父命事。身父應龍。誤
違法律。拘禁囹圄。竊思父坐重監。子居安牢。情理何
堪。孝道安在。今願身代父獄贖罪萬金。懇乞仁恩。特
賜併憐。施惻隱之慈。寬鈇鉞之戮。超拔身父。旋鄉舉
家。啣恩罔極。上訴

當事官員貪黷賄賂。遂准訴詞。詐稱兵部火牌。調取征
勦寧夏劉東賜之變。是年陝西寧夏脫應龍獄而監禁
渠子奇棟。代獄經畧使。遂旋京。即將此事具奏。關下曰

臣奉

旨會勘播州宣慰司楊應龍妄殺命妻事。審得應龍原無

殺情張氏自病身歿第棄妻羅妾致張氏懷恨而死宜正
典刑今應龍子奇棟赴訴願代父獄納金萬兩贖罪乞
赦應龍臣不敢擅便預先奏聞伏乞

聖裁開恩超拔奉

聖旨曰應龍殺妻羅妾罪不容赦但子奇棟能代父獄頗
有孝心金不必納應龍姑赦放之奇棟監候發落乃繳
免死券一道遣官賚還之應龍接旨叩首望闕謝恩即
回播州而太正是

打破玉籠飛彩鳳

預開金鎖走蛟龍

應龍勒騙五司官

奇棟回轉播州城

詩曰

莫道蒼天藐不知

蒼天報應本無私

忠良自有封恩日

兇惡豈無受辱時

禹湯功德傳基遠

莽操奸雄積禍機

寄語眼前謀逆賊

古今誰不被誅夷

話說楊應龍脫獄回府。舉家接着，欣喜無限。謀夫勇士，悉皆叩頭稱賀。是日安排酒筵，與應龍接風。衆等舉各，大醉而散。却說應龍自歸播之後，安心肆惡，荼毒生靈。會勘之文，猶故紙也。一日獨坐私第，私宅也暗思七姓內外五司之不附已，遂出與趙仕登言曰：前者誤落牢籠，拘禁重慶，耐耐七姓家奴，內外五司各懷異志，並無半點附我。心情前來一看，深為可惡。今欲盡將七姓五司

一概殺之以消此氣。爰兄以為何如。趙仕登對曰。據主公言之。罪固當誅。但殺之無名。恐諸酋不服。某設一計。不如着人往諭五司七姓。說令公子竒棟監禁重慶。已雇半載。缺少支費。權與汝等借辦金銀百兩。應用待公子回來。還汝。彼倘允諾。另生他計害之。脫若稽違。按以抗逆主命律法。寘之重刑。則生死悉在掌握。而諸酋聞之。亦人人帖然自服矣。應龍曰。此計太妙。遂差朱敬往諭之。朱敬承命。逕奔五司七姓。處將應龍分付索銀之事。逐說一遍。五司七姓等聞之心驚膽戰。魄散魂飛。齊曰。我們室罄囊空。一時難以措置。乞兄回覆。千歲寬容。少許待我們備辦。前來交納。朱敬聽說。敬往回覆。應龍

去訖。朱敬既去，五司七姓乃私相計議曰：「今楊爺勒我們，要許多金銀，我們何以得來？若無金銀，我等都是死的。不如乘夜潛逃出城，往外營生去罷。不然，死在旦夕矣。」諸兄弟意下，何如？衆等答曰：「哥，言之有理。遂各打迭行囊，收拾路費，辭別父母妻子曰：『我們暫時出外，躲脫這事。待靜寧後，即便回來。你們不必思慮。』言罷，舉家大哭。正是：

平地風波起

飄零母子分

今宵形影吊

兩地暗傷視

五司七姓等，既已分別父母妻子，是夜乃一齊潛出播州城來，饑食渴飲，夜宿曉行，逕往四川黔江湖廣地方。

各處居止為旦夕偷生之計不題且說應龍一日陞殿見五司七姓久未交納金銀遂差酋長往催督之寨長得令逕往五司七姓家來入門只見老弱男女盈前而當事者竟無一人在家寨長心慌忙問丫鬟曰汝家長何在丫鬟答曰前日出城不知做甚去了寨長聞說急奔回報應龍將五司七姓當事者舉各逃走之事細說一遍應龍問曰當事者即家也既逃外方家眷可還在否寨長答曰家眷悉在應龍曰家眷既未走脫汝可統軍前去圍住將老幼男女一一拿來究罪不許縱情賣放如有此等查出重治決不寬恕寨長領命統軍逕往前來把五司七姓家圍得水泄不通將舉家老幼男女

朱敬送書

跋涉長途冒雨衝風何辭



往重慶府

承主命帶月披星不憚勞



征番奏捷傳
卷之三

鬻奴婢絲纏索綁一齊解送入府應龍不容分說將寨家老幼男女盡行屠戮殺父母而令子孫食其肉誅其夫而令妻子施其刑剝肉去皮燔心吸髓古之所稱桀紂斬脛炮烙之法莫是過矣五司七姓人民斬殺既盡應龍仍着寨長剝其家產火其房屋以絕後根寨長得令運來五司七姓家將金銀衣服首飾器皿寺物尽行搬出空地堂屋宇舍引火一併焚之須臾間但見

火氣撲天烟塵蔽日風聲括雜半空中走萬道金蛇焚氣盡騰過地氣深千一團烈焰山紅土赤霎時

碧萬屋齊崩水沸林枯一會裡千門及倒崑岡焚碎

炎海煮乾恍似楚霸王一炬咸陽西楚霸王燒咸陽宮殿火焚三月不

止儼若諸葛亮鑿兵赤壁

寨長既已引火燒燬房屋已罷遂着衆首搬運財物入
府報知應龍應龍大喜收下財物重賞寨長而太寨長
既去應龍退入後堂謂田氏曰今五司七姓男女屠戮無
餘屋房燒燬殆盡吾恨已足雪矣但當事者奔逃外方
不知下落是腹心之患未盡除耳如之柰何田氏曰太
君此事且慢商量如今孩兒竒棟監禁重慶半載有餘
向無音信回來未知否素安在且朝廷發放不識何時
盡費用度未審數否夫君可修書一封寄些銀子着人
送去密付孩兒收用免被他人臭肉夫君意下如何
龍曰妾妻不言我已忍忘懷美處着秀童取過文房

室

筆墨現

修寫家信一封令田氏取銀百兩包封完固

即分付楊標送去楊標領命帶月披星兼程而行不數日即至重慶府中不期聶鄉宦管家陡然撞着認得是楊家府人遂歸家告知主人曰今楊家府有一人來此不知做甚麼的聶鄉宦曰汝何認得他來管家答道奴僕見他衣服帽子不像我這裡的聶鄉宦曰既是楊家的人必然是帶金銀來賄賂官府者即着十餘人往搶奪之十餘人領命忙奔前來把楊標圍住楊標心慌知不是好事急將銀信拋擲地下抽身沒命而跑東逃西奔怕人捉住却似

失群的孤雀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

勢奮身冲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行路人。
脚快有如臨陣馬。

楊標將銀丟下。衆人舉低頭爭先拾銀。楊標方得走脫。
衆人拾起銀信。回付主人。聶鄉官大喜。道果不出吾所
料。遂拆開銀信。看罷各賞衆人而去。不在話下。却說楊
標走脫。忙如喪家之狗。急似脫網之獐。晝夜兼行。
不幾日。即至播州。參見應龍。即將至重慶府。被聶鄉官
搶起銀信之事。備說一遍。應龍頓足捶胸。怒罵曰。這天
殺的我素與汝無仇。何得搶我銀子。嗔罵不已。田氏聞
之急。出勸解曰。銀子小事。夫君何須着氣。今再寫家信
一封。另取銀子送去。有何不可。應龍曰。愛妻言得有。

即着秀童取過紙筆墨硯修寫家書。仍令四氏取銀百餘兩包封停當。即令朱敬分付曰。我今着汝送銀信往重慶府去。汝可一路要仔細防備。勿令人識出。誤了大事。朱敬答道。某自有區處。不勞主公囑付。遂辭應龍。徑出播州。夜宿曉行。數日。即至重慶。重慶府南至播州三百四十里。着楊順遂同入監。看取奇棟剛進牢城。但見

門高牆壯。地濶池深。天王堂畔。兩行垂柳。綠如烟點。視廳前一簇喬松。青潑墨。來往的盡是咬釘嚼鉄漢。出入的無非屠龍縛虎人。埋藏攝政荆軻士。深隱專誅豫讓徒。

朱敬進入獄中。奇棟見之。兩眼垂淚。痛哭而言曰。勞動

仁兄遠來。不知有何話說。朱敬曰。前次主公着楊標送銀信來。不期至此。被聶卿宦家人搶去。故今着我送銀子來。與公子使用。併家書一封。乞公子收下。奇棟接銀信在手。朱敬曰。公子小心。一二我即回去。日後再來問安。恐又傳外人知覺。不當穩便。朱敬因換了漢服。故得至此。不然亦難免楊標

故事

奇棟曰。先今回去。乞拜覆

猶言拜上此

我父母。說我平安。不須挂念。但未知幾時得歸拜家慶也。言罷。遂大哭而別。楊順送朱敬出監。而公不題。却說朱敬既去。楊順

曰

送回獄來。奇棟乃拆開家書。仔細觀看一會。但見其書

父字邊

汝在獄。苦楚無限。我心不忍。且爾母心懷快。寢食
悉忘。憂思懸。悲慟不息。柰關山阻隔。徒仰天泣血而
已。我今被屈。禍自天來。第雪裡藏金。終當自現。陰雲
蔽日。久必自明。然汝能替我完事。乃盡孝也。官事完
日。着人接汝回來。前令楊標帶銀百兩。付爾使用。不
期聶家途路搶去。今復着朱啟帶銀貳百五十兩。至
日。爾可收用。倘若不敷。另再與人借辦。一二待後加
利寄還。外無它言。只此字白。

奇棟看畢。遂與楊順計議曰。今父王寄銀二百餘兩來。我們儘彀用了。但不如把來。免箇人情。與汰司官討箇

分上求脫獄回家去罷。你心下如何。楊順曰：公子見得甚明。遂將銀二百兩。况沈鄉宦人情與法司官說了。法司准其分上。即修一本。具奏曰：臣某為懇恩決斷。沉獄事。播州宣慰司楊應龍干犯天憲。子竒棟代獄已。厘周年。竊思沉獄不決。有干天地之和。伏乞

聖裁早賜定奪。奉

聖旨曰：楊應龍犯法違條。子竒棟能致身代獄。頗有孝心。且久拘重監。情猶可憫。着法司竟赦放之。

聖旨發下。法司官遂喚禁子。提出竒棟。除了大枷。發放回籍。不題。却說竒棟既已脫獄。即同楊順日夜奔回播州。而太是日。應龍正坐大殿門。役稟曰：今公子全楊順

來了。應龍聞之大喜。即命進來。奇棟揚順直入殿前。與應龍盡禮。已畢。應龍曰。孩兒久拘牢獄。苦楚萬端。今日得轉回家。實天幸也。但不知因何得以脫獄。汝試言之。奇棟承父命。遂將脫獄前後事情。細說一遍。應龍曰。此孩兒高見。實超出尋常萬矣。言訖。奇棟即入後堂。拜見母親田氏。田氏見之。大悅。說道。孩兒居監一年。受盡多少苦楚。母親在家時。常思念今日回來。可喜。奇棟今日不肯。又離膝下。未能時奉。半言。望母親恕男不孝之罪。母子敘話已畢。應龍遂令庖丁安排筵宴。一則接風。二則解惱。是日舉盃飲。而散。却說奇棟歸家。應龍慈放心。肆惡無所忌憚。每怨恨朝廷。把他父子久羈。

牢獄衆當事官。勒要他多少金銀。于是每年川貴合驛
馬料程銀分文不納。播州自洪武以來每年進貢往貴
未則納水程銀若干。每年依期按季交納。自來如此。兩
惟應龍脫獄之後。每年合駟馬價程銀分文不納。

省軍門差人催取。反肆惡言。無慙暗立邪謀。志圖報恨。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楊七殺入宣慰府

應龍出榜募群雄

詩曰

榮枯禍福皆由命

得失存亡總在天

任他奸邪生巧計

笑來徒害自心田

楚漢爭鋒成何用

孫龐角智竟枉然

勸君休要行兇惡

留取芳名萬古傳

話分兩頭詞談各旨却說萬曆丙申歲冬十二月白坭
地楊七本是楊生得形容古怪性氣剛強專以賭博營
生飲酒無厭一日閑居無事往鎮市上遊耍行來數里
只見一所庄院甚是幽雅但見

門迎濶溝後靠高峰數十株槐柳疎林三五處招賢
客館深院內牛羊騾馬方塘中鳧鴨鷄鵝仙鶴庭前
戲躍文禽院內優游正是家有稻糧鷄犬飽架多書
籍子孫賢

那楊七看罷庄院稱羨不已遂抽身往前而行不移時
來到鎮市上但見一座酒店楊七即進店坐下看那店
時但見

古道鄉村路傍酒店。楊柳岸晚垂錦旆。杏花村風拂
青窄壁。邊瓦瓦白冷冷。滿貯村醪。架上磁瓶香噴。
新開社釀。聞香駐馬。果然隔壁醉三家。知味停舟真
乃透瓶香十里。社醞壯農夫之膽。村醪音芳助野叟之
容。神仙玉佩曾畱下。呂洞賓故事卿相金貂也解來。
楊七進到酒店。遂叫酒保提幾壺酒來。酒保素知楊七
是箇惡人。不敢遲捱。即提靠壁清酒兩壺。竹葉清酒兩
壺。魚一盤。肉一碟。那楊七自斟自酌。一口一鍾。把四壺
酒都吃盡了。即打發錢復往前走。剛行數步。那酒發
你起來。但見

頭重身輕。對白日。眼紅面赤。前低後仰。越清風東倒。

西歪浪々蕩々。前來好似當風之鶴擺々搖々。回去恍如出水之龜。指定青天呼罵玉皇上帝。踏開地府。要挈催命判官。裸形赤體醉。送惡行克楊貫子。楊七酒醉。迺途吠喝。迺來音來到陳策門首。覩見陳策家女人都在飲酒。楊七見那夥女人。生得標致。乘酒興。迺走進門來。那夥女人不知來頭。見他行得竟了。慌忙退入房去。便把亮榻關上。楊七一拳一脚。把亮榻打開。把那夥女人趕得沒路。楊七正趕間。忽陳策從庄上回來。撞見楊七。趕他女人。大怒罵曰。這樣光棍。奴才緣何白日在人家趕人女子。調戲是何道理。遂叫家童把繩索細將起來。送至官府問罪。說言未了。那楊七怒從

上起惡向膽邊生。打將起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六七尺。猛獸身軀。吐三千丈。凌霄志氣。按不住橫行恠膽。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似中箭殺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且饒揭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拱手。恰似頓斷韁絲錦鷄子。猶如扯開鉄鎖走猴獮。

陳策見他打來。只得躲開。遂斗起地方總甲。把陳策鎖了。送樂源縣。知縣審究。知縣當日陞堂。但見

為官清正。作事無明。無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辯曲直而後施行。鬪毆相爭。審輕重方纔決斷。閑則撫琴度日。也慮分理民情。雖然縣治。善臣

官果然一邦民父母

陳萊楊七跪在階下。陳萊具上狀詞。知縣覽罷。問楊七曰。你這畜生如何不知法度。飲酒無徒。白日闖入人家。趕戲婦女。從實招來。免遭刑法。楊七擡頭強辯曰。小的酒醉。是實。若趕戲婦女。並無此事。但陳萊捏詞誣告耳。陳萊說道。楊七趕戲婦女。是的。隣里可証。乞老爹原情。知縣曰。汝醉酒趕戲人家婦女。果是實情。安得巧辯說得。那楊七無言答應。知縣即按律定罪。擬坐飲酒撒潑之科。着皂隸採至階下。痛打二十板。一面取枷來。枷了。上批着數行字云。○樂源縣 枷號酗酒肆犯人一
名。楊七示衆。十一月十二日封上。寫着枷號一箇月。

枷杻停當。即將楊七送於囚獄裡監收。只見

推臨獄內。擁入牢門。擡頭看青面使者。轉眼見赤髮

鬼王黃髮節級麻繩。准備吊綑。揪黑面押牢。木匣安

排牢鎖鑰。殺威棒。獄卒臨時腰痛。撒音子角。囚人見

了心驚。休言死去見閻王。陰府有十殿閻羅王。榜察人間諸善惡者。只此

便是真地獄。

且說那楊七押到囚牢裡家。貧身獨。無人送飯。餓了兩

日。楊七無奈。遂哀告禁子曰。小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子。

今監禁于此。兩日未曾得一口飯吃。乞老爹容我出外

討些飯吃。度活殘生。願老爹萬代富貴。那禁子被楊七

這一話打動良心。遂放他日上出外。夜則收監。那楊七



沉酒逞兇白日青天無國法



七楊雷

按律問擬懲好德有明

律捕奏捷傳

一七五

往來街市乞食者。一月限期已滿。禁子。楊七帶出。開了大枷。發放回家。不題。却說楊七自歸家之後。遂心懷夙恨。頓起奸謀。欲報陳策之仇。一日。暗自思曰。我今被陳策這畜生。告我酗酒肆惡。為那狗官凌辱。如何消得此氣。不如往播州宣慰司。投見應龍。假說我知五司七姓逃去處。哄他興兵追尋。乘機殺死。縣官并陳策等。以報我仇。且得一箇大官做。却不是好。不然。在此處終無報仇之期矣。思議已定。次日。平明。遂打迭行囊。往播州而來。行不多日。即到宣慰司門首。只見應龍正坐大殿。楊七托門吏通稟。門吏報知。應龍曰。今外有漢出一人。來報機密軍事。應龍聞之。即令

進來。楊七進殿跪下。叩首連呼千歲三聲。應龍問曰。汝乃何方人氏。姓甚名誰。到此何幹。楊七應聲曰。小的姓楊名七。白坭人氏。今訪得千歲五司官。七姓民逃藏下落。特來報知。應龍曰。汝既曉得五司七姓下落。從實報來。楊七答曰。啟千歲爺。容小的緩。說來。楊七報道某家奴。今在某處居住。某土官。今在那家安身。某家奴今住在何處。某土官同那處結親。逐一說遍。應龍大喜。曰。汝既曉得五司七姓人民去處。即速與我拿來。重賞你。楊七答曰。五司官原服千歲管轄。七姓民原係千歲家奴。千歲若要拿來。甚不打緊。但望千歲收留我在部下。小小做箇頭目。大大做箇總兵。不說擒拿五司

七姓即去占奪天下。有何難哉。應龍聞說。心中大悅。連呼楊七曰。我兒我兒。你不扯謊。實有這樣本事。能替我。拿得這廝。管取你富貴無窮。楊七應聲曰。千歲放心。小的有此本事。管有時拿得他來。應龍愈加懽悅。即偽授楊七大總兵之職。着鎮守大灘關。待操練軍馬前去。楊七奉命。逕往大灘關把守。不題。却說應龍因楊七來投。知得五司土官七姓家奴逃走。下落。頓起梟謀。圖報仇隙。遂與趙仕登計議是事。趙仕登曰。今主公既欲擒拿五司七姓。以報昔仇。必須廣帶軍馬前去。方能濟事。應龍曰。要許多軍馬何用。仕登曰。主公有所不知。今五司七姓既逃。藏匿在四川湖廣地方。今欲前去拿他。必經府

州縣過倘若官兵攔截盤詰。起來將何處置。今廣帶軍馬去。彼若肯放前行。且自罷了。如不允也。即許時。就要弄動鎗刀起來。語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為殃。若彼先將我這邊人拿住。曉得此情。一箇莫想活了。如此。則是欲報仇。反取禍矣。應龍曰。依愛兄之言。將何區處。趙仕登曰。予有一計。足以行之。應龍曰。愛兄計將安出。仕登曰。主公可出一榜文。招集各處勇漢。漢併貴州。寺苗前來輔助。則可行事矣。應龍曰。愛兄言之當也。即時寫下榜文。令值班張掛朝天門外。其榜曰。

一要招宏謀大畧匡輔元戎者

二要招驍勇過人斬將奪旗者

三要招武藝出衆先鋒殿後者
四要招諳曉天文辨識風雲者
五要招熟讀兵書知識地理者
六要招深通醫術神聖功巧者
七要招察聽諸方市語鄉談者
八要招日行二百里疾走快路者
九要招精明卜術豫定吉凶者
十要招精通筭數錢糧數目者

張掛已畢應龍遂令寨長將逃亡五司衙門改為庄院
待後駐劄四方應募英雄寨長領運往前來將五司
衙門地方從新蓋起房屋改作庄院不題只因應龍出

下這張榜文後來招聚一夥強徒有分交三省軍民盡
遭荼毒我處婦女悉被姦淫但不知後來歸附者是何
姓名下回便見

○趙仕登議立軍師

揚應龍偽授衆職

詩曰

首種無知逞逆謀

敢支螳臂抗貔貅

欲聽風聲窺神器

豈識龍韜運帝京

三省共驚飛檄檄

九重坐見破酋城

聖朝萬載金甌固

堪笑窮鱗作釜遊

按下一頭話分二旨却說黃七原是浙江嘉興府

官員

嘉靖年生隆慶年

原名博覽群書精通

因姦淫人家婦女為學院黜退被人羞辱黃七嘆曰天

時尚有盛衰人事豈無得失且忍一時之辱可留後事

之成且如韓信始能忍跨下之辱後能成漢之大功我

今忝有薄才何愁無處安身即邀窓友孫時泰此人係

曾與黃七同窓讀書同遊西蜀后漢劉備之地照江縣名地

方開一課鋪美命卦孫時泰行醫大張牌扁掛于門首只

見各處客商居民求藥起課美命來者如市終日不休

如是者良久名馳四遠有一鹽商姓胡名榮江西人父

蓋至是回家后頗有資本聞得黃七星命有準一目前

來問命到舖門首但見帖一對聯云

鐵筆無私君子喜吾談造化

直言不隱鬼神怕我洩天机

胡榮笑曰這箇先生想是有本事的不然安敢誇此大口耶看罷直入舖內又見一對聯云

造化理微塵埃中能識宰相

先天數定談笑下立辨公卿

胡榮默誦一遍坐下言曰久聞先生五星準驗小弟賤造敢煩推筭運限何如黃七曰請公說下貴造來待學生推筭胡榮說下八字黃七仔細一查把前後吉凶事情說得如神見一般胡榮大笑曰先生真神人也遂取出命錢遞于黃七黃七收下胡榮曰先生負神鬼不測之机抱天地莫識之術目今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招

四方英雄豪傑先生若去應募富貴可勉者而待
在此日弄筆舌執黃七曰重承尊翁指教來日
行遂送胡榮出門而太回來便與孫時泰計議此
時泰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今有此機會或者是
弟富貴之候也議論已定次日天明收拾行囊即往
州而來但見四方應募者紛紛藉藉如蟻聚一般
黃七孫時泰即同衆入殿拜見應龍應龍大喜即
令駐劄于土司地方待次日報名衆漢得令各散
而太不在話下却說楊應龍既已招納各處強徒
次日陞殿集衆將諸酋拜罷趙仕登出班啟曰
今主公招集英雄欲報昔仇必
須要箇軍師方好行事應龍曰我手下勇將百員
昨日

募得壯士千餘要軍師何用趙仕登曰自古欲成大事
須得立一軍師若無軍師則將無謀畧軍無紀律事終
不成且昔湯王聘伊尹而王天下文王訪呂尚而興王
業漢王得張敖而登帝位光武求子陵而致中興蜀主
顧孔明而成鼎足符堅任王猛而據三秦此皆用軍師
之效也今主公必效法古人方可興矣行事乞詳審之
應龍聽說大喜曰愛兒言得有理但不知何人能曉矣
法善用謀謨趙仕登曰軍師非同小可必講六韜決定
勝敗存亡演三畧全知前後進退觀乾象預識天時處
坤勢深知地理道德無窮識人事之興衰神機有變
姜子牙之高深無事不精無術不曉者方可做得

區：庸材恐未克任依愚之見昨日應募豪傑約有乘
 餘是中或可選用主公可令前來共他講論一番看何
 人有文武全才即立他做箇軍師應龍曰愛兄之言最是
 即令值班前太值班領命去訖是時應募衆漢正在叙
 話忽值班來報千歲請列位豪傑議事衆漢不敢逆命
 即速前來望應龍叩首呼千歲三聲盡禮（羅應龍聞
 曰衆兄姓甚名誰藝精何業從實說來衆漢聞命（衆
 姓名根源并所習武技細說一遍試看那衆漢是誰

黃七 孫時泰 李旭 楊光隣 郭通 何邦寧

婁國 田一鵬 張讓 尚守忠 謝朝奉 吳金錢

石朝賢（共十三人） 九股七牌紅脚黑脚寺苗（共一千餘俱係真州種

衆漢報罷應龍即令趙仕登絕了姓名舉目遍覘但見
黃七孫時泰容貌邁衆像表脫俗即宣黃七問曰為將
之道何者居先黃七對曰智仁勇信嚴按兵法五者相
濟然後可應龍笑曰真大將才也言訖又問孫時泰曰
攻取戰勝之術何如孫時泰答曰某聞臨陣決勝遇敵
發謀如作文變轉豈有定着乎應龍曰真確論也復將
餘等一宣問舉各對答如流應龍大喜曰諸兄悉各
抱管樂奇才惟黃孫二公深諳孫吳兵法議論出衆足
任軍師之職黃七孫時泰對曰某等草茅村陋
才一身尚未能立烏能寄此重任應龍曰君子不偽
不妄飛公何謙烏即令趙仕登揀選吉日築起高壇

黃七為正軍師孫時泰為副軍師趙仕登何漢良二人在
部下李旭寺為謀士楊光隣郭通寺為督軍總管何邦
寧田一鵬為內司總管尚守忠謝朝俸寺為提督各分
守巡警吳金錢石朝貴寺為苗頭總督婁國張諫寺為
頭目定職已罷即令庖丁安排筵宴慶賀甚是齊整鋪
着錦繡花毡洞開朱門綉戶奇珍異品水陸並陳過雲
繞梁笙歌迭奏正是人間真福地世上小蓬萊有詩為
証

英雄羅列畫堂中授職加官喜氣濃簾捲珍珠香霧
藹筵開玳瑁瑞烟籠紅裙翠袖歌明月鳳管鴛鴦笙度
晚風飲到日西天欲暮高燒絳燭滿堂紅

光日飲宴應龍謂黃士孫時泰曰予得二公如周文王之遇姜子牙劉先主之得諸葛亮也若肯翊謀大事有所賴矣言罷衆各盡歡而散正是

東洋海裡聚了萬條蛟龍

西嶺山前奔來千隊虎豹

俗演我射集三卷道依板刊

吉曠僕客 改正

連聰野史 紀畧

名衢逸狂 演義

鎮宇儒生 音論

樊叅帥激殺楊將

捫風空談嘆陸沉

南華續寫古人心

帝閣隱書林

今世傳

凌雲閣

龍定使買益

樓真齋

無咳者

樓真齋

樓真齋

話說揚應龍既授衆漢官職次日陞殿即着寨長建
 龍興所忠義所馬渡新高岩所宣洞所令衆將統兵各
 處把守衆將領命去訖不覺晝陰撼指歲月拋梭時值
 四月天氣一日應龍駕坐琉璃大殿衆酋參拜已罷忽
 庖役叩稟曰有事不可不報無事不敢亂傳今鹽客歸
 家即前鹽商胡榮也久不見前來是時遍城俱無鹽吃特啟
 歲知之應龍聞說大駭遂謂正軍師黃七曰鹽者日用
 所需最不可缺今城中無鹽將何區處黃七對曰不妨
 鹽井出于四川簡州在成者前東一百五十里無判對繁民刁鹽課受
 地方主公可速着人前往買取是供衆用矣應龍然其
 說遂着顧自李兩畏友夫才等五人帶銀千兩往簡州

敗葉空。子見。新。命。別。應。龍。運。往。前。來。不。一。月。聖。
簡州城內看。天色昏晚但見

十字街。爇。煌。燈。火。九。曜。寺。杏。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
天。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鳴。畫。角。頻。吹。五。鼓。
樓。頭。點。銅。壺。正。滴。四。邊。下。霧。昏。單。舞。榭。歌。臺。
更。盡。烟。隱。閉。綠。窗。朱。戶。兩。佳。人。歸。綉。幘。雙。子。
子入書幃

李可畏。寺。見。天。色。已。晚。趨。行。數。步。遂。于。益。行。總。紀。雜。
言。家。跋。下。次。日。天。明。喚。懷。吉。學。天。平。彈。對。銀。子。講。講。
與。益。乃。定。下。了。益。事。且。過。聞。取。討。完。備。顧。人。打。

李可畏。寺。見。天。色。已。晚。趨。行。數。步。遂。于。益。行。總。紀。雜。
言。家。跋。下。次。日。天。明。喚。懷。吉。學。天。平。彈。對。銀。子。講。講。
與。益。乃。定。下。了。益。事。且。過。聞。取。討。完。備。顧。人。打。

風揚帆不幾日來到碁江縣界李可畏即令住船。驛馬進播州而太不題却說碁江樊叅將巡哨來至此處但見三隻大船泊在岸下。遂呼駕長道曰這三隻船裝載是甚麼貨物駕長答道三隻盡是鹽船。別貨樊叅將曰這鹽商是何處人氏駕長道是播州宣慰頭目李可畏。樊叅將曰既是楊宣慰買的可有鹽引沒有駕長道小的不知我。他來老爺問他。他道須臾李可畏到樊叅將問曰汝是何處人氏李可畏答曰小的。是楊宣慰部下頭目李可畏也。樊叅將曰鹽可是有引的沒有引的。李可畏曰道小的奉楊宣慰令特來買鹽。自己用商貨無引來。樊叅將曰如今

出生示禁禁者若敢違汝等為何不遵律法敢來與取言訖即
令家丁將盤盤起押李可畏奉鎖送監院問罪李可畏
寺大德曰稟曰小的這盤乃自己買用的非與販賣與官
人等為私私盤乞老爺原情不要盤羅樊叅將曰與
律有明禁汝人若無引即係私私盤安得巧辯仍令
家丁將盤起李可畏抵抗不與他盤樊叅將大怒曰無引
之盤便是私的即當盤起且律云拏獲私盤船貨入官
人當禁罪汝安得無禮便令盤起李可畏抗拒捨在
不與盤樊叅將罵曰這畜生不知朝廷法度敢
汝等欲討死乎李可畏頂假設是私盤亦罪
不將刑屬其妻其子令家丁將李可畏

鹽輸國課沒引私賄罪難處



禁 森 詰

汝南王

集 引 松 盤

集 引 松 盤 意 安 刑 心 太



征播奏捷傳 射集

寺四人盡皆殺了。獨支大才在店雇馬。馬未上船。剛至岸邊。只見樊叅將把李可畏寺殺了。嚇得魂不附體。急急奔逃。走回播州。而太樊叅將殺了李可畏寺。竟不稟明鹽院。把鹽盡盤入府去了。却說支大才走脫。晝夜奔馳。來到播州城內。但見應龍正坐大殿門。吏報知。應龍即令進見。支大才來到殿前。望應龍叩首。呼千歲三聲。已罷。應龍問曰。汝既回來。鹽可買否。支大才遂將船隻。其江被樊叅將盤去了。鹽併殺了李可畏寺情說了一遍。應龍大怒曰。這畜生敢這等無禮。我素與汝無冤。無仇。何故盤我鹽。太殺我頭目。此通天之仇。誓必報之。言罷。眾各退散。太訖。只因支大才報出這端事。精。

分交火焰叢中燒壞了數萬間屋宇人家刀鎗林內斷
送了千萬條蒼生性命正是

殺人不啻老共幼

放火誰憐舊與新

畢竟應龍後來用何計策來報樊叅將之仇且聽下回

分鮮

○應龍計議興軍馬

朝棟攻破偏橋城

詩曰

無端首賊逞猖狂

荼毒黔黎不可當

志在奸淫圖極樂

心思創業欲成王

出其不意攻無備

劫掠縱橫有紀綱

全是不仁行惡意

看他後日必遭殃

話說戊戌歲秋八月楊應龍因支大才報說樊叅將
益殺死頭目李可畏等事情不勝忿怒意欲提兵報仇
還未果決一日駕坐琉璃大殿聚集衆將遂與軍師黃
七孫時泰議曰予往歲為張氏之事被朝廷着官拿禁
重慶府半載迨子奇棟前來替獄我始得脫歸不期奇
棟在獄已塵周年朝廷竟不發放後用多少金銀買
當事官員方得脫獄回家如此之仇予欲報又美魯
數年兵微將寡糧草無餘恐不濟事故此遲回未敢輕
動目今兵多將廣馬壯人強糧草充積方欲興師復仇
忽報益客久不前來城中缺鹽後軍師設計着頭目李
可畏等往簡州買去不意來至碁江被樊叅將把鹽盤

了將李可畏等殺死如此。大明君臣明有威絕我輩之意也。今欲起兵報恨。先生以為何如。黃七孫時泰對曰。主公昔為拘禁。蓋謂有殺妻之罪。猶有說焉。但公子替獄至周年。猶不放回。是欲致公子于死地。此情難堪。然後用若干金銀。始放寧家。則當事官員。明係勒騙報仇。宜矣。且今李可畏等。買盜盜。未犯法。而樊恭將據把盜盤。太復將彼等殺之。然不惟致李可畏等無辜受害。抱恨九原。且實有欺主公之心也。論此情。深為可惡。禱此仇。尤當速報者也。但欲興師。當趁是時。秋高馬肥。兵強將勇。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則西蜀賈純。官僚可一鼓而擒。夙恨足消。而中原地界。亦徐人可以而矣。應

曰軍師高見深中肺腑當日計謀已罷應龍退入後堂

對田氏言之田氏曰夫君并孩兒受辱國困音今音語

頭目李可畏等無辜身死此通天之仇即當報復但當

令孩兒知之使豫先整頓軍旅行事應龍曰賢妻言得

有理遂着寨長傳令箭飛報長子維棟次子朝棟三子

奇棟一齊前來商議寨長得令飛星來報維棟朝棟奇

棟見應龍把令箭來宣想有急事即飛奔回家參見應

龍叩首言曰父王宣孩兒來有何分付應龍曰令孩兒

來別無話說慈歡興兵往報我往歲久獄之仇令頭目

李可畏等枉死之恨特令汝等軍馬未操者復加圍練

操未完者作速催目預候興兵休得遲慢維棟等

曰謹遵父土將令。即拜辭應龍。維棟竒棟乃往催糧草。而太斬棟。運至教場。點起人馬布列陣勢。操演武藝。試看訓練如何。但見

人々勇猛箇々。猙獰操練成武藝高強。棟選過身材壯健。刀鎗鋒利甲伏鮮明。騰々殺氣賽過六丁神凜々。英雄壓倒齊天聖。旗開處令似雷霆。馬到時人如熊虎重々。戈戟寒冰雪閃々。旌旗燦彩霞。

操演已畢。衆軍各散。而太不題。却說維棟朝棟竒棟。領父命操演軍馬。催督糧草者。一月有餘。一日入府。應龍曰。領父王嚴命。糧草俱已徵完。軍馬悉皆練熟。家主擇日興師。應龍曰。孩兒暫且前去待我與軍師計。

謀來報汝知。維棟朝棟奇棟聞命。遂拜辭。應龍各回本
 鎮太了。本鎮者各人鎮也。維棟寺既太。遂與黃七孫時泰
 商議曰：軍馬今已操練精熟，糧草舉各催徵齊完。軍師
 可擇選吉日良時，興兵動馬，何如？黃七等將星曆一查，
 回報應龍曰：今歲無行軍日期，必到明年己亥春三月初
 初五日，是黃道吉辰。此日乃可出軍。應龍曰：今歲既無
 吉日，就待明年春月也。罷計議已定，不覺日月似梭，光
 陰似箭。撻括又是一年，怎見得。

鳥飛

日中有金鳥

兔劫

玉兔

鳥飛兔走

何時

歌友

媧煉石補青天

天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

天缺事載史鑑之書

安能

燉膠

補

酒月

是時正值三月日期。應龍謂軍師黃七曰：「今當行軍吉期。軍師有何分付眾將？」願悉吐之。黃七對曰：「行師在名師出無名，則事不成。今主公出兵，願以朝廷官問應龍事情將將也之仇為名，但恐大明軍馬糧草不可勝紀。今以一隅之地，數萬之眾，而與彼角力，恐盡虎不成。反類狗矣。乞主公着量，不可造次。應龍曰：「軍師言之有理。但有一說：予昔居獄，吾恨五司七姓，不來顧我。願也後歸家，假說竒棟在獄，無銀支費，權與彼寺借銀几百兩應用。意欲乘機殺之，不期五司七姓知我有害彼之心。當事者盡皆逃走。于四川湖廣各處居住。今自起兵，即以追討五司七姓為名。軍師意下若何？」黃七對曰：

既有是情則師出有名而大兵前行勝可長驅而進庶
捲中原敗可收兵回國堅壁司守即異日 朝廷遣將
來征尤有是說推托不然則頰螳螂捕蟬黃雀抵後是
未得福而禍隨之矣且又有說兵法無統必至於亂頃
分次第方可管束應龍曰善于是封楊光隣為總兵太
元帥郭通為副元帥楊朝棟為正先鋒何邦寧田一鵬
為副先鋒尚守忠為採陣使何漢良為參謀吳金錢為
參將楊維棟統前軍楊奇棟統中軍石朝貴統後軍趙
仕登統左軍張仕教統右軍楊七羅浮婁國張諫皆隨
軍調用分遣已定衆將悉往教場點起鎗手軍九百刀
手軍八百馬兵三千紅腳苗五百打前砧黑腳苗五百

隨後跟九股七牌寺苗。居中策應共計萬餘人。馬當先。先鋒朝棟頭帶鳳翅盔。身披魚鱗甲。手執雁翎刀。足穿虎皮靴。騎着青鬃駿馬。極其猛健。那馬何如。但見形如虎豹。健比後猊。蹄至脊高八尺有餘。頭至尾長一丈以上。雙耳稜々。削竹兩目。炯々懸星。四蹄掣電。追風一鳴。龍吟虎嘯。日行千里。過都越國如飛。力勝九牛。峻嶺高山。直驟頭絡着八寶攢成玉勒。身披着百花砌就雕鞍。玲瓏金甃响叮噹。錦綉珠嬰吞爛熳。統領軍馬。直奔前來。假以五司七姓。逃出隣境。領兵追討為名。一路上但見

黃雲緩。聽鼓聲。振遍地如雷。黑霧弥漫。見旗幟。

搖。亘天若翳擾。攘。前驅後馳有許多鉄騎銅
紛。紘。左引右控。數不盡雕弓羽箭。西軍性健姿
。姿。髡鬚。休誇十萬貔貅。番馬咆哮。絡。鐸
。金鬣鋼蹄。那計三千駉牝馬軍。則一衝一突。步卒
則或後或先。躡。人。體。無非是奪旗斬將
之雄粗。去。箇。彪形。都不讓扛鼎拔山之勇。櫻
鋒。刃。往來衝擊。勝飛梭。運戟揮戈。旋轉交攻。欺快
。鵝。重。緩。亂中隊伍變長蛇。惡狠。雄糾。
靜裡威儀藏伏虎。文衣雕袂。的是沒遮欄。真太歲何
愁他計出百端。碧眼黃鬚的。乃攬灾禍小魔王。不怕
那兵行九汰。雷甚周之。穢。威過漢之。匈奴來時。岳

撼動烏獲姑敦有聞之頭眩膽破到處波瀾洶湧孟
賁力能生見之屎滾尿流

軍行七日。即至偏城時夜已四鼓。巡城軍校聞得鑼鼓
喧鬧。軍馬紛紛。魂飛四極。魄散九霄。即忙擊鼓報知陳

指揮諱

陶指揮諱

劉指揮諱

三指揮。正當睡熟。

忽聽外面擊鼓急。抽身而起。各出衙來。問是何事。軍校
忙近前跪下。稟曰。老爺禍事了。

三指揮曰。禍從何
來。軍校曰。城外鑼鼓喧天。軍馬遍地。不知何箇造反。那
賊劫城。特來報與老爺知之。三指揮聞報。驚惶無措。即
令軍校緊閉城門。往來巡守。亂將木石灰瓶一齊打
打得箇兵沒躲處。一箇不敢近城。盡關太平。少頃

光隣教分一支一馬去打南門。一半去打東門。自家止住西門。止有北門無人。太打衆將得令。擁兵各門攻。城門几破。灰甌木石盡用。無有陳指揮見勢危急。謂陶劉二指揮曰。賊兵攻城將破。我們不如領兵出城拒敵。決一勝負。兄等以為何如。二指揮曰。賊兵初到。其鋒甚銳。且城中軍馬有限。若出去戰。正如一木之樑。不足以橫絕壑。一夫之勇。不足以駕洪濤也。但不如私奔出城。往外求取救兵。再來恢復罷了。陳指揮曰。二兄也說得是。遂袖身往北關而走。三指揮既已出城。衆軍民即開門投降。朝棟寺領兵進城。驚天動地。逢者就剝。遇者就砍。將軍民殺死約萬餘口。逃居此處。五司土官七姓家。

奴并續娶妻妾再生男女一併擒拏梟首剗出心肝千
刀萬剗以報徃仇東城秦家新娶媳婦王氏容貌嬌婉
半姿俊雅生得

冰肌藏玉骨衫領露酥胸柳眉積翠黛杏眼閃銀星
月樣容儀俏天然性格清體似燕藏柳聲如鶯囀林
半放海棠籠曉日纔開芍藥弄春晴

那朝棟看見他生得標致逸興勃揚春心頓發即拿太
暗地裡把衣服裙袴剗得精光赤條條幹事那王氏無
奈只得憑他舞弄倘不依從舉刀就殺于是遍城婦女
魏美者盡被姦淫老醜者舉各殺死倉庫錢糧盡數
太迨至天明城中得生居民始知播州兵來作反正

晴空轟霹靂聚幾群猛虎豺狼平地起風波起無教

蛇惡蟻崑山失火災難避玉石俱焚勢可悲畢竟賊

如何下回便知端的

詮偏橋衛在鎮遠府城西六十里

所轄地分武官鎮守處所

○江軍門領兵勦寇

楊朝棟劫掠綦江

詩曰

秋蟬曾未覺秋風

禍福端由人事中

非數相逢終惡結

冤家聚會定多凶

韓彭殂醢同誅逆

灌汜誅夷共恃雄

只有正人交誼合

富貴貧賤絕亨通

話表朝棟攻破偏城殺死五司七姓軍民人等不覺天

已勅亦明遂復領兵回恣攻打東坡黃坪紫江白坭貴州
數重以一時未得准備盡被攻破楊七遂將白坭陳秉老
幼田方女見奉家殺得罄盡以報昔日之仇樂源知縣聞風
走履未被所害但軍民婦女擄殺無筭正是

霧鎖青山雲裡滾出一夥沒頭神烟迷綠樹林邊擺
看幾行爭食虎纓鎗對小圍遮定吃人心肝的小廝
王棍棒雙小簇擁着不養爹娘的真太歲

朝棟攻破數處領兵復來攻黔飛練飛練軍校探知
赴楊都司諱潘經歷諱衛內稟白今楊朝棟引兵

劫掠郡縣不日將至此處乞老爺修防禦都司
經歷聞報心驚膽戰即令衆軍晝夜巡警把守築寨

選將逐酋 鼙鼓頓開 林



吳 擊 楊 酋 驅

吳 除 暴 廢 旗 曳 拂 樹 梢



通鑑奏捷傳 射集

門隄防楊酋兵到分撥未了。忽報酋兵已近城下。旗影

遮天。喊聲震地。朝棟軍士攻城。楊都司使軍校一隊

放箭。將木石流星滾下。朝棟等見箭如飛。蝗損禾稼也

飛齊起遮蔽天日石似雨點。遂鳴金退兵。馮更仍統軍沖擊城中。

不能支。遂破酋兵一隊。擁進楊都司潘經。歷奮勇力戰。

酋兵勢大。不能抵格。俱被殺死。正是

烏雲黑霧群鴉噪 白日青天雙鳳飛

○玄真子題詩嘆曰

揮戈仗劍建功勞 腰金衣紫佐君王

加冠賜祿恩榮盛 駟馬高車氣勢昂

紀信昂昂終為漢 睢陽死節志存唐

英雄一死須常事

千古令人情感傷

○玄真子義詩吊曰

擾：城堤盡賊戈

黎民荼毒奈他何

可憐立國安邦將

一任其視逐太波

是日天昏地暗女哭男啼劫太庫銀四千餘兩各衙門

印信盡行收擄搶掠百姓財物殺死軍民男女不計其

數可憐百萬生靈盡作一城怨鬼真是傷慘恚見得

黃雲慘淡白日陰沉巷陌內鬼喙神嚎街市上見

女哭亂兵擾攘搬刀弄劍沒頭神惡黨紛紛放火殺

人催命鬼軍兵逃躲教場好做放牛場官吏潛藏

會靜如梵剎眼出頭的登時喪命悔氣的立刻亡心視

綠林賊黨霎時生。漢末黃巾今再見。

話分兩頭。却說貴州江軍門諱鐸探知楊朝棟興兵。攻破東坡黃坪白坭紫江飛練寺。處燒劫庫獄。姦淫婦女。搶擄財物。殺死楊都司潘經歷。并軍民人等。忙修一本差人星飛具奏。朝廷復行文各哨點起官軍萬餘前來抵敵。不知楊首軍馬操演開熟擅工騎射。我軍訓練未精。紀律混亂。兩陣對員。戰未數合。我軍大敗而走。楊首追趕十餘里。始退。殺死官軍千餘。哨兵二千有餘。將官數員擄去者不計其數。我軍離二十餘里。江軍門收點敗殘軍兵折損一萬有餘。江軍門嗔怒不已。遂回本鎮而太。再整軍旅前來征勦。不在話下。却說朝棟等得

勝鳴金收軍。回轉本營駐劄。是夕設筵慶飲。衆各大醉而退。次日天明。朝棟分付軍士飽餐戰飯。全裝被掛。張一樣十把銷金傘。執一色十頂簇寶旌。金鼓震响。驚天地。旌旗晃動。耀雲霞。黑脚軍手各執一根鉄尺。向前行。黑脚軍奉各拿一條鉄棍。隨後走。行不多時。逕到綦江城下。綦江縣在四川重慶府南二百里。編戶五百。無丞里。簡僻民淳。重慶南至播州宣慰司三百四十里。巡城軍校飛報馬知縣。請馬知縣正堂升堂而坐。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良。少年向雪案。攻書長成在金

人君所居之地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

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無

老讚歌喧市井。攀轅截鑑。名標青史。播千年。勒石銘碑。聲振琴堂。傳萬古。慷慨文章。欺李杜。賢良方正。勝龔黃。

坐堂未久。忽巡卒來報。城外酋兵數萬。攻打城池。勢甚危急。請老爺作速發兵逐之。少遲延。禍將及矣。馬知縣聞報。大驚失色。忙着門吏請房遊擊諱樊參將。

陳守倫諱商議曰。今楊酋引兵攻城。甚是危急。望三先生如何解救。一則為朝廷出力。二則為萬民釋危。至緊之事。伏乞施呈報國之良才。大顯精忠之妙用。頭無推阻。房遊擊曰。致身竭力。臣子職分。敢不悉心。第此間糧少兵稀。不可出敵。但當堅閉固守。乘機擊之。說言未

書忽報楊首已打磚石接上城了。房遊擊樊叅將聞之，星忙披掛上馬，提鎗飛奔迎戰。行未數步，正遇酋兵房遊擊樊叅將，抖擻精神，殺死楊兵十餘人。兩將鏖戰多時，奈後無救援，城門已破，諸酋又各進城。房遊擊樊叅將抵敵不住，正撥馬逃走，却被朝棟奇棟往後一刀斫來。二將躲閃不及，死于馬下。陳守備正披掛上馬前來助敵，但見房遊擊樊叅將已被楊兵殺死，怒氣填胸，拍馬舞鎗，直取朝棟。朝棟躍馬飛刀，付面交還，兩下廝殺，俱死。

一車一往，有如深水戲珠龍。一上一下，却似半空飛。金虎左盤右旋，好似張飛敬呂布。前迴後轉，渾如

德戰秦瓊九紋龍忿怒三尖刀。只望頂門飛。跳澗崖
生嘆。夫八矛不離心坎刺好手中間逢好手。紅心裏
面奪紅心。

戰未半晌。楊光隣郭通何漢良寺簇擁前來。把陳守備
困在核心。陳守備見勢大身孤。不能取勝。正撥馬抽身。
突圍而走。衆酋團團圍住。不能得脫。措手不及。被楊兵
亂鎗刺。死落馬。可憐半世英雄。到此一籌莫展。正是
忠邊強。白日青天無國法。忠良受害。口碑青史有芳名。
○玄真子演至此處題詩一首吊之。

○詩曰

鏖戰酋兵血刃紅

殺身報國盡孤忠

將軍三將河漢事

敢義捐生萬載功

○玄真子又詩嘆三將軍曰

混殺多時力不加

人亡馬死亂如麻

可憐樊房陳三將

同日同時血染沙

朝棟既已殺死房遊擊樊參將陳守備逕往衙來尋捉
馬知縣馬知縣聞得膽戰心寒忙入後堂書房中躲
朝棟見馬知縣不在即同田一鵬何邦寧楊光隣等
往後堂而來只見書房門緊閉朝棟將刀劈開拿着馬
知縣厲聲言曰快取金銀寶貝來饒汝一命馬知縣
聲罵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品利烈士不毀節以求
汝後國逆賊天人共戮要殺就殺我何懼汝要金

寶貝一毫無有。朝棟大怒，舉刀斫來。何漢良止之曰：先鋒息怒。看這小知縣，有甚麼金銀寶貝，殺之亦是無用。徒傷其命，不如饒他。太罷。朝棟曰：看何叅謀分上，饒你命罷。遂放馬知縣手，逕往前來。恰遇着鄧典史。是時正來與知縣挺身直司謀拒敵故為所獲朝棟教人揪住鄧典史，挺身直人應諱立。面無變色。朝棟罵曰：你這狗官，好大膽，敢不跪下。鄧典史厲聲罵道：無知反賊，恨不得殺汝以報朝廷。肯屈膝于汝，以求生乎？朝棟大怒，將刀齊膝腕處斫為兩截，死於非命。玄真子題詩一首贊之。

○詩曰

遭此強良不可當

忠臣烈士喪郊荒

可憐節死鄧典史

青史名標萬古揚

朝棟將鄧典史殺死。遂往衙內將家眷盡皆拿了。庫內錢糧悉皆劫去。牢中囚徒舉各踈放。殺死居民鄉宦。搶擄財帛貨物。不可勝計。婦女有美色者。洗剝精光。赤條條儘意姦淫。朝棟發令復欲揮兵前來攻打重慶府。報昔苦禁之仇。何漢良阻之曰。先鋒不可。我等已攻破數。即是時必有官軍前來攔截。不如收兵回太。將後再來報仇。不然恐官兵一旦擁至。四圍困住。我等皆無生路矣。楊朝棟曰。參謀言之是也。遂帶領美色婦女千餘。催促軍兵。逕回播州而太。不在話下。

○房夫人追殺官軍

楊朝棟收軍回播

詩曰

為人莫作婦人身

况值兵戈阨亂辰

婉轉蛾眉隨戰馬

娉婷麗質逐酋兵

蔡琰胡笳歌正咽

明妃荒塚草猶青

可憐野水沙場骨

多少香閨夢裡人

話不重叙却說房夫人聞得房遊擊領兵拒賊不知勝

負若何正憂慮間忽小軍走入後堂來只見那夫人

頭帶鳳冠身披霞袞飄飄綉帶後堂中散撲鼻的蘭

麝香隱隱珮環公座前聽盈耳的叮噹响雲履襯一

勾蓮瓣官花映兩朵辨腮柳眉星眼分明王母下瑤

臺月觀花容彷彿觀音離南海端嚴相貌穩重身材

生來綉閣蘭房可是天香國色分明一片無瑕玉果
是清虛殿裡仙

小軍即忙跪下道稟夫人得知老爺被酋兵殺死了房
夫人聞說淚如雨傾不勝忿怒即速披掛綽刀上馬領
其部落追趕出城未報丈夫之仇房夫人雖是裙釵女
流權謀出衆胆畧過人弓馬閑熟武藝精通更兼人物
端莊善能談論怎見得但見

面如滿月貌似蓮花身體潔白修長語言清冷明
舉動時威風出衆號令處法度森嚴密拴細甲豈同
綉襖羅襦緊帶盔刀不比金環玉佩上陣時柳眉倒
翠凝鋒處星眼圓睜慣騎戰馬鳳頭鞋定鐵料鞵

使鋼刀烏雲髻金冠束定包藏斬將寨旗志撒下朝
雲暮雨情

趕至城外五里之地正遇酋兵房夫人奮力舞刀飛
追戰殺死酋兵十餘人朝棟見房夫人趕投前來各燒
回馬冲擊房夫人見事不諧勢孤無助急撥馬奔走四
城剛轉身時却被酋兵一刀砍落水中而死

玄真子題詩贊曰

戈戟森嚴十里周

單刀獨馬雪夫雙

噫嗟食祿忘君者

展卷聞風豈不羞

楊朝棟殺死房夫人復捉兵入城把馬知縣綑縛起來
通駕執結便即回兵不然把湍城百姓一人不畱併汝

一燕殺死馬知縣自思曰我食朝廷俸祿身死國難時
分當然但遍城百姓無辜受害我心何忍展轉尋思無
計奈何乃援筆寫執照一帋付與朝棟朝棟接在手全
衆從頭覽竟遂着酋兵解縛放馬知縣回城朝棟等方
纔放心收兵而返正是

反國叛臣兇勢大

朝廷紀法藐如閑

是日賊兵過處天昏地暗鬼哭神嚎大家小戶閉門不
出真好慘傷光景怎見得但見

抱頭鼠竄顧不得名公巨卿賢士大夫束手拘四方
顯得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攻州破縣驚散商賈農工
枕訊獻俘不揀跛跏高矮傀儡：傀儡：益音驅逐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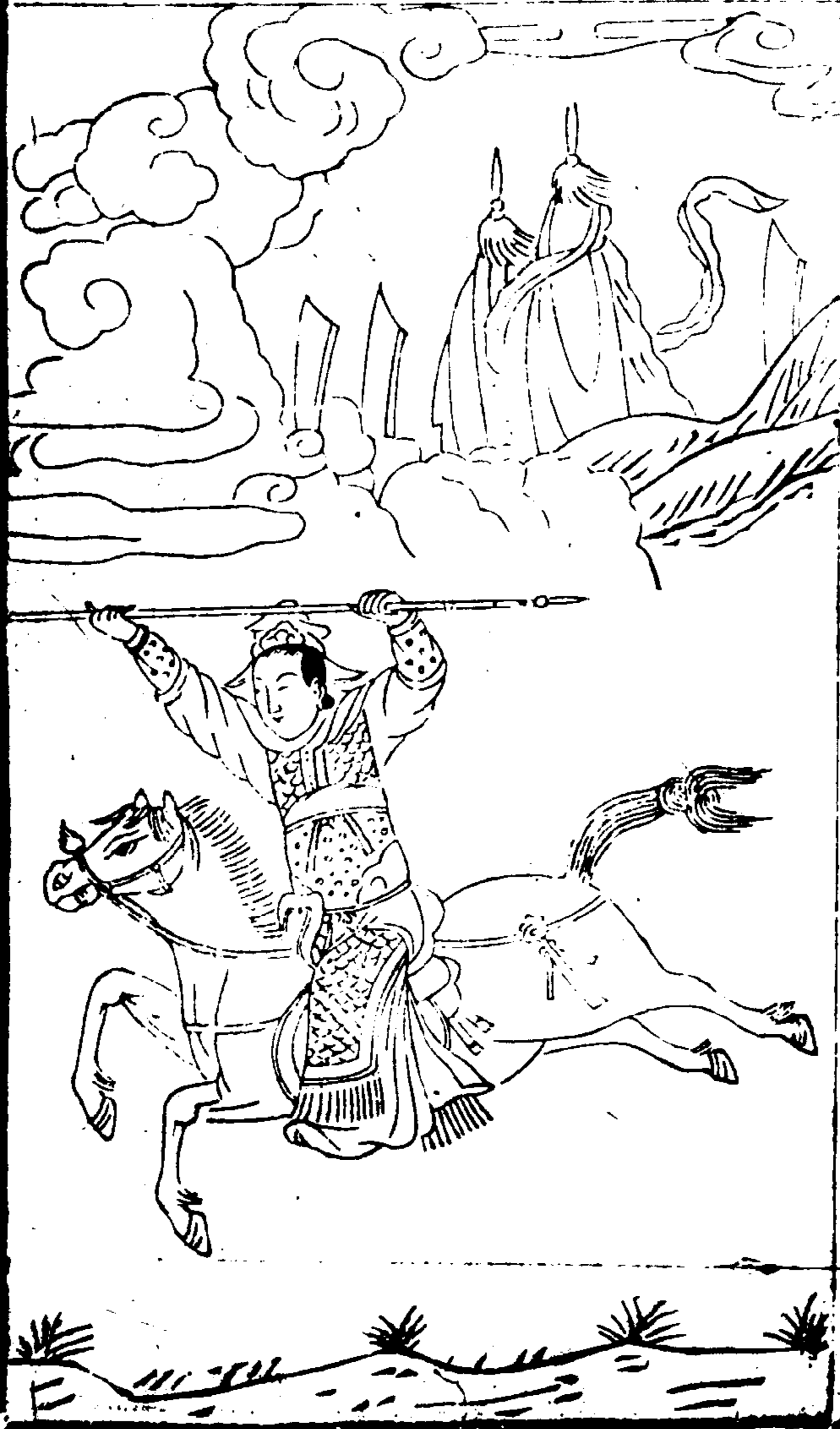
口離故都恓、惶、網羅若大生靈歸播地飢、渴、
飲、慘、寂、恁禁瘴雨蠻烟暮宿晨征荒、涼、難、
比吳山楚水程途立限豈容他捷足爭先時刻有期
不許恁尖鞋落後淒、楚、咧、囉、調、弄、薰、風、引、將、鬼、
哨神嚎啣、嘈、琵琶音彈夜月惹起男啼女哭正
是流洟眼觀流洟眼斷腸人聽斷腸聲

○玄真子論曰應龍敢以肆行翔逆而公然典 朝廷抗
三尺之法者良由前經畧使及一時當事諸公特為
姑息應龍聽勘止於松坎地方院道就而問之不出
前之境玉謬聽楊順之言願償黃金若干代為奏
請以寬鈇鉞之誅經畧使還京奏牘之墨未乾而犯順之

謀日起三省隣近之民何辜而遭此酋屠戮之慘哉
養虎遺患一時當事諸公不得辭其責矣
却說朝棟等收兵回轉夜住曉行不數日竟至播州城
內把守人員報知應龍曰今公子并衆將領兵回來現
在門外等旨應龍曰令他進來朝棟全衆將齊至殿前
望應龍大駕五拜三叩頭呼千歲三聲盡禮。羅各分
立列兩班應龍曰汝等領兵出外攻戰事體如何朝棟
對曰父王在上容孩兒說來朝棟遂將兵圍偏橋破
坡據飛練殺死五司七姓并楊都司潘經歷斬擄官軍
萬餘破碁江殺死房遊擊房夫人樊叅將陳守備劫
庫銀收擄印信搶掠財物無筭帶得美女千餘回來

鳳眼雙睛怒揮寶刀張大

房夫入追



戰楊朝棟

虎威一科期誅渠寇雪夫



情從頭說了一遍。應龍大喜曰：「是乃諸將之功也。」諸將叩首曰：「此主公天威所致，某等何功之有？」叙話已畢，應龍遂令庖丁設宴，與衆將慶功。衆將悉各大醉而散。諸將既去，應龍退坐後堂，展轉思忖，自悔于心。迺謂朝棟曰：「孩兒，我有一話對汝說。朝棟對曰：「父王有何分付？」應龍曰：「汝今領兵出外，殺死五司七姓，并漢官等，雖足報往昔之仇，但恐當方守臣奏知，朝廷合兵來攻，祇虞寡不敵衆，弱不敵強，縱有蓋天地之雄威，亦難當天下之兵也。是事不當穩便。孩兒宜思慮而豫防之。」朝棟聽見父言，低首沉吟，悔之不及。乃應聲曰：「此事不妨。孩兒自有良策可保無虞。」應龍曰：「孩兒有何妙計？」朝棟曰：「其

注云是食足兵萬戰萬勝今軍馬已有數萬孩兒再水
操練復攢積糧草以備漢兵前來孩兒帶回婦女千餘
今把充為樂戶娼妓也招引各酋歇宿日取賣姦之資以
補軍費則兵足食足萬無一失且有天險關津更有勇
將把守彼須有一百萬雄兵亦急切莫動搖矣乞父王不
必憂慮應龍曰孩兒所言雖是猶宜小心仔細設防恐
視等閑朝棟曰孩兒自有方畧遂拜辭應龍而太不題
却說應龍次日陞殿眾酋拜訖遂問軍師黃七孫時泰
曰前日起兵除滅五司七姓并漢官等吾恨雪矣但異
日朝廷知道這事將如之何黃七孫時泰對曰夫大
恩仇必報理之當然今事已行難以追悔但宜操

馬積草屯糧修砌城壕把守關隘預備官兵前來則
事矣應龍曰軍師言得甚當今朝棟操練軍馬去了
令維棟竒棟攢督糧草郭通修砌城壕復分付各將把
守關隘防禦官兵進發分遣已定維棟等已奉命去訖
郭通得令遂統集衆酋修整安身海龍固是圍寬平高
險左養鷄右養馬四圍復修砌幾重城垣約高三丈餘
尺只見

面：岩山如壁立

重：險峻似生成

圍後地勢平坦即令衆酋挖作深溝河水長流不絕但
見

波開湧躍過三丈

勢欲飛騰上九天

國內儲積錢糧七百餘庫精兵數萬把守中營正是在任汝多謀諸葛亮應難設計破重城是圍之外大小險隘關津約十餘處處處修砌堅牢重雄兵鎮守真個是猛虎坐山林鳴金驚不動應龍自恃關圍險峻將士雲集可以拒敵不知天戈所指百舉百克而地利不足恃也玄真子題詩嘆曰

楊家地利如天險 儼若猛虎坐山林
不知地利非為險 還要人謀計策深

○玄真子論曰應龍寵妾殺妻罪崇惡極據律應加重刑皇王已從恩宥則應龍當回心向道省身修德以朝廷超拔美意是亦不失為忠臣矣奈何稔惡不

而肆行荼毒睥睨神器圖報夙仇志何壯也治朝
收兵回籍暗室沉思恐 天兵時臨難以抵禦殆有
悔心嗚呼應龍何始之壯而終之怯也蓋亦天理人
心之不容泯歟

○朝廷遣將征應龍 總兵調軍往播地

詩曰

星斗依稀玉漏殘 鏗鏘環珮列千官

露凝仙掌金盤冷 月映瑤空寶闕寒

禁柳綠連青瑣闥 宮苑紅塵碧欄杆

皇風清穆乾坤泰 千載君臣際遇難

話說蒸江馬知縣被楊朝棟逼勒寫了執結復回入城

即着公差星飛報知巡撫巡撫聞報即修本遣使代表
朝廷當日四川軍門湖廣軍門貴州巡撫湖廣巡撫重
慶高推官等悉各具本赴京次日

皇帝早朝陞殿兩班文武朝見真箇是吾朝君聖臣賢恁
見得但見

奇、怪、麒麟出現聖人在位顯禎祥、翔、鳳

凰來儀明主當朝呈景瑞諫官言官鯁、直、勇往

而直前左輔右弼烈、轟、心諫而恐後萬邦有道

熙、皞、不聞紫芝之歌南山四皓采芝歌曰

可以樂四民樂業嘍、開、咸上河清之頌宋

河濟俱清照為只見那文班聚立整、齊、

能宰相又見那武班排列鏘、濟、俱是豪傑英雄
個、都胸中懷蘊着皎、潔、精忠報國騰蛟起鳳
的才華人、皆腹內包藏着凜、烈、撥亂安危紫
電青霜的節操洞、矚、意如城口如瓶拜舞於丹
陛欽、敬、手容恭足容重侍立于金階文官治郡
正、堂、磊、落、可比那商傳說湯伊尹周姬旦
齊管仲魯猷子秦百奚燮理陰陽田豐年稔武官壓
寨雄、壯、猛、威、有同那周呂望趙廉頗燕樂
毅吳孫臏漢鄧禹晉謝安調和鼎鼐國泰民安君敬
臣、敬君停、當、如魚似水措社稷于和平文愛
武、愛文和、睦、併力同心保國家而安固你看

那九域歸心遠々近々尺地寸天皆入貢誰知道八
紘九州之外有八紘出淮南子仰德南蠻北狄盡朝天立
網紀循法度逐諛臣電走星飛紀大功忘小過愛忠
良雲濕雨潤但願民康物阜皇朝綿一統之畧地久
天長聖主介萬年之壽

群臣山呼拜罷

皇帝問曰班齊不齊當駕官奏曰文官不少武將班齊
皇帝曰既是班齊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朕捲簾朝散道猶
未了黃門官俯伏金階奏曰今有四川湖廣貴州三省
軍門并各巡撫等官具有表章上達

天庭當駕官捧上御案展開文表

皇帝啟重瞳一看但見三省官員奏本皆陳一事其本曰
四川播州宣慰司楊應龍并子維棟朝棟竒棟等謀為
不軌累造大惡招集克徒逆黨圍楚偏橋焚掠東坡殺
戮如麻攻黔飛練殺楊都司潘經歷陷蜀碁江殺房遊
擊樊叅將陳守備并殺士卒百姓無筭釋放囚徒姦淫
婦女搶奪官印倉廩庫藏盡被擄去若不早行勦除他
日養賊勢甚於虜為國之大患也臣不勝惶懼伏
乞

聖斷

全文載征播事略

皇帝覽罷大怒曰可惡這廝橫行劫掠妄殺良民不遵先帝
封章輕犯累朝爵土于家不孝于國不忠即遣七省總

兵官前去勦滅運支七省錢糧刻期報捷急征七月
勦八年雖日費斗金不惜務將楊應龍解赴京師碎屍
萬段奉

聖旨欽差

湖廣支撫院 諱可大 號簡亭

四川李撫院 諱化

貴州郭撫院 諱子章 號奇環

新設偏沅江撫院 諱

重慶李提督 諱承勳 號景山

重慶董推官 諱

劉總兵 諱挺 號省吾 江西南昌人

陳總兵 諱璘 號龍崖 廣東韶州人

吳總兵 諱廣 號少武 南紹人

李總兵 諱應 號仁 字九溪 衛人

王總兵 諱鳴鶴 號漢 冲淮安人

陳副總 諱寅 號賓 字金卿 衛人

李總兵 諱選 號心 字宣州 衛人

馬總兵 諱孔 號 字英

童總兵 諱元鎮 號葵

徐參將 諱仲嘉 號

蔡參將 諱兆吉 號

汪參將 諱如淵 號

楊參將 諱元顯 號

魏監軍 諱養蒙 號星吾

楊監軍 諱寅秋 號

張監軍 諱文耀 號芝陽

阮守備 諱士奇 號

陳守備 諱雲龍 號

白守備 諱明達 號

彭總兵 諱 號

王參將 諱嘉綸 號

朱參將 諱鶴齡 號

張參將 諱秉忠 號

謝遊擊 諱崇爵 號

張監軍 諱 號昉

胡監軍 諱桂芳 號瑞

朱監軍 諱南英 號嵒

陳守備 諱大經 號

王守備 諱芬 號

鄧把總 諱 號

黃把總諱

馬指揮諱一龍

大小等官前往征勦差遣已定次日

皇帝復設早朝群臣拜罷問兩班文武曰朕昨遣兵征勦
應龍諸將官員誰可掛都總兵之印說言未盡班部中
閃出一員大臣

兩手補完天地缺 一心分破帝王憂

怎見得好一員大臣有詩為証

○詩曰

獨上彤庭領縉紳

唐虞交會慶君臣

三公首相華夷表

一念純王宇宙春

事出蕭曹因陋漢

功收傅伊已卑燕

兩儀奠位群生遂

稷契臯夔總後塵

紫袍金帶象簡當胸向前跪下衆視之迺當朝宰輔趙志臯浙江人奏曰臣舉一人姓陳名璘廣東韶府籍見任總兵都督同知鎮守湖廣偏橋地方其人論文有孔孟之才論武有孫吳之智胸藏天地莫識之機腹隱鬼神不測之術足掛都總兵印 陛下若用此人總督師旅而揚酋可即擒矣伏乞

天顏採聽

皇帝准奏即降

聖旨着兵部即便差人賁 勅持印前往湖廣偏橋而大當日朝罷兵部撥一員軍官賁

聖旨前行使臣奉命晝夜奔馳不數日即至偏橋地界當日陳總兵正在坐衙忽人報道有

聖旨到來宣取將軍征播陳總兵聞說整笏出廊迎接入衙焚香俯聽宣讀已罷叩首謝恩佩都總兵印設筵管待使臣回京一面收拾鞍馬器械領兵往播州而行正是皇華

天子使馳駟去如飛這一位總兵年登七袞謀畧過人真是朝廷一將星也怎見得但見

心懷忠義志立功勛才兼文武敢期方召壯猷策抱安攘每笑桓文霸業仁風四佈討富庶樂田園水月一簾處謳歌頌琴鶴兵強馬壯雲屯的萬灶

貅劔客材官日接的千人英傑連營萬里守邊時
有百萬水犀兵保障一方出操時練就三千射鵰手
聞風而夷虜消魂望氣而酋蠻喪膽正是西南半壁
擎天柱荆楚安邦架海梁

陳總兵奉 勅引兵去訖

皇王復勅部院都御史李公

諱化龍

致 天之伐設

策規方賜尚方寶劔一把以賞罰用命不用命之衆仍
勅三省巡撫郭公 趙公 支公令得刑殺由已先斬
後奏李御史寺望闕謝恩迺往播州而太却說江軍門

諱鐸号續不聞得
浙江仁和人

聖旨發下差七省總兵官統兵征勦應龍遂修一本具奏

關下乞撥御馬三百疋隨帶往偏沅地界護身

皇王准奏即着兵部發馬往偏沅應用不題且講劉總兵
原典應龍結為兄弟至是 朝廷勅往征之不忍加伐
遂以播州地勢危險曲徑盤折難以進兵為辭上本具
陳

皇王覽表降勅切責之即日啟行七省總兵官奉 命亦

各提兵前來迺行文調動永順軍民宣慰司自司治至

三百里至南京五千二百里商 兵十萬保靖州軍

出樂蘇刀耕火種魚獵養生 慰司至西陽宣慰司界一百八十里至永順司界四十

里刀耕火種善食腥 兵十萬澧陽護衛兵十萬水西

胎不知五常祀邪神 宣慰兵十萬四川余宣慰兵十萬鎮溪兵十萬貴州

兵廣兵共三十餘萬彭兵十萬雲南

沐国公

號

直隸定遠人

元勳封黔国公

聞得

朝廷起兵助兵十萬蛇宣慰

司

酉陽宣慰司助兵十餘萬石竺宣慰司助兵五千施州

衛長官司助兵五千共計精兵百十餘萬大小官僚五

百餘員各統精兵全往播州進發當日傳下軍令不許

沿音延途擾害良民如有故違誅戮無赦衆軍唯音從命

一路上但見

旌旗遮日月金鼓震音霆紛音戈戟屯雲隊音雄兵

似虎咬牙嚙齒人音要踏破首城耀武揚威個音待

喘平播地

戰軍迎霜冒雪夜聚曉行時值初春天氣正好征進但

見

時維正月歲屆_音新春。三陽轉運萬物生輝。三陽轉
運_音大明媚開圖書萬物生輝。遍地芳菲設綉_音。
殘_音。黑雪交漲一天雲。漸開冰解山泉潘盡放。寒
沒燒痕。正是那太_音。兵乘震勾芒御辰花。香風氣燦
淡日光新道傍。楊柳舒青眼。亭雨滋生萬象春。
未及月餘。庚子歲正月初一日。即至沅州地界。遂令衆
軍暫駐。劄陳總兵。即分佈三軍。喚諸色匠作。造打鉄
甲。熟皮爲甲。銅皮頭盔。長鎗滾刀。弓箭火砲軍器。等物。
諸色匠作。不敢違悖。遵命聽用。半月之間。打造完備。
見軍器件件精明。鎗刀各各快利。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

表奏金銜 祈天遣將 誅酋惡

三 省 軍 門





地無兵除播

先利其器。畢竟陳總兵調度如何。下回便見。

○陳總師申明軍法 沅州城操練官兵

詩曰

大將登壇大將才 威風八面令如雷

神搬鬼運機關變 岳峙川懸氣勢巍

叱咤揮戈紅日轉 笑談刺劍井泉開

君王福德將軍武 麟閣面形位上台

話說陳總兵分布三軍。打造軍器完訖。遂寫下軍政條約。張掛于外。開載各款。令將士謹守。毋犯禁令。試看條約如何。有軍法可証。

○第一款

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按不伏此謂悖軍犯者斬之

○第二款

呼名不應點視不到違期不至動乖師律此謂慢軍犯者斬之

○第三款

夜傳刀斗怠而不報更籌遠度聲號不明此謂懈軍犯者斬之

○第四款

多出怨言怒其主將不聽約束梗教難洽此謂橫軍犯者斬之

○第五款

揚聲笑語若無其上動違禁約馳突軍門此謂輕軍犯者斬之

○第六款

所用兵器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劔戟不利旗纛凋弊此謂欺軍犯者斬之

○第七款

譖言詭語造捏鬼神假托夢寐大肆邪說蠱惑士吏此謂妖軍犯者斬之

○第八款

奸舌利齒妄為是非調撥吏士令其不和此謂謗軍犯

者斬之

○第九款

凡所到之地凌侮其民搶奪財物逼淫婦女此謂奸軍犯者斬之

○第十款

竊人財物以為己利奪人首級以為己功此謂盜軍犯者斬之

○第十一款

凡在軍中聚眾議事私近帳下探聽軍機此謂探軍犯者斬之

○第十二款

或聞所謀及聞號令漏泄於外使敵人知之此謂指
犯者斬之

○第十三款

調用之際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恨軍犯
者斬之

○第十四款

出越行伍挽前亂後言語誼譁不遵禁訓此謂亂軍犯
者斬之

○第十五款

托傷詐病以避征伐挾傷假死因而逃避此謂詐軍犯
者斬之

○第十六款

主掌錢糧。給賞之時。阿私所親。使士卒結怨。此謂獎軍犯者斬之。

○第十七款

觀寇不審。探賊不詳。到不言到。多則言少。少則言多。此謂悞軍。犯者斬之。此教條遇行軍必先申明使衆將知所謹守

條約申明。大小將校。看見軍令。嚴肅。悉各毛髮竦然。是日天晚。次早黎明。陳總兵開門點軍。往教場中操演。放起三聲信砲。陳總兵身穿紅袍。腰繫金帶。騎一疋銀鬃馬。前擺着二十對金裝披掛。帶刀指揮。纓鎗對戈戟森々。鳴金插鼓。大吹細打。迎往教場中來。

場演武廳上。當中正南放下一張虎皮交椅。陳總兵坐
下。兩邊立着幾員將官。階下站着數十對家丁。頭目你
看那演武廳上。廳下。悄悄寂寂。無人語。肅靜。絕鴉
飛。搗鼓三通已罷。堂上發放鈞旨。將臺上獅子黃旗團
、磨動坐營總兵。傳下將令。先遊擊。次都司。次守備。次
把總。次指揮。次千戶。次百戶。次總旗。次官舍。各照序于
百步之外。樹立梁子。四人一班。挨次射箭。仍委旗牌官
監箭。不許越次。亂班喧嘩。挨齊。遣令者。相打四十。傳令
已畢。將臺上靜蕩。肅清。立着一簇明盔明甲。紅袍
綉襖。幾員將官。黃羅傘下。簇擁着陳大總兵。在將臺上
試看操演如何。但見

旌旗映日。金鼓喧天。旗旛布列。按四斗五方。號令飄
：按九宮八卦。雁翎刀。大捍刀。合扇刀。撥風刀。兩刃
刀。森々擊鼓。似紅日。梨花點鋼鎗。綠沉鎗。丈八鎗。苗
葉鎗。倒鉤鎗。簇々紛々。如三各瑞雪。鞭簡。搥。金瓜
月斧一對。擺列森嚴。青黃赤白。雜采綉旗。雙々分得
停當。中軍官坐。營官管操官。提調官。團練官。紀功官。
監箭官。巡綽官。一個々。昊天將。天神。藍旗手。金旗手。
團子手。高招手。劊子手。弓箭手。砲銃手。刀牌手。一人
々。賽六丁六甲。將臺上。豎起一面雉尾。飄風珠。纓。耀
日。四面綵繩。拴定獅子杏黃旗。中軍帳。立着兩竿。紅
旗。噴火錦帶團花。兩盞號燈。垂下金錢豹子尾。馬

中金鞍玉勒珠纓寶凳都是那出海的神駒步卒中
大刀濶斧短劍長鎗盡是那匪山的猛虎火砲轟雷
天地裂威聲振動鬼神驚

各將官依次射箭已畢監箭官上了號簿紀功官別了
等次呈上觀看一行賞罰不題

○驛丞官捆打齊二 三省夫運米軍營

詩曰

秋暑纔消水亦寒 西風吹泪上眉端

若將世事兼身事 須信人間比夢間

斷送一生惟有酒 尋思百計不如閑

幽冥本是無情路 多少英雄太不還

話說陳總兵在沅州操演三軍整練人馬。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進退之有法，啟閉之有路。旗幟嚴整，金鼓相應。規矩準繩，毫釐不爽。大小軍士見陳總兵調度人馬，排列陣勢，人人欽服，個個敬謹。敬謹者謹守法度而不敢失也。正是

號令風霆肅將威

胸藏百萬妙神機

軍馬操練精熟，陳總兵擇定正月十九日，往播州進祭。兵分四路征討：四川支撫院劉總兵等，統兵由北路而進；湖廣趙撫院陳大總兵、陳副總兵等，統兵由南路而進；貴州鄧撫院李總兵、王總兵等，由西路而進；添設沅偏江撫院防守偏沅李總兵等，統兵由東路而進。

進重慶李提督董推官等。總制臺戮不用命者。一路上
但見

羽旂蔽天。戈戟耀日。一個個銀盔銀甲。錦袍金帶。都
執着長鎗鉞斧。一人個金盔金甲。彩衣綉祆。都擎着
鋼劍戈矛。

衆將各引兵往播州去訖。話分兩頭。却說軍馬已動。糧
草隨行。崇王并 寮府聞得朝廷起兵。各將糧萬石。
助給軍餉。督糧官一面豫先行牌。去七省等處。錢糧雜
以動支。只今起調各處官軍太多。由恐支用不敷。臨期
必悞。須於各府縣見貯錢數。內查支接濟。庶不有悞。擬
合通行為。此仰各省着落當該官吏。只將在庫錢糧不

拘何項作急通行。鮮到軍前。以憑支消應用。此乃征討
逆酋軍機大事。非比常悞。七省布按司接得信牌。遂行
文各府州縣。府州縣官。即遣官撥夫解送銀錢。日拾百十
餘。鞘糧米日運萬千餘。舫各省錢糧。悉解至湖廣荊州
府屯下。沿江搶擄船隻。裝載軍餉。共約有百十萬。號沿
河兩岸。惟見運糧人夫。扯簞拽擗。搖櫓撐篙。民船一隻
不敢往來。糧餉既已解太。軍門發下憲牌。差黃州駙丞
李枝茂解送火藥。駙官奉命晝夜兼行。沿途地方保甲。
聞得欽差官到。忙撥夫馬。迺送行程。到一處來接一處。
過一程來換一程。遍路神欽鬼服。盡人假意奉承。行未
數日。來到鼎城大龍館驛。對駙丞討取夫馬。大龍駙丞

不識原因說道他也是箇駟丞。我有是個駟丞。我有夫馬與他抵搪遲推竟不發太解官大怒曰。這個畜生。恁寺大膽敢來遠慢我的軍事。遂令行軍把大龍駟丞捆將起來。打二十棍。駟丞被打忙撥夫馬送程。正是

驛丞官職雖卑小

欽差兩字值千金

不怕官來只怕管

驛丞也可打驛丞

大龍駟丞既被責罰。沿途地方嚇得心驚膽戰。魄散魂飛。迎接恐後。真箇是

經過儼同上司到

迎送恍如風掃雲

三州江口地方保甲聞得到來。即便迎接。不敢遲推。官途駟兼程而行。不覺早到新路鄉村。遂與地方討

夫馬新役地方劉齊二原は無籍流民在家欺姦兄嫂
 被兄逐出因闖入劉家戶內充作地方年已七十餘歲
 世事不曉分毫背裡言曰這駟丞官兒有多大來頭那
 得夫馬與他叫彼自己走走也罷抵搪不撥解官大怒
 又聽得不是黥陽辰州黥陽縣在州南八十里編戶一
 十二里裁減僻民頗多土產甚金人說話高聲罵曰這個狗奴才你又不是黥陽人如何
 冒充作黥陽地方想是異鄉積年老光棍流徒逃躲入
 贅在此遂分付行軍依軍令捆將起來打八十棍打得
 齊二皮破肉裂不能行走復令解往軍營梟首示眾
 二聽得這言心裏無措忙叫爺爺饒我狗爺小的委實
 不知我着兒子送去望老爺起活我蟻命也罷能說言

已衆保甲一齊跪下哀告曰稟上老爺此久年老不知
世事望老爺積德施恩饒他命羅解官答曰這老畜生
看實可惡你是何人敢來違悞我軍情本該解至軍營
斬首號令看你年老并衆人面上饒你命羅解二忙磕
頭曰謝老爺活命之恩即令兒子克夫送去沿途聞風
魂飛天漢魄散雲霄不敢遲推一刻星飛直送軍營中
藥既已解到荊州衛旗牌官胡名顯奉軍門鈞旨復船
裝軍器解來沿河地方各發人夫扯拽船隻行不幾時
來到新路處叫地方保甲撥人夫扯船保甲老鳳舞已
七十聞得欽差官到即忙發夫來送柁人數不克旗牌
官大怒罵曰這個老畜生你發這幾名夫來殺斃其妻

遂分付手下重打二十棍毛鳳聞說慌忙跪下磕頭哀
告曰望老爺恕我打罷小的自克夫送去旗牌官曰既
你自克夫送太饒了你罷毛鳳復磕頭謝曰望老爺萬
代公侯隨帶蓑衣斗笠那管勞苦艱辛沿岸拽船行不
數日復從陸地而往當途地方各撥人夫迎送軍營而
太軍器打發到營倉官王言奉上司憲牌來發官銀買

辦

問有幾省水路不通糧米難

辦軍餉正是

纜離吊客喪門太

又撞黃幡豹尾來

各鄉村富家悉要報名不論客商本地一齊拘來審問
百姓哀人苦訴說家貧衣食不給無糧可買伏望青
天爺人特垂仁慈矜憫窮民諒情輕發頭爺人萬代

奉命監師

一點丹心撐日月



運 糧 夫 役

運糧給餉三省黔首以古風靈



卿倉官被百姓哀訴一番。打動良心。乃曰：既是家貧實
 難領買。聊買數石。回本。另往它處買了。倉官發官銀買
 軍餉已完。軍前又委巡檢苗秀實來編夫役。運米送營。
 里甲照依丁糧編派。每夫五丁。共一名。每糧乙石。仍倉
 夫一名。舖家照門面編派。十店。朋夫一名。每省貴州湖南
 人夫共約百十餘。兩編派已定。各夫齊赴衙門。太打承
 管復赴監軍。查點姓名。每夫挑米三斗。每日給行糧一
 升。水宿風餐。搬山過嶺。所行的路。都是那幽僻崎嶇小
 路。真是好苦。怎見得有運夫歌為証。

歌曰

運糧苦。運糧苦。陸運白田填。鱗洲舟運鎮遠府。在貴州

揚州六十里至京師九千九百三十里書行防虎狼
至南京四千四百里運米至此復陸行

夜卧防苗虜。蕩疫相侵。尋白骨堆如土。米貴食不充。
相看淚如雨。前運完後運補。今日楊酋平。運夫得安

堵

或疑運糧夫役為楊酋殺死無數
糧為搶奪未知實否姑記于此

且時值夏月天氣熱不可當。但見

熱氣蒸人。置塵撲面。萬里乾坤如甌。一輪大金當天。

四野無雲。風尖々。波番海沸。千山灼灼。剝剝。石烈

灰飛空中。鳥雀命將休。倒擲入樹林深處。水裡魚龍

角脫。直攢入泥土窖中。直教石虎喘無休。便是鐵人

須汗落

督狼官。催促衆夫。日在山中僻路裡行。如蜂屯蟻聚。

瓶更兼感冒暑氣勞瘁成一而死者無筭帶疾不能待
 者不可勝計舉目傍觀但見屍骸遍野穢氣冲天真個
 是只為應龍一人累死千千萬萬幸有三三府心懷仁
 意特加撫慰發官銀賞賜以安人心衆夫始各奮力運
 入軍營而回不在話下運糧夫役前後事情總載于此以後不復贅

○陳總師設牌降酋 馬指揮白坭被賊

詩曰

旗幟飄揚映日高	劍凌霜雪倚天豪
雄如虎豹離山岳	勢若蛟龍出浪濤
袖裏神機通紫府	胸中膽氣貫青霄
幾邦多少勛勞在	盡向煌煌國史標

話分三頭。却說糧餉既已解到。七省總兵官三屬土官
兵等亦國公等兵分四路。從沅州而來。七日即至偏城。
離播州一百里之地。遂令軍士安營扎寨。先遣塘報往
播州。行探消息。果將官各具文書。互相通報。約定二月
初二日。各整軍馬。往前進發。當日即傳下軍令曰。汝衆
將校各要披堅執銳。奮武揚威。首遣先鋒。逢山開路。遇
水安營。入要隘。即馬要御杖。弓要上弦。刀要出鞘。只許
向前不許退。後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國有常典。軍有紀
律。各宜遵守。毋得違犯。衆皆曰。惟命是聽。傳令已畢。
統兵前進。數日。即到紫江關下。時已紅日當空。下令衆
軍造飯。百士飽罷。即率前行。不移時。來到白坭坪地。

看、天色昏晚但見

暮烟迷遠岫。寒霧鎖長空。群星拱皓月，爭輝綠水共
青山。閉色疎林古寺，數聲鐘韻悠揚。小浦漁舟幾點，
殘燈明滅，枝上子規啼夜月。詩子規枝上月三更園中粉蝶宿
花叢。

遂分付衆軍劄營。次日平明，陳總兵又遣細作往前探聽
消息。仍令各寨軍士往山村搜尋酋民，問取播州事情。
何如。軍士得令，逕往各山村生擒活捉酋民，不計其數。
解至陳總兵魏監軍帳前。陳總兵魏監軍問曰：汝等可
知道楊應龍日作何事。從實說來。毋得隱諱。衆酋各
稟。爺得知。如今楊應龍印着衆將操練，及馬督攢

糧修砌城壕令軍兵把守各處閑隘晝夜防禦官兵進
發甚是嚴緊陳總兵魏監軍復問曰汝等所言可是實
否衆酋曰小的不敢扯誑語俱已耳聞目見來陳總兵
魏監軍曰既然是實汝等去罷衆酋各各磕頭謝恩而
散陳總兵發下號令遣軍士造白牌萬面牌上寫免死
一字在中若有執牌來投者饒他一命不服者衆首示
衆軍士得令忙領白牌往山村示諭酋民酋民見之悉
各執牌來降無有一人不服衆酋既降陳總兵復遣
兵往烏江關打探消息彭兵領命徑往烏江而來左右
環旋觀望數次日已平西遂撥馬而回却說次日陳總
兵赴行營升中軍帳左右列刀斧手聚集諸將聽令忽

心者身集三表
兵打探回來具言烏江關地勢夷險。隄隘甚嚴。已先
備官兵進發。陳總兵曰。此不必慮。吾自有奇計破之。却
說指揮馬一龍聽得彭兵言烏江危險事情。遂密稟陳
總兵曰。烏江關高城深池。更兼隄備嚴密。既難進兵。將
軍有何方畧。足以破之。陳總兵怒曰。此今未攻一關。未
打一寨。汝何先自膽怯。慢吾軍心。不斬汝首。難以伏衆。
遂令軍士採下營前梟首。號令衆將。稟曰。龍罪合誅。但
未出戰。而先斬已將。恐於軍不利。望乞寬恕。權且寄服。
待破關後。將功贖之。陳總兵怒氣稍息。曰。若不看衆將
分上。決斬汝首。既犯吾令。難以逭免。即依軍令。捆一索
繫守營門。但未知後來如何。有詩為証。

○詩曰

將星高掛五雲頭

曙色芒寒浸楚流

馬首盡籠金匝匝

虎賁多戴鉄兜鍪

風霆傳令驅雷震

戈戟摧鋒耀日明

一龍謫守營門外

它日功成洗却羞

新刻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御集四卷傳依原

清虛居 吉瞻僊客 攷正

巫峽岩 道聽野史 紀畧

棲真齋 名衢逸狂 演義

凌雲閣 鎮宇儒生 音詮

設計退官兵 朝廷勅諭諸元帥

書上卷曰

尋思傳義洵功高 不是狂生取次褒

畧演詩詞稱李杜 少題刑法擬蕭曹

能談金殿文章貴 解說鴛鴦幃艷質嬌

萬象森羅居綉腹 深窮物理最椎豪

話說把守烏江關楊奇朱敬張仕敖羅浮正聚議事。忽探卒來報官兵數萬駐劄白坭不自將有叩關之意。乞將軍作速防禦楊奇等聞報大驚急遣軍士飛報應龍軍士領命火速而行不日即至播州城內是時應龍正坐大殿門吏稟曰今烏江關有一士卒來報軍情應龍即令進來軍士入殿跪下應龍問曰汝今前來有何話說軍士遂將官兵數萬屯劄白坭事情告之應龍即謂軍師黃七孫時泰曰官兵前驅而來將何區處黃七等對曰主公勿憂吾有一計足以退之應龍曰公有何計黃七道官兵初到其鋒甚銳誰以力戰不如修一表上奏朝廷詰其止兵復慕一詞告諭四路官兵不用干

戈我寺自服以爰他來侗彼退兵再作計議應龍大喜
 曰此計大妙當即行之黃七遂援華修表一道孫時泰
 作古風一律書寫完訖捧上應龍視之應龍讀罷撫掌
 嘆曰妙哉：真子房
漢臣姓張名良字子房 卧龍後漢臣姓諸葛名亮号卧
 尤先再生也遂遣得力部將疾赴京師上表而令軍士
 袖古風詞回烏江関付與楊奇依計而行楊奇接下全
 朱敬寺看訖楊奇曰是乃軍師做張子房作楚歌吹散
 八千子弟兵之計也但用紙札恐風吹雨漂官兵不得
 見之當用白牌數面上寫是詞則字跡明顯人所易見
 着細作乘夜盜立四路官兵營前使彼知之揆其退兵
 與否可定戰守之計朱敬曰兄見最明即令木匠造成

白牌楊奇書寫停當。是夕敬遣細作往各營監立細作
領命去訖。次日天明。四路總兵各升帳而坐。聚將議事。
忽哨卒來報。昨晚楊兵盜白牌數面于營前。上書數行字跡。
未審其意。若何。特稟元帥知之。各路總兵曰。既有白牌。
持來觀看。哨卒得令。提至帳前。衆總兵各捧誦再三。見
應龍有不征自服之意。遂按兵不進。各修本并封古風。
詞遣使飛赴京師奏聞。朝廷不題却說
皇帝一日早朝。陞殿集聚兩班文武九卿四相。怎見得早
朝光景。有詩為証

○詩曰

天上鳴鞭徹曉聞

千官趨謁正繽紛

金門關處珠簾捲

翠仗臨時寶扇分

光動鳳樓迎瑞日

香浮龍袞護祥雲

四海九州沾帝德

萬歲千秋祝聖君

群臣拜辭

皇帝傳旨有事出奏無事退班。說言未已忽黃門官啟曰

今有播州楊應龍并欽差征播七省總兵具有表章上達

天聽當駕官捧上御案

皇帝覽其表曰

具表者播州楊應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上言

竊聞三皇立紀五帝禪宗獨中華之有主豈夷狄之

無君。乾坤浩大固諸邦之有分。宇宙洪荒非一主

側耳忙聽刁斗夜鳴白堊月

楊 奇 朱 敬



議 敵 官 軍

舉 頭 頻 望 牙 旗 高 拂 碧 天 雨



獨權臣聞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臣居軟弱之邦偏僻之國城池不濶三百封疆不足
一千尚有知足之意更無外望之志

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有數千餘座封疆
有百萬餘里尚有不足之心猶有滅絕之意正所謂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且臣前提兵經行數郡原
非謀逆蓋緣五司七姓逃藏于數郡地方而發兵追
尋之也今聞

陛下有與戰之策小邦有禦寇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
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畧之兵法是以土來水掩將
至兵迎臣請以太行山布八陣之岳九重峯排長蛇

之陣。聊為博戲。有何懼哉。上既不慈。下亦不孝。自古
兵無兩勝。戰無兩敗。若臣勝君。輸則貽辱。小邦竊耻。
外國若君勝。臣輸則收回雄兵。叱退猛將。年々進貢。
手中華歲々封登。干小國。今遣使謹詣丹墀。冒犯
天顏。誠恐誠恐。死罪死罪。奉表以

聞

帝覽表。心中不悅。復覩總兵官奏本。但見皆陳揚。恣龍
具詞乞求止兵。頭輸誠歸服之事。視訖。迺觀其古風詞
曰。

不服不服。真不服。左氏隸臣云。僕々助僕。戈殺主。
安責君臣相敬。肅只。因數。逆滅藩。離誠哉。半勺。易

斛三省蒼生放聲哭棄着赤子保叛僕從容享皇樹
 三省生靈盡魚肉不惜蒼生惜叛僕賤却明珠貴
 材功名何恃暴雷取兒孫自有兒孫福誰知無者是
 凶器勝敗從來為可卜君不見有苗氏曾不服太山
 仁南毀山轟洞庭彭蠡東西澳大禹欲伐舜不許論
 教渴時苗自服使君試

奏殄群奸不用干戈播自服

以上表詞俱載蜀刊平播事畧

皇帝覽罷文表 龍顏大怒遂命移檄報之奉

聖旨不用大兵止用一枝之小將兵勇猛如一天之星
 斗將威雄似四海之河沙何愁八陣之番豈懼長蛇
 之陣在雄兵蟻蟻敢敵虎豹成群猿猴放武

聖旨到日即便施行遂令原使賁檄回往播州去訖

皇帝復移勅諭諸總兵作速征進須日費擔金不惜務將

土司楊應龍盡勦滅回報

由有責當時會勘應允諸公語云衆奸臣多生身計貪愛

土司金銀在京為臣不忠在外為臣不肖受賄責放散君着錦衣衛指揮于天王將汰司行粉碎使臣賈

勅即日出京而太不在話下

此一段悉載征播事畧

○馬一龍殺死仕教

童總兵大戰羅浮

詩曰

自古英雄壯國威

成功多少樂雍熙

飛龍應物人歸向

集虎施謀事合機

劍氣夜輝明月皎

旌光春送彩雲飛

太平回騎齊歌凱

捷表晨呈四海知

話分兩頭。却說楊應龍一日陞殿集將議事。忽報朝廷移檄前來。應龍接入開讀已罷。謂軍師黃七孫時泰曰。朝廷不准奏表。今移檄來。定要進兵征討。是計不成。將如之何。黃七對曰。不妨。今官兵屯劄白坭。此處離烏江關十五餘里。是關高險。江水急流。且無橋梁。船艦可通。彼兵一時莫渡。但令晝夜嚴密隄防。堅閉固守。則無事矣。應龍曰。善。遂分付軍校往諭守關衆將。軍校得令。急奔烏江關而來。對楊奇。奇亦備說應龍分付之事。楊奇曰。主公之見。暗合吾意。遂令衆軍晝夜巡警防禦。官兵前來不題。却說陳總兵正升帳而坐。忽報皇帝有旨。來到陳總兵。全趙抚院。寺迎接入帳。宣讀已畢。

見

聖天子。不雋文表。勅速兵進征之事。遂分付三軍整頓。隊伍豫候。攻闕使官責勅。復持論三路總兵。衆總兵宣讀。一次各令軍卒准備前進。不說官兵預備進征。且講楊奇分遣軍卒方守已罷。次日天明。衆將集議。張仕教謂楊奇曰。官兵威勢強盛。倘若前來。不可與戰。必不勝。兵法云。軍行百里不戰。自疲。彼今遠來。兵力已怠。且住劄。白泥半月。軍心懈散。必不准備。今夜可掩其不意。劫其營寨。軍卒必潰。可獲大勝也。楊奇曰。此計可行。遂令各門軍士堅壁固守。待晚行計。仍分付衆軍飽食。戰飯馬摘鈴。人御放捲旗。播偃金鼓。是夜三更時候。張

仕教朱敬領五千兵出烏江。閑悄悄地往白坭坪。直至陳
總兵營前。哨聽得三軍熟睡。仕教大喜。即驅兵併力。殺
入營來。恰遇馬一龍把守營門。仕教見一龍攔截營前。
便不打話。舉刀直取一龍。一龍挺鎗相迎。兩下一來一
往。一冲一撞。戰未數合。仕教氣力不加。措手不及。被一
龍一鎗刺中心窩。番鞍落馬而死。軍士聞之。趨報陳總
兵。曰：賊兵劫營。馬爺單騎出敵。未知勝負。若何。乞速發
兵救之。陳總兵聞報。大驚恐。一龍身孤。不能取勝。急遣
兵來援。朱敬見士教已被刺死。我軍救兵又來。無心恋
戰。急策馬逃走。一龍復率兵追趕十餘里。始鳴金收軍。
回寨。揚兵大敗。死者無數。一龍回營。參見陳總兵。具言

單騎殺死賊將一員。賊兵千餘。等情。陳總兵大喜。重賞一龍將功贖罪。復还原職。

○玄真子題詩贊曰

大將英雄蓋世強
凜冽威風掬雪霜

一龍賤守營門外
單騎刺死張仕敖

一夜無詞鷄鳴早旦。次日童總兵統領大軍。逕過余慶關。直往烏江進發。正是

黃旂一展三軍動
畫鼓輕敲萬隊行

兵行十里。忽攔旗來報。前有長江之險。兵難前進。童總兵聞報。遂令衆軍安扎營寨。與諸將商議渡江之計。不題。却說朱敬戰敗。領殘兵入關。計點原兵已傷千餘。連

見楊奇等備言官兵預先准備。士教反被一將軍騎刺死。折兵千餘。事情。楊奇羅浮曰：是吾等欺敵。故有此敗。且暫屯守。另生他計。破之。未為遲也。正商議間。忽探馬來報。官兵蜂擁而來。離烏江一里地。面安營。楊奇等大驚。羅浮曰：官兵驍勇精銳。急切難敵。但當堅守。不出候彼兵志懈無備。乘勢舉軍一擊。則唾手而可擒也。楊奇曰：公言最當。當徐圖之。却說童總兵令衆軍扎營。已羅次。早平明。遂乘馬往烏江而來。但見關前有大烏江。小烏江。溪約百尺。灘水急流。更有無限景致。怎見得一長江蕩漾綠水悠。舉目遙觀共長天。而聞色低頭近。觀同融日。以爭光。岸邊綠草滴溜。風擺旌旗。是

下青蒲孤聳。露依劔刃。白蘋渡上。有一攢一簇。白
沙鷗紅蓼灘前。有一往一來。紅甲雁其中。富貴飄飄。
荷葉弄青錢。內裡繁華。招展。蓮花傾玉盞。露雪
叢中嚮沸。金睛金色化龍鯉。晴波影裡。滑刺綠甲
綠毛通聖龜。到春來暖融。鷗浴魚翻。到夏來碧森
。菱生荷放到。秋來紛。紅葉逐波流。到冬來片
寒冰隨浪走。汨。無邊浴寒日明。四際映青山。乘
風勢捲起怒濤。似錢塘江海門潮。震布陰雲。沛成霖
雨。如沃焦山禹穴。龍飛登高。一望洞庭湖。漫地連天
雲夢澤。

徘徊四顧良久。延勒馬回帳。謂趙抚院曰。烏江河濶。

夫水勢又深其波甚急且無橋梁可乘無船艦可渡軍
馬安能得過必用一計方可有行趙撫院曰將軍計將
安出童總兵曰如此如此趙撫院曰是計大妙遂令木
工木匠造船二百餘隻分付將船連結安置水面架木
搭起浮橋不數日安頓停當但見穩若泰山安如平地
往來軍馬粮草任行童總兵大喜急催兵前進不移時
兵過烏江衆軍登岸乃令離城五里安營整列隊伍金
鼓齊鳴喊聲大震如天催地塌岳撼山崩童總兵揮兵
抵關搦戰。巡卒聞之飛報楊奇楊奇聞報忙問衆將曰
官兵討戰誰可當先奮敵挫彼銳氣道猶未了羅浮向
前答曰官兵跨江涉嶺而來諒不能耀武揚威愚弟不

才願領兵五千出門抵敵。擒拏官兵前來。楊奇曰：「警驚宜小心仔細。」忽視寺開羅浮曰：「不勞囑付，遂率兵下閔拍馬直奔前來，與童總兵對陣。童總兵高聲罵曰：「叛國逆賊，我」

聖天子有何虧負汝等，擅動軍馬攻打郡縣，殺死居民官員，劫取府庫銀兩，肆行強暴。今奉

聖天子明詔，特來勦滅汝等。及早受降免遭誅戮。我前奉楊主公嚴命前來找音尋五司七姓原非作反。汝何擅人馬侵吾地界？童總兵大怒，擺開陣勢，挺刀直取羅浮。羅浮躍馬舞鎗，付面交还，兩下殺在一堆。暴

一處怎見得好殺，但見

鎗如急雨。刀似秋霜。鎗刺處不離咽喉。刀所來常依
頸項。一冲一撞。尤如二鬼爭環。一架一迎。儼似隻龍
戲寶。殺氣叢中。虎牢關大戰。呂布旗旛影裡。九里山
截殺霸王。這壁廂怒氣冲天。那壁廂銀牙咬碎雲時。
便見輸贏決項刻。三魂赴鬼門。
兩將戰未數合。羅浮敗下陣。太攬架不住。捨死脫走入
城。閉門不出。正是

今朝須脫目前苦 他日難免血染衣
但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羅浮英退三凌關 楊顯父子鏖戰死

詩曰

震劔龍飛脫寶潭

將軍扼腕虎耽

指揮天地開經畧

驅逐風雲入笑談

的擬萬全收塞虜

果然一敵斬酋蛮

烟塵一掃腥膻蕩

奏凱停鞭謾駐驂

話說羅浮敗走入關見楊奇朱敬具言戰敗之事。楊奇
寺大駭急率兵登城立砲石固守。頃史童總兵追至城
下見羅浮入關乃分兵四面圍住攻打金鼓砲聲相藉
振天關上矢石交下如雨攻擊不敢近前。童總兵急收
兵退回本營。楊奇見官兵回太遠與朱敬商議曰。官兵
雄強難以相持我兵力戰不利且城中矢石幾盡彼兵
再來攻擊此關必難保矣。不如領兵且入三渡關令人

往府報知主公。丹晷恢復何如。朱敬曰。善。遂着守關軍士嚴密防範。楊奇等領兵逕往三渡關而來。兵至關下。巡城軍校報知守將張讓。張讓乃遣軍士開門。令衆軍入關。楊奇即對張讓備言前事。張讓忿怒不已。遂遣人飛報應龍去訖。却說童總兵收兵回營。次日黎明。復率精銳士卒。抵關架雲梯砲石。四圍攻打。楊叅將併力擊力擊之。城中不能支。少頃。竟克其關。童總兵挺鎗爭先。三軍奮勇而入。殺死守關將士。并護城兵卒。無筭。遂傳令三軍在關安營。却說楊應龍一日坐殿。聚集衆將。商議防禦官兵之策。忽流星飛馬來報。備說官兵攻破烏江楊奇等。退守三渡關之事。應龍聽說大驚。即謂軍師。

黃七孫時泰曰烏江關乃播州咽喉地界。今官兵攻破如之。奈何？黃七對曰：官兵勇猛，難以為敵。予有一計，但用五百名美女，頂盔貫甲，假粧男兵，前去抵敵。賺取官兵擒之。彼若詢問來情，詐言男兵抵塘後陣。彼兵見男兵久不前來，必定詐說。是夕官兵定，各將美女奸淫，不作準備。復令男兵四圍埋伏，山林坑坎地面，候官兵睡濃，前去劫營。沖擊則彼兵必往烏江而走。仍着人往安親家營，密言我兵夜來劫寨，令彼使軍校私往烏江，斬斷浮橋。則官兵至此，急不能渡。而一鼓可擒也。應龍曰：搏虎先授其食，釣魚須備其餌。軍師之計，尤高。呂望公也。當即行之。遂令李旭揀選五百名美女，即刻粧點。

萬馬前驅 悞中奸雄 垂餌計

潘經歷血



戰 退 楊 兵 狐 身後 殺 掃 退 酋 蠻 得 勝 在



征播奏捷傳 御集

行復分付徐敬往安營而太。仍着飛報回諭楊奇寺。是夜領兵四面埋伏劫營。正是

粧定密網擒玉兔

安排香餌釣金鰲

却說安宣慰正升帳而坐。徐敬來至營前。謂其守卒曰。吾乃播州人也。有機密事。欲見安將軍。守軍報入。安宣

慰令至帳下。認得徐敬。

原在應龍府中飲酒相會也。

驚問曰。公在播

州。今枉駕救營。有何見諭。徐敬不語。假為左顧右盼之

狀。安宣慰知其意。乃使眾人退去。獨留心腹二人在帳

徐敬見眾人已退。遂將楊應龍分付私斷浮橋之事。備

說一遍。安宣慰曰。公且回太多。致意親家。我這裡依

計行之。徐敬辭別而回。安宣慰是夕。敬遣軍校拆去烏

江浮橋正是

奸臣合謀裝圈套
天兵失計落牢籠

且說女兵行不移時。即到三渡關。軍校廼對張讓。楊奇
等。備言軍師定計劫營之事。張讓等曰。軍師是計。真奇
妙也。遂着女兵前往搗戰。張讓屯兵守關。楊奇朱敬羅
浮乃領兵四面埋伏。去訖。女兵出關。迺至烏江地界。奮
武揚威。布陣搗戰。且看如何。但見那女兵

香肌宛轉。玉體輕盈。烏雲下殺氣騰。綠髮邊征雲
靄。桃花盈怒色。杏臉變愁顏。粉腮傍悲風刮。朱
唇外怒氣紛。星眼圓睜。雉糾。娥眉倒豎。惡狠。
柳腰急轉。蕩起征塵。閉目昏運。步忙移。登開戰土。

天暗小小。綉鞋踏勁弩。纖纖玉手拽彫弓。綉胸帶膝
似獅蠻帶。掠眈裙強如錦。戰裙叫喊一聲綠。柳內鶯
啼盤桓一障。芳草間蝶舞團。鑼晃晃。月殿姮娥開寶
鏡。短劍輝輝。天河織女弄銀梭。綉旂開處。蟠螭王母
聚仙八。画鼓响時。上界天妃攢玉女。狂風亂刮香風
搖散。湍園花薄。霧籠遮烟露。瑣迷盈。岬柳娥眉馥。
香穿陣。金釧叮叮。响徹天。生弄線拈針女。改你搖
旗擣鼓人。

巡卒見楊兵前來。飛報童總兵言。西兵數百出關討戰。
童總兵曰。楊兵討戰。誰可出馬擒之。楊參將曰。末將不
才。願領兵迎敵。童總兵曰。兄宜小心謹慎。楊參將曰。不

勞元帥囑付。遂率兵出營與女將嬌娥對陣。嬌娥乃在
通武藝故令楊叅將便不打話。舉鎗直取嬌娥。嬌娥轉
彼冲先陣鏖還戰。兩下喊吶。厮殺。但見

喊聲震地。渾如鳳嘯蒼梧。

叶殺連天。恰似鶯啼綠柳。

戰未數合。嬌娥氣力不加。被楊叅將生擒過馬。嬌娥既
擒。衆女兵素未聞習軍旅。舉各下馬解甲投降。楊叅將
始知女將來戰。乃鳴金收兵回營。對童總兵具言女兵
出戰。擒了嬌娥。餘各歸降。一事童總兵大喜曰。是乃楊
將軍之功也。令降服女將何在。可令前來。楊叅將遂着
軍校將女兵擁至帳前。童總兵曰。男兵不出抵敵。汝等

前來迎戰且嬌娥被擒餘寺不戰而降諒有詐謀可倚
說來饒汝寺死衆女兵曰男兵抵敵後路彼見我寺戰
敗被擒故退入關太不敢來迎敵耳非有詐謀乞老爺
詳情童總兵曰汝寺戰敗男兵不敢前來迎敵理固有
之但你們罪不容誅予體

聖帝好生之德恕汝寺死廼賞賜各軍而退是夕設酒賞
功衆將舉酣飲大醉各挾美女入帳解衣卸甲歇息並
未隄防賊兵劫營之事正是

未定精兵守營計 正中奸雄劫寨機

却說楊奇朱敬羅浮領銳兵五千埋伏已定是晚月色
不明天氣沉晦三更時候各會兵一處披掛上馬人

枚馬摘鈴。直往官兵營來。將至營邊。隔柵遙望營中。士卒盡皆睡熟。乃大鳴金鼓。率兵直殺入營。官兵皆在睡中。驚慌無措。馬不及鞍。人不及甲。無復隊伍。士卒大亂。四散奔潰。楊兵殺透重圍。左冲右突。官兵不能支。搪急奔退。烏江不知安軍暗拆橋梁。兵不能渡。楊兵後面追擊緊急。我兵進退不得。沉溺淪死過半。江水為之不流。殺得遍野。伏尸山積。湍江血漲。河深怨入天。愁號悲鬼泣。甚是傷慘。

○玄真子題詩嘆曰。

官兵勇猛賽天神

酋將聞風膽戰驚

烏江戰敗非無意

定是安家懷二心

沉州參將楊顯見烏江無橋可渡衆軍沉溺水中迺揮
 回兵奮勇堵截于後殺死楊兵數十餘人長子楊應芝
 六子續芝長子尤表職指樺六子儒亭生見父親與楊兵
 抵敵即策馬奮力各挺兵器一齊冲戰楊奇兵勢強盛
 三父子力不能支遂苦戰而死。

○玄真子題詩哀之曰。

烏江戰敗最傷情

楊顯奮威去敵兵

可憐勢弱身孤獨

三人父子命歸陰

○又詩贊曰

愁雲怨氣貫晴空

枉使英雄血染紅

夜半鶻啼偏慘切

秋深雁淚獨傷魂

奇功未展身先喪，壯志統伸命已終。
三震雖忘而不氓，千年忠節史褒崇。

陳雲龍見酋兵殺死楊顯三父子急斃回馬殿後力戰
數合勢敗身孤暗中楊奇一鎗落千馬下。

○玄真子題詩哀之曰

如山號令想英雄，志掃酋蠻期建功。

何事身罹奸毒害，令人俛仰嘆西風。

○又詩贊曰

孤身殿後勢掀昂，誤中楊酋暗裡鎗。

忠心一片編難盡，名在人間草木香。

却說潘經歷見楊顯父子陳守備寺被酋兵所害自

行提勇投信

馬提戈為士卒之先遣部將督兵血戰斬酋兵數百。揚
 奇見潘經歷還兵死擊恐勢不能支遂催兵奔走入關。
 潘經歷率兵追之趕至關下斬首千餘級酋兵大敗。潘
 經歷收田殘兵離開三里安營計點人馬共折官兵四
 萬有餘傷殘者無筭至是衆將始知為女兵所誘追每
 無及畢竟後來勝負如何下田分曉。
 ○郭撫院請兵助敵 王總兵攻破烏江

是陣亡戰將何明遠阮仕奇
 上官安民志千戶曹嘉猷等

詩曰

戈戟光輝映日光 烏江水染血波濤
 乘風戰馬何愁遠 冒雨征夫豈憚勞
 袖裏神機天地迥 胸中豪氣斗牛高

勝回捷報無他事

軍幕焚香講六韜

話說楊奇驅兵走入烏江關空閉不出。令軍士晝夜防禦。恐官兵復來攻城。復着人飛報應龍。太了。是時應龍正坐大殿。忽軍校來報。其言戰勝。殺死官兵無數。復得烏江關之事。應龍聞說不勝欣悅。迺謂軍師黃七。曰：烏江之勝。是乃軍師之力。諸將之功也。黃七曰：此乃主公洪福。衆將虎威。某等何能之有。叙話已罷。應龍着庖丁設宴相慶。酣飲至晚。諸將叩謝各散。不題。却說我兵既敗。郭撫院聞之大怒。曰：可惡這逆賊。敢如此猖獗。殺我三員戰將。官兵四萬。即速修本奏知。

廷其本曰

臣領

陛下勦

旨取拔播州勦除應龍克志勵精心懷惕。晨昏擊戰
 且夕操戈殺將士於疆場屍橫山積斬軍兵於塞野
 血漲河流殺日愁天昏雲黑地因此數月之餘未能破
 破臣寺非不堅心圖志奈楊兵驍勇難以力敵且閔
 屯險陋未易猝攻今者兵過烏江不意暗中詭計以
 致損折官兵四萬戰將數員臣不釋萬罪之愆也愆過也

政績

天顏之犯顏

陛下調發浙兵前來協同攻 張耀

臣等聞播州可破於旦夕矣。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王總兵領兵十萬。前往播州協力勦滅。王總

兵不暇遠遣。即日統兵而行。這總兵曾藏錦綉

詩賦諳練兵機。文宗孔孟孔立孟武

起正是

曾來詩書不勞筆下三千字。

曾來詩書不勞筆下三千字。

曾來詩書不勞筆下三千字。

武藝般之慣熟神機妙美藏胸。驅兵處將實其強。虜聞風膽喪。上陣騎着駿馬。冲敵專用長鎗。千軍萬馬。恣遮攔。搗帝金剛模樣。

啟行之際。即發下號令曰。吾奉

天子明命。助討逆酋。汝眾將校。此太不許擾害居民。搶奪財物。違吾令者。置汝於死地。決不輕恕。眾將各之遵命。路上。

雲騎弓外落

霜戟馬頭懸

雲龍旗

喧天鼓角鳴

所經過處。秋毫無犯。不一月。即至烏江。下營寨。遂會各將官商議。

破關之策計謀已定次日王總兵統十萬浙兵徑奔烏
江關前搦戰。巡城小校飛星往報守關將帥。怎見得小
軍模樣。但見

身帶短刀穿衲衣

肩上橫擔令字旗

兩脚快似烏錐馬

專在軍門報事機

稟元帥得知官兵討戰楊奇。奇聞之大懼忙問衆將曰
官兵討戰誰可領兵抵敵。朱敬曰愚弟願率兵迎戰。楊
奇曰官兵此來非同小可。賢弟宜仔細。一二朱敬曰不
勞分付吾當即擒之。遂領兵五千。徑下關來。躍馬大
來。將何人前日殺得。不怕今日復敢來犯城乎。王總
大怒叱曰。利口匹夫。烏敢藐視前日誤輸一陣。必須

仇遂縱馬提刀直取朱敬。朱敬縱騎揮鎗拒戰，真是好殺，怎見得但見

殺氣迷天，喊聲震地。得勝的越增勇力，直搗長驅殺輸的止辦奔逃。驚視喪魄鎗對刀，對鎗亂斫亂刺。便教會躲也傷身，人踈馬之蹂人。一步一顛縱是善跑，誰展足黃沙白草血成水，肉成泥。盡是夷酋遺體，平原曠野甲如山，兵如壘。總為苗蠻家費，嚇得那雲間絕飛鳥，唬得那穴裡泣妖狐。儼似岳武穆岳飛大戰朱仙，彈像那霍冠軍霍光追亡朔漢。誰言西賊遭天敗，自是將軍勇猛多。

兩將喊吶相聞，數十餘合。朱敬力怯無心，逃撥馬

急走回關王總兵驅兵殺至關下酋兵方欲閉門我
縱馬舉戈將守門軍將殺死衆兵疾奔入城楊奇羅浮
寺見官兵入關忙飛馬率兵力戰王總兵科撒神威衆
將校各倍其勇爭先奮擊楊奇寺勢力不支撥回馬急
跑我兵乘勢追之三渡關守將張讓見楊奇寺戰敗急
令開關楊奇寺率敗殘兵入關太訖王總兵便鳴金收
軍回營真箇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是一陣殺死酋兵
不計其數尸橫遍野血流成渠正是

饒君虎穴龍潭計

也有天羅地網尖

我兵大獲全勝遂差官飛馬至撫院處報捷有功將官向
紀功官報功不題

天將宣威雲外旌旗爭自擁

楊 奇 聚 集



衆將議戰



酋兵計敵穴中蛇鼠頓遭議

○玄真子贊淮陰漢冲王公破烏江関詩曰

長平將士已吞聲 一破烏江恨自平

聞道將軍詞翰好 鏡吹先發亞夫營

○陳總師破三渡城 楊奇兵退黃灘関

詩曰

殺氣漫漫覆戰場 長驅虎士跨河梁

坐籌良策摧堅陣 暗定奇謀滅偽邦

斧鉞隨行光閃爍 旌旄逐隊影低昂

威風惜伏華夷外 倚劍長歌擴帝疆

話說楊奇領敗兵入関以着人飛报應龍備言戰敗傷
矢烏江関之事應龍聞之驚駭而已即問軍師黃七曰

今飛報來說。我軍戰敗。官兵復破烏江。此事如何區處。黃七俯躬對曰。主公勿憂。今官兵破了烏江。必乘勢來攻。三渡關。是關馬兵屯守。彼必難敵。但令一將當先抵陣。眾將隨後。一齊冲戰。必獲全勝。而烏江可復矣。應龍從其計。遂分付軍校回報楊奇。軍校得令。星飛而來。不移時。即至三渡關。入見楊奇。張讓將軍師定計之事。遂說一遍。楊奇張讓遂令軍士頓整鞍馬。伺候官兵抵敵。不題。却說王總兵破了烏江。關次日。陳總兵遂引兵十萬。直抵三渡關。但見那關

嵯峨嶮峭。接萬里浮雲之往來。峴巖。岌岌。過億萬雄兵之冲突。

陳總兵列成陣勢。卽關搗戰。巡卒看見官兵蓋地而來。飛報守將張讓。張讓曰。官兵索戰。誰敢出馬。楊奇道某不才願往抵敵。張讓曰。兄肯前行。破之必矣。遂率兵下關。驟馬挺鎗。冲陣。陳總兵策馬提刀迎敵。兩馬相交。戰未數合。不分勝負。只見關中一將飛馬早出。奮勇冲擊。乃朱敬也。持鎗逕奔陣前。與楊奇併力夾攻。陳總兵見見楊兵勢大。不能取勝。且戰馬雄壯。我兵馬弱。不敢近前。急抽身突圍。奔回本營。楊兵馬走如飛。却被追及。復殺一陣。我兵大敗。折損無數。楊兵追至五里。而回。陳總兵乃領兵回營。不題。却說楊奇殺敗官軍。收

其功。羅浮寺聞說大

喜曰。兄長虎威。足破官兵之膽矣。只是彼衆我寡。勢所不敵。今雖敗去。明日必復引兵前來攻城。可令衆將登城拒守。晝夜巡邏。隄防嚴密。庶保無虞。楊奇曰。兄等言之當也。遂分付軍士防守去訖。且說陳總兵收敗兵回營。心中不悅。暗思。馬兵驍勇。難以為敵。心生一計。乃令衆軍各縫布袋乙口。明日出戰。各裝黃豆一包。臨陣之際。飛撒地下。衆軍舉各准備。但不曉其意。何為。迨至天明。陳總兵領兵前驅而進。但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須臾。即至三渡關前。排成陣勢。出馬索戰。巡卒往報楊奇。楊奇大駭曰。官兵討戰。誰敢冲陣。羅浮張讓曰。予二人願領兵出馬對陣。楊奇大悅。囑付羅浮等謹慎而行。賜

酒三杯助威羅浮張讓東酒興即時點兵躍馬出關直
奔陣前厲聲叫曰昨日戰敗今日又敢來哉陳絕兵大
怒曰無知匹夫敢此欺敵拍馬提刀直取羅浮羅浮縱
馬舉鎗付面交還兩下在關前對戰正是棋逢敵手木
遇良工真是好殺怎見得但見

兩邊鼓响震天雷就地鑼鳴如霹靂步馬軍前捨命
爭雄將軍陣邊禱死力戰擺開八卦陣刀鎗連摩惡
似那如來會下猛哪叱搖動五方旗氣影相迎猛如
那四州大聖降水母釘擦釘雙磨日月甲鎗甲對射
銀山兩條々四面混江龍一對々匹山白額音格額
虎

兩將鏖戰數合。左哨張諒復躍馬合兵，沖擊陳總兵。見張諒助敵奮勇力戰，令衆軍各將黃豆撒下。衆卒得令，忙將黃豆撒入楊兵陣中。楊兵馬見黃豆，不肯前行。低頭拾食，陳總兵驅兵混戰。衆軍無不各倍其勇，一足當百。揚兵勢不能當，望風奔潰。回馬退走入關，陳總兵率勅兵急追。楊軍閉關不及，我兵乘勢擁進，遂破其關。楊竒等領殘騎奔入黃灘，關去了。我兵追至五里之地，始轉回營。此一陣殺死楊兵千餘，傷殘者無算。是日陳總兵令設宴與衆將慶功。衆將賀曰：「元師施小計而獲全勝，真神筭也。」陳總兵曰：「非我之功，皆諸將扶持之力也。」言訖，各酣飲而散。

○玄真子贊陳將軍破三渡關詩曰

鼙鼓聲喧振地來

將軍到處鬼神哀

三渡雄關微計破

方顯英雄虎將才

○李總兵攻破黃灘

謝朝俸率兵投降

詩曰

英雄赫赫顯鷹揚

倚劍長歌落曉霜

曾把金戈揮遠塞

復驅鉄馬奔遐荒

暗天赤幟搖雲亂

斜日清流去路長

剪下首孳人共羨

凌烟遺得姓名香

話不重叙且說羅浮戰敗領殘騎奔入黃灘關堅閉不出次日李總兵迺率衆前來一路上但見紅旗閃灼劍

戰飛騰不多時。行至大灘江地界。哨卒來報前有長江。
波濤洶湧水勢滔天。且無舟楫橋梁可渡。兵難前行。李
總兵曰前途既有長江之險。衆軍且暫扎營安營已罷。
李總兵乘馬往大灘河邊觀看。果見河水翻騰泛漲千
丈。心中恐懼不已。遂作詩一首以紀。

○詩曰

洪濤深々接天涯

雪浪滔々通海島

江中落日映金盤

水上生風飛翠鳥

魚龍吹浪水雲腥

鯤鯉朝宗烟月曉

南兵懊恨作藩籬

西酋倚賴為屏保

吟罷四顧良久。勒馬回營。升中軍帳坐定。遂令軍卒往

山中砍伐樹木搭起浮橋衆軍得令斫斷南山木斫倒
北嶺松須臾架搭浮橋完備李總兵驅兵過橋直抵關
下分兵圍困其城四面攻擊守關將謝朝俸全搗奇等
于敵樓上望見官兵漫山塞野塵土冲天軍勢甚大不
敢爭鋒乃集衆將登城立陣慢發砲弩矢石投擲城下
晝夜隄備不息我兵攻城數日不下李總兵納悶不已
暗自思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香餌之餘必有懸魚謂
衆將曰是關城高池深且隄防嚴緊難以猝攻汝諸將
校能奮勇冲破者賜銀千兩凱旋之際仍奏
皇王另行陞賞迨未罷浣州汪守備向前稟曰末將不才
願領兵攻之脫有差池願治軍法李總兵大喜曰汝既

領兵前行切須小心謹慎城破之期定行重賞汪守備
聞言即領土兵併十三哨兵共計十萬飛奔前來正是
將如猛虎馬似神龍逢山不怕山高險遇水不惧水深
沉少頃即至關下金鼓齊鳴聲雷動衆軍各領防牌
不避矢石神鎗手攀城而上向前攻打守關軍將勢不
能支四散奔潰不移時竟克其城我兵蜂擁入關殺死
軍民無算楊奇等領兵突出後門向老君關遁走去訖
謝朝俸率部落數十人而降汪守備相見李總兵朝俸
跪下叩首曰予叛逆之徒願受誅戮李總兵曰汝何人
也朝俸答曰小人迺浙江之民因作商於此一時無奈
為應龍所逼着守是關每思來歸不得便機今日幸觀

青天望元帥怒罪容納當啗死報李總兵曰汝既去遊
歸順誠心款服吾豈念舊惡哉遂納其降朝俸等叩首
出血謝曰蒙元帥寬宥實再生之父母也願展駑駘少
酬大恩李總兵曰汝能同心協力討除逆賊他日成功
富貴共之遂授與千總之職設酒款飲仍賞汪守備黃
金千兩以表其功汪守備叩首謝賞而退少頃私謂李
總兵曰招納叛降此先帥盛意但恐此輩勢盛而降恐
有詐謀不可收用李總兵曰外人來附未可傾信彼皆
是我中原之民為應龍逼勒鎮守是開原非得已且所
言情理俱真必無所詐汝不須多疑汪守備曰元帥所
見證明非某之所及也朝俸等竊聞之皆曰李將軍真

天地父母之量也。衆各心安。不在話下。

○玄真子贊李仁宇將軍破黃灘關詩曰

舊日稱飛將

東山起謝安

麾兵憑白羽

破竹奪黃灘

却說楊奇等走入老君關。即遣軍校飛報應龍軍校。得令火速而行。不多時。即至播州。入見應龍。具說官兵破三渡關。黃灘關。謝朝俸私降之事。是時應龍正與田氏飲酒宴樂。聞報大驚。正是

頭頂千礮水

足踏萬層冰

忙問軍師黃七孫。時泰曰：官兵強勇善於攻戰。連破三關。勢如破竹。似此將如之何？孫時泰對曰：官兵威振

盛吾兵屢為所敗。難以爭長。不若添調軍馬。守護老君。關侯彼兵志懈。而無備。乘機擊之。一鼓可擒。而重關可一朝而復矣。應龍大喜曰。軍師言之當也。遂撥兵一千前屯。復令軍校田詢張讓等緊守城池。不題。

○楊朝棟定計劫營 沐國公破老君關

詩曰

皂纛高張畫戟中 雷開八陣總元戎

勢翻鷗鷺飛秋塞 影動龍蛇捲朔風

千里指揮兵隊肅 一時搖拽將心雄

太平收斂渾無用 首竭于今掃地空

話說楊應龍發兵往老君關防守。眾軍行到關來。看見

守關將揚朝棟等。述言應龍分付之事。朝棟大悅。即令
衆軍登城。以樂太訖。且說雲南沐國公。一日升帳而坐。
但見威儀凜凜。相貌堂堂。真是好一位國公。怎見得有
詞為証。

開國功臣後裔。熙朝良將玄孫。家傳鎗法最神通。威
光慣戰英雄。仗劍能探虎穴。穿弓解射鷗群。將軍出
世。滅元克威。名大振乾坤。

當日坐帳查點。降龍俊傑。聚集伏虎英雄。怎見得衆將
威勇。有鷓鴣詞為証。

殺氣紛紛。萬里長旌。旗戈戟透寒光。雄師手仗三環
劍。虎將鞍橫丈八鎗。軍浩。將鏘。鑼鳴鼓振遐方。

韶畧削除酋孽寇。班師齊奏凱聲高。

正集諸將議事。忽哨卒報曰：「李老爺昨日已攻破黃灘關了。」沐國公聞說，遂令衆軍急往攻老君關。期以必拔。須臾，衆軍擁至關下，環圍其城。令士卒高叫曰：「此城小校料哨苗兵可報知守將楊朝棟速獻關投降。庶全軀命。莫待關破自取滅亡。」巡卒往報朝棟。朝棟令衆將各門拒禦。堅閉固守。竟不出戰。沐國公乃收兵離五里安營。諸將皆來商議攻關之策。沐國公曰：「不須攻擊。吾知此關堅固，兵多糧廣。若攻之必不克。枉傷士卒之命。莫若乘便畱之。衆將依其言。沐國公每日令軍士於城下毀罵百般。朝棟絕不為動。相持五日有餘。沐國公曰：「楊朝

棟乃猾雄善守之將也。只可以計破之。衆將曰：「翁！計將安出？」沐國公曰：「機事宜密。吾自有方畧取之。」翌日，不令軍士搦戰，亦不閑習軍旅。乃於帳中設酒，與衆將高歌酣飲，沉溺作樂。三日不止。軍士行伍不整，紀綱無汰。逐隊閑遊者有之，軟裝高卧者有之。細作探知，飛報朝棟。朝棟大喜，對楊奇等言曰：「兵法云：軍有紀律，然後可以取勝。今主將作樂飲酒，是自驕也。士卒交戾相雜，是無聞志也。隊伍不整，是窳其法度也。我若乘機破之，如反掌耳。但恐是詐。復令黯慧者探之，果然。」朝棟喜不自勝，乃傳令軍卒。是夜潛往劫營。衆軍得令，各準備不題。却說沐國公是夕在帳，仰觀天象，見黑雲壓營，如覆

沐國公定

陷罪安排任是虎狼難脫太



計擊楊真

牢籠計較却教鷹隼俱飛來



蓋狀迺謂諸將曰。黑雲壓營。今夜賊兵定來劫寨。乃使
衆將率兵五千。退十里深林處。四面埋伏。待朝棟兵亂
即以神鎗硬弩。火砲等物擊之。任彼兵奔走。不得攔阻。
但率兵後追可也。復令銳兵二萬。在正東埋伏候等候
楊兵到來。擁出截之。分遣已定。衆將各領兵埋伏。太訖
楊朝棟是晚。乃令將士一萬。秣馬飽食。三更時候。親督
衆軍整肅。甲士皆張諫守關。遂與朱教。楊奇。羅浮領兵
前來。偃旗息鼓。卸枚疾行。須臾。即至沐府營前。打聽營
中。並無准備。但更鼓頻敲。朝棟曰。營鼓頻擊。乃小卒也。
何懼之有。傳令衆軍奮勇殺入。朱教當先領兵併力冲
入營來。舉目看時。却是箇空寨。正是

地上掃

是伏兔

營中點鼓是羸羊

朱敬率兵急

阻住朝棟曰公子不可前往此處只一

座空管羊馬

鈴必有伏兵可急回公勿墮其計朝棟

大驚曰吾中沐公之計矣速令兵退回衆皆心驚胆喪

爭先奔潰正出營前猛聽信砲震天四面伏兵並起朝

棟見事危急高叫曰三軍休懼當併力攻出乃突圍而

走我兵用火器隨後追殺賊衆斫去萬餘比及天明朝

棟自恨為沐公所誘且行且怨忽見正東上黃旗招灼皇

帝飛翻一簇人馬飛奔殺來截住去路厲聲喝曰朝棟

早降免得受死朝棟大怒率衆超前混戰相聞未几楊

兵大敗冲陣而走我兵乘勢追殺一望之地乃收兵回

營

○玄真子贊沐國公詩曰

沐公兵機動鬼神

預知酋賊夜劫營

轅門伏下擒擊策

一陣功成顯姓名

楊朝棟等領敗兵逕奔八閔飲恨不已。迺謂楊奇等曰：官兵獲勝，少頃必來攻城。汝衆兄有何良策，足以禦之？

幸各毋隱。朱教曰：予有一計，足以取勝。朝棟曰：阿兄計將安出？朱教曰：我今率精銳二萬，與彼交戰。令一人往安親家處，借兵一枝前來助戰。兩勢夾攻，前後受敵，則沐公瑾手可擒也。朝棟曰：此計可行。迺着羅浮密往之。

羅浮行不移時，即至安家。府前士卒報入，令楊府遣使

在外來言。以腹事。安宣慰曰。彼今此來。必有所為。可令
父身頃聞。來主懷。安宣慰認得羅浮。遂與叙禮分賓
主坐定。安宣慰問曰。將軍遠來。有何見教。羅浮遂將朝
棟所言。備與助戰之事。說了一遍。安宣慰答曰。是乃未
事。有何難哉。遂奉命。乃令設酒款飲。羅浮力辭而回。
遂奔老若。關來對羅浮細說一番。朝棟大悅。令衆軍豫
備。抵敵。安宣慰分付軍卒前來助戰。正是

准備窩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鯨魚

却說沐國公大獲全勝。擊得勝鼓。安定營寨。是日午刻
復率兵抵關。楊威索戰。巡卒報知。朝棟朝棟乃與朱
楊奇張讓引兵出關迎戰。兩軍對陣。沐國公出馬厲聲

罵曰久敗之賊今日可速獻關度免屠戮牙崩不字馬
蹂高關踏為平地朝棟大聲答曰一負一勝兵家之常
我昨晚須計不行不能取勝今日此戰誓必殺汝片甲
不回沐國公大怒即縱馬舞鎗直取朝棟朝棟揮戈迎
敵相戰良久不分勝負只見楊陣中左右哨一彪人馬
逕奔殺來安兵安宣又來助敵沐國公令眾軍奮勇力
戰見勢危急遂驅馬潰圍而走楊兵隨後追擊沐國公
忙令眾軍驅象繞音陣那百象奔騰踴躍冲突而出楊
兵皆生恐懼殺死百餘遂奔回關沐國公收兵駐營計
點人馬折兵一萬殺死象五隻沐國公不勝忿怒罵曰
穴居巢賊敢此狂悖下令諸將翌日明日必須努力攻

破此關擒鞏這厮以報是仇分遣已定衆軍歇息次日
黎明沐國公遂率大兵直抵關下圍城攻擊關上拒守
甚堅沐國公督衆軍架雲梯發砲石四面併攻城中不能
支駕遂破其關我兵擁入殺死賊衆無算所獲輜重鎧
甲堆如山積朝棟等領敗兵突出北門逃走入板角關
去了沐國公鳴金收兵在關安營是夕令設宴犒勞衆
將畢竟後來勝負如何下回分解

○陳總兵智取板角 劉元帥計破婁山

詩曰

將軍奉命往西征

劍氣光芒射斗牛

克戰不殊吳起策

縱橫應與孔明儔

徹天恩寵旌忠義

蓋世才華邁品流

捷報九重皇上悅

黃封御酒降龍樓

按下一頭話談各旨。且說沐國公攻破老君關。楊朝棟
等退回板角關而來。守關將田一鵬探得是情。即令許
廷忠開門。迎接入關。商議退敵之策。朱敬曰：「官軍威勇
不可與戰。則不利。但當堅壁固守。彼來攻城。發矢石
自足以退之。而此關可保無虞矣。」田一鵬曰：「此萬全之
計也。」遂調撥諸將。着令四圍築起土城。上列着強弓
硬弩。插木砲石。準備固守。城池不題。却說陳總兵暨及
酉陽宣慰探得沐國公破了老君關。遂統領大兵十餘
萬。望板角關而來。直至城下。搖旗擂鼓。耀武揚威。搦戰。

田一鵬按兵不動陳總兵乃分兵圍攻其城三軍得令各湧進攻打城上播木砲石打將下來我兵為砲石所傷不敢近前一連攻擊三日不下陳總兵在帳中與西陽宣慰商議曰賊將拋城堅守又不出戰我兵攻擊隨被所傷似此柰何西陽宣慰曰山城險固地勢不能週知今夜乘月色微明可與兄長于高阜處瞰視城廓虛實動靜如何再議攻取之計陳總兵從其言於初更之末星月交輝即帶精銳十騎悄悄出營轉西南角下馬登錦屏山頂上瞰視城中只見城內四圍築起土城以示重疊十分嚴固陳總兵看罷與西陽宣慰道楊兵用堅固城池之計歎老吾師必有知謀之士若果如此則

我等一年不能成功矣。西陽宣慰一時無言。答對陳總兵。迺與衆人上馬回營。正是三更時候。陳總兵展轉不安。坐而待旦。升帳與諸將計議曰：板角關久不能下。汝等有何良策足以破之？說言未已。西陽宣慰心生一計。答曰：攻城之策。惟患軍士不肯用力耳。小弟昨晚隨兄長登山週看城廓。惟東邊倚山築城。地勢畧低。小弟學得布五里霧之法。今日當與兄長助力成功。布此霧來遮掩我之人馬。湧逼關下。若一人拚死。燒燬城樓。然後衆軍一擁而上。關必破矣。陳總兵大喜曰：兄肯闡揚兵法與國家幹功。則板角關唾手可得矣。當日平明。陳總兵傳令各部。知道限今日要攻破城池。西陽宣慰

先登錦屏山披髮仗劍佯泐用水口中一噴念：有詞
喝聲道疾但見霧氣從山壑中捧出不消半箇時辰罩
遮了東西南北軍兵對面各不相見只聞金鼓之聲震
動山岳陳總兵督諸將急催兵上雲梯果於城上不見
陳總兵復率敢死之士各持利刃攻殺而上被火炮打
傷十餘人隨後官兵一擁上城朱敬見官兵已登城上
急舉刃望下齊斫早被我兵執壘牌仗利劍駕住桑植
兵齊擁近前衆軍隨後上城朱敬見勢頭不好轉身急
走楊朝棟田一鵬等即整人馬與官兵交戰陳總兵令
衆軍將門樓角放起火來四下鼎沸早塌下一角城即
破矣官兵乘勢一齊殺進關來揚兵潰散殺死無數田

一鵬等抵當不住奔出後門走入婁山關太訖陳總兵
追至一箭之地收兵扎營賞勞衆軍不在話下
玄真子贊陳將軍破板角關詩曰

午夜旌頭落

前軍板角平

吹談麾鉄騎

痛飲破重城

○又詩贊曰

武畧藏胸冠世英

板角雄關一計收

從此功成拜金闕

西夷千載仰威名

話分兩頭却說劉吳二總兵從正月領兵出征劄營松
坎地界每日計議攻取之途至是商議傳兵迺統大兵
十萬徑抵婁山關來離城五里屯駐次日平明劉吳二

總兵遂率兵直擁關下但見這關

崇高恍若千尋嶺

鞏固猶如百雉城

搖旗吶喊揚威索戰劉總兵擺開陣勢真是好一員將
軍怎見得有詞為証

本是將門將種生來武藝高強威風勇猛賽關張智
畧孫吳不讓百萬軍中敢戰衝鋒破陣難當挺生上
將助我 皇黑殺天蓬下降

劉總兵橫刀躍馬立于陣前怎生打扮有詩為証

金盔撒紅纓

銀甲砌龍鱗

腰間束玉帶

額上飛雕翎

馬衝兵將走

刀發鬼神驚

當陣持名將

英雄敵萬人

逃城小軍星飛來報恁見得小軍形像

腰帶青鋒劍 肩挑令字旗 天公未降雨

平地一聲雷

報道劉將軍統兵討戰朝棟聞之大驚忙問衆將曰劉
總兵手段高強今來索戰誰敢出馬抵敵說言未絕守
關將吳金錢高聲吞曰小弟願下關活捉前來朝棟曰
劉將軍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吳金錢大叫曰公
子何長別人威風滅自家銳氣請看我決一死戰朝棟
曰總督宜用心謹慎休觀等閑吳金錢遂點起五千精
兵放下吊橋出關迎戰恁生結束有計為証

兩眼露光手 聲雄性氣剛 錦袍舞血染

寶劔魚龍藏

甲耀三冬雪

鎗橫丈八長

捨死來冲陣

爭先出戰場

吳金錢下關擺成陣勢。出馬高叫曰：漢將有勇敢的出來。劉總兵大怒，揚聲罵曰：無名小將，敢誇大言。汝不認得我老劉乎？今奉

天子明詔，得兵問罪，不早納命，直待鋒刃臨頭，悔之晚矣。吳金錢大怒，縱馬挺鎗，殺過陣來。劉總兵拍馬舞刀，敵住兩馬，相交開未數合，朝棟在關上看見吳金錢鎗法混亂，恐怕失事，急令田一鵬下關助敵。吳總兵見一鵬出馬協助，戰迺提戰驟馬，促出陣來，甚是英雄。怎見得有詞為証。

塞外声名振地。胸中謀畧通神。十八般武藝。及皆精。百萬軍中取勝。馬到三軍喪膽。弓開掣電。流星箭見。口外莫爭。狎遇着。須教沒命。

吳總兵出馬。接住一鵬。兩對交鋒。喊聲大振。金鼓喧天。真是好殺。怎見得。但見

棋逢敵手。鵬遇皂鵬。一往一來。兩邊戰鼓齊鳴。一撞一衝。四般兵器並起。刀斫來。長鎗架住。斧劈去。盔戟迎還。這壁廂勇猛。似金剛收伏。八怪那壁廂英雄。如天王降伏。八怪惡。虎林中奪獸。毒龙海面爭珠。昏々殺氣暗黃沙。慘々愁雲連紫塞。

戰未十合。吳金錢田一鵬遮攔不住。無心恋戰。急撥馬

回走入關。劉總兵勒馬急趨。吳總兵催趙後軍乘勢追殺。得楊兵七斷八截。望關內奔走。閉門不逮。我兵奮勇殺入。吳金錢退走不及。被劉總兵一刀斫于馬下。楊朝棟等奔回大灘。關逃生去了。是一陣殺死酋衆不計其數。劉總兵在關屯住人馬。設筵與衆將慶賀。不在話下。

○玄真子贊劉省吾將軍詩曰

播地從來險

婁山第一關

將軍今打破

次第凱歌還

○又贊劉吳二總兵詩曰

二將英雄各顯名

臨陣角閉不容情

良將奮威斬首半隨河水逝

劉 吳 總 真



大 戰 楊 將

楊 兵 大 敗 橫 屍 斜 倚 野 城 低



御集

婁山関下千年草

血染芳叢永不清

○楊應龍調兵把関

董推官大戰楊七

詩曰

萬隊雄兵震若雷

一劍橫空萬寇衰

掃盡狼烟烽火息

保全黎庶瘴雲開

羽書奏捷聞金殿

鸞詔褒封下玉臺

忠節名題麟閣上

凱歌聲裏帶春回

話說朝棟寺退守大灘関即遣軍卒飛報應龍應龍正坐大殿忽門吏稟道今有大灘関遣使來報軍情應龍即令至殿前問曰汝有甚事因可盡說來軍校遂將官兵計破板角関婁山関吳金錢戰死之事細說一遍應

龍聞之。跌足捶胸。納悶不已。房聲嘆曰。官兵勢大。連破重關。我軍屢戰屢敗。不能敵他。且損兵折將。如之奈何。吾命合當休矣。軍師孫時泰慰勸之曰。勝負兵家之常。王公不須煩惱。予有一計。足以禦之。應龍忙問曰。軍師有何良策。孫時泰曰。大灘關水港環繞。牆垣堅固。但令堅守。不要出敵。再添撥軍馬前往拒禦。可保無事。應龍從其說。遂分撥五千軍馬前往大灘關。固守城池。不題。且說楊朝棟正與守關將楊七寺商議拒敵之策。忽小校來報。今千歲發兵五千。前來協守關隘。朝棟寺門之大悅。曰。今番足保無虞矣。乃分付衆軍。登城巡邏防守。衆軍領命去訖。話不重叙。單表董推官奉都院鈞命。督

制大兵雖是文林秀客更有武將雄才統領精兵二萬
迤邐前表離大灘關數里下寨舉頭看這關時真是危
險但見

崔嵬岩堯 參天倚地 仰不可攀 俯不可視

城高接霄漢可水滾浪濤是關也是播州一箇險要太
處次日天明董推官竟率大兵直抵關下搦戰巡卒報
知楊七揚七聞之大怒曰我交這厮死无葬身之地即
便點軍迎敵朝棟止之曰官兵勢盛若太迎敵勝他不
得依我之見只要堅守也矣遠來日久深入重地人馬
無糧畢竟要退待他兵太我這里乘勢追之則重關可
復得矣不知總兵意下如何揚七吞曰兄計慢矣竟不

聽朝棟之議。即點軍出關。對陣縱馬輪刀。侯來交戰。且
看楊七恁生打扮。但見

身軀如魍魎。模樣似魍魎。音額下黃毛散髮。邊赤髮。
飄恠眼一雙。彪虎目。神眉两道。大猪毛。胸前宝鏡明。
光照頭上紅纓。烈火燒。豹尾穿着銀葉甲。黃幡掛定。
錦征袍。腰間紫束獅蠻帶。身上牢拴勒甲絛。虎皮袋。
內弓灣。蛟獸角。豹花囊。裡箭。插鳳禽毛。腰間帶金裝。
斬虎劍。手內提飛燕大捍刀。紫絲纏。兜回巴山獸白。
玉響開江截水蛟。征靴虎皮鑲鐵鎧。鞍柱木紫金。
鞚馬如蹄。動鑿鈴响。人若搖頭髮亂飄。霹靂惡鬼臨。
九世黑殺夫。神下九霄。征雲靄。千重厚。殺氣騰。

萬丈高

董推官挺鎗縱馬迎戰且看怎生打扮披掛結束。全裝
慣帶。更是不同。但見

精神施勇猛。氣槩逞威稜。美風白額虎。嘯谷錦飛彪。
袍披霞万里。甲掛露三秋。水磨盔蓋頂。抹額錦纏頭。
上替纓穿雲鳳。腰間玉帶戲冰湫。護心寶鏡懸明
月。勒甲絲絛束白龍。鞍雕玉獸。莎蘿木。靴畫銀獅滾
綉毬。玉臉精抽開白練。索銀鬃馬。掙斷紫絲堦。弓灣
秋月黃雲散。箭插寒星白霧收。嚴霜寶劍三尺短。鋒
刺蛇矛丈八長。才德相兼傳天下。文武雙全達四方。
智勇兼中稱第一。英雄像裡獨為頭。

兩馬相交左來右往挑戰有詩為証。

二將跨征駝 盤桓兩陣前 征雲遮日月

殺氣漫山川 鎗刺爭高下 刀來生死間

眼中差半點 一命喪黃泉

兩將交戰二十餘合董推官詐敗而走楊七不捨駿馬
趕來董推官勒轉馬頭罵曰逆賊不知死活尚敢追我
耶楊七聽得此言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飛馬舞刀
直取董推官兩下交馬再戰且不說別般兵器只說他
手內鎗刀董推官使一條丈八竹葉鎗楊七使一柄飛
廉大桿刀但見

鎗起處蒼龍擺尾刀落時巨蟒翻身鎗刺刀時望道

上午條烈火刀砍鎗時。架空中萬道寒光。董府主刺
一鎗來。楊七飛仙落馬。楊七斫一刀來。董府主鎗動
裁身。馬擺鳶鈴聲响。亮人搖鉄甲勢叮噹。殺氣騰騰。
飛沙走石。愁雲渺渺。撓海番江人。扯碎腰間玉帶馬
掙斷口內絲韁。諛得那當坊土地。関司戶本境山神。
閉廟門。默藏野穴。鳥離孤林上方。玉帝心中怕下界
閻君心內驚。

二人挑戰多時。楊七力怯無心。恣戰拖刀。逕走入関。空
閉了城門。董推官催兵殺至。関下傳令衆將圍攻其城。
却說楊七入関對朝棟寺。其言戰敗之事。剛言未已。忽
巡卒來報。官兵環圍門下。攻擊甚緊。朝棟聞之。驚慌無

措如坐針毡。一般即與衆將商議曰：官兵攻圍緊急，慮
王柰何。田一鵬曰：公子勿憂，是閉城郭，堅固定可保守。
今官兵深入我地，豈能久乎？予寺各調一支軍士往來
巡守，臨機應敵，管取無虞。楊朝棟曰：兄宜用心防備。田
一鵬答曰：不妨。遂同朱敬、楊七、羅浮、張諫等引兵登城，
滾木擂石，隄備不題。却說董推官令衆軍日夕攻城，每
被擂下木石火砲之類，不能近前。一連圍了三日，不
柰他何。董推官見城攻不破，心甚憂悶。一日升帳而坐，
與衆將議曰：是閑屢攻不破，必須用計方可取之。諸將
問曰：府主有何妙策？願聞其詳。董推官向衆將耳邊道
幾句，只須如此。衆將聽罷，嘆曰：府主也才也。下城功服。

日傳令看衆軍進乾柴亂草積與城門般高。準備火藥。再令諸將於城下。粧定砲架。以候放砲。限定甲子夜。舉火。不許失誤。衆軍得令。却去準備柴草。不消二日間。將柴草堆滿城門之下。裝接砲架。亦皆完備。只是夜裏。東南風大作。只聽得滿林樹葉簫。吹得城頂旗幡。飄帶飄向。西去。董推官看見大喜曰。是乃天助我。等成塊也。遂令諸將放起號砲。衆將即將砲架撒開。點放起來。那砲响處。震動山搖地撼。即時放火。燒着城門。頃刻間。幾作起來。風從火勢。火起風威。照得滿城。通紅。護城軍卒四散奔潰。

○玄真子贊董推官人攻大灘関詩曰

炎烈動乾坤

火趁此威此夜焚

妙笑神謀誰可及

當時成美畫名公

知說城中聽得砲响連天又見火光照耀山川守城軍
校忙報知朝棟等朝棟心驚膽戰無計可施料閔必不可
保乃披掛上馬同楊士等急開後門奔入岩門閔去訖
是時天色微明火勢稍息董推官推趨衆將湧殺入關
斬首百十餘級遂令軍馬屯集在閔復分付軍校救城
各處延火諸將皆來請功受賞計點將士折了二十餘
人皆中矢石而死

新刊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藝集四卷終

葉

新刻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書集五卷尊依行

清虛居 言嗜僊客 改正

巫峽岩 道聽野史 紀畧

棲真齋 名衢逸狂 演義

凌雲閣 鎮宇儒生 音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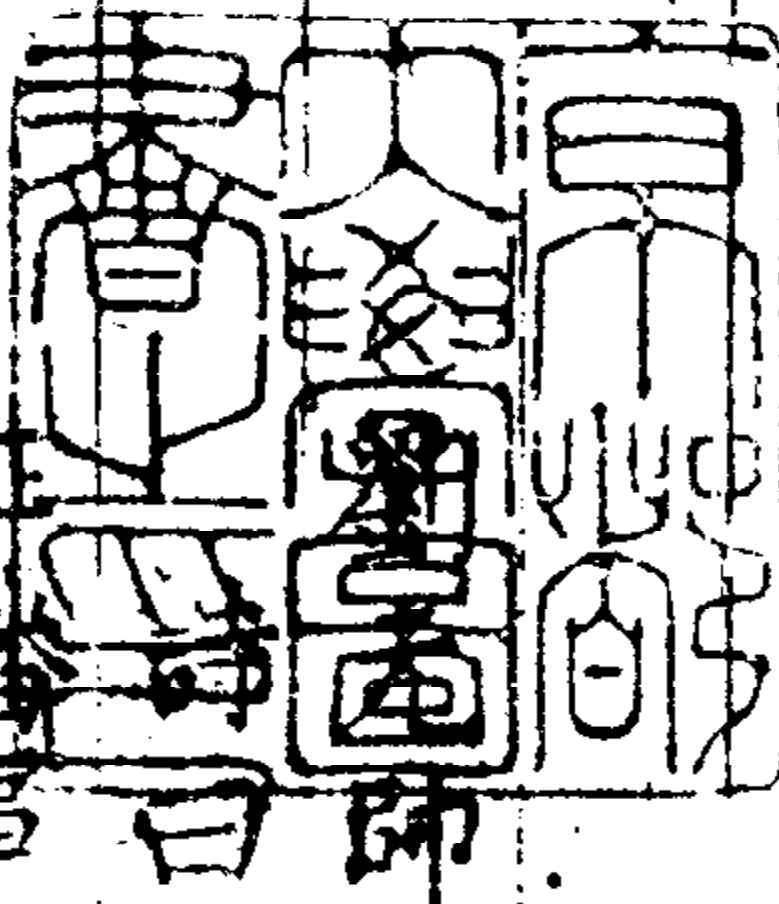
師暗取岩門 吳總兵明攻石虎

征播事畧浩無方 天兵奮武耀威光

謾將遺跡藉心託 且任情詞

案上用心惟愛說 客前細檢若偷閑

愚生非是



話說楊七等敗走岩門關對守關將尚守忠具言戰敗失守大灘關之事。尚守忠曰：官兵威勇急切難敵。當遣使傳報主公再定戰守之策。楊七然其說。即着使飛報去訖。是時應龍正坐大殿集將議論軍機。忽門吏稟曰：今岩門關遣使來報軍情。應龍即令進殿問曰：汝今前來有何話說？軍校遂將官兵攻破大灘關守將求計之事說了一遍。應龍聞之驚惶失色。請軍師黃七孫時泰曰：今官兵攻破大灘關，卿等有何退兵之策？孫時泰曰：官兵乘勝而來，我兵屢戰不利，連失重關，似此將何底止？依我之計，當領兵抵戰，則官兵力竭馬疲，難以支禦。呼吸可以擒矣。應龍曰：軍師此言誠為拒論。遂令

田諭守將飛報得令急奔前來。對守關將尚守忠等備述是事。尚守忠等大喜曰：「依此之計，官兵可縛至矣。」遂令衆將准備，不題。却說劉總兵探得董推官破了大灘，關朝棟等退入岩門，關而來。即領大兵望前進發，但見旌旗閃閃，劍戟森森。前軍鐵兜鍪如萬頃琉璃浸水，後軍青毡笠若千池荷葉迎風。遙聞金鼓喧天，遠望旂幡蔽日。

行不移時，直抵關下。傳令二軍對關下寨。劉總兵擺成陣勢，試看這陣勢如何。但見

旌旗耀日戈戟森霜，
猛將統熊羆隊，
椎兵驅虎豹，
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位，
列休傷杜景騰。

武奮神威馬上堂親軍

劉總兵岩



門關大戰

怒漆真勇陣前列
掃三軍



征播奏捷傳
書集

生死之門。天地風雲變化不測。龍虎蛇鳥轉運無常。
 白日間。但見長幡豹尾。盤旋黑夜裡。惟聽刀斗金鼓。
 聲振前冲。後突。金城鐵壘也難當。左縱右橫。惡煞兇
 神。須喪膽人。敢戰九里山。九里山在徐州地界項羽消魂。個
 英雄。昆陽城無霸。怎抵分明地。網天羅計。設定孽
 龍捉虎謀。

岩門關細作打聽消息。飛報尚守忠曰。劉總兵統兵十
 萬前來叩關。軍臨城下。乞早迎敵。尚守忠得報。知劉總
 兵屯兵布陣。要來攻城。廼分兵拒敵。令朱敬引兵冲願
 陣。楊奇第二陣。羅浮第三陣。張諫第四陣。楊棟第五
 陣。尚守忠統兵守關。分遣已定。朱敬領兵出關。躍馬提

戈來冲頭陣。劉總兵見楊兵下關迎戰。親身出馬。怎生打扮。

黃金盔上。偏宜熲爛紅纓。紅錦袍中。最稱光明銀鎧。手執偃月刀。跨着雪鬃馬。

厲聲高叫。敢死的逆賊。早來打話。只見楊陣內。跑出一員大將。怎生結束。但見

頭帶鳳翅盔。朱纓一撒。身穿魚鱗甲。鍔鉄連環錦。征袍映日明。霞獅蛮帶。鑲金嵌玉。飛魚袋。鵬弓弯月。走獸壺。羽箭流星。虎皮靴。寶鎧斜登。青鋒劔。熊腰穩。吞頭銀獸面。護項水犀皮。使一枝大捍鎗。鉄戈騎。足慣戰龍駒馬。

高聲大叫曰。吾乃應龍部下大將朱敬便是。來將可通姓名。劉總兵便不打話。將馬一拍。輪動大刀。招本部人馬。一湧砍殺向前。朱敬揮戈迎敵。你看這場混戰。好驚人。也怎見得。但見

寒風颭々。黑霧漫々。那壁廂旌旗飛彩。這壁廂戈戟生輝。滾々。盛明層々。甲亮滾々。盛明映太陽。如撞天的銀磬層々。甲亮砌岩崖。似壓地。冰山偃月刀。飛雲掣電。鑕鉄戈。揆霧穿雲。方天戟。虎眼鞭。麻林擺列。青銅劍。白鉄鏃。密樹安排。弯弓硬弩。鷗翎箭。短棍蛇矛。挾了魂。殺得那空中無鳥過。山内虎豹奔揚沙。走石乾坤黑。播土飛塵宇。宙昏只聽得兵々。朴々。驚天

地煞之威之振鬼神。

兩下大戰二十餘合。朱敬見劉總兵英雄，料是敵，他不
過放馬落荒而走。劉總兵乘勝揮兵追擊，關上尚守忠
寺望見朱敬戰敗，忙令楊奇開關抵住。劉總兵勒馬舞
刀，兩下混戰，但見

二將逞英驍，盤桓兩陣前。征雲迷日月，

殺氣罩山川。刀砍分毫下，鎗來半點偏。

此兒心眼失，頃刻喪黃泉。

當下劉總兵與楊奇又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羅浮張
讓見楊奇不能取勝，恐怕失事，飛馬出關，兩下夾攻。劉
總兵急令眾家兵攔住。羅浮張讓四員將力戰四十餘

合。羅浮張讓氣力不加。敗下陣去。朝棟楊七看見羅浮
張讓敗陣。催兵下關。四圍冲擊。劉總兵抖擻神威。衆軍
士各倍其勇。金鼓大作。殺氣冲天。一上一下。一來一往。
如龍騰於大海。虎躍於前崖。奮勇精神。力敵衆將。殺得
楊兵人遇人倒。馬遇馬傷。七斷八續。東奔西竄。不能支
撐。悉撥馬望關而走。劉總兵催兵掩殺。楊兵大敗。走入
關中。閉門不出。劉總兵令衆軍四面圍住。日夜攻打不
下。劉總兵悶人不悅。對衆將道。這關甚是堅固。一時攻
打如何得破。須用智取。不可延緩。衆將曰。元師將何計
以破之。劉總兵附耳低聲道。必須如此。方可衆將
大喜曰。元帥此計。破是關易如反掌矣。遂令軍卒空一

地穴透入城內。乘夜開闕進去。分遣已訖。不日穴掘停當。是夜令三四精銳軍士。由地穴進城。探得守闕軍卒。腫濃。開了闕門。我兵乘勢殺進。十萬甲兵。從天而降。楊兵又無准備。急線驚起。眼尚朦朧。如何對敵。反自相踐踏。劉總兵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殺得屍如山積。血若河流。小軍忙報守忠。朝棟寺守忠寺聽得是情。急披衣而起。不敢前來迎敵。各乘馬開後門。往石虎闕逃生去了。劉總兵遍尋守闕衆將。說已脫走出城。劉總兵便不追趕。即鳴金在闕屯。住人馬。是夕設宴犒衆軍。不題。却說尚守忠寺。走至石虎闕下。叫巡城軍校。開闕。巡卒報知守將。趙仕登急令開門。守忠寺縱兵入闕。對仕登

具言失守岩門。關之事。趙仕登曰。是乃暗中官兵詭計耳。今若來叩此關。吾必擒之。計議已罷。且說吳總兵知破了岩門。關遂提兵望石虎關前進。須臾。逕至關下。吶喊搦戰。細作飛報守將趙仕登等。仕登聞報。大怒。急點兵殺下關來。但見

頭帶鳳翅盔

身穿鎖子甲

坐下高頭馬

手執大桿鎗

吳總兵躍馬橫戟。高聲罵曰。無知匹夫。今大兵前來。汝當束手歸降。乃敢抗拒天兵。閉關阻攔。汝若敲關投降。免汝一死。敢說一言不降。交汝立見流血。仕登聞說。怒氣沖天。舉鎗直殺過來。吳總兵揮戟架住。兩馬相交。各

施武藝。正是

八隻馬蹄爭社稷

四條肱膊定乾坤

當時二將交戰二十餘合。仕登敗歸本陣。入關去了勢難追趕。吳總兵傳令鳴金收兵。各自歇息。仕登收卻落入關對朝棟。寺備言戰敗之事。朝棟曰。吾軍屢敗。官兵勢大。如何退敵。仕登答曰。待我明日出關再戰。以決勝負。公子放心。言畢。各自安歇。不題。却說吳總兵收兵安營。五更時分。分付衆軍造飯。准備交鋒。軍士飯罷。糧束停妥。直奔前來。天明時。即至關下。吳總兵排列陣勢。非同小可。怎見得好陣勢。但見

明分八卦。暗合九宮。占天地之機。閃奪風雲之氣象。

前後列龜蛇之狀。左右分龍虎之形。出奇正之甲兵。按陰陽之造化。丙丁前進。如萬條烈火燒山。壬癸後隨。似一片烏雲覆地。左勢下。盤旋青氣。右手下。貫串白光。金霞遍滿中央。黃道全依戊己。東西有序。南北多方。四圍有二十八宿之分。週迴有六十四卦之變。盤々曲々。亂中隊伍。變長蛇整々。齊々。靜裏威儀。如虎伏。馬軍則一冲一突。步卒則或後或先。休誇八陣成功。謾說韜取勝。孔明施妙計。李靖播神機。擺為九宮八陣勢。軍馬豪華。壯士英雄。怎見得有詩為証。

○詩曰

紅日無光氣障霾

紛紛戈戟兩邊排

征輦倒海番江振

鉄錡追風捲地來

四斗五方旗影颺

九宮八卦陣門開

楊酋一見摧心膽

却似當年大會垓

搖旗擂鼓揚威索戰。趙仕登聞之。全裝披掛策馬提鎗。領兵下關來。到陣前。要與吳總兵對敵。吳總兵翻之曰。我與你勝負存亡。定在今日。汝若懼怕。可速投降。仕登大怒。舞鎗迎殺前來。吳總兵舉戟架住。兩下交馬大戰。約開二十餘合。仕登抵擋不住。撥馬望風逃竄。吳總兵催兵追擊。殺死楊兵二千有餘。趙仕登閉關不逮。我兵乘勢併殺入關。朝棟朱敬揚奇田一鵬等。知官兵追殺。

入城忙披掛前來迎敵。吳總兵令眾將奮勇力戰。揚兵大敗。急奔出城去了。吳總兵不疑。烏金收兵屯駐在關。是日賞犒眾將。差使向軍門報功。不在話下。

○陳總兵破馬腦關 楊銀失守青蛇園

詩曰

楊家巢穴幾千重 到手分明徹底空

百戰有能人似虎 一朝得勝馬如龍

看雲遣興雕鞍上 笑凱高歌夜月中

多少囚犯隨隊伍 歸來爭獻太時功

話說吳總兵攻破石虎關。守將趙仕登等退入馬腦關。來督兵日夕守禦。堅閉不出。陳總兵探得是情。統領彭

兵十萬。鎮溪兵十萬。永順兵十萬。直抵關前下寨。准備攻城。巡城軍校飛報守關將何漢良等。何漢良添調精兵。登城守護城池。准備砲石弩弓。晝夜隄防。甚是緊嚴。次日黎明。陳總兵分遣衆將引軍四面圍住。攻城關上砲石弓箭如雨。我兵勢不能當。急令退回本營。一連攻打數日不下。陳總兵鬱々不樂。謂衆將曰。是關堅固。且城上矢石下擊。難以力攻。當以計破之。諸將曰。元帥有何良策。敢問其畧。陳總兵曰。如此。衆將稱揚曰。元帥此計是。關指日可破矣。遂分遣衆軍取牛羊數百餘群。捲札油綿紙把。准備應用。復令彭兵五萬埋伏後門。深林去處把截。楊兵去路。彭兵得令。各披掛埋伏去訖。衆

軍取得牛羊三千餘條。前來陳總兵大喜。謂衆將曰。吾計成矣。衆皆不曉其意。陳總兵即令軍士將牛羊飽餵。草料把油綿帟把繫縛牛一角上。准備了當。只等黃昏用事。是夕天氣暝晦。月色朦朧。二更時候。陳總兵結束。停當飽食上馬。點起十萬精兵。一聲砲响。軍士盡將牛羊角上帟把。引起火來。牛羊觸怒。向關前衝突。背後衆軍驅逐。擂鼓搖旗。放砲呐喊。假作攻城之勢。守關將何漢良正與朝棟等議事。巡城軍校來報。城下兵馬無數。火光亘天。攻城緊急。何漢良聞報大懼。即令朝棟仕登守忠等帶領軍兵上城。看時只見城下火把無數。照得四面通紅。軍馬漫天塞地。喊聲大震。砲响連天。膽戰心

寒急令衆軍滾木擗石。弓弩箭矢齊發。打死牛羊。不計其數。城上天石罄盡。無存。次日平明。巡卒報知守將何漢良曰。昨夜城下打死俱是牛羊。無一個軍卒。何漢良厲聲嘆曰。吾中官兵之計矣。頓足捶胸。追悔不已。少頃。陳總兵令衆將領一支兵。攻擊後門。闕前着衆軍搖旗吶喊。虜張聲勢。把馬腦闕圍匝。得水泄不通。如鉄桶一樣。哨卒疾也急速報漢良。道官兵前後攻城。何漢良忙令衆軍滾放矢石。軍士回道。矢石已盡。漢良聞之。驚得魂不附體。展轉思忖。無計可施。欲走出城。官兵圍住。不能得脫。迺與諸將計議曰。官兵攻城緊急。如之奈何。趙仕登答曰。我等當引兵與他決一死戰。豈可束手受縛。

乎。何漢良曰：兄長言之當也。道聲未已，守城軍報道官
兵前後夾攻城，不能保。漢良等驚惶無措，各披掛上馬。
引兵正欲出關，前來迎戰。不期陳總兵麾兵奮勇沖擊，
攻破前門。陳總兵催動人馬併力殺入城來，恰迎着何
漢良朝棟等。陳總兵舉鎗直刺漢良，等挺鎗迎住，閉無
十合。漢良等遮攔不住，無心戀戰，返騎逕奔後門而走。
是時官兵正攻破後門，長驅入馬，飛殺入城。何漢良當
先殺開血路，今朝棟、朱敬等急走出城。未及半箭之地，
只見左右手鑼鼓亂鳴，旗旛搖幌，埋伏彭兵齊起殺出。
各搦兵器截住去路。漢良等見無去路，且戰且走。陳總
兵催趨前軍，乘勢追擊。兩下夾攻，揚兵大敗，殺死酋將

楊奇張讓斬首七百餘級。漢良等衝路走脫。陳總兵鳴金收兵屯扎馬腦關中。各人獻功賞勞。軍將不題。

○玄真子題詩贊曰

一火功成智有餘

兵威到此果何如

將軍韜畧隨機應

指日西夷逆寇除

却說何漢良楊朝棟等戰敗走入青蛇圍來。迺對鎮守之將楊銀脩言失馬腦關之故。楊銀脩曰：勝負兵家之常耳。何足介意。今番再來攻城。定殺他片甲不回。何漢良曰：兄且宜着量。不可輕敵。恐難取勝。一宿晚話。次日陳總兵令衆軍五更造飯。平明拔寨引領大隊人馬。搦地而來。迺抵圍前搦戰。哨馬報來。官兵今在圍前索戰。

掠地驅兵遠討
鏖戰

陳總兵戰



楊 奇 張 讓 奪

關 斬 將 英 風 陣 上 旌 竿



征播奏捷傳 書集

揚銀聽說與朝棟漢良等商議曰軍兵今抵圍前當守當戰朝棟曰兄不可與戰但堅閉不出則自退矣揚銀笑曰公子何畏怯之有咱務要擒捉來將恢復舊奪城池以破官兵之膽朝棟曰兄宜用心謹慎楊七道不勞分付遂領部兵五千殺下關來陳總兵見圍上有兵馬出戰擺開陣勢怎生打扮但見

金盔飛赤焰鎧甲罩紅袍鍔脚胭脂馬松紋丈八鎗恰似捉怪天兵離碧漢降魔太歲下青霄

揚銀提鎗縱馬直奔陣來怎生結束但見

盔上紅纓焰錦袍血染猩戰馬追風疾長鎗耀日明正是一員虎將施英勇五千軍卒下關門

陳總兵橫鎗立馬。厲聲罵曰。汝等事逆賊。反叛西蜀。今我兵長驅席捲而來。勢如破竹。迎刃即解。已奪了大半城池。量你這一座小囤。尚不倒戈納降。以圖保全。元自敢來抗拒。以取滅亡。楊銀大怒。躍馬挺鎗。殺來陳總兵。緊鎗架住。兩下交兵。正是

龍吟大海千層浪

虎嘯深山萬里風

戰未數合。楊銀氣力不加。撥回馬便走。陳總兵勒馬追擊。殺死楊兵千餘。楊銀脫走入囤。堅壁不出。陳總兵收兵回營。次日平明。欲進兵攻城。衆將諫曰。元帥未可輕動。且着軍卒去尋覓土居百姓。問其別有小路上得圍去。此囤垂手可得。陳總兵從其言。即遣兩軍士前去。

落中尋訪。行近五里。忽見一樵夫在山林中斫柴。兩軍士叫將前來。那樵子聽得叫他。心慌膽戰。嚇得面如黃土。足似履冰。正是半天下雨。不知來頭。只得跟着前來。頃臾。衆將引至帳前。陳總兵假作怒狀。驚唬之曰。汝是何人。敢來溪林中。打探軍情耶。樵夫聽得此言。恐不停當。兩眼垂淚。磕頭哀告曰。小的乃近村小民。祖居此間。因將軍交兵日久。不通往來。特來山上打些柴草。怎敢打探軍情。乞老爺心亮。言罷。復大哭如雨。磕頭不已。陳總兵微笑曰。既是近村居民。我也不計較你。但可指引我小路上青蛇岡去。我重賞你。樵夫聞言。心上始安。對曰。小民世居此村。累被虜龍危害。民不安生。屢望天

兵到來。今幸得將軍到此。百姓有福。小人指引一條小路。從左邊上去。太是固。便可破矣。陳總兵聽了。大喜。隨即取銀兩賞之。樵夫畱在寨中。次日平明。陳總兵拔寨領兵往左邊小路進發。打一望時。四圍都是險峻之處。單々只有此一條路。前行十里。過一深林。但見這山林。

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古恠喬松。盤翠蓋。槎枒老樹。掛藤蘿。瀑布飛流。寒氣逼人。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滴。溜。晚聽樵人斧响。峰峦倒卓。時聞山鳥聲哀。麋鹿成群。狐狸結党。穿荆棘。往來跳躍。尋野食。前後呼號。

陳總兵勒馬迴旋。遊觀一遍。對諸將言曰。是山形勢險。

峻樹木森陰。最好埋伏人馬。遂着永順兵十萬埋伏於此。陳總兵引兵往山後屯札。令衆軍鳴鑼播鼓搖旗。訥減以為疑兵。却說楊銀戰敗入固。遣人打探官兵消息。是時回報官兵暗從小路而來。倚山札寨。何漢良曰。官兵今日登山涉嶺而來。必乃疲倦。是夜可乘其勢。大劫其寨。必獲全勝。楊銀曰。此計大妙。當日即晉朝棟朱敬守固。何漢良楊銀等。准備至晚劫寨不題。却說陳總兵哨卒探得此事。報入大寨中來。說青蛇固中隱々有兵動之狀。不知何意。陳總兵聞報。即與衆將商議曰。酋將欺我遠來。固中兵動。今夜必來劫營。我等可把衆軍分調前。本待彼兵來劫營。擁出殺之。遂令彭兵十萬埋伏。

固後令丹維宗領鎮溪兵十萬埋伏固前。多設火砲為號。營中縛幾隻羊播鼓。陳總兵發放已罷。各人自去埋伏。且說何漢良楊銀等。迨至黃昏時候。披掛上馬引兵出固前來。馬摘寫鈴軍士啣枚疾走。出秋聲賦曰啣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來到陳總兵寨邊。看見營門不閉。更鼓打得不明。楊銀勒住馬道。寨中似無動靜。不可進去。何漢良曰。兄長悞矣。他兵登山涉嶺而來。已自勞倦睡裡打更有甚分曉。兄不必疑慮。只顧進去。楊銀從其言。催軍進殺入得寨門。並不見一個軍士。但見樹上縛着數隻羊。蹄捷鼓以惑敵兵。兩將却着空寨。急叫中計。便教回寨。四下伏兵放起火砲。一齊抄出殺將前來。楊銀叫道。衆

軍可殺回國太比及奔回國邊時丹維宗領鎮溪太國
前叫曰官兵已敗可急開門接應守門將士那裡分辨
也信却寨必勝遂點起火炬引卻兵殺出早遇着丹維
宗手起一鎗刺下馬來我軍乘勢湧進就國上放起火
砲光燄山川聲震天地朝棟寺聞之急揮兵迎戰丹維
宗麾兵混殺朝棟見勢大難以抵敵冲開血路奔走陳
總兵聽得國上砲聲不絕响如狂雷知成了事促兵追
殺楊銀何漢良奔回國邊見國上火起砲响情知被官
兵占了急回走時被陳總兵截住漢良楊銀驚慌無心
恋戰刺斜而走陳總兵乘勝追擊楊兵大敗斬首二千
餘級傷殘者不計其數陳總兵追及一望之地收兵逕

上國來。將老幼酋民盡行殺死。幼小婦女悉解往偏橋
賣之。丹維宗自賞家兵五百。陳總兵遂傳令在國安住
人馬。所獲糧草輜重。金鼓器械。衣甲頭盔。等無算。是日
宰牛殺馬大賞諸軍。一面遣使往紀功官報捷。不在話
下。

○玄真子贊陳總兵破青蛇國詩曰

截莫青蛇國

嚴關不易開

將軍從間入

兵馬自天來

○吳總兵攻苦竹關

婁國軍走飛虎城

詩曰

志氣冲天貫斗牛

便將逆虜盡平收

播州驍將俱心死

酋國雄兵搃淚流

紫塞風高懸劍戟

黃沙月冷炤戈矛

可羨忠義英雄將

寺閑談笑定播城

話說陳總兵攻破青蛇圍。楊銀漢良寺退。四苦竹關對守將楊維棟。具言官兵連奪閑圍之事。楊維棟曰。我兵屢戰不利。連失重關。全輸銳氣。不如令人前報知父王。討取救兵來助。然後出敵。方可成功。衆將依言。即遣軍校疾報太訖。却說楊應龍正坐大殿。與軍師議事。忽門吏稟曰。苦竹關遣使來言。賊寨危急。應龍即令召入殿來。細問其情。軍校遂將官兵連破岩門石虎馬腦青蛇關。圍殺死楊奇張讓。寺特來取救兵之事。遂說一遍。應龍

聽說驚惶無措。納悶不已。正是

鳳落荒坡盡。脫渾身羽翼。龍居淺水。失却額下明珠。

蜀王春恨啼紅。宋王秋悲怨綠。宋王屈原弟子憫其師忠而見放故作此

歌以述其志曰秋之為氣也云云故曰悲秋 為呂虔亡所佩之刀。雷煥失豐

城之劍。好似蛟龍失雲雨。猶如舟楫少波濤。

忙問軍師黃七孫。時泰曰。今官兵連破雒關。險圍殺死

戰將三員。恁生柰何。黃七對曰。官兵長驅而來。已被奪

去了數座城池。只有青蛇圍難攻。今已打破。將近此城。

主公可速發救兵。前丞相助。方可取勝。始保無虞。不然

官兵復破重關。禍將及身矣。應龍是其言。遂遣楊光隣

郭通領一萬苗兵。逕奔苦竹關。來相助戰。守須臾。即到

揚光隣郭通即與朝棟維棟揚銀何漢良朱敬等叙話
坐定揚光隣即將應龍着領兵前來相助之事細說一
遍朝棟等大喜曰今有救兵來到是閑可保無事但官
兵倘來閑下提督怎生迎敵揚光隣曰這回他若來時
定殺他片甲不回恢復所奪城池論議已罷却說吳總
兵余宣慰探知青蛇圍已破遂催趲人馬前來攻打一
路上只見旌旗閃閃戈戟森森不移時大兵直擁閑下
搥旗擂鼓喊聲震天索戰巡卒報道官兵湧到圍城攻
打揚光隣即點起軍兵披掛上馬全郭通維棟何漢良
等引苗兵放開閑門冲殺下來正迎着吳總兵軍馬兩
下列成陣勢金鼓之聲震動山川吳總兵當先出馬大

叫該死逆賊。不識時勢。敢與天兵對敵。作速投降。尚留殘喘。不然。交你盡喪魚腹矣。揚光隣大怒。揮戈躍馬。沖過陣來。吳總兵舉方天戟抵住。兩個相聞。數合。郭通等恐揚光隣或有疎失。三員將從旁夾攻。沖殺前來。余宣慰見揚將助戰。策馬提鎗架住。六員戰將殺在一堆。裹在一處。真箇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但見

喊聲震動。戰馬咆哮。六員將抖擻神威。兩陣兵施呈武藝。一冲一撞。李天王降伏妖魔。一架一迎。揭帝神收擒魁魍。鎗來刀抵。不爭片點。空閑戟刺。斧迎。那有分毫差錯。心頭噴火。這將軍恨不得一刀劈破了本華峯。膽上生嗔。那將軍恨不得一鎗戳透了東洋裏。

分明三戰虎牢關儼然敬德戰八將

交戰良久吳總兵鞭鞘一指三軍如風似雨殺來人遇
人倒馬遇馬傷揚光隣見吳總兵英雄料是抵敵不過
放馬流星而走吳總兵余宣慰乘勝揮兵四面追擊大
殺一陣斬首千餘光隣等走入關去了吳總兵追至
關下遣兵四圍攻打關上箭矢交加有如雨點播木砲
石打下急傳令收兵回營吳總兵見城攻不破悶悶不
與余宣慰商議曰是關防守甚緊攻打不破將何區
處余宣慰道此關險峻若去攻時未免有傷依愚之見
只宜智取吳總兵道公有甚計余宣慰曰將軍可準備
攻關一邊令一支兵悄悄埋伏關左之下復着一支兵

埋伏中路樹間。先引他出關交戰。詐敗佯輸。走去十里。中軍放起號砲。衆兵乘勢殺進。其關可破矣。吳總兵依其言。即傳令衆將領兵埋伏去了。吳總兵自引大隊前來關下搦戰。巡卒報來官兵索戰。楊光隣等聽說。即點軍馬下關。抵敵。吳總兵見關上有兵馬迎戰。心中暗喜。即把軍馬退離一箭之地。望見關口。楊光隣橫戈立馬。吳總兵便不打話。舉戟直取光隣。光隣揮戈架住。戰未數合。吳總兵詐敗。撥轉馬便走。楊光隣不知是計。勒馬追趕。維棟等見光隣戰羸。催趲後軍乘勢追殺。約趕到十里之地。只見官軍中。號砲連响。四面伏兵齊起。早被余宣慰奪了。其關官兵潮湧而進。就關上放起火來。

這裡楊光隣正起關後軍報道官。兵已過關了。光隣大驚復馬殺回。吳總兵見關上火起。知成了事。即回馬追擊光隣。維棟寺不敢回原路。投樹林中而走。被伏兵一起截住去路。斬首萬餘。光隣等殺開血路。沒命而跑。吳總兵合兵一處。齊上關來奪了苦竹關。吳總兵計點軍將。折了十餘人。被砲石打死。是日鵠賞衆軍。扎住在關過了一夜。不題。却說楊朝棟等在關見官兵入城。不敢抵敵。逕關後門走了。行未數里。恰遇楊光隣等。細論前事。迺合兵往鐵鎖關而來。少頃即到關前。守禦將姜國得知。即開關迎接入城。叙禮罷。楊光隣具言前情。姜國曰。是乃總督誤中其計。致失城池。非戰之罪。若官兵再

來到此小將必須戮力向前以雪其恨一宿晚話次日
吳總兵引兵離了苦竹關前來鉄鎖關不遠吳總兵將
人馬靠山下寨遂遣部將領一千游騎前屯哨探消息
部將探聽回營報道鉄鎖關嚴設砲矢木石隄防我之
人馬主將亦須善觀音翠方便而進吳總兵聽說就與余
宣慰計議道楊兵隄備如此堅固當用何計破之余宣
慰曰今我兵長驅而來屢戰屢勝連破關圍他怎的不
作准備明兵只顧進兵攻城看他如何策應再作區處
吳總兵從其說即傳令催趲人馬前進但見紛紛戈戟
如林隊、雄兵似虎恁見得有詩為証。

○詩曰

城破穴穿酋虜奸魂隨日落

吳總兵攻



打鐵鎖關

山崩地裂將軍勇氣觸天高



綉旗急展連天錦

戰鼓忙搗震地雷

將軍從此拔寨去

鉄鎖雄關克日隳

兵至關下。吳總兵即分兵攻城。關上隄防甚嚴。砲矢木石一齊打下。我軍不能抵當。吳總兵退兵扎營。與余宣慰商議曰：是關隄防緊密，難以力攻。當以計破之。余宣慰曰：將軍有何良策。願聞其妙。吳總兵曰：今于關外四面架木搭起敵樓，高與城齊。上設次筒銃砲火藥，攻其關門。何愁不破。被雖有堅甲利兵，斷不能施矣。余宣慰曰：將軍奇謀，豈在韓信之右也。即令衆軍四面搭樓。不數日，木樓皆完。守關將姜國見四面立起敵樓，大懼。與朝棟等議曰：官兵搭臺攻城，此關必不可保。不如令民

兵晝夜防禦。我寺潛夜出城。往飛虎關。太另。畧恢復。何如。朝棟。寺道兄所見。最當。不然。呼吸已成擒矣。即令衆軍檢備于夜深。突圍出走。吳總兵覺之。率兵掩殺。揚兵大敗。死者無筭。委國寺領殘兵入飛虎關。去訖。且說吳總兵令各臺準備攻擊之物。先令衆將率軍士攻城。上民兵砲矢木石如雨點下。遂令衆將齊放火箭神鎗。銃弩火砲。沖擊。關上軍卒被傷。爭先奔潰。攻擊之次。忽大震一聲。如天崩地裂。攻倒城垣數丈。關城已破。大驅人馬入關。衆將奮勇爭先。競進將守關士卒殺死。不計其數。吳總兵傳令在關安營。遣使報捷。是日設宴慶飲。不在話下。

蘇軾詩集卷之五

十一

○玄真子贊吳少武將軍破苦竹鉄鎖二関詩曰

苦竹晝陰森

重関鉄鎖深

將軍千騎入

霹靂下嶽岑

○王總兵破取飛虎

何邦寧戰死飛龍

詩曰

紫雲如蓋覆蒼昊

瑞氣氤氲靄御宸

穆々春風披宇宙

皞々化日滿乾坤

已看塞北清塵土

今見川西奏凱兵

自此太平無箇事

高歌酪酊醉花陰

話分兩頭却說安國楊朝棟維棟朱敬何漢良等領敗
兵退守飛虎関即遣使報知應龍應龍聞報大驚失色悶

不悅。正是

眉頭重上三鎧鎖

腹內頻添萬斛愁

即問軍師黃七孫時泰曰。官兵復破若竹。鉄鎖二關。怎生奈何。孫時泰對曰。官兵百萬。所向無敵。我兵不過三四萬。安能取勝。主公可再發兵前助。先與他決一場大戰。然後看是何如。再定戰守之策。應龍然其議。即發兵二萬前來助戰。不題。且說姜國寺入關對守。將何邦寧。備言前事。何邦寧道。今官兵前來。勢如破竹。今若至此。兄寺可堅壁固守。予願率兵死戰。以保此關。姜國寺道。兄若欲出戰。必須以計而行。方可不然。亦恐為彼所欺。何邦寧曰。何足為畏。不日吾當擒之。以報前仇。說言未

已報應龍發兵二萬來助戰守何邦寧寺聞之大喜。即分付衆軍登城防守去了。話不重叙。却說王總兵探得破了鉄鎖關。次日早觀天色。但見東方推出一輪紅日。怎見得。

北斗初橫東方漸白。天涯曙色。總分海魚。殘星漸落。金鷄三唱。喚佳人。傅粉施朱。寶馬頻嘶。催行客。爭名競利。牧童樵子。離庄牝牡。牛羊出圈。幾縷殘霞。橫碧

漢一輪紅日上扶桑。

扶桑日出之地。淮南子之書。

王總兵引兵逕往飛虎關進發。一路上只見

盈甲鮮明。旌旗晃耀。殺氣騰々。冲宇宙威々。赫々。震

乾坤。

不日即至飛虎關地界。離城安營。次日王總兵乃領土
兵三萬。抵關索戰。守禦將何邦寧聞官兵搦戰。急率兵
二萬出關迎敵。兩軍相遇。王總兵勒馬橫鎗。于門旗下
大呼罵曰。吾今十萬大兵。入爾一隅之境。誰敢櫻鋒。汝
若知天命。早敲關城。可保生全。倘若抗拒。不但地不可
保。軀命且休矣。何邦寧曰。爾等貪得無厭。無故領兵。奪
我數座城池。可早回兵。免遭誅戮。王總兵大怒。縱馬挺
鎗。直取邦寧。邦寧轉鎗迎戰。兩下吶喊廝殺。正是
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棋逢對手。難藏興。將遇良才。可
用功。那兩員猛將。相交好。便非南山虎。閉北海龍。
龍爭虎鬪。鱗甲生輝。虎開時爪牙亂落。爪牙亂落。撒

鈎鱗甲生輝。支鐵葉這一箇翻々復々。有千般解數。那一個來々往々。無半點空閑。丈八矛離頂門。只隔三分。竹葉鎗向心窩。惟爭一跟。那個威風逼得斗牛寒。這一個怒氣勝如雷電險。

兩將力開數合。何邦寧力不敵。棄陣而走。王總兵乘勢麾兵追至。關下。何邦寧催兵急奔入城。堅閉不出。王總兵收兵駐營。謂余宣慰曰。何邦寧大敗一陣。衆將已膽落矣。今力攻其城。可即拔也。余宣慰荅道。言之最是。遂遣衆將領兵攻城。余宣慰將遊兵為應援。關下吶喊雷震。衆將不避矢石。向前晡時。竟克其關。擒獲軍卒無算。何邦寧寺突出關門。奔走飛龍關屯駐。王總兵鳴金收

兵扎營。次日黎明，探寨領本部十萬兵從飛龍關來。不
移時，即至關前，望見那關上的雄壯，但見

城高池險，壑澗濠深。週迴鹿角交加，四下排叉密布。
敵樓雄壯，纜紛雜彩旗，耀玳道坦平。簇擺刀鎗，劍戟
千員，猛將統層城百萬，雄兵居中鎮。

王總兵率兵叩關搦戰，守將李旭即謂朝棟和寧寺曰：
官兵索戰子，今率兵下關抵敵。勝則乘勢追殺，敗則回
兵固守。彼若攻城，只須以砲石下擊，必不能當矣。朝棟
寺道：元師謹慎，毋覩寺開。李旭即領兵三萬下關對陣。
王總兵高叫道：汝若獻關投降，必有重用。倘或迎敵，必
自取鋒鏑之禍耳。李旭曰：汝寺不知進退，何故窮侵。

王總兵聞言。便不打話。揮鎗直刺李旭。李旭躍馬舞刀迎戰。兩陣對員。真是好殺。但見

征旗蔽日。殺氣遮天。一個大桿刀。只奔頂門。一個渾鉄鎗。不離心坎。這個是扶持社稷。毘沙門。托搭李天王。那個是整頓江山。掌金闕。天蓬大元帥。一個鎗尖上吐一條火焰。一個刀刃中迸幾道寒光。那個是七國中。表達重生。這個是三分中。張飛生世。這個是弄精神。不放些見空。那個覷破綻。安容半點閑。兩下交馬戰。未數合。李旭力怯。措手不及。被王總兵一鎗刺于馬下。正是

三寸氣在志昂

一旦無常魂渺

揚兵大敗。四散奔潰。我兵隨後掩殺。斬首千餘。揚兵脫走入關。報言李旭死於冰命。朝棟寺聞之。悲悼不已。有詩為証。

○詩曰

拍馬橫鎗要出尖

當戰迎戰勢翻

不知天兵難抵敵

一命悠々赴九泉

傍邊何邦寧不勝忿怒。喝交牽我馬來。要與李旭報仇。朝棟寺勸道將軍不可輕動官兵。智勇猛將極多。只可智破。不可力敵。何邦寧道殺我將官。此冤當報。直待養成彼勢。則難退矣。朝棟寺阻擋不住。何邦寧披掛上馬。領二萬苗兵。一聲砲响。放開關門。出關搦戰。王總兵見楊

將出教列成陣勢。策馬橫鎗。厲聲罵曰。汝等助一匹夫為惡。成害生靈。今日天兵臨境。倒戈投降。猶遲。尚敢據城拒抗。直待誅戮盡絕。悔之何及。邦寧怒氣冲天。橫殺過來。王總兵挺鎗架住。兩軍吶喊。約闌二十餘合。闌上朝棟維棟。漢良朱敬等見邦寧鎗法漸亂。抵當不住。各披甲上馬。引兵殺下闌來。助戰。余宣慰見楊兵出闌冲陣夾攻。飛騎奔前。抵住兩軍混戰良久。何邦寧非王總兵敵手。被王總兵一鎗刺中咽喉而死。朝棟等見邦寧被殺。吃了一驚。不敢戀戰。各勒馬回闌。王總兵揮兵放馬緊追。楊兵方欲閉闌。我兵蜂擁併力殺入。頃臾竟奪其闌。斬首萬餘級。朝棟等引殘兵往闌後走了。王總兵

鳴舍收兵在。関安營。是日帳中設宴。重賞上軍。但未知
後來勝負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玄真子贊吳總師破飛虎飛龍二関詩曰

料敵行兵數有方

神機妙策滿胸臆

飛虎飛龍関破後

平播威名萬古揚

○陳總兵破朝天関

楊應龍走海龍國

詩曰

天挺仁君際聖朝

削平四海仗兵豪

胸中韜畧羅天地

閩外兵權逐海濤

寶殿衣冠輝紫閣

邊將旗幟映青霄

風雲交會明良遇

千載芳名信史標

話說楊朝棟等戰敗走入朝天關而來對守關石朝貴
備言其事言訖即遣軍校往播州城報知應龍軍校領
命火速而行少頃即至城內是時應龍正坐大殿忽報
朝天關遣使來言緊急軍情應龍即令進殿軍士來至
殿前應龍問曰汝今到此所報何事軍校具言官兵強
勇難以拒敵殺死何邦寧李旭二將攻破飛虎飛龍二
關不日將至城下應龍聞之驚惶失措跌足搥胸嘆曰
吾命休矣吾命休矣好生憂悶但見

眼下青浮眉頭黛鎖印堂中歪攢八字肚皮內九轉
迴腸小鹿兒頻撞心間老雷公不離耳畔食忘舉箸
喚差應名妻兒見面嫌憎風鶴聞聲驚戰思生計口

空咄々想從前恨氣騰騰。江淹模樣未為真。宋王似
他還要病。正是濃比黑雲將雨至。亂如織草向春生。
世人能免此熬煎。比着神仙猶快活。

即問軍師黃七孫時泰曰。吾兵屢敗。官兵連奪重關。損
我兩員愛將。今已離城不遠。如何退敵。黃七對曰。勝負
兵家常事。死生乃是大數。不足為怪。主公慎勿煩惱。予
有一計。可以畱存。應龍曰。軍師有何良策。足以畱存。黃
七對曰。官兵悉皆英雄。好漢所向。又克。今人馬相近。朝
天。閉宣府門。必為所破。一。閉既破。則播州城必不可保。
若城破時。恐皆受戮。不如將遍城房屋樓臺。盡行燒燬。
使官兵到此。難以屯扎。令軍民搬運糧草。潛入海龍國。

後指妻投傳 書集五卷

上。庶足自守。不然若官兵攻破二關。兵至城下。臨時計議。恐緩不及事矣。應龍依其議。十是率軍民搬運糧草入關。搬運已完。着軍士舉火將房屋樓臺盡皆焚之。軍士得令。即時引火燒着房屋。頃臾燒得半天通紅。真是好火。但見

火燄冲天。烟塵匝地。樓臺倒塌。响轟雷。屋宇傾頽。山崩裂。朱欄盡棟。一霎灰飛。碧瓦雕簷。片時影倒。定睛莫辨半分形。佇耳但聽一片响。

軍士放火已畢。應龍即遣使往朝天關。促朝棟寺收回軍馬。往海龍關固守。軍士領命飛奔前來。對守宣府關。楊奇棟說之。復往朝天關。與朝棟寺備言是事。朝棟聞

言謂衆將曰。父王着我們領兵回本衆兄意下如何。諸將道。官兵所向無不。今若來此攻擊。是関必難守矣。不若着民兵固守。各関我寺領回人馬。往海龍囤上拒守。他日再畱恢復。不遲。朝棟乞之。遂整點軍馬來。至宣府門。全楊竒棟等奔回播州城。奏見應龍。望前盡禮。朝棟維棟竒棟朱敵何漢良尚守忠石朝貴姜國楊七羅浮等叩首曰。官兵勢大。某等力戰不利。折兵數萬。失了関囤。罪不容死。伏地請誅。應龍曰。官兵強勇。勢難以敵。非戰之罪也。赦汝等無罪。衆將拜謝。應龍復述喚回軍馬之事。衆將應聲曰。主公之見過人遠矣。即令軍民盡往海龍囤上潛身。愈加修砌。堅閉不出。按下一頭且

四路雄兵處々鈴傳明月夜

陳總兵往



攻 朝 天 關

一班健將人
三 劍倚白雲天



說陳總兵探知王總兵破了飛虎飛龍二關。即日提領大兵直抵朝天關下。只見關門緊閉。陳總兵遂令眾軍縱火燒燬關門。是日南風大作。風起火勢。火逐風威。十分燒得亮險。火燄漲天。白日烟塵遮混。不見天日。真好大火。但見

黑雲匝地紅燄燒天。碎律々走萬道金蛇。焰騰々散千圍火塊。狂風相助城閣。敵樓片時休炎。燄漲空關。

門吊橋彈指沒驪山頂上。多應褒姒戲諸侯。赤壁在今

湖廣黃州昔曹操鏖兵之地也岩前有若周瑜。施妙計馮夷神捲雪

罔施功。神術變雷實難救。

那火正燒得勢猛。關上民兵一齊運水來救。越燒得着

了鉄門鎔化城樓盡倒官兵奮勇逼近城池火勢稍息
陳總兵驅兵直擁入關殺死酋民無數遍尋守禦諸將
不見下落忽酋民說守將石朝貴探知大兵前來攻城
昨已引兵退回播州矣陳總兵聞說即催促大兵往
前征進不移時即至宣府門下陳總兵見城上防守緊
密便不索戰遂令軍士架起襄陽砲打開城門我兵爭
先競進竟奪其關是時天色已晚即傳令倚城安下營
寨是夕設宴犒賞諸將不在話下

○玄真子贊陳總兵朝天宣府二關詩曰

胸中善諳孫吳策

腹隱機謀慣用兵

勇冠三軍無敵手

朝天二關一計收

○玄真子評曰當初楊應龍只道關圍險阻將士用命急
切不能動搖播州可保無虞不知衆總兵連用奇計
打破重關勢如累卵料播州不可久守勢窮力屈于
是率軍民燒燬樓臺搬運糧草潛入海龍關上愈加
修砌堅閉不出嗚呼據一國之險抗百萬之師是以
寸木支大廈九泥塞函關也安能免亡身喪家之禍
哉但苟延殘喘已耳

○陳總兵分軍圍困 趙仕登設計劫營

詩曰

大將原從將種生 英雄勇畧鎮偏沅
陳師頗收機尤密 淞受孫吳智更精

色動風雲驅虎旅

聲先雷震擁天兵

神威一抖播酋威

百萬軍中顯姓名

話說陳總兵用火攻破朝天宣府二關次日黎明統領
雄兵逕往播州城進發離城不遠前哨探路軍校回報
播州城無兵把守房屋都被火燒料了陳總兵聞報即
促大兵前來只見滿城房屋樓臺盡皆火燒做白地果
無一人往來形影陳總兵大駭勒馬週圍觀望數次離
城數里只見一座高岡甚是險峻陳總兵暗思這賊決
然走上是固安身去了剛言未已

劉總兵

吳總兵

李總兵

王總兵

陳副總

魏監軍

胡監軍

張監軍

龍監軍

祿監軍

朱監軍

并各巡撫總督叅將遊擊守備把總寺官引領大兵各
陸續來到當日就于白田埧安下營寨衆將見城內
宮殿房屋盡皆火燒舉各驚駭次日衆官會集議事諸
監軍曰今應龍燒燬宮室樓臺走上海龍國逃身勢已
窮矣衆將軍可用心防守休教逃走應龍恨了

朝廷大事功成凱旋之際奏知

皇王論功行賞衆將唯曰惟命是從即調遣劉總兵引
兵把守前關安宣慰守住後門其餘總兵寺官四圍守
把八九層人馬如雲屯霧擁把海龍國圍圍得水泄不
通圍上巡卒望見軍馬紛攘重疊圍住即報

應龍知道應龍聞之大驚謂軍師衆將曰官兵重圍國怎生奈何孫時表割曰主公勿憂國中糧草尚穀一年支應軍卒并民兵還有數萬足可保守況且是圍城郭堅固兩壁都是高山如此險峻任是官兵人會騰空馬會騰雲也上不來只消兩三箇月他人馬必然力倦糧缺自然回去矣但當令衆軍守護城池唯備砲石弓弩晝夜提防官兵攻城應龍曰善即遣衆將起集民兵上城守護衆將得令引兵看守不題且說衆監軍分遣已定次日黎明即調發衆軍圍城攻打固上放矢箭滾木砲石一齊打下我兵不能近前衆監軍曰是固險峻倚山而壘城垣高固壕深塹澗且有猛將守把又不出

戰雖四圍攻打其實沒奈何諸將軍有何妙策足取此
圍幸各毋隱劉總兵道此不打緊只須四面豎起雲梯
砲架攻城再將火砲施放攻擊得緊其圍必破而楊酋
可擒矣衆監軍從其議劉總兵遂令衆軍作雲梯石車
火砲等物城邊架起喝令軍士聽我砲响汝等併力上
城敢有退者即便斬首三軍得令各自預備却說城
小校見官兵攻具准備即速報知應龍應龍大惧憂心
如火端的是胸中愁悶有臨江仙為証

悶似蛟龍離海島愁如猛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泪連
江淹初本筆霸王恨無船○高祖榮陽連困厄昭
君關伍相熬煎曹公曹操赤壁火連天李陵臺二望

蘇武陷居延

黃七慰之曰不效只濟
說憂心稍釋即今奉
只得劉絕兵中軍一
沿城而上大喝軍士一
箭流星飛下雲梯盡皆
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劉
兵見張保已死悲悼不
吾一臂誓必擒之以雪
但見屍骸滿地血浸成
多人的性命吾之過也

斬死屍骸盡行掩埋

玄真子題詩一首單贊劉總兵好處

這軍攻城中賊機

痛傷死事決交傾

當時不忍屍骸暴

一念慈仁天地知

痊埋已畢劉總兵復對眾勸軍道此固堅固且防守甚嚴攻之徒傷士卒不如少歇再定謀計取之衆監軍曰將軍言之是也話分兩頭却說劉總兵守城將見官兵敗去盡皆大軍具告應龍其官兵敗退之事應龍大悅慰勞不已當夜親自散飯次日應龍集諸將議曰官兵因一時之失敗必復再來或守此孤城如何可守趙仕登獻計曰劉總兵自有妙法攻城被砲石所

傷衆軍力疲必然懈怠這兩日決不做準備我等今夜
前去劫他營寨衆將可縛至矣應龍遂問軍師黃七孫
時泰曰是計如何黃七對曰此計可行商議已定仕登
即傳令衆軍準備只待黃昏便去行事却說是夕劉顯
兵坐于帳中忽然一陣怪風吹至面前遂卜一課以知
其情即喚衆將分付曰應龍今夜必然使人來劫吾寨
可以將計就計行之汝等可領兵悄悄地而太附近埋伏
待他引兵來劫吾寨之時即擁兵四圍殺出我即驅兵
前來相接兩下夾攻必擒賊將也衆將授計領兵埋伏
去了劉顯兵亦自準備虛扎營寨以誘賊兵不題且說
趙仕登楊朝棟楊奇棟何漢良等至晚各人結束完備

初更時分遂點起精兵二萬潛地下圍竟投劉總兵寨
來趙仕登當先走到營門探聽果無准備令衆軍吶喊
而進剛入寨來並不見一個人影乃是空寨情知中計
急退兵回劉總兵見彼退兵即引軍隨後趕來仕登等
催兵奔走如飛正行之間忽四面伏兵皆起火把齊明
喊聲不絕圍裏冲殺將來仕登等心慌不敢逆戰劉總
兵揮兵追擊殺得楊兵星飛雲散如砍瓜切葱相似斬
首二千餘級追至一望之地劉總兵鳴金收兵回營趙
仕登并衆將敗走數里望見追兵漸遠方纔放心招集
殘兵入圍不在話下。

○玄真子題詩嘆曰

定計藏機要劫營

便驅軍士向前行

誰知已定擒拳計

殺死驚天動地人

○何漢良驅兵劫寨

楊大虎引衆詐降

詩曰

細推古今事堪愁

貴賤同歸土一坵

漢武玉堂人豈在

石崇金谷水空流

光陰自旦還將暮

草木從春又到秋

閑事與時俱不了

且將身暫醉鄉遊

話分二首却說趙仕登寺領殘兵入困時已天明恭見

應龍具言劫營劉總兵已有准備折兵回來之事應龍

聞說憂悶不已軍師黃七敬曰主公不須煩惱昨日我

兵夜去劫寨中了他計今各營決不準備是夜可出其
不意暗去劫吳絕兵寨必勝全勝應龍道偷營劫寨只
可使一遍如何可再行得只恐彼有準備且昨日劫營
落了他的圈套今日又去吾恐驅羊入虎口無生全也
乞軍師詳審之黃七對曰主公放心予管取可以成功
應龍道軍師既着量得過即依計而行逐人衆將準備
至晚劫寨不題且說吳絕兵聞楊兵劫營被劉絕兵殺
得拋戈卸甲東竄西逃斬首無數自恃謂決不敢來劫
他的寨是夜衆軍怠懈果未防備正是兵不可驕之兵
者敗却說楊應龍依軍師之計至晚即分撥梅漢良尚
守忠麥國揚七等領兵二萬按轡隨行情地前來約二

更時候方至吳總兵寨邊週迴一遍見其靚已種濃噴
响一聲四門齊入喊呼震地叫殺連天驚得吳總兵處
卒昏濛黑殺不識東西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四散奔潰
吳總兵慌忙上馬奮勇大殺一陣楊將始收兵而回吳
總兵計點三軍折損二千有餘忿怒不已且說楊應龍
使漢良寺劫營不知勝負若何正憂悶間忽報領得勝
回應龍即令入見漢良寺具言其事應龍大喜即令設
宴與衆將慶飲酒至半酣應龍問衆將曰官兵日久不退
知之奈何軍師孫時泰對曰予用一計可使官兵片甲
不回應龍聽言大駭曰軍師有何計策如此其妙孫時
泰曰官兵勢大不可抵敵但令衆將假扮酋民往劉綎

兵詐降約裏應外合可破劉營是營既破他寨可徐
矣官兵豈不退乎應龍大悅曰軍師神機妙策子房再
出也言訖孫時泰謂衆將曰今主公欲破劉總兵營用
公等前往詐降此機密大事不可輕忽必須赤心報主
抗節致忠者方可幹此功衆將軍果以忠義為心者方
可煩此事若有不願去者再箇別舉營有應龍堂表揚
大虎挺身答曰爭願領衆兵假作酋民前太詐降應
權欣無限說道叔父既肯前行是計可成矣遂令庖下
設酒與大虎餞行應龍親遞酒三杯大虎飲罷孫時泰
分付隨行軍士曰汝等今夜前太詐降來日至晚只待
外面火起汝可即於內放火為應內外夾攻即可破寨

軍士吞道：「大不難，只怕劉總兵不肯信用，有誤軍機。」
大事孫時恭曰：「汝等依計而行，管取無事。」楊大虎寺取
整理隨身物件，至晚遂引兵五千餘人，假扮酋民下關，
迎接劉總兵營來，正是：

用計面有探虎穴

志生捨命入蛟潭

楊大虎寺潛夜偕行，直抵劉總兵寨前。劉總兵正在帳
裏，諸將議事，忽哨報有酋民五十餘人，來降。劉總兵驚
疑，謂衆將曰：「酋民今晚來降，必有所為，可着入見。」須臾
衆酋民舉至帳下，叩頭不已。劉總兵曰：「汝等悖逆之徒，
輔助應龍為惡，今夜來此，有何話說？」楊大虎曰：「小的們
被應龍逼勒守城，一時無奈，悔思來降，不得其便，今

密獻奇謀昨日慇懃排地網



降劉總兵

詐降良將今宵就裡陷天羅



得便故越閔前來拜降望元帥恕罪容納便是重生
毋矣劉總兵罵曰你這厮必為楊家細作假意投降臨
期却為萊應喝令左右盡行捉下斬之軍士得令悉各
綁出營門楊大虎寺復欲辯論劉總兵不容分說即刻
斬首回報正是

奸臣用計纔舒手

天使無心却沒頭

○楊應龍禱井求泉

安宣慰乘夜送水

詩曰

酋虜橫行勢莫支

一時星散苦流離

戍騎過處紅塵驟

賊壘屯時黑霧迷

戰士據忠糧餉足

謀臣陳君甲兵齊

狂徒狂自懷奸笑

梟首長竿悔亦這

話說楊大虎寺既已為劉總兵所殺。細作探知即速報知應龍。應龍聞之。兩眼垂淚。哀痛不已。衆將勸解曰：「死生人之定數。主公何須過哀。道聲未了。忽軍校來報。圍上遍井泉乾。軍民煩渴無水可濟。應龍聽言。勃然變色。謂衆將曰：「軍民乏水。何以濟渴？」軍師孫時泰對曰：「主公可禱告天地以祈之。或者皇天眷念。不忍絕城。我寺水泉湧出。未可知也。」應龍曰：「軍師此言正合吾意。」即令軍士安排神案。碗盛淨水。爐降明香。宰牛殺馬。親自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如天不忍絕城。我夷類將降水以濟軍民之渴。拜禱已罷。即遣人往探之。各井竟無泉。」

正是

禍到頭來應自敗

臨乾掘井豈能泉

應龍大聲嘆曰。此天之欲絕我寺也。遂與軍師議曰。天時炎暑。水不可缺。今籲天井。竟無泉。軍民何以炊食。如此死可立待也。恁生奈何。黃七對曰。主公勿憂。是時乃安親家把守我後門。今着使往彼營。太說叫他。過晚着軍士挑水送來。我兵開閤。接取。庶可全活數萬生靈。不然束手坐斃矣。應龍曰。軍師此見。超出意外。至晚即着朱敬前太。朱敬領命。逕下關來。直抵安家營前。安宣慰在帳。正集衆議事。忽哨卒報道。楊應龍遣使來言。軍儀安宣慰。即令進見。少頃來至帳下。安宣慰素日相會。認

得朱敬。即與之叙禮坐定。安宣慰問曰：兄長至此，有何見諭？朱敬遂將圍上井乾無水，乞為送水之事，訴說一遍。安宣慰答道：是事容易，謹遵尊命。朱敬曰：圍中數萬人，之生死係之于此，慎無悞事。安宣慰道：不消囑付，言罷。朱敬辭別而回。不移時，行至圍前，守城軍士得知開門迎入，回報應龍言其俞允之事。應龍大喜曰：數萬生靈可保全軀矣。却說安宣慰是晚在帳，忽然想起此事，即着軍士二十餘人，往古泉井挑水二十餘擔，直送楊家城下。巡卒知道，開門接入。逐晚如此，已經二十餘日。官兵竟不曉得，正是

奸徒用計全生命

送水經旬人不知

○玄真子評曰。孟夫子云。民非水火不生活。則水火之需于人也亟矣。矧時屆夏初。褥暑蒸人。除煩解燥。則水之尤不可須臾離也。應龍潛身海龍國。自謂足全軀命。不期井坭無泉。沐浴禱求。竟為無有。此天之欲絕酉裔。豈偶然哉。而應龍懵々不悟。猶極意畱全。蓋不知天之將喪彼也。人力豈能撐持之乎。

話分兩頭。却說衆監軍。見日久攻圍不破。心甚憂悶。迺謂陳總兵曰。應龍勢窮力渴。逃入孤城。正好極力攻打。如何坐守遷延。恐師老兵疲。將如之何。陳總兵曰。楊兵雖敗。人馬尚多。四門堅壁。恐難遽破。意欲相時而動。庶為便益。衆監軍曰。將軍是言深為確論。于是數日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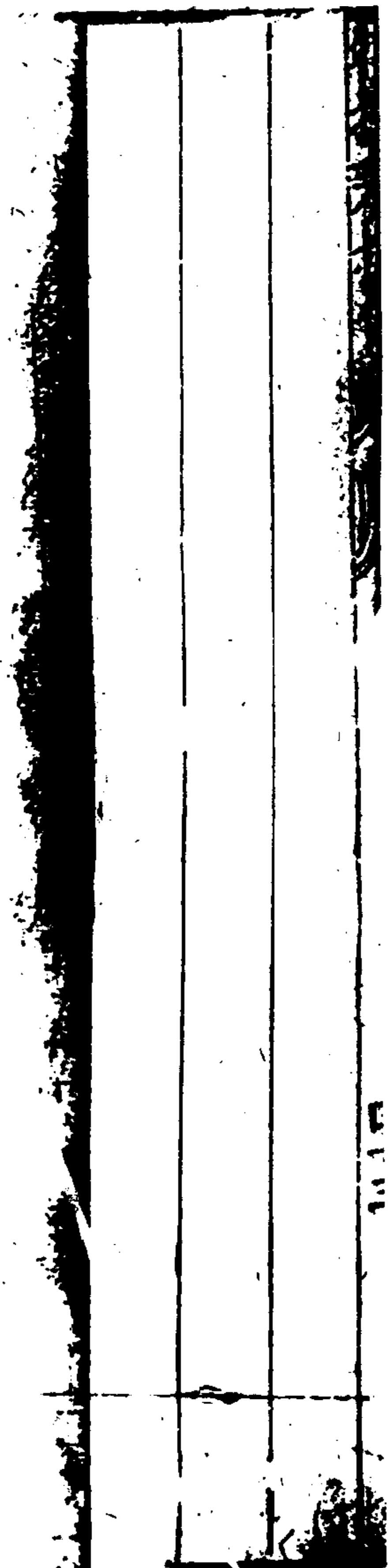
兵不動。忽一晚，陳總兵哨卒探得安兵送水，飛星來報。陳總兵曰：「楊應龍圍上井乾，無水臨晚。」安宣慰着軍送水進本。特稟元帥知之。陳總兵大駭曰：「原來這厮暗與他結謀。」致前日有烏江老君二關之敗。遂對總督監軍寺官，備言是情。衆監軍曰：「這賊同謀合逆，深為可惡。」言訖，迺與諸將計議破圍之策。陳總兵曰：「之有一計，足擒應龍矣。」衆監軍道：「總兵有何妙策？」陳總兵曰：「明夕可設筵於帳中，請安宣慰來飲酒，假說議論攻城之計，着數十銳兵暗帶兵器，前往安營附近等候。俟安兵送水，不及殺之。我兵假扮安兵，挑水送至城下，待守圍將士開門來接時，一併殺死，即入圍上，放起號砲。衆軍乘勢進。」

入。可以成功矣。衆監軍道。此計極妙。一宿晚宿。次日天明。即令行厨設宴。至晚着軍校請太。軍士領命。預更。即到安營。巡卒引見安宣慰。軍士述言陳總兵設宴。請將軍計議軍情。安宣慰不敢推托。即帶軍兵頭目。齊往前來。止留二十餘人。與楊家送水。不在話下。却說陳總兵遣使請安宣慰。太說即分付五千銳兵。前太埋伏。衆兵領計太了。安宣慰帶領頭目。來到陳總兵邊前。陳總兵迎接入帳。叙禮而坐。陳總兵曰。今夕薄設。草酌。非為別事。只因攻打是困。日久不下。特請足下。前來議論。有何良策。足以破之。願乞見教。安宣慰曰。是困比別處不同。且其高險堅固。更有猛將守禦。未易驟攻。但當審察。而

之陳總兵曰。足下是論。予當遜下風矣。語畢各盡歡而飲。不題。却說衆兵領了陳總兵之計。徑往安營附近埋伏。時至二更。果見安家二十餘人挑水送往楊營。來至中途。五千銳兵一齊擁出。捉住安家二十餘人。盡行殺死。假扮安兵挑水送至城下。圍上巡軍得知不辨真偽。只認是安家送來。並無疑忌。即開門接水。五十銳兵取出短刀。將接水軍士并守圍衆將一齊殺死。即在圍立放起砲來。聲震天地。衆酋聞之。驚慌戰栗。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八輯

四五六



葉

新刻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數集六卷

遺刊行

清靈活

吉瞻僊客

殘正

巫峽岩

道聽野史

紀畧

棲真齋

名衢逸狂

演義

凌雲閣

鎮宇儒生

音詮

懣懼罪處回

楊應龍散金激將

香

兩中開生小惚前

斜倚書臺閱簡編

往古來今前事歷

伊成彼敗後人言

識的方見其中趣

愚者差投就裡緣

雖是一篇真野語

畱得芳名萬古傳

話說庚子歲七月初五日黃昏時候官兵依陳總兵之計乘機殺了接水守門楊兵我軍蜂擁殺上圍去放起號砲聲震天地如海沸山崩一般正是

一聲砲响連天震

子母飛奔動地雷

風隨砲信傳千里

砲逐風威透萬重

這砲迺是軍中第一箇號令最緊要的不說官兵放砲單講陳總兵請安宣慰飲酒弄葦傳杯盡歡而散安宣慰別去回至半路聞得圍中火砲連天喊聲大震不勝驚駭勒馬沉吟半晌暗思是必陳總兵探知送水情由假說請我計議着兵暗取圍了安宣慰不敢回營恐官兵來計較他即悄地帶領苗兵走回本寨去了却說楊

應龍日前劫了吳營。吳營自謂官兵一時無奈他何。
每日與田氏飲酒歌樂。朝夕不徹。是晚二更時分飲酒
方散。正携田氏手入房寢。太剛進房門。只聽得外面砲
响如雷。喊聲不絕。遂抽身出來。問是甚事。小校報說官
兵假扮安兵。送水殺死守門軍士。如今盡進城來了。應
龍聞說。嚇得魂不附體。好似

朦朧睡中打一箇車轉。天霹靂。單寒身上。遇幾陣刮面冷
風。正是虎落奔中。魚遊釜內。命似風中剩燭。身如雨
裡殘花。

忙問軍師衆將曰。官兵入圍。我等皆無生路矣。將何區
處。孫時泰對曰。事既至此。無之奈何。主公可取金銀買

楊 應 龍 散

楊室傾頽一木
有誰支大厦



金 勵 衆 將

海 國 毀 裂 三 軍 無 復 築 堅 城



勞衆將用力死戰。或可退之。應龍然其說。遂令開庫。裁取金銀寶貝等物。置于階下。傳言曰。衆將有捨死報主。敢勇爭先者。任意取之。待退敵之後。列土分茅。同享富貴。說言未已。何漢良朱敬揚。清趙仕登。楊銀尚。守忠等。分取財物已罷。進前啟曰。予等沐主公知遇之恩。無可答報。今願領兵決一死戰。以退官兵。應龍曰。兄肯出力。官日官兵退後。與汝等同分爵土。言訖。漢良等領兵五萬奔殺前來。不題。且說陳總兵送安宣慰回帳。坐席未溫。言所坐之席未熱。不多時之意也。忽聽得圍上砲响。知成了事。即同陳副總兵等披掛結束。引兵飛殺入城。恰遇差何漢良的軍馬。漢良失敬等。便不打話。各舉兵器砍來。陳總兵

挺鎗架住。大聲罵曰無知匹夫。不識時勢。今圍已破。我
兵四面圍匝如鉄桶一般。汝等縱能插翅騰飛。有撥天
之手。亦不能出吾鉄來之圍。尚敢抗拒。莫若早降。猶可
苟延殘喘。如不願從。禍臨眼下。漢良等大怒。擁殺過來。
陳總兵陳副總兵舉起鎗刀當住。兩下吶喊交馬力戰。
但見

鎗刺處如風摧敗葉

刀剝來似砍瓜截觚

正殺之間。劉總兵又攻破前門。軍馬進城。吳總兵王總
兵李總兵彭總兵童總兵并各參將守備把總悉皆來
到我兵四圍攔截。把漢良朱敬等困在該心。楊兵支架

不任左冲右突無處奔逃陳總兵鎗刺死了楊銀劉總
兵生擒何漢良王總兵殺了楊清吳總兵擒了朱敬陳
副總兵活捉趙仕登李總兵斬了尚守忠酋兵死者不
計其數餘衆爭先奔潰但未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四分
解。

○楊應龍自縊身死

陳總兵遣使報捷

詩曰

大明一統承平日

海宇蒼生敢不毛

天馬啣花開習粟

野人獻酒熟葡萄

九重雨過江山潤

萬里雲收日月高

今朝酋虜俘馘後

西行大將捲征袍

話分兩頭却說楊應龍使漢良朱敬領兵前往拒敵不知勝敗如何。正憂思間忽報漢良寺盡被官兵生擒活捉餘衆悉皆殺了。應龍聞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長吁短嘆無計可施好似

大江滾起千層浪

半空轟震一聲雷

迺令軍士開各庫藏取出金銀珍寶羅段絢帛寺物分散衆將曰我初無是意皆是兄寺願來助我故是好意即事不成非兄寺之過乃是天命。今日至此無之奈何。兄寺要金銀各帶些逃走。脫者是汝之福。走不脫者是汝之命。毋得怨我。願死戰者退。敵之後同享富貴。衆將悉皆垂淚如泥塑木雕一般默無言可答。但曰。今

事已至此我寺諒無生路。惟願與主公同死。此處說言未已。忽報官兵已近城下。應龍聽說驚得手足如冰冷。容貌似水澆。澆若

蛟龍失水摧鱗角

猛虎離山剝爪牙

自料不能保全。首領迺對妻子求訣曰。我今不得顧你們了。你們各自逃生。去罷。言訖。田氏并衆妾暨音及也五子二孫舉各大哭不已。應龍兩眼流淚。趨進寢房。反閉其戶。厲聲嘆曰。天喪吾也。天喪吾也。於人乎何尤。即解下所繫紫絲絛。搭在梁上。把筧一條放在梁下。將身立在筧上。把絲絛將頭。頭繫緊。兩脚把筧一登。一開身懸半空。不消半刻。只見

身如鼓脹氣喘羅喉急細、面色通紅緊切、牙關
咬定眼珠深燦舌吐長伸手垂脚直命歸陰身墜頭
低視太遠黃泉路上新添個枉死英雄閻羅殿前又
勾到啣冤俵鬼金鞍戰馬閑嘶柳繡幙音佳人痛哭

天

夫乃婦之天也
故妻哭夫曰天

却說楊維棟楊朝棟楊奇棟見應龍進太許久不出未
審何意正欲往視間但聽得外面金鼓之聲接耳喊叫
之音近身朝棟廼謂衆將曰官兵漸至此矣我等當奮
勇決一死戰或者天不絕滅予類殺退官兵猶未可料
安有束手受縛者哉衆將各有退縮之意但聞朝棟之
語不容不忤應聲答曰大丈夫當捨死報主豈可袖手

受死乎。道聲未了。軍師黃七孫時泰言曰。官兵四圍殺來。我們諒無逃生。太所信當奮力殺太。或可畝全。安有坐以待死之理。衆將從其說。朝棟即速點集軍馬。還有三萬有餘。急令披掛上馬。殺向前來。是時官兵紛々擾々。江番浪滾。而到沿途斫殺。不分軍民男女。逢者身歸前世。遇者命喪黃泉。屍橫遍地。血積成渠。音拒水溝也真箇是

鋼刀落處人頭滾

寶劍揮時熱血流

維棟朝棟竒棟并衆將引兵殺來。正迎着官兵兩下。吶喊交戰。陳總兵罵曰。蠢呆匹夫。汝不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提兵百萬前來。量爾腐草之螢光。怎敵天心。

之皓月。况汝所恃者。此固今已攻破。是乃几上之肉。釜中之魚耳。即速倒戈卸甲拜降。猶以為遲。尚敢如此恃逆來拒敵乎。朝棟寺聞言。大怒揮刀直砍。陳總兵挺鎗迎還。衆將軍各舉兵器。四下夾攻。真是好一場廝殺。怎見得有詩為証

○詩曰

殺氣騰々罩太陽

數員戰將鬪爭強

征塵逐日皆迷暗

天地昏沉盡失光

古來多少英雄將

難比如今刀對鎗

頭更便見輸贏決

生擒活捉勢威昂

混戰多時。揚兵力不敵。望風奔潰。我兵四圍裹殺。揚兵

不能得脫。陳總兵生擒楊朝棟、劉總兵活捉楊維棟。陳副總兵擒了楊奇棟。其餘衆將盡被刀砍鎗刺死于馬下。試看是誰。

楊光隣

尚守忠

吳金錢

石朝貴

楊標

郭通

楊七

婁國

并三萬酋兵。盡皆誅戮無餘。我兵席卷乘勢殺進。陳總兵急傳令曰：如有擒獲應龍者，賜金千兩；斬首來獻者，賜金百兩；或擒妻子一人者，賜金百兩。衆將得令，悉各奮勇殺至前來，圍住住宅。陳總兵、劉總兵、陳副總兵、李總兵、王總兵、吳總兵帶領參將把總、寺官并驍勇軍兵擁進宅內，拏了田氏侍妾春房，并梁棟、滕棟、嵩壽軍師。

黃七孫時泰等。陳總兵不見應龍下落。忙令衆將查看。潛躲何處。田氏說道。適往後房去了。陳總兵聞之。即領精銳兵。往後房搜尋。但見房門緊閉。陳總兵令衆兵揮刀劈開門扇。定睛看時。只見應龍懸梁高吊。舌吐頭垂。氣絕身死。已。陳總兵即令家丁近前將屍尸音解下。恐怕有衆將前來奪功。就一刀砍下頭來。藏了首級。赴督府報驗。已訖。就令衆兵剝出心肝五臟。拏太炒吃。復着油鹽重醃。擦屍身。恐怕損壞。搜出宣慰銅印一顆。并偽造兩京十三省印信。田氏五子二孫。及同謀黨惡。盡行綁縛。陷入囚車。銅印并庫藏金銀財物。盡行封號。解

上

朝廷陳總兵修下奏捷表章。敕差指揮韓學信飛呈本報。各衙門知道。限了刻期十二日。報捷京城。衆官是日設太平筵宴。犒賞三軍。即日收拾軍馬聽候。聖旨當下三軍陸續起程。是時六月初六日也。

○玄真子嘆楊應龍自縊詩曰

應龍死海龍國 可比自刎烏江人

鐵鈔險關无可恃 牢堅壘嶂勢何憑

○又贊都督南部龍岩公陳大將軍副帥義烏右山公陳將軍克平海龍國大捷詩曰

躍馬平蠻穴 傳俘上建章

論功誰第一 屢說兩陳湯

1816A

○聖天子降肯班師

陳總兵追祭亡魂

詩曰

宮殿開軒紫氣高

風吹御樂透青霄

雲移豹尾旌旗動

日射螭頭玉珮搖

香霧細添宮柳綠

露珠微潤苑花嬌

山呼舞蹈千官列

海晏河清一統朝

話說韓指揮領了陳總兵軍令。恐怕違了限期。晝夜兼程而行。看十二日。即到京師。就在館駟歇下。次日五

鼓時候。

皇帝

皇天也。能以道治天下。故稱皇帝。帝諦也。能以德化天下。故稱帝。及秦始皇兼併六國。自以為功過三皇。德

近五帝。故早朝。集聚兩班文武官員。但見

烟籠鳳閣瑞靄籠樓。光搖丹旆動。雲拂翠華流。忍臣
相契同堯舜。禮樂威嚴近。漢周侍臣燈。宮女翊雙
映彩孔雀屏。麒麟殿處。光浮。山呼萬歲華。恍千秋
靜鞭三下响。衣冠拜冕旒。宮花燦爛天香襲。堤柳輕
柔御樂謳。珍珠簾。翡翠簾。金鈞高控。龍鳳扇。山河扇。
寶輦停留。文官英秀。武將攬搜。御道分高下。丹墀列
呂流。金章紫綬乘三象。地久。天長萬。秋。

群臣山呼萬歲拜罷。

皇帝傳旨。有事出奏。無事退朝。道聲未了。黃門啟曰。今御
播總兵差官。具有奏捷文表。上干
天聽。當駕官捧上。御案展開奏章。

皇帝覽其表曰鎮守湖廣偏橋等處地方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同知陳 為仰仗

天威攻破險巢擒斬巨魁發報大捷事。本年六月初六日早本鎮同三省各總兵啣枚齊進舉砲為號擁入酋巢楊應龍當即自縊生擒田氏五子二孫併諸黨惡當日三省監軍道驗屍明白令先塘報。

皇帝看罷。龍顏大悅。即着解赴京師。鞫審定奪。不題話。不重叙。且說陳總兵破了海龍固擒獲送當。次日平明陳總兵謂衆將曰。今日且喜成功。只是可惜死于鋒鏑之衆。不如就在此設靈位祭奠。何如。衆將答道。已死者不忘其在生之時。此元帥之盛德。有何不可。陳總兵

遂令人設靈位。安排祭儀。親自祭奠。哀慟之情。感動三軍。無不淚下。祭畢。焚化紙錢。陳總兵命將祭物酒禮。分散三軍。盡飲而罷。有詩為証。

出師經戰地 鎧甲幾曾離 塞上昏塵土

軍中捲綉旗 英雄歸土壤 魂魄附沙泥

祭奠情何切 三軍為發悲

飲酒已罷。眾將拱手稱賀曰。今日勦除巨寇。將軍之功。居多焉。實朝廷之福。生民之幸矣。陳總兵答曰。今頃僥倖成功。固是朝廷洪福。蓋亦列位諸公之協濟也。但予臨陣以來。不想折了數萬人馬。今已待班師。思起同事功之將。衝突矢石。為國忘身。眼前未見其人。不白

伊不傷悲矣。衆將對曰：將軍休要如此。生死人之大分，豈能保得常無事乎？且諸將為

朝廷出力而死也，得有名節，宜錄其功勞，奏與

天子知道，封蔭其後，足可報他功矣。將軍何必悲哉。說言未已，忽報朝廷有

聖旨來到，陳總兵寺忙整香案，出帳迎接，跪聽宣讀已罷。總督傳令發監押官將應龍屍首并田氏朝棟等解赴京

師請

旨裁決。監軍道發下將令，傳示各營，收拾行裝，聽候班師。大小三軍無不歡欣雀躍。正是風捲旌旗將，齊敲金鼓响春風。宇宙人二都唱凱歌聲。

勦滅巨魁戰將盡動權顏色

陳大總兵



傳令班師

削除逆黨班師齊唱凱歌聲



○劉總兵武當設醮

刑部官究審逆酋

詩曰

秋著纔消水亦寒

西風吹泪上眉端

若將世事兼身事

須信人間並夢間

斷送一生惟有酒

尋思百計不如閑

幽冥本是無情路

多少英雄太不還

按下一頭話談各旨却說三省總兵官奉

命班師而回一路上但見尸橫山積江水不流觸動不忍

之良舉發感傷之慨慨嘆正是

血流河漲屍山積

鳥啼花落斷人視

是話休提單表劉總兵收兵回至湖廣地界素聞

山仙景無涯。玄武帝靈應不爽。遂上武當山來觀玩。但見果好座大山。

雲遮峯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關。峯嶽參差侵漢表。岩前花木舞清風。暗吐微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盃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鐵角鈴。搖龍尾動疑是繚。揉蒼染出天生工。積翠粧成根盤直。壓三千丈。氣勢平吞四百州。

行不移時。仰至真武玄帝殿前。舉步進殿來看。那殿時果然是蓋造得齊整。

玉門金殿碧瓦朱扉。山河扶綉戶。日月近雕梁。懸蝦鬚。織錦簾。攏列龜背珠。紅亮榻。廊廡下磨磚。花間綠。

殿臺邊牆壁搗拆泥帳設黃羅供案畔列龜蛇二將
扇開丹鳳御榻邊擺童女二尊堂々廟貌肅威儀赫
々神威常祭享。

劉總兵看罷即在玄帝殿揚起長幡設超九度出拔罪
好事做三百六十分羅天大醮追薦陣亡軍將并孤魂
枉死等衆七日七夜方止設醮已訖劉總兵遂催兵奔
回本屬而太不題却說監押官領總督鈞命解送田氏
朝棟寺到京當日即具本呈奏 闕下奉

欽依將田氏楊朝棟等發刑部送四川司究審叛情是日
午牌時候該司官即令將田氏五子二孫軍師黃七孫
時泰謀士趙仕登何漢良等連囚車推至臺下四下

士各擺利器簇住喝令田氏楊朝棟等實供口詞朝棟
寺叫道我們乃死未了之殘囚今日到此復有何詞乞
寬刑拷打待我們謾供來朝棟等即將攻破州縣燒
劫庫獄殺虜人民姦淫婦女搶擄財物敵殺官兵共謀
反逆寺情從實供出全文載乎播事畧時有執筆書吏立在傍
邊聽朝棟等說一句寫一句朝棟等供完口詞呈上會
同諸官看罷舉各駭然長嘆天色已晚仍將囚犯發下
獄中監候正是

命似日沉西嶺外

身如月掛五更頭

刑部官請旨誅逆

聖天子准奏行刑

詩曰

妖氛一旦起西邊

擾：兵戈亂有年

謾逞螢光晴日下

敢撐螳臂膏車前

堪笑防風眉過戟

更唾后昇箭穿天

聖明定鼎過周曆

授首酋雛枉乞憐

話說刑部四川司官究審楊朝棟等叛情已的次日擬定朝棟等所供情由。反賊楊應龍先已斬首焚尸。外將田氏楊朝棟楊維棟楊奇棟楊梁棟滕棟并二孫軍師黃七孫時泰謀士趙仕登何漢良俱凌遲處死。朱敬等俱斬首。各決不待時。其應龍侍妾春房并各賊母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各給功臣家為奴。財產抄入官。該司案呈到刑部具本題請蒸候。

下將地。...押赴市曹。會官處決。榜市天下。庶有
以伸天。...火戒于域中。緣係起解叛逆首惡
尸身。并同謀。正犯。伏候。

斷以正典刑事。臣等參照得朝棟等三十餘名。桀驁真
頑悖逆天道。深犯無將之戒。共為不軌之謀。已死楊
應龍與朝棟等。首倡亂階。黃七孫時秦等。助成雷焰。
僭稱大號。分授偽官。糾合十三省之亡命流徒。安破
數十處之堡城縣邑。燒劫房財庫獄。所過無遺殺死
官吏軍民。不計其數。極奸姦之腥穢。窮磔剉之兇殘。
震動京師。驚惶天下。流毒遍于三省。延蔓已踰二年。
罪惡貫盈。神人共憤。今既擒獲。宜如族誅。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某具題

奉

聖旨是楊應龍尸着火焚化為肉泥。田氏楊朝棟等。凌遲處死。朱敬等斬首。仍各臬示邊塞。并各土司地方。便都決了。欽此。不題

○衆逆首出獄受死

司刑官監斬市曹

詩曰

我勸世人莫作惡

天道昭彰終不錯

忠臣良將受皇恩

叛賊奸雄遭國法

董卓王莽并赤族

衛青霍光標麟閣

前車已覆後車催
丹有後車休失脚

話不重叙却說

皇王降下

旨意着將田氏楊朝棟等處決該部官不敢違悖即令押
赴市曹斬首施行當日就在太牢裡把田氏朝棟等棍
扎起來又將膠水刷了頭髮各插上一朶紅綾帟花
至青面使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
終時以酒飯餉之示長休吃罷辭了神案吊轉身來
永別再不食也今亦如之了扣子衆獄卒早把田氏等擁出牢門外田氏五子二
孫及軍師謀士等舉各面一相覷做聲不得街市上
的人壓肩疊肩不計其數但見

愁雲荏苒怨氣氛氳頭上日色無光。四下悲風亂吼。
纓鎗對。數聲鼓响喪二魂。棍棒森。幾下鑼鳴催
七魄。犯由牌高貼。人言此太幾時回。白紙花齊搖。都
道這番難再活。喉龍難吞永別酒。口中怎咽長休飯。
三又路口幾多魁。魁跟隨。十字街頭無限強。視等候
監斬官。忙施號令。件作子。准備扛臨。英雄氣槩霎時
休任是鐵人。須喪膽。

是日

皇上御奉天門外。將田氏楊朝棟等。各把繩牽索。柳一聲
鼓。一聲鑼。押至五鳳樓前。刑部官并錦衣衛官。預點起
劊子手。將田氏朝棟等跪下。一聲柳子响。兩朵紙花搖。

播鼓三通一聲砲响即時將田氏楊朝棟等凌遲斬首
已訖楊應龍尸火焚化為肉泥其餘各賊妻妾等入官
為奴却說衆賊典刑了結日月清明微風不動司天監
先曾擇定告廟吉期至日奏請行禮大小文武官員
稱賀已畢。

車駕回宮

聖心大悅忽一日命傳

旨太監宣出兩道

旨意有分交窮荒絕域仰瞻

聖武

皇威赤膽忠肝受用封妻蔭子正是

跋扈叛亡遭戮辱

勤勞豪傑享榮華

畢竟這兩道

旨意傳諭何寺衙門。是何

天語且聽下回分解。

玄真子評曰。楊應龍悖逆天道。謀為不軌。

皇上赫然震怒。發三省大兵征討。羽旂天徵。輪飛輓糧。糗山積。運餉丁夫。蟻集。蠅附。山谷震動。應龍益不意。一旦逢

天之怒。合三省之兵。至此之速也。然醜虜無知。敢於拒敵。燕雀安處乎堂。隍堽。卿奮臂於車左。三月十七日。殺死官兵共四萬餘人。積尸橫野。烏江不流。傷心慘

日洵可哀哉。幸而我兵奮武。捷聲四開。應龍見勢。逼臨。移據海龍。困中天。兵四合。如釜中之魚。几上之內。無所措手足也。大總兵陳於六月六日。由固後門。計斬應龍首級。俘獲田氏男朝棟等。獻之天子。而斬首凌遲。巢穴一空。嗚呼。應龍公。磨酋長耳。屢劉我人民。自戊子以迄庚子。計十二年被害。不知凡幾。而一旦肝腦塗地。曾大疑之不若。乃究厥禍本。由於聽婦言。而亡身喪家。至此也。後之為土酋者。尚鑒之哉。

○詔天下頒示招情

叙功臣寵加封拜

詩曰

王法無私不可干

皇恩自比海猶寬

叛逆幾人遺憲網

忠勤多少作高官

美名揚播魏開笑

惡事傳聞髮豎冠

莫道是非無倒置

好將身世免包彈

話說在朝文武官負征播士卒并天下百姓聞知播事
底定無不踴躍稱慶。忽一日傳出

旨來一諭刑部將原奏准招情處決賊狀圖形成帙頒示
天下。刑部接

旨即將原奏反賊招情并圖畫五鳳樓前臨刑模樣刊印
裝釘成帙隨該翰林院承旨撰

忽一并遣官頒示兩直隸十三省布政司與凡通貢外處

土司官府仍令出榜揭示通衢通衢軍民人等無不
扶老携幼跋足翹首爭前快誦怎見得但見

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不辨賢愚攘；難分貴賤
張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脚
踏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柱鬚鬚綠髮書生却把文房
紙筆墨硯謂抄款具行；總是蕭何添句；盡依律
令行

盡人都說道這夥反賊殺得他好正是自作還自受也
是

朝廷福分大有這許多忠良臣宰出來出力幹事當有兵
部一本題奏播州叛逆蕩平寺事

逆黨刑誅頒示招情彰國憲

頒 刻 招 情



揭 示 天 下

醜類殲滅繪成圖像
褫奸醜



皇帝准奏傳諭吏部知道叛逆勢甚猖獗該文武將吏運籌效勞勦除元兇平定播地朕心嘉悅特賜封賞奉
皇上勅命將

○武藝超群威儀出衆鎮守湖廣徧沅等處總兵都督
同知陳 賞銀五十兩 彩段表裏 仍居舊職
蔭一子入太學

○足智多謀雄將威猛副總兵陳 賞銀四十兩
彩段表裏

○丰姿英偉忠勇過人鎮守州貴中軍都督同知李 賞銀四十兩
彩段表裏 仍居原職

○善能文武聰明有學副總兵王 賞銀三十兩

彩段表裏。

○高談濶論。臨事勇為。總兵官吳

賞銀二十兩

彩段表裏。

○面貌魁梧。身材雄偉。協守徧沅總兵李

賞銀二

十兩。彩段表裏。仍居舊職。

○英雄威猛。識古知今。總兵都督劉

閒住。緣前宣

以地險難進兵為說故有功而不賞

部院李都御史。諱化龍。

○四川支巡撫

○貴州郭巡撫

○湖廣趙巡撫

○徧沅江巡撫

并各總督監軍遊擊叅將把總。効勞官員。舉皆論功。陞

名者... 職給付賞賜銀段有差不能盡述吏部接
旨照依

聖諭一人遵行象官在京者入朝謝 恩在任者望

謝 恩中外人心益加悅服無不感仰

皇恩頂戴

聖德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只爭來早與來遲

時人莫道無王法 試看應龍便可知

○聖天子旌獎亡將 陳總兵奏請恤民

詩曰

瑤光玉彩將星明 上將登壇間外征

文章筆掃三千丈

謀畧胸藏百萬兵

霸晉中軍聞卻殺

興劉廟筭羨文成

胡塵掃靜封疆定

麟閣功勳次第名

話說

朝廷論功封賞衆官已定一日

皇帝早朝但見

禁鼓三通朝士已趨丹鳳闕。宮鷄三唱尚衣方進翠
雲裘。青瑣門前珠斗參橫斜。月欲墜而未墜。碧欄杆
外瓊霄穆影。初日將升而未升。駉馬立花前。嬌媚
二城鴉來柳外。啾啾。半空中一聲清陣。催開玉
殿門。五雲內一派蕭韶。引出金鳶駕。青玉案。瑞香烟。

皇：噴鼻馨香。絳紗籠銀燭影搖。射睇光彩。鳳節
鸞旌列兩階之儀從。鷓行鷺序分百職之朝班。中天
紫氣長浮御座之旁。湍陌紅塵不至王庭之上。鉄冠
牙史身立諫垣。司朝廷之耳目。金甲虎臣手持戎器。
張邦國之瓜牙爵位無如。

天子貴。恩光偏是近臣多。

群臣揚塵舞蹈。山呼萬歲拜罷。

漢武帝登嵩山聞
山呼萬歲差

皇帝正欲宣衆官議論國事。忽侍臣奏曰。今鎮守湖廣

橋地方。總兵都督同知陳 具有文表。乞

陛下啟重瞳觀看。其表曰。

臣聞三苗逆命。大禹有徃征之師。獫狁侵陵。宣王有

北伐之舉聞者之遺孽首蠻之賤俘負天地
生全之恩懷豺狼貪殘之性謀為不軌荼毒生靈也惟

陛下留念省察除殘去害爰興問罪之師按節臨戎實
總天師之寄將佐效忠而致力士卒鼓勇以爭先軍
威遠震於虜廷英風蜚揚於播地兵有不戰之勝敵
無梟首之虞計斬巨寇俘獲逆黨是皆

陛下洪福齊天故能制勝於萬全是以功成於莫測臣
等仰承欽

命祇奉

天威獲殫大馬之馳驅少盡涓埃之報答過蒙

封賞。揣分何堪。但乞

聖恩。旌獎。死于王事之將。使彼沐恩。地下。是亦陛下之盛德也。又且四川湖廣貴州地方。因應龍之亂。民不聊生。再乞

聖恩。量加優恤。免其糧差徭役。使逃遁之民。得以復業。不勝萬幸。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具

表以

聞

皇帝覽罷。命部院官計議封爵。及蠲免三省糧差等項。部院題奏。死于王事之將。量加旌獎。如有子孫者。赴京照名承襲官爵。如無子孫者。勅賜立廟享祭。所有四川

湖廣貴州應龍重擾之處。本年即赦免錢糧一半。雜色徭役悉宜罷放。

皇王准奏即將陣亡楊參將白守備陳守備房遊擊楊都司潘經歷等。僉名錄其子孫各襲父職。其餘死難者。被龍所害如姦淫不屈逼陣不從。義夫節婦之類。是也。立廟本處春秋祭享。

恩命既下。衆各詣

闕謝恩。不在話下。

○改播州建設府縣 晉天下共樂昇平

詩曰

聖帝當朝撫萬民 恩施臣庶德化聞

四海太平應有象 九重端拱正無爲

扶桑日出黃金殿

閭闔風生赤羽旗

共喜草萊沾雨露

華夷從此樂雍熙

話說

聖旨發下旌獎死事之將已罷當有巡撫貴州都察院都御史郭一本具奏播酋楊應龍既滅土地已入版圖乞

陛下建置府縣設立衙門舉官撫治招民耕種權免本年差糧以後一例徵收以輸

國課等事。

皇帝准奏該部院知道當部官詳議舉行迺改為兩府二

州八縣將府州縣名開列于左

○屬四川所轄府州縣名

遵義府

遵義縣

桐梓縣

真安州

綏陽縣

仁懷縣

○屬貴州所轄府州縣名

平越府

湄潭縣

餘慶縣

黃平州

甕安縣

龍泉縣

該部行文着當方官員經理設建各衙門已訖吏部
奏播州改設衙門缺官等事奉

聖旨推選來看吏部接

旨即將值選官員錄封

上閱

皇上俞允衆官悉各奉

命赴任而太試者是誰錄名于後

四川遵義府

知府蔡鳳梧

高平定人

同知事鄧洪烈

東施州人

經歷袁養志

所沂州人

知事田真蛟

婺川人

同知尹志伊

時衡水人

推官劉阜

門上蔡人

照磨承中

子轅武進人

檢討錢大用

江都人

遵義縣

知縣何珩

王宜都人

縣丞韓宗

山陰人

主簿李儉

膚施人

典史徐呈祥

上虞人

桐梓縣

道蒙知縣何珩宜都人 縣丞劉可舉宸大治人

本縣事主簿缺官 典史張二南人

直安州

本在同知郭維屏晴封丘人 同知缺官

管知州事判官缺官 吏目范

綏陽縣

知縣詹淑人 縣丞缺官

主簿缺官 典史沈天叙 邵陽人

仁懷縣

知縣曹一科建通道人 縣丞李愛宗碧庐江人

主簿缺官 典史徐懋功 高密人

貴州平越府

副使劉冠南 廬陵人

通判蔣本盛 蔡全州人

經歷沈希孟 長沙人

知事劉本 本註永興人

同知楊可陶 嘉定人

推官徐雨 全椒人

照磨馮大順 山陰人

檢校 缺官

湄潭縣

知縣黃家桂 清江陵人

縣丞彭電 光漢陽人

主簿顏文登 龍溪人

典史王家桂 道蘄水人

餘慶縣

永寧知州 袁尚紀 龍安人

縣丞 缺官

主簿 缺官

典史向文炳 明雲南人

黃平州

知州曹進可 晰江津人

同知沈 灼 鳳山陰人

判官胡承鰲 認南昌人

吏目楊士 味 龍溪人

甕安縣

知縣陳廷範 坡 楚江人

縣丞 缺官 人

主簿 缺官

典史劉三鳳 墊江人

龍泉縣

知縣凌秋鵬 海

人 縣丞 人

主簿 缺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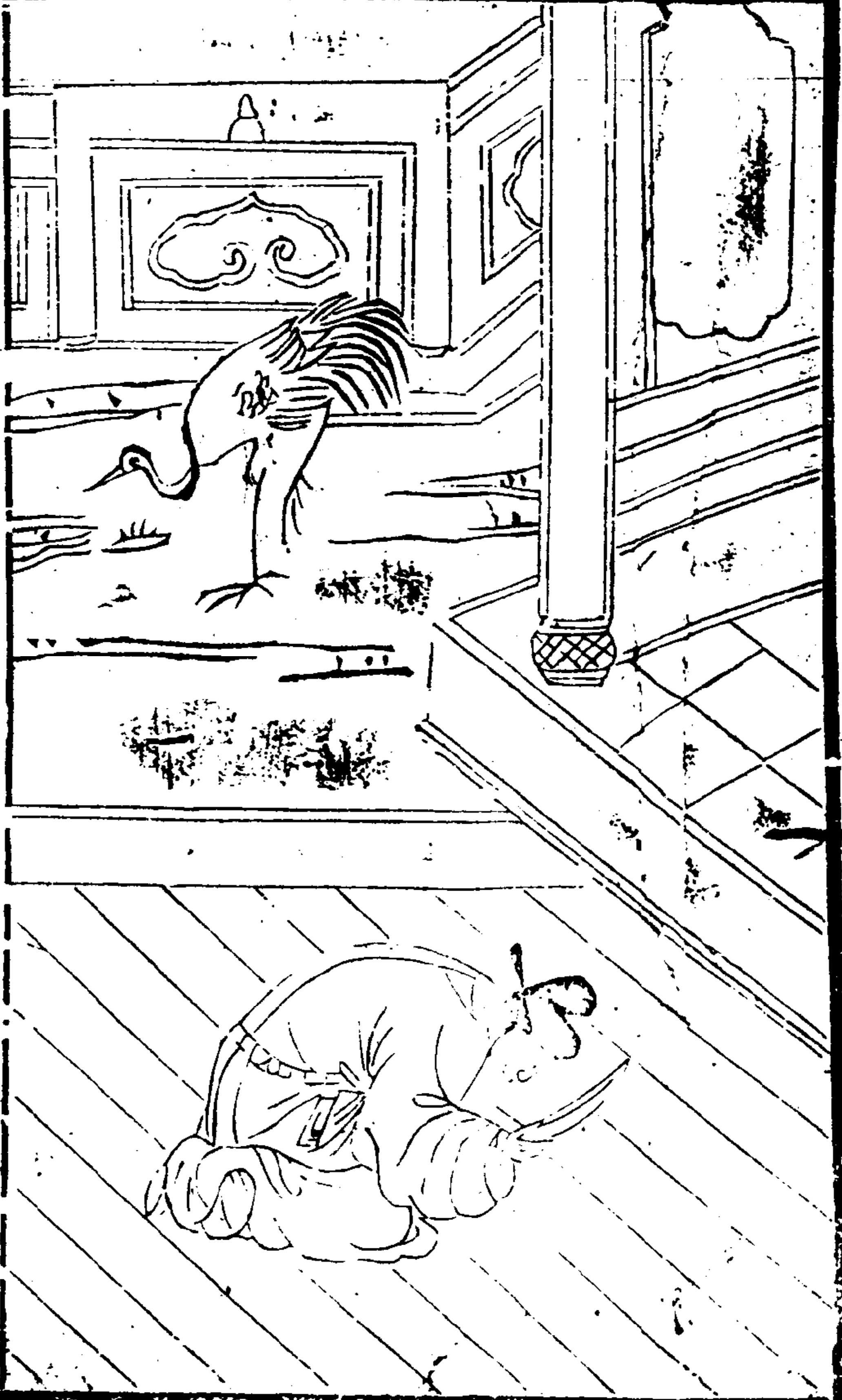
人 典史陳國才 人

朝廷將應龍逆黨典刑并叙錄功臣賞賜陞按設立府縣衙門選官臨蒞之後時和年稔歲無水旱之憂國富



金 臺 殿

命 傳 金 殿 選 官 請 境 撫 豎 黎



民豐時有管弦之樂。臣忠子孝。將勇兵強。萬方胥慶。觀日月之光華。覃土歸心。荷乾坤之覆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享太平之樂於萬世矣。有詩為証。

○詩曰

風清雲霽樂昇平

神靜星明顯瑞禎

河漢安寧天地泰

四方八極掩戈旌

○又詩

皇上巍々臣宰慶

稱呼萬歲太平時

揚首勦滅民安樂

五穀豐登四海宜

○又詩

山河一統化熙恬

閩外干戈靜息肩

海晏河清康寓旬

風調雨順慶堯天

聖壽綿々過鼎曆

帝星朗々耀薇垣

試觀一本平播傳

明主良臣治万年

○玄直子贊平播功臣詩集

○平播詩

醜虜無端肆逆謀

生靈多少屬虔刘

重関叠嶂終難恃

家破身亡一旦休

三省倒懸今解困

九重西顧坐銷憂

將軍功烈齊新德

洗耳鏡歌處々謳

○平播銘

嗟尔楊首 國恩世錫 跋扈有年 稱兵拒敵
海龍國中 釜魚自泣 有險可處 無泉可汲
天兵逼臨 噬臍何及 逆天者亡 古今如一
奉勸諸酋 安常守職

○平播頌

於惟

王化無遠不逮極天所畏極地所載四夷賓服來享
來王越裳重譯肅慎梯航養爾播酋敢行負固乘
兵橫池通越日黎震驚於鄰內地是踐誰其扞之
四境告交中臣用揚聞於

子

天子赫然鞠茲師旅三省令征
制臺總紀致

矢之伐俾有寧止我武既揚彼勢日蹙既扼其吭遂
涉其腹揭厥深巢勢如破竹爪牙訖馘渠魁首授
黔山無氛烏江不波三省瘡痍式謠式歌
中丞督帥比績山河

天子之德日月不仄誰秉如椽勒石山河
○平播忠喜二首

其一

醜虜敢橫行

來蘇我后征

貔貅三省合

巢穴一朝平

截莫閑誰挾

控槍夜不明

鬼方增厲國

千里式王程

○其二

忽聽銃吹笳

風馳奏捷書

獲俘空柵砦

新敵走檻車

跋扈成何事

屢劉憤已攄

疲民欣止戟

吾亦樂樵漁

○嘆楊應龍三首

其一

富貴貧窮前緣分定為人劫莫欺心正大光明忠厚善良果弥深共小狂妄天加護眼前不遇待時

臨問應龍因其甚如今禍害相侵云為心高面固極
不分上下亂規箴

○其二 西江月

難得為人在世如何不惜身軀惟求安享是便宜
暮樂朝歡自逸強要圖王霸業只思造反心机看
他勢敗受凌遲可惜虐生在世

○其三

三省天兵淨虜塵 無端叛逆自亡身
古來敗國亡家禍 大半根源起婦人

○替却御史李公平播功德

○詞曰

烟々心貫氷月稜々氣節秋霜身冠簪升袖封董
義膽忠肝誰抗壯志匡扶社稷丹心輔佐
皇王能文能武振

朝綱平播功高無諫

○頌四川巡撫李公平播功德

○詩曰

忠心懸日月

芳譽播乾坤

削除首虜賊

誰不羨李公

○贊貴州巡撫郭公平播功德

○詩曰

文學超千古

廉明服万方

神機凌漢表

平播最功高

○頌湖廣巡撫支公平播功德

○詩曰

葵忠傾赤日

勁節凜秋霜

平蠻多賴力

芳名遍遐荒

○贊徧沅巡撫江公平播功德

○詩曰

建鎮提兵出帝聰

遠乘馳馬自臨戎

輕裘恰似羊開府

單騎渾如郭令公

六月師行霜令肅

九重捷奏羽書雄

重關壁立高千仞

好勒平蠻第一功

○頌總兵南韶龍崖陳公平播

○詩曰

曾割鯨鯢瀚海間

西征又見凱歌還

彤庭舊繪麒麟像

鐵騎新開虎豹關

獻馘九重增喜色

止戈三省破愁顏

妖氛處處揮鞭息

直擬崆峒掛劍閒

○頌總兵南韶少武吳公平播

○詩曰

突陣顯英雄

破圍施勇敢

計取天險關

功勳垂翰藻

○贊總兵九溪仁字李公五播

○詩曰

大將立元勳

平酋若掃雲

聖帝頒厚賚

振旅凱旋軍

○頌總兵南昌省吾劉公平播

○詩曰

青年臨大敵

壯歲逞神威

力趁彫弓發

風迎寶劍揮

雄聲如虎吼

駿馬似龍飛

載斬功勳重

開疆展帝畿

○贊副總兵淮陰漢冲王公平播

○詩曰

威武桓桓妙美謨

提兵一戰破首胡

旌旗克日回中土

千古人瞻大丈夫

○頌副總兵義烏右山陳公平播

○詩曰

胸襟如混沌

天地總包羅

報國機謀遠

平首氣槩多

聲名垂竹帛

忠義冠山河

班師凱旋日

稽首沐恩波

○督監軍魏公平播功德

○詩曰

耿々葵忠傾太陽

昂々義氣凜秋霜

聖主勅命監軍政

運策施謀滅偽和

○頌監軍胡公平播功德

○詩曰

一點丹心匡社稷

滿腔惻隱諳群黎

剪除逆寇功勞鉅

英勇三軍藉指麾

○贊監軍張公平播功德

○詩曰

居官撫群黎

善政四海知

恩命持軍紀

平酋屢運機

○贊監軍龍公平播功德

○詩曰

忠義高千古

仁慈撫萬民

武畧藏胸臆

平播建勲猷

○替監軍楊公平播功德

○詩曰

奉命西行握兵權

破敵冲関運策先

功業永垂天地老

忠貞直貫斗牛垣

○領監軍朱公平播功德

○詩曰

秉性清廉更慈仁

善政德化四方聞

欽命督兵誅播惡

運策投機動鬼神

○贊參將徐公平播

○詩曰

塞外威名振

胸中謀畧通

勦滅強酋

勳猷勒鼎鐘

○頌恭將王公平播

○詩曰

武藝高天下

机謀運腹中

驅兵催勁敵

平蛮屢建功

○贊恭將蔡公平播

○詩曰

翰畧宗伊呂

英勇賽關張

除酋施妙計

破敵奮威光

播寇掃除三省群黎安帖席

征播功臣



飲 太 平 宴

海 宇 寧 謐 萬 方 兆 庶 樂 止 戈



征 播 奏 捷 傳 數 集

○頌恭將汪公平播

○詩曰

大將威聲振

天兵武備神

將軍除播孽

萬古永留名

○贊恭將張公平播

○詩曰

腹蘊孫吳策

胸藏呂亮謀

衝鋒并破陣

單騎斬渠酋

○頌恭將楊公平播

陣止于烏江

○詩曰

武藝高強最英雄

志掃酋蠻屢建功

何事身罹奸計害
令人景仰嘆西風

○贊守備朱公平播

○詩曰

英雄無比敵

威勇莫並倫

破關擒賊將

平播建功勲

○頌守備鄭公平播

○詩曰

將軍勇畧振天才

跨海奔鯨躍浪開

英雄凜冽應無敵

斬寇誅酋奏凱還

○贊守備楊公平播

○詩曰

平生韜畧出人頭

肅々英風倒碧流

王帳論兵威曉日

轅門看劔氣橫秋

堂々忠心匡社稷

凜々威儀動鬼神

滅虜平蛮功勳重

留得芳名萬古清

○玄真子自叙

○詩曰

燃藜修輯平播傳

宣揚威武禡奸魂

振作雄兵英勇氣

贊頌大將滅蛮功

春日搦管心火噴

夏月揮毫汗雨洶

莫道是書無妙語

留名天下永傳聞

翰林李胤昌議

○川貴用兵議先時宣慰倡亂侍臣有議撫者有議勦者紛々未定故李太史作此以決之
國家定鼎方夏。環海內外。置吏惟牂牁。印笮。冉駹之間。設宣慰安撫。從其俗長之。彼時物力充。兵勢勁。豈不能殲厥醜類。悉夷為郡縣。無亦以變臂屈膝。罔敢携貳。以中國勞。蠻夷不若。使蠻夷之自為理。聊以固吾圉也。嗣後逢蠱間作。卒就羈致。邇則揚酋狂逞於播州。安酋陸梁于貴竹。而弄兵酉陽。則又有若彭元錦。肆害固仁。則又有若張富。是皆所謂候瑕蹈間。觀釁而動。而揚酋則嚆矢為振刷計者。曰。寓縣之內。安容反側。今東寇蕩平。材官傾飛不乏也。而芻輓犒賞易給也。勦之便。為恃重計。

者。兵革始戢。瘡痍未瘳。而乃提師深入。躡巢山。披絕谷。蝮虺榛莽。盡可為難。主客勞逸。其利在彼。撫之便。而愚則以二說俱未當也。我先自完。而後可勦。我能為勦。而後可撫。謀狗食肉。戰毆市人。是為嘗試。不名為勦。禍將反。中孤軍。搖控曲。為調停。是為講和。不名為撫。滋蔓難畷。善勦者。相彼机宜。誅分首從。寓撫於勦。不傷衆。而彼自服也。善撫者。直常在我。曲常在彼。寓勦於撫。不損威。而彼亦無不服也。蓋勦與撫。兩事而異用。異用而同体。今黠楚川。蜀燧燧日。舉馳而聞于朝。動以月計。下其事厥掌。又以月計。迂延題覆。又以月計。生靈之罹禍。則如焚如。溺而拯救者。方且秦越視之。茫無定畫。夫兵機。

也。應機而發，急以脫兔，尚慮噬臍。矧濡緩若是，不遑以明。

國家之怠玩而愈長其惡乎？為今之計，不必論其勦與撫，而當論其所以勦與撫。定計而出，十不先一。不然而漫焉從事，則將以調停為撫，之不定後始議勦，之不可又且議撫，虛曠歲月，卒無成功。東事可鑒，已。是故孱怯之卒，難以得志；則兵宜練也。餽糧千里，士有飢色，則餉宜充也。而淺劣之夫，不可主將，則帥宜擇也。得其帥而為之治粟，督糧為之訓卒，練士而於播州要害之所，做三鎮故事，轄三省，四川湖廣貴州而宿重兵，明下之令，啟其悔，既即不然而敢逆我顏行，則吾有成算在是，則所

為常先為勝尉繚子曰可勦可撫而其勢卒歸于撫者

也蓋播連黔楚楊酋首惡而安酋之與諸苗則聲勢相

倚定一播而諸酋不煩傳檄矣言播酋平定而安酋等

自服顧愚之所慮則又不在夷情而在庙謨方今兔豎

之賢長城之將干語曰大將有奇詎曰無之然舉者未必當

即當矣而吾慮其兵有兵矣而吾慮其餉兵強食足成

功可圖兵法云兵足食而吾慮其橫議蓋鉞甫受而陰

逆其成旆已旋而曲追其往指其缺於成功之外而索

其斑于無瑕之中匪一朝矣嗟々士亦死疆場耳孰能

出萬死以平國難而卒為良弓走狗崩通說韓曰野獸

謀臣以云云為駭駭者齟齬耶漢高漢高之干淮陰

高祖封韓信 捐數十萬。不問出入。而文侯之于樂羊。謫

書盈篋。不為投杼。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角子同名

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為人又曰。曾

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

人。其母惧。投杼。而後走。蓋自古未有。臣主二心。官府隔閔。而其臣

能。秦功於絕徼。蠻夷之地。徼者也。謹議。

評 議論奇特。深切時務。足徵為國憂民之心矣。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貴州兵議終

五三六

征播奏捷傳演義後叙

往歲播酋楊應龍稱亂守臣以聞。

天子慎勤遠畧遣大臣往諭威德順則用貸不順斯殛酋
佯聽撫而復叛擁衆深入劫掠無憚我兵扞之累有
挫衄圍楚偏橋焚掠東坡殺戮如麻攻黔飛練屠殺楊
都司潘經歷陷蜀綦江屠殺房遊擊陳守備士卒無筭
拒敵烏江屠殺楊叅將白陳守備等官兵四萬餘虎噬
於市虺螫於衢弗棘弗止也。

天子赫然震怒。

勅部院都御史李公致天之伐設策規方。

賜尚方劍以賞罰用命不用命協謀於

行... 卷...

四川巡撫李公。

湖廣巡撫支公。

新設徧沅巡撫江公。 協守徧沅總兵李公。

貴州巡撫郭公。礪戈矛待糗糒以從。

命大總兵龍崖陳公。

總兵少武吳公。

總兵仁宇李公。

總兵省吾劉公。

副總兵漢冲王公。

副總兵右山陳公。

往總師旅。乃約以庚子歲二月進兵。攻破險關三渡。青

蛇苦竹鉄鎖黃灘烏江大灘峯山岩門石虎板角寺處
蓋賊所憑天險者也。天兵四合圍賊海龍囤中。六月六
日。

總兵南韶陳公。全

諸總帥計擒播酋。盡搗巢穴而犁其庭。即猿猱之所宮。
無不窮焉。迺今疆宇寧塵。遺黎帖歌舞太平以共戴
天子休德。以仰荷

開府。

督帥。

諸明公之休功。曷敢忘哉。是為叙。

棲真齋玄真子譔

1976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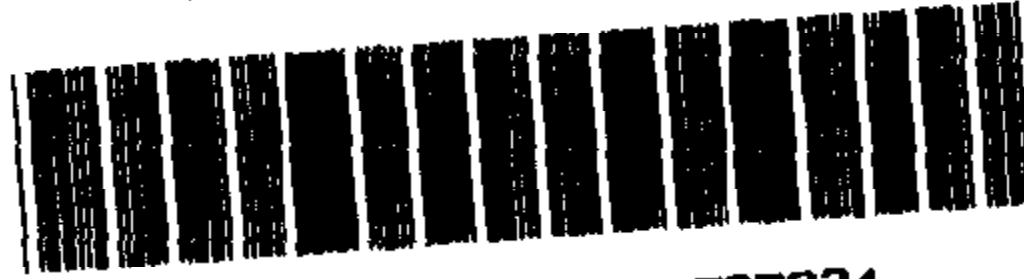
12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新刻全像音詮

新刻全像音詮 征播奏捷傳 數集六卷 終



ZW 21101000707224

西蜀省院刊有平播事畧倫載勅奏文表風
 示天下道聽子紀其耳聆目矚事之顛末積
 成一帙梓行坊中不佞因合二書之所述事蹟
 敷演其義而以通俗命名令人之易曉也即未
 必言一窺事以協真大抵皆彰善殫惡非
 假設一種孟浪議論以惑世誣民蓋期張天
 威于塞外垂大戒于城中禡奸魄振士氣使
 世之為士酋者不敢正視天朝安常守職
 無蹈前車之覆轍云耳具法眼者諒之幸毋
 罪嚶聲之妄

癸卯冬名衢逸狂白

(以上原闕)

英烈志傳(殘本) 序

五四一

取。百姓塗炭。豈

太祖言。皇帝。奮起。權。甸。符

三尺。鈿。驪。馳。中原。將。如

雲。謀。臣。如。雨。刺。基。如

帟。帳。沐。英。如。快。球。

以地逐胡元。東徐友誼
滅士誠。天下始歸一統。
顯哉。

太祖之。五。隻千古而。意。
古也。明良會。公。猗歟。第。

序二

口傳而不詳。則四海之主
淺。無以觀。至金也。亦。是。纂
集當時之事。比英烈傳。以
密。心。朽。云。

全像演義皇明英烈志傳目錄

一卷

順帝縱欲騎奔
四方荒亂上戈
太祖濠州應瑞
太祖廟符招賢
禎單保並龍會
遇春戰生諸渡
高帝未行存詩
遇春戰米石磯
太祖兵取金陵
徐帥討取鎮江

脫脫正言直諫
福通夜走汴梁
伯溫言田出身
天佑獻城欵附
大海獨誅德唯
討臣破趙普勝
太平陶安獻策
太祖龍輝兆先
孫炎聘請伯溫

福通妖聚群黨
脫脫破芝麻李
濠州滁陽起義
大海率眾投附
太祖誤人舉揚
遇春取采石磯
義兵其誅也先
高忠節死集慶
景濂請論治道

二卷

徐帥計困常州
 遇春鞭打張吼
 順帝貶朱亮祖
 壽輝僭位敗元
 劉基焚焚嶺寨
 慶府余闕死節
 華山遇春設伏
 善長換缺石橋
 高帝平定江西
 士誠發兵助漢

三卷

王參官擒士德
 郭英單擒郭清
 遇春收康茂才
 遇春入戰金華
 郭英夜開源州
 陳友諒弒壽輝
 太平花雲死節
 伯溫計破友諒
 花雲妻全節義

徐帥牛墟被困
 雲龍備節破信
 遇春義釋亮祖
 伯溫智擒仲淵
 源州徐定廣賢
 與祖戰趙普勝
 茂才智賺友諒
 與祖戰采石磯
 友諒設計連兵

遇春戰安豐城
子明求救死節
韓城昏死馬渡
郭夙射死交諒
仲淵死節閩廣
遇春夜取秦州
文忠威震錢塘
徐帥水滸兵
士誠大戰姑蘇
基祭風打蘇州

四卷

徐帥平定姑蘇

太祖兵克廬州
王禕行秋江賦
普郎許降友諒
太祖平定武昌
徐帥克下淝江
徐帥兵破丹義
遇春智擒士信
士誠夜走皂林
雲龍暗入無錫

高帝南征即位

德勝南口大戰
太祖戰鄱陽湖
伯溫設計焚寨
豫章建忠臣祠
徐達智破彥忠
遇春大戰湖州
士誠燒帳營解
遇春射戰收降
徐達智擒文德

禕進上太平表

(原 闕)

皇明開運輯畧武功名臣首錄

太祖高皇帝

龍興混一規模大畧

太祖皇帝生於元泰定戊辰年九月丁丑日未時初望氣者言淮西當出天子至是我

太祖生於濠州龍光昭輝人皆驚異至二十七歲元順帝壬辰三月越奔後備滁陽王將兵渡江取太平集慶及江州南昌武昌兩淮兩浙為兵國公十年為吳王三年稱吳一年混一天下即

皇帝位於南京應天府二十有一年於戊寅歲閏五月初十日崩享壽七十一徽號曰欽明啟運較德成功統天大孝皇帝廟號高祖

功臣封爵位次

元坊十二人

徐達 初從我

太祖之徵為大元帥破元兵擒土誠追比虜平定中原為元功第一進

相封魏國公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貞僖初廢廟後復

太廟子輝襲魏國公景憲定國公

常遇春 初奔劉聚率兵從我

太祖於滁州為副元帥破元兵攻土誠擒友諒平定中原皆有大功

薨於柳河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尚係功臣祠配享

太廟子茂襲鄭國公

李善長 初請我

太祖於滁州為參軍轉運糧草餽餉不乏明仁義興禮樂有大功進階左丞相

封韓文公

劉基 初於處州以胡大海人見我

太祖為軍師運籌決勝知天文達地理辨興亡識成敗為謀臣第一後因辭爵

受誠意伯子建襄職

李文忠 太祖姊公王子也幼從

太祖起議平定廣浙追逐北虜皆有奇功封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諡忠武肖像

功臣祠配享

太廟第三子景隆襲曹國公

邵愈 初從我

太祖破元兵平隴右攻定西鎮守邊隅皆有大功衛衛國公道封寧河王諡武

順肖像功臣祠配享 太廟

湯和 初從我

太祖於禮賢館中後破方谷珍陳友定攻西蜀皆有功封伯國公道追封東越王

謚襄武肖像功臣祠廟享 太祖十將前軍都統

沐英 幼育於

太祖從起義兵擒友諒攻土誠平定雲南皆有大功封黔國公追封黔寧王謚

昭靖肖像功臣祠廟享 太祖子襄毅公爵

馮勝 初從我

太祖於濠州破元兵擒友諒追北虜皆有大功封保國公

郭英 初從我

太祖破元兵擒友諒縛土誠追北虜有功封武定侯

傅友德 初率衆歸我

太祖於安慶破土誠追北虜平西蜀皆有大功封穎國公

廖永忠 自巢湖歸我

太祖戰土誠友諒破方谷珍克冬定從征西蜀皆有大功封德慶侯

亦

六

以上功臣十二人 太祖名為十二英比漢之三傑

列侯五十二人

張龍 侯南	陸聚 侯南	胡美 侯南	趙庸 侯南	吳順 侯南	陸仲 侯南	華高 侯南	俞通源 侯南	吳良 侯南	朱文正 侯南	朱文正 侯南	朱文正 侯南
王弼 侯南	吳復 侯南	韓政 侯南	楊景 侯南	陳德 侯南	周德興 侯南	曹良 侯南	俞通淵 侯南	朱亮祖 侯南	耿炳文 侯南	耿炳文 侯南	耿炳文 侯南
葉昇 侯南	金朝興 侯南	梅思祖 侯南	張興祖 侯南	王志 侯南	華雲龍 侯南	孫興祖 侯南	郭子興 侯南	張溫 侯南	費聚 侯南	費聚 侯南	費聚 侯南
李新 侯南	仇成 侯南	黃彬 侯南	蔡遷 侯南	鄭遇春 侯南	顧時 侯南	唐勝宗 侯南	薛顯 侯南	康茂才 侯南	謝德濟 侯南	謝德濟 侯南	謝德濟 侯南

守禦郡邑及陣亡出使死節忠義文武功臣追封列爵共七十五人

陳樞晉安侯 張赫航侯 謝成成侯 鄭尉尉侯

朱壽南侯 張翼崔侯 張鈐永寧侯 孫世富春侯

高顯汝南侯 陳清合肅侯 陳文東海侯 周武雄武侯

朱文選太平王 朱文剛廣陽王 胡大海越國公 耿再成泗國公

廖永安安國公 張德勝蔡國公 桑士傑木義侯 花雲東丘侯

葉琛南海侯 趙忠西昌侯 王偉翰林士 俞通海光祿大夫

耿君用長貝侯 馮國用鄧侯 俞廷玉河間王 俞通海光祿大夫

孫炎泗國公 李實大都督 汪興祖 許瑗

胡深縉雲伯 劉友仁 曾萬中 王愷

朱顯忠 陳壽 茅成東郡侯

塑像於豫章忠節廟者十四人

追封於康郎山忠節廟者三十六人

趙德勝 公梁國

趙國昭 天公水

張德山 千戶水

趙天麟 天水

韓成 高侯陽

丁普郎 郡侯陽

王峻 郡侯

鄭興表 郡侯

張志雄 漢侯

文貴 漢侯

王澤 漢侯

李繼隆 侯西

朱清 侯安

徐明 侯肥

宋貴 侯兆

李信 侯西

王鳳顯 侯山

常惟德 侯遠

余景 侯

丁合 侯

劉濟 侯城

牛海龍 侯西

夏茂誠 侯

陳兆先 侯上

后明 侯山

李志高 侯西

王德 侯肥

常德勝 侯春

陳冲 侯

遠德山 侯

許圭 侯高

張子明 侯

葉思成 侯真

王勝 侯原

姜潤 侯定

程國勝 侯安

朱尚 侯肥

華昌 侯

王喜先 侯

羅世榮 侯

史德勝定遠子 徐公輔東海人 謝義義城人 曹信合山

裴軫定遠子 王理五河人 王仁豐城人 曹信合山

守禦郡邑及在

廷佐輔文武功臣自列侯而下者共二十八人

陶安學士知 宋濂學士知 章溢御史 馮誠國子監

張天祐 吳昇 耿天壁文子 郭景祥景祥

李夢庚 侯元善 阮弘道 李得

王銘武將 張德興 趙敵 王瑛

王宗顯知府 繆美 丁得興 汪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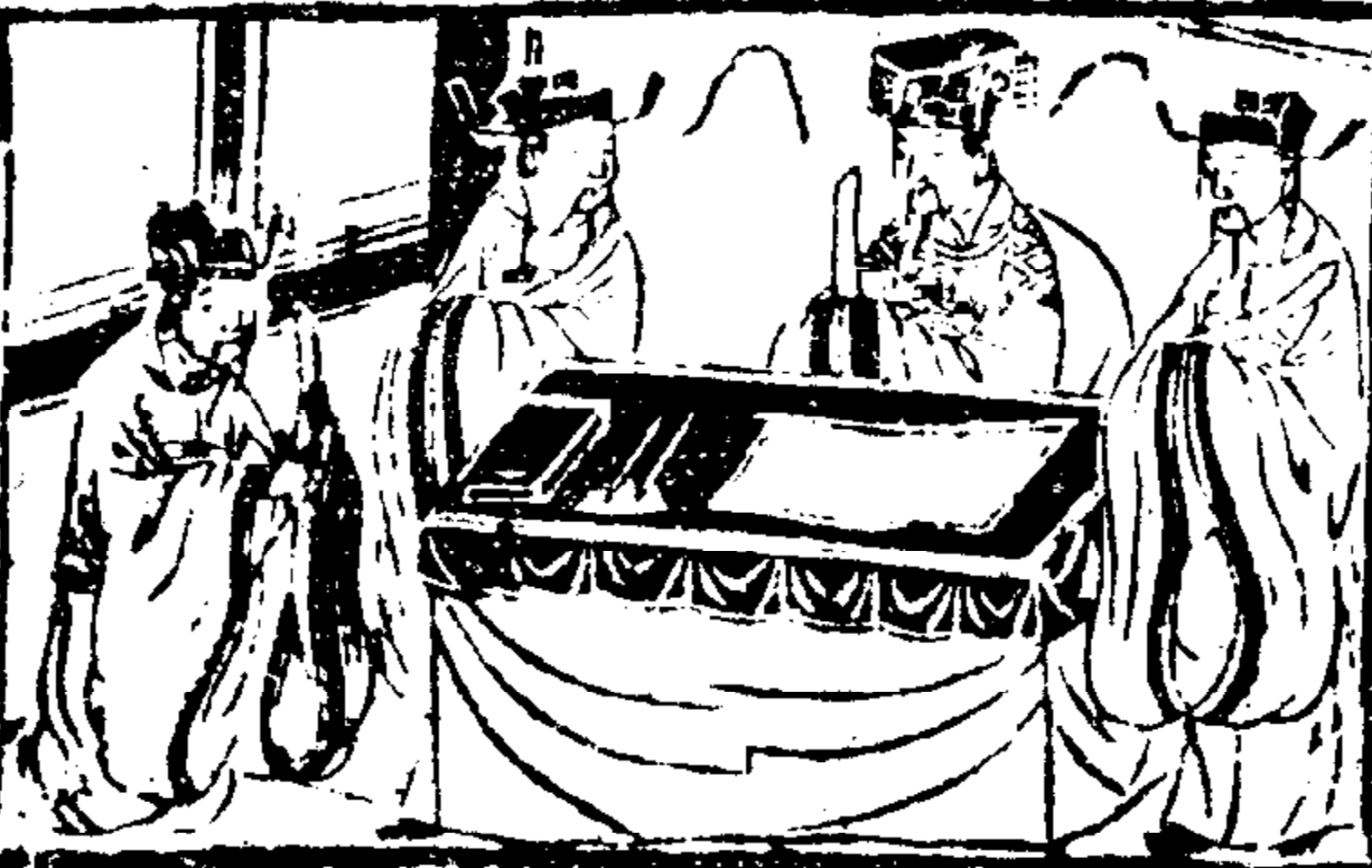
范常 朱紉 于光 郭子明

馮異將 韓觀成子 張彬

其餘守禦功臣本錄不載其事者亦不在其名

目錄

皇帝正照



鳳陽城中

全像演義我皇明英烈士傳一卷

○按皇明通紀演義

節目○元順帝縱欲驕奢

詩

脫脫相正言直諫

龍興虎奮居淮甸
手提寶劍定山河
殺氣遮籠濠泗城
四海英雄逐義興
百戰功勞建大勛
血汗兩浙縛奸吳
掃蕩妖氛天下寧
功業皆從翰苑編

際會風雲除偽亂
長驅鐵馬清民患
帝星正照鳳陽縣
萬國諸侯連策獻
千場汗馬征克叛
戶滿三江擒賊漢
施張清氣乾坤變
賢能都入辭臣贊

奉天承運

大明朝聖主賢臣開運傳

三王聖明

統理天下



帝王統馭天下未有不以仁義道德與不以滯欲暴虐也
 也自上古以至於今萬千餘年變更非一二王而降稱大
 者漢唐而已漢除秦暴得天下為正唐宋又其次矣惟我
 太祖高皇帝應天順人奮起濠州掃蕩群雄逐胡元變腥膻
 并降一代矣高皇帝之命其盛德大業誠足以越漢唐而
 大祖欽本真曾孫也其先阿爾朶以火光照腹而生孛端
 兒孛孛孛相之此鐵木真其後裔也伐乃蠻於沉海楚西夏
 於吉里并衆於赤烏部僭號於管州河破白登踰孤嶺而至
 居庸閉金且南遷以避其鋒矣高湖台繼破殘金即入心故
 宋中原破其荼毒火列門方初乃馬真氏稱制貴山既卒后
 每迷失稱制北長速禍即應覆滅幸而不忘家奇後胤在
 伯厥日時南侵至於合州天獻其亂輿戶北歸至於忽必烈
 仁明英武任賢納諫大開嘉猷經常南上封王植而高麗臣

夷王統兵



居幹難河

川光景安南服城萬山以斷襄陽渡江淮而通臨安宋氏淪
亡遂施大位中國皆為夷狄人類盡為禽獸蓋自開闢以來
未之有也建都燕京國號大元謚曰世祖其統八十九年天
下傳十世至明帝而止

世祖忽必烈 鐵木耳 成宗 海山 武宗 海山 仁宗 愛育黎拔 英宗 孛兒只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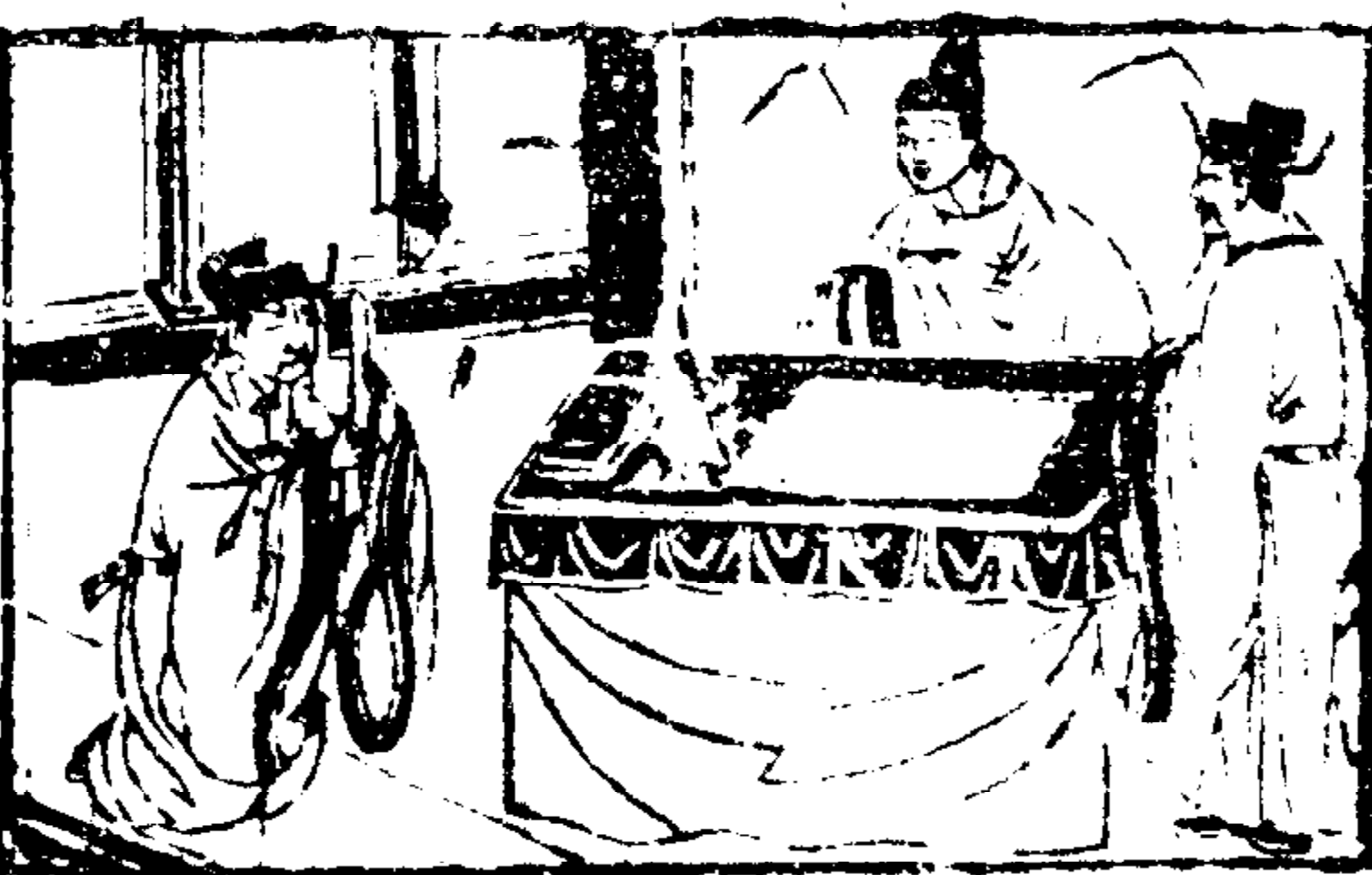
伯德入朝 泰定 也孫 明宗 和世 文宗 圖鐵 寧宗 木爾

諡號有班 順宗 妥懽

論曰世祖寬仁知勇英斷剛毅故一天下成宗嗣位致業守
成武宗志尚兵戈能用理佐大德之政至是而衰仁宗聰明
恭儉道遠儲備足為繼世守成之王英宗用法無私果于決
斷賢明之君也明宗較勳甚所以致大變而不能保其身也
泰定政令不行精弊無法明宗雖直涉虞未及而崩英宗智
巧多端不明人直當宗幼守月餘無及人事順帝性柔少斷
心尚奢侈信任佞臣論賊蜂起群相四合王字爪分卒以亡

順帝信

任佞臣



國矣正是

天道循環終有復

皇明革命又重新

話說元順帝名妥懽帖睦爾明帝之長子文宗遷于廣西稱
文宗既崩寧宗又逝眾臣共迎廣西王即位改元元統號曰
順帝乃大放天下直如伯牙吳氏為皇后以伯顏為丞相
撤教為右丞相順帝在位御近小人疎遠君子曠者濫佚不
務朝政自此元政日衰伯顏專權恣行不道至元統五年田
野荒蕪黎民飢饉群臣糾言伯顏之過順帝遂貶伯顏為民
以脫脫為左丞相錄軍國軍事悅脫賢明剛毅政治和平朝
野欣悅至日順帝早朝也

端謂齊分君王端坐金鑾殿祥雲繚繞文武趨跪白玉階
高捲珠簾寶鼎沉檀香霧飄低回雉扇玉爐蘭麝氣氤氳
群臣朝拜順帝宣左丞相脫脫右丞相徹敦二人上殿帝曰
朕自登基以來五載于茲因見眾事繁亂書檄未嘗得一

脫脫直



言諫帝

樂卿等可能致朕一樂乎撤敦奏曰當今天下九州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臣居九五之尊獨萬眾之主身
 錦繡口饌珍饈耳是聲音目是艷色神仙遊暇沈湘漸
 陛下所為何向不樂徒自晝夜焦勞而使神形耗亂乎
 順帝大喜曰卿言最當在丞相脫脫抗言曰之陛下自可
 撤敦帝曰撤敦何罪脫脫曰昔費仲迷紂王無忌惑平王
 是逸樂以故之今撤敦誘君敗國罪不可追望陛下聽臣
 道爾等字當情文王有樂樂之樂紂王有鹿掌之樂其樂
 同其效則殊文王以仁德化民與天下同樂故民悅而
 是以孟子贊之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紂王與
 道相違則民之皆謂其財以娛耳目之欲人心離
 怨故其天下不附其能進賢退佞修德行善進道德則和
 氣貫天地自然其富物豐人壽天下四海皆熙其樂人壽
 陛下若取近世時俗之樂則口福廣色耳聰淫聲耽于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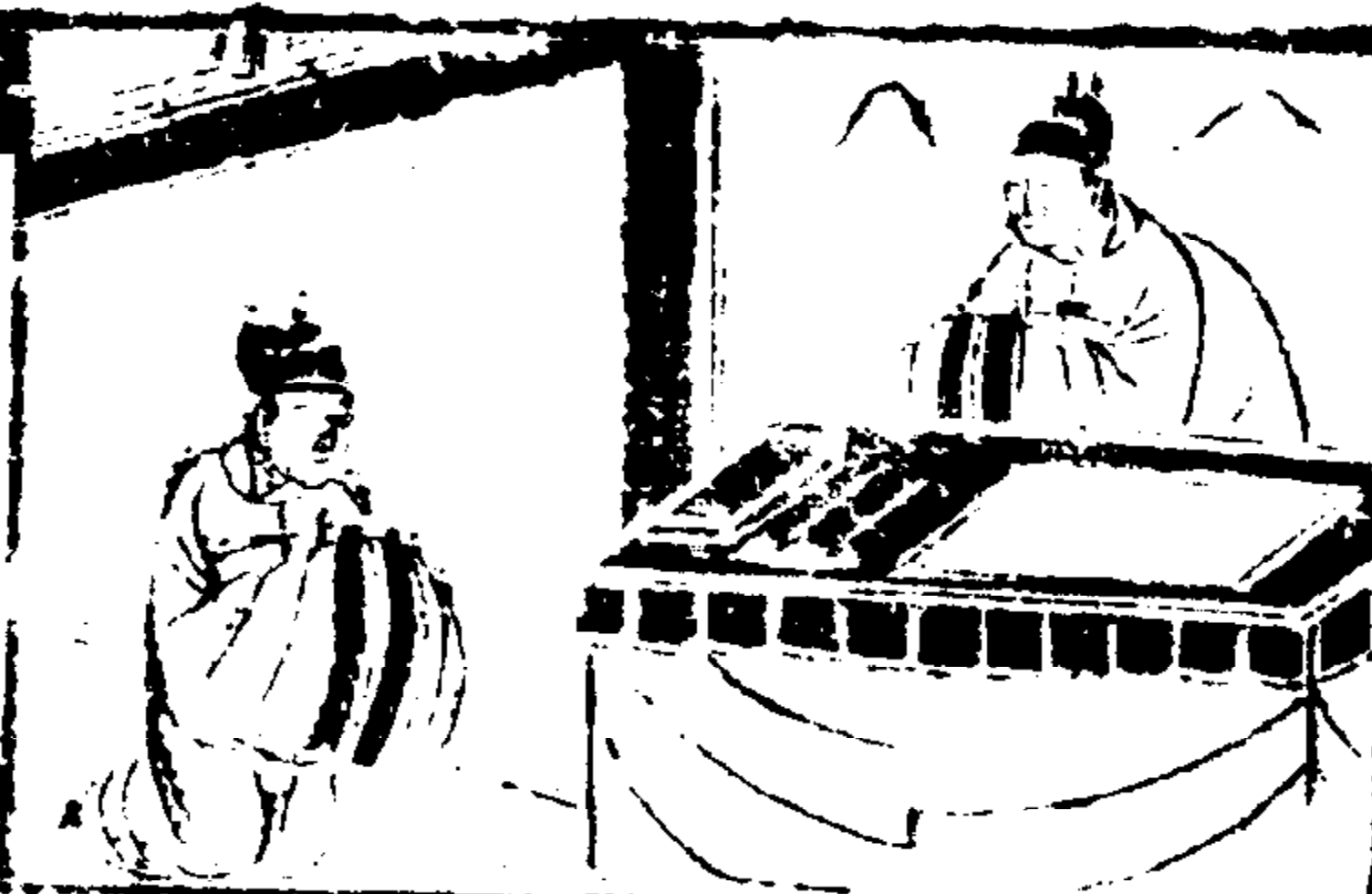
順帝夜夢

螻蛄蜂毒



樂于禽荒此乃桀紂之樂所以失天下也天下之治亂皆由君心正則天下治不正則天下亂願陛下察此順帝撫然曰脫脫之言誠宰相之體也令近侍取帛十疋賜之脫脫頓首辭曰臣受天祿當盡心以報國非圖恩利也帝曰此非卿利卿以表卿忠盡之意昔曰唐太宗賜魏徵亦無不受卿何辭焉脫脫乃再拜而受撤教令魏徵等皆散是時有大尉哈麻進女樂五十人于內順帝細之凡朝散回宮則盛飾華飾細樂嬌歌迎接順帝入宮每如此一日順帝回宮有皇后伯牙吳氏設宴帝就宿于正宮是夜順帝而忽夢見滿宮皆是螻蛄蜂毒令左右掃除不淨只見正南有一人身着紅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執掃帚將螻蛄蜂毒盡皆掃淨帝急問曰爾何人也其人語即拔腰劍便砍帝急避出宮其人將宮門閉了帝速呼左右擒捉忽然驚醒乃是南柯一夢順帝冷汗沾體戰慄不已顧問近臣是其時候近臣奏

侍臣奏報



清德殿倒

曰已及三更時有皇后近前問曰陛下所夢何事順帝將

道知后曰夢由心作未必吉凶陛下亦自宜問掌官便知

的言未畢只聽得忽剌剌一聲响院震動青霄恰似

順帝驚問曰何處震响侍臣奏曰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

穴帝聽罷驚疑不語暗思朕所夢甚異今又地陷此大不祥

也心中籌算不覺向曉急出朝朝甲乃宣臺官林志

高上殿問曰朕夜來一夢甚異御詳有何吉凶志奇曰請陛

下試說夢中事待臣問之帝言前夢中事禮志奇聽罷曰

此夢不祥禍宮殿也蜂毒者乃與馬蜂山情集也在禁宮不

能插毒乃劫中無情也穿紅衣搗毒者此人姓朱必姓

亦也何然曰月者乃掌殿中人也昌昌日祭始星慶清衣者

亦不子身日之驗與此相符多許下路德清身以河災患帝

問不悅又曰昨夜清德殿地陷一穴王何吉凶志奇曰天

田豐入穴



中取石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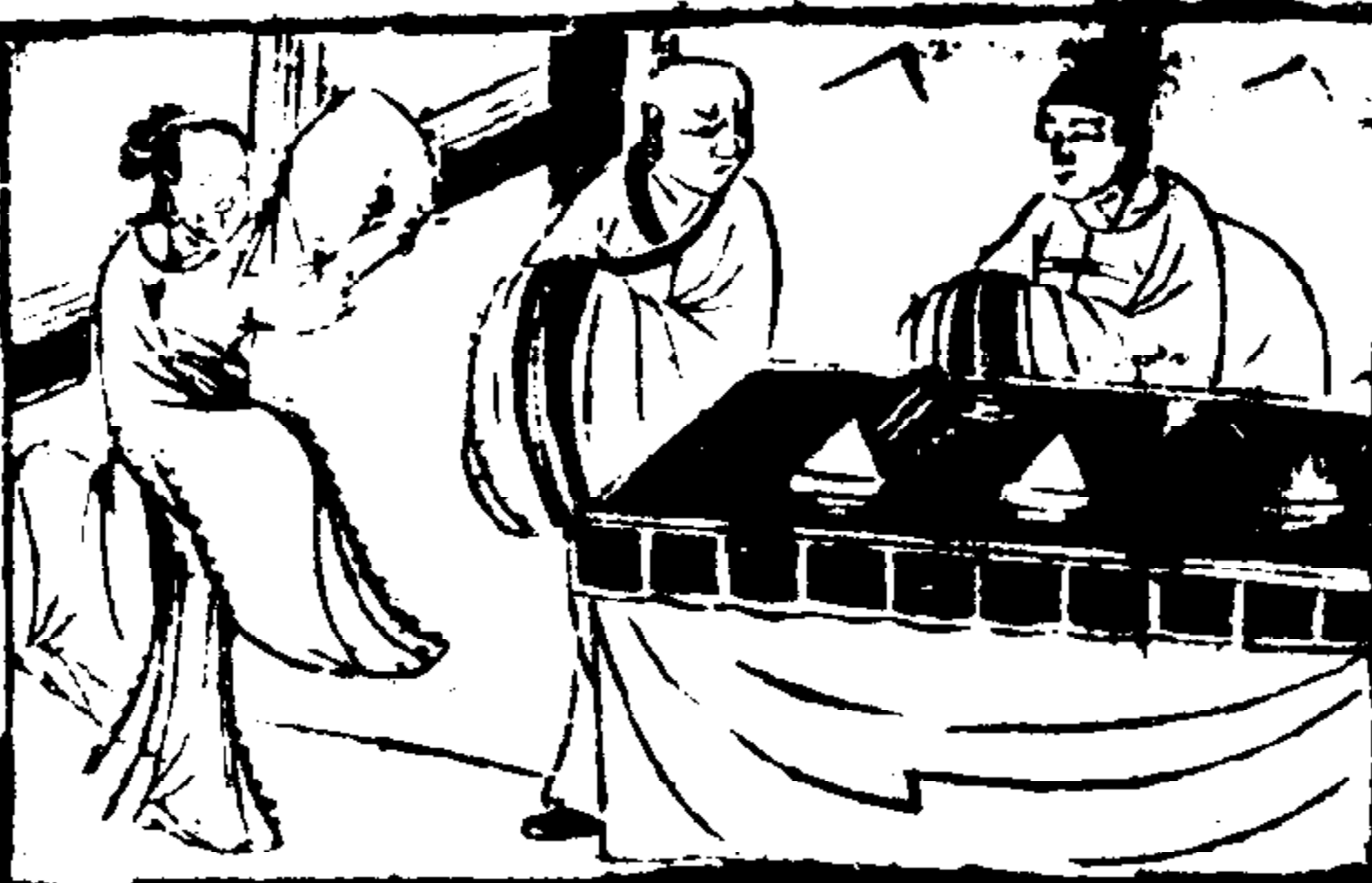
不和陰陽不順故致天傾地陷之應待臣試看便知
即同志奇及群臣往看見穴約長一丈闊五尺內中異氣
天志奇奏曰陛下可令人去探看何物脫脫奏曰須令
獄中取死囚探之方可帝即令有司官去取賊人姓田名豐
帝曰爾有殺人之罪若探地穴無事便免爾死田豐應言手
持短刀坐于筐中用繩索吊下約探十丈餘其氣不絕良久
彷彿見一白石碣高尺許田豐取入筐中四顧無物乃攏繩
索使人拽起來順帝看時見碣石上有三十二字

乾坤蕩蕩 日月蒼蒼 塵埃擾擾 四海茫茫
干戈振作 黎庶災煎 若果安定 除非改元

順帝看罷問脫脫曰除非改元莫不是重建年號天下方得
太平否脫脫曰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如遇不祥使當改
之此乃上天垂兆使陛下自新之道也帝曰卿等且散來日
再議言畢忽見一陣風過地穴自閉帝見大棋祥臣失色將

元帝與番

僧觀女樂



石佛藏庫故曰豐年從鳥還官製日論諸帝後諸國來
 至正元年自此條後五年有大尉哈麻及流魯哈木兒引
 西番僧十帝行房山運氣之術號演法自法讀麻哈魯
 又進僧伽摩真善秘法順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加
 璽真為大元國師各取其家女三四入奉之謂之供養僧
 順帝曰陛下尊居九五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在兩日人徒
 能幾何當授此術於是順帝日從事於法廣取女子入宮用
 以宮女一十六人教大廳舞首垂鬋髮戴象牙冠身披縷
 大紅銷金長裙雲肩錫袖短襖大衣綴帶鞋襪各執已制
 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捷善勒帕笛
 或用唐巾漢衫奏樂用龍笛鳳管小鼓箏琴琵琶竹笙切琴
 响板以管首長安佚不化領之遇宮中贊佛則按拍奏樂
 中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人不得預焉如元王諸弟及喇者
 哈麻妹婿秃魯哈木兒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喇喇者

元帝乘龍

舟遊海內



元帝前朝與後朝同至男女俱備所處曰皆神不該
 無事其辭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皇太極
 之而力不能去帝又于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首尾長
 餘尺廣二十尺前是簾棚穿廊暖閣後五殿樓子龍身并
 宇用五彩金粧則有兩爪上用水手一百二十人紫衣金
 頭戴漆紗巾于用兩旁各執一篙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內
 往來遊觀用行則龍頭眼爪皆動又自製宮船約高六七尺
 為木櫃廣者空運水上下橋設四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
 時刻能請至則浮水而上左右刻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
 鈴後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其絕妙精巧皆前世所未有
 佑先生詩以詠順帝曰

統馭乾坤用大才

宋徽元順真堪誦

何須智巧逞垂垂
不肖江山已作灰

順帝又于內苑中起一樓名曰碧月樓朝夕就龍妃以遊長

樂清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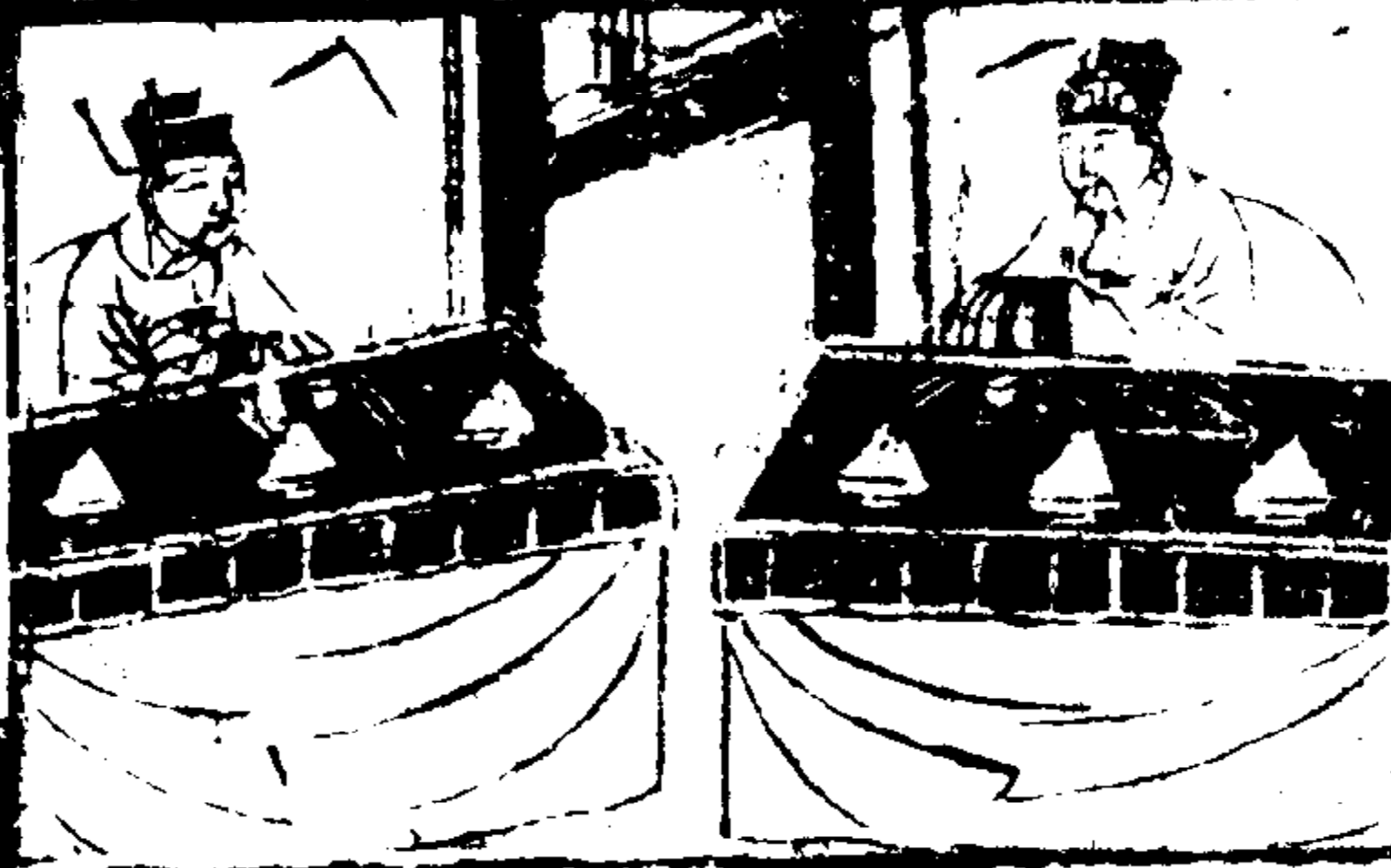


中龍見

冥飲于上... 勞小人... 天垂異象... 鳴汴梁城中... 震自餘日... 知者九人... 如曳... 如狗... 大山... 節日...

金絕胡元國... 海洲山崩... 四方... 星飛地裂...

劉福通招



談白蓮會

試看今古興亡事。不獨堪嗚呼可嘆。

按史官論曰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即位且
久安安失德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是年又
聽邪臣賈魯之言起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人聞警黃河原
路民心愁怨欲思反亂先時有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
河天下反及開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徐親所創
兵起矣

却說潁州白鹿庄有一人姓劉名福通善行妖術同本庄
山童談白蓮會惑眾韓山童身長八尺狀貌魁梧自稱宋
國公韓琦之後劉福通好詐多謀自稱宋徽宗之後山童
像有一妖鏡人來聚會燒香者始山童為首為東唐民軍上
家若有傲慢者膽出諸禽獸之形山童倡言天下將人乳
勒佛子生於是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劉福通與會
杜遵道羅文素郁文盛王順昌韓汝兒等聚結山童是

王彬往

府首生



琦八世孫為中國王共聚三千人于白鹿庄其本村
 因劉福通軍築垣修固為據守計故號為白鹿庄殺白馬祭
 天烏牛祭地誓欲起兵掃蕩胡元以清中夏遣日遺道羅
 素二人往羅山真陽等處以妖術惑民聚眾暗遣兵甲凡在
 部下皆繫紅巾為號山軍存三謂眾人口我觀漸千人皆
 有公侯之分必須合力共成大事同舉首領於萬世眾愚皆
 喜從之思事机漸迫將戶門密閉於中操練兵器不許人出
 入一日賊聞進軍飲酒因酒酣怒發其健兒王彬彬懷
 憤後潛越牆而入直趨於太守榮兒與班半中守羅帳木兒
 族首生小人是白鹿庄鄉民名王彬入有白鹿會長韓山
 直趨羅通等處派法杖白馬祭天黑牛祭地以術拾致三
 千人也於白鹿庄練兵羅山真陽拍兵到來就行
 及亂把小人擁護在內恐其賊族一禍故來首告望老爺早
 發兵勦捕免為後日之患榮兒與班大驚曰吾亦曾聞此賊

帖木兒兵

圍白鹿庄



與白蓮教會將妖術惑人必無好意此窺見捕真符錄作
之實難字羅帖木兒曰彼雖有三千人軍馬尚未強甚咱部
下有兵二萬今夜可率兵掩其不備賊聞兵至必自驚亂一
鼓可擒矣兒只班即速點兵向晚運至白鹿庄密密圍之金
鼓齊鳴喊聲人起頃間只見庄牆四圍火起正是

雷轟焰飛千丈赤

騰騰星散滿天紅

兒只班與字羅帖木兒見火起人驚急令退步王彬告曰
此乃劉福通妖火不足畏也二人問故王彬曰福通會五行
遁法乃木火上金水木遁者平地樹木火然以斧斤伐之樹
木則盡火遁者平地火起以水滅之其火則滅金遁者遍地
皆是刀鎗器械若冲擊之刀鎗則散土遁者平地有陵山谷
可以藏兵以鐵錘去其一餘者自平此皆妖法所遁兒只
班問彬曰汝何知之彬曰小人為福通所迫在會中曾聞此
說二人聽說急令人取水壅火撲去其火果滅字羅帖木兒

二集

大兒來



通福戰

乃李兵奮力攻擊福通山童等皆結速領兵出庄迎敵字號
帖木兒勒馬橫刀高叫爾等皆是國家良民一時被妖人
誘故此為亂若拿住劉福通等獻前來降我即奏朝廷授以
官職若奔去紅巾散去者不罪若助惡不降抗我天兵者
戮福通大罵虜賊自謂胡元亂世使中原皆為左衽今我
皆是宋室之後豈起義師以清中原爾若退兵使罷不然殺
爾片甲不留來見我軍人怒舞鎗縱馬直取福通福通舞刀
相迎四十呐喊一人於馬上教合官軍兵旋進福通勢力
不支拋戰先走來兒見其軍兵散之滅當韓林郁文盛上顯
忠韓林郁文等皆前脫走至維帖木兒逃出其後官軍角等
齊發韓林郁文等皆前脫走至維帖木兒逃出其後官軍角等
成河來兒見其軍兵散之滅當韓林郁文盛上顯忠韓林郁文
根不絕可速追之以絕後患帖木兒曰汝言是也遂驅兵追
之時劉福通大敗一降賊兵只有五百餘人與韓林等

杜遵道兵



救劉福通

食又報官軍起來福通輟食而走前至武陽界高橋中
 彪兵截出福通嘆曰前首阻兵後有追騎吾命休矣道未
 一馬近前乃是杜遵道大叫劉兄先行待我敵住追兵杜遵道與羅文素在羅陽相遇福通遂與眾人直走元兵已到大馬
 道與羅文素在此相遇福通遂與眾人直走元兵已到大馬
 逆黨軍隋免汝一命杜遵道大怒縱馬橫鎗直冲其隊字羅
 帖木兒舉刀還戰二人交馬戰未數合帖木兒力怯眾兒只
 班持鎗助戰遵道力敵二將精神愈倍賊眾大進帖木兒等
 撥馬退走元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遵道乘勢追殺一陣乃
 收兵與劉福通等相會福通曰今日若非賢弟相濟險然
 命不保杜遵道曰凡事必先有主而後功可成山童雖死當
 立其子以應人望矣福通然其議乃迎韓林立為王國號宋
 建元龍鳳都亳州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和文盛等
 水州福通羅文素為平章知樞密院事拊聚十萬餘人攻破
 羅山雒陽真陽華縣等處直來侵犯汴梁不題

脫脫奏帝



各處賊起

按史臣論曰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逃之武陟惟

不可制矣

却說及兒只班收敗兵回穎州遂使李羅帖木兒星夜赴

京奏聞至日順帝設朝帖木兒具奏穎州白鹿庄妖賊劉福

通韓山童等作亂臣與太守魯兒只班發兵討之誅山童福

通脫走臣等追擊被賊黨杜遵道集兵冲擊失利聖陛下發

天兵勦滅以除大患丞相脫脫奏曰昨日接得各府州報說

賊兵反亂僭號稱王共一十四處順帝大驚問那十四處賊

名脫脫奏道

穎州劉福通號平 台州方谷珍 閩中陳友定

徐州芝麻李 孟津毛貴 池州趙普勝

秦州張士誠 道州周伯顏 四川明玉珍

浙州徐壽輝 荊州崔德 汝南李武

山東田豐 泗州倪文俊

眾將辭元



順帝出征

這各處賊兵雖然得撤惟徐壽輝芝麻李劉福通張士誠等
四寇甚強帝曰賊徒並起為之奈何脫脫奏曰須用名將
兵討之庶無後患帝曰可着察罕帖木兒討徐壽輝李思齊
討劉福通蠻子海牙討張士誠張良弼討芝麻李勅旨既下
四將各點兵五萬擇日辭帝率眾離京這一去未知如何
節目○福運夜走汴梁城 脫脫大破芝麻李

詩曰

殺氣征雲漫四方 胡元國祚已垂亡
千戈紛擾連只地 上馬縱橫刻楚江
夜半鷓鴣啼慘切 秋溪鴈淚獨情傷
乾坤浩漭何年定 老少吞聲泣路傍

時至正五年大發兵征討四方賊盜六月諸路兵討賊者皆
不能勝敗績還元王見各處兵皆收回日夜憂煩乃設朝
與文武計議即令群盜蜂起諸將征討無功等何如

順帝封脫脫

脫脫為元帥



勦滅以安天下脫脫叩首奏曰適者群盜四起朝廷震恐黎庶不安臣叨享祿不能為國家除患臣實愧死假兵數萬此驚鈍之力勦捕群寇肅清江淮以報聖恩元玉聞奏遂降座曰丞相與朕心體相同若能掃清巨寇奏凱還朝朕當裂土以報脫脫又曰臣居相位不能調和四裔案理陰陽以致天地不和四時失序黎民飢饉干戈四起罪不容誅願陛下寬仁曲宥與師討滅以死報國乃臣之職也聖恩望典上之恩乎元玉大悅即勅脫脫為元帥以義伯遂為先鋒哈刺答為副將也先帖木兒為行臺御史節制兵馬勦南疆下有其部尚書密爾麻何謨等奏曰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為政治之根源不可一日離朝乞詔得賢相弼亮天子則內外有恭治之宜社稷有倚重之寄伏望聖裁元玉曰今四海驚慌宇宙有傾覆之禍內治外攘皆一道德也仍詔脫脫以答刺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勦制諸蠻

遵道脫脫

二人大戰



密院咬咬平章胡思監也取札魯忽赤等
 制一任便宜行事脫脫叩首曰臣受重務惟
 之力敢不勉圖以報陛下也即日領兵取
 按皇明啟運錄脫脫大兵南行不日到孟
 懼其威率本部五千人詣軍門投降脫脫
 知順逆來降為國立功當重用耳毛貴頃
 大兵由孟津渡黃河從虎牢關至汴梁正
 聞脫脫率兵過黃河駐汴梁正北即宣丞
 等商議曰今元兵已至何以退之杜遵道
 水來土厭兵至將迎臣等不才願領眾迎
 王大喜當時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三將
 了汴梁比門直與元軍相對杜遵道勒馬
 陣上脫脫出馬大罵反國賊子何能得
 杜遵道自自兩刃元氣我軍軍軍軍軍

脫脫斬導



道十馬下

我王乃宋臣之裔嘗清中原以救群生汝若選兵以與
 界各守土宇尚可延生若不肯懼免致後悔脫脫大怒曰其
 姓腐庸敢此大言縱馬驟力直取導道導道轉鎗來迎其將
 交馬戰上五十餘合甘遵道力怯撥馬便走脫脫驟騎趕上
 一刀斬於馬下賊眾潰亂導道遂哈刺答能與奮殺賊首一
 萬數千級生擒二十四百人羅文素等領敗兵入城堅閉不
 出脫脫聚兵於北門外賊首遂曰元帥東賊勢收引兵圍城
 破之必矣脫脫笑曰爾不知兵法兵行百里不戰自疲我兵
 自千里而來更非苦戰努力過多但當駐營以養士卒之氣
 遠而圍城倘賊兵既窮自死汝又不可支矣眾將服其言將
 韓林知兵敗拆了甘遵道心甚驚惶欲策於劉福通福通
 議曰吾聞脫脫乃元朝大臣文武俱全智勇足備今長驅而
 來其鋒不可當不若且避安豐而圖恢復韓林依言即解
 便騎率勇卒十餘人奔汴城而走脫脫兵知北門只見城門

芝麻李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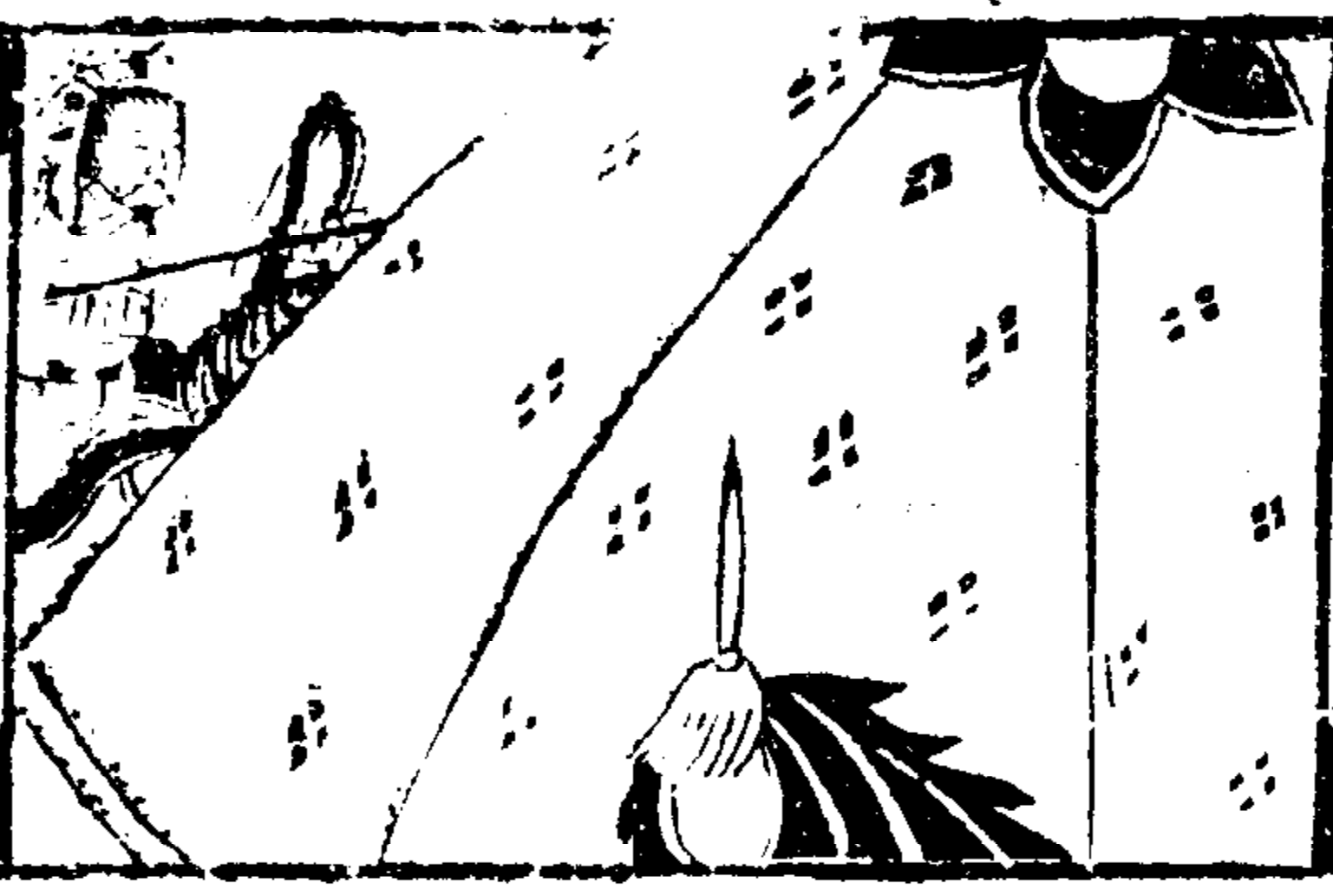


大敗而回

大開老幼頂香迎接其官賊兵連夜逃去小民等特將芝麻
 脫脫大喜領兵入城撫民駐兵一宿次日率兵南進修德縣
 行徑抵徐州西門外十里安營密喚諸將受計又揚言分付
 三軍各備交戰時芝麻李以知脫脫兵至聚眾議事眾人皆
 曰脫脫乃元朝重臣智勇絕倫不可輕敵芝麻李曰脫脫
 兵遠來士卒皆疲若計破之必矣遂率兵出戰以鎗翎箭射
 馬首脫脫不為動麾兵奮擊破之芝麻李大敗走回脫脫
 趕乃召龔伯遂哈刺答謂曰賊眾必料我兵疲乏今來唯來
 劫營爾二人率輕騎遠遠埋伏候賊若到即出截之吾引所
 部賺取其城矣二人領計而行却說芝麻李敗回賊眾曰
 脫脫果是英勇難與爭鋒今已勝我必無往備脫脫可劫寨
 當率兵前行卿等隨後繼至待其兵潰兩勢夾攻一戰可擒
 也諸將曰脫脫足智多謀大生當明察而行不可輕視芝麻
 李曰不妨就點五萬人馬精銳李遣守城約至三更芝麻李

芝麻李劫

脫脫營寨



領兵出城直抵元營打聽營中並無準備芝麻李傳令
入去芝麻李惜先領兵冲入元營來却是空寨芝麻李
令兵退痛然砲响四面伏兵出起把芝麻李困住元將
遂哈刺答兩下夾擊賊斃去大半比及天明芝麻李衝圍
走至西門只見城上將李通頭擲下敵樓上一將縫袍金甲
乃脫脫丞相人唱賊子認得我麼芝麻李看見驚魂不附体
抱頭鼠竄逕走河陽去了

節目○散教設計害忠良

脫脫被護服鴛酒

詩曰

胡朝不道列山河
察拜胡綱無妙算
龍爭虎鬥平時少
屈指興亡多少事
四海紛紛動戰戈
岸煎田野絕農歌
蟬聚蜂屯亂日多
白雲回首付南柯

脫脫智取了徐州撫定人民

按舊本英烈傳脫脫又命

脫脫遣將

賈表入京



細城發其象于是 脫脫遣牙將杜忠奏捷於朝杜忠領表
濟大震詳論清形 一應表章閱節然後奏聞其曰右丞相撒
 敦與太尉哈麻正在議論左右人報曰有丞相脫脫遣人進
 表至撒敦令杜忠將表來看其表曰
 太子太師左丞相臣脫脫冒死上言伏聞
 聖仁弘育萬物咸賴以生成天德無疆八方悉歸于覆
 茲惡逆辱我王師今臣秉獨代之權眾將贊其成之績所至
 望風披靡奔壘奔逸徐州破而之麻李自汴梁平而杜遵道
 授首連誅二寇已復數城皆仗天威茲特遣人獻捷以聞
 先是脫脫督兵高郵擊張士誠時元主以定任為左丞相遣
 南班哈麻為平章哈麻有德於脫脫以後脫脫納汝中柏之
 諂改哈麻為宣政使哈麻深嫉之欲中傷無由至是撒敦
 脫脫功名日盛乃與哈麻密計曰平時脫脫在朝威震中外
 專制軍權使我輩不得便宜行事今又成此大功謝表必

撒敦哈麻

一人計議



殊謂使彼還朝我輩皆難得志矣其欲東渡在外以圖報之
 但未得良策耳哈麻曰丞相做事有何所難即今可將此議
 藏匿勿奏令臺管効他出師無功則奪兵權後兩以計殺之
 有何難哉撒敦大喜曰此計最妙遂將封忠函入密室殺之
 至次日順帝設朝撒敦乃與哈麻誦御史表贊不絕等効脫
 脫出師三月嘗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已物去朝廷之官
 以為已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辱清風
 紀綱之政不修汚濁之行益著實無刑之徒乞加廢黜重其
 三上帝乃詔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遂削奪脫脫官爵去
 置淮安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以人不化為河南行省以中
 書中書省月滿察兒為元帥以樞密雪雪代將其兵先令姚樞
 持詔赴徐州也先時脫脫正在帳議事令人來報接旨姚樞
 未及開詔告脫脫曰朝中奸黨謗言丞相出師三月略無寸
 功靡費國家之財天子特詔削丞相官職兵權貶淮安安置

脫脫辭

別眾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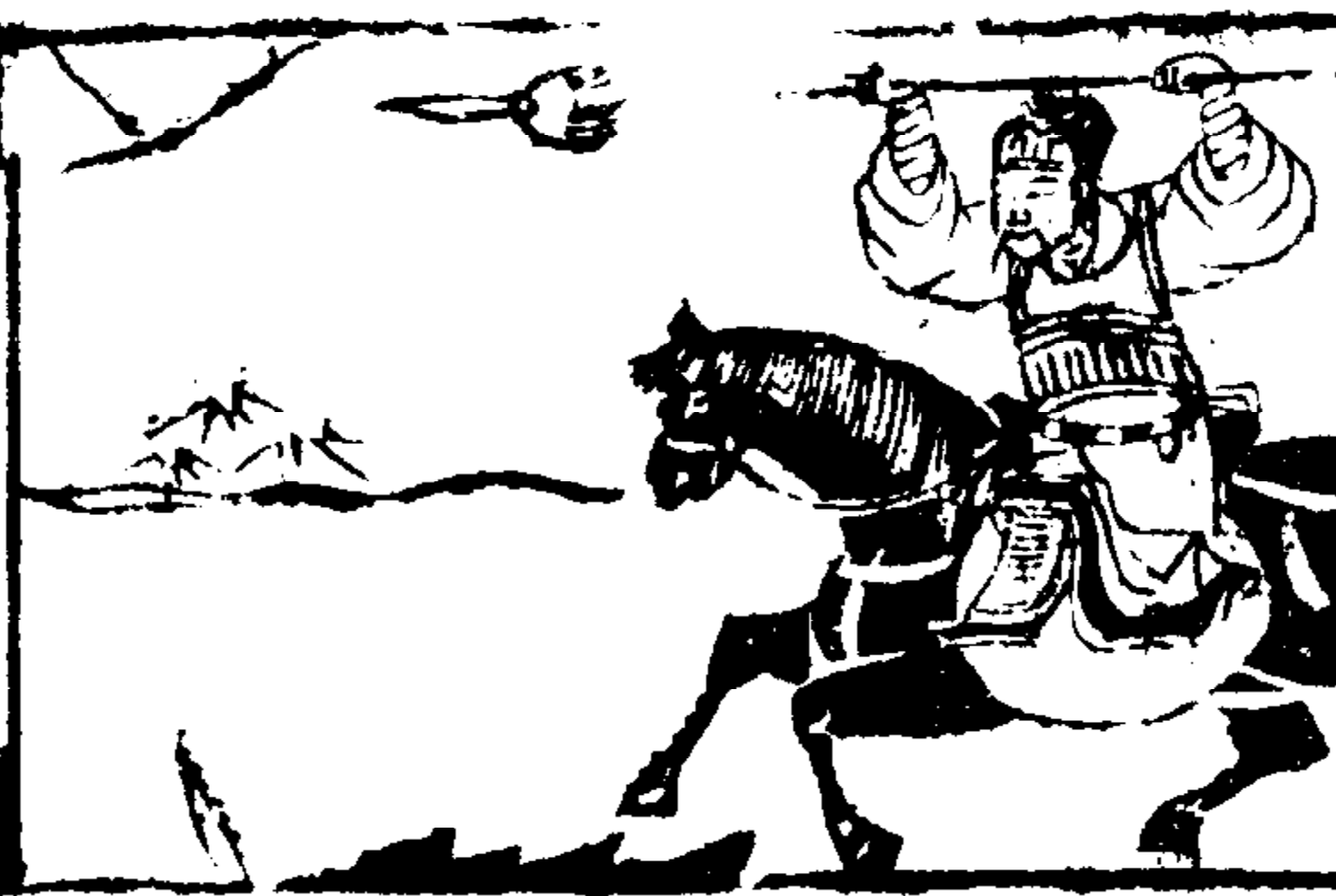


眾將皆謂其意遂曰將在軍將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
被密旨今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惑亂軍心而大
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
義安在昔者岳飛不抗君命則為忠臣若抗君命進軍征討
雖然成功亦失臣道竟令開請其詔曰

朕以脫脫為賢寄以重務何乃誤國欺君貪權勢貨以害
之不勝誅矣朕姑從寬與黜貶淮安伊弟也先帖木兒假
庸才不堪稱烈同貶寧夏以太不比月滿察兒雪雪等統其
軍爾其欽哉故茲特詔

脫脫聽詔軍中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恩委以軍國重務
夙夜戰懼弗克勝負一旦釋此重任上恩所及者深矣拜謝
即升帳集眾將議事脫脫曰朝廷恩旨削我兵權即當與諸
公分別可各帥所部以聽月滿察兒之節制若今有然練
子鎧二十八付良馬日行三四百里者三在外

劉福通大



戰大不花

一時其事之情，將告曰：此是死帥也。物極自變，雨後風生。欲用其等，焉敢言愛脫脫長吁曰：吾知奸黨在內，未幾而矣。衆將頃而前之，哈刺答曰：丞相雖待我，道必至他人也。不替今日寧死，丞相前以哈刺答之忠，其言能遂，技利凶刃，死衆將見者，傷感不已。脫脫惻惻流淚，身將轉將哈刺答以禮葬，諒則曰：單馬赴淮安，太不花等遂統其衆，劉福通、芝麻李聞知，脫脫安遣淮安太不花等各統兵來復徐州。芝麻李、西門劉福通屯東門，太不花急率兵出東門與福通對陣。福通大叫曰：元將好將徐州還我，彼此罷兵。各守州城，福通等慢若不速，退徒自取辱耳。太不花大怒，揮兵交戰，未幾，太不花福通敗走，太不花未追數里，後軍來報被芝麻李攻，被兩眼奪了徐州。太不花不敢追，急收軍還知事已失，無計可施，只得領兵回燕京去了。劉福通復兵，劉福通自相併，劉福通芝麻李復取了徐州，賊將毛骨仍歸其部，守城。



脫脫辭高

惠結親事

至感京與大尉哈麻丞相謀殺其諸服...
 兵來取徐州至是處管諭脫脫...
 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長子哈喇...
 蘭州仍籍其產脫脫駭雲南...
 女妻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此...
 是再徙阿乞羅之地應發軍圍之...
 脫脫以初命不敢抗嘆曰臣不...
 特年四十二素齋老人有詩斷曰

自由曾君信佞讒

維多忠義受傷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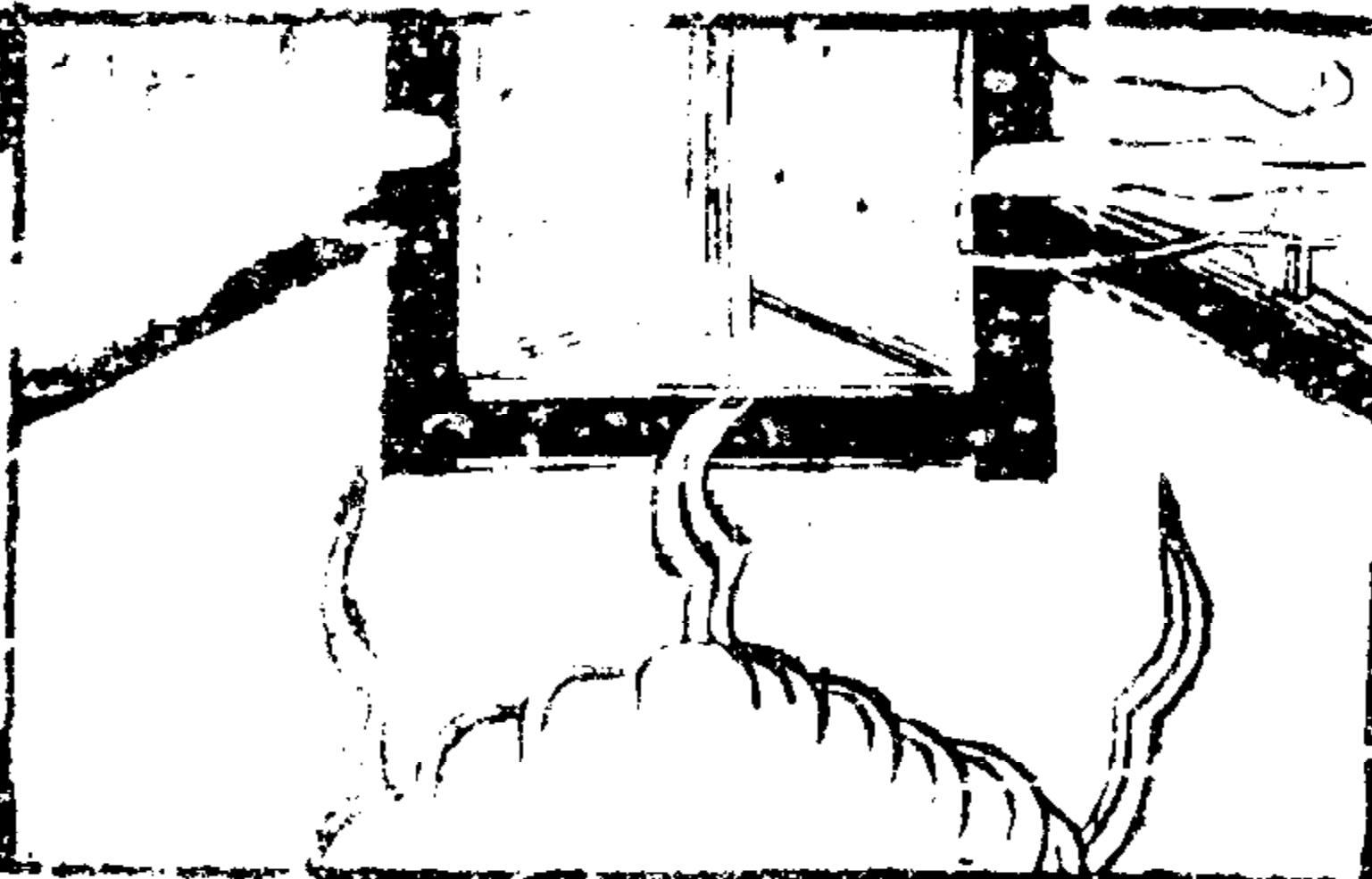
撒謊不是奸謀遠

素意從教漸為元

張和表被史臣論云脫脫儀狀俊...
 端海宏遠人莫測其腹心...
 驕輕自財賄聲色好為...
 始終不失口節雖由之尤...
 始終不失口節雖由之尤...
 始終不失口節雖由之尤...

白氣

田貝室



于私思君子致譏焉

節月○太祖皇濠州應瑞

詩曰

瑞氣絪縕徧九垓
濠州已見山河志
聖主肇興賦配虜
從茲四海歸王化

劉伯溫青田出身

祥雲黠黠現三百
淮甸初生社稷材
麟駟獨步失篤駘
龍虎風雲際會來

話說

大明太祖高皇帝濠州人也姓朱氏世業農桑

皇祖姚淳皇后陳氏夜夢神聖藥丸九煉煉有光吞之既覺
舌裏体遂成胎及誕之夕有白虹貫日東南門外異香經宿不
散迺胎母一歲間家內數次夜驚似有火發急起視之惟堂
前佛佛之燈別無火焉嘗遊近遠道中遇疾有茶衣兩人與
之同寢食病愈莫知所之嘗夜陷林胡中遇群龍如雲乘

神蛇護助



太祖出戰

叱之不見渡軍來石上有雲氣如龍又見中潛噴霧雨
五色雲蓋覆軍上帥後出和陽寢上鶴龍山側不保後也
與風來舐俄有蛇出白鶴而上傍曰蛇上身矣
太祖視之乃是蛇類龍而無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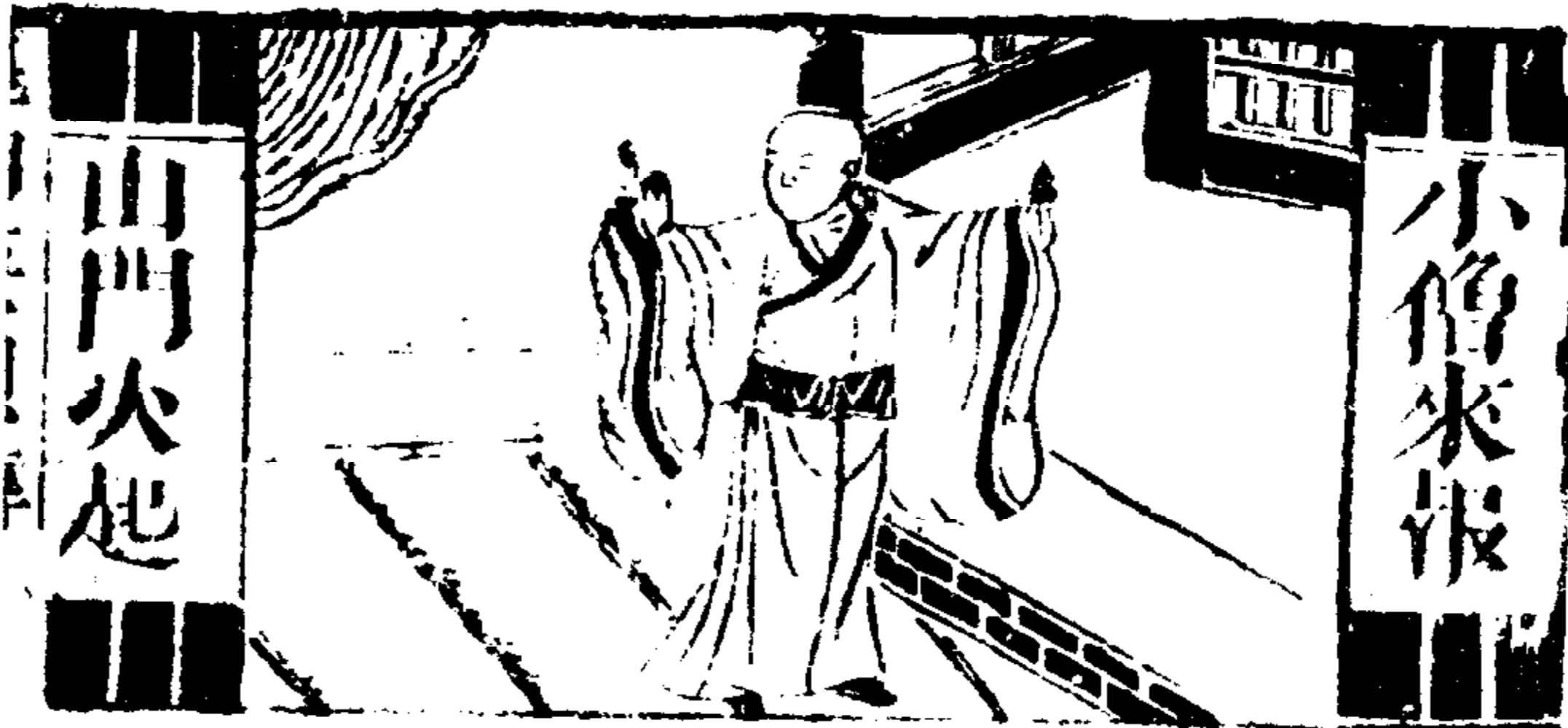
太祖意其必神也於是祝蛇入帽緣蛇循視而入隱而不動
太祖戴纓督兵臨敵久之忘其在首及悟取帽視之尚隱於纓
中時引酌觴之蛇即微飲於是縱使入家神脚蛇乃由中丹
頂矯首四顧若雕繪狀良久丹房看杯中莫知所之又嘗在
滁濯于千柏子潭有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汝
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群坐籍上蛇忽繞其側

太祖乃掩以堙蓋頃復戰盡載堙蓋而往戰勝祭甲冑乃置堙
於手前南巽忽霹靂天震白蛇天矯挾雷聲振火光曠變而
去此乃神龍之徵見天命之有歸也

按西樵野記淮西濠州即今鳳陽府也雒城地名鍾離

小僧來報

山門火起



一鄉東郭之中有一自號高彬者內教百僧人其在持名曇雲
 俗名高彬一日冬景瑞雪紛紛至二更左側高彬正寢聞
 得本寺伽藍高叫今山門上有二真命天子爾當救之高彬
 醒來持疑之際小僧來報山門上火起高彬亟領眾僧來看
 並無火只見山門上睡着一男子一婦人彬令行童喚起引
 入方丈問曰爾是何人因甚至此其人答曰某姓朱名德遠
 祖居金陵朱家巷人因元兵上江南遷居江北長虹縣後又
 徙滁州頗蓄資財人以朱公稱之昨因失火家業一空且被
 僧道持遊方陳氏爨土旺胎縣友婿李祖至此夫晚况
 僧人少矣子懷怨不能行動惟此安歇禪師方便彬又問曰
 公前有人言朱公口有一子朱鍾朱鏡朱到俱失散不知于
 落彬聽罷自思觀朱公無甚福氣其妻腹娠莫是真主乃問
 公之女婿作何生理朱公曰織席編履彬曰以此微薄生意
 自己難以度日豈能安爾夫婦不如在我處我負一團團券

太祖



降生

與公履止生計可乎朱公曰平生惟賴祖父傳業歷習今被天災流落至此焉能自達乎彬曰且暫一自有生意朱公隨即拜謝次日高彬在東鄉劉大秀家開房與朱公費不為營度活後公之三子仍然完聚不月有餘朱公妻生下一男是夜夢龍覆屋祥氣冲天遂以朱公房內失火天明來看乃知其生子也往持高彬為起八字推等就知真主降生乃謂朱公曰公子命極在佛前寄名曰朱元龍字延瑞方可保其延壽朱公應諾太祖微時夢假遊居舍南見西北天上群鳥如鼎雀之狀其中突出一仙鶴餘翅東南回首顧之鶴所在有青幡數行浮空而行旛過少頃西北天上有一朱臺四有稜角周有欄檻皆以朱前繩四柱之上立二人如金剛口若宣揚之態忽臺南向見幞頭抹額者數人如坐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美貌修髯人所罕見回顧

羽士以紫



衣授太祖

太祖仍往西北途逢數紫衣羽士以絳衣將授
太祖揭裏視之但見五彩問此何物羽士曰此衣
人服也忽然冠履俱備傍一道士授

太祖一劍靴上如齒牙之狀持教

太祖行未數十步東南逢皂衣禿頂者露首及兩腋二股首

一竈兩目請

太祖登忽然夢覺此上帝明命之驗也

太祖生得堯眉舜目龍行虎步胸次曠落神武智勇自幼好

交鄉中豪傑之上年五歲玩戲鄉里好為兵戈禮義之事人

皆敬重之一日有世僧善相者見了

太祖遺詩一首曰

解雲覆體應黃袍

氣貫凌霄萬丈高

卓越出乎人世上

定平海宇統天朝

按金獻稟言却說浙江處州府青田縣有一人姓劉名

劉伯溫登

山讀春秋



伯溫乃元太保劉秉忠之孫生有奇氣聰明過人
 成誦尤好春秋左傳幼年聞知縣之城有座高山巖氣蒼翠
 伯溫每日登其地對山而坐手執春秋一部觀玩不輟將近
 歲餘忽崖上豁開一小門伯溫不見遂擲書趨入聞有人唱
 之曰此中惡毒不可入也伯溫不顧極力而進其中日色明
 朗有石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為劉基所破伯溫喜曰
 此乃天意令吾到此遂以巨石推之應手折裂得石一編
 有古鈔兵書四卷既懷之走出纔移數步而壁合矣伯溫驚
 疑方半响歸家將書熟讀詳味猶未得其旨趣乃歷遊溪山
 佛寺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個老道士憑几讀書伯溫
 知其隱者近前拜之請教道士不顧伯溫力懇曰小可不辭
 跋涉而來望道長見教道士見其志切即舉所讀書以與之
 曰讀此何日能皆誦即可教不然且去吾無言矣伯溫接書
 看之約隱二寸是日偕于寺中讀了一度次日皆讀與道士

劉伯溫回

家觀天象



聽之將過一半道上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傳其學因與之論
 議不滿旬間盡得其旨矣一日伯溫欲辭而行道士固執
 汝之智識不凡遇此亂世當抱是術而為王者師勿自推也
 伯溫拜受命回會年至二十二歲應元朝舉進士第除高安
 縣丞在任半載自思所學欲從王者而起乃弃官隱居時與
 名賢宇文謙密道源宋濂趙天澤等携琴載酒遊於西湖忽
 見異雲起西北光耀道中道源等以為慶將分韻賦詩獨謝
 基縱飲不顧徐言曰此天子氣也其王應在陵不出十年有
 王者起我當為輔時無知者皆笑以為狂惟西蜀趙天澤
 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遊宴已散伯溫回家夜觀天象見
 星上照淮西濠州次日收拾行裝北訪真主至日渡過大江
 到淮西城店中安下出大體訪此不遇真主消息將有月餘
 伯溫所寓店主孔又少之女年方十五被妖性迷惑支秀
 之伯溫問其故文秀曰小女不知為何每夜狂言失迷漸成

伯溫站

住白猿



危疾以此懷慮伯溫曰何不請人醫治文秀曰醫藥無功能施功伯溫曰公勿憂我為祛除之文秀曰君若救得安在當傾囊以謝伯溫曰今夜令爾隱於別室我往令愛房中自有主意文秀依其言安頓淨房與伯溫仗劍卧於帳中房門上貼了神符天色已晚簾櫳响處妖怪來也方纔入門符上响一聲妖怪倒在地上伯溫近前用脚踏住視之却是一隻白猿伯溫曰爾乃山中之精城門有神何以得入白猿曰近因城外鐘離東鄉皇覺寺內有一真命天子在各處神祇處去護衛以此得入伯溫聽罷方省悟曰于今始信

聖主之生不偶而吾言足徵耳乃謂白猿曰吾今放汝回去再不許汝來此白猿拜曰大人若赦小畜當期後報遂放白猿而去次日以其事道知文秀文秀不勝之責携白金十兩以為相謝之禮伯溫固辭不受是日逕辭文秀自回村中

節目○濠州徐陽王起義 太祖遺書附錄

太祖墓

太上皇



詩曰

神風四面聚濠州
 殺氣昏昏龍虎
 金陵境上真龍現
 紫闕玉重書功業
 鐵馬連城起戰樓
 征雲霧霧軍猶
 吳郡城中壯氣收
 千年人壽輔臣儔

按史臣記曰先是至正四年甲申

太祖年有十七歲時天災流行疫癘大作

太祖父母并長兄朱鎮同月辭世家貧無棺

太祖與二兄以惡囊包裹移出郊外至九龍岡下當日欲埋葬

上祭天也巳晚大風暴起飛砂走石不能啟目暫停於岡下

見弟三人回家待其風止方來埋葬二兄已過次日兄弟三

人復來有時忽見土有堆盤三屍宛然如大塚三人拜泣而

回值歲後早荒家計自便去嫂孟氏與姪朱正還長虹縣依

居母家二兄三兄皆出贅於人止別

老母送太

祖自覺寺



太祖央央無所歸隣人汪氏老母怜之乃作衣鉢送入皇覺寺

為僧所居房中常有紅光近視不見眾皆異之居寺兩月長

老高彬病延群僧以為常任空虛各散衣鉢而去

太祖孤身無處可依欲投汪氏但汪氏亦貧自不能度

太祖流落於明始縣投如夫李碩見姊道知前事姊曰此處屢

早家貧不堪相藉何不往滁州投母舅郭光卿家以圖生計

太祖應諾姊因設酒相待適外甥李文忠來見年方十歲與

太祖席中談論意契相孚

太祖甚愛重之是夕酒闌寓宿一夜次日

太祖作別離却盱眙前行至滁州拜見母舅俱言父母雙亡兄

弟各散孤身無倚敬來披謁光卿口常懷汝母子余音聞不

通今既來此天假其幸矣遂藉助其子作伴讀書次年

太祖一十八歲郭光卿收拾幾車梅子同上金陵販賣行至和

州界正值夏初天氣乍熱光卿謂

太祖同勇



金陵貿易

太祖曰爾以車先行吾坐息片時即來
太祖允諾逕將貨車先推而去時同途有

人乃光卿仇人也因爭論間被光卿一拳打死其妻怒因欲
何得行兇打死公差各近前來促光卿善武藝奮勇打開一
條路脫身走去比及

太祖知之特回尋覓不見只得自將行貨上金陵販賣去了只
說郭光卿不敢回來逕往淮東安豐棧紅巾賊劉福通
見光卿一表非俗藉于帳下因與兵一萬擄掠淮西一帶
賊先師領命至日兵到濠州濠州守將孫德崖獻城而歸光
卿大喜遂有與伯之志正旗前幕家際時有鄧愈湯和吳良
孫炎郭子山郭英等皆投之此卿又令人上金陵訪尋朱公
了不題却說

太祖於金陵發賣行貨大獲其利遂備行李登舟渡江運到湖
廣武昌山進香畢回到店中沽酒飲至半酣忽人來說滁州

太祖打



落也先

平南陳也先在此戲臺上比試實乃高幸

太祖聽罷亦來看時見陳也先身高八尺壯貌堂堂在戲臺上
出大言道我年年在此演武天下英雄敢來比試贏得我的
輸銀一千兩

太祖大怒湧身跳上臺來叫曰我與你比試也先亦怒即舞
手二人各使幾路有名拳法也先不覺隄防被

太祖推落臺下眾人喊笑也先懷羞無地呼步兵數百人執
棒一齊下手

太祖跳下臺來望東而走也先率眾人隨後趕去

太祖正走之際忽中路數騎兵出為首二將乃鄧愈湯和世居

太祖在日結

太祖曰後面賊徒追趕爾努力敵之鄧愈曰待小將等立於此

賊即奮勇爭前正迎也先聞纔兩合湯和從旁攻入也先
不敵落慌而走鄧愈不趕見

太祖途中



遇四豪傑

太祖人悅各訴前事天晚止道至宿廟後殿歇息將近一更殿後草殿內鼓樂喧天

太祖聞是詭人作樂令騎兵訪之回報陳也先領部兵在草殿飲酒

太祖大怒遂令起火焚了草殿眾兵救也先走去當夜夢玄帝言爾如何焚其修行草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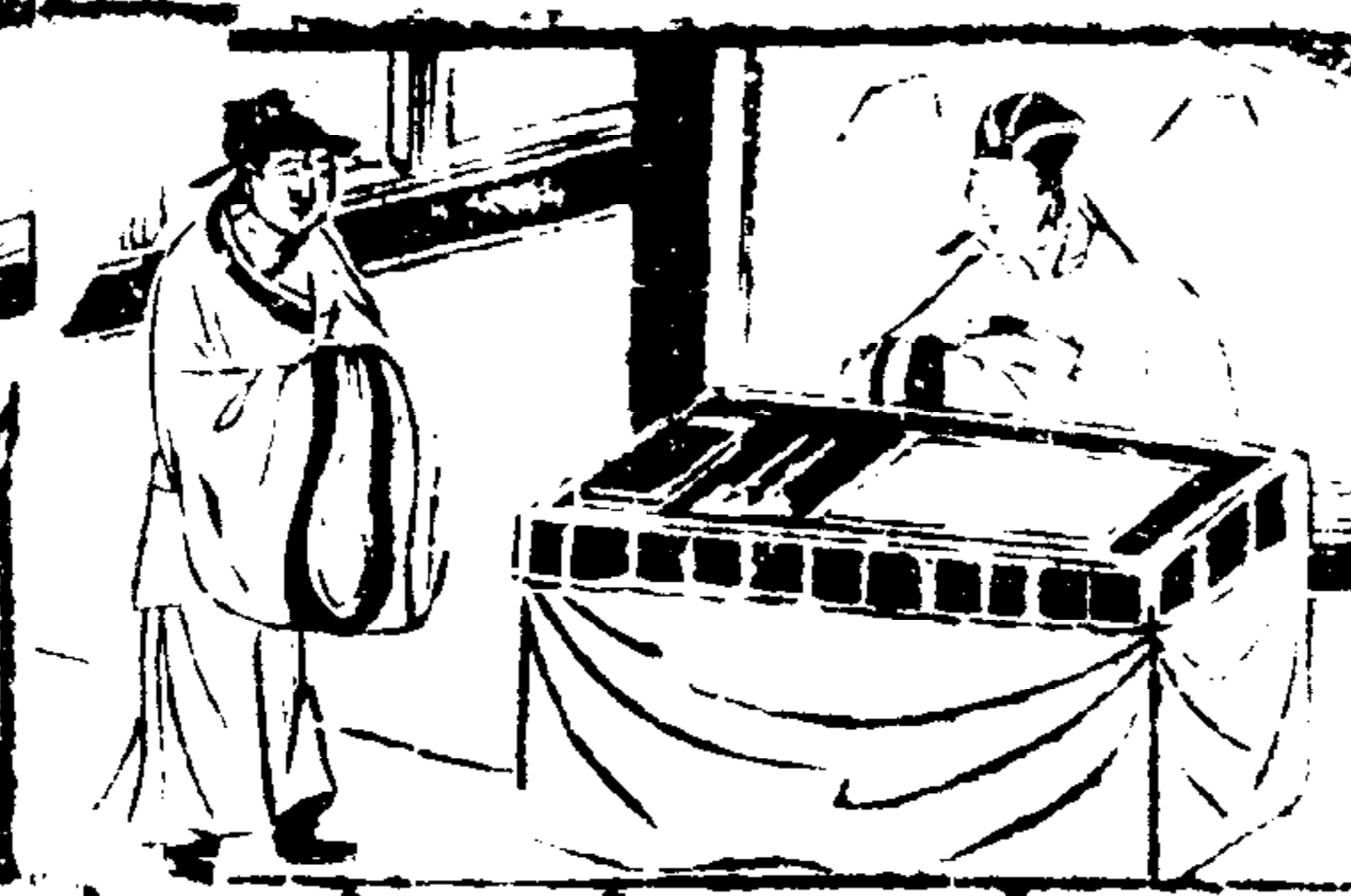
太祖曰他曰太平選銀一座金殿即今武甯山殿是也大月太祖遊入離了武甯山還回金陵途中又得四員豪傑乃花

草龍顏時趙繼祖太祖不勝之喜到了滁州拜見北卿曰自金陵途中失散今得

此月寶大才也亦以拾髮之事通知太祖因勸勇去紅巾自立王號先卿依其言勉以自稱滁陽王

今部士去巾以太祖為天象上將軍立一王甥館以招天下英雄

馮國用



見太祖

按金瓶梅書話太祖自稱神武皇帝下曰加封自稱神武皇帝

州開子神武皇帝里人早喪父母神武皇帝

却說滁陽王稱號神人福通遣人來問去紅巾稱

王號之故

太祖答曰方今天下英雄各據一方不必相問他日宋王有底

吾願解圍以報起兵之恩使臣回報福通福通大怒欲動兵

戰忽報元兵將到福通遂止至正十三年

太祖在揚州烈台義旅招到家烈於是鄉里州上響應一人生

的丰儀俊整器量恢宏來見

太祖曰小可定遠人氏姓馮名國用聞公了招募弟國勝特

來相助

太祖見國用人才奇授人機遂待以心腹之任又有定遠人李

善長來謁

太祖從容進曰方今群英並爭非有能者不可與謀善長詳

六禎來



降太祖

中特祭壇及謀事者多毀將上左右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
於敗主上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鑑其失務協諸將以
成功無效彼所為也

太祖然其言遂命為帳前參謀又一人沉鷲不言勇略超群庸
州合肥人氏姓吳名禎因天下亂聚眾立寨保護鄉里至是
幸所部來降

太祖使領前鋒又有定遠人丁德興歸附

太祖見其面赤貌偉以黑丁呼之又一人狀貌魁偉膂力過人
尤能馬上迎擊捷疾如飛人不敢近乃濠州人姓趙名德勝
知時事不可為來歸

太祖喜其材勇可為騎將即命為帳前先鋒時見丁朱文正師
子李文忠義子朱文英文遜文剛都在麾下時帳下者有
二十五員家傑曰相講議定天下之畧漸成宏遠規模矣一
日

太祖聚

眾議事



太祖在館中聚議曰吾欲於諸家中立一大將統設軍械未知
 何人可用參謀李善長言曰殿下若欲立大將須召募天
 下豪傑方可選用今募下諸將恐未克任昔日漢高祖問
 何曰吾欲於周勃灌嬰樊噲王陵四將中立一人為元帥宜
 否何曰皆不可周勃教習少得灌嬰愛惡不明樊噲勇而無
 才王陵器小不人為大將者不倍智勇嚴缺一不可高祖曰
 於今楚強獨霸六國分爭今才宜能易得何曰國君好賢賢
 才必至高祖從諫即時賜召天下豪傑不踰月韓信至遂拜
 為大將 殿下欲求大將上舉一人可當此任

太祖問是誰善長曰今濠州城外永豐鄉有一賢人姓徐名達
 字國顯祖貫鳳陽人精通翰墨博覽群書名震鄉閭人皆仰
 崇此真大將才也善長家貧守已待時徐書并劉福通張士
 誠聞名遣使招之善長不往嘗自言曰帝星吐氣在本縣我
 信遠適他人耶

李善長

薦徐達



太祖大喜曰煩公就勸我去一召李善長曰其人守道自高非可召致

太祖曰古亦有此理否李善長曰湯王聘伊尹而得天下文王訪呂尚而興王業漢王得韓信而登帝位蜀主顧孔明而成

此是此乃下賢之効也

太祖曰若然明日請命徐陽王吾與參謀去請次日

太祖見徐陽王曰古今行師必須人將今王師麾下雖有數萬

眾惜無人將以統之適李善長舉徐達有大將之才特請命

款與李善長親去請他徐陽王依

太祖即與李善長各乘馬行不移時而至永豐鄉

太祖與善長下馬步行入村以望徐達門自忽聽得門裡有彈

劍作歌之聲且歌曰

萬丈英豪氣

懷抱凌霄志

田野堪祥麟

盜車困驥驥

何年龍虎逢

甚日風雲際

太祖善長



請見徐達

文種枉奇才

亡和屈良器

揮戈定天下

仗劍施忠義

蛟龍困淺池

虎豹居閒地

傷戰時不通

求遇直明帝

太祖聽畢乃問善長曰歌者何人善長曰此歌就是徐達吟的
太祖大喜曰未見其人先識其聲據歌中意味就是個爽才善
長用手叩門良久只見徐達自出開門

太祖視之果然儀表非俗身長八尺膀闊三停二十三年經

部落髡髮而加傅粉唇若塗朱徐達迎接

太祖李善長入西堂祀畢分賓主坐茶罷徐達問曰二公何人

其事到敝處李善長答曰此位乃滁陽王太外甥神策將軍

朱公子某乃參謀李善長問公才德甚詳謀謀國與滁陽王

特命我二人來請其謀世累幸勿見拒徐達謝曰不知

殿下至此有失迎迓望垂仁恕既蒙召臣焉不往但末上

殿下款臣何用

太祖徐



達談論

太祖曰四海荒荒群雄並起特請公其救生靈徐達曰殿下欲救生靈必須掃滅群雄統一天下方可今九勢尚盛徐達對張王誠劉鄴通方谷徐山豐陳友定明王瑛等皆足雄據守形勢屬屬相若難與爭戰今殿下以濠州一州之兵而欲取天下亦難乎

太祖曰昔周居西岐得太公而名八百諸侯以伐紂漢起豐沛得韓信而統六國家傑以滅楚周以仁漢以德晉雖仁德有將若得賢公事似劍驅諸奸然後侯有德者立為君王以保民乎徐達笑曰古今定天下者在德不在強夫今元主荒淫仁在口友徐薄相強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奢劉福通行而無綱紀方谷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志生靈不遂則定天下者也今殿下能以仁義德行為心不嗜殺人為本則天下不足慮也

太祖大喜起身曰如不棄即同入城徐達依允安撫家屬遂與

太祖宴

請徐達



太祖李善長三人並馬而去恰似

周國文王逢呂尚

漢朝高祖遇張良

節目○張天佑獻城欵附

胡大海率眾投降

詩曰

元末英雄起四方
 較原蜂亂乾坤改
 淮泗義軍諸大將
 太平兆已成今日

冬飛霜雨夏飛霜
 郡邑鯨吞宇宙荒
 濠梁境上統
 百姓焚香拜上蒼

明皇

話說

太祖同徐達李善長入濠州至禮賓館中設宴延達上坐達讓

讓問曰

太祖曰敬賢之禮當然自公方至乃賓出達不敢違乃坐

太祖就席善長酌酒教行

太祖問曰久慕公請孫吳兵法抱管樂奇才伏乞見教徐達俯

太祖徐達



談論兵法

射對曰其乃微賤庸才一身尚未能立焉知謀略大敵
 太祖堅意請曰君不偽隱不妄發公何謙焉願用攻取戰勝
 之術徐達曰其間臨陣決勝退戰發謀如作文變轉宜有定
 着乎夫士勝者以仁中勝者以智上勝者以勇仁者愛民惜
 物視如一已故天下人皆悅而歸之不戰致勝也智者先料
 天下之難易後定彼此之權衡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故百戰百勝也勇者遇敵不怯臨難不苟揮戈千將力敵
 萬夫存以之事在於頃刻故為上也若仁智勇三事為將之
 道皆當兼行不可缺也

太祖聞其言甚喜又問曰三事之外更有何如徐達曰雖千所
 萬變皆不出此其中只一守仁與不仁而已徐達言訖
 太祖執觴稱賀曰公誠社稷之器廊廟之才若肯蒞謀大事自
 所賴矣製龍各散惟徐達者與

太祖同宿次日侵晨陽王聚眾將議事

太祖領兵

至滁泗郡



太祖首啟曰昨奉命聘請賢士徐達已在帳外矣滁陽王曰可
速請來徐達入拜見禮畢滁陽王曰久聞賢公通達常變不
省何以教我徐達曰知者貴也達者顯也常者入道之常變
事机之變此四者惟聖賢能行之顯臣斗筭之人何足知此
滁陽王人悅遂設酒備饌之職達叩謝訖各歸營帳教曰滁
陽王乃以

太祖為元帥徐達為副帥是役勝後軍戰兩成
統在後軍國用統在後軍長為參謀救應使臥烟文為前部
先鋒燕勝為左軍統制以李文忠為副使時甲午二月
太祖率精兵七萬去攻滁泗刻日引兵至泗界安營而徐達率
善長謀取泗州之策大夫孫炎向前曰 殿下不須發兵泗
州張天佑乃臣故友其人剛直忠厚與臣甚契臣願在泗州
說他來降

太祖大喜分付大夫用心事成當厚報孫炎辭別下帳馳馬往

孫炎說



張天佑

泗州城見日督入泗州城約公懸以全周孫炎亦有將孫炎說
 張天佑聞報趨迎上廳解履畢夫佑使問信兒何來孫炎在
 曰某因放志飄流無可寄寓近復除陽上館下有朱公十小
 德剛全文武兼備獨能行皮步鎮治世聖君之姿也
 今提兵取泗州矣因故友在此特來告及若肯金城歸附可
 免生靈之患且今故舊之情幸勿見拒是見達權之智張天
 佑曰某非不知 朱公子是一世英雄有人君之量豈其受
 大元爵祿肯之不思孫炎曰吾兄謬矣積正而背之者謂之
 不忠其人德而去之者謂之見仇昔且伊尹事桀而相湯伐
 桀曰商事紂而助周伐紂水聞名焉不忠也蓋賢臣擇主而
 事君了見幾而作今願帝乃是切元厥大位荒淫無度暴虐
 不仁退賢任佞大家屢變皆由起山河崩潰公今雖欲生
 死萬一不諱何以顯其忠乎况其審之天佑聽言默思良久
 若曰既如此願從教命孫炎曰机事宜密君兒既行降意

天佑授



降太祖

酒就行張天佑依首乃解...

太祖具言前事

太祖大喜遂引天佑到帳下拜曰臣天佑聞天兵降臨人民僥倖願以城降乞賜降禮之罪

太祖謂曰將軍來降真能知順逆明禍福也遂授以中軍校尉之職天佑叩謝

太祖遂引兵入泗州撫民仍留張天佑守其城次日

太祖起兵向滁州以花雲為先鋒雲前騎直前卒遇敵敵于

於道離後騎來至欲退不可雲躍提劍躍馬衝我

太祖橫冲其陣以出賊驚因此黑將軍勇壯不可與爭鋒及兵

悉至因以次兵務除其門外趙元將平前陳也先幸兵

賊迎戰

太祖列陣謂之曰陳將軍謂守無道天下已亂我等起義

以伐暴救民將軍何不棄舊效天下之義也先大將軍

胡大海



見太祖

直冲冲来

太祖後陣中將出馬乃左哨統制將軍郭英挺鎗來戰良久

未分勝敗只見元陣中又有二將出馬乃其子陳兆先副將

姚節高來助陣

太祖即遣湯和副將馮勝趙德勝等一齊冲戰只聽得東南上

吶喊一支兵一將馬上坐着有五尺餘高生得面如鐵片

如銅釘背插雙刀直花斧坐騎趕日索驢駒從元兵後陣中

殺將來殺得陳也先大敗轉馬急走

太祖已先分兵旁路截殺徐達催兵隨後奮擊元兵三面受敵

陳也先心怯不敢入城奔滁州因此路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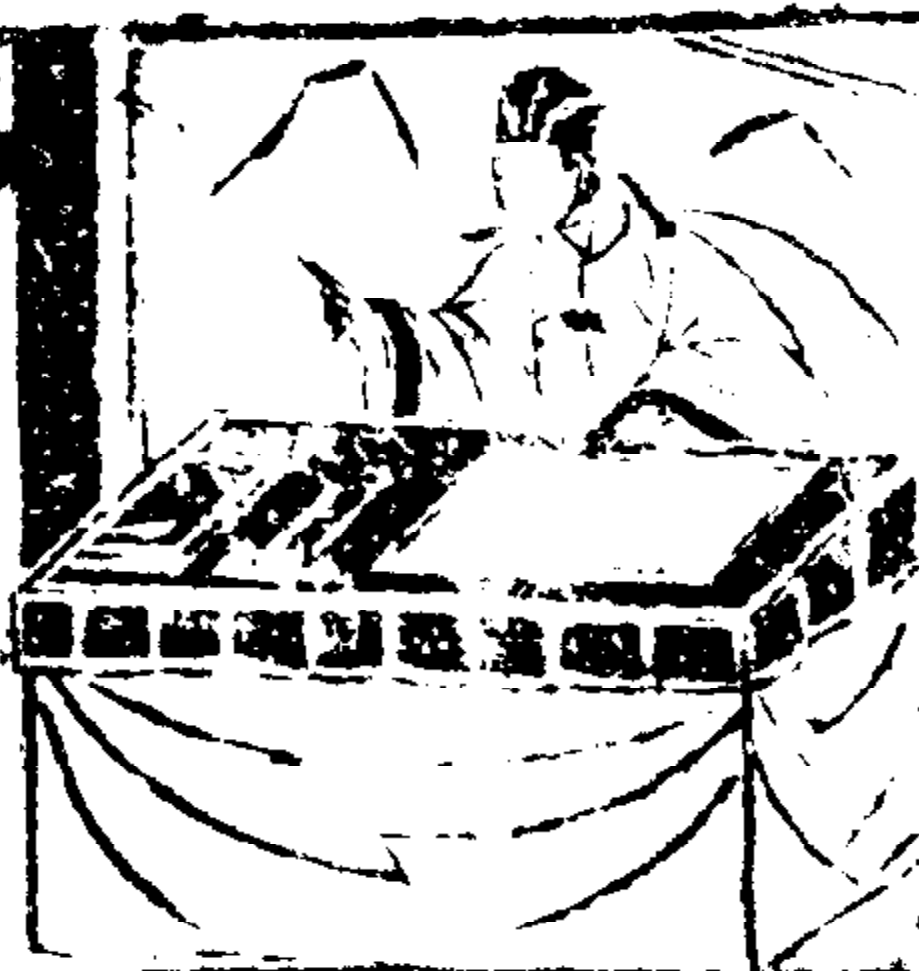
太祖鳴金收軍扎于城外只見那大將身長八尺餘亦屯兵步

行至營前下拜

太祖以手扶起問曰將軍何人也其人曰小人姓胡名大海

字通甫泗州虹縣人長身鐵面勇智過人大海嘗自言曰我

太祖入



城撫民



本武人不讀詩書然我行軍惟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
不毀人廬舍宵夜出入兩眼有光若灯自芝麻卒死後大海
集義兵護持鄉閭

太祖之德故率眾來降正遇

太祖與也先交戰助此一陣

太祖見大海相貌不凡威風凜凜乃授大海統制之職是

日元將張玉嶽城長

太祖入城撫民令人報知於陽王却說游陽王得捷報大喜

都督德順守涿州自率兵來涿州會

太祖與陽王至收大海為都統制命使令設宴與

太祖與陽王功至晚方散次日

太祖乃與游陽王謀攻和州於是擊破府盜於鷄籠山與

頭戰直搗馬江游陽王遂命張天佐吹笛成船繼祖姚忠四

將領兵三千為游擊先鋒前進四將得令選三千兵以次望

耿再成大



戰帖木兒

和州進發南比門尉戰守城元將乃精先結木兒聞知急領三軍出城橫刀高叫何處之兵收來犯境耿再成出馬道吾乃幹陽王駕下前部先鋒耿再成也先結木兒大怒縱馬揮刀直取再成再成轉鎗迎戰元兵大分兩翼圍來耿再成兵散不能抵敵眾兵潰亂倒戈急走元將率兵隨後趕殺姚忠茂以復戰以後隊不繼被元部亂兵所殺會日暮天色等始至適遇元兵追擊世建帖木兒敗走耿再成等收兵屯于正北其前游鎗折了人馬將姚忠耿再成趙繼祖慶國曰元兵強盛未易卒敵要取和州浪得大元帥兵來方可破之二人安營不題且說幹陽王聞再成敗復命找太祖率徐達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前去回破和州太祖至耿再成趙繼祖二人來見太祖問取和州事若何二人叩首曰元兵勢大臣等力戰不利折兵千餘失了姚忠伏地請死

太祖調



將

太祖怒曰前兵既獲國與當國事令人走報兵校發何乃輕

敵以致敗誤此罪不可輕恕嗚令斬首示眾帝善長進曰此

罪固所當誅奈今用人之際權免其死以功贖罪

太祖曰既是參謀言勸姑免幹功贖罪之將叩首謝訖下帳

太祖謂徐達曰元兵勢重何計可取和州徐達曰 殿下勿憂

臣有計使和州不日可得密言這般這般俄復曰此計難看

朕再成收功

太祖即令人召朕再成赴帳徐達乃各與一緘帖再三

叮囑用心幹功朕再成領計而行徐達又與郭愈湯和郭英

胡大海曰四將軍可領一萬兵去大路傍深林中埋伏如此

行事愈等亦引兵去訖徐達分遣已定因對

太祖曰 殿下與眾將分一萬兵為前後臣領一萬兵當先索

戰知說

太祖然其言三將出見帖木兒與張國良充堅帖木兒等七知

伏兵圍



帖木兒

人州人兵至急點一萬兵出城止南上安營逆戰次日徐達兵
 馬亦至兩軍對陣元陣中也先帖木兒出馬謂曰爾兵甚不
 亟退以取用成爲劍徐達曰觀虜無知不識賢愚太兵無勇
 不隨箭爲也先帖木兒大怒縱馬持刀直取徐達徐達舉刀
 就還二將正鬥間張國昇亮聲帖木兒等催兵併殺徐達觀
 空轉馬便走元兵隨後趕來約至十里當先
 太祖整人兵而來元將人驚急傳令騎兵未及營時撥馬飛報
 被趙繼祖劫寨焚其營帳也先帖木兒驚懼倒戈欲走兩邊
 伏兵並起左右湯和卻愈有有郭英胡大海兩勢夾擊後面
 太祖徐達率衆將以殺元兵知木營已失潰走無定也先帖木
 兒亦不敢回營領殘兵奔走和州城下只見城上盡立赤旗
 敵樓上一將大呼也先帖木兒我已取了此州少頃前日之
 仇此是徐達先着朕再成假作元兵待也先帖木兒等出戰
 乘夜賺開城門取了和州也先帖木兒見城已失東向逃奔

遇春拜



見太祖

太祖率兵追趕未及五里閃出一彪兵來攔路一將勒馬橫槍
問道來者何人也先帖木兒因吾乃元將被兵追急幸將軍
救我富有重報那將一縱馬上生擒也先帖木兒綁縛在前
直至

太祖馬前身見有此將是誰
節曰吳祖章少與降會

詩曰

天亦獨謀孫健臣

一雙雙馬一隊天
由來氣概應歸屬
元氣平時民恐集
燃藜設數英雄事

存區與廢運相傳
總使机謀亦等閑
聖朝際運輔心丹
多少塵埃物色閑

太祖扶起問曰將軍何人也顯開大名那將答曰小可豫州
遠人氏姓常名遇春聞將軍起仁義之兵特來相投適遇
將敗走故擒之以為進見之功

太祖入城



斬帖木兒

太祖人高遂納其降帝遇於此太祖性剛直管力過人
 善於武成約項鼎而食肉此功將之萬里封侯之日
 如成部上每出戰各較勇手先聚深信愛選春來劫聚所
 不與成入中嘗自誦曰大丈夫生世不出此功業而營
 苟且乎是問
 太祖令斬也死帖木兒領兵入城撫民即驅軍和州有定遠人
 莽成台山人仇成來民二人皆驍勇有胆畧遂皆道指麾下
 與人作爲城守計
 按史臣論曰自去歲燕湖川而下至此諸將未歸者又十餘
 人悉皆身將也惟吳復仇成一人爲膽和人餘皆孱懦也昔
 人云高祖功臣多起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啟跡
 之地天必儲精靈靈漢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
 策而爲之股肱有實情者驗於其揆一也
 太祖總兵和陽與大佑等議分建和陽城計其廣袤爲十分限
 以丈尺刻日各完分兵拒守一月

遇春大海



爭為先鋒

太祖聚集眾將議授遇春總管使之戍遇春叩首謝曰不可
 至略無寸功不敢受上爵之命為先鋒居前部開路足矣
 太祖大喜曰此將軍英勇之志也欲許之忽帳下 人人吐其
 聲如雷連呼不可我來投數月尚不得為先鋒爾適來數日
 便受此無量之爵能如此人言眾視之乃何大海也遇春
 怒曰 上命命能為敢來欺我無能敢來比試麼大海曰有
 何不敢即即為內前遇春亦跪相迎
 太祖曰 爾等皆吾手足今若相爭如手足交擊有何
 益乎惟教胡人海為左先鋒當遇春為右先鋒待後行兵得
 首功者當為正先鋒徐達曰 殿下令自最當二人謝訖
 太祖大悅令人上滁州報捷不題且說
 太祖 日集眾官議事間有濠州守帥孫德崖領兵至見
 太祖驚謂徐達曰孫德崖總守濠城無故不得擅離此來主何
 意多自欲分據和陽目不然濠州失守故來依附台欲止之

太祖同衆



迎孫德崖

奈彼衆茂寡若阻其來倘有戰事我必不及且容入城以

計得之衆官皆曰 殿下所見誠足項之德崖至

太祖與衆將迎接叔禮畢問曰總帥不守濠州至此有何見

德崖曰緣無糧草人馬飢疲特來就食耳

太祖曰總帥既來此濠州何人守之德崖曰空城守之何益

太祖問曰暗念濠州乃吾等水上若為他人所得取之甚難德

崖所行若此乃是通穴鼠耳一穴不守又鑽他穴矣為是滁

陽王起意倘帥不敢斥其非自是孫德崖在城假居數月忽

報滁陽王自滁州來朝

太祖即率衆將出城迎接到衙中參見軍王問交兵之事

太祖對曰取和州之田一甚難見物立首孫德崖在濠州之曰汝

何不守濠州而來于此德崖跪曰為之根草就食於是王大

怒曰濠州乃吾本鄉汝安可舍之遂令左右推出斬之

太祖與李善長諫曰德崖罪雖有心其故鄉舊帥乞大王宥之

太祖發糧

草與德唯



令其仍守濠州以順前愆王怒稍息謂德星固罪不當殊有鄉里之面與爾兵一萬前去鎮守如再有失決不輕恕德星領諾而去上又責

太祖私納之過

太祖曰某非不知私納之非但彼來家甚苦力不能及倘若阻彼競起戰事非惟濠城失守和陽亦危矣故因其來而納使彼不疑大王乘此机以制其兩城皆無虞而彼無足患矣惟大王慮深行之濠陽上終不

按原不是時係德星領兵出和州自思濠城已被人所占難以復取遂屯兵于黃泥鎮遣人持書謂

太祖曰濠陽王罪德唯此理固當然濠州已失今士卒瘦而無糧寧能攻取成功哉

太祖得書不阻其意遂發其糧草五千石與之唯得糧草兵在黃泥鎮遷延月餘不肯北行上聞知此事乃召

滁陽王臨



死囑太祖

太祖善之曰德唯不可濠州爾則故又與報章

太祖曰德唯之軍即我軍他軍無食必散我軍之心寧安乎此
不撫養有失人討六王曰爾言雖是然德唯乃佐倖匹夫不
可久結也今夜當戒之

太祖拜受命不十日滁陽王偶因驚憂致疾遂至不起

太祖朝文問安侍湯藥王病愈為臨危時作

太祖李善長徐達等皆至其前謂之曰某生民間因見元綱解墜

群盜四起首倡亂一呼遂得爾等自人以賢以能其保濠樂

威鎮四方希欲立人業故民塗炭不明書不我延遇此篤疾

其死何惜所恨爾等未滅天下未定耳 宋公了仁文英武

厚德實宏爾等再具誠謝備以定天下世無疆之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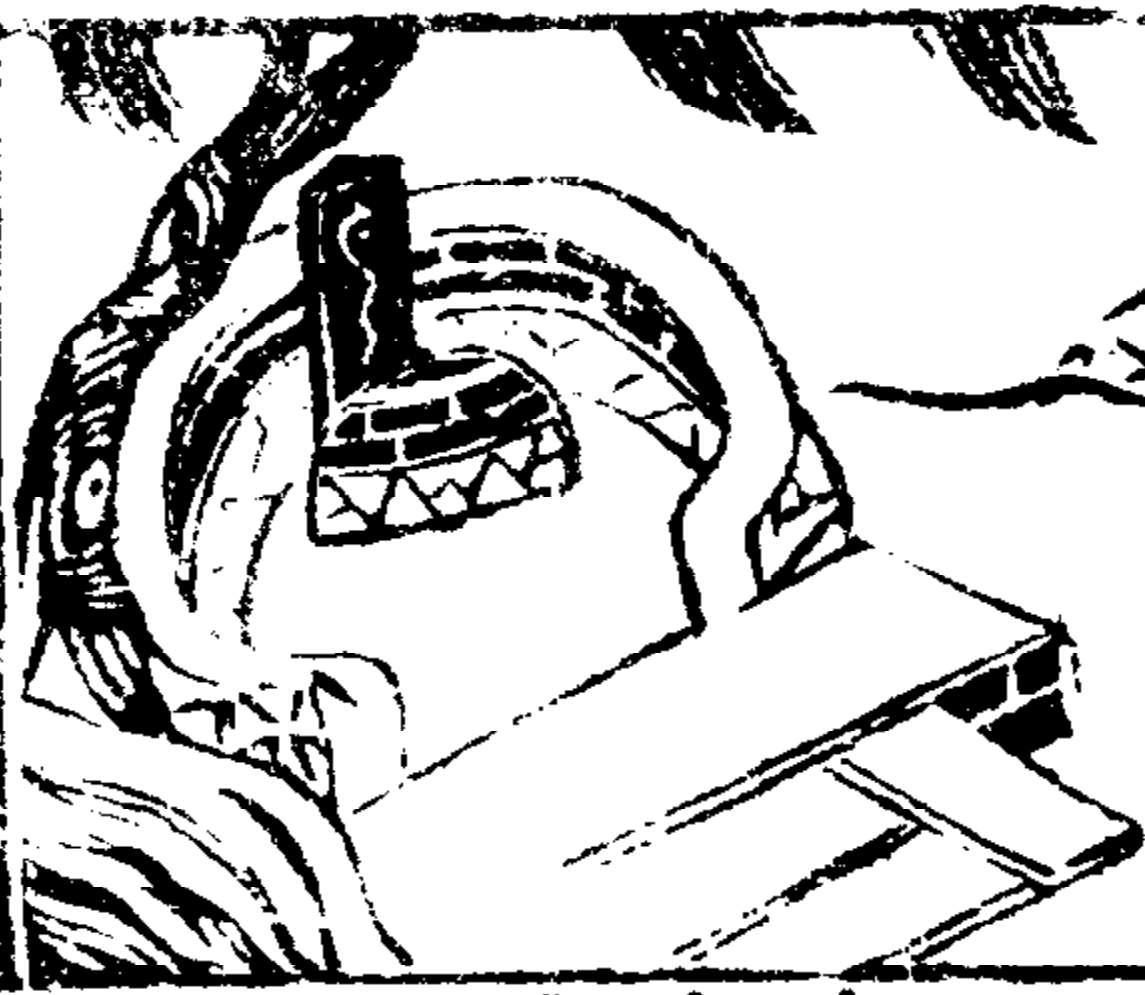
太祖頃首曰恩不堪承大主之志然豈不竭股肱之力以報厚

恩也 少頃自瞑而逝

詩曰

太祖葬

滁陽王



和州城上見星飛
白淮岡頭千樹柳

濠郡江邊掩義旗
年年春滿十規時

素齋老人詩曰

保障江淮起義兵

拯民未遂已先薨

仁明太祖雜志

雖是身亡名不泯

滁陽王

太祖與眾將將服衣葬于和州城白鹿岡之原葬單家人欲

太祖為

太祖曰台等皆受滁陽王之恩今既死而有子任可共立統攝

王事亦見爾我不背恩之意眾人皆曰殿下言是遂立其

子某為王明本其十四號受符節統攝傳權號曰和陽王改

和州為和陽郡曰

太祖為開基功臣馬人元帥統各路兵相徐達為總督參謀都

尉職隊將各加賞賜孫德龍知滁陽王已卒意謂

德崖拔



劍砍几

太祖等必以兵權傳彼統之及聞

太祖等立其子大怒拔劍砍几曰吾與滁陽王共起義兵分定

州郡其誰一也今滁陽王死諸人合當受其節制

子無禮擅自立王即當率兵擒之以正其罪其子孫和國父

王不須發兵 朱某請挾義以去滁陽王之子而陰竊其權

亦為有名眾人尚未離心兄行李善長孫炎徐達李文忠

愈湯和常遇春胡大海等皆得勇足備而為之備若與爭長

義無勝理君父若欲奪彼之權只可智取不可力爭德唯聞

曰討將安出孫和曰父王可在營中設一筵名曰興隆會假

賀新王請彼赴會酒間拔劍引其來歸彼若見拒就席間擒

之 朱某既擒彼軍無王權必稱父王矣德崖大喜即脩書

遣人入和州去請

太祖時 太祖正與眾議事忽聞德崖書至即折視之

大祖口帶



都統孫德離端肅書奏

碩德

朱公子

殿上茲者恭遇新王嗣位總統得人以傳千

載之興隆而啟萬年之事業下情不勝欣忻今是營中特設

小宴名曰興隆會欲與公子相為慶賀以樂維熙整日汗

門專近光顏伏乞早臨少刻清談以申區區萬一之誠德

再拜

大祖聞書劄差長徐達等議曰此孫德離兒滁陽王卒慮欲

其兵今知吾直其子故設此計以扶吾協從可若不去則生

嫌疑欲夫必須不陸其計徐達曰殿上此料最是吾觀德

離此計必知鴻門之意然須知張良樊噲之徒為之輔行方

無慮道不誤賊下當遇春胡人海進口臣二人願隨而行

大祖不許曰臣等乃同殿上走禮

大祖曰臣等乃同殿上走禮

大祖曰臣等乃同殿上走禮

大祖曰臣等乃同殿上走禮

太祖德崖



登席而飲



太祖曰乃前各用此器不同君子各擇其宜而使之寒暑

太祖甲騎帶與俱及步卒數人徑至德唯營前德崖問

太祖來並無甲士相衛乃大喜舉首加額曰此大賜也密令
甲士數十人各藏利器酌酒開皮孟為號即併力擒之分遣
已定頃間

太祖至見禮畢曰某何能德勞都統德唯口售上已堯新
王初立小的酌請公一叙其慶與陸何足齒及酒既數行德唯
遂言曰行一官想故不肖公于是容內

太祖曰都統有言收不亦命惟理不可為首某不敢強承耳德
唯曰即今徐陽王已薨其權無統以義論之應屬不才所掌
故相相若不見節當其分守

太祖曰徐陽王薨逝尚有其子以子繼父則其權應為彼所統
今都統既欲掌時其向城故知相陽王即當請都統任事

吳六頑劍



斬吳通

不爽信德唯聽言大喜孫和思曰 宋某才拙越人此意必
 誰欲暗圖之乃密領壯士吳通入筵曰至帥與 宋公子宴
 飲席間無以為樂小人等願舞劍以助玩戲德唯許之
 太祖知意自視吳頑劍前曰舞劍用對手末將不才願
 與對舞吳通曰劍鋒無情恐有傷害乞先下鈞旨德唯曰傷
 者不論一人各拔劍起舞吳頑劍見吳通有欲害
 太祖之意遂覘空把過通 劍刺之四人尊在傍見殺了吳通
 心中人怒拔劍望吳頑劍砍來亦被吳頑劍還刺砍之吳頑立誅
 了二人即提劍赴席上拆孫德唯腰帶曰係都統何如此無
 禮設計欲害吾 王郎今須親送我 王出營不然以吳通
 為如德唯戰慄不已各曰道中休怒即當送送
 太祖撤身策馬而行吳頑劍
 太祖去遠然後及德唯即復馳
 太祖而行德唯乃率部下精銳自營入追之適胡大海兵來迎

大海誅

孫德岬



太祖乃與吳禎前行令大海設伏伺之德慮意遠將入大海發奮擊德岬見力不支遂遁大海即率騎馳擊之德岬遂有詩為証

詩曰

興隆會中殺氣橫

江山有定歸明化

節自○太祖誤入樂陽湖

詩曰

試看天運有循環

機策紛紛從成輔佐

江山淮甸千秋意

連際大明土氣長

却說胡大海誅了孫德岬走了孫和胡大海遂領兵與吳

禎保

吳禎此處顯功名

盡在英雄一劍成

遇春大戰牛渚渡

亂極終須濟世艱

諸奸無計害仁賢

申水相陽四季妍

乾坤開創一輕鞭

太祖賞

胡大海



太祖入和陽徐達李善長等迎入帳中拜曰致 殿下曰受

太祖曰若其與頑我命難保遂備三頭降會事家人皆稱受頑

為虎將賜吳順白金二百兩胡大海白金一百兩大海曰前

敢受此命

太祖曰將軍何故辭賞胡大海曰 殿下曰曾言臣與常遇春

遇敵得功者為正先鋒臣今言謀了係德明賞賜功也

殿上怒之

太祖曰不謂徐達曰君雖殺了係德明未為大敵若常將軍

夫亦能成功待他日遇大敵之時方見功矣眾皆曰元帥所

言極功大海受賞而退語分兩頭即說策胡小軍首將俞

廷玉併三子俞通海俞通淵俞通源附將嚴永安張德鼎

世傑等高趙庸和敵等囚元出荒荒家傑並起初有兩巫

祖以妖術惑人 兩淮間俞廷玉等從之至是彭祖被元

俞廷玉聚



衆將議事

所殺遂解散俞廷玉等眾領兵萬餘戰艦于雙樓山與賊
 結水寨捍拒寇軍以觀時少時廣州左君弼亦為彭祖之將
 彭祖既死左君弼結黨于廣州以書來招俞廷玉等眾廷玉
 知君弼非可附之人故不肯往因是君弼統兵攻之俞廷玉
 等拒之累戰不利受困于湖中俞廷玉乃集諸將請曰我輩
 結寨于此不欲待時擇王共成功業奈為妖黨所困恐阻
 中諸公當思一策以為保全之計俞通海進言曰今江淮所
 聚眾傑最多且隨處去借兵來救此厄因以附之庶不為
 眾所害俞廷玉曰若欲借兵須擇有德者乃可相從廖承
 公提議並世不止一人新州徐壽輝蘇州張士誠安豐劉
 福通閩中陳文定白州方垓四州明王亦道州周伯顏山
 田豐汝南李武童州雷武皆比肩分據是為左君弼之扼但
 未知誰為可附也趙鼎曰此輩皆貪欲嗜殺鼠竊狗偷之徒
 豈能成事今和陽朱公子英才蓋世仁德無雙與命世

太祖定計

取金陵城



至也且與強將勇所無敵若得彼來救則解此危如履
 耳我輩欲往相投眾將皆喜遂收書遞使上和陽求援時
 太祖正欲東渡江以家艱食用楫不濟為慮乃與眾將議曰今
 天下荒亂乾坤擾亂難得此處暫住奈居群雄肘腋間非關
 武之地須擇一雄勝之地以為攻守之計方可眾議軍使為
 國用進言曰金陵乃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也願先據金陵
 以固根本然後命將出師掃除群寇借仁義以收生民于塗
 炭天下不難定矣
 太祖大悅曰吾意正如此今濟大江必稱用信然若須備可也
 正議論間忽派使齎命廷玉等遣人接濟來見其書曰
 巢湖酋將命廷玉片以通海通淵通源將家承忠承安張
 德興奈此等輩向趙鼎趙鼎等謹以書呈 宋公 陛下
 廷玉等因集湖濱久聞仁德願奉丹心與居麾下如有自來
 不意爐州公鼎在移湖八面敵心所為不此與以書通廷玉

俞廷玉持

書見太祖



挾恨不從率兵圍困恣肆將往廷玉處言今無事
書上于 天威備極 族之師以金萬人之命所將
千餘隻水軍一萬三千資儲諸林和賦帳門以憑
等當自驅用谷仁恩勿勿草濱伏惟含亮

太祖得書乃謂眾將曰俞廷玉來降以名師其事若何
長曰臣聞俞通海廖永安等素有水軍號將之名今事危
心欲歸從 殿下若以兵救之必效死力且藉其將士
以取金陵事當萬全此殆天所以資 殿下机不可失也

太祖大悅急令人到帳下問其姓名使者對曰臣姓
即令撥兵救巢湖以汝為鄉導韓成拜謝明日

太祖留李善長李文忠等守和陽總軍務事乃同徐達胡大
趙德勝等親領兵四萬登舟乘大木直抵桐城關大
左君弼聞大兵至即遁去俞廷玉等乃迎

太祖入水寨屯下拜曰臣等竊柄水泊為妖奸所困請

太祖是兵

救俞廷玉



冷芳 殿下提師遠征廣南生之感德極矣

太祖曰衆將軍英雄馳勇名貫淮右今日相遇乃三生之幸自張錠博高祖而事爾李擢光武而臣將爾亦爾所屬也廷玉等復頓首曰臣等雖無張良韓信之才亦道遇明主願死從一殿下故效驚銳之力也

太祖大喜因駐兵三日翌日與衆將拔營起程回國勳勳名震左君弼領兵截住桐城關外引湖州城趙普勝兵截斷去將元將御史中丞暨了海牙領兵十萬屯住瓜口圍攻其城其城不可當

太祖大驚連與衆將止亦察登敵觀營見左君弼兵勢甚盛暨了海牙等連兵結寨紮壁旗幟天金鼓相聞

太祖謂徐達等曰左君弼用湖廣兩山之計此其兵勢甚盛矣四面圍住如此驚之奈何胡大湖進曰臣等亦何能禦此禦將併 殿下提師出城圍先因用此法定

韓成往和



陽取救兵

太祖曰賊兵勢重爾我繼使陣中出軍不敵可議徐達曰須令一人密往和陽調取救兵內外夾攻方能此重圍

太祖曰何人可去韓成曰臣願往

太祖大喜即修書付之曰汝可密速往還毋得遲慢解圍之日重賞韓成受書出水寨抄東湖口入人江從上流渡過是日夜方得上岸直抵和陽見和陽上

太祖東湖受困遣書求救李善長曰須急發兵去救即令鄧愈為正元帥湯和為副帥湯和為先鋒耿炳文為掠陣使吳良為護軍吳瑄為副將朱文遜朱文英用計與和陽相連其餘宋官與朱文遜朱文英各領兵士分道往和陽與和陽子游牙軍相連和陽見救兵到因我主公若解甲投降可保性命和陽大喜即令二千員番將

遇春大

戰番將



馬迎敵眾將尚未及常遇春一騎當先挺鎗奮擊元軍
當節愈等軍兵前殺蠻子海牙大敗而走遂過牛渚渡
節曰○湯曲臣破趙普勝 常遇春取承石曉

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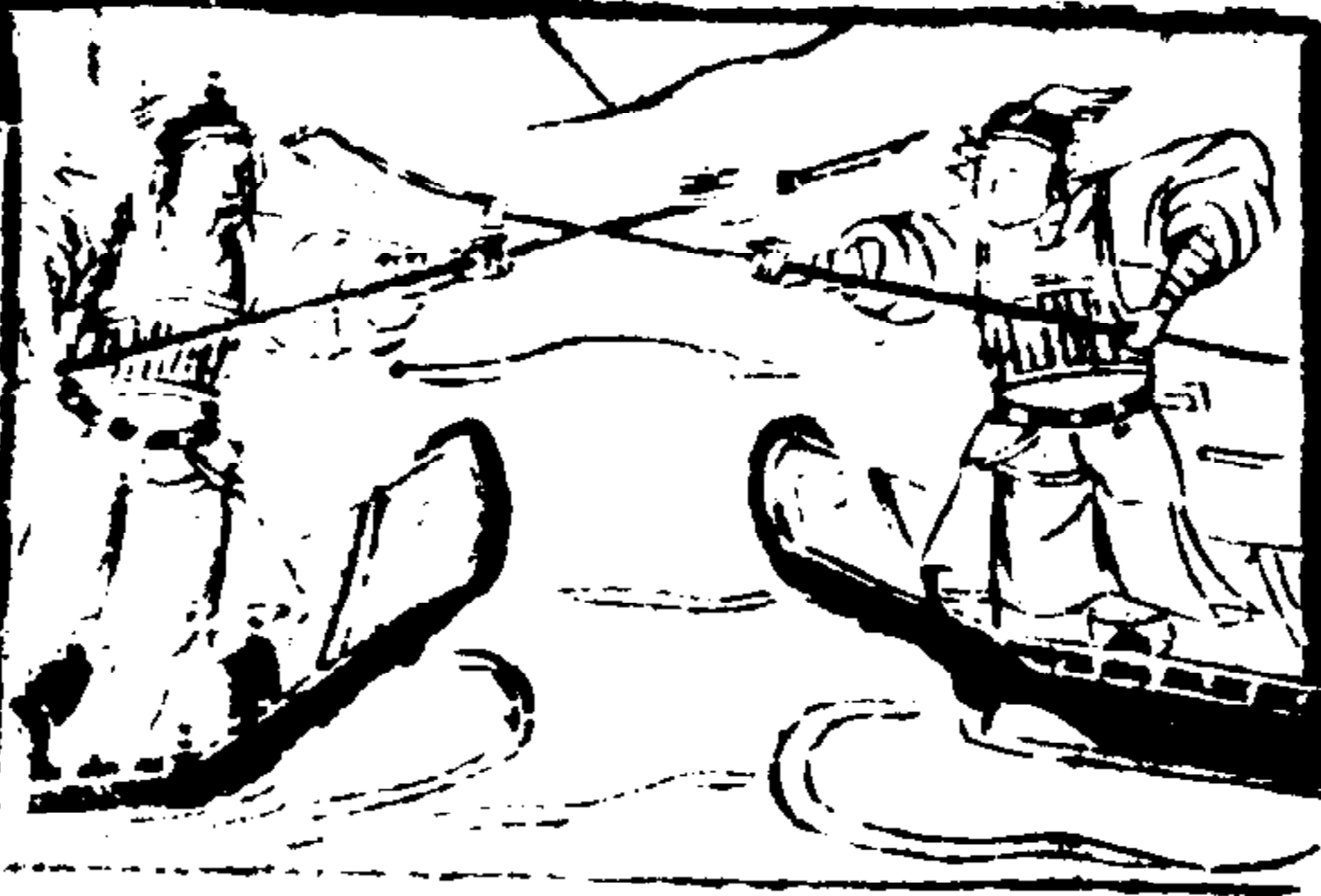
旂幟飄颻殺氣漫
雄如霹靂驚空際
文武英雄當節困
乾坤開闢如反掌

征夫鐵甲晚生寒
烈似波濤激淺灘
威權掃蕩圍兵膽
方識机深虎豹閒

時常遇春大敗蠻子海牙兵丁牛渚渡元將比走軍卒死者
大半是時諸家士各搶馬匹器械糧帶輜重惟湯和領
兵員飲酒明燭焚草用繩拴縛得千餘宋常遇春問曰元帥
取此何用湯和曰備夜間照明而已眾將皆未信是時得海
牙戰船三百隻卻愈又拘集商船六百隻即將船分爲五隊
部愈居中湯和居左郭英居右秋炳文居後皆帶兵士

34

湯島臣大



戰趙普勝

巢湖進發趙普勝聞知遂與在君張前田國為前在遂
冲我拒常遇春等外患君弼領諸師即整頓兵在桐城關
普勝領大船五百隻來迎不移時兩家對陣當遇春和
我王公與爾無仇何故助君弼而來相拒乎普勝曰臣
與爾無仇爾何助俞廷玉可速回兵免遭刀劍常遇春大
即挺鎗來戰兩下交兵正是

能吟大海千重浪

虎嘯深山萬里風

時趙普勝和商人從上流用石砲擊下箭若飛蝗常遇春
小欠石無所敵不能取勝適湯和所領船十隻皆張牛車以
敵矢石切船用木軍五十快處把五十束是日西北風急湯
和領軍發火趙普勝和皆足拋房引火之物凡火箭火砲
飛星流上遂着即燒起及水寨營寨火趁風威其勢甚熾
普勝戰船二百餘隻焚燬殆盡家將亦其奮擊賊其大亂
普勝乃駕小船投西急走常遇春在上流高叫趙賊休走

常遇春刺



全勝落水

勝正在饒州其弟趙全勝在後奮勇來擊被遇春一鎗刺落
 水中趙普勝見全勝落水中忙引船十餘隻逃回棹投朝朝
 徐肅輝去訖卻愈等乃收兵纜船寨家將其獲戰船七百餘
 隻全敵器械不可勝數卻愈曰今日之勝乃湯出臣之功也
 湯和拱手曰今日之勝定賴宋 殿下威靈將軍勇力所
 致湯和何相馬常遇春曰我初見湯公求肅問之乃曰備夜
 照明以知有人用易公向的不信之和曰仇謀事密洩則
 敗謀矣家將稱善卻愈曰真神速不可遲延速擊上長
 驅向前掩左右知之不備則 誠可成擒也眾入將威生百
 倍即解州師兵順流而下時
 太祖在東湖被圍日久正與眾將議出圍之計哨人來報湯和
 等兵至連破海子 寨高駘水寨長驅而下將至柵城關矣
 太祖大喜遂與眾將登樓觀望見西北上金鼓喧天旌旗蔽日
 太祖曰此即湯和等軍也事不在此遲可速擊兵裡應沖殺出去

遇春酒徒



蕭羅一將

徐達領命率趙德勝胡大海等兵五萬出小大船二千三百隻如成隊而徑冲湖口恰遇左君弼戰艦下截船隻人却不利遂退趙德勝以小船與戰操縱如飛遂永安城出且後兩下夾攻君弼大敗廖永安追至雍家城賊將蕭羅羅所部圍合而來箭如飛唯山賊廖永安與中流矢及齊將戰益力遂生箭蕭羅羅一將敵兵乃退但我兵船未得入江會入而連旬德勝言曰水勢浩大可越山以渡尚何俟焉用乃行中途遇劉君大淵圍合上有湖陽橋借角盡過洞蕭羅羅用差大意洞不能容欲背而乘小舟比至湖橋餘賊遂沒入大江出湖口與湯和等會和等同見蕭羅羅首片曰賊賊下久困臣等進殺之罪也太祖聞言怒氣貫日遂破水軍一寨斬將奪船之事太祖大喜命與一處向西進發良久已達江畔遂令軍安營設宴與樂湖新來諸將賞賀

太祖設



宴諸將

按史臣所論云創業之初得將為急我

太祖舉義濠梁轉戰滁和自徐達而下常遇難者皆歸之
大將步將騎將先鋒將皆備矣所少者水軍水將耳至吳越
諸將來附而水軍水將雲集焉天意可知矣嗚呼徐常俞廉
諸將得一一人焉已足以輔

聖君而戡定禍亂矣而况若此濠濬其盛耶師未渡江而統
規模已具矣次日

太祖督步軍一萬戰船五百隻與俞通海廖永安一將在牛渚
渡札營操演水戰其餘將士盡行和陽正是

鞭敲金鑼

齊唱凱歌

時

太祖率兵至和陽與和陽王李善長等曰即今江路已通用
已備意欲提兵過江取金陵以爲進都之地和陽王依其謀
太祖乃宿宋文靖宋文淵宋文憲宋文英趙繼祖顧時金朝興
吳復等統兵二萬保守和陽

太祖議破



蠻子海牙

太祖率徐達馮國用邵宗溫和李善長常遇春郭公等引兵東下即日向江口進發時六月朔

太祖率諸將渡江時西北風順諸將船艦齊發舉帆頃刻兵到牛渚渡俞廖二將迎接時蠻子海牙扎兵于兩山來石阻截要路

太祖曰胡賊復肆猖為之奈何徐達曰兵貴神速今夜乘此月明馳行我卒至賊必無備取米石礮甚易

太祖遂分兵加自松其中隊戰加七百隻郭公為先鋒徐達居左隊亦統戰加七百隻胡大海為先鋒李善長居右隊亦有

戰加七百隻當道春為先鋒捲旗起鼓絕流而進是夜月色如畫風順水猛用自如飛其平江史也此米石礮元真哨報

蠻子海牙遂整兵而待礮石上刀鋒如開屏礮雲屯礮下之兵如織相去僅三丈未能猝登明

太祖乃令戰船擺列成陣郭公領長鎗手會勇爭先礮上天礮

遇春水

戰元將



交下士卒多傷英不能取勝遂傳令與胡大海常遇春去已
人先鋒定在今日先登采石磯者為正先鋒胡大海喜意在必
克率眾長驅而前峭上砲弩愈急大海不能前乃退遇春乘
快船繼至得

太祖令領防脚神槍手奮力冲至磯下元真見遇春兵近解砲
矢如雨防脚不能避神槍亦無用部卒亦退遇春怒曰我賊
不得米石磯誓不旋師乃花船提脚提登峭磯上元將老皇
上喇息戰截下遇春乃以脚脚護矢石以左岸自戰厚就
彼勢一躍而上即敵脚脚銘刺死老皇下喇一隊將士見遇
春登峭各催自賊噤而士元真皆披靡奔潰遂得采石磯
節曰○高皇帝采石磯吟詩 太平城陶安獻策

詩曰

天挺明王豈偶然
仁同堯舜無多讓

英雄雲集各爭先
功共南周其比肩

太祖稱美



遇春驍勇

德彌宇山乾坤內 鼎滌華夷百萬年
那說常遇春攻克來石碗元兵大敗死者甚家盡海牙收
殘兵山嶺西南方出

太祖就下來石碗昨安營眾將各獻功畢乃不負前言曰常將
軍奮勇爭先萬將莫當遂攻克來石碗其功莫大焉遇春面
謝惟胡大海自忿色

太祖知意乃曰吾此一言非備矣論遇春亦激勸諸將之意也
大海怒方解是夕屯兵于來石碗時值新秋月色如畫眾將
各歸本帳惟有徐達李善長馮國用孫炎在麾下共坐玩月
太祖曰清風明月真好良宵但恨無佳句以酌之善勉強一律
諸公勿哂徐達等曰願聞佳句
太祖謔吟李善長執筆以書

詩曰

素月澄澄斗轉移

銀河一派徹東西

太祖月下



與眾吟詩

志若明燈清絕翳
 雄師夜宿固英雄
 氣擊森森來石磯
 心同碧漢靜無私
 長驅甲士掃東西
 鐵馬奔關鷄未啼
 只全公道不容私
 管收乾坤憶似晚

太祖詩畢徐達射身曰臣雖不才願和一律

節同辰極喜接
 細柳功成勞玉敬
 銀河有水難施渡
 壯志勤王懷寶劍
 水漸東流月漸西
 道遠名震正兒啼
 玉鑑無塵不染私
 肯隨庸懦伴漁樵

馮國用詩畢李善長曰臣亦有一律

肯隨庸懦伴漁樵

太祖評



諸將詩

水月澄清山不移

春來柳柳黃鶯語

金屋榮華應有定

今宵幸際明良會

李善長詩甲孫公離座曰臣雖淺陋亦敢效

懷抱忠貞豈變移

筆揮花月妖狐泣

報國丹心應有節

清風一掃烟塵靜

太祖評曰徐元帥之詩氣魄雄壯實將材也馮將軍之詩英武

尚氣可見忠良之心孫公大之詩盡職效忠不失臣節皆不

如李公之作清麗詩中有調和仙鶴之氣善長曰臣等各拘

一體嚴下包羅一統合宏萬物俯視臣輩如天淵矣於是

君臣盡歡而退次日

任教萬物轉東遊

秋後梧桐村岸樹

玉堂玉漏自無私

月下廣歌來石磯

勉成一律

平生志貫斗牛西

劍擊山谿虎豹啼

懸空旭日自無私

萬里山河穩若砥

長昇開城



降朱太祖

太祖起兵離家白碗直太平城下郡將具昇聞知

太祖神武仁聖天命有歸遂開西門投降遂大喜曰吾欲求

賢共謀大事聞汝賢名喜今日相識矣即封為帳前都總管

之職具昇叩謝遂入太平城舊本無

太祖曰吾得天下太平以為標本天下不足定也命善長楊

通備城中諸將忽有平童李習家來見曰習本漢人博通

經術知元綱不振特來投見

太祖問曰太平有賢才否李習曰此處有一賢士姓陶名安字

正敬太平當塗人也少敏悟有大志知元世將亡不肯出仕

徐壽輝張士誠等皆遣使來招安不肯屈節輕往

太祖素聞安名即命李習同孫安去請之是時陶安開館以訓

子弟二人徑至館中陶安披入館禮畢安問曰奈公何來李

習曰今和陽王朱公子戰下聖仁神武播名遠邇習等

以城歸降戰下即訪賢才李習言先生文明謙遜戰下

李習孫炎



迎請陶安

甚喜故遣孫大夫來請先生陶安曰吾久聞 朱子
 英武不在群雄之下未知虛實今蒙來召願以
 所為何如孫炎曰昔漢高祖仁明淳德三傑傾心今
 下德被遐邇英雄投之如蟻若非明主請蒙傑豈肯從麾下
 哉陶安曰麾下所有何人孫炎答曰馮下李善長徐達郭
 湯和鄧愈常遇春泗州胡大海皆一時豪傑也陶安曰公何
 人也孫曰某乃帳前參謀書記孫炎是也陶安改容避座謝
 曰久聞孫公大名安本能試而今辱降臨多失迎迂欲談
 以待炎曰 朱子下馬軍久待倘不見拒乞即回任安為
 衣巾同至帳下參禮
 大補見陶安容儀雅潔身軀射口端乃蒙察之微亦敢
 有君顧之想迎候之實陶安見
 大補嘆曰此真鳳姿非常人也吾今日主矣延陶安宿在安
 讓拜三

陶安叅

見太祖



太祖曰賢公初至禮當畢敬若他日相辭再叙軍務之禮安於
就坐

太祖曰久仰先生高材清德相叙無由今辱降臨三生之幸也
陶安曰臣乃草茅微賤不堪重用深荷 陛下寵渥不勝榮
恐

太祖問曰今日辟雄並起海洋成分將何以為治乎之策陶安
曰方今豪傑並爭非為救民之志今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
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慮也

太祖曰足下之言甚善且欲取金陵若何陶安曰金陵古帝王
之都也虎踞龍蟠限以長江大壑取而有之據其形勝以臨
乎四則何向不克哉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太祖大喜以為參軍都事安叩首謝曰

太祖與諸將議起兵進取金陵忽報元將陳也先領兵十萬大
軍來犯太平欲報池州之仇

胡大海

戰也先



太祖命徐達等禦之徐達出帳謂趙存湯和曰二公領一校兵
 先往南門攻其小軍吾以兵陸道迎之破賊必矣嘗聽徐達
 領兵而行徐達與鄧愈胡大海聚將率兵五萬圍城其間
 岬徐達出馬謂陳也先曰當初滁州戰敗今日又敢來乎也
 先怒曰誤輸汝一陣必須報仇遂縱馬輪鎗直取徐達徐達
 正待親戰胡大海挺斧逆奔陣前與也先交鋒戰上數合未
 分勝負也先後陣一大將叫陳將軍且歇待我斬此仇賊即
 縱騎而出乃孫德崖之子孫和德崖被大海所誅故合怨欲
 報父仇也胡大海挺鎗獨戰精神愈倍孫和刀法漸亂勢有
 不及陳也先即令二弟陳兆先陳明先韓國忠陶榮四將助
 戰兆先等具舉兵出陣中華雲龍郭英鄧愈花雲向
 前敵任正戰間當遺存湯和已攻破水寨卻兵遠出其後賊
 兵矢石交集湯和欲入中自營戰氣益厲賊將各奔敵面者
 胡大海道上一斧砍死孫和陳明先措手不及被郭英刺

遇春活

傅也先



馬下花雲龍劍斬陶榮死兵大敗死精不許其
騎望四边走被遇春截住去路也先見前後阻絕遂下馬
降遇春令從騎縛之而回兆先與國忠前敵殘兵奔回山
不題

傅也先 義兵其誅也先

遇春復戰采石磯

詩曰

英雄名震漢華夷

社稷威靈仗護持

壯烈精神壯兒臨

金陵時見鳳來儀

傅也先 城瀛也先來見

傅也先 城瀛也先來見

傅也先 城瀛也先來見

徐達領兵



攻取溧陽

太祖曰然也先曰今欲來降甚易乃以書符明達
 太祖授也先管軍十戶之職馮國用密告于
 太祖曰臣觀陳也先蛇頭鼠耳乃無義之相不可爵也
 太祖然其言意欲斬之恐驚諸雄乃宰馬半飲血誓也先
 誓詞云若背再生之恩入神其怒當受刀之誅
 太祖人喜仍令領其所部也先雖欲為異圖馮國用時時
 之意不能言也
 太祖遣徐達為元帥車雲龍為副將郭英為先鋒領兵三萬攻
 取溧陽溧水等處也先見眾將皆外遣乘机于夜帶利劍
 入帳中是時眾軍守帳者俱已酣睡
 太祖潛上胡床上寢不戒寐忽聽得帳門聲刺數問不答乃
 起避于黑影處也先先伏劍欲中床幹知
 太祖不在床遂緣帳而
 太祖欲出無寸刃可敵恐為劍所中正急間忽聞帳外人

太祖議策

海牙



乃是馮勝馮國用夜哨至此

太祖大呼有刺客在帳外眾人即入檢獲已被也先潛逃因外
國用等遍帳尋覓無有請

太祖曰此必是陳也先乃令軍士宣也先果報不現國用曰
也先言也先無義之徒不可信用今輒敢行刺臣等誓必殺此
賊以報 殿上是時滿營驚動俱來察慰至曉

太祖會家將議曰可暫駐兵待徐元帥兵回方可南進道表
忽江畔巡卒來報今有蠻子海牙領兵十萬連營來石梁
任江口陳兆先領兵五萬當行方山路使南北不通斷絕
草場太祖曰此賊先期

太祖大驚曰我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子皆在淮西今元帥
阻路南北不通是絕我之咽喉當用何計以破之乎善長進
曰海牙與陳兆先連兵來寇若攻一處則兩兵必互相救援
難以取勝可令湯和李文忠胡大海廖永安楊國用等領兵

通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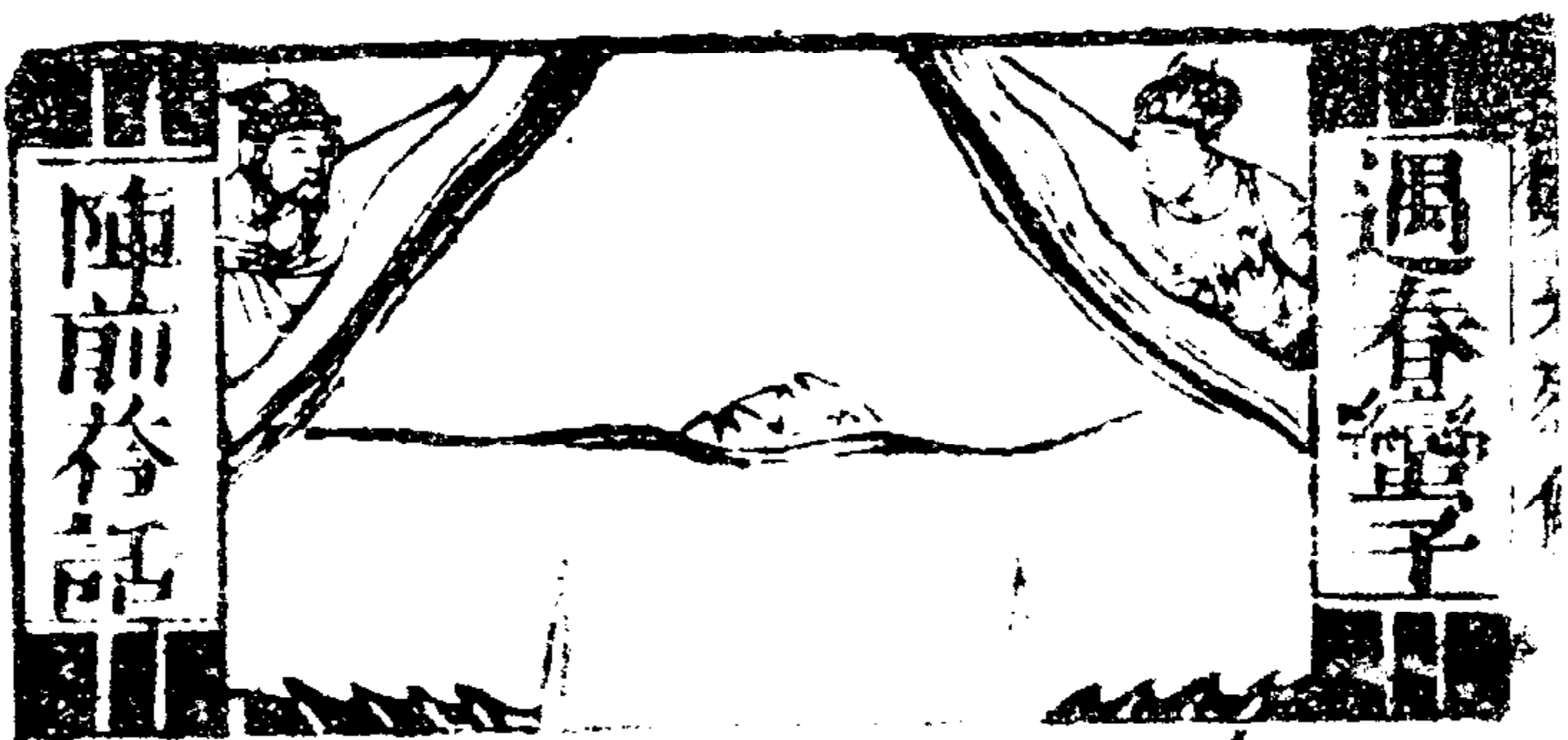
伏林中



三萬攻方山臣與象將謀 幾下領...
 太祖從其計遂兵與湯和等去訖謂眾將曰采石離此不遠須
 先設奇兵勝之當遇春曰臣有一計...
 破

太祖問曰計將何出遇春曰臣先率精銳兵三萬直抵采石...
 令耿炳文陸仲中廖永安俞通海四將部兵於大道兩傍...
 木埋伏 燬下與眾將領大兵隨後臣若伴敗彼必來追...
 其至然後發伏兩勢夾攻破之必矣

太祖曰此計可行分遣已定是日當遇春率兵直抵采石...
 見其兵無地而來 將出馬為權了海牙遇春驟馬信...
 權了海牙曰汝不意曹目生諸渡來石磯之敗海牙曰...
 其家之謂言能保常勝乎即舞劍自取遇春遇春見其...
 將戰不數合遇春回馬急走海牙催兵追趕...
 甲前忽林中砲聲振天金鼓齊鳴海牙大驚急令...
 後



遇春雪子

陣前存話

道水龍兩道伏兵齊出屋有耿炳文凌仲會右衛將軍
 通海舊勇猛其中將元陣衝為兩截常遇春後引兵
 祖大兵亦至海牙前後受敵勢力不支突圍走至江邊
 而逃過存保愈離兵起起以草莽灌油致炮其中乘船
 大陣之火烈無猛延首海牙自船後燒幾盡永安王鎬
 趕殺軍論其人官等十一人元兵大敗溺死水中者不
 數萬存保以少川脫走忽見上又有大船三千隻向東
 並無旗號海牙高叫我乃大元將軍纓子海牙今彼宋
 趕至此若救我時當有重報其船上一將鎬袍金甲乃
 朱文公聞知是海牙拈弓搭箭一矢射去海牙應聲而
 其殘兵殺死殆盡口是元人扼江之勢遂衰焉

詩曰

太祖義釋陳兆先

福壽忠節死集慶

劍氣煌煌射上蒼

兵威赫赫震天

文英射死



蠻子海牙

風雲閃爍迎旂幟
不入舊仇全德義

恒聞道路行人語

深傷勇死情忠良
盡說人稱追商海

是時常遇春大破蠻子海牙軍於江口止遇宋文英哨報
到一矢射死海牙梟了首級與遇春合兵一處回尾

太祖具言臣宋文英領兵哨江邊遇着蠻子海牙走到離江
箭射死

太祖乃大器口爾小沐光之孫沐正之子因爾父與我
幸早以勇亦隨我將爾寄養於我彼時爾方十歲不覺其
大入爾勇武助國討逆不怨汝爾姓仍改姓與爾自
大功城人用亦得以光祖父名沐英與爾頓首謝
太祖收兵後回太平城與眾將飲宴隆帝常遇春行軍大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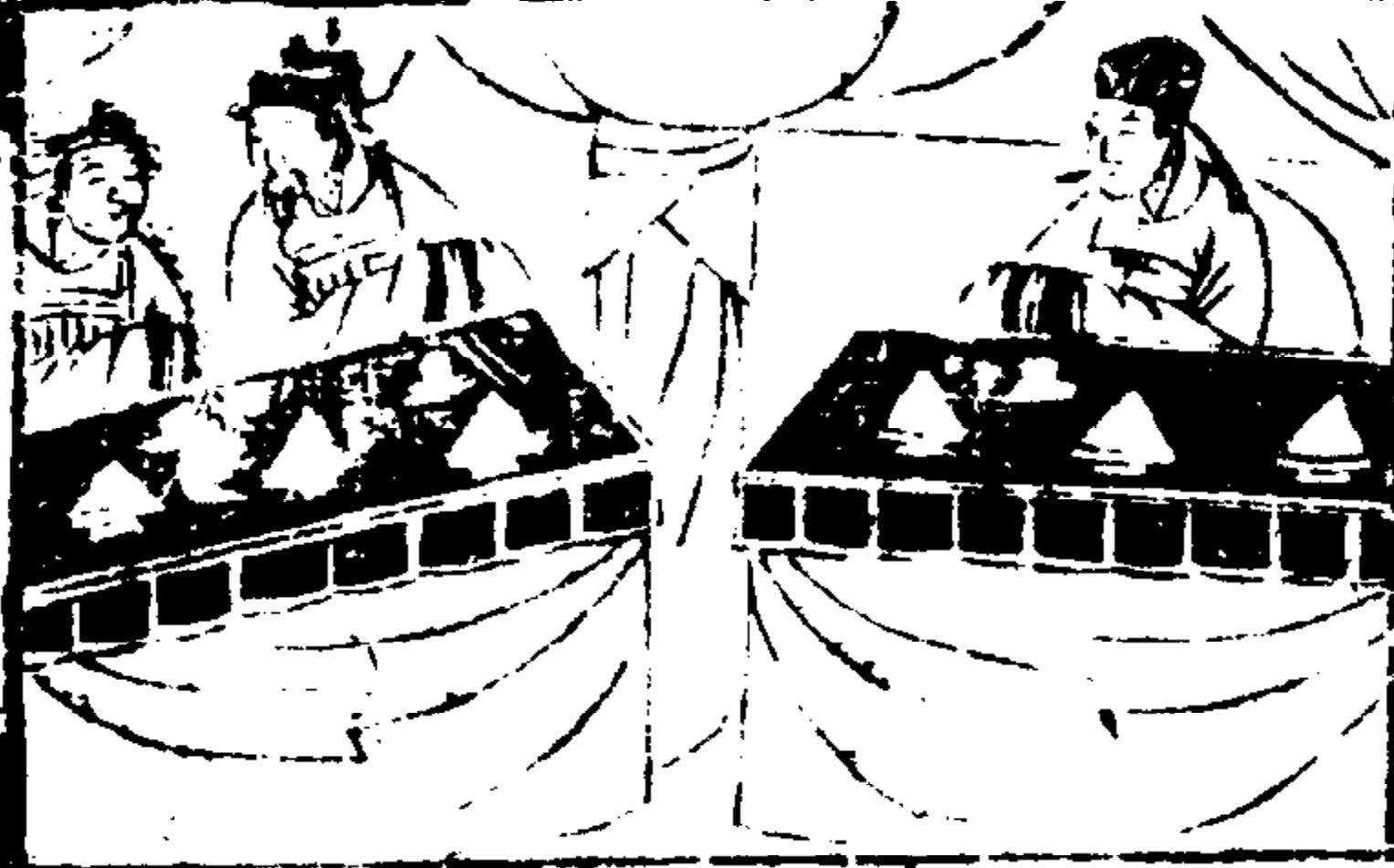
湯和領兆



先見太祖

職又徵湯和等無進方國... 太祖和入問之和曰兆已降但恐... 不敢人耳... 殿下天地為心之免其罪以安人心... 太祖曰... 兆先見服... 太祖曰人又入... 救生民他... 太祖按... 具兵... 太祖覺... 國用... 太祖乃解甲... 五百人始安...

太祖宴賓



眾將功勳

次日徐達攻取溧陽等縣克之軍回

太祖大喜令設宴與諸將賀功議取金陵之計

權時既建業晉未統建康唐末各為金陵也元世祖取金陵

此城首乃元朝一文官一武將武將是平章指揮曹良臣

臣是齊化赤補壽今太平之名二人間

太祖與曹良臣謂補壽曰今和陽兵來勢如破竹公為國文臣

可堅守固守長官應率死戰以保此城補壽曰今城中兵有

二萬可保之出戰我當募兵以守之良臣曰公言極善頃聞

太祖兵至城下安營於北門外陽戰良臣謂補壽曰和陽與我

地盛有田賦戰必不勝其法軍行百里不戰自疲彼今

遠來其力已怠後聞可掩其不備劫其寨軍卒必潰可獲大

勝補壽曰此計可行曹與公為國人臣須盡節無虧庶不負

朝廷之恩良臣曰焉敢不用心遂令各門軍士堅守以待

晚行計

太祖遣將

遠處理伏



太祖以金陵城內官軍餘勇已守將度等將發今夜必來劫營
 宜官備之遂曰敵軍所見極明今將各營遠去埋伏惟
 指空當待之若來一敵可擒也

太祖然其言遂下令已定却說諸將聞是夜特分領兵由風
 門直出

太祖當前哨聽得營內炮響三聲遂喚諸將曰大喜即領兵
 殺入營來只見

地上插旗唯似

那是一個空寨良臣知計不伏其並起把良臣
 及二萬人困於城心徐達令人官軍四面人呼曰劫寨
 元將不必冲陣今和陽兵二千餘軍圍城救軍若冲陣時徒
 傷士卒我朱 殿下仁聖神武寬宏厚德若降必有重賞
 自取忠良臣聽言猶豫未定乃謂曰我自自欲降則恐
 廷為不忠不降則國不可出數在陣中如何以處

良臣拜



降太祖

昔日蠻子海牙有用師二十萬三戰皆降保也海牙死
 萬一戰而死今以二萬徽兵欲與對敵勢必不勝元帥
 一生路以活二萬人之命實而生之恩良臣聞之與夫不
 已乃令小卒傳曰和陽魯且待至曉領爵投降
 太祖聞言謂徐達曰於中恐有詐謀徐達曰我軍緊困彼勢
 而乞降耳雖欲詐亦無計可脫也不移時東方漸白太祖
 明徐達申騎向軍前問曰元帥可速投降免受殺戮良臣
 曰公何人也達曰吾乃 朱殿下帳前副元帥徐達是也
 良臣曰吾聞 朱殿下名譽世人皆以聖王稱之乞請一
 果如所傳當以拜降

太祖聞言陣前死 亦之良臣視

太祖生得龍眉鳳姿出背湯眉心驚異遂拜執率將拜曰良臣
 久慕 殿下仁德多緣迷謬歸順無時今幸實得臣當效
 力以謝不殺之恩按本傳良臣安豐人也

福壽自

勿全忠



太祖授曹良臣除將... 福壽見良臣向晚不歸... 守徐達等於城下四面... 矢石交下如雨攻擊不... 遇率精銳架雲梯從鳳... 能支遂破遇春持鎗爭... 壽仗劍獨坐鳳臺常遇... 怒叱曰愚夫不知大禮... 城破而死... 瞿佑先生有詩贊曰

壯志冲霄... 紅樓寶劍遺忠義... 鳴鶴州起... 唯餘江內東流水

擬知節重... 獨據... 鳳凰臺上月... 千古滔滔...

太祖入城



安撫百姓

又東魯齋詩曰

季世元綱世已傾

淮安未曠余公節

節目○太祖兵取金陵府

詩曰

為臣瀕東主誠心

耐腥竹然前挺秀

忠良精飲一平前

誰與空爐一杯酒

哀吟亡國有忠貞

集慶先傳福壽名

孫炎聘請劉伯溫

節義全時寔可珍

向陽花盡獨舒新

讓依甲冑出占聞

夕陽多少路岐人

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論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
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
懼於是吏民大悅吏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凡得兵
士五十萬又立天興建康鎮大元帥府於此
殞室仍錄其妻子以優恤之道使會和陽王還都金陵

和陽王封



太祖官爵

王至金陵

太祖率諸將領兵車王悅封我

太祖為燕國公得專征伐置江南行中書省

太祖總其事以李善長為參議官部蒙祥陶安為郎中各分

掌事置左右前後中驛元帥府進李善長左丞相徐達兼

軍馬行兵大元帥湯和右軍元帥胡大海提點總管使張瑄

華雲龍唐勝宗陸燾等陳兆先王王陳本等各副元帥

太祖既嘗征伐自命將統兵以征不服召良臣問曰金陵人

物之地公守此土有賢者當舉以聞良臣對曰自元世祖

併雄四起乾坤開劫盜賊如麻凡州縣雖有英雄壯勇皆

挺身以就群雄其才明賢達之士又皆隱匿于山谷翰光

迹以觀時變 殿下若欲咨訪賢才吾聞處州有一人姓

名基字伯溫其人自孔明道德之學孫吳韜略之智曾仕元

為下職因見元綱不振棄職隱居養志待時張士誠方谷

太祖命孫



炎聘劉基

徐壽輝劉福進等皆知其賢命使以金幣徵之劉基知其不可動乃力辭之或有人說之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據蒼併金華之地四方可折簡而定張上誠方谷珍束手以避公矣基笑曰若如此與方谷珍張上誠等無異矣我只欲德脩身以待明君出而輔佐之理功名於竹帛豈不偉與若得彼人贊畫天下可定矣

太祖聞之大喜曰我在濠梁亦聞其名久矣但軍務日迫未得其使耳今當遣何人聘之

太祖默思良久觀帳下孫炎謂曰此行非公不可宜備金銀纒帛以徵之孫炎曰臣聞劉基乃清介之士非以才物動心者臣以言辭請賜 殿下威德彼當無他却矣

太祖大悅乃囑曰處州乃苗蠻叛逆之地公往須當禮聘孫炎承命即日拜辭

太祖出金陵正值季秋天氣但見

劉基同

母賞菊



路上紅塵隨馬足

離邊黃菊襲人衣

是時劉基方在籬下同母賞菊俄有異風拂席劉基觀風色
披掌咲曰此風不凡至有才人相訪耳即撤飲焚香設劍作
歌曰

壯志宏兮貫射嵩雲才略全兮可東鈞衡世事亂兮群維
四起時歲歎兮百姓饑貧帝星耀兮端臨建業王氣起兮
定在金陵龍蛇變兮無人辨識黃馬消兮唯爾知音

琴聲未絕猛有人叩戶聲劉基起身啟戶迎之見其人目圓
耳大面黑身長基延入坐問曰公何人也素未相識何事辱
過敝廬孫炎避席曰吾乃和陽朱公子帳前人大孫炎
也我 殿下久慕先生抱孔孟之道負管樂之器特命基屈
請先生輔佐政治以安天下基辭曰基乃一介寒儒治居僻
地少無問學長無才術將何以為世用炎曰當此天下荒亂
乾坤鼎沸今 朱殿下聖明英武四方賢士襁負而至皆漢

孫炎劉基

一人叙話



之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以待先主之三顧當時孔明
失先主之顧則終身為茅廬之賤士矣時不可失殆虛其
察之且吾 殿下望先生甚懇即欲躬拜門下奈車馬未備
胡兵 道故令炎代請先生不可謂其心之不誠也基聽言
大驚默思此人言辭利捷非常人也乃問炎起居繼悉炎
曰炎乃金陵人即江淮狂人也暴雨致傲曰久聞名公暇
膚得海宇無雙何幸敢步降臨孫炎讓曰炎乃 士商之類
足為先生道其又聞曰公言 朱殿下仁明英武其言不虛
大人格之請須臾五事曰仁者禮信仁者不貪不殺愛
利物養者守已重道順理推行禮者守已以恭宅心以正接
物以敬行事以忠智者見幾而作順夫而行知彼知己隨方
應物信者言如金石令如四時不以死生患難易心不以始
終久暫改行此五者其事雖小其行則大堯舜禹湯文武能
行此而得天下桀紂幽厲不能行此而失天下公言 朱

孫公誇朱

太祖之德



下仁明英武厚德寬容果能行此五事者矣答曰此五事
 皆我 殿下身體而力行之者今元世其能進退濟濟
 暴虐專嗜貪殺民無棲止我 殿下提三尺劍以統生民統
 乘賑飢散帛濟寒民歸之如父母此豈不為仁乎吾 殿下
 首依滁陽王起義兵主死孫德廣徽秘昭 殿下共圖其禮
 殿下不從遠殺總雖立王子為和陽王此豈不為義乎
 納蒙傑延接英俊隨得州郡下申訪士此豈不為禮乎
 蠻子海牙擒陳也先取江淮諸郡未嘗有敗此豈不為智乎
 巢湖俞延玉等以書求援我 殿下即率師往救後以趙勝
 勝左君弼等所圍又取和陽兵解出此豈不為信乎是其所
 也若夫溫良恭儉讓之德則又有可言者從容撫民和厚待
 衆乃溫也賜沐英復姓分民差役乃良也好賢下士居上而
 驕乃恭也衣不重帛食不二味乃儉也有功不伐有善不
 乃讓也先生豈不聞高鳥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乎况

伯温同母



往金陵城

持贈淮後退賢張士誠貪而且驕徐壽輝暴而且虐來谷珍
偷盜為生劉嗣通苟延度日先生有美玉于斯繼而蘇老徐
矣今遇巧匠而又沉淵是自弃也基被孫炎所說俯思良
曰當奉教命即令炎拜見其母以此意啟之母亦不阻基
整裝越日同母與孫炎離青田縣迤運向東比進發
節口○宋景濂請陳治道
徐元帥計取鎮江

詩曰

虎踞龍蟠重帝君
文臣翰墨敷王道
戰馬夜嘶塞草白
明民際會員元合

招來賢俊聚英雄
武將丁戈立戰功
征袍日映野花紅
解立乾坤統一封

是時孫炎與劉伯温行到青田安平鄉基命停車謂炎曰此
處有三賢士皆江東大才一姓宋名濂字景濂一姓章名濂
字三益一姓葉名瑛字國器善欲邀彼同往其佐王事煩

伯温同孫



炎訪故友

公伴家屬車輛少待片時孫炎曰公無獨徯之禮湖廣何人
 乃為敬賢之道基大喜曰公言甚當二人遂聯騎入村逆進
 其廬按二人本非同郡宋濂金華人竟溢處州龍泉人蔡瑛
 處州麗水人因避亂故同居且俱與伯温契交以是伯温然
 其同行是日孫炎與伯温至門二人驚迎請伯温田契禮
 談今日何幸而降伯温曰因金陵孫大夫奉 宋殿下令
 此台請某四人某處受詔望三公勿辱童溢曰伯温命世之
 才宜當受詔某三人皆草莽庸鄙何敢辱命孫炎曰三公名
 播四海故 宋殿下詔優賢之命請先生等用助救民之意
 望弗抵其心也宋濂曰某聞 朱公子之名久矣好賢禮士
 當今之周文其等念老死無益不若附翼少展經綸以濟斯
 民塗炭亦一快事但乞伯温從容詳議可也基曰吾家屬
 途不能久 孫休惟匆匆矣宋濂曰何迫促如此童溢曰
 温應命我等口只得相從即日出安平村並馬而行正是

太祖親迎



劉基諸賢

一使不辭鞍馬倦

四會同作

宋濂請得劉基章溢葉琛至金陵乘見

太祖曰臣奉命聘召劉基又於路救三人同赴詔命乃宋濂章溢葉琛也

太祖人處日久聞宋濂之名今得至此乃大願也命召入李善長進曰既聚人來歸陛下宜親迎接以盡敬賢之禮

太祖遂易盛服率多官出迎請入帳中俱就賓位坐定

太祖曰吾以生民塗炭意欲極度奈何爾才凡不克如志久慕四位高賢特請相助今幸不弃而來願有所教也劉基先對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陛下今欲應天行道伐暴救民其

要只在不自貪欲不嗜殺而已

太祖曰先生之言是為金玉今天下紛紛未能統一此外更有何策也宋濂對曰方今元祚中盡四方將漸衰無雄才之士勢不獨安夫有明略者可以取衆有奇識者可以占天

太祖設宴



款待四賢

下欲掃平天下剪除僞偽人才為意務使天下
各方其心不過聲色玉帛而已未始有仁義
反其所為以仁義順人心合天理天下可足定矣
殿下雉才頃德寰海皆聞人心既服天意可知太和
治可計日而待也

太祖聞言欣喜不盡令設宴款待是夕眾將各散獨留李善長
徐達常遇春湯和劉德馬國用孫炎及劉基等四人復夜
太祖從容問四人曰帝王之道若何宋濂曰允厥執中之道
今人多問之而未能明中是何物善長復益以十二字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者即人心也人心本
如衡之平如鑑之明無一毫私欲所染三綱五常皆從此出
允者信也執者一定而不移也信執其中於心則發於事
之間自然中理惟堯舜禹湯文能力行之也如桀紂之暴
之而過獻椒之愚行之而不及所以致中而致國亡身敗人

徐達領兵

出征各郡



之立心應發萬機不可不慎也

太祖曰今欲拾賢用才孜孜日夕亦未能致不知何如而可以

盡得天下英才也濂曰君有屈賢之名而無好賢之誠則賢

者不至有求賢之心而為近習所蔽則賢者亦不至此二者

人君之相病也今 殿下惟誠盡敬義風仁聞四方之賢必

若老之西伯向不至之慮哉

太祖人處復問宋濂曰吾嘗聞江東有二奇士乃公與王偉也

公亦不知王偉在耳濂曰臣亦久聞偉名不知居處

濂曰公當其訪求以面國事談論之間不覺天曉

濂曰臣聞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

宋濂其人宋濂其人

太祖曰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

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

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

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宋濂其人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八輯

(原 闕)

六六八

太祖



兵過大江至鎮江府
 乃張士誠召將領
 聞和陽兵勇最盛
 王比况鎮江金陵有
 以城降之以救百姓
 有歸也鄧清此曰爾
 便欲投降與夫旒之
 忠人之事但張士誠
 身揚名乎鄧清忿怒
 曰須先斬此輩後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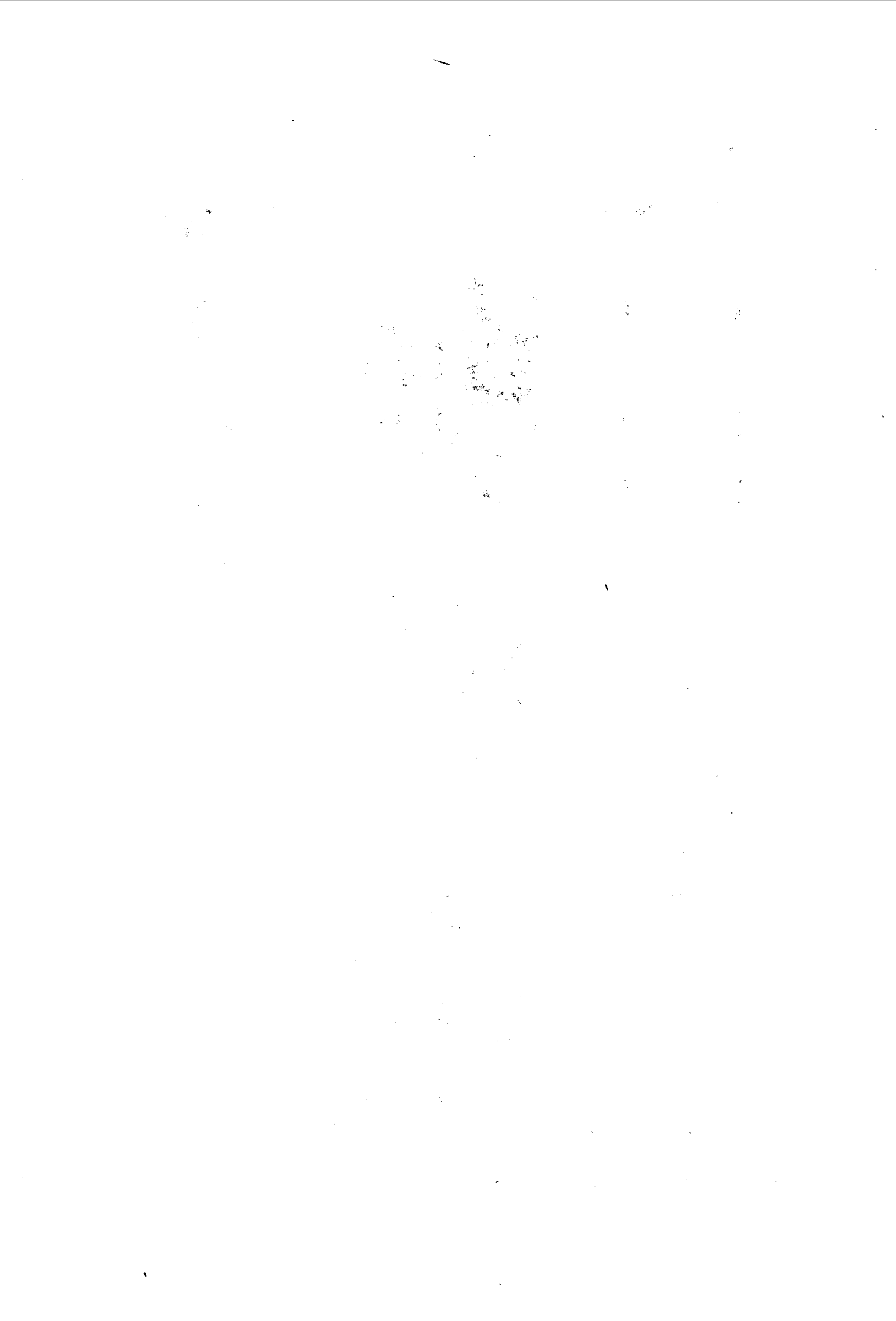
(原 闕)

(以下原闕)

諸道人批評第二種快書

笑世益

融元亭行



序
客有語酌元
人立德立言慎矣哉胡為
而不著藏名山待後世之
書乃為此游戲神通也今

區
非
人
者
曰
甘
車

照世孟有一

曰唯。否。東方朔善恢
諧。莊子所言皆恠誕。夫亦
托物見志也。與嘗見先生
長者。正襟歛容而談。遂
有目之為學究。病其迂腐。

相○率○而○去○者○矣○即○或○受○教○亦○不○終○日○聽○之○且○聽○之○而○欲○卧○所○謂○正○言○不○足○悅○耳○喻○言○之○可○也○今○冬○過○西○子○湖○頭○與○紫○陽○道○人○睡○鄉○祭

豈○聽○為○無○酒○
通○婦○大○非○縱○
言○姑○千○憂○談○
徹○夜○世○憫○今○
俗○語○界○世○古○
不○遂○說○道○各○
足○歸○法○借○出○
當○而○昔○三○其○
午○悟○有○寸○著○
夜○弈○人○管○述○

之。鐘。高。僧。之。棒。屋。漏。之。電。
光。耶。且。小。說。者。史。之。餘。也。
採。閭。巷。之。故。事。繪。一。時。之。
人。情。妍。媸。不。爽。其。報。善。惡。
直。剖。其。隱。使。天。下。敗。行。越。

則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志變慮以無貽身後辱。是之公操是非之筆。盡其改。曰海內尚有若輩存好惡。檢之子。惴然側目而視。

之○柳○即○紫○陽○道○人○睡○鄉○祭○酒○
素○心○焉○耳○

吳山諧野道人載
題於西湖之狎鷗

亭中

卷之六

源氏物語

卷之四

藤原

源氏

照世盃卷一目次

總名

七○松○園○弄○假○成○真○

第一段

真○才○子○酷○慕○死○西○施○
姦○佳○人○羞○辱○生○潘○岳○

第二段

邊○吳○門○座○中○逢○惡○友○

目次

卷一目

卷七

赴揚州園內遇名味

第三段

紅○白○粉○丁○吃○醋○假○傳○書○
香○親○解○縛○

第四段

窮浪子肯樓問病○
狠虔婆白眼看人○

第五段

寫○譏○銀○扇○上○題○詩○
巧○分○離○院○中○買○妓○

第六段

解○門○斗○煉○他○人○之○慨○
元○賠○無○意○之○錢○

第七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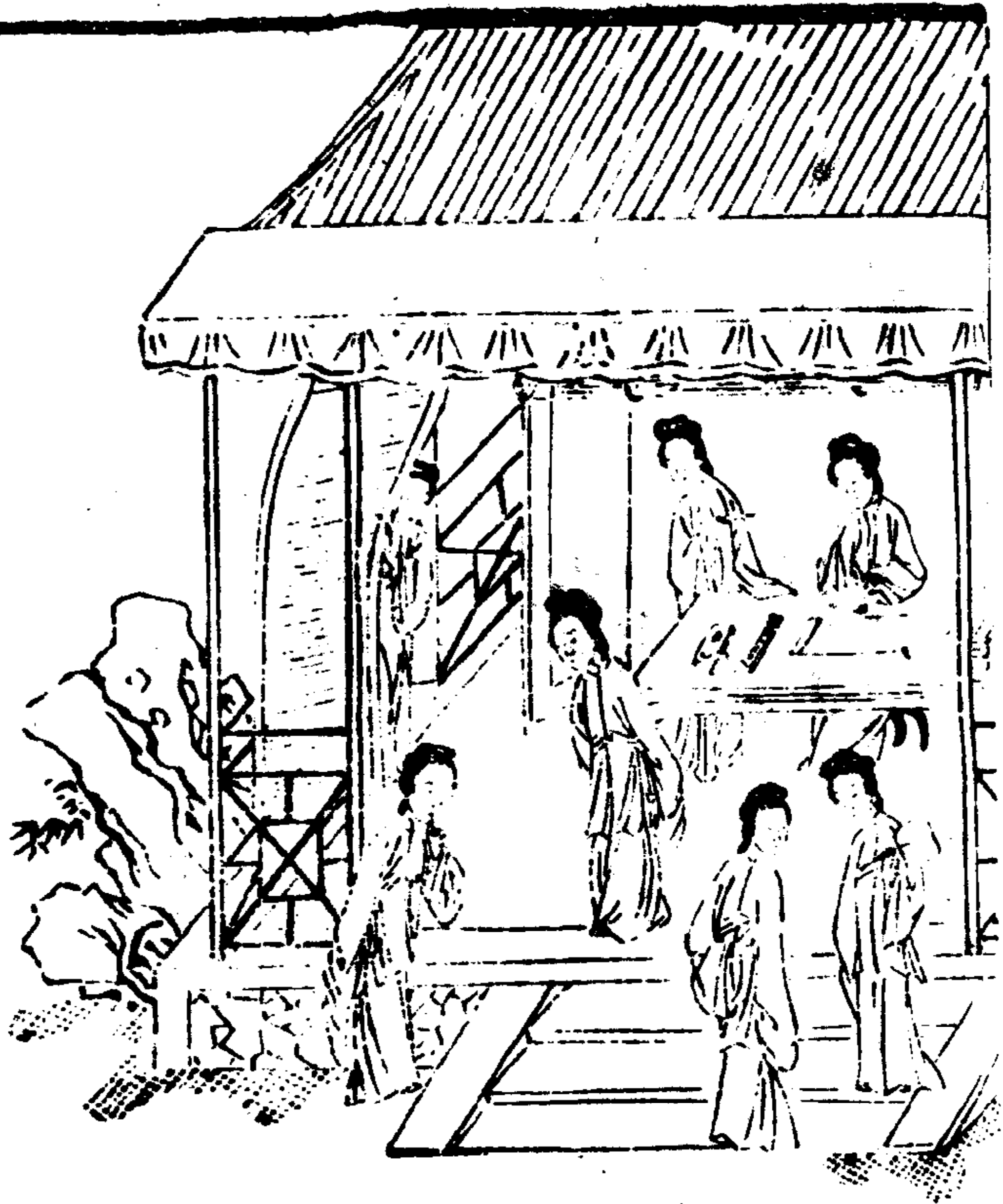
夫○功○名○成○就○賣○良○朋○無○數○苦○心○
婦○團○圓○拜○俠○士○從○前○豪○概○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六八四

照世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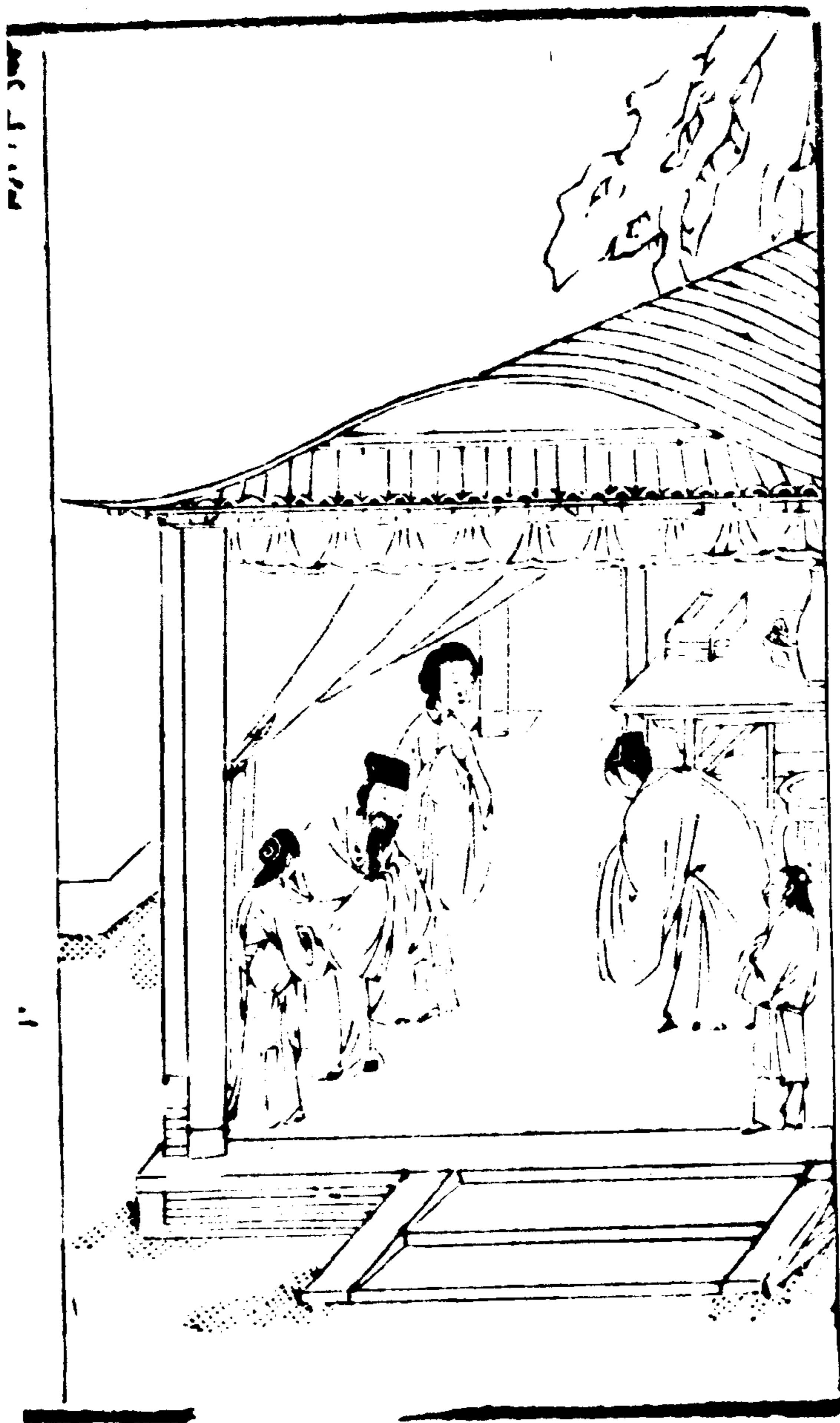
照世盃 圖像



六八五

桃花洞口賺
殺漁郎
羅綺叢中醉
倒學士

照世盃
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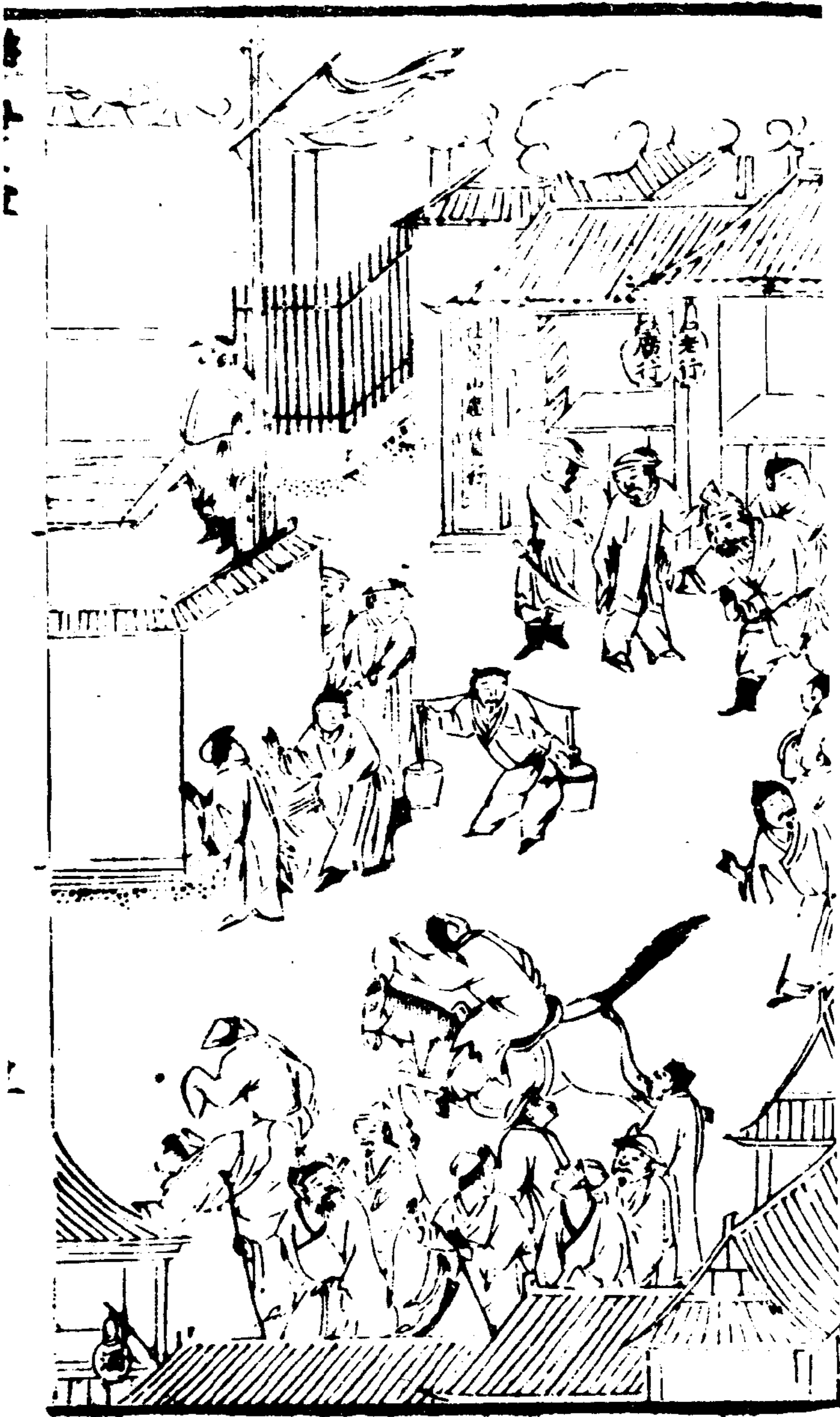


用古

後中觀玳瑁

蘆六拜婢婿

照世盃 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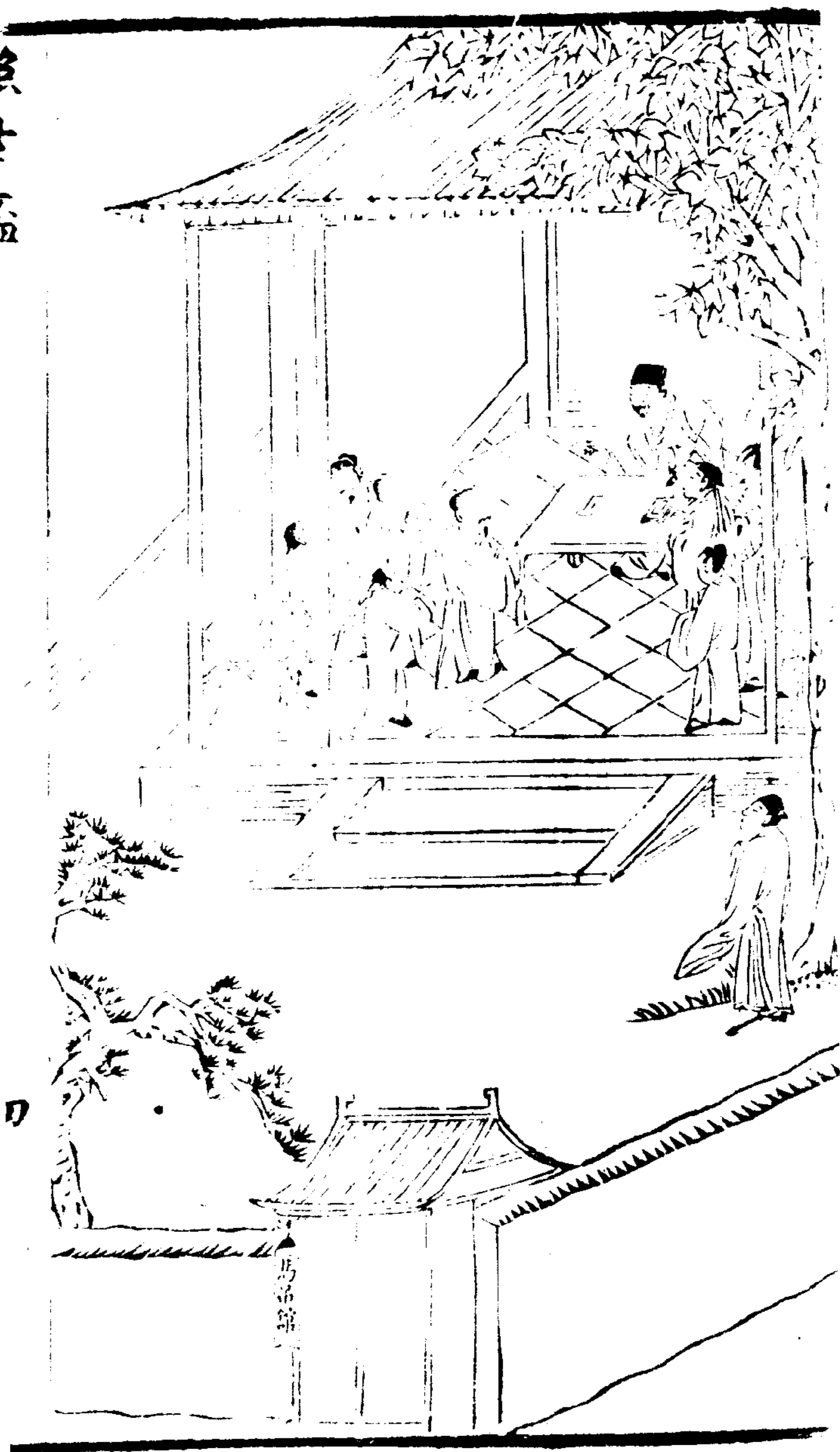


馬	都
招	不
乘	道
船	騎

貞士

照世盃

圖像



六九

馬子八

尊言水技不象禪

試看凡心爭博榮

諧道人批評第二種快書 上卷

酌元亭主人編次

第一回

七松園弄假成真

美○人○家○住○莫○愁○村○
 蓬○頭○粗○服○朝○與○昏○
 內○前○車○馬○
 似○流○水○戶○內○不○
 驚○鴛○鴦○魂○座○中○
 一○目○鐵○豪○傑○無○
 限○相○思○少○言○說○
 有○情○不○遂○莫○若○
 負○背○墜○獨○和○笑○
 卷○結○

照世盃

第一回

照世盃

第一回

這首古風是一箇才子贈妓女的衆人都道妓女的
 情假我道是妓女的情最真衆人都道妓女的情濫
 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專衆人都道妓女的情薄我道
 是妓女的情最厚這等看起來自古今有情種子不
 在深閨少艾中留心注目但在青樓羅綺內廣攬博
 收羅了只是妓女一般也有情假情濫情薄的試者
 眼前那些倚門賈笑之低娼搽脂抹粉之歪貨但曉
 得親嘴啞舌是情枯酸吃醋是情眼挑脚勾是情賄

8三册5A

錢○貼○鈔○是○情○輕○打○梢○罵○是○情○那○班○輕○薄○子○弟○初○出○世
 做○嫖○客○的○也○認○做○這○便○是○情○更○有○一○種○假○名○士○的○妓
 女○倩○人○字○畫○居○然○詩○伯○詞○宗○遇○客○風○雲○滿○口○盟○翁○社
 長○還○有○一○種○學○閨○秀○的○妓○女○喬○稱○小○姐○入○門○先○要○多
 金○冒○托○宦○姬○見○面○定○需○厚○禮○局○面○雖○大○取○財○更○巧○其
 被○窩○浪○態○較○甚○於○娼○家○石○座○上○戲○詞○何○戒○乎○上○妓○可
 憐○把○一○個○情○字○生○了○還○要○想○他○情○真○情○專○情○
 厚○此○萬○一○決○不○可○得○之○理○我○却○反○說○妓○女○有○情○反○說

第一回

二

妓女情真情專情厚。這是甚麼緣故。蓋為我輩要存天理。存良心。不去做那偷香竊玉。敗壞閨門的事。便是。是閨門中有多情絕色美人。我們也不敢去領教。但天生下一箇才子出來。他那種痴情。雖不肯浪用也。未必肯安於不用。只得去寄跡秦樓。陶情楚館。或者遇着。看一箇有心人。便可償今生之情緣了。所以情字。必須親身閱歷。終知道箇中的甘苦。惟有妓女們。他閱人最多。那兩隻俏眼。一副後心腸。不是操金。

知○土○的○俗○子○可○以○買○得○轉○倘○若○看○中○了○一○箇○情○種○便
由○你○窮○無○立○錐○少○不○得○死○心○塌○地○甘○做○荆○釵○裙○布○決
不○像○朱○買○臣○的○阿○正○中○道○棄○夫○定○要○學○霍○小○玉○那○冤
家○從○一○而○死○看○官○潤○聽○在○下○這○回○小○說○使○有○許○多○人
要○將○花○柳○徑○路○從○今○決○絕○的○更○有○許○多○人○將○風○月○工
夫○從○今○做○起○的○話○說○蘇○州○一○箇○秀○士○姓○阮○諱○菴○號○江
蘭○年○方○弱○冠○生○得○瀟○洒○俊○逸○詩○詞○歌○賦○舉○筆○驚○人○只
是○性○情○高○傲○避○俗○如○仇○父○母○要○為○他○擇○配○他○自○已○忖

庚子立

第一

量道婚嫁之事、原該父母主張、但一日、絲蘿即為百
年琴瑟、比不得行雲流水、易聚易散、這是要終日相
對、終身相守的、倘配着一個村姬俗婦、可不憎嫌殺
眉目、辱沒殺枕席麼、遂立定主意、權辭父母、道、孩兒
待成名之後、再議室家、父母見他志氣高大、甚是懽
喜、且阮江蘭年紀還小、便遲得一兩年、也還不叫做
曠夫、有一日、阮江蘭的厚友張少伯、約他去舉社、這
張少伯家私雖不十分富厚、愛走名場、做人還在煉

慨一邊是日舉社賓朋畢集分散過詩題便開筵飲
酒演了一本浣紗記阮江蘭噴羨慕道好一位西
施○者他乍見范蠡即訂終身○絕無兒女子氣○豈是尋
常○脂粉同席一友叫做樂多聞接口道西施不過一
沒、蕪、耻、女、子、耳、何、足、羨、慕、阮江蘭見言語不投并不
去回荅演完半本衆人道浣紗是舊戲者得厭煩了
將下本換了雜劇扮末的送戲單到阮江蘭席上
來樂多聞道不消扯開戲目演一折大江東罷阮江

色
金
五

第
一
回

蘭道這一齣戲不許做。樂多聞道怎麼不許做。既江
蘭道平日見了閑夫子聖像。少不得要跪拜。若一樣
粧做傀儡。我們飲酒作樂。豈不褻瀆聖賢。樂多聞大
笑道。老阮你是少年人。想被迂夫子過了氣。這等道
學。起來對着扮末的道。你快分付戲房裡。粧扮阮江
蘭。冷笑一笑。便起身道。羞與汝輩為伍。竟自淨了拂
袖去了。回到家裡。獨自掩房。就枕翻來覆去。忽然寤
了。相思病。想起戲場上的假西施。來意中輾轉道。死

西施只好空想，不如去尋一箇活跳的。西施罷，聞得越地產名姝，我明日便治裝出門，到山陰去尋訪。難道我阮江蘭的時運，就不如范大夫了。笑計已定，一見窓格明亮，披看衣服下床，先叫醒書童焦綠打點行李，自家便去稟知父母，纔走出大門，正遇着張少伯。阮江蘭道：「兄長，纔早往那裡去？」張少伯道：「昨日得罪足下，不曾終席奉陪，特來請罪。」阮江蘭道：「小弟逃席，實因樂多聞惹，厭不干吾兄事。」張少伯道：「樂多聞。」

美世金

第一回

三

那箇怪物不過是小人、之、雌、一、味、犬、吠、正、人、不、知、自、
家、是、井、底、蛙、類、吾、兄、何、必、計、較、阮、江、蘭、道、這、種、小、人、
眼、內、也、還、容、得、自、然、付、之、不、論、不、議、之、列、只、是、小、弟、
匆、匆、往、山、陰、去、不、及、話、別、今、日、一、悟、正、慳、予、懷、張、少、
伯、道、吾、兄、何、時、言、歸、好、翹、首、佇、望、阮、江、蘭、道、丈、夫、遊、
遊、山、水、也、定、不、得、歸、期、大、約、巖、慈、在、堂、不、久、就、要、歸、
省、張、少、伯、握、手、相、送、出、城、候、他、上、了、船、總、揮、淚、而、別、
阮、江、蘭、一、路、無、事、在、舟、中、不、過、焚、一、爐、香、讀、幾、卷、古、

到了杭州、要在西湖上賞玩、又止住道、西湖風景、
是車、可以領會、且待小陰回棹、恣意受用一番、
渡過錢塘江、覺得行了一程、便換一種好境界、船、
山陰親自去賃一所花園、安頓行李、便去登會稽、
遊了陽明第十一洞天、又到宛委山眺望、心目怡、
脚力有些告竭、徐、步入城來、見一箇所在無數、
儒中穿紅鞋子的相公、擁擠着盼望、阮江蘭也擠、
去、樓頭看那宅第上面、是石刻的三箇大字、寫着

第一回

秀蘭社細問衆人知道是婦女做詩會。既江蘭不覺
早了痴三的痰到裏面去。早有兩三箇僕從看見便
罵道：你是何方野人，不知道規矩。許多夫人小姐在
內裏舉社，你竟自闖進來麼？有一箇後生怒目張牙，
起來叱道：這定是白日撞鎖去見官，歇斷他脊梁
筋。一派喧嚷，早驚動那些錦心繡口的美人。走出珠
簾，見衆人爭打一位美貌，即姑遂唱住道：休得亂打
僕從，緣遠，散開。既江蘭聽得美人來解救，上前深

躬唱佞，彎着腰，再不起來，只管偷眼去看衆美人道：你大胆，擾亂清社，是甚麼意思？阮江蘭道：不佞是蘇州人，為慕山陰風景，特到此間，聞得夫人小姐，續蘭亭雅集，偶想閨人風雅，愧殺儒中，不知不覺，擅入華堂，望乞憐恕，死罪。衆美人見他談吐清俊，因問道：你也不想入社麼？我們社規嚴肅，初次入社，要飲三巨羅酒，纔許分韻做詩。阮江蘭聽見許他入社，湧躍在喜道：不佞還吃不得几盃，美人忙喚侍兒道：可取一張小

第一回

文○几○放○在○此○生○面○前○準○條○文○房○四○寶○先○斟○上○三○巨○羅
入○社○酒○過○來○阮○江○蘭○接○酒○在○手○見○那○巨○羅○是○尖○底○巨
腮○小○口○足○容○得○二○斤○多○許○舉○着○高○興○一○飲○而○盡○眾
美○人○道○好○量○阮○江○蘭○被○美○人○讚○得○魂○都○掉○了○愈○加○料
撒○精○神○忙○取○過○第○二○巨○羅○來○勉○強○掙○持○下○肚○還○留○下
些○殘○酒○不○會○吃○得○乾○淨○侍○兒○執○着○壺○在○旁○邊○催○道○吃
完○時○好○重○斟○的○阮○江○蘭○又○蘸○下○一○口○去○這○一○口○便○在
轉○轡○不○原○來○阮○江○蘭○酒○量○原○未○嘗○開○壺○過○干

時吃肚脹眼的鍾子還作三四口打發果，過度便
要等起酒病來今日雄飲兩區羅倒像搗會撞鴻門
宴○危○酒○安○足○辭○的○吃○法○也○果○他○一○種○痴○念○思○想○夾○在
明○眸○浩○蕤○隊○裡○做○箇○帶○柄○的○婦○人○挨○入○來○顏○翠○袖○叢
中○假○箇○半○雄○的○女○子○挨○着○書○生○性○命○結○果○這○三○大○區
羅○那○知○到○第○三○五○上○嘴○唇○難○狀○領○命○腹○中○先○寫○了○壁
謝○的○帖○子○早○把○焚○會○吃○鳩○門○宴○的○威○風○換○了○卑○吏○部
醉○倒○在○酒○甕○邊○的○故○事○衆○美○人○還○在○那○裡○替○他○量○好

史世盃

第一回

街○上○那○街○道○都○是○青○石○鋪○成○的○
 院○江○蘭○深○睡○到○日○夕
 院○江○蘭○却○沒○福○分○頂○這○箇○花○盒○有○如○春○山○石○壓○在○頭○
 上○一○寸○一○寸○縮○短○了○身○體○不○覺○縛○倒○桌○下○去○逃○席○衆○
 美○人○大○笑○道○無○禮○在○生○不○如○此○懲○戒○他○也○不○知○桃○花○
 洞○口○原○非○魚○郎○可○以○問○信○隨○即○喚○侍○女○塗○他○一○箇○花○
 臉○侍○女○爭○各○拿○了○硃○筆○墨○筆○末○骨○橫○七○豎○八○把○院○江○
 蘭○清○白○
 寒○安○岳○似○六○郎○的○客○顏○倏○忽○便○要○配○享○
 冷○廟○中○的○瘟○神○瘟○使○僕○從○們○走○來○擡○頭○摸○脚○直○送○到○
 街○上○

方醒醉眼朦朧只道「眠在美人白玉床上漸了身子
寒冷揉一揉眼周圍一望緣知帳頂就是天百蓆褥
就是地皮驚駭道我如何攔街睡着立起身來正要
踏步歸寓早擁上無數頑皮孩童拿着荆條拾起瓦
片望着阮江蘭打來有幾箇喊道瘋子瘋子又有幾
箇喊道小鬼小鬼阮江蘭不知他們是頑是笑奈被
打不過只得抱頭鼠竄歸到寓所書童焦綠看見掩
嘴便笑阮江蘭道你笑甚麼焦綠道相公想在那家

照世盃

第一回

乙

串戲來阮江蘭道我從不會串戲這話說得可笑焦
 綠道君不魯串戲因何開了小丑的花臉阮江蘭也
 鏡心起來忙取鏡子一照自家笑道可知娃童叫我
 是小兒久叫我瘋子焦綠取過水來淨了面阮江
 蘭越思想越恨道那班蠢佳人這等惡取笑并不留
 一毫人情辜負我老阮一片憐才之念料想亭蘿村
 也未必有接代的爽光便有接代的爽光不過也是
 蠢佳人慕名結社摧殘才子的行徑罷了再不要妄

想○了○不○如○回○到○吳○門○留○着○我○這○乾○淨○面○孔○暗○對○那○些
 名○德○淨○几○結○識○那○些○野○鳥○幽○花○還○不○致○出○乘○露○醜○倘
 再○不○知○進○退○真○要○弄○出○話○巴○來○難○道○我○面○孔○是○鐵○打
 的○累○上○些○痕○點○豈○不○是○一○生○之○玷○遂○與○焦○綠○妝○各○歸
 兼○接○浙○而○行○連○西○湖○上○也○只○界○眺○望○一○番○正○是
 乘○興○而○來○敗○興○而○返
 前○有○子○猷○後○有○小○阮

話說阮江蘭回家之日衆社友齊來探望獨有張少

卷之五

第一回

伯請他接風吃酒中間因問阮江蘭道吾兄出遊山
 陰可曾訪得一兩箇鹿人阮江蘭道說來也好笑小
 弟此行莫說鹿人訪不着便訪着了也只好供他們
 嬉笑之其穩是古今氣不同婦女好尚迥別古時
 婦女還曉得以貌取人譬如遇着潘安貌美就擲菓
 左思貌醜就擲瓦雖是他們一偏好惡也還眼裡識
 貨大約文人才子有三分顏色便有十分風流有一
 種藉便有百種俏態若止靠面貌上用工夫那做

戲子的一般也。有俊優做奴才的一般也。有俊僕只是他們面貌與俗氣俗骨是上天一齊秉賦來的。任你風流俏麗殺也。只看浮吃不得一吃便嚼蠟了。偏恨此輩慣會收壞人家閨門。這皆是下流婦女。天賦他許多俗氣俗骨。好與那班下賤之人。決冷氣脉。浸淫骨髓。倘閨門習上流的不學貞節。便該學名媛。俠女如紅拂之奔李靖。文君之奔相如。皆是第一等大名。眼大俠腸的。裙釵近來風氣不同。千金國色。

照世盃

第一回

上

定要棟公子王孫○經肯配合○開闢之家○間有美女○又
守會番厚賞○嫁作妾○腰間○或幾箇能詩善畫的○閨秀○
口中也講擇人○究竟○所擇的也○未必是才子○可見佳
人心事○原不肯將才子○橫在胸中○况小第一介寒素○
那裡輪流得着○真辜負我這一腔痴情了○張少伯笑
道○吾兄要發洩痴情○何不到揚州青樓中○一訪○阮江
蘭道○若說着青樓中○那得有人物○張少伯道○從來多
才多情的○皆出于青樓○如薛濤○真娘○素秋○亞仙○湘蘭○

素徽雖道不是妓家麼○阮江蘭拍掌大叫道○有理有
 理○請問到處有妓○吾兄何故獨稱揚州○張少伯道○揚
 州是隋皇歌舞六朝佳麗之地○到今風流一脉猶未
 零○落○日前一友從彼處來○曾將花案詩句寫在扇頭
 吾兄一者便知○阮江蘭接扇在手○讀那上面的詩道
 晚○客○幽○如○空○谷○蘭○
 棠○嬌○分○外○春○酣○雨○
 燕○史○催○花○片○
 轉○看○鏡○憐○好○向○月○中○看○
 燕○史○催○花○片○
 轉○

阮江蘭正在讀罷神往之際○只見樂多聞跑進書房

...

第一回

采、嚷、道、反、了、反、了、我、與、老、張、結、盟、在、前、老、張、與、小、阮、
結、盟、在、後、今、日、兩、箇、對、面、吃、酒、便、背、着、我、了、張、少、伯、
道、小、弟、這、席、酒、因、為、江、蘭、兄、自、山、陰、來、又、要、往、揚、州、
去、一、來、是、洗、塵、二、來、是、送、行、倘、若、邀、過、吾、兄、來、少、不、
得、也、要、出、箇、分、子、這、倒、是、小、弟、不、休、諫、了、樂、多、叫、道、
揚、州、有、箇、救、同、社、在、那、裡、作、官、小、弟、要、去、望、他、同、阮、
兄、取、舟、何、如、阮、江、蘭、道、小、弟、還、不、就、行、恐、怕、有、悞、尊、
兄、樂、多、聞、道、是、他、推、却、酒、也、不、吃、作、別、出、門、去、了、阮

江蘭還寬坐一會終別、且說樂多聞回家、暗惱道、方
緣小阮可惡之極、我好意等他同行、怎便一口推阻、
待我明日到他家中一問、若是不曾起身、便罷、倘若
情之元去了、決不與他干休、那知阮江蘭的心腸、恨
不得有縮地之法、霎時到了揚州、那裡管樂多聞來、
查、謊、這、樂、多、聞、偏、又、多、心、道、是、阮、江、蘭、輕、薄、說、謊、騙
他、忙、了、換、船、也、趕、到、揚、州、通、州、關、上、飯、店、并、不、知、阮
江蘭的踪跡、原來阮江蘭住在平山堂下、七松園裏、

卷之三

第一回

道揚州名勝。只有箇平山堂。那畫船簫鼓遊妓。歌
皆集於此。每日吃過飯。便循看寒河一帶。覽芳尋
有來者去。都是世俗之徒。再不見有超塵出色的
。正在園中。細閱書畫。焦綠。纔。走來。道園主人
我們搬行李。理說是新到一位公子。要我們出這
屋與他。阮江蘭罵道。我阮相公。先住在此。那箇敢
奪我的屋。還不會說完。那一位公子。已渡到園裡。
見阮江蘭不肯出房。大怒道。衆小廝。可進去將這

狗頭的行李搬了出來。阮江內趕出書房門。正要發話。看見公子身邊立着一位美貌麗人。只道是他家眷。便不開口。走了出來。圍主人接着道。阮相公莫怪。小人無禮。因這位公子是應大爺住不多幾日。就要去的。相公且權在這竹閣上。候他起身。再移進去罷了。阮江蘭見那竹閣也還雅。便叫書童搬行李上去。心中只管想那麗人。道是世間有這等絕色。反與蠢物受用。我輩枉有才貌。只好在畫圖中結交。

第一回

了○那○吊○香○兩○時
 正○享○人○親○箇○廿
 是○痴○隔○承○初○有
 福○的○世○粉○知○有
 白○若○擇○眼○皮○有
 丁○校○做○箇○上○飽○有
 再○人○箇○一○雙○者○有
 不○身○該○兩○好○箇○尤○有
 可○長○在○好○搵○之○天○有
 做○在○富○貴○之○公○不○有
 今○世○夫○家○平○肯○以○全○有
 運○的○落○運○的○才○子○有
 的○才○子○學○福○脂○

天○莫○生○才○子○
 牢○盤○如○不○作○

才○人○會○怨○天○
 早○賜○與○婢○媼○

阮江蘭自此之後時常在竹籬邊偷望有特見竟人

在亭子中染畫。有時見麗人凭欄對看流水長。樂有
 時見麗人蓬頭煎香。有時見麗人在月下吟詩。既江
 蘭心寬蕩漾。情不自持。走來走去。就像走馬燈兒。點
 上了火。不住團團轉的。一般。我番被應家下人呵斥。
 既江蘭再不理。論這些光景。早落在公子眼裡了。公
 子笑計道。這個煞眼。餓玉且斗他。受我一場。屈氣忙
 叫小厮研墨。自家取了一張紅葉箋。肚撰幾句偷情
 話兒。用上一顆鮮紅的小喬印。鈴封好了。命一箇後

第一回

生小、斷、叫、也、送、與、竹、閣、上、的、阮、相、公、只、說、娘、子、約、到、
夜、靜、相、會、切、不、可、露、我、的、機、關、小、廝、笑、了、一、笑、竟、自、
持、去、絕、走、出、竹、籬、門、只、見、阮、江、蘭、皆、前、着、手、望、着、竹、
籬、內、嘆、氣、小、廝、在、他、身、後、輕、一、棧、一、棧、衣、袖、阮、江、蘭、
回、頭、一、看、見、是、應、家、的、人、恐、怕、又、惹、他、辱、罵、慌、忙、跑、
回、竹、閣、去、小、廝、跟、到、閣、裡、低、三、叫、道、阮、相、公、我、來、作、
成、你、好、事、的、阮、江、蘭、還、道、是、取、笑、反、嚴、毅、厲、色、道、胡、
說、我、阮、相、公、是、正、經、人、你、輒、敢、來、取、笑、麼、小、廝、嘆、道、

好○心○認○做○驢○肝○帶○乾○折○我○娘○一○片○雅○情○故○意○向○袖
中○取○出○情○書○來○在○阮○江○蘭○面○前○畧○愧○一○幌○依○舊○走○了
出○去○阮○江○蘭○一○時○認○真○上○前○扯○住○道○好○兄○弟○你○向○我
說○知○就○裏○我○買○酒○酬○謝○小○廝○道○相○公○既○然○疑○心○扯○我
做○甚○麼○阮○江○蘭○道○好○兄○弟○你○不○要○怪○我○快○取○出○書
來○小○廝○道○我○這○帶○柄○的○紅○娘○初○次○傳○書○遮○東○不○是○輕
易○打○發○的○哩○阮○江○蘭○忙○在○頭○上○拔○下○一○根○金○簪○子○來
送○他○小○廝○接○在○手○裡○將○書○交○付○阮○江○蘭○又○道○娘○約

第一回

你夜靜相會須放悄家些說罷打閣外去了
 阮江蘭
 取書在鼻頭上嗅了一陣就如嗅出許多美人香來
 拆開一者書內寫道

妾如欲拜具書
 阮郎臺下素知
 足下
 鍾情妾身素無緣相見
 今夜乘拙夫他出足下
 可于月明人靜之後跳牆而來
 妾在花陰深處
 專候張生也

阮江蘭手舞足蹈狂喜起來
 坐在閣上采筆即日

蘇山死時那月輪降世、又出閣打聽消息、只見應公
手、穿着簇新衣服、喬模喬樣的、後面跟着三四箇家
人、夾了毯包、一齊下小船裏去了。又走回一箇家人、
夫、散說道、大爺分付、半開上園門、今夜不得回來。
這四面曠野、須小心防賊、要緊。阮江蘭聽時、暗笑道、
○歡○公○子○你○只○好○防○○冬○的○賊○那○裡○防○得○我○這○園○內○的○
偷花賊、將次更闌、控身到竹籬邊、推一推門、那門是
虛掩上的、阮江蘭道、莫人、玉意何等、周繳、你看他先、

負士位

第一回

那○軟○我○是 絆○些○蘭 把○門○兒○開○在○這○裡○了○
 一○相○是○賊○倒○胆○原○是○熟○路○便○直○達○卧○室○但○第○一○次○偷○婆○娘○未○免○有○
 箇○公○既○先○打○上○一○頓○拿○條○索○子○綁○在○柱○上○既○江○蘭○喊○道○不○
 罪○硬○相○公○你○們○也○不○認○得○麼○眾○家○人○道○那○箇○管○你○
 名○公○但○實○疾○入○人○家○非○奸○即○賊○任○你○招○成○
 阮○江○蘭○又○喊○道○擲○得○麻○木○了○快○些○放○我○
 月○七○日
 七
 七
 七

罪○家○人○道○我○們○怎○敢○擅○放○待○大○爺○回○來○發○落○既○江○蘭
 道○我○不○怕○甚○麼○現○是○你○娘○子○約○我○來○的○怎○也○裏○面○開
 了○房○門○走○出○那○位○麗○人○來○罵○道○何○處○狂○生○平○白○冤○我
 實○夜○約○你○既○江○蘭○道○現○有○親○筆○書○在○此○難○道○我○無○因
 而○至○你○若○果○然○是○箇○情○種○小○生○甘○心○為○你○而○死○你○既
 擯○我○於○大○門○之○外○毫○不○憐○念○我○豈○輕○生○之○浪○子○哉○那
 處○人○然○然○不○語○暗○地○縈○縈○道○我○者○此○生○風○流○個○僕○磊
 落○不○轟○倒○是○可○托○終○身○之○人○只○是○我○正○不○善○寫○書○約

他○這○樣○孟○浪○而○來○必○定○有○箇○緣○故○伴○家○人○搜○他○的
 身○邊○那○些○家○人○一○齊○動○手○搜○出○一○幅○花○箋○來○麁○人○看
 了○却○認○得○是○應○公○子○筆○跡○當○時○猜○破○機○關○親○自○替○阮
 江○蘭○解○傳○送○他○出○去○正○是

多○情○窈○窕○女○
 不○信○飛○花○落

愛○殺○可○憐○人○
 漢○郎○猶○問○津

依○道○這○麁○人○是○那○一○箇○原○來○是○揚○州○名○妓○那○花○案○上
 第○一○箇○斗○妝○晚○容○的○便○是○這○晚○娘○性○好○雅○淡○能○工○詩

賦○雖○在○風○塵○中○極○要○棟○擇○長○短○苗○心○數○年○莫○說○鄭○元
和○是○空○谷○足○音○連○賣○油○印○也○是○希○世○活○寶○棒○來○擇○去
並○無○一○毫○着○已○的○晚○娘○鎮○日○閉○戶○不○肯○招○攬○那○些○語
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且○恢○諧○笑○傲○時○常○弄○出○是○非
來○老○鴉○本○意○要○女○兒○做○筭○搖○錢○樹○誰○知○倒○做○了○惹○禍
胎○不○情○願○由○他○在○身○邊○得○了○應○公○子○五○百○餘○金○嚇○神
滿○鬼○將○一○乘○轎○子○攬○來○交○付○應○公○子○晚○娘○落○在○火○坑
也○無○可○奈○何○不○覺○染○成○一○病○應○公○子○還○覺○知○趣○便○不

真上生

第一回

去○是○纏○借○這○七○松○園○與○他○養○病○那○一○夜○放○走○既○生○之
 時○衆○家○人○候○公○子○到○來○預○先○下○石○峴○娘○說○是○柳○得○瑞
 端○正○的○故○說○娘○故○了○公○子○正○要○發○作○呢○娘○反○說○出
 一○篇○道○理○來○道○妻○身○既○入○君○門○便○屬○君○家○妻○豈○有
 冒○名○偷○情○辱○沒○自○家○閨○閣○之○理○風○聞○自○外○不○說○君○家
 殿○局○反○使○妻○抱○不○白○之○名○即○君○家○名○家○不○以○之○請○羞
 是○正○人○君○子○所○為○應○公○子○自○定○口○果○羞○慙○滿○面○呢○娘
 從○此○茶○飯○都○成○病○勢○轉○劇○應○公○子○求○神○請○醫○搭○箇○不

了那知晚娘起初害的還是厭惡公子失身非偶的
病痛近來新害的却是愛上阮江蘭相思抑鬱的症
候這相思抑鬱的症候不是藥餌可以救得針砭可
以治得必須一劑活人參湯纔能回生起死晚娘千
算萬計扶病寫了一封書寄與那有情的阮郎指望
阮郎做箇醫心病的盧扁那知反做了悞殺人的庸
醫這是甚麼緣故原來阮江蘭自幼父母愛之如寶
大氣兒也不敢呵着他乃是上學讀書從不曾經過

東 廿 一
一 下 竹 片 嬌 生 嬌 養 比 女 兒 還 不 同 些 前 番 被 山 陰
婦 女 塗 了 花 臉 還 心 上 懊 悔 不 過 今 番 受 這 雨 點 的
拳 頭 脚 尖 着 肉 的 麻 繩 鐵 索 便 由 你 頂 夫 好 色 的 痴
人 沒 奈 何 也 要 回 頭 熬 一 熬 火 性 又 接 着 晚 娘 這 封
性 急 的 情 書 使 真 正 滴 筆 阮 江 蘭 也 不 敢 認 這 箇 犯
頭 接 書 在 手 反 拿 去 出 首 當 面 羞 辱 應 公 子 一 場 應
公 子 疑 心 道 我 只 假 過 一 次 書 雖 道 這 封 書 又 是 我
假 的 拆 開 一 看 書 上 寫 道

足○下○月○夜○虛○驚○皆○奸○謀○預○布○之○地○雖○小○受○折○挫○
妻○已○心○感○深○情○倘○能○求○我○水○火○生○死○以○之○即○白○
頭○無○怨○也○

應公子不曾看完、勃然大發雷霆、趕進房內、痛撻晚
娘、立刻喚了老鴇來、叫他領去、既以蘭月擊這番光
景、心如刀割、尾在晚娘轎後、直等轎子住了、纔納悶
而歸、遲了幾日、既以蘭偷問應家下人、備知晚娘原
委、放心不下、渡進城、到晚娘家去、詢視老鴇、回說女

第一回

三

兒卧病在床不便相見。阮江蘭取出三兩一錠遞與老鴉。老鴉道：「銀子我且收下，待女兒病好相公再來。」阮江蘭道：「小生原為看病而來，並無他念。但在院裏卧塌邊，容我另支一榻相伴，便當奉謝。」老鴉見這箇雄兒，是肯出手的，還有甚麼作難，便一直引到床前。院娘一見，但以手招阮江蘭，啣決不語。阮江蘭道：「玉体違和，請善自調理。」小生在此，預待奉湯藥。未審尊意見許否。」院娘點頭作喜。從此阮江蘭竟移

鋪蓋來、寓在碗娘家裡、一應供給、盡出己資、且喜
碗娘病好、下床梳洗、艷粧濃飾、拜謝阮江蘭、當夜自
薦枕席、共歡魚水、正是

銀缸照冰筆、琥珀枕隆金釵、
雲散雨方歇、佳人春滿懷

兩箇在彼寓之中、訂了百年厮守的姻緣、相親相愛、
坐不離、但小娘愛倚老鴉、步鈔是千百年鉄板鑄
鐵的舊話、阮江蘭初時、還有幾兩孔方、熱一熱老鴉

第一回

月○廿○五○日○
的○手○亮○一○亮○老○鵝○的○眼○塞○一○塞○老○鵝○的○口○及○至○囊○索○
用○盡○漸○要○拿○衣○服○去○編○茅○帚○老○鵝○手○也○光○棍○了○眼○
也○勢○利○了○口○也○零○碎○了○既○江○蘭○平○日○極○有○性○氣○不○知○
怎○麼○到○了○此○地○任○憑○老○鵝○朝○笑○怒○罵○一○毫○不○動○聲○色○
就○像○受○過○戒○的○禪○和○子○有○一○日○揚○州○許○多○惡○少○同○着○
一○位○下○路○朋○友○來○闖○寡○門○老○鵝○正○沒○處○發○禪○對○着○衆○
人○一○五○一○十○的○告○訴○道○我○的○女○兒○已○是○從○良○過○了○偏○
他○骨○頭○作○癢○又○要○出○來○接○客○應○公○子○五○逼○取○身○價○

老身東借債西借債方得湊完。若是女兒有良心的，見我這般苦惱，便該用心賺錢。偏又惹着一箇沒來歷的窮鬼，反要老娘拿閒飯養他。許多有意思的主客，被他闔着房門，盡打斷了。衆位相公，思想一想，可有這樣道理麼？那班惡少，裸袖揮拳，道老媽，你放心，我們替你趕他出門。一齊擁進房裡，正要動手，那一箇下路朋友止住道：盟兄不須造次，這是敝同社江蘭兄。阮江蘭認了一認，纔知道是樂多聞。衆人坐

第一回

七三

照七五
下樂多聞道小第謬托在教氣中當日相約同舟何
故、帶、絕、過、甚、莫、不、是、小、弟、身、上、有、俗、人、氣、習、怕、過、了、
吾、兄、麼、阮、江、蘭、道、不、是、吾、兄、有、俗、人、氣、習、還、是、小、弟、
自、諒、不、能、奉、陪、樂、多、聞、訊、請、速、這、樣、好、娘、小、弟、兄、也
談、做、箇、大、老、官、帶、挈、我、們、領、一、領、大、教、為、何、閉、門、做
嫖、客、阮、江、蘭、兩、眼、看、着、晚、娘、只、當、不、曾、聽、見、樂、多、聞
又、將、手、中、一、把、扇、子、遞、與、晚、娘、道、小、弟、久、慕、大、筆、粗
扇、上、要、求、幾、筆、蘭、花、幸、即、賜、教、晚、娘、並、不、做、腔、取、過

一枝畫筆就用那硯池裡殘墨任意畫完了，眾人稱羨不已。樂多聞道這一面是娘子的畫，那一面少不涉江蘭兄的詩，難道碎得小弟麼？江蘭胡亂寫完樂

多聞念道

古○木○秋○厚○散○落○輝○
人○新○愧○稱○會○賦○
世○絲○何○妨○寫○布○衣○
玉○絲○叩○積○不○能○歸○

完娘曉得是詆刺樂多聞，將了令笑樂多聞不解其中意思，惟喜喜同着眾人出門，那老鴉實指望勞

第一回

動、這、世、天、神、天、將、退、送、災、星、出、宮、那、知、求、詩、求、函、反、
 講、做、一、家、心、上、又、添、一、番、氣、惱、只、得、施、展、出、吊、虎、離、
 山、之、法、另、置、一、所、房、屋、將、畹、娘、藏、過、弄、得、阮、江、蘭、似、
 香、火、無、主、冷、廟、裡、的、神、鬼、正、是

○累、○喪、家、之、物、○
 前、輩、元、和、榜、樣、○
 皇、○落、湯、之、鷄、○
 早、田、院、裏、堪、棲、○

不、提、阮、江、蘭、落、寞、話、說、樂、多、聞、回、到、蕪、州、將、那、一、把、
 扇、子、到、處、賣、弄、遇、着、一、箇、明、眼、人、解、說、那、阮、江、蘭、的

詩句道是明，笑罵怎還寶貝般拿在手裏，出自己的醜態，樂多聞，却恨滿城布散流言，說阮江蘭在揚州，嫖得精光，被老鴉趕出大門，親眼見他在街上討飯，衆朋友聞知，也有惋惜的，也有做笑話傳播的，獨有張少伯着意，向樂多聞處，問了女客名姓，連夜叫船，趕到揚州，訪的確了，晚娘住居，款進門去，深，向老鴉唱，借老鴉問道，尊客要見我女兒麼，張少伯道，在下特地相訪，老鴉道，尊客莫怪，老身其實不能相

第一回

會了張少伯詢問來歷。老鴇道：再莫要提起。只自我女兒愛上一箇窮人，一心一念要嫁他，這幾日那窮人不在面前啼哭，不肯接客，叫老身也沒奈何。張少伯道：既是你令愛不肯接客，你們行戶人家可經得一日冷落的？他既看上一箇情人，將來也須防他逃走，稍不遂他的意，弄起一條死路來。你老人家貼了棺材，還帶累人命官司哩。不如趁早出脫這滯貨，再討一兩個賺錢的。這使人財兩得。老鴇見他說

得有理。況今一會道出脫是極妙的。但一時尋不出
主客來。張少伯道：「你會愛多少身價？」老鴿道：「是五百
金。」張少伯道：「若是減價求售，在下還娶得起。倘要索
高價，便不敢搖當。」老鴿急要推出大門。自家減價道：「
極少也。須四日金，再少便那移不去。」張少伯道：「你既
說定四百金，我即取來。免與你。只是即日要過門的。」
老鴿道：「這小消說得。」張少伯叫僕從卸下背廂來。老
鴿引到自家房裡，配搭了銀水，充足數目。正交贖身
錢。上。上。

第一回

三

文契、忽聽得外面敲門響、老鴛聽一聽、却是阮江蘭
敲氣、便不開門、張少伯道、敲門的是那箇、老鴛道、就
是我女兒、嫁他的、那窮鬼、叫做甚麼、阮江蘭、張少伯
道、正是我、我倒少笑計、你雖將女兒嫁我、却不曾與
你女兒、講通、誤使一時、不情願出門、你如何勉強得、
老鴛道、不妨、你只消叫一乘轎子、在門前、我自無法
度、可令一位大叔、遠、跟着、不可露出行徑來、張少
伯道、我曉得了、忙開門、送出來、老鴛四面一望、不見

阮江蘭在門外放心大胆回身進去和顏悅色對女兒說道我們搬在此處地方太偏僻和熟朋友不見有一箇來走動我想坐吃山空不如還搬到舊地你心下何如○碗娘想一想道我那心上人久不得他音信○必是找不到此處○若重到舊居○或者可以相會○遂點頭應允○老鴛故意收拾皮箱物件○碗娘又向鏡前抹髮梳頭○滿望牛郎一度○老鴛轉一轉身向碗娘道我在此發家○你先到那邊去○照管現有轎子在門

頁上之三

第一回

三

前哩、呢娘並不疑心、蓮步慢那、湘裙微動上了轎、若
鴉出來、與張家小廝做手勢、打箇照會、那轎夫如飛
的、抬了去、張家小廝也如飛的、跟着轎子、後面又有
一箇人、如飛的、趕來、扯着張家小廝、原來這小廝、
做、秋、星、兩、隻、脚、正、跑、得、高、興、忽、被、人、曳、了、衣、服、急、得、
口、中、亂、罵、回、過、頭、來、只、見、後、面、那、一、個、人、破、中、破、服、
好、似、乞、食、的、王、孫、不、第、的、蘇、子、又、覺、有、些、面、善、那、一
箇、人、也、不、等、以、星、開、口、先、自、通、名、姓、道、我、是、吃、相、公、

你緣何忘了秋星道小人眼花連阮相公竟不
認得談死談死阮江蘭道你匆忙跟這轎子往那裡
去秋星道我家相公新娶一箇名妓我跟着上船去
哩阮江蘭還要盤問秋星解一解衣服露出胸脯洒
脚的去了原來阮江蘭因老鴉折開之後一心尚牽
掛阮娘住在飯店裡到處訪問消息這一日正尋得
着又閉門不納阮江蘭悶懣在旁邊寺院裡閒玩
思想覩箇方便好進去雖一條肚腸放在門內那一

吳士

第一回

三

雙○餓○眼○遠○射○在○門○外○見○了○一○乘○轎○子○出○來○便○像○王○
母○雲○車○恨○不○得○攀○轅○苗○駕○偏○那○兩○箇○轎○夫○比○長○興○脚○
子○更○跑○得○迅○速○既○江○蘭○却○認○得○轎○後○的○是○秋○星○扯○着○
一○問○緣○知○他○主○人○娶○了○晚○娘○一○時○發○怒○要○趕○到○張○少○
伯○那○邊○操○筒○你○死○我○活○爭○柰○着○了○這○一○口○氣○下○却○盡○
軟○了○那○不○上○三○兩○步○恰○遇○着○冤○家○對○頭○那○張○少○伯○
面○帶○喜○容○搶○上○前○來○深○躬○大○道○久○別○吾○兄○渴○想○之○
極○既○江○蘭○禮○也○不○回○大○聲○責○備○道○你○這○假○謙○恭○哄○那○

箇橫豎不過有幾兩銅錢便如此大胆硬奪朋友妻
妻張少伯道我們相別許多時不知你見教的那一
件阮江蘭道人兒現已擡在船上反伴推不知麼張
少伯哈哈大笑道我且道那件事兒得罪原來為這
一箇娼家小弟雖是淡薄財主也還虧這些臭銅換
得美人來家受用吾兄只好想天鵝肉吃了阮江
蘭道你不要賣弄家私只將你倒吊起來腹中看可
有半點墨水張少伯道我的腹中固欠墨水只怕你

照世盃

第一回

也○是○空○好○者○哩○
 兀○江○蘭○道○不○敢○誇○
 口○說○我○這○筆○尖○兒○
 截○得○死○你○這○等○白○丁○哩○
 張○少○伯○道○空○口○無○準○
 你○既○自○恃○才○高○便○談○中○舉○
 中○進○士○怎○麼○麼○像○
 叫○化○子○的○形○狀○拿○
 着○趕○狗○棒○兒○罵○皇○帝○
 貴○賤○也○不○自○量○
 兀○江○蘭○冷○笑○道○
 待○我○中○一○箇○舉○人○
 進○士○好○讓○你○們○小○人○
 來○勢○利○的○說○
 罷○竟○走○去○了○正○是○
 我○相○惡○無○好○友○
 時○我○見○綢○繆○時○
 平○相○罵○無○好○
 昔○由○典○酒○
 酒○口○
 酒○口○

話○說○既○江○蘭○被○老○張○一○段○激○發○倒○把○思○想○晚○娘○之○念○
丟○在○東○洋○大○海○了○一○時○便○振○作○起○功○名○的○心○腸○連○夜○
回○去○閉○閣○讀○書○一○切○詩○詞○歌○賦○置○之○高○閣○平○日○相○好○
朋○友○槩○不○接○見○父○母○見○他○潛○心○攻○苦○竭○力○治○辨○好○飲○
食○伺○前○伺○後○要○他○多○吃○得○一○口○心○下○便○加○倍○快○活○埋○
頭○三○年○正○逢○大○比○宗○師○秉○公○取○士○錄○在○一○等○為○沒○有○
盤○纏○動○身○到○了○七○月○將○盡○尚○淹○留○家○下○父○母○又○因○坐○
吃○山○空○無○處○借○貸○低○看○頭○兒○納○悶○忽○然○走○一○個○小○廝○

第一回

下

進來、夾着朱紅拜匣、阮老者認得是張家的秋星、揭
開拜匣一看、見封筒上寫着程儀十兩、連忙叫出兒
子、說張家送了盤費來、阮江蘭不見、猶可見了分外
焦躁、道是張少伯分明來奚落他、拿起拜匣、往堦下
上一擲、秋星搖鬼道、我相公送你盤費、又不希箇甚、
麼、如何粧這樣嘴臉、拾起拜匣出門去了、阮老者道、
張少伯是你同窓好友、送來程儀、便該領謝、緣是如
何、反去抵觸他、阮江蘭切齒道、孩兒寧可沿路叫化

進京央不受這小人無義之財。阮老者不知就裏，只
管再三埋怨。又見學裏門斗頓亦齋，走來催促道：「衆
相公俱已進京，你家相公怎麼還不動身？」阮老者道：「
不瞞你說，前日在縣裡領了盤費來，又糴米買柴用
去，如今向那箇開口，頓久，發道：「不妨，不妨，我有十兩
銀子，快拿去作速起身罷。」阮江蘭感激了幾句，別過
父母，帶領焦綠上京應試。剛來到得應天府，次日便
進頭場，果然篇上擲地作金石聲，臨池散蘂花。

第一回

他○甚○這○便○了○少○的○來
 麼○麼○箇○少○一○才○有
 正○廣○病○了○分○一○分○意
 是○寒○痛○一○大○分○家○思
 宮○院○既○分○候○精○有○的
 的○江○蘭○又○若○神○多○才
 桂○天○天○夫○將○若○少○人
 花○分○分○所○一○將○君○再
 沒○既○好○以○分○一○將○不
 有○上○好○才○才○分○一○肯
 上○天○又○人○用○才○分○而
 梯○加○加○終○在○用○才○心
 子○上○上○身○在○在○用○舉
 去○三○三○博○賓○在○在○業
 拿○年○年○不○朋○在○在○那
 利○半○半○得○應○上○上○知
 斧○功○功○一○酬○舉○舉○天
 頭○還○還○第○上○業○業○公
 折○還○還○都○舉○內○內○賦
 怕○怕○怕○都○業○內○內○他
 坐○坐○坐○都○業○內○內○

為學如務農
不勤則不獲

粒以驗收成
質美宜加功

既江蘭出場之後，看見監場御史告示，寫道：「放榜日，近生員毋得歸家。如違，拿歇家重究。」既江蘭只得住下，寓中間，寂不過，走到街上去散悶，撞到應天府門前，只見松棚掛綵，絃鼓紫旛，一座龍門。再走進去，又見一座亭子，內供着那場斗的魁星，兩廊排設的畫，是風標、榜、策，獨有一張卓子，上更覺加倍擺列得齊。

第一回

整○只○見

顛○巍○的○風○糖○酷○肖○樓○臺○殿○閣○齊○臻○的○膠○菜○
恍○如○花○鳥○人○會○蜂○蝶○聞○香○而○繞○座○中○心○好○之○樣

猴○望○影○而○真○涎○未○嘗○飽○也○頌○自○高○方○稱○盛○典○移○
來○南○國○晏○春○元○

既○正○蘭○閣○那○承○值○的○軍○健○總○知○道○明○日○放○榜○預○先○端

心○正○下○鹿○鳴○宴○那○分○外○齊○整○的○是○解○元○卓○面○既○江○蘭○一○
羨○慕○不○知○自○己○可○有○這○樣○福○分○又○一○心○如○忘○不○知

那箇有造化的吃他。早是出了神。往前一撞。撞倒了。兩碗風糖。走罷兩三箇軍健。一把扯住。要捉拿見官。阮江蘭慌了。情願賠還軍健。道這都是一月前定做下的。那裡去買。阮江蘭再三哀告。軍健纔許他。跟到下處。通取四兩銀子。又氣又惱。一夜睡不着。眼便夢見風糖膠菓。排在面前。反驚得一身冷汗。嘆口氣道。別人中解元。我替他備車面。真正悔氣。做伴中了。還好。若是下第。何處措辦盤費。回家翻來覆去。

第一回

轉○轉○思○量○忽○聽○耳○根○邊○一○派○空○家○半○有○幾○箇○漢○子○從○
被○窩○裡○扶○起○來○替○他○穿○了○衣○服○鞋○襪○要○他○寫○喜○錢○既○
江○蘭○此○時○如○立○在○雲○端○裡○身○甚○挺○對○兒○的○打○交○渾○身○
發○店○兒○的○縮○料○不○知○是○夢○裡○是○醒○裏○看○了○試○錄○見○自○
家○是○解○元○統○叫○一○聲○慚○愧○慌○忙○打○點○去○赴○宴○一○走○進○
應○天○府○只○見○地○下○跪○着○几○箇○帶○紅○毡○帽○的○矮○頭○楊○蒜○
只○求○饒○恕○阮○江○蘭○知○道○是○昨○日○杜○着○要○賒○錢○的○軍○徒○
弄○不○較○論○吃○宴○了○畢○回○到○寓○所○同○鄉○的○錢○一○箇○不○送○

禮未賀。阮江蘭要塞張少伯的口，急急回家。門前早已監了四根旗竿，相見父母，各各歡喜。少頃房中走出一箇標致的鬟來，說道：「娘，要出來相見哩。」蘭只道是那箇親戚家的，呆呆的盤問。父母道：「孩兒你倒忘記了。當初在揚州時，可曾與一箇婉娘訂終身之約麼？」阮江蘭变色道：「這話提他則甚？」父母道：「孩兒，你這件事負不得心。張少伯特送他來，與你成親，豈可以一旦富貴，遂改前言？」阮江蘭指着門外罵道：

照世盃

第一回

三

不○既○誤○誓○而○反○州○那
 辜○要○誓○未○起○辱○與○張
 負○如○者○冷○若○罵○晚○少
 了○此○何○旋○論○狹○娘○伯
 他○何○心○嫁○晚○兒○訂○小
 那○苦○後○他○娘○一○了○畜
 隻○在○來○人○也○場○同○生
 眼○托○輸○雖○只○便○余○我
 情○壯○情○狀○好○是○同○決
 如○驍○服○是○笑○被○父○不
 今○黃○意○妓○一○兒○之○與
 張○之○荐○家○個○香○約○他
 少○外○他○本○隨○志○被○千
 伯○結○人○色○波○請○飛○休
 見○友○枕○只○逐○書○少○孩
 狹○我○席○是○浪○寄○伯○兒
 兒○這○者○初○的○從○族○昔
 傲○寫○又○時○女○他○富○日
 伴○漢○何○設○客○辱○娶○在
 便○可○心○盟○盟○罵○去○揚

想○送○晚○娘○來○贖○罪○狀○兒○至○愚○不○肖○決○不○肯○收○此○失○節○
 之○婦○以○污○清○白○之○軀○正○說○得○激○烈○裡○面○走○出○晚○娘○來○
 嬌○殺○婉○氣○的○說○道○既○即○你○不○要○錯○怪○了○人○那○張○少○伯○
 分○明○是○押○衙○一○流○人○物○既○江○蘭○背○着○身○體○笑○道○好○箇○
 為○自○家○妻○老○婆○的○古○押○衙○晚○娘○道○你○不○要○在○夢○裡○罵○
 人○待○奴○家○細○說○出○原○委○來○昔○日○即○君○與○妻○相○暱○有○
 一○箇○姓○樂○的○擔○來○即○君○曾○做○詩○詠○請○他○上○押○衙○恨○不○道○
 便○在○蘇○州○講○說○即○君○執○那○眼○鏡○做○了○期○元○和○的○仔○止○
 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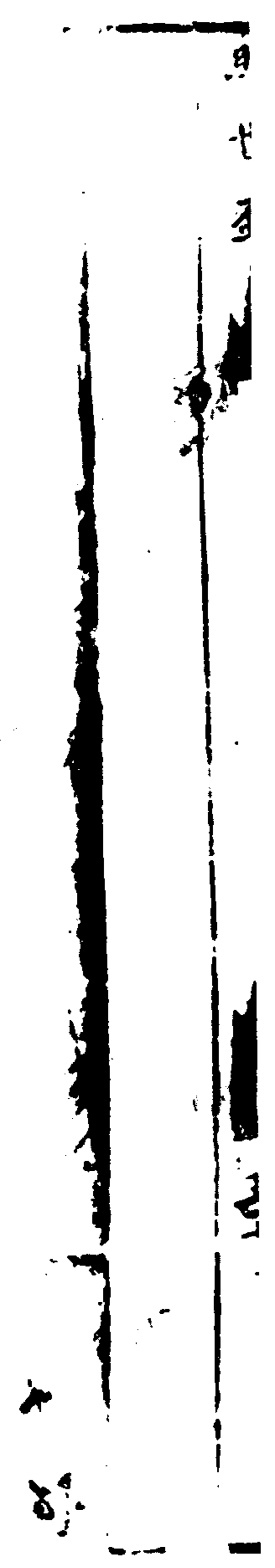
張少伯信以為真。妻賣田產，帶了銀子，某夜起來，為
 妻精身。妻為老婦計，睡哄到他船上。一時開要尋死，
 竟活。誰知張少伯不是妻。妻下何不放時，就談一箇現
 既江蕪又笑道：「既為我妻，下何不放時，就談一箇現
 人情。晚來道：「這又有箇話說。他道：「即君是天生才子，
 只不肯沉潛讀書。恐妻歸君子之後，未免流連房闈，
 便致發棄本業。不是成就，即君反是。照雪即君了，
 以常而發。罵棍是激勵。即君一片踴躍功名的念頭，

喜○到○他○家○裡○另○置○一○間○房○屋○安○頓○妻○身○以○弟○婦○相○待○
 便○是○緣○定○夫○人○亦○以○妯○娒○相○稱○後○來○聽○得○即○君○閉○關○
 請○素○私○自○慶○幸○見○即○君○取○了○科○舉○曉○得○無○力○進○京○又○
 既○送○路○費○即○君○乃○擲○之○大○門○之○外○只○得○轉○托○顧○門○斗○
 送○來○雞○道○即○君○就○不○是○解○人○以○精○穷○之○門○斗○那○得○有○
 十○金○資○助○貧○士○這○件○事○上○不○該○省○悟○麼○前○日○得○了○即○
 君○發○解○之○信○朝○天○四○拜○道○是○姻○緣○担○子○此○番○緣○得○却○
 有○如○此○周○旋○苦○心○雖○押○衙○去○不○能○及○若○即○君○疑○妻○有○

第一回

不○白○之○行○妻○亦○無○足○惜○但○埋○沒○了○熱○腸○俠○士○妻○惟○有
 立○地○君○前○以○表○彰○心○跡○而○已○既○江○南○汗○流○浹○背○如○大
 夢○方○醒○而○箇○老○人○家○噴○稱○道○不○絕○既○江○南○總○請○道
 魂○總○來○拜○了○公○婆○又○交○拜○了○隨○即○叫○兩○乘○轎○子○到○張
 少○伯○家○去○請○他○夫○婦○拜○謝○從○此○兩○家○世○往○來○竟○成
 了○異○姓○兄○弟
 請○道○人○評○曰○子○弟○一○技○情○障○只○有○兩○條○生○路○一○曰
 遠○其○欲○為○之○念○一○曰○潔○其○欲○為○而○不○能○即○遂○之○念

遠○其○欲○為○之○念○則○此○外○并○無○他○想○精○神○才○力○及○有○
 著○落○功○名○事○業○反○有○根○據○何○也○其○致○為○者○既○已○遂○
 之○矣○矣○激○其○欲○為○而○不○能○即○遂○之○念○則○試○問○汾○陽○歟○
 妓○滿○前○必○非○寒○酸○一○介○東○山○舞○袖○在○御○必○非○庸○碌○
 常○人○何○也○其○欲○為○而○不○能○即○遂○者○則○必○思○有○以○遂○
 之○矣○張○少○伯○亦○祇○用○一○箇○激○法○



照世盃卷之二目次

總目

百和坊將無作有

第一段

老童生桑葉打秋風
真俗物捐金求墓誌

第二段

酒陣忽更迷色陣

照世盃

卷二目

玉○人○下○拜○後○丈○人○

第三段

虛○空○幕○擬○以○手○作○妻○
夢○境○交○鋒○閉○門○捉○賊○

第四段

狂○且○商○八○室○之○謀○
縣○君○下○逐○客○之○令○

第五段

一○席○酒○許○下○百○年○姻○眷○
兩○寬○家○難○成○長○夜○催○媿○

第六段

討○房○價○妄○想○妻○財○
入○虎○坑○慟○遭○毒○棒○

第七段

貪○夫○悔○被○牢○籠○
估○家○當○場○指○點○

卷二目

二

第八段

乞○兒○索○養○命○之○蛇○
故○鄉○悲○喪○冢○之○狗○

第

百〇二

回

和〇坊〇將〇無〇作〇有〇

造〇化〇小〇兒〇強〇作〇宰〇

使〇心〇運〇智〇徒〇勞〇力〇

忙〇裏〇尋〇閑〇真〇是〇樂〇

心〇夫〇肝〇夫〇上〇生〇嘔〇出〇出〇文〇章〇胼〇胝〇

第〇二〇回

上〇談〇在〇骨〇頭〇上〇磨〇練〇出〇人〇品〇

須〇信〇機〇深〇禱〇亦〇深〇

靜〇中〇守〇拙〇有〇清〇音〇

祗〇地〇偷〇天〇枉〇費〇心〇

窮〇通〇切〇莫〇怨〇浮〇沉〇

在○骨○頭○上○磨○鍊○便○是○庸○流○文○章○不○在○心○肝○上○嘔○吐○便○
是○博○論○財○帛○不○在○胼○胝○上○掙○扎○便○是○虛○花○且○莫○提○起○
人○品○文○章○只○說○那○財○帛○一○件○今○人○立○地○就○想○祖○基○父○
業○成○人○就○想○子○祿○妻○財○我○道○這○妄○想○心○腸○雖○有○如○來○
轉○世○說○得○天○花○亂○墜○也○不○能○斬○絕○世○界○上○這○一○點○病○
根○且○說○明○朝○叔○季○年○間○有○一○箇○積○年○在○場○外○說○嘴○的○
童○生○他○姓○歐○單○名○醉○自○號○滁○山○少○年○時○有○些○臨○机○應○
變○的○聰○明○道○聽○塗○說○的○學○問○每○逢○考○較○府○縣○一○般○高○

高的掛着、到了提學衙門、就像鉄門檻、再爬不進這、
一層自家、雖在孫山之外、脾味却喜罵人、從案首直
數到案末、說某小子、一字不識、某富家多金、寅緣某
鄉紳自薦子弟、某官府開報神童、一時便有許多同
類、你唱我和、竟成了大党、時人題他一個總名、叫做
童○世○界○又○起○歐○滁○山○綽○號○叫○做○童○妖○他○也○居○之○不○疑○
儼○然○是○童○生○隊○裏○的○名○士○但○年○近○三○十○在○場○外○誇○得
口○在○場○內○藏○不○得○拙○那○摘○不○盡○的○鬚○髯○漸○連○腮○搭○

點○去○也

第二回

鬚縮不○小○的○身○體○漸○上○律○看○魁○形○還○虧○他○挺○不○服○老
卷○面○上○未○冠○兩○箇○字○像○印○板○刻○成○的○再○不○改○換○衆○人
雖○則○曉○得○他○功○名○淹○蹇○却○不○曉○得○他○功○名○悠○期○他○自
父○母○亡○後○留○下○一○箇○未○適○人○的○老○丫○頭○小○名○秋○葵○做
了○應○急○妻○室○家○中○還○有○一○箇○小○廝○一○箇○蒼○頭○那○蒼○頭
耳○是○聾○的○只○好○挑○水○燒○鍋○惟○有○那○小○廝○叫○做○鶻○淥○眼
尖○口○快○舉○動○刀○鑽○與○秋○葵○有○一○手○兒○歐○滁○山○時○常○拈
酸○吃○醋○親○戚○們○勸○他○娶○親○只○是○不○肯○有○的○道○他○志○氣

高○大○或○者○待○進○學○後○緣○議○婚○姻○不○知○歐○滁○山○心○事○全
不○為○此○他○要○做○箇○現○成○財○主○女○婿○思○量○老○婆○面○上○得
些○油○水○橫○了○這○箇○見○解○把○歲○月○都○蹉○跎○過○了○又○見○同
社○們○也○有○進○學○的○也○有○出○貢○的○再○不○得○輪○流○到○自○己○
且○復○進○時○髦○日○盛○一○日○未○免○做○了○前○輩○童○生○要○告○教
任○又○忍○冤○屈○了○那○蒲○腹○文○章○十○年○燈○火○忽○然○想○起○一
箇○出○貢○的○朋○友○姜○天○淳○現○在○北○直○真○定○作○縣○要○去○秋
風○他○帶○了○鵝○綠○出○門○留○蒼○頭○看○家○朝○行○暮○宿○換○了○幾

第二回

當舟車陸馬、緣抵真定、自家瞞去、童生脚色、分付、
深在人前、說是名士秀才、會過姜天淳、便拜本地鄉
宦、鄉官們、知道是父母官的同鄉同社、又是名士、盡
來送下程、請酒、歐滁山、倒應接不暇、一連說過幾番、
分上、得了七百餘金、我道、歐滁山、簇新做、游客、那得
如此、獲利、原來他走的是衙門線索、一應書辦、快手、
盡是、春社、盟弟、的、帖子、到門、親拜、還抄、竊時、人的、詩、
句、寫、在半、金半、白、扇、子、上、落、款、又、寫、社、作、請、教、每、人、

送○一○把○做○見○面○人○情○那○班○衙○門○裏○朋○友○最○好○結○交○他○
也○我○知○道○甚○麼○是○名○士○但○見○扇○子○上○有○一○首○歪○詩○你○
也○稱○好○我○也○道○妙○大○家○檢○極○肥○的○分○上○送○來○奉○承○這○
詩○伯○歐○滁○山○也○不○管○事○之○是○非○理○之○屈○直○一○味○拿○出○
名○士○腔○調○來○強○要○姜○天○淳○如○何○審○斷○如○何○註○銷○若○有○
半○點○不○依○他○從○清○晨○直○累○到○黃○昏○纏○擾○箇○不○了○做○官○
人○的○心○性○那○裡○耐○煩○得○這○許○多○說○一○件○准○一○件○只○看○
耳○根○乾○淨○面○前○清○潔○便○罷○了○所○以○游○客○有○四○種○熬○他○

第二回

面	日	名	中	世	不
時	流	士	賢	上	得
稱	在	假	愚	尊	的
功	這	鄉	不	其	去
頌	裡	紳	等	名	處
聽	明	假	但	曰	
背	日	公	抽	游	
地	流	子	豐	客	
裏	在	假	一	我	
裡	那	書	途	道	
禁	裡	帖	最	游	美
拿	樓	光	好	者	慣
說	害	棍	納	流	撒
游	地	作	污	也	擦
道	方	為	藏	客	的
至	侵	無	垢	者	鳥
今	漁	所	假	民	嘴
日	官	不	秀	也	
大	府	至	才	難	
壞	見	今	假	內	

半壞千此輩流民倒把真止豪傑韻士山人詞家的
 車轍一例都行不通了歎的帶壞好的怪不得當事
 們見了游客一張拜帖攢着眉跌着脚如生人遇着
 勾死鬼的一般害怕若是禮單上有一把詩扇就像
 見了大黃繩豆遇着頭疼吃着瀉肚的就是衙役們
 賺得這一班是惹厭不討好的怪物連傳帖相見也
 要勤措紙包我魯見越中一游客謂某縣令經月不
 見回拜某家排門大罵縣令痛惡遣役投帖送下程

第二回

其家恬不為耻○將下程全收○繼此之時○燒酒少○况令
 重易大鐔三白○翌日果負大鐔至○某客以為得計○先
 用大碗嘗試○僅嚥一口○嘔吐○我死始知○鐔中所貯者
 乃溺也○我勸自愛的游客們○家中若有一碗薄粥○可
 吃○只談甘窮○開戶便是○少柴少米○寧可○愛妻子的怨
 謫○決不可受富貴場內的○怠慢○閒話休提○且說歐滌
 山○一日送客○只見無數脚夫○挑着四五十隻皮箱○後
 面十多乘轎子○陸續進那大宅子裡去了○歐滌山道

是那裡來的宦家，忙叫鵝淶訪問，好去拜他的鵝淶。去不多時，走來回覆道：是對門新搬來的，說是河間府屠老爺小奶；屠老爺在淮揚做道，這小奶是揚州人，姓繆。如今他家老爺死在任上，只有一箇叔子，叫做三太爺，同着小奶，在這邊在歐淶山道。既是河間人，怎麼倒在這裡住下？鵝淶道：打破沙鍋問到底，我那知他家的事。故歐淶山罵了凡散養奴才，又接着本地朋友來，會偶然問及河間屠鄉宦那朋

友也道這鄉宦已作古人了。歐滌山歎曰：「兩箇又講些閑話。總別次日見鵲淚傳進帖子來道：『看太爺來面拜了。』」歐滌山忙整衣衫出來迎接，只見那三太爺打扮。

頭戴一頂方巾，脚穿一雙朱履，扯偏袖，宛似書。歛出相打，深躬恰如道：「七伏車，主久看坐，兩眼朝天。朝天子送茶，一氣入口先叙了，久仰久慕，緣問起尊姓尊名，混沌不知，禮貌老生，懷葛之天。」

村○患○假○學○謙○恭○一○團○酒○肉○之○相○
 歐○滁○山○分○賓○主○坐○下○拱○了○兩○拱○說○几○句○初○見○面○的○套○
 話○三○太○爺○并○不○答○應○只○把○耳○朵○側○着○呆○睜○了○兩○隻○銅○
 錢○的○眼○睛○歐○滁○山○老○大○詫○異○旁○邊○早○走○上○一○箇○淺○虫○
 管○家○悄○悄○說○道○家○太○爺○耳○背○不○曉○得○攀○談○相○公○莫○要○
 見○怪○歐○滁○山○道○說○那○裡○話○你○家○老○爺○在○生○時○與○我○極○
 相○好○他○的○令○叔○便○是○我○的○叔○執○了○怎○麼○講○箇○怪○字○只○
 問○那○管○家○的○姓○名○後○生○道○小○的○姓○徐○歐○滁○山○接○口○道○

第二回

徐○大○叔○你○家○老○爺○做○官○清○廉○可○有○多○少○宦○囊○麼○徐○管
家○道○家○老○爺○當○時○也○曾○買○下○萬○金○田○產○至○于○內○裡○囊
橐○都○是○揚○州○奶○，○掌○管○也○均○受○用○半○世○歐○滁○山○道○這
等○你○家○日○子○還○好○過○哩○只○見○三○太○爺○坐○在○對○面○咂○嘴
咂○香○的○叫○道○小○廝○拿○過○拜○匣○來○送○與○歐○相○公○又○朝○着
滁○山○拱○手○道○籍○重○大○筆○歐○滁○山○相○公○拜○匣○裏○面○是○一
對○銀○子○寫○着○筆○貲○八○兩○不○知○他○是○寫○圍○屏○寫○軸○子○畫
山○水○西○行○樂○着○了○急○忙○推○辭○道○學○生○自○幼○敏○心○文○字○

海○中○不○會○有○餘○暇○工○夫○摹○倣○黃○庭○宗○法○北○苑○若○是○要○
做○祭○文○壽○文○還○不○敢○遜○讓○倘○以○筆○墨○相○委○這○便○難○領○
教○了○三○太○爺○口○內○仰○了○幾○十○般○總○說○出○兩○箇○字○來○道○
求○文○求○文○倒○是○徐○管○家○代○說○道○家○老○爺○死○後○生○平○節○
概○無○人○表○白○昨○日○聞○得○歐○相○公○是○海○內○名○士○特○求○一○
篇○墓○誌○些○微○薄○禮○聊○當○潤○筆○歐○滌○山○笑○道○這○何○難○明○
日○便○有○尊○祀○還○是○帶○回○去○徐○管○家○道○相○公○不○收○怎○麼○
敢○動○勞○歐○滌○山○道○若○論○我○的○文○章○當○代○要○推○大○匠○就○

頁上之

第二回

是本地士紳。求傳等上輪。箇月終有。但念你老。爺。舊。日。相。與。情。分。不。便。受。這。重。祀。待。草。完。墓。誌。一。併。送。還。徐。管。家。見。三。太。爺。在。椅。子。上。打。磕。睡。走。去。搖。醒。了。揉。他。出。門。歐。滌。山。進。來。暗。喜。道。我。老。歐。今。日。的。文。章。純。值。錢。當。年。做。童。生。每。次。出。去。考。經。營。慘。淡。構。成。兩。篇。定。要。賠。卷。子。貼。供。給。誰。知。出。來。做。游。客。這。般。燥。脾。一。篇。墓。誌。打。甚。麼。緊。也。送。八。兩。銀。子。來。畢。竟。名。下。好。題。詩。也。不。通。因。我。是。名。士。這。墓。誌。倒。不。可。草。打。

發、研、起、墨、來、想、着、一、管、筆、只、管、搖、頭、擺、腦、的、吟、或、倒、
點、記、出、自、家、許、多、小、題、來、要、安、放、在、上、面、不、知、用、那、
一、句、好、千、籌、萬、算、計、忽、然、大、斗、道、在、這、裡、了、取、出、
古、文、必、讀、用、那、祭、十、二、即、文、改、頭、換、尾、寫、得、清、楚、
楚、叫、鶴、深、恨、了、一、直、走、到、對、門、來、徐、管、家、迎、見、引、至、
家、堂、請、出、三、太、爺、來、相、見、歐、滁、山、送、上、墓、誌、三、太、爺、
接、在、手、裏、將、兩、眼、觀、在、字、上、極、口、的、道、好、又、叫、徐、管、
家、拿、進、去、與、奶、奶、看、歐、滁、山、聽、見、奶、奶、是、識、字、的、毛、

頁上五

第二回

孔都、將、起、來、徐、管、家、又、傳、說、奶、奶、分、付、請、歐、相、公、
吃、一、盃、南、酒、去、歐、滌、山、好、像、奉、了、皇、后、娘、的、懿、旨、
身、也、不、敢、動、口、中、先、應、了、誠、懽、誠、忭、的、謝、表、探、上、酒、
備、一、時、間、山、奔、海、錯、羅、到、滿、前、真、箇、大、人、家、舉、止、就、
如、預、備、在、家、裡、的、歐、滌、山、頭、出、那、猪、八、戒、的、手、段、來、
件、件、都、笑、得、盡、興、千、歡、萬、喜、回、去、了、遲、不、上、几、日、徐、
管、家、又、來、相、請、歐、滌、山、嘗、過、一、次、甜、頭、兒、脚、根、不、知、
不、覺、的、走、得、飛、快、緣、就、客、位、坐、下、只、聽、得、裏、面、環、珮、

叮○當○似○玉○人○甫○離○綉閣○麝○蘭○氣○氤○氳○如○仙○女○初○下○瑤○階○
先○走○出○兩○箇○女○婢○來○說○道○奶○奶○親○自○拜○謝○歐○相○公○
山○未○及○答○應○那○一○位○奶○奶○勸○娜○的○走○將○出○來○
女○婢○鋪○下○紅○毡○慌○得○歐○涖○山○手○足○無○措○不○知○朝○南○
比○還○了○礼○教○繆○奶○奶○嬌○聲○顫○語○道○姜○夫○見○背○沒○
聞○得○先○生○片○語○表○彰○不○獨○未○七○人○却○感○即○象○下○
戴○不○朽○歐○涖○山○連○稱○不○敢○偷○眼○去○瞧○他○雖○不○見○得○
分○美○貌○還○有○七○種○風○情○

第二回

卜

是	又	勤	歐					
黃	怕	自	滁	纖	臉	身	眼	
昏	不	家	山	兒	兒	體	兒	
時	好	褲	看	指	是	兒	是	
候	看	襠	得	甲	側	是	騷	
一	相	裏	仔	兒	的	動	的	
點	只	活	細	是		的		
惱	得	跳	那	是				
心	弯	起	眼	露				
忍	着	來	光	出				
耐	腰	陰	早	來	頸	脚	嘴	
不	告	些	射	的	兒	尖	兒	
住	辭	兒	到		是	兒	是	
關	出	磨	信		粗	是	甜	
了	來	穿	帶		的	趨	的	
房	回	了	底			的		
門	到	幾	下					
坐	寓	層	處					
在	中	衣	火					
椅	已	服	餐					

1129A

子○上○請○出○那○作○怪○的○光○即○頭○來○虛○空○摸○擬○就○用○五○如○
 作○緣○閉○上○眼○睛○伸○直○了○兩○隻○腿○勒○上○勒○下○口○中○正○叫○
 着○心○肝○垂○下○不○期○對○面○卓○子○下○頸○着○一○箇○白○日○撞○的○
 賊○不○知○几○時○閃○進○來○的○導○在○對○面○殺○也○不○則○氣○也○不○
 喘○被○毆○濠○山○滾○熱○的○精○華○直○冒○了○一○臉○那○賊○呀○的○叫○
 喊○起○來○倒○嚇○了○歐○濠○山○一○跳○此○時○濠○山○是○作○喪○之○後○
 昏○沉○四○肢○椎○軟○絞○斗○得○一○散○有○賊○那○賊○拔○開○門○
 門○已○跳○在○門○外○歐○濠○山○趕○去○捉○他○那○賊○搖○手○道○你○要○

第二回

照世盃

第二回

七九一

程○我○：○便○說○出○你○的○醜○態○來○了○。○歐○滁○山○不○覺○又○羞○又○
笑○那○我○已○穿○街○走○巷○去○得○無○影○無○踪○。○歐○滁○山○只○得○回○
來○查○一○查○銀○子○尚○喜○不○曾○出○脫○。○大○罵○鶴○淥○原○來○鶴○淥○
是○繆○家○的○大○叔○們○請○他○在○酒○館○中○一○樂○吃○洋○醜○醜○大○
醉○昏○天○黑○地○睡○在○樁○檣○上○。○那○裡○知○道○有○賊○沒○賊○。○歐○滁○
山○也○沒○柰○何○自○己○點○了○燈○四○面○照○一○始○線○去○安○寢○睡○
便○睡○在○床○上○一○心○想○着○繆○奶○：○道○是○這○般○一○箇○美○人○
又○有○厚○貲○若○肯○轉○嫁○我○倒○是○不○求○而○至○的○安○穩○富○翁○。

且待明日向他徐家討些口氣倘有一線可入寅
 緣進去做箇補代不怕一生不享榮華翻來覆去用
 心過度再也睡不着到四更天氣綫閉上眼又夢見
 賊來開了皮箱將他七百兩頭裝在搭包裏歐滌山
 急得眼裏冒出火來顧不得性命精光的扒下床來
 口中亂喊捉賊那鷓鴣深在醉鄉中霎時驚醒了也赤
 身滾起來將地裡恰撞着歐滌山不由分說杜起
 釘起樣的拳頭照着歐滌山頭臉上亂打滌山熬不

第二回

一○尊○絲○膝○了○賊○而○過○點
 筒○容○醒○在○鶻○徒○箇○疼○世
 青○有○各○門○漆○累○也○痛○五
 面○些○自○檻○的○到○做○將○頭○
 小○古○揉○上○醉○天○一○頰○
 鬼○恠○一○直○魔○明○團○臉○
 連○忙○揉○睡○也○氣○滾○靠○
 頭○取○睡○到○打○力○在○住○
 角○鏡○眼○日○疲○用○地○鶻○
 都○子○都○出○倦○盡○下○漆○
 這○一○叫○三○了○歐○你○懷○
 般○照○吃○竿○大○滌○罵○裡○
 崢○驚○弄○鷄○家○山○的○我○
 嶻○訝○歐○帝○抱○的○是○他○
 不○道○滌○傍○頭○夢○強○精○
 鶻○我○山○午○抱○神○盜○身○
 漆○怎○覺○主○脚○也○我○體○
 也○麼○得○僕○的○告○罵○上○
 竟○脫○自○兩○歌○消○你○死○
 得○真○家○人○跨○乏○是○咬○

自○家○貴○休○有○世○狼○狽○低○頭○一○看○好○似○掉○在○染○綢○裡○遍○
體○染○就○簡○紅○綠○的○面○相○覷○竟○解○不○出○緣○故○來○
一○連○告○了○几○日○養○病○假○纔○敢○出○去○會○客○那○繆○奶○又○
遣○條○管○家○送○過○四○盤○菓○品○來○看○病○歐○滌○山○款○住○徐○管○
家○要○他○坐○下○徐○管○家○道○小○的○是○下○人○怎○敢○陪○相○公○坐○
地○歐○滌○山○笑○道○你○好○款○款○其○主○以○及○其○使○便○是○敬○老○
師○孔○夫○子○還○命○遽○伯○玉○之○使○同○坐○哩○你○不○須○謙○讓○徐○
管○家○只○得○將○椅○子○移○在○側○邊○半○箇○屁股○坐○着○歐○滌○山○

第二回

分付鶻淥叫他在酒筵中取些熱菜來酒兒要盪得
熱。的鶻淥答應一般去了。歐滁山問道你家奶
性兒喜歡甚麼待我好買几件禮物回荅徐管家道
我家奶。敬重相公文才那指望禮物回荅歐滁山
道你便是這等說我却要盡一點孝敬徐管家道若
說起我家奶。紗羅袖段首飾頭面那件沒有若要
他喜歡的除非吃食上橄欖松子罷了。歐滁山道你
家奶。原來是個清客愛吃這些不做肉的東西。徐

管家嬉的笑起來。鵲滑早取了熟菜，擺上一卓。斟過兩盃酒，二人一頭吃，一頭說。歐滌山乘興問道：「你家奶子又沒有一男半女，年紀又幼小，怎麼好守節？」徐管家道：「正是我們不回河間去，也是奶子要日後好尋一分人家坐產，招夫的意思。」歐滌山道：「不知你家奶子要尋那樣人兒？」徐管家道：「小的也不曉得。」奶子還不會說出口來，為礙着三太爺在這裡。歐滌山道：「我有一句梯己話，見對你講，切不可向外人說。忙把

鵲溪中開了。說道：我學生今年纔三十一歲，還是真
正。童男子一向要娶親，因敝地再沒得好嬾人。若你
家奶，不棄情願，贅在府上，我雖是客中，要措辦千
金，也還供得你家奶。粧奩徐管家道相公莫說千
金萬金，若是奶心肯便一分，也不消相公破費。但
三太爺在此，也須通知他做主。緣妙歐滁山道：你家
三太爺聾着兩隻耳朵，也容易結交他。徐管家道相
公慢，商量讓小的且回去罷。歐滁山千叮萬萬一

過正是

耳聽好消息。

眼觀旌節旗。

話說姜天淳、覺得歐、滌、山、得、過、若、干、銀、兩、又、見、不、肯、
 起、身、怕、在、地、方、上、招、搖、出、事、來、忙、封、起、八、兩、程、儀、促、
 他、急、整、歸、鞭、歐、滌、山、大、怒、將、程、儀、擲、在、地、下、道、誰、希、
 罕、這、作、孽、的、錢、你、家、主、人、要、使、官、勢、只、好、用、在、這、常、
 游、客、身、上、我、們、同、窓、同、社、也、還、不、大、作、准、試、問、他、誰、
 道、做、一、生、知、絲、再、不、還、鄉、的、麼、我、老、歐、有、日、子、和、他、

第二回

生○濟○劑○吃○勸○薄○賤○美○
 不○便○寒○苦○兩○這○這○集○
 愁○完○上○的○看○箇○斗○哩○
 凍○旺○方○做○官○主○好○那○
 餓○贖○便○官○們○人○意○未○
 戒○罪○門○極○試○使○放○任○
 常○燥○留○驚○者○在○翻○他○
 想○着○積○擔○世○天○成○他○
 古○流○下○險○界○平○惡○發○
 今○徒○此○的○上○平○意○揮○
 嫌○到○元○趁○那○上○人○拾○
 慨○底○寶○錢○箇○先○心○了○
 豪○還○好○寧○肯○一○除○銀○
 傑○仗○去○可○破○先○似○子○
 只○鹿○打○招○慳○也○蛇○忙○
 有○乳○點○人○送○還○心○去○
 兩○方○陛○怨○人○人○救○回○
 箇○保○遷○惹○他○十○道○覆○
 一○得○極○人○吃○足○美○知○
 箇○一○不○怪○辛○的○天○

十五

是○孟○嘗○君○捨○得○三○食○飯○養○士○一○箇○是○平○原○君○捨○得○
 日○酒○請○家○這○大○老○官○的○聲○名○千○古○不○易○可○見○酒○飯○之○
 德○亦○能○使○人○品○傳○芳○假○若○刻○出○已○財○為○衆○朋○友○做○箇○
 大○施○主○這○便○成○得○古○今○真○豪○傑○了○倘○自○負○慷○慨○逢○人○
 通○誠○稷○鉏○木○火○的○小○恩○惠○也○恩○講○以○這○種○人○便○替○孟○
 嘗○君○厨○下○燒○鍋○代○平○原○君○席○上○斟○酒○還○要○嫌○他○難○覩○
 相○但○當○今○根○德○者○少○負○義○者○多○如○歐○滁○山○皆○是○另○具○
 一○副○虛○心○腸○別○賦○一○種○賤○骨○格○抹○却○姜○天○薄○的○好○處○

第二回

照世盃

友、恩、款、狂、吹、起、來、這、且、不、要、提、他、話、說、繆、奶、：、屢、次、
着、人、送、長、送、短、百、倍、慇、懃、歐、滁、山、只、得、破、些、鈔、兒、買、
几、件、小、禮、點、綴、一、日、三、太、爺、拉、歐、滁、山、街、上、去、開、出、
見、一、箇、簇、新、酒、帘、飄、蕩、在、風、裡、那、三、太、爺、頓、：、燕、
像、有、些、鬧、香、下、馬、的、光、景、只、愁、沒、有、解、貂、換、酒、的、主、
人、歐、滁、山、見、景、生、情、邀、他、進、去、檢、一、副、乾、淨、座、兒、請、
他、坐、地、酒、保、陸、續、搬、上、餚、饌、來、兩、箇、一、盞、一、盃、直、吃、
到、日、落、還、不、曾、動、身、歐、滁、山、要、與、三、太、爺、接、談、爭、柰、

他兩耳又聾只好對坐着啞飲誰知啞飲易醉歐滄
山滿腔心事乘着醉興不覺吐露道令侄婦青年人
怎麼容他守寡你老人家談方便些纔是那三太爺
偏是這幾句話聽得明白點一點點頭道我正要尋一
箇好人物招他進來哩急切裡又遇不着歐滄山見
說話入港老着臉皮自薦道晚生還不曾娶親若肯
玉成當喬厚報三太爺大喜道這段姻緣絕妙的了
我今日便親口許下你捧日來納聘何如歐滄山正

第二回

喜得抓耳搔腮側邊一箇小廝眼傷着三太爺道不
知家裏奶的意思太爺輕口便許人麼。歐滁山忙
把手兒搖着說道大叔叔們請在外面吃酒都筵在我
帳上把箇小廝哄開了離席朝上作了揖又自斟一
盃酒送過去三太爺扶起道你又行這客禮做甚麼。
歐滁山道既蒙俯允始終不二便以盃酒為訂三太
爺道你原來怕我是酒後戲言我從來直腸直口再
不會說慌的。歐滁山極口感激弄完盃飯各自回寓。

次○日○打○點○行○聘○這○繆○家○受○聘○之○後○歐○陽○勝○山○即○想○做○親
 叫○了○一○班○鼓○樂○自○家○倒○坐○在○新○人○轎○裏○抬○了○一○箇○圍
 子○依○舊○到○對○門○下○轎○因○是○第○一○次○做○新○郎○心○裡○老○大
 有○些○驚○慌○又○見○繆○奶奶○的○身○分○歐○陽○勝○山○不○得○秋○葵○了○頭
 胡○亂○可○以○用○世○鎗○法○的○只○得○在○那○上○床○之○時○脫○衣○之
 後○求○歡○之○際○斯○文○的○軟○款○：○假○學○許○多○風○雅○模
 樣○繆○奶奶○：○未○免○要○粧○些○身○分○歐○陽○勝○山○低○聲○道○吉
 日○良○辰○定○要○請○教○繆○奶奶○：○恐○笑○不○住○放○開○手○任○他○進

第二回

出○想○如○疾○吁○還○親○去○
 一○着○家○再○的○不○持○赴○
 箇○首○密○身○的○曾○太○考○
 拋○要○範○不○的○做○大○歐○
 博○入○一○散○到○甚○除○
 引○一○般○過○起○倒○山○
 玉○入○不○了○請○把○緣○
 之○眼○知○數○便○一○箇○
 法○因○內○目○老○積○年○
 來○成○裏○日○早○會○面○
 手○親○是○歐○出○完○謙○
 中○不○金○山○場○了○讓○
 拿○久○銀○見○了○自○的○
 着○開○財○他○家○老○老○
 鑰○口○寶○房○覺○童○童○
 匙○說○還○中○得○生○頭○
 遞○得○是○箱○慚○慚○一○
 與○遠○紗○籠○愧○愧○篇○
 繹○想○紉○擺○端○端○知○
 奶○段○段○得○得○端○端○

奶道：「拙夫這箇箱內尚存六百多金，娘子請看一看。」
繆奶道：「我這邊的銀錢還用度不了。那箇要你的。」
歐滁山道：「不是這樣講我的鑰匙交付與娘子省得。」
拙夫放在身邊，繆奶取過來，交與一箇丫頭，只見
三太爺走到房門前，說道：「牛兒從河間府來說家裡的
大宅子有暴發戶戚小橋要買，已還過九千銀子。」
牛兒不敢做主，特來請你去成交易哩。」繆奶愁眉
道：「我身子不大耐煩，你老人家同着姑爺去，先了房。」

第二回

價來罷。歐滁山聽見又有九千銀子，好像做夢的，恨
不得霎時起身，搬了回來。這一夜加力奉承那財主，
奶：次日備上四箇頭口，三太爺帶了牛兒，歐滁山
帶了鶻淥，一行人迤邐而去。終走得數里，後面一匹
飛馬，野來却是徐管家，拿着一箇厚實的大封套，
付與歐滁山道：你們起身忙，忘記帶了房契奶，特
差小的送來。歐滁山道：險不空往這一遭兒哩。還虧
你奶：記性快。徐管家道：爺們不要担閣，快趕路罷。

兩下各加一鞭只見

夕陽影裡馬蹄過

沙土塵中人面稀○

待了數日已到河間府三太爺先把歐滌山安頓在
城外飯店裡自家同着牛兒進城道是議妥當了即
來請去交割房契歐滌山果然在飯店中等候了
兩日竟不見半箇脚影兒走來好生盼望及至再等
數天就有些疑惑叫鶻錄進城去探問鶻錄問了一
轉依舊單身回來說是城內百和坊雖有一箇署鄉

第二回

世
官他家并不見甚麼三太爺歐滁山還道他問得
詳細自己袖着房契叫鶻渌領了走到百和坊來只
見八字墻門裏面走出一箇花帕兜頭的大漢歐滁
山大模大樣問道你家三太爺回來了為何不出城
接我那大漢啐道你是那裡走來的烏蠻子問甚麼
三太爺四太爺歐滁山道現有牛兒跟着的煩你喚
出牛兒來他自然認得我大漢罵道你家娘的牛馬
兒○怎○聚○在○我○宅○子○門○前○歪○纏○歐○滁○山○情○急○了○忙○通○出

脚色来道。你家小奶。现做了我的贱内。特叫我来。卖房子哩。这一句。还不曾说完。大漠早劈面一箇耳。掌封住衣袖。揪了进去。鹄深见势头不好。一溜烟兒。躲开。可憐。歐滁山。被那大漠棍住。又有許多漢子来。帮打。像餓虎攢羊一般。直打得箇落花流水。還虧末。後一箇少年。喝住衆漢。各收了拳兵。此時。歐滁山。竟靈也不在。身上。疼了一會。漸醒覺。總斗寒斗。痛。又叫起冤屈来。那少年近前問道。你這蛮子。敢口。

第二回

係是外方○有甚緣故○快些說來○歐滌山帶着眼淚說
道○學生原是遠方人○因為探望舍親姜天淳○所以到
保定府來○就在保定府娶下一房家小○這賤內原是
看老先生之妻○看老先生雖在任上○亡過○現有三太
爺做主為媒○不是我貪財強娶○那少年道○那箇耐煩
聽你這些閑話○只問你無端為何進我的宅子○歐滌
山道○我非無端而來○原是來充房價的○現有契文在
此○難的好白賴的麼○少年怒道○你這箇婬子○想是青

天白日見鬼斗衆漢子推他出去。歐滁山受過一番
狼狽的。那裡經得第二遍。聽見一殺推出去。他的脚
根先出門了。只得悶悶而走。回到飯店。却見鵲深倒
在炕上坐着哩。歐滁山罵道：「你這賊奴才不顧主人
死活。任他拿去毒打。設使真箇打死。指望你來收屍。
這也萬萬不能勾了。」鵲深笑道：「相公倘然打死。還留
得鵲深一條性命。也好回家去報信。怎到怨起我來。」
歐滁山不言不語。連衣睡在床上。搥胸搗枕。鵲深道：

吳世孟

第二回

三

相公不消氣。若我相三太爺原姓屠他家弟男子姪。○
 那裡肯將房產銀子倒白：送與相公麼。○歐滁山沉
 吟道：你也說得是。但房契在我手裡也。還不談下這
 毒手。○鵲深道：他既下這毒手。焉知房契不先換去了。○
 歐滁山忙檢出房契來。折開封筒。見一張綿紙。看
 上面寫的不是房契。却是借約。寫道：○
 立借票人屠三醉。今因乏用。借到歐處白銀六
 百兩。俟起家立業後。加倍奉償。恐後無憑。立此借

票存照

歐。滌。山。呆。了。道。我。被。這。老。賊。拐。去。了。又。想。一。想。道。前。
日。皮。箱。放。在。內。屋。裏。如。何。盜。得。去。又。轉。念。道。他。便。盜。
我。六。百。金。繆。奶。子。身。邊。千。金。不。止。還。可。補。償。缺。陷。急。
急。收。拾。行。李。要。回。保。定。爭。奈。欠。了。飯。錢。被。房。主。人。捉。
住。歐。滌。山。沒。奈。何。只。得。將。被。褥。准。筭。主。僕。兩。箇。孤。
栖。行。在。路。上。有。一。頓。沒。一。頓。把。一。箇。假。名。士。又。要。
假。起。乞。丐。來。了。攆。到。保。定。同。着。鶻。淥。入。城。望。舊。寓。走。

卷十一

第二回

三

月十日
來六見

的○	歐	口○	絕○	古○	橫○	冷○
又○	滁	其○	跡○	廟○	八○	清○
哭○	山	人○	入○	神○	監○	：○
起○	四	安○	其○	鬼○	碎○	門○
來○	面	在○	庭○	潛○	紙○	前○
歐	搜	今○	不○	踪○	牕○	草○
滁	尋	朝○	見○	又○	萬○	長○
山	要	翠○	其○	如○	片○	幽○
問	討	閣○	人○	滿○	千○	寒○
道	箇	結○	昔○	天○	條○	：○
你	人	烟○	日○	大○	就○	堂○
哭	影	蘿○	羅○	風○	像○	上○
些	兒		情○	雪○	遠○	禽○
甚	也		掛○	的○	塞○	飛○
麼	沒		蛛○	寒○	無○	破○
鶻	得		網○	江○	人○	交○
淶	鶻		披○	漢○	烟○	椅○
道	淶		其	翁	的	七○
奶	鳴					
：	：					

房○裡○使○用○的○珠○兒○他○待○我○情○意○極○好○今○日○不○見○了○怎
 禁○身○人○不○笑○歐○滁○山○道○連○奶○子○都○化○為○鳥○有○還○提○起○
 甚○珠○兒○我○如○今○想○起○來○了○那○借○票○上○寫○着○屠○三○醉○
 分○明○是○說○三○醉○岳○陽○人○不○識○活○子○是○箇○棒○子○連○你○
 奶○子○也○是○雌○拐○兒○算○我○年○灾○月○厄○撞○在○他○手○裡○蘇○了○
 罷○了○只○是○兩○隻○空○拳○將○甚○麼○作○盤○纏○回○家○鶻○深○道○還○
 是○去○尋○姜○老○爺○的○好○歐○滁○山○道○我○曾○受○過○恩○惠○反○又○
 罵○他○覺○得○不○好○相○見○鶻○深○道○若○是○不○好○相○見○可○寫○一○

第一回

封書去。千求他罷了。歐滌山道說得有理。仍回到對
 門舊寓來。借了筆硯。懇懇切切寫着悔過謀罪的話。
 又叙說被拐致窮之故。鵬濠忙去投書。姜天淳果然
 不念舊惡。又送出二十兩程儀來。歐滌山製辦些鋪
 蓋。搭了便船回家。一路上少不得嗟嘆。怨恨誰知驚
 動了中艙內一位客人。那客人被他耳根。聒得不耐。
 煩。只得罵了船家幾句。說他胡亂搭人。船家又來理
 怨。歐滌山止住。處事極。借這因頭。已前。

像說書的一般說與衆人聽衆人也有憐他的也有
笑他的獨有中艮客人叫小厮來請他歐滁山抖一
抖衣服鑽進艮去客人見歐滁山帶一頂中子穿一
雙紅鞋道是讀書的起身來作揖問了姓氏歐滁山
又問那客人客人道小弟姓江諱秋雲原籍是徽州
因今歲也曾遇着一夥騙子正要動問老丈所娶那
婦人怎的一箇模樣歐滁山道是箇不肥不瘦的身
体生來着實風騷面上畧有幾箇雀斑江秋雲笑道

第二回

與小弟所遇的不差。歐滌小怒目張拳道：他如今在那裏？江秋雲道：這是春間的事體。如今那箇曉得他踪跡？歐滌小道：不知吾兄如何被騙的？江秋雲道：小弟有兩箇典舖，開在臨清，每年定帶些銀兩去添補。今春泊船宿遷，鄰舡有一箇婦人看見小弟，自成心許，將一條汗巾擲過來。小弟一時迷惑，接在手中，聞香嗅氣，那婦人不住嬉笑。小弟情不自禁，久見他是兩隻舡，一隻舡是男人，一隻舡是女人。訪得詳細，到

二更天見他蓬窓尚未掩着此時也顧不得性命就
了過去倒是那婦人斗喊起來一夥僕從捉住小弟
痛打一頓騙去千金銀放小弟吃這箇虧再不惹人
心怨自己不該偷漢娘歐滌山道老丈有這等度量
小弟便忍耐不住了江秋雲道忍耐不住便怎麼小
弟與吾兄同病相憐何不移在中艙來作伴自此歐
滌山朝夕飲食盡依藉着江秋雲到了鎮江大家上
岸去走上只見馬頭上一箇美艸的叫化子鶻碌端

第二回

世五

手

相一遍情，對歐滌山說道：這倒像那三太爺的模樣。里歐滌山聽了一認道：果然是三太爺。上前一把扯住，成道：捉住拐子了。那斗化子一箇頭拳撞來，打得不好開交。江秋雯勸住道：歐兄，你不要錯認了他。既然拐你多金，便不該仍做斗化子。既做教化子，你認他是三太爺，可不自已。沒体面。歐滌山聽了，緣放手，倒是那斗化子不肯放。說：是走了他的掙錢兒子和江秋雯不曉得甚麼，叫做掙錢兒子。細問起來，緣知

是、一、條、蛇、兒、歐、滁、山、友、拿、出、几、錢、銀、償、他、次、日、別、了、
 江、炸、受、搭、了、江、船、到、得、家、裏、不、意、蒼、頭、死、了、秋、葵、棗、
 了、些、值、錢、物、件、已、是、跟、人、逃、走、歐、滁、山、終、日、抑、鬱、遂、
 得、瞖、脹、病、而、亡、可、見、世、人、須、要、斬、絕、妄、想、心、腸、切、不、
 可、聽、了、夫、人、又、折、兵、學、那、歐、滁、山、的、樣、子、
 詩、道、人、評、曰、不、直、說、揚、子、到、末、後、幾、點、令、觀、者、羨、
 慕、歐、滁、山、遭、遇、非、常、極、人、間、之、樂、境、看、完、一、回、冷、
 水、直、入、脊、背、矣、又、忽、然、掃、出、叫、化、廝、賴、一、段、亦、足、

第二回

月
 者○歐○世
 生○孟
 矣○
 根○
 未○
 斯○
 魔○
 君○
 於○
 肯○
 能○
 遇○
 如○
 紅○
 秋○
 變○
 方○
 是○
 達○

照世盃卷之三目次

總名

走安南○玉○馬○換○程○戲○

第一段

胡○街○內○假○病○開○游○
白○鳳○姑○倚○樓○玩○市○

第二段

惠○少○年○見○色○移○情○

卷三目次

世才

真○貪○官○借○端○取○利○

第三段

強○離○分○衣○邊○垂○玉○馬○
暫○交○惟○枕○上○送○行○人○

第四段

桑○落○館○夜○哭○失○千○金○
枕○石○山○霧○眠○逢○一○怪○

第五段

浴○蘭○溪○衆○美○憐○寒○
丞○相○府○小○兒○獲○寶○

第六段

神○通○師○殷○勤○還○舊○物○
同○鄉○客○慷○慨○貨○奇○香○

第七段

雖○見○而○不○及○話○衷○腸○
繳○得○絨○方○纔○消○風○恨○

魚
上
五

卷
三
目

第八段

聞○說○兩○髮○無○端○傷○命○
片○語○洞○徹○前○懸○

第三回

走安南玉馬換狸絨

百年古墓已為田
日暮子規啼更切

人世悲歡只眼前
閒修野史續殘編

話說廣西地方與安南交界中國客商要收買丹砂蘇合香沉香却不到安南去都在廣西收集不知道這些東西盡是安南的土產廣西不過是一箇聚處安南一般也有客人到廣西來貨賣那廣西牙行經

照世盃

第三回

紀○皆○亦○輪○萬○家○私○堆○積○貨○物○但○逢○着○三○七○纔○是○交○易○
的○日○子○這○一○日○叫○做○開○市○開○市○的○時○候○兩○頭○齊○列○着○
官○兵○放○砲○納○喊○直○到○天○明○纔○許○買○賣○這○也○是○近○着○海○
濱○恐○怕○有○奸○細○生○事○的○意○思○市○上○又○有○箇○評○價○官○這○
評○價○官○是○安○撫○衙○門○裏○差○出○來○的○若○市○上○有○私○買○私○
賣○緝○訪○出○來○貨○物○入○官○連○經○紀○客○商○都○要○問○罪○自○從○
做○下○這○箇○官○例○那○箇○還○敢○胡○行○所○以○評○價○官○是○極○有○
權○要○的○名○色○雖○是○評○價○實○在○却○是○抽○稅○這○一○主○無○礙○

的錢糧都歸在安撫。曾有箇安撫姓胡。他生性貪婪。自到廣西做官。不指。每日只想剝盡地皮。天子一般。這胡安撫沒有兒子。就將妻姪承繼在身邊做公子。這公子有二十餘歲。生平毛病是見不得女色的。不論精粗美惡。但是落在眼裡。就不肯放過。只為要撫把他關禁在書房裡。又請一位先生陪他讀書。你想曠野裏的胡猴。可是一條索子鎖得住。

的○况○且○要○他○請○書○真○如○生○的○這○那○個○樣○粧○扮○李○三○
 娘○挑○水○鮑○老○送○嬰○孩○的○戲○文○了○眼○見○得○請○書○不○成○反○
 要○生○起○病○來○安○撫○的○夫○人○又○愛○惜○如○寶○這○公○子○倚○嬌○
 倚○病○要○出○衙○門○去○頑○耍○夫○人○道○只○怕○你○父○親○不○許○待○
 我○替○你○講○早○是○安○撫○巡○堂○走○進○內○衙○來○夫○人○持○看○公○
 子○道○你○看○他○面○黃○肌○瘦○茶○飯○也○不○多○吃○皆○因○在○書○房○
 內○用○功○過○度○若○再○閑○禁○禁○時○連○性○命○都○有○些○難○保○了○
 安○撫○道○他○既○然○有○病○待○我○傳○官○醫○進○來○吃○一○兩○劑○藥○

自然就好的。你著急則甚。公子怕露出馬脚來忙答
應道：那樣苦水我吃他做甚麼。安撫道：既不吃藥怎
得病好哩。夫人道：孩兒家心性原坐不定的。除非是
放他出衙門外任他在有山水的所在或者好寺院
裡閒散一番自然病就好了。安撫道：你講的好沒道
理。我在这地方上現任做官怎好縱放兒子出外頑
耍。夫人道：你也不忒糊塗。難道兒子面孔上貼着安撫
公子的幾箇字麼。便出去頑耍有那箇認得有那箇

第三回

世、子、
議、論、况、他、又、不、是、生、事、的、你、不、要、弄、得、他、病、久、了、當、
真、三、長、兩、短、我、是、養、不、出、兒、子、的、哩、安、撫、也、是、溺、愛、
一、邊、况、且、夫、人、發、怒、只、得、改、口、道、你、不、要、著、急、我、自、
有、箇、道、理、明、朝、是、開、市、的、日、期、分、付、評、價、官、領、他、到、
市、上、頑、一、會、就、是、打、扮、要、改、換、了、纔、好、撞、人、
耳、目、夫、人、道、這、箇、容、易、公、子、在、旁、邊、聽、得、眉、花、眼、笑、
撲、手、跌、脚、的、外、邊、喜、歡、去、了、正、是、
意、馬、心、猿、拴、不、住、
即、君、年、少、總、情、迷、

世間溺愛皆如此

不獨備心是老妻

話說次日五更評價官奉了安撫之命領着公子出
轅門來。每人都騎着高頭大馬到得市上。那市上原
來評價官也有箇衙門。公子下了馬。評價官就領他
到後街裏坐着。說道：「小衙內你且寬坐片時。待小官
出去點過了兵放砲之後。再來領衙內出外觀看。只
見評價官出去坐堂。公子那裡耐煩。死等也。便隨後
走了出來。此時天尚未亮。滿堂燈炬照得如同白日。

第三回

看那四圍都是帶大帽持鎗棍的委實好看公子打
人叢裏擠出來直到市上早見人烟湊集家都掛
着燈籠公子信步走去猛樓頭看見樓上一箇標緻
婦人凭着樓窓往下看他便立住脚目不轉睛的
瞧箇飽滿你想看人家婦女那有看得飽的時候
是美人立在眼前心頭千思萬想要他笑一笑留些
情意好從中下手却不知枉用心腸像餓鬼一般腹
中越發空虛了這叫做眼飽肚中飢公子也是這樣

呆○想○那○知○樓○上○的○婦○人○他○却○貪○看○市○上○來○往○的○
可○有○半○些○眼○角○梢○兒○留○在○公○子○身○上○麼○又○見○樓○下○一○箇○
後○生○對○着○那○樓○上○婦○人○說○道○東○方○發○白○了○可○將○那○我○
盞○燈○挑○下○來○吹○息○了○婦○人○道○燭○也○剩○不○多○等○他○點○完○
了○梁○公○子○來○他○們○說○話○就○在○袖○裡○取○出○汗○巾○來○那○汗○
巾○頭○上○繫○着○一○箇○玉○馬○他○便○將○汗○巾○裏○一○畧○擲○向○樓○
上○去○偏○打○着○婦○人○的○面○孔○婦○人○一○片○殺○喊○起○來○那○
樓○下○後○生○也○看○見○一○件○東○西○在○眼○中○幌○一○幌○又○聽○得○

樓上喊殺○只道那箇拾磚頭打他○忙回下一看○只見
那公子嬉着一張嘴○拍着手○大笑道○你不要錯看了
那汗巾裏面裹着有玉馬哩○這漢生怒從心上○惡向
膽邊○忙去揪着公子頭髮○要打一頓○不隄防用得力
猛○却揪着了帽子○被公子在人叢裡一溜烟跑開了
後生道○便宜這箇小畜生○不然打他一箇半死○纔顯
我的手段○拿帽在手○一徑跑到樓上去○婦人接着笑
道○方纔不知那箇涎臉○將汗巾裹着玉馬擲上來○你

看這玉馬倒還有趣哩。後生拿過來，看一看道：「
一箇舊物件，那婦人也向後生手裡取過帽子來，看
道：「你是那裡得來的？」上面好一顆明珠。後生
訝道：「果然好一顆明珠，是了是了。方纔那小畜
知是那箇官長家的哩。」婦人道：「你說甚麼？後生
在樓下見一箇人，瞧你又聽得你喊起來，我便
去打那一箇人，不期揪着帽子被他脫身走去。
道：「你也不問箇皂白，輕易打人，不要打出禍
來。」

第三回

便由他瞧得奴家一眼可有本事吃下肚去麼
道他現將物件擲上來分明是調戲你婦人道你
好歡這也是他落便宜白送一箇玉馬奴家還不認
得他是長是短你不要多心且說話間聽得市上放
炮響後生道我去做生意了正是
玉馬無端送明珠暗裏投
你道這後生姓甚麼原來叫做杜景山他父却是杜
望山出名的至誠經紀四方客商都肯來往自去

世之後便遺下這抽錢的行戶與兒子杜景山也做
人乖巧倒百能百幹會招攬四方客商算得一箇克
家的肖子了我說那樓上的婦人就是他結髮妻子
這妻子娘家姓白乳名叫做鳳姑人材又生得柔媚
支持家務件件妥貼兩口兒極是恩愛不過的他臨
街是客棧一向堆着貨物這日出空了鳳姑偶然上
樓去觀望街上不期撞着胡衙內這箇禍根你說惹
了別箇還可這胡衙內是箇活太歲在他頭上動了

良

第二回

上

土○重○則○斲○根○絕○命○輕○則○也○要○蕩○產○傾○家○若○是○當○下○評
價○官○曉○得○了○將○杜○景○山○責○罰○幾○板○也○就○消○了○忿○恨○偏
那○衙○內○懷○揣○着○鬼○胎○却○不○敢○打○市○上○走○沒○命○的○往○僻
巷○裡○躲○了○去○走○得○氣○喘○只○得○立○在○房○簷○下○歇○一○歇○力○
不○曉○得○對○門○一○箇○婦○人○蓬○着○頭○敞○着○胸○手○內○提○了○馬
桶○將○水○蕩○一○蕩○朝○着○側○邊○潑○下○那○知○道○黑○影○內○有○一
箇○人○立○着○剛○上○潑○在○衙○內○衣○服○上○衙○內○叫○了○一○聲○喚
喲○婦○人○丟○下○馬○桶○就○往○家○裏○飛○跑○我○道○婦○人○家○倒○馬

桶也。有箇時節。為何侵晨扒起。來就倒。只因小戶人家。又住在窄巷裡。恐怕黃昏。將候街上有人走動。故此趁那五更天。巷內都閉門。閉戶。他便冠冕。好出來。洗滌。也是街內。悔氣。一身。的糞渣。香。自家聞不得也。要掩着鼻子。心。又氣。又惱。只得脫下那件外套來。露出裡面。是金黃短夾襖。街內。恐怕有人看見。觀瞻不雅。就走出巷門。看那巷外。却是一帶空地。但聞馬嘶的聲氣。走得幾步。果見一匹馬拴在大

真金良

第三回

樹○底○下○鞍○轡○都○是○脩○端○正○的○樹○內○便○去○解○下○纜○繩○
 跨○上○去○脚○鐙○還○不○會○踏○穩○那○馬○如○飛○跑○去○了○又○見○草○
 窩○裡○跳○起○一○箇○漢○子○喊○道○拿○這○偷○馬○賊○拿○這○偷○馬○賊○
 隨○後○如○飛○的○趕○將○來○衙○內○又○不○知○這○馬○的○纜○口○要○帶○
 又○帶○不○住○那○馬○又○不○打○一○地○上○走○竟○轉○一○箇○大○灣○衝○
 到○市○上○來○防○守○市○上○的○官○兵○這○騎○馬○漢○子○在○人○叢○
 裡○放○轡○頭○又○見○後○面○漢○子○追○他○是○偷○馬○賊○一○齊○喊○起○
 來○道○是○拿○奸○細○嚇○得○那○些○做○生意○買○賣○的○也○有○濟○以○

了○鞋○子○也○有○失○落○了○銀○包○也○有○不○見○了○貨○物○也○有○滿
在○洋○溝○裏○也○有○跌○在○店○門○前○紛○上○去○了○像○有○千○軍○萬
馬○的○光○景○評○價○官○聽○得○有○了○奸○細○忙○披○上○馬○當○頭○冲
着○却○認○得○是○樹○內○只○見○樹○內○頭○髮○也○披○散○了○滿○面○流
的○是○汗○那○臉○色○就○如○黃○藤○一○般○喜○得○馬○也○跑○不○動○了
早○有○一○箇○胡○髯○碧○眼○的○漢○子○喝○道○快○下○馬○來○俺○安○南
國○的○馬○可○是○你○變○子○偷○來○騎○得○的○麼○那○評○價○官○止○住
道○這○是○我○們○街○內○不○要○羅○唳○連○忙○叫○人○抱○下○馬○來○那

且○上○去

第○三○回

乙

安南國的漢子把馬也牽去了。那官兵見是衙內。各害怕道。早是不曾傷着那裡。評價官見市上無。數人擁擠在一團來看。衙內只得差官兵趕散了。從容問道。衙內出去說也不說一聲。嚇得小官竟都沒了分頭尋找。却不知衙內在何處遊戲。為何衣帽都不見了。是甚麼緣故。衙內隔了半晌。纔說話道。你莫管我閒事。快條馬送我回去。評價官只得自家銜裏取了巾服。替衙內穿戴起來。還捏了兩把汗。恐怕安

撫難為他再三求告衙內要他包含衙內道不干你
事。你莫要害怕。衆人遂扶衙內上馬進了轅門後堂
傳柳道是衙內回來了。夫人看見便問道我兒外面
光景好者麼。衙內全不答應紅了眼眶撲簌簌吊下
淚來。夫人道兒為着何事忙把衣袖替他揩淚。衙內
越發哭得高興。夫人仔細將衙內看。一看道你的衣
帽那裡去了。怎麼換這箇中服。衙內哭着說道兒往
市上觀看。被一箇店口的強漢見兒帽上的明珠起
魚世盃

第三回

了不良之念。便來搶去。又剥下兒的外套衣服。夫人
掩住他的口道。不要提起罷。你爹原不肯放你出去。
是我变嘴变臉的說了。他終依我。如今若曉得這事。
可不連我也埋怨起來。正是

不○到○江○心○
若○無○絕○路○

不○肯○收○船○
那○肯○回○兵○

日。說安撫見公子回來。忙送他到館內讀書。不期次
日。衆官員都來候問衙內的安撫。想道我的兒子。

又沒有大病。又不曾叫官醫進來用藥。他倒怎麼問。安忙傳進中軍來。叫他致意衆官員。回說衙內沒有大病。不消問候。得中軍傳着去換之命。不一時又進來稟道。衆官員說曉得衙內原設病。因是衙內昨日馳馬着驚。特來問候的意思。要無氣惱。我的兒子總出衙門。遊得一次。衆官就曉得。想是他必定生事了。遂叫中軍謝啟衆官員。他便走到夫人房裏來。發作道。我原說在此現任兒子外面去不得的。夫人偏

笑去

第三回

是護短。却在。他。生出。事。來。弄得。眾。官員。都。到。衙。門。裏。
問。安。成。甚。麼。體。統。夫。人。道。他。頑。不。上。半。日。那。裡。生。出。
甚。麼。事。來。安。撫。焦。燥。道。你。還。要。為。他。遮。瞞。夫。人。道。可。
憐。他。小。年。紀。又。沒。有。氣。力。從。那。裡。生。事。起。是。有。箇。
緣。故。我。恐。怕。相。公。着。惱。不。曾。說。得。安。撫。道。你。便。遮。瞞。
不。說。怎。遮。瞞。得。外。邊。耳。目。夫。人。道。前。日。相。公。分。付。說。
要。兒。子。改。換。粧。飾。我。便。取。了。相。公。煙。燉。帽。上。面。釘。了。
一。顆。明。珠。把。他。帶。上。不。意。撞。着。不。良。的。人。欺。心。想。着。

這明珠連帽子都搶了去。就是這箇緣故了。安撫道：「豈有此理？難道没人跟隨着他，任憑別人搶去這裏面，還有箇隱情？」連你也被兒子瞞過。夫人道：「我又不會到外面去，那裏曉得這些事情？」相公叫他當面來一問，就知道詳細了。何苦埋怨老身說罷，便走開了。安撫便着了鬟，向書館裡請出衙內來。衙內心中着驚，走到安撫面前，深_三作一箇揖。安撫問道：「你怎麼昨日出去跑馬闖事？」衙內道：「是爹_三許我出去，又不

是兒子自家私出去頑耍的。安撫道：你反說得乾淨。我許你出去散悶，那箇許你出去招惹是非？衙內道：那箇自家去招惹是非？別人搶我的帽子衣服，孩兒倒不會同他爭鬧，反迴避了他。難道還是孩兒的不？是安撫道：你好端在市上觀看，又有人跟隨着那箇大胆，敢來搶你的衙內，回荅不出，早聽得房後夫人。大罵起來道：胡家後代，止得這一點骨血，便將就些。也罷別人家兒女，還要大賭大博，敗壞家私，他又不要。

是○那○種○不○學○好○的○就○是○出○去○頑○要○又○不○會○為○非○做○反
 拈○奪○你○做○官○的○名○聲○好○休○便○休○只○管○勞○心○叨○叨○你○要
 逼○死○他○緣○住○麼○安○撫○聽○得○這○一○席○話○連○身○子○麻○木○了
 半○邊○不○住○打○寒○噤○忙○去○賠○小○心○道○夫○人○你○不○要○氣○壞
 了○你○疼○孩○兒○難○道○我○不○疼○孩○兒○我○恐○孩○兒○見○在○外○面○吃
 了○虧○問○一○箇○來○歷○好○處○治○那○搶○帽○子○的○人○道○這
 緣○是○叫○着○衙○內○道○我○兒○你○若○記○得○那○搶○帽○子○的○人○就
 說○出○來○做○爹○的○好○替○你○出○氣○衙○內○道○我○還○記○得○那○箇

第三回

照世
 人家燈籠上明寫着杜景山行四箇字夫人權壽
 忙走出來撫着衙內的背道好卑兒子這三樣聰明字
 都認識得深了此後再沒三人敢來欺負你三又指着安
 撫道你胡家門裏我也不會三者見一箇走得三出三會三識三
 字像他的哩安撫口中只管把杜景山三箇字一路
 念着踱了出來又想道我如今遽然將杜景山拿來
 痛打一陣百姓便叫我報復三私仇這名色也不好聽
 我有箇道理了平昔聞得行家盡是財主富戶自到

出。來。半。日。還。縮。不。進。去。差。官。道。你。火。速。交。納。不。要。遲。
悞。票。上。原。說。即。日。繳。的。你。可。曾。看。見。麼。杜。景。山。道。爺。
們。且。進。裡。面。坐。了。忙。叫。妻。子。治。酒。備。款。待。差。官。道。你。
有。得。交。納。沒。得。交。納。也。該。作。連。計。較。杜。景。山。道。爺。請。
吃。酒。待。在。下。說。出。道。理。來。差。官。道。你。怎。麼。講。杜。景。山。
道。爺。曉。得。這。裡。上。絨。是。禁。物。安。南。客。人。不。敢。私。自。拿。
來。販。賣。要。一。兩。文。或。者。還。有。人。家。藏。着。的。只。怕。人。家。
也。不。肯。拿。出。來。如。今。要。三。十。丈。分。明。是。箇。難。題。自。了。

莫○講○程○；○絨○不○容○易○有○就○是○急○切○要○三○十○丈○小○姑○；○
絨○也○沒○處○去○尋○平○時○安○撫○老○爺○取○長○取○短○還○分○派○衆○
行○家○身○上○謂○之○衆○輕○易○舉○况○且○還○是○眼○面○前○的○物○件○
就○着○一○家○支○辦○力○量○上○也○擔○承○得○未○如○今○這○箇○雜○題○
目○單○看○上○了○區○區○一○箇○便○將○我○遍○身○上○下○的○血○割○了○
也○染○不○得○這○許○多○在○下○通○常○計○較○有○些○微○薄○禮○取○未○
孝○順○煩○在○安○撫○老○爺○面○前○回○這○樣○一○聲○若○回○得○脫○
是○我○行○家○的○造○化○情○願○將○首○金○奉○酬○就○回○不○脫○也○要○

第三回

寬○了○眼○期○漫○商○量○少○不○得○奉○酬○就○是○這○百○金○若○爺
不○放○心○在○下○便○先○取○出○來○等○爺○袖○了○去○何○如○差○官○想
道○回○得○晚○回○不○脫○只○要○我○口○內○稟○一○截○就○有○百○金○上
腰○拚○着○去○稟○一○稟○決○不○到○出○事○來○便○應○承○道○這○箇
使○得○銀○子○也○不○消○取○出○去○我○一○向○曉○得○你○做○人○是○極
忠○厚○老○成○的○你○也○要○寫○一○張○呈○子○同○着○我○去○濟○與○不
濟○看○你○的○造○化○了○杜○景○山○立○刻○寫○了○呈○子○一○齊○到○安
撫○衙○門○前○來○此○時○安○撫○還○不○曾○退○堂○差○官○跪○上○去○稟

道○行○家○杜○景○山○帶○在○老○爺○臺○下○安○撫○道○票○子○上○的○物○
件○交○納○完○全○麼○差○官○道○杜○景○山○也○有○箇○下○情○便○將○呈○
子○遞○上○去○安○撫○看○也○不○看○喝○道○差○你○去○取○程○絨○誰○
教○你○帶○了○行○家○來○你○替○他○遞○呈○子○敢○是○待○了○他○錢○財○
忙○丟○下○籤○去○要○細○打○四○十○杜○景○山○着○了○急○顧○不○得○性○
命○跪○上○去○稟○道○行○家○磕○老○爺○頭○老○爺○要○責○差○官○不○如○
責○了○小○人○這○與○差○官○沒○相○干○况○且○老○爺○取○程○絨○又○
給○官○價○誰○道○小○人○藏○在○家○裡○不○肯○承○應○有○這○樣○大○胆○

卷之五

第三回

三

的○子○民○麼○只○是○這○程○，○絨○久○係○禁○物○老○爺○現○大○張○着○
告○示○在○外○面○行○家○奉○老○爺○法○度○那○箇○敢○私○買○這○禁○物○
安○撫○見○他○說○得○有○理○反○討○箇○沒○趣○只○得○免○了○差○官○的○
打○倒○心○平○氣○和○對○杜○景○山○道○這○不○是○我○老○爺○自○取○因○
朝○廷○不○日○差○中○貴○來○取○上○索○去○只○得○要○預○先○備○下○我○
老○爺○這○邊○寬○你○的○限○期○毋○得○別○項○推○托○忙○斗○庫○吏○先○
取○三○十○兩○銀○子○給○與○他○杜○景○山○道○這○銀○子○小○人○決○不○
敢○領○安○撫○怒○道○你○不○要○銀○子○明○，○說○老○爺○白○取○你○的○

了可惡可惡差官到上去替他領了下來杜景山見
勢頭不好曉得這件事萬難推諉只得上去哀告道
老爺寬小人五箇月限俸去南國收買了回來及納
要換便叫差官拿上票子去換硃筆批道限三箇月
交納如遇限拿家屬比較杜景山只得磕了頭同着
差官出來正是
不○怕○官○來○只○怕○管○
官○若○說○差○許○重○說○
你○若○說○差○就○打○板○
上○天○入○地○隨○他○違○

第三回

話說杜景山回到家、中、問、不、樂、鳳、姑、捧、飯、與、他、吃、
他、也、只、做、不、看、見、鳳、姑、問、道、你、為、着、甚、麼、這、樣、愁、眉、
不、開、杜、景、山、道、說、來、也、好、笑、我、不、知、那、些、兒、得、罪、了、
胡、安、撫、要、在、我、身、上、交、納、三、十、大、程、小、姑、絨、限、我、
三、箇、月、到、安、南、去、收、買、回、來、你、想、衆、行、家、安、穩、
在、家、裡、趁、銀、子、偏、我、這、等、悔、氣、又、若、保、佑、我、到、安、南、
去、容、易、就、收、買、了、來、還、杜、一、箇、直、若、收、買、不、來、
時、還、要、帶、累、你、哩、說、罷、不、覺、淚、如、雨、下、鳳、姑、聽、得、也、

慘然哭起來。杜景山道：「撞着這箇惡官，分明是我前世
的冤家了。只是我去之後，你在家小心謹慎，切不可
立在店門前，惹人輕薄。你平昔原有志氣，不消我
分付得。鳳姑道：「但願得你早去早回，免得我在家時
望。至若家中的事體，只管放心，但不知你幾時動身。
好收拾下行李。杜景山道：「他的限期緊迫，只明日便
要起身，須收拾得千金去纔好。還有那玉馬，你也替
我放在拜匣裡，好湊禮物送安南客人的。鳳姑道：「我

第三回

替你将這玉馬繫在衣帶旁邊時常看只當是奴
家同行一般兩箇這一夜凄凄切切講說不了少不
得要被窩裡送行愈加意親熱總是杜景山自做親
之淚一刻不離這一次出門就像千山萬水要去一
年兩載的光景正是
陽臺今夜驚膠夢
邊草明朝雁斷愁
話說杜景山別過鳳姑取路到安南去飢餐渴飲曉
行暮宿不幾時望見安南國城池心中歡喜不盡進

得城門又驗了路引搜一搜行李曉得是廣西家人。指引他道你往桑落館歇。那裡盡是你們廣西客人。杜景山遂一路問那館地果然有一箇大館門前。三箇番字却一箇字也不認得進了館門聽見裡面客人皆廣西聲氣。走出一兩箇來通了名姓。真是同鄉。遇同鄉說在一堆笑在一處安下行李就有箇值館的通事官引他在一間客房裡歇。杜景山便與一箇老成同鄉客商議買程緘。那老成客叫做朱

第三回

朱春輝聽說要買狸，絨不覺駭然道：「杜家，你怎麼做這犯禁的生意？」杜景山道：「這不是在下面要買，因為齊了安撫之命，不得不來。隨即往行李內取出官票與朱春輝看。朱春輝看了道：「你這箇差不多。當時為何不辭脫？」杜景山道：「在下當時也再三推辭。怎當安撫就是蠻牛一毫不通人性的索性倒不求他了。」朱春輝道：「我的熟經紀姓黎，他是黎季聲丞相之後，是箇大姓做老了經紀的。我和你到他家去商量。」杜

景山道怎又費老客這一片盛心朱春輝道盡在異鄉就是至親骨肉說那裡話兩箇出了朵落館者那國中行走的都是推髻剪髮全沒有中華體統到得黎家店只見店內走出一箇連腮卷毛白鬍子老者見了來客人手也不拱笑嘻嘻的說得不明不白杜看來客人往內裡便走杜景山隨後跟進來要和施禮那老兒居然立着不動朱春輝道他們這國裡是不拘禮數的你坐着罷這就是黎師長了黎老

見又指着杜景山問道這是那箇朱春輝道這是敝
御的杜客人黎老者道原來是遠客待俺取出茶來
只見那老者進去一會手中捧着矮漆螺頂盤子盤
中盛着些食品杜景山不敢吃朱春輝道這叫做香
蓋吃了滿口冰涼幾日口中還是香的哩黎老者道
俺們國中叫做菴羅果因尊客身邊都帶着檳榔不
敢取奉特將這果子當茶杜景山吃了幾箇果然香
味不同朱春輝道敝鄉杜景山到貴國來取徑上結

為初次到這邊找不着地頭煩師長指引一指引黎
老者笑道。怎麼這位客官要做這件稀罕生意。你們
中國道是怪。出在俺安南地方。不知俺安南要講
倒一箇裡。好煩雜哩。杜景山聽得。早是嚇呆了。問
道。店官。怎麼煩雜。只見黎老者作色道。這位客長好
不中相與。爾這樣輕薄。杜景山不解其意。朱春輝
陪不是道。老師長不須見怪。敝同鄉極長厚的。他不
是輕薄。因不知貴國的稱呼。黎老者道。不知者不坐。

第三回

罪、罷、了、罷、了、杜、景、山、終、曉、得、自、家、失、口、叫、了、他、店、官、
黎、老、者、道、你、們、不、曉、得、那、猩、_子、的、形、狀、他、的、面、是、人、
而、身、子、却、像、猪、又、有、些、像、猿、出、來、必、同、三、四、箇、做、伴、
做、國、這、邊、張、那、猩、_子、的、叫、做、捕、雉、這、捕、雉、大、有、手、段、
他、曉、得、猩、_子、的、來、路、就、在、黑、蠻、峪、口、一、路、設、着、濃、酒、
旁、邊、又、張、了、高、木、屐、_子、初、見、那、酒、也、不、肯、就、飲、罵、
道、奴、輩、設、計、張、我、要、害、我、性、命、我、輩、偏、不、吃、這、酒、看、
他、甚、法、兒、奈、何、我、遂、相、引、而、去、遲、了、一、會、又、來、罵、一、

陳○罵○上○幾○遍○當○不○得○在○那○酒○邊○走○來○走○去○香○味○直○鑽
進○鼻○頭○裡○口○內○潑○吐○直○流○出○來○對○着○同○伴○道○我○們○畧
嘗○一○嘗○酒○的○滋○味○不○要○吃○醉○了○大○家○齊○來○嘗○酒○那○知
酒○落○了○肚○喉○罷○越○發○癢○起○來○任○你○有○主○意○也○拿○把○不
定○順○着○口○兒○只○管○吃○下○去○吃○得○醜○醜○大○醉○見○了○高○木
展○各○權○喜○着○在○脚○下○還○一○面○罵○道○奴○輩○要○害○我○將
酒○灌○醉○我○們○我○們○却○箇○量○不○肯○吃○醉○了○看○他○甚○法○兒
奈○何○我○衆○捕○獃○見○他○醉○醺○之○東○倒○西○歪○的○大○笑○道○着

第三回

手○了○着○手○了○猛○力○上○前○一○趕○那○程○是○醉○後○又○且○着○
 了○木○履○走○不○上○幾○步○盡○皆○跌○倒○眾○捕○雖○上○前○擒○住○却○
 不○敢○私○自○取○血○報○過○國○王○道○是○張○着○幾○箇○程○了○眾○
 捕○雖○總○敢○取○血○那○取○血○也○不○家○易○跪○在○程○西○前○哀○
 求○道○捕○奴○怎○敢○相○犯○因○奉○國○王○之○命○不○得○已○要○借○重○
 至○体○上○程○紅○求○分○付○見○惠○多○少○倘○若○不○肯○你○又○枉○送○
 性○命○捕○奴○又○白○折○早○苦○不○如○分○付○多○惠○數○款○後○來○染○
 成○貨○物○為○你○表○揚○名○殺○我○們○還○感○激○你○大○德○這○便○死○

三二

得有名了。那曉得程三也是極喜花盆極好名的。這
開口許捕雉們。我取血之時。真一點不多。一點不
少。倘遇着一箇怪鬼。程三他便一滴也捨不得許人
後。來果然一滴也取不出。這程三倒是言語相符。最
有信行的。只是獻些與國王。獻些與丞相。以下便不
能勾得捕雉落下的。或染西毡。或染大絨。客人買下
往中國去換貨。近來因你廣西禁過。便沒有客人去
賣。捕雉取了也。只是送與本國的官長人家。杜客長。

你○若○要○收○買○除○非○預○先○到○捕○儼○人○家○去○定○了○這○也○要○
等○得○輪○年○經○載○終○收○得○起○來○若○性○子○急○的○便○不○能○勾○
如○命○杜○景○山○聽○到○此○處○渾○身○流○出○無○數○冷○汗○嘆○口○氣○
道○窮○性○命○要○葬○送○在○這○安○南○國○了○黎○老○者○道○杜○客○長○
差○了○你○做○這○件○生○意○不○着○換○了○做○別○的○有○利○息○生○意○
也○沒○人○攔○阻○你○因○何○便○要○葬○送○性○命○朱○春○輝○道○老○師○
長○你○不○曉○得○我○這○做○同○鄉○的○苦○惱○哩○黎○老○者○道○俺○又○
不○是○他○肚○腸○裡○病○重○那○個○曉○得○他○苦○惱○杜○景○山○還○要○

央○求○他○只○聽○得○外○面○一○派○的○吽○聲○金○鼓○旗○號○動○天○震○
地○黎○老○者○立○起○身○道○俺○要○迎○話○佛○去○哩○便○走○進○裏○面○
雙○手○執○着○一○枝○燒○熱○了○四○五○一○長○的○沉○香○恭○敬○
一○直○跑○到○街○上○杜○景○山○道○他○迎○甚○麼○活○佛○朱○春○輝○
道○我○昨○日○聽○得○三○佛○齊○國○來○了○一○箇○聖○僧○國○王○要○拜○
他○做○國○師○今○日○想○是○迎○他○到○宮○裡○去○兩○箇○便○離○了○店○
口○劈○面○正○撞○着○迎○聖○僧○的○銜○駕○只○見○前○頭○四○面○金○剛○
旗○中○間○幾○百○黑○臉○蓬○頭○赤○足○的○小○鬼○抬○着○十○數○顆○枯○

卷之五

第三回

三

樹○：○稍○上○燒○得○半○天○通○紅○杜○山○問○道○這○是○甚○麼○故○
 事○朱○春○輝○道○是○他○們○國○裡○的○一○陣○風○你○看○那○活○鬼○模○樣○
 的○都○是○獠○民○抬○着○的○大○樹○或○是○檀○香○他○都○
 將○猪○油○和○松○香○熬○起○來○澆○在○上○點○着○了○便○叫○敬○佛○
 杜○景○山○道○可○知○真○頭○邊○又○香○真○哩○我○却○從○不○曾○看○
 見○檀○香○沉○香○有○這○般○大○樹○朱○春○輝○道○你○看○這○起○推○髻○
 婦○女○手○內○捧○着○珊○瑚○的○都○是○國○內○官○家○大○族○的○夫○人○
 小○姐○杜○景○山○道○好○大○珊○瑚○真○罕○見○了○我○看○這○些○棄○娘○

粧束雖奇怪。面孔還是本色。但夫人小姐。怎麼雜在男獠隊裡。朱春輝道。他國中從來。是不知禮義的。有到後邊。只見一乘龍輦。上上。是檀香雕成。四面嵌着珍珠寶石的。玲瓏龕子。龕子內坐着一箇聖僧。那聖僧怎生打扮。只見

身披七寶袈裟。手執着九環錫杖。袈裟耀日。金光吸盡海門霞。錫杖騰雲法力。撲開塵世霧。六根俱淨。露出心田。五蘊皆空。展施孟渡佛國。

卷之三

第三回

世道
已○曾○通○佛○性○安○南○今○又○振○南○宗○

三

話說杜景山看罷了聖僧同着朱春輝回到桑落館
來就垂頭要睡朱春輝道事到這箇地位你不必着
忙急出些病痛來在異鄉有那箇照管你快起來鎖
上房門在我那邊去吃酒杜景山想一想見說得有
理假支持爬起來走過朱春輝那邊去朱春輝便在
罈子裡取起一壺酒斟了一盃奉與杜景山杜景山
道我從來怕吃冷酒還去熱一熱朱春輝道這酒原

不消熱你吃了看比不得我們廣西酒他這酒是波
羅蜜的汁釀成的杜景山道甚麼叫做波羅蜜朱春
輝道你初到安南因不曾吃過這一種美味波羅蜜
大如西瓜有軟刺五六月裡總結熟取他的汁來釀
酒其味香甜可止渴病若盪熱了反不見他的好處
杜景山吃下十數鐘覺得可口朱春輝又取一壺來
吃完了大家總別過了睡覺杜景山却不曉得這酒
的身分貪飲了幾鐘睡到半夜酒性發作不覺頭暈

卷之三

第三回

三

惡心起來吐了許多香水。總覺得平渡。掀開帳子。攏
着被窩坐一會。那桌上的燈還半明不滅。只見地下。
橫着雪白如練的一條物件。杜景山打了一個寒噤。
道：莫非白蛇麼？揉一揉。雙眼探頭出去仔細一望。認
得是自家盛銀子的搭包。驚起來道：不好了。被賊偷
去了。忙披衣下床。拾起搭包來。祇落得個空空如也。
四下望一望。房門又是開的。週圍盡是高牆。想那賊
從何處來。樓頭一看。上面又是仰塵板。跌脚道：這賊

想是會飛的麼。怎麼門不開。不動。將我的銀子。盜
了去。我便收買不出程。絨留得銀子在。還好設法。
如今空着兩隻拳頭。叫我那裡去運動。這番性命。合
葬送了。只是我拚着一死也罷。那安撫決不肯干休。
少不得累及我。那年幼的妻子。出車露醜了。想到傷
心處。嗚咽。哭箇不住。原來朱春輝就在他間壁。
睡過一覺。忽聽得杜景山的哭聲。他恐怕杜景山尋
死。急忙穿了衣服。走過來敲門道。杜兄為何事。這般

痛、爰、杜、景、山、開、出、門、來、道、小、弟、被、盜、千、金、都、失、去、只
是、門、戶、依、然、閉、着、不、知、賊、從、何、來、朱、春、輝、道、原、來、如
此、不、必、心、焦、包、你、明、日、賊、來、送、還、你、的、原、物、杜、景、山
道、老、客、說、的、話、太、懸、虛、了、些、賊、若、明、日、送、還、我、今、夜
又、何、苦、來、偷、去、朱、春、輝、道、這、有、箇、緣、故、你、不、曉、得、安
南、國、的、人、雖、不、曉、得、禮、義、却、從、小、沒、有、賊、盜、總、為、地
方、富、庶、他、不、屑、做、這、件、勾、當、杜、景、山、道、既、如、此、說、難
道、我、的、銀、子、不、是、本、地、人、盜、去、的、麼、朱、春、輝、道、其、實

是本地人盜去的杜景山道我又有些不解了朱春
輝道你聽我講來小弟當初第一次在這裡做客載
了三千金的紬緞貨物來也是夜靜更深門不開戶
不動紬緞貨物盡數失去後來情急了要稟知國王
及是值館的通事官來向我說道他們這邊有一座
泥駝山上有箇神通師長許多弟子學他的法術
他要試驗與衆弟子看又要令中國人替他傳名凡
遇着初到的客人他就弄這一箇搬運的神通恐嚇

第三回

去○頭○春○麼○來○紬○物○人○
 正○道○輝○杜○一○緞○搬○一○
 是○我○遺○景○開○貨○運○場○
 曉○他○的○山○進○物○還○人○
 得○的○道○房○已○到○我○若○
 巴○耳○作○門○當○家○第○曉○
 不○目○怪○當○真○矣○二○得○
 能○長○便○真○原○物○日○去○
 一○你○作○物○一○時○然○持○
 時○切○怪○那○一○時○去○香○
 就○莫○那○件○半○半○來○告○
 天○毀○裡○不○疑○他○他○
 亮○笑○有○少○半○道○便○
 了○他○這○你○信○道○依○
 好○杜○等○道○好○那○回○舊○
 到○景○強○道○不○曉○去○符○
 那○山○盜○好○作○得○去○原○
 泥○點○法○不○作○得○時○
 駝○一○師○作○得○時○
 山○點○朱○

玉漏聲殘夜

披衣名利客

鷄人報曉

都逢大刀頭

話說杜景山等不得洗面漱
 口問了地名便走出館
 去此時星殘月昏路徑還
 不其黑迤邐行了一程早
 望見了一座山不知打那裡
 上去圍在山脚下找
 得不耐煩又沒箇人兒問
 路看那山甬上有一塊油
 光水滑的石頭他道我且
 在這裡睡一睡待天亮時
 好去問路正曲臂作枕伸
 了一箇懶腰恐怕露水落

第三回

在○山○尺○盆○星○振○逼○下○
那○去○遠○大○月○得○近○來○
沙○又○杜○的○之○響○又○忙○
石○覺○景○口○下○動○聽○把○
荆○得○山○把○立○杜○衣○
棘○那○赫○面○着○景○袖○
之○怪○得○孔○一○山○蓋○
中○物○鬼○都○箇○道○有○
沒○像○落○遷○披○這○人○
命○要○胆○任○髮○也○立○
的○趕○寒○了○的○怪○在○
亂○來○肢○離○着○物○前○
跑○他○輕○着○長○我○大○
早○便○體○杜○臂○且○笑○
破○不○顛○景○黑○看○那○
一○顧○兩○山○身○看○一○
條○山○三○只○身○看○笑○
溪○下○滾○好○開○着○連○
河○高○下○七○着○只○山○
隔○低○下○八○血○見○都○

新杜景山道我○性命則索休了○又想道○寧○可○死○在○
水○裏○留○得○全○屍○要○被○這○怪○物○吃○了○去○撲○通○的○跳○在○
溪○河○裏○喜○得○水○淺○又○有○些○溫○煖○氣○兒○要○渡○過○對○岸○
恐○怕○那○岸○上○又○撞○着○別○的○怪○物○只○得○沿○着○岸○輕○
在○水○裡○走○去○不○上○半○里○聽○得○笑○語○諠○譁○杜○景○山○道○造
化○造○化○有○人○烟○的○所○在○了○且○走○上○前○要○緊○又○走○幾○步
定○睛○一○看○見○成○群○的○婦○女○在○溪○河○裡○洗○浴○還○有○岸○上○
脫○得○赤○條○
：○
縲○下○水○的○杜○景○山○道○這○五○更○天○怎○麼○有

第三回

世

三

正 白 得 沒 小 婦 明
 是 髮 受 奈 怎 女 世
 是 鬢 用 何 麼 在 看
 了 了 了 這 在 漢 河 裡 洗 浴 分 明 是 些 花 月 的 女 妖 我 杜 景
 身 兒 若 是 道 撞 着 這 些 閻 王 又 撞 着 小 鬼 叫 我 也
 倒 送 與 那 怪 物 嘴 裡 真 無 名 無 實 白 落
 放 了 胆 子 着 實 用 工 窺 望 一 番

楊 洛 女 波 中 現
 妃 女 波 中 現
 初 浴 罷

不 湘 娥 水 上 行
 敢 此 輕 盈

8 二册 23

你道這洗浴的還是妖女不是妖女原來安南國中
不論男女從七八歲上就去弄水這箇溪河叫做浴
蘭溪四時水都是溫和的不擇寒暑晝夜只是好浴
他們性情再忍耐不住比不得我們中國婦人愛惜
廉耻要洗一箇浴將房門關得密不通風還要羞了
頭立在牌子下惟恐有人窺着我道婦人這些假
腥的規模只叫做粧幌子就如我們吳越的婦女終
日遊山玩水入寺拜僧倚門立戶看戲赴社把一箇

貞女

第三回

臉○怎○就○想○着○親○切○你○的○身○體○便○是○杜○景○山○受○這○些○苦○
古○云○說○得○好○籬○牢○犬○不○入○若○外○人○不○曾○看○見○你○的○頭○
身○體○便○該○愛○惜○頭○臉○既○要○遮○藏○身○體○便○該○遮○藏○頭○臉○
做○盡○醜○態○不○曉○得○頭○臉○與○身○體○總○是○一○般○既○要○愛○惜○
脯○來○上○馬○桶○小○解○撒○出○那○話○兒○來○便○百○般○遮○掩○
是○被○風○刮○起○裙○子○現○出○小○腿○來○抱○娃○子○喂○奶○露○出○胸○
長○短○談○笑○過○路○的○美○醜○再○不○曉○得○愛○惜○自○家○頭○臉○若○
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萬○人○瞧○他○還○要○批○評○男○人○的○

惱○担○這○些○驚○險○也○只○是○種○禍○在○妻○子○凭○着○樓○窓○被○胡○
 衙○內○看○見○總○生○出○這○許○多○風○波○來○我○勸○大○眾○要○清○淨○
 閨○闈○須○嚴○禁○妻○女○姪○妹○不○可○出○門○是○第○一○着○若○果○然○
 喪○盡○廣○耻○不○願○頭○面○倒○索○姓○像○安○南○國○男○女○混○樵○赤○
 身○露○体○還○有○這○箇○風○俗○表○正○說○那○杜○景○山○立○在○水○中○
 恣○意○飽○看○見○那○些○婦○女○浮○着○水○面○上○映○得○那○水○光○都○
 像○桃○紅○顏○色○一○時○在○水○裏○也○有○斬○打○的○也○有○調○笑○的○
 也○有○互○相○擦○背○的○也○有○接○做○一○團○抱○着○像○男○女○交○媾○

第三回

然○世○孟○
 的○也○有○唱○耍○歌○兒○的○洗○完○了○
 水○不○用○中○布○揩○拭○的○那○些○腰○
 黑○白○毛○淨○種○妙○處○被○杜○景○山○看○得○眼○內○盡○爆○出○火○
 來○恨○不○得○生○出○兩○隻○長○臂○膊○長○手○去○撫○摩○揉○弄○一○遍○
 那○曉○得○看○出○了○神○脚○下○踏○塊○石○頭○踏○滑○了○翻○身○
 跌○在○水○裏○把○水○面○打○一○箇○窟○洞○衆○耍○婦○此○時○齊○着○
 完○衣○服○了○聽○得○水○聲○大○家○都○跑○到○岸○邊○道○想○是○大○魚○
 兆○的○響○待○我○們○脫○了○衣○服○重○下○水○去○捉○起○來○杜○景○山○

着了急忙回道不是魚是人衆婦人看一看道果然
是一箇人聽他言語又是外路殺口一箇老婦道是
那裏來這怪殺的蠻子窺着俺們可叫也起來杜景
山道我若是不上岬去就要下水來捉我只得走上
岸跪着通誠道在下是廣西客人要到泥駝山訪神
通師長不期遇着恠物張大口要吃我只得跑在這
溪裏躲避寔在非有心窺着那些婦女笑道你這
蠻子往泥駝山去想是走錯路在枕石山遇着佛

第三回

了○可○慌○你○受○了○驚○嚇○隨○着○俺○們○來○與○你○些○酒○吃○壓○驚○
杜○景○山○立○起○了○身○自○家○看○上○上○半○截○好○像○雨○淋○鷄○看○
着○下○半○截○為○方○纒○跪○在○地○上○沾○了○許○多○沙○土○像○箇○灰○
裡○糊○糝○走○到○一○箇○大○宅○門○只○見○衆○婦○人○都○進○去○呼○社○
只○山○也○進○來○杜○景○山○看○見○大○廳○上○排○列○着○金○衣○鐵○杖○
曉○得○不○是○平○等○人○家○就○在○階○下○立○着○只○見○那○些○婦○女○
伴○攜○着○到○廳○上○一○箇○婆○子○捧○了○衣○服○要○他○脫○下○濕○的○
來○杜○景○山○為○那○玉○馬○在○衣○帶○上○浸○濕○了○線○結○再○解○不○

開○只○得○用○力○去○扯○斷○提○在○手○中○廳○上○一○箇○帶○耳○環○的○
 孩○子○慌○忙○跑○下○階○來○劈○手○奪○將○去○就○如○拾○着○寶○貝○的○
 一○般○權○喜○杜○景○山○見○他○奪○去○臉○都○失○了○色○連○濕○衣○
 服○也○不○肯○換○要○討○還○玉○馬○廳○上○的○老○婦○人○見○他○
 來○討○對○着○垂○環○奴○子○說○道○你○戲○一○戲○把○與○這○客○長○解○
 那○奴○子○道○這○箇○馬○兒○同○俺○家○的○馬○一○樣○俺○要○他○成○雙○
 做○對○哩○竟○笑○嘻○嘻○跑○到○廳○後○去○了○杜○景○山○喚○急○道○這○
 是○我○的○渾○家○這○是○我○的○活○寶○怎○不○還○我○老○婦○人○道○你○

第三回

與世無
不消發急且把乾袍子換了待俺討來還你老婦人
便進去杜景山又見斟上一大樽酒在南前老婦
人出來道你這客長為何酒也不吃乾衣服也不換
麼杜景山骨都看一張道我的活寶也去了我的
渾家也不見面了還有其心腸吃酒換衣服老婦人
從容在左手衣袖裏提出一個玉馬來道這可
是你的麼杜景山認一認道是我的老婦人又在右
手衣袖裏提出一箇玉馬來道這可是你的麼杜景

山○又○認○一○認○道○是○我○的○老○婦○人○提○着○兩○個○玉○馬○在○手○
裡○道○這○兩○箇○都○是○你○的○麼○杜○景○山○再○仔○細○認○一○认○急○
忙○裡○辨○不○出○那○一○箇○是○自○家○的○又○見○那○垂○環○的○孩○子○
哭○出○來○道○怎○麼○把○兩○箇○都○拿○出○來○若○不○一○齊○與○俺○
就○去○對○國○王○說○老○婦○人○見○他○眼○也○哭○腫○了○忙○把○兩○個○
玉○馬○湊○在○他○手○裡○道○你○不○要○哭○壞○了○那○孩○子○依○舊○笑○
嘻○嘻○進○廳○後○去○杜○景○山○哭○道○沒○有○玉○馬○我○回○家○去○怎○
麼○見○渾○家○的○面○老○婦○人○道○一○箇○王○馬○打○甚○要○緊○就○哭○

三

第三回

三

下○來○杜○景○山○又○哭○道○看○見○了○玉○馬○就○如○見○我○的○半○家○
折○散○了○玉○馬○就○如○折○散○我○的○渾○家○怎○叫○人○不○傷○心○老
婦○人○那○裡○解○會○他○心○中○的○事○只○責○強○逼○道○你○賣○與○俺
家○罷○了○杜○景○山○道○我○不○賣○也○；○責○要○賣○除○非○與○我○三
十○丈○程○；○織○老○婦○人○聽○他○說○得○糊○塗○又○問○道○你○明○講
上○來○杜○景○山○道○要○賣○除○非○與○我○三○十○丈○程○；○織○老○婦
人○道○俺○只○道○你○要○甚○麼○世○間○難○得○的○寶○貝○要○三○十○丈
程○；○織○也○容○易○處○何○不○早○說○杜○景○山○聽○得○許○他○三○十

丈程三絨便眉花眼笑就像死囚遇着息赦的詔絲
樓底○下○綉○毯○打○着○光○頭○扛○他○做○女○婿○的○也○沒○有○這○樣○
快○活○正○是

有○心○求○不○至○
造○物○自○前○定○

無○意○反○能○來○
何○用○苦○安○排○

話說老婦人叫侍婢取出程三絨來對杜景山道客
長○你○且○收○下○這○絨○有○四○十○多○丈○一○并○送○了○你○只○是○我
有○句○話○勸○問○你○這○玉○馬○是○那○裡○得○來○的○杜○景○山○胡○亂

前世

應道這是在下傳家之寶。老婦人道：客長，你也不曉得。來歷待俺說與你聽。俺家是木之丞相，為權臣黎季羣所害，遺下這一個小孩兒。新國主登極，追念故舊老臣，就將小孩兒蔭襲。小孩兒進朝謝恩，國主見了，異常珍愛，就賜這玉馬與他。叫他仔細珍藏，說是庫中活寶。當初曾有一對，將一個答了廣西安撫的。回禮，單剩下一箇。客長，你還不知曉得玉馬的奇怪。哩。每到清晨，他身上，就是透濕的，像是一條龍駒，夜

對○有○神○人○騎○他○你○原○沒○福○分○承○受○還○歸○到○俺○家○來○做○
一○對○俺○們○明○日○就○要○修○表○稱○賀○國○主○了○你○若○常○到○俺○
國○東○來○做○生○意○務○必○到○俺○家○來○探○望○一○樣○望○你○去○罷○
杜○景○山○作○謝○了○就○走○出○來○他○只○要○有○了○這○程○上○絨○不○
會○甚○麼○活○寶○死○寶○就○是○一○千○箇○去○了○也○不○在○心○上○一○
步○一○步○的○問○了○路○到○朵○落○館○來○朱○春○輝○接○着○問○道○你○
手○裡○拿○的○是○纒○上○絨○怎○麼○一○時○就○收○買○這○許○多○敢○是○
神○通○師○長○還○你○銀○子○了○杜○景○山○道○我○並○不○會○見○甚○麼○

第三回

照世

二十七

神通師長、過着木、巫相家、要買我的寶貝玉馬、將
狸、絨、交換了去、還是他多占些便宜、朱春輝驚訝
道、可是你常繫在身邊的玉馬麼、那不過是玉籠鎮
紙、怎算得寶貝、杜景山道、若不是寶貝、他那肯出狸
狸、絨、與我交易、朱春輝道、恭喜恭喜、也是你造化好、
杜景山一面去開房門、道造化便好、只是回家盤纏、
一毫沒有、怎麼處、猛抬頭、往房裡一看、只見搭包飽
飽、滿、的、挂、在、床、後、上、忙、解、開、來、見、銀、子、原、封、不、動、

謝了天地一番。又把程：「絨將單被裹好。朱春輝聽得他在房裡說。其趕來問道：『銀子來家了麼？』杜景山笑道：『我倒不知。』銀子是有脚的。果然回來了。朱春輝道：『銀子若沒有。』誰為何人？若身邊沒得他一步也行。不動麼？杜景山大咲起來。朱春輝道：『吾兄既到安南來。一遭何不順便置買貨物回去也。』好趁些利息。杜景山道：『我歸家心切。那裡耐煩坐在這邊收貨物。况在下原不是為生意而來。』朱春輝道：『吾兄既不』

耐煩坐等。小弟倒收過千金的香料，你先交易了去。
何如？杜景山道：「既承盛意，肯與在下交易，是極好的了。只是吾兄任勞，小弟任逸，心上過不去。」朱春輝道：「小弟原是做生意，便多住幾月，也不妨。吾兄官事在身，怎麼並論得？兩箇當下便估了物價，兌足銀兩。杜景山祇拿出勾用的盤費來，別過朱春輝，又謝了。值館通事裝載貨物，不消幾日，已到家下，還不滿兩箇月。鳳姑見丈夫回家，喜動顏色，如十餘載不曾相見。」

見忽然跑家來的模樣只是杜景山不及同鳳姑叙
衷腸話離別先立在門前看那些脚夫挑進香料來
逐担查過數日打發腳錢了畢纔進房門只見鳳姑
預條下酒飯同丈夫對面兒坐地杜景山吃完了道
娘子你將那促、絨、面、下、十、丈、待、我、且、架、去、交、納、了、
也好放下這片心腸回來和你一堆兒說話鳳姑便
量了尺寸剪下十丈來藏在皮箱裏杜景山取那三
十丈一直到安撫衙門前尋着那原蕪差官差官道

第三回

恭喜回來得早、連日本官、為衙內病重、不曾坐堂、你
在這衙門前、等候一候、我傳進程、絨去繳了票子
出來、杜景山候到將夜、見差官出來、道你真是天大
福分、不知老爺為何切骨恨你、見了程絨、冷笑一符、
道是便宜那個狗頭、就拿出一封銀子來、說是給與
你的官價、杜景山道我安南回來、沒有上儀相送、這
權當上儀罷、差官道我曉得你這件官差、賠過千金、
不帶累我乞告、就是萬幸、怎敢當這盛意、假推了一

會○也○就○收○下○杜○景○山○杜○着○差○官○到○酒○店○裡○去○差○官○道○
借○花○獻○佛○少○不○得○是○我○做○東○坐○下○杜○景○山○問○道○你○方○
緣○消○票○子○去○撫○怎○說○便○宜○了○我○雖○道○還○有○甚○事○放○我○
不○滿○麼○差○官○道○本○官○因○家○務○事○心○上○不○快○活○想○是○隨○
口○的○話○未○必○有○成○見○杜○景○山○道○家○務○事○斷○不○得○遂○在○
外○做○官○差○官○道○你○聽○我○說○出○來○還○要○笑○到○人○哩○杜○景○
山○道○內○衙○的○事○体○外○人○那○得○知○道○差○官○道○可○知○好○事○
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我○們○本○官○的○衙○內○看○上○夫○人○房○

第三回

中○兩○個○了○鬟○要○去○偷○香○竊○玉○你○想○偷○情○的○事○須○要○兩○
下○講○得○明○白○約○定○日○期○終○好○下○手○衙○內○却○不○探○箇○營○
寨○虎○寔○也○不○問○裏○面○可○有○內○應○單○鎗○獨○馬○悄○：○躲○在○
夫○人○床○脚○下○安○營○到○夜○靜○更○深○竟○摸○到○了○鬟○被○窩○裏○
去○被○了○鬟○喊○起○有○賊○衙○內○怕○夫○人○曉○得○忙○收○兵○轉○來○
要○開○房○門○出○去○那○知○終○開○得○門○外○面○婆○娘○了○頭○齊○來○
挺○賊○執○着○門○門○棍○棒○照○衙○內○身○上○亂○打○衙○內○已○是○打○
痛○不○敢○聲○喚○及○至○取○燈○來○看○終○曉○得○是○衙○內○已○是○打○

得○頭○破○血○流○渾○身○青○腫○這○一○陣○比○割○鬚○棄○袍○還○敗○得○
 談○事○哩○夫○人○後○來○知○道○打○的○不○是○賊○是○衙○內○心○中○懊○
 恨○不○過○就○拿○那○兩○箇○了○裝○出○氣○活○了○將○他○背○吊○起○來○
 打○死○了○衙○內○如○今○閉○上○眼○去○使○見○那○了○鬚○來○索○命○服○
 藥○禱○神○病○再○不○脫○想○是○這○一○首○小○將○不○久○要○陣○亡○了○
 杜○景○山○聽○說○衙○內○這○箇○行○徑○想○起○那○樓○下○拋○玉○馬○的○
 必○定○是○他○了○况○安○南○國○木○丞○相○的○夫○人○曾○說○他○國○
 王○將○一○箇○玉○馬○送○與○廣○西○安○撫○想○那○安○撫○通○取○程○

第三回

見○見○杜○明○還○不○絨○
 姿○婦○景○鳳○落○通○分○
 色○女○山○姑○一○拿○明○
 致○再○因○終○顆○他○是○
 啟○不○買○曉○明○的○為○
 邪○可○着○得○珠○主○兒○
 心○出○香○是○到○馬○子○
 容○閨○料○這○手○換○報○
 是○門○得○箇○哩○一○此○
 誨○招○了○緣○回○換○却○
 深○是○時○故○家○物○不○
 之○惹○價○後○把○倒○知○
 端○非○倒○來○這○摠○不○
 此○俱○成○也○些○承○曾○
 語○由○就○再○話○我○破○
 真○于○一○不○都○做○我○
 可○被○箇○上○對○一○一○
 以○外○富○那○鳳○場○毫○
 為○人○家○樓○姑○生○家○
 鑒○窺○可○去○說○意○產○

諧道人評曰廣西開香市一段議論可補風俗考

之○未○逮○胡○安○撫○縱○兒○子○遊○街○杜○景○山○容○妻○子○登○樓○
 罪○在○胡○安○撫○不○關○涉○兒○子○罪○在○杜○景○山○不○關○涉○妻○
 子○至○于○拋○玉○馬○戲○良○家○婦○女○此○又○罪○在○胡○衙○內○不○
 關○涉○安○撫○矣○或○謂○杜○景○山○安○南○之○禍○皆○起○于○打○衙○
 內○余○方○恨○衙○內○輕○易○脫○身○未○嘗○遭○半○下○毒○棒○然○毒○
 棒○雖○未○嘗○遭○着○少○不○得○寄○在○項○下○後○來○一○齊○搥○笑○
 攫○虛○帽○而○得○真○珠○杜○姓○也○覺○眼○明○手○快○安○撫○查○究○
 衙○內○頗○有○嚴○君○家○風○極○是○極○是○但○因○衙○內○嚴○厲○將○

卷之三

第三回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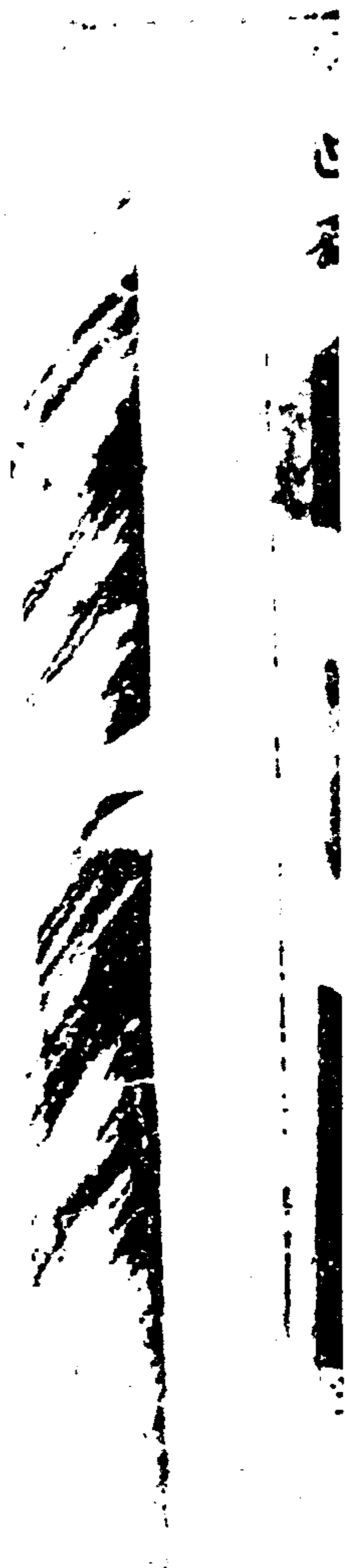
軍○即○勒○馬○收○兵○未○免○虎○頭○蛇○尾○不○知○世○間○丈○夫○虎
 頭○蛇○尾○因○閻○內○殺○厲○即○勒○馬○收○兵○者○何○嘗○車○載○斗
 量○我○不○怒○安○撫○之○勒○馬○收○兵○而○怒○安○撫○之○欲○害○無
 辜○以○奉○承○尊○閻○責○限○取○程○上○械○是○作○者○極○言○其○利
 民○膏○髓○之○意○安○撫○非○真○心○為○衙○內○償○忿○乃○巧○于○取
 物○杜○姓○一○朵○落○館○被○盜○枕○石○山○之○遇○佛○而○得○入
 丞○相○府○中○皆○是○逢○凶○化○吉○可○見○世○之○因○禍○得○福○者
 蓋○亦○不○少○安○撫○得○三○十○丈○狸○二○絨○遂○心○滿○意○足○其

非○真○心○為○衙○內○報○簿○私○忿○可○想○見○而○知○衙○內○黑○夜○
後○姦○婢○未○嘗○一○鬻○先○遭○百○双○我○所○云○毒○株○寄○在○項○下○
未○一○齊○搃○美○者○此○之○謂○也○

第三回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八輯

九一四



照世盃卷四目次

總名

振○新○坑○怪○鬼○成○財○主○

第一段

村○學○瓦○昧○心○題○扁○
春○太○公○通○子○分○床○

第二段

避○嚴○君○情○開○臺○戶○鎖○

目次

卷四目

尋舅氏誤入賭錢場

第三段

香○巾○館○登○臺○說○法○
半○山○村○獲○糞○拋○盆○

第四段

谷○樹○皮○恃○強○凌○弱○
崔○娘○子○露○面○分○爭○

第五段

坑邊留便飯○沒柰何○暫學孟嘗君○
鼻底領奇香○不得已○出哇陳仲子○

第六段

學○生○偏○務○外○拜○為○馬○吊○門○生○
小○子○活○當○災○撞○着○尚○書○公○子○

第七段

吞○祭○物○欺○鬼○欺○神○
墜○糞○坑○自○作○自○受○

照世盃

卷四目

第八段

告○謊○狀○平○起○詐○錢○端○
解○大○紛○暗○取○親○家○物○

第九段

革○頭○巾○秀○才○喪○膽○
禁○賭○博○公○子○寒○心○

第十段

苗○舜○格○遭○刑○因○設○計○

釋文見雪○愈○反○成○名○

照世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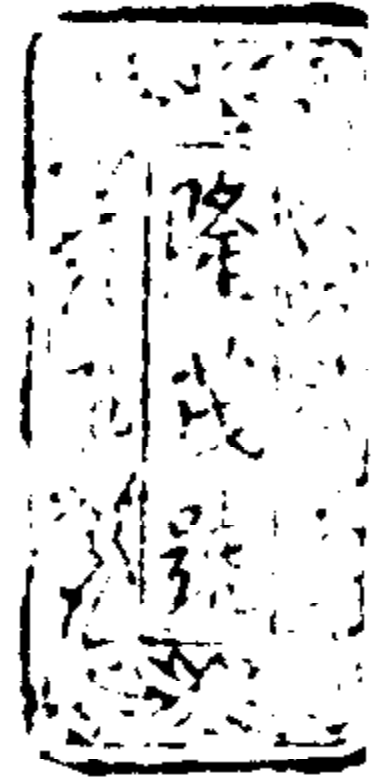
卷四目次

照世盃

卷四目次

九一九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諸道人批評第二種快書

亭主人編次

第四回

掘新坑○慳鬼○成財○主○

我也談禪○我也說法○不掛僧衣○飄飄儒衿○我也

談神○我也說鬼○縱涉離奇○井上頭尾○罪我者人○

知我者天○掩卷狂嘯○醉後燈前○

你者世上最悞事的○是人身○上這一腔子氣○若在氣

第四回

厲鬼也○若○沒○有○殺○氣○怎○麼○一○毫○本○怕○生○人○只○是○氣○也○有
 鬼○也○不○能○脫○這○口○氣○試○看○那○白○晝○現○形○黃○昏○討○命○的
 是○死○人○這○等○看○起○來○除○非○做○鬼○纔○沒○有○氣○性○我○道○做
 他○一○日○活○在○世○間○百○歲○氣○也○隨○他○百○歲○倘○斷○了○氣○就
 葬○送○自○家○性○命○又○道○活○在○世○間○一○日○少○不○得○氣○也○隨
 得○平○常○却○不○知○多○少○豪○傑○都○在○氣○頭○上○做○出○事○業○來
 就○要○取○人○的○頭○顱○破○人○的○家○產○及○至○氣○過○了○也○只○看
 頭○上○連○天○也○不○怕○地○也○不○怕○王○法○官○法○也○不○怕○妻○時

稟得不同。用氣也有如法。不如法。若稟了壯氣。秀氣。才氣。和氣。直氣。道學氣。義氣。清氣。便是天地間正氣。若稟了暴氣。殺氣。顛狂氣。淫氣。慳吝氣。濁氣。俗氣。小家氣。便是天地間偏氣。用得如法。正氣就是善氣。用得不如法。偏氣就是惡氣。所以老子說一箇元氣。蓋夫子說一箇浩氣。元氣要培。浩氣要養。世人不曉得培氣。養氣。還去動氣。使氣。斲喪這氣。故此范文正公急說一箇忍字。出來。叫人忍氣。我嘗對朋友說。那

既○嗣○宗○是○古○來○第○一○位○乘○巧○漢○子○他○見○路○旁○有○篋○臂○
指○袖○要○來○樞○辱○他○既○嗣○宗○便○和○聲○悅○氣○說○出○鷄○肋○不○
是○以○容○尊○奉○這○一○句○話○來○那○惡○人○便○歛○手○而○退○可○見○
既○嗣○宗○不○是○會○忍○分○明○是○討○奉○看○官○們○曉○得○這○討○奉○
的○法○子○便○終○身○不○吃○虧○了○在○下○要○講○這○一○回○小○說○只○
為○一○箇○讀○書○君○子○爭○一○口○氣○幾○年○喪○却○殘○生○虧○他○後○
邊○遇○着○救○星○終○得○全○身○遠○害○發○憤○成○名○話○說○湖○州○烏○
程○縣○義○鄉○村○上○有○箇○姓○穆○的○太○公○號○樓○梧○年○紀○五○十○

餘威村中都稱他是新坑。穆家你道為何叫做新坑。原來義鄉村在山凹底下。那些種山田的。全靠人糞去栽培。又因離城寫遠。沒有水路通。待糞船只好在遠近鄉村田埂路上。拾些殘糞。這糞倒比金子還值錢。穆太公想出一箇計較來。道我在城中走。見道旁都有糞坑。我們村中就沒得。可知道把這些寶貝汁。都狼籍了。我如今想箇制度出來。倒強似做別樣生意。隨即去叫瓦匠。把門前三間屋。掘成三箇大坑。

第四回

水世孟 三
每一箇坑都砌起小牆隔斷。牆上又粉起來。忙到城
中親戚人家討了無數詩畫。方畫貼在這裏。屋壁
上太公端相一番道。諸事齊備。只欠齊扁。因請鎮上
訓蒙先生來題。那訓蒙先生想了一會道。我往常出
對與學生。還是抄舊人詩句。今日斗我。自出。已裁。真
正逼殺人命的事體。又見太公擺出酒餚來。像箇求
文的。光景。訓蒙先生也不好推却。手中拿着酒杯。心
裏把那城內城外的堂名。週圍想遍。再記不起一箇

字忽然想着了得意道酒且略停待學生題過扁好
吃箇盡興太公忙把鼻墨研起來訓蒙先生將筆頭
在嘴裏咬一咬蘸得墨濃筆飽就寫完三箇
字太公道請先生讀一遍待小老兒好記着訓蒙先
生道這是齋爵堂三箇字太公又要他解說這訓蒙
先生原是抄那城內徐尚書牌坊上的兩箇字那裏
解說得出只得隨口答應道這兩箇字極切題極利
市有箇故事在裏面容日來解說罷酒也不吃出門

去了○太公反○若○大○不○過○意○備○了○兩○盒○花○到○館○中○來○作○
謝○訓○蒙○先○生○道○太○公○也○多○心○怎○麼○又○破○費○錢○鈔○太○公○
道○還○有○事○借○重○哩○袖○裏○忙○取○出○百○十○張○紅○紙○來○到○蒙○
先○生○道○可○是○要○寫○門○聯○麼○太○公○道○不○是○就○為○小○老○兒○
家○新○起○的○三○間○舊○屋○恐○衆○人○不○曉○得○要○貼○些○報○條○出○
去○招○呼○煩○先○生○寫○穆○家○噴○香○新○坑○奉○求○遠○近○君○子○下○
顧○本○宅○願○貼○草○紙○廿○箇○字○刻○蒙○先○生○見○他○做○端○正○了○
文○章○只○要○勝○錄○有○甚○難○處○一○箇○時○辰○都○已○寫○完○太○公○

作○甜○出○門○將○這○百○十○張○報○條○四○方○貼○起○果○然○若○初○
初○畫○來○膏○鏹○新○坑○不○要○出○大○恭○的○小○恭○也○出○一○筒○
去○况○那○鄉○間○人○最○愛○小○便○宜○他○從○來○指○不○淨○的○所○
用○慣○了○稻○草○瓦○片○見○有○現○成○草○紙○怎○麼○不○動○火○還○
出○了○恭○楷○也○不○楷○落○那○一○張○草○紙○回○家○去○的○又○且○
上○花○綠○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
致○其○講○別○的○只○那○三○間○糞○屋○粉○得○像○雪○洞○一○般○比○鄉○
間○人○外○室○還○不○同○些○還○有○那○蓬○頭○大○腳○的○婆○娘○未○

第四回

○可○有○女○糞○坑○太○公○又○分○外○蓋○起○一○間○屋○掘○一○箇○坑○專○
○放○婦○人○進○去○隨○喜○誰○知○婦○人○來○下○顧○的○比○男○人○更○多○
○太○公○每○日○五○更○起○來○給○放○草○紙○連○吃○飯○也○沒○工○夫○到○
○夜○裏○便○將○糞○屋○門○鎖○上○恐○怕○家○人○偷○糞○換○錢○一○時○種○
○田○的○庄○戶○都○在○他○家○來○躉○買○每○担○是○價○銀○一○錢○更○有○
○挑○柴○運○米○擔○油○來○兌○換○的○太○公○從○置○糞○坑○之○後○到○成○
○箇○富○足○的○人○家○他○又○省○吃○儉○用○有○一○分○積○一○分○自○然○
○日○盛○一○日○穰○太○公○獨○養○一○個○兒○子○學○名○叫○做○文○光○一○

向來蒙領讀書，到他十八歲上，太公就娶了半山村，
崔題橋的女兒做媳婦。稜文光戀着被窩裡，思愛再
不肯去讀書。太公見兒子漸黃瘦，不似人形，曉得
是兒子貪色，再不好明說出來。因叫媳婦在一邊悄悄
吩咐道：媳婦，我娶你進門，一來為照管家務，二來
要生箇孫子，好接後代。你却年紀後生，不知道利害。
祇園閣上房門的快活，可曉得做公子的，是獨養兒
子。這點骨血，就是我的活寶。你看他近日，懨懨縮縮。

第四回

日○也○重○
臉○上○血○氣○都○沒○得○自○朝○至○夜○打○上○輪○千○呵○欠○你○也○該○
將○就○放○鬆○些○倘○有○起○長○短○來○不○是○斷○送○我○兒○子○的○命○
分○明○斷○送○我○的○老○命○了○媳○婦○聽○得○這○些○話○連○地○洞○也○
沒○處○鑽○羞○得○滿○面○通○紅○急○忙○要○走○開○又○怕○違○拗○了○公○
公○說○他○不○聽○教○誨○只○得○低○了○頭○待○公○分○付○完○緣○因○
口○道○公○說○的○話○媳○婦○難○道○是○痴○的○聲○的○一○毫○不○管○
人○事○只○是○媳○婦○也○做○不○得○主○除○非○公○分○我○們○在○西○
處○睡○這○纔○方○便○穆○太○公○見○媳○婦○說○話○也○還○賢○慧○遂○

做聲到得夜間叫穆文光進房道我老年的人一些
用頭也沒了。睡到半夜脚後冰冷再不敢伸直兩腿。
你今夜可伴我睡。穆文光托辭道狹兒原該來相伴
的。只恐睡得不斯文。反要驚動了爹。太公道不妨。
我夜間睡不得一兩箇時辰就要起來開那坑上的
鎖。若是你驚醒了。我便不得失曉了。極好的。極好的。
穆文光又托道狹兒兩隻脚上床難得就熱。怕水
子爹。上身體太公怒道。你這不孝的逆種。難道日記

第四回

故事上黃耆扇枕那一段○先生不嘗講與你聽麼○穆
文先見老子發怒○只得脫去鞋襪衣服○先錯到床上
去○太公道○你夜飯也不吃○就睡了○穆文先喂的○道
這一口薄粥○反要吊得人肚○就○不如不吃○蘇太公道
你這畜生○吃了現成飯○還說這作業的話○到你做人
家○連粥也○沒得吃○哩○太公氣飽了○也○省下○兩碗粥○就
上床去睡○到半夜○覺得有冷風吹進來○太公怕凍
壞兒子○伸手去壓被角○那知人影兒○也不見了○太公

疑○心○道○分○明○與○兒○子○同○睡○怎○便○被○裡○空○上○的○敢○是○我○
在○此○做○夢○忙○坐○起○來○床○裏○床○外○四○圍○一○模○又○揭○開○帳○
幔○怕○兒○子○跌○下○床○去○第○柰○房○裡○又○烏○天○黑○地○看○不○見○
一○些○踪○跡○想○是○太○公○愛○惜○燈○油○不○到○黃○昏○就○扒○上○床○
去○不○像○人○家○浪○費○油○火○徹○夜○點○着○燈○稍○上○不○亮○還○叫○
丫○頭○起○來○多○添○兩○根○燈○草○哩○可○憐○太○公○終○年○在○黑○暗○
地○獄○裡○過○日○子○正○是

我○年○來○苦○得○從○容○

力○盡○筋○疲○白○髮○翁○

愛惜燈油坐黑夜○

家中從不罩燈籠○

話說太公睡在床上，失去了兒子，放心不下，披看衣服，開房門出來，磕上，撞上，扶着板壁走去，幾乎被門檻拌倒。及至到媳婦房門前，叫喚道：媳婦，兒子可曾到你房裡來？那曉得，兒子同媳婦，獅子也舞過一遍了。聽得太公發氣，穆文光着了忙，叫媳婦回說：不曾來。媳婦道：丈夫是公，叫去做伴，為何反來尋取？太公跌脚道：夜靜更闌，躲在那裡去？凍也要凍死了，我

老○人○家○累○起○來○片○刻○還○在○此○打○寒○噤○哩○叫○他○少○年○孩○
早○怎○麼○禁○得○起○依○舊○扶○着○牆○壁○走○回○來○還○暗○自○埋○怨○
道○是○我○這○老○奴○才○不○是○由○他○兩○口○現○做○一○處○也○罷○偏○
要○強○逼○他○折○開○做○甚○麼○眼○也○不○敢○閉○直○坐○到○天○明○拿○
了○一○卷○草○紙○走○出○去○開○門○却○不○曉○得○裏○外○的○門○都○預○
先○有○人○替○他○開○了○太○公○荒○做○一○堆○大○叫○起○來○道○這○門○
是○那○箇○開○的○敢○是○有○賊○躲○在○家○裡○麼○且○不○怕○回○內○房○
來○查○點○箱○籠○一○徑○走○到○糞○屋○邊○惟○恐○賊○偷○了○糞○去○睜○

第四回

十○個○官○坑○像○意○兒○洒○落○不○怕○你○張○口○盡○數○來○吃○了○去○
 孫○白○替○你○掙○家○私○的○將○來○大○家○飲○起○分○子○花○他○百○
 生○產○寶○貝○老○頭○兒○還○不○知○感○激○我○們○難○道○是○你○家○子○
 脚○衆○人○嚷○道○我○們○辛○苦○吃○了○自○家○飯○天○明○就○來○
 急○道○你○們○這○般○人○忒○沒○來○歷○斯○文○生○意○何○苦○動○手○動○
 般○魚○貫○而○入○不○住○穿○梭○走○動○爭○來○搶○奪○草○紙○太○公○著○
 正○要○進○去○查○問○接○着○那○些○大○男○小○婦○就○如○點○卵○的○一○
 眼○一○看○只○見○門○還○依○舊○鎖○着○心○下○終○放○落○千○斤○担○子○

太公聽他，說得有理，只得笑臉兒陪不是道：「請見何
名發惱小老兒，開這一張臭口，只當放屁，你倒分明
是戒的施主，若斷絕門徒活，要餓殺我，這有請子
的和尚了，衆人見他說得好笑，反解嘲道：「太公既
要留我，們這般肯撒漫的施主，也該備些素飯糗湯，
款待一，款待後來，便沒人敢奪你的門徒，太公道今
日先請衆位出空了，另日再奉補元氣，何如？」衆人
一齊大笑起來，太公暗喜道：「我偶然說錯一句話，險

世○送○斷○了○邊○蒲○根○還○虧○逢○脚○牧○得○快○線○拿○穩○了○主○能○

正是

要○留○下○次○主○顧○須○陪○當○下○小○心○
稍○有○一○毫○怠○慢○大○家○不○肯○老○臉○

你○道○穆○太○公○為○不○見○了○兒○子○夜○裏○還○那○樣○着○急○睡○也○
不○敢○睡○睜○着○眼○睛○等○到○雞○叫○怎○麼○起○來○大○半○日○又○忘○
記○了○不○去○尋○找○是○甚○麼○意○思○這○却○因○他○開○了○那○個○方○
便○出○茶○的○鋪○子○又○撞○着○那○班○鷄○鳴○如○起○槍○頭○籌○的○鄉○

人○擠○進○擠○出○笑○人○頭○帳○也○笑○不○清○楚○且○是○別○樣○貨○物○
 還○是○賒○帳○獨○有○人○肚○子○裏○這○一○樁○貨○物○落○下○地○來○就○
 都○十○足○的○鈔○銀○現○來○做○了○交○易○那○穆○太○公○把○愛○子○之○
 念○都○被○愛○財○之○念○奪○將○去○自○然○是○財○重○人○輕○了○况○且○
 我○們○最○重○的○是○養○生○最○徑○心○的○是○飢○寒○穆○太○公○臉○也○
 不○洗○口○也○不○漱○自○朝○至○夜○連○身○上○冷○煖○腹○內○飢○飽○都○
 不○理○會○把○自○家○一○箇○血○肉○身○體○當○做○死○木○稿○灰○飢○寒○
 既○不○徑○心○便○叫○他○別○投○箇○人○身○也○不○會○受○用○美○酒○

第四回

嘉○鎬○穿○着○綾○羅○緞○疋○的○既○不○養○生○便○是○將○性○命○看○得○
 輕○將○性○命○既○看○得○輕○要○他○將○兒○子○看○得○十○分○鄭○重○這○
 那○裡○能○勾○所○以○忙○了○一○日○再○不○會○記○掛○兒○子○偏○那○見○
 子○又○會○作○恠○因○是○暗○地○溜○到○自○家○床○上○來○睡○恐○怕○瞞○
 不○過○太○公○他○悄○悄○開○出○門○去○披○星○戴○月○往○城○裡○舅○
 家○來○藏○身○他○這○舅○姓○金○號○有○方○是○烏○程○縣○教○一○教○
 二○有○名○頭○吃○飽○飽○的○無○賴○秀○才○凡○是○縣○城○中○可○欺○的○
 土○財○主○沒○勢○要○倚○靠○的○典○當○舖○他○便○從○空○捏○出○事○故○

來○或○是○拖○水○人○命○或○是○大○逆○謀○反○或○是○挑○唆○遠○房○兄
 弟○叔○侄○爭○家○或○是○幫○助○原○業○主○找○絕○價○或○是○撮○弄○寡
 婦○孤○兒○吉○吞○佔○田○土○屋○宇○他○又○包○寫○包○告○包○准○騙○出
 銀○子○來○九○有○二○八○分○的○也○有○三○七○分○的○也○有○平○對○分
 的○這○等○看○起○來○金○有○方○的○倒○成○一○箇○財○主○了○那○裡○曉○得
 沒○天○理○的○錢○原○不○禁○用○的○他○從○沒○天○理○得○來○便○有○那
 班○沒○天○理○的○人○手○段○又○比○他○強○從○沒○計○又○比○他○毒○做○成
 圈○套○得○了○他○的○去○這○叫○做○強○盜○遇○着○賊○偷○大○來○小○往

卷之五

第四回

只是那班沒天理的人○手段如何○
 毒也要分說出來○好待着官們○日後或者遇着像金○
 有方這等絕頂沒品的秀才○也好施展出這軟夫刀○
 的法子替那些被害之家○少出些氣兒○你道為何○原○
 來○金有方○酷性好吊紙牌○那紙牌內○百奇百巧的藥○
 病○比衙門內○不公不法的藥病還多○有一種慣洗牌○
 的○叫做藥牌○要八紅○就是八紅○要四賞四二肩○就是○
 四賞四二肩○要順風旗○就是順風旗○他却不在洗牌的

時○候○做○端○正○了○色○樣○對○面○腰○牌○的○原○是○一○氣○相○識○或
有○五○張○一○腰○的○或○有○十○張○一○腰○的○兩○家○都○預○先○照○會○
臨○時○又○有○暗○訣○再○不○得○錯○分○到○庄○上○去○近○來○那○三○張
一○腰○的○叫○做○薄○切○薄○切○就○要○罰○了○縱○有○幸○巧○人○看○得
破○爭○棄○識○破○他○一○種○弊○病○他○却○又○換○一○種○做○法○那○裡
當○得○起○幾○副○色○樣○捲○盡○面○前○籌○馬○就○雲○時○露○出○金○漆
卓○面○來○故○此○逢○場○吊○牌○再○沒○有○不○打○連○手○做○夥○計○的
若○是○做○了○連○手○在○出○牌○之○時○定○然○你○讓○一○張○我○讓○一

第四回

張○還○要○自○家○減○去○賞○有○好○待○他○上○色○樣○有○心○要○贏○那
 一○箇○人○一○遇○着○他○出○牌○不○是○你○打○起○就○是○我○打○起○直
 逼○得○他○做○了○孤○家○寡○人○終○歇○手○你○想○這○班○打○連○手○的
 還○如○此○利○害○那○做○藥○牌○相○識○人○的○可○禁○得○起○他○一○副
 色○樣○麼○金○有○方○起○初○也○還○贏○兩○場○得○了○甜○滋味○只○管
 晝○夜○鑽○緊○在○裡○面○後○來○沒○有○一○場○不○輸○併○命○要○去○翻
 本○却○翻○不○成○反○盡○情○倒○輸○一○貼○將○那○平○日○害○人○得
 來○的○銀○錢○傾○囊○竭○底○的○白○送○與○那○些○相○識○還○要○賠○精

十三

神○賠○氣○惱○做○饒○頭○哩○俗○語○說○得○好○折○本○終○會○賺○錢○金○
有○方○手○頭○難○賭○空○了○却○被○他○學○精○了○吊○牌○的○法○子○只○
是○生○意○會○做○沒○有○本○錢○那○些○相○識○吊○客○見○他○形○狀○索○
莫○擠○不○出○大○湯○水○來○也○就○不○去○笑○計○他○反○叫○他○在○奇○
邊○括○些○飛○來○頭○一○日○將○括○過○的○籌○馬○笑○一○笑○大○約○有○
十○餘○兩○銀○子○財○多○身○弱○又○要○作○起○禍○來○忙○向○頭○家○買○
了○籌○馬○同○着○三○箇○人○在○旁○邊○小○間○正○開○得○高○興○只○見○
家○中○一○箇○小○廝○跑○來○說○道○鄉○間○穆○小○官○人○到○了○余○有○

金瓶梅

第四回

方纔着眉頭道。他來做甚麼也。羅叫他這裏來相會。小廝便走出門去請他。我想人家一箇外甥來探望。自然千歡萬喜。金有方反心中不樂。是甚麼緣故。原來穆太公喪妻之時。金有方說是餓死了妹子。因告他在官。先將穆家房奩囊橐搶得精一無二。穆太公被這一搶。又遭着官司。家計也就淡薄起來。虧得新坑致富。重恢復了產業。還比前更增益幾倍。那金有方為着此事。遂斷絕往來。忽然聽得外甥上門。也覺

有些不好相見。正是

昔日曾為敵國。

今朝懶見親人。

話說穆文光到得金有方家。舅母留他吃朝飯。小廝
回來請道官人在間壁劉家。甲牌不得脫身。請過去
相會哩。穆文光就走出門。小廝指着道。就是這一家。
小官人請立着。待我進去通知。一頓。穆文光立在門
前。見有一扇招牌。那招牌上寫着馬弔學館。穆文光
道。畢竟我們住在鄉間。見識不廣。像平時只曉得酒。

照世盃

第四回

不○知○道○有○馬○弔○館○這○馬○弔○館○是○甚○麼○故○事○正○在○那○裡
 思○量○小○廝○走○出○來○道○小○官○人○進○來○罷○穆○文○光○轉○了○幾
 箇○灣○見○裡○面○是○一○座○花○園○聽○得○書○房○裏○聽○裏○小○閣○裏○
 軒○子○裏○都○有○擊○格○之○聲○聽○那○聲○氣○又○不○是○棋○壺○聲○又○
 不○是○棋○子○聲○又○不○是○蹴○毬○聲○覺○得○忽○高○忽○下○忽○疾○忽○
 徐○另○是○一○種○響○法○小○廝○指○道○那○小○閣○裏○伊○是○穆○文○光
 跨○進○閣○門○只○見○內○裏○三○張○卓○兒○那○卓○兒○都○是○斜○放○的○

每張卓兒四面坐着禿頭褻衣的人每人手內拿着
 四寸長二寸廓的厚紙骨那厚紙骨上又畫着人物
 銅錢索子每人面前都堆着金漆籌兒籌兒也有長
 的短的面前也有多的少的旁邊又坐着一箇人拿
 了棋筭兒內裏也盛着許多籌倒着寔好看穆文光
 見了金有方叫叢娘舅深作下揖去金有方一面
 回箇半禮手中還捏着牌口裏叫道我还不曾提慌
 慌張張抽出箇千僧來對面是椿家忙把他的千

第四回

僧○殺○在○九○十○子○下○面○衆○人○聞○然○大○笑○金○有○方○看○了○壓○
牌○紅○看○臉○要○去○搶○那○千○僧○椿○家○裏○道○牌○上○卓○項○羽○也○
難○奪○你○牌○經○也○不○會○讀○過○麼○按○着○再○不○肯○放○金○有○方○
爭○索○道○我○在○牌○裡○用○過○十○年○工○夫○難○道○不○曉○得○壓○牌○
是○紅○萬○反○拿○千○僧○捉○九○十○子○麼○方○終○是○我○見○了○外○甥○
要○回○他○的○禮○偶○然○抽○錯○了○也○是○無○心○怎○便○不○肯○還○我○
椿○家○道○我○正○在○這○無○心○上○贏○你○只○該○埋○怨○外○甥○不○
該○埋○怨○別○人○衆○人○道○老○金○你○是○贏○家○便○賠○几○副○罷○了○

只○見○椿○家○又○出○百○老○百○老○底○下○拖○出○二○十○子○成○了○
 天○女○散○花○的○色○樣○側○坐○的○兩○家○道○我○們○造○化○只○出○一○
 副○百○老○別○的○盡○是○老○金○包○了○去○金○有○方○教○過○籌○馬○心○
 中○不○平○道○寧○輸○聞○不○輸○錯○我○受○這○一○遭○虧○不○打○緊○只○
 是○把○千○僧○滅○的○冤○枉○了○正○是○
 推○了○車○子○過○河○
 錯○只○錯○在○自○家○
 誰○向○他○人○角○口○
 提○了○油○瓶○買○酒○
 原○來○那○紙○牌○是○最○勢○利○的○若○是○一○次○聞○出○色○樣○來○紅○

卷五

第四回

照世盃

第四回

九五三

牌次，再不離手。倘閉錯了一割，他便紅星兒也不
上門，或分着一兩張賞肩，不是無助之賞，就是受
傷之有。撞得巧，拿了三賞，賺別家一賞，冲了去，奪錦
標倒要時錢，可見鴿子向旺，虞飛連牌也要棟擇人
家。總是勢利世界，紙糊的強盜，還脫不得勢利二字。
金有方果然被這一挫，漸：輸去大半籌馬，秘丈光
坐在旁邊，又要問長問短。金有方焦燥道：你要學那
牌，上現有吊師在那裡開館，你去領教一番自然。

明白不必只管問我。穆文光是少年人，見這樣好耍子事，他怎肯放空？又聽得吊牌也有吊師，心裏不過三步做了兩步，到得廳上，見廳中間一箇高臺，上面坐着帶方巾、穿大紅鞋的先生，供卓上將那四十張牌鋪滿一卓，臺下無數聽講的弟子，兩行擺班坐着。就像講經的法師一般。穆文光端立而聽。那先生開講道：我方纔將那龍子循十三篇條分縷析，句解明白。你們想已得其大概，只是製馬亭的來歷運動。

第四回

馬○吊○的○學○問○與○那○後○世○壞○馬○吊○的○流○弊○我○却○也○要○指
點○一○番○衆○弟○子○俱○點○頭○准○。○那○先○生○將○手○指○着○卓○上
的○牌○說○道○這○牌○在○古○時○原○叫○做○葉○子○戲○有○兩○人○開○的
有○三○人○開○的○其○中○開○江○打○海○上○樓○開○蛤○打○老○虎○脊○豹
名○色○不○同○惟○有○馬○吊○必○用○四○人○所○以○按○四○方○之○象○四
人○手○執○八○張○所○以○配○八○卦○之○數○以○三○家○而○攻○一○家○意
主○合○從○以○一○家○而○贏○三○家○意○主○併○辱○此○製○馬○吊○之○來
歷○也○若○夫○不○打○過○樁○不○打○連○張○則○謂○之○仁○逢○樁○必○捉

有○千○必○掛○則○謂○之○義○發○牌○有○序○殿○牌○不○亂○則○謂○之○禮
 留○張○防○賀○現○趣○奇○冲○則○謂○之○智○不○可○急○提○必○祭○遠○張
 則○謂○之○信○此○運○動○馬○帶○之○學○問○也○逮○至○今○日○風○斯○下
 矣○昔○云○閉○口○葉○子○今○人○證○詳○斗○跳○蒲○座○譏○諷○上○一○色
 樣○即○狂○言○出○賣○高○牌○失○一○珥○肩○即○大○罵○爾○曹○無○狀○更
 有○暗○傳○報○呼○人○軟○駕○悄○滅○賞○連○手○圖○羸○小○則○擲○牌○撒
 顛○大○則○推○卓○揮○拳○此○後○世○壞○馬○吊○之○流○弊○也○爾○等○須
 力○矯○今○人○之○弊○復○見○古○人○之○風○靡○不○負○壇○坫○講○究○一

世百

第四回

已

是、李、臨、不、濟、金、有、方、道、今、日、之、敗、非、戰、之、罪、只、為、錯、
曾、摸、着、衆、人、道、吊、牌、的、手、段、只、論、輸、贏、你、輸、了、自、然、
反、徵、倖、成、功、其、寔、不、敢、欺、我、的、吊、法、你、們、邊、岸、還、不、
結、帳、自、家、還、解、說、道、今、日、威、風、少、挫、致、令、無、名、小、卒、
游、之、意、回、到、小、閣、裡、只、見、母、舅、背、剪、着、手、看、那、頭、家、
此、夫、道、理、比、做、文、章、還、精、微、不、覺、動、了、一、箇、執、費、從、
是、箇、戲、局、聽、了、這、吊、師、的、議、論、終、曉、得、馬、吊、內、有、如、
番、說、罷、就、下、臺、衆、人、又、點、頭、唯、唯、穆、文、先、只、道、馬、吊、

從了九十子我心上懊惱半日牌風不來若說手段
不濟請問那一家的好色樣不是我打斷那一家的好
名件不是我擠死你們替我把現采收好待老將明
日來翻本說蘇領了纓文光回家在下曾有掛枝兒
道那馬吊輸了的

帶牌的人終日把牌來吊貴精神有甚麼下稍
四十張打劫人真強盜頭家要現采贏家不肯
鏡圓燈的回來奇：還有箇喜兒炒

第一回

財世至

這穆文先住在舅。身邊學好學歹。我也不暇分說。且說那穆太公。自兒子出門之後。只道兒子躲往學堂裡去。及至夜間。還不見歸。便有幾分着忙。叫人向學堂裏問道。是好幾日。不曾赴館。太公此時愛財之念。稍輕。那愛子之念。又覺得稍重。忙向媳婦問道。我老人家。又沒有親眷。兒子料沒處藏身。莫不是到崔親家那邊去麼。媳婦道。他一向原說要去走。或者在我父親家。也不可知。太公道。我也許久不見親

家○明○日○借○着○去○尋○兒○子○好○探○望○一○番○只○是○放○心○不○下○
那○新○坑○媳○婦○我○今○夜○數○下○三○百○張○草○紙○你○明○日○付○與○
種○菜○園○的○穆○忠○叫○他○在○門○前○給○散○終○久○我○還○不○放○心○
你○若○是○做○完○茶○飯○就○在○門○縫○裡○看○着○外○邊○若○是○餘○下○
的○草○帚○不○要○被○穆○忠○落○下○還○收○了○進○來○要○繫○媳○婦○道○
我○從○來○不○走○到○外○廟○只○怕○不○便○太○公○道○說○也○不○該○你○
不○要○享○福○太○過○試○看○那○前○鄉○後○村○男○子○漢○散○脚○歌○手○
吃○現○成○飯○倒○是○大○婦○小○女○在○田○裏○做○生○活○上○面○日○色○

六十五

第四回

蒸晒只好札箇破包頭下面泥水汪洋還要精赤着
兩脚去耘草我活到五十多歲不知見過多少
有甚麼不便媳婦見太公鎖碎遂應承了太公當夜
總睡到得次日將草紿交明媳婦媳婦道家中正沒
得鹽用公之响便帶些來我們那半山村的鹽極是
好買太公道我曉得遂一直走出來開了菓屋鎖慢
：向田路上緩步將去約畧走過十餘里就是崔題
橋家到得中堂崔親母出來相見問罷女兒又問女

嬌太公見他的口氣曉得兒子不曾來反不好相問、
要告別出門、崔親母若留、襖太公死也不肯、
身、惟喜道我今日若吃了他家東西、少不得、
到我家來也要回禮、常言說得好、親家公是一世相、
典的若次、款待、連家私也要吃、窮半邊、
有主意、今日茶水、概不沾着、後日便怠慢了、
道好說、我不還席、這襖太公一頭走路、一頭搵鬼、
記起媳婦叫他買鹽、說是半山村的鹽、好買他從來

卷之五

第四回

見○有○一○毫○便○宜○之○事○可○肯○放○空○遂○在○路○旁○店○裡○買○了○
 又○見○那○店○裡○將○絕○大○的○荷○葉○來○包○盞○未○免○有○些○動○火○
 也○多○討○了○一○箇○荷○葉○拿○在○手○裡○走○不○上○一○箭○地○履○中○
 微○了○痛○起○來○再○走○幾○步○越○發○痛○得○兇○原○來○穆○太○公○因○
 昨○日○忍○過○一○日○飢○直○到○夜○間○鎖○上○糞○屋○門○終○得○放○心○
 大○胆○吃○飽○之○時○多○吃○了○幾○碗○飲○食○不○調○就○做○下○傷○飢○
 食○飽○的○病○肚○裏○自○然○要○作○起○禍○來○畢○竟○出○脫○腹○中○這○
 一○宗○寶○你○帶○氣○疏○通○終○得○平○復○穆○太○公○也○覺○得○要○走○

這一條門路，心上又捨不得遺棄，路傍道是別人的。錦綉還要拜帖請他上門來，鴻在聚寶盆內，怎麼自家取本錢釀成的，反被別人受用，雖是這等美計，當不得一陣：直痛到小肚子底下，比婦人養娃子，將到產門，是醉漢吐酒，撞到痰龍裡，都是再忍耐不住的。魏太公偏又生出韓信想不到的計策，王安石做不出的新法，急將那一箇饒頭荷葉，放在近山間的地上，自家便高聲尊賢宏宣寶屁，像那園田倒

第四回

了○岸○河○道○决○了○堤○趁○勢○一○流○而○下○又○拾○起○一○塊○瓦○片○
 塞○住○口○子○洗○家○：○繫○上○裙○褲○將○那○荷○葉○四○面○一○塊○
 安○頓○在○中○央○取○一○根○稿○草○也○扎○得○端○正○拿○着○就○走○可○
 然○作○在○騎○馬○過○不○着○親○家○騎○牛○反○要○過○着○遠○望○見○
 崔○題○物○然○岸○上○走○未○穩○太○公○還○愛○惜○本○面○恐○怕○崔○題○
 橋○斷○出○這○一○句○來○不○好○意○思○慌○忙○往○淵○裏○一○丟○上○前○
 同○崔○題○橋○施○礼○崔○題○橋○要○拉○他○回○家○去○說○是○親○家○公○
 到○了○款○村○豈○有○豆○腐○酒○不○吃○一○盃○之○理○那○知○潘○太○公○

三

在○他○家○裡○還○學○陳○仲○子○的○廉○潔○已○是○將○到○半○途○可○肯○
渡○轉○去○赴○楚○霸○王○的○鴻○門○宴○廣○推○辭○一○會○崔○題○橋○又○
問○他○平○中○兩○會○何○物○稷○太○公○回○說○是○益○崔○題○橋○道○想○
是○親○家○親○然○有○公○務○急○需○益○用○反○依○尊○命○不○敢○虛○邀○
稷○太○公○多○謝○了○幾○句○便○相○別○回○家○心○中○懊○悔○道○我○空○
長○言○許○多○年○紀○再○不○思○前○想○後○白○：○將○一○包○銀○子○弄○
在○水○裏○也○不○響○像○方○纔○親○家○何○等○大○方○問○道○一○句○便○
弄○開○手○那○個○雷○真○打○開○荷○葉○來○看○真○正○自○家○失○情○落○

第四回

照世

運○不○會○做○人○家○的○老○物○骨○頭○秘○太○公○贈○自○教○為○一○陣

早○已○將○到○家○了○正○是

一○路○相○逢

萬○堆○翅○海

折○本○生○涯

一○場○悔○氣

且○說○張○太○公○前○脚○出○門○媳○婦○使○叫○稜○忠○在○門○前○開○張

舖○而○崔○氏○奉○公○一○年○隱○着○身○體○在○門○內○應○一○應○故

事○手○中○依○舊○做○世○針○指○忽○聽○得○外○面○喧○嚷○之○聲○像○是

那○箇○同○稜○忠○角○一○原○來○喧○嚷○的○是○義○鄉○村○上○一○箇○無

賴姓谷綽號樹皮。自家恃着千斤的牛力，專要放刀
打詐。把那村中幾箇好出尖的后生，盡被各樹皮征
服了。他便覺着惟我獨尊，據國稱王。自家先上一箇
巖坑，要村中人呼他是谷太官人。可憐那村中，原是
山野地方，又沒得鄉宦，又沒得秀才，便這等一箇破
落戶，也要橫行。衆人只好側目而視，雖不帶紗帽，倒
賽得過詐人的鄉宦。雖不掛藍衫，反勝得多騙人的
秀才。便是穆太公老年人，一見他，還有六分恭敬。三

第四回

世○通○
今○畏○懼○一○分○奉○承○哩○偏○那○穆○忠○坐○在○坑○門○前○冷○祭○草○
紙○他○就○拿○出○一○副○喬○家○主○公○的○嘴○臉○像○巡○檢○帶○了○主○
簿○印○居○然○做○起○主○簿○官○行○起○主○簿○事○肅○起○主○簿○堂○規○
煉○起○主○簿○模○樣○來○那○谷○樹○皮○特○地○領○了○出○恭○牌○走○到○
新○坑○上○見○穆○忠○還○在○那○邊○整○頓○官○体○他○那○一○腔○無○明○
火○從○尾○脊○處○直○鑽○過○泥○丸○宮○裡○着○巴○斗○大○的○奉○頭○要○
奉○承○穆○忠○幾○下○又○想○道○打○狗○看○主○人○而○我○且○不○要○輕○
動○藐○尊○先○發○揮○他○一○場○若○是○崛○強○不○服○那○時○再○打○得○

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怕○主○人○不○來○賠○禮○指○着○穆
忠○罵○道○你○這○瞎○眼○奴○才○見○了○我○谷○大○官○人○還○端○然○坐
着○不○動○試○問○你○家○太○公○他○見○我○貴○足○踏○在○你○賤○地○來
遠○上○便○立○起○口○上○報○上○叫○官○人○草○帚○還○多○送○我○張○鞠
躬○盡○禮○非○常○的○小○心○你○這○奴○才○皮○毛○還○長○不○全○反○來
作○怪○麼○穆○忠○回○嘴○道○一○霎○時○有○輪○百○人○進○出○若○箇○上
要○立○起○身○箇○上○要○叫○官○人○連○腰○也○要○立○酸○口○也○要○叫
乾○了○穆○忠○還○不○會○說○完○那○邊○迎○面○一○奉○早○打○了○箇○滿

第四回

照世孟
天星穆忠口裏把城隍土地亂喊起來。谷樹皮揪過
頭髮就如鐵鷹抓鬼。穆忠身子全不敢動。棒只有一
張嘴還喊得出爹娘兩個字。崔氏看見只得推開半
扇門口中勸道：「小人無狀，饒恕他這一遭罷。」谷樹皮
正在那裡打出許多故事來，聽得嬌滴滴一聲氣在耳
根邊相勸，抬頭一看，却是一位美貌小娘子，他便住
手。忙問崔氏答話。崔氏見他兩箇眼睛如銅鈴一般，
便堆下滿臉笑容來，也還是泥塑的判官紙畫的鐘。

植○怎○不○教○人○說○殺○崔○氏○頭○也○不○回○氣○喘○了○走○回○臥○室○
內○還○把○房○門○緊○關○住○那○谷○樹○皮○記○掛○着○這○小○娘○子○
將○半○天○的○怒○氣○都○散○到○爪○哇○國○去○了○及○至○見○崔○氏○不○
理○他○又○要○重○整○復○那○些○刺○氣○殘○惱○恰○遇○着○穆○太○公○進○
門○問○了○緣○故○假○意○把○穆○忠○錫○上○幾○空○脚○打○上○幾○虛○掌○
又○向○谷○樹○皮○作○揖○賠○不○是○谷○樹○皮○扯○着○得○勝○旗○打○着○
得○勝○鼓○也○就○洋○渡○出○門○了○穆○太○公○埋○怨○穆○忠○道○國○
不○可○一○日○無○主○家○不○可○一○日○無○主○古○語○再○說○不○差○的○

東○主○定

第○四○回

一○三

我○緣○出○去○得○半○日○家○中○便○生○出○事○端○來○還○喜○我○歸○家
 勸○位○取○然○連○屋○也○要○被○他○折○去○你○雅○道○不○知○他○是○箇
 活○太○歲○真○掌○皇○燒○帝○去○退○送○還○送○不○及○反○格○惹○他
 進○門○降○禍○麼○久○跑○進○內○裏○要○埋○怨○媳○婦○只○見○媳○婦○在
 灶○下○做○飯○太○公○道○我○也○不○要○餅○吃○受○惡○氣○也○受○飽○了
 出○氏○低○聲○下○氣○的○問○道○公○公○可○曾○買○鹽○回○來○太○公○慌
 了○道○我○為○勸○開○放○在○外○面○櫃○卓○上○不○知○可○有○閒○人○拿
 去○急○忙○走○出○來○拿○了○鹽○包○遞○與○媳○婦○道○僥○倖○僥○倖○還

在卓上不曾動你煎豆腐就用這新鹽好待我嘗一
嘗滋味。崔氏纔打開荷葉只聞得臭氣撲鼻。看
道公去買鹽。怎倒買了稀醬來。太公聞知。赫得臉
都失色。近前一着。捶胸跌脚。起來恨道的是我老
奴才自不小心。又惟怒一時眼花。看得不真。重渡
評。一次越覺得心疼。拿着往地下一擲。早走過一隻
黃狗來。像一千年不曾見食面的。搖頭擺尾。噴
唾的肥嚙。一會太公目瞪口呆。爬在自家床上去。笑
話。此。話。

第四回

氣又不好明說出來。自嘆自解道：「只認我路上失落了銀子，不曾買鹽，又懊悔道：『我既有心拿回家來，便該傾在新坑內，為何造化那黃狗七顛八倒，這等不會打笑。』」教則日建不利，該要破財的，正是狗子方冷南。越囊龍王收去水晶鹽。公納悶看床頂媳婦聞香到鼻尖。這魏大公因要尋取兒子回家，不料兒子尋不着，反送落一件日用之物，又送落一件生財之物，只是已

去者不可凌迫。那尚存者，還要着想。大公雖然思想
兒子○因為二者不可得兼的念頭，橫在胸中，反痛恨
兒子不肖，說是帶累他。賠了夫人，又折兵，却不曉得
他令郎住在金有方家，做夢也不知道。乃尊有這些
把戲，話說金有方舉聞外甥，便知穆文先是避父親
打罵，悄悄進城的，要打發他獨自回家。惟恐少年娃
子走到半路，又溜到別處。若要自家送他上門，因為
前次即身，愚夫沒有顏面相見。正沒做理會處，忽有

第四回

一箇莫逆○賭友○叫做苗舜格來約他去馬吊○金有方見了便留住道○苗兄來得正好○小弟有一件事奉托○苗舜格道○吾兄的事就如小弟身上的事○若承見托○再無不勸勞的○金有方道○程舍甥在家下住了兩日○細問他方知是逃走出來的小弟○要送他回去○吾兄曉得赦妙丈與小弟不睦○不便親自上門○惡意要煩尊駕走一遭○不知可肯○苗舜格沉吟道○今日場中有箇好主客○小弟原思量約兄去做幫手○贏他一場○又

承見托、怎麼處、金有方道、這箇不難、你說是那箇主
客、苗舜格道、就是徐尚書的公子、金有方道、主客雖
是好的、聞得他某處輸去千金、某處又被人贏去房
產、近來也是一箇漏皮兒哩、苗舜格道、屏風雖滾骨
格、猶存他倒底、比我們窮鬼好萬倍、金有方道、我有
道理、你代我送穰舍甥回家、我代你同徐公子馬吊、
你曉得我的馬吊神通、只有贏、沒有輸的、苗舜格道、
這是一向佩服、但既承兄這等好意、也不敢推却、待

第四回

小弟就領穆令甥到義鄉村去罷。金有方叫出穆文
光來，穆文光還做勢不肯去。金有方道：「你不要執性，
遲得數日，我來接你。料你鄉間沒有好先生，不如在
城裏來讀書，增長些學問。」今日且回去。穆文光只得
同苗舜格出門，脚步兒雖然走着，心中只管想那馬
吊道：「是世上有這一種大學問，若不學會，枉了做人。」
一世回家去，騙了父親，贊見禮。只說到城中附館讀
書，就借這名色，拜在吊師門牆下。有何不可？美計已

定早不知不覺出了城竟到義鄉村上只見太公坐
在新坑前衆人擁着他要草命苗舜格上前施禮
文光也來作揖太公道你這小畜生幾日躲在那裡
苗舜格道令郎去探望毋舅不必責備他因金有方
怕宅上找尋特命小弟送來穆太公聽得兒子上那
冤家對頭的門老大煩惱又不好怠慢苗舜格只得
留他坐下叫媳婦備飯出來苗舜格想道他家雖道
沒有堂屋怎便請我坐在這裡抬頭一看只見簇新

的一箇齋扁○懸在壽邊門上○又見門外的衆人○拿着
草紙進去○門裏的衆人○繫着褲帶出來○苗舜格便走
去一望○原來是東廁○早笑了一笑○道是東廁上也用
不着堂名○就用着堂名○或者如混堂一樣的名色也
蘇○怎麼用得着齒壽堂○三箇字○暗笑了一陣○依舊坐
下○嘗不起那馨香之味○環繞不散○取出飯來吃○覺得
菜裏飯裡○盡是這氣味○勉強吃幾口○克飢倒底○滿肚
皮○爲疑感○一時便如數出○而哇之○竟像不曾領太公

這一席感情○你道太公為何在這齋爵堂前宴客○因
是要照管新坑○不得分身請客到堂上○便將冀屋做
了茶廳○只是穆太公與苗舜格同是一般臭頭○怎麼
香臭也不分○只為天下的人情○都是習慣而成○自然
譬如我們行船○遇着冀船○過去○少不得爐裡也添些
香○蓬窗也闔上一會○走路遇着冀担○忙把衣袖掩着
鼻○孔○還要吐兩口唾沫○試看冀船上的人○飲食坐卧
朝夕不離○還唱山歌兒作樂○挑冀担的每日替人家

第四回

婦女倒馬桶再不會有半點憎慚。只恨那馬桶內少
貨。雜道他果然香臭不分。因是自幼至老習這務本
生意。日漸月摩。始而與他相合。總而便與他相忘。真
邊反覺道一刻少他不得。就像書房內燒黃熟香。聞
房裏燒沉香的一般。這不是在下掉謊。曾見古詩上
載着熏渣香三字。我嘗道習得慣連身的自然都是
香的。習不慣連香的自然都是臭的。穠太公却習得
慣。苗舜格却習不慣。又道是眼不見即為淨。苗舜格

吃虧在親往新坑上一看○可憐他險些兒將五臟神
都打口氣撮出來○太公身也想不到這箇緣故○慌
忙送他出門○骨骸領受那奇香異味○正是
鼻孔噴將去○清風引出來○
自朝還至暮○騰紫七香臺○
話說穆文先○念上要去從師學鳥巾○睜眼閉眼○
四十張紙牌○就擺在面前○可見少年人志氣最專○趁
向最易得○換奪進了學堂門○是一種學好的志氣出

第四回

了學堂門○就有一種學不好的趨向○魏文光不知道這
低牌○是箇吃人的老虎○多少傾家蕩產的○在此道中
消磨了歲月○低賤了人品○種起了禍患○我勸世上父
兄○切不可向子弟面前○說馬吊是箇雅戲○你看這魏
文光○為着雅戲上○及做了半世的苦戲○我且講那魏
太公○要送兒子進學堂○魏文光○正○往○的說道○父
親○不要狹兒讀書成名○便在鄉間○從那訓蒙的○畧識
幾箇字○也便罷了○若定在想後來發達○是耀祖宗○這

却要。在。城。內。尋。個。名。師。良。友。孩。兒。練。習。得。上。流。太。公。
權。喜。道。好。兒。子。你。有。這。樣。大。志。氣。也。不。枉。父。親。積。德。
一。世。我。家。祖。宗。都。是。白。衣。人。連。重。生。也。不。曾。出。一。個。
日。後。不。望。中。舉。人。中。進。士。但。願。你。中。箇。秀。才。便。死。也。
眼。目。裡。文。光。道。父。親。既。肯。成。就。孩。兒。就。封。下。贖。兒。禮。
孩。兒。好。去。收。拾。書。箱。行。李。以。便。進。城。太。公。聽。說。呆。了。
早。响。道。凡。事。須。從。常。策。計。你。方。傳。說。要。進。城。我。問。你。
還。是。來。家。吃。飯。是。在。城。中。吃。飯。穆。文。光。道。自。然。在。城。

中吃飯。太公道。除非我移家在城中住。你總有飯吃。哩。難道為你一人讀書。叫我丟落新坑不成。程文光道。這吃飯事小。不要父親經心。娘舅曾說。一應供給。盡在他家。太公啐道。你還不曉得娘舅做人麼。我父親好端端。一分人家。葬送在他手裡。你又去纏他做。程文光道。孩兒吃他家的飯。讀自家的書。有甚麼不便。太公見兒子說得有理。遂暗自躊躇。原來這老兒是極美小。沒主意的。想到兒子進城吃現成飯。家

中便少了一口。這樣便宜事，怎麼不做？因封就一錢重的封兒，付與兒子去做贄禮。叫穆忠挑了書箱行李入城。穆文光便重到金有方家來，再不說起讀書二字。金有方又是邪器貨，每日携他在馬吊場中去。穆文光便悄悄將贄禮送與吊師。那吊師姓劉，綽號賽桑門。極會粧身分，定要穆文光行師生禮。賽桑門先將龍子猶十三篇教穆文光讀。誰知同堂弟子曉得他是新坑穆家，又為苗舜格傳說他坑上都用齒。

世道

三十一

齋堂○的○齋○扁○眾○弟子○各○不○是○老○師○說○是○收○這○等○糞○
 門○生○站○辱○門○牆○又○不○好○當○面○斥○逐○只○等○吊○師○進○去○大○
 家○齊○口○訛○諷○穆○文○光○一○心○讀○馬○吊○經○再○不○去○招○攬○有○
 兩○箇○總○友○明○朝○笑○他○道○小○穆○你○家○吃○的○是○糞○穿○的○
 是○糞○你○兩○肚○子○都○是○糞○了○只○該○拿○馬○吊○經○在○糞○坑○上○
 讀○不○要○在○這○裡○薰○壞○了○我○們○穆○文○光○總○是○不○理○還○喜○
 天○性○聰○明○不○上○幾○日○把○馬○吊○經○讀○得○透○熟○賽○奈○門○又○
 有○一○本○十○三○經○註○疏○如○張○閣○老○直○解○一○徹○遂○節○遂○段○

替他講貫明白。務文光也。得其大概。賽桑門道。我者
 你○有○志○上○進○可○以○傳○授○心○法○只○是○洗○牌○之○乾○淨○分○牌
 之○敏○捷○不○錯○出○牌○之○變○化○奇○刃○打○牌○之○斟○酌○有○方○面
 牌○之○審○時○度○勢○須○要○袖○手○在○場○中○旁○觀○然○後○親○身○在
 場○中○歷○練○自○然○一○鳴○驚○人○冠○軍○無○疑○矣○切○不○可○半○塗
 石○廢○端○為○山○九○休○之○轍○更○不○可○見○異○而○遷○萌○鴻○鵠○將
 至○之○心○乎○其○勉○旃○勉○旃○穆○文○光○當○下○再○拜○受○教○賽○桑
 門○因○叫○出○自○家○兄○弟○來○要○他○領○穆○文○光○去○看○局○他○這

第四回

世○身○
兄○弟○也○是○烈○子○轟○子○的○名○士○綽○號○飛○手○夜○叉○衆○人○因○
為○他○神○子○拈○頭○遂○慶○賀○他○這○一○箇○徽○號○穆○文○光○眾○他○
在○場○上○那○飛○手○夜○叉○移○一○張○小○凳○子○放○在○側○邊○斗○棹○
文○光○坐○着○只○見○四○面○的○吊○家○一○箇○光○着○頭○掛○一○串○家○
蠟○金○珠○在○頸○上○酒○槽○的○面○孔○年○紀○雖○有○三○十○多○歲○却○
沒○得○一○根○鬚○鬚○綽○號○叫○做○吊○太○監○這○便○是○徐○公○子○一○
箇○四○眼○睛○黑○臉○高○鼻○連○腮○搭○髮○一○團○鬚○子○的○綽○號○叫○
做○吊○判○官○這○人○是○達○百○戶○一○箇○粗○眉○小○眼○縮○頸○縮○好○

瘦削身體掛一串金剛念珠在手上的綽號叫鬼。這
人是劉小四一箇賴麻子。渾身衣服擺擺的綽
號叫花子。這便是苗舜格。四家對壘鏖戰不已。飛手
夜叉忽然叫住道：你們且住手待我結一結帳。笑一
笑。算算。鳥。原來。吊。太。監。大。敗。反。是。吊。花。子。贏。了。飛。手。夜
叉道：徐大爺輸過七千。該三十五兩。這一串賽蟻
念珠只好準折苗舜格。便要向徐公子頸上褪下來。
徐公子大怒道：你這花子奴才。我大爺抬舉你同卓。

馬○也○就○折○福○了○怎○麼○輕○易○取○我○念○珠○我○却○還○要○翻
本○馬○知○輸○家○不○變○做○贏○家○麼○苗○舞○格○見○他○使○出○公○子
性○氣○只○得○派○格○再○帶○將○近○黃○昏○飛○手○夜○叉○又○來○結○帳
徐○公○子○比○前○更○輸○得○多○苗○舞○格○道○大○爺○此○番○却○沒○得
說○了○徐○公○子○道○另○日○賭○帳○除○還○你○莫○妄○心○想○我○的○念
珠○苗○舞○格○曉○得○他○有○幾○分○賴○局○想○箇○主○意○向○他○說○道
大○爺○要○還○帳○打○甚○麼○緊○只○消○舉○一○舉○手○動○一○動○口○便
有○元○寶○滾○進○袖○裏○來○徐○公○子○見○說○話○有○些○蹊○跷○正○要

動問。苗舜格道：「他衣服從外面悄語道：「有一樁事。體商議。大爺發一主大財文。在下也發一主小財文。這些須賭帳。包管大爺不要拿出已貨來。徐公子聽得動火。裡着苗舜格的手。問道：「甚麼發財事？」苗舜格道：「坐在橫頭看馬吊的。他是新坑穆家。現今在鄉下。美第一家財主。徐公子道：「我們打了連手。贏他何如？」苗舜格道：「這箇小官人。還不曾當家。銀錢是他老子掌管。徐公子道：「這亦没法兒。美計他。」苗舜格道：「有法。」

第四回

有○法○他○家○新○坑○上○掛○一○箇○藤○畚○却○用○得○是○大○爺○家○牌○
坊○上○箇○爵○兩○箇○字○這○就○有○題○目○好○生○發○了○徐○公○子○道○
題○目○便○有○請○教○生○發○之○策○苗○舜○格○道○進○一○狀○子○在○縣○
裏○道○是○欺○悖○聖○旨○污○穢○先○考○他○可○禁○得○起○這○兩○箇○大○
題○自○麼○那○時○我○去○收○場○不○怕○他○不○分○一○半○家○私○送○上○
大○爺○的○門○徐○公○子○笑○道○好○計○策○好○計○策○明○日○就○發○兵○
苗○舜○格○道○還○要○商○量○大○爺○不○可○性○急○穆○家○的○令○尊○就○
是○金○有○方○這○金○有○方○也○曾○騙○過○穆○家○我○們○須○通○知○了○

他緣好徐公子道我絕早就看見金有方來了不知
他在那裡馬吊苗律格道只在此處待我尋來苗律
格去不多時拉着金有方聚在一處商議大家計較
停當始歇正是

斜虎食人。

其機如神。

無辜受穿。

有屈何伸。

話說穰太公好端，在家裡忽見一班無賴後生，蜂
擁進來說道太公你年紀老大怎麼人也不認得前

日谷夫官人來照顧你。新坑也是好意。為何就得罪他。如今要掘官坑。搶你的生意。我們道太公做人忠厚。大家勸阻。谷夫官人說道。若要我不搶他生意。除非叫他的媳婦陪我睡一夜。德羅太公叫教氣殺我。也早跌倒地下。眾人都慌忙跑出門去。崔氏聽得外面人報嘈雜。急走出來。見公一跌倒。忙扶公進房。一天公從此養了病。一連幾日。下不得床。崔氏看報。急請小官人來家。穆文光曉得父親病重。急急趕到。墓

鄉村見太公話也說不出像中風的模樣看看見了
只是掉淚穆文光心上就如箭攢的好不難過向崔
氏問起病的根由崔氏也不曉得穆文光道我們談
齋一齋土地也顧不得錢鈔開了廟子取出幾兩來
買些豬頭三牲菓品酒餚整治齊條到黃昏時候
穆忠送到土地堂裏穆文光正跪着禱祝忽見一人
大喊進來道祭神不如祭我穆忠看見叫殺不好小
官人快迴避穆文光如飛的跑出來喘定了問穆忠

第四回

照世孟
道方纔這是那一箇穆忠道這箇人完多哩他叫做
公樹皮小人幾被他一頓打死前日他要同我家做
對頭如今現掘起一箇丈餘的深坑捨我家生意穆
文光道他不過是箇惡人難道是吃人的老虎何必
迴避他快轉去稔忠道小官人去罷我曾被他打怕
了死也是不去的穆文光道你這沒用的奴才待我
獨自去見他可有本事打我罷便從舊路上望土
地堂來聽得裏面殺氣雄壯也便有三分膽怯立在

黑地裡窺望他只見谷樹皮將一卓祭物嚼得琅琅
 有聲又把一壺酒揭開蓋一氣盡灌下去手裏還提
 着那些吃不完熟的菜大踏步走出土地堂來穆文
 光怕從後跟着行了十數步見谷樹皮走進一箇
 小屋裡去連得半會聽得谷樹皮叫穆文光大着
 胆也進這小屋來一看還喜不敢深入原來這屋裡
 就是谷樹皮的官坑不知他怎生跌在裡面東扒
 西扒再扒不起來穆文光得意道你這箇惡人神道

第四回

也○不○怕○把○祭○物○吃○得○燥○脾○這○糞○末○也○牛○你○嘗○得○飽○滿○
谷○樹○皮○鑽○起○頭○來○哀○求○道○神○道○爺○：○饒○我○殘○生○罷○緣○
文○光○道○你○還○求○活○麼○待○我○且○替○地○方○上○除○一○箇○大○害○
搬○起○一○塊○大○石○頭○觀○得○端○正○照○着○谷○樹○皮○頭○上○撲○通○
的○打○去○可○憐○谷○樹○皮○頭○腦○迸○裂○死○于○糞○坑○之○內○穆○丈○
先○見○坑○裡○不○見○動○靜○滿○意○快○活○炮○回○家○來○在○太○公○家○
面○前○拍○掌○說○道○孩○兒○今○日○結○果○了○一○箇○惡○人○聞○得○他○
牛○公○樹○皮○將○孩○兒○齋○土○地○的○祭○品○搶○來○吃○在○肚○裏○想○

是觸犯神道自家竟跌在糞坑內被孩兒一塊石頭
送他做鬼了太公聽說呵大大笑爬下來扯着襖
文○光○道○好○李○順○兒○子○你○小○人○兒○倒○會○替○父○親○報○復
大○仇○我○的○病○原○為○谷○樹○皮○而○起○今○日○既○出○了○這○口○氣
病○也○退○了○自○此○合○家○歡○喜○不○盡○那○知○穆○太○公○的○心○病
雖○狀○醫○好○那○破○財○的○病○兒○却○從○頭○害○起○一○日○太○公○正
步○到○門○前○來○不○覺○嘆○息○道○自○谷○樹○皮○掘○了○官○坑○我○家
生○意○便○這○樣○淡○薄○命○運○不○好○一○至○于○此○正○盼○望○下○顧

新坊包那知反盼望着兩箇穿青衣的公差這公差
一進門便去摘下齒爵堂的齋扁太公總要爭論早
被一條鉄索掛在頸項裡帶着就走太公道我犯着
何罪也待說出犯由來小老兒好知道情節兒們不
須造次有一箇公差道你要看牌麼犯的罪名好大
哩太公又不識字叫出穆文光來穆文光看見鉄索
套在父親頸上沒做理會讀那牌上總明白是為僭
用齒爵堂徐公子是原告公差又要拉太公出去穆

丈光道請兄從城中來，腹內也餓了，請在舍下便飯。好從客商議公，恭道：這小官倒會說話，我們且吃了飯，着標出飯來，又深太殺大酒。太公又不撥得打發差錢，叫差痛罵一場，把太公罵拿燕棍的出門去了。穆文光哭，帶，又不放心，隨後跟進城來，向娘舅家去借救兵，只見金有方賠苗穿格坐着。穆文光說：出久親被告的原由，便哭箇不了。金有方道：外甥，你且莫哭，我想箇計較，救你父親，則箇因拱苗穿格道。

第四回

吾兄與老徐相厚，傾出來分辦一番，只認推者薄面，
海昇格道：老徐性情極憊，最難講話。如今且去通
一通線索，再做主意。海昇格假意轉一轉身，竟來回
凌道：小弟會着老徐，再三勸解一通。他的題目拿得
正大，這件事我想只有去備門路，不是拚着屁股同
他打官司。就是拿出銀子，向他挽回。全有方道：做
文○未○必○捨○得○銀○子○只○好○拚○着○屁○股○去○捱○官○司○罷○了○
文○光○道○娘○舅○說○那○怪○話○銀○子○是○掙○得○來○的○父○母○遺○下○

可○好○損○傷○得○苗○舜○格○道○既○要○如○此○也○須○通○知○你○令○尊○
穆○文○光○正○牽○掛○父○親○不○知○作○何○下○落○遂○同○了○金○有○方○
苗○舜○格○到○縣○前○來○尋○到○差○人○家○裡○見○穆○太○公○鎖○在○門○
柱○上○兩○眼○流○着○泪○穆○文○光○抱○頭○大○哭○原○來○差○人○都○是○
預○先○講○通○故○意○難○為○鄉○下○財○主○的○金○有○方○假○怒○道○誰○
不○曉○得○我○老○金○的○親○眷○這○等○放○肆○無○禮○走○出○一○箇○差○
人○來○連○上○賠○禮○把○鐵○索○解○下○穆○太○公○此○時○就○像○脫○離○
了○地○獄○升○到○天○堂○的○模○樣○異○常○感○激○金○有○方○金○有○方

第四回

道、你不要謝我、且去央求苗兄要緊、這苗兄與徐公
子相厚、方終我已會着他去討口氣、你問他便知道
了、苗舜格道、老丈這齋扁是那箇胡乱題的、徐公子
道、是齋爵牌坊、原是聖旨賜造、如今僭用聖旨、就該
問箇罪名、况又污穢他先考、這情罪非同小可、金有
方道、苗兄、你莫說利害話、只是想箇解救法兒出來、
苗舜格道、要解救法兒、除非送他輪千銀子、金有方
道、你將銀子看得這等容易、苗舜格道、這場官司、他

告得有理。且是徐公子年家故舊又多。官相護全。
婦丈少不得破家吃苦。糠米。恐怕出撒了。忙叮囑。
道。老舅調停一箇主意。我竭力去完局罷了。金有方。
道。這事弄到後邊。千金還費不出。依我預先處分也。
得五百金送徐公子。一百金送縣裡銷狀。太少了也。
成不得。請去公道。把我拘鎖在此。也沒處措置。必須。
自家回去賣田賣產。緣好設法。金有方道。這箇容易。
隨即令付了差人。太公同着兒子回家。只得將零星。

第四回

○熬○苦○熬○淡○積○分○積○厚○的○取○之○以○取○之○拿○出○來○自○家○為○前
○次○鑽○怕○了○不○敢○進○城○便○交○與○兒○子○叫○他○托○金○大○舅
○把○官○司○收○拾○乾○淨○一○概○謝○絕○大○光○領○着○父○命○一○面
○私○自○籌○畫○連○連○家○私○付○送○五○百○兩○與○徐○家○雜○道○是○少
○欠○他○的○定○銀○上○百○足○數○我○且○私○取○下○百○金○做○馬○吊○本
○錢○好○贏○那○徐○公○子○的○過○來○也○替○父○親○爭○口○氣○遂○將○銷
○狀○的○一○封○銀○子○藏○在○腰○裏○見○才○金○有○方○道○我○家○爹○
○致○意○娘○舅○說○是○指○摺○止○湊○得○五○百○金○千○萬○借○重○娘○舅

布置金有方道。那一百金銷狀的，是斷少不得。徐文光道：徐公子處送他四百金，便可那移出一百來。金有方道：待我與苗舜格送去，受與不受，再做區處。金有方拿了銀子出門，會同苗舜格到徐公子家，每人分一百金。徐公子得了三百，拿箇帖子去銷狀。金有方面家說道：事体雖然妥當，費我一片心機。你父親也未必曉得。徐文光道：爹，原說要來酬謝的金，有方道是親骨肉，要甚酬謝。徐文光見官司結局，惟

喜不盡搖擺到馬吊館來向飛手夜叉說道我要向
場中馬吊一回若是贏了好孝順師叔的飛手夜叉
道你後初入門只好小吊罷穆文光道大輸大贏還
有些趣味小吊便贏了也沒多光景飛手夜叉道你
有多少來歷就想大吊穆文光在腰間取出那百兩
一封來飛手夜叉看見了道徐公子正尋人大吊為
少脚教你湊一脚是極好的只輸後不要懊悔穆文
光道那懊悔的人也不美一個漢子飛手夜叉便引

他在着內裏樓上只見徐公子苗舜格馮百戶先在
 上面飛手夜叉道我送一腳來補數了徐公子曉得
 是穩小官也不言語大家派定坐位拈樁洗牌穆文
 光第一次上場紅張倒不脫手一連起了無數色樣
 偏是鬧得聰明把三家籌馬擡得乾淨飛手夜
 叉在旁邊稱讚道強將手下無弱兵我家兄教出來
 的門生自然不同衆人道暴學三年贏他後來有得
 輸哩飛手夜叉見穆文光贏得多了忙在桌下踢上

第四回

几脚、叫他歇場、穆文光車覺、到地做橋、便住手道、小弟初學馬吊、今日要得個采頭、且結了帳、再吊何如、飛手夜又道、說得有理、衆人還不肯放牌、見頭家做主、遂靜聽結帳、原來穆文光是大贏家、徐公子輸去一百五十兩、苗舜格所得的百金、手也不曾熱、依舊送還穆文光、穆文光對飛手夜又道、這兩家的現物、我都收下、那馮爺欠的、送與師叔罷、說罷、拿着銀子、跑下樓去、徐公子與苗舜格面面相覷、只好肚裏叫

苦正是

聞道豈爭前後○
攬金不持寸鉄○

當場還較輸贏○
但將紙肯為兵○

話說金有方聽得外甥贏了二百多金到手意思要
騙來入已假作老成說道你少年人切不可入賭場○
今日偶然得勝只美僥倖若貪恋在馬市上不得贏
來的要送還人連本錢也不可保你将財物放在我
身邊為你生些利息我曉得你今尊一文錢捨不得○

照世盃

第四回

與你的你雖道房屋裡不要動用麼。時在我處零
伴。走取。後來依舊交還你本錢。何如。穆文先正暗自
打算。只見穆忠來討信。穆文先道。你來得極好。便將
自家落下與羸來的。湊成三百兩。打做一包。其餘還
放在腰裡。向穆忠說道。這銀子須交明太公。官司俱
已清潔。不必憂慮。穆忠答應了一聲。便往外就走。金
有方黑眼睛。見了白銀子。恨不得從空奪去。又見穆
文先不上他的釣竿。又羞又惱。早是苗舜格撞進來。

自○身○事○業○你○家○老○牛○精○夫○一○蘇○敵○箭○其○先○徐○公○子○隔○着○車○不○一○言○打○喜○
 聖○德○傑○夫○先○見○傷○了○父○親○不○覺○大○怒○道○誰○是○牛○精○你○定○
 不○知○事○如○此○不○精○徐○公○子○隔○着○車○不○一○言○打○喜○
 德○又○先○放○箭○歡○喜○六○寸○出○去○面○穿○林○道○徑○心○不○大○
 原○不○該○因○他○謬○真○控○着○金○有○方○定○亦○如○等○其○六○更○
 獲○又○道○你○們○現○有○以○何○不○求○六○寸○林○道○徑○心○不○大○
 各○按○定○壇○場○果○然○吊○錦○有○興○正○是○
 此○標○奪○錦○彼○慶○散○花○沒○名○分○公○孫○封○坐○有○情○義○

夫○婦○團○團○旁○家○總○賀○順○風○旗○誰○人○又○聞○香○爐○脚○
說○不○盡○平○分○天○地○羨○得○殺○小○大○比○有○其○言○雅○戲○
不○恭○禱○試○看○人○心○爭○渾○素○

話○說○徐○公○子○正○開○出○一○箇○色○樣○來○忙○把○底○牌○捏○在○手○
裏○高○聲○喊○道○且○美○完○色○樣○再○看○冲○忽○然○哎○喲○一○殺○薄○
倒○地○下○衆○人○不○知○道○為○甚○緣○故○爭○來○扶○他○只○見○衣○衫○
染○的○一○片○盡○是○鮮○血○箇○驚○喊○起○來○旁○邊○一○箇○人○叫○
道○殺○死○這○奴○才○我○去○償○命○你○們○不○要○着○急○衆○人○看○時○

生○身○在

第○四○回

原來是魏文先○森教唱道○不要走了○竟身疾忙上首
 拿住○又搜出一把小解手刀來○刀口上都是血○金裏
 方道○他與你有甚冤讐○悄悄他拿刀害他性命○魏文先
 道○說起冤仇來○我與他不共戴天○盟金有方道○他
 不曾殺你父親○甚麼叫做不共戴天○魏文先道○他
 計○騙我父親○比○殺人的心腸○還狠○金有方道○你却
 為馬吊角口起○講不得這句話○魏文先又要去奪刀
 氣忿○的道○我倒乾淨○結果了這奴才○罪還不會說

完。早近進一夥人來，把穆文光鎖了出去。金有方跟
在後面，總曉得是徐衙裡親戚僕從，擊了縣門上鼓。
差人來捉的。那知縣聽得人命重情忙，坐堂審事。差
人跪上去稟道：「先身捉到了。」知縣問道：「你黑夜持刀
殺人，難道不怕王法麼？」穆文光道：「童生讀書識字，怎
麼不怕王法？只為報仇念重，不得不。不然，知縣罵道：「
你讀書識字的童生，輕易便想殺人，忙袖籤要打穆
文光道：「宗師老爺不必責罰童生。若是徐公子果然

第四回

身死、童生情願償命、知縣問徐家、抱告道、你主人可
曾殺死、抱告道、主人將死、如今又救活了、知縣道、既
然救活、還定不得他罪名、且收監伺候、遂退了堂、金
有方見外甥不會受累、終放下心、那些公人趕着金
有方要錢、金有方只得應承了、次日清晨、到穆太公
家、那信可憐、那太公聞知兒子下監、哭天哭地、幾乎
要死過去、金有方道、凡事要拿出主意來、一味要哭
兒子、可是哭得出監的、太公終止了哭、敲裏面媳婦

又重新接腔換調的哭起來。金有方道：「老姊丈分付媳婦莫哭，你快取百十兩銀子同我進城先要買好禁子，使你令郎在監便不吃虧。」穆太公隨即取了銀兩同金有方入城，到得縣門前來尋着禁子，送了一分見面禮，便引着太公到監中來。父子抱頭大哭。只見堂上來提穆文光重審。太公隨後跟着將到儀門邊，內裏一箇差人喊道：「犯人穆文光依舊收監。」禁子只得又帶轉來。穆太公問道：「怎麼今日不審？」差人道：

點且且

第四回

五十二

新官到了、要交盤哩、沒工夫、審事、金有方附耳對太公道、這是你兒子好機會、我們且回家去罷、太公遂住在金有方家、每日往監中看兒子、後來打聽得新官行香之後、便坐堂放告、太公央金有方寫了一張狀子、當堂叫喊知縣看完狀子、就抽籤要徐某驗傷、一面監裏提出穆文光來、審知縣見了穆文光、年紀尚小、人材也生得俏儂、便有一分憐憫之心、因盤問道、你為何誤傷徐某、穆文光跪上去、道、童生是為父

報○仇○不○是○誤○傷○知○縣○指○着○穆○太○公○道○既○不○是○誤○傷○你
這○老○兒○便○不○該○來○告○謊○狀○穆○太○公○說○得○上○下○牙○齒○從
對○兒○打○交○一○句○也○回○答○不○出○知○縣○見○這○箇○光○景○曉○得
他○是○良○善○人○遂○不○去○苛○求○又○見○穆○文○光○挺○身○肯○認○為
父○報○仇○分○明○是○箇○有○血○性○的○漢○子○遂○開○一○條○生○路○道
穆○文○光○你○既○稱○童○生○畢○竟○會○做○文○字○本○縣○這○邊○出○一
箇○題○目○若○是○做○得○好○便○寬○有○你○的○罪○名○做○得○不○好○先
單○退○你○的○童○生○然○後○重○處○穆○文○光○忻○然○道○請○宗○師○老

第四回

是○甲○科○出○身○初○離○書○本○便○歷○仕○途○他○那○一○種○酸○腔○送
 公○案○上○又○望○着○知○縣○不○住○點○頭○原○來○這○知○縣○姓○孔○原
 空○神○靈○保○祐○兩○隻○眼○的○溜○：○望○着○那○文○章○送○到○知○縣○
 奇○助○他○的○文○思○忽○然○見○兒○子○做○完○便○道○祖○宗○有○幸○虛
 文○章○只○道○是○雜○事○出○了○一○身○冷○汗○睛○地○喊○靈○感○觀○世
 毫○全○不○構○思○霎○時○就○完○篇○太○公○初○見○知○縣○要○兒○子○做
 又○叫○門○子○取○紙○墨○筆○硯○與○他○操○文○光○攤○開○紙○濡○墨○吃
 爺○命○題○知○縣○道○題○目○就○是○雜○在○縲○綫○之○中○非○其○罪○也
 庶○世○子

不曾脫盡。生性只喜。惟八股。到穆文光。文章中間。有一。縣道。子產。刑書。豈為。無辜。而設。湯王。法網。還因。減罪。而開。柏案。稱讚。道。奇才。奇才。止。嘆賞。間。忽然。差人。來稟。道。徐某。被傷。脅下。因貼。上膏。藥。冒不得。風。不。曾。拿到。帶得。家屬。在此。知縣。道。既。不。曾。死。也。不。便。叫。穆。文。光。償。命。遂。叫。去。了。刑。具。徐。家。抱。告。稟。道。穆。某。持。刀。殺。家。主。現。有。兇。器。若。縱。放。他。便。要。逃。走。還。求。老。爺。收。監。知。縣。罵。道。誰。教。你。這。奴。才。開。口。若。是。你。主。子。果。

三十一

第四回

三

然被傷而死。我少不得拿他來抵償。又問穆文光道。你因何事報仇。可實講上來。穆文光道。童生的父親原不識字。誤用徐某牌坊上。蓋爵二字做堂名。徐某告了父親。嚇詐銀五百兩。童生氣不憤。所以持刀去殺他。知縣道。你在何處殺他的。穆文光道。是在賭錢場上。知縣大怒道。本縣正要捉賭賊。你可報上名字來。穆文光恐怕累了師叔與娘舅。止報出苗舜格。來知縣忙出硃籤。叫捉苗舜格。不一時捉到了。迎風

就○打○四○十○板○又○取○一○面○大○紙○分○付○輪○流○掛○在○四○門○以○
做○示○通○衢○又○對○報○文○老○說○道○本○縣○憐○你○是○讀○書○人○從○
寬○免○責○但○看○你○文○章○自○然○是○功○名○中○人○今○府○縣○已○錄○
過○童○生○你○可○回○家○請○書○條○索○師○按○臨○本○縣○親○自○送○你○
去○應○試○穆○丈○兒○父○子○磕○頭○拜○謝○而○去○過○了○月○餘○值○宗○
師○按○臨○湖○州○知○縣○果○然○送○他○去○考○發○案○之○時○高○上○第○
一○名○進○學○報○列○義○鄉○村○太○公○如○在○雲○霧○中○的○一○般○看○
得○秀○才○不○知○是○多○大○前○程○將○那○進○學○的○報○單○直○掛○在○

第四回

有○成○甚○體○統○虧○你○還○在○這○次○衙○門○出○入○金○有○方○受○這
甚○麼○叫○做○禡○革○上○前○一○把○扯○住○道○老○舅○你○衣○冠○也○沒
裸○體○的○前○任○生○員○未○內○裡○恰○有○金○有○方○穆○太○公○不○知
行○劣○生○員○都○擁○擠○着○來○看○只○見○裏○面○走○出○三○箇○爨○頭
子○去○謝○考○正○到○宗○師○衙○門○前○聽○得○衆○人○說○宗○師○禡○革
做○了○一○頂○華○陽○中○兒○替○頭○皮○改○門○面○喬○模○喬○樣○送○見
一○件○月○白○袖○直○襪○替○身○體○增○光○禪○除○去○瓜○稜○矮○綜○帽
大○門○上○自○家○居○然○是○老○封○君○脫○去○醬○汁○白○布○衫○買○了○

穆太公不明白道理的羞辱掩面飛跑了去。穆文光道：「娘舅革去秀才父親不去安慰他，反去嘲笑他，日後自然懷恨太公道我寔在不曉得，又不犯着他行止，怎便懷恨說罷。」穆文光同着一班新進謝了宗師，又獨自走去拜謝孔知縣提掖之恩。孔知縣也道：「自家有眼力，遂認做師生往來。以後穆文光養的兒子也讀書進學，倒成了一箇書鄉人家。至今還稱做新坑穆家。」可見穆太公虧着新坑致富，穆文光虧着報

仇○成○名○父○子○倒○算○得○兩○箇○白○屋○發○跡○的○豪○傑○
 諧○道○人○評○曰○俗○稱○真○財○主○則○未○有○不○真○而○成○財○主○
 者○也○穆○太○公○新○坑○射○利○皆○從○真○字○起○見○安○置○齊○扁○
 雖○屬○作○者○粉○飾○亦○見○太○公○居○鄉○不○俗○入○塵○不○染○之○
 意○厥○後○破○家○受○累○不○誤○於○太○公○之○安○置○齊○扁○而○誤○
 於○三○家○村○不○識○字○之○訓○蒙○盲○師○太○公○半○山○道○上○惜○
 真○如○金○欲○舍○輕○取○重○率○至○并○其○重○者○而○棄○之○天○下○
 之○愛○便○宜○者○往○輕○重○倒○置○大○抵○是○造○物○巧○於○弄○

人○處○驅○燕○爾○新○婚○之○子○迫○之○入○城○太○公○惹○火○燒○身
之○所○由○來○也○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至○馬○以○而○亦○開
館○後○徒○毋○怪○乎○天○下○無○不○好○為○師○之○人○矣○毋○怪○乎
天○下○之○子○弟○無○不○馬○甲○之○人○矣○徐○公○子○借○齊○扁○為
起○詐○之○端○參○贊○幃○幄○寔○出○自○荀○彘○格○蓋○因○太○公○不
敬○賓○客○之○報○穆○文○光○手○双○公○子○勇○氣○豪○御○勢○電○驚
雷○可○作○少○年○行○贈○之○余○不○意○太○公○臭○財○主○有○此○寧
馨○兒○光○耀○門○閭○也○金○有○方○之○辱○天○辱○之○人○辱○之○乎

第四回

1275414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世○自○辱○之○狀○自○辱○者○天○人○尚○未○嘗○有○意○報○應○也○



ZW 21101000707194

一〇三四

繡像批評

遊

史

人瑞堂梓

隋煬帝艷史敘

歷代學士

古君天下以艷權者。

無如漢武唐玄一以

傷悼之賦一以長恨

之。歌。至。今。令。人。神。往。
固。也。雖。然。君。天。下。者。
何。求。弗。得。而。沾。沾。乎。
協。律。之。第。楊。氏。之。兒。

哉。倘。少。君。方。士。之。術。
不。靈。有。若。新。垣。平。者。
則。欲。獻。爵。抑。兩。君。必。
將。樵。梓。以。夾。魯。五。石。

衆田舍公羽之不若而。

烏乎稱艷是知問艷。

于四時要不在于時。

者嚴寒也。微艷于卉。

艸。要。不。在。于。蒼。松。勁。
栢。也。乞。艷。于。姿。華。要。
不。在。于。遠。篠。戚。施。也。
故。有。驚。而。稱。艷。毒。而。

稱艷。異而稱艷。猶有

妬而稱艷者。夫事亦

共快。事共快。每恨先

我而為之。則有妬。雖

志不合于古先。為淫
為荒。然不妨于我身。
而偶一為之。則有異。
種種婚人。種種合。蠶。

可。驚。可。喜。而。稱。艷。者。
乎。試。問。古。今。來。孰。有。
如。隋。之。煬。帝。者。試。問。
周。帝。之。何。以。艷。稱。乎。

君。試。讀。煬。帝。之。豔。史。

啖。癡。子。書。于。啞。

啞。居。



魏紀中序

阿摩特三國俘身之即一舉也。

解隋之地。甲在女有謂開皇仁壽間。

漢高祖大業末之賊。臣子同母為盜。種

魏紀中序。三國俘身之即一舉也。

身雖卑卑。麻屨之士。本非尋常。所履之事。實

者。雖庸。以善。屬文。之。者。其。子。

曰。不。怨。上。宋。以。其。過。靈。靈。春。其。其。其。

我。物。矣。淺。而。夫。其。其。其。其。其。其。

王。而。其。聖。明。維。也。其。其。其。其。其。其。

祀之。又。今。以。動。其。事。惡。為。將。世。
太。原。而。守。一。治。失。以。宗。子。曰。田。今。來。何。進。
之。後。歟。曰。非。也。此。天。意。也。可。為。地。震。
多。宮。風。颯。南。郊。後。去。已。春。祀。農。
而。叔。德。越。衣。受。命。有。龍。卷。上。以。主。農。

者。預。卜。長。安。天。子。獨。推。夫。子。孫。
行。遠。播。香。慈。心。可。以。為。命。
三。十。有。九。之。刺。鏡。好。人。國。像。遠。
成。四。十。四。之。不。來。不。來。不。來。
後。也。獸。病。一。保。靈。短。楊。花。藉。子。

請。銳。抑。蒸。悔。厥。前。塔。言。取。彼。

眼。矩。投。甲。射。庫。一。望。家。逐。無。以。度。

為。口。實。而。溫。乎。樹。德。以。固。以。信。

宣。華。一。能。能。華。之。而。且。年。之。兒。

難。更。不。金。入。可。請。何。愈。乎。書。自。而。難。

襟刺史考之進述。其後之言。

遺出園之類。乃其書遺後宮。

出就別之至。鴉。治。及。勇。而。不。罕。一。

嗣。懷。刺。身。之。自。業。志。滔。夫。亦。此。

而。種。儲。錄。也。所。謂。不。敢。自。楚。

有行。速。致。身。今。名。實。以。百。本。

意。之。為。速。樓。之。親。身。固。持。了。

夫。亦。半。一。年。正。持。身。抵。為。子。百。

何。妻。以。坐。一。大。未。秋。也。史。告。

或。有。者。樓。河。之。本。曰。世。河。蟻。傳。

也。系。の。為。解。之。者。曰。此。述。也。

不可之作。春。統。二。百。四。十。餘。年。

國。古。之。統。歷。三。十。六。百。五。十。八。

六。何。忍。聽。其。醜。哉。知。家。罪。我。其。

其。體。也。

家寶華集歲清和月望

人隱世如白雲



艷史題辭

小傳之來尚矣。易世而其
風滋盛。果取振勵世俗之
故歟。抑主娛悅耳目而然
歟。識者多謂繁。空。提。影。吹。

渡。助。瀾。奇。其。事。以。獵。觀。巧。
真。名。以。漁。利。嗟。乎。曾。是。一。
傳。出。費。幾。許。推。求。用。幾。許。
結。撰。區。作。此。種。生。涯。不。
亦。悲。夫。余。友。東。方。齋。也。素。

饒。俠。烈。復。富。才。藝。托。姓。借。
字。構。艷。史。一。編。蓋。即。隋。代。
煬。帝。事。而。詳。譜。之。云。其。間。
描。寫。情。態。布。置。景。物。不。能。
無。靡。麗。恣。淫。蕩。心。俠。志。之。

處。而。要。知。極。張。阿。摩。之。侈。
政。以。暗。傷。隋。祀。之。絕。暗。傷。
隋。祀。之。絕。還。以。明。彰。世。人。
之。鑒。見。樂。不。可。極。用。不。可。
張。言。不。可。盈。父。子。兄。弟。之。

倫。尤。不。可。滅。裂。如。斯。也。則
固。非。野。史。詖。經。之。捏。造。詛
傳。亦。豈。情。案。春。詞。之。長。慙
真。深。乎。有。關。世。俗。天。禪。風
教。余。竟。不。揣。亟。謀。剽。剽。頓。

有目者其賞焉。

寄

崇禎辛未朱明既望樵李

友人委蛇居士識於陶

陶館中



艷史凡例

一稗編小說。蓋欲演正史之文。而家喻戶曉之。近之野史。諸書。乃捕風捉影。以眩市井耳目。孰知杜撰無稽。反亂人觀聽。今艷史一書。雖云小說。然引用故實。悉遵正史。並不巧借一事。妄設一語。以眩世人。其故有源有委。

可。徵。可。據。不。獨。脗。炙。一。時。允。足。傳。信。
千。古。

一。著。書。立。言。無。論。大。小。必。有。關。於。人。心。
世。道。者。爲。貴。艷。史。雖。窮。極。荒。淫。奢。侈。
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語。與。夫。詩。詞。之。
類。皆。寓。譏。諷。規。諫。之。意。使。讀。者。一。覽。
知。酒。色。所。以。喪。身。士。本。所。以。亾。國。則。

茲編之爲殷鑒。有裨於風化者。豈鮮哉。方之宣淫等書。不啻天壤。

歷代明君賢相。與夫昏主佞臣。皆有
小史。或揚其芳。或播其穢。以勸懲後
世。如列國三國。東西晉。水滸。西遊。諸
書。與廿一史並傳。不朽。可謂備矣。獨

隋煬帝繁華一世。所行皆可驚可嘉。

之事。反未有傳述。殊爲闕典。故爰集
其詳。彙成是狀。庶使弔古者得快睹
其全云。

一隋朝事跡甚多。△單錄煬帝奇艷之
事。故始於煬帝生。而終於煬帝死。其
餘文帝國政。一概不載。

一煬帝爲千古風流天子。其一舉一動。

無非娛耳悅目爲人艷羨之事故名
其篇曰艷史。

一煬帝繁華佳麗之事甚多然必有幽
情雅韻者方採入如三幸遼東避著
汾陽等事平平無奇故略而不載。

一風流小說最忌淫褻等語以傷風雅
然平鋪直敘又失當時親昵情景故

編無一字淫哇。斷意中妙境。盡妍轉。
道出作者苦心。蘇編自見。

一坊間繡像。不過略似人形。止供兒童

把玩。茲編特舉名筆妙手。傳神阿堵。

曲盡其妙。一展卷而奇情艷態勃勃。

如生。不啻顧虎頭吳道子之對面。豈

非詞家韻事。案頭珍賞哉。

一繡像每幅皆選集古人佳句與事符
合者。以爲題詠證左。妙在箇中。趣在
言外。誠海內諸書所未有也。

一詩句皆製錦爲欄。如薛濤烏絲等式。
以見精工。鄭重之意。

一錦欄之式。其製皆與繡像關合。如調
戲宣華。則用藤羅。賜同心。則用連環。

凡例

四

剪彩則用剪春羅。會花陰則用交枝。
自縊則用落花。唱歌則用行雲。獻開
河謀則用狐媚。盜小兒則用人參果。
選毀脚女則用蛾眉。斬伎則用三尺。
翫月則用蟾蜍。照艷則用疎影。引諫
則用葵心。對鏡則用菱花。死節則用
竹節。宇文謀君則用荆棘。貴兒罵賊

則用傲霜枝。我煬帝則用冰裂無一
不各得其宜。且雖云小史取義實深。
詩句書寫皆海內名公巨筆。雖不標
標姓字。識者當自辨焉。

一卷分爲八回。則四十所胡未能免俗。
聊復爾爾。

隋史爵里姓氏

帝王

文帝

諱堅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周主暉位為帝在位二十四年為太子廣所弑壽六十四

葬泰陵

煬帝

諱廣文帝第二子初封晉王未几殺兄謀為太子仁壽末弑父自立在位十三年巡狩江都為宇文化及所弑壽

三十九葬于江都之雷塘

恭帝

諱侑文帝之孫封代王留守西京煬帝被弑李淵立為帝在位二年即位于唐封為鄴國公年

十五而薨

越王

諱侗文帝之孫留守東京煬帝被弑王世充立為帝尋亦被弑

姓氏

太子

諱勇文帝長子初立東宮尋被譴廢為庶人後煬帝假詔賜死

少帝

諱浩煬帝之子封秦王煬帝被弒宇文化及立為帝尋以藥酒鳩死

齊王

諱暕煬帝之子為宇文化及所殺

蜀王

諱秀煬帝之子為宇文化及所殺

越王

諱杲煬帝幼子儀鳳院呂妃所生煬帝被弒為裴虔通所殺

后

獨孤后

文帝后

蕭后

煬帝后後為宇文化及所逼

妃媵

宜華夫人 姓陳氏陳宣帝之女諱亾被擄以歸先事文帝後爲煬帝所蒸年二十九

而

容華夫人 姓蔡氏

尉遲女 尉遲迥女孫文帝私幸爲獨孤后所殺

景明院梁夫人

迎暉院王夫人

棲鸞院李夫人 諱慶兒

晨光院周夫人

明霞院楊夫人

姓氏

二

翠華院趙夫人

文安院狄夫人

積珍院樊夫人

影紋院劉夫人

儀鳳院呂夫人

仁智院盛夫人

清修院秦夫人

寶林院沙夫人

和明院柳夫人

精陰院謝夫人

降陽院薛夫人

侯夫人 有才色不遇自縊而死

袁紫烟 善天文楊帝立為貴人

朱貴兒 楊帝寵妾受楊帝被執罵賊而死

薛冶兒

袁寶兒 長安所貢御京女一名司花女

吳繹仙 殿脚女善畫長卷

韓俊娥 賜名來夢兒

姓氏

三

杏娘

雅娘

妥娘

羅羅

月賓

列傳

楊素 弘農華陰人 封越國公

高頊 渤海人 官尚書僕射 進諫 詐旨 為煬帝所殺

賀若弼 諱陽 人官大將軍 進諫 詐旨 與高頊同

楊義臣

清東人官長僕獲後起兵諡中大夫

梁毗

安定人大理卿直諫有名

段文振

北海人兵部尚書直諫有名

牛弘

安定人官光祿大夫

薛道衡

河東人官司議大夫

虞世基

越州人官尚書學士

虞世南

越州人官尚書監

許善心

高要人官直部侍郎宇文之在以其節

蘇威

武功人官左僕射初直諫有名後煬帝被

姓氏

四

宇文萍

官丞相

宇文愷

官兵部侍郎以名數用事

封德彝

官內史舍人以諂諛用事

令狐達

官屯新將軍充開河副使

麻叔謀

官大總管收開河節度

蕭懷靜

蕭后弟官諫議大夫

裴矩

開喜人官吏部侍郎

高德儒

前衛校尉因報彩鸞拜朝散大夫

段達

官中門侍郎

來護兄

江都人封榮國公煬帝被弒宇文化及忌而害之

李百藥

無為州人官僕射

李桐客

官門下錄事以直諫被貶

陳立

官御史

耿純臣

臺官

袁充

臺官

狄去邪

官武平郎將

衛孤盛

官屯衛將軍死宇文之難

獨孤開遠

官千牛備身死宇文之難

姓氏

五

劉炫 官諫議大夫

巢元方 医官

莫君錫 医官

鮮于俱 虎賁郎將

劉岑 虎賁郎將充護纜使

何安 進御女車得官

張衡 官中門令

何稠 進轉開車御童女車得官

項昇 造迷樓得官

上官時

進烏銅屏得官

王今言

樂人間樂聲知煬帝不返

宦官

王義

道州進貢

許廷輔

高昌

張成

王忠

馬守忠

柳青

趙信

賊臣

宇文化及

宇文智及

姓氏

六

司馬德勘

趙行樞

裴虔通

元禮

令狐達

馬元舉

蘇良

陶御兒

陶柳兒

陶小壽

黃金窟

仙神

大金仙

皇甫君

襄王

偃王

嵩陽老人

蕃釐仙人

華可馬

白石老人

附傳

陳後主

張麗華

李淵

李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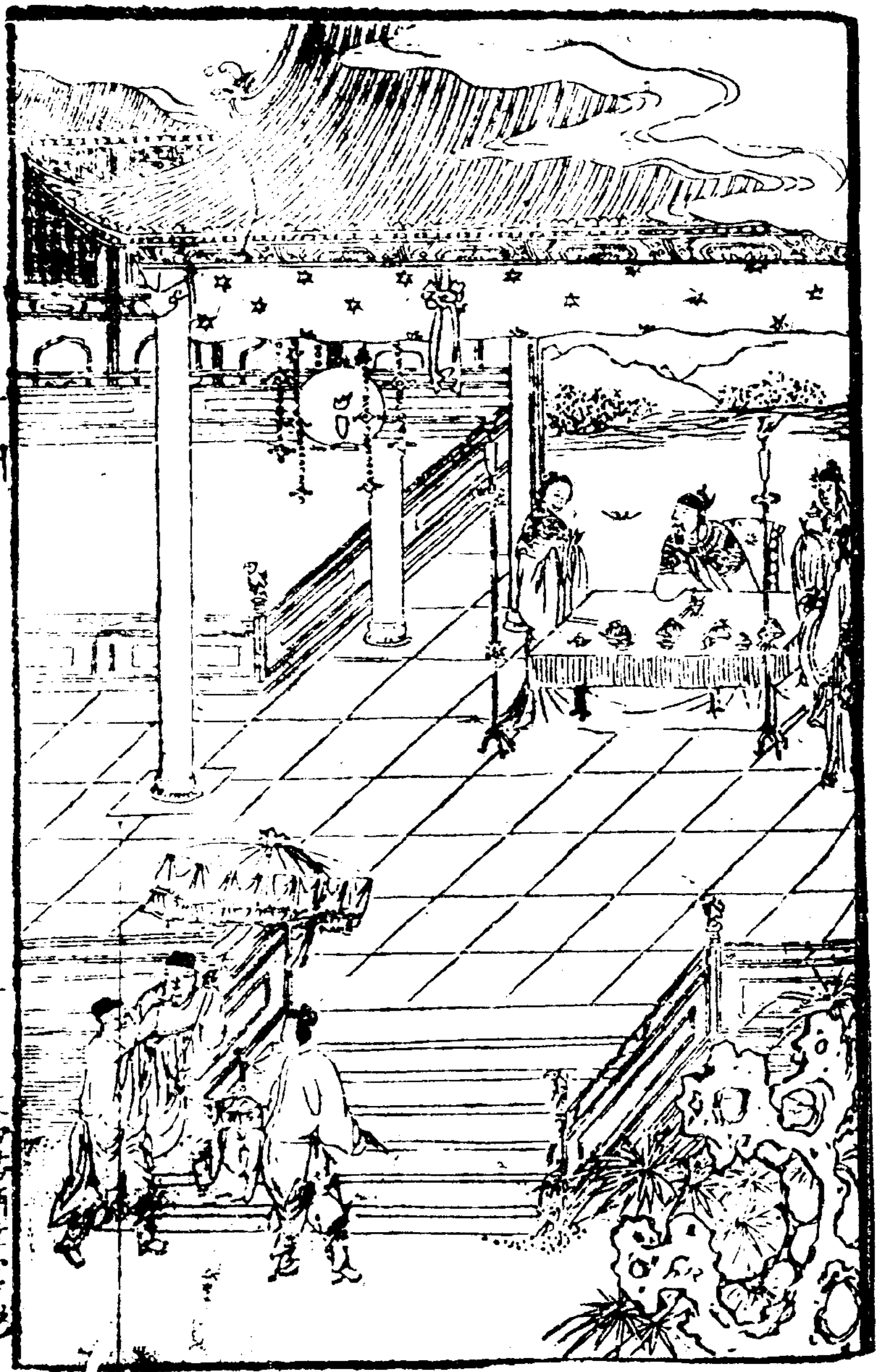
裴寂

張妃

尹妃

姓氏





火照西宮知乘飲分
明復道奉恩時

採王昌齡句



蘇斯衍

乃寢乃真乃占
 我夢
 吉夢
 維河維熊
 維熊

採詩小雅句



流名即畫本初狀

羅水子
抄本

五

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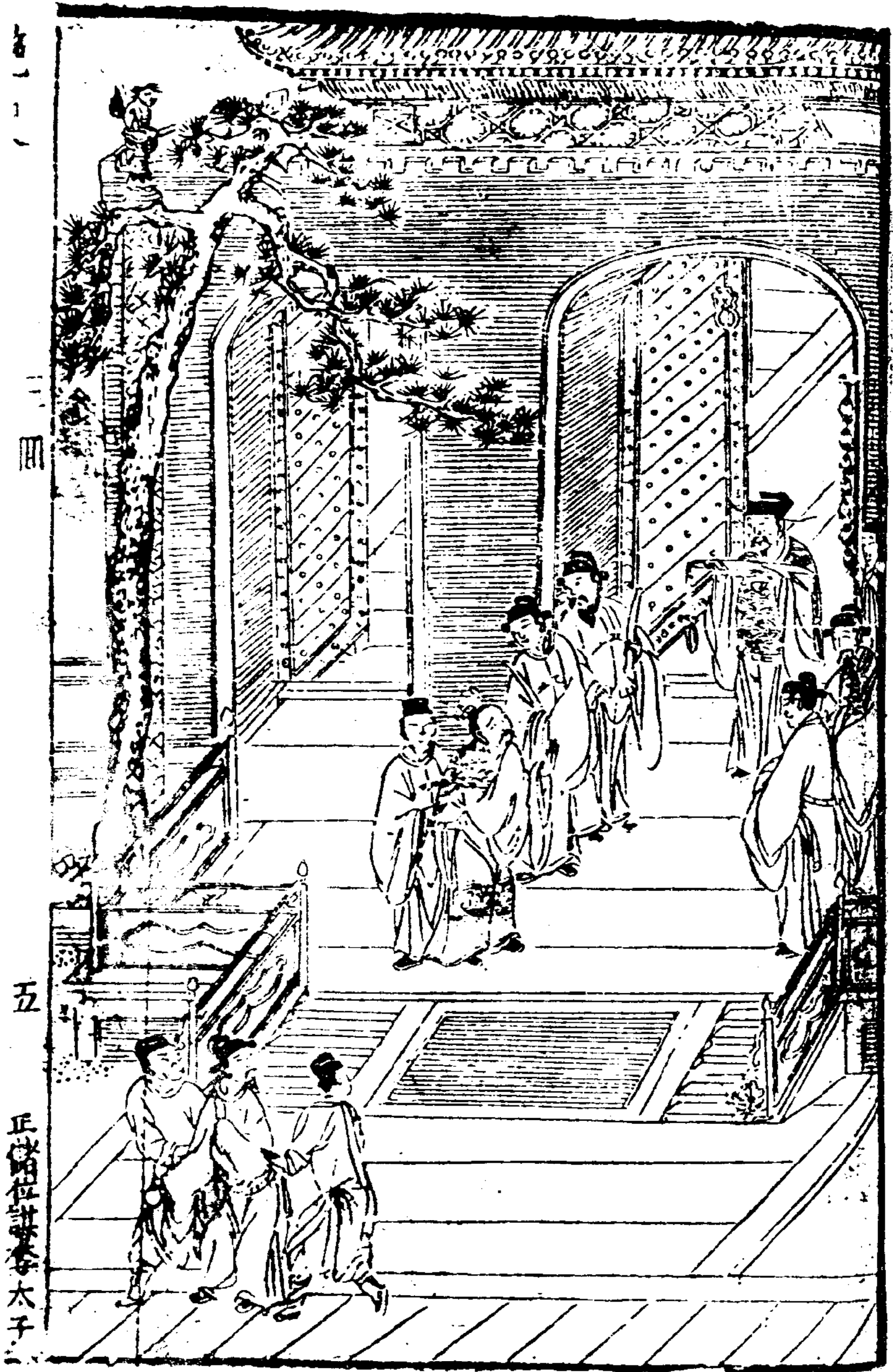
孰中子君心以契

遂却來清謁為

交歡

福仙人的

虎龍



艷史
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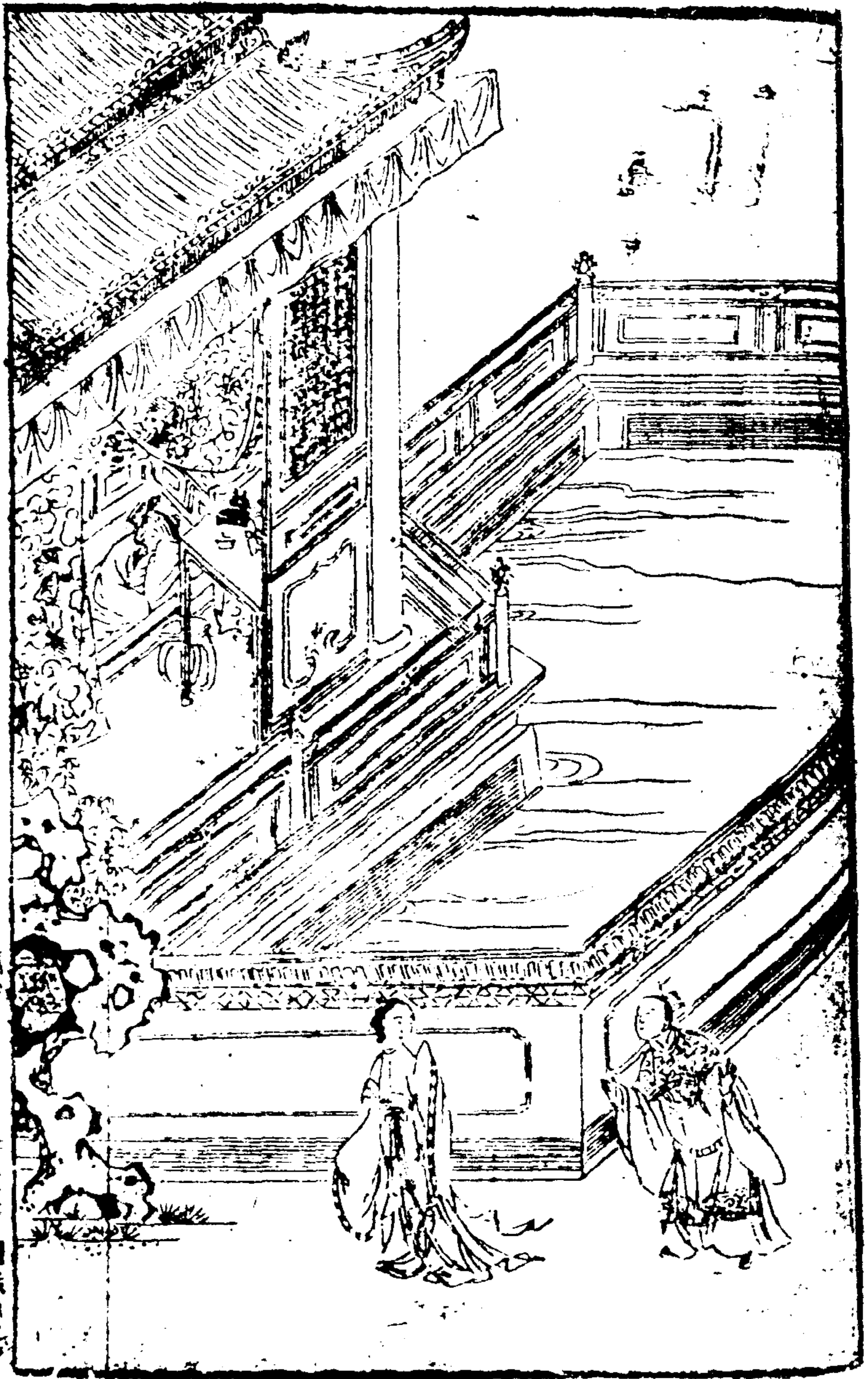
五

正儲位謀奪太子

一〇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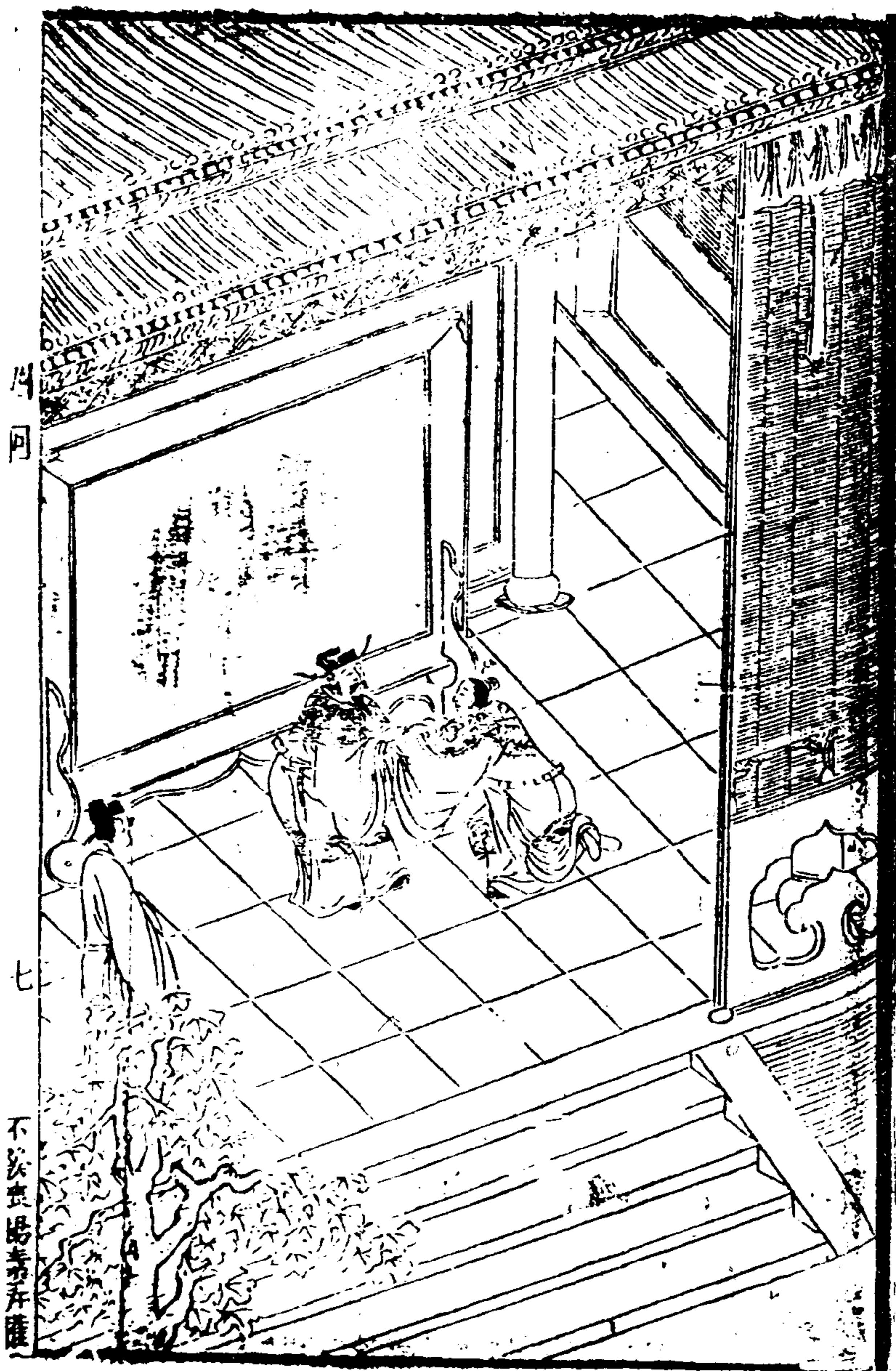
諛言反覆那可道
能令君心不自保

集崔顥句



墻有茨不可束也中葺之言
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傳
也

鄘風



君失臣子龍為爽
權歸臣子鼠變虎

採李白句



揚袂正北辰
開襟攬群君

太白

第五回

九

黃金台馬河



黃金合裏盛紅

霽 荅莊夫人

見此 壽 空 斷

腸 李太白

五回



天子樓從寢
御之眠

寶常

春光又入上
陽間

劉長卿



物線沈波漾碧流魚
竿苔餌上就鉤內人
急持金盤接撥刺紅
鱗躍未佳

花蕊夫人



當筵意氣凌九
霄山豈知盈滿天
所損李白

艷史圖像



七回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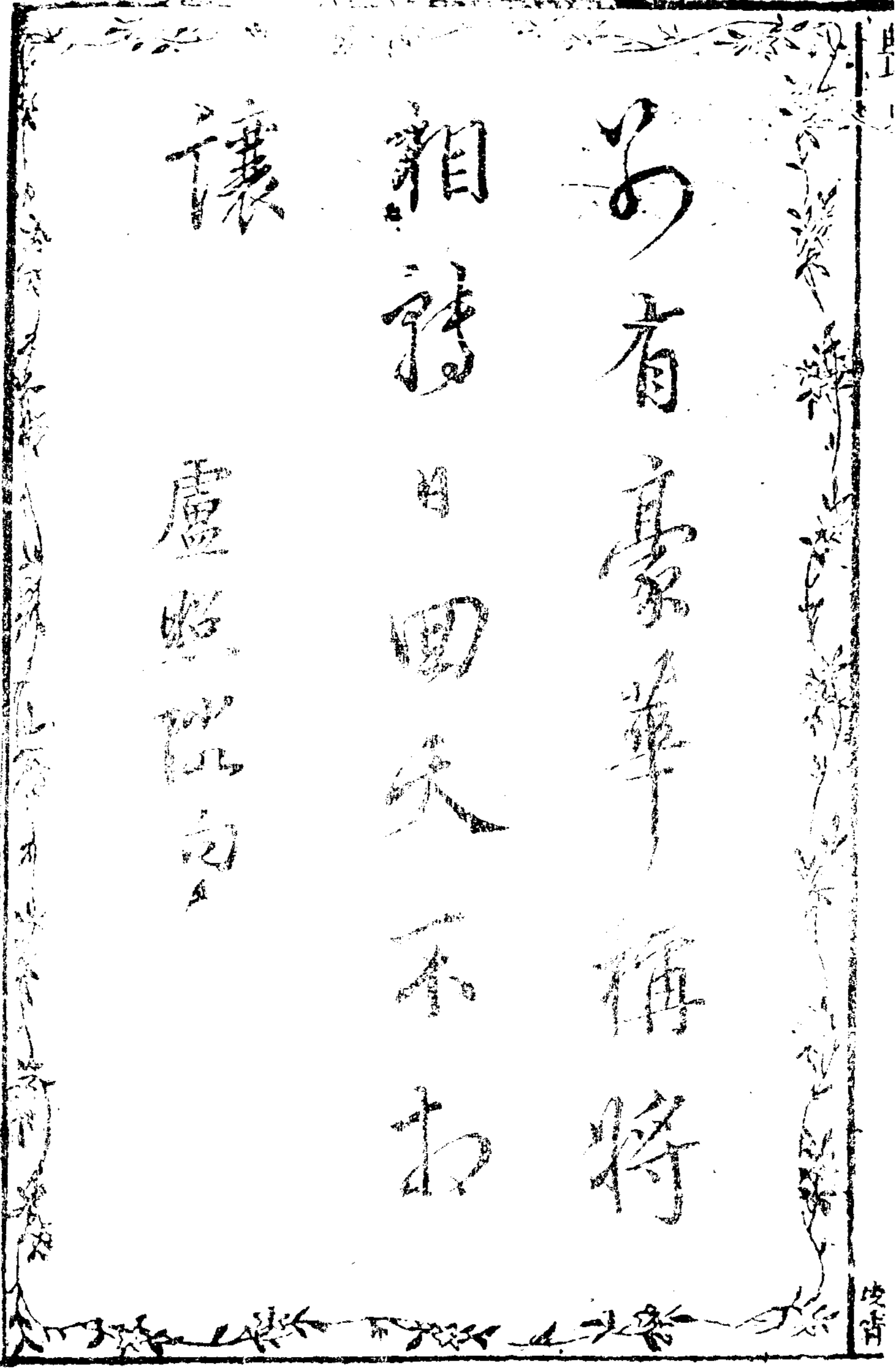
美人遊公強謀

一一一

少者豪華稱將

相轉日回天不相

讓 盧照壁內





卷之七

七回

十四

受矮民王我守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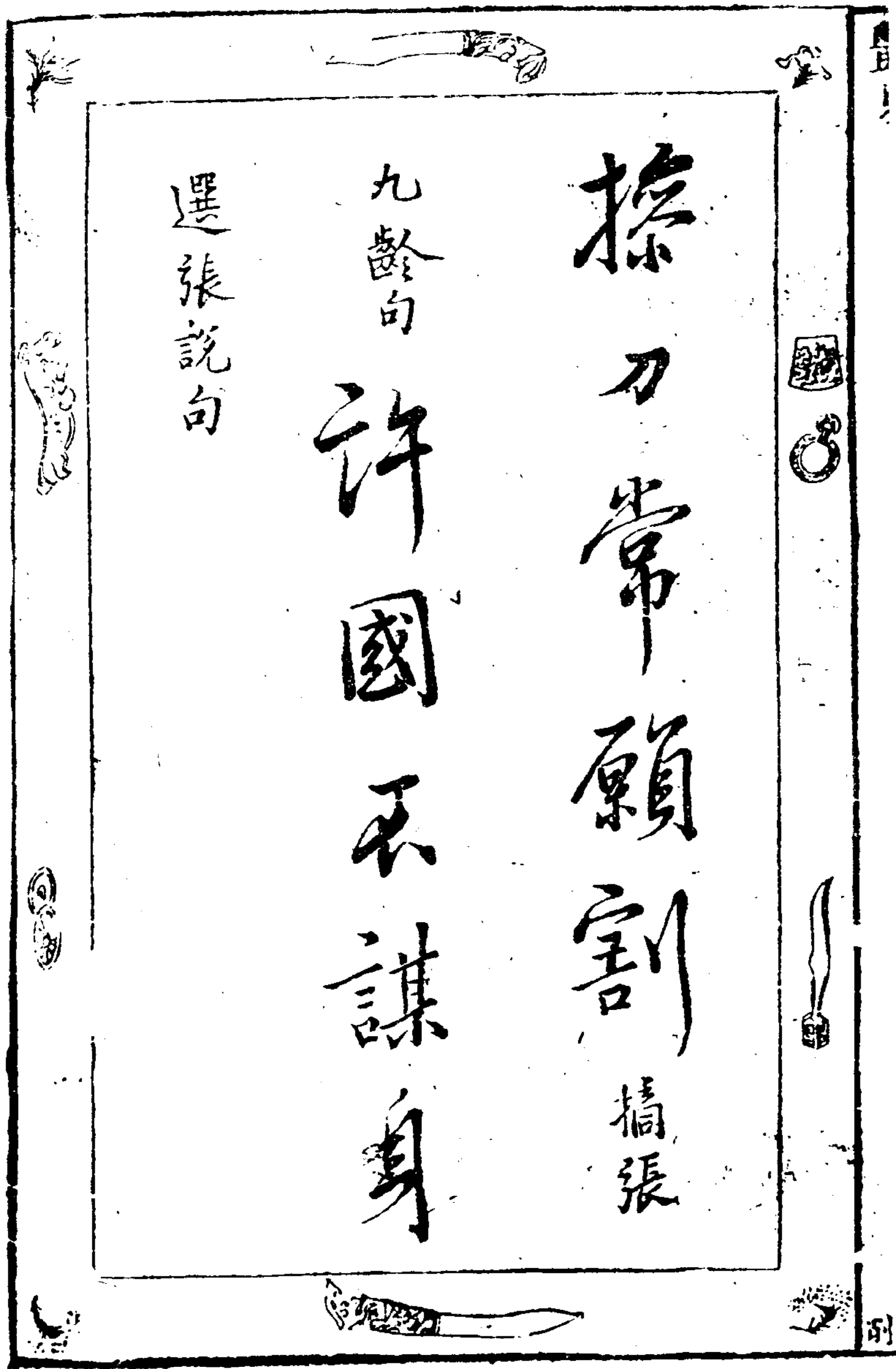
艷史圖像

一一三

擦刀常願割
搗張

九齡句
許國不謀身

選張說句



八 回

十五

漢 書 卷 九 十 五 上 廣 輿 記 開 市



左太冲魏都賦

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

異觀

質剝平而交易刀布質而

無筭

天室



聖酒江河潤天詞象緯
明德風邊地偃勝氣朔

方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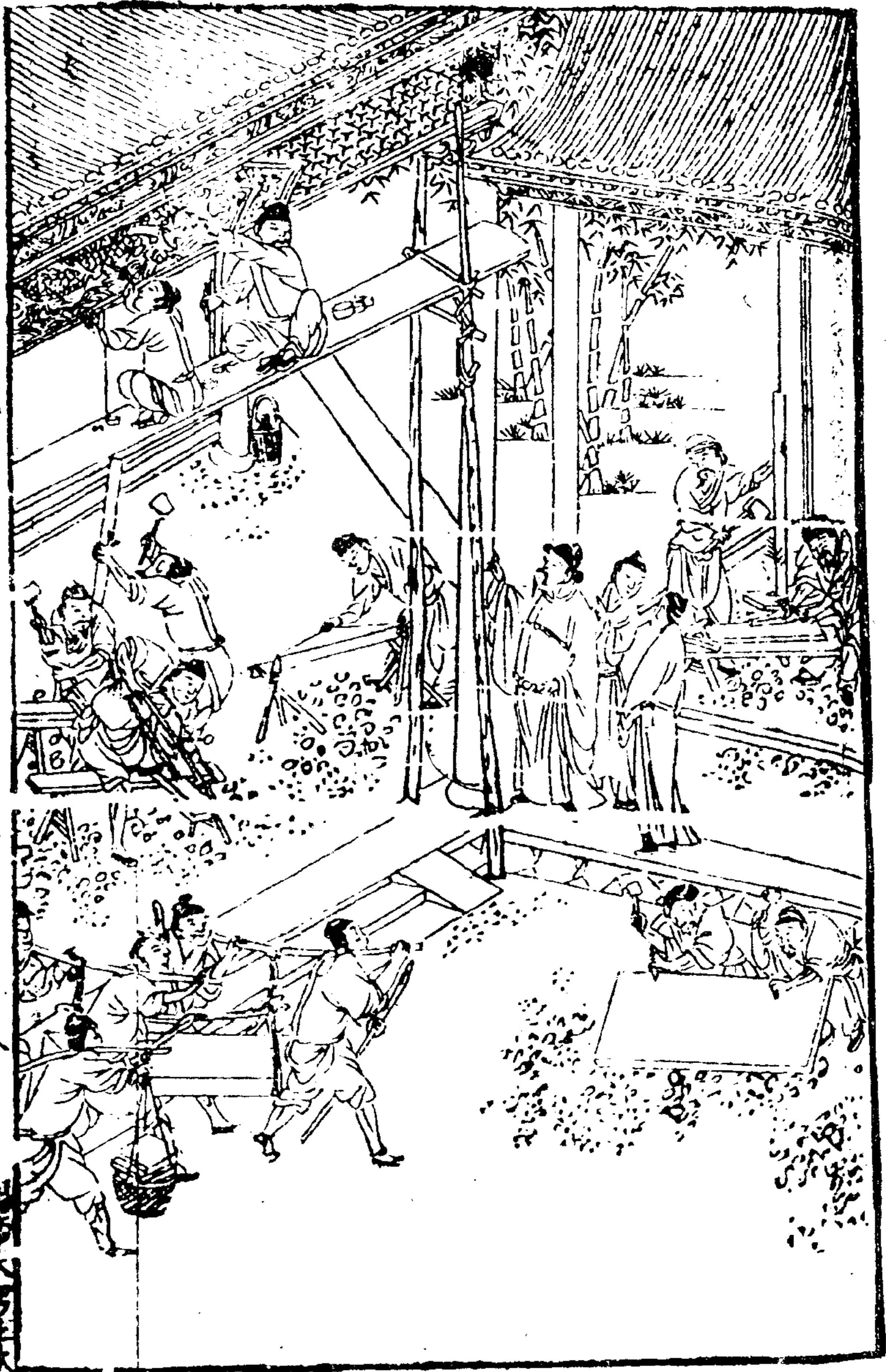
集宋璟句



固一世之雄也
而今安在哉

前赤壁

九回



大男

復衙交窓作谷歡
寶闕連
甍巖鳳翼

梁家畫棟天中起
漢帝金
筌雲外直

盧照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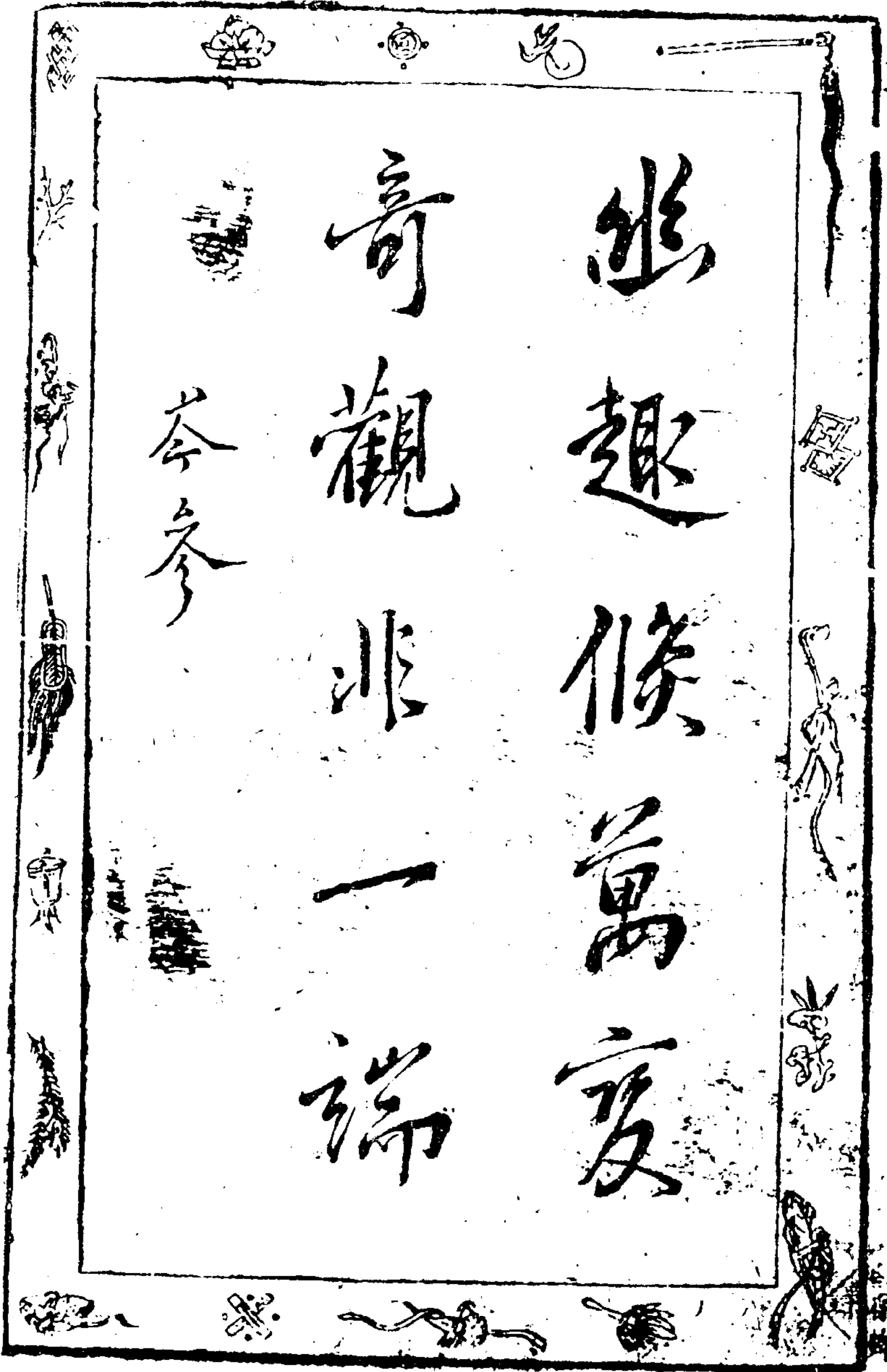
六九

第五

幽趣
倏萬變

奇觀
非一端

今冬





史 圖 像

十

回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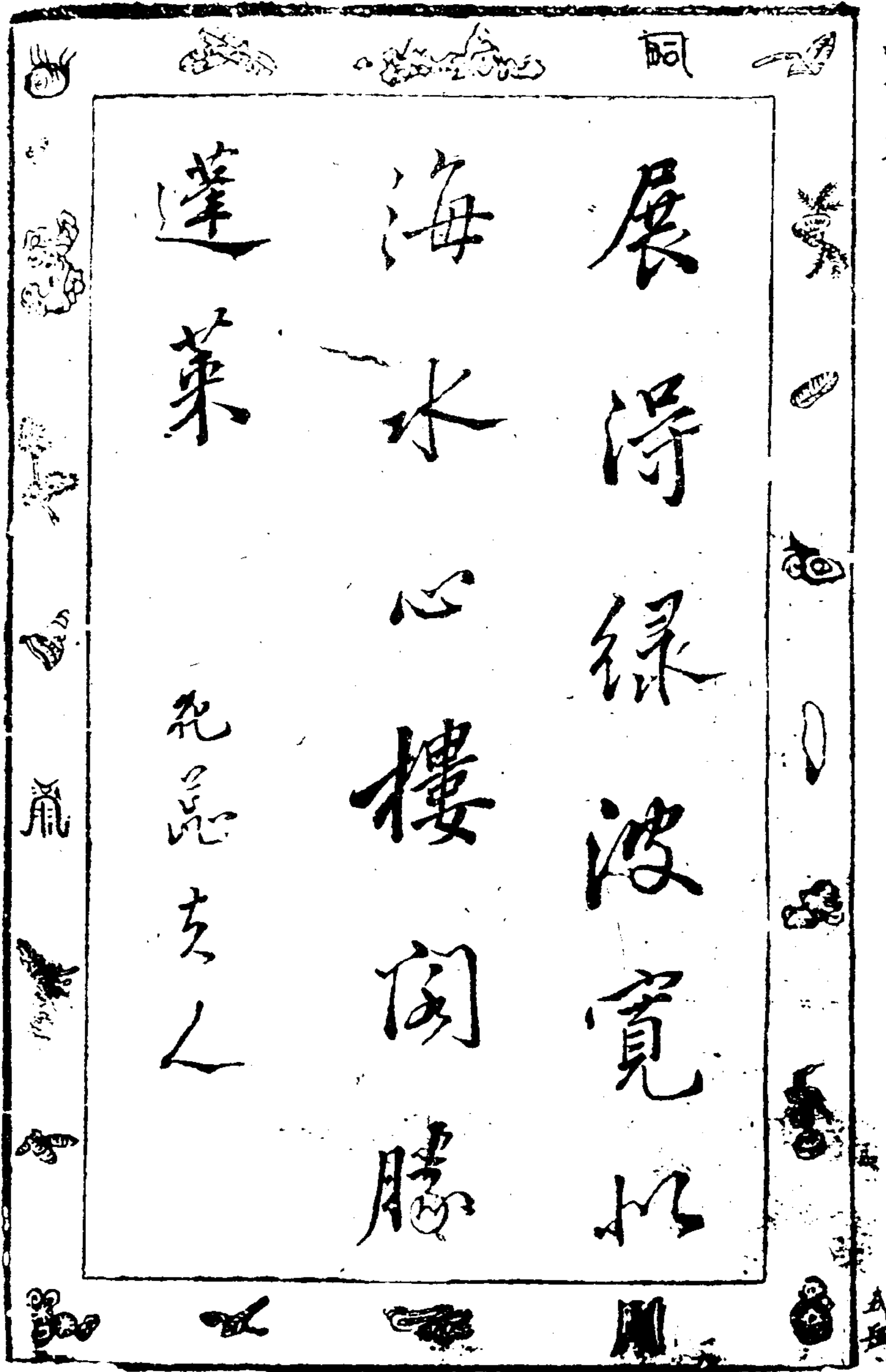
三

展得綠波寬似

海冰心樓閣勝

蓬萊

花蕊夫人





九龍舟與龍舟

被紛土啣嘉可遊杏蘭蕉

楫桂為扇

棉歌微唸猓鷓浮簫鼓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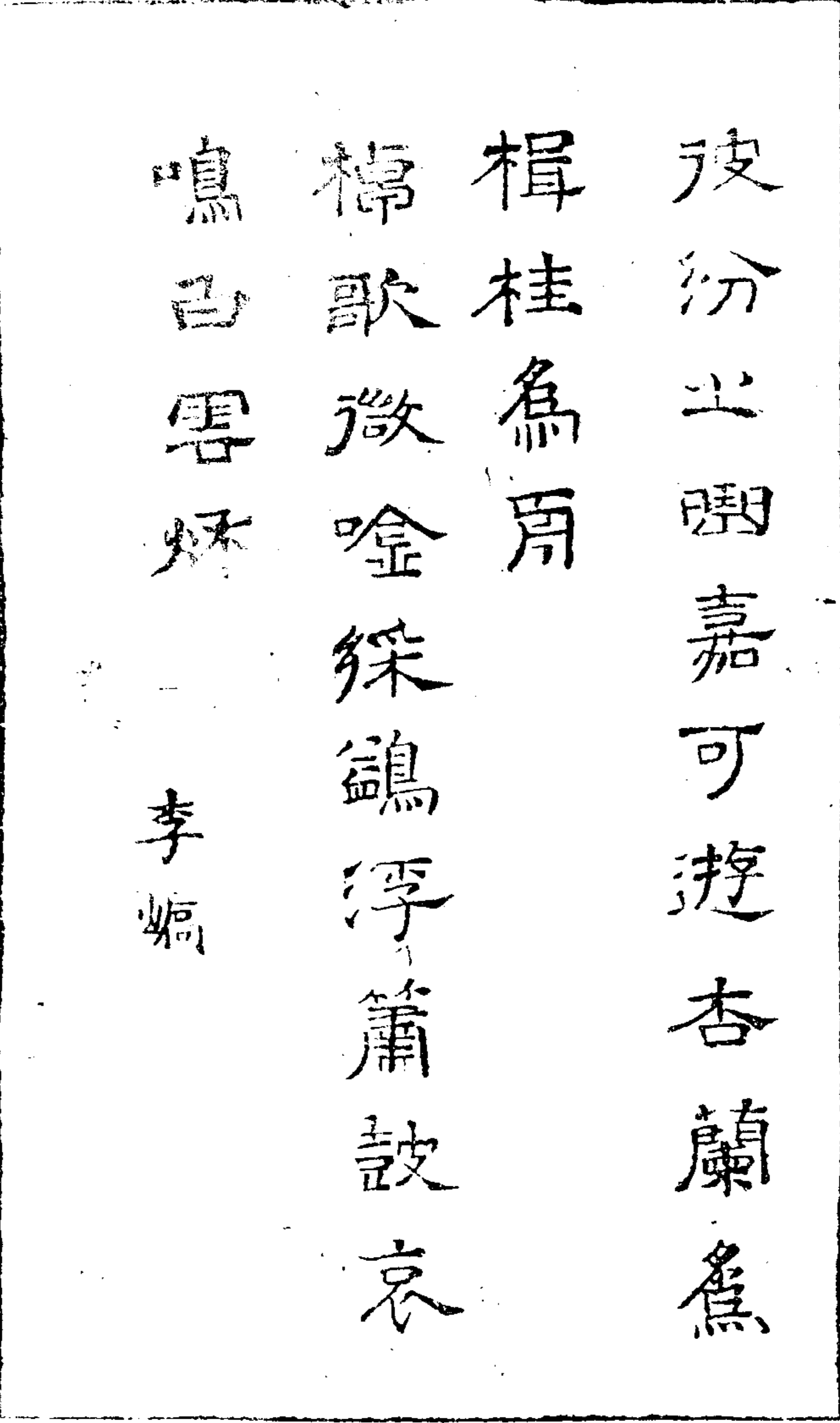
鳴巴雲烟

李媧

遊時

一

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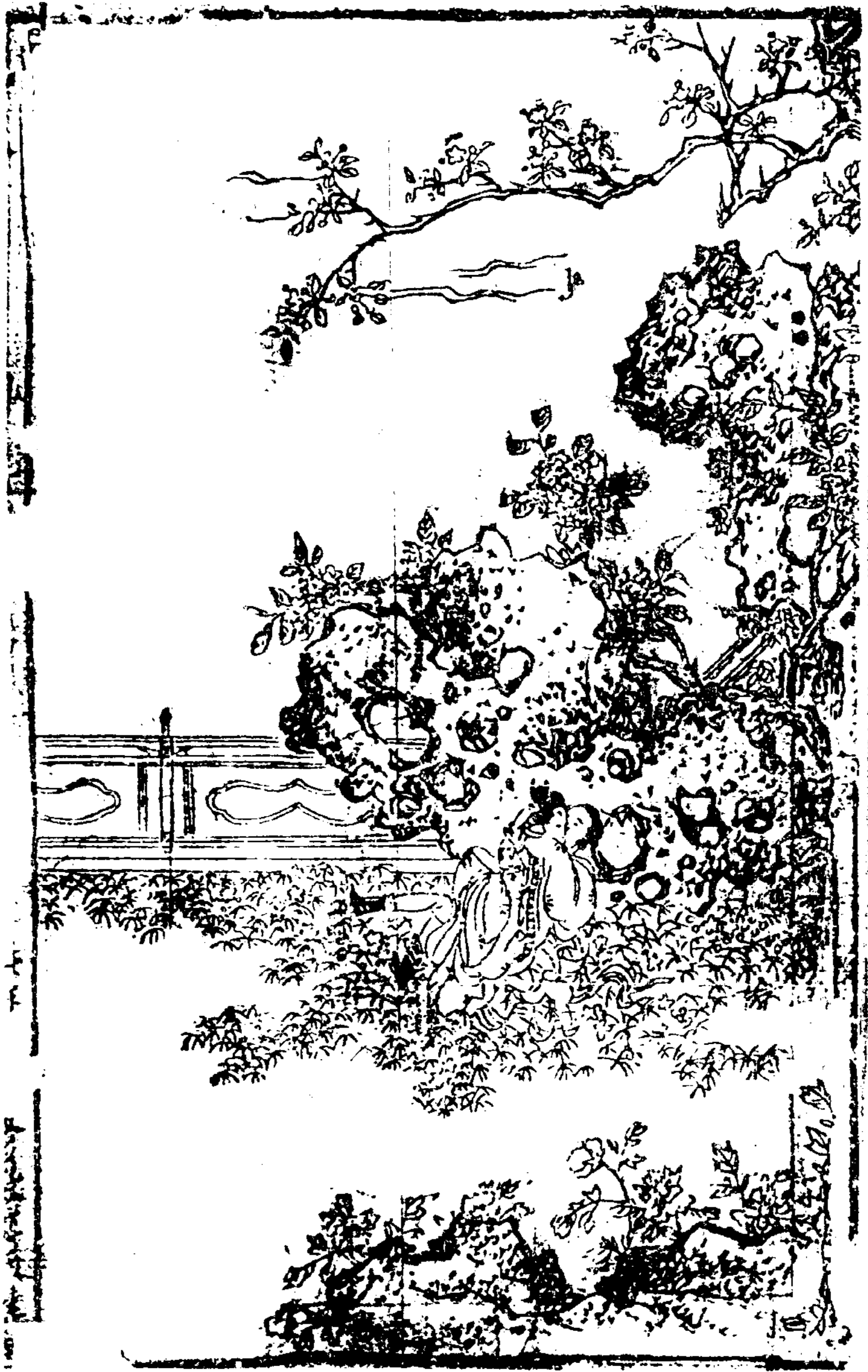




通子門裏銀漢壘迴一衛

集崑駿貝句

艷史圖像



曾自循古曰屬而辭

意何困吟麟滿

平來

王維



十一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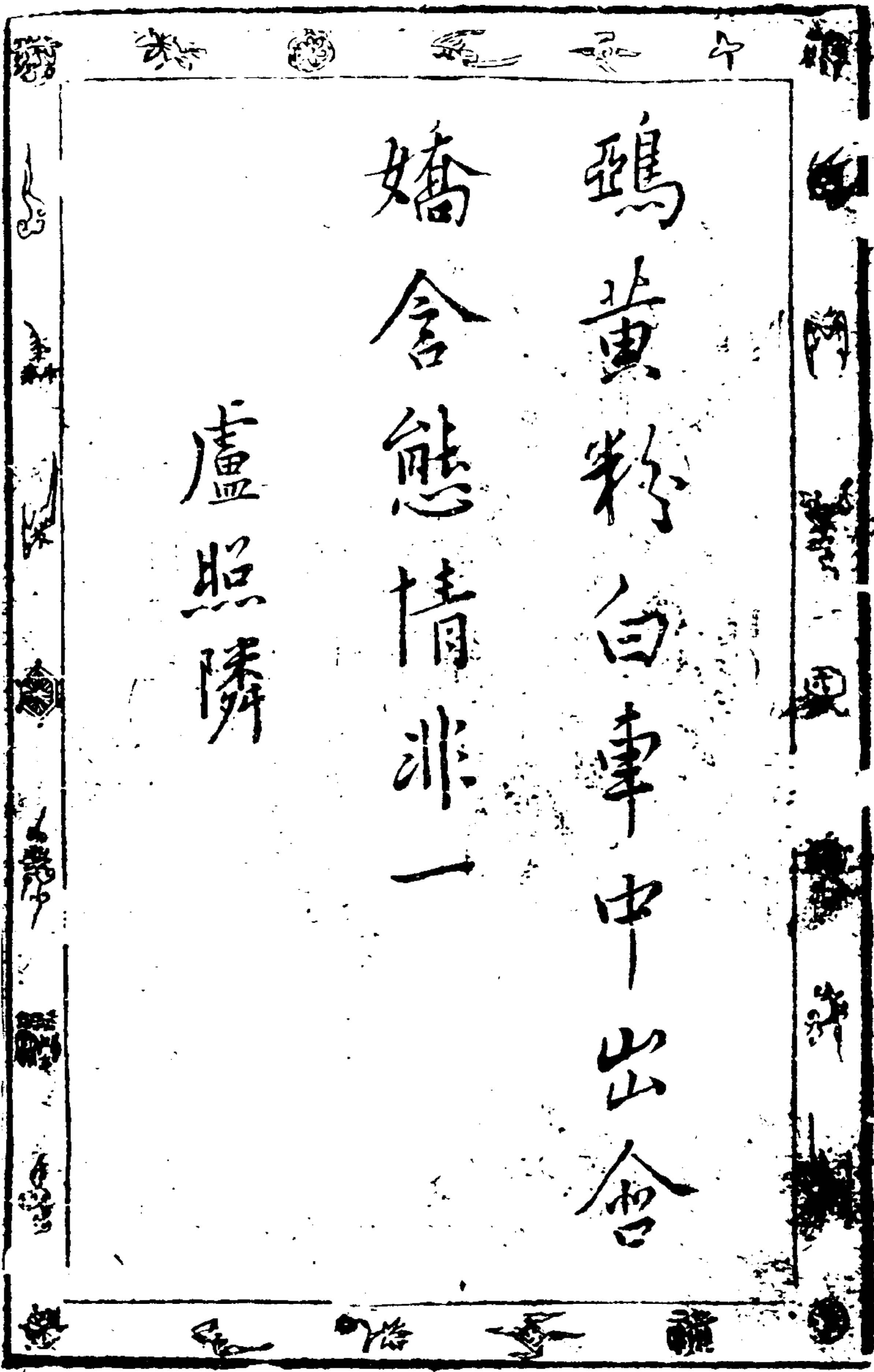
關塞黑
鬼來楓林青魄返

杜子美句



鸚黃粉白車中出舍
嬌含態情非一

盧照隣



史
圖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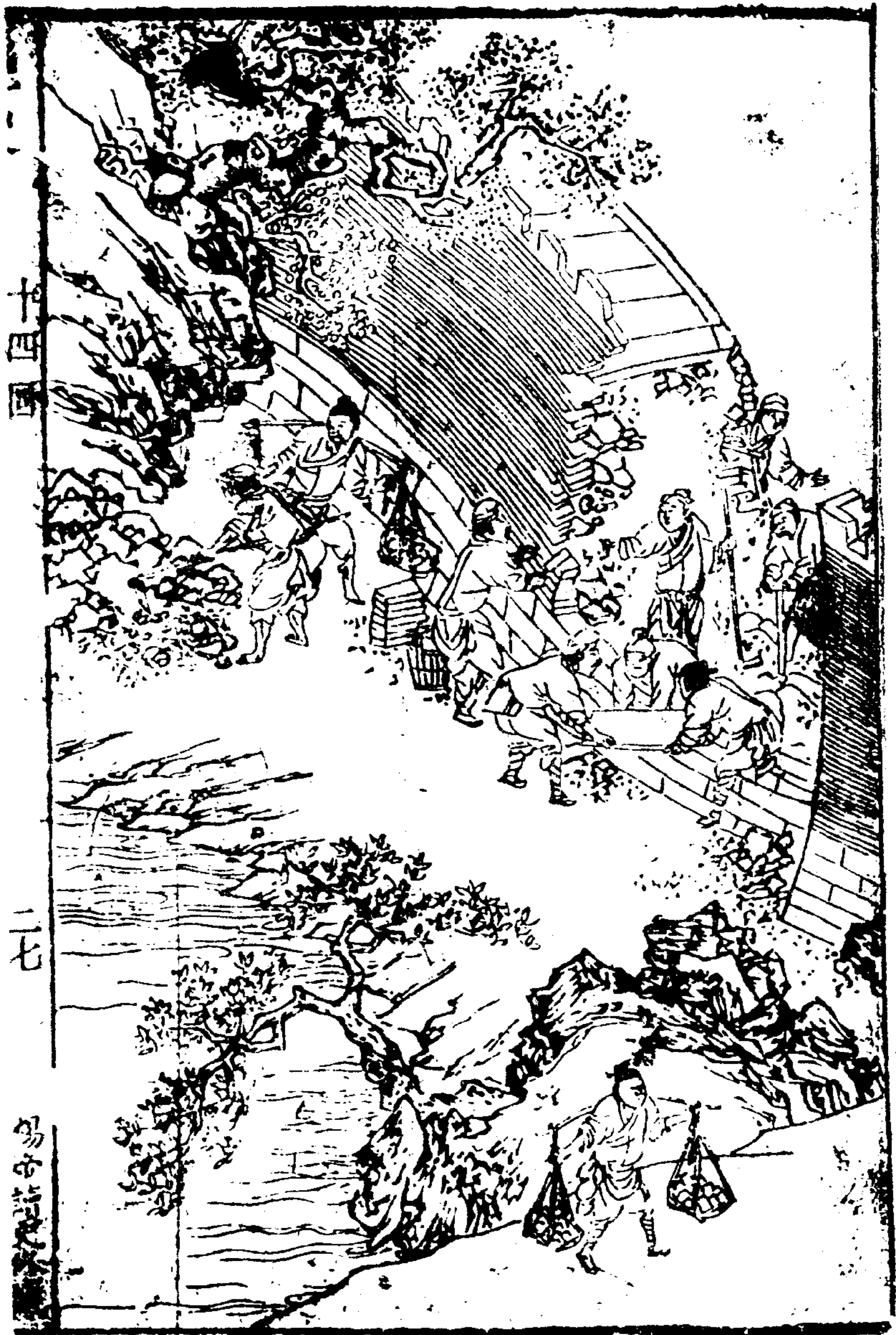
廿六
明倫彙編

金刀素手裁縫急

篙紮千紅總是春

拈李行言朱晦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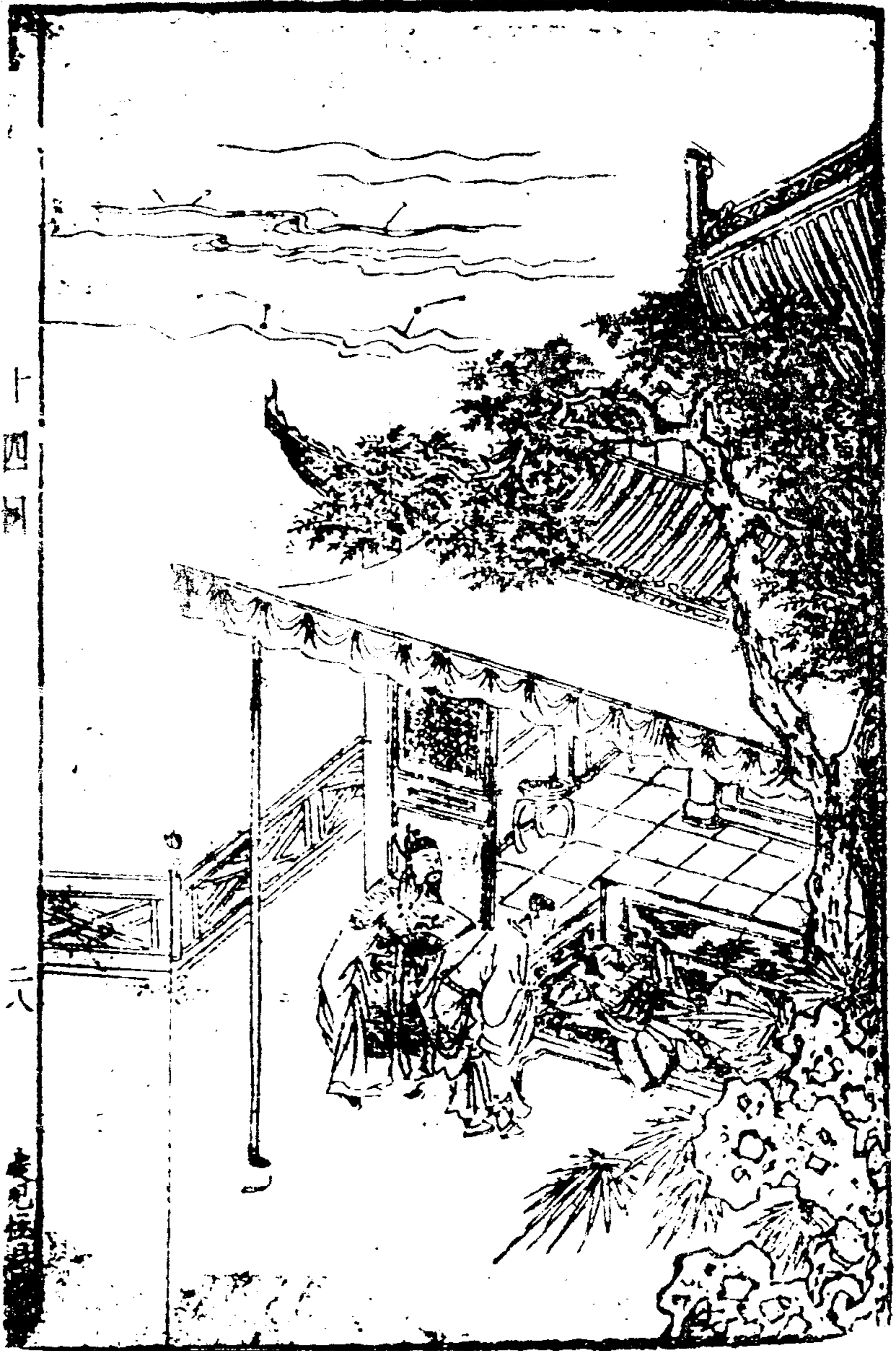
句



珠此一括去手中予

第村築珠長不怪

怪珠走而愛 卷蒙



誰家少婦驚馬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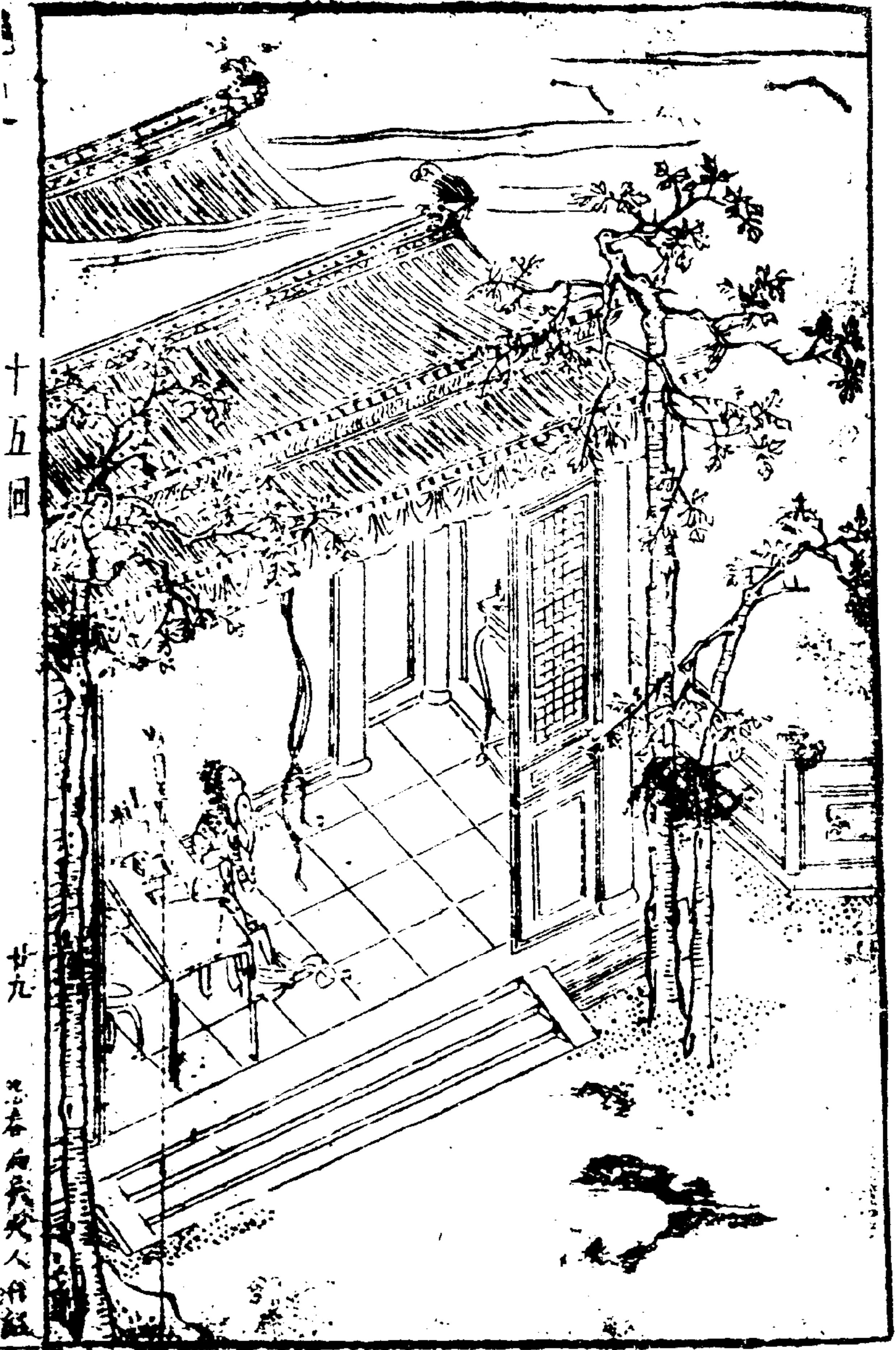
夢

韋應物句

夢見君

王覺後殺

王昌齡句



艷史
圖像

十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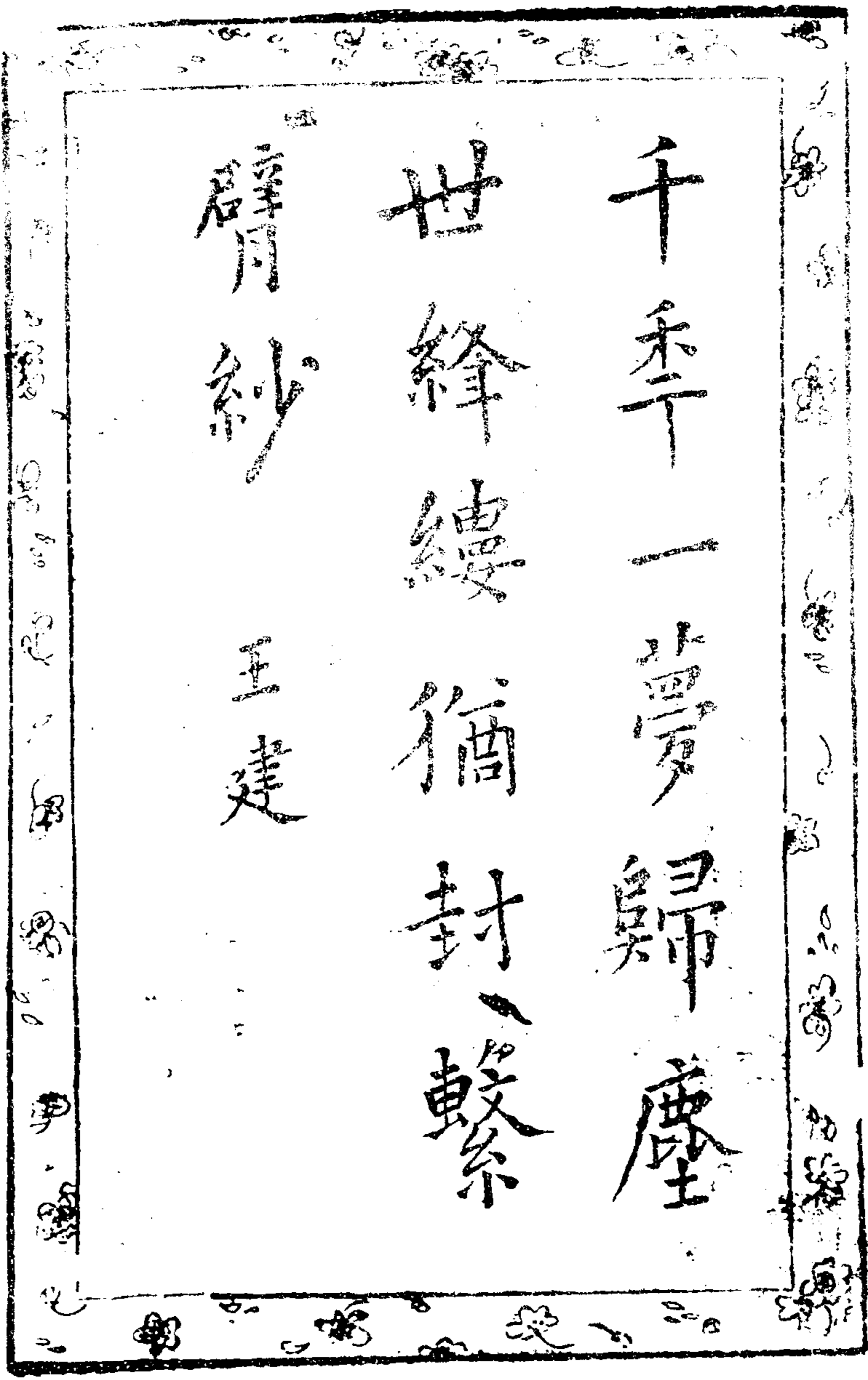
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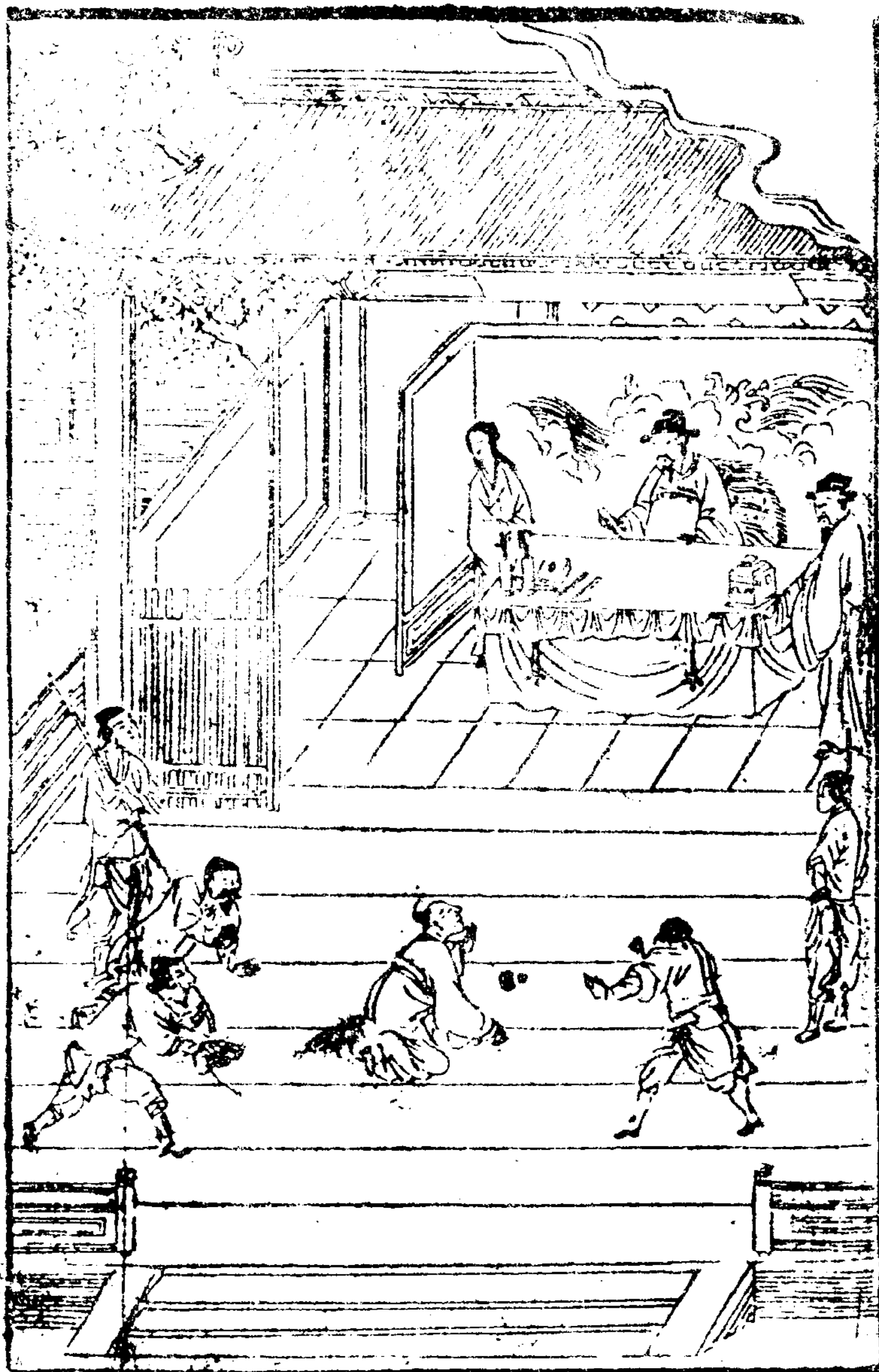
忠春向天大人作

千
禾
下
一
夢
歸
塵

世
絳
纒
猶
封
繫

臂
紗
王建





三十

先生八行兼海故

聞者南河信
傳者殺魚師
部振句



藥丸

藥丸

藥丸

佛手盤根大 藥丸

白玉香朱唇慶 但使本根

在藥丸 斤斤亦不傷玉頃

十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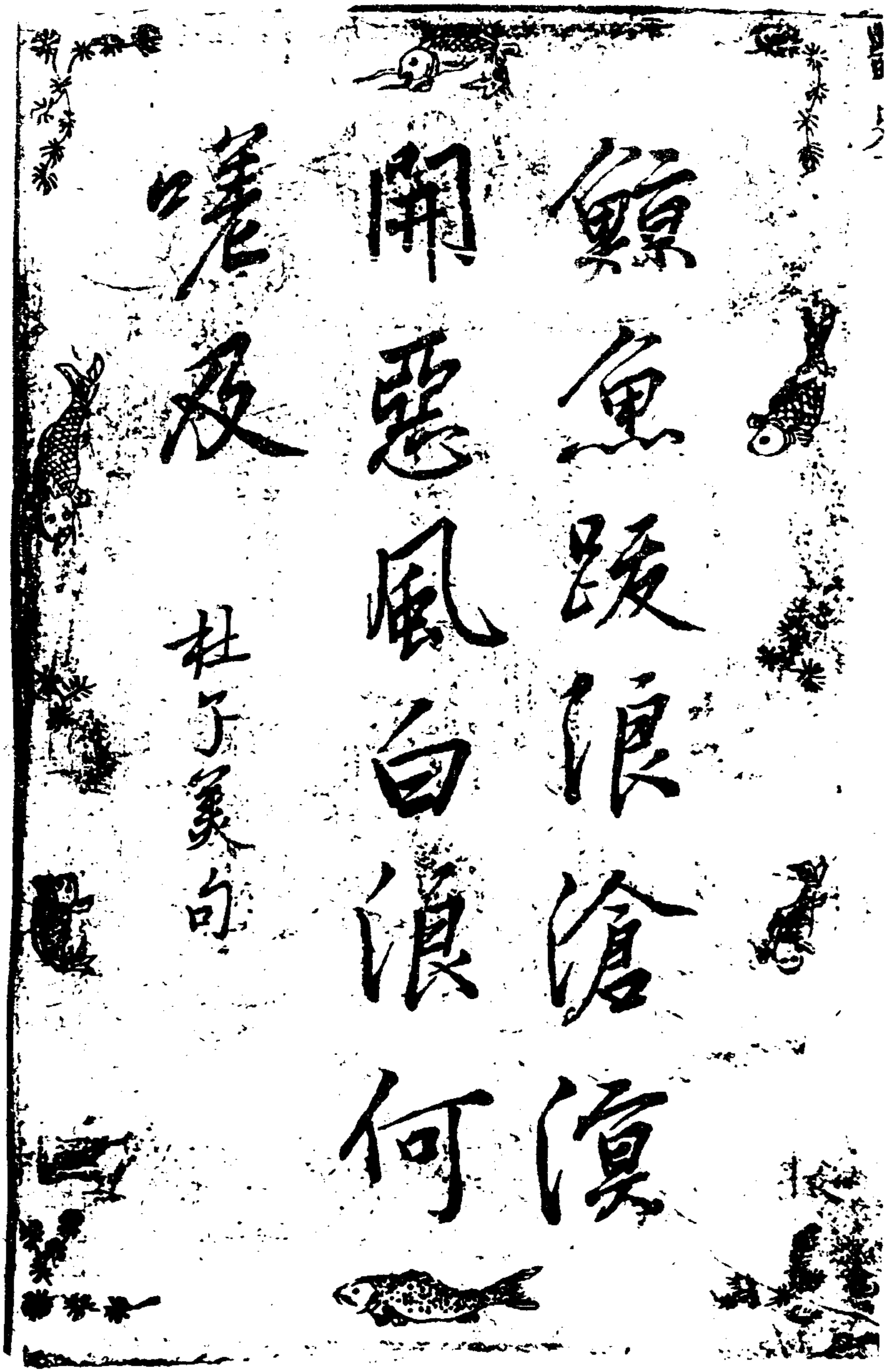
借二

史國像



鯨魚跋浪滄溟
 開惡風白浪何
 嗟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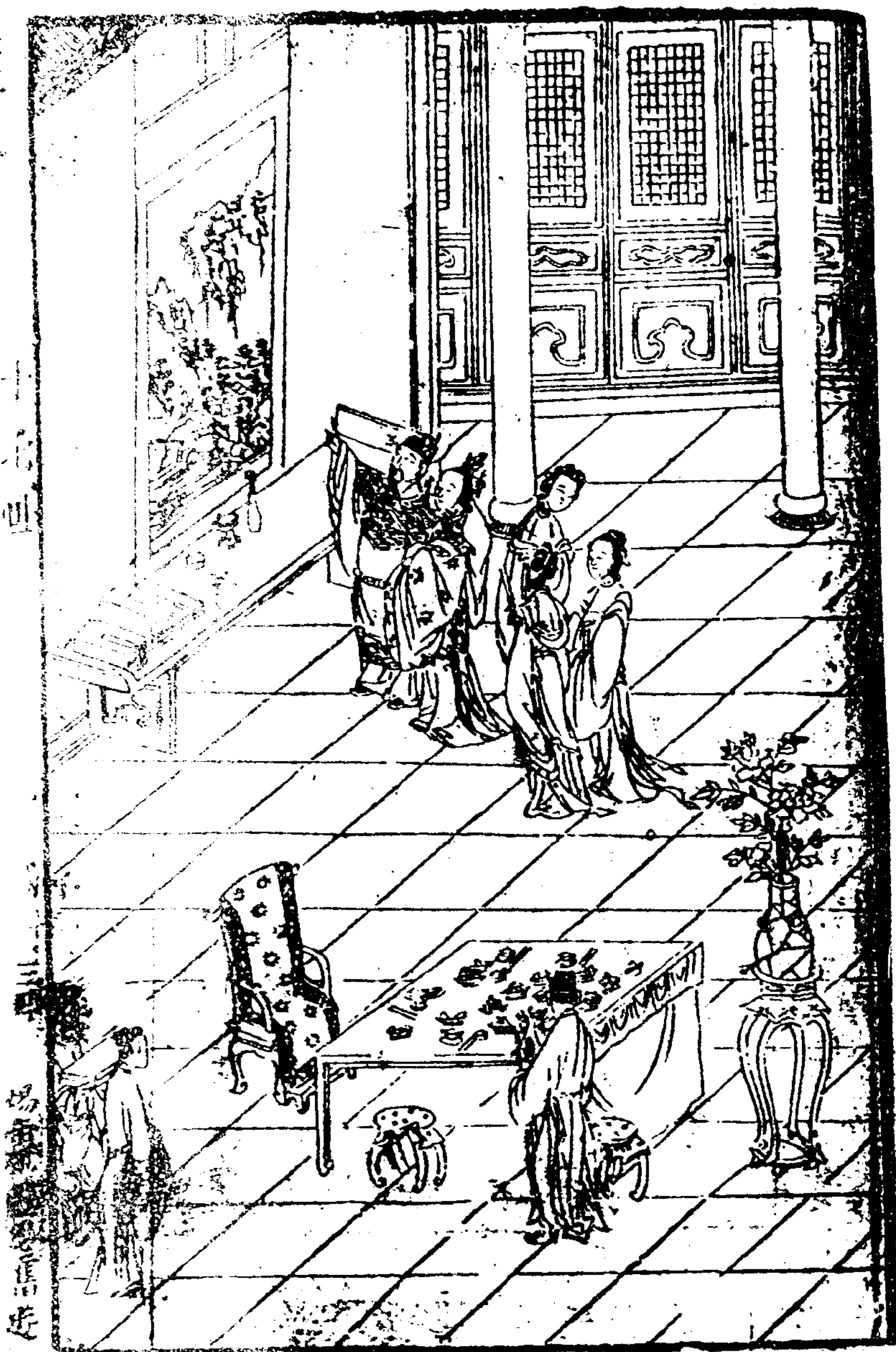
杜子美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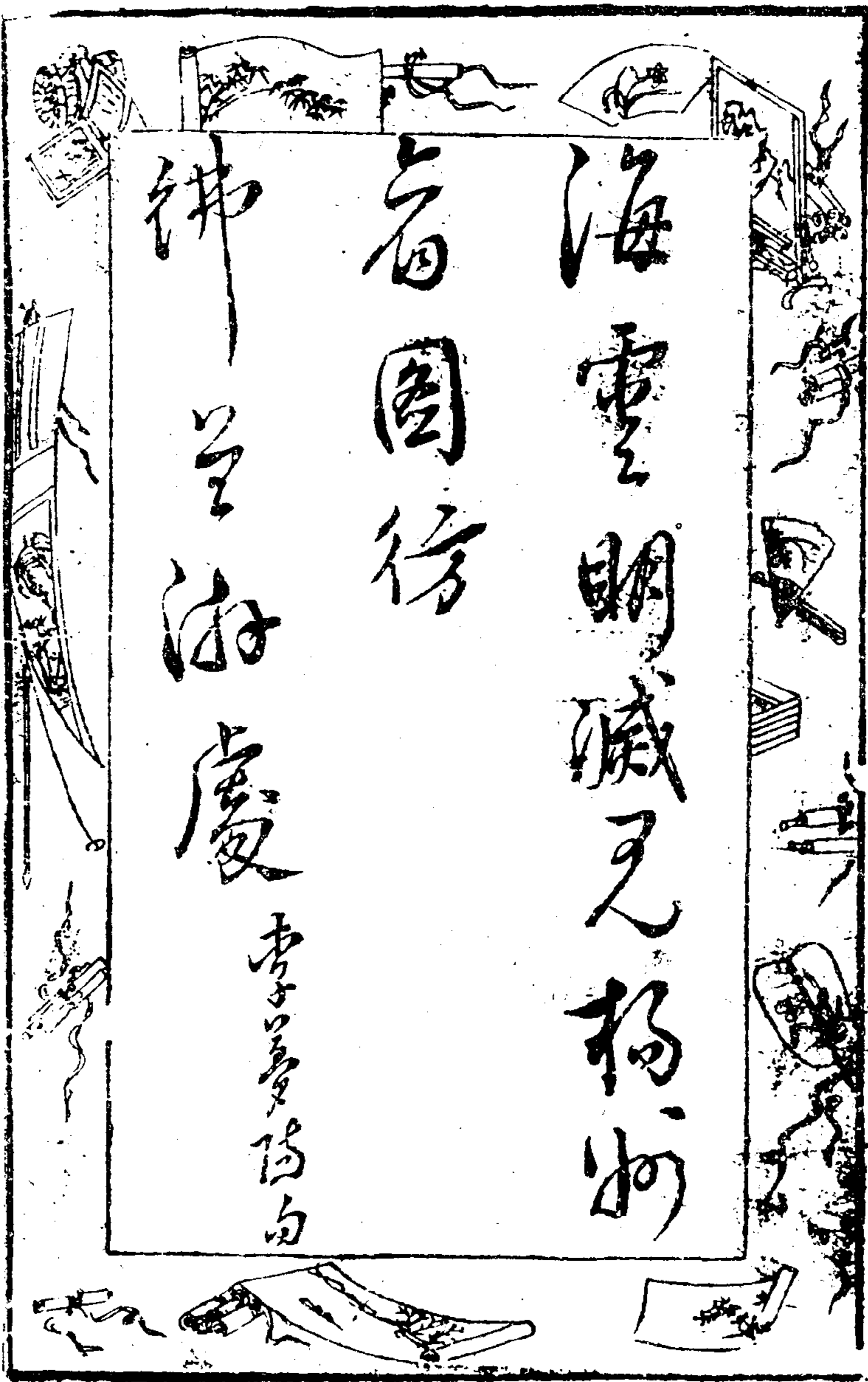




宮嫵小
豔紅粧
唱得歌
敲
逸
画
梁
燼
是
太
妃
新
進
入
座
前
領
賜
綵
羅
裳

王珪





海雲明滅見柯水

看園行

佛坐海處

書子夢詩句



艷史圖像

十八回

三五

一一五五

狀元天子

細卜天心五百年
惟知世事一朝變

前句常建

後句卽士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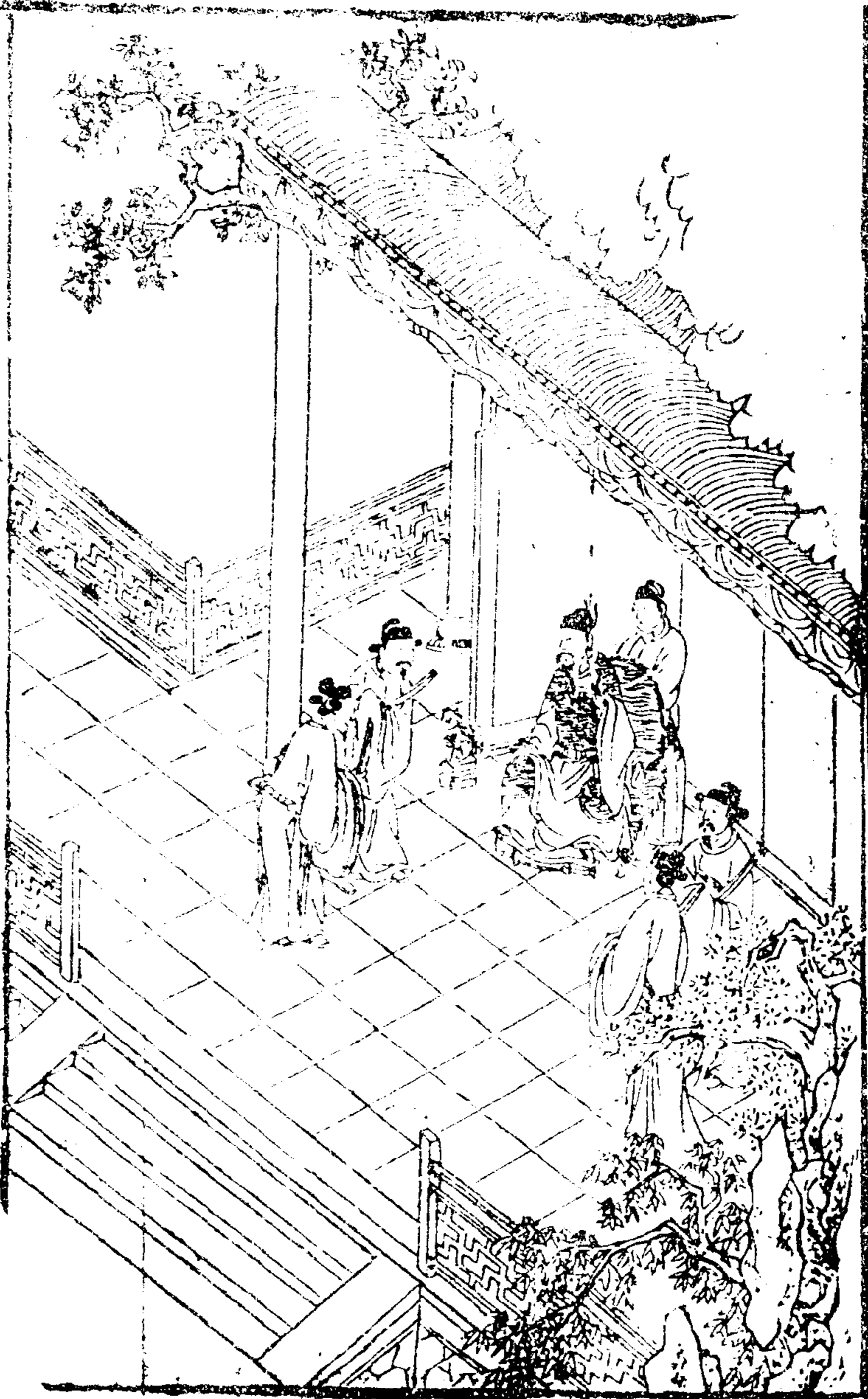
卷之八十八

歷史圖像

廿六

廿七

二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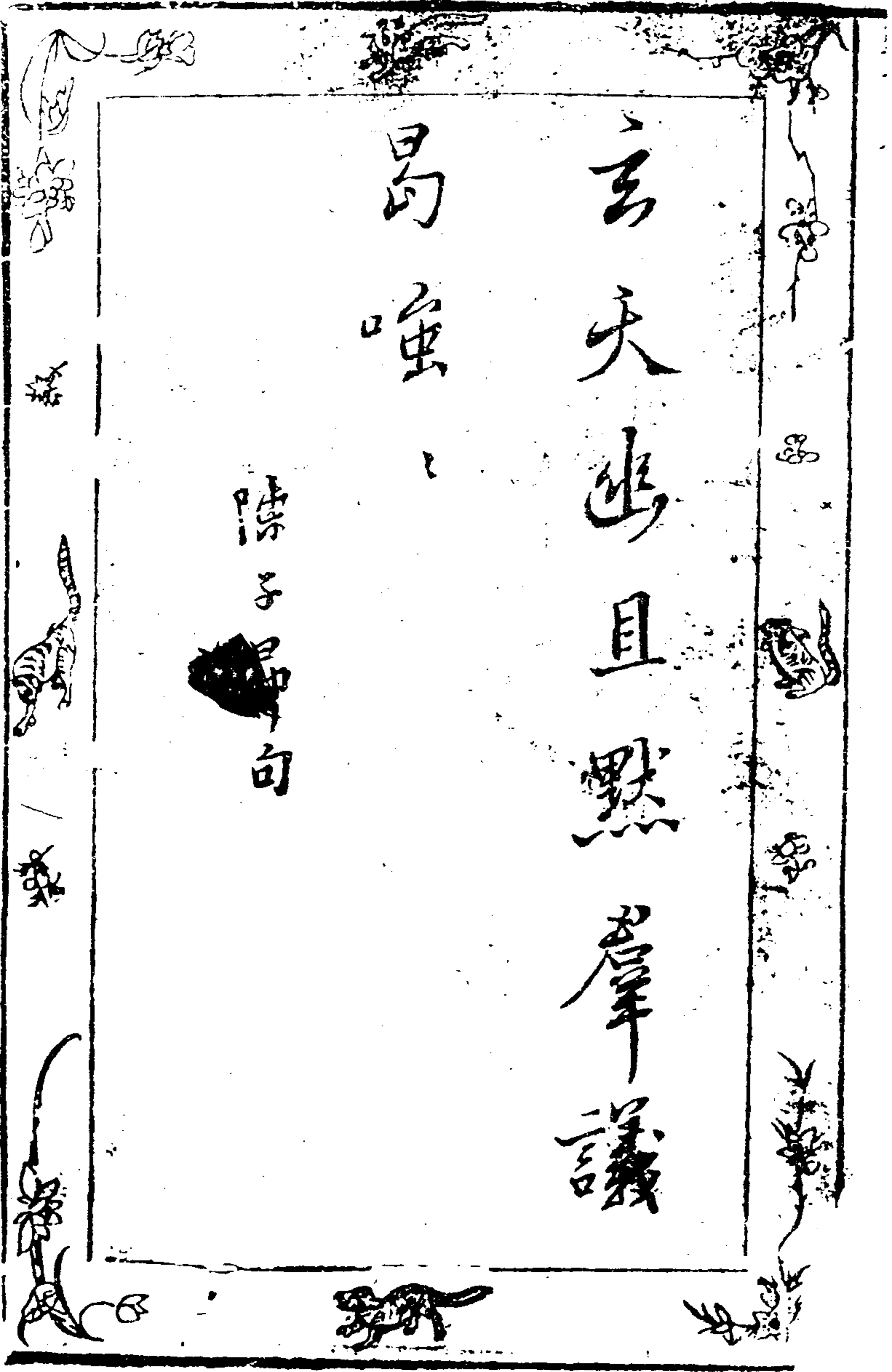


11

玄天出且默羣議

曷嗤

隱小語句





地崩山摧壯士
紀一道銀河貫
千里

前集李白詩後摺李
涉句



古泉關騷韻白
○ 昭火產城消搖
以中寄羽灸髮出
長士

集唐



咫尺但愁風雨
至蒼茫不曉神
明意
杜子美



辟遺鎬池君

明年祖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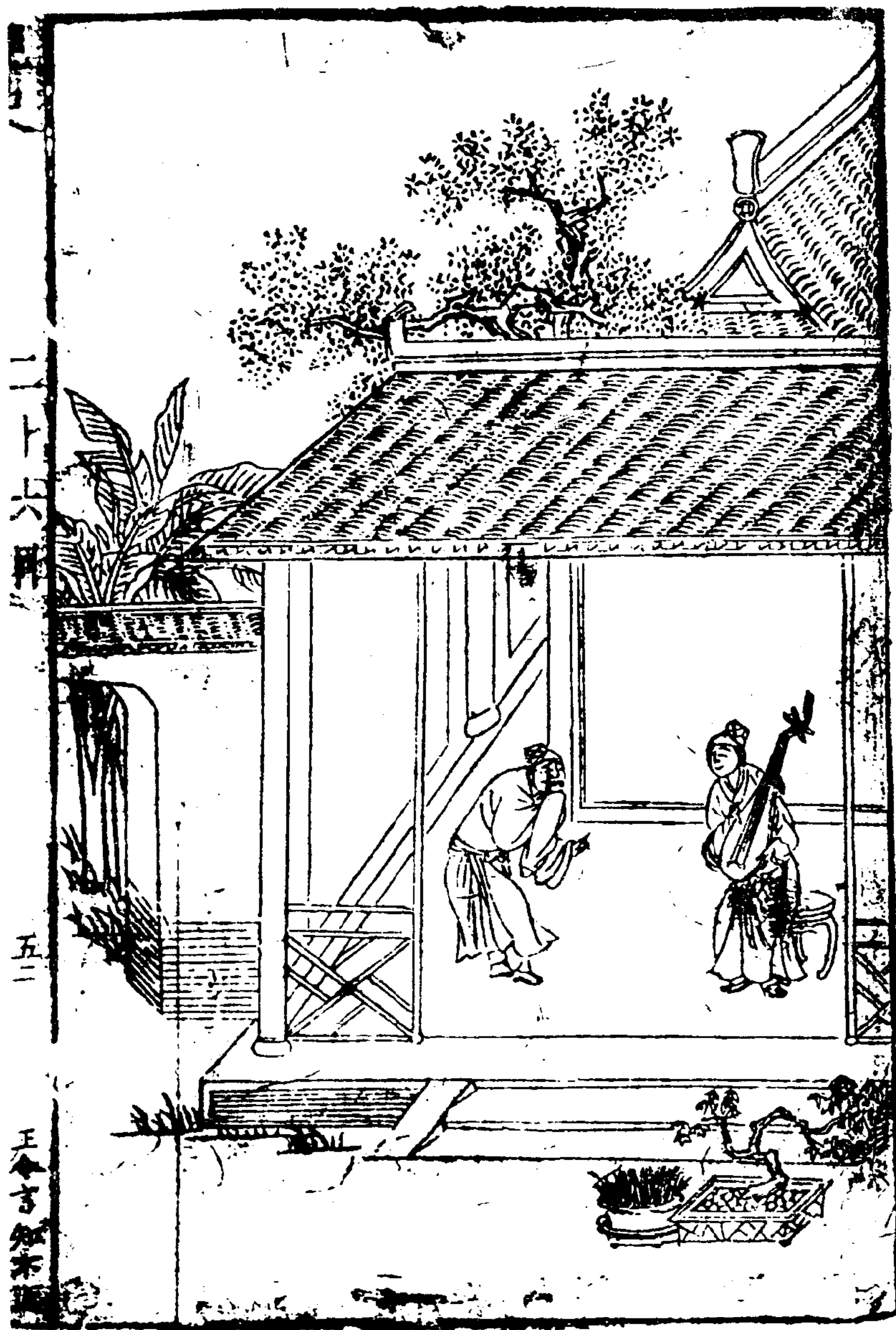
按李白句

(以下原闕一〇葉)



翰林素筆 四英晤韶閣
嶠嶠誰可見 承恩初入
銀臺 卜著書猷 在金馬
殿

李白句



五十一

五

王令言知本

千載琵琶作胡語

明怨恨曲中論

杜甫句



不見隋河堤上柳
綠陰流水後
龍舟東下疾如飛
千條萬葉濃翠
染旌旂
記得當年春去也
錦帆
不見西歸故
拋輕絮
點人衣
如將
七國說與路人知
許伯揚臨江山詞



二十七回

五四

一四長卷終仙得

暮風自信牙
櫺動

遲日徐看錦
纜牽

于美



放乎中流
而止而休焉

後素壁

艷史圖像



二十八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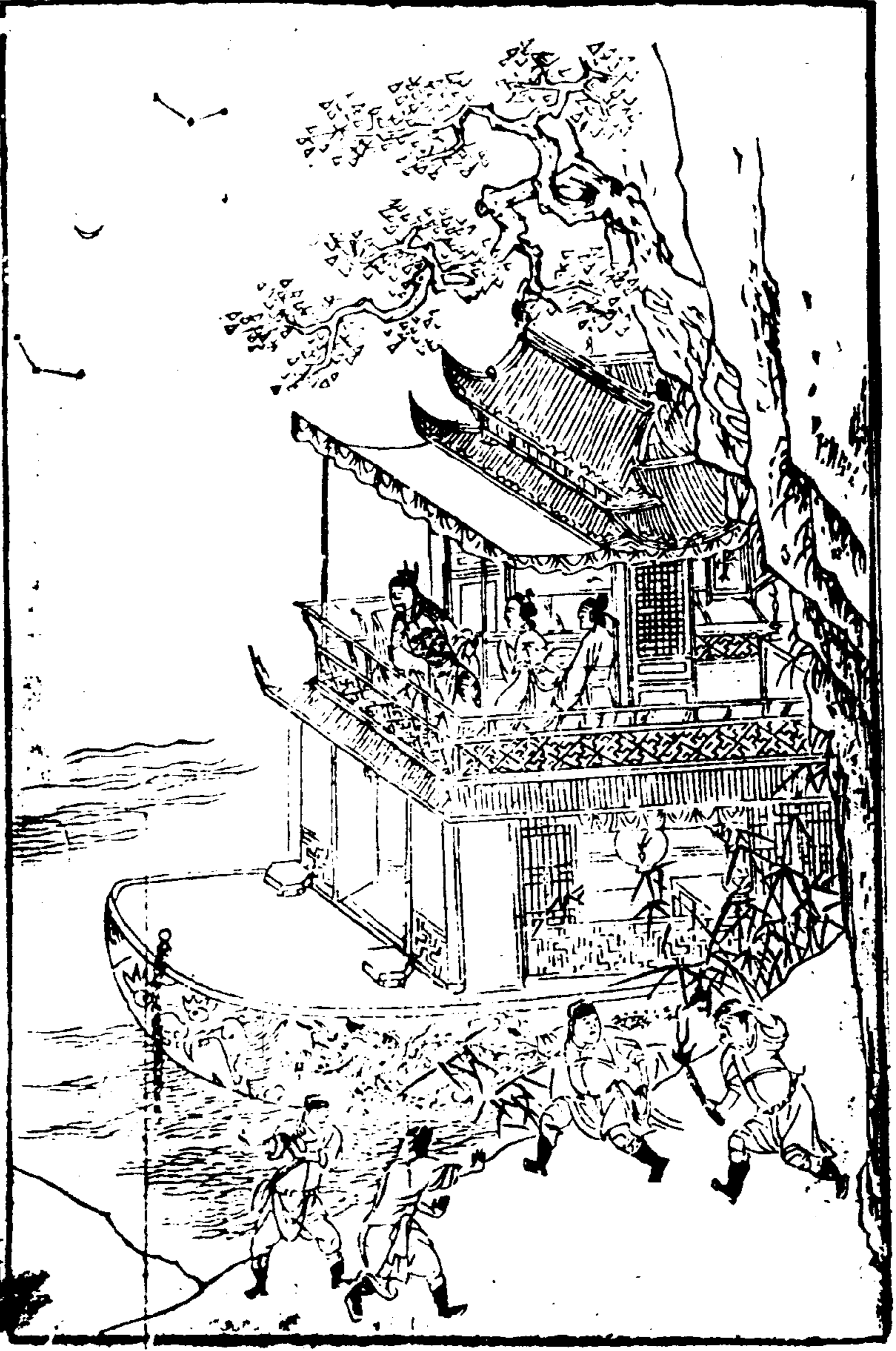
五六

一一七七

力新佐

處污穢而不羞
觸刑辟以誅戮

集韓退之句



艷史圖像

二十九回

五七

一一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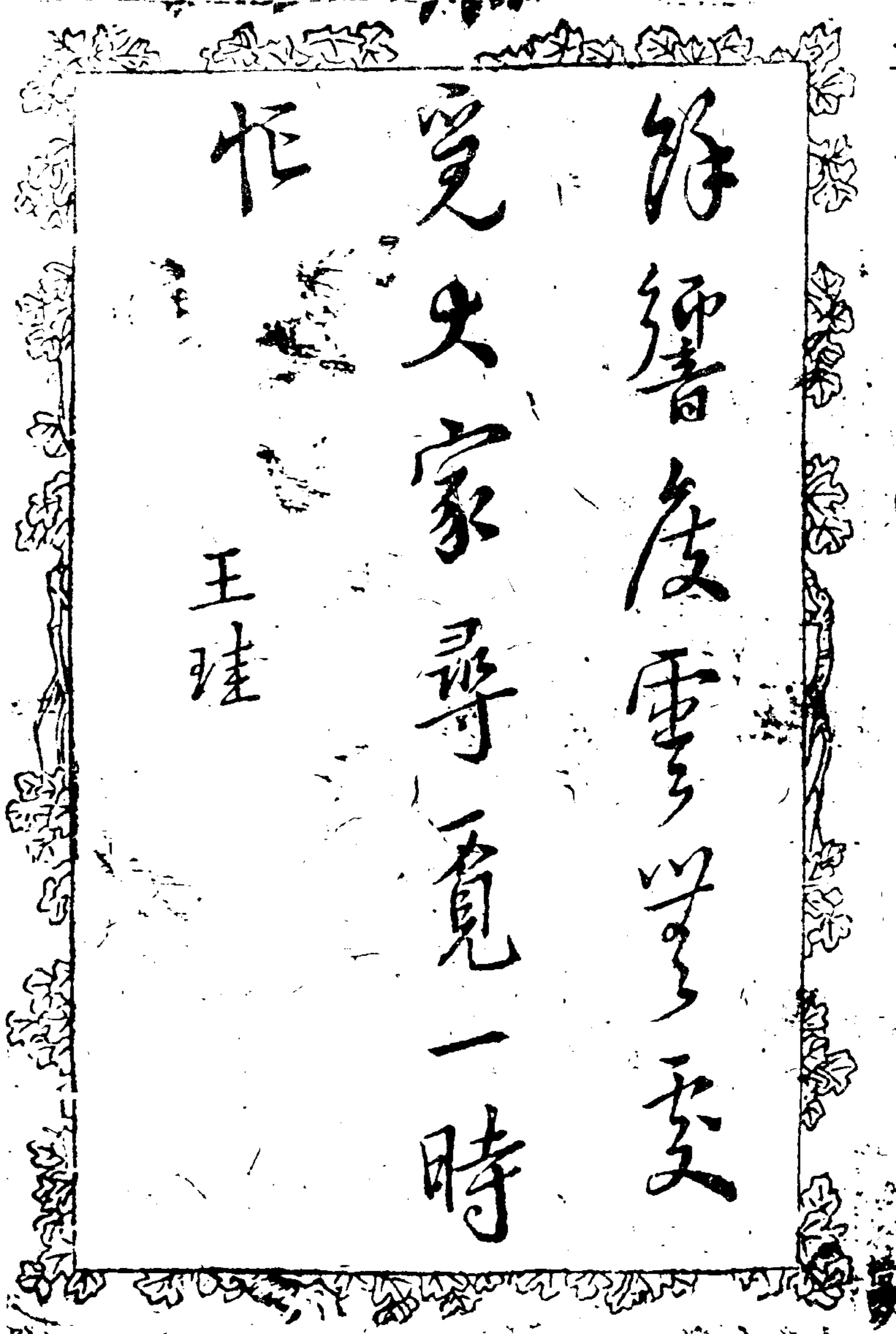
醉夜圖

解 紳 書 度 重 多 學 多 交

覓 大 家 尋 覓 一 時

作

王 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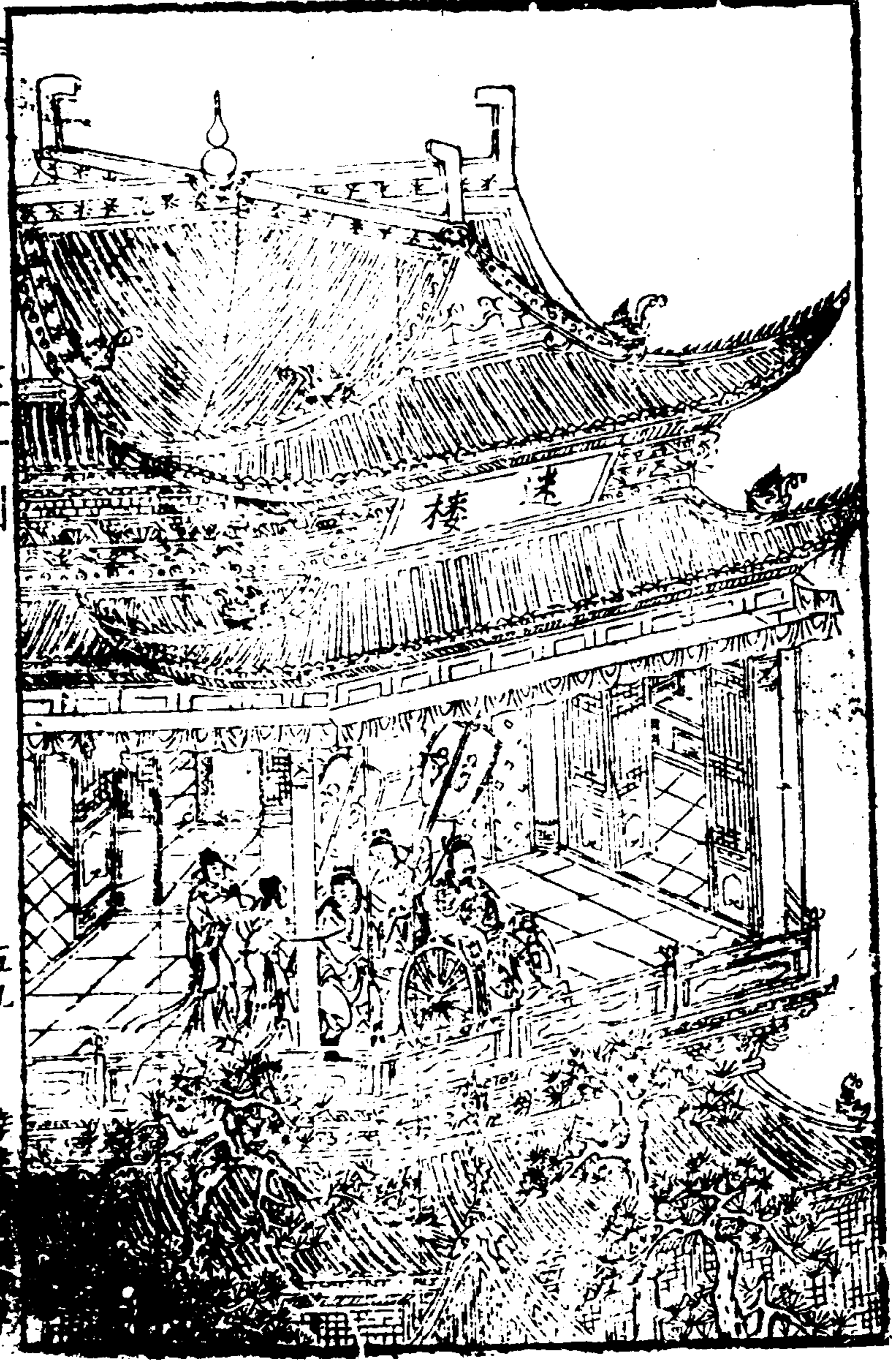
仙家未必能
此何事吹簫向
碧空集唐

三十四

五九

幸

一一八三



還瞻九霄上來
往五雲車

王淮





志願
漸得
靈

仙掌
慧
紅
解

集唐

三十一回

六一

任春榮



羊車 鞦韆 處不教起油
眩心 會妙 既難與君
說

集華 蔡夫人 暨
張牙 湖辭語

三十三



艷史

圖像

三十一回

六

一一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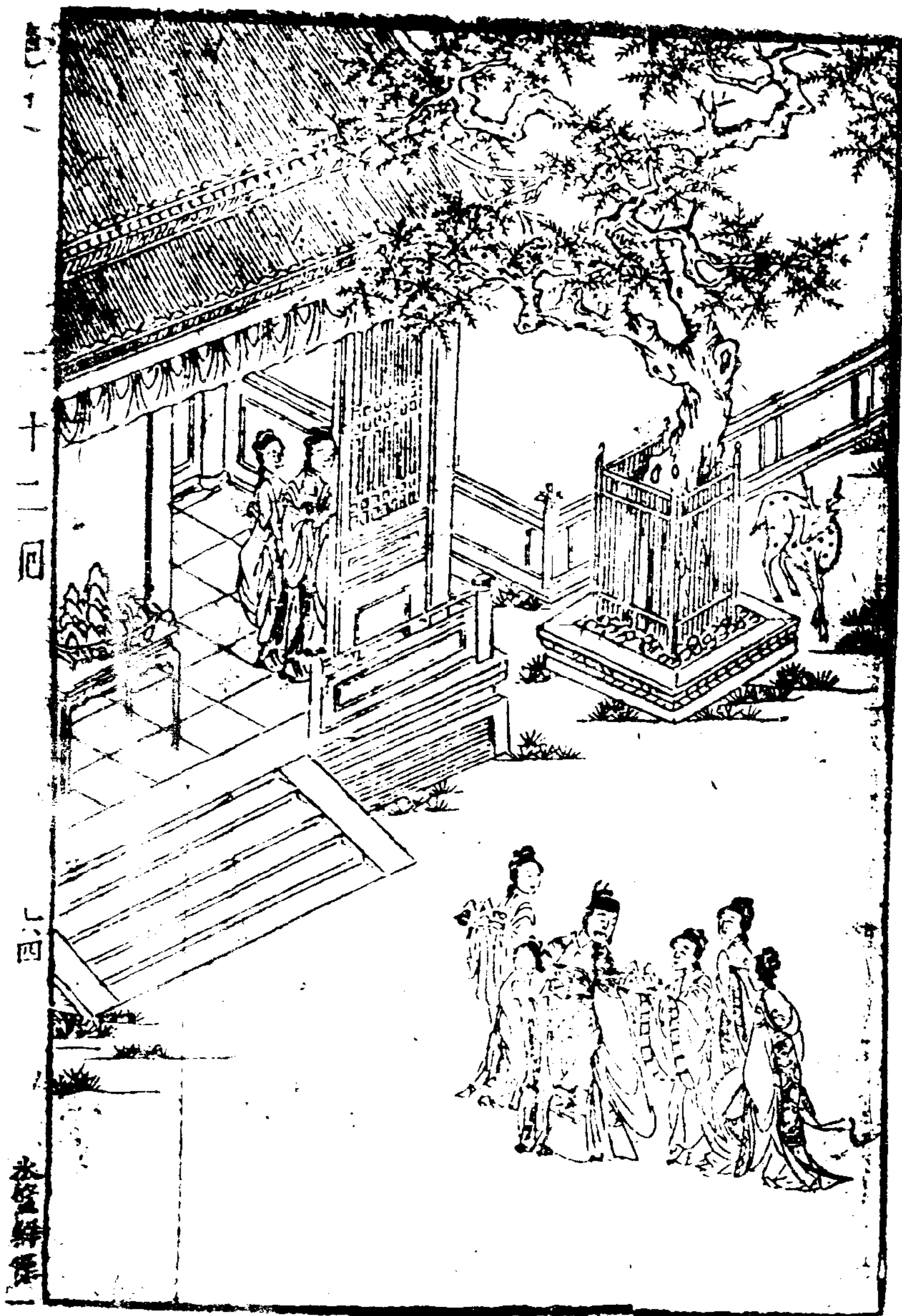
美
容
帳
小
雲
屏
暗
楊
柳
風
多
水
殿
涼

劉長卿



春來春去
教一時高
低頗異以

盧弼



冰天雪地金錯

盤滿當家子

月寒 卷參



名一八

艷史

十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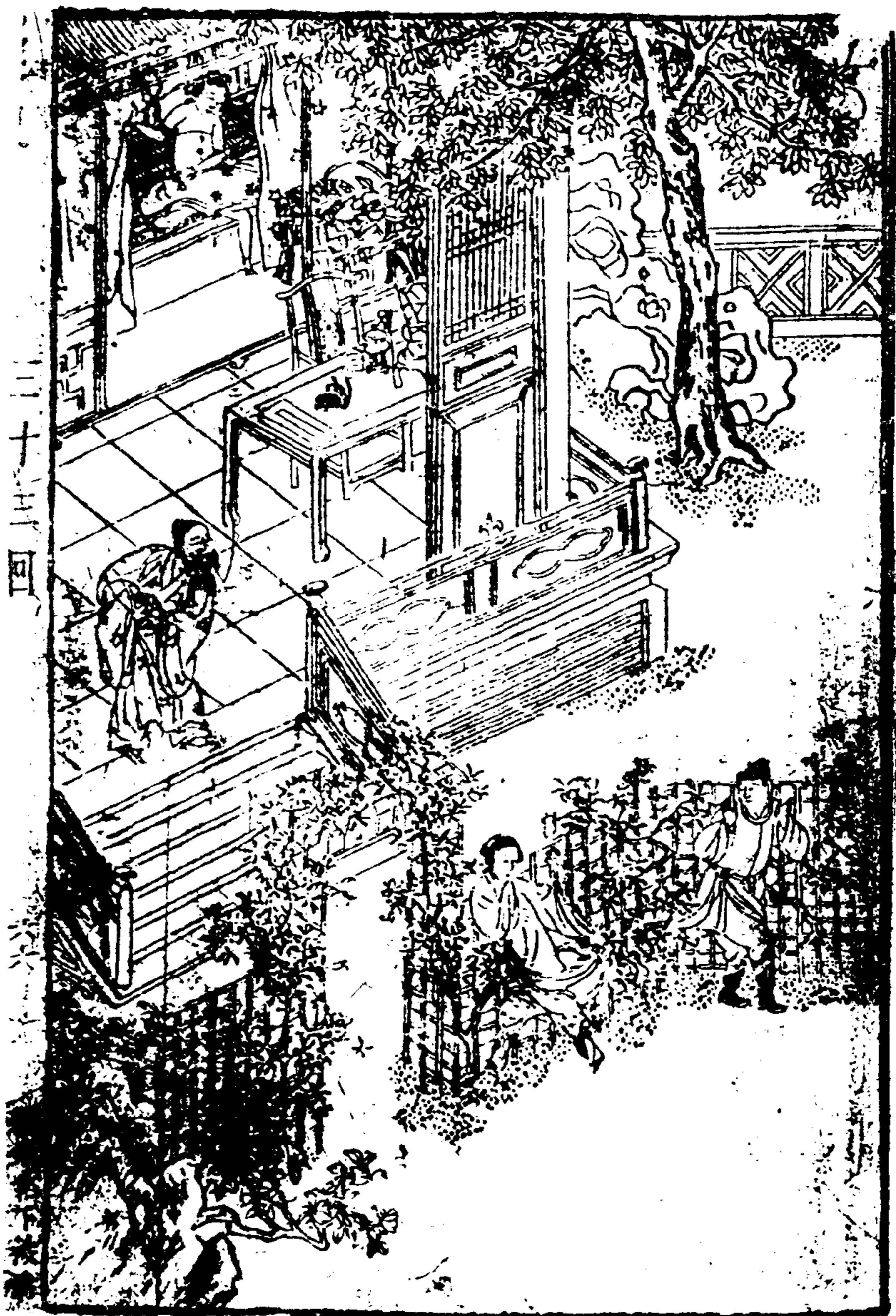
圖像

六五

王義綱中引諫

一一九五

良藥苦口利子
病忠言逆耳利
于行錄古



夜靜
瑤階
日月
年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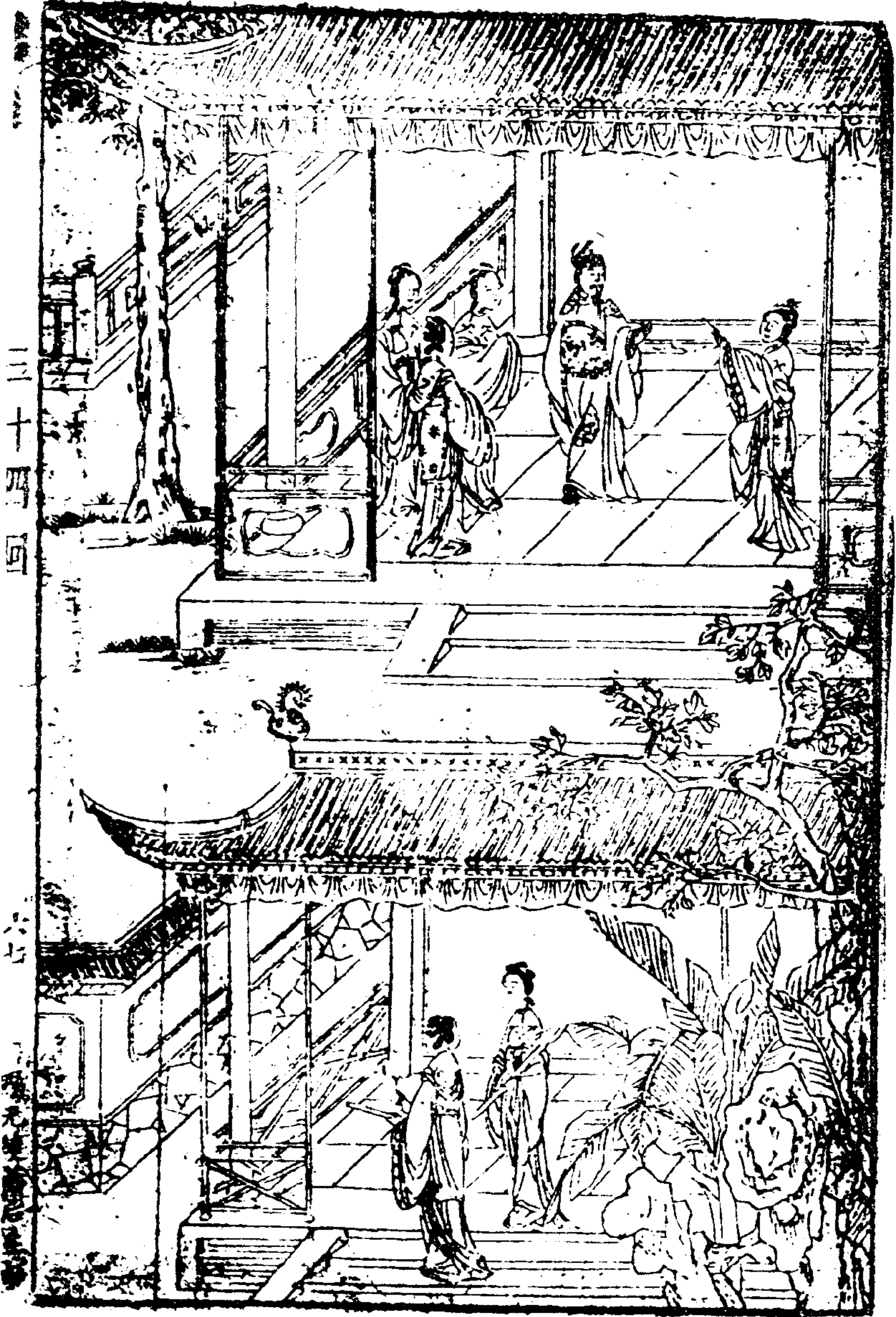
王涯

隔花
笑

語

驚人
夢

劉進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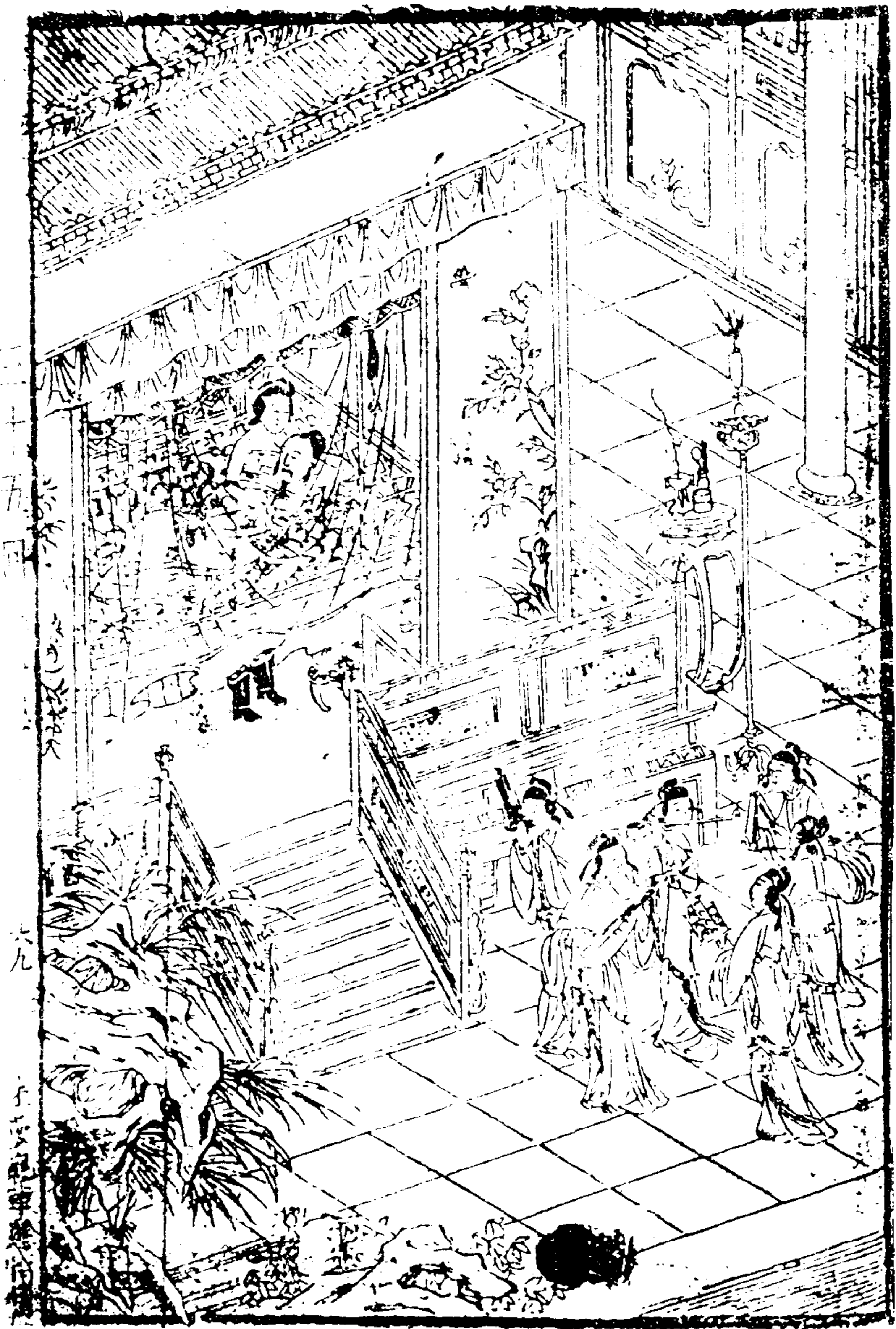
是阿誰先奔德
阿誰薄情斗損
恁少喜多嗔

山谷



欲轉不轉
自嬌
乍來時
近遠

韋應物句



艶
七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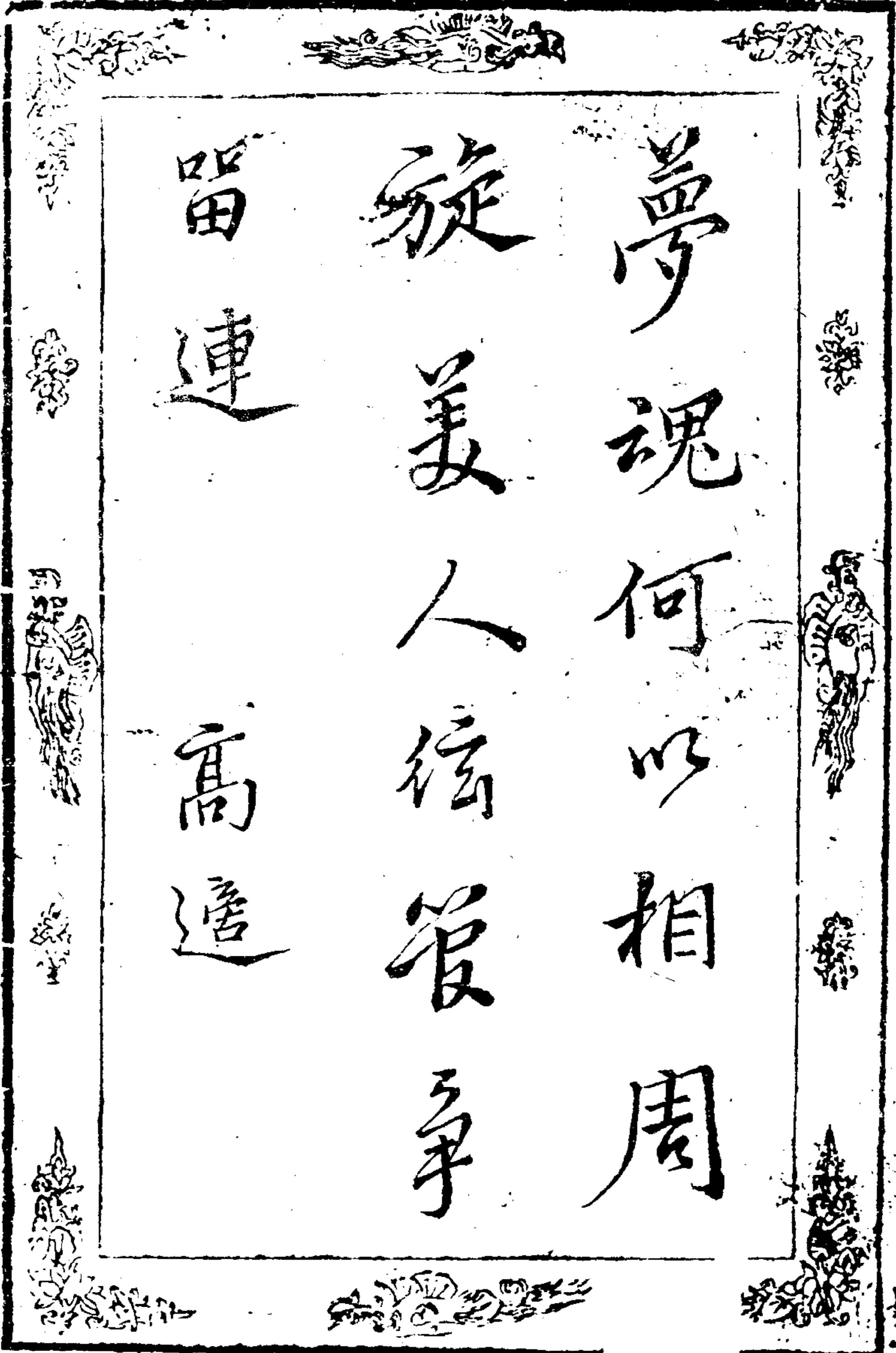
11011

夢魂何以相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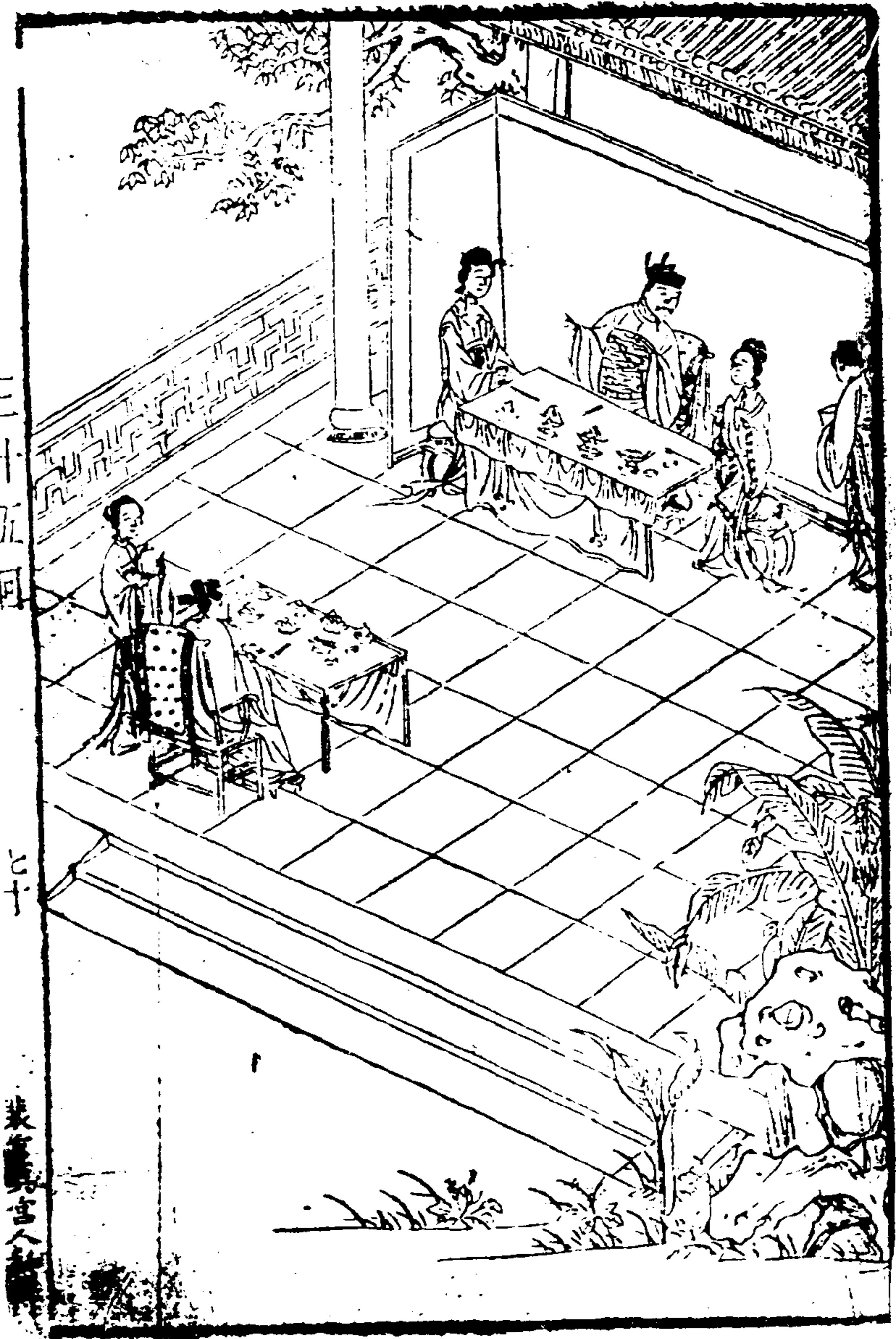
旋美人信管身

留連

高遙



三十五回



裝璜宮人

名教中自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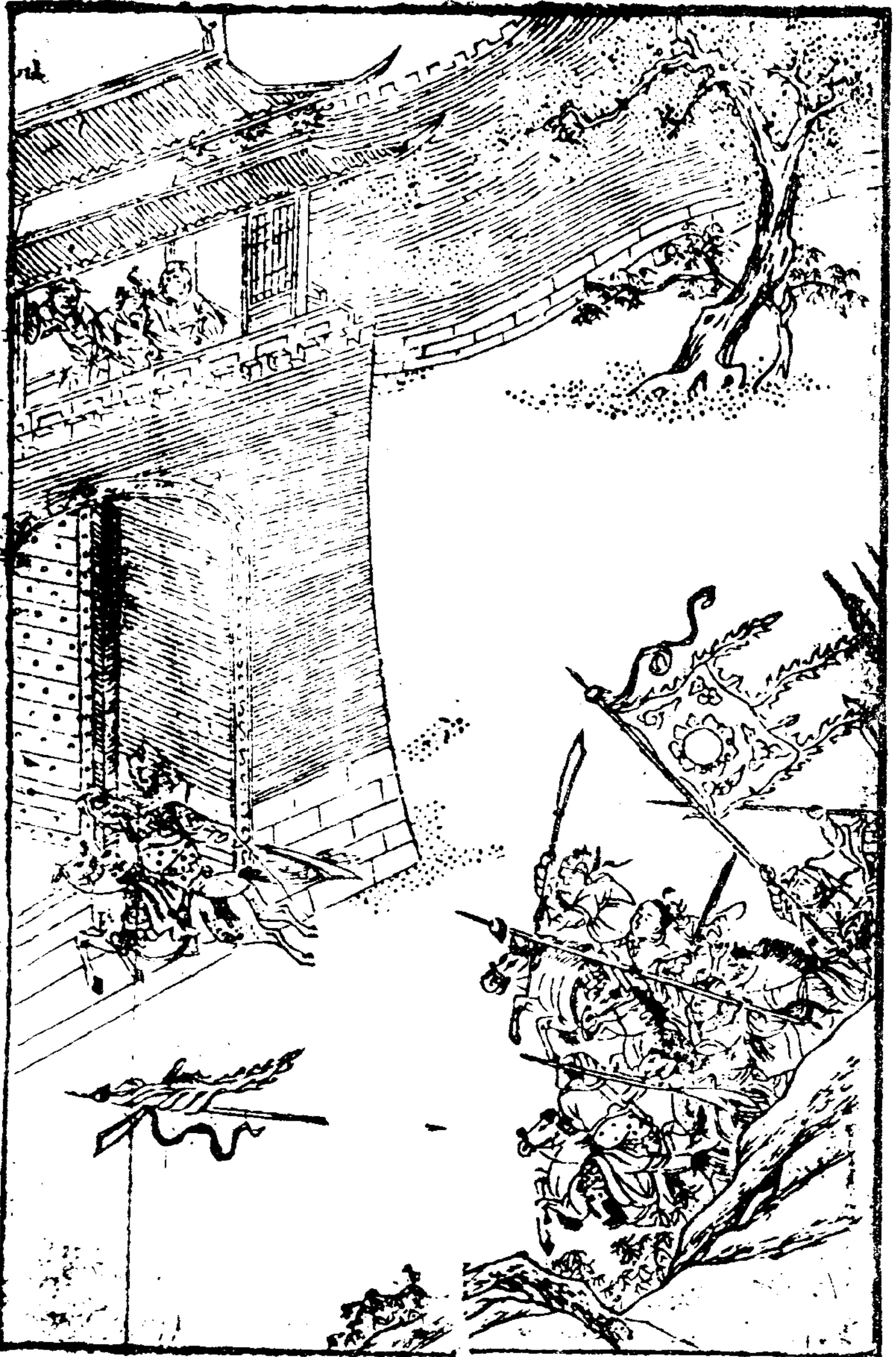
地何必爾

樂廣

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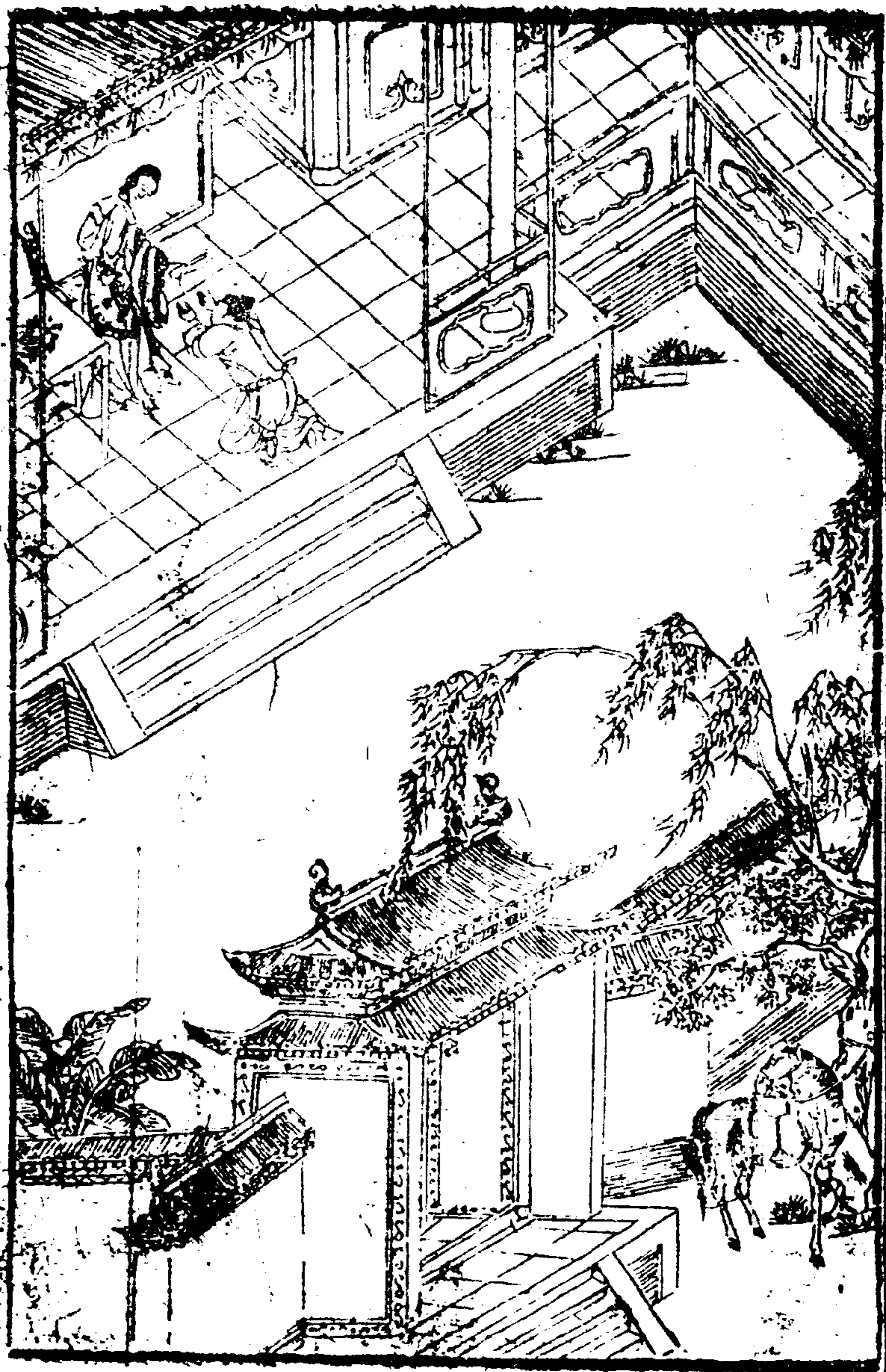
七

下西河世用叶



氣味醇厚
年明技藝
死

卷之二



卷一

三十六回

七二

陽穀果將仙戲許

艷史 圖像

一三〇九

時以舉袖勾紅淚紅粉

有千

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

一軍

殿前託素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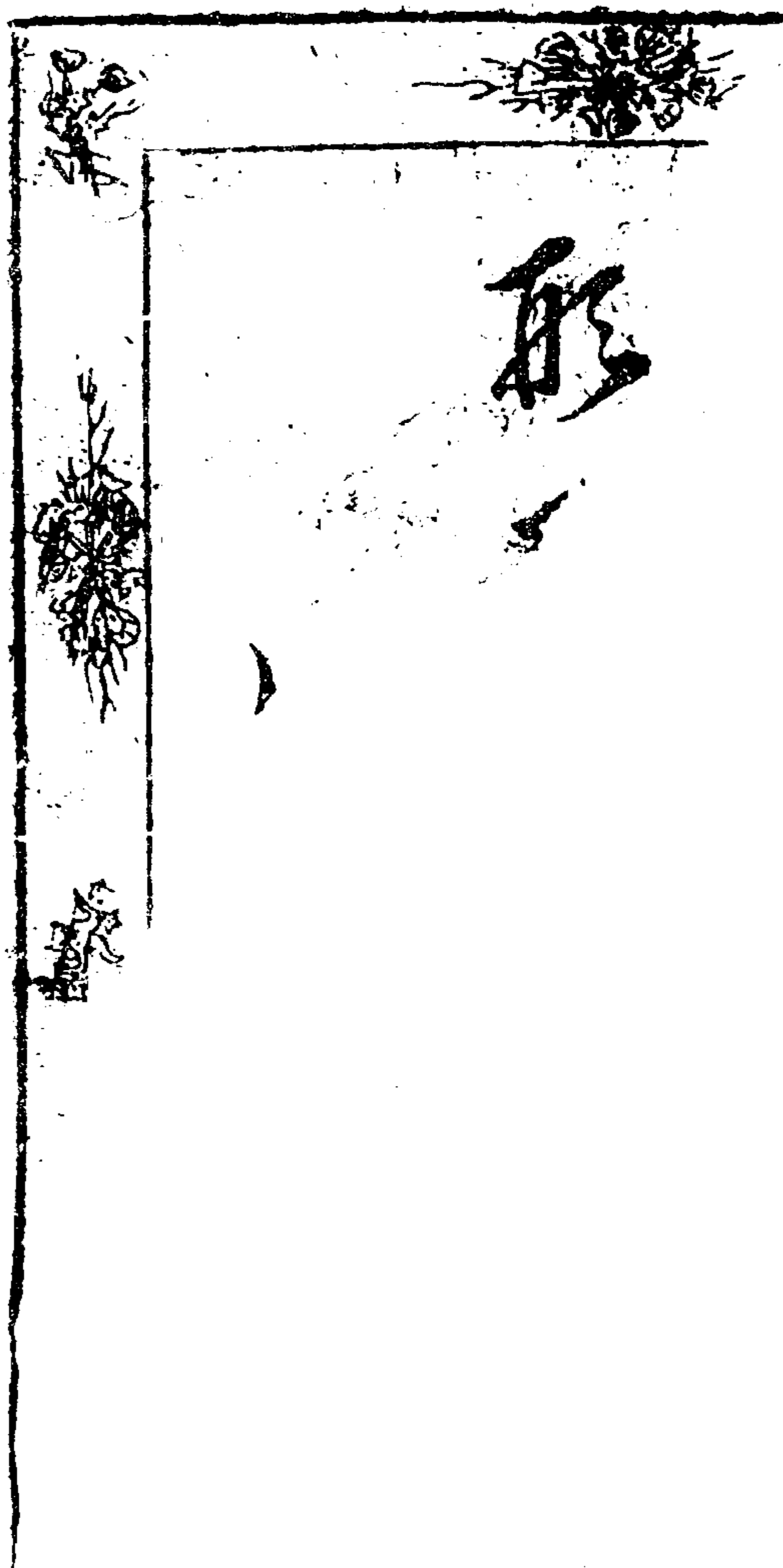
裴羽條句



春日龍池小宴開
岍邊亭子號流杯
沉檀刻作神仙
女對捧金尊
水上來

玉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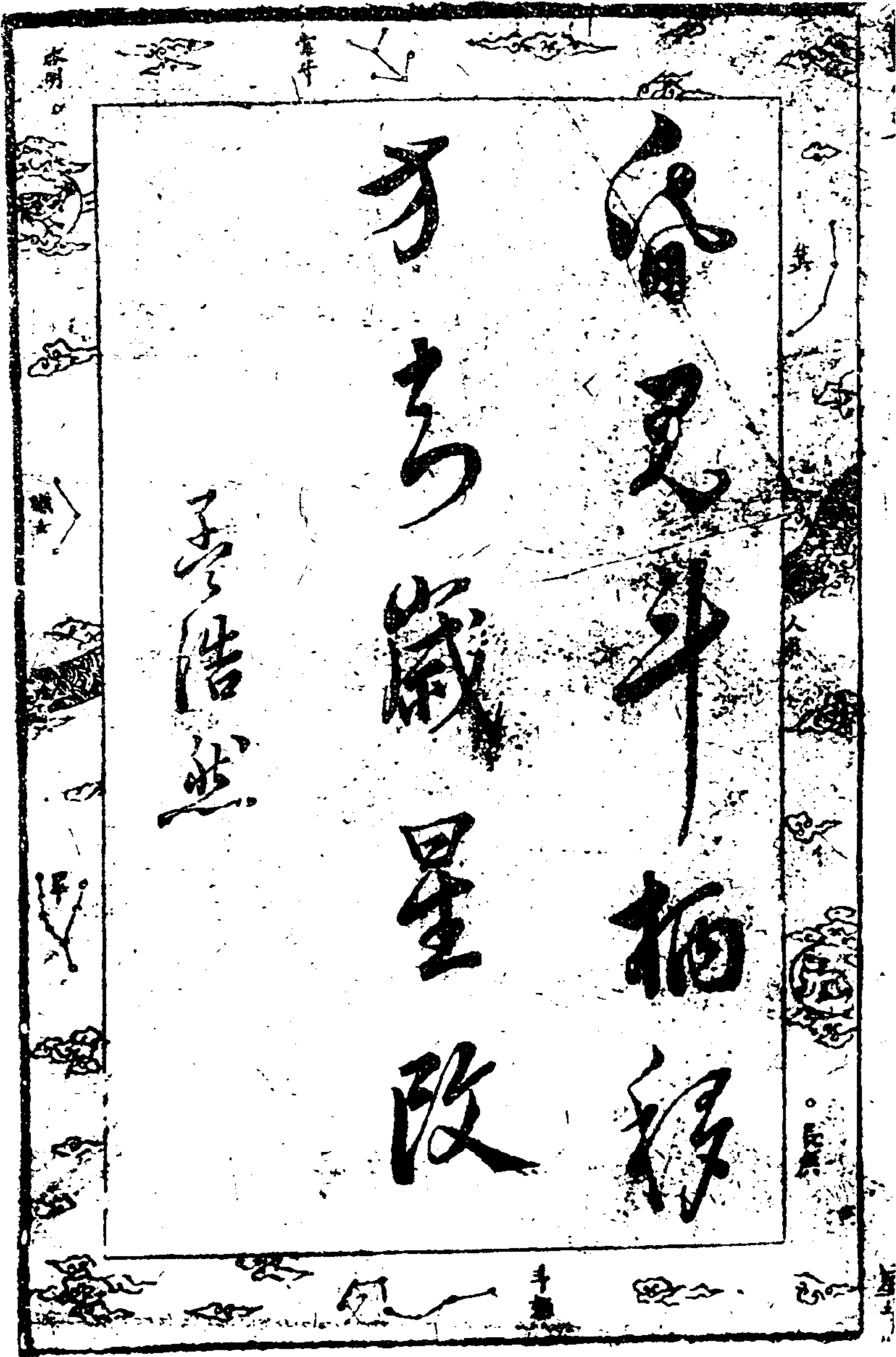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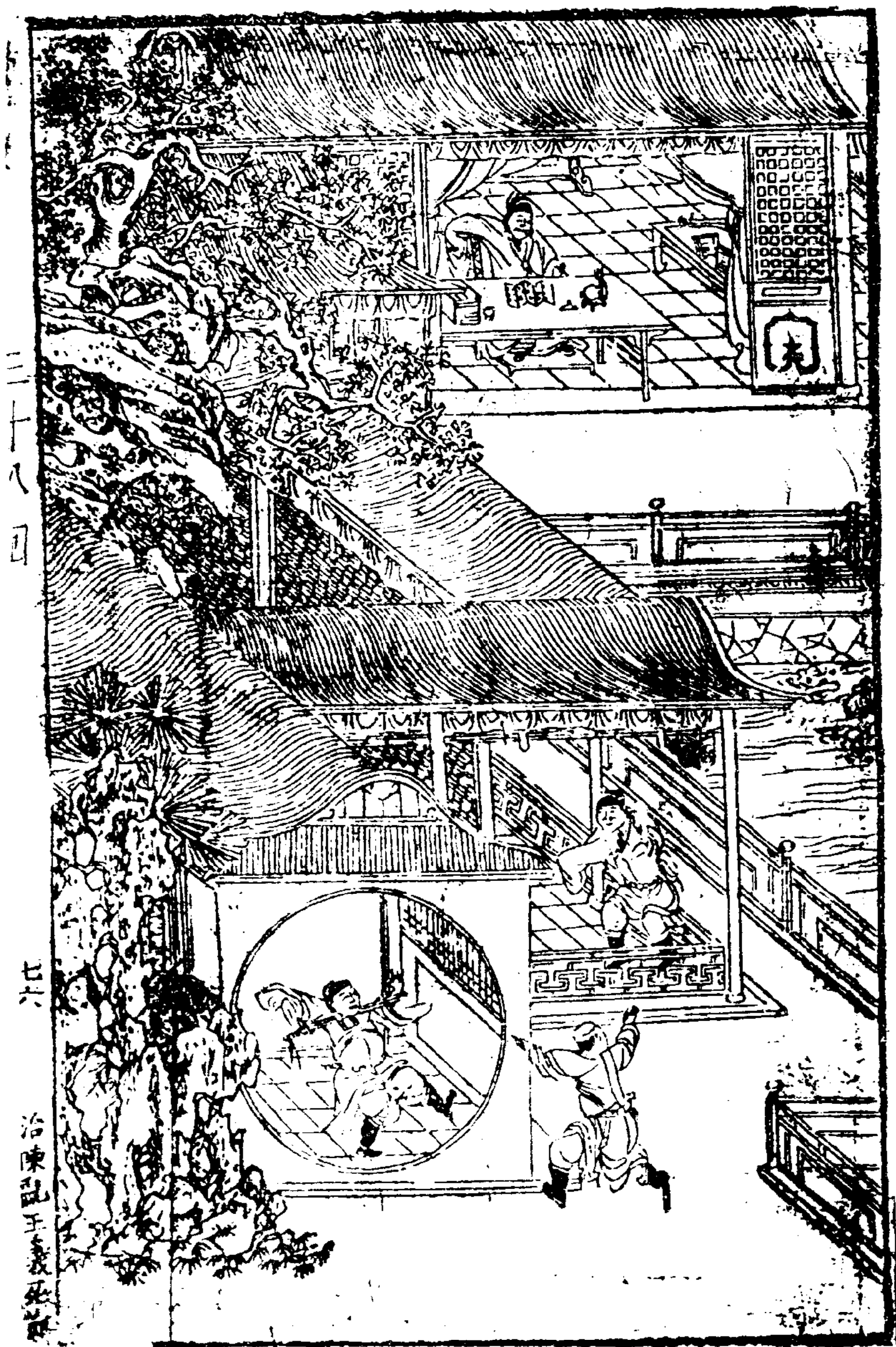




命見斗栢錄
方高歲星改

子信然





三十八回

六

治陳說王義成

舉頭白日引不取義
形刑烈士不忘死所死
在忠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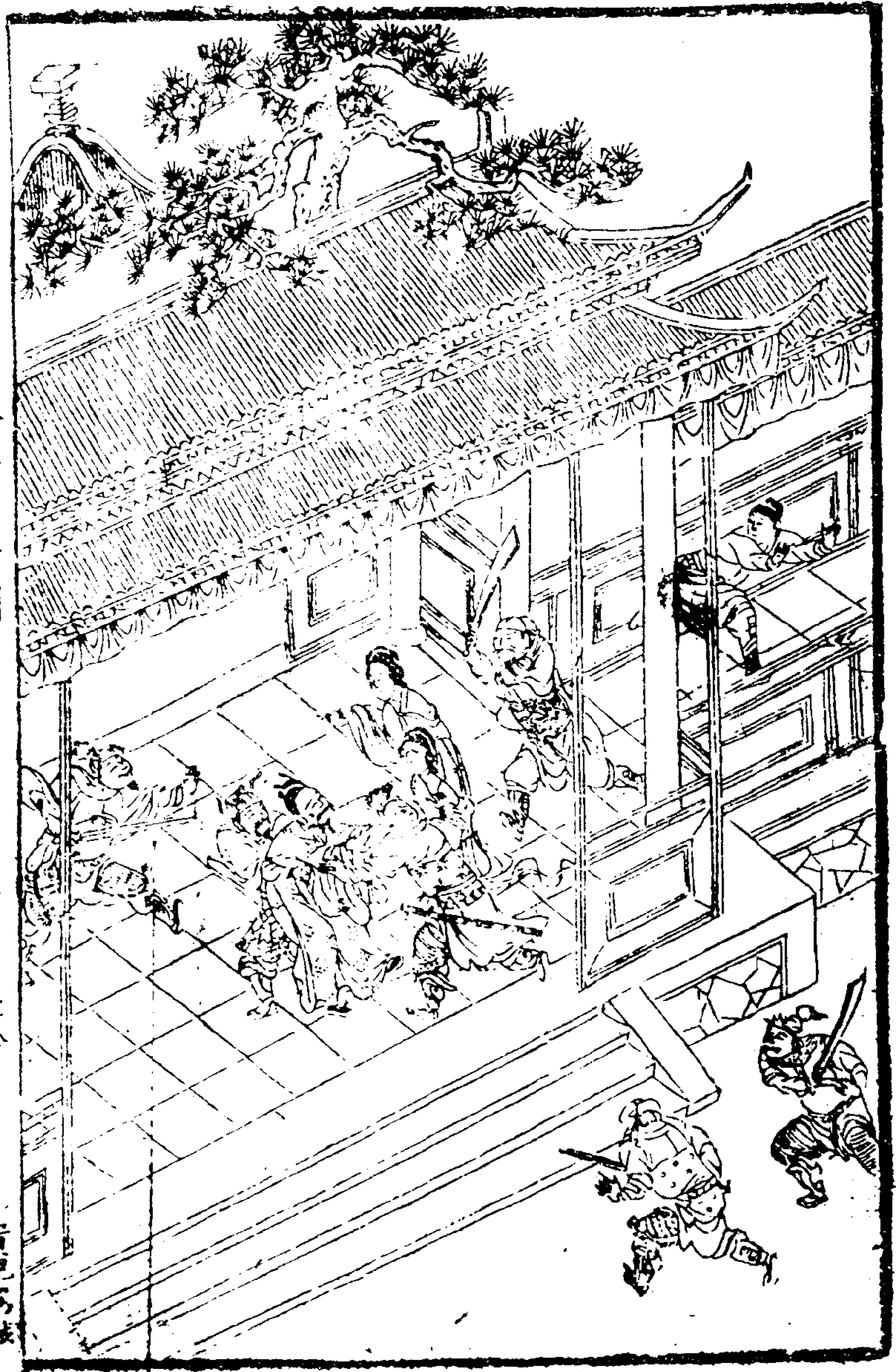
柳宗元詩



人心失去就賊
勢騰風雨

杜甫句

艷史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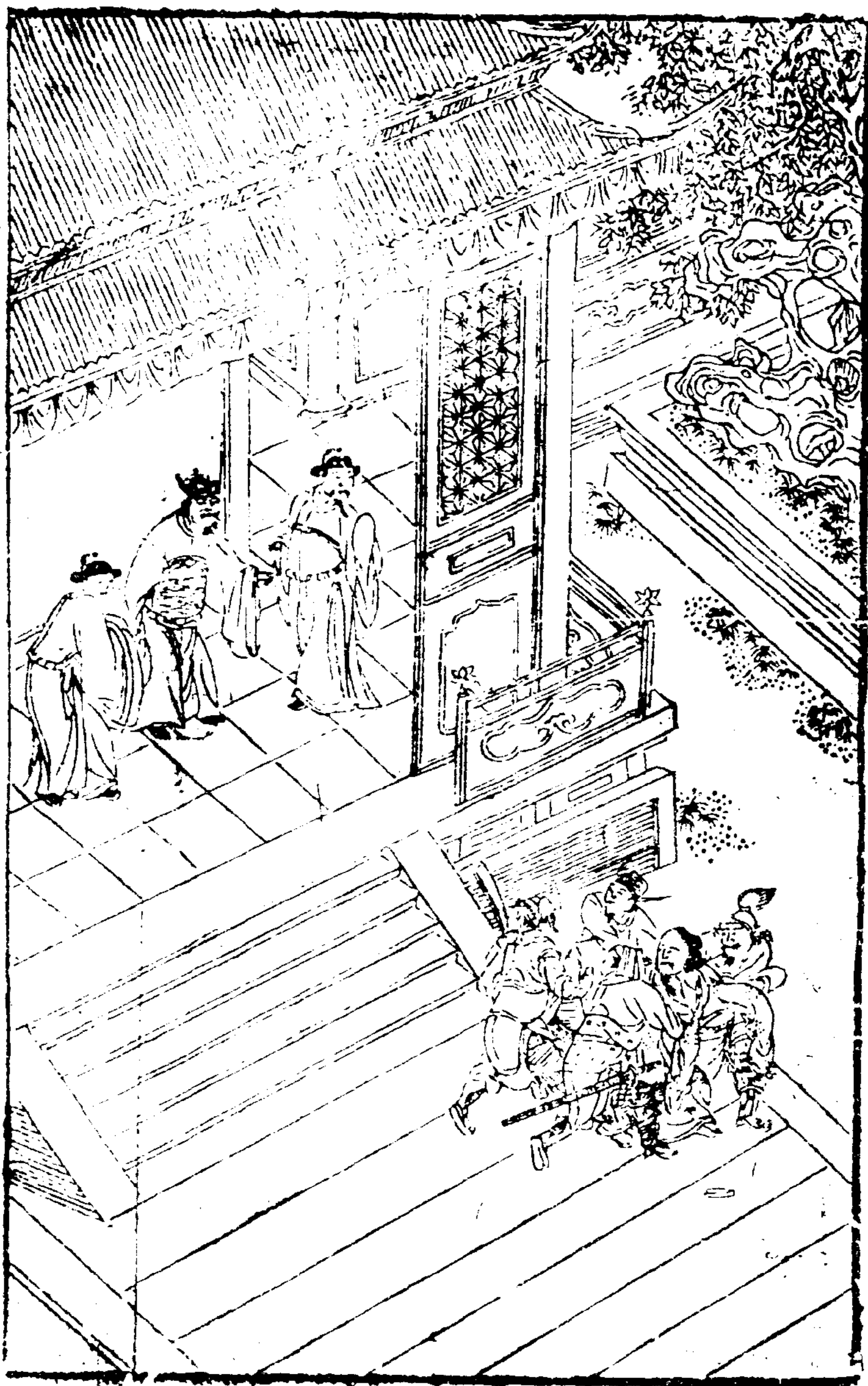


貴兒巧賊

一一一一一

自古皆有死 殉義良
獨希

感時思報國 胡可在
我身 擇陳子昂句



臨天

岐命

江良

世悠

道

陳子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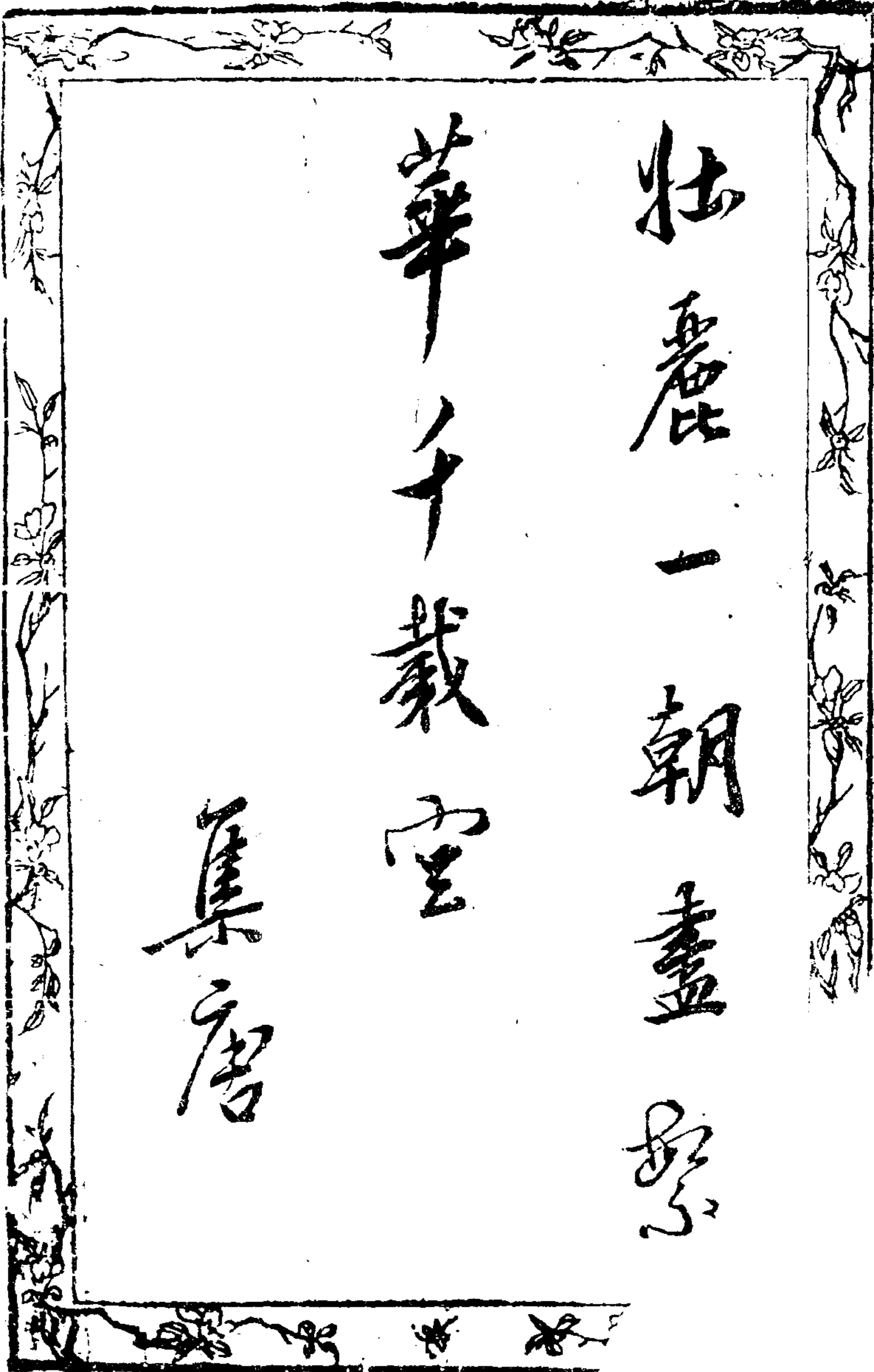
宋



壯麗一朝盡
繁

華千載空

集唐



隋煬帝艷史卷一目錄

第一回

隋文帝帶酒幸宮妃

獨孤后

夢龍生太子

第二回

節名節盡孝獨孤

蓄陰謀交歡楊素

第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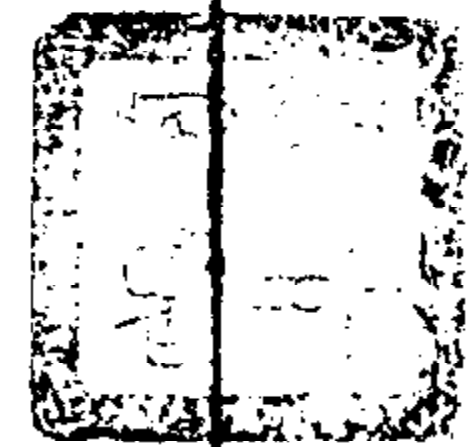
正儲位謀奪太子

侍寢宮調戲宣華

第四回

不發喪楊素弄機

三下位阿摩登極



墨學士
蘇龍生太子
圖書之記

第五回

黃金盒賜同心

仙都宮重召入

隋煬帝艷史卷二目錄

第六回

同釣魚越公恣志

撻宮人煬帝生噴

第七回

選美女楊素強諫

受矮民王義淨身

第八回

逞富強西域開市

擅兵戈薊北賦詩

第九回

文皇以報奸雄

煬帝大窮七本

目錄

第十回

東京陳百戲

北海起三山

隋煬帝艷史卷三日錄

第十一回

泛龍舟煬帝揮毫

清夜遊蕭后弄寵

第十二回

會花陰妥娘懲寵

舞後庭麗華索詩

第十三回

携雲傷輦路風流

剪彩爲花冬富貴

第十四回

煬帝讀史修城

慶兒極君歷夢

目錄

第十五回

怨春偏疾去人日
盜失佳人許廷輔
被牧

隋煬帝歷史卷四目錄

第十六回

明霞觀李

北海射魚

第十七回

袁寶兒賭歌博新寵

隋煬帝觀圖思舊遊

第十八回

耿純臣奏天子氣

蕭瑛靜獻開河謀

第十九回

麻叔謀開河

六金仙改墓

目錄

第二十四回

留侯廟假道

中牟夫遇神

隋煬帝艷史卷五目錄

第二十一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擊大鼠

第二十二回

美女宮中春試馬

奸人林內夜逢魑

第二十三回

陶柳兒盜小兒

段中門阻諫奏

第二十四回

司馬施銅刑懼佞

偃王賜國寶愚奸

第二十五回

王弘議選殿脚文

寶兒賜司迎輦花

隋煬帝艷史卷六目錄

第二十六回

虞世南詔題詩

王令言知不返

第二十七回

種楊柳世基進謀

画長黛絳仙得寵

第二十八回

木鷲開河

金刀斬佞

第二十九回

靜夜聞謠

清宵玩月

第三十四

幸迷樓何稠獻車

賣荔枝二仙營帝

隋煬帝艷史卷七目錄

第三十一回

任意車處女試春

烏銅屏美人照艷

第三十二回

丹藥留春

冰盤解燥

第三十三回

王義病中引諫

雅娘花下被擒

第三十四回

賜光綾蕭后生妬

不薦寢羅七被嘲

第三十五回

來夢兒車態怡情

裴玄真宮人私侍

隋煬帝艷史卷八目錄

第三十六回

下西河世民用計

賜双果絳仙獻詩

第三十七回

水飾娛情

鑑形失語

第三十八回

觀天象袁充進言

陳治亂王義歿節

第三十九回

宇文謀君

貴兒罵賊

目錄

第四十回

執寢宮賜帝死

燒迷樓繫華絲

新編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卷一

齊東野人編演

不經先生批評

第一回

隋文皇帶酒幸官妃
獨孤后夢龍生太子

詞曰

試問水歸何處無明徹夜東流
酒也不管古今
愁浪花如噴雪
新月似銀鈎
暗想當年富貴
桂錦帆直至揚州
風流人去
幾千秋
兩行金線柳

一回

依舊繞扁舟。

詩曰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
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爲螢火。終
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
庭花。

御街行路客。行路悲春。風野老。幾代人。猶耕場。
帝宮零落池臺勢。高低禾黍中。

千里河煙。幾處潮聲。浪漲天涯。同此路人。語各

殊方草市迎江隄，津橋稅海商。回看故宮柳，憔悴不成行。

煬帝行宮泗水濱，數株弱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

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

柳塘風起日西斜，竹浦風回雁弄沙。煬帝春遊古城在，壞宮芳艸滿人家。

鸞語如傷舊國春，宮花一落旋成塵。自從一閉

風光後幾度飛來不見人。

風吹城上樹，柳沒城下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來去。

昔人登此地，丘隴已前悲。今日又非昔，春風能幾時。

這幾首詩詞，不道那茅茨土階，唐虞的事業，不問那胼手胝足，夏禹的生涯，也不管那卞民罰臯湯武的公案，也不理那龍爭虎鬪，秦漢的是非，想着那肉林酒海，雖受用，這世間那驪山烽火，縱歡娛而亦

俗單表那風流天子將三座錦綉江山只爲着兩堤
楊柳喪盡把定于此矣一所金湯社稷都因那幾隻龍舟看完
一十三年富貴換了百千萬載臭名畢竟誰是誰非
始末具在請略道一二話說自炎漢失祚以來後邊
繼三國而起者乃是晉宋齊梁陳隋稱爲六朝你道
那六朝是誰
第一朝晉帝覆姓司馬名炎乃是魏臣司馬懿之孫
篡魏爲帝在位三十五年相傳一十五帝共歷一百
五十六年天下

第二朝宋帝姓劉名裕乃是彭城人原賣履爲業後篡晉爲帝在位三年相傳八帝其歷六十年天下

第三朝齊帝姓蕭名道成乃是漢蕭何二十四代玄孫篡宋爲帝在位四年相傳七帝其歷二十四年天下

第四朝梁帝姓蕭名衍乃是蘭陵人篡齊爲帝在位四十八年相傳四帝共歷五十四年天下

第五朝陳帝姓陳名顛先乃是吳興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篡梁爲帝在位三年相傳五帝共歷三十二

年天下

第六朝隋文帝姓楊名堅小字叫做那羅延乃弘農華陰人元是漢楊震第八代玄孫篡北周爲帝在位二十四年相傳四帝共歷三十八年天下

六朝通共歷過三百一十年天下元來這六朝雖然各有國號紹襲正統各爲天子其實天下微弱偏安官涇左叫做南朝中原一帶地方到被漢主劉淵趙主石勒秦主苻堅燕主慕容廆魏主拓跋珪諸胡人占了叫做北朝此時天下刀兵朝更夕變南朝也是

主弱臣強。迺相篡奪。北朝也是主弱臣強。迺相篡奪。南朝傳位至陳後主。在位時北朝魏恭帝已被弑。宇文覺篡襲了大位。改國號爲周。隋文帝之父。魏楊忠元。是魏臣。後因天下歸了周主。他也就隨便改做了周家臣。子屢次有功。周主封他爲齊國公。後來楊忠元了文帝。就襲封父親的舊爵。執掌朝政。文帝爲人性情猜忌。好在智術到周宣帝傳位與周天元皇帝時。節文帝見他驕後昏暴。遂有陰謀天下之心。行政務爲寬大。凡是苛酷之政。盡行革去。中外俱大。

悅服至大象三年天元暴殂宣帝見天下大勢已歸文帝遂下詔遜居別宮奉皇帝璽綬禪位于文帝文帝帝也不讓三讓再的推辭竟卽了大位國仍號隋改年號爲開皇元年北方遂爾安定此時江南前風俗漸蕩人人喜的是風流愛的是詞賦那陳後主也不管天下敗亡百姓愁苦高築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外則與羣臣飲酒賦詩內則與寵妃張麗華歇在樹後庭花諸曲日夜淫縱以圖快樂那曉得繁華不是常享之物國家非行樂之場一旦被隋文帝探知此

等光景遂遣高熲楊素韓擒虎賀若弼諸將分道下
了江南滅了陳國將後主封爲長城公此時天下總
并南北三朝合爲一統後史官有詩贊文帝之功詩
云。

三百年間王氣銷

中原大半讓胡苗

文皇功業今何在

并却南朝與北朝

文帝既平了江南四海來歸八方稱慶天下無事高
登大寶遂冊夫人獨孤氏爲皇后立長男楊勇爲太
子進封楊素爲越國公其餘臣僚俱照功陞賞不在

話下却說那獨孤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最是賢能

突厥與中國交市時有明珠一筐價銀八百萬兩幽

州一個總管叫做陰壽瞞着文帝私自勸獨孤后買

獨孤后說道當今天下初定戎狄屢上寇邊將士勞

可稱賢后矣

苦若買此珠何不以八百萬銀子分賜這些有功士

卒也見得朝廷的恩惠妾處深宮要珠何用後來文

帝知道甚是敬他又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

因他是獨孤后姑娘的兒子遂要免死獨孤后說道

不以私親壞國法更為難得

王法無親妾家親戚陛下那裏管得許多竟把長仁

一四

六

問了死果故此文帝更加悅服凡他說的話行的事都與文帝相合只是性兒天生成的妒忌後宮中雖有的是官妃彩女花一團錦一簇文帝只落得好看那一個得能穀與他寵幸文帝設朝時獨孤后必與他並輦而進直送至閣門外纔住只等文帝事畢退朝依舊並輦回宮寢也是一處宴也是一處時刻不離文帝雖是歡喜他只因拘束太緊也覺有些不自在不期一日獨孤后有孕在身將及分娩却要移居後宮只得對文帝說道妾賴陛下福蔭懷孕在身已

經十月滿足，怒日，除盆有薦聖躬，今欲退居後掖，以便分甄，不知聖意允否。文帝聞言，滿心歡喜，說道：有麟在，即最宜安養，調護御妻之言是也。安有不從之理。但願早產，真龍實社稷之慶也。獨孤后遂命左右移居後宮。文帝因得了這一箇空兒，遂帶了兩三箇小內相，私自到各宮閒耍。出了掛房，轉過繡閣，在鵝鵝樓前步了一回，又到臨芳殿上，立了半晌，見那些才人、世婦、婕妤、省嬪、嬈、嫔、作隊，老少成行，雖都是錦裝繡裝，玉映金圍，然承恩不在貌，桃花嫌紅李花

序事有

好机

一可

七

在自看過多時再無一人當意心下頗覺不暢遂信

着步兒又走到在壽宮來也是天緣湊巧只見一箇

此景自可人

少年宮女在那裏捲珠簾見了文帝來慌忙把鈎兒

放下似垂柳般撻下一箇頭走將起來低下了眼斜傍

着錦屏風站住文帝走近前仔細一看只見那宮女

生得花容月貌百媚千嬌真个是

笑春風三尺蕊

嬌日雪一團玉

瘦疑秋水為神

瘦如梨雲是骨

碧月充作明珠

豔輝散作羅紋

三三三

不須添抹濃粧

別是內家裝束

文帝見了這小宮女，不覺心窩裏亂蓬蓬，將起來，忍不住問道：「你是幾時進宮的？怎麼再不見承恩？」那宮女見文帝問他，不敢不應，因答道：「賤婢乃尉遲迥的孫女，一入宮，卽蒙娘子發在此處，不許擅自出入，故未曾承恩。皇帝笑道：「你知娘子不許你出入爲着甚麼？」今日娘子不在，便擅自出入，也不妨。你想女子到了宮中，那一箇不望寵幸？况尉遲氏又是箇伶俐女子，見文帝親口調他，怎不招攬，便於看目之

三

卷

六

本

間做許多動情的嬌態，對得余文帝，坐不住，腰裏繫
 不定，意馬遂走近前，將手挽住，說道：「是今日相遇，
 若教錯過，豈不辜負了這片美貌？」正說話間，忽見道
 侍們請回宮喫晚飯，文帝道：「此間來喫，更到何處？」
 多時，排上宴來，夜漸曉，時對蓮女，在面前同飲。
 尉遲女酒量過淺，用過，帝手裏猶幾幾，勉強喫，因幾杯
 不覺紅了面，臉兩頰，桃紅，羞臉，文帝在燈下，看他在
 兒，計數，稟致，個個，道不盡，必心一動，在他，亦有許
 多，多涎高柔如，如，必與情，亦亦，亦亦，亦亦
 實可悲，朕甚有愛憐之心，你謝道：「謝道：謝道：蓮女答道：亦

冀固不敢怨。但蒙萬歲爺憐念。實出望外。如何不知。
文帝笑道。你既知道。今夜就包管你不寂寞了。尉遲
女也微上。笑道。只恨賤婢下人。不敢點污龍體。文帝
笑道。天地間。但凡快活事。就分不得甚麼。上下尉遲
女笑。一笑。不做聲。又奉上一杯酒來。文帝喫了。也叫
斟一杯酒與他。二人說上笑下。十分快暢。文帝一時
酒興發。作色胆猖狂。那裏記得獨孤的奇妬。遂留在
仁壽宮中宿了。你看他。一个是初恣意的君王。一个
是乍承恩的妃子。你望我的恩波。我愛你的顏色。兩

豐月

下裏何等綢繆真个如魚似水一夜受用但見

嬌。鶯。雛。燕。微。上。喘。

雨。魄。雲。魂。黑。上。蕪。

儉得深宮一夜夢

千。奇。萬。巧。画。春。圖。

次日文帝早起臨朝滿心暢美道今日方知爲天子的快活。但只怕皇后得知怎生區處。因想道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只有瞞之一法。隨分付左右近侍。萬上。不許傳與娘上。知道今夜還要備酒在此伺候。衆官人應諾不題。却說獨孤后生來性妬。雖然退在後宮。那裏放得心下。不時差心腹宮人打聽。早有人來報

知這箇消息，獨孤后聽了，急得三屍神暴跳，心中如
火上澆油，氣昂昂的說道：「這个妖奴，怎敢如此大胆
也！顧不得自家的身重，隨帶了幾十個官人，惡狠狠的
的走到仁壽宮來。此時尉遲女初經，兩露心下，又驚
又喜，梳洗畢，正在那裏驗臂上蜂黃，退了多步，猛看
見皇后與一陣宮女蜂擁而來，嚇得他面如土色，撲
碌碌小鹿兒在心頭亂撞，急忙裏沒甚主意，自覺心
虛，只得跪伏在地。獨孤后進得宮來，脚也不曾站穩，
就叫採潔：「這箇妖狐來，衆宮人只要奉承皇后那符。」

他柳腰輕脆、花貌嬌羞、橫拖的亂挽烏雲、倒拽的斜牽錦帶、生辣上扯到面前、獨孤后罵道、我宮中一帝一后、稱爲二聖、天下誰人不知、你這個妖奴、有何狐媚伎倆、輒敢蠱惑君心、亂我宮中雅化、尉遲女賊競競答道、奴婢乃下賤之人、豈不知娘上法度、焉敢冒瀆上希寵幸、也是賤婢命合該死、昨晚不期萬歲爺忽然到宮、喫夜饅、醉了、就要在宮中留幸、賤婢再三推辭、萬歲爺只不肯聽、賤婢欲要報知娘上、又恐怕驚出車來、沒奈何、只得勉強從順、其實皆是萬歲爺

的意思與賤婢無干望娘七細營本心哀憐免次獨
孤后說道你這個妖狐昨夜快活時不知怎麼樣裝
喬弄俏哄騙那沒廉耻的皇帝今日却花言巧語推
得這般乾淨尉遲女道委實不干賤婢之事只望娘
娘饒命獨孤后道萬歲爺既這般愛你你就該求他
饒命爲何昨夜不顧性命的受用今日轉來求我你
這樣花嘴妖狐我只提防疎了半點就被你攬哄到
手今日將你心七斬首剝心弄成一箇人彘已悔恨
遲了不能泄我一腔之氣焉肯又留一個禍根爲心

腹之害左右何不執七結果容他在此鬪嘴衆宮人
聽了誰敢有違一齊動手可憐尉遲女嬌怯七身兒
能經甚麼摧殘不須利劍鋼刀早已香銷玉碎正是
入宮得寵亦堪哀
今日殘花昨日開
一夜恩波留不住
早隨白骨到泉臺

獨孤后既打殺了尉遲女怒氣猶未息還在那裏埋
怨探事的宮人打聽邊了只見左右報道萬歲爺早
朝回宮駕將到了獨孤后一來恨文帝私幸宮人二
來又見他不回正宮却到仁壽宮來愈覺不平又特

着平日的寵愛，遂不出宮迎接，也不叫人收拾。豈知文帝滿心想昨夜的快活，退了朝，已不得一步就走。到仁壽宮來，與尉遲女受用，及進得殿來，那曉得獨獨孤後愁眉怒目，惡剎上站在一邊。尉遲女花殘月缺，血淋七橫在地下，猛然看見，喫了一驚，心中十分大怒。只因平素被獨孤後縛手縛腳慣了，一時發作不出，直上的看呆了半晌，又無計區處，只是恨了一聲，往外便走。獨孤後雖然恃寵，及見文帝變了顏色，大怒而去，也覺道有幾分羞怯，隨即下殿趕來，高叫道：

陛下往那裏去如何爲一個宮人就記念夫婦之情。遂這樣分顏反目。文帝初意不過憤恨之極。看不上那些光景。走將出來也無心要出宮去。及見獨孤后隨後趕來不曉得是來解釋。只道他還來炒鬧。心中又恨又氣又恐怕他趕上胡纏亂擾。只得往前殿而走。也是合當有事。剛走到閣門。恰七的一個內相牽着一匹馬過去。文帝見了也不顧朝廷的體統。跨上馬加一鞭獨自一個徑出東華門而去。文帝乃創業天子。東征西戰。騎馬慣的。出了城也不問徑路。無影

無踪而去。慌的那些內相及把門軍校，又不敢攔阻，只得分頭飛報與各衙門知道。幸得越國公楊素與左僕射高頴，因退朝不久，尚在朝房中議事，聞此消息，心極快馬，二人都是能爭慣戰的豪杰，也等不得跟隨上了馬，就如飛一般隨後跟來，足趕有三十餘里方纔趕上。二人跳下馬，雙手挽住絲繩，俯伏在星后地，奏道：陛下驚壞臣等，天子至尊，有向急事，也不叫星后有司安排，盍駕竟慌忙，單騎一馬輕身而出，必有甚麼要緊的緣故。臣等惶懼無措，乞降旨以慰下

懷文帑見兩箇大臣趕將來狀在馬前諄七問故自

真是羞人

覺有些慚愧不禁長歎了一聲說道二卿請起此乃朕家私事言之可羞朕昨晚還宮偶因一時帶酒私幸了箇妃子今日獨孤皇后遂將他來打殺了朕想田家翁多收幾斛麥便要易妻千金之家也要買歌兒舞女以圖行樂朕今貴爲天子轉受這般拘束便做千年帝王也是枉然到不如出人民間反得逍遙自在高頰奏道陛下差矣陛下焦心勞思出虎穴探龍珠不知費多少刃兵方濟今日今幸平了江南天

下一統正宜勵精圖治以遺子孫豈可以一婦人之
故而轉把天下輕看了願陛下三思文帝見他說出
一國道理守胸低頭不語楊素又催迫道山僻村鄉
非天子留連之處願陛下自重此時日已西沉儀從
輿輦并大小文武官員俱漸起來文帝的怒氣亦
漸平了遂下令還宮正是

如當天子何曾怒
氣到夫妻却易平
匹馬去來渾似戲
刑手之化幾時成

却說獨孤后自文帝焚然出宮心下十分慌忙急走

的差人打聽消息，恐怕有不測之禍，那裏敢進後宮。
姊姊常與此劇就在閣門內等了一日，那些探事的宮宦，以訛傳訛，
不住的報將進來，有說騎了馬不知去向的，有說趕
走了，只是不肯回宮，又有說萬歲爺上大惱，只要娘
娘選他一個射選女，又有說萬歲爺發誓再不與娘
娘相見，一箇人一樣話，那裏得個實信，慌得他走不
是，坐不是，滿肚子讓着鬼胎，有幾個心腹宮人，埋怨
道：「娘上的性子也忒急了些，留得人在，還好區處有
幾箇老成太監，安慰道：「娘上放心，此事斷然不妨，皇

爺與娘上何等恩愛，豈肯爲這些小事，便下毒手？大家胡思亂想。這一日，滿宮中何曾得個安寧，只等到傍晚時候，纔見幾個內相，舉七的報說道：「娘上恭喜，萬歲爺駕回。」獨孤后心下纔稍上安些，因問道：「萬歲爺如何肯回？」內相即將高頰與楊素勸文帝的話，一一說知。獨孤后聽見高頰說他是一婦人，心中暗怒道：「高頰這廝，我因他是父親的好朋友，每上以重禮待他，上怎敢如此放肆！且他夫人死後，他就與侍妾們生子，這樣人容他在朝，怎不看壞了樣子！必趕

他回去方遂我心後來真奉勸文帝將他官職削了
這是後話不題却說文帝駕到了正殿猶不肯入宮
多虧楊素高熲二人再三苦勸方纔退入閣門獨孤
后見了慌忙將簪鉸除去俯伏在地高叫道賊妾一
時暴戾有解聖懷所舉少舉但念妾十四子歸待舉
頻察有日況今鱗趾在腹望陛下寬宥文帝平日元
是怕他的今日見他這般光景已覺十分占強如何
敢再次做模樣只得下輦親手扶起說道御妻朕非不
念夫妻之情只是御妻太忍心下此既是請過也就

罷了。獨孤后謝了恩。王人依舊是並輩回宮。此時天色已晚。宮中燈燭熒煌。文帝分付叫看宴來。留娘七同款。須臾宴至。只因他二人但要修好。你說的是甜言。我道的是美語。你一觥我一爵。到飲得比平日十分快樂。飲到二更。文帝不覺大醉。獨孤后叫宮人扶文帝入宮安寢。自家依舊退入後宮。一來身重。二來勞碌了一日。三來又喫了半夜酒。不覺神思困倦。忙收拾睡了。纔朦朧之間。只見肚腹中一聲响亮。就像雷鳴一般。只見一條金龍。突然從自家身子裏飛

將出去，初猶覺小，漸上飛漸大，直飛到半空中，足有十餘里遠，近張牙探爪，盤旋不已。正覺好看，忽然一陣狂風驟起，那條金龍不知怎麼竟墮下地來，把個尾碎上跌斷，仔細再一看時，却不是條金龍，倒像一個大老鼠的模樣。獨孤后著了一驚，猛然驚醒，却是南柯一夢。心下正驚疑，未幾，腹中早覺有些疼痛。那些伏侍的宮人見娘上腹痛，知道要生產，慌做一團，急忙整條分娩之具。不多時，早生下一個愛風流。太子好淫蕩的君王，衆宮人齊聲稱賀。獨孤后見

生的是个太子，又見有雙龍之兆，心下着實歡喜。正待收拾，只見寢殿外許多宮人，亂翻一齊亂喧嚷道：「不好了！官中怎麼失起火來，連天都紅了！你們尚然不知，衆宮人聽得這話，慌忙都跑到官外來看，正是：玄鳥赤龍曾降兆，繞星貫月不虛生。雌然德去三皇遠，也有紅光滿禁城。」

畢竟不知是那裏火起，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紳名節盡孝獨孤

蓄陰謀交歡楊素

詩曰

世。事。茫。茫。半。信。疑。從。來。真。偽。只。天。知。聖。賢。修。德。
元。無。奈。奸。佞。徇。名。却。有。私。猛。獸。欲。搏。身。轉。伏。大。
腸。將。運。翅。先。垂。眼。前。多。少。机。閃。處。轉。是。梟。雄。能。
識。時。

流。東。率。有。風。雷。變。訟。莽。終。將。社。稷。傾。除。却。當。年。
身。不。死。到。頭。真。偽。自。分。明。

二回

却說獨孤后，夢龍生了太子，忽然宮中宮外一齊都亂嚷道：「火起！」急忙叫人看時，那裏是火起，却是一道紅光，自獨孤后寢宮頂中透出，直衝於雲漢之間，映得滿天皆紅，就如霞彩一般。又聽得宮門外傳說：「四下間闌村巷，牛馬皆鳴。」獨孤后得此異兆，滿心歡喜。次早遣人報知文帝，文帝大喜，隨即親到寢宮來看。獨孤后奏謝道：「托賴陛下洪福，祖宗社稷之慶。昨夜幸生一子，并有諸般吉兆，遂把夢龍及紅光之事說了一遍。」文帝聽見紅光夢龍，知是人君之象，心中甚

喜及聽見墮下地來把肩跌斷又象大鼠心寸就暗
暗有些不快你道為何原來帝王與凡人不同但真
命天子初生時定然有些異兆就是文帝生時亦有
紫氣充庭五六歲時曾在門前戲耍偶有一個尼僧
看見大相驚訝因對皇妣說道此兒相貌稀奇來歷
甚異他日必然大貴但不可在市俗人家撫養掩了
他的聰明小了他的心志遂別尋了一間幽靜館舍
將文帝移到裏面親自殷勤教養一日皇妣抱文帝
于懷忽見頭上真奇生出角來遍身長起鱗甲皇妣

文帝固奇尼僧更異。驚慌不覺失手墜地。尼僧連忙抱起說道：「勿驚我兒。使他晚得天。不後來文帝果成了。帝業故文帝占往。登來就曉得。湯帝不是个冷終之器。此時也不說出。只朦朧稱好。獨孤后道：「既有異兆，料能繼述。願陛下賜一佳名。」文帝道：「御妻夢金龍摩天，就取名叫做阿摩。何如？」獨孤后大喜道：「乳名佳矣。何不並賜一个大名。」文帝道：「爲君必須英明，就叫做揚英罷。」又想道：「創業要英明，守成還須寬廣。不如叫做揚廣。」獨孤后喜道：「揚廣最妙。」文帝取定了名字，隨奉班詔，四方大赦。

天下次日文武百官皆上表稱賀此時海內承平朝廷無事光陰迅速撚指之間湯帝漸已長成三歲時在宮中開戲文帝抱於膝上細視良久因對獨孤后文。帝。知。子。可。謂。明。矣。然。終。為。獨。孤。楊。素。所。惑。情。說道此兒眉宇峻峭笑聲帶殺不愁不富貴但恐破哉。吾家者亦此兒也獨孤后笑道陛下差矣安有破家兒得富貴之理以妾看來到底不過是一個藩王耳陛下何須過慮文帝但笑而不言湯帝十歲時即好觀古今書傳并天文地理至於方藥伎藝術數等書無不通曉只是性情偏急陰賊刻忌好釣索人情喜

用智術獨孤后見他聰明敏慧好讀書有智畧有識見心下甚是愛他每在文帝面前稱揚不絕文帝見他年已弱冠又且獨孤后十分鍾愛恐怕在宮中做事來因對獨孤后說道楊廣近已長成留在宮中無益二字有益甚。是無益朕欲封他出去待他經歷世故做个賢王不知御妻心下何如獨孤后道陛下之意甚善只是賤妾一時捨他不得文帝道捨得捨不得終須要去獨孤后道既如此恁憑陛下便了必須選擇近地以便不時召見文帝道這全使得隨御者各衙門一面

選納王妃一面擇近地起造王府一面製辦封王儀物真個朝廷家事情雷令風行不多時司禮監早選了一個王妃叫做蕭氏工部已擇了晉陽地方蓋起了王府各有司禮儀物飾俱已齊上整上文帝見諸事完備隨勅封煬帝爲晉王煬帝既封了藩王不敢久停推了月餘只得拜辭起身獨孤后賜宴送行母子二人那裏捨得痛哭了一場方纔分手文帝又勅令百官送出都門這一日車馬儀從與欵賜禮物十分顯赫正是

朝廷愛子出封王

錫玉分珪道路光

試看皇家真富貴

五雲縹緲接天潢

煬帝受封而出雖賜賚之多一時無比然終不如東

宮太子朝夕隨朝多少威權在手煬帝一日在王府

中間居無事因自忖道我與太子一樣弟兄他却奸雄想與自與人異是

皇帝我却是臣子日後他登了九五我却要山呼萬

歲去朝他這也還是小事倘有毫釐差池他就要害

我性命若只管戰兢兢上我平生之欲如何得逞除

非謀奪了東宮方是我一生快樂日夜思量再無計

策四見王莽中... 智畧遂密上與他商議元來那段達爲人呵

賦性最貪設心尤忍天生就小人肝膽自習成
奸險肚腸口角終開喉生萬七轉机関着頭一
蹙便有千手條計策傾排伎倆自詭如神曖昧
行藏人看似鬼在百般婢膝奴顏只一味貪圖
富貴

段達聞揚帝喚他連忙進宮來見因問道殿下喚臣
不知有何使令揚帝遂將要奪儲位的意思細上說

二日

五

了一遍與他計較段達沉吟半晌說道此事非同小
可必先廢了太子方有可圖之計楊蹄道太子正位
東宮已久怎麼廢得段達道若要廢他除非如此如
此這般這般湯帝聞言大喜便差幾箇能事的內相
暗上打探東宮過失原來東宮太子楊勇爲人寬厚
楊勇本有冲元有可廢之抗
索意任情毫無矯飾之行心雖孝友只是不矜小節
就是問安視膳的禮教他也疎略不甚在心因此獨
孤后早有幾分不悅又見他內寵甚多嫡妃元氏轉
不甚相得到與嬖妾雲氏十分綢繆恩愛宮中起坐

的禮節及飲食服色二人俱是一般全不分嫡庶體
統獨孤后更加不快忽一日元妃無病暴歿獨孤后
只疑是雲氏加害愈覺懷怒在心太子是個直朴之
人一毫也不知道不想一樁七一件七都被煬帝採
知煬帝真个梟雄曉得獨孤后怪人寵妾他就獨與
奸雄作用着也但是蕭妃共處千恩百愛並不旁幸一人又時七遣人進
宮問候逢着良辰佳節便採買奇珍異寶殷勤貢獻
那獨孤后元是箇要強的皇后見煬帝這般孝敬如
何不喜煬帝有心要圖大事凡下日所爲皆小心謹慎

毫忽不敢放縱行之歲餘內外人情都稱頌晉王仁厚煬帝見有些光景又與段達密謀道事已至此計將安出段達道此事机括雖動但不知太后真意若何須殿下親自入宮面見太后討一箇的確消息方有下落若只捕風捉影恐太子根蒂固一時難得動搖煬帝聞言點頭道卿言是也遂作表一通差官奏上懇求面朝表文上寫着

晉燕臣不孝男廣稽首頓首百拜奉表於
父王自王帝膝下男廣久違侍日時切瞻雲遠睽

定省望北闕而馳心近想隨朝守南宮而墮淚
雖恩連毛裏四海漁若一家然義隔天涯咫尺
不能三至願賜一覲天顏奉萬年觴於左有再
瞻日月獻四海頌於庭幃則孺慕之誠或可少
盡而源七之恩直銘佩於無涯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文帝覽表大喜道吾兒眷慕親恩真大孝也既要來
朝有何不可隨即批旨道覽奏具見吾兒孝思朕心
嘉悅着卽日來朝以盡父子慈孝至意賜帝得旨心

中大喜，慌忙打點入朝。他知道文帝崇尚節儉，遂將河詩細心車馬侍從，純用樸素，只暗上的備了許多珠玉寶貝，來獻與獨孤后。一徑到了午門，少不得要候旨宣詔。朝房中早有文武官員接住，朝見煬帝。正要交結衆官，便八有作州和顏悅色，一个个俱加禮厚待。先問些治家治國的道理，後講些憂國憂民的話頭。這些百官，那識得如雄作用，都稱贊道：「好一箇仁厚賢能的晉王！」少頃，有旨宣晉王入宮。煬帝方纔別了衆官，整步從東華門而入。此時文帝駕御瑤泉殿，煬帝遠上望見，就

在丹墀下，五拜三叩頭，拜畢奏道：「兒久離膝下，不勝眷戀。今得望見，慈顏私心慶幸。」文帝道：「吾兒起來，朕亦時常思汝，但恨國家有體，不能朝夕接見，甚是快快。因命賜坐，留宴喫了幾杯。」文帝問道：「汝在國中，何以治民？」湯帝便逢迎文帝的意思，說道：「百姓皆賴父應答處俱有理，豈不破他補遺。」皇應答處俱有理，豈不破他補遺至治，熙應答處俱有理，豈不破他補遺上應答處俱有理，豈不破他補遺，兒柔懦無才，焉敢更張，但不過節取儉，用少恤民力耳。」文帝大喜道：「汝能節儉，吾無憂矣。」少頃宴罷，文帝說道：「汝母親甚是思汝，上可入宮去一看。」湯帝謝了恩，領旨竟望後宮而來。獨孤后聽

見場帝來朝，滿心歡喜，卽忙宣入場帝，朝畢，就將許多禮物，親手献上。獨孤后說道：「思親來朝，便見吾兒大孝，何必又要禮物？」場帝道：「母親恩德如山，些須薄物，不能報萬分之一。」獨孤后道：「吾兒這樣純孝，安得你常在左右？」媿吾晚景。場帝說道：「母親愛兒，真是天高地厚，但恨兒福薄，遠違膝下，徒有一點孝心，不能展也。」母子二人各訴心曲。場帝真是個奸雄，說了半口一字也不說到東宮身上，只等到天色傍晚，將要出宮，他便故意做出個欲去不去的光景，要說不說。

的形狀那獨孤后見了便問道吾兒有甚心事何不
明上奏我却如此蹴踘不安楊帝見問就拜伏在地
哽上咽上啼哭起來獨孤后將手撫住說道我兒有
話就說不必悲傷楊帝拭着眼淚低上說道兒世愚
蠢不識忌諱因念親恩難報時常遣人問安東官說
兒覬覦名器諂事母親必要害兒性命念兒不肖遠
在外藩東官朝夕左右恐一旦謔言四起天高難繫
或一杯鴆或三尺帛兒不知死地所以時上恐懼而
悲也望母親曲賜保全與兒做主說罷又哭獨孤后

聞言忿然大怒就斗太子的小名說道現地我元來如此可恨他自己不孝又要妬忌別人就是我當初選元氏與他爲妃從來沒有疾病忽然一旦暴亡他却與阿雲兩個日夜淫縱歡喜快樂豈不明亡是他害了如何又謀及兄弟我在他尚敢如此我若一旦死了汝自然是他口中魚肉况東宮又無正嫡明日聖上千秋萬歲之後斗吾兒向阿雲面前稽首稱臣亦大是痛苦事情吾兒你安心回去我自有區處決不與他得志揚帝聞言心中暗喜方纔拜別出宮回

王府而去後人有詩感之

君子心腸平似水

小人口舌巧如簧

日從萋菲織成錦

會見龍蛇亂帝鄉

煬帝得此消息滿心歡喜回到府中隨與段達商議
段達道太后既肯做主便有七八分光景但太子乃
國家根本立東宮時天下皆知若只太后一人要廢
未免涉私皇上如何肯聽就是皇上聽了百官也決
然不服煬帝不悅道若如此說豈不枉費了許多心
机段達道心机到也不枉費只怕還有心机不曾費

到臣聞衆口可以鑠金，以臣愚見，還須交結一個有權望的大臣，使他檢摘太子的過失，先在外面彈論。然後太后從中詆毀，內外交攻，皇上自然深信，百官自然聽從，方是萬全之計。若輕舉妄動，誠恐太后一人一口，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將一場好事轉弄壞了。湯帝聞言大喜，道：卿言深得人情，雖隨何借箸，陸賈持籌，不過是也。但大臣有權勢者，當今朝中非楊素不可，爭奈這個老兒爲人剛愎驕傲，又倚着自家的功高位尊，孤又是封山的親王，管他不着，恐一時交

結他。不來。如之。奈何。段達。說道。臣。想。楊。素。是。個。好。大。喜。功。之。人。外。雖。悻。悻。其。中。未。必。無。欲。况。當。今。太。子。不。達。世。務。待。他。辭。色。甚。嚴。此。老。心。必。不。平。定。懷。異。念。殿。下。若。肯。卑。辭。厚。禮。結。之。以。恩。誘。之。以。利。不。怕。這。老。兒。不。甘。心。為。殿。下。驅。使。煬。帝。道。言。雖。有。理。却。如。何。結。起。段。達。道。殿。下。只。消。辦。一。副。厚。禮。容。臣。拏。去。送。他。七。無。故。受。礼。必。然。歡。喜。要。來。朝。謝。那。時。賜。宴。款。留。酒。席。間。謗。七。以。言。相。餞。自。有。分。曉。煬。帝。聞。言。滿。心。歡。喜。道。若。得。事。成。富。貴。共。之。決。不。負。卿。大。功。也。二。人。計。議。已。定。

隨備黃金百兩彩段百端名馬一匹寶劍一口并諸般禮物次早段達領了竟投楊府而來此時楊素已進封越國公執掌朝綱是當朝第一一個有權勢的大臣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府門前好不赫然顯耀有西江月一首爲證

紫氣遙連雙闕紅雲直接三台
槐堂棘院赫然開
紫氣遙連雙闕紅雲直接三台
槐堂棘院赫然開
開際戟橫增氣槩
閣上恩光日月塔前然諾
風雷百官總已聽端裁
真是當朝鼎鼐

段達到了府前見守門官吏即將禮物投上說道我

是晉王府差管，要求見老爺。衆官吏聽見，是王府差官，不敢停留，卽忙擊鼓傳報。少頃，楊素陛聽，問道：「晉王差官可有令旨？」左右稟道：「沒有令旨，只是差官送禮。」楊素自思道：「我與晉王雖無統屬，他却是當今皇后的愛子，新來又有此賢名，他既好意來送禮，來官須以禮貌相待。」隨叫請進來。左右得令，不多時將段達引至階下。段達望見楊素，不敢進廳，就要在階下行禮。楊素忙走出廳來，叫左右攙住，說道：「公奉王命而來，不比等閒，何須如此過謙？」遂要讓段達入廳。段

達再三不肯道，上公乃朝廷元輔，小官不過王門一
走吏，自當叩首階下，焉敢犯上下之分。以辱王命，楊
素道：王命在身，豈有不就客位之理。又叫人挽入，段
達方敢在廳上拜了四拜。楊素讓坐，段達又推辭了
一會，終在旁邊坐下。卽將禮物獻上，說道：晉王仰慕
上公的威名德業，不啻飢渴，但恨分封外藩，不能時
接光儀，曷勝景仰。今無以爲敬，聊具微物，救種水伸
好賢之意。望上公笑納。楊素道：老夫乃一介武臣，有
何德能，敢勞晉王如此鄭重殷勤下交，隆恩已自不

朽。又賜這許多厚禮，如何敢受？段達道：「些須薄物，晉王再三申敬，上公若拂然却之，是怪晉王好賢不誠。了。楊素道：「卻之固不敢受之，實無名。」段達說道：「彤弓，言外有微詞之意，老假亦善爲說詞。之貺，緇衣之好，詩人稱之，况珠玉幣帛，元是旌賢之物。昔湯聘伊尹，先主聘臥龍，皆是物也。何謂無名？楊素道：「伊尹臥龍，吾何敢當。」段達道：「晉王視上公，猶過於二人。」楊素道：「既蒙晉王垂愛，只得拜受。」隨叫左右將禮物收了進去。須臾茶至，楊素接茶在手，又說道：「前日晉王來朝，老夫在朝房中，忽上望見，真是隆準。」

龍顏天日之表今又如此愛才海內稱為賢王信不

字上俱打動揚素老段大通

虛也段達道晉王德意淵涵小臣也不能仰窺若論

尊敬賢能一段真誠果是古今少有二人攀談了一

會茶罷三鍾段達不敢久留遂起身告辭賜素道晉

王既無令旨老夫也不敢具表稱謝煩公轉達老夫

朝政稍暇即當面奉謝段達領命拜辭而去這正

是

任君破網與吞舟

香餌投時自上鉤

多少黃金移帝座

笑他四皓自安劉

段達辭了楊素，忙回王府將上項言語與楊帝說知。楊帝大喜道：「楊素若可動大事，不慮不成矣。」遂一面差人暗去打聽，一面安排筵宴伺候。只等楊素來朝。過了五七日，楊素真個前來朝謝。此時晉王府中早有人報知。楊帝即差段達并一班王官，遠去迎接。楊素自恃他是有功老臣，騎了一匹馬，帶領着無數跟隨，吆七喝七，直衝至王府門前方，縱堯住。段達與一班王官齊上前迎着，就在馬前打一個恭，說道：「晉王有旨，聞知上公遠臨，着某等在此迎接。楊素下了馬。」

慌忙答禮道有勞諸公。晉王陞殿願為引見。段達道
 吾王在殿上拱候多時。說罷衆官便簇擁着楊素竟
 進殿來。煬帝見楊素將到。忙迎下來。說道賢卿治國
 勤勞。朝儀免了。只是常禮相見。楊素再三請朝。煬帝
 不允。楊素只得尊旨一拜而起。煬帝隨命賜坐。楊素
 坐定。因奏謝道。老臣無尺寸之功於殿下。轉蒙聖惠。
刺入大着痛痒
 下頒使老臣受之。有愧。煬帝道。賢卿何出此言。孤家
 江山社稷。犬豕皆賢卿所造。何言無功。此須小敬。尚
 不能酬萬一耳。楊素道。老臣犬馬微勞。除皇上之外

自分無人記憶不意殿下尚殿上垂念老臣沐知選
之思不淺矣暗殿東宮明排揚揚帝道孤聞悖德者不祥有一等庸愚
之人每日裏錦衣玉食以爲固有並不思是誰之功
殊可痛恨揚素道殿下念及此真仁厚之主也使臨
天下則四海皆受其福矣揚帝道賢卿兮哂孤徒有
其心恨不能行耳正說話間左右排上宴來二人相
遜入座須臾之間水陸並陳笙歌遞奏筵席十分豐
盛但見

觥籌錯雜食色繽紛庖甘煮美脰唇鯉尾列盈

筵膾異烹，絲麟掌駝蹄，堆滿案青絲，低繫金壺。
紅映珊瑚素手，高擎玉碗光浮，琥珀翠往珠來，
座上琳瑯時耀目，曲終樂奏，階前絲竹不停聲。
品出上方真，小千金一饌，筵開寶殿，果然方丈。
盈前，任地將相公侯，不似王家富貴。

楊素是个老奸巨猾，見楊帝儀文隆重，情意綢繆，其
中動靜早已參透，几分因自忖道：文帝老矣，太子淫
放，疎畧，又不達世情，一旦傳位富貴，豈能常保？到不
如扶持晉王做箇天子門生，不怕他不還我富貴。飲

到半酣之際，轉以言挑煬帝道：「殿下聰明仁厚，海內推戴賢於東宮遠矣。當時建儲之議，不聞老臣有異。就是皇上與太后也，欠斟酌了。」煬帝遜謝道：「慚愧，吾兄正位青宮，賢卿職居台鼎，君明臣良，正好受享富貴，何以此言相戲？」楊素道：「殿下有所不知。太子待老臣至薄，今蒙殿下厚愛，老臣尚有轉日移天的手段，但不知太后意旨何如耳。此係真心，豈敢相戲。」煬帝聞言大喜道：「賢卿既有此美意，孤實不相瞞。太后見東宮縱妾，怨妃不敬大臣，奢淫無度，久欲廢立。」

但慮外庭無一大臣相爲表裏，不利賢卿。慨然有伊霍之心，真不穀之大幸也。倘蒙提挈，此恩永生不朽矣。因滿斟一金杯，自起奉於楊素。說道：賢卿滿飲此杯，富貴當共之。楊素接杯在手，一飲而乾。說道：此事但恐太后不從耳。太后既有此心，老臣效力有何難哉。明日進朝，自有區處。你看楊帝、楊素兩人都是奸雄，言談之間，你籠絡我，我駕御你。說幾句與幾杯，直飲到日色平西。楊素方起身謝宴告辭。楊帝親送出殿門，直到滴水簷前，纏住依舊是段達一班王官送。

出府門止馬再三鄭重而別楊帝與段達進府中商量歡喜不題却說楊素上了馬一路上躊躇道此事雖如此說還須見過太后詩个實落消息方好放心下手只是太后久不朝見如何得个方便須臾回到府中展轉尋思並無計策只因這一尋思有分教君臣乖戾骨肉傷殘錦繡江山都變做風花雪月正是
奇貨無如天子貴
謠言便是小人恩
可憐喋血千秋慘
博得君臣幾日尊
畢竟不知有何計策且聽下回分解

(原
闕)

艷
史
第三回

一一三

話說楊素自晉府宴歸，要爲晉王謀奪東宮，保全皇室。貴思量了一夜，要見太后再無計策，展轉之間，不覺天色微明，只得起來梳洗入朝。此時正值三月初旬，艷陽時候，百花開放，百官朝賀畢，正欲退朝，也是朝廷合當有事，只見禁院中一箇內相傳出一道旨來，說道：百官無事退朝，單留越國公楊素御苑賞楊梅。百官得旨，俱各紛紛散去，只有楊素一人被衆內相簇擁着，覓進御苑而來。元來這苑中百花俱開得茂盛，獨有這株楊梅樹，比衆不同，又高又大，開花無數。

異香撲鼻真箇是壓倒群芳占盡人間春色有詩爲証

名依天子貴。

根長帝王家。

香氣濃成彩。

花容紅映霞。

風光三殿厚。

雨露九重除。

自是開時運。

非于春獨華。

楊素被召入苑心。相喜道今日机緣甚巧。或者晉王有福也未可知。在苑中等設多時只見香風動處文帝與獨狐后金輦而來楊素看見慌忙俯伏在地

三月

二

豐 巧
迎接原來楊素也是弘濃華陰人與文帝同鄉文帝
在周爲丞相時楊素也事周爲儀同三司自幼往來
甚密獨孤后時上相見故文帝登極之後恩寵獨隆
時常賜宴皇后俱不迴避當日文帝與獨孤后駕臨
便殿楊素朝賀畢文帝卽叫賜坐楊素坐定文帝說
道當今海內粗安廟堂無事且喜苑中楊梅盛開故
聊治一尊與卿少盡君臣之樂楊素去謝道屢蒙賜
宴聖恩隆重微臣何以克當文帝道朕與卿鄉里故
舊非他臣可比况卿佐朕平定中原削平江左不知

受過多少辛苦今日太平正該同享何須謙讓說話
間衆內相排上宴來上邊二席文帝與獨孤后南面
坐了下邊東側首一席賜楊素橫階錫素因時常賜
宴慣也不十分推辭謝過恩竟自坐下酒行數巡文
帝忽說道自晉家微弱偏安江左中原地方就被衆
胡人瓜分割據了三百餘年經歷過四五朝帝王皆
是南北分治不想今日被朕以一劍而掃清寰宇萬
方一統殊爲快事楊素道陛下以神武渾一中原還
土之富不獨高齊梁諸君恐從古帝王未有如此之

盛獨孤后問道當今天下有多少郡縣楊素道郡有

增界戶口亦云盛矣

一百九十縣有一千一百戶口有八百九十萬有零

若論地方自西至東有九千三百里自北至南有一

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還有邊荒臣伏者不笑文帝

大喜道人生事業至此可謂極矣今與卿對春光而

痛飲花前亦不爲過也楊素道陛下至治雍上萬民

樂業今日稱觴獻壽正天心人意以報陛下何過之

有文帝大喜隨命進酒正是

封疆湯道似金湯

治世還須治世王

留得奸臣居肘腋

自然有禍在蕭牆

二人談一會國政論二會民情又講一會眼前花開
的茂盛又說一會往日得天下的英雄真是君臣一
體無忌無猜爭奈楊素一心只想着晉王的事體欲
要開口又未曾開口會太后欲不開口又怕失了機會
心下十分惆悵真个事有湊巧暢飲了半日文帝忽
然起身淨手那楊素終是奸雄得了這個空兒就對
獨孤后說道晉王仁孝恭儉中外稱揚前日來朝時
諄上問國計民生真當代賢王也若得東宮如此便

是天下之福社稷之慶那獨孤后久有心在場帝被
楊素一句話打動了心事便泫然下淚道我兒楊廣

自幼讀書好學有智略識大義居家儉朴待人温和

開口便怪人罷後畢竟好為官也

又百般孝順就是處房幃之私亦是可憐我常常遣人

去看他與新婦都是同寢同食並不與姬妾淫縱豈

如東宮楊勇把元妃謀害了却日日共阿雲酣飲全

不像個儲君體統近又聞得要謀害楊廣殊為可恨

我所以益愛阿摩者正為此也說未了文帝早已回

座楊素知獨孤屬意晉王文帝料難做主便大言道

天下莫安再無他慮，只愁太子仁孝有虧，恐難爲社稷之主。文帝驚問道：楊勇一向諱謹，無過，卿何忽出此言？楊素道：陛下不知，近日太子荒淫酒色，又私蓄兵健，十分狂妄。陛下還須加察。文帝沉吟，借未及答，獨孤后便接說道：卿真忠臣也。楊勇不必論，其他只日夜酣飲，縱妾殺妻，便是不仁。問安視膳，全不在心，便是不孝。我正以此爲慮，不意卿有同心。昔言人骨肉之間，真忠臣也。文帝見太后與楊素一般說話，便也疑心道：楊勇若果如此，便是朕心腹之憂矣。楊素

道陛下若不信，只消差幾人近侍細七打聽，便知端的。文帝依奏，隨傳旨召玄武門。至於至德門，每門俱着近侍十人，密上訪察。東宮過失，不許隱瞞。虛報衆人領旨而去。正是

豺虎之心

蜂蠆之口

利似劍鋒

甜如醇酒

乘間一言

天倫不守

彼何人哉

有此毒手

是臣又次一... 天色漸晚，楊素起身，謂... 而出文

帝與太后依舊並輦回宮不題却說楊素逆言既行滿心歡喜回到府中忙寫書報知晉王楊帝得信大喜卽喚段達商議段達道皇上既着人訪察殿下須多將金帛買呢近侍叫他將無作有以虛報實多開些過惡方得聳動皇上楊帝道十分虛了恐父王查出便段達道這不難容臣親到東宮賄賂他的寵姬幸妾訪他些隱微細曲的真實過犯一并奏知皇上自然大怒那時楊素在外撩撥太后在內王張何憂大事不成楊帝歡喜道卿言深得孤意隨喚心腹

宮人，多帶金銀，潛身入朝來買囉。近侍又備一分厚
禮去謝楊素，又叫段達親帶了奇珍異寶到東宮來
行事。真个錢神有靈，不數日內外紛上，皆喧傳太子
的過失。有說太子荒淫無度的，有說太子慘刻不仁
的，也有說太子怨朝廷不讓位的，也有說太子私蓄
甲兵將謀不軌的。又有說太子要遣刺客暗刺晉王
的。一日幾起傳報進來，那文帝元是个性暴之人，見
人言洶上，便勃然大怒道：「這畜生焉敢如此在矣！」遂
傳旨將東宮衛護軍人并侍從官員查清名籍，盡付

有司掌管其私畜健兒盡行逐去不得容留一人又
傳旨各宮守門內相俱要嚴加防禦不許縱放東宮
近侍出入却說太子是爲備君原疎畧不得不與外
官交結每日只同姬妾們飲酒賦詩娛情而已不限
防手足間播起許多風波這一日忽見有司來稽查
侍衛冊籍并驅逐健兒心中方驚訝道父親好沒分
曉天下多少軍兵都閒散在外東宮幾個侍衛便要
稽查終不成怕他謀反待我親見父王奏明此事遂
駕小車帶領了幾個侍從竟望正宮而來元來太子

夕三十一日
去去去
一門出入要進正

狹路相逢冤家到

宮必要從朝堂穿過太子將到正殿不期剛上遇着楊素楊素見太子的駕來猛然着了一驚心中暗想道太子這一入宮備父子之間辨明心跡不獨前功盡棄其禍不小須嚇他一嚇使他不敢進宮方妙遂假作慌忙之狀俯伏在旁說道老臣楊素有急事奏知殿下太子忙將車兒止位道賢卿請起有何事奏孤這等慌張楊素道殿下難道不知今日曾有官來清查侍衛并驅逐兵健否太子道孤正為此事而來

不知父王何故，忽有此舉。楊素道：「殿下元來尚不知，虧他說得出道新來不知是那一個讒臣，妄奏殿下怨聖上不傳位。又私繕甲兵，要謀不軌。聖上信以為實，今早大發雷霆，便要差兵圍宮，是老臣再三以死力諫，保無此事。聖上氣纔稍平，故只清查冊籍，驅逐兵健。太子聽罷，驚了一身冷汗，說道：「是誰造此妄言，就該處死，奈何？」
反信謠言，轉欲加害於我父親，真老邁昏瞶矣。待孤面見父王，細揚素亦病矣上辨明，必殺此讒臣，以削吾恨。就要乘車進宮，楊素忙攔住道：「殿下差矣。聖上性如烈火，今

又在盛怒之下，匆匆往辯，倘觸其怒，一時禍有不測。却將奈何？太子墮淚道：「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倘觸其怒，猛捩一死，以明寸心。」楊素道：「臣聞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殿下雖欲自輕，如宗廟社稷何？」上不待老臣索性辯明，然後入宮謝罪，未爲晚也。太子低頭想：「一想真个怕文帝性暴，一時難辯。」因說道：「良言敢不聽從，只是這一段沉寃，還望賢卿代洗。」楊素道：「老臣自當効力，不勞殿下多囑。」太子道：「罷。」竟含淚回東宮而去。楊素看太子去遠，隨即會

同臺諫御史等官同上表奏太子因逐去健兒大言
怨望不孝之情弊顯然此皆東宮侍從峻謀之故伏
乞勅下法司究問文帝得表大怒道逆子敢如此猖
狂豈堪托以社稷二語太毒因對獨孤后說道楊勇不肖朕欲
廢之因念天倫有所不忍獨孤后道陛下念天倫獨
不念社稷乎文帝點頭道御妻一言定矣遂傳詔將
太子廢為庶人禁錮於內史舍中給以五品料食東
宮宮屬着楊素會同法司勘問定罪楊素等領旨隨
望東宮而來早有人報知太子太子道楊素許我辭

也明爲何又有此旨。左君道：此皆楊素爲晉王奪儲位之謀。殿下爲何深信太子方纔省悟，說不了。楊素已奉旨到來，先將侍從官員着法司拿下。隨即逼勒太子移入內史舍去。太子再欲入朝辯訴，誰人肯容。只得望北大哭道：兒得何罪，竟遭廢棄，兒死不足惜，但恐奸人得志，社稷不能保矣。言罷，又哭。左右聞者，人人俱各下淚。百官明知其冤，俱怕楊素權勢，誰敢替他奏辯。楊素又將東宮官屬嚴刑拷問，俱假成入獄。

楊素譏言亂國有詩感之云

他家父子元相好 一句謔言便中傷

始信小人善斐口 斷人天性喪人邦

因文帝聽言不明亦有詩傷之云

無黨無偏說至公 如何一味信奸雄

休言婦婦能長舌 自是君王耳不聰

因蜀孤譖子乳國亦有詩悲之云

分明一腹同胞子 愛惡移時兩樣看

謾說始夫子種惡 請兒腸肚十分殘

文帝既廢了太子獨孤后又擅毀道東宮乃國家核

三回 十

本不可不定。吾兒楊廣，仁慈孝儉，何不早日立，以安天下之心。文帝道：朕亦有此意，遂傳旨立晉王楊廣爲太子。楊帝奉旨，喜不自勝，先具表謝恩。隨即擇吉來朝，移居東宮，侍奉文帝、獨后十分孝敬。三日兩日定一遍進宮間安，接待百官一味深情厚貌，謙上謹上。又暗上備禮致謝楊素，內外人情到十分相安。却說楊勇禁錮在內史舍中，自思無罪，欲要申冤，又無路可辯，只得扒在高樹頂上，日日號呼，指望天又帝聽見，念父子之情，放他出來。原來這內史省緊上與皇城

相靠楊勇自自呼冤叫屈衆官們聽見不敢隱瞞隨
報知文帝文帝見說也有些動念怎當得獨孤
后再三攔阻楊素聞知又上二本說楊勇情志昏亂
近爲癩鬼所迷倘宥其罪定爲國家之害文帝見他
二人如此只索罷了正是

君心不似光明燭

俊口真如射影沙

臣庶不須憂治國

願君父子好齊家

獨孤后既立楊帝爲太子心下十分暢快常對文帝
說道妾有楊廣朝夕侍奉晚景不愁寂寞矣誰知日

不知此時還能如否

月無情年華有限忽一日霜露爲災寢疾不起不數日而崩文帝痛哭了幾場感傷不已隨命禮官治辨喪儀停喪於白虎殿天下掛孝二十七日擇吉塋於泰陵後人有詩單道獨孤之婦云

夫嬰兒兮子奇貨

以愛易惡移帝座

莫言身死婦根凶

婦已醜成天下禍

自獨孤死後文帝見宮中寡寂莫遂傳旨於後宮嬪妃才人中選擇美麗者進御自有此旨滿宮中人人望幸個上思思誰知三千寵幸只在一身如何選得許

多選遍六宮，僅七選的兩個，一個是陳氏，一個是蔡氏。陳氏乃陳宣帝的女兒，生得性格聰慧，丰姿窈窕，真个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蔡氏也一樣風流嬌媚。文帝見了，喜不自勝，因說道：「朕老矣，情無所適，得此二人，足爲晚景之娛矣。」隨封陳氏爲宣華夫人，蔡氏爲容華夫人。二人雖僉承雨露，而宣華更加寵愛。文帝自此以後，日日歡宴，時時笑歌，比獨孤在日，甚是快活。不想文帝到底是創業皇帝，有些正景宮中，雖然歡樂，而外廷政事，一一皆在心上。每日

定早起臨朝。凡五品以上官員都引到面前講論。若遇有事時，往七講論。到日中不罷，飲食都是衛士們傳到殿上去喫。殊覺十分辛苦。及還宮，又未免要與二夫人周旋。雖然快樂，畢竟消耗精神。况年華在六旬之外，雖勉強支撐，終是將曉的月光，半晞的露水，那禁得十分熬煉。忽一日感了些微寒，就卧病不起。文帝是个明白人，曉得病因縱色而起到，轉思想起獨孤后來，忽然長歎一聲，說道：「若使獨后在日，朕如何得有此疾！左右見文帝有病，慌忙報入東宮。湯帝

聞報，隨即入宮問候。元來煬帝自獨孤死後，久在宮中暗上縱慾，只恐文帝知道，不得任心狂肆。今見文帝有病，外面奸詐故態假裝愁苦之形，心下轉十分歡喜。文帝那裡得知，見他侍奉殷勤，轉道他孝順，也是天厭其奸，合當敗露。一日清晨，煬帝入宮問候，恰上宣華去。人在那裡調藥，與文帝喫。煬帝看見宣華，慌忙下拜。宣華一時回避不及，只得忙上答拜，上罷，宣華依舊將藥調了，拿到龍床邊奉與文帝。文帝因宣華是他寵妃，與煬帝有庶母之分，也不疑心，竟轉過身子喫。

藥。誰。知。陽。帝。是。个。色。中。餓。鬼。看。見。宜。華。早。已。魂。消。魄。散。如。何。禁。不。得。住。一。腔。忿。火。直。在。榜。邊。不。轉。珠。的。踰。牆。細。看。怎。生。打。扮。但。見、

黛。綠。双。蛾。顰。黃。半。額。蝶。練。裙。不。短。不。長。鳳。精。衣。寬。寬。且。窄。腰。暗。似。獅。金。步。搖。長。翠。鳴。珠。鬢。髮。如。雲。玉。盤。頭。掠。青。拖。碧。乍。迴。雪。色。依。上。不。語。春。山。脉。上。幽。妍。清。情。依稀。似。越。國。西。施。旋。轉。輕。盈。絕。勝。那。趙。家。合。德。飽。冶。銷。魂。容。光。奪。魄。真。个。是。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官。粉。黛。無。顏。色。

楊帝偷看了半晌，見宣華美麗異常，心頭慾火如焚，恨不得一碗水將他吞下肚去，只得着文帝眼睛不敢做聲，不好動手，他就心生一計，到連忙走出宮來，立在分宮的抱路上等候，料道宣華出宮必由此路，經過撞見時，便好與他調戲。真个宣華看文帝，藥見文帝微上睡去，因連日辛苦，也要到後宮歇息，隨叫宮人們伺候着，竟自悄上走出宮來，不想剛走到分宮路口，早被楊帝接住。老面皮深上一揖，說道：楊廣不孝，不能侍奉湯藥，勞夫人辛苦心甚不安，今特在此。

致謝宜華慌忙答禮道：「賤妾侍奉不謹，致皇上有疾，遺憂殿下，罪在不赦。蒙殿下寬宥，已為萬幸，何敢言勞。」此詩只角脚中已無父久矣。向况庶母乎。今日自速其死，令夫人孤悼寂莫，揚鬚甚，是憐惜夫人為何友如此。說宣華見楊帝，殊色不正，便拂衣要走。楊帝忙將身攔住道：「夫人求少住，金蓮我揚廣還有一句肺腑之言，願夫人垂聽。」宣華道：「殿下有何令責，望速明言。」妾官中有一事，楊帝道：「楊廣生，平慕色，而從未覩夫人之天姿，今得相筵，實天緣奇遇。三生之

幸也。倘蒙錯愛，我楊廣死生難忘。宣華正色說道：妾雖宮闈妃媵，已經聖上收備掖庭，名分攸闕，豈可相犯。殿下請自尊重，煬帝笑道：夫人如何這般認真。人生行樂耳，有甚麼名分不名分。便將手來扯宣華的衣服。宣華見煬帝動手來扯，心下着慌，急得滿臉通紅。厲聲說道：殿下這個使不得。青天白日，使不得在開何如。宮掖之中，要行淫亂，聖上知道，恐禍有不測。殿下不要惹事。煬帝笑道：父王已是將死的皇帝了，夫人到不怕活皇帝。只管講那死皇帝怎麼。夫人今日不肯做人情，恐

體月

情急矣。便不覺做出許多舉態。

明日要做人情時，却遲了。場帝口裡說着，眼睛看着，臉兒笑着，將身子一步一步只音漸上。挨將上來，宣華見事不諧，知道決不能走到後宮，連忙徹回身，望文帝寢宮裡，一道烟花翻柳舞的跑了。場帝只因宣華貌美，淫心蕩漾，一時高興，說出許多話來。及見宣華跑回文帝寢宮，心下也有幾分着忙，又不好跟進宮來，只得退出外殿，沉吟惆悵，起坐不安。因思宣華被我逼了這半晌，若是假惱，跑去自然罷了。倘或真心不喜，竟對父親說知，如何解救？就連這東宮

都有些不穩，又想道：父親見我平日忠厚，他就說了也未必肯信。又想道：宣華雖是父王寵妃，我却是个諸君，他如何敢搬我的是非？又想道：宣華這般美色，一時不能到手，如何區處？心下埋怨一回，又安慰一回，又思想一回，十分憂疑不決，只得暗上的差心腹宮人打聽，只因湯帝做出這一場來，不覺十年奸計，一旦成灰，父子天倫，有如陌路，正是：

砥。鉄。到。底。難。爲。玉。 野。鳥。如。何。敢。認。爲。
任。是。彌。縫。神。鬼。秘。 終。須。做。出。大。家。看。

不知真

人官去畢竟說此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不發喪 楊素美權

三正位 阿摩登極

詩曰

高談闊論且從容，凡事須留一着鬆。
室裡從來須誰引入社中，狐兔自遺踪。
權歸億斷心多悔，聽到偏私耳便壅。
識得鹿兒非是馬，青蛇早已化為龍。

一時慾火燒難戒，千載淫風吹不休。
試問玉人誰是主，夕陽衰草滿宮愁。

史

第四回

艷

第四回

一三四三

話說宣華夫人被湯帝逼迫慌了忙忙的跑進宮來
不期走慌了頭上一股金釵被簾鈎扯下副落在一
个金盆上當的一聲響猛將文帝驚醒文帝睜開眼
看時只見宣華慌做一團文帝因問道你為何這等
驚慌宣華着了忙一時應答不出只推低了頭去拾
金釵文帝又問道朕問你為何驚慌怎麼不答應宣
華沒奈何只得跪應道不不驚慌文帝見宣華光景
古怪隨叫到面前再仔細一看只見宣華滿臉上的
紅暈尚兀自未消口鼻中猶噤上喘息又且髮鬆衣

死大有可疑再將手去胸膛一摸只見心窩裡霹
的。跳。便驚問道大奇大奇此中必有緣故快上說
出朕不怪你宣華低了頭半晌不敢做聲文帝大怒
道你若不說定有隱昧之情當賜爾死宣華見文帝
大怒只得跪下說道妾蒙陛下厚恩死生不敢相負
陛下不必疑心妾若有隱昧之情當天誅地滅文帝
道既無隱昧之情何不直說却這般驚慌無措宣華
道陛下龍体不安不宜着惱妾故隱忍不言候陛下
萬安時一一奏聞未爲遲也今若說出倘陛下一時

動怒有傷聖志。妾雖萬死亦不能贖也。文帝是急性人。見宣華說話糊塗。便大叫說道。你若講明。朕到不惱。若是這等半吞不吐的活。上氣殺朕也。宣華推了一會。當不得文帝發急。催說料道支撐不過。只得含淚跪道。賤妾適欲回宮。走到分宮路口。只不期適遇太子。將妾攔住。要行淫亂。妾心驚懼。拚死跑回。所以言辭失措。有觸聖懷。望陛下宥罪。文帝聽罷。氣得他目瞪口呆。呆半晌說不出話來。宣華看見驚得魂不負體。忙將文帝扶定。墮淚說道。陛下請息怒。何苦爲賤妾。

微軀這般着急倘有傷聖體賤妾陪陛下也文帝繼
一口氣轉來便大叫道有這等事罷了罷了這畜生
悔之遲矣如何付得大事枉廢吾兒楊勇這都是獨孤后與楊
素誤我遂命火速傳旨宣楊素來左右領旨連忙出
宮去宣楊素却說楊帝自調戲了宣華心下甚是慌
亂及見傳旨宣楊素更着驚道宣楊素事體變矣如
何區處思量一回再無計策只得着人邀接楊素商
量此時文帝病已數日百官無主日日俱在朝房中
問安及見有旨宣楊素便都一齊到午門外探聽消

息却說楊素領旨隨着兩個內使竟入宮來。纔走到
大興殿前，早有東宮近侍邀住，說道：「太子在便殿中
求見楊素。」此時正與煬帝交好，忽聽見要見，便留內
使在殿上等候，竟先到便殿中來見煬帝。煬帝慌接
住，說道：「父王病中昏亂，事將有變，奈何？」楊素道：「
事已久定，爲何忽然有變？殿下不必着忙。」在廷諸臣
當自有公論。煬帝道：「賢卿乃社稷元老，吾家七事惟
賢卿可以主張，何必在廷？」諸臣因執楊素之手，低上
說道：「公能使孤得遂大志，孤定終身爲公，不敢有忘。」

楊素點首道：「陛下放心，老臣自有區處。」遂別了楊帝，走出殿來，依舊同兩個內使直入後宮來問疾。原來文帝着了這一氣，病体愈加沉重，睡在龍床上，十分悔恨。一見楊素來，便大聲說道：「卿誤我大事。」楊素道：「陛下玉体違和，請自保重，不知老臣有何事誤陛下？」文帝道：「吾兒楊勇，好好立在東宮，却攬撥朕廢了，便立楊廣，這一個畜生。」楊素道：「新太子一向仁孝恭儉，別無異說，何今忽違聖心？」文帝氣忿，說道：「好仁恭孝，平日皆假立名節，卿那裡知道？」今早欺朕有病，便

四回

四回

四

潛伏宮中，逼淫庶母，如此無狀，豈堪托以社稷。朕病
在膏肓，料不能坐卿。乃朕之心腹老臣，朕死後，必須
仍立吾兒楊勇爲帝。方見卿之忠義，朕死九泉，亦瞑
目也。楊素道：太子國之本也，國本豈可屢易。臣不敢
奉詔。文帝見楊素不肯奉旨，一時忿氣填胸，大怒罵
道：你這老賊，明與楊廣同謀，抗逆君父，你欺朕病篤，
不能殺你，你若不聽朕言，朕死去爲神爲鬼，定要殺
你。日報應。你以報此讐言，隨向左右大叫道：快呼吾兒楊勇來，快
呼吾兒楊勇來，連叫數聲，喉中氣力漸微，猛回過臉

去向內不言，楊素見文帝病勢危篤，再加暴氣攻心，料不能生，自知立皇帝的權柄都在手裡，不怕楊帝不來求他，便拿出奸雄面目腔板，見文帝氣息奄奄，全無一毫悽慘，轉揚上得意，走出宮來，實聲說道：「好個皇帝位兒，還不知是誰人有福消受。」楊帝在宮外，差人打聽，聞知楊素說出這話，心下十分慌忙，急上迎進宮來，接位。楊素問道：「勞卿費心事，不知如何。」楊素見楊帝辭色驚慌，他也不呼殿下，也不稱老臣，轉冷上似答不答的說道：「這都是郎君自做差了，非

弄權尤景，莫實得此。

奸雄面目，千秋如在。

干我事說罷不歡不採竟自要出朝去慌得个煬帝

連忙以手攔定說道煬帝蒙賢卿提挈之功得有今

以富貴片。以揚。素。亦是。頂。一。針。

日今富貴咫尺正好圖報賢卿賢卿若以煬帝不才

而見棄則賢卿從前一番辛苦皆置於無用之地矣

豈不可惜望賢公三思煬帝道我爲郎君費了多少

口舌机関方得到此地位不料郎君如此活蕩惹出

這場事來聖上已有旨仍立煬帝教我如何違背煬

帝道煬帝不才實負賢公然賢公豪傑之士必不忍

自負况太后在日曾以不肖托賢公望賢公始終玉

成不獨揚廣終身感戴太后在九泉之下亦佩明德
於不朽矣說罷就忙上。要跪將下去。楊素徐以手挽
住說道。殿下請起。何必如此。我非不爲殿下設謀。但
恐一動手。便成千古罪人。且謾上再作計較。楊帝道
事急矣。倘若延捱。百官打聽得改立消息。便有許多
議論。况且吾兄禁錮在內史舍中。去此不遠。倘有希
圖富貴者。奪門請立。又未免要生出事來。不獨楊廣
有碍。卽賢公亦吾兄之讐也。不可不慮。楊素笑道。有
老。夫。在。此。誰。人。敢。輕。舉。妄。動。旣是殿下如此傾心。只

得一發成就了。你罷。遂向楊帝附耳低舌說道：只須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楊帝聞言大喜。忙點額說道：是

是。是。隨分付東宮官張衡，叫他入宮侍疾。原來張衡

乃楊帝心腹。聞言解意，領了命，竟大踏步直入寢宮。

而來。此時文帝病已十分沉重。叫此時追悔何用一會吾兒楊勇，怨

一會獨孤誤我，罵一回殺這老賊。又昏七沉七睡去。

左右近侍，雖然聽得，都曉得楊素與楊帝的手段。那

个敢替他傳旨。可憐文帝一世梟雄性，如烈火，想當

日漢位的時候，何等威勢。今一旦臥病也，落在奸人

奸雄到頭在此

之手。後人有詩感之曰

當年只道臣如虎。

今日誰知子似狼。

多少英雄都使盡。

不知天意有商量。

文帝昏臥龍床之上。惟宣華與容華二人守在面前。欲要替他傳旨。宣召楊勇。又沒這大力量。欲待不理。心下又十分慘傷。二人只是相對掩淚而哭。張衡進得宮來。看見文帝奄奄昏睡。宣華們凄惶無主。便宜言說道。聖上無故暴疾。却將太子謫逐在外。外面文武百官俱紛上議論。聖上倘有差池。恐怕二位娘娘

不能辭其責。今日到此地位。尚不知避。豈必欲斷送。了聖上之命。方纔罷手。容華夫人被張衡這幾句話。嚇得啞口無言。慄上驚戰。只有宣華夫人含淚說道。妾等受皇上深恩。恨不能以身代死。倘有不諱。敢望獨生。若要追究。懷與心。老人天地鬼神。自然昭鑒。汝何必多言。張衡道。有無與心。明目百官自有公論。但娘七死節。此時還略早些。且請少退一步。讓皇上靜養。就死也不要死在宮妾之手。壞了皇上。一。生的。英名。宣華與容華曉得張衡是東宮心腹。料道拗他。

不過只得向文帝龍床邊拜了幾拜帶領眾姬妾們
哭回後宮而去却說煬帝與楊素在便殿內立候消
息張衡去不多時只見幾個內使慌來報道不好了
萬歲爺一霎兒喉中吐出有聲奴婢等連上呼喚已
不能答應望千歲爺做主煬帝與楊素聞言卽忙同
入寢宮來看及走到龍床邊時文帝早已嗚呼崩矣
正是

道德無喪止
可歎強梁君

仁義有終始
不能保其死

場帝看見文帝已死便放聲哭將起來見死二一就哭孝順湯素流世關

往道哭乃小節殿下勿得過傷且商量國家大事要
緊湯帝果是納諫如流就當真的不哭因問道父王
既崩少不得就要停喪白虎殿有何商量湯素道若
就發喪倘或風聲漏洩百官講長講短又爭執起來
却將奈何湯帝着驚道若如此却怎生區處湯素道
時不再來朔不可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依臣的
主意莫若宮門上傳一道旨意不許走漏駕崩的消息
捱過今夜明早五更禡待老臣草成遺詔先扶殿下

登了大寶寶鎮定了中外人心那時再計議發喪未爲
晚也楊帝大喜道非賢公深謀慮不及此楊廣何幸
得蒙如此造就隨傳令旨分付各門嚴禁不許衆官
私出倘有走漏宮中消息者斬二人計議定時天色
已漸昏黑楊帝就要留楊素在宮中同住楊素道不
可老臣若在宮中宿了外邊這些官員一發着忙還
得老夫出去安慰他們方保無虞楊帝道賢公見教
極是只是孤放心不下奈何楊素笑道老夫一言既
出駟馬難追只要殿下知恩報恩楊帝道楊廣非草

木賢公高厚安敢恣也言罷叫左右點金絲提籠
對親自送楊素出朝楊素纏出得午門早有兵部尚
書測述黃門侍郎元巖一班文武官員接在問道聖
上病体如何楊素答道聖上乃勤政辛苦御体勞倦
無他大病今靜攝數日已安泰如故適逢有旨明日
視朝諸公當具吉服稱賀衆官聽見楊素說文帝病
好都以為確信一齊歡喜散去准備早朝不題却說
楊素回到府中連夜將遺詔草成又暗上的傳出將
令差五百名御林軍各帶利器明日早朝午門外埋

伏聽用楊素打點諸事不題却說楊帝在宮中這一

夜肚子裡有三分不知可有十分憂七分喜到有十分相思喜的是

大議已定皇帝七八到手憂的是楊素性情古怪捉

摸不定恐一時更變相思是想宣華六人同在宮中

不能相親欲要到後宮去清蕩一番因是个人心驚

疑之際又恐怕激變了事情只得抵死的熬了一夜

不覺疎星殘月絳幘鷄人報曉正是那早朝時分怎

見得有賀新郎詞一闕為證

九重天。鬢鬢曙光開。紅雲縹緲。殘星猶在。長樂

踈鐘烟柳因盡角一聲花外漸露出皇家氣
金殿玉階丹鳳闕曉氤氳都被香烟霧瞻庭燎
深如海 錦上濟上鸞聲噦一霎時萬國衣冠
九州車蓋咫尺天顏敢褻越礼樂文章等殺
葵慄上白宮擁戴日色初臨丹宸出淨鞭鳴彷彿
聞天籟山呼向螭頭拜

場帝聽得鐘動鷄鳴忙上起來梳洗左右見文帝已
死舊太子已廢新皇帝自然是場帝敢不奉承隨將
平天冠藍田帶袞龍袍無邊履入殿大禮打點得齊

齊整上奉與楊帝楊帝因楊素未曾入朝心下終有
幾分狐疑不敢就穿戴起來隨分付道且拿到大殿
上伺候自家照舊是東官服色帶領許多心腹中官
到閣門內等候消息却說文武百官盡道文帝病好
臨朝不敢不來都穿了吉服具了賀表陸上續上到
朝房等候等殼多時全不見响動又恐失了朝儀都
照官職排列丹墀只等聖駕一到便好行禮楊帝在
閣門內望見心下好不慌忙眼巴巴只不見楊素到
來那裡敢做一聲外邊又等裡邊裡邊又等外邊兩

下裡都等得個心焦性急。只等到天色平明，楊素方
奸雄行動有象纔坐了花籃大轎，呼喝而來。到了朝門，下了轎，也不
與百官接見，大踏步竟自直入宮來。楊帝慌忙接見，
說道：有累賢卿，銘感不盡。但今日不知何故，百官都
齊上在朝，恐有意外之變。萬望賢卿留意。楊素笑道：
有老臣在此，不消多慮。遂同眾內相一齊簇擁着楊
帝，直到大殿上來。此時殿上珠簾高捲，銀燭輝煌。外
邊重見殿上御香浮動，人影縱橫。只道是文帝的駕
到。那些鴻臚寺并糾禮伶樂等官，就要奏樂唱樂。

文武就要跪拜行禮。楊素看見，出殿外走到滴水簷前，高聲說道：「大行皇帝昨日宴駕，今有遺詔，立太子楊廣，卽皇帝位。百官敢有不從者，斬！」隨於袖中取出詔來，叫翰林承旨官宣讀。百官聽了，俱各大驚失色。倉卒中沒做理會，都只是面上相覷。雖有幾個舊太子的臣僚，心中不忿要出來做對，因見朝門外有許多羽林軍圍護，又見楊素氣昂，在殿上指手畫腳，知道他們已有成謀，如何敢輕易動手。大家捱了一會，早有幾個獻諛的臣子出來，奏道：「太子久已正忠臣多難手之時，彼臣再不肯落後。」

位東宮。德望素副天下。又有太行皇帝遺詔。自當高登大寶。臣等快覩天顏。不勝慶幸。誰敢不伏。楊素聞奏。卽轉身說道。統先帝有詔。又臣民擁戴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今日吉時。良就請登大寶。隨命左右將入殿。大胤奉與楊帝。楊帝也未曾推讓。早有尚衣監太監走近跟前。一一都替他穿戴起來。穿戴完了。楊素卽請他陞那九五之位。楊帝只因文帝死得曖昧。不明。良心中十分驚悸。又見衆臣于闕下。又乍穿戴起這些法物。况廟堂之上。赫々昭々。怎不畏懼走

到跟前。忽不覺神情惶悚。手足慌忙。那御座又甚高。纏跨一隻脚。要上去。不期被_{良。心。難。死。如。此。}皆下一殺。奏樂心虛之人。着了一驚。把捉不定。那隻脚早塌了下來。幾乎跌倒。衆宮人看見。連忙近前。攙住。就要趁勢兒扶他上去。這也是天步有靈。鬼神嫉憤。楊帝脚纏上去。不知不覺。忽然又塌。將下來。楊素在殿前。看見光景不雅。只得自走上來。楊素雖然老邁。終是武將出身。有些力量。分開左右。只消一隻手。便輕_七的把楊帝攙上御座。下面百官望見。一個_七都掩面嗟呀。低頭歎息。

正是

莫言人事宜奸詭

畢竟天心厭不仁

任有十年天子分

也應三被鬼神頭

楊素既手扶煬帝登極，卽走下殿來，率領衆官朝賀。煬帝在龍座上坐了半晌，神情大覺稍定，又見百官朝賀，知無異說，更覺心安。俟朝畢，便傳旨道：「朕實不德，上奉先帝遺詔，下念臣民擁戴，謬登大位。凡有不逮，尚望衆卿輔佐。群臣同奏：『但陛下乾德龍飛，允合天心，人望臣等欣慶，曷勝歡。』」勅：「小勳勳，是効煬帝大

喜道朕新御宇諸卿合當進爵。遂傳旨冊立蕭妃爲
皇后。越國公楊素進封上柱國。賜金花一對。彩緞十
端。玉帶一條。緋魚一襲。虎賁郎。可段達加陞中門使
掌管四方章奏。其餘大小官員。俱進陞一級。賞賜有
差。群臣一齊謝恩。煬帝又傳旨。各官議行喪禮。吉
禮及各該行事。且衆官領旨。俱照舊例斟酌詳明。一
面停喪。一面掛孝。一面寫喜詔。頒行天下。一一俱條
陳妥當。煬帝見諸事舉行。隨傳旨。百官散朝。獨留越
國公楊素。上殿議事。百官聞旨。俱各紛紛退出。惟楊

素一人走上殿來。煬帝忙叫賜坐。近侍隨取錦墩一
顆與楊素坐下。煬帝舉手稱謝道：「今日賴賢卿大力
得遂朕心。朕之富貴卿之富貴也。朕不敢相負。但只
是吾兄楊勇未除。斬草留根。朕尚不能高枕望賢卿
施一妙策。消此心腹之憂。方爲萬全也。」楊素道：「這有
何難。只消費得一道勅書耳。」煬帝沉吟道：「朕總登極
便勅賜兄死。恐百官不服。反惹起變端。」楊素笑道：「何
必定要陛下待老臣寫出來看。隨命左右取過筆硯。
黃麻就在御前寫起一道文帝遺下的假勅書。上寫

何其恻也

着賜庶人楊勇死。楊帝看了大喜道：賢卿智略妙入神矣。隨差一個心腹內使齎了飛馬到內史舍賜舊太子死。就同楊素坐在殿上，並等回音。那內使領了勅書，不敢停留，忙到內史舍將一本舊太子生生勒逼死了。老馬回宮繳旨。楊帝見楊勇已死，滿心歡喜。對楊素說道：賢卿為朕又唾手除了一患，計莫妙焉。功莫大焉。此生富貴，卿不必憂矣。楊素笑道：臣無心圖富貴，但恐富貴來逼臣耳。道罷，方纔起身，拜了竟大踏步直馳丹墀，而出。楊帝亦直起身來相送，見楊

素去遠，然後命駕還宮。此時，穆帝已立爲天子，回宮約光景與出來時大不相同，但見

金輿侍從，玉輦縱橫，金輿侍從，鳶旗影裡，簇上六龍爲御，玉輦縱橫，魚貫叢中，雍上及鳳和鳴。花迎禁籥，玉塔瑞靄，紫薇臨柳，拂宮旗，金殿祥雲紅日近，灤上街，烟引道香接九重，聽上仙樂分行，嚮歸三殿，詔監希權，一路上爭擎衛錯羊車，聖幸六宮，中盡捲珠簾，真是從來不識帝王貴，今日方知天子尊。

湯帝駕到正宮，早有宮中的掌朝太監并一班有職事的才人，世婦都來，磕頭朝賀。新天子湯帝大喜，隨分付道：職事俱照舊掌管，不必更換。又將些金錢幣帛賞賜眾人，眾人各上謝恩。不多時，一宮一院，一院一接連不斷的俱來慶賀。湯帝受朝了半晌，只見宣華一人便開口問道：宣華如何不來朝賀？只因這一問，有分教：宮闈中又添出千古的一棒話柄，正是：

懷○惠○無○親○天○下○笑○

新○臺○有○賦○古○今○羞○

長○門○多○少○閒○姬○妾○

偏○向○先○皇○枕○席○求○

不知湯帝追問宣華畢竟又作何狀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黃金盒賜同心

仙都宮重召入

詩曰

治世須憑禮法場，各開一裂便乖張。
已拚喋血天倫內，何惜爲雲帝子傍。
國是可勝三歎息，人情安敢一思量。
千秋莫道無遺鑑，野老田夫話正長。

好花無主最堪悲，一任春風次第吹。
細雨五更。繼墮淚黃鸝，又選合歡枝。

第五回

那說湯帝因宮人朝賀追問宣華衆宮人答道宣華
 娘上因昨日抵觸了萬歲爺今日待罪後宮未蒙詔
 赦焉敢擅自賀賀湯帝笑道昨日那樣任性今日也
 一般如此可惜所日就做人情亦竟太易一个好人情不會做得遂叫左右取

出一何等物个小金盒兒自家袖中又帶上拿了一件物事

放在裡面外邊用黃封封緊上封條文於合口處將御

筆親打一个花押隨差一个太監齎了賜與宣華叫

他親手自開太監領旨口往後宮而來却說宣華自

被張衡逼逐後宮心下十分憂疑隨後又聞得文帝

駕崩又聽得楊帝登極，怎不駭怕？在宮中思一回，想一回，寢食都廢，坐臥俱不能安。衆宮人替他擔着，一把干係宣華。會兒忽想道：我受先帝厚恩，今日便以一死相報，亦不爲過。一會兒又想道：楊廣雖做皇帝，我是他个庶母，却也處我不得。一會兒又想道：昨日我但避回，並不曾傷觸於他，料也無妨。這一日，寸心中便有千千般籌策，萬七種思量，再没个定主意。只捱到日色平西，忽見一个内使，双手捧了一个金盒子，走進宮來。對宣華說道：新皇爺欽賜娘七

守節心腸

便不是

一物藏於盒內，叫奴婢齋來請娘。自取隨將金盒兒遞與宣華。宣華接了，一看只見四面都是皇封。着合口處又有御筆花押。心下早有几分動疑，不敢便開。因問內使道：「內中莫非毒藥？」內使答道：「此乃皇爺親手自封，奴婢如何得知？」娘也開看，便見端的。宣華見內使推說不知，一發認真了，是毒藥。忽一陣心一怕死便種不得失身矣酸，撲簌一淚如湧泉，因放聲大哭道：「妾自家也被擄已拚老死掖庭，得蒙先帝寵幸，只道是今生之福。誰知紅顏命薄，轉是一場大禍。思量起來，到不如淪落。」

長門永巷中還得保全性命也。一頭說一頭哭。頭

哭又一頭說道：妾蒙先帝厚恩，今日便從死地下，亦

大有追悔之意

目甘心，但恨昨日之事，各分所開，安忍失身從死？奈

何就突然賜死？妾雖無狀，聖恩亦自不寬。道罷又哭。

衆官人都認做毒藥也。一齊哭將起來，內使見大家

哭，做一團，恐怕惹出事來，忙催促道：「娘上哭也無益，

請開了奴婢好去回旨。」宣華被催不過，只得恨說一

聲道：「何期今日死於非命，遂拭淚將黃封揭去，把金

盒蓋輕上揭開仔細一看，那裡是毒藥，却是幾個五

○造化○造○

彩製成的同心結子。眾宮人看見一齊歡笑起來。說道：「娘上萬千之喜，得免死矣。」宣華見非鴆藥，心下雖然安了，又見是同心結子，知湯帝情不能忘，心下轉又快上，不樂也不來取結子也。六、做身分不謝恩，竟迴轉身，坐於床上，沉吟不語。內使催逼道：「呈命等久，奴婢要去。」回言：「娘上快謝恩收，莫要帶累奴婢。」宣華只是低頭不做一聲。眾宮人勸道：「娘上差了，昨日因一時任性，抵觸皇爺，故有今日之變。今日皇爺一些不惱，轉賜娘上同心結子，已是一百分僥倖，爲何還做這般。」

模樣那時惹得皇命真動起怒來，娘七只怕又要像
方纔哭了，何不快上謝恩。左催右逼，弄得個宣華無
可奈何，只得歎一口氣說道：中昔構之羞，吾知不免矣。
強走起身，把同心結子取出，對着金盒兒拜了幾拜，
依舊到床上去坐。內使見收了結子，便捧了空盒兒
出宮去。回者不題，却說宣華雖受了結子，心下只是
悶七不喜，坐了一歇，便倒身在床上睡去。衆宮人不
好只管勸他，又恐怕楊帝駕臨，大家悄悄地在宮庭
中收拾金鼎，內燒了些龍涎鳳腦寶閣中，張起那翠

幙珠簾不多時日色西沉碧天上早湧出一輪金鏡
果然好一派夜景有詩爲証

香霧朦朧掩不開

深宮小院靜徘徊

美人向夕閒無事

高捲珠簾待月來

却說湯帝得了內使的回信知宣華收了結子又謝
了恩料道有幾分停當滿心歡喜日間因新喪在身
又是頭一日做皇帝那裡便好明也出入只捱到晚
間瞞了蕭后也不乘輿也不坐輦私自帶幾個宮人
拿着一對素紗灯笼悄悄的來會宣華衆宮人看見

楊帝駕到，慌忙地到床前，報與宣華。宣華因心中懊惱，不覺昏上睡去。忽被眾宮人喚醒，說道：「駕到了，快去迎接。」宣華朦朧上，尚不肯就走。早被幾個宮人扶的扶，拽的拽，將他只攙出宮來，迎駕。纔走到堦下，楊帝早已立在殿上。宣華望見楊帝，心裡又羞又惱。然到了這貞婦安忍如此個田地，怎敢抗拒，只得俯伏在地。低低的呼了一聲萬歲。楊帝見了，慌忙用手攙起，說道：「夫人如何也行此禮？」此時宮中高燒銀燭，堦前月影橫空。楊帝就在燈月之下，將宣華定睛一看，只見烏雲不

五
 五

整環珮無聲穿一件素縞衣裳不妝不束初睡起的光景此相更不相同有柳稍青一闕爲証

不點鉛華淡烟素月別自堪誇最清魂處如塵似怨雲鬢歪斜在他柳掩花遮爭到得形影影籠灯前想像巫山洛水死亦爭些

湯帝見宣華柔媚可憐越看越愛因將手携住說道角自見公夫人昨日之事恍如夢寐不想今夕疎灯明月又接小睡芳顏何其幸也宣華低頭如醉知疑只不開口湯帝又道朕爲夫人寸心如往幾時不測之禍夫人

非鉄石能不見憐。宣華見楊帝，連問數次，只得答道：「賤妾不幸，經侍先皇，義難再薦。且陛下高登九五，六宮中三千粉黛，豈無傾國佳麗？妾敢擲殘花，願陛下以禮自節，勿得鍾情太過。」楊帝笑道：「夫人差矣。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况佳人難得，朕雖不才，既與夫人相遇，不啻劉阮逢仙，安忍當前錯過？」宣華道：「昔衛公子頑，通於宣姜，爲千古所笑。陛下豈不聞也？」奈何效之。
字。心。温。軟。挑。探。得。婦。人。動。
 楊帝道：「古人有言：治容誨淫，千不合，萬不合，都是夫人不合。生得這般風流美麗，使朕邪心狂蕩，死生已。」
火。不。怕。宜。華。不。肯。

第五回

不復知。况於笑乎。今月白風清。夜良人靜。正好促膝
談心。夫人只當推諷。豈不辜負此一段風光。遂叫左
右看酒來。與夫人撥闕。宣華自料勢不能免。又見場
帝細上温存。全不以威勢相加。情亦稍動。遂擡起頭
來。將場帝一看。果然是个少年的風流天子。亦有柳
稍青一首為証

倚。願。而。長。一。人。有。美。婉。如。清。揚。謾。誇。富。貴。不。修。
不。履。自。是。非。常。時。聞。天。語。琳。瑯。調。笑。處。珠。温。
正。光。風。流。誰。似。洛。川。魏。曹。巫。峽。襄。王。

宣華見楊帝是當今天子，又風流可喜，情意殷切，因
轉一念，說道：陛下再三番盼妾，雖草木亦自知恩，但
好轉念恐殘棄之餘，有污聖上之令。各楊帝笑道：夫人愛我，
實深，奈朕自見夫人之後，魂銷魂散，寢食俱忘，非夫
人見憐，誰能醫得朕之心病？說話間，左右排上宴來，
楊帝叫將棹兒移向簾前，好同娘上，看月隨携了宣
華，同步下殿來。此時宮中寂靜，月色如銀，花陰樹影
交映，階前真个是人世丹丘，端不減蓬萊園苑。二人
相對而坐，左右斟上酒來，楊帝親奉一杯與宣華說

道好景難逢，良緣不易。今幸相親，願以一杯爲良媒。溫存節妙。宣華道天顏咫尺，妾亦不能定情，但願聖恩保終始耳也。斟了一杯，送與楊帝。楊帝大喜，道：「恩愛尚恐難消，安忍負也。」二人交勸而飲。宣華初猶羞澁，飲到數杯之後，漸上熱了，輕詞微笑。一時風情逼露，更覺旖昵。可人喜得，今楊帝神魂俱無處安排。二人歡飲了半晌，不覺宮漏聲沉。月華影轉，又起來閒步了一個方，纔並肩攜手，同入寢宮。寢宮中早香薰蘭麝，春滿流蘇。張擁文鴛被，翻紅浪。二人解衣就寢，這一夜的

受用眞人是

月窟雲房清世界

天姝帝子好風流

香翻蝶翅花心碎

嬌散鶯聲柳眼羞

紅紫癡迷春不管

雨雲狼藉夢難收

醉卿無限溫柔處

一夜魂消已遍遊

後人又有詩感之曰

不是桃夭與合歡

野鴛強認作閑士

宮中自喜情初熱

殿上誰憐肉未寒

談論風情眞快暢

尋思名義便辛酸

曹氏

不須三復傷遺事

但作繁華一夢看

煬帝與宣華恣意交歡，任情取樂，真个歡娛夜短，正好受用。又早鷄鳴鐘動，天光欲曙，煬帝因昨日繼登極，又有喪事在身，萬上延捱不去，沒奈何，掙將起來。

早朝宣華跪道：妾承陛下罷春已甘，枕席之辱，豈不

願朝夕承恩，但終有先帝之嫌。陛下行跡還要踈些，

免得外官知道，又要論短論長。煬帝笑上，說道：夫人

之言有理，遂出視朝，退了朝也。等春到晚，略在中宮

與蕭后鬼譚片晌，便東支西搭，依舊躲到後宮來，與

宣華幽會，每月家歡，談笑無窮，那懼管甚麼嫌疑。一連
就在宣華宮中住了半月有餘，初猶出來視朝，後漸
漸睡到日中不起。宣華再三勸勉，湯帝那裡肯聽。却
說正宮蕭后，在東宮時與湯帝原是同寢同食，朝夕
不離，極相思愛。自入宮立爲皇后，湯帝並不一幸。蕭
新長玩心，怕父親的，冠她冷，落法去，情，伴亦是大孝
后起初只疑他新喪在身，要別宮獨處，故不好管他。
後來有人打聽，聞得夜上在宣華宮裡，淫蕩心中不
覺大怒，道：「纔做皇帝，便如此淫亂，今不理論。後來將
何抵止？」恰七這日，湯帝退了朝，走入宮來。蕭后便扯

任嘆道：陛下好小皇帝，纔做得幾日，便背棄正妻，姦
淫父親的妃子。若做了五年十年，天下婦人不都被
你淫盡了。楊帝道：偶然適興，御妻何須動怒。蕭后
道：偶然不偶，然妾也不愛，更趁早將他罰入冷宮，不
容見面。妾就罷了，若還戀上，不舍妾，傳一道懿旨，將
這些醜行曉與百官，叫你做個不成。楊帝着忙道：御
妻這般性急，容朕謝。七區處蕭后道：有甚區區處。陛下
若据他不得，妾便叫宮人去凌辱他一場，看他羞也。
不羞，楊帝原畏懼蕭后，今見他說，動氣心下愈

加慌忙，只得走起身說：「道：『御妻耐煩待朕去，與他講明。』」叫他尋個自便，朕就回宮與御妻請罪。蕭后道：「請不講也。」憑陛下來不來也。憑陛下妾自有處。湯帝離了蕭后，竟自來見宣華。宣華接住，見湯帝神情不暢，便問道：「往常間陛下來時，歡天喜地，今日爲何面帶憂容，快上不樂？」湯帝道：「朕因不聽夫人之言，來往的踪跡太密，被中宮蕭后探知消息，今日與朕大爭炒一番。故此有些不快。」宣華問道：「皇后爭炒却要如何？」湯帝道：「蕭后說的一發好笑，叫朕將夫人罰入。」

冷宮方纔肯罷宣華說道這事易處陛下何須着惱
妾以蒔菲之幽昔待罪先皇今又點污聖体自知死
有餘辜今蒙皇后寬恩不加誅戮實出萬幸罰入冷
宮亦何所辭但只是長門永巷還寒宮中恐陛下
時相念未免又惹起禍端望陛下於皇城外別賜一
所空閒宮院別沐陛下之皇恩深矣楊帝慌說道罰
入冷宮乃是皇后之意朕心必不忍爲夫人如何便
要出宮宣華道妾心自願如此願陛下割愛楊帝那
裡捨得走近前將宣華一把抱在懷裡說道夫人的

心腸到這般，便再沒些留連之意。宣華含淚道：妾非
心硬，若只留不得，捨不得，得場收此時，大難為情。管貪戀，不但壞了陛下聲名，明日皇后一
怒妾死無地矣。陛下何不為妾早計萬全？煬帝見宣
華言出真心，又恐怕難回，蕭后踟踟了半晌，沒奈何
只得依着宣華，真个叫掌朝的大監來問道：外邊宮
院是那一所幽閒潔淨？大監道：仙都宮最潔淨。煬帝
就傳旨：一面打掃仙都宮，一面將宮中所有物飾，儘
行搬出各項支用，俱着司監照舊供給。又叫看宴與
娘上送行。煬帝自入宮來，夜上仙都宮，與宣華同宿。二人

正在綢繆之際。今一旦分難如何捨得講了。又講說
了。又說。佞上倚上。不烈放手。還是宣華再三苦辭。場
帝方纔許行。又賜了許多金銀珠翠。宣華謝了恩拜
別出宮而去。正是

死。別。已。吞。聲。

生。離。常。惻。上。

最苦婦人身。

事人以顏色。

却說場帝見宣華去了。如醉如癡。抱悶走回正宮。蕭
后已探知消息。連悻悻接住。說道。賤妾無狀。致令陛下
割恩忍愛。自知有罪。願陛下寬宥。場帝心下有萬分

不喜不敢發出口只得強顏說說與人一時皆別多處
御妻提醒二人說了一會喚了夜膳依舊在宮同寢
湯帝焚突上將宣華送出心中如何不想初幾日猶
惱在心裡不肯說出過了幾時心中按納不定或是
長吁或是短嘆或是自語自言再過幾時茶裡也是
宣華飯裡也是宣華夢寐中都是宣華沒个宣華再
不開口蕭后若勸慰幾句他就变了顏色在宮中百
般炒鬧只難爲宮人太監們受苦輕是一掌重是一
錘惱怒時不知打殺了多少一日牡丹盛開蕭后置

酒請場帝同賞飲到半酣之際場帝又思想宣華忽
大聲說道人生天地間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又正當
少壯之時若沒有佳麗在前隨心行樂這些富貴不
過都是虛名要他何用就如眼前牡丹盛開非不可
愛然終是無情草木不言不語徒惱人心怎如一個
可意佳人有情有色方是真實受用蕭后道後宮姬
妾無數那見得便非佳麗偏去了一個宣華就連富
貴都憎嫌起來場帝長嘆光景真通真了一聲說道佳人難再得
古語信然又悶上飲了幾杯竟自起身進宮去睡蕭

后見楊帝情牽意結，只是思想宣華，料道禁他不得。次早起來，對楊帝說道：妾也只是要篤夫婦之情，故勸陛下遣去宣華。今陛下以思想宣華之故，到把妾認做不肖，其認做婦，婦還是好人个婦，漸上參商，是妾求親而反疎也。莫若傳旨將宣華仍詔進宮，朝夕以慰聖懷，妾亦得分陛下之歡，願豈不兩便？楊帝大喜道：若果如此，御妻賢德高千古矣。但恐是戲言耳。蕭后道：妾安敢戲陛下。楊帝大喜，那裡還等得幾時，隨即差一个中官飛馬去詔宣華。那中官領了聖旨，忙到仙都宮來，却說宣華

自從出宮也無心望幸。纔打聽不聽不盡，都說不說。丈夫的仙姑不嫁人的月，靜到也清閒自在。這一日忽見中官奉旨來宣，他就對中官說道：「妾既蒙聖恩放出，就如逝水落花，安有復入之理。你可爲我拜謝皇爺。中官奏道：「皇爺在宮中立召，限七時刻也。等待不得奴婢馬，敢空手回旨。宣華想一，想道：「我有一處，隨取出一幅舊箋，把題詞一首在上寫完了。又愛做個方勝，付與中官說道：「可爲我持此致謝皇爺。中官不敢再強，只好拿了方勝，回奏。煬帝、煬帝連忙折開。

來看却是長相思詞一首說道

紅已稀綠已稀多謝春風着地吹
殘花舞上枝
得寵疑失寵
疑想像為歡
能幾時
怕添新別
離

煬帝看畢大笑道他恐怕朕又棄他既與蕭后講明
誰恐朝夕離也隨取紙筆也依着來韻和詞一首說
道

雨不稀露不稀
願化春風日夕吹
種成千歲枝
一思何疑愛何疑
一日為歡十二時
誰能生死

離

煬帝寫完也愛做一本方勝仍教中官傳與宣華宣
華見了詞意知道煬帝的情意諄上料道拒他不得
只得重施粉澤再畫娥眉依舊打扮得嬌上媚上駕
了一乘七香車兒竟入朝來煬帝看見喜得骨爽魂
蕩這回就像

塞外贖回青塚恨

帳中重起李夫人

蕭郎陌路還相遇

劉阮天台再得親

煬帝與宣華既見雨下裡悲喜不勝執着手兒兩二

惹問宣華說道。妾自出宮。只道今生再無相見之期。不知破鏡重圓。又有今日。楊帝道。此皆蕭后之美意也。不可不知。遂同宣華到中宮來拜謝蕭后。蕭后見了。心下雖然不喜。因曉得楊帝的性兒。只得勉强做肯勉強做個便是好人。好人轉歡天。喜地叫排宴賀喜。宣華奏謝道。賤妾罷分日明之光。蒙恩不罪。已出萬幸。何敢言賀。蕭后道。聖心不暢。得夫人安慰。臣妾不逮多矣。豈不可賀。湯帝笑道。皇后賢德。都是一片真心。夫人到不必虛遜。須臾酒至。此時正是艷陽時候。春明景淑。開筵共

樂這一。日真。是上林春雷。御苑花奇。劍王領金京。
龍庖鳳。說不盡。帝王家的富貴。但見

台。盤。春。風。麗

深。宮。淑。景。芳

露。桃。紅。蕊。簇

明。機。綠。絲。長

遲。日。能。接。轉

輕。翹。丹。展。翔

花。穠。香。傳。心

韶。容。影。蒼。心

巧。語。聞。鸚。鵡

新。聲。出。鳳。凰

筵。開。珠。箔。落

座。列。錦。綺。珠

杯。泛。蟾。蜃。色

尊。傾。琥珀。光

落花嬌舞袖

啼鳥慙蛋寶

珠翠排成隊

貂蟻列作行

九重時見笑

六院盡聞香

合德隨飛燕

娥英伴女皇

恩猶輕雨露

情不羨鴛鴦

逸韻飛彤管

春心托兎觥

為歡寧有既

歡壽願無疆

莫道典匹速

當時樂未央

楊帝因有宣華在座與蕭后競也百笑也有十分快

五回

六

暢大觥小爵只喫得醅。上進宣華也灌个半酣。
方纔住手。薑漚一發做个好人。叫衆官人將湯帝與
宣華送到後宮。然後纔回宮安寢。不顯却說湯帝與
宣華同到後宮。乘着酒興。相偎相倚。訴一會當時的
遇合。講一會別後的相思。談半輪眼前的樂事。又發
幾個後日的誓盟。二人這一夜的歡娛。比前更加十
倍。正是

乍見還疑夢裡身。
可憐泉下孤眠客。

一回相見一廻親。
不見金魚殉壘人。

煬帝與宣華朝歡音有樂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新鐫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卷一終

第五回

五回

十七

一。卷。總。評。

開首便寫文帝幸宮妃一段。以為煬帝
荒淫張本。作者其有深意乎。

文帝見尉遲女。虧他開得。開得。開得。
見尉遲女。虧他下得。下得。下得。
獨如心家毒。

五

煬帝讀書好學。而做亂倫之事。其
手讀書者安在。所貴乎好學者。其
在才耶。在財。在爵。耶。可勝長嘆。
內有偏私。偏愛。外有揚善。毀譽。揚善
何等矯飾。揚善何等坦率。再如段
達等一班小人。就其構譽之云。其

朝之難德主矣

場帝奪位猶可。至讓張衡入侍。抑

何心哉。後之不得其死。良有以也。

場為調戲。宣華處語。刺骨。其

捕手也。

同

同

(原
闕)

艷
史

第六回

一四二三

青鼎鑒眼前且作小人象

却說煬帝自宣華入宮之後神昏狂蕩今日實是
宵觀月終朝只是飲酒賦詩宮中行樂事奈人欲
涯得離望蜀一日日只管看使起來錦繡難其無色
珠玉惜其不香守着許多桂殿蘭宮只恨沒
一日與蕭后宣華二人同避暑在大池池邊時
見底碧柳參天三人歡飲了半日楊帝因日色西午
天正氣火炎炎一時心下煩燥起來忽念然說道朕想為
天子使是苦悶是有四海則四海之內皆是天子行樂之場

朕今虛有其名，却專守着這九間門，殺人的宮殿無一處可以散心取樂。蕭后道：陛下要這凡所有趣的官館，却也不難。何須這般着綺煬？帝道：要這官館有何難哉？只奈外庭這些官員，動不動便要來攔阻。蕭后道：這些官員能有几个？忠臣就是來諫，也都不礙。是博虛名，要圖富貴。陛下若肯時常賜宴，與他們同樂，他仍自然知章奉承。雖來攔阻，賜帝笑道：外官的醜態，被御妻一言，事畢寫盡了。別官道：可獨有楊素這老兒，專會作梗。蓋若前日就在太液池假釣魚爲

名先官。重來賜宴。酒。病。聞。謗。七。將。侯。藥。捉。他。他。若。可。
動。其。餘。不。必。問。也。蕭。后。道。聖。論。甚。善。三。人。商。議。已。定。
趁。着。晚。涼。浴。罷。罷。蘭。湯。重。陳。些。瓜。果。也。不。歌。也。不。舞。也。
言。談。笑。且。飲。到。斗。轉。未。橫。銀。河。寫。影。方。各。上。還。宮。安。
寢。後。崇。人。蘊。東。教。有。桐。仙。歌。詞。一。首。單。道。宮。中。夏。夜。
之。妙。

水。肌。玉。骨。自。清。涼。披。涼。衣。水。段。風。來。暗。香。滿。綉。幕。
開。一。點。明。一。規。人。人。未。寢。欹。枕。銀。橫。鬢。亂。起。
來。携。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橫。試。問。夜。

33

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
几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次日煬帝駕臨太液池叫兩水內相傳旨宣揚素入
宮却說揚素自擁立了煬帝赫七有功朝政兵權皆
在其手文武官員無不敬畏他因天下無事也就蓄
不。愧。其。君。
些歌兒舞女日日在府中飲酒快樂入朝也罷不入
朝也罷誰敢管他閒事這一日正與寵妾張美人陳
美人在長楊館着棋避暑聽得有旨宣詔跪坐了一
乘涼轎領帶跟從竟入朝來到了太液池煬帝看見

自然是迎下殿來規矩是叫免朝少不得要賜坐楊
 素也不謙讓竟只是二拜就坐楊帝道以不面卿頓
 生鄙吝今見殿角微涼碧柳清泉遊魚可數教詔卿
 來同觀而釣焉以為君臣竟田之樂楊藻道迷臣聞
 從禽則荒從獸則狝昔魯隱公觀魚於棠春秋凱之
 舜歌南風之詩而萬世歸德陛下新登大位年方富
 強願以虞舜為法不當效魯隱之光楊帝道朕聞蟠
 溪父一釣而興周祖八百之基賢卿之功何異於此
 朕念卿功不能忘故有釣魚之命非敢以禽獸荒耳

楊素大喜道陛下既以此念臣臣故不敢不以此報陛下二人相視大笑楊帝隨命近侍將坐席移到池邊看魚元來這太液池是引入的污水外面直與江河相通濶雖不過十數丈却透透迤迤四圍只環繞過殿來正當中有一道白石橋繞岸都種着參天高的柳樹此時清風徐來碧影交加池邊毫無半點兒暑氣楊帝與楊素一頭說一頭笑謔謔的走到池邊向池中一看果然是紅成行青作隊無數遊魚在清泉中來往怎見得但見

頽首浮遊水面錦鱗跳躍波心鱗魚口含銀齒
數魚背列珠文有幾個板魚片並有幾個此目
雙遊有幾個洋洋自得者揚鬚而鼓鬣有幾個
悠然以逝者擺尾而搖頭有幾個傍浮萍而吹
沫有幾個遠虛影而吞花有幾個懷裁七首有
幾個腹寫相思有幾個巨口細鱗的狀態如松江
之鱸有幾個勁魚頰尾的情同王室之民有幾
個西江不能活常抱鮓魚之渴有幾個龍門未
得意尚慄慄額之羞有幾個筋體鱗鱗豈入饗

賓之席有幾個。庖鱉膾鯉不登。燕飲之筵有幾個。乍浮而乍沉有幾個。在淵而在渚有幾個。濮上分來樂同。莊惠之知有幾個。豐年遺下兆入。牧人之憂有幾個。感前魚之泣有幾個。悲強缺之無有幾個。中孚示信有幾個。於物徵仁有幾個。白色的曾。躍武王之無有幾個。千歲的不上。唐公之釣有幾個。卽尾而進者宛似宮人之貫。有幾個。比翼而遊者渾如楊柳之窠有幾個。溟鯤養南遷之翅有幾個。勳鯁遊敵荷之梁有幾個。

個。嘉。魚。或。君。子。之。樂。有。幾。個。嘉。魚。繫。美。人。之。思。
說。不。盡。那。卷。舟。漏。網。言。味。窮。那。有。蟹。無。鱗。正。是
鴛。鴦。池。上。情。無。限。魚。藻。宮。中。樂。事。多。

二人飽看了半晌，楊帝說道：「遊魚鮮美可愛，朕欲親
釣一尾爲賢卿作饌，可乎？」楊素道：「怎敢勞陛下，還是
老臣釣了獻上。」楊帝道：「既如此，朕與賢卿同釣。」以先
得者爲勝。得進者謂「巨鱗」，何如？楊素道：「聖論最妙。」
楊帝遂叫左右取絲綸，又叫將兩張金交椅繫緊，移
到池邊。此時也不分個君臣，上下二人竟並排坐了。

柳陰中。影影微露。下些日影。影影照着。楊帝又叫取御蓋。來。左右。從。拿了兩把黃羅傘。一把罩着楊帝。一把蓋着楊素。兩邊簇擁着無數的宮人。爭奪他二人。將香餌。繫於金柱。執竿在手。部長綸於清泉之中。隨着波痕。來往。而釣。許是。

太液池中。簇錦鱗。

絲楊影裏。並垂綸。

類。如。別。有。別。絲。綸。

臣。釣。君。今。君。釣。臣。

釣。不。多。時。楊。帝。將。手。垂。上。一。提。早。釣。起。一。個。三。寸。長。的小。金。魚。來。楊。帝。就。對。楊。素。說。道。朕。釣。得。一。尾。

不賢卿可記一鵝場素因投輪在水恐驚了魚竟不
答。應。但。把。頭。點。了。兩。點。及。扯。起。看。時。却。是。一。個。空。只
得。將。釣。兒。依。舊。投。下。冰。去。不。多。時。只。見。場。帝。又。釣。起
個。小。魚。來。也。只。好。三。寸。長。短。鵝。帝。又。說。道。朕。釣。得。二
尾。了。賢。卿。可。記。一。鵝。及。楊。素。將。手。往。上。一。扯。却。又。是
一。個。空。衆。官。入。看。了。不。覺。都。掩。口。而。笑。楊。素。看。見。面
上。微。有。怒。色。便。說。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這。兩。個。小
魚。不。足。辱。臣。者。之。輪。特。老。臣。試。展。釣。鰲。之。手。釣。一。個
金。色。鯉。魚。爲。陛。下。稱。萬。年。之。鵝。何。如。場。帝。見。楊。素。說

此大... 推要... 身... 後宮... 揚素那
裏管他... 頭... 釣... 揚帝... 宮... 滿
臉... 氣... 接... 在... 道... 聖... 與... 揚... 素... 釣... 魚... 爲... 何... 忿... 怒
還... 宮... 揚... 帝... 道... 時... 副... 楊... 素... 這... 老... 賊... 驕... 傲... 無... 禮... 在... 朕... 面... 前
十... 分... 放... 肆... 朕... 欲... 叫... 幾... 個... 宮... 人... 殺... 了... 他... 以... 泄... 胸... 中... 之... 氣
蕭... 后... 世... 阻... 道... 這... 個... 使... 不... 得... 揚... 素... 乃... 先... 朝... 老... 臣... 又... 有... 功
於... 陛... 下... 今... 日... 置... 他... 賜... 妻... 無... 故... 殺... 了... 外... 官... 必... 然... 不... 服... 况
他... 又... 是... 個... 猛... 將... 幾... 個... 宮... 人... 如... 何... 禁... 得... 他... 過... 一... 時... 弄... 破

國兒他兵權在手，猖獗起來，社稷不可知矣。陛下就要除他，也須緩緩而圖。今日如何使得？楊帝想一想，道：「御妻之言是也。」更了衣服，依舊到太液池來，只見楊素還低着頭在那裡釣魚。楊帝從背後走來，留心將他一看，只見他坐在黃羅傘下，風神秀異，相貌堂堂，幾縷如銀的白鬚，趁着微風，兩邊颺起，恍然有帝王氣象。楊帝着隊心下甚懷妬忌，須臾就坐，見楊素一個也不曾釣起，因笑問道：「賢卿這一會釣得幾個？」楊素道：「化龍之魚能有幾個，說不了。將手一提，真個

事有夙巧剛上的釣起一尾金色鯉魚長有一尺二

馬素素也

三寸楊素便將竿兒丟在地下笑說道有志者事竟

精故善非大奸雄作用

成坐下以老臣爲何如湯帝亦笑道有臣如此朕復

何憂隨命看宴三人立起身來正要上殿只見一個

內相走來奏道朝門外有一個洛水漁人獲了一尾

大鯉魚金鱗楮尾有些異相知是神物不敢私賣願

獻上萬歲楊帝叫取進來看不多時兩三個太監將

一個大盆盛了擡到面前楊帝與楊素二人仔細一

看只見那魚有五七尺長短鱗甲上的金色照耀與

日爭光真个鮮明可愛有詩為証

錦甲芳鱗金色鮮

似當九三見於田

莫言誤入漁人手

頭角成時自上天

場帝看了歡喜道好个鯉魚就要放在池中因討

素說道卿於池中釣得一尾小者朕即將此一尾大

者補人可謂小往而大來矣揚素道此魚大有神氣

恐非池中之物莫若殺之具竟揚素具照可免異日風雷之患場帝

笑道若果是成龍神物狀雖欲殺之不可得也因問

左右道此魚曾有各否左右道不曾有各場帝遂叫

取朱筆來，將鯉魚額上親寫解生二字，以爲記號。因說道：此魚將困死，朕爲解其生，隨命左右放入池中。又叫厚賞漁人，此魚入池，得了水性，真個圍心洋心，悠然而逝，正是

魯聞養虎能遺患

何事君王又放龍

他日風雷池上起

始知神物有奇踪

場帝放了魚，隨同場素上殿來飲酒。此時宴已安排齊整，三人分席而坐，左右斟上酒來，次第而飲。衆宮人歌一回，舞一回，又清奏一回，細樂二人飲到微醺。

之際，楊帝忽說道：「朕聞古人有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亾又說道：『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這二詩都是勸人及時行樂，不要錯過時光。朕與賢卿君臣一心一德，又幸喜天下太平，正宜朝歌夕舞，勉圖歡笑。若只管虛守富貴，豈不爲詩人所謂『楊素道』陛下之意，固美。但恐物極則反，泰極則否。窮奢逞欲，一旦不繼，那時天下喪亾，却將奈何？譬如江南陳后主，非不奢華糜麗，以快一時之志，後爲先帝所擒，家亾國破，雖欲常享富貴，豈可得乎？前車如

此陛下又何羨焉。楊帝笑道：人生但思無事，天子之福耳。他何足慮。二人正笑談間，只見左右將釣起的三尾魚，砌成細膾，做了兩碗鮮湯，奉將上來。楊帝看見，就叫近侍滿斟了一巨觴，送與楊素。說道：適纔釣魚有約，朕幸先得賢卿當滿飲。此觴庶不負嘉魚之美。楊素接酒，謗上的飲乾，也叫近侍斟了一觴，送與楊帝。說道：老臣得魚，雖遲却是一尾金色鯉魚。陛下也該進一觴賞臣之功。楊帝也就喫乾，又說道：朕釣得是二尾賢卿，還該補一杯。就叫左右斟了送來。

楊素此時已有八九分酩酊之意，就說道：「陛下雖是兩尾，未若臣一尾之大。」陛下若以多寡賜老臣，老臣卽以大小敬陛下。臣不敢奉旨。左右送酒到楊素面前，楊素將手一推，左右不曾防備，撲當的一聲響，把一個金杯跌在桌上，一杯酒潑了楊素滿臉滿身。一件淡青暗磷的紗袍都被酒濕透了。楊素先釣魚不着，見宮人含笑心下已是大惱，不期又潑了這一身酒，便勃然大怒道：「這些蠢才如此無狀，怎敢在天子面前戲侮大臣？要朝廷的法度何用？」叫左右拿下去。

重責。楊帝見宮人潑了酒，正要發作，不想楊素了不
願他竟自氣昂上的高聲叫打。楊帝轉不好發作，又
不好攔阻，只得默上。不語。眾宮人見楊帝不言，又見
楊素厲聲叫打，沒奈何將那潑酒的宮人扯下去打
了一二十下。楊素纔轉身對楊帝說道：「這些宦官宮
妾，最是可惡。古來帝王稍加姑息，便每上被他們壞
事。今日不是老臣粗魯懲治他們一番，使他曉得陛
下雖仁愛，還有老臣執法，以後自然小心謹慎，不敢
放肆。」楊帝道：「賢卿爲朕既外治天下，又內清宮禁，真

可謂功臣矣。再飲一杯酬勞。二人又吃了几杯。楊素已十分大醉。方纔起身謝宴。楊帝又叫兩個太監將他扶掖而出。楊素一頭走一邊口裡猶喃上罵宮人不住。只罵出朝門。方纔上轎而去。不題。後人讀史至此有感。而賦詩云：

釣魚池上不容情
豈是爲臣無上下

叱打宮人太橫行
祇緣天子是門生

又云

至尊名位 赫然高

臣子如何敢桀驁

只爲陰謀曾借箸。任他橫弄任他驕。

却說楊帝見楊素醉撻宮人心下十分大怒還宮就
對蕭后說道楊素欺朕太甚怎敢在朕面前也不請
旨就將宮人叱打朕必要誅這老賊九族方快吾心
蕭后道他恃着擁立之功又倚着兵權在手故如此
志驕氣盈妾聞心驕者必敗氣盈者必覆楊素不久
當自斃陛下只宜徐俟之不可先激其變湯帝道御
妻之言雖則有理只是心下一時忿恨難消蕭后隨
叫近侍再看宴來與萬歲爺撥開湯帝坐了一歇心

氣未消、又著一惱

下稍定，便問道：宣華如何不見蕭后？道：昨夜愁露坐，夜深受了些風露，今日說是病在宮中，不曾出來。煬帝聽見宣華有病，酒也不吃，連忙走起身到後宮來，看到了宮門，衆宮人接住。煬帝便問道：娘上可曾起來？宮人答道：今朝一日並不曾起床，茶飯也都不吃。煬帝愈覺心慌，走到床前，揭起帳來，仔細一看，只見宣華不言不語，昏沉沉的睡在那裡，真不是似弱柳還無力，比黃花瘦更多，梨雲障不起，眉高粉香銷半臂，翠黛蹙雙蛾，點點似添酒病，

儼疑魔春魔眼裏三輪倦秋波瑣念爲語細縷
枕髻兒矮

楊帝見宣華卧病不起便輕率的問道夫人今日爲
何身子不快宣華側過身來看見是楊帝問他便低
低答道賤妾不幸忽罹此疾十分沉重多分要與陛
下長辭說不了腮邊早流下淚來楊帝慌忙道夫人
偶爾違和不過是一時之病稍加調理自然就好何
必這樣悲傷宣華道妾病在膏肓料不能生陛下有
所不知楊帝道想是天氣炎蒸受了暑氣宣華道深

宮大殿暑從何來。煬帝道不是暑。就是昨夜貪涼露
坐感冒了些微寒。宣華道也不是寒。煬帝道既不是
寒。又不是暑。此病難道無因而起。宣華道病雖有因。
只怕與陛下無緣。又說着又哭。煬帝道夫人不消過
悲。有甚緣故。可明對朕說。免朕狐疑。宣華拭淚說道。
昨夜還宮。妾朦朧睡去。只見一個宮人奉旨來道。皇
爺在殿上立。認娘。快快去。妾夢中不知。只道是陛下
呼宣。忙忙隨他前去。到了一所宮院。也是帝王家氣
象。妾上殿時。猛見先帝坐。臺上。面黃肌瘦。慌無措。只得

此心人終有。此二看。

俯伏在地請罪先帝責妾道朕在宮時待你不薄如何我屍肉未寒你就在宮中淫亂賤妾驚得汗流浹背無言回答只得推是陛下之意先帝就說陛下道他十三年後自然來見我今日却先饒你不過就自起身將沉香如意把妾頭上打了一下妾忽然驚醒却是一夢至今頭岑岑若碎精神恍惚合眼就見那宮人來詔妾故知侍奉陛下不久了願陛下保重龍體無以妾爲深念說罷涕淚如雨煬帝聽見這段話自家心下先有几分駭怕只得安慰宣華道夢寐之

言及此自然要駭怕

六回

十四

事未足深信。夫人還要安心調養，不要這等胡思亂想。消耗精神。宣華道：妾不忠於先帝，罪無所逃。今日卽粉骨碎身，亦不足惜。但以妾身之故，玷陛下美名。今又不能長隨枕席，寸心未免有遺恨耳。煬帝聞言，也泣然泣下，說道：夫人保重，必不至此。朕明早宣御醫來看，便有分曉。少頃蕭后亦來看病，又勸慰了他一番。宣華略答應了幾句，便昏昏睡去。此時煬帝立不是坐，不是心中十分焦悶。正是

明月團圓能几日

好花開謝不多時

到頭一死何曾免

添得汚名青史垂

官華畢竟不知生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選美女越公強聘

受矮民王義自守

詞曰

走。鬼。飛。鳥。急。忙。裡。為。歡。不。足。記。相。逢。送。開。口。便。傷。心。哭。盡。玉。螺。香。新。土。濕。何。嬌。早。入。黃。金。屋。
 問。古。今。何。事。最。無。症。人。之。鏡。未。得。時。愁。無。處。
 既。得。了。傷。時。促。笑。將。來。劍。是。一。夢。勞。碌。因。酒。添。
 添。連。日。病。借。花。第。把。眉。兒。遮。眼。淚。上。只。待。看。成。灰。
 方。寧。服。

第七回

右調清江紅

話說湯帝因宣華臣病心下
 看御醫看了奏道娘七氣虛脈弱
 加以驚悸不安
 膏肓之症十分可憂臣不敢保萬全
 湯帝聽了大怒
 再召別醫備七俱如此說
 得湯帝寸心就如野馬
 一般
 在宵中只是死
 換壽星
 宣華若不能生
 朕定當哭死矣
 蕭后再三安慰又捱了兩三日
 是天下再無不死藥
 世間那有返魂香
 宣華竟棄
 逝後人有詩誌之

君王尚有恩波在
無奈鉛華逝水流
橫是長門生白髮
紅顏薄命古今愁

宣季既死，楊帝放聲痛哭，了凡一場，沒奈何，只得命有司厚辦喪禮，擇吉安葬。蕭后見楊帝十分悲切，千萬百來勸解，楊帝那裡肯聽。終日只是癡上迷上，愁眉淚眼，蕭后道：「死者不可復生，哭之何益？」楊帝道：「朕非不知，但愛其色美，今一旦寂寞，不由人不感傷。」蕭后道：「這後宮前前後後，有三千粉黛，八百嬌娥，陛下何不選擇一二佳者，聊慰聖懷，免有這般悽愴？」楊帝道：

道宮中這些殘香剩粉如何可選蕭后竟陛下休後
輕覷這後宮最是深遠埋沒者儘多就是宣奉也是
內中選出那裡定得就選不出也只當借此消悶
帝依了蕭后真个傳一道旨着各宮嫔妃彩女無
大小美惡俱赴正宮聽選蕭后又叫排宴在大殿上
親同煬帝來選旨意一出坐的那一宮宮一院上這
些宮娥那一个不巧梳烏雲奇分綠髮這一日真个
穿着了萬箱錦綉 妝飾了千斛珠玑
御河水調脂欲盡 上林花掃雪都稀

妝閣上雪香粉嫩

鏡臺前土映金輝

蘭麝香氣颺三殿

珮環聲响徹重圍

髻影與枕痕交墮

容光與黛色齊飛

不是這漢宮春曉

怎顯得帝苑芳菲

湯帝與蕭后同到殿上，一邊飲酒，一邊就將這些宮人，一箇个都叫到面前來，細選。更个是觀於游者，難爲水，雖則花成陣，柳作行，十分富麗，然選來選去，不過都是平常面目。那裡有十分出高的姿色？湯帝選不上，一兩宮便悶躁起來，說道：「左右是這等模樣，便

選殺了也不能有宣華那般天姿國色怎教朕不想
遂傳旨免選衆宮人聞旨皆一齊散去蕭后道陛下

蕭后一味奉承

請爾煩宮中雖無天下儘有陛下既爲天下主何不
叫人各處去選怕沒有比宣華強十倍的何苦這般
煩惱煬帝大喜道御妻之言有理隨叫許廷輔等十
个停當太監分付道你十人可分往天下要精選美
女不論地方只要選十五以至二十真有艷色者選
了便陸續送入京來備用選得着有賞選不着有罪
不許怠玩生事許廷輔領了旨意出宮來便先於京

城內選起大張皇榜四下裡捉拿媒戶供報美女不
一日京城內鬧得沸反百官聞知盡皆驚訝各以表
表進諫又恐怕多言獲罪紛七計議早驚動了
臣子姓蘓名威官居尚書左僕射爲人性格剛正直
言敢諫當日聞知此事遂挺身說道選美女非天子
盛德事不可不諫遂連夜草成奏疏次早奏上這一
日煬帝不曾設朝各色表文俱類送入宮煬帝在宮
中將蘓威表文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尚書左僕射臣蘓威稽首頓首奉表於

皇帝陛下。臣聞佚樂非所以治身。滯風不堪以。教世。國家常喪於蛾眉。社稷多傾於粉黛。故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色爲戒。今陛下御宇。鼎新。正宜勵精圖治。恭已以正。四方無爲而治。天下。安可。過遣中官。廣求美女。以玷先皇之至治。以。貴聖上之令名哉。况此輩一出。倚勢橫行。刁。黠。騙詐。百姓受害無已。伏望陛下念先皇創業艱。難。收回成命。恬淡居心。以臻至化。則四海蒼生。幸甚。社稷幸甚。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楊帝看畢大怒道這賊怎敢攔阻朕意便批旨道蘇威以臣謗君本當重處姑念先臣着削職爲民不許敘用如有再諫者斬百官見蘇威被削俱大驚商議道此事非楊素不能挽回大家遂約齊了來見楊素元來楊素自楊帝立後威權重大閒時俱不入朝若遇疑難大事百官少不得要到府中來請問每日在家只是與姬妾們飲酒娛樂這一日百官齊到府中楊素尚病酒未起眾官又不敢催逼好个大臣又不敢退去只得在府中等候等殺多時將近午餉楊素方纔漫比

的走將出來，他也不穿公服，頭戴了奸雄光景定然做出一頂金線的忠
人看晉方巾，身穿着一件團花雲鶴的整衣，與百官見過
便說道：「老夫爲酒所困，夫迎有罪了，衆官齊打一恭
道，不敢揚素。」又問道：「諸公下顧，不知有何事見教？」衆
官道：「上公還不知，今皇上差中官許廷輔等十人分
行天下，選求美女，今在京城內大張皇榜，借搜索之
名，恣行騙詐，家家受害。今早左僕射禰威有疏諫止
已被皇上削職爲民，衆官位卑，言輕，誰敢再諫。只望
上公展回天之力，爲民請命。」楊素微哂，一哂說道：「小
此詩言語不快無

○素○親○甥○帝○直○一○嬰○孩○耳○好○維○兒子吾提挈他作大家郎如何這等胡行諸公請回

老夫自有分曉。蘇僕射且留他謫去，自然還要復職。

眾官大喜而散。楊素也不等次日早朝，換了公服，隨

即入朝要見駕，到了便殿，叫守殿的太監傳報進宮。

○拜○訪說道：楊素有事要面奏。太監畏怕楊素，不敢推阻，只

得慌忙進宮去報。楊帝聽了，隨到便殿中來相見，因

問道：賢卿有何事？急於見朕。楊素道：陛下的江山不

穩了。故臣特來報知。楊帝驚問道：如何不穩？楊素道：

臣聞好賢則昌，好色則亡。今陛下好色不好賢，中官

一出天下皆知陛下爲淫蕩之主，蘓威乃先皇老臣，又以敢諫削職，百官皆知陛下爲不正之君，百官違於上，萬姓怨於下，江山如何得穩？楊帝道：朕既爲天子，也是萬方之主，就選几个美女，亦非大過。賢卿何責人之甚？楊素道：陛下擁了這些富貴，乃現成安享，那曉得創業的艱難？先帝與老臣龍爭虎鬪，不知費許多心力，方纔掙得這座江山，又經開皇二十年節儉天下，方如此太平。陛下登極不一年，便要宣淫縱慾，逐棄老臣，安有不敗之理？今不聽臣言，恐百官有

變。一旦禍起蕭牆。那時悔之無及矣。便要辭出。楊帝
 道。賢卿。且在。容朕再思。楊素道。陛下如尚不悟。老臣
此。事。揚。素。說。得。由。做。得。由。非。惡。嚇。帝。也。
 便先叫法司。將這十個內使。拿下。問他。個。以。美。色。惑
 君。的。罪。名。陛下莫怪。老臣。魯莽。楊帝見楊素。話頭不
 妙。判道。難行。只得勉強說道。既是賢卿。忠言苦勸。朕
 安有不從之理。就傳旨。收回許廷輔等的成命。蘓威
 仍復原官。楊素方纔謝恩而出。正是
 多。慈。君。王。惟。好。色。 擅。權。臣。子。敢。欺。君。
 可。憐。名。分。何。曾。定。 富。使。驕。奢。強。使。尊。

第七回

湯帝被楊素抵觸了一番，氣得目瞪口呆，忿忿回宮。對蕭后說道：「楊素這老賊，欺朕太甚，開動口，只一味使勢，全不存君臣體面，必誅他九族，方遂吾心。」蕭后道：「楊素敢如此橫行者，只倚兵權在手，又欺陛下，不曾經歷政事，陛下何不畱心治國也？」像先帝一般，日日與百官講論，親攬朝綱，另置大臣，謗上將他兵權削奪了，然後殺他，未爲晚也。」湯帝道：「御妻之言，正合朕心。」次日遂早起臨朝，凡事皆引至御前親自裁定。元來隋家天下，虧文帝二十年節儉治化之功，海內

十分殷富，又且四方寧靖，各邊遠地方，皆有年年進貢，
歲歲來朝，也有進明珠異寶的，也有進虎豹犀象的，
也有貢名馬的，也有獻美女的，各國不一。一日，湯帝
設朝，有南楚道州地方進一矮民，叫做王義，生得眉
濃目秀，身材短小，行動舉止，皆可人意，又口巧心靈，
善於應對。湯帝看了大喜，因問道：「你既非絕色佳人，
又不是無價異寶，有何好處，敢來進貢？」王義對道：「陛
下德高克舜，道邁禹湯，南楚遠氏，仰沐聖人恭儉之
化，不敢以作祟之美人，不祥之異寶，蠱惑君心，故遣

生、荒、滿、可、知、

開、口、便、言、色、舌、

雖、歷、分、三、時、却、是、正、時、

七回

八

侏儒小臣備役驅使聊表遠人臣伏之心臣雖不才
一腔忠義望聖恩收錄煬帝笑道我這裡有無數的
文官武將那一個不是忠臣義士何獨在你一人王
義道忠義乃國家之寶人君每患不足安有厭其多
而棄之者况犬馬戀主之誠君子亦取臣雖遠方廢
民實風化所關陛下寧忍獨棄乎煬帝大喜遂重賞
進貢來人便將王義留在左右應用自此以後煬帝
凡事設朝或是便殿議事或是各處遊賞俱帶王義
伺候王義凡事小心謹慎說話做事俱能体贴煬帝

的心性。故此楊帝十分愛他。後漸上思熟。下時刻也。要在面前。只是不能入宮。一日楊帝設朝無事。正要退入後宮。忽回頭見王義跟在後頭。面帶愁慘之色。楊帝遂問道。王義你爲何這般光景。王義慌忙答道。臣蒙萬歲厚恩。使臣日近天顏。真不世之遭逢也。但恨深宮咫尺。不能出入。隨駕少效犬馬之勞。故心常快上。今不覺憂形於色。望萬歲寬恩。楊帝道。朕亦時刻少你不得。但恨你非宮中之物。奈何奈何。說罷。王輦早已入宮而去。王義見楊帝進宮。守着宮門。又不

豐
忍回來，又不敢進去，只是癡上的立在那裡呆想，忽
背後一人輕上將他左肩一拍，說道：王先兒，思想些
甚麼，這等沉吟。王義轉身看時，却是守仁壽宮的一
個太監，叫做張成，慌忙答道：張老公失瞻了，得罪得
罪張成問道：萬歲爺待你只好這般加厚，還有那些
兒不稱意，却在此不言不語的躊躇。王義素與張成
交厚，便說道：實不相瞞，我王義因蒙皇恩，十分寵愛，
情愿朝夕隨駕，希圖報效，但恨皇宮隔越，不得遂心，
故此常常不快，今日不期被老公看破，張成笑道：王

先兒若要入宮，這有何難？王義驚問道：「有何良策？」萬望見教，張成又笑，上說道：「策便有條，只怕老先兒做不得。」王義見張成說話蹊蹺，便丁緊來問張成戲了。分，明，裁，語，不，科，弄，能，成，真。臉向王義耳根邊低，上說道：「若肯將那道兒割去，有甚麼進宮不得？」王義沉吟道：「吾聞淨身乃幼童之事，如今恐怕做不來了。」張成道：「做到做得來，只怕你忍痛不起。」王義道：「若做得來，便忍痛何妨？」張成道：「你當真要做，我自有的妙藥相送。」王義道：「男子漢說話，豈有虛謬？」二人說一回，笑一回，便携手走出宮來，竟到張

成家裡坐下，張成忙置酒款待二人，飲到半酣之際，王義再三求藥，張成笑道：藥便有，還須要從長計較。莫要一時高興，後來娶不得老嫂，生不得令郎，却來埋怨學生。王義正色道：人生天地間，既遭逢知遇之君，死亦不惜，怎敢復以妻子爲怨。張成遂引王義到一間密室中，先拿出一把吹毛可斷的刀來，又拿出兩包藥來，放在桌上，用手指定說道：這一包是麻藥，將酒調了吃，便不知痛；這一包是止血收口的靈藥，都是珍珠琥珀，各樣奇寶在內，搗上便能結蓋。這把

刀便是動手之物。三物相送，請回去。斟酌而行。王義道：「既蒙指教，便勞下手。何如？」張成道：「這個恐怕使不得。」王義道：「不必推辭，斷無遺累。」張成見王義真心要淨，只得又拿些酒來，將麻藥調了，與他吃。自家却另斟好酒相陪。王義吃到几分酩酊之時，便將衣服寬起一隻手，將陽物扯出一隻手，拿了快刀，口裡狠說一聲：「顧不得了，血淋七早已將陽物割下。」張成看見慌忙將靈藥替他塗上，隨扶王義到牀上去睡。王義一來酒醉，二來虧了麻藥靈藥之功，雖覺有些疼痛。

有真，心無事，不可做。

早昏七沉七的睡去正是

小人最望君王罷
只爲承恩遊禁闈

下士偏多見女情
兀於刀下喪殘生

王義睡了一夜次早看時下邊早已結了一個大疤
不甚痛楚幸得煬帝一連三日不曾設朝他就在張
成家將養了三日不覺精神復故行動如常便起身
謝張成道倘有寸進決不敢忘大德張成笑道累兄
受痛如何言報二人洒笑而別王義抽身入朝適值
煬帝駕臨便殿王義照舊誦入衆中伺候煬帝坐了

牛日事畢退朝入宮王義便手攀玉簾也要跟進宮去守門太監攔喝叫住王義那裡聽他只是往裡亂撞揚帝聽見因叫道王義你外人如何強要入宮王義慌忙跪奏道臣願出入禁闈今已忍死淨身望聖恩憐念揚帝大驚道果有此事遂叫左右去看左右看了回奏道王義果已淨身揚帝大喜道不意你到有愛主之心遂帶了他到宮中來見蕭后因說道他是道州進貢來的爲人甚是伶俐因朕愛他不得隨朕出入宮禁竟自把身淨了蕭后道這等看來到是

第七回

七回

十二

不忠義之人因問王義道：「你道州地方有甚麼寶物，何不將來進貢？」王義對道：「道州乃南楚卑薄之地，珍寶等物毫無所產。比不得西域各處與外國相近，故有寶物貢獻。」接脈甚緊帝聞言，忽然想起道：「正是朕前日見西域各鎮守將有文書報稱西域諸國欲與中國交易，朕因不知有利無利，未曾允他。既是西域多出異寶，莫若差一能臣將中國的綾錦緞疋換他的珠寶等物，豈不是十分大利？」蕭后道：「雖然有利，若陛下差官去時，只怕揚素那老兒又要來攔阻，須得一個外

官上疏甚言開市之利。然後陛下從而行之。方纔免

此乃古今馬官的。

得人言。煬帝道。御妻言雖有理。只是這些外官。只恍

通病。

得爭官。對吃俸祿。誰便肯爲國謀利。二人閒論不題。

却說這宮中的太監。元來都與外官交結。凡有机密

事情。都暗上報知。外官却將厚禮酬謝。當日有个穿

宮太監。叫做王忠。聽見煬帝與蕭后商量西域開市。

要外官上疏。他知道這件事有些想頭。便留心聽了。

在宮中鬼諱半日。見沒甚公事。他就潛身走出東華

門。騎了一匹馬。帶了几个跟從。竟來拜一个素常相

好的官兒。那官兒姓裴名矩。見在吏部侍郎之職。見王忠來拜。慌忙接入。分賓主而坐。裴矩說道：「失問候。今蒙下顧。必有事故。見教。」王忠笑道：「別無甚事。只有一場大富貴。」送富貴。貴。不。若。不。喜。笑。便。是。阿。跌。笑。可。款。可。家。送來與老先受享。裴矩見說送富貴。便滿臉堆下笑來。說道：「多承老公美意。何以克當。茶罷。一鍾。便將王忠邀入後堂。叫人治酒款待二人飲。到興濃之際。裴矩滿斟一杯奉與王忠。說道：「學生屢蒙老公錯愛。感仰不盡。今日不知又有甚麼富貴相贈。」王忠道：「今日皇爺與娘心計較要西域開市。只怕

楊素攔阻，先要一個官兒上疏勸他開市。皇爺依奏而行，便免得百官議論。老先何不上他一疏，甚言開市有利。皇爺見了，必然大喜。這開市的權兒，一定就是老先主持。豈不是一場大富貴。學生故來報知。裴矩聽了，滿心歡喜道：「皇上果有此意，這場富貴非同小可。」學生明日就上疏陳開市之利，倘得事權到手，後來西域的奇珍異寶，儘情送與老公賞玩。王忠笑道：「莫要到那時節，便忘記了裴矩亦笑道：「記得記得。二人一邊笑一邊飲，真個是

飲當名利千鍾量。談到黃金滿面春。
莫道世情都是假。此時顏色十分真。

二人暢飲了半日，王忠方纔起身告辭。裴矩說道：倘有消息，還望老公指教。王忠道：自然自然，作了別。王忠依舊上馬而去，不題。却說裴矩得了這個信息，忙連夜草成奏章，只等明日早朝，奏上這一夜真个是。

不寢聽金鑰

四風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

幾回夜如何

艷史 第七回

第八回

廷霄強西域開市

禮兵戈

詩曰

末世爭強只思量窮兵黷武。那得箇醒徹民疲。
 破折缺奈異域已填無限骨。高曾添得中原土。
 想舞干階下有苗平。今非古。秦烈龍強如虎。
 漢武帝英雄主到頭來却與封疆無補。封禪築
 城千載計一朝草木名同腐。願君生端拱享承
 平。登三五。

第八回

右調滿江紅

話說裴旻具了勸開市的表。次日早朝來奏。正值
煬帝臨朝。百官賀畢。煬帝便問道。前日西域守將有
文書報稱。外國人要與中國開市。汝等部中議的何
如。言未畢。只見吏部中閃出一人。烏紗象簡。俯伏於
地。奏道。臣有短表。冒瀆天聰。煬帝定睛看時。却是吏
部侍郎裴矩。跪叫近侍接上表來。放於龍案前。展開
紙看。只見上寫着

吏部侍郎臣裴矩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奉表於

皇帝陛下臣聞治國家以生財爲本禦外國以
樹德爲先天下有相通之貨利古今無必絕之
人情故古帝王之於外國也逆則討之以威順
則懷之以德今西域外國畏我中國之威年年
納款歲七來朝其中心懾服久矣今又欲與中
國交市者蓋仰聖明之化而舒瞻戀之情若拒
而不允是威足以震之而德不足以綏之也况
開市之利有五以中國羅緞幣帛換海外珠玉
異寶其利一也市一開則彼此交利彼此利則

情意必和。情意和則邊疆永無烽火之虞。其利二也。近胡既伏則外國必有梯山航海而至者。不以兵革而遠人向風。其利三也。交接既熟漸誘其山川地理之圖則秦皇漢武之功可徐奏也。其利四也。今夫天下富強從古所無再連遐荒絕域爲一家則真跨三皇邁五帝而名高後世矣。其利五也。伏望陛下大震乾斷主持而力行。之則一歲所得其利不下百萬且保四境安如泰山。倘猶豫不決坐失事機恐阻絕人情轉邀。

邊防之。冀有不可測度者矣。臣不勝待命之至。
揚帝覽畢大喜。道卿所陳五利。大有識見。具見謀國
深心。但恐諸國別有詐謀。裴矩道以中國之富強。兵
精糧足。雖有詐謀。亦不足慮。只要得自者一机。變慎重之。
人專主其事。揚帝道此事任大責重。非卿不可。卽批
旨道着裴矩以原官任劄張掖等處。專主西域開市。
綏近。務要宣揚德化。凡一應机權。許便宜行事。
不得潛開釁端。俟有功另行陞賞。裴矩總謝恩領旨。
班部中文閃出一人。生得方面長髯。高額大耳。威風

禦七相親堂七俯伏奏道西域之市有三不可開張
矩書生不通世變反奏爲五利妄言誤國乞聖明罷
斥之煬帝看時乃是兵部尚書段文振也因問道開
市有那主不可張矩如何誤國段文振奏道西域開
市諸外國不過是珠玉犀象之物寒不可衣飢不可
食乃以中國綾錦緞幣與他交易是以有用換無用
一不可也張掖乃邊防重地開市則必引入境內外
國狼子野心其衷叵測倘然有變爲禍不小是貪利
而召災一不可也既開市通好則彼賓我主來往必

須迎送驛地。必須供給。彼皆絡繹不絕。郡縣百姓。在
走受害。年有已時。是慕虛名。而受實禍。三不可也。開
市有三不可。而裴矩希圖富貴。妄言惑主。非誤國而
何。裴矩道段文振可斬也。以幣帛而換無價之寶。其
利不啻百倍。而反以爲無用。若以珠玉爲無用。則金
錢亦不可衣。亦不可食。亦將謂之無用耶。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外國雖叵測焉。能出中國之範圍。況古之
帝王。俱以誠心待人。胡越一家。未聞以疑而拒絕之
也。遠人來賈。驛地無給。所費有限。乃謂之疲民。必激。

其○變○提○百○萬○之○兵○巧○捷○之○言○轉○足○奪○所○平日○費○萬○金○征○之○然○後○謂○之○不○疲○耶○
依○段○文○振○之○論○是○欲○臣○子○專○兵○不○欲○朝○廷○得○利○是○欲○
陛○下○爲○柔○懦○之○主○而○不○願○陛○下○爲○仁○聖○英○略○之○君○也○
煬○帝○聞○奏○說○道○明○也○是○利○友○謂○有○害○段○文○振○是○何○主○
意○段○文○振○道○陛○下○享○先○帝○承○平○之○業○不○曾○親○臨○兵○陣○
不○識○邊○防○利○害○若○聽○裴○矩○巧○言○定○然○有○社○稷○之○憂○煬○
帝○拍○案○大○怒○道○段○文○振○欺○騙○不○曾○用○兵○朕○偏○要○開○市○
看○社○稷○如○何○有○憂○徒○言○議○君○本○當○重○罪○姑○念○老○臣○不○
究○如○有○再○諫○者○斬○段○文○振○再○次○奏○時○煬○帝○早○已○氣○昏○

昂轉身回宮矣。段文振歎一口氣道：「皇上不聽老臣
忠言，不十年江山瓦解矣。」快上出朝，不題。却說裴矩
領了旨意，滿心歡喜，回到私宅，先備一分厚禮，送與
楊素。恐怕他出來攔阻，又辨禮去謝王忠。隨即收拾
行李，發牌起身，竟往西域而來。到了張掖，早有各鎮
守將接住，參見裴矩。遂傳聖旨說道：「皇上見汝等開
市文書，甚言有利，遂命本部在割張掖專管其事。與
外國交易，務要以賤換貴，以少易多，不得因而失利。
取罪未便，眾將俱拜道：「謹領台旨。」裴矩遂一面出

示招集商人采買緞幣。又一面於城上插起黃旗。上寫着奉旨開市。又叫各鎮守將打文書曉諭諸人。又起造許多館驛。屯在交易處。又仰經過各郡縣地方。凡是外國之人。都要供給應酬。不許怠慢。號令一出。不多時。各國人聞知。都帶了海外的寶物。到張掖來交易。真个利源一開。熙上。攘上。而來。中國的錦綉堆積如山。海外的寶物斗量車載。彼此互換。上。下。又來來了。又去。外國人續紛絡繹。不絕於道。甚矩與各鎮守將。就中獲漁。各得大利。只可憐經過的郡縣。送

狂迎來無一時刻得能寧息小民疲敝倉廩空虛
一年之中糜費不下百萬各郡縣支撐不過都其文
書到裴矩衙門來告匱裴矩只拿聖旨來推那裡管
他死活正是

在廷誰最惡

獨有利臣凶

只爲一身計

教他萬姓空

裴矩又將名馬犀象及各樣奇異珍寶不時差人貢
進京來又重以酒食款待諸人細上訪問各國的山
川形勢風俗都畫成圖樣共計四十四國合成一卷

把各叫做西域圖記并獻與楊帝楊帝看了不謂心悅
喜與蕭后說道元來外國山川風景亦如此秀美不
因開市何以得知段文振那廝抵死阻攔朕幾乎被
他誤了他又笑朕享太平基業不知邊疆時事朕欲
親臨薊北撫賞各國一來可以覽城內山川之勝二
來可以察塞外風土之形三來使天下知朕爲英雄
之主四來又可以收回楊素的兵權不知御妻以爲
何如蕭后道此意甚善自黃天于元有巡狩之禮後
來庸君暗主只圖在宮中安樂故將此禮廢了陛下

肯復古行之。誠爲盛典。有何不可。湯帝大喜。遂決意要巡狩。薊北。次日早朝。便宣諸大臣上殿。說道。朕聞古之聖帝明王。皆巡狩天下。親察民間疾苦。後江東諸主。但知傅脂粉。食玉衣錦。坐在深宮中。受用絕不與百姓相見。此與婦人女子何異。朕實耻之。今欲乘此承平富庶之時。親臨邊境。撫賞各夷。舉行三皇五帝盛事。卿等各衙門。可一面聚集兵馬。一面裝載輜重。待朕擇吉起行。衆官齊奏道。當今天下宴安。邊疆無事。陛下正宜垂裳宣化。何必親勞御駕。遠臨絕域。

指。爲。人。病。痛。偏。着。

巡狩雖天子盛事亦未免勞民傷財望陛下三思湯
帝不悅道爲臣當致君堯舜方是忠臣盛德之事汝
等不勸朕行只愛惜小費却叫朕學那些不知世務
的皇帝是何道理再敢強諫定加重罪衆臣無言可
容喏喏而退各該行衙門心下恍惚不安只得私自
來請問楊素不想楊素此時沉酣酒色朝政毫不在
心衆官來問他只推有病不見衆官無奈只得下教
場點札人馬收拾糧艸準備湯帝巡狩湯帝又傳旨
道旗幟器械俱要精堅齊整飲食供應俱要豐美隆

盛不許一事荷簡百官奏言昭常措辦所費已不計其數爭奈朝廷家忠臣少佞臣多君王稍好奢侈便有个大老官便有許多錢片况朝廷平有一班獻媚之臣出來求新立異的迎合上意當日賜帝傳旨未畢早有內史舍人封德彝奏道劍井一路皆沙漠之地崩頽傾圮天子乘輿如何可行必須先着各郡縣開成御道金輿玉輦方得安然前進賜帝大喜遂傳旨該部行文各經過郡縣一路都要填成御道不盡力者斬聖旨一下誰敢不遵這條路從京城由雁門榆林雲中金河直填到薊北足填有三

千餘里遠近也不知費了民間多少錢糧御道一完
民部侍郎宇文愷又奏道御道雖已開成只恐前途
無離宮別館一路上山城草縣聖駕何以駐蹕以臣
愚見須造一座觀風行殿其大可容五七百人四圍
俱用錦綉珠玉裝成下邊用車輪爲磳欲行則行欲
止則止方可壯上國之感儀顯天朝之尊貴又可令
從行妃女處於殿中分別內外賜帝大喜道非卿妙
才無此異想就傳旨着宇文愷同封德彝連夜督造
不旬月宮帳車馬及各品器飾物俱打點齊整賜帝一

蕭后一面排宴送行時當八月初旬
氣涼爽煬帝別了蕭后留一半文武同爲素守國
領了一半文武官員望翰林進發此時海內富庶百
物豐美宮帳器皿皆極其奢侈隨行軍士計五十餘
萬軍中車馬計十萬餘匹輜重糧草陸續於道千里
不絕一路上龍旂蔽日鳳蓋遮天宸車似木御馬如
蛟真个天子的威儀比衆不同但見

帝座臨黃道

天皇出紫微

半空雷擊鼓

千里電翻旂

草木橫生色

山川煥有輝

殿移淑風度

聲過六龍飛

萬乘趨前後

三台聽指揮

昭曜網禁持

錦綉簇宮妃

雄震天威遠

騰嘶御馬肥

雲屯迷日月

塵起洒珠玑

雲夢九重出

瑤池八駿歸

辰迎天子際

斗嚴侍臣衣

聖王百靈助

將軍八面威

天兵潮水湧

五金泰山圍

令出神皆奉

師行天不違

陣雲橫太極

壁月照宸幃

漢武何須慕

秦皇不足希

富強巡狩者

屈指古今稀

煬帝見車徒炫赫金鼓喧闐連營有數百里遠近號
間灯火接聯登高一望就像天上列星一般煬帝十
分得志到一處便召群臣覽山崩之勝飲酒賦詩取
樂一日行不上二三十里若遇山川有形勝之處便

凡日不行郡縣貢獻的方物飲食堆山塞海而來二
日車駕將至金河忽大風陡作沙塵撲面湯帝舉
入行殿中令衆妃妾圍繞他在中間飲酒無宗甚風
甚大沙灰頗多穿簾入幙滿殿飛來不多時將衆妃
妾的青絲綠鬢上都一層上堆起黃雲湯帝看了其
是不喜忙喚群臣商議只見內史侍郎虞世基奏道
宇文愷詭可爲行殿獨不能造行城乎陛下何不仍
令宇文愷監造一座行城想國要一千步其高十丈
中開四門以布衣板木爲骨外而飾以錦綉下面亦

用車輪令軍士御之可行可止不但能避風沙外國望之實足以並天朝之威武也煬帝大喜道卿真有權變之才隨命宇文愷連夜監督有司製造真不是國家有倒山之力不數日早已造成一座行城那行城的華麗真个古今所無但見

白玉聊爲石砌黃金散作磚封紫光赤氣一重重橫鎖四條蟠螭行過泰山搖撼平臨瑞靄空巖不知高處几千弓但見北斗河城低控

行城外一面都令御林軍襍引牛馬駕御而行城裡邊

卷

八回

十一

盡叫太監守宿，旌旗密佈，弓弩等全施，四門上有四座城樓，皆設鼓角。城門隨時啓閉，就如皇城一般。文武百官非奉召，言不許擅入。場帝登城四望，喜不自勝。因召虞世基、宇文愷、封德彝，登樓賜宴。宴畢，各賜黃金綵緞，盡撤而罷。場帝自有此城，又搭起一架幔天帳，任外邊風沙滿目，而城中纖塵不入。場帝滿心暢快，不旬月，早出了榆林北境，東達於薊州地方。此外皆外國出沒之鄉，各國朝貢之所。場帝駕到，早有裴矩帶領了各邊守將前來朝賀，不題。且說這西域外

直北上有一國叫做突利可汗。漢高祖年間曾來納貢求婚。文帝喜他真誠，遂將宗女義安公主嫁他。後突利可汗與雍虞閭有隙，爭戰失了巢穴，兵敗來歸。文帝就改封他做突厥啓民可汗。又於朔方築一座大利城，與他居住。後雍虞閭死了，啓民依舊奪取其地，十分強盛。今聞得煬帝駕幸榆林，他因感文帝之恩，遂同義安公主帶了許多奇珍異寶，前來朝見。煬帝聞知此信，遂暗上傳旨，令衆將官俱要弓上絃，刃出鞘，廬甲鮮明，旗幡招展，明日引啓民朝見。衆將

領旨遂將五十萬甲士按二十八宿分列作二十八
座營盤周圍環繞中間現出二座行城就如紫微垣
一般軍容整肅號令嚴明真个是

勦蕪千載烈

救塞一時功

試以軍威較

無如此日雄

次日楊帝設朝行殿令大開各營着通夷郎將帶領
突厥啓民朝覲啓民詞公王各部落頭目到了營前
望見中國兵士威赫上中間又擁出一座城池四門大
開樓櫓悉備士皆大驚失色吐舌相視說道此非兵

將乃天神也。何以強盛若此。慌忙下馬步行入城。到了行殿。皆匍伏而進。拜於階下。場帝傳旨。平身。便問道。先帝尚主之義。築城之恩。猶能記憶否。啓民奏道。臣雖外國。不敢悖德。聞聖駕北巡。謹同公主敬陳微物。聊表臣伏之心。遂將土產的貂鼠。銀鼠。白翎雀。旱金花。青囊花。花羊角。鼪狗。沙鷄。并各馬寶刀。各色珠寶物件。一一獻上。場帝命近侍收了。隨宣義安公主上殿。賜坐。啓民也賜坐。階下又問道。中國這等兵威。汝等服否。啓民道。天威震懾。從古所無。塞外之人。焉

敢不服湯帝大喜道以此兵威直空塞外亦有何難
但念貢獻殷勤并和親之義有不忍耳啓民道外國
亦念先帝之恩不敢負也湯帝道汝國有兵凡何啓
民道外國人畢竟狡滑若論老幼之兵遍地皆是其精壯者亦不過百
萬多耳安能比天朝之盛湯帝道今帶來兵將凡何
啓民道走馬來朝若帶領甲兵恐陛下疑忌隨行止
有各部頭目數千人且湯帝大喜道汝忠臣也遂
傳旨罷朝另日俱召賜宴啓民與公主謝恩退出湯
帝隨宣群臣商議道明日賜宴啓民有數千人使他

露坐，殊失中國體面。若要造屋，如何有這等寬濶，亦
倉促不及也。封德彝奏道：「此事易處，只消將綾錦緞
疋製一大帳，又寬廣可坐，又傾刻可辦。場帝大喜道：「
卿言有理，隨命製帳排宴，不題。」却說這沙漠一帶地
方，接連西域，有百十餘國，也不分大小，但以強爲尊，
強國所爲，各國使都依順。此時惟啓民最強，各國見
啓民來朝，也都收拾些寶物，紛沓來貢，不數日，早
有室韋、靺鞨、林邑、女直、龜茲、伊吾、高昌、蘇門答刺、撒
馬兒罕、波斯等處，共計二十餘國，皆一時來朝貢方。

物。煬帝受朝過，俱召賜宴。這日煬帝親臨帳中，宣各國可汗，以次進帳賜坐。惟高昌文帝時亦曾以華陽公主尚他，與啓民同在和親之列，遂賜坐在前面。其餘各國俱照大小坐在下面。各部部落又列坐在下面。煬帝却在上面，又金圍玉繞的，另設一殿而坐。文官皆是公服，緊隨左右。武將都全裝披掛，燕翅般排在兩邊。各營將士俱弓鳴劍響，團團的環繞在帳外。須臾之間，御酒分行，宸樂遞奏。這一日，真个是

禮樂會刀兵

王風襟伯行

中外同燕喜

胡越不相驚

玉帛爭舒赤

梯航遠貢誠

不須千羽舞

早已萬方平

外國人見中國兵甲之勝十分畏服又見筵宴齊整款待殷勤又滿心歡喜暢飲了半晌煬帝又傳旨道各國遠朝其心可嘉今日華夷一統賜宴不必拘禮務要盡歡無負朕款夷至意外國人聞旨齊聲皆呼萬歲又飲了半日只見蘓門荅刺走出位來俯伏在地獻上一個鸚鵡奉酒爲壽那鸚鵡形高七寸能舞

人言乃是西域中的異寶。煬帝受了清飲三觥，
蒼刺纏下去，于闐又俯伏於地。獻方圓二美玉奉道
爲壽。那美玉徑長五寸，光可鑑髮。圓者叫做龍王，
在水中則虹霓散見。頃刻而兩方者叫做虎王，若以
虎毛拂之，則紫光迸出。百獸懾伏。煬帝大喜，也受了
滿飲三觥。于闐纏下去，又有那吐火羅、羅色匿、各國
俱紛七貢獻方物爲壽。煬帝因感大晚拜貢獻不絕。
此段光景三復而後，真不多得。
滿心暢快，盡情痛飲。眉宇之間不覺洋洋得意。乘着
酒興，看了左右文武，笑說道：朕爲天子，中國富強而

各國向化，卽古之三皇五帝，何以過此，遂命取世，親賦一詩，以志其盛云。

呼韓稽顙至。

屠耆接踵來。

何如漢天子。

空上單于臺。

賦罷，百官皆呼萬歲。湯帝又命近侍將御詩傳示各國，俱賜酒三杯，衆人飲罷，一齊起身謝宴。湯帝又叫各該部將金銀綾錦緞疋等物照次序賞賜各國，及各部落頭目。這一賞賜，何止去了几百萬的金銀緞絹，分賜完外，國人方纔謝恩而去。正是：

朔方王帛能來此。

天下膏脂已半空。

聖主不須爭遠略。

秦皇漢武亦何功。

一場帝後來，不知如何回國，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文皇死報奸雄

煬帝大崩土木

詞曰

卓莽神奸高斯詭詐笑來轉是愚癡殺人人
 半點不差池何事只矜跋扈禍與害全不思
 及想到東門黃犬骨血已淋漓前車既覆
 後車偏急若罔聞之深天心仁愛無計扶持
 有五陵臺榭非邛山皓齒娥眉送英雄甘心
 土猶言道便宜

九回

右請潘庭芳

却說煬帝大宴外國之後，志氣驕矜，神情傲慢。因羣臣誇說道：「昨日之朝，塞外諸國想無遺矣。」裴矩奏道：「西域各國無不貢獻，惟天竺佛菴久不來朝。」煬帝大怒道：「這些外國之人，輒敢抗逆天朝，誓必擒其巢穴，便欲遣將征之。」群臣慌忙奏道：「兵不可窮，武不可驟，化外之人，如何征勦得盡？」煬帝怒道：「若不征勦，則天朝威武安在？」虞世基奏道：「陛下息怒，臣有一策，可以兩全。」現今啓兵強盛，何不厚加恩禮，卽詔啓民歸

計二國又不勞將士遠征又可彰天朝威武此以彼
攻彼之計也煬帝大喜道卿言最善正計議間黃門
奏啓民可汗與義安公主等言煬帝隨命宜入啓氏
與公主拜伏在地先謝過宴隨卽奏道我等蒙天朝
和親厚恩義屬君臣情同父子明日恭掃穹廬敬開
牛帳願奉一觴稱萬年之壽伏望聖駕俯臨以彰柔
遠之化煬帝欣然傳旨道既你一家何嫌何疑明
日當御駕親臨啓民歡喜謝恩而出左僕射高熲大
將軍賀若弼同奏道這些豺虎也其心叵測陛下柰

何以天子至尊親臨虜帳不獨褻瀆萬乘亦恐禍變
難防煬帝笑道聖天子有百神呵護二卿何須過慮
遂不聽次日大排鑿駕帶領了兩班文武竟望突厥
營中而來行不半里早望見啓民與公主錦衣花帽
掛玉披金騎了兩匹駿馬率領着各部落頭目一隊
隊鳴金擊鼓前來迎駕到也十分齊整怎見得但見
貂帽狐裘作隊行
弓劍潤馬蹄輕
外國仍然多華麗
寶氣珠光躍日明
啓民望見鑿與便分開隊伍齊俯伏在兩邊高呼道

臣啓民可汗迎接萬歲湯帝隨傳旨着先行開道啓
民聞旨忙傳令將後隊改作前隊就如雙龍一般悠
悠揚揚七倒捲而去不多時到了營門啓民就請湯帝
的玉輦竟陞牛皮寶帳帳中早設下一張盤龍的泥
金交椅面前橫鋪了一張碧玉簌萬壽的沉香龍案
湯帝高陞寶座文武俱侍列帳中啓民與公主次第
朝賀原來啓民雖是外國却富強無比寶帳中十分
侈麗排設的都是精金美玉動用的無非異寶奇珍
真箇精光燦爛奪目驚眸湯帝看了心中暗想道他

國尚如此受用况我中國天子乎因問道朕看汝兵
驍將勇欲命汝征討不臣汝能爲朕出力否啓民奏
道天王有命敢不效死煬帝大喜道天竺佛林二國
久不入貢朕欲遣將搗平巢穴但恐傷天地之仁今
特賜汝寶劍一口前往征之有功另加封賞啓民領
旨道臣雖不才仰仗天朝威武兵臨二國管取望風
革面重譯來朝煬帝大喜隨命左右將寶劍付與啓
民謝恩畢隨即獻上酒來只見玉盤金碗瓊盞瑤觥
一霎時盈前方丈雖無鳳髓龍肝也都是山珍海錯

琵琶外國樂平吹金鼎內獸烟廳彩真个是

錦綉鋪張如糞土

珠玑狼藉似泥沙

莫言此地殊風俗

縱慾窮奢一樣同

湯帝見啓民十分恭敬開懷痛飲酒至半酣啓民又
叫出一班女樂來供應湯帝醉眼模糊見那些女樂
雖則是胡妝異飾到生得明眸皓齒黛綠鴉青十分
美麗有一隊善歌的歌一回便上來獻酒三觴有一
隊能舞的舞一回也上來獻酒三觴那班女樂輪流
歌舞次第敲鑼引得个湯帝魂迷意蕩把持不定帶

了。几。分。酒。興。便。東。顧。西。盼。笑。聲。不。絕。全。沒。些。天。子。的。威。儀。體。統。大。將。軍。賀。若。弼。見。光。景。不。雅。恐。生。不。測。便。目。視。高。頰。高。頰。會。意。便。出。位。奏。道。樂。不。可。極。欲。不。可。窮。請。天。子。回。盞。煬。帝。猶。沉。吟。不。語。賀。若。弼。又。奏。道。日。已。西。斜。塞。外。無。夜。宴。之。理。煬。帝。方。纔。傳。旨。排。駕。又。命。厚。將。金。帛。賞。賜。各。部。頭。目。并。那。班。女。樂。啓。民。與。公。主。命。女。樂。再。三。苦。獻。煬。帝。又。飲。了。十。數。觴。方。纔。登。輦。啓。民。依。舊。領。了。各。部。落。直。送。至。御。營。方。纔。謝。恩。回。去。却。說。煬。帝。自。胡。宴。之。後。頗。起。驕。奢。之。念。欲。廣。選。胡。姬。以。

爲塞外之樂，全不思歸，賀若弼高頴與衆官百般苦
勸，煬帝方肯發駕還京。外國人聞煬帝回，盜都一齊
直送入薊門，方纔轉去。煬帝此行，雖然糜費甚多，而
個七接踵來王，却也是一時之盛。正是

漢室和親未得平，
何期驕慢隋天子。

周家薄伐兒曾清，
杯酒殷勤盡貢誠。

煬帝車駕旣返，一路上要歷覽邊土之勝，不肯由薊
州的大道而行。逢山便要盤山，遇嶺便要過嶺。衆官
苦諫不從，行至榆林地方，有一條小路叫做大斗拔

谷兩邊都是壁立的高山中間闊處不過丈餘之地
又崎嶇險阻輿輦都不能乘如何容得那行城行殿
場帝只得騎了一匹馬兒前行可憐那些宮妃彩女
沒了行殿容身或一隊在前或一陣在後都亂紛紛
與軍士們混雜而行到晚了行不出谷口的就與軍
士們在一處歇宿時值寒冬山谷中北風峭厲軍士
們凍死了無數高顯看不上這些光景對賀若弼歎
息說道近來朝廷殊無竊紀賀若弼道這都是奢侈
之報二人在背後談論不匡早有人報知場帝場帝

大怒懷恨在心。不一日到了西京。文武百官皆出郭來迎。惟楊素只在皇城門前候駕。煬帝當日軍中勞苦。傳旨免朝。車駕竟還後宮。蕭后接在。忙排宴與煬帝接風敘舊。一宿晚景不題。次日煬帝早起臨軒。百官朝賀畢。楊素出班奏道。陛下北狩風塵。良亦勞苦。煬帝道。賢卿守國勤瘁。亦復不易。楊素道。北外風景。陛下雄覽。以爲何如。煬帝道。前日段文振笑朕不知用兵。朕盍輿所至。外國皆向風納款。雖古之秦皇漢武。不過如此。用兵有何難哉。好笑。這些腐儒開口言。

兵。便。以。爲。驚。天。動。地。楊。素。見。煬。帝。滿。臉。都。是。驕。矜。之。

驕。王。誇。張。奴。臣。侍。上。自。然。有。此。立。公。景。

色。全。不。像。舊。時。畏。敬。便。佻。佻。的。哂。笑。道。陛。下。不。要。錯。

認。外。國。向。化。乃。先。帝。餘。威。豈。今。陛。下。之。功。耶。煬。帝。聞。

言。不。覺。滿。臉。通。紅。含。羞。帶。怒。的。說。道。朕。爲。天。子。原。不。

論。功。但。賢。卿。乃。先。帝。功。臣。其。功。安。在。楊。素。笑。一。笑。說。

道。臣。實。無。功。但。陛。下。在。藩。府。時。不。知。何。故。屢。上。下。交。

臣。卽。無。功。於。先。帝。不。可。謂。無。功。於。陛。下。陛。下。何。不。一。

回。想。耶。言。罷。也。不。辨。朝。竟。昂。上。的。走。下。殿。去。氣。得。人。

煬。帝。在。龍。座。上。目。瞪。癡。呆。半。晌。不。能。言。語。却。說。楊。素。

走下殿來料湯帝不敢加害正在丹墀裡大搖大擺
賣美奸雄的氣槩不判天不湊巧忽然一陣陰風撲
面刮來吹得他毛骨聳然忽擡頭只見一人頭帶龍
冠身穿衮服手內拿了一把金錢杓坐在逍遙車上
攔住罵道弒君老賊往那裡去楊素定睛看時不是
別人却是文帝的陰魂嚇得他魂不負服。應。不。死。如。此。真。是。焦。心。體慌忙要走
却又無處躲避只在丹墀中亂轉文帝趕將來罵道
朕欲立吾兒楊勇你這老賊不聽吾言到轉同楊
廣來弒我是何殘忍今不殺你何以報此仇舉起金

九回

錢斧照頭斫來。楊素躲不及。一交跌在地下。口鼻中鮮血迸流。近侍看見。忙報與煬帝。煬帝大喜也。只說是偶得暴病。竟不知是文帝之報。因對群臣說道。此可謂權臣欺君之戒。隨命衛士扶出楊素扶得到家。已不省人事。其子楊玄感。忙以湯藥救治。半晌稍已。醒來說道。謀位之事發矣。今遇文帝。以金斧逐我。我必死矣。汝等可急備後事。言罷。又昏上。睡去。却說煬帝見楊素得此暴病。心下大喜。又恐其不死。隨遣一個御醫。假推看病。就打听消息。御醫領旨。隨即來看。

楊玄感見他奉旨日前來，慌忙遣人寢房御書，將帳一
看，只見楊素形容脫落，及目，直視那裡，還有往日
英雄睡在帳中，大聲狂叫不止，忽叫道：「殿下假詔賜
死，皆是晉王之謀，與臣無干。」忽又叫道：「臣雖上疏，獨
孤娘也。也曾主張，又忽大叫道：「陛下不要研臣，願甘
罪口裏，吐吐喝吐，就像透那毒的一般，將從前做好
雄的過惡，一一都亂說出來，正是

天道有循環

奸雄無終始

饒他跋扈生

定然狼狽死

九回

御医看了脈虛攢了兩帖人新藥說了几句諱話隨
 卽起身來見煬帝曰吉道楊素神結氣痛六脈俱緊
 又發狂見鬼命在旦夕斷不能生矣煬帝大喜再臨
 隋州人打探時楊素早已嗔呼哀哉尚書後人讀史
 有詩感之曰

代有權臣出

隋家教越公

用兵純慘刻

事主只好雄

但逞驕矜態

全無社稷功

莫言身已死

遺臭尚無窮

楊素既死，煬帝大喜道：「老賊已死，朕無所畏矣。」遂日夜與蕭后在宮中恣行淫樂，全無忌懼。一日酒後，與蕭后商議道：「前日朕欲造宮，剛被楊素這老賊阻當，欲選美女，又被這老賊攔阻。今老賊既死，朕可恣心而為，料無人敢諫阻矣。」蕭后道：「雖則無人敢諫，也須緩七而行，造了一處再造一處，未為不可。」煬帝道：「妻之言有理。」次日駕坐便殿，宣宇文愷、封德彝二人，說道：「朕想古來帝王俱有深宮，別館以為行樂之處，朕今當此富貴，若不及時行樂，徒使江山笑人。」朕

九回

洛陽乃天下之中，今可改爲東京，要造一所顯仁宮，以朝四方，又可備朕萬歲之暇，逍遙遊樂。二卿當爲朕一董其事，宇文愷奏道：「昔帝王皆有明堂，以朝諸侯，况舜有貳室，文王有靈臺，聖祖皆足功，豈烈德欲顯仁德于天下，今陛下在位不久，而胡越一家，造顯仁宮，以彰聖化，正與舜文同軌，誠古今之盛事也。臣等敢不效力。」煬帝大喜，封愷、葵，又奏道：「天子造殿，不廣大，不足以壯觀，不富麗，不足以樹德，必須南接皂淵，北跨洛濱，選天下之良材異石，與各種嘉祥。」

草珍禽異獸充實其中方可為天下萬國之瞻仰。揚
帝大喜道：「二卿竭力為之。朕自有重酬。」遂傳旨教字
文愷封德彝營造顯仁宮於洛陽。凡大江以南五嶺
以北各樣材料俱聽憑選用，不得違悞。二人領旨而
出，早驚動了滿城百姓。却說高穎聞此消息，連忙來
見賀若弼商議道：「主上驕奢無度，已非人君之體。今
又大造宮室，社稷安能長保？賀若弼道：「先朝老臣楊
素已死，惟你我二人尚在你我。不言再有誰人敢諫。
明日入朝，當以死諫。」二人計議定了。次日揚帝早朝

九回

十

衆官朝賀畢二人同出班奏道臣等聞聖王治世節
儉爲先昔先帝敕楊素造仁壽宮見制度綺麗便欲
斬素以爲結怨天下以後痛加節省二十餘年故有
今日之富陛下正宜繼先帝之志何得起造宮室勞
民傷財煬帝道朕爲天子富有四海造一座宮殿用
力無多所費有限如何就見得勞民如何就見得傷
財二人又奏道天下省之則富耗之則窮今年裴矩
西感開市所費何止千萬陛下巡狩薊北所費又何
止萬七今日此宮非萬七決不能成天下雖大安能

供無窮之用。望陛下三思。楊帝大怒道：汝二人互相
謗君，前日在大斗谷中，因死了几個軍士，便一個謗
朕，殊無縮紀。一個謗朕，爲奢侈之報。朕念先朝臣子
不忍加罪，今又在朝廷之上，百官之前，狂言辱朕，全
無君臣體統。不斬汝二賊之首，何以泄朕之憤。二人
奏道：臣等死不足惜，但可惜先帝前錦綉江山，一旦
而休也。楊帝愈怒道：江山就休，也不容你這樣毀謗
君父之人。喝令毀前帶刀指揮，推出斬首，示衆。衆指
揮聞旨，不敢不遵，只得帶軍校一湧上前，鷹拿鷂捉。

將二人衣冠靴剝榜出午門。二人大叫道：「陛下殺臣，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矣。但不知陛下異日將何面目以見先帝乎？」湯帝大罵道：「朕無面目以見先帝，你這兩個謗君的逆賊，到有面目見龍逢比干？」拍着龍案，叫快與我斬訖報來。眾文武都嚇得面如土色，抖衣而戰。那個敢做一聲，只有尚書左僕射蘇斌與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梁昆同出班奏道：「高、顏、賀若弼乃朝廷大臣，竭忠敢諫，無非爲陛下社稷之計。縱使有罪，只可降調削職，安忍處以極刑？令天下後

世加陛下以殺大臣之名何物宜然道大臣不可殺
 天子至尊轉可辱耶汝等與他同尚先朝臣子每上
 互相標榜朋比為奸朕不斬汝已為萬幸還敢來花
 言巧語保留他人遂命削了職亂棒打出蘇威梁昆
 既敗再有誰人敢諫可憐高類與賀若弼兩個忠臣
 相對受刑原來高類的母親最是賢明常勸高類急
 流勇退說道汝富貴已極所欠者一研頭耳高類不
 聽至是其言果驗後人有詩感高母之賢曰
 名利塵人誰肯住 只思將相與公侯

九可
 十一

不知賢母千秋服 已自明明見斷頭

又有詩贊高類之忠曰

賢母早知憂富貴 忠臣豈怕斷頭顛

莫言當日無恬退 青史千秋有烈夫

煬帝既殺了高類，賀若弼，又賤了蘇威、梁弼，是滿朝震
懼，人人吐舌相視，誰敢道半個不字，只有虞世基、裴
蘊等數奸人，希旨取容，好不榮耀，却說宇文位與封
德彝領了造顯仁宮的旨，息竟到洛陽地方，廣開匠
戶，大興土木，之工，一面相慶地，其一面差人分行天

下選取奇材異木以及各樣珍怪之物水路用解陸
路起夫都輸運前來發攬的天下日夜不得寧息不
要說几十圍的大木三五丈的大石費累無算就是
一草一木也如此不知花費多少錢糧累死多少性命方
纔得到洛陽不要說經過的衝要地方百姓受害就
是深山窮谷之中覓奇禽尋異獸也攬得雞犬不安
宇文愷與封德彝那儘管民間死活府藏空虛只是
情上求精麗中窮麗益得一座顯仁宮金輝玉映就
如九天仙闕一般後人有詩感之曰

第九回

九回

十三

魏煥無非民怨結

輝煌都是血模糊

憑君莫詬駟奢事

一殿功成萬骨枯

顯仁宮既成，宇文愷飛表告竣，就請煬帝幸臨，以觀落成。煬帝聞奏大喜，遂別了蕭后，竟發車駕望東京而來。不一日，到了顯仁宮，早有宇文愷封德彝二人接在朝，見過，遂引了煬帝的御駕，從正宮門首一層層看將進來，但見

飛棟衝霄連櫺，接漢盡梁，直拂星辰，閣道橫穿，日明變門玉戶，恍疑闕苑仙家，金陛瑤階儼是

九天帝閣。簾櫺迴合。鎖萬里之祥雲。香氣氤氳。結一天之瑞靄。紅勝錦。白如綿。丹堦內有奇花。異草。嬌解言。巧能舞。曲檻中有怪獸。珍禽。亭榭中。紅香綠嫩。四季春風吹不謝。樓臺上。翠遶珠圍。一天明月去還來。涼颺度楊柳。橫塘金氣入芙蓉。小苑影。映池上好風流。鵝鵲樓中多富貴。畫棟朝飛南浦雲。真个的勝過。結綺珠簾暮捲。西山雨。果然是。壓劍臨春。

煬帝一一看了。滿心歡喜。道。樓臺富麗。殿閣崢嶸。四

九回

十四

方朝貢，此足以障之二卿之功大矣。隨命取金帛表禮，厚賜二人，遂留駕在顯仁宮遊賞。真不是五色令人目眩，五音令人耳聾，一連歡宴了數日，不覺心轉驕，氣轉盈，一發奢侈起來。一日在後院中宴賞，見百花開放，紅一攢綠一簇，都不是尋常顏色。因宣宇文愷與封德彝二人問道：「這些花木，却是何處移來？」開得這般鮮妍可愛。宇文愷奏道：「花木四方皆有，如這些碧蓮、丹桂、銀杏、金梅、垂絲的、弱柳、夾竹的、桃花、諸般上品之花，皆是揚州、江都所產。」湯帝道：「江都有何

好處花木這等秀美宇文愷道昔人有願狹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又有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古來繁華勝槩當以江都爲上封德彝又奏道這些花木還不是江都的上品臣聞得揚州蕃釐觀有一株瓊花開花似雪香聞數十里遠近徧天下再無二本這纔笑江都的一種異樹煬帝道旣如此妙何不移入院來封德彝道這瓊花乃江都秀氣所鍾只此一株一分卽死再種不活故不敢動移煬帝見二人說得十分動興便欣然說道江都這等風景朕爲天

子安可不遊。因問道：東京到江都，有多少路程？宇文愷道：將有一千餘里。場帝道：朕欲往遊，只是道途遙遠，不能多帶宮妃，恐怕途中寂寞，奈何？封德彝道：這有何難？談何容易，殃民不淺。臣愚見三十里一宮，五十里一館，只消起

造得四十餘座離宮別館，便可自京師達於江都矣。宮館中多選些美女佳人，填入其中，命几个太監掌管。陛下晏幸，口前也不必行軍馬，動糧草，只消輕車而往。一路上處處有宮，有館，有妃，有妾，可以隨心受用。任意逍遙，就如在宮中一般。何愁寂寞乎？場帝大

喜道既如此朕決意往遊二卿休辭勞苦這些宮館
還要教卿一造不須計年計月只要盡美盡善二人
道陛下之命敢不效勞揚帝大喜遂留二人在後院
中賜宴酒席之間談論的無非荒淫酒色之言商議
的·都是放蕩驕奢之計臣贊君德·堯舜君美臣爲伊
·到吃得十分快樂正是

莫言天道善人親

帝王從來寵俊臣

不是誇強與土木

何緣南幸不回輪

宴罷二人謝恩領旨而出依舊去號召那一班奇淫

巧匠往江都一帶地方相度地形起造宮館或三二
里一處或五十里一處或是背山或是臨水俱選形
勝之處爲基址自東京起到江都城選了四十九處
地方俱着本地郡縣備辦材料催點人工可憐這此
郡縣爲一所頭仁官已拖累的倉完庫盡官死民疲
處當得一帶地方又造起四十九所宮殿便有神輪
鬼運的手段也不能措辦得來四境內只聞得哭聲
遍野一路上但看見怨氣衝天宇文愷與封德彝就
如耳聾眼瞎一般只一味嚴加催督那裡肯寬一毫

鄧縣官員稍有遲延便請旨將他處治正是

止博一人恩似水

誰憐萬姓死如麻

不知國破奸臣戮

一樣重陽泣暮鴉

二人起造宮館不知後來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東京陳百戲

北海起三山

詞曰

日食三餐夜眠七尺所求此外無他問君何事
苦苦競繁華試想江南富貴臨春與結綺交加
到頭來身爲亾虜妻妾委泥沙何似唐虞際
茅茨不剪飲水衣麻享芳名萬載其樂無涯歎
息世人不悟只知認白骨爲家闢烘烘爭強道
勝惟識眼前花

石湖精庭芳

却說宇文愷與封德彝領了進離宮的旨意在江都一帶地方騷攪的那縣煩疾人民愁苦道路上日夜聞呼號之聲不是搬磚就是運木宇文愷猶嫌是緩與封德彝商議又于東京點出二百員官吏分頭催督地方如有遲延便指名參奏處處苦的那縣官員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起初只點精壯人夫做工後來點完了不彀只得將老老幼幼婦人女子都點了來搬泥運土任是窮鄉下邑也無一人得免精壯的還

打熬得幾日，可憐那此老幼婦女，如何受得這般苦役，不兩日便死了無數，再兩日又死了無數，下月餘，灰亾的填街塞巷，到處哭聲不絕。那縣官看了傷心慘目，無法區處，只得叫百姓就將裝木料的車輦，先將屍骸載到荒郊野外去埋。爭奈灰亾相繼埋了一發，又是一發，可憐東至成臯，北至河陽，這一路上擡屍骸的，與擡木石的相伴而行，正是

從來上木傷民命

不似隋家傷更多

道上灰屍填作路

溝中流血漾成河

哭聲遍野何時絕

怨氣冲天不可磨

試問築成宮館後

君主玉輦幾經過

宇文愷與封德彝日夜坑民起造宮館不題却說煬
帝自到顯仁宮車駕便日日在東京遊幸花如錦綉
酒若滄河真個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說不盡君王的
行樂原來隋家天下虧了文帝節省之功各處皆兵
精糧足君臣又勵精求治故外國的胡夷畏威懷德
年年納貢歲歲來朝這一年諸國差來的酋長曉的
煬帝在東京受朝便一個個都到洛陽來進貢煬帝

見各國來朝。心中大喜。欲要誇張富貴。暗上傳旨。不論城裏城外。凡是酒館飯店。但外國人來飲食。俱要將上好酒餚供他。不許取錢。又命有司將御街上的樹木。都以錦綉結成五彩。端門街一帶。俱要嬌歌艷舞。盛陳百戲。使外國見天朝的富勝。百官領旨。真個在端門街上。搭起了無數的錦蓬。排列了許多的綉帳。令衆樂人。或是蠻歌。或是隊舞。有一處裝社火。有一處曬高樑。有几个舞柘板。有几个攢百戲。滾綉毯。的團心。而轉耍長竿的高入青雲。軟索橫空。弄丸夾

雖然見戲到也好看

道百般樣的技巧，都攢簇在五鳳樓前，雖不是聖世風光，到也熱鬧好看。御街上的遊人推擠不開，真個是

樓前百戲競爭新

鬼儡當場妙入神

棚外漫誇臺閣好

花前還有舞臺人

外國人一一看了，都驚訝道：中華如此富麗，真天朝也。三三五五成群遊賞，也有到酒肆中飲酒的，也有到飯店中喫飯的，拿出來都是美酒佳餚，喫完了，連幾時都說道：我們中國豐饒，這些酒食都是不要

錢的外國人都讚美道原來中國的風俗這等有禮
便來來去去酒飲了又飲飯喫了又喫這几个醉了
那几个又來那几个飽了這几个不到就如走馬灯
一般不得个斷頭楊帝在端州樓上聽見外國人歌
何其甚也
羨中國滿心歡喜道要得這些外國人甚暢誰知外
國人到恣心觀覽落得受用遊了兩日楊帝暗上差
人問道汝外國亦有中華這等富盛麼只見外國人
有几个狡猾的出來答道俺們外國雖無這樣富盛
却都飽食煖衣不像中國有沒衣穿的窮人隨將手

第十回

四

指着樹上的絲子說道。這東西捨與那些窮人穿。說請。每有理。也好。拴在這樹上。何用說罷。大家都嘻上的酒笑而去。差人報知湯帝。湯帝大怒道。外國焉敢說請天朝。便要殺這些外國人。衆官慌忙勸道。外國跋遠而來。若因一言不遜。便將他殺了。只道陛下無容人之量。恐阻他們向化之心。湯帝忿怒半晌。方纔准奏。隨傳旨。賜妾一槩。遣歸。後人讀史至此。有詩感之曰。
曾聞脩德遠人來。未見此朝只逞財。
可惜東京好風景。却將飲食與人猜。

煬帝受朝之後，心愈滿，志愈驕。不多時，又將一所顯仁宮遊厭了，遂命駕還西京。回到宮中，蕭后接住說道：「陛下在顯仁宮遊覽甚暢，亦念妾深宮寂寞否？」煬帝道：「朕豈不思與御妻同樂，但恨路遠往來不便。蕭后道：「這般說，則妾再不能到東京矣。」便慘然不樂。煬帝道：「御妻休惱，這有何難？」東京顯仁宮不過是几間宮殿，無甚好處，朕已厭遊。明日在顯仁宮旁邊選一塊寬大地方，另造一所苑圃，朕與御妻索性遷到東京，朝夕遊賞，有何不可？」蕭后歡喜道：「若得如此，感陛下爲遊賞便廷都荒淫極矣

下之思不淺。遂排宴與煬帝接風。二人歡宴了一夜。不題。次日煬帝坐在便殿中。宣虞世基商議道。顯在宮。雖則華麗。不過是高房大殿。只好朝接四方。若論遊覽。畢竟還是。有山有水。或亭或榭。方妙。朕嫌西京太樸。欲遷都東京。須另造一所苑囿。以備宸遊。內中要疊石爲山。鑿地爲湖。可以泛舟而嘯風弄月。可以着屐而飲酒賦詩。展萬机之下。與卿等暢遊其中。亦是快事。卿可到彼選擇勝地。專督其事。虞世基奏道。造苑以萬畝。苗乃天子盛事。臣菲才。恐制度不足。

以當聖意。煬帝道卿才足勝此任，不必過議。虞世基領旨而出，隨往東京選擇地方。周圍踏看，惟有城西一帶寬廣空闊，可以起蓋。遂丈量了大小，看定形勢。回奏煬帝道：「臣選得顯仁宮西一塊基址，地勢豐厚，儘堪起造苑圃。若將上面民房拆去，周圍足有三百里寬闊。煬帝道：「如此寬闊，何以製造？虞世基道：「以臣愚見，南半邊可分東西南北中，挖他五個湖。每湖要方圓十里，四圍盡種奇花異草。湖傍開几條長堤，制度俱有才調，只奈天下民力何。堤上上百步一亭，五十步一榭，兩邊盡要桃花夾岸。

楊柳分行再造些龍舟鳳舸以備宴遊向北這半邊地勢寬曠可掘一個北海周圍要四十里爲圓鑿渠與五湖相通海中間可造三座山一座蓬萊一座方丈一座瀛州就像海上的三神山一般山上多造樓臺殿閣四圍掩映山頂要高出百丈東京的箕山穎水便可一覽而盡又可以回眺西京又可以遠望江南湖海交界中間却造正殿海北一帶可委七曲七鑿一道長渠引接外邊的活水隨灣就灣俱要漾河婉轉曲通於海傍渠勝處便造一院一帶可造十六

院院中俱填寶美人以備洒掃臣鄙見若此伏乞聖旨裁定煬帝聽畢撫掌大喜道卿之調度井井有條深得朕心矣卿可先去火速蓋造朕隨即遷至東京以觀落成虞世基道乞賜一名以便號召天下煬帝道地方既在顯仁宮西邊就叫做西苑罷其餘湖院侯蓋完了朕再製名卿可盡心竭力務要精麗不得苟簡以辜朕望虞世基領旨隨即會同各有司先將地上的民房拆毀也不論是田是地也不管種桑種麻一槩俱着人夫鋤去可憐這二百里內的居民就

如遭水旱火燒六般好比的一個家當都盡行沒了。只得抱男攜女哭啼七各處去逃生。虞世基就如秦始皇築長城先叫人打起造二百里苑牆又如夏禹王治水又叫人掘了這五個湖一個北海一條長渠。又像五丁力士開山。又像女媧氏煉石補天。海中央又叫人一貫七推起了三座大山苑當中又造起一座大殿渠傍又造了十六所宮院四下裏又造了千五百間的樓閣亭臺湖海中又製了無數的龍舟鳳翔。苑牆上都以琉璃作瓦紫脂泥墻五湖北海俱以青石

剝岸長渠徹底俱以五色石砌成清泉映帶水面上
精工、華、四石、家、金、谷、不足、數、夕
俱深成五彩三神山都用長峰怪石疊得嶙峋响七
就像天生的三座石山一毫不似人力築成臺榭盡
是奇材異料金裝玉裹渾如錦繡裁成珠玑造就無
一事一物不是窮天下之美又傳勅令各郡縣地方
凡有花木禽魚俱要進貢至京不几時普天下的奇
花異艸走獸飛禽都從驛地裏獻入東京就是西京
上好之物也都移來把一個西苑填塞的挑成蹊李
列逕梅逶屋柳垂堤仙鶴成行錦雞作對金猿共嘯

第十回

青鹿交遊。就像天地間開闢生成的一般。只苦了四方
的百姓。拖累的膏血淋漓。這一場土木之工。也不知耗費
多少錢糧。也不知坑害多少性命。方得完成。虞世基造完
了。便表請煬帝親臨來看。原來煬帝爲人性急。此時已同
蕭后帶合宮妃妾。遷到東京。專等西苑功成。這一日正
在顯仁宮。與蕭后看花飲酒。忽見虞世基來請。滿心歡
喜。便撇了蕭后。飛輦到西苑來。看到得苑中。只見五湖
蕩漾。北海汪洋。三神山佳氣。麟峽十六院風光。淡爽各
處。俱製造得精美富麗。

真个是九洲仙島極樂境，肯不似人間富貴念恩。

後人有詩單道這五湖之妙云：
五湖七水碧浮烟，不是花園似柳牽。
常恐君王過湖去，玉簫金管滿龍船。

又有詩單道這北海之妙云：

北海涵虛混太空，既波逐浪通魚龍。
三山日暮祥雲合，疑有仙人咫尺逢。

又有詩單道這三山之妙云：

三山萬疊海中浮，雲霧縹緲十二樓。

卷之十

莫訝移來人世裏

君無仙骨亦難遊

又有詩單道這長乘之妙云

蓬進碧水繞長堤

院上臨渠花壓居

不是宮人爭闕麗

要留天子夜題車

又有詩單道這樓臺亭構之妙云

十步樓臺五步亭

柳遮花映錦圍屏

樓台半夜燒銀燭

遠近高低燦若星

場帝一一看了精心歡喜道此苑造得大稱朕心
功不小虞世基奏道此乃陛下福德所致天地鬼神

效靈小臣何功之有煬帝創建五湖十六院可曾有
名虞世基道微臣焉敢擅專伏乞陛下裁定煬帝遂
命駕到各處細看了方道一一一定名你道俱是何名
湖上秀美院上風流當年富貴亦可想見
取湖因四圍種的都是碧柳又見兩山的翠微
與波光相映遂名爲翠光湖

南湖因有宮樓夾岸劍射日光入湖遂名爲迎
陽湖

西湖因有芙蓉臨水黃菊滿山又有白鷺晴鷗
時時來往遂名爲金光湖

第十回

北湖因有許多白石若怪獸高七下下橫在水
中發風一動清沁人心遂名爲聚水湖

中湖因四圍寬曠月光照入宛若木天相接遂
名爲廣明湖

第一院因南軒高敞勝上有薰風流入遂名爲
景明院

第二院因有朱欄曲一扇迴歷瑣窗朝日上時可
花姪媚遂名爲迎神院

第三院因有碧梧數株流陰滿院金風初度葉

葉有聲遂名爲秋聲院。

第四院因將西京的楊梅移入開花若朝霞遂名爲晨光院。

第五院因酸棗也進玉李一株開花雖白麗勝霞彩遂名爲明霞院。

第六院因有長松數株俱團圞如蓋罩定滿院遂名爲翠華院。

第七院因隔水突起一片石壁上的苔痕縱橫就如天成的一幅畫圖遂名爲文安院。

第八院因排杏列作錦屏花茵鋪爲綉襖流水
鳴琴新鶯奏管遂名爲積珍院

第九院因長渠中碎石砌底簇起許多細上的
波紋日光一映都射入簾櫳之內連枕簟上都
有五色之痕遂名爲影紋院

第十院因四圍都是疎竹環繞中間却突出一
座丹閣就像鳳鳴一般遂名爲儀鳳院

第十一院因左邊是山右邊是水取樂山樂水
之意遂名爲仁智院

第十二院因亂石疊障出路僅小石所緣渠方能

人荒中。氣。景。示。一。如。不。幽。尋。湖。精。修。室。味。更。純。去中間排花流水則是一天遂名爲清修院

第十三院因種了許多蔗樹蓋以黃金布地就

像寺院一般遂名爲寶林院

第十四院因有桃蹊桂閣春可以納和風秋可

以翫明月遂名爲和明院

第十五院因晚花細柳凝陰如綺遂名爲綺陰

院

第十六院因有梅花繞屋樓臺向煖憑欄賞雪

十四

十二

了不知寒遂名爲降陽院

長渠一道逶迤如龍樓臺亭欄如鱗甲相似遂
名爲龍鱗渠

海中諸山及各處亭臺場帝都一一詳品定了名字

虞世基奏道這五湖十六院得陛下勅賜了佳名更

此太奏趣

覽增勝但每院中須得宮人百名美人二十名陛下

常時寵幸的有爵夫人一位掌管院事陛下幸臨方

纔有人承應若沒有宮人美女陛下遊覽時如何得

有興趣場帝大笑道若不要與佳人行樂要此山水

荒○淫○場○中○場○帝○可○謂○高○才○是○矣

樓臺何用，卿不須慮。數月前朕已差許廷輔往選矣。想不日可至也。虞世基道陛下舉動何其神速。湯帝笑道及時行樂，安可緩耶。虞世基道美人既選，則苑中百事俱備矣。湯帝道苑中百事雖備，還有苑外這條御道高低傾圮，乘輿不便往來。卿何不一發收拾好了，以奏全功。虞世基道大工已成，這條御道不過一二里，有何難哉。既奉明旨，不一月便當告竣。湯帝大喜，遂賜宴罷飲。只喫到日暮方散。湯帝比及到宮，許廷輔已選有千餘美女都扮上的，獻入宮來。湯帝

仔細一看，見個上都是欺挑賽杏的容顏，笑瑛羞羞鶯

的模樣，喜得滿心亂，疾無處去，恍隨同蕭后，尖上選

是得有一休

尖美中，末美選了十六个形容，秀窈窕，林態幽，明有端，

莊氣度的封爲四品夫人，就命分管西苑十六院事，

又選三百二十名風流瀟灑，柳嬌花媚的充作美人，

每院分二十名，叫他學習吹彈歌舞，以備侍宴，其餘

或十名，或二十名，或是龍舞，或是鳳舞，或是按鼓，或

是亭榭，都分一分散開了，又於後宮中發了無數的

宮人，到西苑來奏用，又陞太監馬守忠爲西苑令，叫

他身管出入啓閉不一時將一個西苑內填塞的錦
綉成行綺羅逐隊那十六院夫人既分了官院一個
個都思想要君王寵幸在院中盡鋪設起琴棋書画
打點下鳳管鸞笙恐怕煬帝不時遊幸這溫來知那迷魂陣即君王到此那得不昏一院燒龍
涎那一院就藝鳳腦前一院唱吳歌後一院就翻楚
舞東一院作金壘主膳西一院就醱仙液瓊漿就像
石崇與王愷鬪富一般各院中爭華競靡百樣安排
止博的煬帝臨幸時一刻喜歡再一次便就厭了又
要去翻新立異正是

十回

上

宮中行樂萬千般

止博君王一刻歡

終日用心裙帶下

江山却送別人看

二六院夫人爭尚華侈不題却說虞世基領了開山
基的旨意便鳩集工匠連夜開修這條御道自顯仁
宮開起直開至西苑有一二里遠近四五丈開闢先
以黃泥填實又將石灰鋪平上面却將白石砌面石
上都細細鑿了螭龍舞鳳的花紋又將青石鑿成欄
杆列在兩邊欄杆外都植參天的長松高柳一路上
翠碧交加陰七森七其實可愛又在半中間蓋一所

四方八面的駐蹕亭，可到西華，又造一座迎仙橋，一路樹裏面，又造許多住房，與侍衛的軍士們歇宿，因恐怕煬帝不時遊幸，軍士們晝夜俱不放還，那此三宮旗禁旆，從綠樹影裏飄漾出來，紅飛彩映，綉簇朱翻，真个是：

紅旗夾道迎仙掌。

翠樹分行引紫旂。

莫道五雲終咫尺。

君上行處六龍飛。

御道開完，虞世基便請煬帝來看，煬帝看了，滿心快暢，道：非卿高才，如何得一一皆稱朕心，合當以美官

酬卿之勞。遂命加陞虞世基爲翰林院大學士。虞世基辭謝道：此皆奉陛下之命，微臣不過效犬馬奔走之勞，焉敢受此大位。賜帝道：不必推辭，朕還有事與卿商量。不知卿可能爲朕出力。虞世基道：陛下有何事，命臣臣雖非才，願效一得之。臣只因君臣這一商量，又不知費天下多少錢糧，害天下多少性命。這正是。

得。離。遠。思。獨。

爲。石。復。望。仙。

要。人。心。滿。足。

除。定。養。惜。年。

湯帝與虞世甚不知卑竟又商量何事且聽下回公
解

三卷總評

楊素人臣。輒敢鈎魚。不應辭。據官人。
恃權強諫。面觸天子。罪容死哉。然
王。府。下。交。便殿一拜。啟者。非楊帝。
而。誰。嗟。乎。戾。端。焉。可。自。啓。耶。
摹寫楊素驕傲處。是驕傲於諄處。

是於詩。美權放肆。處是弄權放肆。無
毫髮不肖其為人。至若高類。賀若
弼。王弼。魏。口。便忠。裴。魏。封。德。真。周。便
後。非。自。中。具有。鍾。鍾。安。能。後。此。
煬。帝。不。能。起。宣。華。一。而。選。美。女。選。以。美
女。不。得。而。開。多。一。開。帝。一。已。為。巡。法。

新鑄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卷三

第十一回

泛龍舟煬帝揮毫

清夜遊蕭后弄罷

詩曰

君莫恃繁華

繁華沒終始

鹿臺一旦休

三歸千載耻

秦破為長城

陳亡因結綺

石家金谷園

豈不極華糜

歌舞未曾終

身夷綠珠死

漢主好神仙
丹藥幾時成
前鑒已如斯
何事愚君臣

今古吊典止

金莖雲外起
長陵高壘上
後人可知矣
荒淫不知止

歎息何能已

話說煬帝因御道開得齊整，轉覺鑿輿儀仗不甚鮮明，又與虞世基商議道：「朕想天子至尊，出輿入輦，這些鹵簿儀仗，必要極其華美，方可為萬國觀瞻。朕這些舊儀仗，都是先帝所造，日久敗壞，行在御道上，殊

不壯觀，卿可另製一副精工美華的，以爲宸遊之助。虞世基奏道：這有何難？陛下只消降一道旨意，令天下郡縣地方不拘水陸禽獸，凡是毛羽可爲筆牋之用者，都要獻來。臣卽命匠製造，以供上用。煬帝大喜，隨傳旨令天下進貢毛羽。有一郡一縣不獻者，斬首。旨意一出，誰敢不遵？忙得那些郡縣官員，這裡取翠鳥之羽，那裡拔錦鷄之毛，雞、緇、滿山、矢、繒，遍野各處俱換求奇禽異獸，不題。却說江南烏程地方有一座昇山，昇山之中有一株松樹，亭上直上有百丈餘高，四

園再無一箇附枝，清陰散落，圍如蓋，絕頂當中正
正的結了一箇雀巢，其中有一對仙雀，在上面飲風
吸露，生雛哺子，也不知經歷了多少春秋，自以為深
山高樹，飛去飛來，再無禍惡，不期被一夥尋羽毛的
畜兒，便笑計道：「稀奇毛羽，那裡去尋？這對雀羽，玆將
下來，到也精七緻七，儘搪塞得過。」有幾箇道：「雀羽雖
好，只是這樣高樹，又無枝幹攀援，如何上去拿他？」眾
人商量了半晌，內中忽一箇有見識的說道：「我們何
必上去？只消將樹斫倒，便可拿他下來。」眾人都一齊

笑起來說道：斫倒了樹，他却不曾飛去，那箇有是處
的。等衆人笑完，謾七說道：「兄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看這樹上，既有雀巢，定有小雀在內。我們拿了小
雀，那大雀心痛，小雀自然不肯遠去。再謾七將小雀
引誘，何愁拿他不着？」衆人道：「老兄之言有理，便一齊
捉斧輪斤來伐松樹。」誰知仙雀乃飛禽中通靈之鳥，
人不能拔羽耳見衆人在樹下商量伐樹，便曉得爲他身上這幾片
羽毛，真箇怕伐了樹，損傷巢中。小雀便遮樹悲鳴了
幾聲，沒奈何，忍着痛，自將身上的幾根毫毛都拔了。

十一回

三

下來，亂紛上的墜到地下，眾人看見，大家都驚訝起
來，說道：有這等奇事，他如何便知要拔翎毛？這都是
君王有福，神明來助，也不伐樹，都歡比喜上，來見縣
官，正是：

也非君德也非神
多少聰明遭禍害

自是仙禽善保身
始知靈鳥勝於人

眾人拿了崔羽，一齊來見縣官，說道：君王有道，仙禽
自獻羽毛，遂將仙崔的事說了一遍。縣官聽了，心下
言的、人、人、如此
得知是崔羽傷子之故，只要貪富貴，便依着眾人

驚傳作一藩奇事以爲祥瑞一面賞了衆人便一面
爲表中奏朝廷說道民間有謠言天子造羽儀禽鳥
百獸外場帝覽表大喜道朕非有聖德格天禽鳥如
何獻瑞便將縣官大陸三級滿朝文武得知消息俱
上賀表稱慶又值虞世基的儀仗輿輦俱已造完楊
帝喜甚遂下詔各官俱於西苑賜宴這一日楊帝穿
一件織萬壽的袞龍袍戴一頂嵌八寶的金紗帽高
坐了七香寶輦一隊七排開這些簇新的鹵簿儀仗
文武官員都穿了朝服騎馬簇擁左右而行真箇是

花迎劍佩，柳拂旌旗。萬國衣冠，千官護衛。但見

御烟繚繞，金輿度。

仙樂繽紛，玉輦過。

莫向人前誇富貴。

四方膏血已無多。

煬帝駕到了西苑，便傳旨將御宴排在船上。煬帝自坐了一隻大龍舟，其餘鳳舸三五十隻，令百官俱照衙門分開坐了。船行時，龍舟在前，眾鳳舸隨在後面。一隻一隻的魚貫而進。若是住了飲酒，龍舟却在中間，鳳舸都圍上的。遶在四面。煬帝引眾官先遊了北湖，次登三神山，以覽東京的形勝。然後纔到五湖中。

細七賞玩飲酒須臾間能籌錯落音梁嶺紛君臣
盡情痛飲煬帝喫到興豪之際對群臣說道今海內
昇平禽鳥獻瑞朕與卿等君臣共樂也是千秋的勝
事湖上這等風光卿等文臣有才者何不賦詩以紀
之眾官俱各領旨不多時早有翰林院大學士虞世
基出位奏道微臣不才俚言奉獻詩曰

五湖風景異

天子聖恩偏

敕賜陪宸宴

傳宣泛御船

鳴吹新管籥

花吐錦雲烟

十一回

五

願作南山獻

君王壽萬年

煬帝覽詩大喜道清新艷美學士之才也命賜酒三
杯自飲一大巨觴酒未畢又有司隸大夫薛道衡出
位奏道微臣不才亦有短章奉獻詩曰

聖王宸遊日

花香易語甜

迴舟趨劍履

進食列梅塩

何有規謀水碧千秋端

山高萬古瞻

君恩如湛露

歡飲正厭上

煬帝覽詩亦大喜也賜酒三杯自飲一大巨觴酒總畢

又有光祿大夫牛弘出位奏道臣雖不才亦有微言
奉獻詩曰

四海承平久

君王樂事多

仙禽來獻瑞

北海靜無波

觥履交珠玉

笙歌襍綺羅

小臣持獻壽

花柳正婆娑

煬帝覽詩亦大喜也賜酒三杯自飲一巨觴飲完讓
道卿等俱有佳作朕爲天子豈可無詩朕也縱吟數
首卿等勿笑衆文武皆齊呼萬歲道願觀天翰煬帝

十一回

大喜隨命近侍展開紙筆揮毫染翰御製望江南八
闋。單咏湖上八景云。

第一首咏湖上月

湖上月。編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
影走金蛇。偏稱泛雪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
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
涯。

第二首咏湖上柳

湖上柳。相裡不勝摧。宿露洗開明媚眼。東風搖

美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側。
○適○足○止○用○詞○賦○之○無○用○也○如○此○
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
依。

第三首咏湖上雪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
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
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
何。

第四首咏湖上草

十一

七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
作醉人齒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般新
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畱咏卒難
伸

第五首咏湖上花

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木邊勻玉粉濃苞天
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熳插髮若相遮
水。毀。春。寒。幽。冷。艷。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豈。何
餘。

第六首咏湖上女

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
是采蓮人清唱謾頻七軒內好嬉戲下龍津
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聞草事青春玉輦從群
真

第七首咏湖上酒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醅浮香
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艷奉杯盤
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王正清

安

第八首咏湖上水

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煖。搖清翠。飄落花香。
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開縱目魚躍小蓮東。
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
重。

楊帝賦完群臣朗誦一遍盡稱誦道長藻壯滿如金
如玉真帝王之雄才也各獻酒一觴稱賀楊帝大喜
連飲了數觴帶着酒興笑說道卿等莫道朕賴先帝

猶得爲天子，便叫朕與士大夫賦詩作文同爭高。選只怕這天子之位也該是朕坐了。說罷又吟上大。笑。群臣道：聖才天縱，豈臣下所敢望也。又各獻酒一觴。湯帝亦命各賜一觴。君臣們盡情痛飲了半日，俱各大醉。遂命罷宴。羣臣謝了恩，衆內相即將御船一隻上，俱撐攏岸邊。羣臣上了岸，俱穿花拂柳而去。不題。却說湯帝餘興未盡，又叫喚了一隻小龍舟，折入龍鱗渠。到十六院來，問玩衆夫人。聽得湯帝駕臨，各院中俱焚香奏樂，迎接鑾輿。湯帝的龍舟緣渠而行。

先到了迎暉院，早有主夫人帶領着二十名美人，與許多宮人，笙簫歌舞的，將煬帝迎入院中。煬帝說道：「今日賜宴羣臣，不覺大醉。」王夫人奏道：「聞陛下在龍舟中，揮毫染翰，頃刻而成八咏，羣臣愧伏，真天才也。賤妾等欲以一觴稱賀，陛下還有興否？」煬帝笑道：「既有才賦詩，安得無興飲酒？」王夫人大喜，隨叫看宴原來院中酒餚俱是，伺候停當的，聽得一聲飲酒，奇品異味，頃刻而集。煬帝同王夫人坐了，其餘二十名美人，都侍立在左右，輪換歌舞次第，獻觴。忽然一個美

人獻上酒來，生得綽約如嬌花，清灑若清柳，眉目之間，別有風情。場帝看了，便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美人答道：「賤婢姓朱，小名叫做貴兒。」場帝道：「看你顏色鮮妍，聲音嬌滑，一定善歌，可單唱一曲。」歌聽朱貴兒也不推辭，便手執紅牙，輕唱道：

人生得意小神仙，不是花前定是尊前。休誇齒皓與眉鮮，不得君憐也枉然。君若憐時莫要偏，花也堪憐，葉也堪憐，情禽不獨是雙鴛鴦也。翻翻燕也翻翻。

煬帝聽罷大喜道：你不獨聲音嘹亮，歌喉婉轉，只這曲意兒，便字上動人，真美人也。就將自己的酒杯，遞與左右，叫篩一杯賞他。貫兒接酒謝恩，而飲。煬帝又道：朕今日御製望江南八首，你可譜出新聲，教大家習熟，時常供應，免得那些陳腔腐調，逐日聒耳貴兒領首。煬帝與王夫人又飲了幾杯，依舊上小龍井綠。渠到別院去，要到了綺陰院，又有謝夫人帶領衆美人接住，到了院中，衆美人獻上酒來。煬帝也不推辭，接杯又飲。吃了數杯，偶四頭看花，忽見南軒中香烟

清美一張瑤琴橫在案上。湯帝便以手指着問道：「如子一定善此。」謝夫人道：「賤妾性頗好此，但愧不精耳。」湯帝道：「可彈一曲為朕解醒。」遂起身，携了謝夫人，竟到軒子中坐下。謝夫人不敢推諉，在博山爐中又添了兩塊沉香，便拂金徽，整玉軫，嘩嘩的彈一套關雎。真个是高山流水，聖人的雅樂，與那些絲竹管絃，自是不同。怎見得但見

十。指。能。飛。去。

七。絃。風。雨。驚。

細。疑。颺。梵。籟。

疎。認。度。鍾。聲。

十一回

十一

石澗淙淙上冷

秋空颯颯上清

始知君子樂

別有鳳凰鳴

謝夫人一彈再鼓餘音婉轉悠揚不絕如綫喜得个
楊帝笑容可掬說道蔡琰胡笳昭君琵琶不過是胡
俗之音怎如得妃子瑤琴一曲芳韻千古謝夫人道
陛下過譽焉敢當此又邀楊帝去飲酒楊帝喫了幾
杯又乘了一駕小香車兒到各院去遊在積珍院與
樊夫人下了一會棋又到清修院與秦夫人說了半
晌話這院燒香那院煮茗只遊賞到月上東山方纔

傳旨還官到了宮中蕭后接住說道今日陛下賜宴
群臣爲樂何如楊帝道今日飲酒甚暢就將群臣獻
詩與自家做詞八首一一說了蕭后道日今秋月正
清賤妾要陪聖駕到西苑一遊不知陛下允否楊帝
道御妻要遊不可草七日明日趁此月白風清須作一
清夜勝遊方得快暢蕭后道既作夜遊宮中這些妃
妾皆未到西苑就帶他們去看也也好楊帝道這个
使得明日叫御林軍多撥些馬匹與他們騎在馬上
奏樂朕與御妻從御道上一路看月而去有何不可

蕭后大喜道如此最妙。煬帝道馬上奏樂雖好只是這些舊曲殊不堪聽。須得幾章新詩譜入笙簫方不負此良夜。蕭后道陛下天才滿酒何不御製一章待妾叫他們連夜打出以見一時之勝。煬帝道御妻之言有理。待朕自製。蕭后大喜隨命看宴來與萬歲爺潤筆。就移席在露臺前看月。煬帝一邊飲酒一邊揮毫。染翰雖非七步高才却也不慚倚馬。須臾之間早已信筆製成清夜遊曲一章。

洛陽城裡清秋美。見碧雲散盡涼天如水。須臾

山川生色，河漢無聲，千樹裡一輪金鏡，飛翅照
瓊樓玉宇，銀殿瑤臺，清虛澄澈，真無比一夜良
情不已，敕千乘萬騎，縱遊西苑，天街御道平如
砥，馬上樂竹媚絲嬌，輿中宴金甘玉旨，試憑三
吊五能，幾人不虧聖德，窮華糜須記取，隋家瀟
灑王如風流天子。

煬帝作完，遞與蕭后看，蕭后讀了一遍，大喜道：陛下
宸思清俊，御翰淋漓，古今帝王，真不能及也。煬帝道：
偶然試筆，何勞御妻過獎。蕭后隨叫宮中能歌的譜

入清謳善樂的打入絲竹連夜叫衆人習熟明夜要
遊西苑場帝又叫近侍膳了一紙傳與迎暉院朱貴
兒叫他教合院美人唱出明夜馬上來迎分付畢場
帝與蕭后又在星月之下歡飲半晌方纔安寢次日
二人起來喫了早膳便喚衆官人來演歌樂衆官人
歌聲婉轉樂音清亮早已習熟場帝大喜便傳旨叫
御林軍備馬三千匹一半宮門伺候一半西苑伺候
這一日場帝因要作長夜之歡也不到西苑去遊午
膳時二人在柱殿中喫得醉醺得法上依然入宮去睡了

不多時金烏西墜玉宇無塵碧天上早現出一輪明月左右見月起慌忙收拾夜宴請煬帝與蕭后起來當時月自風流去喫煬帝與蕭后被喚醒來重新梳洗一番換了幾件新製的倩倩龍衣並着香肩携了素手走出宮來看見月色如銀七河淡蕩二人滿心歡喜在殿上略喫了些一夜膳便傳旨去遊西苑近侍們早已備下了一乘双位並坐玩月的香輿上面是兩個坐兒四圍簾幙盡高七捲起輿上兩旁可容美女教人送進飲食煬帝與蕭后同上了香輿又叫衆宮人上馬分作

兩行一半在前一半在後，護上的奏樂而行，真个天子有百神呵護，這一夜月色十分皎潔，照耀的御道上，就如白晝一般，衆宮人都是禮敬艷服，騎在馬上，或抱鸞笙，或鳴鳳管，一簇綺羅，千行絲竹，從大內直排至西苑，祇疑是仙子臨凡，真不羨人間富貴，但見笙簫一派，宮中出，絲竹千行，馬上迎，聖主清宵何處去，爲看秋月到西城。

煬帝在輿上看見這等繁華，十分快暢，對蕭后說道：聞昔時周穆王乘八駿馬，西至瑤池，王母留宴，一時

仙樂仙女之勝千古，詫爲奇談。以朕有來，亦不過是
如此光景。蕭后道：「瑤池閬苑，皆屬玄虛。今夕之遊，乃
是真瑤池耳。」楊帝笑道：「若今日是瑤池，朕爲穆天子，
御妻便是西王母了。」蕭后亦笑道：「妾若是西王母，陛
下又要思量董双成與許飛瓊也。」二人相視大笑。左
右進上酒來，二人一邊飲酒，一邊談笑。須臾，香輿到
了駐蹕亭，只見十六院夫人帶領着合苑宮人，都在
馬上奏新製的好光景清夜遊曲來迎。聖駕，楊帝將十六院
夫人都宣到面前，不許下馬，就在馬上各賜酒一杯。

分作兩行，紫七帖着香輿而行，其餘宮女俱照舊奏樂前行。不多時到了西苑五湖中的龍舟鳳舸一字兒排在岸邊。湯帝與蕭后下了香輿，同上龍舟。十六院夫人也坐了十六隻龍舟，其餘的數十宮女都上鳳舸。各船奏樂，湯帝叫先遊五湖，眾內相領首教百號龍舟鳳舸一齊往五湖中撐開，將滿湖的月光波影盪得粉碎。船上的宮人音樂遞奏，這一船細樂纔完，那一船清謳又起。一箇七就像凌波仙子，一箇七就如伸女夜遊。五湖中月下風光，更覺清幽澄澈。正

是

波光羅綺凌千頃

月影笙歌覺萬層

半夜龍舟來又去

只疑打破玉壺冰

場帝歡遊了一會，又叫放入北海，北海中清風細波，水天一色。場帝叫將船頭向月掉住，十六隻龍舟圍作一層，百十隻鳳舸又圍作一層，十六院夫人一院院俱照次第都到大船上來，獻酒爲壽。衆美人或是歌一回，或是舞一回，都逞妖嬈，開顏色，百般在筵前賣弄。場帝與蕭后歡賞不已，歌舞罷，就留十六院

夫人在大船上同飲，湯帝道：「朕得御妻，這般窈窕賢淑，又有眾妃子，婉孌溫柔，朕今生料不寂寞矣。」蕭后道：「賤妾無狀，全賴眾夫人以慰聖懷。」眾夫人道：「陛下與娘上乃天姝帝子，德貌天成，妾等葑菲下體，蒙聖恩寵列小星，已屬厚幸，焉敢上比。」湯帝大喜，大家共飲了幾杯，又叫移舟近岸上山，須臾船攏山崖，半夜裡乘着月色，湯帝親携了蕭后，帶領眾夫人美女，謾謾的步上三神山來，到了一亭，便坐飲幾杯，到了一榭，又歡呼半晌，到了蓬萊山頂上，真个天風清曠，仙

露繽紛一輪明月去人只好數尺。煬帝與蕭后在空中往來俱覺。體氣欲仙。蕭后因說道。五湖北海風景雖美。猶是人間滋味。此中清虛縹緲。別是一天矣。煬帝大喜。又叫衆美人奏一回細樂音韻。颺七。如在天。上。大家又歡飲了一會。方纔下山。下得山來。再欲泛龍鱗。乘遊十六院。不覺日已沉西。銀河慘淡。天光欲暗矣。正是

歌舞留人月易低
君王猶欲唱前溪
不知此際賢如妾
已認蠅聲當曙鷄

湯帝與蕭后不知畢竟飲到何時方背上壺
解

第十二回

實化陰妥娘邀寵

舞後庭

蘇軾詩

詩口

帝位日大寶

天子名

書堂之記

豈獨主社稷

恭贊乾與坤

神明且所護

况乎亾鬼魂

後世荒淫主

明德不復敦

年年窮土木

日日傾芳樽

驕奢享作福

官爵施為惠

十二回

音蕩之則曠

色荒之則昏

朝廷威與德

喪盡不復存

所以死妖孽

亦來瞰其門

聖躬既被侮

家國安足論

話說煬帝與蕭后遊了三神山，正要泛龍鱗，乘遊十
六院。不料夜深月落，天色向晨，煬帝尚自惆悵。蕭后
道：樂不可窮，願留餘不盡之興，以待來日。煬帝方
纔傳旨，叫衆宮人一半掌燈，一半奏樂，照前在馬上
送。躡煬帝與蕭后離了龍舟，上了玉辮，一路上仙樂

續。紛。花。燈。夾。道。依。舊。大。吹。大。擂。的。迎。入。皇。宮。正。是。
去。時。明。月。爲。燈。送。歸。路。花。燈。代。月。迎。
唯。有。笙。簫。與。絲。竹。伴。君。來。去。不。停。聲。

場。帝。自。與。蕭。后。爲。清。夜。之。遊。神。情。愈。覺。放。蕩。日。日。只。
在。歌。舞。上。留。情。時。只。在。裙。帶。下。着。脚。無。一。日。不。到。
西。苑。遊。玩。或。三。更。盡。去。或。半。夜。方。歸。御。道。上。官。人。大。
監。往。來。不。絕。皇。城。與。西。苑。的。禁。門。徹。夜。俱。開。場。帝。因。
往。來。太。密。勅。各。院。夫。人。俱。不。許。迎。送。隨。他。一。時。高。興。
或。來。或。去。踪。跡。俱。無。人。知。道。今。日。是。這。院。留。宿。明。日。

在那院盤桓或是私自勾挑或是暗中打合不多時
這西苑中十六位夫人三百二十名美人及無數的
宮女差不多也都行幸遍了好精神最寵幸的只有朱貴兒
香娘俊娥教人而已俗語說得好妻不如妾七不如
偷原來楊帝最喜是偷香竊玉若是暗中取巧相遇
便十分快暢以為得意這些宮人都曉得楊帝的性
兒向此看來老頭人火一個也明知山有虎故作採樵人都假心的東燕
西蔡以圖僥倖楊帝私幸時就有人看見那小殿出
來撞破一夜楊帝在積珍院飲酒忽聽得笛聲清亮

不知是誰家院吹送私自走出院來竊聽那笛兒高
 一聲低一聲斷七續七又像在花外又像在柳邊再
 沒處找尋此時微雲淡月竟有情也冥也之意知其夜景清幽楊帝隨了簫聲
爲文沿着一架小花屏信步走來剛轉過了幾曲朱欄行
 不上三三十步笛聲到尋不見只見花陰之下一个
 女子獨步蒼苔而來楊帝看見到將身子往太湖石
 畔一躲讓那女子緩七走來將到面前定睛一看只
 見那女子年可十五六歲生得梨花娘柳輕盈
 淡。敷。素。服。在。月。下。行。來。宛。然。一。色。漸。近。石。函。忽。長。吟

十一回

兩句道：

漢臯有賦無人解。

楚峽無雲獨自歸。

湯帝見是個有色女子。又聽見吟詩可愛。也不像自家苑中的宮人。就有奇此二句。有與。像遇了仙子一般。慌忙從花影中突出。將那女子。輕上一把抱住。那女子。着一驚。慌問道。是那。個。湯帝。低上笑道。是。要。替。你。解。珮。的。那。女子。急轉身。看見是湯帝。慌說道。賤婢不知是萬歲爺。有失回避。罪該萬死。便上的要跪將下去。湯帝抱住不放道。你這樣標致。那個罪你。只要你解珮與我。那

又子道賤婢下人萬歲爺請尊重有人看見不雅場
帝笑道一時戲耍有甚麼不雅遂悄此時光景勝象將那女子抱
入花叢之內也此不管高低上下就借那軟茸雀巢上的花
苗為綉褥略把羅帶鬆開就欵上的的寫顛鳳倒原
來那女子尚是個未破瓜的處子不曾經過風浪起
初心下只要博君王寵幸故合羞相就不期被場帝
猛風驟雨一陣狠掃弄得他嬌啼婉轉楚痛不勝場
帝見了又可愛又可憐心下十分快暢須臾雨散雲
收起身看時只見落紅濺了滿地連場帝龍衣之上

都。被。血。痕。濕。透。二。人。看。見。嘻。嘻。的。笑。個。不。住。正。是
花。茵。雲。幕。月。垂。鉤。悄。悄。冥。冥。夜。正。幽。
謾。道。皇。家。金。屋。貴。碧。桃。花。下。好。風。流。

場帝見他是个真女子更加歡喜因抱在懷裏問道
你叫甚麼名字那女子答道萬歲爺今夜不過是一
時高興問名做甚就問了也記不得許多場帝微笑
笑兒罵道小妮子怎見得就忘記了要你這樣弄乖
還不說叫甚名字那女子方說道賤婢小字叫做妥
娘就是清修院裏宮人今日大造化得蒙萬歲爺寵

幸只望天恩憐念。湯帝道：你既纏綿朕幸，定不相負。你今夜這段光景，甚奇。自然記得。二人又偎倚了一會，忽遠處見一個灯笼照來。爰娘道：萬歲爺去罷。不要被人看見。笑萬歲爺沒正景。湯帝道也：誰得是你且回去。朕明日到院中來看你。爰娘道：萬歲明日不來，却將奈何。湯帝道：朕不哄你。二人說罷，持上衣裳，乘微上的月色，從花屏背後折將出來。總轉過一株大碧桃樹下，有人在背後將衣裳扯住。二人叫了一聲，慌回頭看時，却是一叢亂黃荼蘼。將裙子扯住。二人

又痴心的笑了一回方纔分手走開不題。安娘竟自歸院，却說煬帝走出花陰，也不尋積珍院的舊路，看見隔河影紋院中灯火輝煌，便轉過了小橋，竟悄悄走的走入院來，只見院主劉夫人與文安院狄夫人正在那裏呼盧飲酒。煬帝輕悄的走到面前，叫道：「妃子這等快活，何不帶朕一飲？」夫人看見是煬帝，慌忙起身迎住，道：「陛下在積珍院與樊夫人受用，如何有高興到這冷落院來？」遂邀煬帝入座。煬帝纔走到座邊，伏夫人早看見煬帝，素籠衣上有許多血痕。

連忙上前拿起看時只見血跡還是濕的因笑道陛下這血痕來的有些古怪楊帝嘻嘻的笑道有甚古怪劉夫人也扯起來看七道我說陛下如何肯來原來有這樣喜事楊帝又笑道有何喜事要妃子這等猜疑狄夫人道陛下替那個宮人破瓜說明了妾等好會齊各院與陛下賀喜楊帝也不答應只是嘻嘻的哂笑劉夫人道陛下不肯說且看熱酒來與陛下扶頭明日奏知皇后有人來盃問須臾衆美人斟上酒來大家說笑

量痛飲不覺爛醉到遠

遂扶入後院宿了次日起

來喫子早飯就駕了一

小舟到清修院來秦夫人

接住湯帝到了院中見

多美人宮女都在面前承

應只不見安娘又不好問遂向了秦夫人只推到各

處閒步便來找尋安娘即走到南軒外只見安娘在

那裏捲着袖子摘花看見湯帝微這一笑也富上的美一笑便走

得三生石畔

過一邊湯帝伴問道這人身人為何何再不曾見秦夫

人道因他年小恐不諳事隨他各處閒耍故未曾承

應湯帝道看他顏色鮮妍倒也做得一个美人安娘

聽見說做美人便走近跟前磕一個頭說道謝萬歲

天恩楊帝見他就來謝恩到笑將起來道這妮子小

勞過矣不勞費心

便小到也垂覺秦夫人亦笑說道謝恩這等快當明日萬歲要幸尔時不要又假七推却大家笑了一回

就帶了妾娘到前廳來飲酒正是

莫道君恩不有私 相看一笑有誰知

休誇玉貌堪邀寵 過合從來要及時

楊帝自私遇妾娘之後 驚奇事已不得又撞見一

人因此凡到各院開宴 是箇本獨往不多帶人一

十一二回

日在仁智院看杏娘舞。一箇喫得大醉，一時煩躁
起來，帶了兩個小太監，駕了一隻龍舟，搖過北海，要
到三神山上去看落照。剛到得山下，忽天氣晦昧，將
日色收了。楊帝便懶得上山，就在傍海觀瀾亭中坐
下，坐了一會，此時酒尚未醒，又恍恍惚惚，倚着石欄，
杵閒看，不多時，忽見海中間湧出一隻小小船兒，衝
着波浪飛也似望山脚下搖來。楊帝正在寂寞之時，
看見有船來，只疑是那一院夫人來接，心下甚是歡
喜。一霎時搖到面前，罷了岸，却不是各院夫人，只見

先走上一个内相來報說道陳後主要求見萬歲原
來湯帝與陳後主原最相厚自小往來甚密忽聽見
後主要見便忙叫請來那一个内相去不多時忽見
陳後主從船中走將起來戴一頂軟翅的烏紗穿一
件暗花的細蟒到了亭中見湯帝便要行君臣之禮
湯帝忙以手挽住說道朕與卿舊交故人何須行此
大禮陳後主謙遜了一回依命只是一拜上罷後主
說道憶昔年少之時與陛下同隊戲遊情意同于骨
肉別來許久不知陛下還相憶否湯帝道垂髫之交

第十二回

厚於同氣昔日遊戲之事時在念安有不記之理

後主道陛下雖然記得但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比往日大不相同真令人欣羨富貴乃偶帝笑道富貴乃偶

然之物卿偶然失之朕偶然得之何足介意因問道

臨春結綺望仙三閣近來風月何如後主道風月依

然如舊只是當時那些錦綉池臺已化作白楊青草

矣怎知得陛下在蘭苑北海的風月正在秀美之時

帝又問道聞卿曾爲張麗華造一所桂宮在光昭殿

後開一個圓門就如月光一般四邊皆以水晶爲障

後庭却設素粉的梁。思庭中空。上洞上。不設一物。惟種一株大桂樹。上下放一個搗藥的玉杵。白杵。白傍邊養一個白色兔兒。却叫麗華身披素裳。梳凌雲髻。足穿玉華飛頭履。獨自在中間往來。大家都叫做月宮。叫張麗華爲嫦娥。此事果然有。後主道。實是如此。湯帝道。若果如此。亦覺太侈。後主道。起造宮館。古昔聖王皆有一所月宮。能費幾何。臣不幸。亡國。便以爲。後今不必遠引古人爲証。就如陛下。文皇帝臨國時。何等節儉也。曾爲蔡容華夫人造瀟湘綵綺窗。四

意者亦應入之意

邊都以黃金打成芙蓉花，裝飾在上面，又似琉璃網，
 戶又將文杏為梁，各處雕刻的飛禽走獸，動徽價值，
 千金。此陛下所目覩也。獨非侈乎。幸天下太平，傳位
 陛下，後日史官但知稱為節儉，安肯思量及此。楊帝
 笑道：卿可謂善解嘲矣。若如此說，則先帝下江南時，
 卿一定尚有遺恨。後主道：「不恨也。因而後爾」國實不敢恨，只想在桃
 葉山前將乘戰艦北渡。那時張麗華方在臨春閣上，
 試東郭魁的紫毫筆，寫小笺紅箋，要做答江令璧月
 的詩句。尚未及完，忽見韓擒虎擁兵直入。此時匆七

逼迫。致使麗華的詩句未完。未免微有不快耳。煬帝道。往事不必論矣。但不知麗華今日安在。後主道。現在舟中。煬帝道。何不請來相見。後主將手往船上一招。只見船中有十數個女子。或是拿着樂器。或是捧着酒食。都一齊走上岸來。看見煬帝。便齊上拜伏在地。煬帝忙叫起來。仔細一看。只見內中一個女子。生得玉肩雙。顰雪貌。孤疑韻度。十分俊俏。怎見得有詞金門詞一首爲証。

真無價不倩烟描。月面白。比青。比嬌。欲化燕妬。

鶯兒怕。不獨欺班蓋謝別有文清蘊藉一曲
後庭猶未罷已成國話

楊帝見此女生得美麗非常便目不轉睛看了半晌

殊有鬼意

後主笑道陛下再三注時想是不識此人此人卽麗

華也楊帝笑道原來就是張貴妃真个名不虛傳張

麗華道賤妾陋質謬蒙陳主重蒙何敢當至尊過獎

楊帝道昔聞貞妃之名今觀貴妃之貌又與故人相

聚真快事也但恨一時無酒在此與二卿爲歡後主

道臣隨行到備得一尊但恐褻實天子不敢上獻楊

帝道卿與朕故交，一時助興何必拘禮。後主前叫麗華送上酒來，湯帝接杯在手，只見杯上的綠色與杯裏的紅光兩七相映，都化成一痕七的花彩。原來那江山雖失，得此一伴，好千古重。杯是一個綠涎文的測海蠡製成，盛的却是紅梁新釀。故有此美色。湯帝看了，滿心歡喜，拿起來就一飲。而乾張麗華見湯帝喫得快，連忙又斟一杯奉上。湯帝也不推辭，又是一飲。而乾麗華再斟上三杯。湯帝便目視後主，說道：「朕聞張貴妃一曲後庭花，擅天下古今之妙。今日幸得相逢，何不為朕一奏麗華辭謝。」

十一二

道妾自拋擲歲月人間歌舞不復記憶久矣死一箇
井中出來腰肢酸楚那裏有往時姿態安敢在天子
面前取罪煬帝道貴妃花嬌柳媚就是不歌不舞已
自脈上消魂歌舞時光景大可想見何必過謙麗華
再要推辭後主便說道既是聖意殷上卿可勉強歌
舞一曲麗華無可奈何只得叫侍兒將錦茵鋪在亭
中一齊奏起樂來他却謾上的走到上面按着樂鼓
的節奏巧翻彩袖嬌折纖腰輕上如蛺蝶穿花款款
似蜻蜓點水起初猶乍艱乍翔不徐不疾後來樂鼓

促奏他便盤旋不已。霎時紅遮綠掩，就如一片彩雲在滿亭中亂滾。須臾舞罷，眾樂皆停。他却高抗新音，輕翻別調，嘸七的歌唱起來道：

麗宇芳林對高閣，
暉戶凝嬌乍不進。
妖姬臉似花含露。

新粧艷質本傾城，
出帷含態笑相近。
玉樹流光照後庭。

麗華歌舞罷，喜得个場帝魂魄俱消極。口稱贊不已，隨命斟酒二杯，一杯送後主，一杯送麗華。後主接杯在手，忽泫然泣下道：臣爲此曲，不知費多少心力。曾

感傷只在歌舞並不念及江山情物。

受用得幾日。遂聲沉調歇。今日復聞歌。此令人不勝

亡國之感。楊帝道卿。國雖亡了。這一曲玉樹後庭花。

却是千秋常在的。何必悲傷。後主道。後庭賴麗華。而

不啻高僧說法矣

傳。臣實有愧。楊帝道。後庭一曲麗華歌舞之妙。因自

不能有二。然卿此詞寫美人嬌情艷態。歷七如畫。卿

之美。亦與貴妃不相負矣。後主道。臣才菲薄。這些

俚詞。皆是宮中無事。借此消遣。何足以當聖贊。楊帝

道。卿酷好翰墨。別來定有新詩。可誦一二。首與朕賞

鑒。後主道。臣近來情景。不暢無興。作詩祇有寄侍兒

碧玉與小窗詩二首聊以塞責望陛下勿哂因讀小窗詩云

午睡醒來曉
夕陽如有意

無人夢自驚
偏傍小窗明

又誦寄侍兒碧玉詩云

離別腸應斷
愁魂若飛散

相思骨合銷
憑仗一相招

後主誦罷煬帝再三稱賞後主道亡國嗟餘怎如得
陛下雄才麗藻高拔一時麗華因懇求道聞陛下天

十二回

十三

翰淋漓妾今幸蒙垂盼願求一章以爲終身之榮。揚帝笑道朕從來不能作詩有辜貴妃之請奈何麗華道陛下泛龍舟於玉湖時醉後揮毫頃刻而成望江南八首又御製清夜遊曲何言不能還是笑妾醜陋不足以當珠玉故以不能推托揚帝道貴妃何罪朕之深也朕當勉強應酬。麗華隨叫侍兒將紫端溪小硯湘管筆與自製的烏絲錦箋捧到揚帝面前揚帝拂箋信筆題詩一首云

見面無多事。

聞名爾許時。

坐來生百媚

真个如相知

賜帝寫了送與麗華麗華接在手中看了一遍見詩
 意來得冷落微有訕諷之意不覺兩臉俱紅赤起來
 半晌不做一聲後主見麗華含嗔帶愧心下也有幾
 分不快便問楊帝道此問得後人顏色不知比陛下蕭后還
 是誰人美麗楊帝道貴妃比蕭后鮮妍蕭后比貴妃
 窈窕就如春蘭與秋菊一般各自有一時之秀如何
 比得後主道既是各有一時之秀陛下下的詩句何輕
 薄麗華之甚楊帝微上的冷笑道朕天子之詩不過

十二回

十四

是一時適興而已有甚麼輕薄不輕薄後主大怒道
我亦曾爲天子不似你這般妄自尊大楊帝大怒道
你亡國之人焉敢如此無禮後主亦怒道你的壯氣
能有幾日敢欺我是亡國之君只怕你亡國結局時
還有許多不如我處楊帝大怒道朕聽七天子有甚
不如你處遂自家走起身來要拿後主後主道你敢
拿誰便要迎將上來只見麗華在傍邊將後主扯了
走道且去且去後日吳公臺下少不得還要與他相
見二人竟往海邊而走楊帝大步趕來趕到海邊

忽然一陣陰風捲起恍惚之間二人連船都不見了
場帝猛然一驚方纔想起他二人死已久矣就像做
夢纔醒一般嚇了一身冷汗忙問兩個小近侍道你
們曾看見甚麼近侍道奴婢不曾看見甚麼只見萬
歲爺昏上沉上坐在上面場帝聽了一發驚悸起來
及看天時早已漸上昏黑又不見有人來接只得忙
忙帶了兩個小近侍走下龍舟叫快搖到龍鱗渠去
場帝原是一時酒後高興過海開耍各院俱無人知
道搖船內相又及一時海中又恰上起了大風頂着

船頭搖來搖去，只在海中打旋，如何得他過去。楊帝
看見，忽然歎一口氣，說道：「此風可稱跋扈，將軍矣。正
是。」

情昏忽遇風流果，
莫怪大風愁跋扈。

色障偏逢花月妖，
須些君德號唐堯。

楊帝不知畢竟如何，得過海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携雲傍輦路風流

剪彩為花冬富貴

詩曰

柳為營兮花作寨

絕色佳人稱主帥

酒兵日夜苦相攻

更有笙歌增氣槩

殺人妙算是風流

斬將奇謀有恩愛

任他扛鼎拔山雄

但與交鋒無不敗

一戰筵前社稷危

洞房再構江山壞

連年累月不解兵

定然性命遭其害

十三回

願君修德立城池

不後不奢守閉隘

一朝煉得慧劍成

便可笑談誅粉黛

話說湯帝在北海山下被陳后主張麗華兩個鬼魂
侮弄了半晌心下十分驚悸忙下船要回十六院又
遇大風在海中蕩漾了一兩個時辰方纔得到岸邊
慌忙走起各院俱已掌燈多時湯帝取近就先到迎
驛院來王夫人接住問道陛下這等時候爲何灯也
不點却獨自從黑地裡走來湯帝道妃子不要說起
今日喫了大虧遂將海中遇陳后主的話一一說了

王夫人也驚訝道：「這等奇事，真見來貴兒在傍邊。」
說道：「萬歲乃天子至尊、人神之主，原后主與張麗華，
不過是亾國鬼魂，焉敢到御苑來魅魘天子以妾看
來。」○此齒牙聰慧，且無得中。○所這還是御苑中的花月之妖，曉得萬歲在海中寂
寞，故托名與萬歲作片時耍戲耳。楊帝大喜道：「貴兒
到有見識，朕亦疑無此理。」心下方纔快暢，王夫人隨
叫排宴來。款不多時，各院夫人聞知此信，都到迎暉
院來問安。楊帝皆留下飲酒。霎時你勸一觴，我歌
一曲，楊帝又依然大醉，就在迎暉院中宿了。正是：

魂已消殘。理已迷。

爲妖。爲孽。總休題。

筵前一曲。嬌歌舞。

依舊昏。上醉似泥。

楊帝次日起來。正進早膳。忽一個太監報道。前衛校尉高德儒。親見鳶鳥來朝。以爲祥瑞。奏聞現在苑外等處。楊帝大喜。便走出外殿。叫宣來不多時。高德儒宣到場。帝便問道。你在何處。踏見鳶鳥。高德儒奏道。今日寶成朝。該臣值日。臣等在殿前巡視。忽見彩鳶二隻。自西苑飛來。並落在天殿階下。歌了半晌。方纔飛去。此乃國家莫大之祥。候臣敢奏聞。楊帝道。你

如何初得是... 錦道... 見之皆飛鳴繞集不去若非鸞鳥焉有此等奇異之
象揚帝道還有何人看見高德儒道臣一衛軍士與
看宮太監人人皆見現在苑外等旨萬歲可宜來細
問小臣焉敢妄奏揚帝就叫宣入眾軍士與太監一
齊說道果有大鳥一隻高冠長尾渾身毛羽就如錦
綉一般實是一對彩鸞揚帝見眾人一樣說話因大
喜道彩鸞來朝伏是國家禎祥也虧汝等誠心守尉
故得看覩遂親口拜高德儒為朝散大夫其餘軍士

若不妄奏如何能得美官

太監各皆重賞衆人一齊謝恩而出各衙門文武百

官聞知此事盡都上表稱賀有幾個忠直之臣明知

鹿。且。爲。馬。兒。飛。去。之。野。鳥。乎。自。亦。不。得。

是野鳥妄報爲鸞欲要上疏辯明又奈鳥已飛去無

可對證只得隱忍住了楊帝得此祥瑞日日在苑中

慶賀今日五湖朔日北海正遊賞的不耐煩忽有字

文檢封德彝差人來奏道江都一帶離宮四十九座

俱已造完只候聖駕幸臨定奪楊帝大喜道苑中風

景遊麗色遍阻剡江都看瓊花去行樂一番遊逐批旨

道宮館殿完朕不自卽駕幸江都但一路宮館協頒

着本地地方精選民間美女填入以備承應不可怠玩
差官領旨而去不題却說衆夫人聞知此事都來勸
畱道宮中雖無甚樂處還畢竟安逸陛下若巡幸江
都未免要受那車馬勞頓之苦煬帝道江都錦綉之
鄉又有瓊花一株擅天下之美朕久思遊覽况一路
上離宮別館無數朕如何得受辛苦賢妃等可安心
相待朕不數月就回衆夫人曉得留他不任各上治
酒送行蕭后聞知亦來治酒送行煬帝連飲了數日
便打點起身也不多動人馬只帶三千御林軍一路

護衛文武官員只帶丞相宇文達與虞世基等三五
十員宮中妃妾止帶朱貴兒韓俊娥雅娘杏娘妥娘
二三十名打點完了正要起身忽有一人姓何名安

自製得一駕御女車來獻與煬帝那車兒中間寬闊

車制精工巧妙殊費一片苦心乃知獻媚亦非容易
牀帳衾枕一一皆備四圍都用綵綃細織成幃幔

外面窺裡面却一毫不見裡面却十分透亮外邊的

山水草木皆看得明白又將許多金鈴玉片散

掛在幃幔中間車行時搖蕩的鏗七鏘七就如奏細

樂一般任車中百般笑語外邊總不聽見一路上要

行幸宮女俱可恣心而爲歡戲。御女車場帝看了
滿心歡喜道：此車製得甚妙。途中不憂寂莫矣。遂厚
賞何安，辭別了蕭后，與各院夫人即日命車駕往江
都進發。行不數里，早有宇文愷封德彝二人迎接。奏
道：各宮館美女俱已奉旨選了。煬帝道：二卿旣治宮
館，又選美女，功莫大矣。遂帶領了一同護上遊覽。而
來，真个是三十里一宮，五十里一館，到了一處地方，
郡縣官員俱各將奇齎異味、美醖精核、浴舞不斷的
貢獻。將來到了宮館，又有新選的絕色美人、絲竹管

受用極矣

絃的承應在車中又有隨行的寵妾盡情受用一路
上逢名山便登山覽秀遇勝水便臨水問奇真个說
不盡許多行樂講不了無限風光有詩爲証

君王遊幸謾言荒

玉輦過時草木香

四十九重仙佛國

一千餘里錦雲鄉

詞臣馬上陪宸宴

美女車中侍御床

莫詫驕奢今已極

猶嫌歌舞只尋常

煬帝在一路上一時七歡笑日日風流也記不得何處
是宮那裡是館也不知離京有多少路程也不知別

家有幾何歲月，就如在西湖中遊賞一般，但見絲竹送迎，酒杯來往，恍如惚如，早已到了江都，真个這揚州地方，山明水秀，柳綠桃香，比北路上風光大不相同，怎見得但見

山蒼。上。今。青。滿。

水。冷。上。今。色。碧。

花。鮮。妍。今。若。染。

草。蒙。茸。今。如。織。

燕。嬌。舞。今。翻。上。

鶯。雛。轉。今。壓。上。

月。照。人。今。依。上。

風。吹。裙。今。展。上。

紅。袖。映。今。娥。眉。

金。碗。盛。今。玉。液。

十三回

好風光今不可窮

賞心樂事若烟集

君王遊賞今不言歸

始信江都今好春色

煬帝到了江都見風景秀麗迥異兩京心下十分歡
喜道人言果是不虛便問道向日所言瓊花在於何
處何不賞封德彥道瓊花在番釐觀里乃三月開
花自今四月中旬適已開過須候明春方可遊賞煬
帝道朕特爲瓊花而來却又剛已開過這等不巧守
文愷道瓊花雖然開過江都尚有無限風景是供聖
覽何謂不巧煬帝道卿言是也遂日日整備齋醮

領着許多妃妾到各處去採商選勝遊了數日因
道晉宋以來皆建都江左歷朝舊跡何處最勝宇文
又將添隋煬帝一迷樓矣
愷道晉文帝的華林園宋孝武的含章殿齊東昏的
芳樂苑梁武帝的臺城與陳后主的臨春結綺皆是
當年最勝之處但時移物換如今都化做荆榛草莽
無處追尋只橫山上尚有梁昭明太子一所文選樓
高大弘敞歷代皆加修葺故未損壞如今尚可登覽
煬帝遂傳旨遊文選樓因是個空樓遂將一路帶來
的宮娥彩女盡數都先發到樓上奏樂迎接煬帝却

隨後坐七香寶輦而來原來這文選樓高有百尺到頂有五層四圍轉七折七上去閣道皆飛去簷屋之外登臨之人底下望去就像在空中行走一般這一日恰值東風大起這些宮娥行在閣道上穿的那些薄羅輕縠被風盡吹揭起來直颺至肩項上邊底下紫裙紅褲都明上的露出衆宮人忙忙將手去遮掩爭奈風大衣單如何遮掩得來煬帝車駕到了看見這段光景不覺心下一點慾念火焚七熾將起來上得樓來也無心流覽形勝就叫衆宮人像肉屏風

一般將他圍繞在中間飲酒能歌的叫他歌一兩首
舞的叫他舞一回就是不會歌舞的一個也都不
到面前與他戲謔半晌正是

五音令耳聾

多慾則情昏

宮女如花繞

何能不斷魂

揚帝與眾宮人放情縱慾歡飲了半晌方纔起身到
各處賞玩賞玩畢依舊擁了眾宮娥去喫酒只喫得
爛醉如泥方肯發駕還離宮揚帝在揚州遊賞了月
餘見那些花柳山川管絃街市果然別是一天心下

第十三回

有百分留戀不捨，便與群臣商議，要在燕城中起蓋皇宮，遷都於此。眾臣答道：「江都風景雖然秀美，却是一隅之土地，地脈浮淺，非天子建都之處。怎如長安洛陽，乃中原天府，萬世不拔之鴻基。安肯舍大而就小？」湯帝聞奏，默不語。虞世基奏道：「今天下一家四海，皆陛下之都，何分彼此？况東京到此，一路上離宮別館，相望不絕。陛下愛江都風景，只消時時來遊，便可為都，何必起造皇宮，定居於此？然後謂之都也。」湯帝方纔釋然，說道：「卿言近是。」遂日尋名問勝，百般。

恣行歡飲。因是日。新曲。則妃妾們歌。燈。自
選些新奇。劇。演。教。與。百。官。遊。賞。無。一。時。不。柳。園。花。苑。
無。一。刻。不。水。筵。山。迎。正是歡娛易過。燃指之間。就在
江都地方。沉。翻。請。數。月。早已秋盡冬來。群臣屢次勸
還。場。帝。以。是。不。聽。忽。一。日。蕭。后。與。十。六。院。夫。人。有。表
文。來。迎。請。聖。駕。場。帝。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坤宮臣妾蕭氏率西苑十六院臣妾梁氏等稽
首頓首奉表於

皇階陛下。自大龍南幸。萬乘東遊。妾等獨守空

宮。閒。居。曠。院。花。羞。月。愧。久。疎。雨。露。之。恩。夢。斷。魂。
驚。不。啻。雲。霓。之。望。記。違。春。而。隔。夏。歲。月。無。情。徒。
數。夕。而。計。朝。梳。衾。有。淚。湖。山。無。恙。猶。然。花。柳。依。
稀。鳳。輦。不。來。只。是。笙。歌。冷。落。瞻。龍。顏。於。五。雲。天。
際。聞。天。語。於。千。里。夢。中。何。處。留。恩。自。是。天。高。地。
厚。誰。人。憐。寵。旋。然。玉。笑。珠。香。雖。家。連。四。海。不。敢。
辭。燕。嶺。冀。然。取。各。一。方。實。是。愁。雲。怨。雨。伏。望。聖。
恩。罕。還。素。蓬。煖。使。房。中。鐘。鼓。再。派。閨。帷。室。裡。小。
星。垂。承。風。夜。則。皇。恩。普。遍。而。聖。澤。不。私。矣。妾。等。

不勝翹望待命之至

煬帝覽畢大笑道蕭后望朕亦太苦矣不可不還遂傳旨發駕還京群臣思家已久領了旨意登時將輿輦儀仗俱打點停當煬帝上了御女車帶領着嬪妃彩女依舊是劍珮前迎笙歌後擁竟回洛陽而去所過宮館將那些選的美女但有顏色者都帶回東京正是

天子南巡亦有名

察民春苦利民生

不知民力休多少

載得佳人還舊京

楊帝到了東京蕭后與眾夫人一同接住說道陛下
一去許久竟將妾等忘了楊帝道如何帝得只是苦
被江都那些山川花柳牽纏住了因盛稱江都風景
秀美山水清奇真个是仙都佛國蕭后笑道還是陛
下貪戀吳姬越女故連山水風景都看好了西苑中
五湖壯海怎見得就不如江都就叫排宴在西苑中
與楊帝接風遂一齊上了輿轎同到西苑中來到了
苑中不期此時為仲冬時候百花俱已開過園木大
半彫零楊帝看了殊不愜意因對蕭后說道不是朕

諸獎江都不要說那山川之美就是一朵花儿也
比苑中紅的可愛就是一枝柳兒畢竟比苑中綠得
可憐就是萬水播落之時也不像這般寂上莫上清

秦夫人山房中已有成竹

修院秦夫人說道陛下要不寂莫有何難哉明日妾
等與陛下拂塵管取百花开放就是場帝只當做戲
話說了耍子笑一笑答道最妙最妙在院中喫不得
茶兩小時辰也未盡興便與蕭后益聲回宮而去到
了次日早膳時果然十六院夫人來請場帝心下有
幾分懶去蕭后再三苦勸場帝方纔免強同蕭后上

十三回

十一

豐典

秋冬之際而突然紅紫芬芳

輦而行，纏進得苑門，早望見千紅萬紫，桃柳爭妍，就

不得，不驚，不喜

簇上如錦綉一般，煬帝與蕭后俱各喫了一驚，道：這

樣天氣，為何一夜就開得這般齊整？夫是奇怪，說不

了，只見十六位夫人帶了許多美八宮女，一齊笙簫

歌舞的來迎，駕到了面前，便問道：苑中花柳比江都

何如？煬帝又驚又喜的問道：衆妃子有何妙術，使這

花柳一夜盡開？衆夫人都笑道：有甚妙術，只是大家

宮中費了一夜工夫，不知天下傷害多少羅網

費了一夜工夫，煬帝道：怎麼費一夜工夫？衆夫人道：

陛下不必細問，但請摘一兩枝看，便知詳細。煬帝

真个自走到一株垂絲海棠邊將手挽下一枝看時
原來不是生成的都是五色彩緞細心剪成拴在枝
上的場帝大喜道是誰有此奇想又製得這樣紅嬌
綠嫩宛然如生雖是人巧實占天工矣衆夫人道此
乃奈夫人主意令妾等與衆宮人連夜製成以供御
覽場帝目視秦夫人說道昨日朕以妃子爲戲言不
期果有如此手段可愛可愛遂同蕭后一路謾上的
遊賞進來只見紅一副綠一簇也不分春夏秋冬萬
卉千花盡皆鋪發比那天生的更覺鮮妍百倍怎見

得正是

只道天工有匹
 紅綃生長根枝速
 萬卉齊開辦不早
 天桃豈待春風綻
 芍藥非無經雪態
 三春桂子慶丹院
 杜宇經年海嶼盡
 不教露平芙蓉落

誰知人力挽回之
 金剪栽培雨露私
 千花共放菊非遲
 傲李何須細雨滋
 牡丹亦有傲霜姿
 十月荷花滿綠池
 荼蘼終歲錦堆枝
 豈在風前揚柳吹

爾葉不風飄華葉

醉葉無南風爛時

開時不許東皇管

落時無補劫蜂蝶知

照面最宜臨月姊

動枝從不怕封姨

四時休謝神和姊

其節長春問苑奇

莫道電神壽酒此

難。逐。履。貴。財。如。斯。

馮帝一一看了，真个喜動龍顏，因說道：「蓬萊閭苑不

過如此，眾妃等，靈心巧手，置壽鏡花，真并快快出城

命將內祭的，趁前來，並先將壽鏡花，取來，分賞各

院，眾官人，亦齊謝恩，慶帝愛水，不吐，蘇回，蕭后，登樓

卷之三

十三回

七

既望了半晌方纔下來飲酒須臾觥籌交錯絲竹齊
鳴衆徒笑逝相獻酬賜帝與蕭后十分盡興而飲這
一場筵宴喫得歡天喜地賜意輸情比昨日大不相
同正是

君王不作窮酸相

終減風光便惆悵

樹上新開昨夜花

筵前添却千鍾量

賜帝歡飲了更半更有幾分酒意忽然笑說道秦妃
既能出新意剪彩爲花與湖山增勝衆美人還只管
唱這些舊曲甚不相宜是誰唱一個新詞朕卽滿飲

三觴說不盡。只見這一個美人穿一件紫綉衣束三條碧絲鸞帶。嬈上娉婷。出來奏道。賤妾不才。願備顏博。萬歲一笑。衆人看時。却是仁智院的美人。小名叫做雅娘。楊帝道。最妙最妙。雅娘走近筵前。輕敲檀板。謾啓朱唇。就如新鶯初囀。一般唱一隻如夢令的詞兒。道。

莫道繁華如夢。一夜剪刀聲。種曉起。錦堆枝。笑殺春風。翻用非頌。非頌。真是蓬萊仙洞。

楊帝聽了大喜。道。唱得妙。唱得妙。不可不飲。當真的。

十三回

十四

連飲了三觴，蕭后與眾夫人也陪飲了一杯酒，纔完。只見又一個美人，淡梳妝，嬌羞體態，輕移那款款的金蓮，也出來奏道：「賤妾不才，亦有小詞奉獻，望萬歲勿哂。」煬帝舉目看時，却是迎暉院的朱貴兒。煬帝笑說道：「是貴兒，豈更有如此貴兒，不慌不忙，滿口說的，穆蘭換羽，冠冕具，个如幾，李詞兒，新○品新○兩○字○源帝安，浪森，趁戲，細地，錦雲，裁，神，美，夜，巧，鋪，春，畫，回，披，頭，點，綠，奇，琦，意，瑞，富，山，身，家，富，貴，貴兒歌罷，煬帝鼓掌稱贊道：「妹一，个富山，皇家富貴。」

不獨音如鶯燕，曲如鶯燕，情景亦自相韻。又滿飲了三杯，不覺笑聲啞，陶然欲醉。蕭后道：「二美人歌一曲，雖妙終是一人，寡和陛下，何不集此高興，御製一章，令官人大家打出，以見一時之勝場。」帝帶三分酒興，隨妙妙也不思索，提起御筆，便寫頌刻而成白苧歌一首。其歌曰：

洛陽城邊朝日暎，
含露桃花朝未飛。

天淵池前春燕歸，
曉風揚柳自依依。

小院花紅洛水綠，

清歌婉轉繁絃促。

長袖逶迤動珠玉

千年萬歲陽春曲

楊帝寫完蕭后與眾夫人一齊稱誦道陛下筆不停
綴文才加點真快牙也古今帝王誰能及也楊帝笑
道醉後狂歌何足言奴聊以酬眾妃子剪彩之妙眾
宮人又獻上酒來楊帝也味雖殊歡呼談笑大家直
痛飲到夜滿院又移灯對樹下看了一回花步趨
罷宴楊帝因醉甚遂不同蕭后還宮就留在秦夫人院
中宿采正寢

剪彩能酬聖意

帝王醉不歸

只愁今夜裡

更化彩雲飛

不知楊帝在院中又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湯帝讀史脩城

慶兒拯君魔夢

詩曰

天地生財只此數
民間官庫一齊窮
好興土木亦何為
誰知強富有盡時
前工未了後工催
城漕土國不及終

不在民間即官庫
定是好興土木故
只為誇強與逞富
土木之工實無度
東績繼成西又務
早已雷塘造墳墓

第十四回

嗟七此事豈人能
蓋亦天心使之誤
不然何以夢魂中
歷七告人如有素

話說湯帝自宮人剪彩爲花之後心下十分快暢便
日自在西苑與衆夫人飲酒賦詩作樂衆夫人却也
百株奉承但見樹上三三朶花一個葉顏色枯七懨些
卽暗七將新鮮的換去故此苑中再無个冷淡日子
湯帝見光景可愛一發淫蕩起來也不論夫人美人
宮人遇着巧便一槩受用也不管黃昏白晝清晨有
與時便恣心頑耍就像狂蜂浪蝶一般日日在花叢

中遊歲酒杯兒何嘗離手，絲與竹不曾停聲。衆美人
因楊帝留心裙帶，便往北求新立異來，盡感湯帝。或
是詞賦勾挑，或是机鋒播弄，將楊帝的精神魂魄都
引得虛飄飄，不知着落在何處。正是

紅裙原是迷魂陣，况復柔魂不耐迷。

終日昏迷君莫笑，此拚白骨委沙泥。

湯帝因秦夫人有剪彩巧思，教常七臨幸。這一日湯
帝與秦夫人飲酒的，喫了幾杯酒，同攜手走出院來。
那條長渠看流水，要子，原來這清脩院四圍都

是亂石疊斷出路，惟容小舟委七曲七搖得入去，裏面種許多桃樹，彷彿就似武陵桃源的光景，果然有些幽致。二人正賞玩，忽見細篋中湧上深七飄出幾片桃花瓣來，湯帝將手指着說道：「有趣有趣，心下只疑是秦夫人剪影做的，說不了這幾片流出院去，上邊又有一陣浮來，又有許多胡麻飯夾雜在中間。」秦夫人看了，轉太驚道：「是那個做的？」湯帝笑道：「就是妃子妙製，再有何人？」秦夫人正色道：「妾實不知。」湯帝那裏肯信，秦夫人忙叫宮人將竹竿去撈，斗起來看。

時却不是別移改的錯上。故道是桃花潭，似有酒氣。
楊帝方纔喚一驚，道：道又來作怪了。秦夫人道：莫不
是這條渠與那仙源相接？楊帝笑道：這渠是朕新
挖，惟與西京的太液池相接。那裏甚麼仙源？秦夫人
道：若不與仙源相接，如今隆冬天氣，怎得有真桃花
流出？夫人你看我，我看你，笑了，又笑，想了，又想，再沒
處理會。秦夫人忽想道：有一個隱處，楊帝道：有何區
處？秦夫人道：接與陛下撐一隻小舟，沿渠一路找尋
上去，自然有個源頭。楊帝道：妃子說得有理，遂同上。

了。一隻小小船兒。叫一個宮人。撐了。篙。穿花拂柳。沿
着。那。條。渠。灣。七。曲。七。的。尋。將。進。來。只。見。水。面。上。或。一
片。或。兩。瓣。斷。七。續。七。着。有。桃。花。湯。帝。叫。將。船。只。檢。有
花。處。摸。過。了。一。條。小。石。橋。轉。過。幾。株。大。柳。樹。遠。上。望
見。一。個。女。子。穿。一。領。紫。絹。衫。立。在。水。邊。連。世。撐。近
看。時。却。是。安。娘。在。那。裡。西。桃。花。入。水。正。是

嬌羞半面小宮娃

慧性靈心實可誇

欲前天台離劉阮

沿渠細比散桃花

湯帝看見大笑道我道是那小原來又是你這小妮

子在此弄巧，妾娘笑吟吟的說道：若不是這幾個桃花片兒，萬歲此時不卻在那裏受用去了？肯撐這小船來尋妾，湯帝笑罵道：偏你這小妮子曉得這般作怪，還不快下船來？妾娘下得船來，秦夫人問道：別的都罷了，只是這桃花瓣兒從何處得來？妾娘笑道：這還是三月間樹上落下來，的妾閒時掃來，將蠟盒兒盛了，要子不期留到如今，猶是鮮的。湯帝道：留花還是偶然，你這等小小年紀，又不讀書識字，如何曉得桃源的故事？又將胡麻飯夾在中間，妾娘帶笑說道：

色也

十四回

四

妾女子書雖不讀桃源記也曾見來萬歲就欺負妾字也不識秦夫人因問道桃源之事其說渺茫不知

這一下天然

可曾見於書史煬帝道漢書晉書朕曾看過俱不見載只有秦史到不曾留心查得就喚叫近侍取書來看秦夫人道書在何處煬帝道觀文殿就有秦夫人道何不同去一看煬帝遂叫喚了一隻大船竟棹到觀文殿來這觀文殿中有五車書史四壁圖書縹緗滿架渾如天祿石渠翰墨成林勝似西園二酉真才

是

虞書堯典

禹湯所尚

莫言糟粕

倘能自振

周易毛詩

孔孟之遺

斯文在茲

作君作師

煬帝到了殿中便叫取秦史來看掌牙籤的太監慌忙將秦史取了排在龍案之上煬帝與秦夫人各取一冊觀看上了一冊並不見桃源事跡煬帝再拿一冊看時却是始皇的本紀原無心要看因略看兩行見他巡行天下封禪泰山赫然震歷一時早有幾分

卷之

第十四回

五

羨慕之心。便只管看將下去。忽看到起天下人夫築
萬里長城。心中快暢之極。猛然拍案說道。英雄作事。
自然闊大。秦夫人問道。那個英雄作何事業。煬帝道。
秦始皇欲防胡人。便築起萬里長城。爲後世之利。若
不是真正英雄。如何有這般大經濟。若使後世這些
迂儒爲之。便大驚小怪也。不知有許多議論。秦夫人
聽陛下之見。高閣尋常萬七。但不知道這一道城如今
還有用否。煬帝道。如何無用。自秦時至今七八百年。
國勢不能長驅而入者。皆此城保障之功也。秦夫人

道既有七八百年，只怕也都崩坍壞了。煬帝道正是

專心惜他入之功，自己

朕也，想不及此。若是壞了，便可惜他蓋世之功。朕決

山却不料理，何其愚也

然要與他脩補，一時說得高興，也不查甚麼桃源遂

別了秦夫人，上蜚回宮，坐在便殿中，宣群臣來商議

道：秦始皇這條長城，乃西北一帶保障，近聞得各處

俱有崩坍，此係大事。卿等何不奏聞，早加脩輯，以壯

天朝威武。丞相宇文達奏道：長城崩坍已久，因歷代

無明主，故無人脩葺。此非常之裏，臣等不敢輕議。今

幸陛下明見萬里，慨慮及此，若肯補葺，傾顏堅其隍

堊使煥然一新真萬世蒼生之福也煬帝大笑道此
城朕若不脩再有誰人肯修遂傳旨着尚書左僕射
蘇威爲脩城都護司農卿宇文弼爲脩城副使提調
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招諸州起天下人夫一百
二十萬脩築長城錢糧隨處支給限二月完工違旨
者斬却說蘇威自保留高頰賀若弼被貶回籍後因
虞世基宇文愷交薦仍獲原官當日聞知差他脩城
世出班奏道臣聞始皇築長城于絕塞連延一萬餘
里費無數錢糧勞無救人力致使男鰥女曠婦寡子

孤怨氣冲天，哭聲滿野。故盜賊蜂起，楚漢并興。城未築完，而父子俱亡。江山社稷已屬他人。此乃暴秦亡國之事。聖帝明王，切七爲戒者。陛下奈何聽在夫容悅之言，無故興此大工，死在德不在險。若此役一動，恐天下敗亡不在亡秦後也。願陛下熟計之。煬帝大怒道：前日朕要選美女，你說選了美女，國家便要敗亡。朕如今五湖十六院，兩京四十九座離宮，內中的美人艷色，不下有數萬。國家日益強盛，如何不見敗亡。朕今脩築長城，爲萬世不拔之基。安敢又來攔阻。

雖是所厝火，積薪新然，猶威却，沒得如此。

色色

十四回

七

蘇威道：「臣忠言陛下不聽，若差臣去脩城，臣雖死亦不敢奉旨。」煬帝道：「滿朝多少臣子，偏你會脩葺。」遂叫左右將蘇威逐出，就改命陞宇文弼爲脩城都護，再勅宇文愷爲脩城副使，務要脩得堅固齊整。二人謝恩領旨而出，遂行文天下，起人夫，帶錢糧，西邊從榆林起，東邊直到紫河方止，一路透上，迤上，足有萬里，凡是崩塌都補葺起來，但有頽敗都脩整好了。若是十分頽圯，倒塌的便重新築過，可憐朝廷動這一場工夫，又不知喪天下多少膏脂，填百姓多少白骨。後人

有詩感之曰

禹王治水爭言利

煬帝脩城盡道荒

功業相同仁暴異

須知別自有商量

宇文弼與宇文愷，不管民疲力敝，只是一味嚴刑重法的催督，畢竟隋家天下富庶，被他二人晝夜苦逼，真个的不上兩月，將一條萬里長城脩得齊上整上，隨寫表申奏煬帝，煬帝覽奏大喜道：朕功不減始皇矣。遂加陞二守官爵，厚賞督工士卒，便要發車駕北狩，巡視長城。蕭后諫道：目今天氣炎熱，巡狩恐勞聖

色也

十四回

八

駕稍俟秋涼未爲遲也。楊帝道御妻之言有理。遂同
蕭后駕了兩乘小香車到景明院來納涼。原來這景
明院是苑中第一院。開門雖向龍鱗渠。轉進去三間
大殿。却是向南。正壓在北海之上。窗牖弘敞。直受那
北海的南風。到夏來。甚是涼爽可愛。當日院主梁夫
人接住。忙安排些瓜果。先來與楊帝蕭后小飲。也不
吹。也不唱。好。清。客。自。早。節。只燒些龍涎好香。煮些鳳團新茗。說些可
喜的閒話。戲耍。楊帝因南風吹得暢快。忽想。說道。昔
舜王當長夏之時。披袵衣。鼓琴。與娥皇女英。在人相

從爲樂千古以爲美事。朕今日殿閣生涼，單紗御體。
自顧不減當時，又有御香與妃子，何異堯之二女。但
愧朕不能理絲桐，奏南風之曲耳。梁夫人道：何必定
要相同。舜王有南風之曲，妾記得陛下也有白紵之
歌。私教香娘今日正當其時，何不召香娘來歌一闕。
遠追虞帝之風，揚帝笑道：此歌朕已忘情久矣。妃子
到還記得，遂叫近侍去召香娘。香娘乃是文安院的
美人，年雖幼小，却知書識字，坐得柳眉杏臉，柔媚可
人。揚帝又愛他的模樣，又重他的聰明，但是做的歌

第十四回

九

兒詞兒都叫他記了。就。像。煬。帝。的。一。個。奚。囊。他。真。個。
敏。慧。凡。有。詩。詞。只。銷。煬。帝。讀。過。一。遍。他。就。記。在。心。裏。
終。身。不。忘。這。一。日。聞。煬。帝。召。他。慌。忙。鬆。紮。烏。雲。輕。拖。
絳。轂。同。近。侍。到。景。明。院。來。見。煬。帝。煬。帝。問。道。朕。前。日。
南。宮。曾。製。樂。曲。江。都。夏。的。白。紵。歌。你。還。記。得。麼。杏。娘。
道。陛。下。金。玉。之。璋。妾。時。出。捧。誦。如。荷。不。記。得。煬。帝。喜。
道。既。然。記。得。可。嬌。歌。去。一。遍。消。此。長。晝。春。娘。領。首。卽。啓。
來。展。翻。其。齒。細。心。的。按。節。而。歌。上。曰。

梅黃雨細黍秋乾

楓樹蕭蕭上江小

飛樓倚觀軒若驚

花簾羅帷當夏清

菱潭落日双鳧舫

綠水紅妝兩搖漾

還似扶桑碧海上

誰肯空歌採蓮唱

杏娘歌罷，湯帝大喜道：「朕已忘了，虧你到記得一字。」

不差，這樣聰明可愛，遂將自家用的一把龍邊金扇，

賞他。杏娘謝恩未了，忽一陣荷風從簾外吹來，吹得

滿殿皆香。蕭后道：「香從何處來？這等有趣。」湯帝忙叫

捲起簾子，親攜了蕭后的手兒，走出殿外來看。只見

有三二十隻小船，七上滿載荷花，許多美人坐在中

卷

十四回

十

間齊唱採蓮歌飛也似往北海中搖來原來都是十
六院美人宮女見日長無事大家約了到五湖中採
蓮耍子見日落風起一齊回棹故滿船的香氣隨着
風兒都飄入殿來煬帝望見大笑道這些宮女們到
會這般取樂耍子蕭后亦笑道皆賴陛下教養之功
煬帝又笑道還虧御妻不如之力笑說未了那些歸
早望見煬帝在景明院飲酒便不收入渠中都一齊
爭先趕快亂紛上的望殿邊搖來搖到面前看朕大
家的紅羅綠綺都被水濺濕了煬帝與蕭后鼓掌大

笑了。一回都叫住，殿來每人賞酒三杯，然後散坐。正是

官中行樂萬千般

不放君王半刻閒

繼向薰風聽豔曲

又看宮女採蓮還

梁夫人見煬帝遊戲了半晌，酒都醒了，連忙又傾佳釀來勸。煬帝因尤景快暢，又見殿中薰風拂上，全無半點暑氣。同蕭后、梁夫人說上笑上，不覺又喫了個爛醉。大家走起身，迎着風，立了半晌，忽然困倦起來。煬帝遂同蕭后到碧紗厨中去睡。梁夫人也就在傍

慶良

邊榻上倒着。一來日長。三來都有幾盃酒意。放倒身

雜口 通俗曾有半字、俗否

不覺都沉。睡去。錫帝一覺醒來時。微上的月色已

照在紗厨之上。及看蕭后與梁夫人。他二人尚甜上

未醒。錫帝全不打動。竟自走出殿來。官人看見就要

去叫梁夫人。錫帝搖上頭兒不許。只喫了一杯茶便

走出院去。只有王義着見。隨後跟來。此時天氣暄來

又有微月。各院多不掌灯。錫帝帶了王義信步到各

處開行。也不問是那裏。忽一陣涼風吹得梧桐葉兒

颯。也有聲。錫帝知是秋聲院。遠遠着那帶梧樹折入

院中原來秋聲院夫人姓李小名叫做慶兒爲人性格溫柔再不與人爭競因此楊帝十分喜他只叫他做慶兒這一日因貪涼風遂移了枕簟臥在南軒簾下不覺昏上睡去楊帝到了院中不見一人就悄上的走將進來到了南軒只見慶兒仰臥在簾下總待將手去戲他忽露出月光正照着慶兒臉上只見他喘息促急身體慄上而動就像慌忙要叫的模樣楊帝知他是被夢魘了忙叫王義將他喚醒王義走到榻前連叫了七八聲慶兒方纔醒來已掙得滿身是

元煬帝親自將他扶起，坐了半晌，方纔清白，說道：「妾夢中被魘，不是陛下喚醒，此時心以碎矣。」煬帝笑道：「夢中何有急事？」這等慌，韓慶兒道：「妾夢陛下有些不吉，妾不敢說。」煬帝笑道：「聖天子有百神相助，怕甚麼？」不吉，便說何妨？慶兒道：「妾就夢見陛下如常時一般，攜了妾臂，到十六院去閒遊，一院一院遊過，都照舊是笙簫歌舞的取樂，不期遊到第十院，陛下正在殿上飲酒，忽半空中一條白龍從雲端裏挂將下來，向陛下前項下圍上的，連了一通，依舊飛上天去，倏然

不見忽回頭又見殿四角上開了無數的李花滿地
下圍在中間陛下狂看花飲酒又忽然一陣風起再
看那花時却不是李花都是烈騰上的火焰傾刻間
殿宇都被燒着陛下却坐在火焰之中不能得出妾
嚇得魂魄俱無四下呼人救護正在急難之處却得
陛下喚醒此夢不知主何吉凶楊帝沉吟了半晌自
家也曉得有些不祥轉強解說道自世自世人願多此乃大吉之兆也
慶兒道何以見得楊帝道龍乃君侯之象白龍盤繞
四海來朝也李花園繞富貴可知夢成者生之兆也

次有威烈之勢，朕坐其中，置天下威烈之權也。非大
吉而何？慶兒聽了，方纔歡喜。王義奏道：「夢寐渺茫，吉
凶難料，只望陛下修德以勝之。」湯帝道：「汝言亦自有
理，正是。」

夢已分明告

君胡強解疑

剗頭額，自受

不識是欺誰

三人正說話間，忽見兩對碧紗燈籠照入院來。原來
是蕭后與深妹入。睡醒來，不覩了湯帝，有宮人請
到秋聲院去。故此，朕尋將來，慶兒望見是蕭后，慌舉

起身來迎，蕭后走到面前，煬帝笑問道：「御妻睡熟，朕悄上走來，何以得知在此？」蕭后笑道：「妾夢見陛下悄、悄、悄來，故同梁夫人也。」悄上尋來，煬帝笑道：「慶兒的夢，總說完，又到御妻來。」說夢了，蕭后道：「李夫人有何夢？」慶兒即將前夢細說了一遍。蕭后又問道：「此夢主何吉凶？」煬帝亦將解夢的話也說了一遍。蕭后說道：「蕭后上声口大，有幾意。既是大吉之夢，何不將酒來賀喜？」大家齊笑起來。慶兒當真叫宮人去，排出來，大家也不點燈，就在月明之下圍上而坐。月初起時，猶朦朧，不甚明白。

坐了一歇不覺微雲散盡就如金鏡一般照得軒前

與白晝相似楊帝看了笑道嫦娥這般有情知道我

調笑俱韻

們在此飲酒故此放出這樣清光豈不比清秋時節

還皎潔幾分蕭后亦笑道嫦娥又說陛下有情曉得

他月宮寂寞故置酒在此陪雜梁夫又道嫦娥若果

有情何不下來與飲一盃大家正說風話飲酒要子

只見慶兒用手指着天上說道你看嫦娥當真飛下

來了楊帝與蕭后忙擡頭看時只見月邊圍上的

處有幾百條彩雲紅黃綠映就如五色的羅綺一般

霎時間忽見下在彩雲團比如益從月中飄上海國
飛將下來將到面前再一看時不是彩雲却是一個
仙女騎着想情又看此兒了一隻彩鸞竟往院中飛下不多時正正的
落在席前楊帝仔細一看只見那仙女生得長髮淺黛
黛別有風情不是人間窈窕但見

煙鬟雪貌紫霞衣
自是蟾宮傳信至

天上風流世上稀
莫猜巫峽雨雲歸

那仙女下了彩鸞竟走到楊帝蕭后面前深上的袿
袿而拜楊帝又驚又喜慌忙刺簾后起身答禮道仙

四回

五

子莫非月殿嫦娥那仙女道妾非嫦娥乃嫦娥侍兒
嫦娥聞皇帝得一佳夢特令妾來奉賀湯帝大喜道
嫦娥乃月殿天仙朕不道人間帝主仙凡迥異何敢
當如此用情仙女道人間帝主非有仙骨不能得也
何分彼此湯帝見仙女神情瀟灑了無塵俗之韻不
覺浮心勃動便笑叱說道既蒙仙子下臨就同此一
坐何如仙女道君不可褻使不可狎這個如何使得
湯帝笑道何敢狎不過片時相親耳遂要將手來換
仙女道皇帝休忙嫦娥將自來也湯帝急擡頭看時

那仙女早已跨上彩鸞而去正是

意蕩花能作祟

情癡月亦迷人

豈是外來妖孽

總山自己精神

仙女臨去不知更有何說且聽下回分釐

第十五回

怨春偏候夫人自縊

次佳人

薛建輔被收

詩曰

妾薄命紅顏自古成孤另客今
親公何所憑妍
今媼今本無定長門桃李不知春嫩草承輿偏
有興君不見昭君千載恨畫師青塚黑河流不
竟又不見莊姜情七懷憂心綠衣黃裡空悲咏
嗟哉豈是天有私到底也非君薄佳有才無命
傷如何茂陵秋兩相如病

卷七

第十五回

話說煬帝在秋聲院賞月飲酒，忽見仙女自月中飛下，正要戲他，不期被他哄回頭，便跨彩鳶飛起在梧桐之上，說道：「皇帝戲侮仙使，豈不得罪嫦娥？」煬帝慌忙笑謝道：「冒觸仙子，朕雖得罪，但好色乃人之常情，嫦娥或亦相諒。」仙女道：「皇帝宮中自有嫦娥，尚不能識，却又妄想天上嫦娥，何舍近而求遠也？」煬帝道：「官中搜括盡矣，那有嫦娥遺下？」仙女笑道：「不以將自知也，就是皇帝的十年夢兆，亦先見於此人身。」上說罷，叱彩鳶騰空飛去。煬帝欲再問時，已高入雲中，不可

見矣。煬帝與蕭后眾人就像做夢一般驚訝了半晌。說道有這等奇事。蕭后道莫非是誰弄的幻術。梁夫人道大家明眼見如何。是幻術。煬帝道昔傳西王母降於漢宮。蔓絲華降於羊權家。麻姑降於蔡經家。只以為妄誕之言。若以今夜之事看來。信不誣矣。大家十分歡喜。只痛飲到月色西沉。方纔各七散去。正是

天低露冷彩鷺飛
仙子乘鸞月下歸
恨不隨風逐明月
憑誰問取是耶非

次日楊帝因夜來彩鸞棲在碧梧之上遂改秋聲院
爲棲鸞院又因仙子說宮中自有嫦娥又叫宦官許
延輔分付道朕久不遊後宮恐有冶容艷色塵埋其
中你可前去細七採選一番如有美貌者卽時送入
西苑備用不許遺失一人許延輔領了聖旨隨卽到
後宮來採選原來許延輔是個好利之人楊帝差他
選天下美女時專一詐騙民財有鬪女兒富貴要入
選的他却嫌長道短不肯選入有捨不得女兒入官
的他却坐各搜索定要來選也不知詐騙了天下多

少金錢回朝時湯帝說他選女有功又加官厚賞因
此出入隨朝十分興頭十分興頭原不是好消息這一日恰又差他後宮採選
他因前番得利這次焉肯白選到了後宮便做模倣
樣立起個規矩有禮物送他方來一看若是沒有禮
物任他毛牆西子也都高上閣起况那後宮最大數
掖頗多纈妃彩女就如雲屯螭集一般便少選了幾
人也沒處查帳因此這些宮女凡略有幾分顏色便
沒奈何只得除簪鉗下首飾或是珠翠或是金玉都
暗上央人送他方求得他來一顧選不上的只當認

色也

十五回

三

悔氣白送。若是選上了，便出題目，要上許多禮物，方纔替他列上一個名字。選了月餘，只選有百十多名，送到西苑來見。煬帝、煬帝看見都是中人之姿，便胡亂撥到各處應用。心下只道：後宮沒有十分絕色也。

由此觀之，在道者必非真才真色耳。

就罷了。誰知真正有色的婦人，就像真正有才的男子。寧甘玉碎珠沉，決不肯在道去買。嗚呼！小人以圖倖進，故往。死得可憐，可惜爲千古傷心。却說這後宮有一個侯夫人，生得天資國色，百媚千嬌，果然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又且賦性聰慧，識字能詩，自十五

歲選入宮來自倚着有才有色又正值煬帝好色憐
才只以為阿嬌的金屋飛燕的昭陽可計日而到誰
知才不敵命色不如時進宮三年從未曾一見君王
之面終日只是焚香獨坐終宵只是掩淚孤吟妝束
得花香柳綠畢竟無人看見打點的帳暖衾溫仍舊
是獨自去眠過了黃昏又是長夜纏纏春晝又歷秋
宵也不知捱了多少淒涼也不知受了幾何寂莫天
晴長門賦未有如此悲切還好支撐到了那淒風苦雨之時真个魂斷骨驚
便是鉄石人也打熬不過日間猶可強度到了那灯

昏。夢。醒。的。時。候。真。個。一。淚。千。行。那。裡。還。知。有。性。命。正
是、

世間多少傷心境

惟有長門最可憐

無命有才空墮淚

不如一死謝蒼天

侯夫人起初猶愛惜顏色，更。可。憐。強忍死去，調脂弄粉，以望

一時的遇合，怎禁得日月如流，一日一日，只骨空度
過去，不覺暗上的香消玉減，雖有幾個同行的姊妹，
時常來勸慰，爭奈愁人說與愁人，未免到轉添一番
淒慘。後來聞得煬帝有旨，親選後宮侯夫人，又空喜

歡了一番，不期止選得六兩宮，因不中意，又停止了。這一遍，又聽得許廷輔來選侯夫人，未免又動了一片望幸的念頭。誰知許廷輔必要禮物方肯來選侯夫人。聽知此信，嘆了一口氣，說道：『老若無品合顏不為薄命天既生妾，這般薄命，何消又生妾？』這樣容顏，一個心腹宮人說道：『夫人何必自苦？有的是珠玉，何不拿幾件去送他，得能覲見了萬歲，便不愁富貴矣。』侯夫人道：『妾聞漢王昭君寧甘點痣，必不肯以千金去買。』囑畫師，雖一時被害，遠嫁單于，後來琵琶青冢，到落了个芳名，不朽誰

不憐他。惜他。畢竟不失為千古的美人。妾縱然不及

近來仕途上。狃且賄賂公行此輩。看素烈

昭君若要將珠玉去賄賂小人。以邀寵幸。其實羞為

如人

宮人道。夫人若如此物性。豈不辜負了這般容顏。侯

夫人含淚說道。妾豈不知。但恨生來命薄。縱使見君

也是枉然。到不如猛拚一死。做個千載傷心之鬼也。

強似捱這宮中寂寞。官人知強他不得。只得聽命。又

捱了數日。早聞知許廷輔已選了百十餘人。送入西

苑去了。侯夫人情知又是一番虛話。遂大哭一場。說

道。妾此生終不能見君矣。若要君王一顧。或者到在

道。妾此生終不能見君矣。若要君王一顧。或者到在

死後說罷又哭。這一日茶飯都不去喫，到走到鏡臺前，妝束得齊七整七。又將自製的幾幅烏絲箋，把平日寄與感懷詩句，檢了幾首，寫在上面。又將一個小錦囊來，盛了繫在左臂之上。其餘的詩稿盡投在火中燒去。又孤七、另七的四下裡走了一回，又嗚七、咽七的倚着欄杆哭了。半晌到晚來，靜悄七掩上房門，又哭個不止。雖有幾個宮人陪伴，因見他悲傷慣了，也不甚在心。侯夫人捱過三更之後，熬不過那傷心痛楚，遂將一幅白綾懸於梁上，自縊而死。正是

第十五回

六

人生最苦是傷心

心到傷時苦莫禁

酸入肺腸猶可轉

痛沉骨髓更千尋

香魂已斷愁還在

玉貌全銷怨尚深

試吊長門風與月

悲上冷上到如今

又云

仇讐造物恨蒼天

玉蕊如何不保全

既是命如雲影薄

不盡顏比月華鮮

問道舊事真堪痛

細讀新詩更可憐

謾道君王能好色

宮中失却小嬋娟

幾個宮人聽見聲息不好，慌忙跑進來救，解得下時，早已香消玉碎，嗚呼逝矣。大家哭了一回，不敢隱瞞。捱到次早，只得來報與蕭后。蕭后隨差宮人來看，宮人在左臂上檢得一個錦囊，送與蕭后。蕭后打開看時，却是幾首詩句，遂照舊放在囊中，叫人送與煬帝。這日煬帝正在寶林院與沙夫人談論古今的得失。開、日、便、尚、友、幽、紂、平、生、志、如、此、可、憐、見、矣煬帝道：殷紂王只寵得一個妲己，周幽王只愛得一個褒姒，就把天下壞了。朕今日佳麗成行，而四海安如泰山，此何故也？沙夫人道：如已褒姒安能壞殷周。

第十五回

七

豐身

天下自是紂幽二王貪戀如已褒妲色、河、宗、迷、人、人、自、迷、耳、沙、夫、人、之、論、大、是的顏色不顧天

下天下遂由此漸也破壞今陛下南巡北狩何等留

心治國天下豈不安泰至于萬机之暇官中行樂妃

妾雖多愈見閑雅唯化湯帝笑道紂幽二王雖無君

德然待妲已褒妲二人之恩亦厚極矣沙夫人道溺

之一人謂之私愛再進一、步、孟、夫、子、好、色、論、矣普同雨露然後叫做公恩此紂幽

所以敗壞而陛下所以安享也湯帝大喜道妃子之

論深得朕心朕雖有兩京十六院無教育姿異色朕

都一樣加厚從未曾冷落了一人使他不得其所故

朕到處歡然蓋有恩而無怨也二人正談論的快暢

大掃談與

忽見蕭后差宮人送錦囊來就報知侯夫人之事楊

帝也只道是尋常妃妾死個把沒甚要緊還笑上的

開錦囊來看及打開時見是幾幅絕精的烏絲箋紙

齊上整上寫着詩詞又且字體端楷筆鋒清勁心下

便有幾分惻然動念先展開一幅來看却是看梅詩

二首其一云

初雪無消日

捲簾時自翼

庭梅對我有憐意

先露枝頭一點春

豐月

其二云

香清寒艷好

誰惜是天真

然。而。不。如。殊。有。風。入。骨。趣。

玉梅謝後陽和至

散與群芳自在春

易帝看了大驚道。宮中如何還有這般美才婦人。忙

再展第二幅來看。却是妝成一首。自感三首。妝成云

妝成多自惜

夢好却成悲

不及楊花意

春來到處飛

自感云

庭絕玉釐跡

芳草漸成窠

隱北聞簫鼓

君恩何處多

其二云

欲泣不成淚
庭花方爛熳

悲來翻強歌
無計奈春何

其三云

春陰正無際

獨步意如何

不及閒花草

翻成雨露多

煬帝看了連比頰足說道。可惜。可惜。再展第三幅看時。却是自傷一首云。

色

十五回

九

初入承明殿
長門七八載
春寒入骨清
颯履步庭下
平日新愛惜
色美反成棄
君恩實踈遠
家豈無骨肉
此方無羽翼

深上報未火
無復見君王
獨臥愁空房
幽懷空感傷
自待聊非常
命薄何可量
妾意徒徬徨
偏親老北堂
何計出高牆

性命誠所重

懸帛朱棟上

引頸又自惜

毅然就死地

棄割良可傷

肝腸如沸湯

有若絲牽腸

從此歸冥鄉

賜帝也不曾讀完就法然吊下淚來說道是朕之過

也之者美朕何等愛才不料宮闈中到自失了這樣一個才

婦真可痛惜再拭淚展第四幅看時却是遺意一首

云

秘洞扁仙卉

雕牕鎖玉人

色

十五回

十

毛君真可戮

不肯寫昭君

揚帝看了勃然大怒道原來是這厮誤事沙夫人問道是誰誤事揚帝道朕前日曾叫許廷輔到後宮去採選他如何不選此人其中一定有弊這詩又說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明心是怨許廷輔不肯選他故含憤而死便要叫人拿許廷輔沙夫人勸道許廷輔只知觀看容貌那裡識得他的才華侯夫人才華固美不知容貌如何陛下何不差人去看若是顏色尋常罪還可赦倘才貌俱佳再拿他未爲遲也揚帝

道。若。不。是。個。絕。色。佳。人。那。有。這。般。錦。心。綉。口。既。是。如。子。如。此。說。待。朕。親。自。去。看。遂。別。了。沙。夫。人。隨。卽。乘。輦。還。宮。蕭。后。接。住。遂。同。到。後。宮。來。看。進。得。宮。來。只。見。候。夫。人。還。是。個。二。十。來。歲。的。女。子。雖。然。死。了。却。妝。束。得。齊。七。整。七。顏。色。尚。然。如。生。腮。紅。頰。白。就。如。一。朶。含。露。的。挑。花。楊。帝。看。了。也。不。怕。觸。污。了。身。体。走。近。前。將。手。撫。着。他。屍。肉。之。上。放。聲。痛。哭。道。朕。這。般。愛。才。好。色。官。闈。中。却。失。了。如。子。如。子。這。般。有。才。有。色。咫。只。之。間。却。不。能。遇。朕。非。朕。負。如。子。是。如。子。生。來。的。命。薄。非。如。子。

不遇朕是朕生來的緣怪妃子九原之下慎勿怨朕
說罷又哭上了又說祭上叨上就像孔夫子哭麒麟
一般到十分悽切正是

聖人悲道

常人哭色

同一傷心

天淵之隔

蕭后勸道死者不能復生願陛下保重煬帝方終任
聲說道這都是許廷輔這厮誤我大事遂傳旨叫拿
了下獄細工審問定罪一面叫人備衣衾棺槨厚葬
侯夫人又叫宮人尋遺下的詩稿宮人回奏道侯夫

人做詩極多臨死這一日哭了一場都盡行燒毀盆
無所遺煬帝痛惜不已蕭后忙治酒來解惱煬帝一
邊飲酒一邊將侯夫人的詩箋放在席上看了又看
讀了又讀看一遍說一遍可惜讀一遍道一遍可憐
十分珍重愛惜隨分付朱貴兒杏娘雅娘衆美人翻
入樂譜時七歌唱蕭后見煬帝快七不樂只是將酒
來勸煬帝喫到半酣之際更覺思念情深隨叫取紙
筆自製祭文一篇去祭他祭文道

嗚呼妃子

痛哉蒼天

天生妃子

十五回

十一

胡爲不全 容兮狡止 才兮僂止
奈何無祿 不享以年 十五入宮
二十歸泉 長門五載 冷月寒烟
既不朕遇 誰能如憐 嗚呼痛哉
一旦自捐 覽詩追悼 已無及焉
豈無雨露 痛不如沾 雖妃之命
實朕之愆 悲撫殘玉 猶如花鮮
不知色笑 何如嫣然 淚下成血
心傷如煎 縱有美酒 食不下咽

非無絲竹

耳。若。沈。懸。

如。不。遇。朕。

長夜孤眠

朕。不。遇。妃。

遺。恨。九。原。

朕傷死後

如。苦。生。前。

死。生。雖。隔。

情則不遷

千。秋。萬。歲。

願。化。双。鴛。

念她香潔

酌。如。蘭。荃。

如。其。有。靈。

來享茲筵

嗚。呼。哀。哉。

痛。不。可。言。

楊帝做完祭文自家朗誦了一遍連蕭后不覺也墮下淚來說道陛下何多精著此楊帝道非朕多情上到傷心自不能已隨叫至個太監賜祭一壇就將祭

文燒在他靈前，十六院夫人聞知，湯帝厚治侯夫人，
的葬禮，也都備了禮物來祭，吊蕭后見衆夫人來祭，
也只得拿些香燭紙帛，差人去賜吊。湯帝又差人檢
擇高原之地，葬吉厚，又敕郡縣官厚恤他家父母，
侯夫人雖生前不曾受用，死後到也一時之榮華，正
是。

莫道紅顏多薄命

人情到底惜芳魂

生前縱未君王寵

死後曾沾雨露恩

湯帝厚葬侯夫人，不題。却說許廷輔拿在獄中，被刑

官三拷六問熬煉不過只得將索繫騙金錢禮物方肯
來選的事情一一招出刑管得了真情仗其本奏知
煬帝煬帝大怒道這厮原來如此大膽就要叫發去
東市腰斬却虧衆夫人再三苦勸原來十六院夫人
都是許廷輔選入來的今日親承恩寵未免念他舊
功故力力替他勸解煬帝道若不斬他何以謝侯妃
於地下既是衆妃苦勸免他身首異處一刀之苦遂
批旨賜許廷輔獄中自盡正是

只倚權貪利

誰知財作災

十五回

十四

雖然爭早晚

一樣到泉臺

又云

何物貂璫賤

傷殘白玉枝

百身猶莫贖

一死更何辭

煬帝既將許延輔賜死，只是思念侯夫人，不巳。衆夫人百般勸慰煬帝，終有幾分不暢。蕭后道：前與仙女曾說，宮中自有嫦娥，今其言已驗。但侯夫人既死，思之無益，何不還到後宮去選？或者更有美色，也未可知。煬帝道：御妻之言有理。遂同到後宮來選。爭奈後

宮有千宮萬殿一時怎能教遍選來選的未必色美
色美的未必來選煬帝心生一計叫傳旨各宮不論
夫人貴人才人美人嬪妃彩女或是有色或是有才
如此遊選何患無才
或是能歌或是善舞凡有一才一伎之長都許報名
自獻俟朕親覽錄用有能薦拔一人者賞千金誤報
者不罪自此旨一出不數日也有能詩的也有善畫
的也又能吹彈歌舞的也有會投壺蹴鞠的都紛
紛來獻伎煬帝大喜隨命值酒在顯仁宮大殿上召蕭
后與十六院夫人同來面試衆人這一日煬帝與

十五回

十五

蕭后並坐在上面衆夫人都羅列坐在兩傍下面却
排下幾張長書案盡將紙墨筆硯與笙簫絃管之類
放在上面能詩的楊帝就出題目叫他吟咏會畫的
楊帝就說個景致叫他模寫能吹的就叫他吹能唱
的便叫他唱一霎時筆墨縱橫珠璣錯落宮商遞奏
鸞鳳齊鳴真個是一時之勝怎見得但見

簇上宮娃團上闈秀各逞奇思如文場之鏖戰
咸誇長伎似武士之爭鋒臨風索句逞咏雪之
才情對景濡毫施潑雲之妙墨龍蛇競筆落紙

千行風雨陽絃。瑤琴一柱舞低秋月。紅勝楊柳。
纖腰歌罷春風。不減櫻桃小口。段壺處玉笋輕。
飛銀箭。蹴鞠塲。金蓮亂。綴明珠。琵琶半面塞下。
流來玉笛。一聲月中飛。山中真個皓齒生香。娥眉。
吐媚。莫言無處不消。魏若個有情。能不死。

楊帝看見一個七伎藝超群容顏出衆滿心歡喜道
這一番遴選方不虛也隨各上賜酒三杯隨查了名
字或封美人或賜才人共選有二百餘人都一一查
入西苑供用查到臨了單上剩下一個美人也不作

詩也舉動便有深心也不寫字也不歌也不舞坐在半邊默上不語

帝再仔細將他一看只見那女子

貌風流而品異 神情俊而骨奇

不屑人間脂粉 翻上別有丰姿

湯帝忙問道你叫甚名字別人都獻詩獻畫爭嬌競媚你爲何不言不語立在半邊那美人見湯帝開口問他他也不慌不忙謾上的走近前來答應只因這一問有分教昏君短氣淫主驚心正是

國運潛消滅

天心暗改移

昏也都不識

却有慧心知

那美八畢竟不知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新鐫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卷二終

卷總評

明江南一省。清衣遊一海。詞華秀美。

誠可與士大夫爭高。選然江山破
敗。究竟無補。雕虫小技。豈帝王之所
重耶。

帝王富貴。何代不有。然三山四海。

十五目

大

湖。十。六。院。隋。家。奢。侈。獨。甚。所。以。旋
踵。而。至。也。
君。一。笑。潘。侯。有。許。多。盛。感。如。宋。貴
兒。唱。歌。王。夫。人。彈。琴。高。德。儒。報。新
舊。猶。尋。常。位。偶。至。安。娘。在。陰。邊
寵。酒。梳。花。不。入。彙。何。力。為。戲。演。女。事。

秦夫人翁翁彩為花則迺表所回矣人
非未石安能石沈緼其中。此時但覺
善酒色。甚於多生。難有神明表戒。
亦自無用。友為嚴華索詩。慶兒魔夢。
穉。皆亡國。徵而。然不悟。
與陳后主譚心話。蓄心是一對好相。

色也

十五回

十九

及。知。讀。史。修。城。慕。始。皇。之。為。人。尚。自。不。
及。侯。夫。人。有。才。省。色。不。得。逢。君。而。自。溢。
殊。覺。可。恨。煬。帝。撫。屍。慟。哭。之。亦。天。
性。嗟。使。穆。此。陵。心。腸。加。之。賢。士。夫。
何。憂。天。下。不。治。

新鑄金像通俗演義清場帝艷史卷四

第十六回

明霞觀翠

北海射魚

聖詩曰

君莫悼

國家興亡皆有兆

舉頭不獨乾象垂

一草一木能先告

君莫疑

國家成敗自有時

不必蒼龜與四休

一禽一魚皆前知

願君細心觀與察

莫向蒼天逞狡僞

第十六回

豐

有言不聽謂之聾

有禮不見謂之瞎

江山漫道已成灰

脩德天心尚可回

好笑愚癡終不悟

縱淫縱慾自家催

話說煬帝與蕭后衆夫人面試宮女，盡將佳麗選入西苑，選完了，單剩下一個美女，不歌不舞，煬帝見他舉止有異，忙叫到面前，細上的盤問，那美人不慌不忙的答道：妾姓朱，小字叫做紫烟，自幼入宮，從未一

親人，家聖訓，探選故敢冒死上請，煬帝道：你既

全外有一長之技，何不當筵獻上，侍朕與娘上

賞鑑袁紫烟道妾雖有微能却非艷舞嬌歌可以娛人耳目煬帝道既不是歌舞却是何能可細與朕言袁紫烟道妾自幼好覽玄象故一切女工盡皆棄去故今別無他長只能觀星望氣識五行之消息察國家之運數煬帝大驚道此聖人之學也你一个朱顏綠鬢的女子如何得能參透袁紫烟道妾爲兒時曾遇一老尼說妾生得眼有神氣可以觀天遂教妾璇玑玉衡五緯七政之學又誡妾道熟習此後日當爲此亦烟殊王者師妾因朝夕仰窺故得略知一二煬帝大喜道

不懼子

煬帝去後高却遠

卷之六

十六回

二

朕自幼無書不讀，只恨天文一道不曾窮究。前曾召
臺官來問，爭奈他們指東畫西，只是糊塗，不肯
明言。故他們往往奏災祥禍，朕也不甚聽他。今日
你既能識朕，卽於宮中起一高臺，就封你爲貴人。專
管內司天臺事。朕亦時時得仰觀乾象，豈不快哉！袁
某惶恐，謝恩。煬帝卽賜他列坐在衆夫人下首。蕭
后賀道：今日之選，不獨得了許多佳麗，又得袁貴人
一內助，皆陛下洪福所致也。煬帝大喜，與衆人直歡
飲到夜深方散。次日，煬帝卽傳旨，叫有司在顯仁宮

東南上起造一座高臺寬闊高低俱照外司天臺式
樣眾官領旨真个是朝廷有倒山之力不旬日臺已
造完湯帝見了大喜隨命治酒臺上這一夜卽召袁
紫烟同登高臺上觀玄象袁紫烟領旨與湯帝並席
而坐先指示了三垣又遍分二十八宿湯帝道何謂
三垣袁紫烟道三垣者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也紫微
垣乃天子所都之宮也太微垣乃天子出政令朝諸
侯之所也天市垣乃天子王權衡聚積之都市也星
明氣朗則國家享和平之福慧宇千犯則社稷有變

乳之憂。湯帝又問道：何謂二十八宿？袁紫烟道：角亢

氏房心尾箕七宿按東方，蒼龍之象；斗牛女虛危室

談天卷七其說恐非小也

壁七宿按北方，玄武之象；奎婁胃昂畢觜參七宿按

西方，白虎之象；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按南方，朱雀

之象。二十八宿環繞天中，分管天下地方。如五星干

犯何宿，則知何地方有災。或是兵變，或是水喪，俱以

青黃赤白黑五色辨之。湯帝又問道：帝星安在？袁紫

烟用手向北指着道：那紫薇垣中一連五星，前一星

至，月太子之象；第二星至，日有赤色，獨大者，即帝星。

也。湯帝看了道：爲何帝星這般搖動？袁紫烟道：帝星
搖動無常。主天子好遊。湯帝笑道：朕好遊樂，其事甚
易言之小如何？上天星文便也。垂象。袁紫烟道：天子者天下
之主，一舉一動皆上應天象。故古之聖帝明王常凜
凜不敢自肆者，畏天命也。湯帝又細上看了半晌，問
道：紫薇垣中爲何這等晦昧不明？袁紫烟道：妾不敢
言。湯帝道：上天旣已有象，妃子不言，是欺朕也。况興
亡自有定數，妃子不妨明對朕言。袁紫烟道：紫薇晦
寧不寒心昧，但恐怕國祚不永。湯帝沉吟良久，道：此事尚可挽

回否袁紫烟道紫薇雖然晦昧然幸明堂尚亮泰階
猶平况至誠可以格天陛下若脩德禳之何患天心
不回煬帝道既可挽回則不足深慮矣愚極妃于言天甚
詳論理甚當真女中丈夫也朕得之以爲內助時
警省何憂國祚哉遂命近侍進酒二人就在星光之
下笑談歡飲七到夜分之際東山上忽然升起一輪
素月掩映得夜景清幽煬帝一時高興便索筆長吟
古風一首道

團七素月淨

脩七夕景清

谷泉驚暗石

風松動夜聲

披衣出荆戶

躡履步山楹

欣觀明堂亮

喜見泰陞平

觜參猶可識

牛女尚分明

更移斗柄轉

夜久天河橫

徘徊不能寐

參差幾種情

揚帝吟完，袁紫烟方纔捧誦，忽西北上一道赤氣，就如龍文一般，衝將起來。袁紫烟猛看見着了一驚，忙說道：「此天子氣也，何以至此？」揚帝忙回頭看時，果然

見赤光繞上團成五彩照映半天有十分奇怪真个是

珠藏玉潤便光輝

風虎雲龍自不違

漫道真人難物色

赤光先已斗牛飛

湯帝看了不覺也驚訝起來因問道何以知爲天子氣也袁紫烟道五彩成文狀如龍鳳如何不是氣起之處其下定有異人湯帝道此氣當應在何處袁紫烟以手指着道此乃參井之分恐只在太原一帶地方湯帝道太原去西京不遠朕明日卽差人去細上

緝訪倘有異人，拿來殺了，便可除滅此患。袁紫烟道：此天意也，恐非人力能除。惟願陛下慎脩明德，或者紫烟大通其禍自消。楊帝道：雖然天意亦在人為。若能知其姓氏，除之便不難矣。袁紫烟道：昔老尼曾授妾偈言三句，說道：

虎頭牛尾

刀兵亂起

誰為君王木之子

若以木子二字詳來，木在子。上乃是木字。然天意微楊帝江山外渺實難以私心揣度。楊帝道：天意既定，憂之無益。這

色一十六回

六

矣。天垂象，人告誠。轉竟多事。
 等良夜，且與妃子及時行樂，有何不可。遂起身下臺，
 竟到袁紫烟宮中宿了。正是

淫。亂。終。難。改。
 眼。看。天。意。變。

昏。迷。喚。不。醒。
 猶。自。醉。娉。婷。

湯帝次日方纔起來梳洗，忽見明霞院楊夫人差
 个太監來奏道：昔日酸枣邑進貢的玉李樹，一向不
 甚開花。昨一夜忽然扶葉枝疎，開花無數。清陰素影，
 交映有數畝之遠。一陣風來，滿院皆香。大是祥瑞。伏
 望萬歲爺親臨賞玩。湯帝因昨夜袁紫烟說木子是

李字，今又見報玉李茂盛，心下先有幾分不快。沉吟了一會，方問道：「這玉李樹久不開花，忽然茂盛，必定有些奇異。」太監奏道：「果是有些奇異。昨夜滿院中人俱聽得樹下有幾千真道無所神人說道：「木子當盛吾等皆宜。扶助奴婢等都不肯信，不料清晨看時，果然開得花葉交加，十分繁衍。此皆萬歲爺洪福齊天，故有這般奇瑞。」楊帝聞言，愈加不喜。正惆悵間，忽又見一個太監來奏道：「奴婢乃晨光院周夫人遣來院中，舊日西京移來的楊梅樹，昨夜忽滿樹開花，十分茂盛。特

請萬歲爺御駕親臨賞玩。煬帝聽見說楊梅盛開，合着他自己家的姓氏，方纔轉過臉來，歡喜道：楊梅却也盛開，妙哉妙哉。因問道：爲何一夜就開得這等茂盛？衆官奏道：昨夜花下忽聞得有許多神人說道：此花氣運盛極，可一發開完。故今早看時，樹上樹下無一處不開得爛熳。煬帝道：楊梅這般茂盛，却比明霞院的玉李何如？太監道：奴婢不曾看見玉李。煬帝又問明霞院的太監道：你看見楊梅麼？太監道：奴婢也不曾看見楊梅。煬帝忽見王義立在傍，道：便叫王

義道你可到兩院去看楊梅比玉李畢竟還是那一
樹更勝王義領旨慌忙到兩院去看去不多時卽來
回旨煬帝心下巴不得他說楊梅盛似玉李只見王
義說道兩樹俱開得茂盛然玉李顏色鮮妍大有神
氣楊梅不過花蔬稠密精采却似發泄太盡以臣看
來楊梅雖茂終不如玉李之盛煬帝不悅道你們這
些肉眼如何認得待朕親自去看遂上了金輿竟到
西苑來早有楊夫人周夫人接在奏道二院一齊開
花大是奇異煬帝問道楊梅乃西京移來原是宿根

三十一

十六回

八

老本固該十分茂盛。這玉李乃外邑所獻，不過是浮
蔓之姿，如何也。忽然茂盛。二夫人道：「正是這般奇怪。」
玉李轉盛似楊梅。楊梅的茂盛雖比往年大不相同，
却還是人間有的。玉李開得沒枝沒葉，一層一層都
堆將起來，真若有神助一般。楊帝道：「那裡便得如此。」
二夫人道：「聖目親看便知。」須臾駕到了明霞院。楊夫
人便與邀楊帝進看。玉李不○下○法○車○便○怎○之○可○楊帝不肯下輦，道：「先去看
了楊梅，再來看他。」楊夫人不敢勉強，只得讓輦過去。
自家轉隨到晨光院來。楊帝進了院，竟到楊梅樹下。

來看只見花枝簇心果然開得茂盛怎見得有梅花
引詞一首爲証

紅一團綠一團上下高低簇錦盤花攢上葉攢
攢煥彩蒸霞渾如錦一般千花萬蕊都開遍
不留一朵藏春艷莫浪看莫浪看只恐傷殘繁
華再繼難

煬帝看了十分歡喜道果然開得茂盛果然開得茂
盛國家祥瑞不卜可知也須臾各院夫人聞知二院
花開也都來看上見了楊梅茂盛皆極口稱贊煬帝

豐身

大喜，便要排宴賞花。衆夫人不知楊帝的心病，一齊說道：聞知玉李開得更盛，陛下何不一往觀之？楊帝笑道：不必去看，料沒有楊梅這等繁盛。衆夫人道：盛與不盛，大家去看。上何妨？楊帝被衆人催逼不過，只得同到明霞院來，總進得院門，早聞見穠上郁上的異香撲鼻。及走至後院，開了軒窗一望，只見奇花滿樹，異蕊盈枝，就如瓊瑤造就，珠玉裝成。清陰素影，掩映的滿院中，祥光萬道，瑞靄千層。真个有鬼神贊助之功，與楊梅樹大不相同。怎見得有踏莎行詞一首。

爲証

白雪橫鋪碧雲。乳落明珠。仙露浮花。萼渾如一。
夜氣呵成。果然不假春雕鑿。天地栽培鬼神。
寄托東皇。何敢相拘縛。風來香氣。欲成龍。凡花
誰敢爭強弱。

湯帝看見玉李精光璀璨。也不像一株樹木。就似甚
麼寶貝放光。一般嚇得湯帝目瞪口呆。半晌開口不
得。眾夫人不知其中就理。只管稱揚贊歎。眾內相宮
人也不識好友。這准將二人手掩鼻衆人目一個道大奇大奇。那一個便道茂

色

十六回

十

盛茂盛都亂紛七稱揚不絕揚帝氣了半响忽大聲

說道這樣一株小樹忽然開花如此定是花之妖也

也自作孽耳

留之必然為禍隨叫左右快用刀斧連根斫去眾夫

人聽了都大驚道開花茂盛乃是國家祥瑞為何轉

說是妖到要伐去望陛下三思揚帝道眾妃子那裡

曉得只是快七斫去為妙眾夫人再三苦勸揚帝那

裡肯聽喜得眾太監人人皆愛惜此花捱來捱去不

忍動手正要斫忽報娘七駕到原來蕭后聽得二院

開花茂盛故來賞玩到了院中見過揚帝眾夫人接

壬就說道這樣好花萬歲轉說他是妖到要伐去望
娘七勸解蕭后仔細將玉李一看果然。是雪堆玉砌。
十分茂盛。心下也沉吟了一會。因問煬帝道陛下爲
何要伐此樹。煬帝道御妻明白人何必細問。蕭后道
此天意也。非妖也。伐之何益。陛下若威福不替。則此
皆木德來助之象也。煬帝道御妻所見極是。方纔不
叫伐樹。楊夫人見不伐樹就要排宴來賞。煬帝隨起
身道且同御妻去看揚梅。大家依舊一齊同到晨光
院來。蕭后看那揚梅雖然茂盛。怎能敵得玉李。然蕭

后終是個華人曉得楊帝的意思只得勉強說道楊梅香清色美得天地之正氣玉李不過是鮮媚之姿以妾看來二花還是楊梅爲上楊帝方笑道終是御田地之不自省而自詡宜其止也妻有眼力到隨命取酒來賞須臾酒至大家就在花下

團坐而飲吃了半晌真个是觀於海者難爲水只因看過玉李繁衍故把楊梅都看得平常大家口裡雖然贊美心中都有一點不足之意故此飲酒不十分起興就是楊帝自家看了一會也覺道沒甚趣味忝然走起身說道這樣時節春光明媚大地皆是文意

五湖中多少風景不去遊賞何苦却守着一株花樹
喫酒蕭后道陛下之論有理莫若移席到五湖中去
湯帝道要去索性過北海一遊好豁上這胸襟眼界
衆夫人聽了忙叫近侍將酒席移入龍舟須臾安排
妥當湯帝與蕭后大家一齊同上龍舟望北海去遊
只見風和日暖春天的光景比四時更覺不同有詩
爲証

御苑東風麗

吹春滿碧流

紅移花覆岸

綠壓柳垂舟

樹影依山殿

今朝天氣好

又云

君王行樂處

禁鳥啼如笑

寒添新釀酒

教賜教歌舞

又云

鶯聲度水樓

宜向五湖遊

別自有芳菲

宮花墮欲飛

暖試薄羅衣

留春不放歸

宮中三二月

景物百般新

嬌鳥天然曲

佳人自在春

水波青蕩漾

山色紫嶙峋

聞道過湖去

龍舟簫鼓陳

揚帝與蕭后衆夫人在龍舟中把簾幙捲起細上的賞玩那些山水之妙又叫新選的美人來歌舞作樂歡七笑七不多時早遊過了北海到了三神山脚下大家一同登岸正待上山忽聽得波心裡跳躍的水聲嚮亮齊回頭看時只見海中一个大魚翻波觸浪遊戲而來起初猶在中間揚鬚鼓鬣後漸上逼近岸

邊湯帝見那魚有些古怪，便不上山，轉同蕭后走回海邊來看那魚。見了湯帝，就如認得一般，也不避去，也不沉入，只管在岸邊水面上遊來遊去。湯帝定睛細看，却是一個大鯉魚，有一丈四五尺長，短渾身上錦鱗金甲，照耀在日光之下，就如幾百萬點金星，真個是

非現非，皆躍在，非
半波半浪，截長川
分明已具龍鱗甲
只待風雷便上天

湯帝見那魚生相有些奇異，又長又大，心下也有几

分驚訝又見他遊來遊去再不肯沉入水中又是個

不便有許多異物打撓

鯉魚與李字音義相同心下着實不暢看了半晌伏

夫人忽指道陛下看那魚額上隱上像有一個紅字

一般湯帝再細看時只見那魚額上是硃紅寫的一

小角字偏在半邊湯帝看了又看忽然想起說道原

來就是此魚蕭后忙問道此是何魚湯帝道御妻記

不得了朕昔日曾與楊素在太液池釣魚有一個洛

水漁人持一尾金色鯉魚來獻朕見他有些奇相就

放在池中後來虞世基鑿海要引入活水遂與池相

通不知他幾時便走到海中養得這般大了蕭后道
陛下如何認得湯帝道朕放入池時因他無名曾將
硃筆題解生二字在額上今日生字俱已浸去止有
解字半邊一个角字在上豈不是他蕭后道鯉有角
○知○非○凡○物○為○何○又○射
非凡物也陛下不可不知湯帝笑道朕爲天子豈不
知此待朕展屠龍之手除此心腹之患與御妻看隨
叫近侍取弓箭近侍們忙到蓬萊山餐霞殿中取了一
張氣胎雕弓幾枝赤莖羽箭奉與湯帝湯帝接了
在手引箭當筵展起袍袖覷定了那魚肚腹之上

的放一箭去說時遲行時快箭剛發去忽然水面上捲起一陣風來刮得海中波浪滔天就像有幾百萬魚龍在波中躡躍的模樣浪頭的水沫直噴上岸來連湯帝與蕭后眾夫人衣裳盡皆打濕嚇得眾人個個都魂飛魄散往後到退正是

天生神物不尋常
弓箭如何得中傷

好笑君王不思忖
翻教波浪濺衣裳

湯帝被風浪撲面捲來喫了一驚立脚不定慌忙與蕭后眾人避入殿中因說道此魚雖大不過還是一

鯨又未成龍如何能作這般大風大浪蕭后道此魚雖未成龍定然是不能種決非池中物也湯帝道朕方纜箭剛發去風浪就起也不知可曾射着蕭后道若是射着決不能起這樣風浪湯帝道昔日湯素到曾勸朕殺他以免後日風雷之患朕不曾聽豈知今日果應其言衆夫人道縱是成龍也無甚大事何足介意大家又談論了半晌波浪方纜寧靜湯帝喫了驚鷲也無興上山遊覽依舊同蕭后衆夫人上龍舟尋北海橋回方登兩崖只見中門使段遠俯伏在地

奏稱有緊急表文奏上只因道一奏有分教天下兵
摧盡歸真主宮中歌舞迷殺昏君正景

天心一有屬

人事便分張

一任君王

名偏遠未央

段達不知有何表文來奏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袁寶兒賭歌博新寵

隋煬帝亂圖思舊遊

詩曰

君德雖云否

奢天亦毒哉

笙歌令耳障

錦綉引情呆

任彼荒淫性

成他奢侈才

江山將盡矣

猶送美人來

又云

社稷已搖動

君王只好遊

繼聽新柳曲

硬想古揚州

世事何時了

人情不肯休

興亡多少恨

明月照那溝

話說楊帝與蕭后等遊北海回來方纔上岸只見中門使段達俯伏在地手捧着幾道表文奏道邊防有緊急表章臣不敢耽阻謹進上御覽定奪楊帝笑道當今四海承平萬方朝貢有甚麼緊急事情要這等大驚小怪遂叫取上來看看左右慌忙先將第一道獻上楊帝折開看時上寫着爲邊報與弘化郡以至閔

有一帶地方連年荒旱盜賊蠭起郡縣不能禦治伏乞早發良將勦捕安集庶不至倡厥等情湯帝道天
下這等太平如何還有盜賊這都是郡縣官員假捏
虛情後日平復了好冒功請賞蕭后道此等之事雖
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陛下只遣一員能將去勦捕
便了湯帝取第二道表文來看却是吏兵二部爲推
補事關右一十三郡盜賊生發郡縣告請良將臣等
會推得衛尉少卿李淵才略兼備御衆寬簡得中可
補弘化郡留守提兵勦補盜賊等情伏乞聖旨定奪

絕也

十七回

二

煬帝看了，就批旨道：李淵既有才略，即着補弘化郡留守，總督關右一十三郡兵馬，剿除盜賊，安集生民。俟有功，另行陞賞。該部知道。煬帝批完，即發與段達。段達因見是邊防緊急事務，不敢耽閣，隨即令跟隨傳與吏兵二部去了。煬帝總批完，猛想起李淵是隴西人，又姓李，恐怕應了天文與讖語，如何反假他兵權心下，只管沉吟。欲要追回成命，又見疏已發去，欲要改票一人，又因一時沒有良將，也是天意。有定煬帝一帶，尚未央。段達忽又獻上一道表來。煬帝謾心

的展開看時。却是長安令獻美人的奏疏。楊帝見了。心下一喜。就連李淵的事情都忘記了。因問段達道。既是獻美人。美人却在何處。段達奏道。美人現在苑外。未奉聖旨。不敢擅入。楊帝卽傳旨。叫宣。不多時。將美人宣入院中。那美人見了楊帝。與蕭后。慌忙輕折纖腰。低垂素臉。俯伏在地。楊帝將那美人仔細一看。真个生得嬌怯怯。一團俊俏。軟溫溫。無限風騷。比那些脂唇粉面。大不相同。有詩爲証。

浣雪蒸霞骨欲仙
况當十五正芳年

盡眉。燼下。癩新月。

掠。鬢。風。前。闌。晚。烟。

桃。露。不。堪。爭。半。笑。

梨。雲。何。敢。壓。双。肩。

更。餘。一。種。愁。狀。態。

消。盡。人。現。實。可。憐。

楊帝見那女子生得十分嬌情滿心歡喜因親用手
將他扶起問道你今年十几歲叫甚名字那美人答
道妾姓袁小字叫做寶兒今年纔一十五歲妾家父
母聞知萬歲選御車女故將賤妾献上望聖恩收錄
楊帝笑道放心放心決不退回遂同蕭后帶了寶兒
竟到十六院來眾夫人見楊帝新收寶兒也治酒來

賀大家又與了半夜單送蕭后還宮。煬帝就留在院中與寶兒宿了。原來寶兒年紀幼小，猶未諳風情，與煬帝交歡，當不得蜂揉蝶採，做盡了百般嬌怯。煬帝滿心暢快，愈加憐惜。次日起來，就賜他爲美人。自此以後，行住坐臥，皆帶在傍邊伺候。到有十分寵幸之心，寶兒却無一點恃寵之意。終日只是憨上的耍笑，也不驕人，也不作態。煬帝更加愛他，就是十六院夫人也都喜歡他。溫柔軟款，煬帝又叫樂人教他歌舞吹唱，也是他福至心靈，教着便知，學着便會。不多時

歌喉舞態比衆美人更覺有幾分輕揚婉轉之妙。一日湯帝在院中午睡未起，袁寶兒私自走出院來，尋着朱貴兒、韓俊娥、杏娘、妥娘、衆美人去耍子。杏娘道：「這樣春天，百花開放，我們去開草。」何如？妥娘道：「開草左右是這些花，大家都有的，不好耍子。」美人、商、量到不如去打鞦韆，還有此一笑聲。韓俊娥道：「不好，不好，鞦韆怕人子。」語、情、境、俱、佳我不去。朱貴兒道：「打鞦韆既不好，大家不如同到赤欄橋上去釣魚罷。」袁寶兒道：「去不得，倘或萬歲睡醒，尋我何時，却如何曉得莫若還到院後去演歌舞耍。」

子還不誤了正事。人家都道說得是。遂一齊走進院
來。同到西軒中坐下一。透一个把那些新學的詞曲
共唱演了半會。朱貴兒忽然說道。這些曲子只管唱
他。沒有甚麼趣味。如今春光明媚。你看。案前的柳楊
青。上好不可愛。我們各人何不自出心思。卽景題情。
唱。一隻楊柳詞兒耍子。杏娘說道。旣如此。便不要白
唱。上得好的。送他明珠一顆。唱不來的。罰他一席。請
衆人何如。衆美人都道。使得。使得。安娘道。還該那个
唱起。朱貴兒道。这个不管。但有的就先唱。說不了。韓

第十七回

五

俊娥便輕敲檀板細嚀鶯喉先唱道

字上香塵求之晚唐中恐不多得
楊柳青上青可憐 一絲一絲拖寒烟

何須桃李描春色 盡出東風二月天

韓俊娥唱罷衆人都稱贊道韓家姐上唱得這樣精妙真个是陽春白雪叫大家如何開口韓俊娥道姐們不要笑我少不得要罰一席相請說不了只見
妾娘也啓朱唇湖貝齒齒嬌滴上唱道

楊柳青上青欲迷 几枝長鎖几枝既

不知翠織春多少 惹得宮費一任啼

妥娘唱畢，大家又稱贊了一會。朱貴兒方纔輕吞淺吐，嘹亮嘍嘍唱將起來道：

楊柳青上几萬枝

枝枝都解寄相思

宮中那有相思寄

閒掛春風暗皺眉

貴兒唱完，大家都說道：還是貴姐上唱得有些風韻。貴兒笑道：勉強塞白，有甚麼風韻在那裡？因將手指着杏娘寶兒說道：你們且聽他兩個小姐上唱來。方見趣味，杏娘微笑了一笑，輕上的調了香，猴如簫如管的唱道：

楊柳青上不維春

春柔好似小腰身

秋風句煞有深情

謾言宮裡無愁恨

想到秋風愁殺人

杏娘唱罷大家稱賞道風流蘊藉又有感慨其實要讓此曲杏娘道不要羞人且聽袁姐上的佳音寶兒道我是新學的如何唱得衆人道大家都胡亂唱了偏你能歌善唱的到要謙遜寶兒真个是會家不世手執紅牙謾上的把聲容鎮定方纔吐過雲之調發遠梁之音婉上轉上的唱道

楊柳青上 壓禁門

翻風掛月欲銷魂

莫誇自得春情態

半是皇家雨露恩

寶兒唱了，大家俱各稱贊。朱貴兒說道：「若論歌喉，姝轉音律，不差字眼，端正大家，也都差不多兒。若論詞意之妙，却是袁姐上的，不忘君恩，大有深情。我們皆不及也。大家都該取明珠相送。」寶兒笑道：「朱姐上，你不得取笑，得免罰就發了，還敢要甚麼明珠，羞死羞死。」杏娘道：「果然是袁姐上唱得詞情，双妙。我們大家該罰衆美人正爭嚷間，只見楊帝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笑說道：「你們好大胆，怎麼瞞了朕在這裡賭歌。」衆

禮月

美人看見煬帝走來，都笑將起來，說道：妾們在此賭胡謔的歌兒耍子，不期被萬歲聽見，煬帝道：朕已聽見多時矣，原來煬帝一覺睡醒，不見了寶兒，忙問左右左右對道：在院後軒子裡與衆美人演唱去了。煬帝遂悄悄走來，將到軒前，聽見衆美人說也有笑也，有恐打斷了他們興頭，遂不進軒，到轉折過軒後，躲在屏風背後，張他們耍子，故這些歌兒俱一一聽得明白。當下說道：你們不要爭論，快來待朕替你們評定。衆美人真個都走到面前，煬帝看着朱貴兒，轉臉

妍安娘杏娘四人說道你們四個詞意風流歌聲清
亮也都是等閒難得的。又將手指着袁寶兒說道你
這一个小妮子能學得几時唱就曉得遣詞立意又念
皇家雨露之恩真个聰明敏慧可愛可喜也寶兒也
不答應只是愁上的嘻笑。楊帝又道你們到要得有
趣都該重賞遂叫左右取吳綾蜀錦每人兩端寶兒
賞得當加賞明珠二顆說道你既念皇家的雨露朕皇家雨
露不得不偏厚於你。寶兒與眾美人都一齊謝恩說
道萬歲評論極公。楊帝大喜正要叫看宴忽見王義

第十七回

來奏道蕭娘上見木蘭庭上百花盛開遣臣請萬歲
御駕賞玩煬帝對衆美人說道木蘭庭上到也有些
景致朕昔時日日在裡面遊戲自從有了西苑到許
多時不曾去遊今日既是花開蕭娘上來請朕就請
你們大家去一賞却也是片時的行樂衆美人道妾
等之幸也煬帝大喜遂起身帶了寶兒等五人同上
玉輦竟回宮來蕭后接住說道妾偶見木蘭庭上萬
花齊放故差王義迎請陛下下賞煬帝道朕久不到
此正要一遊不想御妻有同心也二人一邊說一邊

走須臾之間早到了木蘭庭上。楊帝四圍一看只見
千花萬卉簇上俱開。真个是皇家春色十分富麗。怎
見得但見

殿庭弘敞。隱戶玲瓏。双上乳燕。死逐珠簾。簇上
天桃。分遮綉幙。錦屏列閣。苑名花。玉砌堆瑤池
異草。東風楊柳。正妝成。遲日海棠。初睡起。鳳閣
春深。千門裡。一群嬌鳥啼。花龍挨日暖。半空中
百。尖。遊。絲。遶。樹。翻。蝶。香。濃。飛。不。起。流。鶯。聲。滑。叫
還低。真个是皇家富貴如天地。御苑繁華勝萬

方

湯帝與蕭后帶領着衆美人四下裡遊賞了半會方
纔到庭上來飲酒飲了數杯蕭后因問道陛下在苑
中作何賞玩却被賤妾邀來湯帝道不曾作甚麼朕
偶然睡起只見他們五個躲在院後軒子裡賭唱歌
耍子被朕竊聽了半日到唱得有些趣味蕭后道怎
樣有趣湯帝遂把衆美人如何唱如何賭與自家如
何評定都一一對蕭后說了蕭后因看看
道你們既有這等好歌兒何不再唱一遍

聽看萬歲命評定的公也不公。楊帝道有理有理也。不要你們白唱。上一隻朕與娘。七飲一杯眾美人不敢推辭。只得照舊將楊柳詞兒一家一人又重新唱了一遍。蕭后俱稱贊不已。末後論到袁寶兒唱時。楊帝正要賣弄他皇家雨露之句。留心側耳而聽。不想他更逞聰明。却不襲舊詞。又信着口兒唱道。

楊柳青。七嬌欲花。

盡眉終是小宮娃。

九重上有春如海。

敢把天公雨露誇。

楊帝聽了。又驚又喜道。你看這小妮子。專會作怪。他

禮上

因御妻在此便唱九重上有春如海敢把天公雨露
誇這明也。是以宮娃自謙見他不敢專寵之意。蕭后
大喜道。他年紀雖小。到有些才情。分量因叫到面前。
好奉承。是婦人。心病當心。一舉如何不喜。
親自把一杯酒遞與他喫。說道你小。小年紀。到知高
識低。曉得事務。既念皇恩。又不敢誇張。真可謂淑女
矣。又將自帶的一副金釧取下來賞他。寶兒謝恩受
了。也不做聲。只是愁心的。嘻笑。湯帝大喜。一連滿飲
了數杯。不覺微有醉意。遂起身到各處去閒耍。偶走
上殿來。只見殿中間掛着一幅大畫。上上都是細泥

金筆畫的也有山水，也有人物，也有樓臺寺院，也有村落人家。煬帝見了，便立定脚，細細而看，半晌，盡不轉移。蕭后見煬帝注看多時，恐勞神思，便叫貴兒去請他飲酒。貴兒去請煬帝，也不答應，只是佇日看畫。蕭后見煬帝請不來，又也叫寶兒拿了一鍾新煎的龍團細茶，送與煬帝。煬帝只顧看畫，並不接茶。蕭后見煬帝看得有些古怪，連忙立起身，設法的走到面前。徐上問道：「這是那個名人的妙筆？」煬帝道：「那裡名人甚麼妙筆？」蕭后道：「既不是名人妙筆，陛下何勞這

三十一 十七回

十一

般愛他，戀上，不捨。楊帝道：「朕那神是愛這幅畫兒，只是思想舊遊之處，故越看越覺有些傷神。」蕭后道：「這畫上是何處？」陛下說與妾知。楊帝道：「這畫乃是一幅廣陵圖。朕見此圖，忽想起廣陵的風景，故有些戀戀不捨。」蕭后道：「此圖與廣陵可有几分相似？」楊帝道：「若論廣陵山明水秀，柳媚花嬌，那一段秀美風景，這圖兒如何描寫得盡。若只論地方的宮殿寺宇形勝之處，一抬頭間，都歷歷如在目前。」蕭后就將手指着問道：「此一條是甚麼河道？有這些艍艦舟楫在內，楊

帝見蕭后問他詳細遂又走近一步將左手伏在蕭后肩。上。把右手指着書上細心說道這不是河道乃是揚子江也。此水自西蜀三峽中流出奔流萬有餘里一直竟到海中。由此遂分了南北。古今所謂天塹者皆由此江得名也。蕭后道沿江這一帶都是甚麼山川。揚帝道這正面一帶是甘泉山。這左邊的乃是浮山。昔大禹王治水曾經此山。至今山上還有一個夏禹廟。右邊這一座却叫做大銅山。因漢時吳王濞在此處鑄錢。故此得名。那背後一帶小山叫做橫山。

山昭明太子曾在此處讀書，這四邊散出的乃是瓜步山、羅浮山、摩訶山、狼山、歙山等處，俱是廣陵的門戶。如今在畫中看來，不過只見些形跡。若到廣陵一望，真个鬱上葱丘，天下之秀美。蕭后又問道：中間這座城池，却是何處？楊帝道：這叫做燕城，又叫做古邗。漢城乃是列國時吳王夫差的舊都，傍邊這一帶水，也是吳王鑿了護此城池。此城據於廣陵之中，大得這些山川拱衛，朕意要另建一都於此，以便收攬江都秀氣。蕭后道：這小小一城，如何容得天子建都。

楊帝笑道：「御妻在盡上看了，覺小若到那裡儘寬儘大，可以任情受用。因以手指着西北一塊地方說道：『只此一處，便有二百餘里，與西苑大小爭差不多。朕若在廣陵建都，此處定要造十六處宮院，與西苑一般。又四下裡，乳指道：『此處可以築臺，此處可以起樓，此處可以造橋，此處可以鑿池。』」楊帝說到興豪之際，不覺手舞足蹈，欣然快暢起來。後人有詩感之曰：

隋家天子愛風流

拋擲江山憶浪遊

情到動時持不住

心當放處豈能收

紛絲飛絮茫無定

野馬塵埃亂未休

識得繁華成夢後

夕陽衰草已含愁

蕭后見了笑道陛下只如此說上便有喜色若真建

情景迥真

都於此還不知何等快樂揚帝忽然又長嘆一聲說

道朕前日幸江都時便要在建都不期回京日有

萬机羈絆此身竟將歲月都蹉跎過去久不能遂朕

之心說罷便覺有慘然不樂之意蕭后道陛下乃天

下之主就要去一遊也是易事何必便愁苦起來揚

帝道朕為天子豈不知遊幸易事但患道路紆遠心

去便有千里之遙到了那裡遊賞不得兒時記念御
妻又要思想回來去一千里回來又一千里只管在
道路上奔波殊爲不便又且獨自一個遊覽亦覺寂
寂莫七設有十分興趣蕭后道既如此陛下何不挈
帶賤妾并領了十六院夫人衆美人同去一遊豈不
勝槩場帝道朕實有此心只奈這是一條旱路沙塵
撲面車馬勞頓御妻如何喫得這樣辛苦蕭后道妾
聞有四十九座離宮別館路上俱有住劄那裡便
見得辛苦場帝道雖有離宮別館只好晚間住了歇

色

十七回

十四

宿日間少不得一程一程要往前進發那些車馬馬
足的勞攘甚是悶人再帶了許多妃妾們七起八
落如何得能个快活蕭后道陛下所慮極是何不尋
二條水路多造些龍舟則妾等皆可安然而往矣楊
帝笑道若有水路也等不到今日朕又何銷這樣策
計蕭后道難道就沒有了一條河路方纔那條楊子江
恐怕有路可通楊帝笑道大遠大遠通不得通不得
蕭后道陛下不要這般執拗明日宣群臣商議或者
別有水路也未可知且去飲酒莫要只管愁煩

爲後日的風光到誤了，眼前的行樂場，帝笑道：御妻之言是也。遂携了手，依舊到庭上來飲酒。正是

慾上還尋慾

荒中更覓荒

江山磐石固

到此也應凶

不知與群臣商議，畢竟有甚河道，且聽下回分解。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通列



第十八回

耿純臣奏天子氣

蕭懷靜賊開河謀

詩曰

為德渾無象

昏迷使有形

色心如野馬

慾念似風萍

熬足撐難起

雷聲喚不醒

只餘歌與舞

相對眼偏青

又曰

國家誰最壽

獨有小入臣

第十八回

行險惟求利

貪功不顧民

是非三寸舌

黑白一張唇

天下已枯骨

猶思問水濱

話說煬帝與蕭后要思想水路遊幸廣陵再無計策
在木蘭庭上飲了半晚酒方散次日起來正要聚集
群臣商議忽一个小黃門來奏道司天監臺官狀純
臣口稱有機密事要面奏萬歲煬帝笑道最是這些
臺官專會輕事重報有甚麼機密事要他來奏蕭后
道陛下見便知煬帝遂起身上黃椅坐了便殿宣

耿純臣進見耿純臣到了殿前望見煬帝先行過那
五拜三叩頭的大禮然後俯伏在地奏道微臣職司
占驗連見天象有異不敢不奏聞陛下煬帝道天象
有何變異賜卿平身謾上的奏上耿純臣道臣觀得
睢陽地方不時有王氣隱上吐出直上衝於房心之
間或結成龍文或散作鳳彩此名爲天子之氣事關
國家運救臣不敢不奏聞煬帝道朕聞山川皆能吐
氣况氣乃虛無縹緲之象如何便定得吉凶耿純臣
道氣雖虛無縹緲其實有凶有吉種上不同煬帝道

你就說有那兒種不同耿純臣道有一種似烟非烟似雲非雲郁_レ鬱_レ紛_レ紛_レ現紅黃二色狀若龍形這叫做瑞氣瑞氣見則人君當有祥瑞之事有一種白若練絮晦昧不明乍有乍無其狀類狗這叫做妖氣妖氣見則天下不有大喪卽有兵變有一種中赤外黃有絲有綵若欲隨風飛舞之狀這叫做喜氣喜氣見則朝廷有非常之喜有一種狀若長虹衝天直上中吐赤光潤澤者叫做勝氣勝氣見則天子威如四海有一種狀若人形而白色蓬_レ蓬_レ不動者叫做尸氣尸氣

見則其分野之下民常有流離喪亾之災。有一種赤文飛舞團七曲七，有如冠纓之狀，或如筆鋒牙笏之狀，皆叫做宰相。氣所見之方當出賢相。有一種如虎如豹，如熊如羆，精光四射，若火者，叫做將軍。氣所見之方當出名將。惟此團七，若蒼青黃赤白黑五色，皆備。或現龍文，或結鳳彩，方叫做天子。氣其餘還有金銀之氣，珠玉之氣，劍氣，唇氣，種七不同。臣故教冒死上奏，揚帝道。這些氣從古來也曾有人應驗過。臣耿純臣道，歷七皆驗。如何沒有昔周昭王時有五色雲。

卷八

十八回

三

氣貫入紫微其年昭王南狩不意被楚人詐獻膠舟
遂溺死於漢陰此一驗也漢高祖未發時隱於芒碭
山澤中常被呂后尋着避到一處又被呂后尋着高
祖驚問其故呂后道但是到處皆有五色雲氣單在
上面故能尋着後范增勸項羽殺高祖亦說道吾使
人望其氣皆成龍文五色此天子氣也急擊之勿失
後高祖果然成了帝業此又一驗也梁承聖四年庚
季才討梁主說道去年八月太陰犯心中星今年又
有赤氣貫於北斗恐有大兵入江陵不久後魏遣字

文護竟滅了魏國殺了梁王此又一驗也還有張華
豐城的劍氣和荆山的玉氣此皆載在史書班固
可考非妄誕之言也望陛下審察煬帝道古來帝王
稱賢稱聖未有過於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者何
不聞有天子氣見偏是後世這些中至到有許多祥
異耿純臣道古來聖帝明主皆有祥瑞但不定是天
子氣耳故伏羲時有龍馬負圖於河大禹時有神龜
獻書於洛堯舜時有黃龍出於莘下文武時鳳皇鳴於
岐山種上都是上天垂象再沒不無祥瑞的聖君煬

帝道既是睢陽有天子氣則睢陽地方當出天子卿
既能望氣必能識人朕就差卿到睢陽地方去察訪
一察訪何如耿純臣道氣雖先見其人尚未生也叫
臣何處去訪揚帝道九時方生耿純臣道自古明良
之興皆以五百為期以此度之五百年後當有真人
坐於其地願陛下早上脩德讓之揚帝聽了談○表○恐不任
大笑道卿忒過慮了些五百年後的事情便這般着
急耿純臣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臣職司占驗見有
此氣不敢不奏○椿○子○水○虫○螭○蚌○之○前○安○得○不○大○揚帝笑道卿但能觀天文却不料理

人事人生宇宙間一歲之中也不知多少變遷况五
百年後之事如何豫能期笑或者朕後世子孫從都
於此也未可知卿且退去安心做官受用不要替古
人耽憂朕還有別事商量因看着左右近侍嘻上酒
笑羞得个耿純臣面頰都紅唯上的退出朝去正是
忠臣慮國在千年
荒王圖身只眼前
莫怪說來全不聽
祚長祚短實由天

又云

談天論理爭嗤腐

慮本圖根盡笑迂

五

十八回

五

試吊興亡千古上 著龜四体几曾誣

煬帝見耿純臣退出，隨宣丞相宇文達、翰林學士虞世基、內史舍人封德彝、司農卿宇文弼朝散大夫高德儒諸大臣，便殿議事。不多時，都宣到殿前朝賀畢，煬帝便開言說道：「朕有一事，要宣諸卿來商議。不期被耿純臣這个腐儒纏了半日，只會說『唯陽有天子，氣要朕脩德禳他』。及朕細上詢問，原來却說的是五百年後之事，豈不好笑？」宇文達奏道：「腐儒不達世務，往往捕風捉影，當爲實事。大言不慚，若不是聖上寬

思此時已不保首領矣。楊帝道朕念他是先朝舊臣，又且老邁，故不加罰。宇文達奏道：陛下宣詔，臣等不知有何旨意。楊帝道：詔云，登泰山而小天下，朕自遊江都之後，覽天下的山川花柳，皆無顏色，故無城一片土，往七勞人夢想。朕昨日在木蘭庭上飲酒，偶見一幅廣陵圖，忽然想起舊遊情興，勃也。故宣卿等來商議。虞世基奏道：陛下思憶廣陵，只消發車駕再一遊幸，何必更費聖心籌策。楊帝道：遊幸固是易事，只是朕從來愛不得家，莫欲盡將宮中妃妾帶去，以爲

長遊之計却嫌這三條旱路勞穰辛苦不便往來若
得一條水路裝造些龍舟一路上逍遙遊覽而去便
大快朕心卿等再細心商量看有甚麼河道通得廣
陵衆臣答道自東京至汴口廣陵平有餘里皆是旱路
全不聞有河道相通陛下若要盡帶宮妃也只銷多錢
人夫便從前去况一路止有離宮別館儘可停輿駐
蹕以臣等愚想還是旱路爲便煬帝道這三宮館朕
臣願遊看依舊雜旱路去汴口消與卿等商量卿等還
須再計三籌策必另得一條河道方妙衆臣聞說俱各

面上相覷無言回答。大家推了一會，只得奏道：「臣等愚昧，一時不能通變，伏望陛下寬限容臣等退出會同該部與各地方官細查，查明回旨。」煬帝依奏，隨傳旨散朝。先起身退入後宮，不題。却說眾臣出得朝門，不敢散去，都一齊到會議堂來商量此事。隨又知會各部，不多時，大小官員都會集在一堂。宇文達先說道：「聖上欲遊幸廣陵，不喜經由旱路，要尋一條河道泛舟而去，故命學生會集列位先生商議。不知有何妙策？」眾官一齊說道：「別事還可參得智謀，這河道之

事干有餘里明明白白有便有無便無非人謀所能
所論極是不對。又被人謀搜出。
添設只消煩工部河道衙門先生將地理志書查一
查便見端的當下有工部河道官出位說道有便有
一條水路只是道途迂遠風波凶險聖駕如何去得
宇文達忙問道莫管迂遠凶險且說這一條路由何
處而去河道官說道再無別路除非從洛水轉入黃
河再從黃河轉入大海由海中東入於淮河方能到
得廣陵筭起程途將有一萬餘里又且孟津一帶水
勢緊急滄海中波浪拍天如何敢蹈引聖駕出此不

測之淵宇文達道雖然險遠必不可往但只是聖意
醇止有此一條路。竟。明。日。大。家。便。好。塞。責。回。旨。衆。官
都說道。老大人見教。亟當。遂。齊。打。一。恭。各。上。散。出。不
題。却說。煬帝。退。天。後。宮。蕭。后。接。住。便。問。道。歌。純。臣。所
奏何事。煬帝。道。這。腐。老。兒。殊。可。笑。說。唯。陽。有。天。子。氣
見。五。百。年。後。當。生。真。命。天。子。叫。朕。早。脩。德。禳。他。蕭。后
笑道。五。百。年。後。夫。子。便。先。有。氣。見。像。陛。下。當。代。帝。王。
其氣。遍。滿。宇。宙。矣。說。罷。二。人。嘻。上。酒。笑。只。見。王。義。奏
道。臣聞。聖。賢。從。不。虛。生。氣。机。皆。有。先。兆。昔。閉。門。冷。澀。

望見紫氣東來便知有賢人出關後老聃果至漢陳
太丘携子侄過訪荀朗陵父子太史便奏五百里內
德星聚荆軻入秦則長虹貫日嚴子陵足加光武則
客星犯帝座由此觀之耿純臣之言未必無所據也
陛下亦當加察湯帝道有據無據當察不當察只消
宣袁紫烟來一問便可知也隨即叫宣袁紫烟不多
時袁紫烟宣至湯帝問道今日臺官耿純臣奏離陽
有天子氣見不知果然有無袁紫烟道果然有老湯
帝道既有妃子何不奏朕袁紫烟道此事雖有然廷

遠不在蕭牆非陛下所宜憂也故妾不敢瀆奏以死

聖懷湯帝點頭道妃子之言是也蕭后道陛下且放

便撐開蕭后身得死罪

開這五百年的遠話不知今日商量的水路何如湯

帝道與群臣商量了半日再商量不出如今領旨去

查多分也不能有蕭后道事不可知眾臣既去查一

定還有別路且待他們回了旨意再作區處湯帝道

朕性最不能耐但念頭動了便焦躁難過蕭后道就

到江都也不過是要遊幸要子陛下何苦思量未來

到誤了眼前聞得第十五綺陰院中晚花新柳十分

十八回

九

豐
可人何不到苑下去叫袁寶兒朱貴兒唱几个新詞
遊賞一番多少快樂何必這般抱悶場帝笑道御妻
到會排遣也說得是遂同蕭后駕輦竟到倚陰院來
到了院中院主夏夫人接住同到各處去遊賞只見
身啼花落日淡風恬春夏之交的光景真个清幽可
愛怎見得有風入松詞一首為証

鶯聲未老燕初歸嫩綠新肥漫道春還紅瘦也
留春還有花枝架上誰能撥開處枝頭梅子酸時
○不寒不暖日邊紅紫好佳期更有楊花飛滿

院伴落英紅白芳菲嬌影時。堆砌疎香陣。
侵衣。

湯帝賞玩多時，心下十分快暢。因對蕭后說道：「早是御妻邀來賞玩，不然便將這樣好風光都錯過了。夏夫人忙安排上宴來。湯帝飲了數杯，忽問道：「袁寶兒衆人如何不見？」衆內相聽了，慌忙去叫，却都不在院中。只得分頭各處去尋。上了半晌，一個上方纔慌忙上。忙上，亂走將來。湯帝見他們舉止失常，便問道：「這幾個小妮子，躲在何處？」這半日方纔走來，却又這般

豐身

模樣衆美人料道隱瞞不過只得一齊跪下說道妾
等戲、要、柳、佳、在仁智院山上看舞劍耍子不知萬歲與娘上駕
到有失隨侍萬死萬死湯帝道是誰舞劍袁寶兒說
道是薛治兒舞劍湯帝道薛治兒從不曾說他會舞
劍敢是你們說謊蕭后道謊不謊有何難見只叫薛
治兒來一舞使知端的湯帝點上頭先放了衆美人
起來隨即叫內相去叫薛治兒不多時叫到面前怎
生打扮只見他

穿一件淡紅衫子似薄七朝霞剪就繫一條

素裙兒如盈七秋水裁成青雲教縮頭上髻鬆
盤百縷碧月克作耳邊璫斜掛一及寶釵低舞
金鳳飛綉帶輕颺彩鸞舞梨花高削兩肩楊柳
橫拖双黛絕無塵氣恍疑天上掌書仙別有風
情自是人間豪俠女

煬帝見了薛冶兒便說道你這一个小妮子既曉得舞
劍如何不舞與朕看却躲在背後賣弄薛冶兒答道
舞劍原非韻事今日被衆美人逼勒不遇偶然舞了
耍子聊適一時之興有何妙處敢在萬歲與娘上面

前施展場帝笑道美人舞劍乃千古美觀如何反說
不韻蕭后道自謙之辭不得如此場帝道謙不謙
且舞一回與朕看蕭后道舞劍壯事須先賜酒三杯
方縱有興場帝笑道御妻十分奏趣隨叫左右斟酒
賜與薛冶兒薛冶兒不敢推辭飲了酒只得取了兩
口寶劍走到階下也不攬衣也不挽袖便輕上的舞
將起來起初時一往一來還嫌上婢屯就如蜻蜓點
水燕子穿花逞弄那些美人的姿態後漸上舞得緊
了便看不見來踪去跡只見兩口寶劍寒森上的就

像兩條白龍在上。盤旋再舞。到妙處劍也看不見。人也看不見。只見冷氣颼。寒光閃。一團白雪在塔前。乳滾湯帝與蕭后看見喜得眉歡眼笑。拍手鼓掌。稱好道。妙。叫不絕口。薛治兒舞了半响。忽然徐。收在恍如雪地。銷盡。忽現出一個美人來的模樣。薛治兒舞罷。輕。將双劍放下。氣也不喘。面也不紅。絲髮一根也不散。乳塔前。並無半點塵灰。飛起。走到面前。依舊是衣衫。楚。比笑容可掬。真不是

能臻化境真難測

伎到精時妙入神

十八回

十三

試看玉人渾脫舞

梨花浦院不揚塵

場帝將治兒喚到面前用手去他身上摸却又香

溫玉軟柔媚可憐

就像連劍也拿不動的心下十分

歡喜因對蕭后說道治兒美人姿容英雄伎倆非有

仙骨不能到此若非今日朕又几乎錯過蕭后道果

然難得陛下不可不飲遂叫左右進上巨觴場帝因

心中快樂也不推辭左一鍾右一盞只管大嚼喫到

醅酌之時竟忘了蕭后在座遂將治兒抱入懷中取

笑戲耍蕭后見場帝有醉幸治兒之意遂暗上的起

身去了楊帝醉後全不料理只與治兒說七笑以接
杯交飲這一夜只飲得十分大醉就留治兒同在綺
陰院宿了正是

莫謔君恩添與膠

須知遇合有前茅

堦前不是龍蛇舞

宮裡安能鴛鳳交

楊帝次日起來問治兒道昨夜娘上如何回宮去的

治兒道娘上見萬歲醉了遂暗上起身回去湯帝沉

吟半晌恐怕蕭后怪他忙梳洗了就上轎回宮纏到

午門只見宇文達領了一班文武正來回宮湯帝遂

色
十八回

十三

不退入後宮竟坐便殿問道卿等曾查得甚麼水路
宇文達對道據河道官雖查有一條河道只是迂遠
凶險恐非聖駕臨幸之地煬帝道却是何處宇文達
道這條路要從洛水轉入黃河黃河轉入大海再從
海中東入淮河方能到得廣陵此去路程萬有餘里
到利害處便听君自騙諛而二者也
又有孟津滄海之險臣等不敢擅便伏乞聖旨裁度
煬帝聞奏沉吟了半晌又問道除了這條可還有別
路眾臣一齊奏道金無別路煬帝道既無別路只得
要往此去宇文達道陛下要由此路須勅下工部大

大的多造些海船下邊用木筏屯上上上造船上上
蓋起宮殿方可避得風濤之險楊帝道此法甚妙遂
要傳旨着工部造船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個大臣頭
戴豸冠身穿綉衣手執象簡忙上俯伏在地奏道這
一條路如何去得楊帝定睛一看不是別人乃蕭后
之弟蕭懷靜也見任諫議大夫之職又是國舅楊帝
一見了便傳旨叫平身因問道此路爲何去不得蕭
懷靜道這一條河路孟津的水勢就如倒峽一般滄
海中鯨龍出沒浪頭起處與泰山相似海船雖大能

豐身

保無撼蕩之憂陛下在西苑中花迎柳送猶不歡意

諫止皇帝是

萬一遇了逆風不能前進孤舟泊在海中烟水茫茫陛下却何以為樂陛下隨帶許多宮嬪早路尚慮辛苦如何到受得海中這般驚怕其不可去一也况一往有萬里之遙將約一年方纔到得若朝中有緊急公事聖駕却聽流在大海之中叫臣下到何處來奏聞其不可去二也又且海中盜賊甚多四邊非夷卽虜萬一有此舉言動陛下又不統兵索將彼時將何策禦之其不可去三也陛下要遊幸廣陵不過是攬罷

山川之秀，以圖行樂，柰何轉以萬乘之尊，下臨不測之地，臣竊爲陛下不取也。煬帝道卿之所論最善，但只恨再無一條別路，可往蕭懷靜道。依愚臣短見，到只此是西京坑，此是性命有一條河路，可通廣陵，又不險，又不遠，又可除滅不祥，不識陛下肯行否？煬帝大喜道：「卿既有路，何不細細奏上，只因這一奏，有分教：隋家江山瓦解，又活傾了凡百萬的生靈，正是：

昏主惟圖樂

諛臣惟順君

不思薪火起

燕雀共巢焚

十八回

十五

不知蕭懷靜畢竟有何路奏上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麻叔謀開河

大金仙改墓

詞曰

世事浮漚歎年華迅速逝水東流榮華能几日
鬢髮不禁秋。雨過便雲收。一霎兒到頭。細思
量乾坤傀儡。天地浮游。問君着甚來由。向矮
人場裡。攘七。管求。不知身是夢。苦與命爲讐。些
個事。不甘休。便欲起戈矛。到五更鐘敲鷄唱月
冷風愁。

第十九回

右調意難忘

話說煬帝正與群臣商議要泛海遊幸江都，忽蕭懷靜細奏不可，又說別有一路。煬帝大喜，再三詢問蕭懷靜，答道：此去大梁西北，有一條舊河道，秦時大將王離曾於此處掘引孟津之水，直灌大梁。今歲久湮塞不通，若肯廣集兵夫，從大梁起首，由河陰陳留雍丘寧陵睢陽等處，一路重新掘開，却引孟津之水，東接淮河，不過一千里路，便可直到廣陵。臣又聽得耿純臣奏：睢陽有天子氣，見昔秦始皇時金陵亦有王

氣出現，始皇使人鑿斷砥柱，後來王氣遂滅。今掘河，必要從睢陽境中穿過，天子之氣必然挖斷。此河一成，又不險，又不遠，又可除此一段後患，豈不美哉！臣鄙見若此，不知聖意以爲何如。煬帝聽畢，大喜道：「好議論，好議論，非卿有才智，有識見，決不能思想及此。」遂傳旨，詔以征北大總管蘇蘇蘇謀爲開河都護，蕩寇將軍李淵爲開河副使，從大梁起首，由睢陽一帶，直掘通淮河。許調天下人夫，自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要赴工。如有隱匿者，誅三族。聖旨一下，誰敢進諫，衆

第十九回

二

豐月

臣只得默上領旨而出該衙門隨即移文催麻叔謀李淵上任原來麻叔謀爲人性最殘忍又貪婪好利一聞陞開河都護便滿心歡喜即日前來赴任却說李淵卽大唐神堯高祖乃是創業之君曉得開河要坑害生民如何肯來便上表稱病辭任煬帝差李淵原是要解他的兵權及見他稱疾不赴心下也有几分不快却因天下正盛也就罷了遂改勅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爲開河副使令狐達得了旨意隨會同麻叔謀移到大梁在剗先於樂臺北首造一

所開渠公署因近卞梁就叫做卞渠。揚帝聞知說道：如今要引河水入卞，勅賜卞字加三點水，以後俱要寫做汴字。麻叔謀領旨遂改了汴渠一面，發文書號召人夫，不旬月天下人夫皆齊集於汴渠。麻叔謀與令狐達二人細查點選得開河丁夫共三百六十七萬人，又選得少年驍勇五萬餘人爲節級隊長，催督各工。其餘或老或幼或婦人皆令供送飲食，共計動天下五百四十三萬餘人。二人點齊了夫，又擇了吉日，先從上源河陰古河道挖起，又號令衆丁夫六百

名爲一隊一千名爲一營都一字兒排開這四五百萬人夫到排有數十里遠近都照着王離的舊河道一齊動手真不是鐵錘成雲，雀籠如雨，須臾之間橫郊遍野塵揚沙播土走泥飛從古來動役人夫未有如此之盛正是

君王切莫愛風流

一愛風流民便休

苦役生民五百萬

祇供天子一時遊

衆丁夫既克工役只得拚着性命一鍬一鍬去挖一日挖到晚毫無不取偷工躲懶只挖得腰疼背折力

盡筋疲若稍遲延，不是細了重打，就是拿去梟首。那
一个不小心驚胆戰，天微亮就要動工，只挖到烏天黑
地方，總在手，夜間又沒个房屋居住，河邊泥草地上
民生斯時亦一厄也
儘算安身之處，晴天日晒猶可，若到了落雨時節，就
立在水中，開挖就像泥伴子，若有疾病，又不許
替假替換，直挖死了。方總在手，好不苦惱，好不傷恻。
麻叔謀看了，猶嫌設恨淺，下任的鞭笞，皆備撻可憐。眾
丁夫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後人讀史至此，有詩
感之曰：

否泰雖云轉

山河去不回

主昏天下苦

世亂萬民災

虞夏終難返

唐堯不再來

開河工役除

千載使人哀

撥車來丁次度苦不堪却說一隊人夫開到一處絕
掘有丈餘深忽然見下面隱隱露出一條屋脊衆夫
看了都驚訝起來只得隨着屋脊二層一層幾上的
挖將下去挖到一面看時却是一所古時的堂屋約
模有三五間大小四圍都是白石砌成十分堅固正

中間有兩扇石門，關得嚴七穩七，金銀沒有一毫錢漏
衆夫推那門時，却又關得死緊，不能得開。衆夫商量
道：這屋定是古時帝王的墳墓，其中必有金銀寶物。此等妄想，人人皆有
我們大家何不打開了，各人拿些。也是辛七苦七，一
場有幾個丁夫說道：這小恐怕拿不得。我們人多嘴
多，明日壞得官府知道，其罪不小。又有幾個丁夫說
道：老哥們忒也慮厚。我們是奉聖旨開河的人，夫又
不是暗七偷盜墳墓，又不是白日打搶。這石屋關着
官河，我們原該挖去。挖開了，有甚麼金銀財寶。大家

十九回

五

曹公

隨便拿些有何罪過，衆丁夫齊應一聲道：老哥說得有埋，該挖該挖，遂一齊將鐵鋤鐵錘，望着石門，沒上沒下的亂搗亂抽，誰想那門就像生鐵鑄的一般，任衆人百般抽打，莫想動得，分毫衆人打了一會，都喫驚道：却也作怪，這不過是兩扇石門，怎麼許多鐵器一毫也打他不動，有幾個說道：還是我們衆人命薄，不該得這一注橫財，故天不容我們打開，只因衆夫說有金寶，早轟動了各營人夫，都一齊籠來，指望得橫財，這一隊也來，兵七那七打一陣，打不開去了，那

一隊也來兵士那也打一陣打不開去了也有上屋
鑿頂的也有着底掘地的大家忙了半日終不能有
一痕入路衆夫兒轟得人多恐怕美山事來慌忙報
知隊長隊長也不敢隱瞞隨即報知麻叔謀麻叔謀
聽了心下暗想道此中決有寶物遂不會令狐達竟
獨自騎了一匹馬到河中來看上見是一間石屋
便問道你們爲何不開了進去衆人答道百般掘打
俱不能開麻叔謀道此乃白石製成極堅極硬你們
這些軟鉄鋤如何打得他開若用鉄錐鉄鑿一頓

鑿何愁不開、隨傳令叫石匠不多時石匠叫到麻叔
謀分付叫把石門鑿開衆石匠一齊動手兵士邦七
鑿了半會全不會鑿了一個痕露在門上麻叔謀看
了大怒道你們何不用力很鑿衆石匠只得儘平生
氣力鑿將下去、輕鑿猶可、鑿重了只鑿得火星往外
亂迸石門上毫忽也不見動麻叔謀見了十分大怒
道難道這兩扇石門就打他不開遂叫許多軍士搭
起一個木架用繩索將絕大的石柱石板掛將起來
去撞、上碎了一塊、又換一塊、只撞得轟上、劃上、就如

雷鳴一般也莫想得動分毫麻叔謀見這般箇也不
能開心下方纔着慌道這也蹊蹺就是一塊生鐵也
要撞動如何兩扇石門就這般堅固心下十分沉吟
驚懼正是

僥君心術奸如鬼

只好欺君與害民

三尺神明殊凜凜

越奸越狡越傷身

麻叔謀尋思無計只得差人請令狐達來商議令狐
達聞請隨即便來麻叔謀將上項事情說了一遍令
狐達又細細看了一回因說道老先生你看這二座

墳墓局闢造得這樣精王堅固若不是古帝王的陵寢定然。是仙家的。礦穴。就是凡人到此田地。也有几分神氣。如何輕易使用錐鑿去。撞打麻叔謀道。若不撞打。如何得開。令狐達道。若依學生的愚見。論來。此中非神。卽仙。只該宣皇上的旨意。具禮焚香拜求。或者。有可開之理。麻叔謀笑道。撞打尚不能開。拜求如何有用。就是神仙。今已成塚中枯骨。未必便有靈。若此。令狐達道。鬼神之事。難以臆度。老先生不可忽畧。麻叔謀心下。雖不深信。然無可奈何。只得依着令狐

達叫左右安排香案，與令狐達各穿了公服，同望着
石崖門口，焚香再拜。上罷，親祝道：開河都護麻叔謀
同開河，副使令狐達奉大隋皇帝聖旨，開挖淮河道，
遇尊神仙，不能前進，伏望尊神垂鑒，開放墓門。容
某等另選高原吉地，厚加遷葬，庶不負朝廷明旨。某
等亦可免唐突之愆。禱祝未完，只見香案前忽然捲
起一陣風來，刮得寒森森，冷颼颼，其實有些怕人，怎
見得：但見

就地几旋無影，無踪捲起漫天。一陣撲頭撲面

吹來一霎時滿目沙灰飛作霧須臾裡接天塵
土滾如烟刮過去心骨俱寒疑有一團鬼氣塵
將來毫毛盡豎豈無百丈神威冷上聽上逼迫
騎紅日無光冥上晦上蕩漾的陰雲有勢四圍
刮禱那裏辨東西南北一氣盤旋如何分春夏
秋冬也不是虎咲而生也不是谷虛而起也不
乘一萬里之長波也不傳廿四番之花信只見
如悲如泣如有聲來往墓門蕩魂魄
當下冷風捲起麻叔謀嚇得魂不甯休只是抖衣而

戰不多時風過處只聽得一聲響亮兩扇石門轟
閃開麻叔謀見了更覺驚慌方信鬼神不可不敬定
了定神方纔同令狐達帶領多人進石屋來看先看
那兩扇石門裡面又無門又無擋再開過來看却又
輕便好開不知爲何那般撞打絲毫不動衆人看了
一個個都凜然駭怕麻叔謀再走進來只見裡面有
几百盞漆灯點得雪亮屋中照耀如白晝一般四壁
上皆是五綵畫成的景致兩邊都畫奇花異草怪獸
是畫中光景
珍禽盡的那蛟龍虎豹就宛然如生上面却畫許多

鬼神的形像，也有千手千眼的，也有三頭六臂的，點綴得十分莊嚴肅靜，使人不敢不敬，不敢不畏。再走進第二層，只見正當中放着一個石匣，有四五尺長，上面都是細七釐的花紋。麻叔謀見了，因心下有几分懼怯，便不敢輕易來開看。又轉進着後一層，却是一個小小的圓洞，洞中却筆直的停着一個石棺。麻叔謀與令狐達商量道：「這小棺材，一定要開看，方知端的。」令狐達道：「開便要開，只是不可裝費。」麻叔謀仍舊叫排下香案，二人又將前言拜祝了一週，方

叫左右將棺材抬出，輕七把蓋兒揭開，二人上前細看，只見裡面仰臥一人，容貌顏色猶紅七白七，就像仙則何必如此非仙又未必至此令人未死的一般。渾身肌膚却肥七胖七，潔白如美玉，一頭黑髮從頭上臉上腹上一直蓋將下來，直蓋到腳下。到又從身後轉繞生上去，只生到脊背中間，方在不可解手上的指爪，都有尺餘長短，自然是个神仙的模樣。有詩爲証：

仙人遺貌

遂於大明

冥七窈七

常抱至精

顏如玉美

貌若花榮

髮長繞足

指爪手盈

有形有相

無臭無聲

若真若幻

不死不生

莫言羽化

大道已成

麻叔謀看了這些奇形異狀料是得道仙人的骨相不敢輕易打動仍叫左右將材蓋上又與令狐達商議道看此一段光景若要遷移動了又恐得罪神明

把這道童下這河道如何區處令狐達道老先生

且莫要忙，我們且去把前邊那石匣開了看，再作計較。二人遂折出前一層，叫衆人把石匣的蓋兒擡起，只見裡面並無別物，祇有三尺來長，一尺來闊的一塊石板，上面寫着許多字跡，都是蝌蚪鳥跡篆文。那一片辨他不出，令狐達道：「此石板定是個碑銘，得贊之類，須是看明白了方知他出處。」下落麻叔謀道：「這些上古籀文，一時不能辨認，却是如何？」令狐達道：「人多智廣，或者衆人之中有能識的，也未可知。」麻叔謀遂傳令道：「不論官吏，不論丁夫，不論老幼男女。」

如有識得石上篆文者，卽免其差役。發下令來，大家
都巴不得要脫苦役，畧認得几个篆字的，也來看上
一會。爭奈這篆文，乃仙家妙用，這些愚民俗子，如何
得能識破。你猜張字，我猜王字，大家譁了一場。終莫
能辨，麻叔謀滿心焦躁，令狐達道不必心焦，隱逸之
中，自有高人。可着人四下去訪，麻叔謀又只得傳下
令來，說道：「不論軍民人等，有能訪得高賢隱士，識此
篆文者，丁夫免役，其餘重賞。」總發下令來，只見一个
丁夫向前稟道：「小的認得一人，可以識此麻叔謀問。」

道此人是誰，丁夫道：「小的乃下邳人，此人與小的同」

鄉，這下邳地方漢時已有個神仙叫做黃石公，此人

慕黃石公便非虛人

因慕黃石公為人，就自家起一個號，叫做白石老人。

這一村因他遂順口呼為白石村，其中相傳說他有

百十餘歲，處小人的祖父說他百十年前就是這小

模樣，如今鶴髮童顏，步履如飛，此人無書不讀，凡說

的話，往往有些應驗，其實像有几分仙意，這篆文若

叫他看定，然認得麻叔謀，大喜道：「你就與我叫來，如

認得出，我重上有賞。」丁夫道：「此人道高德重，小人如

何叫得他來還求老爺差人去喚或者肯來令狐達道這說得有理山中有道之士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須加優禮相待還該差人去請纔是麻叔謀遂發了兩匹馬發了一個名帖又差兩個吏同了夫去請去了半日只見了夫同了一個老人也不騎馬竟步行而來將到面前麻叔謀與令狐達將那老人仔細一看看怎生模樣只見他

鶴髮蓬鬆約莫有七八十歲的年紀面顏鮮美還不上十七八歲的姿容兩隻黑瞳子深入

中三縷曰鬚鬚長垂腹下，行履如高，雙起手，
指甲曲七，蟠來一，以大耳輪直壓肩頭，兩道長，
眉毛竟連鬚角，一頂破方巾，高罩壽星頭，兩隻，
爛皂靴，斜穿仙鶴腿，衣物上似東魯夫子行來，
謾騰上如南極老人降下。

那白石老人見了麻叔謀，令狐達二人，也不行禮，竟
只是朝上一個長揖。二人見他仙風道骨，料不是凡
庸之人，慌忙答禮。白石老人道：「老朽乃山谷野人，無
知無識，蒙二位大人呼喚，不知有何分付。」麻叔謀道：

我等奉朝廷嚴旨開掘淮河不期總掘得數里忽有一石穴攔路穴中有一仙人遺蛻我等不敢輕動今幸搜得一個石碑若認得碑上篆文便知他出處下落爭奈這篆文乃仙家字跡下官等不能辨識聞老翁多學有道必知仙家玄奧乞爲指教白石老人道石碑在於何處麻叔謀隨叫左右將石碑取至當面老人近前仔細看了一遍說道此乃是一個石銘麻叔謀道既是石銘求老翁讀一遍與下官等聽老人道 上還有大人的尊諱老朽不敢唐突今祇這道銘

如此敢勞抄繹出來，隨取紙筆，老
細看上面說道：

我是大金仙

死來一千年

數滿一千年

背下有流泉

得逢麻叔謀

葬我在高原

髮長至泥丸

更候一千年

方登兜率天

麻叔謀見連他姓名，都先寫在上面，驚訝不已。方得
仙家妙用，自有神机。又服老人能識仙字，因復問道：

十九回

十四

我等開河得成大功否。老人道：大人奉當今天子明旨，威權加於海內，大功何患不成。麻叔謀又問道：成
功後富貴何如。老人道：富貴小事，還有二金之喜。麻
叔謀道：何爲二金。老人道：後來自知。遂不肯說。麻叔
謀大喜，隨取綵緞二疋，白金十兩，以爲謝禮。老人笑
道：山僻賤處，要此何用。竟不肯受，依舊是一掛，辭去
正是

山中抱道人

性命有至寶

世上黃白金

視之同糞草

麻叔講見白石老人去了，隨與令狐道為議道：「大仙既前知今日之事，則我等替他改葬，料無妨矣。今狐達道改葬自然無妨，還須檢塊好地。麻叔謀不敢藝狎，親到城西選擇了一帶，又豐隆又茂盛的高原，另具棺槨，將大金仙加禮厚葬於上。卽今大佛寺是其遺跡，正是。」

不怕奸謀海樣深

一臨仙術便寒心

千年遺跡知靈否

厚禮高七墓碧岑

不知大金仙改葬之後，畢竟又有何事。且听下回分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一八六〇

解

第二十四回

留侯廟假道

中牟夫遇神

詞曰

人世堪憐，被鬼神播弄，倒七顛七，
總教名引去，復以利驅旋，船帶絳馬，
加鞭誰能得自然，細看來朝七，
塵土日日風烟，饒他狡獪，
雄姪向火坑深處，抵死胡纏，
殺身求富貴，服毒望神仙，
枯骨朽血痕，鮮方知是罪愆，
能凡人超然物外，獨步机先。

右調意難忘

話說麻叔謀既改墓了大金仙，遂催僱人夫開挖河道。原來王難這條舊河，止有十數里遠，近開完了，便都是人家的田地房產，或是墳墓陵寢，或是庵觀寺院，或是郡縣，或是城池。麻叔謀總不顧他，只是取直了河道，竟自挖去。遇人家挖人家，遇城郭挖城郭，遇墳墓挖墳墓，一毫也不做人情。若有人說半個不字，便請過聖旨來，或打或殺，定要害他性命。故此一路上任他橫行，無一人敢來阻擋。只可憐那些沿河的

百姓平空應將好家好當都挖做一條河道就如遭
喪失火一般一個上抱男負女各處去逃生一路上
挖得墳墓中的骨骸都堆積如山好不悽慘正是
殺人一命猶須報 百萬生靈却奈何
不是君臣能作孽 由來天道有平陂

麻叔謀催督人夫開挖一日將挖到陳留地方衆夫
正往前挖忽然烏雲陡暗猛風如箭驟雨翻盆冰雹
子就如鵝卵石一般一陣一陣的亂打將來打得那
些丁夫跌上倒上往後倒退再打慌了一個上都拖

鐵曳鋤跳上岸，往樹林裡去躲。原來這風雨冰雹，雖然兇狠，却只打得里餘遠近。眾人跑遠了，就打不着。麻叔謀正在後邊催督，只見前面丁夫亂紛紛，禁扎不住的，都往後退。麻叔謀慌忙問道：「爲何這等亂退？」眾人說道：「前面風雨大，冰雹子打慌了，故往後退。」麻叔謀大罵道：「這樣胡說，這等晴天，那裡來的風雨冰雹？」眾人稟道：「小的們千萬人同被打傷，難道敢一齊說謊？」麻叔謀猶不肯信，忙叫搭轎親臨去看。麻叔謀上了八人頭轎，前面張着一把黃涼傘，傘柄氣昂也。

的不在心上。不期纏到得界邊，忽然一陣狂風，猛雨劈面刮來。冰雹子就如飛蝗，從半空中兵兵那那打將下來。黃涼傘先被風刮作几截，傘衣都東一片西一片，碎也飛去。擡轎眾人被冰雹子打得頭破血山，立脚不住。喇一聲把麻叔謀跌下地來。紗帽員領盡行打得稀爛。雨又大風又緊，冰雹子又兇。麻叔謀在地下扒來扒去，掙了半喇也掙不起來。還虧自家一個得力家人叫做黃金竊，有些勢力，看見主人這般模樣，慌忙跑到面前，將麻叔謀抱將起來，往後拖了。

第二十一回

三

便走麻叔謀那裡還敢停留將兩隻手蒙着頭奔命
一般飛走跑離了百十餘步風雨方纔稍緩黃金窟
見沒有風雨就叫道老爺謾走沒風雨了麻叔謀被
打慌了、醜態、可笑、一笑、那裡就敢住脚又跑有二三十方纔歇住
急放下手來看時頭髮俱已打散紗巾都不知去向
肩角上被冰雹子打傷了一塊微七的流出血來立
了半晌眾跟隨纔趕去拿了一頂巾牽了一匹馬來
麻叔謀到此州地顧不得羞慚只得按上方車騎了
馬惶七恐七的走將回來正是

謾道天無眼

從來有鬼神

猛風兼雨雹

偏要打奸臣

麻叔謀到得行營，着實有几分沒趣，只得重新收拾，換了衣服，忙着人請令狐達來商議。不多時，令狐達來到，麻叔謀將上項事情說了一遍。令狐達思想道：「這樣晴天，却有風雨冰雹，又只在一處，金不打遠，此必是地方甚麼土神護守疆界，不容開河，故弄這些神通，驚駭眾人。」麻叔謀道：「就是土神，却也沒處查考。」令狐達道：「只消喚几个鄉民來問，便知麻叔謀隨分。」

村左右道你到附近那村中檢知事老戒的鄉民叫

几个來我有事要問他左右去不多時帶領了十數

个鄉民來見麻叔謀忙問道你這地方有甚麼神道

最為靈顯眾鄉民道此去不上二二三里有一座留侯

廟乃漢代張良老爺的香火母為福始者于房也何亦這位老爺十分靈顯小

人這鄉開事喇東若是乾旱去求雨立刻就有雨來若是

水潦轉去求晴立刻就雲開日出就是男婦有甚麼

病若是誠心去祈禱許願也不日就好此乃是陳

留一郡至靈至聖的一位古神令狐達問道這廟宇

是民間私自創蓋的。却是朝廷勅賜的。衆鄉民道。這廟乃歷朝勅建的。郡中老翁。春秋皆來祭祀。令狐達問明端的。遂發放了鄉民。與麻叔謀說道。漢留侯乃是一位正神。既受了這方血食。自然要爲地方護守。麻叔謀道。如此却怎生區處。令狐達道。還須是老先生與學生。講了香燭。穿了公服。前到廟中。將皇上的聖旨。宣讀一遍。拜禱留侯。求他假道。方可過去。麻叔謀被打怕了。聽見還要他去便。搖頭道。極該如此。只是學生實去不得。敢煩老先生代走一遭罷。令狐達

道老先生是正學生是副就該同去如何代得麻叔
謀沒奈何只得依着令狐達叫人安排香燭紙馬祭
禮又穿了公服也不擡轎同令狐達騎了兩匹馬帶
領跟隨到留侯廟來燒香假道誦想神明赫上有靈
庶叔謀馬趕到得界口忽一陣猛風大雨水雹子又
一齊捲來却也作怪那風雨水雹博浪沙中舊手殺就是認得人的
一塵一毫也不打倒令狐達身上偏只望着麻叔謀沒
頭沒臉的打來麻叔謀心下原十分駭怕只看見風
雨一起他也不顧令狐達帶轉馬頭加上一鞭飛星

一轍跑了回去。少頃，遠見麻叔謀跑回，又不好獨去，也只得兜馬轉來，到得營中，對麻叔謀道：「風雨乃神明肅殺之氣，不過是祛滌人之邪心，無十分大害。」老先生爲何就坐？走回麻叔謀道：「有大害，無大害，學生是斷然不去的。」只煩老先生另作一處罷。令氣達沉吟了半晌，道：「老先生既不肯去，只得寫表申奏朝廷，只說神明顯赫，我等職卑，不能祈禱，求聖上差官致祭，假道前去，麻叔謀道：「這個使得。」隨寫成表章，連夜差人奏入東京，煬帝這一日正在儀鳳院與袁

寶兒辭治兒投壺賭酒要子忽見奏章看了其中詳細說道留侯乃漢代良臣又爲我朝正神不可褻廢遂命翰林院官做了一道祝文尚室官打了一顆國寶又取白璧一双叫有司具少牢的祭禮差太常卿牛弘前去陳留七侯廟中致祭求他假道以成開河之功各衙門領了聖旨隨卽將祭禮打點停當牛弘奉旨不敢遲沿登時取道望陳留而來到了行營麻叔謀令狐達二人慌忙接住敘了寒溫問了來意隨將祭禮着人擡到廟中牛弘隨後上馬去尋麻叔謀

心中畢竟駭怕推有足疾不便行禮不敢同去只有
亦無如之何

令狐達一人相陪而往真个是天子威權非同小可

二人到了界口那有甚麼風雨冰雹正是

莫笑君無德 君王位至尊

一身持社稷 三足金乾坤

道法傳千古 威權徹九關

鬼神雖顯赫 莫敢不承恩

令狐達陪着牛弘到了廟前細上觀看殿宇甚是莊嚴廟門上橫着一个扁額上寫着勅建漢留侯廟六

第二十四回

七

個大金字甬道傍種着兩行柏樹陰上森上十分嚴肅正殿上供奉着留侯的神像兩廊上都畫着張良出身的故事左邊畫的是募力士錐秦始皇於博浪沙中右邊畫的是遇黃石公圮橋三進屢下邊一帶却畫着燒絕棧道賣劍說韓信囊沙擒龍直辟穀從赤松子遊各樣故事裝飾的甚是莊嚴齊整後殿上却供養着黃石公在內真个是漢代出類拔萃的豪傑與衆不同後唐人李太白過此有詩讚之曰

子房未虎嘯

破產不爲家

滄海得壯士

雖秦博浪沙

報韓雖未成

天地皆震動

潛遊匿下坯

登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流水

曾無黃石公

歎息此人去

蕭條餘泗空

牛弘與令狐達二人看了一回見有些頭緒不敢怠慢隨命左右將祭禮排下點起香燭牛弘拜了四拜然後將白瑩一双獻於聖座之前自家却將湯帝要

豐

開河的青意細七宜了一遍令狐達也將奉旨開河
 之事再三拜禱二人拜禱畢遂同出殿外到紙爐邊
 來焚帛奠酒帛焚未完只見正殿內捲起一陣風來
 刮得窸窣門扇都響人可異上有聲香爐中的烟氣一霎兒
 噴吐如霧風霧中就像有無數鬼神往來之狀正是

風聲連屋嚮

香霧滿庭飛

莫道幽明隔

神靈自有威

衆跟隨人役一不都都嚇得胆戰心驚幸喜得牛弘
 與令狐達二人有几分胆量敬立在丹墀下面毫不

退動不多時風烟平息二人復進殿來看時一對蠟燭依舊點得明七亮七毫厘不會吹動聖座前一雙白壁早已不知去向二人見靈異倍常更加謹凜又同拜了几拜忙叫左右收拾過祭禮退還行營麻叔謀接住聞知這般靈應心中着實駭怕又不好說出只得勉強支撐叫備酒與牛弘送行牛弘因祭事畢不敢久留喫過酒隨辭了二人回東京復旨不題却說麻叔謀終有几分心怯到次日依舊要備督人夫開河他却只躲在後面定要推令狐達上前令狐達

知道他駭怕便姿起不來。羅倫竟自帶領人夫向前開挖。真个鬼神有靈。自從祭禮過了。便無風無雨。大家安然挖將過去。不數日就挖過了。陳留地方麻叔謀見過了陳留。不在留候境內。心下不怕。便換了令狐達到後營。他依舊到前面來逞威使勢的。催督原來令狐達爲人寬厚。雖然督工不懈。若是遇了人夫有病。便將他換到後面調理。待好了再補入隊中。因有這一段空處。有一个夫乃是中牟人。人就順口叫他做中牟夫。這中牟夫偶患心氣疼。不能開挖。也是

他造化好，剛上遇着令狐達在前營，遂將他頂到後邊調理。不期這一日，中年夫疼痛難禁，行走不得，遂驟出營外，在一顆樹根上，坐了歇息。衆人因他自病，也不來催他，遂一陣一陣的，都去了。這中年夫坐了一會，因神情困倦，不覺竟昏上睡去。及至醒來，早已東方月上，中年夫着了一驚，忙走起看時，挖河人夫也不知去了多遠，又不知晚了几時，幸喜得腹中疼痛好了，只得抖搜精神，趁着月光，沿着那條新挖的河道，一直趕來，走不上二三百步，只見前面河爛，焚

煌許多。人馬之聲呼喝而來。中卒夫尋思道：這山野地方，又是半夜三更，如何還有官府往來？正驚疑之際，只見人馬執事早已走到面前。一隊一隊，甚是尊嚴，不象郡縣官府模樣。過去了許多儀仗，然後正中高簇擁着一位貴人而來。那貴人頭戴一頂有簪有纓的金冠，身穿一件半龍半蟒的袞服，騎了一匹白馬。左右跟隨都是錦衣花帽，中年夫定睛細看，見是个王侯氣象。方纔慌了，忙忙的要往樹林中去躲。不期早被那貴人看見，叫一聲拿來。左右不由分說，便

將中牟夫帶至面前中牟夫嚇得魂不負體跪在地
這一番不小
下牛字也不能說出只是戰兢七不住的磕頭那貴
人分付道不要着慌不難爲你只要你帶件東西還
你家皇帝就說我還他白璧一及十二郎當賓於天
中牟夫聽了忙說道小人乃開河的夫沒如何得見
皇帝帶白璧還他貴人道只交付與你本官就是你
若隱瞞不報我定拿來殺了隨叫左右將白璧付與
中牟夫中牟夫接璧再要問時那貴人早已躍馬往
西而去去不上三五十步一陣風過那些灯火人馬

俱忽然不見。中牟夫嚇了一身冷汗，方知是遇着神道。幸得月色皎潔，還有一二分仗胆，定了定神，因想道：莫非做夢，却又一双白璧明明拿在手裡，沉吟了一會，沒做道理處，只得硬胆迎着月色向東而走。原來那些丁夫雖然過去，因人衆牽上，連上却去不甚遠。中牟夫走不上一里多路，早望見後營燈火，心纔放下几分。又走有半里多路，方纔走到，他將白璧好好收了，悄心地尋着自家的隊伍，也不驚動衆人，竟自睡了。到次早不敢隱瞞，一逕到麻叔謀營中來報

見了麻叔謀因說道小人昨夜因病行不上落在後邊忽遇一位神道與小人白璧一双叫小人帶還皇帝又說道還他白璧一双十二郎當賓于天小人不
敢隱瞞故報知老爺麻叔謀聽了大怒罵道你這厮
在令狐爺面前推病躲嫌不知在那裡去快活了儿
日恐怕我查點出來故造此一篇謊來瞞我且問
你如何學做十二郎當賓于天中牟夫道小人如何
曉得他是這般說小人只得這般報知老爺麻叔謀
道他既對你說你爲何不細上問明中牟夫道老爺

他是个神道王侯一般的服飾左右人馬簇擁好不
赫七怕人小人彼時已驚倒在地那裡還敢問他長
短若是小人說謊這一双白璧却是那裡來的隨將
白璧送上麻叔謀接壁看時認得是煬帝祭留侯之
物心下便明白昨夜的神道乃是張良只不曉得十
二郎當賓于天是何意思原來這是句隱語煬帝只
實做了十二年天子就被弑死了故此說十二郎當
賓于天只到後來方纔解得此時如何得知麻叔謀
思想了一會欲要奏知煬帝又捨不得這双白璧既

到手又送了出去，欲要藏起白璧，竟不奏聞，又恐怕中牟夫亂傳將出去，後來煬帝知道不便，又揣度了貪得者，自身尚不顧，況他人性命乎。半晌，心下只貪圖白璧，那裡還顧得中牟夫的生命。遂變轉面皮大怒道：「甚麼神道，甚麼白璧，分明是躲避差役，詭言惑眾，都像你這般見神見鬼。這河道几時方能挖到，叫左右快推出梟首示眾。」中牟夫忙上前分辨，怎當得麻叔謀拍着几案大叫如雷，總不容他開口。左右明知其冤，誰敢抗拒，沒奈何將中牟夫推出營門，一刀梟了，可憐中牟夫一條無辜的性命。

明七被麻叔貪財害了正是

人逢利處難逃

心到貪時最硬

只因兩塊石頭

害了一條性命

麻叔謀既殺了中牟夫，遂將二双白璧收人私囊，又分付左右不許亂傳，如有漏泄者，以中牟夫爲樣。左右都畏懼麻叔謀，誰敢管他閒事，因此竟無一人得知。只到後來麻叔謀事敗，衆人方纔說出後話休題。且說麻叔謀分付纔完，忽前隊七長來報道：前面雍丘地方有一帶大林，樹木交加，林中有一口墳墓，墳

墓上有一座祠堂，正碍着開河的道路，小的們不敢
擅自挖毀，請老爺鈞旨施行。麻叔謀隨上馬親自來
看，到了林中，只見墳墓與祠堂雖不甚大，却周圍護
衛，隱七七約七七，覺有一經一審長一智一矣幾分靈氣。麻叔謀因在留侯廟喫
過一番虧，知道神明不是好惹的，故見此墳墓，也不
敢輕易動手。隨叫左右喚鄉民來問，不多時鄉民喚
到麻叔謀，因問道：「這是誰家墳墓？」衆鄉民答道：「這不
是如今人家的墳墓，乃上古高人的礦穴，也不知多
少年代，也不知姓張姓李，這一方都相傳叫他做臨

名

第二十四回

十四

士墓，這、個、死、的、神、道、最、是、靈、驗、近、村、放、的、牛、羊、脚、踪、
兒、也、不、敢、走、到、墓、上、就、像、有、人、看、守、一、般、麻、叔、謀、縣、
見、說、是、欺、負、隱、士、小、人、小、人、臨、士、墓、便、不、放、在、心、上、隨、發、放、了、眾、鄉、民、登、
時、叫、人、夫、上、前、開、掘、眾、人、夫、得、令、不、管、好、歹、大、家、拖、
鋤、拽、鋤、一、齊、動、手、拆、祠、的、拆、祠、掘、墓、的、掘、墓、這、一、隊、
起、石、那、一、隊、築、土、把、一、座、墳、墓、挖、得、七、坑、八、缺、挖、下、
去、三、五、尺、忽、然、露、出、一、層、石、板、石、板、縫、裏、都、長、起、靈、
芝、瑞、草、異、香、撲、人、麻、叔、謀、見、了、却、也、忍、心、不、管、什、麼、
只、是、叫、掘、眾、人、夫、誰、敢、停、留、兵、兵、那、那、把、那、一、層、

板盡行挖去不期挖了一層下面又有一層麻叔謀道就是一百層也要挖將下去衆人一齊努力不多時又將這一層挖去到了第三層四邊都是土地惟正中間是一塊石板這塊石板却也不小周圍約有五六丈大小四四方方蓋在上面麻叔謀只倚着自己人多又分付道石板大挖不起就鑿碎了罷衆人在上面蜂屯蟻聚你一錘我一鑿霎時間將一塊石板打得粉碎不料石板下是個大空穴大家鑿破了石板忽然一聲响震

地裂之狀連人連石

板都壓將下去正是

不是天盤

也非地場

天地殺机

實由人發

不知衆人跌入穴中畢音又何奇異且聽下區

新鐫全像通俗演義

終

西卷總評

紫。蔭。晦。昧。不。明。帝。王。氣。見。在。天。已。
有。多。象。矣。木。子。為。感。在。人。已。有。識。矣。
揚。梅。亦。如。玉。李。鯉。魚。角。字。在。物。已。
有。形。矣。推。際。上。木。子。彌。在。事。已。有。人。矣。明。
昭。白。尚。不。自。悟。何。也。一。者。天。意。不。著。

但知有錢。豪華富貴。而不知有江山。性命也。

五。美人賭歌場。帝竊聽。一段光景。
曲盡。官中。以樂。一。抄。讀。人。人。
目。應。

楊柳。河風。流。秀。美。當。以。歸。後。感。為。

第一三美人之自可喜。但皇家雨露
之句。用意深切。自勝人一籌。後年春
如海不敢誇。一轉靈妃法人。之及靈
心慧口表。寶兒真可人也。
西女輩。江都。不。足。為。奇。獨。在。神。宮
四十九。以。猶。嫌。芳。韻。不。欲。開。河。唐。為。

卷一

二十回

七

方快。願心。崇者。復志。志。過。矣。

蕭懷靜。戲。開。何。謀。猶。健。臣。之。常。

可。受。字。文。達。竟。指。航。海。一。路。聽。其。

自。裁。獨。何。心。哉。巧。之。事。之。生。觀。成。敗。

也。此。可。為。笑。心。

麻。梓。謀。少。人。不。知。畏。天。故。奉。旨。用。

河。橫。行。乎。是。也。然。既。及。大。金。仙。一。生。驚。
怕。又。喫。田。疋。一。場。虧。苦。神。明。淨。便。
為。改。心。滌。慮。自。悔。其。過。未。忘。何。緣。得。
過。界。便。慝。白。璧。殺。甲。年。夫。仍。為。慘。
毒。之。事。所。謂。死。而。不。悔。者。也。真。心。
人。也。真。小。人。也。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歷史

十一

一八九六

新鑄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卷五

第二十七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擊大貝

詩曰

不是天差與地訛	時當劫運自生魔
乘權狐鼠千般橫	竊位豺狼百樣苛
人事漫言爭不得	鬼神亦莫敢相呵
不須感歎生民苦	否泰循環可奈何

却說麻叔謀率領丁夫掘憶士墓，挖到第三層石板

卷五

第二十七回

一

上不防下面是个空穴打碎了石板連人連石板都
一齊跌入穴中忙上救得起來人撞石板石板壓人
傷的傷死的死也不知損壞了多少了夫麻叔謀啣
了一驚忙差的當人役下穴去探看這穴中有多大
衆人役忙用繩索繫將下去四面探看只見這穴有
些奇怪直落去止有二三文深到了下面便有一个
橫穴進去進去不上十數步便又是一個直穴衆人
扒到穴邊望下一看只見穴中黑暗上就如深井一
般也不知有許多深淺大家再要繫將下去却又沒

有這樣大胆都只在穴上轉來轉去正商議間忽聽得穴中隱々約々有奇大奇有鑼磬之聲衆人大驚再往穴中一看只見穴底下茨々惶々一派灯火照得雪亮一直望將下去就像枯海一般其深無底衆人見這般奇怪誰敢自作主張只得又繫將上來報與麻叔謀知道麻叔謀尋思道下邊既有鐘磬灯火非神卽仙必定有些古怪須得一個勇敢大胆之人繫入穴中探看明白方好開挖將去因問道你衆人有胆大能入穴探看的吾當重賞賜決不食言衆人就像啞

了。一般那個敢出來答應。麻叔謀見無人答應，又坐

名叫几个徒漢要他入去。眾徒漢都一齊哭將起來。

如此

稟道：小的們雖然叫做徒漢，不過止多几斤膂力，實

沒有甚麼本事。若是平地上差役，還可掙扎。這穴中

有百丈之深，下面都是鬼怪出沒的所在。小的們一

个活人能多大氣魄，如何敢去。只望老翁超拔麻叔

謀，知道強眾人不得，隨啣退眾徒漢，忙叫左右去後

營請令狐達來商議。不多時，令狐達請到麻叔謀，將

上項事情說了一遍道：如今只苦沒个胆大之人敢

入去探看。令狐達道：「這不難有一人儘可去得。」麻叔謀忙問道：「此人是誰？」令狐達道：「此人平素專好劍術，常自比荆軻、聶政爲人，有胆氣，有智略，姓狄名去邪，是個武官出身，現任武平郎將。如今現在後營管督糧米，若差此人，他定然去得。」麻叔謀聽了，大喜，隨叫左右去請，却說狄去邪正在後營查點糧米，忽見麻叔謀來請，忙換了公服，隨着左右來見。不多時到了前營，麻叔謀將狄去邪上下一看，果然生得像一個好漢，怎見得？但見：

八尺身長十圍腰大。双眸中灼灼生光。滿面上
堂上吐氣。天生虎骨。七髯七之骨相。自煉就磊
磊落落之胸襟。不學書而學劍。愛談俠而談兵。
血可灑頭可斷。威知有慕。義之心。虎可暴。河可
憑。盡道有包身之胆。真是萬人必往。吾何懼報
到。嗔賊誰敢當。

狄才力健。得管來。忙泰見麻叔謀。令狐達二人。二人
因用人之際。俱出位答禮。泰見異麻叔謀。便說道。請
將軍來。別無他事。已前商隱士墓。挖出一大穴。穴

中有灯火荧煌不知是何奇異聞將軍胆勇兼全敢
願入穴中一探便是開河第一大功明日奏知聖上
自有重用狄去邪道未將乃無用之人既蒙二位老
大人差遣敢不効力但不知穴在何處麻叔謀見狄
去邪一口應允滿心歡喜隨起身與令狐達狄去邪
同到穴邊來看狄去邪看了一回因說道既要下去
便斯文不得遂脫去了公服換上一件緊身細甲腰
間懸了一口寶劍又呼左右取几十丈長索一個大
竹籃以便繫將下去又在窠子上拴了許多大鈴欲

斯文不得遂脫去了公服換上一件緊身細甲腰

要上來時以搖得鈴響爲號不多時打點停當伙去邪辭了麻叔謀令狐達二人遂同一班人役先繫下穴中再轉入橫穴然後將竹籃放在大穴口裏又叫衆人用圓蕨木爲軸橫在穴上繫好了索頭竟自坐入籃中衆人扶定滾木一節一節漫上的放將下去這條索子接了又接足放有五七十丈方纔到底伙去邪起初在上面看時見底下輝煌照耀像有灯火一般及到了下面那有甚麼灯火四圍都是黑黯七

一毫也看不見伙去邪真有主意也不慌也不忙到

走去轉過了一帶石壁忽見一座洞府四圍都是白

石砌成中間一座門樓門外列着兩個石獅子就像

王侯家到，恭着皇帝大奇

人間王侯的第宅狄去邪真也大胆不管是好是歹

竟走進門來東西一看並不見有人在内只見向南

一層石門緊閉着狄去邪不敢輕易去敲只得站

在傍邊等候指望有人出來立了一會人到不見忽

聽得東邊一間石房裏得上有聲狄去邪忙走近前

從窗眼裏一張只見裏面四角上立了四根石柱石

柱上有鐵索一條繫着有一個怪獸在中間那怪獸肥

蹄兒突了几突故外面聽的得七有聲那怪獸生得
有些奇異尖頭賊眼脚短体肥彷彿有一个牛大也
不是虎也不是豹伙去邪看了半晌再認不出猛然
想了一想再定睛一看却原來是一个大老鼠伙去
有見于此邪着驚道老鼠有這般大還不知猫有多大此中斷
非人世間矣正調鬪間忽見正南兩扇石門開放走
出一個童子來那童子生得

鬚上清眉秀目纖七白齒紅唇双丫髻煞有仙
風黃布衫頗多道氣若非野鶴爲胎定是白雲

作骨

那童子看見狄去邪便問道將軍莫非狄去邪乎狄去邪大驚道正是正是仙童何以得知童子道皇甫君待將軍久矣此時方來何不快去遂邀狄去邪同入伏去邪見有些奇怪不敢推辭只得隨着童子入來進得門來只見殿宇崢嶸廳堂弘敞不是等閒氣象將到殿前再往上一看只見殿上坐着一位貴人身穿蟠龍絳服頭戴八寶雲冠垂纓佩玉儼然就是一个王者左右排列着許多官吏階下侍衛着

兩班武士，狄去邪見這般赫上場上，知是皇甫君，忙
肅衣容進前再拜，皇甫君也不開言，也不答禮，只等
狄去邪拜完，方纔叫一個綠衣吏將狄去邪領到西
邊廊下站着，狄去邪不敢問他長短，只得隨了綠衣
吏到西階站下，忽聽皇甫君傳旨叫把阿摩牽來，只
見幾個武士，生得形容醜惡，又長又大，領了令旨，忙
往外走去，不多時，就將石房內那個大老鼠牽來，狄
去邪原是在京官員，曉得楊帝小名叫做阿摩，及見
牽進鼠來，心下暗想道：當今皇帝終不成是個老鼠。

精变的，又不敢做聲，只得側着耳朵，細聽。皇甫君見大鼠牽到迷責，他說道：「阿摩，我念你馴養日久，姑與你脫去皮毛，爲一國人王帝主，便是你莫大之福。有何虧負於你，却上却上，不遵天道，苦上的窮奢極慾，虐害生民，那大鼠也不哀叫一聲，到把頭往上搖了，几搖尾，耗向後擺了，几擺。」皇甫君看見更大，怒道：「你這畜生，如此荒淫，尚不知悔，留你未免要殃害黎民。」遂叫武士將大棒攔腦門着實痛打。武士得令，舉起大棒，沒頭沒腦，盡力打將下來，一聲響亮，就如山崩地

裂衣那大鼠疼痛難禁，咆哮大叫，渾似雷鳴。武士方要舉棒再打，忽半空中降下一个童子，手捧着一道天符，忙止住武士，不要動手。對皇甫君說道：「上帝有命，皇甫君聽了，大驚失色，慌忙趨下殿來，俯伏在地。童子遂轉到殿上，宣讀天符道：『阿摩國運原該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可將練巾繫頸，賜死，以償荒淫之罪。今日暫免其箠楚之苦。童子讀罷天符，依舊冉冉騰穴而去。』皇甫君復上殿，說道：『好了，你這畜生，若上帝既好一人之生，獨不好天下之生，亦想之氣不是上帝好生活上的將你打殺，今還有五年受享。

運不可挽也

你若不知改悔也終難免項上之苦說罷叫武士照舊牽出去鎖了武士領旨牽去皇甫君總叫伙去邪到面前問道你看得明白麼狄去邪道某乃塵凡下愚仙杌安能盡識皇甫君說道你但記了後日自然知道此乃九華堂上你非有仙緣也不能到此狄去邪道某奉麻叔謀之命入穴探取吉凶不期誤入仙府今進退茫茫伏乞神明指示皇甫君道你前程有在但須澄心猛省不可自甘墮落麻叔謀小人得志橫行罪在不赦你可對他說我感他伐墳墓之情無

以爲謝明年當以二金刀相贈。勿謂酬勞之輕。說罷。又分付一個綠衣吏道：「你可引他出去。」狄去邪在威嚴之下，不敢細問，只得拜謝而出。綠衣吏引着狄去，那邪不往舊路來，轉過几株大樹，走不上一二百步。綠衣吏用手往前一指，說道：「前邊林子裏，却不是大路。」狄去邪擡頭一看，只見樹木交加，竝不見甚麼大路。神仙妙不可見急回頭問時，綠衣吏早已不見。狄去邪胸中狐疑不定，再轉身看時，連那座洞府都不知那裏去了。越覺駭然道：「神仙之妙，原來如此。」只得一步一步奔進林

子申來，過了林子，却是一帶山崗，雖不十分險峭，却也崎嶇狹隘，不好行走。狄去邪只得攀藤附葛，漫上的走，將過去，轉過山崗前面，便都是平坦上的大路。路雖然好走，狄去邪心下却終有些恍惚，又不知是已出穴外，又不知是還在穴中，只得照着大路一徑走來，又走有二三里田地，忽見几株喬木環繞成林，村裏面一帶疎籬掩映，看數間茅屋，到此些幽雅景致，怎見得，但見

青山四五疊，

茅屋兩三家。

傍水柴門小

老松蟠作壁

雞犬鳴深巷

一村多水石

春韻聞啼鳥

宅垂陶令柳

西渚魚堪釣

山翁與溪友

臨溪石經針

新竹織成篋

半羊臥淺沙

十畝足烟霞

秋香吹稻花

畦種邵平瓜

東鄰酒可賒

相對話桑麻

狄去邪望見路傍有一帶人家心下總稍上放此說

二十一回

十

道有問路的所在了，遂坐地奔入村中，見一家籬門半開，半掩，狄去邪遂挨身入去，立了一歇，竝不見有人出來，狄去邪只得輕上的款嗽几聲，早驚動了一隻小花狗兒，在籬笆傍邊，汪汪的亂叫，叫了半晌，裏面方纔走出一個老人來，問道：是誰在此？狄去邪忙閃睛一看，只見那老人生得

雪白頭顱，雪白鬚。

婆娑，真有百年餘。

莫言野老身康健。

步履全憑拄杖扶。

狄去邪見了老翁，慌忙上前施禮道：小官迷去道路，

特造寶座。敢求老翁指教。那老者看見狄去邪身上
穿甲腰間挂劍。慌忙答禮道。將軍貴人。爲何徒步到
此荒村。狄去邪不敢隱瞞。遂將入穴遇皇甫君及棒
打大鼠的事情細說了一遍。老者聽了。又驚又喜。
笑嘻嘻說道。原來使有冷訊之意當今皇帝是個老鼠變的大奇大
奇。怪道這般荒淫無度。全沒些人君氣象。狄去邪說
道。某自入穴。心下徬徨。不知此間是何地方。到雍丘
還有多遠。老者道。將軍不必心焦。此間乃嵩陽少室
山中。沿大路往東去。只三里。便到寧陵縣中。不消又

往雍丘去了將軍入穴這半日想不曾用飯若不集
嫌野人的粗糲盤飧稍進一筋再漫上回去未爲遲
也狄去邪走了半日腹中寔是飢餓又見說道寧陵
只三里心下早已放寬因說道雖承翁丈厚意只是
打攬不便老者道鄉下家常飯只好充飢何礙之有
遂將狄去邪邀入艸堂隨叫一木老蒼頭去收拾飲
饌因對狄去邪說道據將軍今日所見之事看將起
來當今皇帝料沒多時光就是麻叔謀只怕其禍也
不甚遠我看將軍一貌堂堂滿懷義氣如何隨波逐

流與這一班虐民的確奸爲伍，狄去那聽了，羞得滿臉通紅，因遜謝道：「承翁丈良言指教，某非不知開河乃虐民之事，只恨官卑職小，不敢不奉令而行。老者笑道：『正論做官便要奉令而行，不做官他須令將軍不得。』狄去那聞言解意，連上點頭道：『翁丈金玉之言，某雖不才，當奉爲著龜矣。』老者道：『在言唐突，望將軍勿罪。』須臾，老蒼頭排上飯來，不過是塘裏的魚、自養的雞，與家園的蔬菜之類。狄去那腹中正飢，放開手飽餐了一頓，然後起身稱謝辭別而出。老者親拖了一條

拄杖直送到大路口上因說道日色尚早不要着忙

轉過前邊那木山嘴便望得見縣中了狄去邪再三

神仙高人一步便自許多妙用

稱謝而別徑走得十數步再回頭看時那裏有個老

者那裏有甚麼人家兩邊都是些長松怪石歷上落

落狄去邪看見又喫了一驚心中暗想道今日却也

作怪遇着的事情都有此蹊曉難道青天白日鉄錚

錚的漢子見鬼不成一頭想一頭走不多時轉過山

嘴果然就望見寧陵縣的城池樓閣自家又想一想

暗笑道須要留神看着莫過一歇兒連寧陵縣都不

見了心下又像夢，又像醒，只走到縣中見城市人民
此時信真別從前亦非做夢
濟北簇上方纔信道是真，及尋問挖河人役，都說道
還未曾挖到此處。狄去邪，遂不肯復走回來。隨報知
縣官，竟自在公館中住了。等候不題。却說麻叔謀自
差狄去邪入墓，在穴上等了一會，猛然一聲響亮，那
个橫穴忽崩坍倒了，將許多拽繩索的人夫都壓成
在下面。麻叔謀喫了一驚，忙叫各隊丁夫都一齊來
挖，要將崩坍的浮土掘去，照舊露出穴口。好等狄去
邪上來。衆丁夫左挖也挖不見穴口，右挖也挖不見。

穴口將一所墳墓都掘光了，已成一條河道，也不見甚麼穴口。麻叔謀心下不樂，還要叫人找挖，令狐達道：「不必尋穴口了，竟自開河去罷。」就尋着穴口，伏去邪也，料不能生矣。麻叔謀方纔傳令，不要尋穴，照舊開河前去。衆人夫得令，一徑望寧陵縣開挖。將來又開了七八日，方纔到寧陵縣界。這一日，麻叔謀纔起來查點人夫，忽左右報道：「營外伏將軍要稟見。」老爺麻叔謀大驚道：「伏去邪已死在穴中，如何？」又有一人來稟見，左右道：「明明一個伏將軍，現在營外。」麻叔

謀暗想道前日令狐達原說此人能劍術莫非前日
隱遁開了不曾入去。隨傳令叫請進來。狄去邪進營
參見。總完麻叔謀就問道前日將軍一入穴後穴卽
崩坍都以為次生難保。正要表奏朝廷。追封高義不
知將軍從何處得能保全到此。狄去邪道某自入穴
也不知遇了多少奇事。遂將遇童子見皇書兩卷責罰
大鼠天符下降與贈金刀綠衣吏送出後來又逢老
人留飯上項事情細說了一遍。又道某到寧陵縣
中已經七日矣。麻叔謀聽了似信不信的。答道贈我

甚麼金刀。狄去邪道某也不解其意。但皇甫君說道：
感老大人伐墳墓之情。明歲當以二金刀相贈。某不
敢不據實報知。麻叔謀笑七說道：這鬼神有影無形。
的說話。那裏十分當得正景。狄去邪道依末將看來。
恐怕到有几分玄妙。老大人不可認爲虛誕。麻叔謀
見狄去邪諄七說奇說怪。心下愈疑。前日是劍術遁。
開不曾進去。今日故造出許多謊言來說。也不答應。
只是微笑。而笑狄去邪道。老大人含笑似疑。末將之
言爲虛末將却親身經過。親眼見過。安敢不信。以爲

實麻叔謀笑道將軍見過故信以爲實我未曾見過
。真疑論口角甚肖。自然疑其爲虛然實者自實虛者自虛將軍心下豈
不明白狄去邪道某若是妄誕之言欺哄老大人這
樣百十丈的深穴又崩坍倒了某非神非仙如何得
能出來麻叔謀笑道將軍雖不妄誕或者是神妄誕
也不可不知將軍如何包得許多將軍自穴中出來又
步行了許多路程一定辛苦且請後營歇息歇息神
鬼的事情自有造化主張不必我與將軍細辯狄去
邪見話不投

可打了一恭退出營來

十五

正見

赤心難見

金刀驗日

忠言被疑

悔之已遲

不知狄去邪退出畢竟又有何說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美髮宮中春試馬

詩曰

小人得志漫猖狂

莫道冥

天地若儼應獲罪

鬼神一怒便為殃

貪淫好色難完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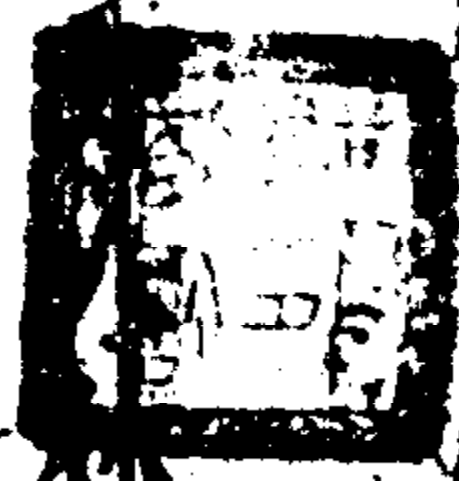
極慾窮奢易散場

何似君臣同道德

享名享壽國全昌

話說從去邪被麻奴謀是他親爺捨白了一場退回

後營自家思想道我本以忠言相告他却以戲言見



吳玉學士
木林太郎
圖海書藏

悔我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如何與這奸雄同
幹害民之事便挖完了這條河路分到我身上能有
多少功績料不能封妻蔭子又想起皇甫君與高陽

能省悟便是英雄

老人勸他之言遂省悟道國家氣運已自有限我何
苦在奸佞叢中恋此雞肋到不如託個在疾棄了這
頂紗帽歸隱下終南山中脩心辨道到得個逍遙自
在筭計定了次早遂遞兩張呈子一張遞與麻叔謀
一張遞與令狐達解說道自入穴還營偶得在疾不
能料理事務情願掛冠回籍調理伏乞批允施行令

狐達見了皇子還要畱他麻叔謀說道這那裏是什
麼在疾只怕到是說謊之病他既要去畱之何益遂
將皇子批准又另委了一員官吏管督糧米欲去邪
見准了皇子遂收拾行李帶領了兩個舊蒼頭竟回
家鄉而去行到路上因想皇甫君呼大鼠爲阿摩心
中委決不下道豈有中國天子却是老鼠之望若果
然是則前日大棒打時也該有些頭疼腦熱神鬼之
事雖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何不便道往東京探訪
一個消息便知端的遂情上來京体訪不題却說楊

帝日日在西苑與袁寶兒、朱貴兒、杏娘、安娘各院夫人縱遊無度。這一日吏部侍郎裴矩在張掖與西域胡人開市，換得大宛一匹名馬，渾身雪白，神駿異常。遂差人獻與煬帝。煬帝見裴矩獻馬，遂同了各院夫人、眾美人到翠光湖堤邊來看。左右將馬牽至堤上。煬帝仔細一看，只見那匹馬生得蹄促蹄高，竹批双耳，渾身毛片就如白雪剪成一般，真个是千金買駿萬里嘶風，無價之寶。後人有詩贊之曰：

寶馬權奇出未央。

雕鞍照耀紫金裝。

春。州。初。生。馳。上。苑。
鳴。珂。屢。度。章。臺。側。
徒。令。漢。將。連。年。去。

秋。風。欲。勁。戲。長。揚。
細。蹠。經。向。濯。龍。傍。
宛。城。今。已。獻。明。王。

又云

鴛。鴦。翹。白。齒。新。齊。
玉。勒。乍。迴。初。噴。沫。

晚。入。花。中。散。碧。蹄。
金。轡。欲。下。不。成。嘶。

楊帝看了滿心歡喜不住口的稱贊道果然好馬果然好馬秦夫人道此馬外邊的好毛片其實可愛但不知行步如何楊帝笑道毛片既好必定善走就如美

人一般容顏秀麗自然聰慧有才朕小時最愛騎射
因天下太平深宮安享這些弓馬之技都久生疎了
今日見此駿騎心下不覺有几分技痒待朕走試一
回與衆妃子看何如衆夫人未及答只見王義跪在

忠臣開口自然立及君

地下奏道胡馬新來未經操練不知馴烈陛下奈何
以萬乘之尊臨此不測之險以爲戲也場帝笑道朕
不比那些驕脆之主往常時在能如何烈馬也曾騎
過况今日御苑之中騎了耍子又是這樣良馬放一
響不過半里一里有何險處隨將身上的龍袍脫下

換了一件最輕軟五綵蟒龍的便衣也不戴金綵帽
只戴一頂軟翅紗巾脚下換了一双天藍軟底靴兒
拿了一根金鞭子便盤鞍上馬衆夫人慌忙取酒來
奉上說道陛下慢放馬且滿飲三杯助興楊帝歡喜
道拿來拿來隨接酒在手一飲而乾衆夫人又斟上
兩杯楊帝也不推辭俱笑嘻嘻的喫了喫完三杯兩
個牽馬的內相將馬緩上的領到堤中楊帝左手挽
定了繮韁夾膝夾緊韉轡右手將金鞭輕上在馬尾
上打了一衣那馬果然有些奇異見金鞭打下也不

自不凡騎在上面又平又穩及解人意要東就東要西就西毫不費人駕馭之心果然是一匹良馬朕自跑不見馳驟之狀你們宮娥中不拘是誰善跑的跑一回與朕看上下酒豈不妙哉衆宮人你看我我看你無一人答應湯帝笑上說道這苑中三千粉黛八百嬌娥難道就沒一個女中男子能騎馬與朕看朱貴兒在傍邊說道妾舉一人必能騎馬湯帝道你舉何人朱貴兒道薛治兒既善舞劍一定便會走馬湯帝聽了大喜道這不想得有理薛治兒正立在一旁請背

後聽見朱貴兒舉他跑馬慌忙走出來說道朱貴兒
專會攀人妾只曉得舞劍几時又會跑馬楊帝半笑
半耍的說道是人的伎倆都要在人前賣弄偏你會
的只說不會能的只講不能不罰你个爛醉你也不
怕隨叫左右取過一个頂大的犀觥來說道你若不
會跑馬便要罰這三巨觥酒這三巨觥酒終饒你薛治兒也笑上
說道妾若跑馬這三巨觥酒却是誰樂楊帝喜道你
在跑馬朕就飲此三觥何如薛治兒抖道推辭不得
只得說道跑馬不好萬歲與列位娘上不要見笑遂

把鳳頭弓鞋緊繫了一塊腰間又添束上一帶寶帶
徐七的走到馬前將一隻白雪般的纖手扶住金鞍
下邊也不踏蹬輕把身軀往上一縱早不知不覺
的騎在馬上場帝看了喜不自勝對衆夫人說道這
本上馬勢兒便是會騎的了朱貴兒所舉不差快拿
酒來我喫衆夫人忙斟一巨觴奉與場帝場帝因心
下快暢拿起來不多几口就喫乾了又叫篩一金杯
與治兒在馬上喫了壯胆好跑左右篩了遞與治兒
治兒接酒喫了又在內相手中取了金鞭連打几下

那馬就如飛一般跑去。冷兒也不錯絲繩。兩隻手只風。流。清。酒。涼。子。高。七。的。調。弄。那。根。金。鞭。坐。在。馬。上。左。顧。右。盼。百。般。樣。帝。多。矣。賈。俏。跑。盡。了。那。條。長。堤。也。不。用。手。兜。轉。只。將。身。軀。略。略。的。往。半。邊。一。斜。那。馬。就。折。回。頭。來。又。跑。起。先。場。帝。跑。時。那。馬。還。慢。不。知。怎。麼。冷。兒。騎。上。就。如。掣。電。一。般。場。帝。與。衆。夫。夫。遠。上。望。着。並。分。不。出。是。人。是。馬。只。見。上。邊。一。片。白。雲。下。邊。一。團。白。雪。飛。滾。將。來。一。霎。時。眼。也。不。及。轉。睛。馬。已。跑。到。真。不。會。家。不。也。將。近。面。前。略。把。双。膝。一。夾。那。馬。便。立。或。衆。勸。場。帝。看。見。敲。擊。大。笑。

道跑得好，跑得好，便要台家上前接他下馬，脚還未
動，治兒早已下馬，走到面前，湯帝將手遮住，說道：美
人走馬，最是奇觀。今日得了只匹良馬，恰又有美人
這般善騎，真可謂之雙絕也。衆夫人道：果然跑得可
愛。湯帝又道：朕跑時，還用手挽絲繩，你這小妮子，小
小年紀，是那裏學得韁繩，也不帶，只將身軀，婉轉跑
得，這等編躩，飛舞有韻，有致。治兒道：賤妾不過是遊
鱗舞燕，怎如萬歲有龍翔鳳翥之妙。湯帝聽了，一發
大喜。治兒又道：好不好馬，已跑了萬歲，還有這兩匹。

連自家便是三絕

答言妙

賜酒却是如何。湯帝道：誰賴你的，就斟來我與衆美
人斟上。湯帝接酒在手，說道：治兒走馬甚妙，衆妃子
也該賞鑑一杯。衆夫人道：妾等願陪說七笑七一雲
兒兩巨觴。湯帝早已醉將下去，因說道：治兒有伎不
獻，該罰一杯。貴兒薦賢不差，該賞一杯。二人醉了，又
各斟一杯奉與湯帝。說道：萬歲賞罰至公也。該慶賀
一杯。大家你纏我，我纏你，不多時，湯帝早已昏也醉
矣。正是

神迷佳麗，應難醒。

情帶溫柔，莫不昏。

休怪君王易沉醉

玉人試馬易消魂

眾夫人見楊帝醉倒了慌忙扶上香輿就近推到迎嘯
院房中去睡。此時日色西斜。眾夫人打點楊帝睡下。
又恐怕一時醒來呼喚。都不敢散去。就在外邊軒子
裏。或下碁。或彈琴。或飲酒。或說閒話耍子。只叫眾宮
娥在房中伺候。眾夫人總坐了一小時辰。忽然聽
得楊帝在房中山搖地動的吆喝起來。眾夫人各上
大驚。都慌跑入房中來。看見楊帝睡在牀上昏迷。
不醒。緊上的將兩手抱着頭。口中不住的吆喝打殺。

第二十二回

八

我也打殺我也。衆夫人慌做一堆，世上前問道：陛下爲何這般驚悸，腸胃昏七迷七，一毫也不明白？只是叫打殺我也。衆夫人嚇得手腳無措，只得差宮人飛馬來報與蕭后。蕭后聞信，登時飛輦來看到了牀前，連問救聲，俱不答應。只是叫打殺不住。蕭后看了一陣，只得傳懿旨，宣太醫院火速來看。衆內相領旨不敢怠慢，頃刻間即將一個太醫令宣到面前。那太醫姓葉名元，爲西京人民積德，醫術原是大醫院。一個吏員因緣事，遂將元明白，用藥如神，故漸入陛下。

太醫院令當下朝見過蕭后，隨即進房，先將煬帝面色一看，次即將兩手脈細七把過，因奏道：「聖主六脈平和，惟陽明經數而且急，這聖恙非小感，亦不是內傷，又將兩手抱額，以臣看來，定是夢寐中受了驚魘，頭腦之中作痛，故如此叫喚不住，只消用安神止痛湯服數劑，自然無事。」蕭后道：「既如此，可快用藥來。」巢元方退出院外，忙配了一劑煎藥，送入院來。蕭后也不托人親自煎了來，與煬帝喫。煬帝此時十分昏沉，只是叫痛，那裏曉得喫藥。蕭后沒法，只得與衆夫人

扶起煬帝輕飞的灌將下去。真个藥用當而通神。那
消半個時辰。煬帝忽然醒轉來說道。打殺我也。蕭后
忙扶着說道。陛下請甦醒。誰人敢打陛下。煬帝睜開
眼。看見蕭后坐在牀面前。因說道。御妻我好苦也。蕭
后見煬帝漸也明白。忙叫再煎藥來。眾夫人忙命集
元方撮了二劑流水煎來。煬帝喫了二劑。便恍然明
白。說道。痛殺我也。几乎與御妻等不得相見。蕭后問
道。聞陛下好好的飲酒而睡。爲何忽然疼痛起來。煬
帝道。朕因酒醉昏睡。去忽夢見。武。法。出。生。得。第。

惡異常。手執大棒。不由分說。照腦門打一下。打得朕昏暈。几死。如今雖掙扎轉來。只是頭腦之中。還如破了的一。般痛不可忍。蕭后道。夢中被打。不過是虛驚。非真有之事。陛下寬心靜養。這疼痛自然就止。隨又叫巢示方用藥止痛。湯帝這一病。早驚動了文武百官。一個一個都到西苑中來問安。聞知是夢中被打。傷腦無甚大事。總各散去。不一日。滿東京。都紛紛揚揚。宣傳此事。却說狄去邪到了東京。訪得這個消息。心下甚是凜然。又細問湯帝病頭之日。恰正是去邪

見鼻之日驚得癡呆了半晌方信道鬼神之事毫厘不爽因此把世情都看得冰冷遂一意往終南山訪道正是

鬼神指點原精妙

只奈愚人識見粗

若把世情都看破

道門已是半工夫

狄去那在終南山修道後來果然得了大事這是閒話林題却說湯帝在酉苑中一連疼痛了七八日方經全止這一日病好了蕭后與眾夫人都來稱賀湯帝因問道前日朕初病時在夢中昏七迷七就如成

丟一般再不能發醒來不知是與那人的藥總得救
轉蕭后道虧了太医令巢元方他一着了便說陛下
六脈和平沒有別病只是夢中被魘頭腦疼痛連忙
用安神止痛之藥只一帖陛下就恍然明白煬帝道
有這樣神醫就曉得是夢中被魘難得難得遂傳旨
叫宣來重賞左右方總去宣忽見段達捧了一道表
章來奏煬帝接表展開一看乃是麻叔謀的奏疏上
面寫着

開河護臣麻叔謀稽首頓首奉表於

皇帝陛下臣自奉命開河日夜催督丁夫不敢
少懈賴皇上洪福齊天今幸掘至寧陵縣地方
功已成十分之七不期臣拮据過勞積久成病
今忽患頭痛一日昏暈數次不能料理事務伏
乞陛下另選良臣代臣之任庶不有誤河工以
辜聖望臣不勝待命之至

元、自、股、股、同、一、體、故、耳、

楊帝看了大驚道麻叔謀如何也病頭痛河工既開
了十分之七怎生又換得他人正在躊躇間只見左右
已將巢尤方遣送至巢尤方跪下楊帝慌忙俯伏朝賀

拜畢湯帝說道朕夢中暴患頭痛賴卿妙藥得安此
功不可不報遂叫近侍取自金百兩黃金五十兩綵
段十疋白璧一双以爲賞賜巢元方辭謝道聖休天
佑微臣何功之有敢受這般重賞湯帝道酬勞之意
不必過辭巢元方謝恩受了正要辭出湯帝忽想起
道麻叔謀也是頭痛何不卽着此人去醫倘醫好了
也省得一番更換遂對巢元方說道開河都護麻叔
謀今日有表來奏說他也頭痛不能開河朕望河工
甚急卿可奉旨前去一醫七好了朕當另有陞賞巢

元方道君父之命焉敢辭勞遂領旨而出到家裏收拾了行李藥物隨即起身望寧陵縣來到了界口早有人報知麻叔謀麻叔謀知他奉旨前來不敢輕慢自家又動身不得隨央令狐達出來迎接不多時令狐達將巢元方邀入營中此時麻叔謀病在牀上不能出來只得叫請進房內去看巢元方到了房中將麻叔謀兩手麻細一看了便說道老先生的貴恙有些奇怪。雖然。是。外。感。但。所。感。却。不。是。尋。常。的。風。寒。暑。濕。以。學。生。據。脈。息。看。來。乃。是。又。虛。偏。矣。鷓。鴒。風。所。吹。邪。氣。入。於。

頭顱不曾弊得散藥如今又轉入胸臆所以老先生
頭痛而致七昏七暈麻叔謀聽見說出爲鬼風所吹看
着了他的病源連七點首稱說道老先生真神医也
原來麻叔謀一夜在星月之下審視河道忽見林子
中放出一道光來他心下疑有寶物出現遂撇了跟
隨意獨自步入來看到了林子中間看時光到沒有
只見一羣鬼坐在石頭上相對而哭麻叔謀看見喫
了一驚又不敢忙七走出只得將身閃在石崖傍邊
窺聽少頃只聽見衆鬼嗚七咽七的說起話來這个

色

第二十二回

三

道我一个好七墳墓都被麻叔謀那奸臣挖去教我
大男小女都無處棲身那個道我齊上整七的屍骸
被麻叔謀那殺才弄得七零八落不得周全這個也
恨麻叔謀那個也怨麻叔謀嚇得麻叔謀抖衣而顫
魂不附體又立了一會忽見一個鬼說道此人離此
不遠我們何不拿他出來殺了以報此仇又可絕其
後患衆鬼齊哭道爭奈他奉着皇帝勅命還有一年
陽壽不盡因此殺他不得那個鬼怒道就殺他不得
拿出來痛打一頓也可以出氣衆鬼都道說得有理

此鬼大福

遂一齊走起來要拿麻叔謀。麻叔謀見衆鬼來拿，嚇得胆戰心驚，魂魄俱無。又沒處躲避，只得捨着性命往林子外亂跑。總跑不上十數步，忽一陣陰風沒頭沒臉的吹來，陰風中啼七哭七，有無救的鬼魂來捉拿。拿得真快嚇得他骨軟筋酥，大叫一聲，早昏倒在地。幸得跟隨人役在林子外聽得麻叔謀叫喊慌忙跑入來，看見麻叔謀暈倒在地，只得扶回營中，用滾湯灌醒。麻叔謀醒來，恐失觀瞻，不好說是被鬼迷了，只推偶然頭痛昏暈起來。今日却被巢元方看出病根，故連

聲稱贊神醫正是

小人識見一何愚

病入膏肓猶自誣

不是神醫明看破

誰人知被鬼挪揄

不知巢元方看破病源畢竟用何藥調治且聽下回

分解

第二十三回

陶柳兒盜小兒

既中門阻諫秦

詞曰

花酒迷魂，簪淺坑人，惟利為深。多少貪夫圖富，
 貴斷頭折骨，寒心但顧一身。快樂管誰冤恨，沉
 沉莫道尤關。可嗚呼言上帝遙臨，若要掩他
 天下目，只銷几箇黃金。聞弔斯民慘禍，潛然涕
 淚難禁。

右調何滿子

第二十三回

豐步

說話麻叔謀被巢元方看破病源連稱神醫因問道
學生賤恙老先生已洞見肺腑肝但不知何藥可以療
治巢元方道貴恙乃鬼風所射比他症不同須用初
生的嫩羊羔蒸熟伴了末藥日日啣他凡次方可除
根若單用藥餌恐怕沾了陰風又要復發麻叔謀聽
了大喜隨叫左右到民間去尋取羔羊一面治酒款
待巢元方就留在營中居住真是妙藥通靈一連啣
了兩三日便也不頭痛也不昏暈竟自照舊起來行
走巢元方見病好了便要辭別回京復命麻叔謀不

敢久留隨整酒送行又厚七的備了一副禮相謝巢
元方喫了酒受了禮一逕回京而去不題却說麻叔
謀自從醫病喫慣了羊羔遂每日家做成了个定例
一日之間必要殺上几隻小羊方殼起初伴藥喫循
不覺其妙後來藥喫完了竟將五味調和起來更覺
東坡製法想本于此
香甜肥嫩美不可言每日叫庖人整七煮爛用大盤
子盛到面前自家親用筯子細七剖碎而喫因滋味
甚美又替他起个美名叫做合酥齋日日尋買羔羊
的或城或鄉無處不到因此麻叔謀好喫羊羔的名

聲轟動了遠近，先還要差人去買，後漸有人來獻，麻叔謀因好啣他，要邀買來獻的人心，故此凡是獻羊的都厚償其價，該一賸就與他兩三倍，這些鄉村小民因有厚利，無一處的羔羊不尋將來獻，只因這一件口腹之好，就驅動了數千人奔走，正是

饕夫貪口腹

小人爲利役

彼此皆有求

如何得知足

只因麻叔謀好啣羊羔，又惹出一件事來，不知坑了多少性命，原來這寧陵縣有个下馬村，中有个陶

家這陶家有弟兄三人，大哥叫做陶柳兒，二哥叫做陶柳兒，三哥叫做陶小壽。弟兄三人皆是不良之徒，專幹些雞鳴狗盜的事業。手下養着無數的好漢，都能飛簷走壁，不論遠鄉近村，但是富豪之家，都是他們的。好買賣，靠天地保佑，也是他兄弟們造化。做了一生盜賊，並不曾被人看破。你道為何原來他家祖墳上的風水甚好，曾有高人題破道：

詩記甚佳

水暗流，山暗過，下邊有个賊龍臥。沙不場，風不播，任是神仙識，不破只嫌水口露。刀峰若要殺。

人便、有禍、

陶家因得了這個風水，故此整年屢月，弟兄們輪班
出去做生意，再沒些風吹草動，因此日積月累，竟做
了個大富之家，不想麻叔謀來開河，這條河路一毫
也不偏正，正的要往他祖墳上穿過，弟兄們着了忙，
日日焦愁，欲要去求免，王侯家凌寢，也不知挖去多
少，如何肯免他家，欲要行兇阻撓，又是朝廷的事情，
如何拘得他過？千思萬想，再沒一個好法兒，可以解
得，忽打聽得麻叔謀好啣羊羔，鄉民都尋了去獻陶

柳兒因想道：麻叔謀既好喫羊，我們何不將上好小羔兒蒸几隻去獻？若賞價時，我們只是不要；今日也獻明日也獻，也久矣，又不要賞他，必然歡喜，然後將真情告他，或者可免也。未可知。陶小壽說道：我聞得麻叔謀是小人，貪而無厭之人。他門下獻羊的一日有上千上百，那裏就稀罕？我們這儿隻，就是不要賞几隻羊，能值得多少銀錢？他便歡喜，就替你改易河道。陶柳兒道：依你這樣說，難道一个祖墳就是這樣束手待斃？憑他挖去，好友也要設个法兒去求他一番。

拿羊去獻，雖值不多，或者投其所好，他一時歡喜起來，也不見得小壽兒道：「若要他歡喜，除非是天下都絕了羊種，只是我家裏有方，終能殺。」弟兄二人，你一言我一語，只管爭執起來。陶柳兒全不理論，只是低了頭想。陶柳兒道：「大哥，你爲何聲也不做？」陶柳兒道：「非我不做聲，我正在這裏想主意。」陶柳兒道：「想得甚好主意麼？」陶柳兒道：「你二人之言，俱各有理。若不拿羊去獻他，却沒個入門之路。若真個拿羊去獻他，几隻羊能值得多少？怎能殺得他歡喜？」小壽兒道：「依大

哥却怎生區處椰兒道麻叔謀既好喫羔羊必定是
個貪圖口腹之人我聞得人肉至美何不將三四歲
非此則不能免夫亦有所迫也的小孩子尋他
幾個來斬了頭去了足蒸得透熟煮
得稀爛將五味調和的絕精絕美拿去當羔羊獻他
他喫了見滋味好想着甜頭自然歡喜要來尋我們
那時與他鬼譚熟了再隨機應變或多送他些銀子
或拿捏他的短處要他護免祖墳却不怕他不肯兄
弟你道我的主意何如二人拍手打掌的笑將起來
道好計好計真有鬼神不測之妙椰兒道此計若妙

便事不宜遲，柳兒道：「須今夜尋了孩子，安排端正，明日絕早獻去。」趕他未啣飲食，方妙。小壽兒道：「有理有理。」三弟兄計議定了，遂叫手下几个黨羽去盜。那些有王、段、總、做、得、小、人、人都是偷雞摸狗的英雄，一個一個都有盜狐白裘手段，叫他去盜小兒，一發是尋常之事，真个是甕中捉鱉，手到擒來。去不多時，早偷了兩個，又肥又嫩，三、四歲的小孩子來。他三兄弟得了孩子，便拿出狠心活，滴上的將來殺了，把頭脚丟開，不用骨頭，俱細七剔出，身上的好肉切得四四方方，加上五味椒料，連夜

安排的噴香爛熟。次早起個絕早，用盤盒盛了，陶柳兒騎了一匹快馬，竟望麻叔謀營中而來。正是：
要保自家宗祀，
誰知天道無多遠。
却教別個子孫殃，
保得墳存身亦亾。

陶柳兒到了營前，見過守門人役，即將肉獻上。這營前因日日有人獻饋，門上人也不作難。就一面叫人拿了進去，一面拿出個簿子來，問道：你叫甚麼名字？快說了好登簿。陶柳兒道：小的乃鄉下小人，又不是尊客來拜，爲何要上門簿？那門役笑道：上了門簿，老

爺好來回拜陶榔兒道休得取笑端的爲何門役道
上了簿子好便領賞此時天色早獻羊的還少再過
一歇來的人衆那个記得許多陶榔兒道原來爲此
小人乃下馬村人叫做陶榔兒那門役遂依着寫在
簿上二人正說話只見營內走出一個人來問道方
纔獻熟羊羔的人在那裏門役遂指着陶榔兒說道
這不是問他怎的那人道老爺叫他門役道叫他做
甚那人道那个曉得遂將陶榔兒帶了入去陶榔兒
暗喜道此人有几分着鬼了原來麻叔謀絕梳洗畢

正要喫飯，忽獻進羔羊來，遂就着盤子，拿到面前去。喫只見香噴噴，肥膩膩，鮮美異常，就是龍肝鳳髓也。知味不過如此。麻叔謀恣意飽食，十分歡喜，因問道：「這蒸羔羊是誰獻的？」這等香美可愛，快叫他來問，故有人出來叫他。陶榔兒進得營來，看見麻叔謀慌忙叩頭。麻叔謀問道：「你是那裏人，叫甚名字？」這羊羔如何蒸得這等甘美？陶榔兒答道：「小人叫做陶榔兒，就是這寧陵縣下馬村人。聞知老爺愛喫羊羔，故蒸熟獻上。聊表小人一點孝敬之心，但恐鄉村庖治，不堪上用。」

麻叔謀道羔羊雖日有人來獻但無這等滋味難
爲你費心了隨叫左右取過三兩銀子來賞他陶榔
兒忙辭道小人原要孝敬老爺這厚賞決不敢領麻
叔謀道賞以酬勞自然該的你爲何不受陶榔兒道
若領了厚賞就不見小人的孝敬了麻叔謀道你既
不受賞我若再要時就覺有些不便陶榔兒道老爺
若不嫌粗小人情願日日獻來孝敬若要賞賜小人
就是圖利了到轉不敢來獻麻叔謀道難得你這一
片好心怎生消受既是執意如此也罷到後來再

一、纔謝罷，遂將銀子收回。陶柳兒見麻叔謀收回銀子，到轉上前，磕一個頭，說道：「謝老爺，擡舉麻叔謀，笑起來道：『世上有這等的好人，你明早必須要來陶柳兒道。』」這人只怕這人有既蒙老爺擡愛，安敢不來說罷。遂收拾了盒子，欣然回去。正是：

香餌不虛投

貪夫容易動

既已受其私

自然爲他用

陶柳兒回到家中，與柳兒小壽說知此事，弟兄都喜不自勝。遂日日去偷盜小孩子，蒸熟了來獻麻叔謀。

自喫慣了孩子，便覺那些羔羊都無滋味，凡有人來

的，都一概謝絕不受，只將陶榔兒獻來的盡心受用

拿起酒杯都言相拜豈獨一叔

一日三三日九麻叔謀只爲貪這些口腹，到與陶榔

麻也

兒做成了，一個相知，但是陶榔兒來時，必定要留茶

留飯，營門上也沒人攔阻，任他走出走進，一日麻叔

謀說道：難爲你日日送來，我甚不過意，你又不肯受

賞，我又一日缺他不得，你何不將這個烹庖法兒教

了我的廚役，也免得你日日奔波，我又喫得安心，豈

不兩便？陶榔兒道：小人情願日日蒸來，老爺不必掛

心麻叔謀道我如今在寧陵地方開河你好送來再
過幾時我開到別處去你如何送得許多羊到捨得
一個蒸羊的方兒到恁般捨不得陶榔兒道不是小
人捨不得只是這方兒有些干係說破了若提防不
密不獨小人有禍就是老爺也有○事○不○可○知幾分不便麻叔謀
笑道一個蒸羊方兒又不是殺人做賊怎麼連我也
不便陶榔兒道老爺便與不便小人也不得知只是
小人委寔不敢說破麻叔謀道你若不說連許多時
送蒸羊的好意思都是虛了陶榔兒沉吟了一歇說

曹上

道老爺畢竟要小人說須求退了左右麻叔謀笑道

鄉裏人不知世事這等胆小胆便小只合殺人因對左右說道也罷你

們就都出去看他說些甚麼左右連忙避出陶榔兒

見衆人都出去便把眼揉一揉假作悲傷先哽上咽這一哭白少不得

咽的哭將起來麻叔謀道我問你蒸羊方兒你爲何

啼哭陶榔兒含淚說道老爺那有蒸羊方兒只有个

蒸小孩子的方兒麻叔謀聽見蒸孩子便大驚失色

道怎麼蒸孩子陶榔兒道實不敢瞞老爺前日初次

來獻的就是小人親生的兒子親生子想是要開捐今年纔滿一歲因聞得

老爺喜與羊羔故假充羊羔來獻後來家中沒了其餘都是各鄉村偷盜來的麻叔謀道胡說小孩子可是輕易殺的我不信你謊言陶椰兒道小人怎敢在老爺面前說謊偷盜的人家姓名小人都有一本帳教語不準捏得定其人也記得清七白白就是孩子的骨體現今都在老爺如不信只消差人去看便知麻叔謀聽見是真心下也有几分驚惧因說道我與你素不相識又無統屬你何苦幹此慘毒之事取悅於我陶椰兒道小人的苦情到此田地也隱瞞不得了小人一族有百十餘丁

人口都共着一所祖坟。這祖墳曾被仙人題破，甚是靈驗。若墳上動了一塊磚、一塊土，小人合族便或災或病，害得七損八傷。只從新收拾恰好了，方纔免得。今不幸這祖墳恰在河道界限中間，這一掘去，小人合族百丁料應都是死了。欲要懇求老爺，苦于無門而入。故小人情願將幼子殺了，充作羊羔，以爲進身之地。今僥天之幸，得蒙老爺青目，也是千載奇逢。只求老爺開天地之心，將河道略委曲得三五丈地，便放了小人合族百十餘條蟻命。說罷，又嗚土的哭。

在地麻叔謀心中暗想道此人爲我害了許多性命
也是絕後之計若不依他又是怕得揚揚又思孩兒不依也是亡命之徒拚着一死
一頓倡揚起來真有几分不便又想着小孩子的滋
味甚美若決絕了便再喫不成因說道保護祖墳便
要違背聖旨實是難事但念你情意十分殷勤不得
不爲你保全了只是這羔羊羔我須缺他不得陶榔
兒道老爺旣肯開恩真是重生父母這羔羊羔小人
便蹈湯赴火也要日日尋來上獻麻叔謀大喜隨叫
左右進來暗令傳令與衆丁夫下馬村地方河須橫

開一曲不許挖動陶柳兒的祖墳正是

既忍食人子

何難背君旨

東海掘波濤

不足贖其歿

陶柳兒既得保全祖墳便千恩萬謝的辭出回到家
中與柳兒小壽說知弟兄三人欢喜不盡只是每夜
裏竭力去偷盜孩子來報恩先叫人去偷一時偷不
來便自家去偷先只在近村去偷近村偷完了便遠
村去偷或招窮人偷了來賣或着人四處去賣可憐
寧陵縣以至睢陽這一略鄉村市井三四歲的小孩

子也不知被偷盜了多少這家不見了兒子那家
失脫了女兒處上合冤村上抱怨初僧不知下落後
訪知是陶榔兒盜了獻與麻叔謀都恨不可言也有
到縣中告狀鳴冤的也有到郡中公呈出首的也有
約齊了眾人打到陶榔兒家中的被害之家紛上穰
穰陶榔兒着了忙只得求麻叔謀做主麻叔謀大怒
道几个百民焉敢如此橫行莫說偷孩子沒有形迹
便弊了几个孩子待要怎麼便叫拿帖子到郡縣中
去講郡縣都曉得麻叔謀是湯帝的寵臣誰敢不依

第二十三回

七

只得轉將這些告狀的百姓拿去打的打夾的夾問

罪的問罪弄得哭聲遍地怨氣冲天正是

天下只權勢 為官誰得情

明知冤與屈 猶自重加刑

衆百姓受苦不過大家齊天說道我們兒女被他盜去

弊了還要受筮楚問罪天哩理近皇帝遠郡縣不公難容郡縣料敵他不過

何廷鳴冤可歎可歎

除非到皇帝面前則鳴冤方得个明白就拚一次也說

不得了遂三三五五都相聚往東京去告御狀麻叔

謀聞知此信心下也有几分悔意駭怕爭氣騎在虎

肯上。下來不得。只得忍着肚痛。收拾了一百金。下兩封書。一封差心腹家人。黃金窟。到東京來。細縫此事。因分付他道。虎賁郎將段爺。現爲中門使。掌管四方章奏。他與我平素交厚。你可將此書。并禮投上。就說寧陵縣百姓。要阻撓河工。妄造誣言。毀謗上官。今進京來。告御狀。求段爺千萬爲情。不要奏上。段爺若承應了。我就將天下的孩子。嚼完了。這些百姓。也沒法奈何。黃金窟領了主人之命。連夜望東京而來。到了段達私宅前。先將空書投上。段達接書。看知來意。又見

寫着白金千兩，便將黃金窟叫入後堂。黃金窟見了段達，忙磕了一個頭，隨將白金鋪在地下，說道：「家爺因一路民刁，開河甚難，久失脩候，今聊具代儀，些些須以表敬意。」望老爺笑納。段達道：「你家老爺開河辛苦，我時常相念，正愧無以爲情。如何到以厚禮見惠？就是書中所說的這些小事，你老爺與我們這等相厚，自然要用情。如何好收禮的黃金窟道：「薄禮不足展敬，望老爺勿乖。只是這些刁民，若得重處一番，便是老爺的厚恩了。」段達想，「想一想，說道：「代若不受禮物，你

老爺到轉疑心我且權收了你回去多拜上老爺
管放心開河前去凡事都在我身上莫說幾個百姓
的卸狀包、倒了就是泰劾的表章也不與他傳上黃金窟道
若得如此感恩不淺段達一面叫人收札一面叫管
待黃金窟酒飯一面打發回書黃金窟領了回書竟
到寧陵縣來回覆麻叔謀不在話下遲了兩日只見
寧陵與睢陽的百姓亂紛紛上都到東京來御狀就似
雪片一般都是告麻叔謀畜養大盜陶榔兒偷盜孩
子作羔羊蒸喫一路被盜孩子三五千人白骨如山

第二十三回

古

慘莫可言。伏乞追究等情。段達收了御狀，隨叫衆百姓來審道：麻爺乃朝廷大臣，焉肯爲此慘毒之事？皆是你這起刁民，要阻撓河工，故造此誣言毀謗。衆百姓道：小人們乃窮鄉下邑的百姓，又無墳墓田地，與河道相礙，何苦要阻撓大工？小人們只爲自家的兒女受此慘禍，故來鳴冤。段達道：胡說。需三歲的孩子，日間必有人看管，夜間必有父母同宿，如何得能家家偷去就偷了？三五千人的這等誣言，不問可知。若不嚴治，刀風愈長，遂不由分說，將衆百姓每人毒責四

十解回原籍開罪正是

世法險如地

人心慘莫言

乾坤空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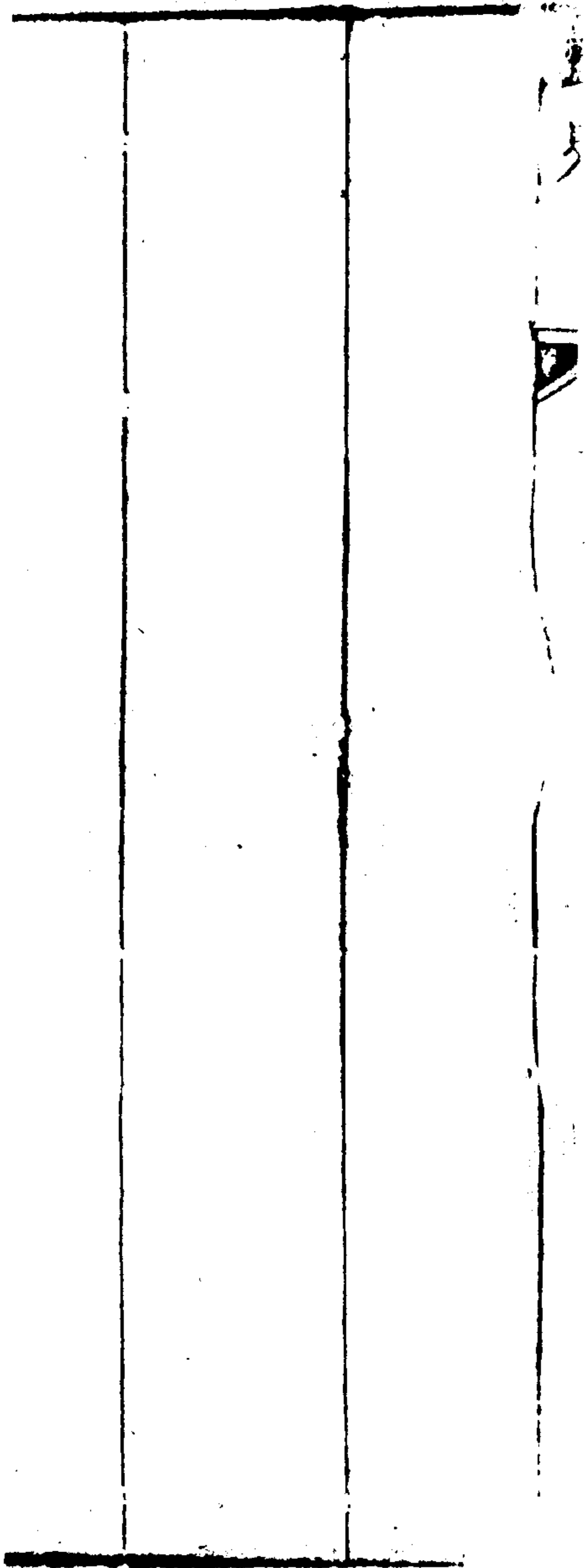
無處吐民冤

不知衆百姓，畢竟如何結，身且所作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七

...



第二十四回

司馬施銅刑俱佞

偃王湯國寶愚奸

論曰

盡道小人奸狡偏予獨笑他疑。日。向。利。名。尋。處。
 路。昏。心。認。作。便。寬。不。得。希。賢。帝。聖。自。甘。為。魅。為。
 魍。一。伎。倆。竿。頭。進。步。机。開。雪。重。塵。是。一。旦。奸。雄。
 都。使。盡。憑。誰。保。骨。留。皮。回。想。從。前。富。貴。可。憐。能。
 几。何。時。

右調何滿子

第二十四回

話說段達自受了麻叔謀的賄賂，便不管好歹，到將那些告御狀的百姓，每人痛打四十押回原籍問罪。可憐衆百姓有屈難申，只是叫天叫地的啼哭。一路上也不知死了多少。麻叔謀聞此信，大喜道：處得痛快心下，一發沒了忌懼，遂日夜叫陶榔兒去偷孩子。陶榔兒先還暗去，去偷後來得了志，竟明去搶劫，毫不在意。一邊偷來，便一邊蒸熟去獻舊時的骸骨，還掩藏了，恐人看見。如今竟四下亂投，全不駭怕。衆百姓無可奈何，只得家裏打一個木櫃，把孩子鎖在

中間大家圍繞着守保得。日無事，便與學家歡喜，六親皆來慶賀。若稍疎虞，就被論去。百姓們苦莫能言。打聽得令狐達爲人耿直，只得約齊了衆人來見令狐達，將這些苦楚下情細細哭訴一番，求他轉達勸止。令狐達見了，甚是不忍，因說道：「這事情我盡知道，時常相勸，他那裏肯聽。除非上疏奏明，又恐怕傷了同官體面。今旣到這田地，也說不得了。你們好七回去，我明日卽上本替你們鳴冤。衆百姓大喜拜謝，退出不題。却說令狐達真寫了一道表文，細細開列

麻拐謀的過惡叫人暗七齋到東京來上誰想段達

一千兩銀子大有用

受了賄賂竟高七閣起並不奏聞令狐達等不見消

息遂一連上了三疏就如石投水中全沒些影響欲

要到京面奏却又不肯離任心下又氣又惱遂暗上

叫人將小孩子的骨襯收藏在一處以爲後日証見

正是

九重一有私人蔽 便似天關叫不開

收骨且畱功罪案 待他不幸一齊來

按下令狐達收藏骸骨不題却說這條河道挖至離

陽界只若要一直掘去就連城郭人民都要掘壞若
要回護此城便要迂迴二十里路麻叔謀倚着聖旨
在上那管甚麼人民竟一直定了界椿剛上從城心
中挖過慌得滿城百姓兒啼女哭郡縣官員又不敢
稟城中豪富之家聞知麻叔謀殘忍而貪大家遂共
察了三千兩金子送他要回護此城只恨無个進路
却說麻叔謀一日正催督了夫忽左右報道前邊大
林子中有一所古墓闌路不敢輕挖乞鈞旨定奪麻
叔謀親自來看只見墓旁立着一碑上鐫着宋司馬

華元之墓麻叔謀道亡國之臣管他做甚遂叫丁夫挖去。繼挖得七八尺深便是一間石屋。屋中有漆灯明亮照見裏面的棺柩。帳幔都宛然如新。麻叔謀驚訝道。宋到如今二千餘年如何還不爛壞。忽一陣風來。再看時早已化成灰燼。只有正中間四四方方一碑。這碑挺然不壞。麻叔謀忙走到面前去看。原來是二个小石碑。見上有兩行石銘說道。

睢陽土地高

竹木可爲豪

若也不迴避

奉贈二金刀

麻叔謀看了這道都是惑人的詐言，何足深信。可盡
情挖去，衆丁夫一齊動手，不多時將一間石屋，竟挖
成了一條河路，相去睢陽城，止有十數多里。此時日
已昏黃，麻叔謀還要催督人夫，連夜挖去。忽然一陣
麻木，渾身困倦，起來慌忙退入營中，去歇息。到了牀
上，還不曾合眼，只見一個使者，綠衣花帽，忙走將來
說道：大王在殿上立召將軍，有事商議。麻叔謀恍惚
之中，不知所以，只得起身，隨他前去。忽到一處宮殿，
魏王儼然一王者之居。那使者竟將麻叔謀領到殿

前麻叔謀擡頭一看，只見殿上早有一人坐在中間，怎生模樣，但見：

面方耳大，眼細眉長，一雙手長垂過膝，三縷髯低壓於臙，眸子飛日月之光，肩臂聳虎龍之勢。衣袞龍之絳綃，非王卽帝，戴進賢之冠冕，乃聖乃神。

麻叔謀見威儀嚴肅，不敢玩視，慌忙拜伏於地。那王者亦起身答禮。麻叔謀拜罷，那王者說道：「寡人乃春秋時宋國襄公奉上帝之命，坐鎮此土，已經二千年。」

矣。今汝主爲遊佚開河，便要挖傷城郭，寡人不得不爲民守護。故請將軍來商議，若能保全此城，則滿城老小皆荷將軍之厚德矣。麻叔謀道：「此事乃皇上之命，小臣不過奉旨効力，怎敢擅易河道？襄公道：「就是護城亦非寡人私意，蓋因上帝有命，此地五百年後當篤生王者，建萬世之業，豈可因一人荒佚遊樂之故，到把一條真正龍脈穿鑿壞了？」麻叔謀道：「大王爲理襄公及友友行說五百年後王者，便要回護城池。當今天子之命，却教小臣何以違背？」正說未了，忽見左右報大司馬華元

各七五、二十四回

五

要進見。襄公叫宣，不多時左右引入一人，身穿紫羅

袍，頭戴金幘，頭生得穠眉廣額，鬚卷如亂，面貌十分

形像便令人異

兇惡。參拜過襄公，便指着麻叔謀問道：「此何人也？」襄公道：「此乃阿摩差來開河的麻都護司馬，可與相見。」麻叔謀便要上前施禮。華元全然不採，轉身對襄公說道：「臣聞此人乃奸佞之徒，不當加以禮貌。」襄公道：「寡人因要他回護城池，故屈體相待。」華元道：「護城之事，他曾允否？」襄公道：「寡人再三致上帝之命，他只是推辭不允。」華元道：「臣原曉得他乃愚昧之人，止此。」

財好利，虐害小民，那裏知上帝之命，主上只該嚴刑

重法，治小人，要如此加拷打他，方纔知惧。若以禮相待他，一發在

妄起來，襄公點首道：「司馬之言有理。」因問道：「拷打刑

法，不知何者最苦？」華元道：「他刑雖重，但止傷得皮膚，

此人心術不正當，以銅汁燒滾，從口中灌入，叫他腸

胃俱爛，此為第一。」襄公依允，遂傳旨道：「眾武士何在？」

只見階下擁出兩班武士，怎生打扮：

柳絲包巾，抹額，茜紅短襖，隨身黃金罩甲，起魚

鱗，挺帶，腰間束緊，惡剎不殊，厲鬼猙獰，好似

兇神一聲吆喝便拿人皮骨盡成齋粉

衆武士一齊出來稟道大王有何使令襄公道麻叔謀不遵上帝勅命汝等可將銅汁燒化灌他腸胃衆武士齊以喝一辟頌旨遂一陣跑上殿來將麻叔謀不由分說橫抱倒曳的扯下階去把衣冠選剝一個乾淨下邊止存一條褲子遮体又將徑寸粗的麻索將他撈在鉄柱之上拿一把大鉄勾將銅汁燒得沸滾一個武士拿起來就要去麻叔謀口中直灌赫得麻叔謀魂飛魄散就如殺猪一般連声吆喝道大王

痛快

饒命願保城池衆武士那裏管他死活見他叫得緊
兜嘴便是兩掌還虧襄公道且住聽他叫些甚麼衆
人稟道他叫道饒命願保城池襄公道他既願保城
池且放他轉來衆武士領旨方纔把繩子解了麻叔
謀掙得起來渾身上早已撈得麻七木木半响行動
不得襄公又叫將衣冠還他麻叔謀雖穿了衣服然
心胆俱已嚇碎走上殿來那裏還敢之乎者也本來面目俾陛
下道微臣竟直上的跪在地下說道情願回護城池
共望大王饒命華元看了笑道這樣愚人只等刑法

臨身方纔駭怕。襄公道：「既肯回護地脈，也就罷了。隨叫請起。」麻叔謀走起來，慌忙，便要辭出。襄公道：「你既肯護城，便是有功之人，當賜你黃金三千兩。若再執迷不悟，這次拿來，性命不能保矣。」隨叫前使者照舊送出。麻叔謀因心慌胆怯，只要脫身，那裏敢細問。連聲喏喏而退。及走到外面，心漸放了，便想道：「上。岸。思。財。小。人。故。能。明明許我三千兩金子，如今却在那裏？」因問使者道：「方纔大王說的金子，想是叫你拿着，使者笑道：『誰拿金子？』麻叔謀說道：『方纔大王明明說當賜黃金三千兩。』」

兩如何賴得沒有使者又笑道將軍不要忙這金子
有个下落麻叔謀道有下落却在何處使者道都在
睢陽百姓家明日就有人來獻麻叔謀道百姓獻的
如何當得你大王人情使者道這叫做陰注陽受因
陰間注定了陽間總有人送來麻叔謀猶不醒悟還
只管金子長金子短的絮聒使者道將軍且不要問
金子那些武士又來拿了麻叔謀聽見武士來拿又
噤了一驚猛然驚醒却是南柯一夢上雖醒了形神
顏色自覺憔悴了一半痴上呆上過了一夜到次早

方。趁起來只見家奴黃金窟帶領着兩個大抬了兩個油罈悄悄上的走到面前說道這二人乃睢陽城中百姓忠於河傷損城池合城豪富之民止有一百八十戶共湊了黃金三千兩情願獻與老爺求老爺開恩回護此城小人不敢自專故引這兩個爲首的來見老爺那兩個百姓跪在地下慌忙磕頭說道求老爺天恩救合城的性命麻叔謀心下驚訝道果有三千兩金子則昨夜之夢不可不信想起夢來又怕見了金子又喜不由他不要保護城池因對二人說道

爲你們要安局到叫。我違背聖旨。我若不依。又說我
挑法如今往西南穿去罷。只是造化了合城的百姓
那兩個百姓聽見肯了。便連上磕頭道。蒙老爺天恩
真是萬代陰功。麻叔謀道。依便依了你們。只是不許
在外面胡講。快去罷。兩個百姓道。蒙老爺厚恩。感佩
不盡。還敢講些甚麼。遂叩頭而出。麻叔謀見百姓去
了。遂叫黃金窰將黃金一罈一罈的拿進裏面。打開
一看。果然是

纍上赤氣驚貪眼

鑿上精光動欲心

試問古來名利客 凡人到此不情深

麻叔謀既受了黃金，遂傳令將睢陽城中的界橋拔去，却將河道改往西南，轉七折七而掘，只掘過了趙村，方纔照舊向東流去。這二透迤足遠了有二十餘里。令狐達見麻叔謀改易了河道，又聞知受民間黃金，心下恨怒不過，又寫了一道奏疏，叫人去上爭。奈以達把持定了，半字兒也不能到湯帝面前。麻叔謀曉得了一發放肆起來，一路上橫行無忌，並不將令狐達放在心上。一日挖到彭城地方，又有一座大

墳攔路四圍松柏森七十分茂盛麻叔謀看了隨問
鄉民來問道這是何人的墳墓鄉民道遠近相傳都
叫他做偃王墓但不知是何代帝王麻叔謀道自周

叔謀愾氣 命遇吉日許多神道

漢以來並沒有甚麼偃王想是分封的親王了不要
管他可盡力掘去衆丁夫得令一齊動手掘掘下去
三四尺便挖不動麻叔謀道一介泥土之地又無石
塊如何挖不動再不用力的細打四十衆人聽說要
打便大家沒性命的舉起鐵鋤往下亂築不築猶可
築狠了只聽得下面錚七有聲大家慌忙住手觀看

原來是一所生鉄鑄成的墳墓十分堅固任百般錘打毫無能動麻叔謀看了道你們不要亂打雖是生鉄鑄成也須有門尋着了門便容易打了衆人沿着鉄墓挖將下去向東南角上果然露出兩扇石門用手推時裏面却閉得緊上衆人便要將鉄鋤去雖打麻叔謀忽想起太盜仙的石墓百般難打俱不能開後來還是以禮拜求方纔開了今又見是一所鉄墓料不是尋常陵寢必定有几分神氣難打決定無用遂叱退了衆人獨自一個走到墓前來看了一會

沒法區處，只得朝着墓門，淚上一揖，禱祝道：「我麻叔
謀奉旨開河路，遇仙堊，不能前進，伏乞尊神降鑒，此
乃朝廷之事，開放墓門，容某別選高原遷葬，道愧庶
為兩便，禱祝罷。」忽見兩扇石門，輕上閃開，麻叔謀滿
心歡喜，往裏一看，只見內中天光雲影，朗然透亮，不
似墓中景象。遂舉步走將進去，却也作怪，總走進去
那兩扇門兒，早依然閉上。跟隨衆人見麻叔謀拜開
了墓門，走將進去，忙來跟時，墓門已閉上多時。衆人
慌做一團，說道：「明七兩扇石門開了，怎麼老爺總走

更奇

光景大奇

進去却又閉上，這分明是被鬼迷了。青天白日，如何有這樣靈鬼，這進去多凶。少吉，怎生區處？也有用錐鑿打門的，也有用石頭撞墓的，大家亂做一堆，不題。却說麻叔謀進得墓門，四下一看，原來不是墳墓，却是一條白石砌成的大路，兩邊都種着絕高的杉樹，樹外便是粉牆圍繞，往前望去，隱々約々，就如官闕一般。心下雖有几分驚疑，却見這等齊々整々，便也不甚駭怕，遂信步往前觀看，走不上五七十步，只見兩個青衣童子對面迎來，說道：「麻將軍如何此時

總來假玉、金、銀、候多時、小麻叔謀着驚道、仙童何以知
我姓氏、二童子笑道、當朝貴人如何不知、麻叔謀又
驚又喜、遂跟定童子向前走來、過了一道石橋、便望
見門樓不多時、早到了宮前、只見殿閣、巍、上、十分弘
麗、怎見得、但見、

朱門隱、上、紫闕沉、上、琉璃瓦、耀、日、輝、星、珠、琳、梁、
衝、雲、壓、漢、春、飄、合、殿、九、重、深、烟、鎖、飛、甍、千、丈、起、
巍、然、煥、然、錦、綉、模、糊、莊、如、肅、如、珠、玕、錯、落、翠、息、
擁、陛、分、明、乃、天、子、宸、居、金、馬、當、門、果、然、是、帝、王、

宮闕

麻叔謀隨了二童子直到殿前童子說道將軍少待
容進去通報童子去不多時只見正殿上許多侍衛
簇擁着一位貴人出來那貴人頭戴着一頂通天玄
冠身穿着一件大紅袞服垂纓佩玉明明是一個王
侯氣象麻叔謀望見如是偃王忙剝身下拜偃王也
答半禮拜罷偃王傳旨叫賜坐麻叔謀道大王在上
微臣焉敢坐偃王道有事相託請坐了好講左右隨
取過一顆錦墩放在旁邊麻叔謀依旨坐了偃王說

道寡人不幸這所陵寢適當河道之中將軍奉旨開
河其權在手若能爲寡人保全寶山岳之大幸也麻
叔謀欲要承應恐怕迂曲河道日後難回旨意欲
要不允又恐怕像宋襄公一般發起怒來討不沒趣
正沉吟未及答候王又說道將軍不必踟躕寡人也
不虛勞將軍若肯保全當以一非玉則則叔謀未必至寶相酬隨傳旨叫
取寶來送與將軍只見左右將一個四四方方的朱
紅盒子拿到麻叔謀面前麻叔謀打開一看却是一
方玉印上面刻着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个篆字乃

死此一着最毒

非玉則則叔謀未必

是帝王傳國受命之寶也。麻叔謀接寶在手，因說道：大王聖諭，非臣不遵，但恐得罪於當今皇上。今既蒙大王再三分付，微臣雖死，亦當竭力保全。但只是這顆玉璽，乃帝王傳位之寶，小臣何以克當？偃王道：此寶非輕易可得，必有天下者方纔能遇。今日送與將軍，將軍可好收藏。後日自有應驗。麻叔謀大喜道：小臣能常保富貴，已爲僥倖。如何敢有他望？偃王道：將軍雖不望，然此乃天數，決不能逃。當再三保惜，此刀乃之兆也。麻叔謀道：微臣愚蠢，不知刀乃是何緣。

故偃王道此乃天機安可說破將軍但準備受用明
歲自然便知麻叔謀滿心歡喜忙拜謝受了玉印就
要辭出偃王道將軍公冗在身不敢久畱但所托墳
墓萬望保全麻叔謀道大王請安心小臣回去卽叫
丁夫照舊築完偃王道若得如此感將軍之德多矣
仍復叫兩個童子送將出來纔走到廊下只見許多
官吏在那裏造冊籍麻叔謀問童子道這些人造甚
麼冊籍這等慌忙童子答道造的是天下盜賊的冊
籍麻叔謀道方今天下太平那有盜賊要造冊籍童

子道數日之前上帝有旨道新天子五年後當立先
要着盜賊群起殺戮一番然後大定故要造冊籍以
便稽查麻叔謀既得了國寶又聽見說新天子五年
後當立心下暗上歡喜道莫非我有天子之分遂走
進廊房將那些造成的冊籍拿起來一看只見上面
一處一處寫得甚是分明上寫着

楊玄感起兵於黎陽

翟讓起兵於瓦崗寨

劉元進起兵於晉安隋稱皇帝

劉武周起兵於山後

林士弘起兵於豫章

朱燦起兵於南陽僭號楚帝

汪華起兵於新安

羅藝據守於幽州

李子通起兵於海陵僭號楚王

高開道據守於北平

張長孫據守於五原

邵江海起兵於岐州僭號新平王

周桃據守於上浴

楊士林據守於山南

徐圓朗據守於兗州

薛舉起兵於金城僭號西秦霸王

楊仲達據守於豫州

張善相據守於伊汝

王要漢據守於汴州

郭子和起兵於翰林僭號永樂王

王德仁起兵於鄴僭號太公

李義滿據守於平陵

暴公順據守於青萊

竇建德起兵於河間僭號長樂王

淳于難占據於文登

徐師順占據於任城

蔣弘度占據於東海

王須拔起兵於定恒僭號漫天王

杜威起兵於淮南僭號吳王

王薄據守於齊郡

蔣善合占據於鄆州

李密起兵於洛陽僭號魏公

左才相起兵於齊郡僭號博山公

田留安據守於章丘

張青據守於濟北

臧君相據守於海州

馮益據守於高羅僭號總管

梁師都據守於朔方僭號大丞相

殷恭遠據守於舒州

周法明據守於永安

苗海潮據守於永嘉

孟海公占據於曹州號錄事

周文舉據守於淮陽號柳葉軍

梅和巖據守於宣城

鄧文進據守於廣州俚酋

楊世略據守於循潮

冉安昌據守於巴東

甯長真據守於鬱林

蕭銑據守於江南

麻叔謀看了大驚道：「如何有許多盜賊，眾官吏說道：『這能几个，還有許多未曾造完。』」麻叔謀還要再看，二童子說道：「天色晚了，不宜騷鬧。」麻叔謀只得依了童子，走出不期，纔走到門前，忽然一陣陰風撲面捲起，只見陰風中有無數小孩子的鬼魂，一齊擁來，說道：「麻叔謀那裏去，還我命來。」麻叔謀看見嚇得魂不負，體，這正是

奸人不畏天

殺人當見戲

第二 執紼與王相逢

却從何處避

不知聚孩等魂魂將麻叔謀圍住連見如何脫身且
聽詩詞分解

天子無道無道無道

秦皇焚書焚書焚書

緜陰兩岸垂楊茂

紅袖千行錦纜繁

麗勝西池羞穆主

富於牛斗笑張拳

君王豈不欣欣樂

只是斯民實可憐

却說麻叔謀纔走出偃王的闕門忽見陰風裏有無數
小狹子的鬼魂擁將來討命麻叔謀嚇得面如土

色心胆俱碎幸虧兩個童子將他扯到一間屋裏

到此時手忙脚脫矣

道且躲一躲再作區處麻叔謀着了忙急忙往裏便走走得進來童子就開上了門原來這間屋沒有窗牖透亮裏邊竟是黑暗的一毫也看不見那些小鬼魂赶到門外見門開了就守着門亂叫麻叔謀還我命來麻叔謀驚慌道這些小冤家怎生得去我几時方能回營童子道將軍不要慌這裏邊有一個方便門兒送你去罷麻叔謀道門在那裏童子道這裏來遂將手拽着麻叔謀的衣袖而行麻叔謀心下又

慌屋內又黑，老又不平在裏面走，一步跌一跌，童子說道：開了門，將軍就快跑，不要被他們看見。又抄近路來，趕麻叔謀道：「這個不必囑付，若有一線生路，我自然就急。」跑了童子道：「如此方好。」遂跌上，倒上，將麻叔謀領到一層門邊，一個童子把門扇曳開，一個童子卽攔腰望外一推，說道：「還不快跑，更待何時？」麻叔謀因內中黑暗，不曾防備，被童子這一推，隔門限，翻跟斗，一交跌將出來。那兩扇門兒早已雙上閉上，麻叔謀因怕鬼魂來，趕着了忙，也不敢看，是何處人。

起來，忍着痛就往前跑，還未嘗動脚，只見許多人擁將來，一齊吆喝道：「好了，老爺出來了！」麻叔謀又嚇了一跌，眾人慌忙扶起，再擡頭看時，方認得是自家的一跟隨人役，心下纔稍止放了，然着這一驚，却也不小。心下就如擂鼓一般亂跳，痴也呆也，寧定了半晌，神情方纔清楚。再細看時，乃知就是墓門之外，心下暗想道：「又不是半夜三更，又不是做夢，如何朝廷一個臣子青天白日，明心着鬼，因問道：『我入墓去，你們怎麼不跟隨進來？』」眾人道：「老爺拜墓時，叫小人們走開。」

及墓門開時老爺脚纏進去那門隨即閉上小的們
急上趕到已無路可入小的們着了慌用錐鑿門將
石打墓毫厘莫想得動慌忙了這一日也不曾住手
幸老爺吉人天相又重生出墓麻叔謀思量一歇曉
得是神明靈驗不干衆人之事遂不追究因傳令道
這鉄墓料難開掘可照舊用土填好另定河道衆丁
夫聽了令到將鉄墓從新收拾好了麻叔謀回營安
息了一夜到次日起來另畫了一條河道往正南上
邊去迂回有一里之遙方纔照舊向東開挖麻叔謀

因受任日久在路耽延恐怕湯帝見罪過了彭城遂
不分晝夜的開掘正是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因一路
無辭不月餘竟把這條淮河做通渠麻叔謀見河
工已成滿心欢喜遂一面寫表飛奏湯帝一面檢點
人夫序功請賞初起手丁夫原是三百六十萬人今
止剩得一百一十餘萬早死凶傷損過二百五十萬
人節級隊長原是五萬人今止剩得二萬七千人已
灰也過二萬三百餘人其餘供飲食老幼婦女更上
星也剩不上二三萬人這一場河工總算將來共成

凶過天下將三百萬人正是

賢君聖主爲民悲

殺一無辜便不爲

何事坑人三百萬

止圖几日宴遊期

胡芦提請功古令皆然

麻叔謀見凶太多便不開報名數只胡芦提請功請賞又分出令狐達在淮揚收拾未了的殘工自家便乘驛連夜進京面見煬帝復旨煬帝大喜道淮河旣通廣陵可安然而遊矣卿功殊不小也麻叔謀道此皆陛下福德所致鬼神效靈小臣不過效指掘奔走之勞何功之有煬帝道河旣挖完可卽引水入淮

以看深淺何如。麻叔謀領了旨，依舊帶衆丁夫，將孟津口一頓掘開，果然孟津的水勢比內河高有幾次。口一掘開，那水便翻波作浪，滔天的往內河奔來。自河陰、大梁、汴梁、陳、留、睢陽、寧陵、彭城，一直向東，竟達于淮。不兩日，清波蕩漾，早成了一道一條有源有委的淮河。正是

治水禹王力
共爲千載利

開渠湯帝功
仁慘不相同

湯帝見河渠已成，喜不自勝，遂召集群臣商議道：「河

渠既成便要打造龍舟不知多少隻款方殼供用承

相宇文達出班奏道頭號龍船須造十隻以爲陛下

此工所費又不貲

與娘上的行殿二號龍船須造五百隻與十六院夫

人并衆美人嬪妃乘坐以備陛下不時的遊豫其餘

雜船須造得一萬隻方殼這些中官及應役有司來

往之用場帝大喜道卿言甚有條理不知誰人可當

此任宇文達道黃門侍郎王弘此人勤慎多才若一

意委任自能不日奏功場帝依允遂批旨着王弘就

江淮地方製造頭號龍船十隻二號龍船五百隻雜

船一萬隻錢糧各州縣取給限三月完工工完日另行陞賞王弘領了旨意不敢怠慢忙到江淮地方發文書各郡州縣派造龍舟也有造三百隻的也有造二百隻的也有造一百隻的俱照州縣大小分開那州縣官員又照上中下戶派與百姓也有大戶一家造一隻的也有中戶三五家共造一隻的也有下戶幾十家共造一隻的紛七派開爭奈龍舟要造得富麗每一隻動徹要上萬的銀兩方能造起可憐衆百姓就是上戶能有多少銀子如何設朝廷的用度中

戶下戶一發不消說起這江淮一帶地方一家也一
戶戶無一人不受其禍或是凶家或是破產或是賣
男賣女坑害得萬民百姓十室九空王弘沒有甚麼
善處之法只一味嚴刑重法追逼衆百姓的膏血或
遲了限期或欠少錢糧或製造不工拿將來也不管
有力無力都打得皮開肉綻要他限日完工可憐衆
百姓成此相繼慘不可言正是

君王一有欲

便是萬民災

莫詭能舟麗

都從膏血來

眞个是饒作人心似鉄怎當官法如爐衆百姓雖然窮苦禁不得今日拷明日打沒奈何去剜心割肝連夜製造不上三四月十隻大龍舟五百隻中龍舟一萬隻襍船俱造得齊七整七王弘造完了龍舟忙奏知煬帝煬帝大喜隨叫排宴在龍舟上帶領文武百官發駕望汴渠而來一來看河道二來看龍舟三來就賞勞這些有功諸臣不多時駕到了汴渠煬帝細細將河渠一看只見碧波初漲一色澄鮮水勢滌洞蕩漾一望渺然無際眞个是千秋之利後人有詩舉

道淮河之堤田

在曲沙灣一千里

道上隱七接江都

隋家天子今何在

春水依然送舳舻

煬帝看了十分歡喜又駕登龍舟原來這頭號龍舟

長有二十丈闊有三丈正當中造三間大殿殿上起

樓七外造閣殿後又造一層後宮四圍都是圍欄曲

者後想矣

檻窗戶玲瓏壁間畫以金玉裝飾五綵圖繪錦幙高

張珠簾掩映真个是金碧輝煌精光燦燦後人有詩

單道龍舟之妙曰

卷

第二十五回

七

蜀史

牙作帆檣錦作纜

蘭為櫓機桂為橈

繁華不信人間有

疑似龍宮蜃氣高

煬帝看了又看愛了又愛說道真个造得精工富麗

大稱朕心隨命排宴君臣共樂因蕭懷靜有獻議之

好一班亡國功臣

功麻叔謀有開掘之功王弘有造船之功宇文達有

贊相薦賢之功俱親自賜酒三鍾又每人賜黃金百

兩彩段十疋又勅吏部加陞一級四人謝過恩然後

與眾臣同入席飲酒君臣們歡飲到半酣之際宇文

達忽說道龍舟製造得富麗非常實千古所無臣只

慮太長太闊，就如宮殿一般，高撐不動，檣搖不動，槳
划不動，未免濡滯，不能前進。煬帝道：如此却怎生區
處？王弘道：不消陛下費心，臣已將蜀錦製就錦帆，趁
風東下，何愁遲緩。煬帝道：錦帆之製最妙，但須有風
纒好。若使無風，却又奈何？王弘道：臣籌之熟矣。已曾
將五色綵絨打成錦纜，繫在殿柱之上，倘若無風，便
叫人夫牽挽而去，就像殿之有脚，何怕不行。煬帝聽
了大喜道：卿真有用之才也。又賜酒三杯。王弘卑了
酒，又說道：錦纜雖好，臣但恐人夫牽挽不甚美觀。陛

丁何蓋羞人往吳越地方荒，至，此，無，後，不，思，矣，選取十五六歲的女子打
扮做宮妝模樣無風叫他牽纜而行有風叫他持楫
透船而坐陛下憑欄觀望方有興趣也楊帝大喜道
此議更妙但不知要選多少女子方殷王弘道一船
有十條錦纜一纜須用十名女子十纜共用一百名
女子十隻大龍舟共計要選一千女子方纔足用楊
帝笑道這樣一隻大船百十名采媚女子如何牽得
他動除非再添些內相相幫纔不費力王弘道用女
子牽纜原要美觀若添入男人便不韻矣若慮女子

牽挽不動，臣還有一計。湯帝道：還有何計？王弘道：古人以羊駕車，亦取美觀。莫若再選一千嫩羊，每纜也是十隻，就像駕羊車的一般，與美人相伴而行，豈不美哉？不知聖意以爲何如？湯帝大喜道：卿言深得朕心。但選女作何名色？王弘道：名須陛下御定。湯帝道：錦纜就如龍舟的殿脚，美女要他牽纜，就叫做殿脚女。何如？衆臣一齊應道：好一个殿脚女，最相宜也。湯帝遂一面差高昌幾個得力的太監，往吳越地方選取美人一千，充作殿脚女；又一面令有司選好毛片

的嫩羊一千隻以備牽纜高昌與各有司俱領旨而
去。煬帝復同群臣盡情歡飲只喫得大家沉醉。煬帝
方總傳旨令百官散去。衆美人嬪妃見煬帝有幾分
酒意，忙上扶上玉輦回宮。煬帝雖有些酣乚之態，因
心下快暢，還支持得住。在輦上一路兒與衆美人只
是嬉笑耍子。車駕纔到半路，只見黃門官攔街奏道：
有洛陽縣令差人進貢異花等旨。煬帝聽見貢異花
遂帶酒傳旨叫取花來看。黃門領旨隨將花傳與宮
嬪。宮嬪捧到玉輦上。煬帝睜開醉眼，模乚糊乚的一

看與那花止有三尺來高種在一個白玉盆裏花
朵兒生得鮮秀可愛外邊是深上的紫色裏邊却潔
白如雪膩上滑上就如美人的肌膚一般十分可愛
偏有許多奏趣之物
幾絲細上的紅心兒直深合在着裏葉圓而長枝柔
而翠凡是一個蒂兒上面都是兩枝花香氣醜馥侵
人楊帝看了大喜隨叫摘下一朵親手拿到鼻上去
嗅原來楊帝此時已有八分醉意未免昏上思睡不
想這花奇怪嗅了一嗅酒氣便醒去一半再嗅一嗅
就恍然清醒起來竟不思睡楊帝又驚又喜道這花

原來能醒酒醒睡因將差人叫至輦前問道此花有何好以獻來與朕差人奏道這花香氣耐久一沾人衣。但。經。數。日。不。散。香。氣。又。能。醒。酒。又。能。醒。睡。有。此。幾。種。奇。處。故。敢。上。獻。煬。帝。心。中。暗。想。道。果。然。如。此。靈。驗。又。問。道。叫。甚。麼。名。字。差。人。道。此。花。乃。嵩。山。塢。中。采。來。因。與。凡。花。不。同。又。有。幾。種。奇。異。隨。卽。進。貢。實。不。知。名。煬。帝。道。這。花。方。纔。迎。着。朕。輦。而。來。又。都。是。雙。桑。既。沒。有。名。朕。卽。替。他。取。一。个。就。叫。做。合。帝。迎。輦。花。罷。遂。傳。旨。厚。賞。差。人。又。勅。吏。部。加。陞。洛。陽。令。的。官。職。正。是。

不論爲臣忠與佞

只須有術致君歡

洛陽令尹無他計

一朵花枝博好官

煬帝將迎輦花拿在手中連嗅几嗅便覺宿酒俱醒
神情爽快心下十分愛惜不忍去手不多時駕到了
西苑衆夫人接住問道陛下今日賜宴群臣慶賀龍
舟定然君臣歡飲如何歸來全無酒意煬帝說道朕
已大醉不期路上適遇洛陽令獻一種奇花朕只聞
了几聞不覺酒都醒了衆夫人道有這等奇花隨問
花在何處左右忙從輦上移將下來衆夫人看了見

鮮妍香媚與群花大不相同，你也喜，我也愛，稱贊都不絕口。這人道：「此花待賤妾養去，包管茂盛。」那人道：「這花等賤妾澆灌，方得新鮮。」眾夫人都要奪這花管。湯帝笑，說道：「這花眾妃子都不可管，惟一人管了。」方纔相宜。眾夫人問道：「那个管便相宜？」湯帝四圍看，一看，將手指着袁寶兒，說道：「非此人不可。」眾夫人聽了，都氣不分道：「賤妾等偏不可管，如何獨袁美人管了？」便相宜。湯帝笑道：「眾妃子不要怪，袁寶兒原長安進貢來，御車的這花，朕取名叫做迎筆花。御車女

管了迎輦花，豈不相宜。遂叫袁寶兒將花領去。又分付道：這花苑中無第二顆，你既做了司花女，便要看看好了。袁寶兒領旨，愁上的笑着，把迎輦花移了進去。由此滿苑中都叫他做司花女。正是：

君寵益嬌態

君憐無是非

花枝能几許

自覺有光輝

袁寶兒自司花之後，便日日摘一枝兒拿在手裏，到處跟定。楊帝、煬帝因花能醒酒醒睡，時時離花不得。便時上離袁寶兒不得，因此袁寶兒更加寵幸。次日

蕭后聞知非移復來賞玩。楊帝喫到半酣之際，說道：「朕得此花，就如得了一種仙丹。」蕭后道：「爲何却像仙丹？」楊帝笑道：「此花喫醉了，聞一聞便醒，喫得一千鍾的，量便喫得二千鍾。此花聞了，再不想睡，受用了一百年，連夜裏弄將來，便是二百年。豈不是一種仙丹？」蕭后笑道：「這等說來，能飲酒不睡的，便是神仙了。」楊帝又笑，說道：「長享富貴，不是神仙。那裏更有神仙？」二人說罷，笑，飲酒甚飽。楊帝忽想道：「洛陽近地，便有這等奇花，邊防外國，豈無異寶？或者外國欺我中。」

明日須細查一番倘有奇怪之物帶去江都助興豈不美哉次日遂坐便殿宣百官來問道這兩年爲何外國不見進貢宇文達奏道陛下不問臣也不敢奏聞往時大宛進名馬高昌貢寶劍珠玉犀象絡繹於道近年只因遼東高麗反了不曾征討故各國看樣都漸山不來進貢陛下若要外邦照前納款除非討平了遼東方可轉壓諸蛮夷之心楊帝大怒道遼東高麗不過是近邊小國有何狡謀輒敢抗逆天朝不

來進貢若不大發精兵搗平巢穴何以彰中國的天
威遂傳旨着兵部選練兵馬候御駕擇日親征旨意
方纔傳下只見班部中閃出一人姓劉名炫俯伏在
地奏道方今河道初完船工纔罷東南民力已竭若
又興動兵馬天下豈能支也伏望陛下洪天地之量
爲四海惜民力若慮遼東不服只消遣一能言大臣
前往安撫彼高麗小國自然向化何煩大動人馬揚
帝道遼東反了雖然事小爭奈西北一帶胡夷都看
樣不朝若不征勦中國的面面安在劉炫道就要征

勦也。只消遣一員良將，何必苦勞御駕。揚帝道遺將，
與師往，上虛費無功。朕若親臨，自當搗平。一勞永逸，
豈不妙哉。劉炫道：陛下親征，固是勝筭。但六軍一動，
便要天下去徵兵，徵餉。臣恐這些剝削傷殘的窮百
不由此者姓，一時支持不來，逃亾散失，恐所必至。若再加追捕，
那時相聚為盜，為賊，禍害不小。今秦東不貢，不過是
疥癬之憂，如何輕本而務末，伏望陛下三思也。揚帝
道：祀樂征伐，乃天子之大事，如何省得。況且徵兵徵
餉，國家自有常例，何須又去騷擾。朕意已決，卿勿多

二十五回

西

言劉炫再要奏時只見宇文達奏道陛下要親征自是聖天子英武正名分的作用然劉炫愛民亦未爲不是臣有一計可以兩全場帝道卿有何計可以兩全宇文達道陛下少不得要遊幸江都依臣愚見莫若以征遼爲名以幸江都爲實也不消徵兵也不必徵餉只須先發一道征遼的詔書播告四邊只說聖駕不日就至却遣一員良將少帶兵馬前往遼東虛張聲勢彼遼東小國聞知聖駕親征自然革面陛下只銷坐在江都受用此一舉又不糜了天朝的名分

又不必緊攬首魁不知聖意以爲何如煬帝聞奏大喜道卿言甚是有理就依卿所奏而行遂一面收回選練兵馬的旨意一面差中官催選殿脚女不日就要征遼正是

朝廷自不修文德
尺土一民爭不得

邊境偏思服遠人
錦宮綉闕已成塵

不知畢竟如何征遼且聽下回分解

五卷總評

狄之邪。敢入深穴。及聞白王甫。怒與嵩。
陽。老人。譚。便。肯。棄。官。品。多。舉。義。斬。
然。果。是。一。條。漢。子。
擊。大。鼠。一。段。似。涉。妄。誕。然。天。地。不。火。
何。所。不。有。雖。不。必。深。信。亦。不。必。深。疑。

二十五回

三

開河慘後也。麻叔謀慘人也。以白王甫
君。華司馬。襄王。偃。王。事。顯。於。終。
威。奸。人。而。阻。攔。河。道。之。有。何。難。乃。黃
如。許。周。旋。如。許。作。用。正。可。保。自。家。境。
墓。可。見。象。數。所。至。天。子。威。節。所。加。
淫。神。明。之。不。能。撓。也。

陶柳兒有人用當羊羔美酒麻姑
謀之。便保全墳墓。麻叔謀有一
千兩黃金做人情。快段遠之心。便
在甲奏不上。百姓甘受其村。令旅
蓬字做宦家。事事大率類些。少膠
穀息。

薛治見舞初免精。苑馬復韻。固
異女子也。

錦帆之制。名。破。結。名。難。著。伯。公。
多。為。訓。然。就。事。論。事。之。自。風。流。
可想。

近。筆。花。獨。賜。寶。之。場。高。一。貴。

金瓶梅詞話

第二十五回

...

...

...

...

...

新刻金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卷

第二十六回

虞世南詔題詩

王。令。言。知。

詩曰

彼蒼萬事有安排

不必憂疑不必猜

曼倩冷訊皆贅語

長沙熱淚亦空哀

苑中風景猶相待

殿上絲綸尚欲裁

不辨琵琶泄天意

被人看破不歸來

却說煬帝准了宇文達的奏議遂以征遼為名遂幸

第二十六回

江都爲實一面差人催選殿脚女一面命翰林院官
艸征遺詔書各官領旨而去煬帝退回後宮與蕭后
查點帶去的宮女宮中查點完了又到西苑來查點
只等殿脚女一到便要起身次日翰林院官艸成征
遺詔書先來呈稿煬帝看了不其中意發下去重作
翰林院官一連更改了几遍俱不中煬帝之意煬帝
心下不悅因說道翰林院許多官員就沒个出類的
才人作一道好詔書震歷華夷遂帶了袁寶兒自到
觀文殿來要御製一竹簡誇耀臣下誰想弄時容易作

時却難湯帝拿起筆來左思右想再寫不下去思想
了一歇剛寫得三四行拿起看時却也只平常不見
有新奇警句心下十分焦躁遂把筆放下立起身來
四下裏團團走着思想袁寶兒在旁邊看了微笑
道陛下又不是詞臣又不是史官何必如此費心湯
帝道非朕要自家費心爭奈翰林這些官員就沒有
一個有真才學的能當此任袁寶兒道翰林既負虛
豈獨翰林名或者散官中到有場帝道若要有除非在古人中
去尋遂將手到書架上要翻古人的文集來看不期

二十六回

二

信手抽出一本，却不是古人，就是當今秘書郎虞世南的文集。楊帝見了，又驚又喜道：「几乎忘了此人。」袁寶兒道：「此人是誰？」楊帝道：「此人乃越州餘姚人，就是翰林院學士虞世基的兄弟，叫做虞世南，現任秘書郎之職。此人大有才學，這本文集就是他的著作。只因他爲人，不隨和，安得應遷不肯隨和，故此數年來，並不曾陞遷美任。今日這道詔書，須宣他來面試一番。隨叫兩個小黃門去宣虞世南，立等西苑見駕。」黃門去不多時，隨將虞世南宣至。原來虞世南生得風流儒雅，爲人沉靜。

寡欲自小兒無書不讀又且記性超人但讀過的書便終身不忘下筆才思湍飛泉湧如有神助只是生性兒有些古怪好的是方正怕的是詭隨與虞世基雖是同胞弟兄在世基以諂諛官居清要他却甘守下僚絕不起一個夤緣的念頭每日只是讀書作文取樂而已後來湯帝被宇文化及弑了并要來殺世基世南再三抱持痛哭情願以身代死宇文化及說道我只殺奸臣不殺好人必不肯聽竟把世基殺了唐太宗登極之後曉得虞世南爲人正直又有文名

遂起為弘文閣學士，言必行，計必聽，竟成了大唐一代的名臣，正是。

佞臣只道為官易，誰料為官佞有殃。
何似良臣隨分去，有榮無辱享名長。

又云

十年不調盡嫌遲，君子胸襟若不知。
只待萬紅零落後，青丘方顯雪霜枝。

按下後話休題，却說虞世南見了煬帝朝賀畢，煬帝便說道：「近日遼東高麗恃遠不朝，朕今親往征討。」先

要州一道詔書播告四方見得遠東外國抗逆天朝
法在必征爭奈翰院衆官連州几道都不達意朕思
卿才學兼優必有妙論以彰天朝威武故召卿來可
展淵雲妙筆爲朕一州虞世南道微臣非才止可寫
風雲月露何堪宣至尊德意揚帝道不必過謙遂叫
黃門另將一個案兒擡到左側首簾櫳前放下上面
鋪設了紙墨筆硯又賜一顆錦墩與世南坐了真个
是會家不忙虞世南謝過恩磨得墨濃換的筆飽展
開御紙也不思想直頭便寫那枝筆就如龍蛇一般

有才便

在紙上風行雲動，毫不停輟。那消半個時辰，早已抄成了一道征遼詔書。獻將上來，煬帝接了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大隋皇帝爲遼東高麗不臣，將往征之。先詔告四友，使知天朝恩威。並著之化，詔曰：朕聞宇宙無兩天地，古今惟一君臣。率夷雖限而來，王之化不分內外。風氣卽殊，而朝宗之歸，自同邇遐。順則綏之以德，先施雨露之恩。逆則討之以威。聊代風雷之用，萬方納貢。堯舜取之，鳴熙一人。

橫行武王用以爲恥是以高宗有鬼方之克不
憚三年黃帝存涿鹿之征何辭百戰薄伐獫狁
周元老之膚功高勒蕤然漢嫫姚之大捷從古
聖帝明王未有不兼包胡蠻夷狄而共一胞與
者也况遼東高麗近在甸服之內安可任其不
庭以傷王者之量隨其梗化有損中國之威哉
故今爰整干戈正天朝之名分大彰殺伐警小
醜之跳梁以虎賁之衆而下臨蟻穴不異摧枯
拉朽以彈丸之地而上抗天威何難空慕犁庭

早知机而望風革面，猶不失有苗之格，尚得頑而負固，不臣恐難逃樓蘭之誅，莫非赤子容誰在覆戴之外，同一斯民，豈不置懷保之中。六師動地，斷不如王川三驅，五色親裁，聊以當好生一面。款塞及時，一身可贖，天兵到日，百口何辭。慎用早思，無遺後悔。故諫。

大業八年 月

煬帝細心看了一遍，滿心歡喜，大笑說道：「筆不停輟，文不加點，卿真奇才也。」古人云：「文章華國，今日這一

道詔書真足華國矣。此去平定遠東卿之功勞非小。久屈卿于下僚。明日卽當加陞。虞世南奏道：微臣浮芟之詞不足以壯天威。尚望陛下睿思裁定。煬帝道：卿不必適謙。就煩卿一寫。遂叫近侍將一道黃麻詔紙鋪在案上。虞世南不敢抗旨。隨提起筆來。端七楷楷而寫。煬帝因詔書作得啗意甚愛。其才要稱贊他几句。又因他低頭寫詔不好說話。此時止有袁寶兒侍立在傍。遂側轉頭來要對寶兒說話。不料頓絕轉。安得憐才者。尺如。過話還未曾說出。只見寶兒一雙眼珠也不轉。痴七

的。看。着。虞。世。南。寫。字。煬。帝。看。見。遂。不。做。聲。任。他。去。看。
原。來。袁。寶。兒。見。煬。帝。自。做。詔。書。費。了。許。多。吟。哦。搜。索。
並。不。能。成。虞。世。南。只。一。揮。便。就。心。下。因。想。道。無。才。的。
便。那。般。喫。刀。有。才。的。便。如。此。風。流。又。見。世。南。生。得。清。
清。楚。七。瘦。不。勝。衣。故。慙。七。的。只。管。貪。看。七。了。一。歇。忽。
回。轉。頭。來。却。見。煬。帝。清。七。的。看。着。自。己。若。是。寶。兒。心。
下。有。私。未。免。便。要。驚。慌。或。是。面。紅。或。是。踟。躕。只。因。他。
出。于。無。心。故。聲。色。不。動。着。着。煬。帝。也。只。是。慙。七。的。嘆。
笑。煬。帝。因。知。他。素。常。原。是。這。等。慙。態。却。也。不。甚。猜。疑。

不多時，虞世南寫完了詔書，獻將上來。煬帝看他寫的端嚴有體，十分歡喜，隨叫左右賜酒三杯，以爲潤筆。虞世南再拜而飲。煬帝說道：「文章一出才人之口，便覺雋永可愛，但不知所指事實，亦可信否？」虞世南道：「莊子的寓言，離騷的托諷，固是詞人幻化之筆。君子感慨之談，當別有商量。若是見於經傳，事雖奇怪，恐亦不妄。」煬帝道：「卿言大是。」朕觀趙飛燕傳，稱他能舞於掌中，蹁躑輕盈，風欲吹去，常疑是詞人粉飾之句。世上婦人，那有這般柔軟？今觀袁寶兒的憨態，方

信古人摹寫亦依稀彷彿不盡虛也虞世南道袁美

人有何憨態煬帝道袁寶兒素多憨態且不必論只

煬帝知寶兒實之次

今見卿揮毫瀟灑便在朕前注目視卿半瞬不移大

有憐才之意非憨態而何卿才人勿辜其意可題詩

一首嘲之使他憨態與飛燕輕盈並傳也見得這一

段光景虞世南聞言也不推辭也不思索走近案邊

飛筆題詩四句獻與煬帝煬帝展開細看上寫道

學回鴉黃朱未成

垂肩彈袖大憨生

綠愁却得君王寵

常把花枝傍輦行

煬帝看了大喜因對袁寶兒說道得此佳句添幾你
一篇詔書一首詩止換得六杯酒可款可款
注目一段憨態矣又叫賜酒三杯虞世南飲了便起

身辭出煬帝道勞卿染翰另當陞賞虞世南謝恩退
出不題却說煬帝先見虞世南艸詔稱旨心下十分
愛他便要加陞官職後因他題詩敏捷大勝於已忽
然又忌起才來故連金帛也不曾賞賜只說了兩句
好看話兒遂打發出來次日吏部不知就理聞得虞
世南艸詔有功煬帝御口許他加陞遂上一本說翰
林院缺待制學士推秘書郎虞世南煬帝看了也不

批允也不批不允只是留在閣中竟不發下正是

無才每被君王讚
不道君王又忌才

才與不才都見斥
朝廷東閣爲誰開

按下虞世南因煬帝忌才不得陞遷不題却說煬帝
有了詔書遂傳旨命幽州總管元弘嗣提兵三十萬
以爲前部先鋒直壓遼東境地就將詔書播告四方
聲言御駕隨後親征誓必討平高麗元弘嗣領旨就
在教場中點集兵馬糧艸前往遼東進發不題煬帝
又與蕭后商議道這一番遊幸乃新河道新龍舟朕

又新選一班殿脚女，必須叫樂人再製得一部新樂。方纔相稱。蕭后道：要新樂，必須陛下自譜一曲翻調，叫衆伶官演習。方有趣處。若叫樂人自製新煞了，還是這些常套。如何得中聖意？楊帝道：這也說得是。遂一面取酒來飲，一面叫朱貴兒、袁寶兒一班善吹彈的美人，都到面前，大家同喫了幾杯。將到微醺之際，却叫衆美人各盡所長，或是簫，或是管，或是箏，箏只檢新奇的吹彈了聽。楊帝却就中或一聲，或兩聲，但凡巧妙的都採取出來，奏成一曲。楊帝又倚着自家

識此三音律法，照着官商角徵羽的五音，太簇姑洗蕤賓林鍾的十二律細七，隨着邊疾緊慢抑揚高下，摹寫入譜，那消半日工夫，早已製成一曲翻調，突入公子，曲正是

治國偏無術

荒淫便有才

一聲翻調起

千古令人哀

湯帝製成翻調，遂叫衆美人將各樣樂器，照着譜兒奏起來，真個是絲清竹脆，管媚絃嬌，別是一番聲響。雖則是靡七之音，到其實流麗好聽。蕭后聽了，連聲

稱贊道陛下真聖人也能精通音樂如此煬帝大喜
又連飲了數杯卽叫近侍將新譜傳出叫樂人連夜
打出以備遊幸供用衆樂人領了旨意遂聚集一處
各分樂器連夜演習却說內中一個伶人叫做王國
風祖傳慣彈胡琵琶這一日領了旨意另抄出一個
譜兒日夜在坊中演習忽一日有事回家又恐怕演
習不熟就偷空兒在堂前把胡琵琶細心的彈演原
來這王國風有個父親叫做王令言原是有名知音
律的樂人只因煬帝嫌他年老遂退出不用這日正

養病睡在房裏忽聽得外面兒子彈琵琶之聲音律

與往日大不相同。嗟了一驚說道：大變大變如何。

○耳○聽○不○識○師○曠

有這樣聲調連忙跳起身來扶着病走到堂前問王

國風道：你這琵琶出了几時從何處學來？王國風見

父親問得古怪連忙答道：此曲出不上五七日就是

當今皇爺御製了要遊幸江都叫做翻調突公子曲

○一○奏○樂○人○向○能○悲○痛○社○真○令○尺○位

王令言聽了不覺嗚咽的哭將起來說道：先皇爺東

大○臣○羞○死

征西戰不知費了多少氣力方掙得這座江山不想

止享得二三十年便一旦要家亡國破也說罷兩眼

中淚如雨下。王國風慌忙止住，道：「此曲乃歡樂之詞，
父親聽了，爲何到悲傷起來？」王令言道：「你那裏知道。
此曲調雖歡樂，然聲音淫厲，不出二三年必有干戈，
起於四方，天下殺傷殆盡。此曲又乃宮聲，爲君之象，
宮聲往而不返，皇爺這一番遊幸，斷不能重轉東京
矣。你千萬不可從行。若要從行，定做他鄉之鬼矣。」說
罷，又號啕痛哭。王國風曉得父親洞達音律，見說得
剴切，也自着忙，因說道：「父親這話要謹慎，倘然皇爺
知道其禍不小，兒子只是不去便了。」王令言道：「我們

到無大禍只恐怕皇爺到有大禍王國風再三勸解
王令言方纔走了進去一邊走一邊猶含淚歎息道
好社稷忽然至此可惜可惜正是

天心莫道深難測
一曲新聲識者窺
試問當時憂國者
誰如野老淚先垂

王國風次日依了父親言語竟自托病辭退衆樂人
又選出一個補了演習不題却說湯帝急也要遊幸
江都，在宮中各色俱打點齊整，只等殿脚女一到便
要起身，連七差中官催促一日高昌忽飛馬來報道

殿脚女一千名俱已選到汴渠候旨親選定奪。煬帝聽了大喜道：「時日迫急，不必親選，就差你分派定了。」一纜十人，一船百人，一千殿脚女分派在十隻大龍舟上。有風時掛起錦帆，只叫他各持錢金蘭楫，遶船而坐。若是無風，便要牽纜而行，可忙忙教他習熟。其美惡符朕登舟之後，再加選擇。高昌領旨依舊飛馬而去。煬帝因諸事俱備，遂傳旨着越王一個守國，留一半羣臣輔助。又命禮官選了一個吉日起行。到了這日，煬帝同蕭后、龍章、鳳藻，打扮出一個天子家氣象。

共坐了一乘金圍玉蓋的逍遙輦，率領着十六院夫人、三千美女、無數宮嬪，都駕着七香車，圍繞在前。前後上衆內相，都是蟒衣玉帶，騎在馬上，左右隨侍。又因借征遼的名色，出門蓋輿，前面又有許多兵馬排列，真个是龍旂招展，鳳帶飄搖。從古帝王遊幸，那有這般富貴，後人有詩弔之曰：

帝王都有好風流

誰肯因荒便送休

衛有隋家慨天子

江山只換一遨遊

煬帝打點齊整，正要發轅，忽聽得輦前哀_{便不吉利}哭聲，場

帝世看時，只見一人俯伏在地，哭奏道：「奴婢送馬守忠，不見別人，却是西苑令馬守忠也。」楊帝見了，道：「好生看守西苑，不消送罷。」馬守忠奏道：「萬歲，蓋輿已發，料雖挽留，只望萬歲早還車駕。奴婢不勝願望，說不完便哽上咽上，腮邊淚如雨下。」楊帝道：「朕偶然遊幸，何必這般傷悲？」馬守忠道：「奴婢想萬歲造這一座西苑，窮年屢月，千工萬匠，也不知費多少心机，也不知花多少金錢，方蓋得成五湖北海三神山十六院，這般風景，不異天宮，何殊仙島。今萬歲一旦棄之而去，致令

園林冷落殿院蕭條臣對景傷心故不禁歎也。泣下
伏望萬歲再思而行。楊帝道朕非不戀西苑這也是。
鬼○神○使○之○然○矣

天意如此偶然思想江都要去遊賞。只要你好。看
守不要差遲了。被人笑朕棄甜桃而尋苦李也。真个
典亾自有先兆。楊帝一邊說着也不覺慘然於色。就
像要哭的一般。馬守忠道奴婢盡心收拾西苑。斷不
敢荒蕪。但不知萬歲車駕何日方還。楊帝道朕浮萍。
斷梗。敗○下○之○兆○動○乎○四○休○矣飄零無定。還京之期焉能有日。左右見楊帝說
話顛倒俱駭然驚焉。歎還是蕭后看不過代說道車駕

遊幸江都多也。只一年半載，就要回銜，何必這等纏
戀。馬守忠不敢再言，合着眼淚，磕一個頭，退將下來。
二人一段，依上光景，就像以別生離，再不見面。一般
正是

社稷興亡自有機

機來不覺露其微

誰知萬乘歡騰日

忽有闕臣淚濕衣

馬守忠方纔退下，銜輿正要擁衛而行，忽又一派哭

又哭將米六不吉利

聲從官中湧出，只見上千宮女聚做一陣，亂跑將來，
攔定車輦，不容前進，齊聲說道：萬歲棄了我們，往那

第二十六回

古

豈步

裏去。原來煬帝的宮女最多，雖有無數龍舟，畢竟裝載不盡，止帶得一半，還留下一半守宮。這一半宮女不得隨行，因此攔住車駕，不肯放行。煬帝見了，怙分付道：「朕前往征遼，乃朝廷大事，如何強留得在？」眾宮女道：「遼東小國，何須要御駕親征？煬帝道：親征別有廟筭，非汝等所知。不須苦上攔阻，朕平定遼東，車駕即當回也。」眾宮女道：「遼東几時得平，車駕几時得回，只望萬歲，不要去罷。」只因煬帝平素待宮女有情，故今日一個也不顧，好歹拚死命上前挽留，也有攀定

二、語最當

五廿一

憚慢苦勸的也有拖住輪轆不放的也有扒上輦來
分說的也有跪在地下啼哭的煬帝百般安慰眾官
女百般勸留這一陣道我們也願隨去那一陣道我
們灰也不放亂哄上的都裝做一團正是

嬌攀媚挽不勝愁。

只願君王行處留。

莫道江山遊樂盡。

尚遺一種好風流。

不知眾宮女畢竟如何得退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種楊柳世基進諫

画長黛絳仙得寵

詞曰

雨。殢。雲。九。香。溫。玉。軟。只。道。龜。銷。已。久。冤。情。孽。債。
誰。知。未。了。又。向。無。中。生。有。穢。情。聚。趣。不。是。花。定。
然。是。酒。美。語。甜。言。笑。口。偏。有。許。多。引。誘。錦。纜。
纏。牽。纖。手。蚤。種。成。兩。堤。楊。柳。問。誰。能。到。此。唯。唯。
否。否。正。好。快。心。蕩。意。不。想。道。干。戈。掣。人。肘。急。上。
忙。忙。怎。生。消。受。

右調天香

却說湯帝盞輿被衆宮女攔阻定了不能前進說又
不理講又不聽湯帝沒奈何只得拏出忍心來叫左
右驅輦竟行左右領了旨意便不顧宮女死活推動
輪鞅往前竟進那些宮女雖然團做一陣終是柔媚
女子能有多大氣力怎當得駕輦內相都是強健之
人一齊向前推動如何攔擋得住可憐衆宮人立脚
不牢跌的跌倒的倒或觸傷了纖指或擦損了冰肌
鮮血淋漓霎時間將輦上的錦帷綉幕都染紅了湯

帝去心甚急，只推掩面不看。眾宮女無計挽留，于後都一齊向東啼哭起來。正是：

如花宮女哭攀車，血染征輪淚似麻。
不是君王不回顧，車中更有勝如花。

煬帝在輦中聽得後面眾宮女一派啼哭之聲，心甚不忍，隨叫近侍取紙筆，就在輦上飛筆題了二十個字，叫左右傳與眾宮女，不消啼哭。眾宮女得了詩，都圍攏來看，却是一首絕句，說道：

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

但存顏色在

離別只今年

衆宮人看了詩，沒法奈何，只得一箇七悽七慘七回宮而去。不題。却說煬帝車駕離了東京，竟往汴渠而來。行不多時，早有虞世基、麻叔謀、王弘一班心腹大臣前來接住。煬帝也不落行宮，御駕竟發上船。自同蕭后就坐了十隻頭號的大龍舟，十六院夫人與衆美人却分派在五百隻二號龍舟之內。一萬隻襍船撥一分裝載內相，撥一分裝載樂人，又撥一分供應飲食。文武百官帶領着兵馬都在兩岸立營住扎。非

有詔旨不許輕易上舡自家的十隻大龍舟用索接連起來居於正中五百隻二號龍舟分一半在前一半在後簇擁而進每舡俱插綉旗一面編成字號衆夫人美人都照着字號居住以便不時宣召各雜舡也插黃旗一面又照龍舟上字號分一个小號細上派開供用毫厘也不許參前落後大舡上一聲鼓响衆舡便要魚貫而進一聲金鳴各舡就要泊住就如軍法一般十分嚴肅又設十名郎將爲護纜使叫他周圍巡視這一行雖然有萬餘隻龍舟几十萬人役

遊戲之事轉井上有條

史

把一條淮河俱填塞滿了。然天子的號令一出，俱整
整肅肅，無一人敢誼譁錯落。真個是

至尊號令等風雷

萬隻龍舟一字開

莫道有才能治國

須知亡國亦由才

湯帝將龍舟分派定了，只見高昌引着一千殿脚女
來見湯帝。湯帝看見衆女子，吳裝越束，一個個風流
窈窕，十分可愛。滿心歡喜，因問道：「他們曾分派定麼？」
高昌答道：「分派到定了，只是不曾經萬歲。遇過湯帝
道，不消避了。就等明日牽纜時，朕凭欄觀看罷。」衆殿

脚女領旨各上散去。這日天色傍晚，開不得船，就在舡殿中排起宴來。先召羣臣飲了一回，羣臣散去。又同蕭后衆夫人，只喫到半夜方睡。次日起來，傳旨擊鼓開舡。恰上這一日風氣全無，掛不得錦帆。衆人只得將錦纜拴起，先把一千頭羊驅在前邊，隨叫衆殿脚女一齊上岸去牽挽。衆殿脚女都是演習定的，打扮得嬌上媚上，上了岸各照前後次第而立。船頭上一聲圓鼓，輕敲。衆女子一齊着力，那十隻大龍舟，早被一百條錦纜，悠悠漾上的。批將前去。煬帝與蕭后

在舡樓中細上觀看，只見兩岸上錦傘綉挽玉曳珠，
搖百樣風流千般嫵娜，真个從古以來未有這般富
麗，怎見得但見

娥眉作隊，粉黛分行，娥眉作隊，一千條錦纜牽，
嬌粉黛分行，五百只纖腰挽，媚香風蹴地，兩岸
邊蘭麝氤氳，彩袖翻空，一路上綺羅蕩漾，沙分
岸轉，齊輕上側轉，金蓮水湧，舟迴盡款，上低橫，
玉腕娘上，婷上風裏行來，花有足遮，上掩上月，
中過去，水無痕，羞殺凌波仙子，笑他照水嬌娥。

游龍偃態分明無數洛川神黛色橫秋彷彿許
多湘漢女似怕春光去也故教綵線長牽如愁
淑女難求聊把赤繩偷繫正是珠圍翠繞春無
限更把風流一串案

煬帝看了喜不自勝同對蕭后說道朕今如此行樂
也不枉了爲天子一場蕭后道陛下能及時行樂真
可謂達天知命煬帝說了几句閒話又同蕭后扶着
欄杆細看只見衆殿前女走不上半里遠近粉臉上
都微紅透出汗來早有几分喘息不定之意你道爲

何，原來此時乃四月初旬，天氣新熱，初起的日色，又在東邊正照着當面，這些殿腳女，不過都是十六七歲的嬌柔女子，如何禁當得起，故走不多路，便喘將起來。湯帝看了，心下暗想道：這些女子原是要他妝飾美觀，若是一個個上都流出汗來，喘噓上的行走，候沒一些趣味，慌忙傳旨叫鳴金住艇，左右領旨，忙走到艇頭上，喘的一棒金鳴，兩岸上衆殿腳女，便齊上的將纜繩挽住，不行，又一棒金鳴，衆女子都將纜繩一轉一轉的繞了回來，又一聲金鳴，衆女子都收了。

纜繩一齊走上舡來。蕭后見了，便問道：「纜走得几步路？」陛下爲何便又住了？湯帝道：「御妻豈不看見這些殿腳女，纜走不上半里，便氣喘起來，若再走一會，一個比流出汗來，成甚麼？」光景想是天氣熱，日色炎之故耳。故朕叫他暫住，必須商量一個妙法，免了這段光景。方好。蕭后笑道：「陛下原來愛惜他們，恐怕晒壞了妾。到有一個法兒，不知可中聖意。」湯帝道：「御妻有何妙計？」蕭后道：「這些殿腳女，兩隻手要牽纜繩，又遮不得扇子，又打不得傘，怎生免得日晒？」依妾愚見，到

不如在龍舟上過了夏天等待秋涼再去便晒他們

惟非大姑而語一言不語畢竟姑恨

不壞。煬帝笑道。御妻休要取笑。朕不是愛惜他們。只

還在

是這段光景。實不美觀。蕭后笑道。妾也不是妬忌他

們。只是這段光景再沒法區處。煬帝低着頭想了半

晌。真个沒有計策。只得宣羣臣來商議。不多時羣臣

宣至。煬帝走出殿來。羣臣拜過。煬帝即問道。目今天

氣新熱。這些殿脚女。叫他在日色中行走。殊不美觀。

卿等有何妙計。可以免此。眾臣想了一會。都不能應

只有翰林院學士虞世基奏道。此事不難。只消將這

兩堤上盡種了垂柳清陰交映便蒼上亦上不受日

意則諛而智則可取

色矣且不獨毀脚女可以遮蔽柳根四下長開這新築的河堤盤結起來又可免崩坍之患况且摘下葉子又可飽飼羣羊煬帝聽了大喜道此計甚妙只是這兩條河堤有千里之遠一時怎便種得許多柳樹虞世南道若分地方叫郡縣栽種便你推我捱耽延時日陛下只消傳一道旨意出去不論官民人等有能種柳一株者賞絹一疋這些窮百姓好利而忘勞自然連夜種將起來臣料不出五七日便能成功煬

帝歡喜道：卿真有用之才也。遂傳旨着兵工二部火速寫告示，飛馬曉諭近兩堤的鄉村百姓，有能種柳樹一顆者賞絹一疋，又叫許多太監督同戶部官裝載無數的絹疋銀兩，沿途照樹給散，真个錢財有驅神役鬼之功。只因這一疋絹賞的重了，那些百姓便不顧性命，大大小小連日夜都來種樹，也有一人獨種一顆的，也有凡人共種一顆的。利之驅人如此。掌絹官不管他人多人少，只見一顆柳樹栽在地下，便當面給絹一疋。眾人見賞的絹快，種了一顆，又趕着掘一顆來種，生

怕別人種完了，沒得到他往北來，終釋不絕近處
沒有柳樹，三五十里遠的都挖將來種小柳樹，種完
了，連二人抱不來的大柳樹，都連根帶土扛回來種
真不是

神不能差
一彼利驅

鬼不能遣
便如磨轉

湯帝在舫樓上，望見種柳樹的百姓蜂擁而來，心下
十分快悅，因對羣臣說道：欲比周文元乃大達乎昔周文王有德於民，故民
為他起造臺池，就如子之事父一般，千古以為美談。

豐貝

你看今日這些百姓一個比爭先趕快何異昔時光景衆臣奏道陛下德高三皇功過五帝不必細述其他只這一段種柳光景便可遠垂不朽矣臣等不勝慶幸煬帝道這樣好光景不可虛過朕也親種一株以見君臣同樂的盛事遂帶領了羣臣走上岸來衆百姓望見煬帝都慌忙跪在地下七上八下的亂磕頭煬帝遂傳旨叫衆百姓起來因說道勞你們百姓種樹朕心甚不過意朕也親栽一顆以見恤民之意遂自家走到柳樹邊選了一顆親自用手去移手還

不曾到樹上早有許多內相移將過來拉了一個出
見裁將下去煬帝只將手在上面摸了几摸就當他
種了一般羣臣與百姓看見都齊呼萬歲煬帝種過
几个大臣也依次見各種一顆衆臣種完只見衆百
姓民為利耳齊聲喊叫起來又不像歌又不像唱隨口兒編出
几句謬言來說道

栽柳樹大家來又好遮陰又好當柴天子自栽
然後百姓栽

煬帝聽了滿心欢喜又取了許多金錢賞賜百姓感

隋書

卷一百一十四

九

後上船衆百姓得了厚利一發無遠無近都來種樹
 那消兩三日工夫這一千里前堤路早已青枝綠葉
 種的像柳巷一般清陰覆地碧影參天風來嫋嫋生
 涼月上離七瀉影後人讀史至此有詩單道隋堤之
 妙日

兩堤楊柳綠絲上
感。在。林。清。
 低壓龍舟金作綫
 萬條舞影留烟織
 今日夕陽春繫馬
 記得隋皇新種時
 亂穿紅袖錦堆放
 千里飛花當雪吹
 風上雨亡不勝悲

楊帝同蕭后共以欄而看清心歡喜因就道垂柳之製
一至於此竟當得一條漫天青幔蕭后道青幔那有
這等風流消洒楊帝道昔秦始皇封禪泰山一時風
雨驟至無處躲避幸虧五株大松遮蓋始皇以為有
功就封他為五大夫松朕今日遊幸江都虧了這些
柳樹遮蔽日色亦大有功朕要賜他一個外官職少經條不雅啣
却又與眾官女襍行攀挽在一處殊屬不雅朕今就
賜他御姓姓了楊罷蕭后笑道陛下賞賜木之功亦
自有体楊帝大喜隨叫近侍取紙筆就御書楊柳兩

引証切當

第二十七回

十

个·大·字·叫·左·右·掛·在·樹·上·以·爲·旌·獎·又·傳·旨·衆·人·以
後·都·要·叫·他·做·楊·柳·不·許·單·叫·柳·樹·蕭·后·道·今·日·陞
下·得·了·這·个·同·姓·的·功·臣·也·該·慶·賀·隨·命·左·右·看·上
酒·來·奉·與·楊·帝·楊·帝·接·酒·笑·道·真·可·當·得·一·个·功·臣
飲·了·几·杯·隨·命·擊·鼓·開·船·上·頭·上·一·聲·鼓·响·衆·殿·脚
女·依·舊·手·持·着·錦·纜·走·上·岸·去·牽·挽·然·這·一·回·虧·種
了·這·兩·堤·楊·柳·碧·影·沉·上·一·毫·日·影·也·透·不·下·來·又
時·上·有·清·風·撲·面·吹·來·甚·是·涼·爽·可·人·這·些·殿·脚·女
自·覺·快·噫·不·大·費·力·便·一·個·上·堤·嬌·鬪·艷·在·堤·上·嬉

笑而行湯帝看見眾殿脚女走得舒也徐也毫無
待愁苦之色心下十分欢喜因說道此皆虞世基教
朕種楊柳之功也不可不賞隨叫左右取黃金百兩
彩段十端御酒十罇賜與虞世基又排宴在龍舟上
召十六院夫人與眾美人都來賞玩湯帝喫到半酣
之際不覺恣心蕩漾遂帶了袁寶兒到各龍舟上繞
着雕欄曲檻將那些殿脚女細心的選看只見眾女
子綵綉精彩袖翻七翻七從綠楊影中行過一個七都
又撞着風流種子冤
竟風流可愛忽看到第三隻龍舟只見一個女子更

生得十分俊俏。但見

腰肢柔媚似風前垂柳。纖七。體態風流如春後。梨雲冉冉。一。及眼秋水低橫。兩道眉春山長。兩。白雪凝膚而鮮妍。有韻烏雲挽髻而滑膩。生香。金蓮欵七而行。不動塵玉質。翩七而過。疑無影。莫言婉轉都堪死。更有消魂不在容。

場帝看了大驚道。這女子嬌柔秀麗。有西子毛嫱之美。如何。陳在此中。袁寶兒道。萬歲真能賞鑑。這女子果與衆人不同。場帝看了。又看相了。又相就倚着。

杯立了半晌蕭后良久不見楊帝便叫朱貴兒薛治
兒來請去喫酒楊帝那裏肯來只是目不轉睛的貪
看朱貴兒請楊帝不動只得報與蕭后蕭后笑道皇
帝又不知着了那人的魔了遂同十六院夫人一齊
都到第三隻龍舟上來看見那女子果然嬌美異
一見恍惚何况老奴
常蕭后說道怪不得陛下這等注目此女其實有几
分顏色楊帝笑道朕几曾有錯看的蕭后笑道陛下
且不要忙遠望雖然有態不知近面何如何不宜他
上船一看楊帝大喜隨叫人去宣不多時宣到面前

湯帝起初遠望不過只見他風流嫵娜的態度及走到面前画了一双長黛就如新月一般更有明眸皓齒黑白分明天生尤物也一種芳香直從骨髓中透出湯帝看了喜得眉欢眼笑忍不住对蕭后說道不意今日又得這一个美人蕭后笑道陛下該享風流之福故天生佳麗以供賞玩湯帝隨問那女子道你是何處人叫甚麼名字那女子羞澁上的答道賤妾乃姑蘇人姓吳小字叫做絳仙湯帝又問道今年十几歲了絳仙答道十七歲了湯帝道正是妙齡又笑問道曾嫁丈

夫。瑟。絳。仙。聽。了。不。覺。害。羞。連。忙。把。頭。低。了。下。去。蕭。后
笑。道。不。要。害。羞。只。怕。今。夜。就。要。嫁。丈。夫。了。楊。帝。笑。道。
戲。諷。都。雅。御。妻。到。像。個。媒。人。蕭。后。道。陛。下。難。道。不。像。個。新。郎。眾
夫。人。道。妾。們。少。不。得。有。會。親。酒。喫。了。大。家。笑。說。了。一
會。不。覺。天。色。已。晚。楊。帝。傳。旨。叫。泊。舟。一。聲。金。响。錦。纜
齊。收。眾。殿。脚。女。都。走。上。舟。來。須。臾。之。間。左。右。排。上。夜
宴。場。帝。與。蕭。后。並。坐。在。上。面。十。六。位。夫。人。列。坐。在。兩
傍。眾。美。人。都。侍。立。在。左。右。歌。的。歌。舞。的。舞。大。家。團。七
歡。飲。楊。帝。喫。了。几。杯。一。心。只。繫。戀。着。吳。絳。仙。恐。怕。冷。

落了地，欲要叫他來坐，又因衆美人都是侍立，不好意思，拿着酒杯兒，只管沉吟。蕭后見這般光景，早已參透八分，因說道：「陛下不必沉吟，新人比不得舊人，吳絳仙總入官來，何不叫他坐在陛下傍邊？」
呼的一聲，一個合巹兒，湯帝被蕭后一句道破他的心事，不覺哈哈的大笑起來。蕭后隨叫絳仙斟了一杯酒，送與湯帝。湯帝接了酒，就將他一隻尖鬆上的手兒拿了，說道：「娘，你叫賜你坐在傍邊好麼？」絳仙道：「妾賤人得侍正左右，已爲萬幸，焉敢坐湯帝？」大喜道：「你到知禮，坐。」

便不坐酒。難道也喫不得。遂叫左右斟了一杯。賜與絳仙。絳仙不敢推辭。只得羞上。跪上的。喫了。衆夫人見煬帝有几分狂蕩。把持不定。便都湊趣。你奉一杯。我獻一盞。不多時。煬帝早有几分醺然之意。每喫一杯。就將絳仙臉兒細看。一回蕭后妬不得蕭后甚苦看着。只是微上冷笑。煬帝又喫得几杯。忍耐不住。便立起身。一隻手挽着絳仙的肩頭。竟往後宮去。寢蕭后見了。心下也有些不喜。又不好說出。只得勉強。又與衆夫人喫酒。却說煬帝到得房中。就如得了一件異宝。千歡萬喜。將

絳仙抱到龍牀之上，百般狂肆。絳仙嬌啼婉轉，若不
能勝。這一夜受用，真个是

春。竟。欲。斷。憑。誰。續。
休。訝。荒。唐。雪。雨。事。

花。鬼。揉。殘。不。自。持。
巫。山。入。夢。已。多。時。

湯帝因絳仙柔滑如脂，抱在懷中，就如軟玉一般，不
忍放手。次日直睡到餉午，猶不肯起牀。還是絳仙說
道：妾蒙萬歲收錄，少不得時上隨侍。若再愛太過，恐
怕娘上見罪。湯帝道：娘上是再不喫醋的。絳仙道：雖
不喫醋，也要各盡其禮。湯帝道：這也說得是。方纔走

去必

起身來梳洗蕭后見湯帝日午不起心下大不欢喜
走來說道陛下初幸新人正好窮日夜之歡如何道
時節就起來湯帝笑道絳仙柔媚可人朕昏匕貪睡
不覺起遲御妻休罪蕭后心下雖然不喜然曉得湯
帝性兒不敢十分作惡只得勉強笑說道得此美人
以安聖懷妾心不勝之喜如何言罪湯帝大喜因回
頭對絳仙說道我只角甚小說娘匕賢德今何如蕭后笑道陛
下也不要大贊過了且看後來何如大家齊笑起來
遂同到殿中去喫早膳正是

丈夫不好色。

婦人自不妬。

好色有同心。

妬亦非無故。

不知蓬仙後來畢竟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木賊開河

金刀斬佞

詞曰

濯世清襟。撐時硬骨。試問世人。有几慾火難澆。
杲。竟。易。蕩。大。半。願。爲。情。少。餓。心。飽。眼。况。又。遇。明。
眸。皓。齒。既。得。花。調。柳。笑。怎。不。驚。怡。斐。喜。漫。道。
好。非。君。子。猶。恐。怕。消。他。不。起。管。甚。鼠。有。皮。人。而。
無。禮。只。恨。子。規。聲。急。催。促。春。光。歸。去。矣。滿。目。繁。
華。忽。焉。如。洗。

第二十八回

右調天香

却說煬帝同蕭后正喫早膳，只見十六院夫人都走過大龍舟來，向煬帝說道：陛下昨夜幸新美人得意，妾等特來稱賀。煬帝笑道：昨夜美人還是新的，今日調笑俱韻已弄做個舊美人了。蕭后笑道：陛下今日若肯起早些，還是一半新不舊的美人。大家聽了，都一齊笑將起來。煬帝道：絳仙別處猶可，朕最愛他這兩道長蛾眉，畫得有趣。說未了，忽一個黃門來奏道：波斯國差人獻螺子黛，候旨。煬帝大喜道：來獻的恰了，正好賜

與絳仙画天蛾眉遂一面傳旨着禮部官款待夷人
就一面叫近侍將螺子黛打開取了一斛賜與絳仙
此時絳仙因起遲了還在裏面梳洗未曾出來近侍
捧着螺黛就要送將進去煬帝叫住近侍道你對他
說這螺子黛乃外國寶物画眉最綠故獨賜與他画
長蛾眉叫他快画完了出來與大家賞玩近侍領旨
忙送了進去就將煬帝的言讓一一對絳仙說了就
要等絳仙同出來回旨画眉仇未了、魏帝使人催絳仙說道画眉還有半晌你
那裏等得同去近侍道不同去如何回旨絳仙道這

色

二十八回

二

不難就在御案上取了一幅箋紙信筆寫了四句詩
 遞與近侍說道你先拿去回旨說我隨後即來謝恩
 近侍忙將詩獻與煬帝煬帝展開一看却是一首絕
 句云

蒙恩賜螺黛

阿山春山形

○詩○意○大○佳○
 豈是黛痕綠

○良○由○聖○眼○青○

煬帝看了大喜道又有這般才思真美人也遂將詩
 傳與蕭后及眾夫人看眾人看了無不稱奇羨美煬
 帝道絳仙詩句清新不減漢時班婕妤朕意下也慶

將他拜爲姪姪不知御妻以爲何如蕭后道拜姪姪
固當其才只是聞他曾許嫁玉工萬羣爲妻恐怕外
官聽了不雅楊帝曉得是蕭后不肯便不做聲不多
時絳仙收拾完了走將出來先向楊帝謝了恩後拜
見蕭后與衆夫人絳仙昨日還是卅七散束今日既
經楊帝幸過便珠膏玉沐更覺鮮妍又兼螺子黛函
了双蛾真个容光飛舞飄飄欲仙楊帝看了心下十
分寵愛絳仙立了一歇便要照舊去充殿脚女楊帝
道朕旣幸過如何又去牽纜絳仙道今日有風只消

絳仙媽媽之善心珠膏玉沐令人可想

在舡上持罈。湯帝想一。想說道。也罷。朕正要。看你。持
罈的風流態度。只持這一次。已後。就不消了。絳仙頷
旨。便要去持。湯帝道。且不要忙。可賜酒三杯。以助興。
絳仙飲了。湯帝又說道。昨日原派在第三隻龍舟上。
今日可陞為龍舟首。就在朕坐的這一隻上罷。絳
仙謝了。照便。柳媽花婿的。走到舡邊。照衆。毀脚女也
持一把銖。金蘭。罈。逞弄。刻。水之態。真个。一。經。雨。露。便
不尋常。這一回。比昨日。大不相同。衆。毀脚女。看着。他
就如登仙一般。因聽得。湯帝。喜他。回得。長蛾眉。有趣。

遂以家世都學他國將起來正是

西施愛捧心

東鄰便效顰

借問越溪女

承恩有几人

楊帝同蕭后眾夫人凭欄觀看見絳仙娘輕盈就

似一枝映水芙蓉與眾殿脚女自是不同因說道古

寵愛極矣

人云秀色可餐以朕看來如絳仙這般顏色真可以

療飢矣蕭后道果然秀美楊帝又看了一會愛之不

已不覺詩興發作遂朗吟持揖篇一首以賜絳仙吟

道

二十八回

四

舊曲歌桃葉

新妝豔落梅

將身傍輕攝

知是渡江來

湯帝吟完遂叫左右抄了分頭傳與眾殿脚女叫他
 念會了。一齊當做吳歌唱起來。左右領旨忙傳與眾
 人那消半個時辰。眾殿脚女早已念會。一齊打着樂
 下的鄉音唱將起來。唱了一遍。又唱一遍。湯帝聽了
 滿心欢喜。遂傳旨召回薛仙。說道：朕要拜你為婕妤。
 爭奈你許嫁玉工萬羣為妻。恐外官聽了不雅。如今
 只許你做崆峒夫人。罷絳仙道：如何叫做崆峒湯帝

道因你有一丈夫就取空同你一場恩愛之意降仙
笑上謝了聖恩自此已後湯帝在船上日日寵幸終
值時刻不離舟行了十數日將到雍丘地方忽見虎
黃郎將護纜使熊子俱來奏道前面雍丘地方河窄
水淺行舟甚難伏乞聖旨定奪湯帝道一樣掘的河
道爲何此處獨淺隨傳旨宣麻叔謀與一班臣子來
問不多時宣至麻叔謀奏道臣定的界限都是一樣
闊一樣廣不知爲何此窄連臣也不知宇文達世替
他回護道想是地脈靈又長起來湯帝道地脈那裏

長得這等快，這都是開河的丁夫偷工躲懶，不曾挖得安富如今淺住，却怎生區處麻叔謀道。答臣再去開挖，將功贖罪。賜帝道：若只一處還易爲力，只怕前途還有淺處。宇文達道：須先差人一路探試。若有淺處，便作速叫人開挖。省得聖駕到了，又要耽延。賜帝道：卿言有理，就要差人去探試。黃門侍郎王弘祖奏道：前面寧陵睢陽地方，水勢緊急，人又不能下去。篙叉打不到底，怎生探試得明白。賜帝道：如此，却將奈何。君臣們思想了半晌，並無計策。只見翰林學士虞

世其奏道微臣到有一法可以探試明白湯帝問
世其才智俱有可取但惜用之不始耳
道卿有何法虞世基道可製些大木賊下邊却用一
丈二尺長的鉄脚從上流頭放下木是浮的鉄是沉
若若有淤淺必然阻住不行只消叫人但看木賊止
處便是淺處湯帝大喜道此法甚妙還是學士有才
學便自着右翊將軍劉岑製造鉄脚木賊一路探試
度處劉岑領了旨意隨即製造起三十隻木賊從上
流頭一排一排放將下去自家却坐了一隻小船隨
後觀看果然有些淤淺下邊略有些淤泥碍着鉄脚

幾齊止的歇在中流。任是木勢緊急，却也衝他不動。
翻岸於後，旋都定起，將來就了。方纔有人拿起木鐵
男故一路細心探來，也有淺三五丈的，也有淺十數
丈的，也有淺一里二里的。劉岑都一一記號明白，自
雍丘採至淮口，總共有一百二十九處。淺淺頭開明
地方報知湯帝，湯帝大怒道：「怎便有許多淺淺，明也
是丁夫們侮慢上命，不盡心開掘，致誤朝廷大事，不
嚴法處，何以震壓天下！何以泄朕之恨！」遂傳旨着
劉岑於木鐵住處，將兩岸不盡心開挖的丁夫，捉究

查明盡數倒埋於岸下，教他生做開河夫，死為抱沙鬼，不許私放一人。楊帝旨意一下，兩班無數臣僚就如泥塑木雕，誰敢為民請命？諫止一聲，任憑楊帝大行捺毒之事，正是

容悅偏多術

諛諛便有才

若為民請命

箝口不能開

劉岑領了旨意，點起一萬兵士，到淤淺之處，那裏去。定。或。免。或。根究如何得查明也。不管是他開，不是他開，也不問誰盡心，誰不盡心，只苦了近兩岸住的百姓，但見那

着淤沒都拿將來用麻繩細了活上的挖个坑見埋
埋慘之極在岸下埋了一處又埋一處這一百二十九處又
活埋了五萬餘人正是

荒淫既如彼

慘殺又如此

不必問天心

天心可知矣

麻叔謀見坑殺了許多人也有几分寒心遂連夜催
督人夫千方百計將淤淺之處開掘通了請龍舟進
發揚帝因船上有了一個絳仙日日只是窮淫極慾
貪歡愛笑故不十分催促程途一日行三十里也罷

二十里也罷，十里也罷，因說麻叔謀得有工夫將

吳祥仙是叔謀，思星歌純臣是叔謀，難星

處的淤淺掘開。一日到了睢陽地方，湯帝忽想起歌

純臣奏有天子氣，如今挖斷了，想必可以消除。因召
麻叔謀問道：「睢陽地方曾掘去多少城廓？凡許人家
麻叔謀因回護城池，得了三千兩金子，心原是虛的。
又見湯帝突然問起，十分着忙，又不好說謊，口裏結
塞了一會，方纔應道：「睢陽的城廓人家俱未敢掘動。
湯帝聽了，便徵上有些怒色，說道：「朕原有旨要挖斷
龍脈，為何俱不敢動？」麻叔謀道：「陛下的旨意，小臣焉

敢不遵。只奈睢陽一帶地脈甚是靈顯。往古有鬼神保宋不可干犯。若要掘動。必有不祥之事。臣不得已。故曲爲回護。湯帝大怒道：朕爲天子至尊。百靈皆當聽命。有甚麼不祥之事。怎麼信暗昧鬼神。到將聖旨違了。這寺看來。這河道一定迂回。盡了。麻叔謀沒得回答。一時間要遮飾。只得以實告或掩一可免講奏道：睢陽城廓雖回護了。河道其實不遠。原來麻叔謀自從開了這條河道。湯帝以爲有功。甚加寵眷。故於河道淤淺。只難爲了。夫並不罪及麻叔謀。今聽見他說河道不遠。心下便

有儿分回意因想一 想說道若是河道不遠其罪也
還可赦遂叱退麻叔謀隨差劉岑去查看遠也不遠
劉岑領員坐了三隻小舟用步弓隨濟就濟的丈量
將去又從城心中一路量回兩邊准折一筭足差二
十里遠近次日奏知煬帝煬帝大怒道差了二十里
路還說不遠明也欺朕此中定有情弊遂一面差人
將麻叔謀拿下睢陽獄中監了一面急宣令狐達來
問其備細原來令狐達自上疏惱了麻叔謀麻叔謀
在煬帝面前請說他不盡心開河只是假借民之名

以市已恩故楊帝序開河功績並不曾賞及令狐達

好聽諸人者且若看眼

令狐達因知麻叔謀爲楊帝寵信有叔有勢故不敢
辯明只得含忍在心這一日也是冤家路窄恰上楊
帝宣他來究問正是

只道自能言

誰知人有口

當時任我誌

今日聽他剖

令狐達見了楊帝便奏說道陛下不問臣也不敢上
奏麻叔謀自到了寧陵縣地方便太爲不法之事處
初因夜見林中有赤光食以爲寶物出現獨自去處

來不期被鬼風吹了。故處。請新蒙陛下差匠。督來。檢
因說要。穿羔羊。方好。便日日。叫各鄉村。小民來。獻下
馬村。一個大盜。叫做。陶柳兒。因要。回護祖墳。遂將。人
家小孩子。偷來。斬去。頭足。蒸熟了。當做。羔羊。來獻。麻
叔謀。弊了。以為。美品。便替他。回護。祖墳。只叫他。偷孩
子。以為。報恩。可憐。這寧陵。睢陽。一帶的。小孩子。都被
他。偷。喫。完了。到。睢陽。地方。因家。奴黃金。窟。受了。民間
三千。兩金子。便。擅敢。河道。場帝。大怒。道。難道。有這等
事情。令。狐。達。道。陛下。若不信。現有。小孩子的。骨。視。為。

聖駁亦是

誣遂叫跟隨將收藏的骨殖挖了擡到龍舟邊請場帝親驗場帝看了十分大怒道怎敢如此妄爲罪不容於死矣又責令狐達道你旣獲得爲何不呈疏奏明令狐達道臣爲他食小兒連上了三疏爲他受金子改河道又上了一疏前後共上了四疏俱被中門使段達扼定不肯進呈百姓苦不過進京告御狀又被段達每人掃責四十解回原籍問罪此皆歷上可查非臣不奏場帝聽了怒浪不已隨傳旨差劉岑去搜麻叔謀行李看有何賊劉岑去不多時卽將麻叔

謀囊橐中收藏的金銀寶物盡行都呈到御前。煬帝親同衆臣子一一檢看，其餘金銀不論只見三千兩金子，還未曾動。又見獻禹侯的白璧，也在裏面檢到。底下忽檢出一顆歷朝受命的玉璽來。煬帝看了大驚道：「此事却又奇怪。」衆臣子不知就理，俱各竦然而問。煬帝道：「此寶乃朕傳國玉璽，前日忽然不見，朕在宮中尋覓遍了，並無踪影。朕因自家收藏不密，也不好對衆卿說的不期，却在他囊橐之中。這些金子與白璧還是小事，朕這顆國寶如何得落他手？」宇文達

奏道必定是遣人偷盜來的。楊帝道宮闈之中至深至遠，那個就有這樣手段。令孤達道：「商柳兒兄弟三人俱是大盜，飛簷走壁如神。人家孩示日夜有人看守，他還偷來，又何怕宮闈深密。以此看來，這國寶一定是出商兒之手。」楊帝大驚道：「商柳兒有這般手段，今日盜朕的國寶，明日便可盜朕的首級矣。危哉險哉。」
去但恐自誤人，也
首級，即兒未必在
早是今日天敗其奸，犯露出來，若再養成後當為害

揚義臣二人就在睢陽城中另置衙門，推勸麻叔謀

并金陶柳兒全家審問盜國寶等情務要盡法三個
大臣同領守旨意隨差一個郎將帶領二千軍校飛
馬到下馬林連村圍了捉拿陶柳兒全家真个是天
網恢恢一報還一報陶柳兒全不知消息被衆軍校
圍住了村口宅門合族大小共計八十七口都被拿
住不曾走了一人還有許多党羽也被捉來同解到
睢陽城裏正是

當時偷去甕中鱉
今日拿來釜裏魚
一報到頭還一報
始知天網不曾疎

來護兒同李百藥楊義臣三人在睢陽城中擇一個
大衙門坐了奉起聖旨先提麻叔謀來審問盜國寶
情由麻叔謀道不消三位大人費心食小兒爲疾病
改河道畏神靈受金子從民便也然俱是有的只是
國寶委實不曾偷盜來護兒道既不曾偷盜爲何得
在囊中麻叔謀即將漏入鉢裏遇偃王賜玉印的情
節細上說了一遍來護兒道此乃鬼神虛繆之說無
有憑據如何同崔聖旨因念同官体面遂不動刑候
然益了候旨阻後將陶柳兒弟兄三人并家奴黃金

審拿將進去。嚴刑拷打。要他招盜國寶情由。兩側且
起初猶折辯不認。後來受不過刑法。只得將無作有
一一招成。黃金窟被打昏了。連送白金千兩與段達
攔阻奏疏。也都招將出來。來護兒審問明白。遂逐款
開了。回李百藥揚義臣。回奏湯帝。湯帝細上看。了。大
怒道。段達爲何也。這般作弊。遂叫段達到面前問道。
朕以你爲心腹之人。故陞你爲中門使。管出入奏章。
你如何受他白金千兩。便欺騙朕躬。段達嚇得汗流。
浹背。一字也不能說出。世將紗帽除下。只是俯伏在

不作矣如何講得東上

地下叩頭不已。湯帝因念當初謀奪東宮，十分虧他，故不忍加害。遂傳旨道：段達受賄欺君，本當斬首。姑念舊有功效，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一應草奏。情俱着虞世基帶管段達，得饒了性命。再三謝恩而去。湯帝隨問寧某、達道、麻叔謀如此不法，當擬何罪。寧某造道、麻叔謀有六罪四條：一不合食人之子，二不合受人之金，三不合擅改河道，四不合偷盜國家。據法當用極刑處死。以寧某好貪，但其子幹武、幹武等，此輩聖恩裁定。臣等不敢擅擬。湯帝道：計賊謀有四

天罪難免刀下之苦。卽着來護兒監督腰斬其子孫。姑念開河有功。俱免收戮。陶榔兒全家梟首示衆。其餘党羽盡流遠方。來護兒領旨。隨帶領軍士來監中。收麻叔謀一千人犯。却說麻叔謀雖然下獄。還恃楊帝寵幸。未必便死。這一夜忽夢見一個童子。自天上飛下來。對麻叔謀說道。將軍認得我麼。麻叔謀驚訝道。像是認得。却思量不起。童子道。我乃宋襄公與華可馬遣來的。麻叔謀道。正是。正是。但不知來此何幹。童子道。宋襄公與華可馬威將軍回護城廓之功。去

年所許二金及今日特遣我送來。麻叔謀道：金刀却在何處？童子將手向外一指道：那不是金刀來了麼？叔謀急擡頭看時，被童子推了一跌，忽然驚醒，却是用柯一夢。醒來腰項間隱上痛疼，麻叔謀方纔慌了。對家人說道：此夢不祥，我的腰領恐不能保矣。說不下了。早有許多軍士擁進監來，將麻叔謀并陶柳兒全家俱用大繩枋了。一齊驅至河口，大家都面面相覷，眼中流血，追悔無由。來護見讀了聖旨，一聲鼓響，衆軍士將麻叔謀項下一刀，腰下一刀，斬爲三段。方處

第一回 二金丹之說 謾道陶家墳墓好
奸人縱有千般計

試看麻老二金丹
到底難逃這一遭

楊帝既斬了麻叔謀陶榔兒不知又有何事且听下
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靜夜聞齋

清宵玩月

詞曰

世事不可極。則天忌之。試看花開爛熳。便是
送春時。况復巫山頂上。豈堪攜雲握雨。更上樓
高。枝。莫。倚。月。如。鏡。須。臾。殘。照。眉。百。思。愛。千。纏。
離。曲。相。思。急。喚。易。醉。豈。能。飲。此。長。命。卮。打。破。五
更。熱。夢。送。我。一。杯。寒。土。此。際。冷。聽。七。絲。竹。尚。在
室。已。被。他。人。吹。

二十九回

右調水調歌頭

却說楊帝腰斬了麻叔謀梟示了陶榔兒削髮了段
達睢陽寧陵一帶的百姓聞知盡鼓掌解快道只說
天沒眼睛誰知也有今日男七女七都到河邊來看
見一尸首你一磚我一瓦登時打成肉醬楊帝因民
心快暢知道爲食子之故隨差劉岑將麻叔謀私受
的三千兩金子分賞衆百姓以慰民情衆百姓得了
金子都一齊叩謝歡聲振鼎楊帝望見亦覺歡喜只
看衆百姓散去方纔退入船宮蕭后接住問道此事

如何處了。楊帝即將斬麻叔謀百姓快樂及賞金子
的事說了一遍。蕭后道：麻叔謀食小兒盜國寶其實
該斬。怎麼保護睢陽城池。却也是罪。楊帝道：御妻記
不得了。昔時耿純臣曾奏睢陽有天子氣。故叫他鑿
損龍脈。以除滅此氣。他回護城池。便不傷龍脈。豈不
是罪。蕭后道：原來為此。妾到也忘記了。但不知這天
子氣端的有無。楊帝道：據耿純臣是這等說。連朕也
不知。蕭后道：陛下自識天文。今又近在睢陽城下。晚
間何不登龍舟閣上。覷看一回。便知此等事情是虛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回

二

是實。揚帝道。御妻之言有理。隨叫安排夜筵酒。只略
飲几杯。也不叫吳絳仙。袁寶兒們來勸。只等一黑。便
登閣望氣。不多時。紅日西沉。早換上一天星斗。此時
乃四月盡。閣夜氣正清。揚帝與蕭后同登舟閣之上。
四圍一望。月雖未上。只見銀漢斜橫。疎星燦爛。一派
夜景。其實清幽。有詩爲証。

露下。烟銷。夜氣清。
星河拂檻。轉分明。
野鶴掠舟時。一聲。
令。嚴。萬。乘。不。聞。舞。

又云

野曠天低雲影薄

危欄隱隱接高辰

不知明月在何處

落上疎星來照人

場帝同蕭后灯也不點梢上的凭欄而坐起初還似
黑暗略坐了一歇便覺明亮場帝因得袁紫烟傳授
曉得些星辰步位使用手一个一个指示與蕭后看
蕭后看了却又問長問短二人閒話了半晌漸近二
更此時河裏雖有萬餘龍舟兩岸雖有無數軍馬只
因場帝性暴法嚴無人敢犯他的旨意故四下靜悄
悄絕無一人敢言語謔譁場帝徘徊良久四下裏現

看並不見甚麼天子氣出苑因笑對蕭后說道盡信
書不如無書這些腐儒之談安可盡信蕭后道今日
看了方見明白若不如如此終久有些疑感二人又立
了一回漸上風露逼人有个凉意二人正要下樓忽
聽得岸上隱隱有悲泣之聲湯帝忙移步到欄杆邊
來細聽却不是悲泣乃是人在岸上唱歌聲音唱的
此歌胡為乎來其真二國之徵也
悽慘却就像哭泣的一般先還覺遠又聽了這歌漸
漸的歌到船邊竟聽得明明白白其歌道

我兄征遼東

戰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於今天下仇

箭去三千程

寒骨枕荒沙

悲損門內妻

安得義男兒

引其孤魂回

又困隋堤道

路糧無些小

此身安可保

幽魂泣朔州

望斷吾家老

焚此無主屍

負其白骨歸

楊帝細心聽了大怒道此歌明也怨朕征遠遊幸不

愛惜軍士甚人敢高聲大氣竟到朕龍舟邊來唱隨

第二十九回

四

卽叫左右近侍快趕去拿住。左右領旨。三三十八人作一陣忙。往下跑。上到舡外。尚聽見歌聲未完。及趕上岸看時。莫要說人就連鬼影也沒一個。二三十個內相在兩岸上。分作四頭亂趕。不一刻。各龍舟上聽得有旨。拿人。衆內相就有三五百。都打籠火把。一齊跳上岸來。四圍趕捉。那裏有一毫踪影。場帝大驚道。却又作怪。歌聲還未曾了。朕就叫人去拿。如何這等躲的快。就沒一毫形跡。又叫人到各營去尋。衆內相尋了一回。來奏道。各營俱靜悄悄的。那裏有一人動靜。

湯帝又問道：你們衆人可曾聽見歌聲？衆人相道：奴婢俱明，聽見趕到舟外，還隱隱歌聲未絕。及走上岸，就不見了。湯帝沉吟了半晌，對蕭后說道：莫非是鬼，怎敢來訛誚寡人？蕭后見湯帝徬徨着急，只得好言勸解道：宇宙中古往今來，奇怪雖有，斷不見于盛世。何所不有。俗語說得好：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這歌聲在他是人是鬼，只不探他，自然銷滅。就是耿純臣奏天子氣，以今日看來，氣在那裏？湯帝道：御妻言雖有理，只是朕心終有些狐疑不安。大家亂了一會，不覺一鈎殘月。

早從東山上吐出蕭后見了說道此時月出有四更
多了閣上風露重請陛下且去安寢管這些有聲無
形的事做甚楊帝沒法只得依着蕭后走下樓來又
分付衆人道你們還要去尋只怕到躲在艸裏或近
水之處衆內相答應了楊帝方退入寢宮去睡衆內
相領了旨意不敢怠惰忙又上岸到各處尋覓就像
見鬼的一般東張七西望七你來我去大家亂紛紛
只鬧到大天白亮方纔住手正是

○唯○小○說○詩○詞○近○俚○然○理○論○甚○透○
謠聲豈出凡民口
字七分明上帝心

寄語君王不須提

舉頭何日不于臨

湯帝雖然去睡這一夜畢竟恍七忽七不能安寢次日起來蕭后知道湯帝心下不暢忙叫吳絳仙袁寶兒來隨侍二人走到面前略與湯帝說淺。見。備。深。幾句沒要沒緊的閒話湯帝滿肚皮憂疑手不知不覺冰消了一

半正是

見面卽生喜

開言便不真

君王何以樂

賴有解愁人

絳仙與寶兒也不管湯帝心下有事沒事只是笑吟

吟講他戲耍的話兒。楊帝插在中間說了半晌。那裏還記得甚麼歌聲。再過一歇。蕭后排上酒來。大家歡飲一陣。便依舊昏上沉上。只思量快樂。慾心一蕩。就如野馬一般。何處去。挽韁收轡。今日吳絳仙明日袁寶兒。早起朱貴兒。晚間韓俊娥。或是這院夫人。或是那院宮女。楊帝在五百一十隻大龍舟上。串來串去。就如穿花的蝴蝶。裁水的鴛鴦。無一日不甜蜜。上在本中領略這些美人。不是絲竹管絃。將楊帝迎來。就是錦綉綺羅。將楊帝引去。一路上窮奢極慾。比在西

苑中更勝錦帆。過處香氣聞數十里。遠近說不盡的
繁華富貴。正是有話卽長。無話卽短。煬帝在龍舟中
正天長地久的受用。早不知不覺的到了江都。衆臣
忙報知煬帝。煬帝大喜道。朕的遊興還未嘗遍。忽然
到了。有趣有趣。此皆開河與龍舟之功也。遂傳旨一
面打掃離宮。一面收拾車輦。明日就要登岸。衆官領
旨。各七分頭打點。這一日百事俱整理齊備。到次日
煬帝依舊同蕭后乘了逍遙寶輦。衆夫人美人依舊
坐了七香車。衆內相依舊騎了馬。衆軍士依舊旌旗

色

二十九回

七

招展鼓樂喧天將車駕迎入離宮原來場帝前一次
來時帶得人少離宮便寬寬大好住這一回宮娥無
教如何居住得下場帝與衆妃妾一齊擁入登時將
一座離宮填塞得密滿場帝與蕭后住了正宮衆夫
人分居了傍宮吳絳仙袁寶兒一班寵妾俱住在後
宮樓上其餘美人宮女或是前軒或是後殿住不下
的連亭臺池榭裏都分散開了住便住了場帝十分
不快隨即宣宇文達虞世基封德彝几个心腹大臣
來商議道這一所離宮如何容得許多妃妾朕當日

原要在燕城中起造宮苑因忙七回去故未曾如願
今日合宮既都到此再無不起蓋之理卿等可火速
料理免教朕濟塞在此不暢宇文達道陛下明旨臣
等敢不竭力但恐工戶二部及郡縣錢糧一時不能
湊手煬帝道不要拘定工戶二部不管天下但有錢
糧俱可調用如有違旨者便拿來處斬宇文達道若
得如此便不難矣但不知這宮苑要如何起蓋煬帝
道也不要十分大大隋書卷之六十五只照西苑式樣就罷了只以速
完爲主羣臣不敢再奏只得領旨而出遂一面差人

卷之六十五

二十九回

八

天下調取錢糧，一面審視地形，一面採選料物，一面召集工匠，話休絮煩，左來右去，只苦了這一時的百姓，不半年早又造成一所窮奢極慾的宮苑，原來這宮苑就連在一處，前面是宮，後面就是苑，其中也有十六所別院，苑外東邊圍有一塊間地，形勢極高，又蓋了一所月現進宮去的路上，又造了一道大石板橋，苑傍邊又挖了一個九曲池，十分有趣。後宋文人蘇轍有詩一首，讚感歎九曲池之事，詩云：

稽老清，彈怨廬陵，隋家水調寄哀音。

可憐九曲遺音盡

惟有一池春水深

宇文達等造完了宮苑，忙奏知煬帝。煬帝大喜，隨即乘輦來，看到了宮苑中，只見樓臺富麗，殿閣嵒嶮，一層上都是錦裝綉裹，一處上無非玉映金輝。也有十六院，又添出月觀，與九曲池，比西苑倍覺有許多幽奇景致。煬帝看了喜之不勝，隨即傳旨將蕭后與衆夫人、美人一齊都移入宮來。蕭后原住了正宮，衆夫人、美人仍舊照十六院分開。惟吳絳仙獨賜他住於月觀。其餘殿腳女都發入月觀，就當做宮女供用。煬

色三

二十九回

九

帝宮苑分派既定，便日日帶領許多美人各處去尋山問水，覽勝探奇，無一時一刻能離了婦人與酒杯。絲竹正是

快心若个能知足

得意誰人肯掉頭

只待戲場收拾起

霎七冷七大家休

一日正值三月三日，天氣清爽，春光明媚，場帝對蕭后說道：「晉永和時節，但遇今日，大家小戶都要臨水飲酒，以爲修禊。朕與御妻何不借這個各色，往江頭遊玩一番，也不虛負春光。」蕭后道：「及時行樂，陛下之

旨書隨叫近侍打點酒餚又傳旨安排龍舟鳳舸
往江頭候駕湯帝與蕭后同上玉輦帶領衆美人笙
簫絃管竟到江頭來取樂不期江中發起風來波浪
大作不便上船遂回到江樓上坐下飲酒却觀看那
長江一派風景衆美人歌舞的舞湯帝歡飲了
半晌忽見一隻鳳船被風浪將纜繩掀斷竟流到
江中間去了又無人在船上支撐隨着風浪一顛一
播再不能定湯帝與衆人看見都一齊笑起來說道
到也有趣蕭后道何不叫人去救了回來湯帝道這

絕色

二十九回

十

樣大風如何去救說不了只見那隻船一頭起一頭
落在波浪中就如跌跳一般湯帝指着問道你們看
這船播來播去像個甚麼東西美人也有說像一隻
大鞋的也有說像一片蓮葉的袁寶兒說道以妾看
來還像不大鯉魚湯帝笑道果然還像鯉魚蕭后笑
道既像鯉魚陛下何不釣他起來湯帝笑道釣到要
釣只是沒這等長大絲綸敗也之兆見乎辭云一時高興遂提起筆來就
在江樓粉壁之上題詩四句說道

三月三日到江頭

正見鯉魚波上遊

意欲持竿釣取

恐是蛟龍還復休

湯帝題這四句詩，不打緊，識者看來，以鯉魚應着李淵，早已知是亡國的讖語。自家那裏曉得。湯帝題完，蕭后看了，稱贊不已。衆美人復進上酒來，湯帝喫了半日，只等玉山頹倒，方纔住手。還宮到了宮中，十六院夫人接住，依舊又彈絲品竹的歡飲，正是

歌舞又相勸

君王尚未醒

莫言沉醉也

猶可伴娉婷

一夜月色甚明，湯帝厭厭那些絲竹聒耳，遂同蕭后與

十六院夫人帶領了四五个美人，携了一尊酒，几个小盒兒，同到新造的石板橋上看月。此時夜已三更，若論遊樂受用却殊不似世一輪明月，正照着當頭。楊帝道：「不要設座，就將錦氈鋪在橋上，大家席地而坐，更覺有趣。」眾夫人都笑道：「果然有趣，遂不分大小，都隨便團心坐下。連袁寶兒几个美人也賜他坐了。大家清言調笑，歡飲了一會。」楊帝說道：「我們這等清坐看月，豈不强似那些笙歌鬧炒？」蕭后說道：「此時若是玉簫吹一兩聲，却也不妨。」楊帝道：「月下吹簫，最是妙事。」御妻想得有理，遂對朱

貴兒說道你可單吹一曲與大家賞鑑。舉杯酒兒來。貴兒笑上說道我吹我吹。隨取了一管紫竹簫。拿在羅手裏。啓朱唇。輕吞淺吐的吹。將起來。悠上揚上。其贊好聽。真个是

珠。圓。瑩。滑。逗。秋。涼。

別。是。風。流。宮。與。商。

几。字。細。來。青。漢。近。

一。聲。鬆。去。碧。天。長。

寒。雲。漱。齒。聲。俱。冷。

白。雪。調。喉。韻。欲。香。

不。道。無。情。三。尺。竹。

月。中。吹。出。斷。人。腸。

大家聽了無不快暢。蕭后道。妾出的這題目。何如。揚

帝道好題目有此一曲簫聲我們橋頭看月一段風流方繼摹寫得出蕭后道這條橋叫甚名字湯帝道沒有名字蕭后道既沒名字陛下何不就今日光景起他一個留以為後日佳話湯帝道說得有理遂低頭想一想又周圍教了一遍說道景物因人而勝古人有七賢鄉五老堂皆是以人教著名朕同御妻與千六個妃子連袁寶兒吳絳仙朱貴兒薛治兒杏娘這四各取得甚巧妥娘六個共是二十四人在此就叫他做二十四橋這不妙哉大家歡喜道好个二十四橋是見陛下

無偏無怠之意，遂一齊奉。上酒來，楊帝十分快暢，接
杯在手，飲滿而酌。後唐人杜牧過此，弔其遺跡，作詩
一首，感之，詩曰：

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艸木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

楊帝同眾人盡量歡飲，只喫到十分酩酊，方纔起身，
同蕭后携手踏月還宮。自此以後，今日賞花，明朝玩
柳，一日亭臺，一日池榭，不多時，又將一所錦綉宮苑，
遊幸厭煩了。一日，駕幸月觀吳絳仙梳洗，猶未完。楊

色

二十九回

三

帝遂走進房來移一張椅兒坐在鏡臺傍邊看他。

長蛾眉絳仙笑道那些好看勞萬歲這般垂盼難荒之也都是一段好風流湯帝

道看美人窗下画眉最是美覩只可恨這些宮殿蓋

得曠蕩窗牖又高又大顯不出你這般風流態度若

得几間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與你們悄上冥上相對

便可遂朕平生之志絳仙道萬歲要製造几間却也

容易何消說得這樣艱難湯帝道製造几間可知容

易難只難於沒一个有奇思之人會調度若叫外邊

這些臣子去造他依舊蓋些直籠筒的宮殿有何趣

味正說未了，忽然見傍邊轉過近侍高昌，跪在地下奏

類狗監之荐相如

道：奴婢到有一个朋友，常自說能造精巧宮室，不知可中聖意。煬帝道：此人是何處人，叫甚名字？高昌道：此人姓項名昇，乃浙人，與奴婢原是同鄉。奴婢因此曉得煬帝道：既有此人，可就叫他來見朕。高昌領旨，隨飛馬去叫項昇。聞旨不敢遲留，忙跟了高昌來。月观中見煬帝，煬帝隨問道：高昌薦你能製造宮室，朕嫌這些宮殿沒有透迤轉折之妙，你可盡心製造。几間有韻趣的宮室，朕當重賞。項昇奏道：小臣雖曉得

五

二十九回

古

製造只恐不當聖意容臣先画一個圖樣進呈候萬
歲裁定了方敢動手煬帝道這也說得是只不可能
遲了項昇退出遂連夜画寫圖樣直画了三四日方
纔画完了尋着高昌同獻與煬帝煬帝接了展開細
看只見上面画了一間大樓中間却千門萬戶有無
數的房屋左一轉右一折竟看不明白是那裏出入
煬帝大喜道你這般巧心朕有這樣一所宮室也不
負爲天子一場儘可老成其中矣隨先賞賜項昇許
多綵段金銀專督其事一面勅工部選四方的材料

一面詔戶部發天下的錢糧，又差封德彝監督權辦。如有遲緩，卽指名參奏，朕當嚴刑重處。項昇回德彝各有司領了旨意出來，隨卽相視地形，動工起手。朝廷旨意一下，誰敢不遵，只得剗心割肝去支應。爭奈這一次比前不同，內帑外庫俱已空虛，天下百姓的膏血已盡，那裏還禁得又起一場大工。只因這一番土木有分，教干戈四起，盜賊蜂生，黎民保不得性命。朝廷坐不穩，江山這正是：

世亂自遭兵。

民窮定爲盜。

二十九回

五

體身

任有萬木撐

江山要重迭

不知這場大工畢竟如何得成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幸迷樓何稠獻車

賣荔枝

仙尊席士

詞曰

拭淚問造物造物一何乖盡道禍淫福善暗裏
 有安排請看獨夫殘暴為甚乃兵水火只作小
 民災慘血終日瀝勞骨何時理歌擊壤遊鼓
 腹安在哉無情土木不知磨碎几多骸謾道江
 山將破樓上清歌妙舞猶自醉金釵天意已如
 此世事不勝哀

第三十回

右調水調歌頭

話說封德彝領了催督錢糧旨意，便日日發文書到天下各郡縣去催調。你想天下能多少錢糧？怎禁得數年之內，這裏起宮，那裏蓋殿，東京繕成，又造西苑，長城剛了，又動河工，又兼開市征遼，也不知費過多少錢財，便有神輸鬼運，也不彀這樣耗散，就能點石成金，也不禁這般濳撒。況這些小民出產有限，供自家身口，尚且艱難，怎當得千科百歛，無了無休？有的時節，雖然捨不得，還要保全性命，只得剜心割肝，拿

了。出去到後來沒的時節好也是死，反也是死，便持
 着性命去為盜為賊。此時天下已十分窮困，怎禁得
 又興大工，故這些窮百姓沒法支撐，只得三五成羣，
 相聚為盜。這裏一起那裏一陣，漸上聚集起來，小盜
 遂成大盜。中間少不得有木腐蟲生自然之理几个乱世英雄豪傑，故嘗
 建德在漳南作亂，李密在洛陽猖狂，瓦崗塞有翟讓

聚義，山後有劉武周稱雄。盜賊紛上蜂起，楊帝全然
 不知終日還只是嚴旨催造宮室，正是
 民已歸淵久，君猶為蠶龜。

賈母

不然千萬世

何以只須臾

按下百姓紛上爲盜不題且說項昇就在宮苑東邊選了一塊高敞之地終日命工調匠照着圖樣細心的起造只因宮室要造得精美裏邊的逶迤轉折處多工程浩繁把一個府庫都調得乾七淨七天下的骨髓都刮完了整七興了一年工役方纔製造得完雖然費了錢糧却也造得精工華美窮極天人之巧外邊遠望只見樓閣高低相映画棟與飛甍隱七勾連或斜露出几曲朱欄或敞窺見一帶綉幙珠玉的

光氣映着日色，都漾成五綵，乍看見，只道是大海中
蜃氣結成，決不信人間有此。到了裏邊，一發稀奇，正
殿上花樣綉栊，不要說起轉進去，到了樓上，只見幽
房秘室，宮室之美至此極矣就如花朵一般，令人接應不暇。前遮後映，各
有一種清趣。這裏花木扶疎，那裏簾櫳掩映。轉過去，
只見几曲画欄，依七約七折轉來，早斜露出一道回
廊。走一步，便別是一天。轉七眼，就另開一面前軒。一
轉，忽不覺就到了後院。果然逶迤曲折，有愈入愈奇
之妙。况又黃金作柱，碧玉爲欄，瑤階瓊戶，珠牖瑣窗。

富麗無比。千門萬戶。迴合相通。人若是錯走進去。就轉一日也。莫想認得出來。真不是天上少世間稀古。今沒有。七詩為証。

天子行宮幽且奇

寶窗綉戶壓雕帷

香風曲七吹。難到

碧月深七照。不知

覓。縱未消。應斷續

夢。雖有主。亦透迤

若王盡日貪歡耍

行過迴廊也自疑

項昇製造完了。忙請煬帝幸臨。煬帝車駕一路行來。遙望見形勢新奇。縹緲間。就像神仙洞府一般。十分

幽巽一片遊寬先引得悠悠蕩蕩。及到了裏面見錦
遮綉映萬折千迴。幽房與邃室婉轉相通。一步一皆
有花迎柳引之妙。湯帝遊賞了半日。只見這裏一派
洞天那裏一片福地。竟不知身在何處。直喜得他七
顛八倒不知着落。因對項昇說道。你如何有這等巧
心。真可奪天地化工矣。項昇道。還有許多秘密之處。
萬歲尚未曾遊到。湯帝道。却在那裏。項昇又將湯帝
引了人去。左一穿。右一折。又不知有多少幽奇去處。
到了一處。分明水窮山盡。不知怎麼一曲。又有許多

妙境。煬帝大喜道：「此樓曲折之妙，不要說世人到此，沉冥不知，就使真仙來遊，亦當自迷也。」可取一名，就叫做迷樓。隨叫項昇領眾宮人細心的記認了來踪去跡。又叫左右傳旨吏部，賜項昇五品官職。又叫太監到內庫支絹一千疋，賞與項昇。項昇謝恩，歡喜辭出。煬帝這一日，竟不還官，就自在迷樓中住了。隨詔吳絳仙、袁寶兒一班美人來承應。又發詔選良家十二三幼女三千，到迷樓充作宮女。又在樓殿上鋪設了四副寶帳，都是象牀、雕枕、繡褥、錦褥，百般奇異。

殿飾在內又起四個美名第一帳叫做散春愁第二

昏沉至此蓋淫二字徒不足

帳叫做醉忘啼第三帳叫做夜酣香第四帳叫做延

秋月不分日夜與眾美人淫縱慾只除了喫酒其

餘無一時一刻不在四帳中受用又叫宮女將上好

的水沉香龍涎餅四角上燒將起來烟氣霏上使外

邊望着就像雲霧氤氳之狀湯帝常笑說道便是瑤

池瓊島神仙境界料也不能過此不多時幼女三千

俱已選到場帝看了見都是些乳鶯雛燕嫩柳新花

滿心欢喜都叫他穿了輕羅薄縠打扮得嫩七婷七

就如仙子一般。分散於幽房秘室之內。叫他焚香煮茗。伺候聖駕。不時遊幸。正是

深宮幽邃日迷春

已覺風光萃此身

尚有遊魂消未盡

重教遊入斷魂人

楊帝自得三千幼女。慾心愈蕩。便日七到各幽房去。頑耍快不可言。只恨這幽秘去處。都是透七迤七曲。曲折七穿。花拂柳的。徑路。或上。或下。或高。或低。乘不得車坐。不得犖。擡不得肩輿。都要自家走來走去。楊帝日夜遊幸。雖然快樂。也未免行走費力。然沒法奈

何也只得罷了。誰知名利之下，偏有許多逢迎獻媚之人。只因項昇造迷樓，便做了美官。早又打動了個人的利心。這人姓何名翻，原是獻御女車與湯帝。何安的兄弟因打聽得湯帝宮中遊幸，只是步行，他便弄聰明，逞奇巧，製了一個轉關車兒來獻。這車兒下面用滾圓的輪子，左右暗藏消息，可以上，可以下，登樓轉閣，都如平地。一般轉灣抹角，一一皆如人意，毫無滯澁之弊。又不甚大，一人坐在上面，緊七簇七外邊的輪軸，一些也不招風惹草，又極輕便，只消一

小人推了，便可到處去遊幸。又製得精工富麗，都用金玉珠翠綴飾在上面，其管是一件鬼斧神斤的妙物，正是。

莫道天工巧

人心有鬼神

謾愁宮徑曲

請上轉開輪



何稠製成了，忙推到迷樓來，獻與煬帝。煬帝見了大喜，從坐在上面，叫一個內相推着試看，果然快便如風。左灣右轉，全不消費人氣力。上樓下樓，比行走還快一分。煬帝喜之不勝，隨叫何稠說道：朕造這迷樓

幽奇深遠十分可愛只苦於行走艱難今得此車可以任意逍遙皆汝之功也因問道你叫甚麼名字何稠奏道微臣叫做何稠湯帝猛想起說道朕向月初幸江都有一個何安曾獻一駕御女車此人可是一家何稠道就是臣親兄湯帝道原來就是弟兄怪道此車造得巧妙何稠奏道向日臣兄所進御女車取其寬大只好途中御女若要宮闈中用還不見妙容臣再另造一駕上用湯帝欢喜道但凡巧妙的都製了獻來朕自當重賞隨叫左右差取千金賜與何稠

候御女車來再加官職何彌謝恩而去不題却說煬
帝有了轉開車便叫一个小肉相推了終日在迷樓
中行樂就像嫩柳中一个黃鸝穿梭來往也不知几
時爲日也不知几時爲夜經旬屢月只是昏也沉也
與衆美人官女搖蕩取樂一日煬帝因請蕭后賞花
多飲了几杯醉後又被淫事傷了次日忽然病起酒
來一个頭就像有几十斤重的一般再也擡不起來
心下只是泛吐要嘔吐睡在牀上十分難過正是

吟詩快活愁

害酒風流病

莫言今日苦

昨夜却高興

湯帝苦不過忙叫袁寶兒將迎輦花拿了來聞指望
醒酒誰知脾胃被酒淘壞又兼淫慾過度精神疲憊
支持不起花的氣力淺薄如何解得滿肚皮爛糟丘
正所謂一杯水救不得車薪之火湯帝將花拿到鼻
子上聞了又聞嗅了又嗅全然沒些應驗弄了一會
轉覺惡心上來只得把花丟去依然睡到只睡到餓
午時忽思想閩中的鮮荔支喫隨叫近侍去尋近侍
奏道這江都地方去閩中二千餘里如何一時能有

湯帝道：你只傳旨去尋江都乃繁華之處，或者民間也有近侍，不敢再奏，只得傳旨叫三五十個內相分頭去尋。衆內相領了聖旨，忙到都市中東家也訪，西家也問，都回說道：「不要說隔着二三千里路程，一時不能得來。荔支是秋天出的，如今方春，荔支纔開花，就到閩中也不能有。衆內相尋了一會，沒奈何，只得折轉身來回旨。」剛走到宮門前，忽見一個道人，生得長七大大，一個道姑，生得標標，致，二人都打扮做神仙模樣，飄然從對面走來，手中拿了一把

神仙遊戲自妙

大學扇上寫着兩行大字道出賣上好醒酒鮮荔
支衆內相看見忙走上前問道老師父鮮荔支在那
裡我們要買道人笑說道荔支有便有只是價高恐
怕你們買不起衆內相笑道老師父要多少錢一斤
就買不起道人道俺這荔支與衆不同不論斤賣要
一千兩銀子一個衆內相俱大笑道怎麼就要許多
銀子道人道我說你們買不起搖着扇子便要走去
衆內相慌忙攔住道老師父不要性急一千兩銀子
一個也是小事你且把荔支拿與我們看七道人道

有了銀子便與你看衆內相道老師父你不要看錯
了這荔支乃當今萬歲爺要賣難道怕少了銀子不
成你若只管爭價萬歲爺曉得了惱將起來恐怕連
性命也难保道人笑諾俺們乃神仙弟子方外之人
又不食他的水上要管俺們好一難理衆內相道你
雖出了家難道皇帝就管你不着道人正待開言只
見那道姑說道既是當今皇帝要就送了他罷何必
只管爭論衆內相都歡喜道還是這位女師父說得
有理若肯送與萬歲爺萬歲爺啣了歡喜少不得也

要賞你幾等錢不叫要快拿出來萬歲爺等久我們
要去回旨道人道既然要送必須當面方見個人情
內中有兩個內相就要領他進迷樓去又有兩個騎
暗說道你看這兩個道人都是隨身衣服單比薄比
又沒個籃兒確兒荔支放在那裏或者是聽見我們
拿荔支故上寫這個招子子在扇上捉弄我們倘然帶
了進去一時沒有荔支皇爺面前不是兒戲的又有
几个說道我們空手正難回旨莫若且借他去搪塞
一回有荔支沒荔支現有扇子為証料不是我們說

誰怕怎的。大家都說道：「講得有理。」遂一齊簇擁着道人同進宮來，到了殿上，留几个看守道人，分几个進去報與煬帝。煬帝此時渴想荔枝，恨不得一時到口，却又自料必無忽聽見兩個道人有的賣心，下十券欢喜，因說道：「既是道人有賣也罷，送也罷，何不竟拿進來與朕喫？」眾內相奏道：「上，人扇上雖寫着出賣，却二人都是空身，不知放在何處。」及問他取，他只說要親見萬歲方有。奴婢等没法，只得奏知萬歲。煬帝聽了，只得忍着面皮，叫眾美人扶在轉閣車上推了出

來到得殿上，只見許多太監簇擁着一個道人，一個道姑，立在階下。楊帝定睛一看，只見那道人，生得魁偉軒昂，飄然有出世之姿，與尋常的黃冠羽士大不相同。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一首爲証：

柳葉雲巾蕩漾，梅花鶴氅，
顰眉躡黃絲，條子帶雲烟。
艸履天涯踏遍，碧眼一雙，
湛若長髯，三綫飄然，
分明瓊島散神仙，不是道人顏面。

楊帝再將那道姑一看，雖道妝雅素，不點鉛華，然一種婷婷七仙骨，自勝似人間萬七也。有西江月一首爲

証

姑洗紫芝作骨瑤池白雪爲膚丹霞縹緲藐仙
姑不許紅塵點污青漢行來風馭碧天歸去
雲扶伴他明月不嫌孤別有玄中夫婦

衆內相看見湯帝駕到隨將道人道姑擁上殿來他
二人見了湯帝也不行禮只將兩隻手合起來把腰
略灣一灣頭微點一點說道七人稽首了湯帝道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你雖然是玄門弟子見朕也該行
个大禮道人道野人行禮不慣望陛下恕罪湯帝道

這也罷了。朕今日清酒消情，好說多支你院有的寶物，
拿出來朕買你的。道人道：陛下下的帑藏有限，不銷買。
了。貧道相送罷。可將盤子來。盛煬帝因想務支甚急，
也不管他語帶諷諷，隨叫左右拿盤來。盛左右慌忙
取了一個白玉米盤，用雙手捧到道人面前。道人也不慌，
也不忙，隨將手到袖中去，一個一個取將出來。
不多時，早取了一盤，都就像枝上纏摘下來。左右獻
與煬帝。煬帝仔細一看，只見
金盤滴上掛朱果，
紅殼莹上裹玉漿。

不獨桃花好顏色

脂凝膏滑有餘香

楊帝看見顏色紅鮮可愛滿心歡喜隨叫美人用纖
手剖了來喫。剖開時就如水。精喫在口裏就如絳雪。
到得舌上不消咀嚼便都化了。其味馨香甘美異常。
楊帝喫了一個又一個。須臾之間一盤有三五十個
不覺都喫完了。甜上美上喜不可言。一霎兒滿腔宿
酒都不知往那裏去了。楊帝心下十分爽快隨對道
人說道這荔枝十分鮮美你道人家如何到有道人
笑道陛下說差了道人家的乾坤原大帝王家沒有

的自然。是道人家有怎麼講如何得有。湯帝笑道。慣是道人家要說大話。你偶有了几个荔枝。便連朕帝王富貴都褻貶起來。你且看朕這迷樓中。是何等富貴。不要說你兩個雲遊道人。夢也不曾夢見。就是世間真上有一个神仙。實上有一个蓬萊閭苑。恐怕也到不得。這樣田地。道人笑道。古語說得好。米重不可言。夏蟪蛄不知春秋。陛下不曾認得神仙。如何知道神仙家的受用。今日守着這几間木雕泥画的房子。便誇張做借大事業。不知入了俺道人們眼中。只好

付之一笑。湯帝笑道：「這些全套話兒，都是道人們在山谷中，背艸根樹皮時，演習來的。料想富貴無分，不如將此富貴說壞了，到還好聽也。還好哄騙愚民，若使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這些繁華富貴，真叫他受享半日，只怕竟要斷骨要筋。這這張寡嘴，再開不得了。說罷，對着衆美人，哈上的大笑起來。道人道：「陛下說的都是假的，若以俺兩個道人看來，這些不耐久的膏脂，容易畫的錦綉，就要把人迷惑，還只怕不能發揚帝道，真與假一時也辨

不出。只朕這迷樓中，有一十二重宮闈，二十四座亭

地三十六間。樓空二十一二處。隨房一百零八所。階廣
三百六十五層。綉閣還有無數的。曲盤回廊。還有許
多的。朱欄翠幌。內中千門萬戶。都是婉轉相通。透迤
相接。朕常說。就有真仙來遊。亦當自迷。故起名叫做
迷樓。你兩個道人。既會說大話。必定有幾分手段。朕
今日就與你打一個賭賽。何如。道人道。陛下要打甚
麼賭賽。湯帝道。就與你賭遊迷樓。這迷樓中。你若
有本事。一層上。一處上。都去遊遍。不許少了一間。不許
重了一處。走得進去。又轉得出來。清上白上。毫不昏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一八輯

(原 闕)

(原 闕)

變 史 第二〇回

三三〇三

迷朕就認你是真神。做另蓋一所觀宇。與你住。歲給
祿米千石。免你雲遊劫化之苦。若是進不去。出不來。
轉的頭昏眼花。那時却不要怪朕。就問你一個狂言。
因上之罪。剝去道衣。發回原籍。養馬當差。這小道姑
還生得俊俏。便要沒人宮來。備朕的枕席。道人聽了。
嘻嘻的笑着。連說道。這小使得。這小使得。只見道姑
對道人說道。我們好意送務支。與他上到胡。繼說起。
風話來。此時唐天子在晉陽樓上。與舊宮人喫酒。作。
樂。兀自不知。却要思想別人。我們何不去。只當在。

醉人面前說醉語。怎麼道人道遊戲片時却也無礙。
湯帝聽了對衆美人大笑說道。他們思量要走。就如
今却怎生去得。隨叫近侍催促去遊。正是

君王不識神仙妙。 豈認繁華當一奇。
好似花房蝴蝶恋。 不教春色與人知。

不知道人與湯帝賭遊。迷撲畢竟誰贏。且听下回分

解

六卷總評

袁寶兒。位。目。虞。世。南。難。態。態。是。
危。事。然。有。心。防。危。則。態。態。又。一。果。
望。舉。平。矣。

虞。世。南。州。詔。題。詩。比。日。大。稱。旨。而。場。
帝。不。附。上。一。級。愛。才。如。子。恐。子。耶。唯。

卷之六

三十一

六

其。愛。所。以。忘。也。

陶。柳。兄。以。人。罹。禍。固。不。足。論。獨。後。

麻。叔。謀。以。朝。廷。臣。子。竟。會。婁。狂。橫。

竟。不。知。悔。真。至。身。首。異。處。而。後。已。

何。如。王。令。言。一。曲。既。比。豎。罕。已。知。江。都。

不。以。嘆。為。賢。愚。豈。在。貴。賤。耶。

不惟。字。付。情。而。不。能。更。復。自。由。法。神。後。
我。得。寵。而。以。潛。去。入。宮。見。婦。人。知。
不。得。其。苦。自。不。知。得。君。之。苦。也。
煬。帝。以。風。俗。自。任。其。沈。酣。酒。色。
固。宜。奈。何。處。變。為。祖。為。一。代。創。業。
之。君。亦。隋。土。此。術。中。為。千。古。所。深。

滿甚矣哉。美多。易感人也。

00130111

新編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卷七

第三十一回

任意車處女試春

烏銅屏美人照鏡

詩曰

春到迷樓亦太濃

錦香綉月萬千重

笑他金谷能多大

羞殺巫山只几峰

屏鑑照來真富貴

車帷度去實從容

祇愁雲雨遭兵火

若个佳人留得儂

隋說場帝與道人賭遊迷樓叫道姑走在前

三十一回

面自家坐了轉開東轡上隨着其餘宮人內相俱跟
在後頭不許一人開口那道人對楊帝打一個稽首
說道貧道告唐突了遂用手携定道姑二人道七遙
遙信着步兒往裏便走却也作怪就像走過几千萬
遭一般四下裏都是透熟逢着轉灣便轉灣遇着抹
角便抹角該上樓就上樓該登閣就登閣門閉着他
竟用手推開屏欄着他便側身轉入無一個幽微曲
折之處不被他串到無一層錦繡圍之中不被他
遊來不多時將一座誇天宮說仙府的迷樓早已圍

闕遊遍不曾遺了一處仍舊轉到殿上來說道陛下
還有甚麼幽房邃室乞再賜貧道一遊楊帝驚得呆
了半晌不能答應正是
世間那有迷人物
原是痴人自着迷

試看神仙迷不得

迷接何似武陵溪

楊帝見二人有些奇異因問姓及鄉貫大差大定驚問道你二人姓甚名誰

道人笑道俺們道人家草木形骸那有甚麼姓字
帝道姓字既無必有一個鄉貫任坐道人道天上的
白雲山中的野鶴便是俺們的鄉貫任坐了賜貧道

既如此無个定踪朕蓋一所菴觀與你在好麼道人
笑道好便好只怕不長遠些場帝道朕欽賜蓋的
你便好徒子徒孫終身受用如何不長遠道人笑道
陛下怎麼算得這等長遠此時天下還有誰來蓋現
就有人來只怕陛下也等不得了到不如隨俺兩個
道人到深山中去出了家還救得這條性命場帝笑
道這道人爲何一會兒就風起來朕一个萬乘天子
放着這樣錦繡窠巢到不受用却隨着兩個山僻道
人去出家好笑好笑道人道陛下不要太認真了道

些蛾眉皓齒。不過是一堆白骨。這些雕梁畫棟。不過是後日燒火的乾柴。這些絲竹管絃。不過是借辨來應用的公器。有何好戀之處。况陛下的光景。月已斜了。鐘已敲了。雞已唱了。沒多些好天良夜。趁早醒悟。話七真切。情場帝迷。而不悟。跟俺們出了家。還省得到頭來一段醜態。若只管貪恋火坑。日尋死路。只恐怕一聲鑼鼓。住了傀儡。要下場去。那時節。却怎生區處。楊帝笑道。這一篇話兒。人都會說。七來到也。中聽。只是天地間。那有个不死的亦是仙方長生的妙藥。你只看秦始皇。漢武帝。何等好神。

仙到頭來臺座無用這便是小樣子道人道秦始皇
錯用了徐福漢武帝偏信了文成五利故沒有功效
俺二人却非其類陛下不要當面錯過後來追振揚

帝笑道朕這裏瓊宮瑤室便是仙家奇花異草便是

認死地爲明恨人安得不笑

仙景絲竹管絃又有仙樂粉香色嫩又有仙姬朕遊
幸其中已明也是一個真神仙你們山野之中就多
活得几歲年紀然身不知有錦綉耳不知有五音目
不知有美色却與朽木枯石何異道人笑道山中到
也頗不寂寞只怕陛下沒有造化去遊若肯隨俺們

去出了家。管你受用不盡。湯帝道：你且說山中有何
境界。朕就沒造化去遊。道人笑道：是陛下也不知待
貧道界說一二。

居住的是瑤宮紫府，出入的是碧落玄宮，吃几
碗胡麻飯，怕的是庖鳳烹龍，飲几杯紫瓊漿，愛
的是交梨火枣，穿一件雲霞百補衣，冬不寒，夏
不燥，春秋恰好戴一頂日月九華巾，風不增，花
不減，雪月相宜，霓裳羽衣常奏於不謝花前，小
玉双成時伴在長春帳裏，要遊時，白雲爲車，天

風作御一妻兒蒼梧北海要睡時高天爲衾大
地作席頃刻間往古來今那討是非并無榮辱
羞他世上馬牛不識死生誰知壽夭笑殺人間
短命

煬帝聽了呵叱大笑道純是一派胡柴其餘還一時
考較不出你既說天風爲御白雲爲車爲何兩隻草
履都走穿了道人道因要劝陛下出家故信步而來
陛下既不省悟貧道只得去了只怕明日白龍圍遶
之時好苦楚也說罷向天叫一聲彩雲何在忽見半

姑走在上面說道陛下請了後日火起時思想貧道
只怕遲了。楊帝慌走下殿來留時那兩片彩雲早已
飄然騰空而起漸入丹霄倏忽之間就不見了。正是
神仙到處皆遊戲。

只恨凡夫認未真。

金馬滑稽翻不信。

文成五利轉相親。

「這悔遲了！」

楊帝見二仙乘彩雲而去又驚又喜又有几分追悔
因對衆美人說道太奇太奇不知他是兩個真仙到
是朕當面錯過袁寶兒說道便不錯過却也無益楊

帝道爲何無益。袁寶兒道：他要萬歲，隨他去出家。萬歲肯捨了這些繁華富貴，向深山窮谷中粗衣淡飯去修心煉性麼？湯帝笑道：修煉實難，繁華富貴却也捨他不得，只好送朕一丸丹藥吃了，做個現成仙人。

六、家、戲、謔、尤、景、俱、有、前、致、

依舊同你們在官中受用方妙。眾美人一齊笑起來。

說道：萬歲便說得這等容易，不修不煉，或者還可。只是天下那有个好色慾的仙人？湯帝笑道：若好不得色慾，則仙人苦於凡人多矣。早是放了他去，不曾被他誤了，弄做個一家貨的神仙。說罷，大家都笑做一

團笑了一會。湯帝仍舊上了車。轉關直見推入迷棧中。去正是。

肉可銷魂骨可憐。人生只恐不當前。
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

湯帝進了棧。也不管到何處。任着車兒推去。推到三層綉閣之內。只見几種幽花。低壓着好名色一帶綠紗。總兒十分清幽有趣。湯帝認得叫做情語牕。上下忽見一個幼女。在那裏煎茶。湯帝看見便下了車兒。走到牕下坐了。那幼女真个垂巧。便慌忙取一隻碧玉甌子。

香噴吐。斟了一。麝龍團新茗。將一。瓦尖。鬆吐的。敲。手。
揀了送與楊帝。楊帝接了茶。將那幼女仔細一看。只
見他生得。鶯。雛。燕。嬌。柳。柔。花。嫩。纔吐。婢吐。只好十二
三歲。又且眉新畫。月。髻。乍。拖。雲。一。種。孩。赤。風。情。更。可。
人意。楊帝看了。早有几分把捉不定。因問道。你今年
十几歲。叫甚麼名字。幼女答道。小婢今年十二三歲。
小名叫做月賓。楊帝笑道。好。一。個。月。賓。朕。今。日。與。你。
做。一。個。月。主。何。如。月。賓。雖。然。年。小。却。是。吳。下。人。十。分。
伶俐。見楊帝詞他。便微吐笑。答道。萬歲。若做月主。小。

婢焉敢當賓只情願做個小星罷。楊帝說道做個小

星便要為雲為雨只怕禁當不起。月賓道雲雨雖則

固知聰慧原不在一年

難當。雨露却易消受。楊帝見他應答甚巧喜得心花

都開。遂一把將他接在懷中說道你還是個小女孩

子。便曉得這般戲謔。真可愛也。一時高興便有個要

幸月賓之意。又慮他年紀甚小恐難勝大任。心下尚

恍恍惚惚。遂叫取酒來吃。左右忙排上宴來。楊帝不

放月賓下懷。就將他接在膝上坐了。靠着臉兒同飲。

楊帝吃了几杯問道。這綉閣中。只你一個在此還有

別人。月賓道。只小婢一人。再無別个。湯帝笑道。虧你
一个到不駭怕。月賓笑道。就駭怕也。没法奈何。誰人。
肯來相伴。挑甚妙湯帝笑道。朕今夜相伴你何如。月賓道。萬
歲相伴的人多。正好輪不到小婢。小婢也沒有這樣
造化。湯帝滿肚皮要幸月賓。只愁年幼惧怯。不期他
全不在心。言來語去。轉挑撥湯帝。湯帝喜不自勝。又
笑說道。你要造化。却也不難。但不知到臨期是造化。
是悔氣。月賓笑道。萬歲只管講他怎的。且請吃酒。隨
斟了一杯。奉與湯帝。湯帝吃了半杯。剩半杯遞與月

賓說道你。不吃單叫。朕吃有些甚趣。月賓笑也。吃了
又斟一杯奉與。湯帝說道。這一杯却不單了。湯帝笑
道。你也吃一杯。總筭不單。二人說此笑。到吃得十
分有興。正是

莫言野馬難收轡。

縛束鷗鵬只藕絲。

小小宮娃。總一笑。

九重天子。已情癡。

二人歡飲多時。不覺天色昏黑。左右慌忙。掌了燈來。
把瑣窗閉上。湯帝被月賓脂香粉嫩。在懷中偎倚了
半日。情興蕩漾已久。再吃到醺酣之際。一發把持不

定。抱了月賓低上說道。朕醉了同去睡罷。月賓孩子

正。安在苦中尋樂。

家只要勾引君王不知道風流的苦處。見楊帝調他

便含笑說道。這裏睡不打緊。只怕候了萬歲別處的

好受用。楊帝笑道。這裏的受用。難道不好。遂不吃酒

走起身携了月賓竟進寢房去睡。眾宮女見楊帝注

意月賓。寢房中早將鴛衾象枕。打點的端上。正上。楊

帝到了房中。便解衣就寢。月賓要君寵幸。口裏雖十

分承。應然終是女孩兒家。及到臨寢。叫他解衣。忽不

此。時。苦。月。直。幸。便。不。婚。矣。

覺羞。越起來。倚着床。轉半响動移不得。楊帝情興勃

物連催幾遍。只是延推不肯脫衣。楊帝慾火如焚。那裏等得他來。遂探起身子。把月賓扯到枕邊。替他將衣帶鬆開。解上脫去。銀燭下露出如雪般一個身軀。月賓一發害羞。到慌忙往被裏一鑽。這道一鑽。便更準。楊帝因等待的興濃情急。月賓上得床時。也沒工夫溫存調戲。便任意在逗起來。不想用力太猛。月賓還是十二三歲的孩子。如何禁當得起。忽大聲啼哭起來。楊帝聽不過。連忙把身軀往上一鬆。春情。春能。摸。易。及。矣。而。結。日。驚被上早濺了無數的臙脂。無半點淫。汚。色。文章之妙乃尔。月賓痛楚欲死。得這一鬆。連忙背過身子。朝着床裏

色

三十一回

九

曲做一團咬牙齧齒的呻吟。煬帝見月賓這般模樣。心下甚是憐惜。不捨得再來強他。然香溫玉軟。抱在懷中。一腔慾火。却又按納不下。只得再三婉轉。月賓要他轉過身來。月賓就像怕老虎的一般。聽見叫他。嚇得魂魄俱無。那裏敢動一動。煬帝叫的緩些。月賓聲也不做。若是叫得急了。月賓只叫萬歲可憐罷。若將手去扯他時。月賓便號七的哭。將起來。煬帝没法奈何。欲要以力強他。却又不忍。欲要讓他睡了。却又難熬在他身上。撫摩一會。又在他耳根邊。甜言美語。

的央及半晌月宿只是駭怕不敢應承急得個場頭
翻過來覆過去左不是右不是十分難過捱了半夜
情與愈急使顧不得憐香惜玉只得使起勢來將身
子欠起用力強去撥他月宿見湯帝性起慌做一團
又不敢十分推拒又其實痛楚難勝慌得只是慄心
而戰場帝雖是用力然終有愛惜之心被他東撐西
抵畢竟不得暢意又纏了半晌不覺精神困倦忽然
睡去正是

繡經風雨花魂碎

虛抱芳香蝶夢痴

三十一回

十

欲避不能。便不得。快心時是可憐時。

月宿見煬帝睡了，心總放下，又怕醒來纏他，不敢十分睡着，只膝上離上的捱了一夜。到了次早，日影兒透照上窗紗，便悄上的走了起來，穿上衣服，也不敢走，竟就在錦帳裏面立了。煬帝一覺醒來，餘興未已，還有个找零之清林，向被窩中一摸，早已不見了。月宿急探起身來看時，只見月宿不言不語的立在枕邊。煬帝見了，又好惱，又好笑，便假死的嗔說道：「你這小妮子好大胆，也不等我睡醒，就先走了。起去，既是

這樣害怕。昨日誰叫你那裏去。月賓道：小
婢自知萬死，然情非得已，只整萬歲饒恕。一邊說，一
邊就跪了下去。煬帝本是愛他，又見他這般模樣，更
覺可憐，連忙穿了衣服，走下床來，將月賓摠起，說道：
昨夜之事，就依你饒了。今夜若再如此，便饒你不得。
月賓道：萬歲肯饒，除非饒了今夜。若只是昨夜，便不
要萬歲饒了。煬帝笑道：饒了你，便要弄嘴。二人說笑
了半晌，方同到鏡臺前，去梳洗。梳洗畢，左右進上早
膳。煬帝就叫月賓同吃。剛吃完了，忽一个大監來報

道前日獻轉關車的何稠又來獻車現在宮外等旨
賜帝聽了即到太廟上來見何稠何稠朝過賜帝隨
獻上一駕小車四圍都是錦幃綉幔底下都是玉轂
金輪賜帝看了便問道此車製造得精工小巧到也
美觀不知有何妙處何稠道此車無他妙處只是行
幸童女最便賜帝正沒法奈何有童女
最便不覺滿心歡喜便立起身走下殿來問道幸童
女有何便處何稠道此車雖小却是內外兩層樓臺
童女只消將車兒推動上下兩層便消暗机矣其任

是臺不能動又且天縱自便在不實行幸之方遂將
手一一指示與湯帝看湯帝看了大喜道卿之巧思
一何神妙若此因問道此車何名何稠道臣任意造
成未有名也望萬歲欽賜一名湯帝道卿既任意而
造朕復任意而樂就取名叫做任意車罷隨傳旨照
項昇一樣也賜何稠五品官職以酬其勞何稠謝恩
退出不題却說湯帝得了此車快不可言那裏等得
到晚隨即推到綉闈中來哄月賓說道何稠獻一小
車到也精緻可愛朕同你坐了到各處去閒耍月賓

不知是計。隨走上車兒。楊帝忙叫一個內相推了去。遊那車兒。真製得巧妙。總一推動。早有許多金鈎玉軸。將月賓的手足繫上。關在。楊帝看了。笑道。有趣。有趣。今日不怕你走上天矣。隨將手來解衣。月賓先猶月賓着手了不知見楊帝來解衣。忙徹手去。搥那裏。勸得一毫。方纔慌起來。說道。不好了。儂是死矣。楊帝見月賓驚慌。無錯。更覺快暢。那裏顧他死活。解了衣服。便恣意去尋花。覓盡。痛得月賓嬌喘不進。渾身上香汗沾上。真是笑不得。哭不得。氣噓上。只叫萬歲。可憐。楊帝笑道。

正好出昨夜之氣誰可憐你月賓雖然痛楚然經過

此十洲春園亦無此妙

一番很藉畢竟稍上減些况湯帝用力不甚更猛故
悲啼凡聲又笑着臉兒情愁几句湯帝揔不理他只
是捧定香肌細心賞鑑月賓含顰帶笑一段楚痛光
景就像梨花傷雨軟上溫上比昨夜更覺十分可人
怎見得但見

心。驚。香。玉。戰。

喘。促。乳。鶯。低。

紅。透。千。行。汗。

塵。通。一。點。犀。

雖。生。嬌。欲。死。

帶。笑。不。成。啼。

漫惜花探碎

蜂痴蝶已迷

楊帝盡心受用恣意爲歡只驟瀾有一兩個時辰方
纔收雲散雨叫把車兒停住月賓孩子家被楊帝苦
了半日嬌痴可纔抽出手來便不管一二竟連身子倒入楊
帝懷裏說道萬歲也忒狠心便不顧人死活楊帝抱
住笑說道顧了你的死活朕的死活却教誰顧二人
猥倚了一會方走下車兒依舊回到綉閣中去顧要
正是

兒女情無限

風流事轉多

若非爲酒困

定是被花魔

楊帝因月賓是吳人說的吳語好聽便口口聲七也
學吳語講話自家轉不稱孤道寡只是儂長儂短自
此之後淫情愈不可制便日日檢有容色的幼女到
任意車中來受用終日淫蕩弄得那些幼女痛楚難
勝方覺快暢這不嘗過滋味便換那個那個得了妙
處又更這個也不論日也不論夜盡着性命在迷樓
中受用爭奈迷樓中選了三千幼女這個似桃花紅
得可愛那個像楊柳綠得可憐一人能有許多精力

如何得能享盡淫蕩的不多時，早已精疲神散，支撐不來，誰知精神虛的人，慾火更盛，心下火焚，也要去淫蕩，只恨氣力不能鼓舞，往上了。到了臨時，弄個掃興，因心生一計，叫畫院官將男女交合的春圖，奇上怪，怪，画上無數，遍迷樓中都懸掛起來，却攜了幼女，細細觀看。上到興動之時，不覺精神震躍，就乘着興頭，與幼女去宣淫，在蕩畧不濟事，便重新又看，只因這不法兒有驗，便差人各處去尋求，巧妙的春圖。一日正與幼女觀圖戲耍，忽有太監來奏道：「宮外有一人。」

叫做上官時自江外得烏銅屏三十六扇，獻與萬歲。煬帝道：「甚麼烏銅屏？」快擡進來看。太監領旨不多時，將銅屏擡入。煬帝定睛一看，只見那銅屏有五尺來高三尺來，刻刻邊都磨得雪亮，就如寶鏡一般。輝光相映照得徹裏徹外，皆明。下面俱以白石爲座。煬帝看了大喜，隨命左右一扇一扇的排將起來。三十六扇圍七圍轉，就像一座水壺，又像一間瑤房，又像一道水晶屏風，外面的花陰樹影映入其中，又像一道畫壁。人走到面前，鬚髮形容都照得明。七白七煬帝

看了十分欢喜道。琉璃世界白玉乾坤。也不過如此。遂叫了吳絳仙袁寶兒杏娘安娘朱貴兒薛治兒。賓一班美人幼女。同到中間坐了飲酒取樂。衆美人你來我去。一個人也不知有多少影兒。湯帝在中間左顧右盼。但見容光交映。艷色紛飛。竟辨不出誰真誰假。因大笑說道。爾其美人之多乎。令人應接不暇。袁寶兒道。美人未嘗多。還是萬歲的眼多。湯帝大喜道。眼到不多。口是這一片柔情多耳。大家說七笑上。盡情歡飲。湯帝飲到陶然之際。見衆美人嬌容體態。

映入屏中與。覺鮮妍可愛。一時情興勃。自把持不定。
遂叫宮人將錦裯綉褥。移入屏中。親同衆美人。幼女。
把衣裳脫去。裸體相戲。衆美人這個含羞。那個帶笑。
你推我。我扯你。大家在屏中。欢笑做一團。湯帝東邊。
也採一陣西邊也採一場。那些淫形慾狀。流入鑑中。
纖毫不能躲避。真个是荒淫中一段風光。有鵲橋仙。
詞一首爲証。

香肌。淡墨。玉容。染翰形兒影兒。難辨。君王痴眼。
醉模糊。但只見春光一片。鏡中花貌。烟中粉。

黛畫出鶯心燕心嬌深媚淺不爭些便勝似丹
青無限

賜帝在筵多時滿心歡暢因說道繪畫的春圖不過
止描寫大意怎如鑑屏中活活潑潑神情態度都摹
畫出來真令人消魂欲死也此銅屏勝似春圖何止
萬倍上官時之功不可不賞遂傳旨賜上官時千金
與官一級正是

只爲風流影

全消浪蕩魂

君王拚性命

去博佞臣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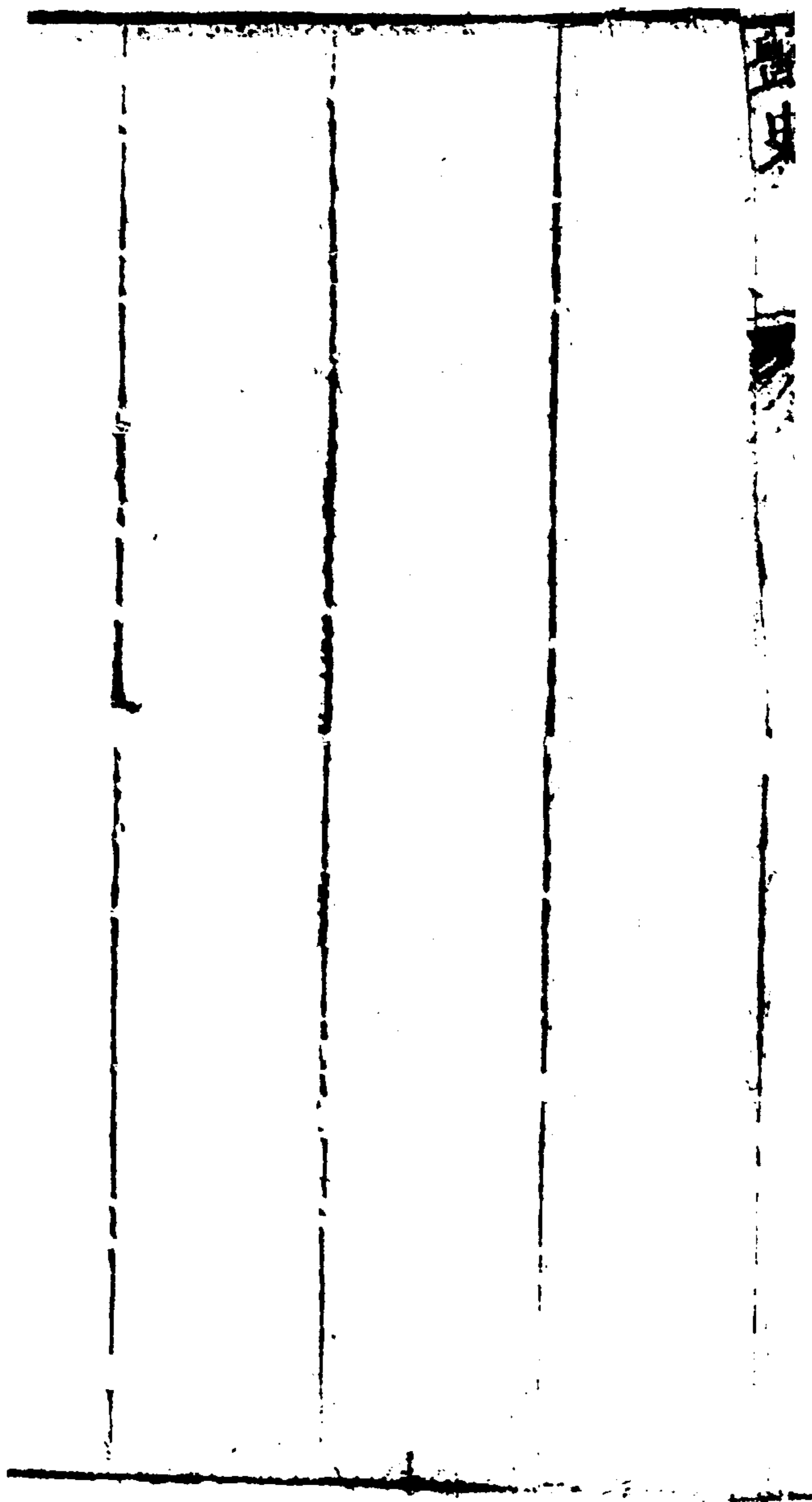
不知湯帝得此烏銅屏畢竟又作何狀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回

卷一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二二四四



第三十二回

方士進丹藥

宮女競冰盤

詩曰

迷花豈不太歡娛
天下紅顏消未盡
要尋死路。人偏有。
好色不須求妙藥。

只恐柔莧不耐蘇
一身白骨已先枯
欲覓仙丹。世却無。
安排陵寢。省工夫。

話說楊帝既得了任意車。又得了烏銅屏。快啣之極。便日日與眾美人幼女。不在車中行樂。便在屏中受。

三十二回

用無一時一刻得能放空。爭奈精神有限。一日一日。只管疲憊。將來每日家。只靠笙歌與酒杯。兒扶住。若一空閒。便昏匕思睡。一日初睡起。正在瑣窗下看月。賓撲蝴蝶。耍子。忽一個內相來。報道蕃釐觀瓊花盛開。敢奏聞萬歲。湯帝大喜。道瓊花直到今日。方纔看。着隨傳旨。排宴蕃釐觀。一面差人宣蕭后。共十六院夫人。到迷樓中來。好同去賞瓊花。不多時。蕭后與衆夫人。宣到湯帝。說道瓊花乃是江都一種異卉。天下再無第二本。朕從來不曾看見。今日聞得正正開花。

特召御妻與衆妃子同去講學。蕭后道：「陛下前一次來，爲何不曾看見？」
后道：「瓊花名占江都，陛下前一次來，爲何不曾看見？」
煬帝道：「朕前次來時，剛北開過，故未曾看見。朕心深
以爲愧，不期守到今日一般，也有守着的時候。」蕭后
道：「守便守着，也虧陛下好耐性兒。」煬帝笑道：「耐不
得，却也沒法，只好今日到花下多飲几杯，以消連年
渴想。」蕭后道：「有理有理。」煬帝遂命發駕，自同蕭后上
了玉輦，十六院夫人及衆美人、幼女，都是香車一齊
望蕃釐觀中而來，正是

金輿玉輦七香車

絡繹縱橫道路遮

試問六龍何處去

蕃釐觀裏看瓊花

煬帝與蕭后到了觀中進得殿來只見大殿上供奉着三清的聖像殿宇雖然弘大却東頽西敗不十分莊嚴齊整聖像也都狼七狽七不令人起敬蕭后終是个婦人家敬信神明看見聖像便要下拜煬帝忙止住說道朕與你乃堂上帝后如何去拜此土木偶人蕭后道神明赫七有靈人皆賴其庇佑陛下不可不信煬帝笑道御妻不必論他有靈無靈且看他的

毀字形像若能庇人何不自庇一庶薦后道神明只
恐皮相不得煬帝道今日且皮相他一遭看他有何
靈顯因問左右道瓊花在於何處左右道在後邊臺
上原來江都這株瓊花乃一仙人道號蕃釐因談仙
叙源委甚詳
家花木之美世人不信他遂取白玉一塊種在地下
須臾之間長起一樹開花與瓊瑤相似又因種玉而
戎故取名叫做瓊花後仙人去了鄉里詫爲奇怪遂
益起一所蕃釐觀來以紀其事此花止有一丈多高
花色如雪蕊辨團七就如八仙花形狀香氣芬芳異

常與凡花俗艸大不相同故此擅了江都一个大名
當日楊帝與蕭后總轉過後殿早遠上望見一座高
臺上瓊堆玉砌的白了一片異香陣上撲面飄來楊
帝滿心歡喜對蕭后說道果是名不虛傳今日見所
未見矣滿肚皮打點到花下去痛飲不期事有湊巧
將近走到臺邊忽然花叢中捲起一陣香風甚是狂
驟怎見得但見

亂捲非無意

不知誰指揮

吹來寒撲面

飄去冷侵衣

細逐濃香舞

細驅淑氣飛

蓋綠花作祟

故上弄春威

衆官人太監見大風起慌忙用掌扇御蓋圍上將湯
帝與蕭后圍在中間只等風過方纔展開湯帝再擡
頭看花時只見花飛盡落雪白的堆了一地枝上要
尋一瓣一片却也沒有湯帝與蕭后看了驚得癡上
呆上半胸作聲不得還是蕭后說道纔進來時還望
見滿樹是花如何一陣風就都吹落有這等奇事湯
帝大怒道一樹好花朕也不曾看个明白就落得這

般模樣。殊可痛恨。殊可痛恨。回頭又見臺下搭起一座賞花的錦篷。其中的筵宴俱安排得齊。整整兩邊簇擁着笙簫歌舞。甚是興頭。只奈臺上瓊花落得乾。淨。十分掃興。欲要竟自回去。却又辜負來意。欲要坐可飲酒。又殊覺沒有情致。沉吟了半晌。心下一發氣將起來。對蕭后說道。這那裏是風吹落。都是花妖作祟。不容朕見。不盡情。所去何以洩胸中之恨。隨傳旨。叫左右所去。衆夫人忙勸道。瓊花天下只此一株。若所去。便絕了天下之種。何不留下。以待來年。

楊帝怒道：「這瓊花朕一個親比天子，既看不得，却留與誰看？今已如此，安望來年便絕了！此種有甚麼要緊，連聲叫斫。衆太監誰敢違拗，就將儀仗內的金瓜、鐵斧一齊動手，登時將一株天上少世間稀的瓊花連根帶枝都斫得粉碎。正是：

瓊花本是仙人種

不與庸愚流浪看

寄語君王休怒斫

香魂滿地已先拚

楊帝既斫倒瓊花，也無興飲酒。遂同蕭后上了玉輦，便叫發駕還途。棧蕭后在輿中對楊帝說道：「這花明

明看見忽然就落，莫非是方纔戲侮了神明，神明弄神通來，顯應陛下。楊帝笑道：朕爲天子，乃人神之主，誰敢在朕面前來弄神通？若果如此，朕就連這所著釐規都折毀了，看他如何。蕭后道破矣。蕭后道：這規中乃玄門與鬼神不同，或者甚麼仙人來遊戲也。未可知。楊帝笑道：御妻看得仙人這般容易，那裏就有在規中二人正閒論處，忽許多軍衛簇擁了一個道人來奏道：這道人攔了大路，不肯迴避，又口出胡言，故拿來請旨。楊帝將那道人上下一看，只見

穿一件破衲頭七朝八補戴一頂舊唐巾前矮
後高條子腰間接而復接麻鞋脚下穿之又穿
背上藥葫蘆大大小小手中水火扇縷七絲七
雖然是艸木形骸却無一點塵俗之韻縱然非
廟堂氣象到有几分山野之風若非教世乞兒
定是度人仙客

那道人拿到面前全不爲礼楊帝便問道朕一个天
子乘輿所至神鬼皆驚你一个遊手小民如何不肯
迴避道人道俺方外之人只曉得長生只知道道不死

那管甚麼天子誰問甚麼乘輿湯帝道你既是方外人不知天子乘輿就該原在山中修你的心煉你的性又聽這輦轂之下問亦有理來做甚麼道人道因見世人貪

淫好色自送性命俺道人在山中無事偶採百花合

了一種丹藥要救度世人故此信步來賣湯帝道丹

○中其微○笑

藥有裨好處道人道固精最妙湯帝正因精神疲倦

不能快意聽見說丹藥固精就回噴作喜連忙說道

丹藥既能固精不消賣了可獻來與朕若果有效朕

當重賞你道人道這一個使得遂將一個小小葫蘆

解下傾山几粒丸藥遞與近侍傳與湯帝。湯帝
看那丸藥止有黍米大小。數一數。剛亡十顆。湯帝笑
道。這藥又小又少。能固得多少精神。道人道。金。丹。只
消。一。粒。用。完。了。再。當。相。送。湯。帝。道。你。在。何。處。居。住。用
完。了。好。來。尋。你。道。人。道。尋。俺。却。也。不。難。只。到。蕃。釐。觀
中。來。問。便。知。說。罷。竟。長。揖。一。聲。搖。上。擺。上。向。東。而。去。
湯帝因得了他的丹藥。便不與他理論。收好了藥。方
叫回盞須臾之間。到了迷樓。湯帝與蕭后衆夫人同
入樓中坐下。因在蕃釐觀中。不曾喫酒。隨叫看宴。不

多時排上宴來。大家圍坐而飲。不多一會。楊帝因
得丹藥。一心要去試驗。便無興飲酒。已不得。蕭后散
去。又不好明說。只是連上將酒來勸。指望灌醉了。蕭
后便好起身。不期自家心裏甚急。蕭后却轉情閒。又
有許多夫人。未免也要應酬你一杯。我一盞。喫來喫
去。不多時。楊帝到先自灌醉。倒在席上。不能動。憚蕭
后忙叫吳絳仙。袁寶兒。衆美人扶上轉閣車。送入散
春愁帳中去睡。蕭后與衆夫人又重新呼盧。浮白。直
痛飲到日色沉西。乃纔回上轅。回宮散去。却說楊帝

軒上一覺及睡得醒時早已漏下二鼓矣。煬帝一醒
來便問道：「娘上几時回宮的？」衆美人道：「俯晚方散湯。」
帝就要扒將起來。不料人是虛的，又因春醒未解頭
腦，豎起，忽然就要昏暈，慌忙依舊睡下。衆美人隨取
了一杯新茗來，喫。煬帝心下意思量要試藥，見害起
酒來，十分着急，略睡了一睡，畢竟慾火按納不下，隨
取一匙丹藥，嚥在口中，隨吸了一口茶去化他。誰想
那丹藥有些妙處，拿在手中就如鐵硬，及放到舌上
渾如一團冰雪，也不消去，咀嚼早香噴，化做滿口。

津液一霎時精神煥發春興勃上再坐起身子來看時那裏昏暈一頭宿酒都不知消向何處精神陡長比平日何止強壯百倍楊帝滿心歡喜甚羨丹藥之妙又捱了一會當不得滿腔火熱便顧不得好反伸手將吳絳仙拖了眼中去爲雲爲雨楊帝因藥力扶真耶假耶丹藥妙至此耶持精神十分猛勇便恣意蹂躪弄得个吳絳仙嬌喘做一團楊帝任逞多時更覺情興強壯吳絳仙左支右梧那裏擔抵得住沒奈何只得氣喘吁吁的連叫道萬歲稍緩萬歲稍緩妾花心揉碎矣楊帝笑道又不

是未破屋... 爲何這事... 吳絳仙道... 兩太猛委實難當... 湯帝還不肯放... 禁不得吳絳仙再
三告免只得將身子略鬆一鬆... 吳絳仙得這一鬆便
跳將起來將袁寶兒一把抱住... 推到牀邊說道... 姐上
沒奈何畧替一替袁寶兒... 待要捶... 早被湯帝一隻
手扯上牀去... 脫下衣服也不問長問短... 竟自在淫起
來... 袁寶兒初猶不覺... 播弄了一會... 當不得湯帝更加
勇猛... 便支持不過也... 只得哼上... 啣上的討饒... 湯帝大
笑... 道今夜爲何一個上都撒起嬌來... 袁寶兒道不是

好一幅白描春圖

三十二回

九

撒嬌萬歲，喫了丹藥，精神強壯，比往時大不相同。內
中蹂躪已被痛不可忍。楊帝笑道：「破也不管你，痛也
不管你，你只叫一個來替朕，就饒你。」口裡說着，身子

一段風聲驟上紙上

一發在暈起來。袁寶兒禁當不過，美得香汗如雨，只
得亂叫道：「香姐！沒奈何來救我！」救。香娘聽見那
裏肯來，轉閃在傍邊，嘻嘻的冷笑。袁寶兒見叫不來，
更覺慌忙，還虧吳絳仙將香娘扯到牀前，說道：「好姊
妹，就替一替何妨？」楊帝得了香娘，方纔將寶兒放起。
香娘上得牀來，那裡消一陣風雨，早弄得柳搖花戰。

疼痛不勝。杏娘當不得，又換了。妾娘要娘當不得，又換了。薛冶兒不一個時辰，將珠貴兒等十數个寵愛美人，其已幸遍。楊帝滿心快暢，欲待住手，當不得慾火如焚，情興勃七，不能自制。要再幸眾美人，一個一個採傷揉碎，不敢承當。半夜裏從新走起來，穿了衣服，叫掌灯要到各綉閣中去遊幸。宮人聞旨，忙點起几十對紗灯，照得雪亮。自坐上任意車，仍帶領眾美人到各處去耍。到了一處，看見好幼女，便叫上車來。任幸一遍，幸了一个，又換一个。你想眾美人久經幸

御尚自禁當不起。這些幼女又嬌又嫩，如何承架得來。被楊帝緊一陣，謾一陣，弄得一個七啼七笑七鬧，嚷在一堆。楊帝見光景可愛，滿心歡喜，又叫酒來，與眾美人忙將熱酒獻上。楊帝飲一杯，幸一個，在車中就像狂蜂浪蝶，百般任逞，只不能教雲收雨散。楊帝心中暗想道：今夜賴藥力把持精神，這些幼女含疼忍痛，換了又換，只好玩弄趣致。要子，怎能得暢其大欲，除非酣戰一番，方能了事。及看七眾美人一個七

帶傷料想不能盡興，忽想起薛娥來，道非此

人不可遂傳旨叫宣韓俊娥原來韓俊娥因蕭后西
他相伴故留在苑中未曾帶來衆內相聽得要詔慌
忙飛馬而去此時已有四更天氣宮中俱已睡熟內
夜詔光景亦風近有韻
相隔宮門傳進旨去一層一層直傳到十六院此時
韓俊娥已在夢中忽被宮人喚醒說道皇命有旨
立時宣召慌忙走起身來膝上跪上穿了衣服也不
及收拾就走出宮騎上馬隨着衆內相到迷樓中來
煬帝正在車中淫瀆看見韓俊娥衣衫散亂雲鬢歪
斜一段睡起的光景甚覺嫵媚撩人一到面前煬帝

就笑說道：「朕今夜春興甚濃，這一班不濟事的美人，都被朕弄得哭的哭，笑的笑，不能暢音，故宣你來大戰一番，以爲通宵之樂。」韓俊娥笑道：「衆美人既不能曲盡聖心，妾又何能也。」楊帝笑道：「不消謙讓，一試便知。」且來喫酒助興。隨斟一大杯，賜與韓俊娥。韓俊娥飲了，楊帝又叫再斟。韓俊娥一連飲了三杯。楊帝也斟了一巨觴酒，飲完。楊帝道：「車中踟躕，須到鑑屏中去，方可盡情。」遂下了車，親手摠住韓俊娥，回到鑑屏中來。到得屏中，也不暇用細溫存的工夫，忙解衣

登榻就在這起來這一場交戰比前大不相同只見
得但見

意馬交馳心猿在蕩霎時間雨驟雲飛頃刻裏
鸞顛鳳倒瑤室瓊宮軟溫七遨遊已遍奇花異
艸喜滋七揉揉都殘金釵墮玉臂舒不知竟斷
多時鴛枕忙流蘇戰早已情癡牛响喘嘘七帳
底聞鶯嬌翻七幃中戲蝶痒搔痛撫骨節酸軟
豈知生消喚低呼語不分明疑是夢千遍撫摩
不惜沾濡香汗百般消受可憐逗破芳心正是

遊窮巫峽情難已，攬碎溫柔不肯休。

煬帝與韓俊娥恣意交歡，盡情受用，還虧韓俊娥千

韓俊娥可謂功臣矣。

顛萬倒做盡了嬌形艷態，方纔盜出了煬帝几點風

流香汗，急上收雲罷雨，早已星河欲曙矣。二人酣戰

多時，俱已精疲力倦，遂緊上的抱持交頸而眠。這一

覺香上甜上，只睡到日色沉西方，纔醒了起來梳洗。

煬帝快暢之極，因對韓俊娥說道：「朕昨夜因喫了丹

藥，精力苦不能耗，若不是美人曲體朕心，叫朕一腔

慾火，何以得消？」韓俊娥道：「昨夜只要聖心怡悅，不復

知有性命故令且四放直自歸。楚王欲碎場帝道。他人相對必如此一番方算得窮淫極慾。若只艸上了。事殊失命題之意。韓俊娥笑道好文章也。只消一篇。若要再作却也不能。場帝笑道昨夜還只算得半篇。二人戲笑了一回。及左右排上早膳。眾美人走隴來時。宮中又報掌灯矣。大家啣了飯。各處去閒耍。半晌。場帝見沒甚事做。依舊將丹藥瀹了一粒。那丹藥真个神奇。驗在口裏。那消半个時辰。便發作起來。藥一發作。場帝便按納不住。照舊例從吳絳仙袁寶兒一

個上細幸將來幸到臨了依舊是韓俊娥結荷收功

睡到次日仍舊是倦晚纏起起來只喫些酒飯便依

舊喻了丹藥與衆美人淫蕩接連數日俱是窮日夜

此就坤何

而吾竟從惑不知

之力以縱淫樂那裏管江山瓦解社稷冰消此時天

可款可款

下黎陽已反了揚玄 感洛陽已反了李密馬邑已反

了劉武哥豫章已反了劉士弘河間已反了竇建德

南陽已反了朱粲潯林已反了郭子積其餘盜賊紛

紛蓬起不能盡載羽檄如雪片一般都亂傳到江都

來虞世基知道楊帝懸關盜賊復按下不敢奏聞楊

帝滿心口公道天下有秦越之失終日只是任淫浪欲
以圖快樂正是

天下已危如累卵
官中借眼不風旋

誰知兵燹臨身日
一片全屍不可求

楊帝與衆美人日夜盡興爲歡樂不可言不期几粒

丹藥啣完了精神便照舊消索再要去狂逞時那裏

還有那般本事湯一湯便化挽一挽就蘇行幸得一

度便有一二日不得鼓舞殊覺十分掃興忽想起道

人說在蕃釐觀中忙差前日跟隨認得道人的几个

太監前去尋訪取藥衆太監領旨忙到觀中來細
詢問一觀中都說道觀中道士俱有度牒可查並沒
有甚麼道人在外賣藥衆太監尋訪不出只得要回

神仙遊歷自妙

宮覆旨不期剛走出觀門只見對門照壁牆上画着
一个道人的像兒忙近前看時却與前日賣藥的一
般模樣手中也拿着蒲扇背上也掛着葫蘆衆太監
都着驚道原來前日的道人是個神仙欲要拿像兒
去回旨却又画在牆上扛擡不動忽見傍邊題詩四
句遂抄寫了來奏知湯帝湯帝接詩一看只見上寫

着

治世休誇天子尊

須知方外有玄門

贈君十粒靈丹藥

消盡千秋浪蕩魂

後寫着蕃釐道人題楊帝看了又驚又喜道原來就

是蕃釐仙人怪道丹藥這等靈驗以此看來前日瓊

花吹落到此時才得信一定也是仙人遊戲了隨傳旨叫画院官去

臨摹那个像兒及画院官到得照壁邊要臨摹時那

像兒早已漸已磨滅須臾之間不可見矣衆人奏知

楊帝一際驚訝不已因想道前日送荔枝也是仙人

三十一

三十二回

五

昨日賣丹藥也是仙人可見仙人世上原有何不差
人各處去訪。或者又遇着一個有丹藥的仙人也。未
可知。遂分付衆內相道你們可到各處尋訪。不論道
人羽士。但有丹藥賣的都一一買來。不可錯過。衆內
相領旨。忙分頭四下裡去尋訪。直个天下事無假不
成。真是真。皆有假。只因煬帝有旨尋求丹藥。早驚動
了。古今此類亦不少。一班燒鉛煉汞的假仙人。都將麝香附子。諸般熱
藥製成假仙丹。來哄騙煬帝。也有月衣鶴氅。裝束得
齊。上整。上到宮門首。來獻的。也有破袖頭。醜。上醜。上

裝做風魔之狀在街市上賣的。這一個要千金，那個要百，換並沒一個肯白送。衆內相因湯帝要得緊，又恐怕是眞仙人，一時惱了，飛去沒處跟尋，只得下高價。逢着便買，遇着便收。不多時，丹藥就如糞土一般，流水的送入宮來。湯帝得了，也不管是好是歹，竟左一丸，右一丸的服了。與衆美人狂蕩，原來那藥一味都是典陽之物，弊下去，到也暖上烘上，有些熬煉。湯帝滿心歡喜，只認作仙家妙藥。今日也喫明日也喫，不期那些熱藥發作起來，弄得口乾舌燥，齒裂唇焦，心

色也

三十二回

六

胸中就如火燒一般十分難過見了茶水就如甘露
喫漿不住口的要喫一日到晚喫上几百鍾猶不暢
意心下着緊只得宣御醫來看此時巢元方聖在東
京不曾帶來只有御醫莫君錫聞旨慌忙到迷樓中
來看上了脈隨奏道陛下聖恙皆由熱藥服多五內
煩燥須用清涼之劑慢心解散方能萬安又且真元
太虛不宜飲水恐生大疾隨撮了兩帖解熱散火的
涼藥献上場帝道朕心煩燥之極藥力恐緩却將奈
何莫君錫道內用藥治外面可多取些水盤放在案

上時以玩視亦除燥解煩之一術也。煬帝大喜，隨傳旨叫取冰不多時，取了几大盤冰，放在面前。煬帝細細注視，心下稍寬些，便行住坐臥俱不離冰。衆美人見了，都去買冰，堆作大盤，放在案上，以邀煬帝來遊幸。煬帝樂一播苦一當惟賣熱藥典賣冰者得利一個買動個上，都買這迷樓中，有千房萬閨，無一處不堆列冰盤。須臾之間，冰價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大利。正是：

楚王愛細腰 宮中多餓死

死且不復惜 冰盤可知矣

三十二回

十七

不知冰盤解除煩燥畢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王義病中引諫

雅娘花下被擒

詩曰

花願消磨酒願醒

不然何以謝柔情

漫言野老身康健

藥死強他寂莫生

又云

春藏月底疑無影

笑過花來忽有聲

不信宮中浪蝶

無香無色也多情

話說楊帝為丹藥所傷煩燥難當因御醫莫君錫說

第三十二回

冰盤可以解除衆美人遂一房也一院也都賣冰爲
盤以邀寵幸一霎時將迷樓中堆得就像一個冰窖
走進去涼蔭也冷森也十分清爽楊帝日日注目玩
視又喫解熱降火之藥不覺漸也平復病雖好了只
是元氣虛損精神疲倦不能任情淫蕩又不敢再服
丹藥每只與衆美人在一堆調也笑也却又把持不
定勉强去支撐雲雨未曾幸得一次到有一兩日懶
懶不爽要去飲酒消遣總喫得几杯便昏也沉也醉
矣及日醒來又要頭昏眼花的害酒心下甚是不暢

遂傳旨詔尤祿要造一種淡酒陶器精光綠也奏道中
一行徑要求得藥一丸酒要求淡薄精神亦可備矣
國之酒皆用麴蘖雖至淡至薄多飲亦醉上深亦病
惟胡人一種玉甌酒乃釀用水穀所製味醇而性烈
雖多飲亦不醉雖大醉亦不病煬帝大喜道此酒最
妙朕記得巡狩北時虜帳中一班胡女輪流來獻
朕放量痛飲何止千觥萬爵殊不覺醉真美酒也可
速上造來光祿領旨忙上去造玉甌酒不題却說煬
帝因精神虛耗每日只是昏上貪睡一日在夜酣香
帳中睡起正凭欄看花忽一陣風從鬢髮間吹來吹

得肌膚寒栗慌忙避入帳中大有畏怕之意忽長歎一聲說道朕三五年來朝上縱飲夜上追歡從不怕甚麼春霜秋露今正當強壯之時不知何故忽然精神疲憊一陣風吹來便覺有几分寒意衆美人望解道今日春風乍寒妾等亦覺衣單非精神之過也楊帝道天氣既寒亦足怪矣言未畢忽傍邊轉過玉璫俯伏在地奏道臣有一言不識忌諱望赦臣萬死敢一一奏上場帝道有何事奏朕可細說教陳赦汝無

罪正義奏道臣為遠方百姓察民幸人真得備除婦

受役蒙聖恩，特加寵異，由是不虞威激，故願守身以圖報効。今出入禁闈，常覲天顏，實遠人之大幸也。誓不敢以諂諛之言，蒙蔽聖聰。臣近來竊覩聖躬見精神消耗，無復往時充實。此無他，皆親近女色之故也。場帝道，朕亦常思及此。朕初登極時，精神強旺，日夜爲歡，並不思睡。必得婦人女子前後抱持枕藉，方能合眼。總得入夢，一有所觸，便恍然驚寤。今一睡去，便昏七具心，不能得醒。想亦爲色欲所傷也。但好色乃歡樂之事，極快心，暢意，不知形神何以得疲。王義

齊集善，不，壞，皇，立，中，止，日，成，仙，矣。

素道人坐血肉之軀全靠精神扶養精神消耗形体

引喻甚切

自然衰憊就如花木一般必有水土之養雨露之滋
方鮮妍茂盛若一失乾枯便憔悴不榮矣湯帝道朕
雖好近女色然春秋幾三十有餘又非老邁爲何就
精疲神耗王義道人之精神有限養之則充足耗之
則虛損原不可以老少論也故有青年消渴之人亦
有白首康強之叟臣聞陛下潛龍晉府時清心寡欲
親近善人屏棄女色故能體康強天顏華澤寒不入
暑不侵可以適宵無寐自登大寶之後垂拱日少遊

豫日多兩京十其院及漢都選樓非娥眉皓齒不列
於前非笙歌羅綺不擁於後目所見者無非桂麗耳
所聞者無非巧笑情所鍾心所愛身所眷戀而不肯
原別離者無非此温香軟玉瑞雨疏雲也所爲若此
欲求其精神強實安能得也且從無一時半刻與賢
人君子談論道德以養身心性命雖逢時遇節偶一
臨朝然坐不接時便退入後宮與美人妃妾爲歡取
樂朝上衫袖夜上紅裙并不暢悅聖心然古語云蛾
眉皓齒伐性之斧日消月耗安保其不有傷聖体也

故今日怯寒貪睡不爲無故矣。湯帝道汝言雖是然
舍此何以爲樂。王義道臣聞昔時有一野叟獨自歌
舞於盤石之上。欣亡然樂。有人問他道汝既不富又
不貴何樂如此之多。野叟說道吾有三樂。人皆不
知。人生難遇太平世界。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
生難得支體完全。吾今冬喪。亦論非純忠。不能今身體康健不有疾病。此二樂
也。人生難得享大壽。吾今耳聰目明。年已八十矣。此
三樂也。安得不樂。問者大加賞歎而去。今陛下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名教中無限樂地。乃謂無樂。却捨

厚之姿金玉之體浪消精竭花酒是陛下之保身寶
出於野叟下矣倘調養失宜一旦疲敝彼時雖有佳
麗却何以享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一時說得情詞
激切不覺嚔嗟泣下俯伏在地悲不能已煬帝看了
亦覺慘然忙叫左右將王義扶起說道汝不必悲其
言容朕思之正是

爲義爲忠不論人
如何泣涕相規諫

隋家豈少股肱臣
只有遐荒一矮民

又云

臨來字七長沙淚

玩去言言國士心

莫怪朝廷思義士

正如有義自情深

煬帝徵王義極誠一番心下正要尋思理義不期反
被衆美人說七笑七哄誘了到蕊珠軒去闖百艸園
了一會依舊又去飲酒七醉醉了依舊又去宣淫縱
慾煬帝雖在酒酣之時然因王義情詞懇七諫得激
切未免也有几分回想又正被色慾弄得疲七倦七
也支撐不過到了次日扒起來卽喚王義來說道朕
昨一夜細七思汝之言甚覺有理人生不過過圖煬快

此身若此身不健雖有寶貴亦不能享汝真中道也

汝真愛我者也王義道臣謬蒙聖恩寵幸誠殺身難

報故不避斧鉞上逆天顏但知之非難行之為難望

臣之風

陛下少加靜養實社稷生民之福煬帝道汝既道破

朕安忍復為汝可回到後宮選一間幽靜宮院待朕

回來潛養內裏只用小黃門隨侍宮人彩女一個也

不許出入飲食供用俱要清淡王義領旨忙到後宮

去選了半日選得一間文思殿內中圖書四壁花

木扶疎甚是幽靜雖在皇城中却別是一天儘可怕

情悅性王義選定了隨來同奏場帝場帝遂與衆美人說道朕一身乃天下社稷之主不可不重因貪歡過度近來形体殊覺疲倦今選得文思殿幽靜朕且去調攝些時待精神充足再來與汝等行樂衆美人雖然要畱場帝然見場帝念頭已決畱之不住只得說道萬歲靜養龍體乃大事妾等安敢強畱但朝夕承恩今一旦寂莫願假杯酒再做片時歡笑場帝道朕亦捨汝等不得但念保身不得不如此既以酒相勸可取來痛飲爲別衆美人慌忙取酒献上說道萬

歲今日回宮不知几時方可重來。湯帝道：朕河宮不
過暫時調攝，非久遠之別。少則一月，多則百日，其精
神一復，即當重來。汝等可安心相待。說罷，大家共痛
飲了一回，又徘徊。留戀了半晌，湯帝方纔起身，上輦
還宮。正是

兒女情既長，
不知淫欲坑。

英雄氣應短，
几時填得滿。

湯帝回到宮中，蕭后接往問道：聞陛下在迷樓行樂
甚暢，何忽有移宮靜養之意？湯帝道：昨因王義再三

三十三回

七

泣諫朕想其言大是愛朕故有此意蕭后笑道此意
固善但恐陛下天縱風流獨宿不慣一語道破揚帝道英雄作
事要行則行要止則止有何不慣蕭后道苦果如此
誠家國之慶也隨叫看酒相送不多時十六院夫人
也都來說道聞陛下移宮保養龍體妾等不勝欣慰
特來奉賀揚帝道暫避紛囂有甚可賀蕭后隨命左
右斟上酒來大家直痛飲到夜揚帝方蹙起身蕭后
又叫點了許多好籠觀洞衆夫人送揚帝入政思殿
到了殿門揚帝說道朕就從今日爲始恐怕壞例到

不敢邀御妻與寵姬。陛下去蕭后笑道：「朕陛下始
終如一，遂各北分。」遂回宮苑而去。却說場帝到了殿
中，只見服御的都是些小黃門，並無一個嬪妃彩女。
場帝因有几分酒意，竟自解衣安寢。次日起來梳洗
畢，睨了早儀，獨坐無事。隨起身到各處看七花兒，又
去架上取几册書，史來觀爭奈便有不勝終日之意謝繁華，神情不定。
總看得兩行便困倦，不喜。因想道：「靜養正好勤政。」隨
叫小黃門傳旨取多時積聚的奏疏來看。不多時小
黃門取了一堆奏疏進來，放于龍案之上。場帝展開

觀看不期頭一道就是奏揚玄感兵反黎陽以李密
爲謀主引兵攻打洛陽甚急揚帝大驚道揚玄感乃
楊素之子也如何敢橫行如此洛陽乃東京根本之
地不可不救遂批旨遣宇文術屈突通領兵討之再
展第二道看時乃是奏劉武周斬太原太守王仁恭
聚兵萬餘人自稱太守據住汾陽宮十分強橫再看
第三道却是韋城人翟讓亡命於瓦崗塞聚積羣盜
萬有餘人同郡單雄信徐世勣皆附之再看一道又
是秦薛舉自解西秦霸王盡有隴西之地再看一道

又是奏杜伏威起兵虛傳進盜賊遂起相應再
一道又是奏李密兵據洛口倉所積糧米盡行奪去
一連看了二十餘道奏疏皆是奏盜賊反叛等情湯
帝大驚道天下如何有許多盜賊虞世基也該早
奏聞爲何竟不題起遂批出旨來切責虞世基虞世
基慌忙具疏回奏道傳聞盜賊不過是鼠竊狗偷之
輩無甚大事郡縣捕捉自當殄滅何足有亂聖心揚
帝看了復喜道我就說天下這等太平富庶那有甚
麼盜賊不過是鼠輩耳好幾這些郡縣便奏得倡獮

虞世基罪不容于死

皆思至此令人失笑

如此心下雖然放了，却也沒甚興趣，遂把其餘奏疏推在一邊，立起身來，開步東邊走一回，又到西邊走一回，殊覺無聊，須臾左右排上午膳，楊帝拿起酒來，欲要喫，獨自一個，却又沒興，欲待不喫，又無以消遣，只得勉強一杯一杯的灌將下去，爭奈悶酒難飲，又無人歌，又無人舞，喫不上二三十杯，便頽然醉矣。也不喫飯，就連着衣服，倒在牀上去睡。只見袁寶兒來說道：萬歲獨居寂寞，長春殿為藥，盛開吳絳仙、朱貴兒、眾美人已備酒筵，何不前去一遊。楊帝道：朕去到

要去只怕... 往後邊去就是揚帝道... 寶兒轉過後... 來接揚帝上車... 仙朱貴兒... 笙簫歌舞... 秋今見荷葉... 道朕孤寂之甚... 大快朕心說罷...

三十三回

日。遂。放。皇。雄。飲。大。家。說。上。笑。上。正。啣。到。歡。娛。之。際。忽。
見。蕭。后。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大。聲。說。道。好。靜。養。好。
靜。養。時。晚。連。殿。門。也。不。容。我。進。去。今。日。却。躲。在。此。處。
飲。酒。是。何。道。理。何。欺。妄。之。甚。也。楊。帝。猛。然。看。見。着。了。
一。驚。忽。然。驚。醒。却。是。南。柯。一。夢。連。忙。扒。將。起。來。早。已。
黃。昏。時。候。心。下。暗。想。道。朕。自。要。靜。養。爲。何。又。做。這。等。
亂。夢。又。想。道。說。便。是。這。等。說。還。是。夢。中。快。活。又。想。道。
朕。原。爲。保。養。精。神。夢。中。行。樂。却。又。不。費。精。神。到。不。如。
多。做。几。個。好。夢。也。是。快。事。遂。照。舊。倒。身。去。睡。不。料。酒。

醒了翻來覆去再睡不著，歇了一會心下不快，又扒起來東走西走，就如害相思的一般。到有百分度涼難過，正是

入骨風流病。

如何寂寞醫。

心猿羈愈跳。

意馬繫偏遲。

荒志應難定。

狂覓豈易持。

只愁孤枕上。

難度五更時。

不多時天色昏黑，左右點上火來，場帝倚着龍案，悶坐欲要吟詩遣興，却又情景索然，只得又叫拿酒來。

呷。衆黃門忙將夜膳排上。湯帝沒奈何把酒拿着。苦捱。纔呷得十數杯。早依然又醉。再呷得三兩杯。便揚伏在龍案上。昏沉沉睡去。纔朦朧之間。忽夢見一個美人。生得梨花容貌。楊柳腰肢。娘七婷七的走。到面前。說道。妾耶耶女也。見陛下獨處淒涼。願薦枕席。湯帝大喜。道。美人素不識面。何多情若此。真如人也。慌忙抱到牀上。將衣帶鬆開。露出一身白雪般的肌膚。湯帝看了。慾火如焚。隨將身躍上。在暹起來。不期用力太猛。那美人禁當不起。忽嬌啼一聲。儘力將

湯帝往。上。一。推。湯。帝。不。由。自。隨。備。遠。情。將。及。手。去。推。上。了。一。个。空。忽。然。驚。醒。几。平。將。龍。案。都。推。倒。眾。黃。叫。見。湯。帝。夢。驚。慌。忙。上。前。扶。定。湯。帝。定。了。定。神。追。想。夢。中。女子。甚。是。懊。悔。然。此。時。情。興。已。放。引。得。滿。腔。慾。火。就。如。烈。焰。一。般。如。何。按。納。得。定。就。有。个。要。到。十。六。院。去。的。意。思。忽。擡。頭。只。見。一。个。小。黃。門。站。在。面。前。止。好。有。十。六。七。歲。到。生。得。唇。紅。齒。白。有。几。分。俊。俏。怎。見。得。有。詩。爲。証。

妙年同小史

姝貌似朝霞

三十三回

七

豐 身
二二五
三
謾道非佳麗

風流實可誇

揚帝忽見小黃門俊俏心中暗想道朕聞婁童之妙從來未試今日這腔慾火也說不得了且借他一泄因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小黃門答道奴婢叫做柳青揚帝道你會喫酒麼柳青不知揚帝有意見問喫酒慌的不敢做聲揚帝笑道不要着慌朕問你乃好意也隨叫賞他一杯柳青不敢推辭忙磕一個頭起來喫了原來柳青不會喫酒總喫得一杯酒早微上的紅上臉來揚帝看了一發可愛隨親手將他頭上

的排帽除去露出頭烏鬢般的黑髮直披到肩
更覺可人。楊帝看了那裏還耐忍得住。隨起身將柳
青推到龍榻之前去採取後庭之妙。楊帝不知變童
比不得婦人也。認做一般。竟盡情任性的任逞起來。
柳青雖然秀美。却從未經過龍陽。忽被楊帝捉住。又
不敢拘強。弄得他痛不可忍。伏在龍榻上。只是呻吟
叫死。楊帝滿心快暢。足狂敲多時。方纔頃刻。楊帝樂
不可言。又將柳青帶了來飲酒。左右忙獻上熱酒。楊
帝一連飲了幾杯。對柳青說道。朕自今以後就賞你

柳青以爲得君寵亦大吃虧

做個隨朝近侍，可憐一姓不許時刻離朕。柳青就要跪下去磕頭謝恩，爭奈臀股中傷，一時合隴費力，就要連身倒下。煬帝看見，連忙止住，笑起來說道：「汝亦良苦矣！」再賞酒一杯解痛。柳青喫了，也獻一杯與煬帝。煬帝看了柳青，左一杯，右一杯，直喫得八分酪酊，方纔睡去。正是：

天生風流

自然消受

不得於前

取償於後

煬帝這一夜也不知有多少胡夢亂夢，到了次日起

來，雖然有柳青解渴，畢竟不能曲暢柔精，梳洗畢也等不得喫早膳，上了香車，竟望中宮而來。王義聞知，慌忙趕來諫道：陛下潛養龍體，爲何又輕身而出？湯帝忿然道：朕乃當今天子，富貴無窮，安能恹恹居於此中？此與幽室何異？王義奏道：居此靜養，可多得壽耳。湯帝道：若只是這等悶坐，雖活千歲，亦何爲也。王義默然而退，不敢再諫。湯帝到了中宮，蕭后接住，笑說道：陛下潛養了這一兩日，不知養得多少精神。湯帝笑道：精神到未曾養起，思想歡娛，夢魂顛倒。

反不知費了多事。精神蕭后道也不必閉宮靜養，只

蕭后之言甚是

是時上節省淫欲，便是養也。煬帝道：御妻之言有理。

蕭后便要看酒來，弊煬帝道：朕悶了兩日，此處只好
啣飯，若要弊酒，還須得個疎曠所在，豁上心胸，方快。
蕭后道：月觀中到久不去遊聞裏面，薔薇開得有起
去看一看，何如？煬帝道：最妙最妙。左右排上早膳來。
煬帝同蕭后啣了，遂同上輦到月觀來看薔薇，到了
觀中，早有吳絳仙接住。此時乃四月望後，薔薇果然
開得滿架，香氣襲人，十分可愛。煬帝又傳旨宣表寶

兒一班美人來侍宴，須臾排上酒來，大家共飲，就像離別了許多時，今日纔乍會的一般。你酬我勸，到喫得比平日快暢，几分歌一回舞一回，整七喫了一日。方住場，帝酒後不放，蕭后還宮，就畱在月觀中同住。衆美人也不放回，此時天氣初熱，煬帝不肯入房，就在大殿上鋪了一榻，與蕭后共寢。二人俱有酒意，上了榻，雲雨一遍，竟流上睡去。這一覺，直睡到三鼓後，二人方纔醒轉。及睜開眼看時，萬籟無聲，朦朧的月色，好清幽，光景已照入殿來。煬帝與蕭后說道：「月臨宮殿，清幽澄

徹膳與御妻同榻而寢。何異於仙。蕭后笑道：「想昔日在東宮時，日夕皆侍奉枕席，如此光景，不以為異。今老矣，不能如少艾親昵，偶蒙聖恩，一幸真不異仙也。」

場帝道：「朕與御妻夫妻天長地久，安有老幼之分。正說木子，忽聽得塔下吃七笑聲。」場帝驚訝道：「是誰在此戲笑？」蕭后道：「只怕是那个美人戲耍。」場帝慌忙披上單衣，悄上的走起來看。走到簾櫳前，往塔下定睛一看，此時月不甚明，只見薔薇花外，隱上躍上，有兩個人影交動。場帝望見影兒瘦怯怯的，心下只疑是

袁寶兒與誰有私，忙跑下塔來，直到花叢邊去，擒拿
原來不是袁寶兒，却是小黃門柳青與宮婢雅娘調
戲衣帶，被蕭后刺抓住，再解不開，故此笑聲吃吃不
住。二人擡頭，忽看見楊帝跑來，慌做一團，沒處躲藏。
楊帝看見不是袁寶兒，也不說長短，竟自大笑走回
殿來。蕭后也穿了衣服，迎下殿來，問楊帝道：「是那個
楊帝笑道：「朕只當是袁寶兒有私，不期是柳青與雅
娘兩個調戲。蕭后笑道：「既不是袁寶兒，陛下空費了
一番心力矣。」楊帝道：「花陰私會，大是妙境。朕往年往

東京十六院內私幸妥娘時光景正與今夜相似彼時就如遇了仙子一般盡心在蕩雖有性命亦不復惜矣後來在迷樓中被月賓做盡情態令人點上覓消此皆風流佳境歷上可想者也今夜與御妻相對情景又是後日一段風流佳話也蕭后道往時曾有一夜在西京太液池納涼花陰月影正與今夜相似陛下還記得否煬帝道怎麼記不得朕那夜曾效劉孝綽爲雜憶詩二首念與御妻御妻只怕到忘了蕭后道不忘不忘卽信口誦道

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妝仍索伴解佩更相催
博山思結夢沉六未成灰

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
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聽之咨嗟云

煬帝聽完說道御妻到還記得不忘好快日月回首
一思又是几年事矣蕭后道當時天下承平故時光
易過近聞得外方群盜蜂起陛下亦當圖之煬帝笑
道御妻何必過慮人生天地間其壽能有几何且圖
眼前欢笑後日縱有他變儂終不失爲長城公御妻

孰知求爲長城復不可得

亦不。失。爲。沈。后。今日。憂。之。不。亦。過。乎。蕭。后。聞。之。默。然。不。語。正。是。

寧。可。不。爲。天。子。

安。能。負。此。風。流。

笑。殺。杞。人。鄰。婦。

無。端。空。替。人。愁。

不知。煬。帝。與。蕭。后。畢。竟。又。說。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賜光綬蕭后生妬

不為寢

詩曰

鴛喜綢繆葵喜親

花枝亦

木林村太郎

誰能冷落溫柔裏

却讓

又云

冷。眼。角。中。難。放。火。

焚。心。窩。裏。肯。容。冰。

巫山豈少留濃夢

只恐留時雲雨憎

話說湯帝同蕭后在月觀半夜裏追論往事良久方

色

三十四回

一

寢次日起來說道，昨夜光景清幽，殊快人意。蕭后道：虧柳青與雅娘這一段點綴得有趣。不多時，吳絳仙、袁寶兒、眾美人俱走來，聞知此事，都笑做一團。湯帝隨叫過柳青與雅娘來，問道：你二人有何情趣？昨夜那等高興，二人跪在地下，沒得說，只是嘻嘻的笑。蕭后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各得其樂也。陛下那裏就斷得他們沒情趣？湯帝笑道：就有也是些乾清寡趣。大家又笑了一回。湯帝方將二人放起，說道：不要因他們誤了我們這樣好天氣，且商量到何處去飲酒。方

暢蕭后道此觀中景跡做有趣何必又思別處湯帝道正是就有个留此、一、語、如、之、前、在念頭只見袁寶兒說道迷樓中綠肥軒看新綠到也應時湯帝道朕到忘了還該去看新綠遂傳旨綠肥軒排宴就要往迷樓中去原來這月觀與宮相連雖賜吳絳仙在蕭后可以據得湯帝若在月觀少不得要與蕭后同寢若到迷樓乃淫蕩之處姬妾衆多未免近狎不便居住故蕭后只願湯帝在月觀中遊玩誰知湯帝一心却要到迷樓去淫縱聽見袁寶兒說看新綠便就着机兒要去蕭后

不知煬帝有心只恨袁寶兒幾幾此時雖不說破腹
中却有二十分不喜袁寶兒出於無心見楊所家了
他的主意便歡上喜上叫人打點不料蕭后在傍冷
眼相看只道他恃寵驕淫更加不快不多時象管人
打點停當來請煬帝就要同上轎去蕭后道妾不去
罷煬帝道御妻爲何不去蕭后道妾去恐怕衆美人
遊的不暢煬帝道御妻說得好笑朕與御妻同樂怎
麼管他們暢不暢蕭后道不是妾多管他們不暢陛
下如何得暢煬帝笑道御妻到也多心朕那裏是這

樣人蕭后笑道妾本要湊趣陛下到疑妾多心大家
又笑了一會方纔同上輦望迷樓來到了綠肥軒前
只見落紅滿地樹上枝上都換了碧玉般初生的嫩
葉楊帝臨軒一望果然是黃深綠淺十分可愛怎見
得有詩爲証

春去應無几

園林事已非

乍觀紅寂上

一望綠依七

葉七含烟滿

枝七帶雨肥

漫愁顏色淡

流影更芳菲

場帝賞玩良久大喜道新錄到這等好看就如美人
評。口即絕。佳。脫去艷服換了淺淡妝束一般別有一種風情令人
目爽。蕭后道果然清幽勝於月觀中多矣袁寶兒之
功多矣須臾排上宴來二人並坐而飲衆美人一齊
歌舞袁寶兒因見蕭后言語有醋意知道怪他多嘴
那裏還敢做聲只隨衆歌舞獻酬衆美人見袁寶兒
不開口大家也不敢十分多講煬帝飲了半晌雖與
蕭后說些閒話然不見衆美人調笑殊覺冷淡再飲
得炆杯便有几分醉意隨立起身來到各處閒走原

來這迷樓中，最是委曲轉一轉，便另開一個世界。雖相去咫尺，却急忙尋覓不見。楊帝閒走了一會，等講后眼不見，竟轉到一層幽房中，叫一個宮人悄上將袁寶兒喚來說道：你今日爲何沒興？袁寶兒道：因有興多嘴說了看新綠，惹娘上怪到如今未了。那裏還敢有興？楊帝道：娘上不曾說甚麼，如何就知是怪你？袁寶兒道：娘上先說恐怕衆美人不暢，又說不如月觀多矣，又說看新綠是妾之功，不是怪妾是怪那小這大話難說。楊帝道：怪也，憑他有朕做主料不敢十分難爲你。且

出去將他耍醉了送他還宮去好讓大家快活喫酒
袁寶兒說道耍耍娘七與酒須叫吳絳仙他們去妾
是不敢倘然識破一發怪深了難處煬帝道這也說
得是遂叫宮人又將吳絳仙叫了來說道朕急欲同
你們暢飲一菴不期連日俱被娘七恣定你可出去
灌他一醉好送了回去吳絳仙說道萬歲不要沒情
絳仙好人娘七平日待妾等最好豈可因今日一句訛誚之言
便生冷淡之心煬帝道朕也不是冷淡只要同你們
頭耍娘七在此未免不便故有此意吳絳仙道萬歲

與妾們朝夕皆可頭要何必在此一時工夫定要灌
醉娘上正說未了呀的一聲門响蕭后忽然走到面
前原來蕭后忽不見了楊帝初猶道是去淨手過了
一歇不見來方疑心是躲一歇兒又不見了貞寶兒
再一歇又不見了吳絳仙心下便忿然不快隨親自
到各處來找尋正尋不見不期事有湊巧纔走得几
步忽見一个獅子点綠猫趕着一个蝴蝶兒亂撲那蝴蝶
翻上的往前飛去獅子猫緊上的在後趕來蕭后遂
信步隨着猫與蝴蝶走來偶到了一層幽房聽得裏

面隱隱有人說話，急忙用手推開門看，只見袁寶兒立在一旁，吳絳仙站在湯帝面前，指手畫腳的說話。剛上聽得灌醉娘七，四字，只道是吳絳仙弄計，他那裏知轉是一團好意，便忍不在大聲嚷道：「吳絳仙，我待你也不薄，爲何在背後弄計要灌醉我？湯帝與吳絳仙袁寶兒，猛看見蕭后，突然走來，先覺有十分沒趣。又見蕭后發出話來，甚不好處。吳絳仙雖然說得都是好話，心下不慌，但一時沒話答應，又不好分辨。是湯帝要灌醉我，在此，劫，又不好推，不曾說，只得低

了頭不敢做聲。蕭后見吳絳仙不做聲，一發認真了。是筭計他，便又嚷道：「你們整年累月在此受用，我半字兒也不管閒事。那些礙眼，到要將我灌醉。煬帝沒奈何，陪着笑臉說道：『御妻，不要錯怪了人，其實不曾說御妻甚麼。』」蕭后道：「好端端飲酒，不是說妾陛下三人却私自在此何幹？」煬帝道：「朕因醉了散步至此，偶與寶兒絳仙相遇，何敢談論御妻。」蕭后道：「妾親耳聽見，親眼看見，又不是誰人搬唆是非。如何賴得沒有？」煬帝道：「說雖說了兩句，實是稱讚御妻賢德之處。」蕭

后道若肯稱讚到不要將妾灌醉了楊帝道灌醉二字有個緣故朕因自家醉了故對絳仙說道娘上全不曾喫酒須灌醉了方不辜負這好天氣絳仙道娘上待我們最厚怎敢六胆灌醉不期御妻走來止聽見灌醉二字不由不着惱蕭后道惱有何用干不是萬不是總是自不該來討人奚落楊帝道那個敢奚落御妻御妻不要多心蕭后道妾原不肯來也是陛下自不是假意邀來到誤了與二位美人這半日快活妾再不早去只等灌醉了方走罷以次竟沒趣說

罷竟抽身要回去吳絳仙攔住說道娘上請
怒賤妾等蒙娘上何等看覩時上感激不盡焉敢在
背後說長道短此心惟天日可表望娘上細察湯帝
又幫說道吳絳仙實乃好意朕可以代他發誓若來
都是朕的不是了望御妻寬恕罷蕭后雖然不快見
湯帝再三小心也沒法奈何只得說道既不是說妾
到是妾誤聽了正說未了忽一個內相來奏道光祿
寺造成玉薤酒獻在宮外等旨湯帝大喜道獻來得
正好快開了待朕與娘上陪禮內相領旨不多時開

三十四回

七

了酒交排上宴來衆宮女忙忙斟了獻上只見那酒
果然清香異常十分可愛怎見得有西江月一首爲
証

玉甕釀成露醪小槽滴出珍珠光浮琥珀漾珊
瑚不異瓊漿仙露一味冽好和典起清香可助
歡娛不醒不醉暖模糊添得芳春無數

湯帝看見玉蕊酒清香撲鼻愛之不已隨滿斟一杯
奉與蕭后說道衍妻不要惱了朕陪罪罷蕭后接酒
說道只望陛下免嘲笑足矣如何言罪湯帝道何曾

嘲笑御妻說殺也不肯信，只是朕已謝罪，御妻乾此杯，再不消題了。蕭后道：「既蒙聖諭，安敢再言。」遂將酒飲乾，也叫一杯奉與煬帝。煬帝說道：「妾狂瞽，不能曲揣聖意，尚望陛下海涵。」煬帝飲乾，吳絳仙又叫一杯跪下奉與蕭后，道：「妾犯嫌，獲罪望娘，乞赦宥。」蕭后忙扯起，說道：「我一時聽差了，到辜負美人好意也。」賜酒一杯。大家同飲乾了，煬帝同蕭后方纔入座，眾美人歌一回舞一回，依舊歡然而飲。正是：

情到深時妬亦深，不情不妬不知心。

禮步一
姪來尚有情堪解

情若癡時妬怎禁

原來這玉蕪酒味醇而性烈飲到口裏清香可愛喫下卅去但覺有些微醺之意再不能沉酣爛醉楊帝與蕭后痛飲半晌何止百杯千盞情興愈覺豪白並不見十分醉態楊帝大喜道此酒色又清味又美多飲又不傷人真酒之寶也朕得此可謂歡樂場之一助也是台當有事正說話間忽聽得流鶯一聲睨上院上啼過軒去那鶯聲真个啼得又嬌又媚十分好

聽真个景

花邊過柳邊迷

如雪如雲高復低

斗酒双柑何處尋

一聲流塵入香闌

楊帝聽見忙說道：「鸞聲到啼得流塵可愛，我猶到不
 携酒到綠烟亭上去一聽，也是快事。」蕭后道：「有趣，有
 趣。」袁實兒說道：「二三月間，乳鸞好聽。此時綠肥紅瘦，
 鶯聲老矣。聽他有些趣味，楊帝笑道：「時候雖過，其聲
 尚自啞上，怎見得就老。」便去聽一聽，何妨。吳籍仙笑
 道：「萬歲既不嫌老，何妨。」聽遠叫衆內相打點去聽。
 誰知說話無心，聽話有心。蕭后見大家你也說老，我

三十四回

九

也說老又都洒笑不已只以為有心借鶯聲打聽他
請心大怒欲要當面發作料道有楊帝在前裏鬧不
行遂推有事走起身上了禁竟還宮中而去楊帝正
要携酒去聽鶯忽宮人來報道妃上大怒還宮去了
楊帝着驚道又來作怪好上喫酒為何竟不辭而去
吳鋒仙與袁寶兒俱驚訝道這是為何只見杏娘說
道不消說了一定是袁姐上上變說鶯聲老娘上疑
心嘲笑他故舍怒而去楊帝道是了是了一定是這
不緣故袁寶兒着忙道妾無心說鶯姐上如何認諸

若果知此却怎生

易帝道不要管他且去聽

嘆酒耍子袁寶兒道這個使不得娘上既惱了急須去解方妙若竟自不理無心到做了有心娘上那時要加害於妾却將奈何楊帝道依你說難道朕又回去求他吳絳仙道必得如此纔好楊帝猶捱了不肯就行被袁寶兒吳絳仙再三催逼方纔上輦還宮到了宮中竟不見蕭后來迎楊帝直入寢宮只見蕭后連衣睡在牀上全然不採楊帝走近面前問道御妻爲何事怪朕竟不別而還蕭后道妾雖老也是个中

三十四回

十

宮皇后袁寶兒那賤婢安敢巧借鶯聲訛誚於我場
帝陪笑道御妻不要着惱他也是。一時戲言出於無
心蕭后道怎麼無心他倚着陛下的寵幸明欺我難
爲他不得故敢這等放肆陛下雖然愛他也不要只
管奚落於妾傷了朝廷體統場帝笑道御妻何出此
言妃妾們不過叫他供耳目之玩有甚麼寵幸就敢
在御妻面前放肆蕭后道他焉敢放肆皆因陛下不
將妾在心故至如此場帝笑道御妻到也好笑爲他
們又纏到朕身上來了也罷就認做朕的不是朕旣

來陪禮御妻也。該好了，遂親用手將蕭后扶起。蕭后雖然惱怒，當不得煬帝曲意周旋，氣也漸上平了。因說道：「不是妾侮觸聖心，袁寶兒吳絳仙欺妾太甚，其實可恨。陛下既要篤夫婦之情，除非絕了這兩個賤婢妾方甘心。」煬帝道：「御妻不消惱，朕只是不用他便了。」蕭后聽說，終歡喜走下牀來。煬帝雖滿心要到迷樓去，然到此田地，開口不得，只得叫看酒來喫。不多時，排上宴來。蕭后要與袁寶兒、吳絳仙打鬪酒席之間，便拿出少年的風流手段，盡情與煬帝調笑戲耍。

只恐打聞不過

煬帝不覺喫得大醉，同入鴛幃而寢。這一夜蕭后就新做親的。到未必如此。像新做親的一般，百樣奉承，曲盡枕衾之妙。煬帝滿心快暢，正是

爭寵偶然生氣惱，承恩忽又弄風流。
可憐些子衾裯事，笑上啼上不得休。

煬帝與蕭后一連歡暢了數日，大家漸上忘情，便一個一個，依舊召衆美人來侍宴。先召韓俊娥，次召杏娘，再召妥娘、朱貴兒，召到臨了，連吳絳仙、袁寶兒也。都召來供用。忽一日，有越溪野人獻耀光綾，二疋綾。

上花紋突起光彩射人十分奇異。煬帝大喜道：「此綾何處得來？」這等精美，遂叫野人來問。野人奏道：「小人乃越溪人，偶乘小舟過石帆山下，忽見岸上異光飛舞，只道是寶物，忙捨舟登岸去，看到了放光處，不見甚麼寶物，止有野蠶繭數堆，遂收回叫小人女兒織成衣穿。忽夜夢神人說道：『此野繭不可輕看，乃禹穴中所生，三千年方得一遇，卽江淹文集中所稱璧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可持獻天子。若輕賤天物，必有大罪。』醒來，猶不深信，不料織成綾子，二疋果

有奇文突起光彩射人遂取名叫做耀光綾因憶神
語不敢自秘特來獻上萬歲場帝聽了大喜道原來
有許多奇處朕就知非等閒之物遂厚賞野人叫官
女拿進宮來蕭后看見滿心歡喜道果然好兩疋綾
兩疋綾一疋又是二子天孫雲錦不過如此做件衣裳穿上到也有趣場

帝道御妻要可就拿去收了蕭后大喜道多謝多謝
也不曾拿也不曾收因有別事遂走了開去不期蕭
后逸走開吳絳仙與袁寶兒便走來看見耀光綾俱
驚為喜道是那裏來的這樣好綾場帝道是越溪野人

獻的遂將錦繡出處緣故說了一遍二人十分歡喜
將綾子拿在手裏看了又看愛了又愛不忍放棄蕭
后雖說要却不曾拿去楊帝只認做沒甚要緊又見
二人戀上不捨一時湊趣遂說道你二人既喜就每
人賜你一件二人不知是蕭后要的滿心歡喜慌忙
謝恩受了正是

莫道君王心不私

偷情換趣有那移

分明許與光綾子

又作新恩賜愛姬

寶兒與絳仙得了耀光綾便歡上喜上拿去收藏及

蕭后來時龍案上已不見了綾子忙問道陛下賜妾
的耀光綾放在何處楊帝伴着驚道耀光綾朕賜御
妻御妻不要朕已又賜別人御妻爲何復問蕭后合
怒道此綾妾深愛之誰說不要楊帝轉埋怨道御妻
既要何不就收了去却丟在此處朕不知又悞賞賜
了人却怎生區處蕭后見楊帝說得慌忙便信以爲
真心下還不甚惱因問道賞了那介楊帝自覺口澁
回荅不出厓了半晌方應道總是朕的不是悞賞了
人御妻何必細問蕭后道悞賞也罷畢竟是誰何妨

明講場帝被通不過，只得說道：方纔吳絳仙、袁寶兒二人走來，只管翻弄朕，一時沒主意，遂賞了他去。蕭后聽見又是二人，那裏還忍耐得住？自然要惱急得他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氣昂上的大怒道：陛下欺妾太甚，專一寵這兩個賤婢，欺壓於我，是何道理！場帝忙勸道：那裏敢欺壓御妻？總是朕一時糊塗，失於檢點，御妻不要多心。蕭后道：袁寶兒要看新綠，便依他看新綠；吳絳仙要灌醉我，反說我錯聽，大家打觀妾老，又說是無心，這都罷了。方纔兩疋紗，分明是妾要了，却故

卷二

三十四回

十四

意賜與兩個賤婢以羞辱於妾也。雖醜陋也是一朝
王母到受辱於兩個賤婢。教妾何以爲人。說罷便號
號淘上大哭起來。煬帝慌得左不是右不是。再三勸
慰那裏肯住。没法奈何。只得叫宮人去召十六院夫
人來勸。衆夫人聞召都來說道。陛下也忒忘懷賤妾
等不歇不捨忘懷罷了。怎麼連許了娘上的綾子也
忘懷。又聽別人揚帝笑道。朕來與妃子來勸解。娘上
到乘桃兒說請起朕來。衆夫人齊笑道。說請陛下正
是解勸娘上。因對蕭后說道。萬歲也是一差二誤。娘

娘不要惱罷。蕭后帶哭說道：「甚麼差二恨，怎再不差與別人，偏只差在這兩個賤人身上。」湯帝道：「朕實是差了，這耀光綾綉妻若要如今取回，却也不難。蕭后道：「取回來也不香了，只殺了這兩個賤婢。」方纔泄我之氣。秦夫人暗對湯帝說道：「只是這等空勸娘上之氣，如何得消？」陛下可將三美人暫貶一貶，方好收頭。」湯帝低頭沉吟，猶捨不得。秦夫人道：「貶不過是個虛名，消此一時之氣，過一兩日，娘上氣平了，便好召回。」湯帝沒奈何，只得依着秦夫人傳旨，將吳絳仙貶

回月觀袁寶兒貶入迷樓俱不許隨侍因對蕭后說道貶了二人御妻便可見朕的心跡了蕭后道貶雖貶了只怕心中還有些放不下衆夫人齊說道萬歲既貶了他兩個娘七再要搜求就太過了蕭后方纔拭淚不語衆夫人忙叫取酒須臾排上宴來衆夫人各奉一杯說道萬歲與娘七滿飲此杯閒話再不消題了楊帝喫乾乾說道朕再沒得說只怕御妻還要多心蕭后道妾到不多心只怕陛下要多事衆夫人笑道多心多事皆爲多情耳大家說七笑七你一杯我

一盞依舊又歡然而飲正是

花爭調笑柳爭喧

難得風光處心親

漫道消除心上恨

須知斷絕意中人

自此之後蕭后與煬帝時刻不離絕不放煬帝到月
觀迷樓中去遊每日家只在宮中行樂一日煬帝乘
蕭后午睡未起遂獨自自信步到後宮閒耍巡轉過一
架綉屏風只見一个美人梳粧正完手持着兩面宝
鏡在珠簾下細心照看左顧右盼十分風流俊俏後
人有詩單贊美人簾下對鏡之妙云

種上皆風流佳話

三十四回

十六

妝。成。不。自。喜。

寫。鏡。下。簾。隨。

影。落。回。身。照。

先。分。逐。髻。鏡。

梨。花。春。對。月。

楊。柳。晚。臨。池。

已。是。銷。人。魄。

何。須。更。拂。眉。

楊帝看那宮人生得烟輕月瘦雪韻花妍百般嬌媚
 心平又驚又喜道宮中那裏又來了這一個美人在
 走近前仔細一看認得是蕭后心腹宮婢羅也原
 來這羅上披髮時楊帝就注意愛他後來長成更覺
 美麗蕭后恐怕楊帝見了羅素成將他藏在宮後不

容見面不期這一日，羅七七撞着楊帝，聖驚道：「長
成了，到這等鮮妍可喜，羅七七將寶鏡放下，嬈
嬈嬈，羅七七磕了，今頭楊帝隨用手挽起，問道：「為何許
久再不見你？」羅七七答道：「萬歲，到還記得，曉嬈，楊帝道：
怎麼記不得你？被髮時，朕最愛你，這一雙眼，生得秀
美，今日春山遠黛，斜笑雙蛾，種上風流，又不獨一秋
波矣。」羅七七謝道：「朕人，陋質焉敢當萬歲嘉評。」楊帝一
邊說着，一邊遂走進簾來坐下。羅七七恐怕蕭后看見，
忙問道：「娘在何處？」却放萬歲獨行至此。楊帝笑道：

朕難道自來不得定要娘七放來羅七笑道萬歲來
是來得只怕放不放還在娘七楊帝笑道你這妮子
調笑必無半有俗氣就看得朕這般駭怕你且過來耍一耍看朕怕也不
怕遂用手來抱羅七羅七慌推辭說道娘七實在何
處萬歲雖不怕賤婢未免要怕楊帝道實對你說罷
娘七午睡未起朕悄悄地走來並沒人看見戲耍片時
何妨遂將羅七抱入懷中坐於膝上百級銀筒羅七
半推半就低頭不語二人正調戲間忽疎辣七的一
陣風來將珠簾掀起就像有人走來一般羅七益然

看見只道是蕭后來尋，嚇得魂不負體，慌忙跳起身來躲避。連煬帝也喫了一驚。及走到簾前看時，那裏有個人影。再回身看羅七，時早嚇得滿臉通紅，走不。是立不是，只覺失驚打怪。煬帝笑道：「怎麼這等胆小。」羅七慌做一團，那裏吞應得出。煬帝看了，又愛又憐。一時情興勃發，就要私幸。羅七忙近前來，抱接羅七，慌躲開，說道：「這人使不得。」娘七知道不當穩，便煬帝道：「娘七此時睡熟，那裏便得知道。」羅七道：「娘七多心。」一醒便要來，勢倘然撞見，這羞慚怎當。煬帝纏了一

歡。喜。是。也。不。肯。從。順。因。笑。聲。聲。一。個。曉。東。西。賺。三。圓。
 意。却。這。等。子。推。百。障。除。却。笑。也。羅。上。閉。家。閉。去。只。
 不。敢。近。身。楊。帝。忽。見。衆。人。有。等。現。送。信。手。題。詩。四。句。
 嘲。之。說。道。

個人無賴是橫波。

綠髮蓬鬆小。

幸得留儂伴成羣。

不道儂儂意如何。

楊帝題完遊念與羅心。聽了說道。高。談。思。道。
 望。望。沾。沾。但。恐。娘。心。得。知。免。又。受。辱。仙。去。哀。哀。兒。
 之。續。也。正。說。未。了。忽。見。衆。人。將。下。的。趕。到。面。前。說。道。

徐二人在此何幹二人驚慌無措正是

並立路無事

相依岩有情

任他湘水碧

亦自沈難清

不知蕭后撞來煬帝與羅士畢竟如何回答且听下
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來夢見車悲怡君

裴女真宮八私侍

詩曰

漫道車為態

休言肉作柴

縱然來好夢

也不及黃梁

又云

世已歸新主

君猶認舊臣

不須三歎息

未道善人親

新就易帝正朝戲羅士忽被蕭后撞來問起陛下在

第三十五回

此何幹。揚帝笑道：朕因御妻無事，偶閒步至此，忽遇羅妃，朕無心戲他兩句，他遂認以爲真，千推萬阻，慌得顏面俱紅，殊可笑也。蕭后道：陛下自幼愛他，難道無心？他旣得逢君，爲何推阻？揚帝道：不曉御妻實是如此。蕭后將羅妃一看，只見臉上紅一會，白一會，甚是羞慚。心下愈覺不肖，便喚說道：妾又不覺，何妨？揚帝道：御妻若不信，幸有詩篇証據，遂將羅妃的詩句遞與蕭后。蕭后接了一看，見後有不留情的詩句，遂與蕭后下方，繚釋然歡喜。因對羅妃說：信住，意如何？何之句？心下方繚釋然歡喜。因對羅妃說：

羅妃有此耳

道不驚神。剛道等清規。釋此道。或與下人。焉敢亂
娘上宮。鞠雅。靴蕭后道。非此詩。則爾之心。跡何由得
明。場帝笑道。羅之心。跡既明。則朕之心。跡亦明矣。蕭
后笑道。陛下的心。跡。明到如此。只是有些。不尊重。場
帝道。朕若。尊重。便本。願。羅心的。好處了。大家。且說。笑
間。忽。一。木。太。監。慌。忙。報。道。西。京。就。王。差。一。近。時。有。緊
急。表。文。奏。上。場。帝。隨。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留守西京代王臣奉備稽首頓首奉表於
遼陽慶帝白聖駕南遷取有景城人到城周殺

三十五回

三十五回

二

卷之二十一

馬車數并往在恭得奉旨命驛使委頓郡進使
 汾陽諸寺亦無法前以物寄諸文路結契發空
 厥利利應注註別國定大滿到計其城益實道不
 攻相宋漢壽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兼宋金剛經山神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相給不斬派制制因隨來隨來隨來隨來隨來隨來
 海安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百勝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摩拜面叩天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纔能補救兵機救濟可支大厦之傾倘再延時
對劉開若宗十五部非國家有失任作舍惶無
措謹具表上聞不勝時刻待命之至

楊帝看了大驚道朕只道是一班鼠賊爲何結連胡
奴這等倡亂起來遂駕臨便殿宣虞世基衆文武來
商議道西京危亡至此汝等何不在意虞世基奏道

虞世基大誤回

劉武周原係小賊皆因邊將無才不用心剿捕故養
成其勢今必須嚴責邊將再遣在朝親信大臣保守
西河重地則長安自無虞也楊帝道邊將是誰宇文

大高德儒庸愚之輩。怎堪教得來。煬帝笑道。稱妻

東京江都也。漢一丹音。

不須憂慮天下太矣。朕有東京以為根本。江都以為

遊覽。儻教朕與御妻行樂。便失了西京。亦不過只小

得長安好。大。世。皮。一片土也。不傷十分大事。何必惱亂心曲。且

取酒來飲。以消眼前樂事。蕭后不敢再言。真个叫左

右看。上酒來。二人相對而飲。正是

江山社稷原無用。土地人民值几何。

只有尊前一杯酒。時七刻也要消磨。

煬帝與蕭后正笑談飲酒。忽又一個內相來奏道。東

康越王繼近侍有表文奉上賜帝杜展開一看只見
上寫着

留守康康越王臣姪阿稽首頓首奉表於
皇時陛下去歲楊玄感兵反黎陽蒙遣侍年文
蕭相突通以彰天討幸已敗亡臣玄感雖死而
謀主李密統有謀眾愈加猖狂先奪回洛倉後
據洛口兼新蔡糧米遠邇其情近又逼張敬文
毀辱天子攻打東京十分緊急伏乞早發天兵
以保洛陽根本如若遲延但一旦有失則聖駕

何歸臣。何。不勝激切。特命之。至。外。檄文。一通。附呈御覽。

煬帝再將李密檄文展開一看。上寫道。

大將軍李密。謹以大義布告天下。隋帝以詐謀坐丞大統。罪惡盈天。不可勝數。紊亂天倫。謀奪太子。罪之一也。弑父自立。罪之二也。偽詔殺兄。罪之三也。迫姦父妃陳氏。罪之四也。誅戮先朝大臣。罪之五也。聽信奸佞。罪之六也。開市鬻民。征遼曠武。罪之七也。夫興宮室。開掘河道。土木

之主遍天下虐民無已罪之八也。荒淫無度。巡遊忘返。不理政事。罪之九也。政煩賦重。民不聊生。毫不知恤。罪之十也。有此十罪。何以君臨天下。可謂啓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密今不敢自專。願擇有德以爲天下君。仗義討賊。望興仁義之師。共安天下。拯救生靈之苦。檄文到日。速爲奉行。

少帝看了大驚。道：「李密何人也。來窺伺東京。又出此言。罪不容於死矣。欲要調兵救援。却又沒有良將。」

想這可苦。噫。將煖酒。不。蕭。道。天。
兩京受困。天下事亦自寒心。煬帝忽長歎一聲。道天
意若在。朕。鼠。賊。安。能。爲。也。兩京自然無憂。且將酒來
飲。莫要負此好景。眾宮人忙斟巨觴。獻上。煬帝因心
下不暢。勉強連飲數杯。要解愁悶。爭奈酒不解。真然
契來。喫去。情景終覺索然。正是

天下已却冰與雪。君王猶把酒杯流。
誰知玉液都傾盡。一種真愁不得消。

自此以後。兩京告急。文書就如雪片一般。亂紛紛。都

打到江都來。場帝無可奈何。只是將酒與蕭后。眾美人。強自支撐。口裏雖說些大話。然寸心中。甚不能自安。每日裏也不冠裳。但頭戴幅巾。身穿短衣。在宮中百般淫縱。以爲消遣。一日與蕭后同寢。後宮忽思量往事。睡不能安。在牀上左一番。右一覆。畢竟不能合眼。半夜裏復穿了衣服。走起來。同眾美人到各處閒行步。了一會。殊覺無聊。眾美人要解聖懷。只得又將酒獻上。場帝強飲几杯。帶些酒意。又擁了眾美人去睡。先同杏娘睡。一歇睡不安。又換了朱貴兒同來。貴

見睡一歇睡不安，又換了，且寢換來換去，再睡不安，
纏朦朧。霎又忽然驚覺，楊帝十分焦躁，又要換韓
俊娥來睡。韓俊娥道：萬歲要得安寢，必依妾一計，方
可。楊帝道：你有何計？韓俊娥道：須叫衆美人奏樂於
外，不許停聲。萬歲枕妾寢於帳中，包管成夢。楊帝道：
這不容易。遂叫衆美人笙簫絃管，先奏起樂來。然後
與韓俊娥同入帳中而寢。韓俊娥到得帳中，但見流
蘇亂戰，蘭筍頻搖，枕蓆之間，晏匕有聲，就如雲雨一
般。那消一刻工夫，楊帝早已鼾匕睡去。正是

癡魂全仗笙歌慰

夢魂多虧佳麗怡

不是玉人專作態

君中那有夢來時

楊帝沉七日覺直睡到次早紅日三竿方纔醒來眾美人奏樂備不曾住楊帝大喜對韓俊娥道朕得一
夜安寢皆美人之功也韓俊娥道得慰聖心妾之幸也安敢言功楊帝披衣而起方叫眾美人在樂自此以後遂做成個定例夜上皆要如此方得睡着若換
了一人便徹夜不寐雖與蕭后恣行淫蕩睡到半夜
之後必要韓俊娥抱持而寢方得沉七日睡熟楊帝由

此甚愛俊娥時刻不離因說道朕對俊娥方得成此

錫以予如名

遂另賜一名叫做來夢兒以為寵榮只有蕭后心下
不快暗上叫人窺看韓俊娥用何法得能安寢眾官
人打聽道韓俊娥臨睡便放下帳幔不知用何妙法
只見牀帳搖動就如交會一般不多時萬歲爺便解
呼而醒蕭后再三思量不得其意一日乘煬帝不在
面前遂私喚韓俊娥問道萬歲爺苦不能睡美人能曲
意安之必有善媚之術可明對我說韓俊娥答道賤
妾蒙娘上寬恩得侍御牀余測之內淫褻之事焉敢

濟。奏。蕭。后。道。是。我。問。你。非。你。之。罪。也。便。說。何。妨。韓。俊。娥。欲。待。不。言。恐。蕭。后。見。怪。只。得。說。道。萬。歲。聖。心。好。動。不。好。靜。前。次。妾。從。遊。江。都。時。萬。歲。在。何。安。御。女。車。中。行。幸。宮。女。見。車。行。高。下。女。態。自。搖。便。十。分。快。暢。近。又。在。迷。接。御。童。女。車。中。晝。夜。縱。欲。皆。是。車。搖。女。動。享。天。然。之。樂。習。以。爲。常。今。安。眠。寢。榻。支。体。不。搖。又。加。戎。事。驚。心。故。不。能。寐。妾。非。有。善。寐。之。術。不。過。竊。效。車。中。態。度。使。萬。歲。四。体。搖。動。所。以。安。然。而。寢。也。蕭。后。道。你。雖。非。善。媚。迎。合。上。意。用。心。亦。大。過。矣。韓。俊。娥。道。妾。非。迎。

姑。出。語。自。收。

合皆仰体娘上之意也。蕭后笑道：我之意非汝所能
体也。且去。且去。韓俊娥自知失言，不敢再語，隨默上
而退。蕭后心下暗想道：皇上愛悅車態，從未說出韓
俊娥便能細上揣摩。今其寵幸不在，哀寶兒吳絳仙
之下，若不早上諧去，明日說破車態，由我而止。皇上
重想迷途，其害不小。遂屢上在場帝面前談論韓俊
娥的過失。一日打聽得場帝將進宮來，便假作悲傷
之狀，背倚着雕欄，悽上惶上墮淚。見場帝走來，只推
不知。場帝看見，忙問道：御妻有何事，縈心這般煩惱。

蕭后隨轉過身來拭淚。荅道：妾遭蒙聖恩，待罪中宮，有何煩惱？湯帝道：御妻明也，墮淚如何掩飾得過？蕭后道：說來陛下未免要疑心妾妬，不如忍些氣惱罷。說他怎麼湯帝道：朕與御妻何等恩愛，還說這等客話，有甚緣故？何不明對朕言？蕭后道：韓俊娥欺妾太甚，妾忿恨不勝，又不敢明言，故在此傷心墮淚。湯帝大驚道：韓俊娥最得御妻之愛，朕故一向留在宮中，陪伴御妻，就是今日寵幸他，又因看御妻面上，不知爲何反欺御妻。蕭后道：韓俊娥平素極小心謹慎，妾

故愛他不期近日得了御榻席之功蒙陛下欽賜嘉名
寵冠一時日夜不離他便放肆起來在妾面前十分
無禮又笑陛下好靜不好動又怪陛下恩寵不隆又
誇口道陛下非他斷不能合眼而睡又說陛下許他
奪妾之位妾故忿恨淒涼只望陛下念夫婦之情與
妾作主場帝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無禮又沉吟
半晌道韓俊娥朕見他也還老實此言莫非有誤蕭
后道疎不聞親妾就知陛下寵眷正濃此言說了必
定生疑故隱忍不言今果不出妾料可嘆可嘆說罷

又墮下淚來。煬帝忙止住道：「御妻不必悲傷，朕那裏是寵幸他，只因圖一覺好睡，故離他不得。既是這等狂妄無知，朕定當去他，必不令御妻受氣。」蕭后道：「若得如此，則妾幸甚。」過了數日，蕭后見煬帝與韓俊娥、聽者、候、不、細、況、乎、夜上安眠十分相得，並無貶去之意，又乘間對煬帝

說道：「前日之言，陛下想忘之矣。」煬帝道：「御妻之言，如何得忘？但恐去之不能安寢耳。」蕭后道：「陛下肯去俊娥妾，包管陛下有安寢之術。」煬帝道：「倘不效，奈何？」蕭后道：「若不效，再詔俊娥，有何難哉？」煬帝道：「御妻之言。」

有理卽當去之。遲了兩日，煬帝猶豫不決，蕭后又來催促道：「俊娥日出謗言，陛下若捨他，不得到，不如去。」丁妾罷，煬帝明知是蕭后妬忌，不問俊娥之事，當不得蕭后再四催逼，沒奈何，只得將韓俊娥貶入迷樓，不許隨侍。正是：

漫道君恩似水流，
可憐抱裏溫和煖。

須知妬忌苦爲讐，
一夜涼風便似秋。

蕭后既去了，韓俊娥滿心快暢，便邀煬帝同寢，枕席之上，也摹彷彿車中態度，取悅煬帝。然未曾親身經歷

過，畢竟不如韓俊娥動蕩合拍。煬帝睡半晌，醒半晌，終有幾分思想俊娥，但礙着蕭后，總不敢提起。一日閒坐無聊，忽對蕭后說道：「朕許久不到迷樓，偶思一遊，不知御妻允否？」蕭后答道：「陛下要遊有何不可？妾當奉陪。」遂同煬帝並輦望迷樓中來。煬帝初意原要離了蕭后去尋袁寶兒，韓俊娥行樂不期蕭后同來，又不好推辭，到了迷樓中，不得十分暢意，遊了半日，愈覺思念俊娥寶兒，一時忍耐不住，詩興發作，遂取筆，現在迷樓東南柱上題詩二首，以表相思之懷。其

黯心愁侵骨

綿七病欲成

須知潘岳髡

強半為多情

又云

不信長相憶

絲從髻裏生

閒來倚樓立

相望几含情

楊帝題完蕭后看了微哂道陛下有所思耶有所怨耶將置妾於何地楊帝道朕無所思亦無所怨只因連日國事不寧故信筆寫懷却與御妻無涉蕭后道

西京近日不知如何，煬帝道：朕前日差人囚執李淵，來江都問罪，爲何還不見到？蕭后道：李淵與國有親，爲何要囚執問罪？煬帝道：朕因有親陞他爲太原留守，督領關右一十三郡兵馬，專兵討賊，今被劉武周雄據離宮，進不能征，退不能守，若不拿來問罪，何以警戒邊土？蕭后道：原來爲此，正說未了，傍邊忽轉過王義來，奏道：李淵如何拿得？○忠○心○慮○事○自○然○周○到○一拿李淵社稷危矣。煬帝道：李淵不能討賊，自然要拿，怎麼就危社稷？王義道：李淵固有大罪，但兵權在手，萬歲優詔督其後效。

或者尚思圖報若差官囚來問罪李淵未必純忠彼
度勢不能免倘據太原也叛逆起來是又添一劉武
周也豈保全社稷之計臣愚戇不識忌諱伏望天恩
加察煬帝想一想道汝言殊有理但囚執李淵之詔
前已差人去了奈何王義道這不難萬歲只消再發
一道詔書赦其舊罪責其新功便了煬帝連七點首
遂傳旨馳驛赦李淵之罪仍着其火速進兵討賊以
贖前愆各官領旨不題却說李淵自領弘化郡提調
關右兵馬便日以討賊爲事選兵練將後因差他開

河他，他，不忍虐民，托病辭了。又因民謠圖讖，皆言李氏當王天下，煬帝無故殺了李金才一族，恐疑忌到他。英雄。雄。舉。動。斷。不。去。浪。便深自晦藏，曾有相士史世良相李淵道：公骨法非常，異日必爲人主，願自保重，勿忘鄙言。李淵聞之甚喜，次子世民生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乃命世奇才。因見隋家天下敗壞，盜賊叢起，遂結納豪傑，陰有圖天下之心，恐李淵不從，遂與素所善晉陽宮監裴寂商量，道：隋政乖亂，天下愁苦，我欲起義兵，乘時東下，以救斯民，倒懸，但恐吾父不從，乞賢公善言勸勉。若

能挽回父意後日富貴當共之裴寂道當今國亂民

疲正湯武受命之時公子之言允合天心人意尊公

却之二字便差

固執吾當設計切之公子可勿慮也世民道賢公有

何妙計裴寂向世民附耳道只消如此而行不慮其

不從矣世民大喜而退裴寂次日設席晉陽宮等入

來請李淵李淵素與裴寂交好聞請即來二人相見

裴寂並不提起世民之事只以酒相勸李淵吃到沉

醉之際裴寂道爾酒難飲有二美人欲叫伯明公一

觴不識可乎李淵笑道知己相對正少此耳有何不

三十五回

十四

可。裴寂遂叫左右去喚不多時。肉中環佩。耳瑠。鼻蘭。香。靄。走出兩個美人。來。生得十分佳麗。李淵定睛一看。果然是

花媽柳唱玉生香

霞月裁雲淺淡妝

自是塵埃識天子

非干雲雨惱襄王

二美人到了筵前。隨參見李淵。李淵慌忙答禮。裴寂就叫取兩個坐兒。坐在李淵側首。李淵酒後糊塗。竟不問來歷因見二美人佳麗。便放量快飲。二美人曲

意奉承。裴寂再三勸李淵。李淵覺登時大醉。裴寂不

放李淵回去就留在宮暗叫二美人陪伴去睡李淵醉後把持不定竟同一美人任情雲雨在宮中宿了正是

倡義興師自有名
何須私侍亂宮庭
漫言濟變樓臺計
一代淫汗化已成

又云

花能索笑酒能親
更有娥眉解誤人
莫笑隋家浪天子
乘時豪傑亦迷津

李淵一覺醒來見被中擁了兩個美人忽想起昨夜

見了未必然不真

卷之三十五回

三十五回

十五

之事心下驚疑道此晉陽宮中安有美人連忙問道
汝二人是誰二美人笑道夫人休慌妾二人非他乃
宮人張妃尹妃也李淵大驚道宮闈肯人何以得同
枕席張尹二妃道聖駕南幸不回群雄並起裴公屬
意大人故令妾等私侍以爲異日之計李淵大驚慌
忙披衣而起慌忙披衣亦速說道裴玄真誤我遂要忙忙趨出總走
到殿前裴寂早迎將人來說道深宮無人明公何故
這等驚慌李淵道雖則無人心實不安裴寂道英雄
爲天下那裏顧得許多小節隨叫左右取水梳洗李

盥梳洗畢，裴寂又看上酒來，同飲。飲到數杯之後，裴寂因說道：「今王上無道，百姓困窮，豪傑並起，晉陽城外皆爲戰場。明公手握重權，二郎已陰蓄士馬，何不舉義兵，伐夏救民，建萬世不朽之業？」李淵大驚道：「公何出此言？欲以滅族之禍加我耶？」裴寂素受國恩，豈可變志？裴寂道：「當今王上有嚴刑，下有盜賊，明公若守小節，危亡無日矣。不若順民心，興義兵，猶可轉禍爲福。此天授公時，幸勿失也。」李淵道：「世事難料，公慎勿再言。吾奏知皇上，恐取罪未便。」裴寂笑道：「昨夜以

宮人私倚明公者正恐明公不從爲此急計耳若事
發當誅也此皆與二郎斟酌已定故敢如此非孟
浪之舉也明公宜聽從之李淵道吾兒必不爲此公
何陷人於不義也正說未了只見傍邊閃過一人頭
戴束髮金冠身穿團花繡襖慌忙說道裴公之言深
識時務大人宜從之李淵仔細一看乃第二子世民
也因大驚道逆子汝亦出此任言吾當執汝以告官
世民道兒觀天時人事天下已非隋有故爲此言大
人若肯聽從外攬豪傑內撫百姓北招戎狄右收燕

○只○此○一○語○便○見○制○業○規○模

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此湯武之業也大人若不肯
從必欲執兒告官兒亦不敢辭死李淵道吾豈忍告
汝但我堂上臣子必不為背君之事世民道大人差
矣古書云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當今皇上日造

這章書只此不是此等辭說

宮室荒淫酒色天下受其虐害不已大人若起義兵
拯蒼生於倒懸塗炭之中正英雄救民之事非背君
也李淵道天下大事豈可輕議慎勿狂言以取大禍
世民不敢再言裴寂道公子之言誠當今急務明公
宜思之不可忽畧隨又奉上酒來李淵被二人說得

心下恍惚也。便非純忠。恍惚心下不安。喫了几杯便辭別回府。不期事有奏巧。纔到得府中。還不曾坐穩。早有深事軍人來報道。老爺不好了。朝廷怪老爺不能討賊。遣使臣齎詔來。單取老爺到江都去問罪。天使旦夕就到。乞老爺上裁。准備。李淵聽了。嚇得魂不負體。忙喚眾將官商議。只見傍邊轉過世民。說道：大人不必驚慌。見有一計可保無虞。因這一計。有分教。南北江山一朝換。玉正是。

亡國多由荒主。

開基必有賢君。

一到天心改變

自然人事紛紛

不知世民畢竟有何妙計且聽下回分解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八輯

一三三八六

七卷總評

任意車馬銅屏。敲春愁帳中。千
淫萬蕩。可謂。執。狎。極。矣。使。他。人。提
筆。一。必。至。穢。惡。不。堪。寓。目。今。輕。描。澹
寫。一。段。樓。閣。風。光。寫。得。勃。勃。人。
而。深。爭。向。直。如。沁。雪。冰。冷。雅。文。人。

三十五回

十九

安能至此。

月宮一段換去風情。更寫得香
幾可人。

丹藥喫完。插入一齣假道。人讀
令人解頤。

賜章。狂蕩至此。以案情。足如

翠雀。埃。那。馬。如。何。收。然。得。住。靜。攝。
一。來。田。轉。添。一。來。口。定。實。
人。之。受。惡。大。西。女。緣。法。道。后。臨。如。
心。未。淨。然。皮。面。上。結。表。實。也。以。文。淨。
仙。二。人。特。為。見。十。分。用。情。此。中。未。必。有。
緣。及。際。法。一。盡。便。有。許。多。一。不。湊。合。以。

三十五回

二十

之事。以觸其怒。如鸞鳴。老。灌。醉。
等。語。與。耀。光。凌。子。之。賜。是。也。隨。生。
等。心。實。能。保。然。也。
盜。賊。滿。天。下。而。虞。世。尊。猶。以。鼠。竊。
狗。偷。蒙。赦。賜。帝。好。至。護。國。等。
辭。哉。

蓋其學其經未始為種柳。其法可謂才
且智矣。乃不憚為諛諂。其可謂
所謂小則智而大則愚也。

甚哉好之難逢也。蕭后百般湊報。
及以守乎好矣。及自見煬帝寵愛。且
濟他不過。何意者。其悅之意甚。

隋書

三十五回

世

我姑。難陰也。

毅。我。謠。為。之。憐。交。警。言。天。心。一。切。

其。如。錫。之。由。丁。之。因。才。何。哉。

二十四。摺。一。段。在。流。已。成。千。秋。佳。

語。矣。

新鐫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卷八

第三十六回

下西河世民用計

賜雙果絳仙獻詩

詩曰

禍福有先機

天心夫豈微

如何明眼者

屈指古今稀

又云

恩情雖在我

離合實由天

謾道鴛膠好

無由續斷緣

三十一

一

話說李淵聞有詔囚執問罪驚慌無措見世民說何計可救忙問道汝有何計可速亡言之世民道聖旨既下進皆死途退無生路惟昨日之言可以免禍李不論義而論利害便知其臣節不能守矣淵道此事非則小可幸而成功猶可倘事不濟豈不

受萬世罵名到不如赴詔而死還不失君臣大義世民道大人差矣世治守經世亂用權當今天子荒淫萬民愁苦若舉義兵而東如大旱時雨不救饑而救業成矣有何不濟安肯受單車之囚自取滅亡李淵低頭不語世民又說道事已至此若不早決死亡在

日夕也李淵猶豫不能決忽左右又報道使臣已到了李淵一恐着忙不敢出來接旨只推暴得重病不能起牀先着屬官邀使臣公廨住下候病好開讀使臣因李淵兵權在手無法奈何只得住下等候世民說道此等計策正好延捱時日若不速建大計身膏斧鉞終不免也李淵不肯聽退入後堂一連數日不出使者再三催逼李淵無奈只得私集几个心腹將士來商議衆將士齊說道公子之議允合天心人意明公不可不從李淵道本非盛德之事奈今進退無

武正須從之耳。衆將士皆大喜，便要商量動手殺使臣。忽左右來報道：「老爺恭喜，朝廷又有詔書到了。」李淵道：「詔書又到，多是催逼，有何可喜？」左右道：「詔書不是催逼，乃是赦老爺之罪，仍着火速討賊，以贖前罪。」李淵聽了，方纔歡喜，安排香案出來接旨。接過詔，隨修一道表文，附兩個使臣帶到江都去謝恩。又治酒管待使臣。使臣公事畢，忙辭回覆旨，不題。却說李淵見楊帝已赦其罪，便不思量起兵。世民又乘間說道：「時不可失，机不再來。前日推病不接旨，机閱已露，禍

不旋踵而至。大人何不早早爲計。李淵道：今日奉詔討賊，贖罪豈可復生。他想世民道：當今烟塵四起，盜賊先以官人劫之，復以私恩恐之，立議元自不正。遍天下，皆是大人奉詔討賊，可盡乎？賊不能盡，則大人之罪依然在身。卽能盡賊，討平而功高招忌，身益危矣。大人不可不深爲之慮。李淵沉吟半晌，道：容吾思之。遂退入後堂，正是：

臣。能。以。休。悲。不。克。終。
天。心。屬。意。便。當。從。
但。須。懷。取。憂。民。意。
揖。讓。征。誅。一。樣。功。

李淵思量了一夜，次日喚世民說道：看一夕思汝之

言亦大有理。今日行之破家忘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世民道大人既承天命便當速定大計。李淵隨請裴寂商議道。吾兒世民苦止勸我起義兵。今不得已而從之。但恐力薄不足掃群雄而安天下。裴寂道。晉陽士馬精強。官監積蓄巨萬。代王仲弼關中豪傑皆屬意明公。明公若鼓行而西。無有長安。正如探囊取物耳。更何憂哉。李淵道。不知將士之心若何。裴寂道。群情已協。惟候明公發令。便可長驅也。明公若不信。只消聚集衆將士。公其謀議。人心便可見矣。李

淵道公言有理遂傳令召集一班謀臣智士來議事不多時召至李淵道當今主上荒淫無道盜賊群起百姓坐於塗炭我欲建救民之計不知諸公以爲何如問未完只見大理司直夏候端出位打一恭說道今帝座欲移天心有屬必有真人掘起某觀參墟得歲其應已在明公若肯建救民之計天意良不虛矣言未畢又有一人出位大聲說道天輔有德若不乘機速發將來必有後悔李淵視之乃司馬許世緒也因問道不發有何後悔許世緒說道隋政不綱天下

無主輔世長民，必須有德。今明公手携五郡之兵，身據四戰之衝，入且姓氏以應民謠，若收攬英俊，爲天下倡大義，帝王之業一舉可定也。倘無奇計，拘攣小

節，遷延不發，一旦爲高材捷足者先得之，寧免後悔

人心既得，何患帝業不成

司鎧武王護與勳衛唐憲等紛上出位，俱勸李淵起兵。李淵兄衆人同心合義，共謀大事，滿心歡喜，遂決意興師。四說道：諸公既如此，見推焉敢有辜群望。誓必掃清寰宇，以拯斯民。衆將齊說道：若得如此，則天下幸甚。李淵遂傳令：一面挂招軍旗，招納豪傑；一面

開倉賑濟貧民，大行仁義之事，百姓歡悅。不旬月，招
集得附近郡縣人馬，共有二十五萬。李淵大喜，又與
世民商量，自號爲大將軍，以裴寂爲長史，掌理紀錄，
參贊軍務。以劉文静爲司馬，議論軍情，連壽輝、韓以
唐儉、溫大雅爲記室，備修詞命。王行、文、檄，以劉政會
爲司寇，參軍隨理。机密，以備顧問。以崔善爲司戶，參
軍，占候風雲。卜推敵賊。以張道源爲戶曹，參軍，掌理
軍數。前後提調，以姜謨爲司功，參軍，審察地勢，排軍
布陣。以殷開山爲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登橋。以長子

第三十六回

五

順德爲驍衛攻城畧地勦殺成功以劉弘基竇琮王
長諧姜寶誼楊屯俱爲左右統軍如有緩急以備救
援其餘文武俱隨才授任以次子世民爲領軍都督
統管三軍分撥已定便擇日出師先徬畧郡縣後取
關中真个是旌旗招展盛甲鮮明進退坐作井井有
方十分強盛後史官有詩讚之曰

隋室日淪亡

英雄起晉陽

識圖先應李

民志已趨唐

旗展龍蛇動

營開羅虎張

試看時雨沛

一掃正封疆

李淵一面發檄文誓告天下又遣劉文静爲使交結
突厥爲援竟領兵殺奔關中而來不題却說煬帝見
天下攪亂心緒不寧又敗了袁寶兒吳絳仙無人消
遣悲光景漸也來了日只勉強尋些事兒飲酒作樂

一日與蕭后在宮中小飲只有朱貴兒杏娘羅七隨
侍飲到半酣之際煬帝說道闕酒喫不下去我們行
一個口令兒何如蕭后道最妙就請陛下起令煬帝
道朕要就眼前人名拆一字爲二三字要順文理取

三十六回

六

可離可合之意說得來大家贊一氣說不來自罰三
巨釀蕭后與衆美人，都說道妙七。楊帝道朕就取杏
娘的杏字爲十八日。蕭后用手在案上寫了看道，十
八日合來果是个杏字說得有理該賀大家同喫了
一杯楊帝道朕說過該到御妻。蕭后一時想不起
因說道不必論先後有的就說罷容妾再想一想楊
帝道既是娘七要想你們有的就說杏娘道妾就取
羅七的羅字爲四維不知可好楊帝道好一个四維
虧你虧你也賀一杯大家又喫了一杯羅七道好的

稱說了去妾波得說情願罰一杯罷楊帝道此令無甚深意胡亂說一个只要通得去便罷何必先罰羅羅笑道妾就取朱貴兒的朱字爲八牛何如楊帝道也罷也罷大家也喫一杯朱貴兒道妾就取皇帝的皇字爲白王白王二字亦不詳罷楊帝笑道畧勉強些也還賴得去准了准了大家喫完了酒只少蕭后不曾說楊帝道衛妻思久定有妙意蕭后道妾一時說不出就步武陛下單取个李字爲十八子罷楊帝見說李字沈吟半晌道李字離合之意雖好但座中無李姓殊覺不切

三

三十六回

七

蕭后道要取在座之姓。止剩妾心。蕭字怎生離合得
來。楊帝道離合不來。許御妻添除罷。蕭后道若許添
除便除去。上邊草頭半個。左邊添一水傍。奏成一個
淵字。何如。楊帝聽見先說李字已有十分不快。又見

偏合得着真天意也

說出淵字。不覺拂然变色。你道爲何。只因兵權屬於
李淵。又見前日推病不肯接。因執之詔。心下十分疑
忌。今恰恰道出他的姓名。以爲識語。故拂然变色。蕭
后見楊帝失驚作色。因說道。妾說的不好。願罰一杯。
陛下何須驚怪。楊帝歎曰。天意耳。非御妻。

之過也。蕭后猶漠然不知。正更再問。忽几个掌朝太監慌忙飛上來。報道萬歲爺不好了。唐國公李淵率領關右一十三郡兵馬。在晉陽招納豪傑。賑濟窮民。天下英雄。望風皆歸。又北連突厥。兵威十分大振。今殺奔關中。西京旦夕莫保。伏望聖旨。定奪。帝大驚。道。李淵果然反了。吾不知此事。寧有鬼神耶。何先驗。若此。蕭后道。李淵既反。西京必然有失。爲之奈何。煬帝道。朕前已遣高德儒爲西河郡丞。督兵討賊。今只消差人再加一道勅書。着他并拿李淵。至江都問罪。

蕭后道：「既如此，便事不宜遲。」楊帝隨傳旨兵部，着高德儒火速進兵，征討李淵。兵部領了旨意，忙差人連夜飛馬，傳到西河來。且說高德儒乃親尉，校尉原無才智，自報彰焉之端，得驟陞朝散大夫，漸以謏語得幸。不期太原反了，劉武周差他爲西河郡丞，征討群賊，不敢推辭，只得赴任。到了西河，見四境兵戈擾攘，十分畏懼，每日只閉城固守。那裏敢征討誰人？不料李淵又興義師，移檄四境，徵兵遠近，豪傑風從雲屯，民心響應，慕如水流。不旬月，聚集人馬二十五萬，長

驅而西直指閔中高德儒探知消息嚇得魂不負体
料不敢議戰只准備作堅守之計忽兵部報馬傳聖
旨催他進討李淵慌得手足無措欲要進討自知勢
力不及欲要閉城緊守又怕違悖聖旨正躊躇不決
不幸一齊來
忽哨馬來報道唐公子李世民領兵二萬飛奔西河
而來人馬十分驍勇請老爺鈞旨定集高德儒驚慌
不已忙聚集眾將商議正是

螳臂當車勢不支

虎臨羊穴自然危

起兵作反豈自是仁義

笑他譫語奸貪輩

安敵堂上仁義師

三十六回

九

不多時衆將齊集高德儒說道目今唐兵壓境爾諸將有何妙計可以破敵只見塔下閃出一人高聲說道水來上澆兵來將當有何妙計不過操練精兵開城迎敵耳高德儒定睛一看認得乃部將廖元也因問道迎戰固是但唐兵勢大如何抵當得住廖元道主帥奉詔討賊安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某雖不才願假精兵三千必斬李世民之首致於麾下高德儒見廖元說得雄壯見說得雄壯便大喜自滿心歡喜道得將軍如此吾無憂矣遂發精兵三千付廖元操練準備出城迎戰

次早報出，兵已臨城不遠，下寨。廖元忙領了三千人馬出城，也扎了一個營盤。高德儒親自在城頭畧陣，兩陣對圓。唐陣上擁出一位少年公子，頭帶束髮金冠，身穿鎧，視細鎧，手執定唐寶刀，生得天日之姿，龍鳳之表，果然是一個創業天子。比衆不同，怎見得？但見

隱七君王極

堂七帝至容

薄雲殘霧裏

行處頭真龍

兩邊排列着一班戰馬，都金盔耀日，劔戟橫空，十分

色
三十六回

十

整肅。廖元遠上望見，知是李世民，忙兜馬出陣，厲聲高叫道：「來將莫非李世民？」世民答道：「汝是何人？」既識大名，何不早早呈納命？廖元道：「吾乃高德儒部將廖元人，雖非上言自潔，上汝父子乃天子至戚，世受國恩，委以重權，今不思報補，反領兵犯境，是何道理？」世民道：「朝廷被汝等奸佞蠱惑，以致天下倒懸，吾起義兵救民，皆順天心，人望豈汝小人所能知也？」廖元大怒，挺鎗便刺，世民側首閃出一員大將，殷開山舉金花斧劈面相還，戰不數合，殷開山撥馬便走。廖元以為戰勝，招動軍士一齊

獲獲過來，李世民看見忙把令旗一展，忽一聲號砲，齊響。左脇下湧出一員大將劉弘基，右脇下湧出一員大將長孫順德，將隋兵衝作兩段，首尾不能相顧。段開山復領兵殺回，廖元情知中計，忙拚死命殺回。此及殺出重圍，三千軍士早已損傷大半。高德儒望見不敢領兵救援，只得開放城門，讓廖元敗入。然後緊忙關上，唐兵追至城下，一聲砲響，將城四面圍了。日夕攻打，高德儒十分憂懼，又聚集眾將商議道：「廖元恃勇取敗，凡失此城，如今唐兵四下圍遶，進戰不

能退守無計。却將奈何。奉謀來仁說道。賊與守俱備。賊寡不敵。必須求一支救兵。內外夾攻。方可解圍。高總儒道。燕地薛世雄與吾交最厚。若求救於他。三日之內。必肯統兵相救。但恨圍上圍住。能殺出重圍。前去找救。廖元說道。某願前去。將功贖罪。高德儒道。層上都是唐兵。如何可去。廖元道。只須半夜從下城如何偷得過去去。指上偷過唐營。便好前去。高德儒大喜道。此計甚妙。但事不宜遲。便可速行。隨修文書付與廖元。又叫衆軍士。用長繩將廖元乘黑夜繫下城去。廖元自縊。

城之後。一去三日並無消息。高德圍在城中十分焦躁。每日上城窺望。但見唐兵圍得鉄桶相似。毫不見燕軍動靜。到得第四日將約二更時候。忽聽得城外金鼓震天。殺聲動地。高德儒慌忙登城觀看。只見城下火炬接連就如白日一般。火光中廖元帶領着一支人馬。盡打薛世雄旗號。殺得唐軍紛紛倒退。竟奔城下而來。大叫道。薛世雄救兵已至。快開城。高德儒認真廖元滿心歡喜。慌忙上馬出城迎接。迤迤至水邊。忽背後突出一將。大叫道。佞賊那裏去。吾殷關山

等候久矣高德儒忙回頭看見是唐將喫了一驚急
要回馬入城早被殷開山舒開猿臂輕匕提過馬去
衆軍一湧進城誰人抵當得在原來廖元龜城偷走
被唐兵捉住搜出文書知是求救要斬廖元廖元事
急情願投降故李世民將計就計令廖元假作薛世
雄人馬賺哄城門先着殷開山伏於濠邊以便搶入
高德儒倉卒之中不辨真假故被世民一鼓而下西
河正是

兵家多慮筭

實心與虛心

愚昧無知者

徒教社稷

次日李世民入城安民殷開山縛高德儒來見世民
細七數罵道汝指野鳥爲鴛以欺惑人主而取高官
乃僥倖小人今日被擒有何理說高德儒道某雖不
德乃朝廷大臣尊公起義兵不過爲救民耳焉可誅
戮大臣以傷仁望世民道吾起義兵正爲誅佞人也
豈可留此謔語之輩遂令軍士牽出轅門斬首示衆
可憐高德儒以獻媚得官何等與頭終不免刀頭結
果正是

卷一

三十六回

十一

當時野鳥指爲寫

全仗區上佞得官

不料明王獨誅佞

十年諛語一朝殘

李世民既取了西河，誅了高德儒，兵威愈覺大震。早有飛報打到江都，報於煬帝。煬帝聞知此信，甚是驚慌。蕭后道：時事漸非，如之奈何？煬帝低頭無語。蕭后又道：兩京若失陛下，與妾便無家可歸矣。煬帝沉吟良久，忽歎說道：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一日之福，且享一日之樂；况天子四海爲家，何必定戀此兩京？遂同蕭后，各自只尋取樂事爲歡。

並不理論國事。一日，煬帝獨步宮樓，見四圍春山如畫，忽思想起吳絳仙，因歎息道：「此春山濃秀，恍如吳絳仙的長蛾眉相，好。想。頭。」久不得見，殊令人懷想正徘徊間，忽一郎將自瓜州公幹回，得合歡水果一雙，獻與煬帝。那水果乃時新果品，層上壘成上邊，俱是玲瓏花草中間，却製成連環之狀，故名合歡水果。十分工巧。煬帝看了大喜道：「此果名色甚佳，可賜吳絳仙，以見不忘合歡之意。」就叫一個黃門將水果走馬到月觀，賜與吳絳仙。立等回旨。黃門領旨不敢遲緩，上了

馬加一鞭飛奔月觀而來到了觀中只見吳絳仙不
梳不洗，俏凭欄杆而立，甚有寂寞不堪之意。後人有
小重山宮詞一首單道宮女獨棄之苦云

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計思
事暗銷魂，羅衣濕，紅袂有時痕。○歌吹隔重關，
迷亭芳草綠，倚長門，萬般惆悵向誰論，願情立
宮殿，欲黃昏。

吳絳仙看見黃門手捧一物，匆匆而來，忙問道：「手中
何物？你來必有事。」故黃門答道：「皇爺思念貴人，特賜

合歡水果一奴以表不忘合歡之意吳絳仙聞說忽
愁顏變喜道自從遭貶只道秋風紈扇再無溫暖之
時不意皇爺尚垂恩盼黃門道皇爺立候回旨貴人
可快快謝恩收了吳絳仙忙排香案向北再拜謝了
聖恩將合歡水果連盤接來一看不期黃門走馬太
急內中合歡巧妙之處俱已搖散吳絳仙看了大驚
道名爲合歡實不想來不差合矣皇爺以此賜妾是明明棄妾
也說罷早盈上流下淚來黃門忙解勸道貴人不必
疑心此果在御前賜來時原絲毫無傷只因旨意催

促太急走馬慌張，以致搖散，實非皇爺以破果賜賞
人也。吳絳仙道好，賜來到此，忽散，縱非皇爺情解，
亦乃天意如此。妾之命也。黃門再三勸慰，吳絳仙終
有几分惆悵不喜。黃門道：貴人且莫疑慮，有何言語
分付好去。回旨。吳絳仙欲待不傳一語，又恐違了聖
意，欲竟自殷勤致謝，一腔幽怨之心，又不能達，欲細
細說與黃門，又委曲不能盡，沉吟了半晌，忽想道：如
此方好。因拿出一幅紅箋，芳簡飽染霜毫，盡將滿懷
心事題詩一首，封了付與黃門道：好爲妾致謝皇爺。

黃門接了紅箋，依舊飛馬回宮，獻與煬帝。煬帝展開一看，只見上面題詩四句道：

驛騎傳双果

君王寵念深

寧知辭帝里

無復合歡心

煬帝看了大驚道：「細觀此詩，愛懷百種，離恨千端。朕一團好意，賜他双果，絳仙來辭，何悲怨之深也。」因問黃門道：「吳絳仙爲何題詩，向有怨意？」黃門情知隱瞞不得，慌忙俯伏在地，奏道：「奴婢該萬死。煬帝道：『怎麼你該萬死？』黃門道：『奴婢因聖旨嚴緊，走馬匆忙，一路

色

三十一六回

其

將合歡水果搖散吳絳仙見了只疑萬歲爺有心賜
他散果故題詩微有怨意煬帝道既是爲此你就該
辨明原是整的黃門道奴婢已細七說明吳絳仙又
道縱非皇爺情解也是天意如此只管嗟咨嘆息不
已煬帝道絳仙可謂深於情矣隨放起黃門復將詩
句顛倒細看忽又讚嘆道絳仙不獨容貌絕世只此
詩句意切詞工亦何愧於左貴嬪乎真可稱女中相
如也正把玩間忽背後轉出一人劈手將詩句奪去
說道是誰淫詞陛下這等稱贊煬帝猛然回頭喫了

一驚正是

意。好。翻。成。妬。
箇。中。真。切。處。

情。深。忽。作。痴。
惟。有。自。心。知。

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水飾娛情

詩曰

世事忌到頭

月落影漸昏

國家殘敗時

雉鳴升鼎耳

莫言草木微

國事一差池

鑑形失

醫巫學士
翰林太師

到頭光景

花飛紅自薄

氣運自蕭索

龍際流殿角

衰榮係強弱

乾坤便無託

色

三十七回

任他鉄石人

到此也錯鐔

寄語治世君

盛時當斟酌

話說煬帝正看吳絳仙詩句忽背後一人奪去急回頭看時却是蕭后忙問道御妻爲何悄匕走來叫朕喫一驚蕭后道妾走來何嘗悄匕還是陛下用心在詩上不曾看見煬帝笑道詩雖然看到實不曾用心蕭后也將詩細匕看了說道陛下好意賜他又果他到將這怨詞來侮慢陛下還只管思想這賤婢怎麼煬帝道不是侮慢其中有个緣故就要將黃門馬急

拆散双果的話對蕭后說蕭后道：「侮慢也罷，不侮慢也罷，只要陛下當得起，妾不管這些閒事。」今日乃工巳佳辰，杜寶學士製成水飾圖經十五卷，皆備言水中之事，并獻黃衣所造水飾七十二種，皆以木人爲之。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羅綺，裝以金碧，內有暗机，盡能運動如生，其餘禽獸魚鳥無一件不窮極。天人之巧，妾已陳設在九曲池中，欲請陛下去遊覽一番。不期陛下又思想吳絳仙未有閒心腸去行樂，揚帝笑道：「御妻專會取笑，怎見得朕沒心腸。」遂同蕭后上轎。

三十七回

二

竟望九曲池來到了池邊只見衆官人內相早將許多水飾都排列得齊齊整整原來那水飾用十二隻方船裝載一船一船次第而排船上木人或傍山或臨水或據磐石或居宮殿裝成七十二般故事船一移動則木人笙簫絃管齊七奏樂皆成美曲或爲百戲輪鎗舞劍百般跳躍與生人無異又有妓船十二隻雜於水飾船中亦皆木人製成專司行酒每一船一木妓掌杯立於船頭又一木妓執壺斟酒於傍又一木妓撐船於稍後又二木妓盪槳於中央圍遶送

酒循環奉觴，每到客位前，便停船不去，獻上酒來。候客飲乾，方纔移動。酒若不完，終不肯去。批械悉在水中，絕着不見，真个是窮神入聖，十分所妙之極。有詩爲証：

不爲飛去爭言巧。

鴨杓能迴盡道奇。

何似池頭陳水節。

神工鬼斧奪天机。

場帝細七看了，滿心歡喜，道：世間如何有這等巧人，真有天地之造化矣。遂叫移酒席到池邊，同蕭后並坐而觀。只見那水節一船一船的流將過去，都裝扮

色三
三十七回

三

着一樁七一件件近水的故事共有七十二般其實
巧妙你道是那七十二般

第一乃神龜負八卦出河授於伏羲

第二乃黃龍負圖出河

第三乃玄龜啣符出洛水

第四乃鯀魚啣錄圖出翠嫫之水並授黃帝

第五乃黃帝齋於玄扈鳳鳥降於河上

第六乃丹甲靈龜啣書出洛授於蒼頡

第七乃赤龍載圖出河授於堯

第八乃龍鳥銜甲文出河授於舜

第九乃堯與舜遊河值五老人

第十乃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

第十一乃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

第十二乃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授於舜

第十三乃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

第十四乃白面長人面魚身率河圖授禹舜而

入河

第十五乃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

三十七回

四

出

第十六乃禹鑿龍門

第十七乃禹過江黃龍各異

第十八乃玄夷蒼水使臣接禹山海經

第十九乃禹遇兩神女於泉上

第二十乃黃魚雙躍化為黑玉赤文

第二十一乃姜源於河濱履巨人之跡

第二十二乃棄后稷於糞米之上鳥以翼覆之

第二十三乃文王坐靈沼於物魚躍

第二十四乃太子發渡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
第二十五乃武王渡孟津操黃鉞以麾陽侯之
渡

第二十六乃成王舉舜禮榮光幕河

第二十七乃穆天子奏鈞天樂於玄池

第二十八乃儼於滌津獲玄貉白狐

第二十九乃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第三十乃過九江龍鬣爲梁

第三十一乃塗修國獻昭王青鳳丹鵠飲於洛

五

三十七回

五

溪

第三十二乃王子晉吹笙於伊水鳳皇降

第三十三乃秦始皇入海見海神

第三十四乃漢高祖隱芒碭山澤上有紫雲

第三十五乃武帝泛樓船於汾河

第三十六乃遊昆明池去大魚之鈎

第三十七乃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

第三十八乃漢桓帝遊河值青牛自河而出

第三十九乃曹瞞浴譙水擊水蛟

第四十乃魏文帝興師臨河不濟

第四十一乃杜預造河橋成晉武帝臨會舉酒
勸預

第四十二乃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

第四十三乃仙人酌醴泉之水

第四十四乃金人乘金船

第四十五乃蒼文玄龜嘶青出洛

第四十六乃青龍負書出河並讀於周公

第四十七乃呂望釣蟠溪得玉璜文

第四十八乃釣汴溪獲大鯉魚腹中得兵符

第四十九乃齊桓公問邊公名

第五十乃楚王渡江得萍實

第五十一乃秦昭王宴於河曲

第五十二乃金人捧水心劍造之

第五十三乃吳大帝臨釣臺望喬玄

第五十四乃劉備躍馬跳檀溪

第五十五乃周瑜赤壁破曹瞞

第五十六乃澹臺子羽過江兩龍負舟

第五十七乃留丘新與水神戲

第五十八乃周處斬蛟

第五十九乃屈原遇漁父

第六十乃卞隨投潁水

第六十一乃許由洗耳

第六十二乃趙簡子值津吏女

第六十三乃孔子值浴河女子

第六十四乃秋胡妻赴水

第六十五乃孔愉放龜

第六十六乃莊惠觀魚

第六十七乃鄭弘樵徑還風

第六十八乃趙炳張蓋遇馬

第六十九乃陽谷女子離月

第七十乃屈原沉汨羅水

第七十一乃巨靈開山

第七十二乃長鯨吞舟

各船中歌舞遍作，又有許多妓，船不住往來，獻酒，湯帝賞玩，良久，十分暢快，因說道：帝王之福，朕與御妻



亦享盡矣。蕭后道：「但保得兩京無恙，方可謂之全福。」
煬帝道：「朕爲天子一十二年，朝七羅綺，夜七笙歌，若無厚福，安能如此？諒這些鼠竊群盜，安能搖動金甌？」
正說未了，忽東京越王楊侗近侍哭拜於地。煬帝忙問道：「趙信，你到此何幹？」趙信奏道：「東京亡在旦夕，越王殿下遣奴婢潛身逃遁來奏，知萬歲爺。」煬帝道：「東京兵馬旣多，錢糧又廣，卽有李密窺伺，平之亦易。爲何這等緊急？」趙信奏道：「萬歲爺有所不知，若單拒李密，也還易爲不幸。近日真槍皆左僕射王世充執掌。」

王世克爲人奸險外雖矯飾內實有陰謀篡逆之心
凡百所爲皆出其意越王殿下惟拱手聽從毫不能
自主進退實爲狼狽故遣奴婢奏知萬歲爺伏望早
發良臣前去救援猶可免全萬一若棄而不理不爲
李密所奪定爲王世克所有矣煬帝道朕江都富貴
江都危矣又將奈何字之不盡何必定要東京既如此危亡可置之度外
勿問矣趙信奏道先皇爺創業艱難如何捨得還該
發兵救援爲上煬帝道得失自有大數豈汝小人所
知趙信不敢再奏只得磕一個頭退將下來煬帝想

一想又叫侄說道我且問你西苑中近來風景何如
趙信道萬歲爺不問奴婢也不敢奏聞西苑自聖駕
東遊內中臺榭荒涼園林寂寞朱戶生塵綠苔遶砌
十分冷落蕭條無復當時佳麗矣煬帝道湖海中魚
鳥想猶如故趙信道餘者如故只有萬歲爺昔年放
生的那個大鯉魚二月內一日風雨驟至雷電交加
忽化爲一條五色金龍飛上天去在半空中盤旋不
已京城內外人皆看見煬帝驚訝道那魚畢竟成龍
而去大奇大奇蕭后道遊北海時妾見他頭上有个

角字便有几分疑心。故勸陛下射他。不料天生神物
人力必不能害。楊帝又問道：「花木一定無恙。」趙信道
各種俱平常。惟有酸棗許多惡消息色獻的玉李樹齊奏來真難為情近來一簇茂
盛。楊帝聽見鯉魚化龍。又見玉李茂盛。不覺打動心
事。忙問道：「晨光院的楊梅樹比舊有何如？」趙信道：「一月
前已枯死矣。」楊帝大驚道：「楊梅果然枯死。」趙信道：「果
然枯死。」楊帝忽拍案大叫道：「有這等事！天意乃如此。
耶！勸得个趙信汗流夾背。不知為甚緣故。」惟蕭后知
道。楊帝素以楊梅合姓觀其榮枯。以下興亡。今聞其

死亦曾幾時。朕身死，朕道無情。草木何關。人謂陛下

未必無據

豈可認虛。揚聲。是事雖無據，亦自將。朕東京縱不殘

破朕亦無心。歸。朕聞得江東。風。景。秀。美。丹。陽。會。稽。永

此處時還要造宮室不自惜

嘉。餘。抗。一。帶。山。水。可。特。朕。欲。另。設。宮。室。隄。都。丹。陽。同

之其

御。妻。恣。意。以。娛。此。身。料。天下。必。棄。龍。椅。我。為。君。也。蕭

后。道。江。東。雖。僻。否。宋。齊。梁。陳。五代。皆。相。繼。建。都。風。景

想。亦。不。惡。陛下之言是也。揚帝大驚。也。無心復觀水

師。竟。出。便。殿。召。陳。群。臣。商。議。道。兩。京。皆。為。盜。賊。所。據

朕。不。願。復。歸。意。欲。退。保。江。東。以。為。子。孫。之。計。不。識。眾

卿以爲何如。虞世基奏道：「退保江東，不獨立于孫萬

諛言真可笑

世之業，而以逸待勞，又可俟中原之自定。誠教時權
宜之妙筭也。煬帝大喜，隨傳旨丹陽重治宮闕，再挖
新河以通永嘉餘杭，限不日要成大功。傳旨未畢，只
見御階下閃出一人，俯伏在地，奏道：「江東何可守也？」
望陛下再思。煬帝視之，乃門下錄事李桐客也。因問
道：「江東五代建都，爲何不可守？」李桐客奏道：「江東卑
濕，土地隘狹，豈天子建都之所。再觀備安，已爲萬世
笑。陛下魏也，天子奈何效之。况禁衛士卒皆關中之

人日夜思歸甚切若再過江安保其不爲亂以臣愚
見聖駕宜速反長安會集勤王之兵東誅李密西掃
李淵克復兩京方見聖君賢主之作用也煬帝道朕
豈不知兩京易復但朕不欲北歸汝安得逆朕意也
李桐客再要奏時早有御史陳立出班劾之說道聖
論已定在廷大臣尚不敢議李桐客小官何得越職
而忤聖意嘗請官以警其餘煬帝准奏卽削李桐客
官職請居嶺表不許復奏正是

諛言能得主

忠口易休官

三十七回

謾道今時好

須知結局難

煬帝既敗了李桐客群臣遂領首開河的開河治宮
殿的治宮殿各自去虐民禍國不應却說煬帝退入
後宮甚覺無聊欲要到月觀迷樓去遊戲又因蕭后
不允遂帶領宮人携酒去遊雷塘原來雷塘在江都
西北雖無奇特山水然平原曠野樹木交加蒼然蔚
然別有一種疎宕實心之處煬帝遊賞良久頗覺快
懷遂與衆美人盡興痛飲有志者事竟成到半醉之時忽說道此
處地祿豐隆兩京既失就死理於此却也無妨衆夫

人皆驚說道萬歲貴爲天子春秋正盛何出此言楊
帝笑道偶戲言之不足聽也大家依然又飲其喫到
日色沉西方纔起身還宮楊帝此時已有十分酒意
不喜乘輦騎了一匹逍遙馬帶領兩個內相竟自放
轡先歸行到半路忽見一所臺榭松栢陰森十分茂
盛牆垣雖則半頽然規模濶大不像今民間園圃因
問道此是何處內相答道此乃吳公宅叫做雞臺乃
春秋時吳王夫差行樂之處楊帝道朕到從不曾遊
今旣相遇何不入去一觀遂跳下馬步行入來只見

內中雖然荒蕪尚有玩月樓藏春閣養魚池馴鶴徑
木香亭櫻桃園許多遊賞之處場帝一層一層的看
將入來將到大廳忽聽得內中有人笑語忙擡頭二
看只見一人軟翅紗巾團花筆衣同一整妝婦人在
裏賦詩飲酒耍子看見場帝遂迎下階來說道陛下
別來無恙場帝定睛一看原來是陳后主與張麗華
也場帝一來酒醉二來精神恍惚便記不起往日之
事方以類聚荒主淫君自然相合因笑道卿與貴妃爲何在此陳后主道與陛下會
晤不遠特特在此相候場帝遂同走入廳來只見案

上杯盤狼籍筆墨淋漓因笑說道卿與貴妃這等受用尊前得何佳句何不獻朕賞鑑陳后主道因前陛下開河功績爲萬世之利聊述短章宣揚聖德但詞但意鄙恐不堪御覽楊帝道卿才華藻麗何必太謙陳后主隨於袖中取出一詩獻上楊帝接了細看只見上寫道

隋室開茲水
初心謀太賒
一千里力役
百萬民咨嗟
水毀不復返
龍舟成小駝

濫流隨陡岸

濁浪噴黃沙

兩人迎客至

三月柳飛花

日轉沉雲外

橋稍噪鷓鴣

如今遊子俗

異日便天家

且樂人間景

休尋海上槎

人喧舟巖岸

風細錦帆斜

莫言無後利

千古壯京華

場帝看了一遍見內中言言帶諷字字含訕便大怒
道无生命也與亡數也汝安知我開河爲後人之利

陳后主迫殿下不必怒臣在江南止造得臨春結綺
望仙三閣便以爲太侈殿下卽當恤民節儉致治在
堯舜之治上爲何土木繁興荒淫不巳亦爲此太侈之
事大抵人生天地幸得爲君自然各圖快樂當時何
見罪之深也三十六封書使人至今怏怏不悅殿下
寧不記憶乎煬帝道汝何人今日尚敢呼我爲殿下
陳后主笑道今日與昔日何異便呼一聲殿下却也
無妨煬帝忽醒悟道陳叔寶死久矣汝乃鬼也何得
在此迷人遂大聲叱之倏忽之間陳后主與張麗華

二十七回

十四

寂然不見。煬帝喫了一驚，不小連酒都嚇醒，痴呆了半晌。此時天色漸晚，煬帝不敢再遊入去，慌忙上馬離了吳公宅，竟自還宮。對蕭后說知此事，蕭后勸慰道：「魏七天子此等亡魂，何足畏也。」煬帝道：「雖不足畏，然亦非禎祥之兆。」蕭后道：「陛下在東京北海上亦曾相遇，數年以來，有甚不禎祥？」煬帝道：「御妻言大有理。」口雖如此說，心下終有几分不安。蕭后忙又將酒來勸，煬帝勉強喫了几杯，自覺神情蕭索，遂叫宮人將鏡來照。宮人取了一面菱花寶鏡，送到煬帝面前。煬

帝隨低頭一照，只見形神憔悴，滿臉上都是酒色之氣。自驚訝道：「何以消瘦若此？」蕭后奏趣道：「正所謂渣滓日去，清虛日來也。」煬帝細視良久，忽自撫其頸，歎息說道：「朕這般一個好頭項，不知誰當斫之。」蕭后大驚失色道：「陛下是何言也。」煬帝又仰天大笑道：「御妻好不達貴賤，苦樂人遞爲之，亦復何傷哉！」左右近侍聞此言者，無一人不惕然驚訝，正是：

良心不泯時上見

天理難消處上明

謾道世人都是矯

人之將死見真情

煬帝不以爲異，又索酒與蕭后對飲，只喫到酩酊之時，方纔在手去睡，爭奈心緒多端，睡不多一歇，便又醒來，醒在牀上，無聊無賴，正喚醒蕭后，要以雲雨消遣，忽聽得宮門之外，隱隱約約，就像有人唱歌，其聲甚悲，煬帝驚訝道：「是誰唱歌？這等淒楚。」遂側耳細聽，聽了一歇，摸乚糊乚，不甚明白，遂披了衣服，起來細聽。片回之微相逼而來走到廉櫳之下，只見几个宮人圍着一个宮人，聽他唱新歌，那宮人立在中間，也不慌，也不忙，信口唱道：

河南楊柳謝

河北李花榮

楊花飛去落何處

李花結實自然成

那宮人唱了一遍衆宮人齊聲稱贊湯帝心下大驚道楊花李花分明指我與李淵一成一敗見乎辭矣宮闈之中何有此歌連忙走出叫那宮人來問宮人原是無心唱了耍子不期湯帝叫在問他驚慌無措湯帝道不要驚慌我且問你此歌是誰教你唱的是你自家編了唱的宮人答道此歌乃道路兒童所歌非賤婢自編湯帝道兒童之歌你何由得知宮人道

色一

三十七回

六

賤婢有个兄弟在民間聞得流傳入宮，故此得知。湯帝詢知是實，忽大叫道：罷了，罷了。此天啓之也。此天啓之也。蕭后聽得湯帝叫喚，忙起來問道：陛下爲何不悅？湯帝道：歌聲可惡，殊令人忿。蕭后道：無根之言，何足信也。不如去安寢罷。湯帝道：此等光景，教人如何安枕？怎生帖席？惟酒可忘憂耳。衆宮人聽得半夜裏又慌忙，取上酒來。湯帝也不遜讓，拿起大杯，沒好氣的往口中亂吞，一連喫了三四杯，愈覺怒氣冲冲，又立起身來，在殿上走了幾遍，又仰首向天咄叱。

了。几聲依舊去拿酒喫。又喫了一兩杯。情景無聊。知
甚。忽大聲歌唱起來。歌道

宮木陰。上燕子飛。

興衰自古。漫成悲。

他日。迷樓更好景。

宮中。吐艷戀紅輝。

煬帝歌罷。禁不在。度上。楚上。兩目中。流下。淚來。蕭后
忙勸慰。道。陛下爲何。道。等悲切。煬帝道。朕亦安能自
知。豈天不欲朕歡娛耶。蕭后道。陛下歌中之意。妾殊
不解。煬帝道。御妻。休問他。日當自知也。且痛飲。灯前
消此長夜。成敗禍福。曉於天矣。說罷。拿起酒來。又飲。

三十七回

七

直·哭·到·沉·亡·爛·醉·方·扶·入·官·中·去·寢·正·是

連·去·多·方·見·識

裝·來·無·故·噴·悲

總·是·天·心·好·惡

豈·口·人·力·能·為

了·這·去·不·知·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觀天象袁克進言

陳治副王義死節

詩曰

純忠一片心

大節三尺劍

同是衣與冠

平時何以辨

歲寒松栢知

盤錯利器見

不經板蕩秋

誰知金百煉

佞臣好口舌

諛臣好顏面

求之肝胆中

反覆有如電

三十八回

問誰生不遷

問誰死不變

所以義士心

古今人所羨

話說楊帝半夜悲歌之後情景十分蕭索坐便是癡

癡音日便是呆呆音日就是飲酒歡樂畢竟不比往時興豪

雖欲強打精神萬不得今日報盜賊奪了郡縣明日

報守將失了城池中原地土盡屬他人楊帝料道爭

他不來每日只是嚴旨催治丹陽宮要徙都江東古

意日下並不見告成消息楊帝等得不耐煩遂坐便

殿召一班臣子來問道往時造迷樓十六院俱頃刻

而成丹陽官殿爲何這等難造封德彝奏道往時天下太平錢糧湊手又有外國進貢奇花異草故蓋造容易今因東西兩京被盜賊割據少了大半錢糧外國進貢之物毫釐全無止靠得江都人民之力故成功甚難煬帝大怒道兩京盜賊割據錢糧少些猶可怎麼外國進貢也都來虞世基奏道此皆前日征討高麗不曾得勝故皆效尤因循不貢今欲其重譯來朝必須大發天下之兵各路征討彼畏威懷德自然進貢給事郎許善心奏道富強之日屢歲征遼尚

不能平。此時天下安得盡平。各國虞世基道外國縱不能平。亦可震壓海內盜賊。見得夷狄避荒尚彰天討。況近在畿幅之內者乎。此亦禦外寧內之一術也。許善心道。該征不該征。且不必論。但盜賊克滿天下。郡縣殘破。將士喪亡。兵將從何處去。調虞世基道。兵與將原在天下。或勢敗因而從賊者有之。今若有旨既從賊焉肯復來調其征討胡夷。彼得自新之路。自然來歸。何患其無也。煬帝大喜。道若得如此。則天下盜賊不戰而自孤矣。卿言大是。遂傳旨詔天下十三道俱要進兵征勦。

各胡不朝者，又差封德彝連夜催督丹陽治宮殿，并開河至永嘉，限一月畢工。如再遲緩，定行處斬。各官不敢再奏，俱領旨而出。到了朝門外，都紛紛攔住。虞世基問道：「當今天下四分五裂，詔書行到何處去？」誰人領兵從那一路出師，調何項錢糧，敢乞老先生指教？」虞世基欺君誤國，不可殺。然。胡。若。提。豈。獨。世。基。乎。虞世基笑道：「列位先生，好不通變。皇上聖意不安，下官聊以此安之。何必見之實事，只葫蘆提應允便了。衆官聞言，俱各默上而退，也不發諫，也不與師。只有封德彝領了催督之旨，因有欵限，不敢遲緩。連

三十八回

三

夜過江東，依舊拿出造離宮的舊手段，百般催逼。當日造離宮時，天下猶富庶太平，民雖辛苦，還支撐得來。今民窮財盡，又且兵戈擾攘，再興開河造殿之役，可憐衆百姓，苦不能言。十分之中，逃竄二三分，死也二三分，剩不上二三分百姓，終日搬泥運土，磨得頂踵都消，筋骨俱碎，封德彝不顧死活，拿出一片狼心，遲了就打，設了就殺，生辣也。又造起丹陽一所宮殿，非造殿開河總催死耳又自丹陽以至餘杭，開挖成八百里河道，這一場工役，又不知坑害了多少性命，正是：

否泰有時轉

荒淫無日終

金甌成瓦解

猶自造離宮

按下封德彝造成宮殿不題且說煬帝自知天下攪
亂社稷欲傾終日悶七不樂蕭后勸慰道國運有一
時衰旺天心未必遽轉陛下且圖歡笑何必十分愁
煩煬帝忽想道御妻此言甚是天心若在任他鼠竊
狗盜有何傷哉今晚登凌霄臺一觀天象便可見矣
原來這凌霄臺在西苑中高有數十丈臺上可望三
百里十分高爽曠濶衆內相聽得煬帝要登臺觀象

色

三十八回

四

慌忙收拾打掃旬候聖駕不多時金烏西墜碧漢中
早換上一天星斗禁苑中一派夜景別是清幽怎見
得但見

禁標烟炷弄暝痕
一聲宮漏珠簾下

龍樓鳳閣乍黃昏
院上燒燈待至尊

湯帝見天色已晚隨帶了几个內相宮人竟上凌霄
臺來到了臺上四圍一望只見星斗燦爛銀漢分明
夜氣甚清湯帝因得了袁紫烟傳授認得星辰方位
先擡頭往紫薇垣中一看只見垣中晦昧不明帝星

昏暗之極，心下大驚，道：紫薇帝去，這等晦昧，天下事
大可憂矣。再往太微垣中一看，只見帝主傍邊現出
一顆大星，色赤而芒，閃七搖動，去帝座只有一尺，更
着驚道：此何星也？這等光芒可畏，再細上審看，却認
他不得。袁紫烟又留在東京，不曾帶來，欲召臺官問
又是半夜，宮中不便，煬帝看了半晌，知道不是好光
景，心下十分不快，手凭着欄杆，只是癡上，不語。忽朱
貴兒與杏娘走來說道：娘上說臺上風露冷，請萬歲
爺回宮罷。煬帝方纔移身下臺，到得寢宮，蕭后問道：

知亦遲矣

陛下觀得天象如何，湯帝道：天象甚覺不妙，且太微垣中忽見一怪星，又大又光，又芒，逼近帝座，不知何

名，甚非佳兆，可惜不曾帶袁紫烟來看，今明白，殊覺

蕭后一味胡說

悶人。蕭后道：天道甚微，一時難窺。此星或者祥瑞也。未可知，何必煩惱。明日召臺官一問，便知端的。且其飲一杯，以消此良夜。左右隨進上酒來，二人相對而飲。七至夜分，方寢。正是：

人。意。不。爲。善。
若。要。挽。天。意。

天。心。便。作。災。
須。從。人。心。來。

人心不自轉

天意何能回

天意苟如此

江山已矣哉

次日煬帝起來，卽坐便殿，召臺官來問。原來耿純臣，因年老，由在東京。這臺官姓袁，名克，聞召慌忙趨入朝拜。過煬帝，卽問道：「近日天象如何？」袁克屏問隨侍，伏在地，悲哭起來。煬帝道：「朕問你天象爲何悲泣？」袁克道：「星文太惡，臣不敢上奏，故不勝悽愴。」煬帝道：「成敗禍福，俱有一定，莫逃之數。卿不妨直奏。」袁克道：「臣連見賊星犯帝座，甚急。又見日光四散，如流血，恐且

○天○每○分○不○葬○如○此

夕有不測之禍。願陛下遽修明德以滅之。煬帝道：何以知爲賊星？袁克道：出入無常或潛或見者賊星也。煬帝道：爲禍大小何如？袁克道：星大者禍大，星小者禍小。今大而有芒，願陛下以非常備之。煬帝道：想是有關國運。袁克又泣下道：迫近帝座，又日光流血，恐爲禍猶不獨國運也。煬帝聞奏，默然良久，心下十分不悅，隨發出袁克，問七獨坐，也不退回後宮，坐了半晌，忽見王義立在傍邊，因問道：王義，汝知天下將亂乎？王義見問，不覺撲簌七墮下淚，來答道：天下已亂。

臣知之久矣。揚帝道，汝既知天下已亂，何故省言而不告我？王義泣涕而對道：臣乃遠方廢民，得蒙上貢以膺聖澤，又因自宮以近龍顏，天下大亂，固非今日之事。履霜堅冰，其來舊矣。臣料大禍必不能救，非臣不早言，臣若早言，臣死已久，安得隨萬歲？至今日乎？說罷，涕流如雨。揚帝亦愴然泣下，說道：朕自幼無書，不讀長於用兵，明於治國，自揣平生無大過失，不知何故忽釀而成禍，汝可為朕細陳成敗之理。縱然無益，亦可自知得失也。王義道：臣口拙不能細奏，願假

治得”好回寧不羞死

筆舌上呈御覽。煬帝道有則直言，不必隱諱。王義愔
然領旨而出。煬帝方退入後宮。次日王義盡將煬帝
平生過失錄成一疏奏與煬帝。煬帝展開細看，只見
上寫道：

備役驅使臣王義，稽首頓首，奉表於

皇帝。萬歲。臣本南楚侏儒，幸逢聖明，爲治之時，
故不愛此身，願從入貢。幸因自宮，得出入左右，
積有歲時，濃被恩私。侍從乘輿，周旋臺閣，皆踰
素望。臣雖至鄙，至陋，然素性酷好，經頗知善。

惡之源畧識興亡之故又且往還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敢敢舒誠瀝血次第敷陳自萬歲嗣守元符休臨六器聖神獨斷規諫弗從自發膚謀不容人獻大典西苑兩至遼東開無益之南傷有用之財龍舟踰於千艘宮闕遍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窳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死葬者十無一人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四出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役數千萬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寥七可數有

人之家寂。七無多。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土

泥。死屍如嶽。餓莩盈郊。狗豕厭人之肉。烏鳶食

酸鼻

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血膏艸野。狐兔盡

肥陰。風吹無人之墟。野鬼哭寒艸之下。目斯平

野。千里無烟。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

保故夫。孤苦何多。餓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

知。仁主愛人。一何至此。陛下恒性剛毅。誰敢上

諫。或有鯁臣。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以自保

全。雖龍逢復生。比干再世。安敢議奏。左右近侍

凡阿諛順旨，迎合帝意者，皆逢富貴萬歲。過惡從何得聞？方今盜賊如麻，兵戈攬攘，社稷危於春雪，江山險於夏冰。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盡懷異心。萬歲試思世事至此，若何爲計？雖有子房妙筭，諸葛奇謀，亦難救金甌於已破也。近聞欲幸永嘉，不過少延歲月，非有恢復大計。當時南巡北狩之祥，武威嚴一，何銷鑠至此？又聞詔征不朝，雖天子威靈，然時事已非，誰爲用命？不過言七切中塗飾眼前耳目，究竟與天下無補。兩京將失，欲

行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當此之時，何以自處？萬歲雖欲發憤修德，加意愛民，然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天下已難復得。所謂巨厦之傾，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已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伏乞聖明採擇。臣不勝死生榮幸之至。

楊帝細看了一遍，又看一遍，說道：汝言雖則有理，然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王義大哭奏道：

萬歲今日至此猶蔽飾已過萬歲常言吾嘗誇三皇
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請看時勢車
輦尚不能回能誇三皇乎能超五帝乎能下視商周
乎能使萬世不可及乎湯帝聽了不覺泣下數行說
道汝真忠臣也言何剴切若此朕悔之遲矣王義道
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奏明死復何憾願以此身
報萬歲數年知遇之恩天下方亂願萬歲努力自愛
遂磕一個頭涕泣辭出湯帝只道是悲傷感悟之意
也不在心不料去不多時忽有幾個內相來報道王

以死謝不減生之報信陵

義退出大哭一場自刎死矣。煬帝聽了大驚道：「有這等事，是朕負王義也。王義真忠臣也，不覺潛上淚下，不能止。蕭后勸道：『王義既死，悲傷無益。』煬帝道：『朕看蕭廷臣子皆高爵重祿，曾無一人能知王義真可痛惜，真可痛惜。隨命有司具禮厚葬，正是。』」

忠孝本性成

爵祿不能得

嗟彼滿廷臣

凡人能死國

煬帝既葬了王義，悲傷不已。蕭后勸解道：「此乾坤何等時，為歡尚恐不足，況乃戚也。憂乎煬帝忽醒悟道：」

蕭后勸解道：此乾坤何等時，為歡尚恐不足，況乃戚也。憂乎煬帝忽醒悟道：

御妻之言有理時勢既不能挽憂之徒亂人心不如
恐上尋歡受用一日便宜一日遂傳旨一切國事俱
不許瀆奏如有報兩京消息者斬一面大排筵宴詔
十六院夫人共飲又叫衆美人一齊奏樂要作勝遊
須臾衆夫人齊集左右獻上酒來殿上八音並舉揚
帝與蕭后放量痛飲真个是

苦中作樂終非樂

悲裏尋歡未必歡

好似處堂羣燕雀

啼上只顧一時安

大家飲了半日忽秦夫人說道院中今春桃花開得

爛爛陛下有興去一看否。煬帝道：怎麼沒興，隨叫移宴院中，親同蕭后衆夫人往看到了花下，只見高樹低一樹，或臨水，或沿溪，或倚石，或背簷，無數桃花開成一片紅錦。煬帝看了不覺想起往事，說道：桃花茂盛，不減東京清修院矣。秦夫人道：清修院不知何日重遊。煬帝忽歎口氣，說道：重遊想無日矣。蕭后道：世事固不可知。勤王之師一集，自然掃清羣賊，迎請聖駕北歸也。煬帝道：普天雖皆臣子，義士能有几人，朕也不望勤王爲一日天子，且暢飲一日美酒，北歸

也可不比歸也可。一聽之天矣。說罷聲容俱恹。連七索酒而飲。上了數杯。不覺酣然大叫。拿紙筆來。待朕題詩。左右慌忙奉上。楊帝信手寫詞一首道。

瓊瑤宮室金玉人家。珠簾開處碧鈎挂。歎人生。場夢話。休錯了。歲上桃花。奈中原。離黍。朝業。堪嗟。下戈滿目。阻斷荒遐。黎園檀板動。新雅深。痛恨無勤。王遠將。整輿。迂須拚飲。願不得繁華。天下。

楊帝題完。叫衆美人宮女歌唱起來。蕭后與衆夫人

聽了都此際不減不覺淒然下淚下之飲說道本欲爲歡陛下何此辭之悲也此際不減楊帝亦墮淚道朕亦不知其然而然殆天意乎此際不減遂罷宴不飲忽近侍報封德彝治丹陽宮成繳旨此際不減現在午門外候駕楊帝大喜隨駕臨便殿召見封德此際不減彝奏道臣奉聖旨嚴行催督今幸宮殿俱已造完新河由丹陽至餘杭計八百里亦俱開成惟候聖駕擇日幸臨楊帝大喜道卿有幹才能如朕意其功不小也遂傳旨各有司并侍衛衙門俱要整頓車駕軍馬此際不減一月內擇日遷都并陽宮并遊幸永嘉有遲延不

備者斬。又命近侍取許多金帛表禮賞賜封德彝封
德彝謝恩辭出。煬帝退入後宮不題。且說旨意一下
各有司。俱紛忙打點。內中有几个郎將一人覆姓司
馬名德勛。一人姓元名禮。一人姓裴名通。皆閩中
人氏。因思鄉欲歸。見煬帝有旨又要渡江遊幸永嘉
心下十分不願。大家聚集在禁營中商議。司馬德勛
說道。我等離家數載。日夜思鄉。近聞劉武周雄據汾
陽宮。又聞李淵打破閩中。不知家中父母如何。妻子
如何。寸心中苦不可言。今有詔又幸永嘉。這一去南

三十八回

三

北阻隔，是再無還鄉之期也。爲之奈何？元禮道：永嘉必不可去，莫若會齊禁兵，將此苦情奏知主上，求免渡江之役。裴虔通道：此非筭也。主上荒淫無道，只圖酒杯婦人快樂，江山社稷，尚且不顧，豈肯管我等苦情？以我愚見，不如瞞了主上，私自逃回西京，與父母妻子相見，豈不乾淨？司馬德勘與元禮齊應道：此言甚善。遂要打點作逃歸之計。不想路上說話，艸裏有人，早被一個宮人聽見，忙報知煬帝道：郎將司馬德勘元禮，與直閣裴虔通，三人在禁營說西京盜賊強

橫、思、念、家、鄉、都、打、點、要、逃、遁、還、鄉、奴、婢、偶、然、聽、見、敢、
奏、知、萬、歲、煬、帝、聽、了、大、怒、道、朕、有、旨、不、許、人、言、國、事、
與、兩、京、消、息、你、爲、何、敢、來、瀆、奏、况、郎、將、直、閣、皆、朕、親、
信、侍、衛、之、人、安、有、逃、遁、之、理、不、殺、汝、何、以、絕、此、妄、言、
忠、信、得、罪、豈、獨、官、人
遂、叫、左、右、牽、出、打、殺、可、憐、官、人、一、片、好、心、無、由、分、說、
白、白、打、死、正、是、

國、家、氣、運、衰、

忠、言、自、不、聽、

若、肯、聽、忠、言、

何、以、隕、其、命、

煬、帝、既、打、殺、官、人、衆、內、相、雖、再、聽、見、也、不、敢、管、閑、事、

內中又一郎將姓趙名行樞聞知其事心甚不安遂
私自來拜一人商議那人覆姓宇文名智及現任少
監執掌禁兵見趙行樞來拜慌忙迎入趙行樞說道
將軍知衆軍士近日之意乎智及說道不知也趙行
樞道衆軍士不肯隨駕渡江紛乞商議俱欲逃歸吾
亦欲如此特來請教宇文智及道若依此計性命俱
不保矣趙行樞驚問道爲何性命不保宇文智及道
主上雖然無道成令尚行若私自逃歸不過隻身又
無軍上朝廷得知遣將追捕却何以應之豈不棄此

性命趙行樞道若如此却將奈何宇文智及道今隋
綱不振天下英雄並起四海盜賊蜂生我與汝所掌
禁兵已有數萬依吾之見莫若因衆人有思歸之心
就中國事或挾天子而令諸侯或誅無道而就有道
皆可成萬世業也安肯爲亡命徒耳趙行樞大喜道
聞公言誠所謂撥雲霧而觀青天令人爽然悟矣敢
不拜教宇文智及道雖如此說但恐人力不齊尚須
得二三同心共助大事方可萬全趙行樞道司馬德
勛與元禮裴虔通旣欲逃歸定有異志何不邀來共

謀倘肯預力，人力便齊矣。宇文智及歡喜道：「公言是也。」隨差人去請。不多時，三人請到，相見禮畢。趙行樞先開口說道：「主上不日遊幸永嘉，諸公行李打點的如何？」司馬德勘道：「逃歸之議，人人皆知。公猶問幸永嘉行李，何相欺也？」趙行樞道：「非欺公也。聊相戲耳。裴虔通道：「既稱同官，知己何必戲言？」主上欽限嚴緊，若要逃歸，須急收拾行李。倘遲延落後，恐生他變。宇文智及說道：「逃歸雖好，但路途遙遠，非一踰可到。主上遣兵追捕，却往何處躲避？」司馬德勘三人聞言，皆

相顧錯愕道我等實不曾思量及此却將奈何趙行
樞道諸公勿憂宇文將軍已有妙計在此但恐諸公
心不齊不肯從耳裴虔通三人齊說道我等皆關中
人日夜思歸寸心俱斷既有妙計安敢不從如有異
心不得其死趙行樞大喜道得諸公如此復何憂也
遂將宇文智及之言細七對三人說了三人俱大喜
道將軍等既圖大事吾三人願效一臂之力宇文智
及道列位將軍若肯同心戮力不患大事不成矣司
馬德勘道校尉令狐行達馬文舉皆吾心腹之人邀

色

三十八回

六

來皆可助用。趙行樞道既是心腹，多一人得一人之力，便可請來司馬德勘隨差人去請。不多時，二人齊至。司馬德勘將前議實說了一遍。二人俱道：列位將軍之命，敢不聽從。宇文智及大喜道：衆人志向既同，吾事濟矣。但禁軍數萬，非可輕舉妄動，必須立一人爲盟主，大家聽其約束。方有規模，不乱。司馬德勘道：吾舉一人可爲盟主。趙行樞忙問道：此人是誰？只因說出這人有分，敵兵臨寢殿，血濺宮庭，正是

肝腹非無禍。

蕭牆亦有仇。

君王須慎德

敵國在同舟

不知二人舉誰為盟主且聽下回分解

影

三十一

臣

第三十九回

字文謝君

賈兒罵賊

詞曰

與衰如瓦轉光陰速好景不終留記北狩英雄
南巡富貴牙樞錦纜到處遨遊忽轉眼斜陽鴉
噪晚野岸柳啼秋暗想當年追思往事一場好
夢半是揚州可憐能几日花與酒釀成千古
閒愁謾道半生消受骨脆魂柔奈歡娛萬種易
窮易盡愁來一日無了無休說向君如不信試

三十九回

三十九回

一

看迷樓

方調風流子

話說衆郎將議立盟主，司馬德勛首舉一人，趙行樞忙問是誰。司馬德勛道：「吾遍觀衆人，雖各有才智，然不足以壓衆。惟宇文將軍令兄諱化及者，乃許國公之子，見任右屯衛將軍之職，氣槩雄豪，方可爲也。」裴虔通與衆人齊說道：「非此人不可。」司馬將軍言之是也。但事不宜遲，便可速行。遂一齊到宇文化及私宅，來見原來宇文化及乃宇文述之子，爲人色厲內荏。

奸貪多慾當日聞衆人來見慌忙接入問道諸公重
顧未知有何事故趙行樞說道今主上荒淫酒色遊
飲無度弄兩京不顧又欲再幸江東今各營禁軍思
鄉甚切日望西歸皆不願從我等衆人意欲罷軍心
有變于中圖事誅殺無道以就有道此帝王之業也
必須立一盟主統束軍士衆議皆以將軍位尊望重
可爲盟主故特來奉請宇文化及聞言大驚失色慌
得汗流沾背忙說道此滅族之禍也諸公何議及此
令智昏耳

司馬德勸道各營禁軍皆我等執掌况今人心搖動

又兼天下盜賊並起，外無勤王之師，主上勢已孤立，誰能滅我等之族？守文化及道外，雖如此，肅朝臣子，豈無一二忠義智勇之士，倘倡義報讐，却將奈何？諸公不可不慮。裴虔通道：吾觀在廷臣子，皆諂諛之人，不過貪圖祿位而已，誰肯傾心吐胆為朝廷出力？即聞有一二人忠者，未必有才；才者，未必能忠。止一場義臣，忠勇素著，近又削職去矣，誰能與我等為讐？將軍請放心為之，萬無一失也。守文化及又沉吟半晌，道：公言固是，但主上大駕在此，玄武門驍健官奴尚

有數百人縱欲爲亂。何由得入。倘先知覺其事。我等難免誅戮也。衆人聞言。一時答應不出。俱面面相覷。只見宇文智及說道。此事何難。官奴皆司宮魏氏所掌。魏氏最得主上親信。今只消多將金銀。請結魏氏。叫他請主上。驅放官奴。主上在昏瞶之時。必然聽從。官奴一放。再無慮矣。衆人皆大喜道。此事謀策不減漢之張子房。何憂大事不成也。宇文化及說道。既蒙諸公見推。今不得已而從之。禍福唯命也。衆人大喜道。得將軍俯從。衆望可計。日而富貴矣。裴處通道大

議既定，便事不宜遲，須先賄結魏氏，請放官奴。宇文
化及道：誰人可往？令狐行達道：某不才，願往。遂領了
許多金銀幣帛，潛身送與魏氏。原來這魏氏乃一婦
人，專掌司官之職，管領着一班驍勇官奴，守衛玄武
門，以備不虞。這日得了衆人許多賄賂，便入宮奏于
煬帝道：玄武門守禦官奴，日日侍衛，再無休息之期，
甚覺勞苦，伏乞聖恩，放出一半，令其輪班替換，分直
上下，則勞者得逸，逸者不勞，實朝廷休息軍士之洪
恩也。煬帝道：這些官奴，日日守禦，亦殊太勞，又且銀

用就依汝所奏放出一半其餘分直上下以見朕体恤軍士之意魏氏忙叩頭謝恩道萬歲爺洪恩真天高地厚矣楊帝大喜道待朕親製一詔使各營軍士咸知朕意遂命近侍取過筆硯信手寫道

寒暑遞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沐息之節咨尔髦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溢于瓜髮虬虱結于兜鍪朕甚憫之俾尔休蚩從使億戲無煩方款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于侍

三十九回

從之間亦可謂恩矣故詔

魏氏領了旨意隨將官奴放出一半令其輪班更差
衆官奴得此一空便都懈怠急躲避不來守禦司馬德
勛等聞知此事皆暗上歡喜遂同裴虔通密召禁軍
曉諭道今主上不恤羣下流連忘返縱慾無度兩京
殘破不思恢復又欲東幸未嘉若再從其巡遊則尔
等定老死下他鄉父母妻子此生不能見矣今許國
公宇文將軍欲倡大義指揮左右復返長安與尔等
息其勞苦不知尔等衆人心下肯聽從出力否衆人

說道某等離家數載，日夜思歸，况主上荒淫無已，我等勞苦無休，將軍若倡大義，提挈還鄉，我等惟命是從。司馬德勛等大喜，遂定約于四月中，舉火爲號，內外接應，共圖大事。正是

民爲水兮君爲魚

水如枯涸魚何居

謗誇萬乘威權重

須信一民能勝予

又云

從來兵將猶如火

戢治無方便自焚

試看隋家勞士卒

紛七攘七共謀君

三十九回

五

按·下·衆·人·議·定·日·期·動·手·不·題·且·說·煬·帝·在·宮·中·國
事·全·不·理·論·每·日·只·打·點·要·徙·都·丹·陽·宮·再·幸·未·嘉
以·圖·歡·娛·一·日·與·蕭·后·同·遊·十·六·院·多·飲·了·几·杯·酒
因·是·四·月·天·氣·乍·長·一·時·困·倦·起·來·就·在·第·十·院·中
籠·榻·上·投·身·而·睡·總·朦·朧·睡·去·恍·惚·之·中·忽·見·越·國
衰·敗·將·來·便·有·此·等·景·象
公·揚·素·青·衣·小·帽·走·來·奏·道·陛·下·好·受·用·整·七·一·十
二·年·今·日·總·來·教·臣·等·得·好·苦·煬·帝·征·指·頭·看·見·嘆
了·一·驚·忙·問·道·與·卿·久·別·爲·何·這·等·模·樣·不·知·等·朕
有·何·事·故·揚·素·道·陛·下·還·不·知·當·時·遣·張·衡·入·侍·寢

宮與假詔殺太子二事俱發矣今日單等陛下來三
曹對案看是何人之罪楊帝道此皆卿設謀不善朕
有何罪楊素道謀雖是臣設然皇帝是誰做主意是
誰出陛下如何推得這等乾淨楊帝道是卿也罷是
朕也罷此乃往事今日爲何題起楊素道陛下快活
得日子多往事想都忘懷了臣也不與陛下細辨只
同去自有人與陛下見个明白楊帝初猶推住不肯
去被楊素催逼不過只得隨楊素而來到了一處彷彿
就像西京仁壽宮的模樣走到堦前往上一看只

見正中間端上正正坐着一人頭戴冲天冠身穿蟠龍絳袍十分嚴肅煬帝心下暗想如何又有一个皇帝在此忙定睛一看却認得是先皇文帝也喫了一驚不小轉身往外便走脚蹉移動只聽得文帝大叫

此時真如夢境

道楊廣那裏去不來見我煬帝嚇得魂鬼俱無手足失措只得走進殿來俯伏在地說道兒久違膝下時切孺慕不期今日復覩慈顏文帝怒罵道你這弑父畜生已到今日尚敢花言巧語欺誑煬帝道篡逆之謀皆楊素張衡二人所設與兒無干楊素忙跪道謀

雖臣設臣設謀却爲何人這還賴得難道姦蒸父妃
也。是。老。臣。湯。帝。羞。得。滿。面。通。紅。無。言。回。答。文。帝。罵。道
你這畜生罪惡滔天不容于死今日相逢焉能饒你
遂向近侍手中取了一口寶劍親自起身來斬湯帝
湯帝不如殺死了還省得後面一段醜態
湯帝嚇得汗流沾背竟不附体正無計奈何忽屏風
後面轉出一人攔住道陛下息怒且擲動手湯帝忙
擡頭一看乃獨孤皇后也連忙叫道母親快救兒性
命文帝遂縮住手問道斬此不肖畜生御妻爲何攔
阻獨孤后道阿摩罪固當死但上帝已有定案在皇

甫君處陛下焉可輕斬且放他回去少不得要明彰
天罰文帝猶怒氣不息道既如此只是好了這個畜
生且去且去煬帝聽了一聲叫去猶如拾倒了一條
性命那敢再言慌忙趨山直走到宮外心下方纔稍
定却又認不得歸路正躊躇間忽背後一人叫道提
廣那裏走快還我命來煬帝急回頭看時只見太子
楊勇手提一把大鋼刀大踏步趕來嚇得魂鬼全無
正待上前分割楊勇怒氣冲冲不管好歹舉起鋼刀
照頂梁骨斫來煬帝躲閃不及吆喝一聲道不好了

吾亦也。楊勇的刀總下去，只聽得頭頂上一聲响亮，現出一個怪物，生得十分醜惡，張牙舞爪，如虎般竟撲楊勇。楊帝偷眼一看，非熊非羆，却是一個牛大的，老鼠楊帝又着了一驚，忽然驚醒，嚇得滿身上冷汗。如雨蕭后看見楊帝神情怪異，忙斟了一杯香茗奉。上問道：陛下爲何驚悸？想是有甚夢兆。楊帝定一定神，說道：朕得一夢，大是不祥。蕭后道：有何不祥？楊帝就將夢中所遇一一細說了一遍。蕭后道：夢寐乃精神所結，此皆陛下注意兩京，追思先帝，故有此夢。楊

帝道頭上飛山大鼠不知何故蕭后道或者應在四方這些鼠賊當平耳好辦法揚帝道縱是賊平好兆朕也几乎驚殺此時天色已晚院中掌上灯來院妃呂夫人又非上宴來大家依然又飲匕不多時忽聽得宮門外喊聲震地就如軍馬廝殺之狀揚帝遂同蕭后走出院外來看只見東南上一派火光燭天照耀的滿天通紅揚帝着驚道此是爲何隨叫衆太監去探望衆太監領旨忙跑到宮外去看纔走到宮門口只見直閣裴虔通領了許多軍士攔住宮門問道列位

要往那裏去衆太監道奉旨看是那裏火起爲何有
許多人聲吶喊裴虔通道乃城東艸房中失火外面
軍民救火故如此喧嚷列位不必去看卽以此回旨
便了衆太監信以爲真便都徹轉身跑到第十院來
報與楊帝楊帝道到此時尚不留心可謂平日速極矣元來是艸房中失火遂不放在心
上仍舊同蕭后衆夫人到院中去飲大家飲得沉此
酣上方回正宮去寢正是

酒杯豈是存身地
裙帶應非避世場
何事愚君不思忖
臨危猶向北中藏

湯帝一覺醒來，天還未明，只聽得一派殺聲，喊入宮來，不知何故，慌忙叫人去看，原來司馬德勣與趙行樞、裴虔通約定日期，內外舉火爲號，各領禁軍圍住將皇城圍住，各要害之處，俱着兵把守，見天色微明，便領了數百騎，一齊殺入宮來。此時驍果官奴俱被魏氏放出，無一人在宮，各殿守禦將士皆爲裴虔通等招諭去了。惟有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千牛備身獨孤開遠二人，這一日正守宿內殿，聽得外面軍聲鬧嚷，情知有變，獨孤盛忙率了千餘守宿兵士出來迎

敵剛遇着司馬德勘殺將入來，獨孤感忙攔住大罵道：「背君逆賊，休得無禮！有吾在此，司馬德勘道：『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主上荒淫無度，遊佚虐民，我等倡大義誅殺無道，汝何不及戈相助，富貴共之？』獨孤感他孤感。自是好漢。大怒道：『主雖無道，君也。汝何人敢妄希富貴？』不要走！喫吾一刀，遂舉刀劈頭斫來。司馬德勘挺鎗相迎，二人戰未幾合，忽裴虔通從左掖門殺來，獨孤感不曾防備，被裴虔通刺斜一刀，將頭斫下。衆軍看見主將被殺，那有心戀戰，又無處躲避，都一齊喊叫起來。司

德勤與裴虔通乘勢亂殺關得宮中就如鼎沸一般好不慘毒正是

郎將與禁兵

驅役如舛芥

一旦反操戈

禍有天來大

獨孤開遠聽得獨孤盛被殺欲要再引兵來戰又慮衆寡不敵只得轉進宮來要請煬帝親出督戰以憚壓軍心此時煬帝已聞知兵變驚得手足無措忙叫將閣門緊急閉上獨孤開遠到了閣門見緊急閉開門事在倉卒也分不得宮闈內外遂同衆兵齊聲喊

奏道：賊兵變亂入宮，軍心懼怯，請萬歲天威親臨督

戰，則衆賊必然震懾。臣等效一死，戰則禍亂可頃刻

由閣視戰亦未必濟然孤開遠一段出此我

定也。內中傳旨道：萬歲爺龍心驚怖，不能臨戰，着將

身不可磨

軍等盡力破賊，當有重賞。獨孤開遠奏道：萬歲不出

則賊衆我寡，臣等雖肝膽塗地，亦無用也。請聖駕速

出，猶可禦變。若再稍遲，賊兵一到，便玉石俱焚，悔之

不及矣。內中又傳旨道：聖駕安肯輕臨不測，且暫避

內宮，着將軍努力守獨孤開遠奏道：此時掖庭已

爲戰場，賊兵一到，豈分內外？萬歲往何處可避？若不

肯出社稷俱不能保矣。說罷，首觸閣門，號淘痛哭。近侍忙報與煬帝。煬帝驚慌得目瞪口呆，聽得獨孤開遠竭力苦請，便要出來。蕭后忙攔住道：「衆兵既已爲亂，豈認君臣陛下出去，倘戰不利，如之奈何？莫若暫避宮中，天色亮了，百官聞知，少不得有勤王之兵。」那刻若望勤王便大異心矣時便好區處。煬帝道：「有理有理，就要去躲。」此時慌七張七，也沒工夫，概洗蓮著頭，止同蕭后并兩三個美人，竟躲入內宮一座西閣中去。獨孤開遠在閣門外哭叫了一會，見內中並無消息，情知煬帝不肯出事。

不能濟。因回顧左右，大叫道：「衆人有忠義，能殺賊者，隨我來！」衆兵見楊帝不出，料敵不過，無人敢應。皆漸上散去。獨孤開遠正無法奈何，只見賊聲動地，司馬德勸、裴虔通令孤行達一班賊黨，俱殺奔閣門而來。獨孤開遠挺鎗大罵道：「逆賊！終年貪朝廷厚祿，今日乃敢反邪！」裴虔通亦罵道：「我等殺無道以就有道，乃義舉也。爾不識天命，徒自取死。」舉刀劈面，衝來司馬德勸與令孤行達俱一齊動手。大家漏殺一場，獨孤開遠縱然驍勇，當不得賊兵人多勢重，如何堪抵。

得住不多時已爲亂兵所殺後人有詩單贊其忠義

云

叩閣孤忠在

臨危獨力支

謗嗟身被戮

終是烈男兒

衆人既殺了獨孤開遠便一齊領兵湧到閣門見閣門緊閉便不管好歹兵兵邦七登時打開竟往內中殺入嚇得衆官人內相竟胆俱喪這裏躲伏那裏逃生都亂竄做一堆司馬德勘等殺入寢宮不見煬帝便領兵各處尋覓爭奈宮中深遠左一層右一層那

裏尋覓得了大家尋到米巷中忽撞見一個美人抱
了許多寶物要往冷宮去躲被裴虔通一把拏住問
道主上今在何處若不實說一刀兩段那美人初還
推說不知見裴虔通舉刀要殺勢頭不好料想回他
不過只得說道望將軍饒命皇爺實躲往西閣中去
了裴虔通詢知是實方纔把美人放了同衆人一湧
徑到西閣中來到了閣下聽得上面有人聲知是楊
帝令孤行達等拔刀先登衆人相繼而上只見楊帝
哭也無用何不可去飲酒
與蕭后相對垂淚楊帝看見衆人便說道汝等皆朕

三十九回

之臣，朕終年厚祿重爵，給養汝等，有何虧負于汝，却爲此篡逆之事，相逼于朕，裴虔通道陛下，只圖自樂，並不体恤臣下，故有今日之變。煬帝無言可答，只見背後轉出朱貴兒來，用手指定衆人說道：「聖恩浩蕩，爾等安得昧心，不必論終年厚祿，只三日前，因慮汝等侍衛春寒，詔宮人裝裹絮袍絮袴，以賜汝等，萬歲親身臨視，催督教千袍，只兩日就令完工，前日賜汝等，汝等豈不知也。聖恩如此，尚謂並不体恤，是無人之心也。」煬帝遂接說道：「朕不負汝等，何汝等負朕也。」司

馬德期進臣等實負陛下但今天下已叛兩京皆爲
賊據陛下歸已無門臣等生亦無路且今日已虧臣
節雖欲改悔其可得乎唯願得陛下之首以謝天下
朱貴兒聽了大罵道逆賊焉敢口出狂言萬歲縱然
不德乃天子至尊爲一朝君父冠履之名分稟上汝
等不過侍衛小臣何敢逼脅乘輿妄圖富貴以受萬
世亂臣賊子之罵名趁早改心滌慮萬歲降旨赦汝
等無罪裴虔通道騎虎之勢安得下也汝救庭賤婢
何敢巧言相毀朱貴兒大罵道背君逆賊汝倚兵權

在手，輒敢弄兵禁庭，今日縱然不敵，然隋家恩澤在天下，天下豈無一二忠臣義士爲君父報讐，勤王之師一集，那時將汝等碎屍萬段，悔之晚矣！令狐行達大怒道：「淫亂賤婢，平日以狐媚蠱惑君心，以致天下敗亡，今日乃敢巧言毀辱義士，不殺汝何以謝天下！」遂揮亂兵一齊動手。朱貴兒大罵道：「人誰無死，我今日死萬歲之難，香名萬世，不似汝等逆賊，明日碎屍萬段，也不免臭名千載，焉不完亂兵刀劔早已齊上可憐朱貴兒玉骨香魂都化做一腔熱血，後人讀史

至此有詩悲之道

鬚眉男子偏爲逆

柔脆佳人知報恩

世事不堪三歎息

千秋萬歲弔芳魂

令狐行達既殺了朱貴兒便一手執劍一手竟來要
扶楊帝下閣楊帝見殺了朱貴兒驚得意不附体又
見來扶下閣慌得大聲叫道扶朕有何事這等相逼
令狐行達道吾不知有何事汝只去見許公楊帝道
今日之事是誰爲首司馬德勤道普天同怨何止一
人楊帝捱了不肯下閣被衆兵一齊上前推擁而行

湯帝原不曾梳洗被衆人推來推去弄得蓬頭跣足

此可爲荒淫之振

十分狼狽蕭后看見如此形狀趕上前抱住放聲痛哭

哭道陛下爲了半生天子何等富貴不期今日落在

衆奸人之手這般模樣妾心痛不可言湯帝亦大哭

道今日之事料不能復活矣只此就與御妻是永別

命到何時便有一死琵琶過

了蕭后哭道陛下先行妾尚不知命到何時料亦不

別母之意

能久矣今孤行遠大叱道許公有命便可速行哭有

何益湯帝與蕭后猶把持不捨被衆兵分開蕭后擁

逼湯帝往前殿而去正是

十年富貴窮天下
一旦刀兵不傾身
自是天心厭淫亂
非干侍衛敢欺人
衆人擁逼煬帝而去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弑寢殿煬帝歿

燒迷樓繁華終

詞曰

天子至尊也，因何事，却被小人欺。總土木繁興，荒淫過度，虐民禍國。天意爲之，故一日，官庭兵變亂，寢殿血淋漓。似錦江山，如花宮女，回頭一想，都是傷悲。何如仁義主，恭與儉，爲民節省膏脂。創立千秋事業，萬世洪基。痛欲窮奢侈，爲歡不足，親躬道，德樂也，無涯。試看黃唐虞夏，曠

皞熙上

右調風流子

話分兩頭且說司馬德勘等一面逼勒煬帝出殿卽
一面帶領甲兵迎請宇文化及入朝爲政此時天色
漸明宇文化及聞知消息驚慌得抖衣而戰半晌不
能言語裴虔通道將軍不必遲疑大事已成請速上
入朝以理國政宇文化及見事已至此料道推辭不
得只得內裏穿了暗甲外面蟒袍玉帶打扮得齊
整上就像漢平帝時的王莽漢桓靈時的董卓曹孟

滿臉上都是要篡位的模樣同衆人竟入朝來到了殿上一班賊黨都齊上來參見宇文文化及說道今日之事須先聚集文武百官令知改革大義方可震定中外人心司馬德勸道將軍之議有理可遠發令曉諭百官宇文文化及遂傳出令來道大小文武官員限卽刻俱赴朝堂議事如有一人不至者定按軍法斬首示衆衆文武聞知消息嚇得魂鬼俱無欲要會齊討賊一時又無兵將又見禁兵重圍住皇宮料已無有定謀敵他不過欲要逃走出城又見各門俱有人

把守不放，欲要閉門不出，又恐逆字文化及的將令
差人來促，沒處躲避，欲要入朝順賊，又不知楊帝消
息如何，恐事不成，難免誅戮。大家你捱我，我捱你，你
打聽我的舉止，我打聽你的行藏，捱了好一會，早有

馬、碑、止、肅、臣、酷、奇、

几个只顧眼前，不管身後，看勢使風的官員，竟穿了
吉服，入朝來賀喜。一个走動，便是兩個，兩個來了，便
三個，四個，絡繹不絕，不消半個時辰，這些文武早來
了十分之九。眾官到了朝中，只見宇文化及滿臉殺
氣，端端正正，立在殿上。司馬德勘、裴虔通、趙行樞，一

班賊黨都是戎裝披挂，手執利刃，排列兩旁，各營軍士都刀斧森々，分作三四層圍繞塔下，好不怕人。衆官看了，一個个赫得戰战兢兢，吐舌相視，誰敢輕發一語。宇文文化及說道：「主上荒淫酒色，重困萬民，兩京危亾，不思恢復，又要徙都丹陽，再幸永嘉，此誠昏愚獨夫，不可以君天下。軍心有變，皆不願從。吾故倡大義，以誅無道。舉行伊尹霍光之事，汝等當協力相從，以保富貴。衆官俱面面相覷，不敢答應。只見衆官叢中先閃出二人，齊朝上打一恭，說道：「主上無道虐民。」

神人共怒將軍之舉誠合天心人望某等敢不聽命

一人殺不
人盡奉而轉漏網歸唐殊令人憤也

衆人一看原來一人是禮部侍郎裴矩一人就是內

史舍人封德彝也都暗上驚訝道主上所爲荒淫奢

侈之事一大半皆此二賊在中間引誘竄掇今日見

勢頭不好就變轉臉來爭先獻媚誠無耻之小人也

都咨嗟嘆息不已正是

十年諛諂寵何榮 一旦危亾勢便侵

閒中世間誰最險 大行不似小人心

宇文化及見封德彝說得湊趣滿心歡喜道汝等既

知天意便不愁不富貴矣正說未了只聽得宮後一
派人聾喧嚷啼哭而來將到面前只見楊帝蓬頭跣
足被令狐行達與許多軍士推上擁上十分狼狽不
像模樣宇文化及遠上望見甚覺蹴踏不安恐怕到
了面前不好打發又恐怕百官見了動念遂忙上揮
手止住道何必持此物來快快領去令狐行達便不
敢上前依舊將楊帝簇擁進寢宮中去司馬德勘感
宇文化及要留楊帝忙上前說道勢不兩立姑留不
得宇文化及道此等昏君留之何益可急上下手司

馬德勘得了令，忙到寢宮來對湯帝說道：「許公有令，臣等不能復盡節矣。」遂拔出劍來，怒目相視。湯帝歎一口氣，說道：「我得何罪，遂至于此？」賊黨馬文舉說道：「陛下安得無罪？陛下違弃宗廟，巡遊不息，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縱慾逞淫，土木之工，四時不絕，車輪馬跡，天下几遍，致使丁壯盡歿，鋒刃之下，幼弱皆填溝壑，之中四民喪業，盜賊蜂生，專任諛佞之臣，一味飾非，拒諫過惡，歷上不能勝救，何謂無罪？」湯帝道：「朕好游佚，實負百姓，至于汝等高位重祿，終年榮寵，從未相負。」

今日何相通也。馬文舉道：「衆心已變，非一人所能論。」
恩讐也。煬帝正要再言，忽擡頭只見封德彝荒上張虧他還來
張走進宮來，你道爲何原來。宇文化及知道封德彝
乃煬帝心腹佞臣，今日頭一個又是他先趨附，心下
疑他有詐，因心生一計，對他說道：「昏君過惡，猶不自
知，汝可到後宮細七數說一遍，使他死而無怨，便是
汝之功也。」封德彝欲待推辭，見宇文化及甲兵圍繞，
倘然一怒，性命難保，欲要進宮，數說煬帝，却又難于
見面，不好啓齒，心下暗想道：「寧可倣面皮不着，性命。」

四十回

五

要緊。遂應道：將軍之言是也。某願往。隨即掣出小人
心腸，竟大踏步往入後宮。正是：

廉耻人人皆有，

奸臣何獨無之。
只要保全富貴，

不妨狐碎面皮。

楊帝看見封德彝忙忙走來，自以為待他極厚，只道
是好意，前來解救。連呼叫道：「快來救我，快來救我。」封
德彝到了面前，祥上說道：「陛下竄奢極慾，不恤下民，
人無羞惡至此，真禽獸不如也。故致軍心變亂，人懷異心。今事已至此，即死謝天下，
猶為不足。教臣如何可救？」楊帝見封德彝也說出這

等語來心下不勝忿恨遂大叱道侍衛武人不知君
臣名分敢于篡逆猶可爲何汝一士人讀詩書識禮
義也來助賊欺君况朕待汝不薄乃敢如此誠禽獸
之不如也封德彝被煬帝痛罵了這一頓羞得滿面
通紅無言可答只得默兀而退正是

君王縱無道

臣子豈應求

謗道一身富

難當滿面羞

此時宮內的宮人內相逃的逃躲的躲俱各尋生路
不知去向煬帝跟前惟父子趙王楊果乃呂妃所生

總一十二歲，跟定不離，見楊帝，蓬頭跣足，倉皇無計，便扯住衣服，號洵痛哭，不能任聲。楊帝亦哭道：「汝父

到此田地亦自可憐

不德，今日不能保身，與汝重稱無干。汝可速去。趙王那裏肯去，扯着楊帝，只是痛哭，裴虔通道：「左右是處哭殺，也不能生，何不早早動手，遂走上前，扯過趙王，照頭一劍，可憐金枝玉葉的一個王子，竟死在逆賊之手，正是

上不能保身

下不能保子

試問其故何

荒淫遂至此

裴虔通殺了趙王，一腔熱血直灌了煬帝一身，嚇得煬帝心胆俱碎，半晌做不得聲。裴虔通那管好歹，便乘勢兒提着劍，竟奔煬帝。煬帝見勢頭來得惡，慌忙大叫道：「休得動手！」天子此法。逆何處得來。死自有法，汝豈不聞諸侯之血入地，天下大旱，諸侯且大旱，况朕奸不，魏，上，天，二十魏七天子乎？可將鴆酒來。馬文舉道：「鴆酒不如鋒刃之速，何可得也？」煬帝大哭道：「朕為天子一場，乞全屍而葬，勿使彰露。」令狐行達隨取白絹一疋，進上。煬帝接絹，大哭道：「昔日院妃慶兒，意，夢，大，吉夢朕白龍透項，今其驗矣。」司馬德勘道：

陛下謂速上自裁許公等久場帝猶延捱不舍令孤
行達遂叫眾武士一齊動手將場帝擁了進去用白
絹生生縊死時年三十九歲後人讀史至此有詩弔
之曰

隋家天子繫情偏	只願風流不願仙
遺臭謾留千萬世	繁華估盡十三年
耽花嗜酒心頭病	殢粉沾香骨裏緣
却恨亂臣貪富貴	宮庭血濺實堪憐

又云

千株楊柳拂隋堤
今古繁華誰與齊
想到傷心何處是
雷塘煙樹夕陽低

史臣斷曰

煬帝爰在弱齡，年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大方肇亂，遂登儲位，踐峻極之隋基，承丕顛之休命也。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原，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于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

逞無厭之欲，狹股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模，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不知其辜，靡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工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僭史侵漁，民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戍兵以董之，自然海內騷然，無聊生矣。

司馬德勘等，縊於楊帝。隨報知宇文文化及宇文弼及道，斬草不可留根。遂令裴虔通等，勒兵殺戮宗戚。蜀王楊秀、齊王楊暕，以及各親王，無少長，皆被誅戮。惟秦王楊浩，素與宇文智及往來甚密，故智及一力救免。方得保全。宇文文化及既殺了各王，隨自帶甲兵直入宮來，要誅滅后妃，以絕其根。不期剛走到正宮，只見一婦人，同了許多宮女，在那裏哀上啼哭。宇文文化及看見，忙厲聲喝道：「汝是何人，在此啼哭？」那婦人慌忙跪倒，說道：「妾乃帝后蕭氏，望將軍饒命。」宇文文化及

因見蕭后花容月貌，大有姿色，心下十分眷愛，便不忍下手。因說道：主上無道，虐害百姓，有功不賞，衆故殺之，與汝無干。汝弗驚怖，我雖擄兵，亦不過除殘救民，實無異心，倘不見嫌，願共保富貴。此時蕭后已在

蕭后偷生

不若貴兒一死

九死一生之際，得宇文化及聲口留情，便涕泣說道：主上無道理，宜受戮，妾之生處，全賴將軍。宇文化及說道：但放心，此事在我爲之，料不失富貴也。蕭后道：將軍既然如此，何不立其後，以彰大義？宇文化及道：臣亦欲如此，遂傳令各官道：奉皇后懿旨，立秦王楊

浩爲帝自立爲大丞相總攝百機封其弟宇文智及
與裴矩爲左僕射封異母弟宇文士及爲右僕射長
子承基次子承址俱令執掌兵權其餘心腹之人俱
各重上封賞又殺牛宰馬大宴衆臣酒行數巡因說
道吾本無壓衆之心汝等謬推爲主我自諒德薄不
足以當大位故仍立新君但一番更始與舊不同有
功者必賞有辜者必罰國有常刑軍有紀律各宜遵
守勿得違犯衆臣齊聲應道丞相之命誰敢不遵宇
文化及大喜又命進酒大家盡歡方散次日又傳出

令來道主上無道之事皆奸臣虞世基裴蘊來護見
等數十人所爲今日昏君既誅奸人豈容在側可收
戮于市以警後人司馬德勣與裴虔通等得了令遂
帶領甲兵將數十人助築爲虐的奸臣都一齊牽至
市中同戮虞世基之弟虞世南聞知此事慌忙跳到
市抱住世基號淘痛哭請以自身代死左右報知宇
文化及宇文文化及傳令道昏君之惡皆此賊積成豈
可留之且吾倡大義只除奸佞安可殃及好人竟不
聽可憐衆奸臣獻醜獻媚不知費了多少心力方得

此舉却世人之惡

高官厚祿，能亨用得幾日，便一旦同被誅戮，身首異處，好不苦惱。正是：

奸人得志弄權時

只道天心再不移

豈料一朝机局變

身膏斧鑕臭名遺

宇文化及既殺了眾奸臣，又傳旨查在廷臣僚。昨日有幾人不至，趙行樞等查了回覆道：大小官員俱至，惟僕射蘇威與給事郎許善心二人不到。宇文化及遣二人素有重名，可知其一次再差人去召，如仍前不來，卽當斬首示眾。却說蘇威因諫煬帝罷選美女

與修築長城被賜帝削職罷歸後來雖又起官然終

矯飾之行終須出

有几分保直之名當日聞賜帝被絀竟閉戶不出次日見有人來召自思逆他不得遂出往見宇文文化及大喜遂加其官爲光祿大夫後人悲其直節不終作詩傷之曰

當時直諫言殊寡

今日如何屈膝行

總是頭顱拼不得

前忠後佞負虛名

且說許善心字務本乃高陽新城人九歲而孤惟母范氏殷勤鞠養成人仕隋爲禮部侍郎因屢諫忤旨

遂降官爲給事郎闈宇文化及之變因閉門痛哭不肯入朝次日化及差人來召許善心必不肯往其侄許弘仁勸之說道天子已崩宇文丞相總設大政此亦天道人事代終之常何預叔事乃固執如此徒自苦也許善心說道食君之祿當死君之難雖不能死焉肯屈膝而拜遂賊于早有人報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大怒道許善心何人乃敢崛強如此遂差軍士拏捉入朝衆人得令遂蜂擁而去不移時即將許善心綁縛入朝來宇文化及大怒道吾舉大義誅殺無

道乃救民也。滿朝臣子莫不聽從。汝何等之人，乃敢與吾相抗？許善心道人各有志，何必問也。宇文化及怒氣不息，虧衆臣齊勸道。昔武王伐紂，不誅伯夷，叔齊。今許善心雖違號令，然情有可原，望丞相恕之。令其謝罪，改過。宇文化及道：既是衆臣相勸，且饒其死。遂叫左右解去其縛。許善心走起來，抖一抖衣冠也。。客。就。康。許。善。心。可。無。愧。矣。不拜謝也。不開言，竟輒轉身昂然走出朝去。宇文化及看了大怒道：吾好意放他，焉敢如此不遜。復叫李回衆人又上來勸。宇文化及道：此人大負氣，今不

殺之後必爲禍遂命其黨率出斬之時年六十一歲
後史官有詩贊其忠云

砥柱狂瀾強硬少

嚴霜弱艸萎靡多

從來獨有忠臣骨

烈士轟轟不可磨

詩善心被戮其母范氏年九十一歲臨喪不哭人問

眾臣問范母之曰寧不善死

其故范氏說道彼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復何哭爲因

不食數日而終後人有詩弔之曰

能死國家知有子

臨棺不哭意悠然

隋家帝后多佳面

試問何如范母賢

宇文化及既誅了許善心，威權愈重，知衆皆畏懼，便十分恣意，竟將少帝楊浩另自遷居一宮，將兵圍守。凡有政事，俱自裁議定了，但令其書勅發詔而已。自家遂移入禁院，占據六宮，日與蕭后及十六院夫人，

楊、浩、蕭、后、及、女、妃、固、正、之、女、此、報

恣行淫亂。月觀迷樓，時七遊幸，吳絳仙、袁寶兒一班美人，皆不時召御，其餘自奉一如煬帝。在江都縱恣月餘，因從衆議復返長安，遂逼勒少帝并擁了六宮妃妾及傳國玉璽西回。一路侍衛竟用煬帝的車輦儀仗，其餘宮人珍寶金銀段帛盡用騾馬車輛裝載。

不足用的。就沿途搶奪軍士的車甲行李，俱着其自負而行。在路上小人狂妄之能一便露矣百般狂縱，毫不恤下。軍士疲勞皆生

怨心。將至彭城，趙行樞對司馬德勘等說道：「當時隋主不仁，天下離亂，民不聊生。我等故求撥亂之主而立之，將欲轉禍爲福，改辱爲榮也。不期所推宇文化及乃暴戾之人，立之爲主，今日苦虐尤甚，反致六宮抱恨，不久諸侯起兵誅叛，此賊必死。我等從人爲賊焉，能得免？若不早圖出脫，後日成無葬身之地也。」司馬德勘道：「諸公勿憂，衆旣懷怨，明早入朝，只消袖藏

七首刺之。有何難哉。衆人計議定。不期事机不密。早
有人報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大怒。遂將計就計。埋
伏武士于帳下。次日趙行樞司馬德勛裴虔通元禮
令狐行達馬文舉一班賊黨。俱袖藏利刀。將欲行刺。
經入帳。宇文化及早大聲呼武士。拏下各人。身邊都
搜出利器。知是真情。遂大怒。俱令押赴市曹。將二十
餘人。一齊斬首。正是

君雖無道冠居首

豈是爲臣所敢欺

今日同時俱被戮

始知天意不差池

宇文化及既殺了衆人，一發橫暴起來，行至魏縣，忽化及乃用小人便曹家老瞞為之必不煇死少帝想道：「千日為臣，不如一日為君。」遂將藥酒鳩殺少帝，自即皇帝之位，國號許，改元至道元年，頒詔四方。不多時，早報入長安，唐王李淵聞知，大驚道：「逆賊弑君，不可不誅。」遂發檄文，召集英雄，各路進兵。不旬月間，早有夏王竇建德、鄭主王世充、魏公李密，與煬帝舊臣楊義臣，俱領兵殺進魏縣，要拏宇文化及。衆難言，宇文化及連戰不勝，遂退入聊城，困守。破楊義臣營，令竇建德之兵，日夜攻打，城破，遂生擒宇文化及。竇建

世、化、四十回

十五

德先迎蕭后御正殿自以臣禮拜之隨設煬帝少帝
二靈位會集隋室舊臣將宇文化及斬首剜心瀝血
以祭之正是

強梁橫暴終何用

狠戾奸貪亦是空

謬道為君一日好

到頭難免血痕紅

竇建德既誅了宇文化及其餘賊黨盡被殺戮又差

蕭后這番乾淨了

一千餘騎兵護送蕭后還江都復立煬帝之孫楊政

道為助國公又追謚煬帝為煬此時李淵已立代王

楊侑為恭帝改元義寧土世充亦奉越王楊侗為帝

改元皇泰，皆不能興，不一年而隋室遂亡。後來李淵掃平天下，李世民提兵至江都，尋訪煬帝靈柩，仍用帝王之禮葬于雷塘。見任他蓋世繁華兒不得真涼迷悽繁華，後因說道：此皆結果小民脂膏所爲，何可令後世人見，遂命舉火焚之。火經月不息，至此方知煬帝醉後悲歌道：他日迷悽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卽此識也不年餘。李世民成了帝業，躬行節儉，痛除煬帝之習，重立大唐三百年之天下，別有傳記，故不復贅。可惜隋文皇驅逐五胡，半生征戰，創成南北一統江山，被煬帝風流浪蕩了。

一十三年遂水消瓦解身命俱不能保後人遇其墮
官感嘆其事作詩悲之曰

此地曾經翠輦通
香消南國美人盡
殘柳宮前空露葉
行人遙起廣陵思

浮雲蹤跡竟如何
鑑入春風芳艸多
夕陽江上浩煙波
古渡月明聞棹歌

又云

隋堤風物已淒涼
金鐵有餘。

堤下仍多舊戰場
蘆衣無土鳥銜將

愁聲暗促河聲急
獨上寒城更愁絕

野色遙連日色黃
戍鼓聲驚起雁行行

八卷總評

兩京雖被盜賊。煬帝若止自修。李相
言々奏。因將士思歸。擁兵而還。
則天子威令所至。人心自轉。天下
事尚多。之知。亦多。何意。置。後。也。
唯備治丹陽宮。以為遷兵之計也。

隋書

卷十

七

何爲也。

繁華富貴日樣樣拚得及。至裏
敗時。便難爲情。如篋袋裏。搖散官
人。羽聲。楊梅枯。死鯉魚。化龍飛。
言。且矣。以真靈。而主獻詩。素以竟奏。天
文。六惡。光日。京相。逼而。奉。任。楊。事。

此。氣。淫。戾。性。到。此。甲。地。亦。殊。苦。矣。家。
清。悲。歌。不。止。好。頭。項。一。後。不。覺。見。
年。辭。矣。

隋。家。臣。子。不。少。到。死。國。難。時。止。有。
許。善。人。獨。孤。感。歌。孤。獨。是。也。王。上。義。
家。貴。之。久。數。人。何。忠。義。多。以。清。也。日。取。

卷之四

四十四

十九



可。是。而。少。取。者。封。德。彛。與。蕭。后。
 耳。蘇。威。冷。之。宰。文。化。及。一。經。送。賊。
 多。世。罵。名。又。少。足。論。矣。
 煬。帝。受。用。一。十。三。年。何。以。奇。嚴。系。華。
 富。貴。誰。知。下。場。頭。至。於。此。此。雖。是。
 淫。之。報。亦。慘。極。矣。夫。痛。哉。